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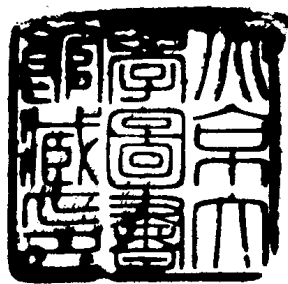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五五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B76/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五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齊魯書社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3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五五冊目次

子部·釋家類

法喜志四卷續法喜志四卷

〔明〕夏樹芳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江陰夏氏清遠樓刻本

一

長松茹退二卷

〔明〕釋真可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一五六

吳都法乘十二卷

〔明〕周永年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一八三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十五卷

〔清〕釋自融撰 釋性磊補輯
私藏涵芬樓影印日本排印續藏經本

六一八

現果隨錄一卷

〔清〕釋戒顯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七六三

法喜志四卷續法喜志四卷

〔明〕夏樹芳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江陰夏氏清遠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法喜志三

卷》提要

名公法喜志敘



今夫草木自莖自葉自葩自實
種種色色殊形異態而及乎膏
殘華落總必歸根根在則當春
而茁一歲由是十歲由是乃至
千百歲由是人亦一草木也之
生而歿之死而生夫歿而生者
根也法門所謂種子是也慧根
一種雖復展轉輪迴而衣珠自
在至寶弗失如樹梧則梧樹擢

法喜志序

乙

陽同森刻

則櫟從其所樹久且不易未有
樹優曇而得巨磨樹菴羅而得
惡叉聚者也夫自古聖哲其樹
深矣樹之最初而要之再世彼
其人即復習曾史法申韓勒祈
連耀麟閣犯一切空有之戒甚
或絲竹寄勝曲生埋照蠟屐留
連金湯辨論處身智囊托好阿
堵于薄迦氏不啻河漢而究竟
收拾未有不探覺海不窺般若

門者故或始疑而終信或迹背
而實諧或口排而衷嗜要於了
義十九見解何以故根在故也
夏君夙稟慧性能見本來撫自
晉魏以迄唐宋諸知禪學者若
而人曰法喜志志中若許詢劉
漑龐蘊裴休之屬生平爲佛弟
子亡論即昌黎諫佛骨而從游
大顛杜祁公不信佛氏讀楞嚴
而有解曰恨得之晚乃知從威

音至今諸騷人墨士名臣碩宰
何嘗不自祗洹中來哉昔謂老
子爲摩訶迦葉宣尼乃淨名童
子事有固然無足訝者知禪者
不言禪亦猶善易者不言易故

法喜志序

四

夫有法者不有其法者也世人
弁髦五戒土苴大三藏而猥云
見佛且以爲盜區且以爲名利
藪此與闡提蔑隸何異何言佛
法哉試舉是編示之能泯然汗

下當一棒喝下種子否

羈提居士鄒迪光譔



法喜志序

五

灋喜志敘

澄江夏孝廉輯灋喜志成有客過余語及之而曰茂卿津々禪悅迺所采擷率從忠孝節誼中薦取踈不得儒家門戶何也余

灋喜志

敘

陳

曰茂卿以儒用禪者也非以儒為禪用者也以儒為禪用即儒亦化而禪以儒用禪即禪亦化而儒矣此茂卿陶鑄手也曰然則儒家擯禪何也曰此以正學

脉也而茂卿以廣取善也一主

嚴一主寬兩者並行而不悖也

曰伯升之穢焉而錄休文之阿

焉而錄處道之悖焉而錄天覺

之黨焉而錄奚取也曰兵有法

灋喜志

敘

二

期於克敵不必出自孫吳也醫

有案期於療病不必出自盧扁

也客曰善已又語客曰請為子

竟其說禪教之興本之乘儒教

之衰而入顧其所以得久行而

不廢則又賴儒教之立也有如
土苴人倫糝糠事物胥天下而
入於虛無寂滅之教世道人心
且蕩然靡所主持彼禪者流即
欲雲卧霞餐雍容塵拂以課其
所謂向上第一諦將焉能之昔
王仲祖劉真常共訪何驃騎驃
騎看文書不顧王謂何曰卿何
不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復低
頭看此耶何曰我不看此卿等

何以得存聞者共賞以為佳由
此言之茂卿之為是編特於忠
孝節誼三致意也其深乎其深
乎客以告茂卿茂卿曰善遂掇
幅箋受之而標其端

萬曆丙午春日梁溪顧憲成撰

澹喜志題辭

原夫千流萬派莫非天
一所生滿字隻言孰是
象三之外儻能函三為一
庶幾即佛是心爰自誕
影周星通暉漢日鷺頭
峯下演金口之微言鷄足
山中舒玉毫之瑞色蓮花
六葉白社同開祇樹雙林
玄風獨暢豈非荷持象

法喜志 序

一

得園集刊

澹汲引人倫者乎自匪利

根靈超正果別相別名各

唱登堂之棒說常說寂

共操入室之戈有齊脩

有單脩並擬折衝尊俎

法喜志 序

二 揚

無假觀無空觀願言剖破

藩籬尼師瞞瞞師竺師六

何常墨歸楊楊歸儒歸

斯可受何用分門立戶自

然識路知家總屬一因緣

乳酥流出便說三次第羊
麻俱無七十二君皆在釣
陶之內八萬千歲即為俄
頃之間此夏丈茂卿所為
志灑喜也茂卿顯證一乘
深研三藏謂此岸無非
彼岸法身即是報身矧
夫忠孝節義之儒合于清
淨精微之旨遠涉東方而
下近沿南宋以前凡宰官

法喜志

序

王

揚

居士之闡揚心史禪家之
載記莫不徵引所出摭摭
而來即代不數人人不數語
而機緣交激若掣劍光智
藏開明旁資鞭影振金聲
予覽苑藻寶路于詞壇
儻非標義禪宗纓詳史
籍何以茲傳燈之喻施合
轍之功乎固知眼裏有筋
具遊戲於花飛劍動舌

法喜志

序

甲

揚

頭無骨妙言鑒于見色聞
聲靈獨破三學之中堅抑
可謂四禪之外護者矣不
佞愧臨川之翻譯之淨土
之脩持文力無餘天機最

法喜志

序

五

陽

淺聊藉阮瞻之三語以自
附于玄晏之一言云爾

莊嚴居士友弟吳亮書



灋喜志自叙

父始曰一轉至眇也亦能遊觀
乎天地一鉅至微也亦能放肆
乎大海況人配二儀超萬有而可
無寥廓遠大之思乎哉世出

法喜志

序

一

陽

世間乃灋自在誠往詰消遙之令
圖而亦令人曠達之玄致也玉几山
人有物外英豪錄略古參禪學道
之士彙而成編顧繁者厖雜簡者
寂寥譎者瑣誕佚者挂漏余讀

未卒業而為之回顧為之躊躇竊
有志焉暇山居校稊暇古柏諸名
公次第采擷一校讐人各具一小
傳蓋自晉魏齊梁迄于唐宋按
以歷朝本史或諸名公文集或散見
東傳或錯綜于大藏傳燈語錄諸
書眾多益冥纂要鈎玄題曰
灋志志灋塵為四卷大都超絕
殊勝于世外別標一色而又準乎
人情不違大道砥名節則依忠孝

律進退則首清嚴出則奮蹟麒麟
垂光竹帛要則希蹤麋鹿
照耀松蘿或以理學開基或以
文章命世總之遺榮履素歸于
自然固非謬悠荒唐恣意枯稿
作一老頭陀行徑比也間有韻餘未
盡蕩漾猶存或跳躍圓方互有
出入而清言妙理亦所亟收讀之如
冰鏡浮空冰壺映座頓令心曠澄
徹神骨清涼躁競之意烟消而

樹靈結之靈霧散學人於打透關
 頭安身立命舍是世絲系老氏
 有之雖有拱壁以法馬不如此
 進此道其茲灋喜之謂乎夫灋居
 三寶之一系人為世灋所必暗然
 有法而不困于法譬如雲山十大第
 子習中各具一造化決不向如來行處
 投足此所謂法而不困于法者也此
 又志灋喜者所當知也

延陵夏樹老譟



法喜志目錄

卷一

東方曼倩	劉更生
曹子建	羊叔子
王茂弘	劉真常
陶士行	謝安石
王右軍	王武岡
郗嘉賓	王喬之
殷中軍	袁彥伯
王坦之	何次道
何幼則	謝仁祖
羅君章	孫興公
許玄度	王簡棲
王荀子	習彥威



法喜志目錄

陳

劉士光	顏延年	戴仲若	周彥倫	范蔚宗	張孝始	蕭雲英	孔德璋	雷仲倫	高伯恭	謝康樂	劉遺民	張萊民	戴安道
袁景倩	何子哲	謝慶緒	顏之推	劉靈預	范伯倫	何彥德	江文通	王彥德	明僧紹	孟顗	周續之	陶靖節	宗少文

法喜志
目錄

二
陳

孫思邈	楊越公	徐孝克	杜輔言	阮士宗	崔子約	沈休文	魏伯起	孔彥深	劉慧斐	陶貞白	蘇瓊	王淮之
王仲淹	張士衡	李子約	徐孝穆	庾彥實	劉士湮	劉彥和	劉漑	梁敬之	陸佐公	荀公普		何子季

法喜志
目錄

三
周

李元賓	李習之	權載之	徐岱	李義山	盧源一	裴寬	卷三	白少傅	李濟之	杜彥之	韋南康	皇甫湜	韓昌黎	裴公美	丁繁	陳珣	崔群	司空表聖	呂許公	李文靖	謝宗源	曾運使	查湛然	楊文公	晁文元

王文正	朱正裕	王隨	文潞公	范文正	馮當世	李觀	歐陽永叔	張文定	邵康節	蘇端明	米襄陽	程明道	楊無爲	朱炎	王中立	富文忠	杜祁公	尹師魯	夏英公	趙清獻	司馬溫公	范忠文	王介甫	蘇轍城	文與可	呂晦叔	晁以道

王觀文

劉元城

卷四

胡康侯

周漁溪

秦淮海

李伯時

黃魯直

吳德夫

江民表

陳忠肅

李漢老

韓子蒼

法喜志
目録

七

呂居仁

張無盡

趙郡王

王以寧

潘待制

徐師川

楊龜山

張魏公

胡致堂

張文忠

王龜齡

游定夫

于憲

朱晦菴

馮濟川

陸放翁

王龍舒

張南軒

尤遂初

吳明可

葉水心

真西山

錢公相

劉後村

陸省菴

范致虛

吳履齋

饒德操

法喜志
目録

八

劉中明

劉經臣

戴道純

楊圭

李端愿

高世則

趙松雪

黃晉卿

顧仲英

楊鐵崖

法喜志
目録終

法喜志卷一

水通道人更撰方輅
寤寐居士焉白定閱

東方曼倩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朝上書稱旨待詔金馬門時有正諫法言以為滑稽之雄元狩三年帝鑿昆明池得黑灰以法喜志卷一

劉更生

劉向字子政一名更生年十二隨父任為輦郎獻賦頌數十篇成帝時為光祿大夫以趙后淫亂著列女傳以王氏權太盛作洪範五行傳上欲用為九卿數為王氏所

持居列大夫三十餘年向嘗校書天祿閣青藜夜照往往多見佛書其著列仙傳云吾披檢藏經緬尋太史撰列仙圖自黃帝以下迄于今得仙道者一百四十九人其七十四人乃見佛經

曹子建

曹植字子建操次子十歲善屬文誦詩書千餘萬言邯鄲淳見而駭歎稱為天人植每讀佛經留連嗟玩以為至道之宗遊魚山聞有聲特異清颺哀婉因倣其聲為梵唄今法事中有魚山梵即其遺奏也植在日不甚信黃老著辨道論見意今載藏經中弘明集

羊叔子

羊祜字叔子。平陽人。累遷尚書左僕射。吳陸抗嘗稱其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祜方五歲。令乳母於鄰家李氏桑樹下探取金環。李氏驚曰。此亡兒所失。乃知李氏子祜之前身也。武帝時祜爲荊州都督。日供武當山寺。有問其故。祜曰。前身過多。賴造此寺。故獲中濟。所以供養之情偏重於此。

法喜志

卷一

三

王茂弘

王導字茂弘。瑯琊人。官太傅。封始興公。僧人吉友游建康。善說梵唄。導見之。曰。我輩人也。太尉庾亮。光祿周顗。廷尉桓彝。皆造門結納。名籍公卿間。吉友嘗對導解帶盤礴。尚書卞望之適至。友正容肅然。人問其

故對曰。王公風期。鑑人卞令。範度格物。吾正當以是應之耳。

劉真常

劉惔字真常。沛人。少清遠。家貧晏如。王導深器之。累遷丹陽尹。時竺法深道微高。扇譽播山東。惔常爲其弟子。一日法深在簡文坐。惔問道。人何以遊朱門。深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

法喜志

卷一

四

陶士行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初爲廣州刺史。有漁於海得文殊像。送寒溪寺。寺嘗經火。而像屋無恙。其後侃鎮武昌。使人迎之。十輩不能舉。旣而鼓力致之。舟輒沒。遂失其像。時謠曰。侃惟劍雄像以神標。可以誠致。難

以力招及遠公剎寺。心祈之。於是像泠然自至。

謝安石

謝安字安石。陽夏人。少有時名。朝命敦逼。皆不就。年四十餘始應命。出爲征西司馬。太元中加太保。居東山。時與支遁許詢爲山水之游。嘗詔遁入禁中。講經多會。宗遺

法喜志卷一

五

文爲守文者所陋。安聞而歎曰。此九方歟。之相馬。略玄黃而取神駿也。太和二年。遁辭闕還山。詔建沃州寺以居之。時安守吳興。以書抵遁曰。思君積日。計辰傾馳尤甚。知欲還剎自治。爲之愴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戚戚。惟遲君一來。以晤言消之一日千載也。

王右軍

王羲之字逸少。導從子。以骨鯁稱。起家秘書郎。後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咸康六年於廬山建歸宗寺。請西天達磨多羅居之。羲之在會稽。聞支遁名。未之信。後遁還剎。羲之詣遁。觀其風力。謂曰。逍遙可得聞乎。遁作數千言。羲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

法喜志卷一

六

已。

王武岡

王謐字雅遠。官司徒。嘗與遠公書曰。身年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旣履順而游性。乘佛理以御心。由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人皆稱公善誘。

郝嘉賓

郝超字嘉賓山陽人少有曠世之度標志慕佛加好行檀喜隱遯聞拂衣者必爲起屋具器用遺之支道林每謂其造微之功足參正始甚重之爲桓溫府掾超問謝安曰支遁所談何如嵇中散安曰嵇努力纔得其半耳又問何如殷浩安曰豐豐辯論

法喜志卷一

七

恐當抗衡超拔淵源殷有慚德後與親舊書云支公神理所通玄挺獨悟數百年來紹隆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超嘗著五戒文已行五戒更修歲月齋戒迎中而食既中之後美味甘香一不得嘗

王喬之

王喬之瑯琊人有念佛三昧詩曰妙用在

茲涉有覽無神由昧徹識以照麤精微自引因功本虛泯彼三觀思轉豪餘又曰慨自一生夙之慧識託崇淵人庶藉冥力思轉豪功在深不測至哉之念注心西極

殷中軍

殷浩字深源以佛經未了遣人迂支公支欲往右軍曰淵源思致淵富故未易當

法喜志卷一

八

袁彥伯

袁宏字彥伯陽夏人自少有逸才謝安輩甚重之累官至東陽郡太守所著詠史詩及東征等賦爲時盛傳嘗著漢紀云西域天竺有佛道焉變化無所不入故能通萬物而大濟群生漢明帝感夢乃遣使天竺問道圖其像而還有經數千卷善爲宏闊

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俗士目之以爲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臣。視生歿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而自失焉。

王坦之

王坦之字文度。晉陽人。寧康中遷中書令。領丹陽尹。時桓溫移晉祚。坦之與謝安同

法喜志

卷一

九

九

心匡輔。卒安社稷。與支道林相友善。道林嘗造卽色論曰。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卽爲空。色復異空。論成以示坦之。坦之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曰。旣無文殊。誰能見賞。

何次道

何充字次道。廬江潛人。風韻閑雅。少以文

義見稱。王導與庾亮竝言於成帝曰。何充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社稷無虞矣。及導卒。遂叅錄尚書事。推能用功。不樹私恩。世甚重之。充性喜釋氏。時庾冰以元舅輔政。奏沙門應盡禮王者。充等議不應致拜。乃上奏曰。武皇以盛明革命。明帝以聰聖玄覽。豈此時沙門不易屈膝。顧以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疏三上。冰議遂寢。

何幼則

何準字幼則。充之弟。高尚寡欲。州府交辟不就。初充爲驃騎將軍。勸令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充居宰輔。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惟焚香誦經而已。其

法喜志

卷一

十

九

女爲穆皇后。

謝仁祖

謝尚字仁祖。鯁之子。仕晉爲鎮西將軍。尚嘗夢其父曰。西南有氣至。當者必歿。汝宜建塔造寺可禳之。若未暇。可於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來可擬之。尚寤。遂刻小塔於杖頭。後果有異氣自天而下。直衝尚家。尚以杖頭指之。氣卽回散。闔門獲全。尚於永和四年捨宅造寺。名莊嚴。

羅君章

羅含字君章。耒陽人。少時嘗晝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其口。自此藻思日新。仕爲江夏從事。太守謝尚曰。可謂湘中之琳瑯。讀書好佛。著更生論曰。世皆悲合之必離。

而莫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今談者徒云向我非今我。而不知今我卽昔我耳。達觀者以歿生爲寤寐。誠哉是言。

孫興公

孫綽字興公。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初隱會稽。放情山水。作遂初賦以見志。支

道林問綽曰。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志。弟子早已服膺。然一詠一吟。許將生面。嘗作天台賦。示友人范榮期曰。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哀帝時爲著作郎。撰喻道論。左袒佛氏。內典中諸所撰述。具見弘明等集。史臣稱綽有匪躬之節。不徒文雅而已。

許玄度

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曾孫也。澡心學佛。江左諸公卿翕然仰慕。簡文帝高其風。每月夜必造焉。清言妙理。至其疊疊。簡文不覺前席。劉真長爲時譚宗。與詢結清言友。每謂人曰。清風朗月。何嘗不思玄度。與支遁講維摩經。詢發一難。衆謂遁不能通。遁通一義。衆謂詢無以難。詢嘗以會稽永興新居爲崇化寺。建塔四層。

王簡棲

王巾字簡棲。瑯琊人。有學業。爲齊錄事參軍。作頭陀寺碑文。精理造。

王荀子

王脩字荀子。僧意在瓦官寺中。荀子與共

法喜志卷一

三

語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否。王曰。無。曰。聖人如柱耶。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曰。誰運聖人耶。

習彥威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章著稱。著晉漢春秋凡五十四卷。晉桓溫辟爲從事。累遷別駕。時有沙門釋

法喜志卷一

四

道安。俊辯有高才。比至荊州。與習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習嘗與道安書曰。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無照。道俗齊蔭。宗虛者悟。無常之旨。存者達。外身之權。若慶雲東徂。摩尼回耀。雨甘露於豐草。植旃檀於江濱。庶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逸響。重

蕩濯於一代矣。

戴安道

戴逵字安道。譙郡人。性高潔。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遣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王子猷過訪。至雪夜乘舟。孝武時累徵不就。嘗欲造無量壽佛。積思三年。刻雕方就。迎置山陰靈寶寺。

法喜志卷一

五

郗超見而作禮。撮香在手。勃然煙上。極目雲表。衆皆歎其神異。

宗少文

宗炳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嶽。慨焉有尚平之志。因疾還江陵。歎曰。名山恐難徧覩。惟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圖之於室。每謂人曰。撫琴動

操。欲令衆山皆響。劉裕領荊州。辟爲主簿。答曰。吾棲丘飲谷三十年矣。豈可作王門折腰吏耶。乃入廬山築室。專修淨業。嘗著明佛論。

張萊民

張野字萊民。居潯陽柴桑。與陶淵明有婚姻之契。學無華梵。累徵不就。庾悅以其貧。徵爲散騎常侍。笑曰。古人以容膝爲安。屈志就祿。非吾志也。乃入廬山。依遠公研硃釋典。

法喜志卷一

十六

陶靖節

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爲彭澤令。之官八十日。卽解印去。賦歸去來辭。及宋受禪。居柴桑。門前植五株柳。因以五柳自號焉。閑

靜寡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有喜。常往來廬山。使一門生二兒。舁以行。時遠公爲西方之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我飲。卽往。許之。遂造焉。嘗著搜神記。多載佛之靈驗。

劉遺民

法喜志卷一

十七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少孤。事母以孝聞。才藻自負。不委氣於時俗。雖寒餓在已。威福當前。其意湛如也。司徒王謐丞相栢玄。侍中謝琨。太尉劉裕。後先引薦。程之力辭。乃之匡山。托於遠公。遠曰。官祿巍巍。何以不爲。程之曰。君臣相疑。疣贅相虧。晉室無磐石之固。物情有壘卵之危。吾何爲哉。遠

然其說深加器厚。太尉亦以其志不可屈。與群公議遺民之號旌焉。居山十五年。修念佛三昧。嘗於定中見佛光照地。作黃金色。又有摩頂授衣之異。若遺民者。真可謂妙觀大儀。啓心真照。飄靈衣於八極。沉香風以窮年。於遠公之誓辭。庶幾無負矣。蓮社與盟。凡一百二十三人。

法喜志卷一

十八

周續之

周續之。字通祖。鴈門人。年十二。受業於范甯。通五經五緯。號十經世。稱爲顏子。旣而入廬山。事沙門慧遠。布衣蔬食。終身不娶。與劉遺民陶靖節號潯陽三隱。

謝康樂

謝靈運。玄之孫。家於上虞。少好學。博覽群

籍。文章稱江左第一。仕宋爲永嘉太守。襲祖父封爵。故世稱康樂。靈運負才傲世。至廬山見遠公。肅然心服。卽寺築臺。譯涅槃經三十六卷。嘗撰佛讚曰。惟此大覺。因心則靈。垢盡智照。數極慧明。三達非我。一援群生。理麤心行。道絕形聲。菩薩讚曰。若人仰宗。發性遺慮。以定養慧。和理斯附。爰初

法喜志

卷一

九

四等。終然小住。涉求至矣。在外皆去。緣覺聲聞讚曰。厭苦情多。無物志少。如彼化城。權可得寶。誘以涅槃。救爾衰老。肇元三事。翻成一道。

孟顓

孟顓。仕宋爲會稽太守。奉佛精懇。謝靈運嘲之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

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語。然而事佛彌加抗厲。

高伯恭

高允。字伯恭。渤海蓆人。少有奇度。崔宏異之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仕魏累官中書令。爵咸陽公。允雖寵貴。家貧自如。武帝嘗幸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豉菜而已。帝曰。古之清貧有如此乎。賜帛五百疋。粟千斛。嘗撰鹿苑賦。與曇始法師傳。文甚精采。年九十八。無疾而終。

法喜志

卷一

十

明僧紹

明紹。字承烈。平原鬲人。明經隱居。自號平原居士。齊高帝欲就見之。時明紹方依遠

公居定林寺。遠公問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紹曰。山藪之人。正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便當依戴公故事。高帝知其意。不可屈。遣人賜以竹根如意及筴籜冠。宋泰始中。嘗游攝山。野老諫曰。山多猛虎。毒蛇。所以久絕行迹。紹曰。毒中之毒。無過三毒。忠信可蹈水火。猛虎亦何能爲。乃結茅量壽經。夜見金光照室。

雷仲倫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人。隱退不受徵辟。入遠公蓮社。立館東林之側。及遠公亡。與子姪書曰。吾托業廬山。事釋和尚三十年。淵匠旣傾。良朋亦喪。及今耄尚。可勵志西。

法喜志卷一

王彥德

歸自今已往。勿以家務相聞。

王彥德

王玄謨。字彥德。祁縣人。素奉佛。嘗舉兵伐魏。玄謨爲寧朔將軍。受輔國蕭斌節制。玄謨失律。當斬。沈慶之因諫曰。佛狸威震天下。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徒自弱耳。乃止。初玄謨將見殺。以觀音示夢得免。後官

法喜志卷一

王彥德

至開府儀同三司。年八十二卒。

孔德璋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風韻清颯。好文詠。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簿。與江淹對掌辭筆。嘗答蕭子良疏曰。民早奉提拂之仁。深蒙弘引之訓。至於大覺明教。般若正源。使民六滯頓祛。五情方勗。回心頂禮。

霍然大悟。

江文通

江淹字文通。考城人。少孤。采薪以養母。仕齊累官御史中丞。彈劾不避貴近。風采肅然。後封醴陵侯。以詩賦顯。嘗著無爲論曰。吾聞大人降迹。廣樹慈悲。破生歿之樊籠。登涅槃之彼岸。聞二乘以誘物。去諸相以法喜志。卷一。重一。歸真有智者。不見其去來。有心者。莫知其終始。湛然常住。永絕殊途。

蕭雲英

蕭子良字雲英。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及卒。餽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與文惠太子並精佛理。而子良每招致名僧講諸佛乘尊法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爲

衆僧賦食行水。子良嘗夢東方普光世界天王如來說淨住淨行法門。因著淨住子二十卷。淨住者。卽梵語布薩。謂淨身口意如戒而住也。

范伯倫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仕劉宋爲中書郎。繼領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失。數上封事苦諫。博覽篇籍。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建祇洹精舍。

范蔚宗

范曄字蔚宗。伯倫之子。仕宋爲秘書丞。撰東漢書。有西域論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超惟列其奉浮屠不殺伐。

而精文善導之功靡所傳述予聞之其國
殷乎中土王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
之所挺生神迹詭異則理絕人區感驗明
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
往運數開叔葉乎

何彥德

何尚之字彥德宋文帝時爲侍中帝嘗謂

法喜志

卷一

王五

尚之曰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本在濟俗
若求性靈真要必以佛理爲指南近見顏
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黑白論竝明至理
開獎人意若率土皆淳此化則朕坐致太
平矣尚之曰渡江以來王導周顗庾亮謝
安戴逵許詢王蒙郝超王坦之臣高祖兄
弟莫不稟志皈依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

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
百人和睦人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
則息一刑此明旨所謂坐致太平者也時
羊元保進曰此談非臣所與聞竊謂秦楚
強兵孫吳吞併將無取於此也尚之曰夫
禮隱逸則戰士息貴仁德則兵氣消以孫
吳爲志動期吞併則將無取乎堯舜之道
豈特釋教而已哉帝悅曰釋門之有卿猶
孔門之有季路惡言不入於耳也

法喜志

卷一

王六

張孝始

張元字孝始河北萬城人年十六其祖喪
明元憂泣晝夜經行以祈福佑復誦藥師
經至盲者得視之語遂請七僧燃七層燈
轉讀是經七晝夜每日行道祝曰元爲孫

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竝施法界。乞祖目還明。元求代闇。是夜夢一神僧以金篋刮其祖目。三日遂瘥。

劉靈預

劉虬字靈預。涅陽人。抗節好學。宋太始中。爲當陽令。後徙居江陵。竟陵王累辟不就。報書曰。暢餘音於山澤。托暮情於魚鳥。遂斷穀餌木。麻衣草履。長齋禮誦。六時不缺。註華嚴法華二經。

周彥倫

周顒字彥倫。建康人。顒於鍾山西立隱舍。清貧寡欲。終日長蔬。王儉問曰。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後應詔出仕。累官國子博士。明帝頗好玄理。而所爲多

慘毒。顒不爲顯諫。輒誦經中因緣。臯福之事。帝亦爲之少止。太子嘗問顒。卿精何如。徹。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其累伊何。顒曰。周妻何肉。顒嘗建山茨寺於鍾山。今草堂寺是也。

顏之推

顏之推字子分。西魏武平中爲黃門侍郎。法喜志。卷一。其歸心篇曰。神仙之事。頗爲虛放。縱使得仙。終當有歿。不勸汝曹學之。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素歸心。勿生輕慢。其間妙旨。具於經論。不復於此贊述。

戴仲若

戴顒字仲若。達之子。才巧如其父。江夷嘗

托顓造觀音像。積年未成。夜夢神曰。江夷與觀音機緣未契。可改爲彌勒。顓卽馳報而夷書已至。俱於此夕感夢。觸手成妙像。今在會稽龍華寺。顓超逸多風。以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桐廬復多名山。故復居桐廬。已又愛吳下佳山水。復游吳下。吳中好事者共爲築室。至聚石開澗以居之。嘗著逍遙論。註禮記中庸篇。永初元嘉中累徵不就。

法喜志

卷一

三九

謝慶緒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佛爲業。招引同事。化導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耶中。內史郗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郗尚書嘗曰。謝慶

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

顏延年

顏延之字延年。瑯琊人。官至太常卿。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子竣旣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宅宇如舊。見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釋慧亮過江。止何園寺。講蓮花大小品十地等。延之眷德流連。每歎曰。安汰吐珠王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妙緒。將絕復興。

法喜志

卷一

三九

何子皙

何點字子皙。偃之子。尚之孫。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不以門戶自矜。或駕柴車。或躡草履。隨意所適。必醉歸。人謂之通隱。梁武帝賜以鹿皮巾。召見。引入華林園。詔拜常

侍點以手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遂辭去。一時名士如陳郡謝淪。吳國張融。會稽孔德璋。爲莫逆友。點門世信佛。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山雲門寺。兄求弟。亂竝從棲遯。世號點爲大山。亂爲小山。求爲東山。

劉士光

法喜志

卷一

三

施

劉歊。字士光。平原人。奉母兄以孝。弟聞母每病。夢歊進藥。翌日有間。弟劉訐常戴縠皮巾。披衲衣。每游山澤。留連忘返。訐善玄言。尤精釋典。與兄歊聽講鍾山。因共卜築有終焉之志。歊所著有革終論。以爲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旣歿。神去。館乃速朽。世稱其達。卒諡貞節先生。

袁景倩

袁粲。字景倩。幼孤。好讀書。及長。有風操。嘗著妙德先生傳。仕宋。累官尚書左僕射。出鎮石頭城。爲劉僧靜所殺。子最。以身衛父。俱歿。粲語最曰。我不失爲忠臣。汝不失爲孝子。逸士顧歡偏主道教。粲爲論以駁之。謂孔老教俗爲本。釋氏出世爲宗。發軔旣殊。其歸亦異。又仙道以變形爲尚。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白首窮玄。而未能無歿。陶神者。塵惑日損。而湛然常住。

王淮之

王淮之。字元會。瑯琊人。世尚儒業。不信佛法。常謂身神俱滅。寧有三世耶。元嘉中。爲丹陽令。病絕。少蘇。時建康令賀道力省疾。

法喜志

卷一

三

施

淮之語道力曰。身死神存。始知釋教不虛。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論不爾。今何見而輒異之耶。淮之斂容答云。神實不盡。佛氏不可不信。語訖而終。

何子季

何胤字子季。少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時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仕

法喜志

卷一

三
史

齊爲建安太守。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胤嘗與門人議蔬食。門人上疏曰。變之大者無如死生。死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如云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胤之末年。遂絕血味。

蘇瓊

蘇瓊字珍之。武強人。爲清河太守。郡父老嘗獻瓜二頭。瓊置梁上。終不割。性喜禪理。有沙門入謁。意欲徵債。瓊竟日與之談玄。沙門無從啓口。弟子問故。沙門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去。何由得論地上事耶。遂焚其券。

法喜志

卷一

三
史

法喜志卷一終

法喜志卷二

水蓮道人夏樹芳輯

寤斗居士馮 定閱

陶貞白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人母霍氏夢天人手執香爐降其家有娠生弘景宋末爲諸王侍讀齊永明中脫朝衣挂神武門上表辭

法喜志卷二

一孫

祿公卿祖征虜亭供張甚盛朝野榮之止句曲華陽洞天築危樓三層自處其上百應遂絕間一聽吹笙而已庭院皆植松每一聽松風欣然自樂與梁武帝有布衣之舊卽位後手詔召之弘景画兩牛一散放水草一着金絡頭紉而策之帝笑曰此何減莊生龜曳尾耶乃罷不復徵而朝家大

事無不取決帝每得弘景書必焚香盥讀

尚書令沈約以下皆屏師資之敬時謂山中宰相嘗建菩薩白塔於三茅山又夢佛授記名勝力菩薩乃詣鄧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臨終不用沐浴以大袈裟覆衾上弟子遵之年八十五諡貞白先生

荀公普

法喜志卷二

二五

荀勗字公普武帝朝領秘書監得汲郡塚中竹書撰次以爲中經列在秘書自中書遷尚書令人賀之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泰始二年勗於洛下造金像佛菩薩十二身放大光明都人競集瞻禮

劉慧斐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博學工文辭起家

梁安成王叅軍隱居東林寺。自構一小園。名離垢。時人因稱爲離垢先生。與張孝秀同游。相得甚歡。論者謂遠法師後將二百年。方有張劉之盛。

陸佐公

陸倕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永明中同謝朓等八人竝以文學親侍。累遷給事黃門

法喜志

卷三

三一

侍郎。天監初與劉孝綽爲龍門之游。嘗撰誌公塔銘曰。緒胃莫詳。邑居罕見。譬彼湧出。猶如空現。言無成則。服匪恒倫。坐亡立。在。拆體分神。動足牆立。發言風偃。徒識靈奇。莫究深淺。

孔彥深

孔淳之字彥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

有所游。必窮其幽峻。嘗游山遇沙門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因指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元嘉初徵爲散騎侍郎。不就。

法喜志

卷三

四

梁敬之

梁肅字敬之。以文辭清麗擢太子校書郎。修國史。累官翰林學士。學天台教於荆谿。禪師深得法要。以止觀文義弘博。覽者廢日。乃刪定爲六卷。行於世。有天台禪林寺碑。天台止觀統例。智者禪師傳論。

魏伯起

魏收字伯起。少機警。能屬文。北齊受禪。詔冊諸文及魏史。皆收所撰。官至尚書左僕射。諡文貞。其撰魏書佛老志曰。生生之類。三世神識。嘗不滅也。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澡鍊神明。乃至無生。而得佛道。其言三皈五戒。六道受生。六度進行。及佛真應。不生不滅。舍利塔廟。教化流廣之義。最爲深密。

劉溉

劉溉。彥之曾孫。爲建安太守。故人任昉以詩寄溉。求一衫。溉檢橐中。無可贈者。答曰。予衣本百結。閭鄉徒八蠶。官至吏部尚書。家居蔬食。虛室草牀。傍無姬侍。朝夕從僧。

禮誦。武帝爲月致三齋。所得俸祿。皆充蔣山二寺。及卒。顏色如生。屈二指而逝。

沈休文

沈約字休文。婺州東陽人。少爲書生。名聞一時。以風流見稱。而肌體清癯。時謂沈郎腰瘦。嘗出新意撰聲律。以革古詩後世取則。號曰四聲。立宅郊阜。作郊居賦。以自敘。仕至尚書僕射。休文於佛理甚精。著中食論一卷。謂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醲。皆使心神昏亂。而甘芳沉溺。爲累甚切。以往古諸佛。過中不餐。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念慮自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此誠遺累之筌。第適道之捷徑也。

劉彥和

劉勰字彥和。東莞人。雅爲太子昭明所重。撰文心雕龍五十篇。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裕。遂博通經論。區別部類而爲之敘定。林寺藏經卽其銓次也。中書令沈約絕重其文。常置几案間。凡都下寺塔及名僧碑碣皆出其手。累官通事舍人。表求出家。先法喜志卷二
七
燔鬚自誓。帝嘉之。賜法名慧地。

崔子約

崔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居喪哀毀骨立。兄子度歿。百日不入房。長八尺餘。姿神儻異。爲平原公開府祭酒。與兄子瞻俱詣晉陽。寄居佛寺。瞻長於子約二歲。每退朝。父立。子約憑几對之。二人風華鬱

然。諸沙門竊窺之。以爲二天人也。

劉士湮

劉霽字士湮。性至孝。十四居父憂。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歆立志勤學。博涉多通。梁天監中。歷位西昌海鹽令。母明氏寢疾。泣誦觀音數萬遍。母病得瘥。及卒。廬墓哀號。白鶴雙翔其側。所著有釋俗語八卷。

法喜志卷二
八

阮士宗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人。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孝緒年十三。通五經大旨。十六丁家難。入鍾山聽講。母有疾。緒在席心驚而歸。合藥須生人參。入山採求未獲。忽一鹿在前。心異之。至鹿息處。果得人參。藥成。母疾隨愈。尚書令王晏來候之。緒惡其人。穿

離而遁。及晏被誅。以非黨獲免。嘗以鹿林爲精舍。環以林池。杜絕交游。世罕得而見之。御史中丞任昉欲見。輒望廬而返。乃指鹿林謂其兄曰。其室則過。其人甚遠。繇是朝貴絕於造請。唯與裴子野交好。天監末。累召不赴。曰。若麀鹿盡可。參馭何以異乎。騶驥哉。嘗著七錄載內外圖書。其六曰佛法錄。既卒。門人諡曰文貞處士。

法喜志

卷二

九

庾彥實

庾詵。字彥實。新野人。幼聰警。經史百氏無不該綜。性嗜林泉。蔬食布衣。不事生業。普通間召爲黃門侍郎。不就。晚年遵釋教。宅內建道場。六時禮誦。卒諡貞節先生。

杜輔言

杜弼。字輔言。中山人。幼聰敏。家貧無書。寄郡學受業。爲時輩所推。魏孝明初。除太學博士。入北齊。爲神武高歡奉使西魏。魏帝見之。九龍殿曰。卿精於學佛。聊問經中佛性法性。爲同爲異。弼曰。止是一理。又問曰。說者皆妄言法性寬。佛性狹。如何。弼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狹非寬。帝成則一。帝稱善。

法喜志

卷二

十

徐孝穆

徐陵。字孝穆。剡人。仕梁爲散騎常侍。及侯景寇梁。父士秀被圍。陵蔬食布衣。皇皇然。

若居哀恤。使齊還。除御史中丞。時安成王
頊爲司空。權傾朝野。大臣莫敢言。陵劾奏
之。朝野肅然。累官太子少傅。陵八歲能屬
文。沙門寶誌摩其頂曰。此天上石麒麟也。
嘗聽智者講經。因立五願。一臨終正念。二
不墜三塗。三人中托生。四童真出家。五不
墮流俗之僧。後至唐貞觀間。生縉雲朱家。

法喜志

卷二

十一

年十八將納婦。路逢梵僧。謂曰。少年何意
欲違昔誓。因示其五願。遂感悟。不復還家。
卽往天台國清寺。投章安法師。咨受心要。
證法華三昧。號智威。

徐孝克

徐孝克。陵之弟。性孝。通五經。善屬文。梁太
清中起家博士。侯景亂。歲饑。孝克養母。餽

粥不能給。乃剃髮爲沙門。乞食以給。後旌
於朝。高宗召爲祭酒。每侍宴。取珍果。還以
遺母。高宗嗟歎。勅所司餉其母。方克托鉢
時。有神僧印度號法整。

李子約

李士謙。字子約。平棘人。幼孤。事母孝。其伯
父瑒稱曰。此吾家曾子也。宗黨豪盛。士謙

法喜志

卷二

十二

獨捨宅爲寺。兢兢儉素。不御酒肉。隋有天
下。畢志不仕。嘗有粟千石。以貸鄉人。值歲
祲。對衆焚券。不責其償。明年又大饑。士謙
罄竭家資。糜粥施藥。鄉人全活者萬計。或
謂之曰。子多陰德。後必昌大。士謙曰。陰德
猶耳鳴。已自知之。人無知者。子今已知。何
足爲德。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在座。不信

佛家報應之說。士謙諭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非休咎之應耶。至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鷓鴣。褒君爲龍。牛哀爲虎。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鄧艾爲牛。徐伯爲魚。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造。木豈有心乎。客不能難。

法喜志卷二

三

楊越公

楊素字處道。華陰人。奇策高文。爲一時之傑。累官上柱國。封越國公。雅重佛法。造光明寺。又於華嶽造思覺寺。嘗行道院觀壁間画像。道士曰。此老子化胡成佛圖。素曰。承聞老子化胡。胡人不愛老子。變身作佛。

胡人方受。是則佛能化胡。道不能化。何言老子化胡乎。且老子安用化胡爲佛。何不化胡爲道。道流不能對。

張士衡

張士衡。樂壽人。九歲喪母。哀毀淪制。隋末兵起。諸儒廢學。士衡復講教鄉里。太子承乾迎致。謁太宗。擢崇賢館學士。太子問事。

法喜志卷二

十四

佛管福。其應如何。對曰。事佛在清淨仁恕。如貪憚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爲君明。爲臣忠。爲子孝。則福祚永。反是則禍至矣。時太子有逆志。故因對以箴之。

孫思邈

孫思邈。華原人。幼聰慧。日記萬言。獨孤信。

異之曰。聖童也。善老莊。無通陰陽推步醫藥。於釋典無所不究。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太宗召至京師。時年已老。欲官之。不受。竟稱疾還山。嘗手寫華嚴經。太宗問邈曰。何經爲大。對曰。華嚴經佛所尊大。帝曰。近玄奘三藏譯大般若經六百卷。何不爲大。而八十卷反以爲大乎。對

法喜志卷二

五孫

曰。華嚴法界具一切門。於一切門中可演出大千經卷。般若經乃華嚴之一門耳。帝悟。從是受持。盧照鄰嘗稱之云。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

王仲淹

王通字仲淹。龍門人。旣冠。慨然有弘濟蒼生之志。西游長安。上太平十二策。不見用。

作東征之歌以歸。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者。京兆杜如晦。趙郡李靖。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元齡。鉅鹿魏徵。太原王珪。溫彥博。咸稱北面受王佐之道。大業十三年有疾。聞煬帝被害。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

法喜志卷二

六孟

焉。命也。遂卒。嘗爲中說以擬論語。其周公篇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孔子之臯也。玄虛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臯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臯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文中子曰。聖人也。曰。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

褚河南

褚遂良字登善。錢塘人。貞觀二十二年。太

宗宣玄奘法師譯經流布。遂良入奏曰。佛

教沖玄。天人莫測。言本則甚深。語門則難

入。陛下擁護五乘。建立三寶。當叔葉而秀

質。間千載而挺生。陟重險以求經。履危塗

而訪道。見珍異俗。具獲真文。歸國。翻宣。若

菴摩之始脫。精文奧義。猶金口之新開。況

法喜志

卷二

七

天慈廣遠。使布九州。蠢蠢黔黎。俱餐妙法。

臣等億劫難逢。不勝欣幸。遂良博涉文史。

工楷隸。歷官諫議大夫。無起居注。太宗曰。

朕有不善。卿亦記耶。對曰。臣職在載筆。君

舉必書。後受顧命。輔高宗。遷尚書右僕射。

高宗欲立武后。遂良力諫。不納。乃置笏殿

陛。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歸田里。其忠

顯若此。

虞文懿

虞世南字伯施。姚江人。貞觀中。弘文館學

士。圖形凌煙閣。世南崇信佛事。嘗撰疏曰。

弟子早年忽遇重患。許設千人齋。今謹於

道場供千僧蔬食。以其願力。希生生世世

常無病惱。七世久遠。六道冤親。竝同今願。

法喜志

卷二

六

後世南卒。帝手勅魏王泰曰。世南云亡。石

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未幾。賦往代興亡

詩一篇。輒歎息曰。鍾子期歿。伯牙終身不

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令褚遂良持詣

世南。靈帳讀畢。焚之。冀其神識感悟焉。明

年。夢世南進讜言。有如平生。因下詔曰。故

禮部尚書文懿公虞世南。德行純備。志存

忠益奄從物化。良用悲傷。可卽其家造五百僧齋。佛像一軀。以資冥福。以申朕思舊之意。

孔穎達

孔穎達字仲達。作五經正義。太宗朝累官國子祭酒。時釋慧淨與道士蔡晃談義。晃屢被摧折。穎達心存道黨。謂慧淨曰。佛家

法喜志

卷二

九

史

無諍。法師何以屢搆斯難。慧淨答曰。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旣以難破我。卽是不平。何謂平等。佛爲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卽我平矣。顧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卽淨無諍也。

杜克明

杜如晦字克明。杜陵人。英邁善斷。有王佐才。太宗卽位。進右僕射。與房玄齡共筦國政。尊元琬法師之道。嘗詢要法。臨終召琬。願爲世世之師。

司馬喬卿

司馬喬卿。河內人。官大理司直。天性純謹。有至行。永徽中爲揚州司戶曹。丁母憂。居

法喜志

卷二

三

史

喪。骨立。刺血寫金剛經。未幾於廬墓。生芝草二莖。長尺有八寸。綠莖朱蓋。日瀝汁一升。食之味甘如蜜。取而復生。喬卿同僚數人竝目睹其事。

王子安

王勃字子安。龍門人。六歲善文辭。麟德初。對策高第。授朝散郎。數獻策闕下。兄勔勸

皆第進士。有才名。林易簡稱爲三珠樹。勃嘗撰釋迦画像記。維摩畫像碑。如來成道記。皆精金美玉。豐贍周詳。

駱賓王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武后朝。數上疏言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討亂。賓王爲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

法喜志

卷二

三

崔

臯敬業敗。賓王亡去。不知所之。當是時。狄仁傑委曲以圖大功。徐敬業慷慨以申大義。而賓王則佐佑敬業者也。或者乃謂敬業反。賓王被誅。謬矣。太平廣記載之甚詳。按記云。唐考功員外郎宋之問。以事累貶黜。放歸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散步。因賦詩曰。鷺嶺鬱岩峩。龍宮鎖寂寥。第

二聯沈吟未就。有老僧點長命燈。坐大禪牀。應聲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適麗。遂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氷輕葉未彫。待入天台路。看子度石橋。僧所贈句。乃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之。答曰。當徐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渠魁。臯且不測。因求類二人者。函首以獻。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興復唐朝爲名。故世多憐而脫之。

武平一

法喜志

卷二

三

崔

武甄。太原人。通春秋。工文辭。武后時畏禍。隱嵩山。修浮屠。屢召不應。中宗時。拜修文館學士。

宋廣平

宋璟。字廣平。南和人。耿介有大節。風度凝遠。武后時爲鳳閣舍人。每遇事直言。不顧身之利害。玄宗時拜相。清政平刑。以持天

法喜志

卷二

三

下之正。中興賢相。璟爲首稱。公方爲廣州刺史。入曹溪禮六祖塔。誓曰。弟子願畢世外。護大法師。祈一祥瑞。言訖。異香襲人。甘雨傾注。璟喜躍賦詩而去。

房琯

房琯。字次律。玄宗朝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初爲桐廬令。邢真人和璞嘗過訪。琯攜

之野步過一廢寺。松竹蕭森。和璞坐其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數尺。得一瓶子。瓶中皆叟師德與永公書。和璞謂琯曰。省此否。蓋永公卽琯之前身也。父卽房融。聰慧好佛。武后時以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值天竺僧般刺密諦持楞嚴經梵本至。融譯書而筆授之。後流欽州。

法喜志

卷二

三

元魯山

元德秀。字紫芝。少孤。事母孝。舉進士。擢魯山令。秩滿。駕柴車而去。天下高其行。遂以魯山稱之。母亡。廬墓刺血寫經。卒。諡文行先生。元結哭之曰。公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未嘗有十畝之地。未嘗完布帛而衣。未嘗具五味而食。吾哀之者。以戒荒淫貪佞。

純純。肉之徒耳。房瑄亦嘗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王右丞

王維字摩詰。開元中右拾遺監察御史。天寶末拜給事中。歷官尚書右丞。與弟縉皆篤志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間藍田別墅。在輞口。與

法喜志

卷二

三五 施

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嘯詠。留連終日。母喪柴毀骨立。上表於朝。請以輞川地爲佛寺。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譚爲樂。齋中無所有。惟茶鐺藥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一以禪誦爲業。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處一室。屏絕塵累。乾元二年七月卒。臨終以縉在鳳翔。忽索筆作

別縉書。又與親故作別書數幅。多敦厲朋友奉佛修心之旨。捨筆而絕。嘗作能禪師碑云。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舉足下足。常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

張燕公

張說字道濟。洛陽人。開元中爲中書令。封

法喜志

卷二

三五 施

燕國公。朝廷有大著述多出其手。雅好釋典。於鄔國公主碑。手寫金字梵經。嘗問法要於神秀禪師。師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後著般若心經略曰。萬行起於心。三乘歸於一。知心無所得。是真得。見一無不通。是圓通。後爲湘州刺史。河北道觀察使。勤恤民隱。有惠政。

嚴挺之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陰人。姿質軒秀。重交游。許與生歿不易。張九齡雅知之。每曰。嚴大勁苦。舉進士。累登顯用。天下引領望其爲相。帝亦知其賢。欲遂相之。晚爲李林甫所抑。鬱鬱不得志。至是豫爲墓誌曰。天寶元年。挺之自絳州刺史抗疏。陳乞天恩。法喜志卷二 王一 孫一 養疾歸閒。無授太子詹事。前後歷三十五官。春秋七十。無所展用。爲上士所悲。今年九月。寢疾於洛陽之私第。擬卜地於大照和上塔次之西。自分盡忠事上。叨載國史。勉拙從事。或布人謠。陵谷可以自紀。文章焉用爲飾。初挺之師事大照禪師惠義。深明釋典。及遺葬大照塔次。示不忘其德。見

舊唐史

李青蓮

李白。字太白。成紀人。唐宗室。天寶初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才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賜食。上親爲調羹。詔供奉翰林。白嘗著西方淨土贊曰。向西日沒處。遙瞻大悲顏。目淨四海水。身光紫金山。勤念必往生。是故稱極樂。珠網珍寶樹。天花散香閣。圖畫了。在眼。願托彼道場。以此功德海。冥祐爲津梁。八十一劫。臯如風掃輕霜。庶觀無量壽。長願玉毫光。李舟。字公度。爲虔州刺史。少以節行自負。杜甫有詩三十六韻送之。代北有豪鷹。生

法喜志

卷二

王

子毛盡赤是也。舟嘗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識者以爲名言。

蘇晉

蘇晉，藍田人，戶部尚書昉之子。數歲能屬文，作八卦論。房穎叔王紹宗歎曰：「後來之

法喜志

卷二

三九

王粲也，常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晉寶之，常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愿事之，他佛不愛也。」

韋蘇州

韋應物，長安京兆人。逍遙公韋瓊之後。李肇國史補云：「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埽地而坐。唐天寶時，扈從游幸，永泰中

爲府功曹。大曆中，爲鄂令、櫟陽令。建中初，刺滁州，又刺江州。貞元中，刺蘇州，宦轍所經，精虔奉佛，與釋皎然爲方外友。唐人謂以文字作佛事者，皆影響剽其外廓，惟王摩詰、柳子厚、韋蘇州三人能深入耳。

李遐叔

李華，字遐叔，贊皇人。中博學宏辭科，天寶

法喜志

卷二

三九

中，拜監察御史，上疏劾宰相楊國忠、竇橫、暴州郡肅然，嘗從荆谿然禪師學止觀。荆谿爲述止觀大意一篇，包括大部。同時學者散騎常侍崔恭諫議大夫田敦更相提唱。潤州鶴林寺徑山之師元素示寂，華撰碑文，其末曰：「弟子嘗聞道於徑山，猶樂正子春之於夫子也。」

杜子異

杜鴻漸字子異。濮州人。出撫巴蜀。遣使詣白崖山。請無住禪師入城問法。曰。弟子聞和尚說無憶無念無妄三句法門。未審是一是三。無住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無妄名慧。然一心不生。則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曰。後句妄字。莫非從心否。無住曰。從女者是。曰。有據否。無住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時庭樹鷓鴣鳴。公曰。師還聞否。曰。聞鷓鴣去矣。又問。師今聞否。曰。聞公曰。鷓鴣去無聲云。何言聞無住。曰。聞與不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今亦不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

卷二

三十一

不隨聲滅。公又問。何謂識心見性。答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真心。不見本性。真心者。念生亦不順。念滅亦不依。滅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舍。不沉。不浮。無爲。無相。活潑潑。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杜黃裳同日拜相。晚以疾辭。釋位三日而終。

卷二

三十一

命朝服加僧伽黎。剃鬚髮而逝。遺命依沙門法葬。鴻漸係靈武策立功臣家。世奉佛。觀其末後一看打徹大事。非偶然矣。

陸鴻漸

陸羽字鴻漸。初爲沙門。得之水濱。蓄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姓氏。名而字之。師教。

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乎？逃去爲優人。天寶中，太守李齊物異之，授以書。貌倪陋，口喫而辨。上元中，隱若谿，與沙門道標皎然善。自號桑苧翁。又號竟陵子。又號東岡子。又號東園先生。召拜太子文學，不就。杜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徜徉自如。

卷二

三

李鄴侯

李泌，字長源，京兆人。七歲知爲文。玄宗召見，呼爲奇童，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後謁肅宗於靈武，入議國事，出陪輿輦。兩京之復，泌之翼贊居多。初無妻，不食肉。代宗強詔食肉娶妻。德宗朝，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封鄴侯，聞瑣禪師居南嶽，人號嬾殘，泌往。

法喜志

卷二

三

宗益歎異之。

顏魯公

顏真卿，字清臣，果卿從弟。博學工詩，事親以孝。聞舉進士，累官平原太守。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累遷尚書右丞。封魯郡公。李希烈陷汝州，朝廷遣真卿往諭之，不屈被害。公嘗受戒於湖州慧明，又

問道於江西嚴峻。乾元三年。肅宗置天下放生池八十一所。公奉詔立碑。其辭曰。昔殷湯克仁。垂一面之網。漢武垂惠。致含珠之報。流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祉於終古。豈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涸居。舉天下以爲池。罄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歿之津。揆之前古。曾何髣髴。

卷二

三

裴晉公

裴度字中立。聞喜人。貞元初進士。累官中書侍郎。督兵討平淮蔡。封晉國公。因闔閭。豎燭虐。退歸集賢里。日與白居易劉禹錫文酒相歡。不問戶外事。嘗訪道於徑山道欽禪師。執弟子禮。求出世法。臨卒謂門人曰。

吾歿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輓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耳。

龐道玄

龐蘊字道玄。父任衡陽太守。世業儒。貞元初謁石頭和尚。亡言妙契。一日石頭問。子自見吾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對曰。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乃呈一偈曰。日用事無

法喜志

卷二

三

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石頭然之後。訪百靈和上路。次相遇。靈問。昔日石頭得意句。還曾舉向人麼。居士云。曾舉來。靈云。舉向阿誰來。居士以手自指。云。龐公。靈云。真是妙德空生也。

柳柳州

柳宗元字子厚。解人第進士。博學宏辭科。貞元中拜監察御史。元和中爲柳州刺史。後貶永州司馬。因自放山澤間。湮鬱牢騷。一寓諸文。其撰般舟和尚碑曰。和尚心大。行密。體卑。道尊。以爲由定發慧。必用毘尼。乃卽崇嶺作精室曰般舟臺焉。嗚呼。無得而修。故念爲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爲大乘。萬行方厲。入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送浩初上人敘曰。韓退之病予嗜浮圖言。訾予與浮圖游。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真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歟。曰。以其夷也。以夷則將友。

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予乎。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起。不得而斥也。子厚此書。推獎釋氏。可謂極至。其送濟上人歸省敘。撰淨土院記。南嶽大明律師碑。具載唐史。不可枚舉。

劉夢得

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擢進士。登博學宏辭科。累官集賢直學士。晚年以文章自娛。白居易推爲詩豪。嘗撰六祖大鑒禪師碑。曰。如來滅後。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忽爽。後五百歲而達磨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睹白日。自達磨六傳至大鑒。如貫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

所謂頓門。初達磨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心印。至大鑒置而不傳。豈以是爲芻狗耶。又撰佛衣銘曰。不有信器。衆生曷歸。是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必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胡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朽。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于刺史

法喜志

卷二

茅

于頔字允元。代人。貞元十四年拜山東節度使。初爲湖州刺史。進沙門皎然杼山詩集藏於御書殿。與襄陽龐居士相得甚驩。一日詣居士問疾。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又嘗問紫玉禪師。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這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頔當時失色。

師指云。祇這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也。頔聞已信受。

李元賓

李觀字元賓。華之從子。貞元中舉宏辭。善屬文。一洗前人時調。與韓愈相上下。卒年二十九。退之爲作墓銘。其居父憂也。刺血寫金剛經。奇香發其舍。郁然連日。香及其鄰。

卷二

早

李習之

李翱字習之。趙郡人。以文章見推當時。中進士第。元和初爲國史修撰。性峭鯁。嘗面折宰相李逢吉之過。刺朗州。慕藥山惟嚴禪師道風。入山謁之。藥山執經不顧。翱遂拂衣云。見面不如聞名。山卻呼太守。翱應

諾山云何得貴耳賤目。翔謝之。乃問曰。如
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云。會麼。翔云不會。
山云。雲在青天。水在瓶。翔欣然答以偈曰。
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
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一夕師登
山。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聲落灃陽八九
十里許。翔聞之。復寄偈曰。選得幽居愜野
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獨上孤峯頂。月
下披雲嘯一聲。

法喜志

卷三

四十一

權載之

權德輿字載之。秦州人。少以文章稱。德宗
聞其才。召爲左補闕。累遷禮部尚書。德輿
於經術無不貫綜。雖動止無外飾。而醞藉
風流。自然可慕。嘗著草衣禪師宴坐記曰。

師居南嶽三十年。足不蹈地。口不嘗味。時
無寒暑。一繩牀而已。萬有囂然。此身不動。
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有
法諦觀十二緣。於正智中得真常真我。方
寸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慧。二俱清淨。微
言輒語。有時而聞。如雨潤萬物。風行空中。
履其門閭。皆獲趣入。

法喜志

卷三

四十二

徐岱

徐岱。蘇州人。於學無所不通。辨論明銳。帝
每遇誕日。詔佛老二氏與群臣大論。麟德
殿。岱始論三家若矛盾。而卒同歸於善。帝
大悅。官至校書郎。

李義山

李商隱字義山。河內人。舉進士。累官工部

員外郎。詩文瑰邁奇古。世號其詩爲西崑體。有讚佛偈曰。吾儒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聃。龍吾不知。聃師天竺。善入無爲。稽首大覺。吾師師師。商隱慕悟達國師。知玄之道。以弟子禮事之。嘗苦眼疾。冥禱。玄寄天眼偈三章。讀訖疾愈。

盧源一

法喜志卷二
盧士衍字源一。家世官閥。勘解職仕。不三十餘。歷八諸侯府。皆掌劇事。性強邁。不錄幽瑣。爲吏所構。謫官建州。有異人密授心契。冥失所在。胤子積歲窮索無所得。一夕於衡山佛舍衆頭陀中燈下識之。號叫泣血無所顧。明復亡之矣。先是衆以爲姜頭陀。至是知其爲盧也。元和中元微之拜張

中丞於湘潭。適士衍在座。卽日詣所舍東寺。一見相笑。盡得本末。元遂贈以七言五韻云。盧師深話出家由。剝盡心花始剃頭。馬哭青山別車匿。鵲飛螺髻見羅睺。還來舊日經行處。似隔前身夢寐遊。爲向八龍兄弟說。他生緣會此生休。

裴寬

法喜志卷二
裴寬聞喜人。官河東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拜禮部尚書。喜佛氏。與沙門游。習誦其書。老彌篤云。

法喜志卷二終

法喜志卷三



永蓮道人真體芳輯

寤中居士馮白定閱

白少傅

白居易字樂天年十七登進士憲宗朝極被寵遇時事無不言為當路所忌遂擯斥不得施乃放意文酒東都所居疏沼種樹

法喜志

卷三

一

架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晚年好佛特甚至經月不茹葷長慶二年知杭州問道於鳥窠禪師見師棲止巢上乃問曰師住處甚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居易服其言作禮而退嘗問惟寬禪師何以修心師云心本無

法喜志

卷三

二

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又問垢即不可念淨亦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為翳樂天從此悟入又諮心要於凝禪師得八言廣為八偈八言者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其觀偈曰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真妄末後捨偈曰衆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年七十五贈尚書左僕射宣宗以詩弔之既卒以其所居施為佛寺

李濟之

李渤字濬之初隱廬山更徙少室元和初李巽韋況交章薦之以右拾遺召不拜洛

陽令韓愈遺書曰。朝士引領東望。若景星鳳凰爭覩爲快。始出爲諫議大夫。朝有闕政。輒附章列上。孤搯自將。雖屢斥不少衰其節。爲江州刺史。日嘗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卽不問如何。是芥子納須彌。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何處着。渤有

法喜志

卷三

三

崔

省

杜彥之

杜荀鶴字彥之。牧之子。大中間登科。官至翰林學士。所居得香林之勝。與顧雲諸賢爲友。自號九華山人。有詩集行世。其送僧詩曰。利門名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焰燈。只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

韋南康

韋皋字城武。萬年人。皋初生。厥父飯僧祈福。忽有應真尊者至。齋畢。乳媪抱兒求呪願。尊者起謂衆曰。此兒諸葛武侯也。他日有美政於蜀。宜以武字之言訖。不見其後。皋游宦出處。飾義功名。大槩與武侯相類。始李白爲蜀道難。以斥嚴武。陸揚更爲蜀道易。以美皋焉。治蜀二十一年。官至太尉中書令。封南康郡王。雅好釋氏法。嘉州彌勒如來石像。初成。皋爲之記曰。頭圍七尺。目廣二丈。其餘相好。一一稱是。世美其簡而雅。又嘗訓鸚鵡念佛。鸚鵡斃。以桑門故事。閭維之。得舍利十餘粒。皋爲之記。其抑揚讚歎。頗得禪那之妙。

法喜志

卷三

四

崔

皇甫湜

皇甫湜字持正。新安人。元和中擢進士。游心內典。其送簡師敘云。鳳羽而麟毛。此鳥獸也。經傳以比聖人。師雖佛氏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卽未齒於士。與鳳麟類矣。不猶愈於冠冕朝服。或漏於淫怪之說。以毀彝倫者耶。官至工部郎中。

法喜志 卷三

五

韓愈愛其才。與李翱張籍齊名。

韓昌黎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三歲而孤。鞠於嫂鄭氏。自知讀書。日記數千言。既長。盡通經史百家之學。擢進士第。累官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既至潮。聞大顛禪師之名。致書問道。書三至。顛始入。

郭愈敬禮焉。留師旬日乃返。後因祀神海上。登靈山。復造其居。問道尋改袁州。施衣二襲爲別。後周茂叔往靈山寺訪大顛遺迹。見文公留衣亭故事。題詩壁間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裴公美

法喜志 卷三

六

裴休字公美。孟州人。兒時與兄弟偕隱。晝講經。夜著書。經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啗肉。後將何繼。擢進士爲監察御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嗜浮圖法。講求其說。雖當世嘲之。而所好不衰。公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黃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公入。

寺因觀壁間画。乃問是何圖相。主事者對曰。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命至。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各辭。今請和尚代訓。一語。運曰。第言之。公卽舉前問。運朗聲曰。裴休。公應諾。運曰。在什麼處。公當下知旨。如法喜志。卷三。七。獲髻珠。遂迎入府第。旦夕問法。及移鎮宛陵。亦命與俱。由是深徹法源。復與圭峯密禪師道緣尤密。年七十有四卒。休能文章。書楷適媚。有體法爲人。操守嚴正。進止雍閑。宣宗嘗曰。此真儒者。居嘗不御酒肉。著釋氏文數萬言。如作勸發菩提心文。圓覺經敘。法界觀敘。禪源詮敘。世皆服其精要。

丁繁

丁繁。自尚書郎叅靈度師。去官求道。日食脫粟二升。鉢水一盂。夏月夜禪。雖飛蚊啞食。終不搖動。

陳琬

陳琬。鴻之子。咸通中。佐廩使郭常侍銓。之幕於徐。性耿介。非其人不與之交。同院有姓武者。爲元衡相國之後。汾陽之壻也。琬心不屑與爲侶。遂挈家居於茅山。與妻子隔山而居。短褐束縑。焚香習禪而已。在職之時。惟流溝寺長老與之款接。自述壇經三卷。今在藏中。臨行留一章與僧云。行若獨輪車。常畏大道覆。止若圓底器。常恐他物觸。行止旣如此。安得不離俗。乾符中。弟

璉復佐薛能幕於徐。薛公重其爲人。延請入城。遂堅拒之。曰。玠已有誓。不踐公門矣。薛乃攜舟造之。清言永日。不宿而去。

崔群

崔群。武城人。未冠舉進士。累官翰林學士。數進讜言。憲宗嘉納之。後被譖出爲湖廣觀察使。公至任。卽訪湖南如會禪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時師方病眼。公曰。旣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稱謝。穆宗朝超拜吏部尚書。

司空表聖

司空圖。字表聖。河內人。咸通末進士。拜諫議大夫。不赴。居中條山王官谷。作休休亭。以禪悅爲樂。號耐辱居士。有詩云。昨日流

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常相窘。更忍臨危自着鞭。

呂許公

呂蒙正。字聖功。太宗時舉進士第一。累官叅知政事。封許國公。少時寄食僧房。得以安意書史。後執政十年。郊祀俸給皆不請。帝問其故。對以私恩未報。帝詰之以實。對

帝曰。僧中有若人耶。賜紫袍加號以旌之。於是恩俸悉推之。寺僧以酬夙德。公嘗晨興禮佛。祝曰。不信三寶者。願勿生我家。願子孫世世食祿。護持佛法。從子夷簡。申國公。每遇元日。拜家廟。後卽焚香發廣慧璉公書一封。展禮之。申公之子公著亦封申國公。元日發天衣懷禪師書。左丞好問。元

日發圓照禪師書。左丞之子用中。元日發佛照禪師書。其家世崇信有自來矣。

李文靖

李沆字太初。太宗時爲右補闕。真宗時拜相。日取水旱盜賊奏聞。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之事矣。厥後其言果驗。王文正公旦歎曰。李

法喜志

卷三

十一

文靖真聖人也。居常端默寡言。深通釋典。尤厭榮利。家人以所居第湫隘。勸治之。公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亦可治。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耶。堂下花檻。欹損經歲。不問有請之者。曰。豈以此故動吾一念哉。臨終右脇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顏色不變。吐香如蓮。

花人謂履踐之驗。

謝宗源

謝泌字宗源。舉進士爲右諫議大夫。太宗時修正殿。泌諫不當用采繪。亟命代以丹堊。且獎其忠。蓋公知人能得士。每發薦贖。必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爲陛下得一人矣。王文正公旦皆公所薦引也。與查待制道

法喜志

卷三

十一

博通佛典。其亡也。沐浴儼衣冠。無疾端坐而盡。

曾運使

曾會字宗元。端拱二年進士。官翰林學士。丁謂建捍海塘。索民太急。時無敢言者。公極論奏罷。軍民得安。幼時與雪竇顯禪師同舍。及冠異途。天禧初。值於淮甸。公遂將

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顯顯。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耶。學士須直捷理會。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

查湛然

查道字湛然。性慈孝。母病思鰕魚羹。市無鬻者。道泣禱於河。鑿冰得之。母病尋愈。端

法喜志

卷三

十三

拱初舉進士。官至龍圖閣待制。公嘗守果州。洞賊作亂。相戒曰。查使君以仁義撫此境。未可犯也。及城而遁。所著文集二十卷。嘗爲石門聰禪師作僧堂記曰。自佛法廣被。達磨西來。具信根者。求證本原。衣不禦寒。食不充腹。邇來禪刹競規宏壯。少年初學。恣卧其間。明因果者。如卧鐵牀。若當寬

敵。自非朝夕密養聖胎。潛求解脫。其或心汨。蓋纏身利溫暖。不察無明。惟究文字。自謂究竟。紀盡遷謝。墮彼惡趣。猛利丈夫。得不爲之動心哉。

楊文公

楊億字大年。浦城人。累官翰林學士。性鯁介。尚名節。文格雄健。學者宗之。諡曰文所

法喜志

卷三

十四

著文集一百九十四卷。公嘗自謂少時銳於仕進。常若有物礙於胸中。及學釋氏法。其物曝然破散。無復蔽礙。而心泰然。

晁文元

晁迥字明遠。清豐人。歷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以太子少保致仕。年八十四。諡文元。迥性寬簡。當官蒞事。未嘗挾情害物。所著

有翰林集三十卷。道院集十五卷。法藏碎金錄十卷。公所讀壇經。其七世孫子健見其後題云。時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過。公當弱冠時。遇高士劉惟一。訪以生滅之事。劉曰。人常不滅。公駭之。劉曰。形歿性不滅。公始悟其說。自是留意禪觀。晚年尚看壇經孜孜如此。又嘗見聚寶錄紀公一事。公

法喜志

卷三

五

孫

謝政後燕居。獨處道院。不治他務。戒家人無輒有請。其子宗慤擢進士。易章服詣謝。公亦不顧。其夫人密覘之。但見瞑目端坐。鬚髮搖風。凝然若木偶。嘗有詩云。鍊鑛成金得寶珍。鍊情成性得天真。相逢此理交談者。千百人中無一人。公又嘗曰。予觀寶積經中末後云。若彼比丘於一切法。但取

一行極隨順者。所謂無生。是爲禪行。子詳此語。若有酌然明禪理而學佛者。止用此一科足矣。

王文正

王旦字子明。累官工部尚書同平章事。贈魏國公。諡文正。因省常禪師刺血寫華嚴經淨行品。結社修淨業。旦爲之首。天禧元

法喜志

卷三

六

年九月旦薨。先一日囑翰林楊億曰。吾深厭勞生。願來世爲僧。宴坐林間。觀心爲樂。

朱炎

朱炎真宗時爲節度判官。久讀海眼未知趣入。一日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歿後。此心何在。江曰。此身未歿。此心何在。公契旨述偈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

難將語嘿呈師也。只在尋常語嘿中。江曰更須吐卻。

朱正裕

朱昂字舉之。荆南人。真宗朝翰林學士。博學有清德。晚年乞歸。真宗下詔留俟秋涼。時吳淑贈行詩曰。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待懸車。昂前後所得俸資。日購奇書。法喜志卷三

以自樂。尤好釋氏書。自爲墓志。門人謚曰正裕先生。弟協爲主客郎。亦退居里中。人號渚宮二疏。

王中立

王中立。岢嵐州人。家豪於財。悉以供客而自舉甚儉。妻亡不再娶。居一室如神僧。數年乃出。人覺其談吐異常。叩之不言。晚年

更名雲鶴。自號擬栩。臨終豫期而逝。多禪詠。

王隨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天聖初。自潤州徙知江寧府。歲大饑。時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隨不聽。曰。民饑由無并閑糴。以邀高價耳。乃大出官粟。私價遂平。民之法喜志卷三

全活者以萬計。居嘗慕裴休之爲人。以御史中丞出鎮錢塘。往興教寺謁小壽禪師。機語契合。自是踐履益深。竟明大法。與楊大年俱號參禪者。先是大年編次傳燈錄三十卷。隨去其繁爲十五卷。名玉英集。臨終書偈曰。画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埽殘雪。

富文忠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慶曆中與文彥博並相。天下稱爲富文。封鄭國公。諡文忠。公方鎮亳州時。迎華嚴顥公館於州治。既有證入而別。後答顥公書曰。示諭此事。聞佛必有夙因。今弼遭遇和尚。卽無始以來忘失事。一旦認得。此後定須拔出生死海。不是

法喜志

卷三

九

尋常。恩知。雖盡力道。斷道不出也。和尚得弼百千。其數何益於事。不過得人道華嚴會下。出得箇老病俗漢。濟得和尚甚事。所云淘汰甚多。此事誠然。每念古尊宿。始初在本師處。動是二三十年。少者亦是十數年。日夕侍奉。開道聞法。方得透頂徹底。卻思弼兩次蒙和尚垂顧。共得兩箇月。請益

若非和尚巧設方便。着力撻發。何由見箇涯岸。雖竭踵頂難於報稱。未知何日再得瞻拜。但晨夕依依也。

文潞公

文彥博字寬夫。介休人。進士及第。歷仕四朝。出入將相五十餘年。再相時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相慶以爲得人。官至太師。封潞

法喜志

卷三

十

國公。年九十二。諡忠烈。公守洛陽日。嘗致齋往龍安寺瞻禮聖像。忽見像壞墮地。略不加敬。但瞻視而出。旁有僧曰。何不作禮。公曰。像旣壞。吾將何禮。僧曰。譬如官路土人掘以爲像。智者知路土。凡人謂像生。後來官欲行。還將像填路。像本不生。滅路亦無新故。公聞之有省。由是慕道益力。專念

阿彌陀佛。辰香夜坐。未嘗少懈。每發願曰。願我常精進。勤修一切善。願我了心宗。廣大諸含識。如居士有頌贊曰。知君膽氣大如天。願結西方十萬緣。不爲一身求活計。大家齊上渡頭船。

杜祁公

杜衍字世昌。山陰人。慶曆中爲相。與富弼

法喜志

卷三

王陽

韓琦范仲淹同革弊事以修紀綱而衍尤抑絕僥倖。凡內降恩澤一切封還。後以太子少師致仕。封祁國公。卒諡正獻。時號清白宰相。公以張方平好佛常竊怪之。有醫者朱生遊二公間。一日公召生診脉。至遲公詰之曰。看楞嚴經未了。公曰。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楞嚴何等語耶。生曰。公未讀此

經。何知不及孔孟。因袖中出其卷。公觀之不覺終軸。大驚曰。方平知之不以告我。卽命駕見之。方平曰。譬如失物。忽已得之。但當喜其得。不必悔其晚也。

范文正

范仲淹字希文。讀書長白山中。一日於寺中得窖金。覆之不取。及貴。語僧出金修寺。

法喜志

卷三

王陽

仁宗朝累官樞密參知政事。諡文正。追封楚國公。公嘗宣撫河東。宿保德傳舍。獲故經一卷。名十六羅漢因果頌。藏經所未錄也。公爲之敘曰。此頌文一尊者七首。皆悟本成佛之言。予讀之一頌一悟。方知人世有無邊聖法。大藏遺落其文。因以付沙門慧詰。俾行於世。公守吳日。瑯琊覺禪師謁

之留數日。公於言下知歸。贈師渴曰。連朝共話釋疑團。豈謂浮生半日閑。直欲與師閑到老。盡收識性入玄關。

尹師魯

尹洙字師魯。博學深於春秋。唐末以來。文章浸敝。洙與穆伯長倡爲古文辭。自是文風少變。慶曆中累官起居舍人。公謫官大

法喜志

卷三

三

一

梁時。與老衲法眼游。一日謂法眼曰。洙邇來頗以退靜爲得法。眼曰。盍若退靜兩忘。公卽有省。臨終之日。先以手書別范文正公。適朱從事災至。公謂炎曰。吾素學佛於禪師法眼者。乃今資此也。及文正公馳至。慟哭之。公張目曰。已與公別。何用復來。且歿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言訖端坐而逝。

馮當世

馮京字當世。江夏人。舉進士。自鄉選至廷對。俱第一。京知制誥。日韓琦爲相。京數月不一見。琦謂其傲。京聞之。謂韓曰。公爲宰相而不妄詣公者。乃所以重公也。豈傲哉。其在并州。嘗以書寄王安國曰。并門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爲上。安國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法喜志

卷三

三

一

夏英公

夏竦字子喬。德安人。仁宗朝舉制科。皇祐中參知政事。公自契機於谷隱。日與老衲游。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的。藍曰。前月二十離蘄陽。

公休去。藍卻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的。公便喝。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的。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着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

李觀

李觀字彥禮。南陽人。通五經。生徒數百。曾

法喜志

卷三

三

鞏鄧潤甫皆其高弟。觀嘗著潛書力於排佛。自高禪師攜所註輔教編讀之。始留意佛書。乃悵然曰。我輩議論尚未及一卷般若心經佛道。豈易言哉。皇祐間范仲淹薦試太學說書。既沒潤甫。上其退居類藁。皇祐續稿。詔官一子。

趙清獻

趙抃字閱道。氣宇清逸。人不見其喜愠。自號知非子。宋至和中爲侍御。彈劾不避貴戚。居嘗以一龜一鶴自隨。後以龜放汴水。有龜放長淮不再來之句。公在成都。有僧上詩云。須向維摩頂上行。嗣後從天鉢寺重元師問心要。及知青州。隱几公堂。聞雷聲。忽然大省。後以太子少保歸。三衢與山僧野老往來無間。名所居爲高齋。以詩自見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閒。元豐間。忽一日。徧辭親友。其子岷見其形色異常。問後事。公厲聲叱之。少頃語如平時。跌坐而化。法泉禪師以偈贊曰。仕也邦爲瑞。歸於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

法喜志

卷三

三

劍無纖缺。冰壺徹底清。春風激水路。孤月破雲明。壽七十七。諡清獻。

歐陽永叔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仁宗朝爲諫官。論事切直。後拜叅知政事。矢心匡弼。與韓琦策立英宗。熙寧初。以太子少師致仕。諡文忠。公始不信佛。如酬淨照詩云。佛說吾不

法喜志

卷三

三二

學。勞師空款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閑。後守亳社。有許昌齡來遊太清宮。公邀至州舍與語。忽然有悟。居洛中時。游嵩山。卻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寺。修竹滿軒。風物鮮美。公休於殿陛。傍有老僧閱經自若。公問誦何經。曰法華。公云。古之高僧。臨歿生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曰定慧力耳。

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散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慧。公大歎服。後居潁州。捐酒肉。徹聲色。灰心默坐。令老兵往近寺借華嚴經讀至八卷。乃安坐而薨。

司馬溫公

司馬光字君實。夏縣人。寶元初進士。累官

法喜志

卷三

三二

端明殿學士。上疏極言青苗法不便。退居洛十五年。哲宗初立。召拜左僕射。罷青苗法。人謂公元祐相業有旋乾轉坤之功。卒贈太師。封溫國公。諡文正。生平著述甚多。嘗作解禪六偈。謂世之談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遂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其一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鈇鋒。終朝長戚戚。是

名阿鼻獄。其二曰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
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其三曰孝弟
通神明。忠信行蠻貊。作善降百祥。是名作
因果。其四曰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
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其五曰仁人之安
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
其六曰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
法喜志

卷三

三九

大聖。是名佛菩薩。

張文定

張方平字安道。宋城人。累官太子少師。諡
文定。與眉山父子友善。受知神宗。時王安
石用事。公嶷然無所動。望高一時。慶曆中
嘗爲滁州守。遊琅琊山。抵藏院。偶見楞伽
經。取視之。忽感悟前身事。入手恍然。如獲

舊物。開卷未終。宿障水釋。讀至世間離生
滅。猶如虛空華。遂明已見偈曰。一念在生
滅。千機縛有無。神鋒輕舉處。透出走盤珠。
暮年以此經授蘇子瞻。輔以錢三十萬。使
印施江淮間。子瞻乃爲書而刻之。

范忠文

范鎮字景仁。華陽人。累官翰林學士。熙豐

法喜志

卷三

三九

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歸於司馬光及
鎮。光嘗自謂勇決不如景仁。卒諡忠文。有
文集百卷。或問景仁何以不信佛。景仁曰。
爾必待我合掌膜拜然後爲信耶。山谷一
日過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
亦無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來。胸中未嘗
起一思慮。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

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歡呼咫尺。皆不聞。山谷曰。公卻是學佛作家。

邵康節

邵雍字堯夫。范陽人。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名所寢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公有學佛吟曰。飽食豐衣不易過。日長時節奈愁何。

法喜志

卷三

三

求名壯歲投宣聖。怕死老年親釋迦。妄欲斷緣緣愈重。微求去病病還多。長江一片平如練。幸自無風又起波。熙寧初。以著作郎召不至。歿諡康節。有皇極經世書十二卷。擊壤集行於世。程子稱爲振古之豪傑。

王介甫

王安石字介甫。神宗朝拜相。封荊國公。一

日訪蔣山元禪師。坐間談論。品藻古今。師曰。相公口氣逼人。恐著述勞神。心氣不正。何不坐禪。體此大事。公從之。一日謂師曰。坐禪實不虧人。予數年欲作胡笳十八拍。未就。忽於夜坐間得之。師呵呵大笑。公讀書定林。嘗問元公祖師意旨。元不答。公益扣之。元曰。公於般若。若有障者。三其近道。一

法喜志

卷三

三

耳。公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於世緣深。以剛大器遭世緣深。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世之志。用志不純。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則與物多競。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澹薄如頭陀。此爲近道。當以殺乘滋茂之可也。公再拜。後於首楞嚴得

旨。熙寧八年。公復入相。一日奏事退。上曰。佛法於中國有補乎。公曰。君子小人皆知畏而爲善。豈小補哉。公居金陵。由蔣山至其故宅當半道。後請以宅爲寺。因號半山。

蘇端明

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

法喜志

卷三

三

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又曰。橫看成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此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公嘗訪弟子由於高安。將至之夕。子由與真淨文禪師壽聖聰禪師聯牀夜話。至三鼓方睡去。真淨忽驚覺曰。吾夢謁五祖戒禪師。不思而夢何祥也。子由撼聰公。聰曰。吾

方夢見戒禪師。至是品坐黎明。俄報東坡已至奉新。有頃東坡至。理夢事。公問戒公生何所。曰。陝右。東坡曰。軾十餘歲時。每夢與是僧往來陝西。又問戒狀奚若。曰。戒失一目。東坡曰。先妣方娠。夢僧至門。瘡而眇。又問戒終何所。曰。高安大愚。今五十年矣。而東坡時四十九。後與真淨書曰。戒和尚不識人。嫵強顏復出。亦可笑矣。紹聖間。公謫儋耳。攜阿彌陀佛一軸。曰。此吾往西方公據也。公於建中元年七月卒於毘陵。時錢濟明侍傍曰。公平生學佛。此日如何。公曰。此語亦不受。又徑山琳禪師問疾云。學士生平踐履至此。更須着力。公應聲曰。着力便差。語絕而逝。

法喜志

卷三

三

蘇藥城

蘇轍字子由號穎濱又號藥城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諡文定元豐三年公以臯謫高安會黃檗全禪師於城寺熟視公曰君靜而慧苟留心宗門何患不成此道公識之因習坐數求決於全無契後忽有省聰禪師來居壽聖公以此事往問聰不答

法喜志

卷三

三

史

公又叩之聰徐徐謂曰圓照未嘗以道語人吾今亦無以語子公於是得言外之旨又嘗咨心法於洪州順禪師順示以搐鼻因緣公言下大悟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叅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

滑如飴

米襄陽

米芾字元章吳人號海嶽外史由臨光尉累官禮部員外郎芾爲文奇險不剽前人一語特妙於翰墨沉着飛翥得獻之筆意蘇子瞻自海外歸嘗與元章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雅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及得寶月菴賦琅然一誦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元章答云更有知不盡處修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遊異時相見乃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及晚年學禪有得知淮陽軍未卒前一月作親朋別書盡焚其所好

法喜志

卷三

三

史

書畫奇物。造香楠棺。卽其中坐卧飲食。書判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邀郡僚。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平生好石。見有瓌奇秀溜者。取袍笏拜之。呼爲石丈云。

文與可

法喜志

卷三

三

施

文與可。名同。嘗守湖州。元豐三年八月。至陳州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冠帶正坐而化。同館崔公度聞之。驚謂人曰。昨別與可於州南。與可曰。明日復來乎。及再造。與可徐曰。經言人不妄語者。舌覆面上。與可卽吐舌引至眉上三疊。公度大駭。今聞其亡。又異。信得道人也。同漢文翁之後。方口秀

眉以學名世。其襟韻高潔。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司馬光蘇子瞻尤雅重之。自號笑笑先生。子瞻嘗題笑笑先生墨竹贊曰。先生閑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嗚呼。此足以占與可矣。

法喜志

卷三

三

施

程明道

程顥字伯淳。洛陽人。神宗朝進士。以道學爲已任。世稱明道先生。嘗曰。佛說光明變現。初莫喻其旨。後看華嚴。今論卻說得分曉。應機破惑。名之爲光。心垢解脫。名之爲明。只是喻自心。光明便能得入。光照無盡世界。公每見釋子讀佛書。端莊整肅。乃語

學者曰。凡看經書。必當如此。今之讀書者。形容先自怠惰了。如何存主得。一日過定林寺。偶見衆僧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一坐一起。竝準清規。乃歎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

呂晦叔

呂公著字晦叔。舉進士。累官御史中丞。元祐初。拜尚書右僕射。與司馬光同心輔政。

法喜志

卷三

三九

公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欲。薄滋味。生無窘步。情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晚多讀佛書。討究禪理。溫公博學有至行。而獨不喜佛。公勸其留意。且曰。所謂學佛者。直貴其心術簡要耳。非必事事服習爲方外人也。屬纊時。雖子孫滿

前親朋還至。初不談及身世經理後事。

楊無爲

楊傑字次公。元祐中爲侍郎。自號無爲子。嘗歷參諸名宿。晚從天衣懷禪師游。懷每引龐居士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聞鷄鳴。覩日出如盤湧。忽大悟。平居以淨土自信。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

法喜志

卷三

四一

嘗曰。愛不重。不生婆婆。念不一。不生極樂。凡聖一體。機感相通。諸佛心內衆生。塵塵極樂。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彌陀。若自棄己靈。是誰之咎。又嘗與僧談道云。大凡學道之人。十二時中。當須照顧。不見南泉道三。十年看一頭水牯牛。若犯人苗稼。擗鼻拽回。如今變成露地白牛。蹶蹶地放。他不肯

去諸人長須着精采。不可說禪道之時。便有箇照帶的道理。洗菜作務之時。不可便無知也。如雞抱卵。若是拋離起去。暖氣不接。不成種子。如今萬境森羅。六根煩動。略失照顧。便致喪身失命。不是小事。

見以道

見說之。字以道。文元公孫。嘗慕司馬光范。

法喜志

卷三

聖

仲淹之爲人。自號景遷。登進士。蘇子瞻以文章可備著述。薦於朝。官至徽猷閣待制。生平博極群書。通六經。尤精於易。所著有客話等書。行於世。公嘗監稅明州。嘗往湖南訪明智法師。聞三千境觀之說。欣然願學其旨。晚年日誦法華。自號天台教主。又從事禪學。山谷嘗寄詩云。念公坐癰禪。守

心如縛虎。其答趙子和書曰。我釋迦文佛。與阿彌陀佛。於無量無邊法門之外。立此淨土之一門。釋迦賓之也。彌陀主之也。釋迦於病藥之也。彌陀使之終身不歿也。釋迦之土。猶逆旅也。彌陀之土。猶鄉閭也。自西竺以望安樂國。與震旦之望安樂國。一也。

法喜志

卷三

聖

王觀文

王韶字子淳。爲洪州刺史。延晦堂禪師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卻向自身都放下。四稜塌地恰團圓。堂深肯之。

劉元城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旣舉進士。不謁選。從

司馬光受業。問盡心行已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居臺諫。論事剛直。權豪斂手。目之曰殿上虎。忠孝正直。居家未嘗有惰容。嘗曰。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於地下也。公嘗謂弟子馬永卿曰。佛法到梁敕矣。人皆認着色相。至梁武帝爲人主。不知治民。至亂天下。豈佛意也。達磨西

法喜志

卷三

四十一

來。其說不認色相。上根聰悟。多喜其說。故其說流通。予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喫緊處得力。然亦不可謂此事不得力。世間事有大於死生者乎。而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歟。有箇見處。則於貴賤禍福輕矣。又嘗取楞嚴經示永卿曰。觀音大士。熏聞成聞。六根銷復。同於聲聽。能令衆生臨當被害。其

兵戈猶如割水。亦如吹光。性無搖動。蓋割水吹光。而水火之性不動搖耳。猶如遇害而吾性湛然。此觀音無畏之力也。又云。音性圓消。觀聽返入。離諸塵妄。能令衆生禁繫枷鎖。所不能着。謂人得無畏力。則枷鎖不能爲害。故祖師被刑云。將頭迎白刃。一似斬春風。又呼永卿囑之曰。吾友可以此

法喜志

卷三

四十二

理論人。使後人不至謗佛。

法喜志卷三終

法喜志卷四

冰蓮道人夏樹芳輯

寤斗居士馮定閱

胡康侯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紹聖中進士。累官給事中。謝良佐嘗稱其如大冬嚴雪。百萎然而松栢獨秀。所著有春秋傳。卒諡文定。

法喜志卷四

一施

公久依上封秀禪師。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猫話問公。公答偈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詩曰。祝融峯是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滅。夜來秋月又同圓。

周漁溪

周敦頤字茂叔。春陵人。因游廬山樂其幽勝。遂築室焉。時佛印寓鸞溪。公謁之。相與講道。問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禪門何謂無心是道。師曰。疑則別。參公曰。參則不無。畢竟以何爲道。師曰。滿目青山。一任看。公有省。一日忽見牕前草生。乃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以偈呈師曰。昔本不迷。今不

法喜志卷四

二施

悟。心融境會。豁幽潛。草深牕外松當道。盡日令人看不厭。遂請師作青松社主。以婁白蓮故事。茂叔太極圖。其源從陳搏來。搏師麻衣。今正易心法。是麻衣涯公之傳。東林總公廣之也。總公門人弘益有書曰。性理之學實起於東林涯總二師。總以授周子。故劉後村詩云。漁溪學得自高僧。虞伯

生亦曰宋儒惟漁溪康節二公於佛書早有所得

秦淮海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少豪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元祐初以薦起累遷國史編修官坐蘇軾黨謫監青田酒稅嘗寓僧寺中有詩云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

法喜志

卷四

三

一龕忌者執詩以効復以謁告寫佛書爲臯削秩徙郴州已徙橫州雷州藤州徽宗朝自藤州召還出游華光寺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夢中之作有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轉空碧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則公之去來可謂逍遙無礙矣曾作五百羅漢記歷落如

画有法寶長老贊曰欲老不老八反九倒昔是西菴今爲法寶又建隆和尚銘曰大因緣十八年結跏坐帶刀眠汝鼻孔未撩天呼我作無事禪其他禪語一一勝妙

李伯時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元祐進士博雅能詩多識奇字工於畫馬不減韓幹秀和尚

法喜志

卷四

四

呵之曰汝士大夫以畫名矧又畫馬期人誇以得妙妙入馬腹中亦足懼伯時由是絕筆秀勸画觀音像以贖過黃魯直愛作豔辭人爭傳之秀呵曰翰墨之妙甘施此乎魯直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豔語動天下人淫心不止馬腹正恐墮泥犁耳魯直從是絕不作豔辭

黃魯直

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蘇子瞻見其詩文歎其獨立萬物之表舉進士爲著作郎紹聖間爲章惇蔡京所嫉謫涪州別駕嘗叅黃龍歿心新禪師有省在黔時止酒絕慾讀大藏經三年嘗曰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風於四威儀中未嘗相離雖古之元

法喜志

卷四

五

聖大智有立於八風之外者乎公有發願文曰我從昔來因癡有愛飲酒食肉增長愛渴入邪見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大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食肉願我以此盡未來際根塵清淨具足十忍不由他教入一切智隨順如來於無盡衆生中現作佛事

稽首如空等一痛切嘗答胡逸老書云君遂歸心於禪悅何慰如之可試看楞嚴圓覺二經反觀自己是何道理既爲大丈夫須辦大丈夫事耳又與周才翁云思公窮悴守道不渝蓋古人所難也然已知求道於生歿之際則世累自輕但未直下撥塵見已耳投子聰禪師海會演禪師道行高重皆可親近若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只增無明種子也

法喜志

卷四

六

吳德夫

吳恂字德夫官至秘書叅晦堂禪師師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卽不問卻問父母未生已前時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卽領深旨呈以偈曰咄這多知俗漢

齧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螻蛄。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止爲走盤難看。

江民表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徽宗朝左司諫。時陳祐論曾布罷去。公望入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十諫臣。非天下所願望。

法喜志卷四

七

也。夫諫臣養之不可不素。用之不可不審。聽之不可不答。去之不可不慎。時以爲名言。後疏劾蔡京坐貶。士論惜之。家居蔬食清修。一無愛染。嘗著菩提文。念佛方便文。以勸通俗。又嘗書於家塾曰。利根之人。念念不生。心心無所。六根杳寂。諸識銷落。法法全真。門門絕待。瞥爾遂成。真如實觀。初

機後學。一心攝念如來。即使營辦家事。種種作務。亦自不相妨礙。若能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不過旬日。便成三昧。是故上根大器。一念直超。平展之流。善觀方便。

陳忠肅

陳瓘字瑩中。南劍人。少年登上第。性閑雅。與物無競。見人之短。未嘗面折。但微示意。

法喜志卷四

八

警之而已。嘗爲右司諫。極論蔡京蔡卞。連謫通台。楚三州。立朝骨鯁。有古人風烈。卒諡忠肅。自號了翁。公初尚雜華。頗有所詣。及會明智法師。叩天台宗旨。明智示以止觀上根。不思議境。以性奪修。成無作行。忽有契悟。其謫居海上。未嘗有不滿意。惟尅念西歸。曾作延慶寺淨土院記。又嘗謁靈

源清公執聞見以求解會。清公曰：執解爲宗。何日偶諧？公乃開悟。寄師偈曰：書堂兀兀萬幾休，日暖風柔草木幽。誰識二千年底事，如今只在眼睛頭。

李漢老

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人。崇寧中，官翰林學士。後拜叅知政事，諡文敏。有草堂集一

法喜志

卷四

九

百卷。公浮游塵外，心醉祖道有年。聞大慧示衆語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既是打破趙州關，爲甚麼卻特地尋言語？後以書咨決曰：近扣籌室，伏蒙激發，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擾，今一笑頓釋所

疑。欣幸可量。又書曰：比蒙誨答，備悉深旨。邴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卽應，不留胸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

韓子蒼

韓駒，字子蒼，政和中進士。從學於蘇轍，評

法喜志

卷四

十一

其詩似儲光羲，蓋江西詩派之一也。嘗問道於草堂清禪師，云：近聞傳燈，頗合於心。但世緣未易消釋，須有切要明心處。母吝指教。清答云：欲究此事，善惡二途皆勿萌於心，能障人智眼。文字亦不必多看。塞自悟之門，子蒼得旨，乃述意云：鍾鼎山林無二致，閒中意趣靜中身。都將聞見歸空照。

養性存心不問人

呂居仁

呂本中字居仁。宣和中爲樞密院編修官。兼侍講。卒諡文清。居仁性清約。以耽禪而病。癯癯不勝衣。作江西傳衣詩派圖。推山谷爲詩祖。列陳無已等二十五人爲法嗣。嘗致書問大慧禪要。慧答書曰。千疑萬疑。法喜志

卷四

十一

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若一向問人佛語如何。祖語又如何。諸方老宿語又如何。永劫無悟時也。居仁自是有省。每以前路資糧爲念。嘗有詩云。病知前路資糧少。老覺平生事業非。紹聖丙寅夏六月。趺坐而逝。考其修蘊。定知稠載而去矣。又嘗曰。予病不能蔬食。惟有五味。

爽口之責。作詩自戒。君不如屈大夫。夕餐

但秋菊。又不如顏平原。米盡且食粥。雖知

舌本欠滋味。頗覺和氣充其腹。癡人浣腥

羶。杯盤眩紅綠。四方采珍異。亦未極所欲。

何如野僧飯。菜羹下脫粟。竹間新筍大如

椽。樹頭老耳肥如肉。亦不見蟹躁擾。亦不

見牛鰕鯪。石郎愛惜韭薺。晉侯睥睨熊

蹯熟。以此爲重輕。與君未爲福。

張無盡

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居士。童兒日記萬言。趙抃薦之。召赴闕。袖草茅憂國書以進。徽宗朝拜相。是夕彗星滅。久旱大雨。御書商霖二字賜之。公初不信佛。後見維摩經。信手開視。有云。此病非大地。亦不離大地。

倏然會心。後漕江西。見兜率悅禪師相與
夜話。公曰。比看傳燈尊宿機緣。惟疑德山
托鉢話。悅曰。若疑此話。其餘卽是心思意
解。何曾至大安樂境界。公憤然就榻屢起。
夜將五鼓。不覺踢翻溺器。忽大有省發。卽
扣悅門。謂悅曰。已捉得賊了也。悅曰。賊在
何處。公擬議。悅曰。都運且寢。翌日。公投偈。

法喜志

卷四

十一

疏

曰。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
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悅於是
焚香付囑曰。等閒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
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臨機不
礙。應物無拘。翻身魔界。轉脚迷途。了無逆
順。不犯工夫。未幾。悅入滅。公奏諡號真寂。
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公卒。口占遺表命。

弟子書之。仍作偈曰。幻質朝章八十一。漚
生漚滅誰人識。撞破虛空歸去來。鐵牛入
海無消息。

趙郡王

趙令衿號超然。太祖五世孫。靖康初。論事
被謫。高宗召見。令衿奏乞留張浚。趙鼎。以
言不合罷歸。後襲封安定王。公在南康時。

法喜志

卷四

十四

疏

政成事簡。多與禪衲游。公堂間爲摩詰丈
室。適圓悟禪師奉旨來居甌阜。公欣然就
其鑪錘。悟不少假。公固請悟曰。此事要得
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因自疏
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室無人。幾
度賊來。亦打悟見。囑令加護。

王以寧

王以寧。湘潭人。由太學任鼎澧帥。靖康初。金兵入寇。以寧遣兵入援。解太原圍。建元中。以宣撫司制置襄鄧。招諭桑仲等來降。以寧嘗過雪峯。問道於真歇禪師。曰。予昔訪宏智大師。師令讀起信論。謫官天台時。於鄰僧借得之。披閱再三。竊有疑焉。是書爲大乘人作。破有蕩空。一法不留之書也。

法喜志

卷四

十五

史

而末章以繫念彌陀往生淨土爲言。其旨何歟。歇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子。欲壞世間相。棄有歸空。然後爲道耶。以寧默然。

潘待制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政和間進士。官直龍圖閣。宰相呂頤浩嘗造良貴。曰。旦夕當

引入兩省。良貴退。語人曰。用人自宰相事。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籠絡。何以立朝。卽日乞就外補。父喪。家貧。無以葬。高宗賜錢五十萬緡。清風高節。凜然當世。年四十回心祖闡。所至挂鉢隨衆。叅叩。後依佛燈寺。珣禪師久之不契。因訴曰。良貴只欲知死。去如何。珣曰。好箇封皮。且留着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忽被他換卻。封皮卒無整理處。又以南泉斬猫兒話問。珣曰。爾只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卻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而醒。

法喜志

卷四

十六

史

徐師川

徐俯。字師川。分寧人。建炎中累官僉書樞密院事。長於詩。所著有東湖集。父禧。元豐

中禦寇。歿節。諡忠愍。俯嘗侍先龍圖謁法昌禪師。及靈源禪師。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及法昌歸寂。在談笑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卽命靈源至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只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且道尋常着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着萬卷書的。又卻向甚麼處去也。公聞灑然有得。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如此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地。則老僧不如靖康初。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衆圓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僚。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根。猶未點地在。

法喜志

卷四

七十一

悟顓面曰。甕裏何曾走卻鼃。公曰。且喜老漢脚根點地。

楊龜山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從二程游。得河洛之傳。累官諫議大夫。諸所論立。皆關世道。高宗時。除工部侍郎。世號龜山先生。諡文肅。嘗曰。微生高。乞醯與人。孔子以爲不直。維

法喜志

卷四

七十八

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與東林總禪師友善。謂師曰。禪學雖高。卻於儒道。未有所得。師曰。儒道要緊處也。記得些子。且道。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個甚麼。中立默然。

張魏公

張浚。字德遠。宣公南軒之父也。高宗時累

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始終不主和議。爲秦檜所嫉。所著有五經解及雜說文集。孝宗朝封魏國公。諡忠獻。公嘗問道於圓悟勤禪師。師曰。巖頭云。却物爲上。逐物爲下。若能於物上轉得疾。一切立在下。風復示以偈曰。收光攝彩信天真。事事圓成物物新。內若有心還有物。何能移步出通津。

法喜志

卷四

元孫

公伏膺投偈曰。教外單傳佛祖機。本來無悟亦無迷。浮雲散盡青天在。日出東方夜落西。公之母秦國夫人嘗問道於大慧禪師。夫人疾亟曰。妙喜老師此生無復見也。我有私恩未報。時大慧居宜春。公三走介趣之。兼程而至。夫人已捐館矣。公遂館師於光孝寺之東堂。盡誠供奉以慰秦國之

願云。

胡致堂

胡寅字明仲。崇安人。建炎中拜起居郎。諸子嘗侍坐。數杯之後。歌孔明出師表。誦陳了翁奏章曰。可謂豪傑之士也。後爲秦檜所忌。謫新州。著論語詳說及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學者稱爲致堂先生。王隨刪傳燈錄改名王英集。公作敘曰。傳燈所載釋子以葛藤目之。今獨取其敷揚明白。庶易考其是非。若夫說秘怪。舉詩句。類俳優。夸誕誕者。則盡削之。觀少林啓迪。姬光警發。梁武莫非的確要論。烏有如末流羅蔓。輾轉不可致詰者哉。

張文忠

法喜志

卷四

子孟

張九成字子韶。錢塘人。受學楊時之門。紹興初。以直言對策。上及兩宮。下及闔寺。忠憤激烈。無所顧避。仕至禮部侍郎。贈太師。崇國公。諡文忠。早業進士之暇。篤志釋典。嘗謁靈源明禪師叩宗旨。師令看趙州庭前栢樹子話。久無所入。謁胡文定公。咨盡心行已之道。胡告以將語。孟談仁義處類。

法喜志

卷四

王

作一處看。則要在其中。公稟受其語。造次不忘。一夕如廁。思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正沈默間。忽聞蛙鳴。不覺舉庭前栢樹子。驀成頌曰。春天夜月一聲蛙。撞破虛空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公嘗奉祠得請。詣徑山問格物之旨。妙喜曰。公只有格物而不知物格。公聞之。恍如夢。

覺題於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公從是參道。得法自在。號無垢居士。嘗感歎曰。凡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無不豁然四達。如千門萬戶。不消一踏而開。公在朝。與秦檜和議不合。坐貶南安。一十四年。未嘗以得失芥蒂識者。莫不高其風。

法喜志

卷四

王

王龜齡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紹興中。廷對第一。累官龍圖學士。諡忠文。朱晦翁嘗稱之曰。光明正大。磊磊落落。君子人也。幼嘗夢游天台石橋。看一石碑。有神僧數百出迎。指公示衆曰。彼前身嚴首座也。曾寫此碑。後親到石橋。與夢中所見之境無異。遂留詩。

云石橋未到已先知。入眼端如入夢時。僧喚我爲嚴首座。前身曾寫石橋碑。

游定夫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師事河南二程子第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嘗致書於開福寧禪師曰儒者執五常欲各盡其分釋氏謂世間虛妄要人反常合道旨殊用異何歟師

法喜志

卷四

三十一

答曰人溺塵情愛網晝思夜度無一息之停須力與之決收其放心。放生乃可出。若只括其同異揭揭焉盡分於邪廓之間。我習內熏愛緣外染於道何能造合。能反厥常則心自通。道自合。不然難以口舌爭也。定夫又問造道必有要法。師曰道不在說與示也。說示者方便耳。須用就已知歸外。

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也。定夫默然。

于憲

于憲侍郎張九成之甥也。常隨舅氏自嶺下歸淦。九成令拜大慧禪師。憲曰素不拜僧。曰汝姑叩之。憲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三句以問。慧曰凡人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

法喜志

卷四

三十一

打頭一着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爲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

朱晦菴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少年不樂讀時文。因聽一尊宿談禪。直指本心。遂悟。昭昭靈靈。

一着年十八。從劉屏山游。屏山意其留心舉業。搜之篋中。惟大慧語錄一帙而已。金城錄謂公之學得於道謙禪師。公嘗致書問師云。向蒙妙喜開示。從前記持文字。心識計較。不得置絲毫許在胸中。但以狗子話時時提撕。願投一語。警所不逮。師答曰。某二十年不能到無疑之地。後忽知非。勇猛直前。便是一刀兩段。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頭。不要商量。不要穿鑿。不要去知見。不要强承當。公於言下有省。有久雨齋居。誦經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居。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

馮濟川

法喜志 卷四

三十五

馮捐字濟川。號不動居士。自壯叩諸名宿。雖在仕塗。不忘學佛。居龍門。從佛眼游。偶一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佛眼拊公背曰。好聲。公於是契入。後帥瀘南。篤志淨業。所至勸發道俗。兵興以來。教藏燬燼。公發願從建炎後。凡名山巨剎。藏經殘失者。給與俸祿印施補之。足五千餘卷者。凡四十八藏。有偈曰。我賦耽癡癖。視財等空虛。不作子孫計。不爲聲色娛。所得月俸。給。惟將贖梵書。庶使披閱者。咸得入無餘。古佛爲牛偈。尚乃捨全軀。是以不惜財。開示諸迷途。借問惜財者。終日校錙銖。無常忽到日。寧免生歎無。紹興三十二年。以給事中乞休。一日忽報親朋期。以十月三日。

法喜志 卷四

三十五

告終。至日設高座見客如平日。辰巳間降階望闕肅拜。復登座書偈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書畢。拈拄杖按膝而化。

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仕至華文閣待制。封渭南伯。孝宗朝。南臺劾其恃酒頹放。因自號曰放

法喜志

卷四

王

崔

翁。嘗問松源嶽禪師云。心傳之學可得聞乎。師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公領解呈偈曰。幾度驅車入帝京。逢僧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覺禪家別。說有談空要眼聽。公居鏡湖時。有塗毒策禪師往來寢厚策。往雙徑受生。餘七日跏趺而逝。公哭以詩曰。岌岌龍門萬仞傾。翩翩隻影又西行。塵侵白拂。

繩牀冷。露滴青松卯塔城。遙想再來非四大。尚應相見話三生。放翁大欠修行力。未免人間愴別情。

王龍舒

王日休字虛中。自號龍舒居士。爲國學進士。作六經訓傳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爲西方歸乎。自是

法喜志

卷四

王

崔

一意念佛。年六十。布衣蔬茹。重趼千里。以是誨人。閒居持戒甚嚴。坐必宴寂。卧必冠帶。面目奕奕有光。見者知爲有道之士。有淨土文行於世。凡修持法門。感驗彰著。具有顛末。

張南軒

張栻字敬夫。嘗問萬菴顏禪師曰。見即便

見擬思卽差又作麼生師曰還問不知有公曰政當知有時如何師曰聞聲見色只如常公豁然有省乃留偈曰聞聲見色只如常熟察精麤理自彰脫似虛空藏碧落曾無少剩一毫芒師然之公潛心經史動以古聖賢自期孝宗朝直秘閣累官吏部侍郎諡曰宣所著有論孟太極諸書學者法喜志

卷四

元孫

尤遂初

尤袤字延之梁谿人紹興中進士衆擬延之爲秘書丞張南軒得報曰此真秘丞矣聞釋氏出世之法見廬山歸宗禪師欲謀隱計朱元晦寄詩有逃禪公勿遽且畢區

中緣之句出守台州孝宗臨軒親遣曰南台有何勝槩延之曰太平洪福國清萬年上曰聞石橋應真是五百強漢時忽出現卿以何法處之延之執拳曰臣有金剛王寶劍在上喜書遂初老人四字賜之到台一以慈愛蒞民官至禮部尚書諡文簡所著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

法喜志

卷四

手五

吳明可

吳芾字明可仙居人舉進士累官龍圖閣直學士前後守六郡吏畏民懷嘗曰觀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臯於百姓寧得臯於上官爲文豪健峻整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以淳熙五年逸老於休休堂時簡堂和尚自天台景星巖再

赴隱靜公和淵明詩十三篇送行。其一曰。師心如灰。形亦如槁木。胡爲衲子歸。似響答空谷。顧我塵垢身。正待醍醐浴。更願張佛燈。爲我代明燭。

葉水心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淳熙中進士。雄文奧學。推重當世。紹熙中。徧歷華選。嘗密助趙

法喜志

卷四

三

孫

汝愚定策。上疏辨朱熹之誣。官至寶謨閣學士。諡忠定。所著有水心等集諸書。公以佛書條項甚多。相反處亦不少。往問石巖璉禪師。師曰。佛以戒定慧爲宗。心境不感諸緣。水流花開。鳶飛魚躍。皆吾性真。要在千差一照。事理渾融。日久月深。真空妙智。自印本心矣。若能收視返聽。心外原無別

佛。不必問條項多言相反也。適由是知歸。與朱子書云。適在荊州。無事讀佛書。乃知世外瓊奇之說。本不與道相亂。良由讀者不深考也。

真西山

真德秀字景元。慶元中進士。累官參知政事。世稱西山先生。諡文忠。公帥湘州時。潭

法喜志

卷四

三

王

人爲立生祠。深於禪學。嘗謂遺教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御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禪定造智慧。具有漸次階級。非謂一超可入如來地也。又云。予讀楞嚴經。觀世音以聞思修爲圓通第一。其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

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徧歷三空。卽與諸佛無異矣。又讀金剛經至四果。乃廢經而歎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惟不

法喜志

卷四

三

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住。阿那含非徒不住。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名雖四果。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

錢公相

錢象祖字公相。錢塘人。寧宗時問道於保寧全禪師。又叅護國此菴元禪師。師曰。欲究此事。須得心法。兩忘乃可。法執未忘。契理亦非悟也。公曰。纔涉脣吻。便落意思。如何。師曰。本自無瘡。勿傷之也。公渙然有得。自左丞相歸。日修淨業。

法喜志

卷四

三

劉後村

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淳祐中遷秘閣修撰。克莊生有異質。爲文援筆立就。真德秀以學貫古今。文追騷雅薦之。有十釋詠。其達磨詠曰。直以心爲佛。西來說最高。始知周孔外。別自有英豪。圖澄詠曰。值亂行何適。隨緣住亦安。能將石虎輩。只作海鷗看。

陸省菴

陸沅號省菴居士尚書左丞陸佃之孫任福建提舉中交代鄭興裔之言閑退於家客至語及必合爪曰沅與鄭歷劫中冤耳謹當以善法解之否則彼此酬酢無了時也居常持法華經晨起卽澡浴焚香目不他瞬首倡偈曰盥手清晨貝葉開不求諸法喜志

卷四

三五一

范致虛

佛不禳災世緣斷處從他斷却火光中舞一迴然後開卷而讀不緩不急聲如貫珠有清晨三度到靈山之句又閱毘盧大藏凡台教律部少林心宗靡不參究

范沖字謙叔一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謁圓通道旻禪師曰某宿世作何福業今生

墮在金紫囊中去此事稍遠旻呼內翰公應諾旻曰何遠之有公爲躍然

吳履齋

吳潛字毅夫號履齋正肅公柔勝之子理宗朝拜相後爲賈似道所排遂謫循州宿楓亭接待寺與僧曰昔文殊告世尊曰我初入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所謂繫心一

法喜志

卷四

三五一

緣如日觀月觀眉間毫相與鼻準白之類事雖淺近理實幽微如趙州云老僧十二時惟粥飯二時是雜用心爲山問嬾安云汝十二時當作何務安云牧牛爲云作麼生牧安云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來此皆繫心一緣也自後尊宿又生巧妙方便令學者看箇話頭如狗子佛性麻三斤乾屎

檟青州布衫庭前栢子之類都是理路不通處教人取次看一則。看來看去疑來疑去十二時中常不放捨。忽然鼻孔噴地一下。卽是當人安身立命處。此皆繫心一緣之證據也。公於法門得大自在。其在循州豫知歿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雨。已而果然。作詩端坐而逝。封許國公。

法喜志

卷四

三七

饒德操

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稱。曾子宣魏了翁皆與之遊。往來襄鄧間。嘗令其僕守舍。一日見僕歸。占對異常。怪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隣寺長老有道價。特往請一轉語。忽爾開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

崖問道。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操法名如璧。僕名如琳。琳有疾。德操躬親藥餌。旣卒。盡送終之義。夏均父爲其疏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時稱其精當。德操號倚松道人。所撰詩辭有倚松集。呂紫薇云。饒德操自爲僧之後。詩更高妙。嘗勸子專意學道。詩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兩頰紅。好貸夜牕三十刻。胡牀趺坐究幡風。

劉中明

劉昉字中明。初爲丞相府史。積勞出爲左殿直。已而歎曰。爲吏良苦。吾將清吾中局。

法喜志

卷四

三八

脫屣塵垢之外。遂往郴州棲止於東山僧坊。沙門道覺。詫中明曰。吾然膏油於如來前三十年矣。勝利當無涯。中明曰。異乎。吾所聞。修行之子。以身爲燭。以戒行爲膏油。以心爲然器。照一切無明。古所稱然燈佛也。道覺大異之。居百日。別覺而去。後於南康伽藍戶解。周有從至東都。見中明葛裘賣藥於市。問曰。先生尸解。何至此耶。中明曰。無則入有。解乃歸真。吾家常事耳。子何訝焉。有從曰。居與先生同閑。先生面若紅瓊。有從將爲枯骨。獨不念之乎。中明曰。踰五十之年。雖志於道。如敗屋然。支傾補漏。第可延歲月。況子行年七十。平生好法律。佐人爭訟。損子陰德多矣。尚何言。遂去不

法喜志

卷四

三

知所之。

劉經臣

劉經臣。字興朝。少以逸才登仕版。於佛法未之信。因會東林。照覺禪師。始醉心祖道。後抵京師。謁慧林沖禪師於僧舍。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答曰。千峯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雒幕。衆韶山杲禪師將去官。辭杲。杲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向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成失心之患。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因緣。逸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爾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知覺。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逸舉傳燈

法喜志

卷四

四

所載波羅提尊者見香至國王。何者是佛見性。是佛之語。問公。公不能對。疑甚。歸就寢。熟睡至五更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裡洞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雪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姑抑之。逗明。悉以所得告逸。爲證。逸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卻說履踐。公默契。乃作法喜志

卷四

四

發明心地頌六首。及著明道諭儒篇。以警世。

戴道純

戴道純。字孚中。官寺丞。一日咨扣靈源禪師。有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花露印文。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楊圭

楊圭。仕至大中大夫。嘗曰。諸佛說法。不離自性。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嘗見自心自性。自修自度。不從人得。又云。國初以學佛名家者。不可勝數。如王文正公。晁文元公。楊文莊公。楊文公。近世陳忠肅公。李忠定公。扶皇極。開太平。風節凜然。亦何貶於儒道。文正公與士大夫結淨行社。弟子社友。凡八十人。文元公。法藏碎金諸書。無非開佛心見。文莊公平日。五鼓盥漱。誦金剛經。三十年不輟。文公與璉禪師游。出其所撰景德傳燈錄。以淑後人。由是而觀。區區之迹。未可論人也。

卷四

四

李端愿

李端愿。見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曇穎禪師處之。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穎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裡尋無。手攄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太尉但了法喜志卷四

高世則

高世則。字仲貽。號無功。以節度使判溫州。所得俸祿積二萬緡。請以裨郡費。當時皇族居溫者多恣橫。世則以風裁鎮之。民賴

以安。初。參芙蓉禪師求指心要。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懸厓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嚴不借月。菴頭別有一簾明。

趙松雪

趙孟頫。字子昂。宋宗室。母丘夫人。臨月夢一僧入寢。覺而生孟頫。年甫十二。即好寫法喜志卷四

金剛經。與僧語。親若眷屬。重天目中峯之道。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公嘗提舉江淞儒學。叩師心要。師爲說防情復性之旨。後入翰林。遣問金剛般若大意。師答以略義一卷。中峯有淨土偈一百八首。公爲作一百八贊。手書授之。有中峯淨土帖。

黃晉卿

黃潛義烏人。自幼篤學。博極群書。發爲文章。如澄湖不波。一碧萬頃。與柳貫虞集揭傒斯遊。人號儒林四傑。延祐初進士。累官侍講學士。諡文獻。公於佛典橫襟考究。其撰虎丘寺記。茲上人息菴銘。蔣山誌。公塔院記。俱膾炙人口。

顧仲英

法喜志卷四

四十五

顧阿瑛字仲英。崑山人。輕財結客。豪宕自喜。年三十始折節讀書。築別業於茜涇之西。曰玉山佳處。日宴客賦詩其中。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方外張伯雨輩。皆樂與之遊。張士誠累辟不就。母喪廬於墓。檢釋氏書有隱。遂祝髮號金粟道人。

楊鐵崖

楊維禎字廉夫。諸暨人。泰定間爲赤城令。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與江上老漁相狎。時時唱清江欸。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鳥。西飛鳥。美人手弄雙明珠。九見鳥生雛。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釣天。大人不發也。明興天下大定。詔徵遺逸之士。修纂禮樂。廉夫被召至京師。肺疾作而卒。自號鐵笛道人。與僧釋臻。釋現。釋信爲方外友。

法喜志卷四

四十六

法喜志卷四終

續刻灋喜志題詞

余刻灋喜志四卷馮居士挾
之游五雲蓬池大師一見亟賞
復命侍者鑿板山中以應四方之
求余未及走至樓分半席一

續法喜序

就師之鑪而紙上相看乃若
於契合茲於是既喜導師
為之邸正且念法藏弘深非
蟲貝能窺其第一夏日山居
宋輯續為四卷夫灋喜一定必

須彌柱而新盡心傳遞以人

為起滅也如六龍舞是前集

起欠而後集非餘也前亦一

窮後亦一也窮蓋人心返靈關

竅必從立根而超凡入聖相與

續法喜序

二

偕之大道也必懸法入是要有法

門則人有灋立如或拘執文

字以為津梁而一以見少一以見

多則槲影非真而弄沙無盡

非余集灋喜志系

續法喜志目錄

卷一

張巨和

桓叔夏

李道固

艾恭明

王元琳

闕德潤

孫興公

何無忌

顧長康

范元琰

續法喜志目錄

周宣佩

謝康樂

崔彥玄

江總持

楊銜之

江革

馬樞

費崇先

馮亮

薛道衡

周彥倫

費長房

崔敬友

庾黔婁

辛彥之

褚亮

李百藥

令狐德棻

裴寂

卷二

岑文本

閻丘胤

蕭瑀

崔玄暉

齊澣

溫簡輿

續法喜志目錄

韋丹

吳道子

裴寬

薛華

杜子美

庾承宣

李吉甫

張拙

孟簡

元徽之

劉軻

徐商

韋宙

徐安貞

賈閬仙

陸長源

陸鴻漸

盧仝

李文饒

杜牧之

陸景山

鄭愚

陳操

王審知

萬敬儒

唐求

劉煦

王建

續法喜
目錄

邊鎬

范質

李昉

寇萊公

王元之

呂夷簡

李遵勗

范忠文

司馬端明

晁文元

蘇端明

仲殊

黃涪翁

呂與叔

三
王

王介甫

閔交如

歐陽永叔

朱世英

韓子蒼

卷三

蘇樂城

陳無已

馮當世

程明道

程伊川

曾公亮

續法喜
目錄

石曼卿

黃君謨

呂太尉

陳文惠

米友仁

包孝肅

俞紫芝

陳體常

曹脩睦

朱壽昌

郭功甫

王敏仲

呂東萊

張文懿

四
王

楊龜山

陳忠肅

游定夫

許彥周

謝上蔡

林和靖

鄒志完

朱紫陽

錢端禮

曾天游

呂正己

張文成

李泰發

鍾離松

喻良能

劉屏山

吳偉明

真西山

王龜齡

卷四

王臞軒

李德遠

周子充

魏南夫

尹和靖

張安國

陸象山

呂原明

程至道

趙黃山

陳貴謙

張約齋

林希逸

葉少蘊

鄭清之

劉靜齋

謝無逸

甄龍友

李屏山

楊誠齋

孟忠襄

王或

胡汲仲

鄭所南

劉秉忠

鄧文原

張仲舉

程鉅夫

明天淵

馮海粟

柳貫

貫酸齋

徐雲嶠

葛謙問

丁鶴年

楊廉夫

目錄終

續法喜志目錄

七

續法喜志卷一

張巨和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與沙門竺僧朗遊巨和穴居而朗居琨瑞山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竝以靜外作緣

桓叔夏

續法喜志卷一

桓伊字叔夏小字野王嘗督豫揚二州軍事與謝玄共破苻堅封永修縣侯伊性謙素不伐善音樂有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惠遠法師自襄陽至廬山欲於山東建寺伊獨爲遠公舁開精廬經營之際雷雨夜作明發就觀則有良木殊材駢羅委積時伊爲九江刺史驚其神異奏立寺曰東林

燈曰神運

李道固

李彪字道固。魏孝文朝累官御史中尉。領著作。嘗入中興寺訪釋僧鍾。時日影小晚。鍾不食。道固問何以不食。鍾曰。古法過中不食。道固曰。何爲聲聞耶。鍾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

續法喜

卷一

二

支恭明

支謙字恭明。獻帝末避地歸吳。吳主孫權召見。高其才。拜爲博士。不受。謙受業支亮。字紀明。亮受業於支謙。時人爲之語曰。天下博知。無出三支。謙譯經八十八部。

王元琳

王珣字元琳。司徒導之孫。太元中爲散騎

常侍。弟珉字季琰。少有穎才。名出珣右。時

有外國沙門提婆。妙解法理。爲珣兄弟講阿毘曇經。珉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卽與沙門法綱等自講。珣後捨別業。爲虎丘寺。

闕德潤

闕澤字德潤。山陰人家。貧爲人傭書。所書既畢。誦讀亦徧。虞翻見而稱之曰。闕生矯

續法喜

卷一

三

傑。仲舒子雲流亞也。孫權辟爲功曹。復拜尚書令。封都鄉侯。嘗捨宅爲德潤寺。權嘗問曰。孔子制述典訓。老莊歸心澹薄。何以佛爲。澤曰。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之設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大畧可覩已。

孫興公

孫興公道賢論以當時七僧比七賢竺法護比山巨源帛法祖比嵇叔夜竺法乘比王濬仲竺法深比劉伯倫支道林比向子期竺法蘭比阮嗣宗于道邃比阮仲容各以名迹相類者爲比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剡人忠亮直氣爲太學博士

續法喜卷一

四

後爲廣武將軍桓玄篡位與劉裕等起義兵與玄戰玄敗走以興復功封安成郡開國公後以戰失利握節而死謚忠肅無忌崇信佛法造枳園寺守潯陽時嘗集虎溪招遠公及慧永遠公從者百餘端肅有序永衲衣革履松下飄然而至無忌謂衆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於遠師也

顧長康

顧凱之字長康小字虎頭嘗爲殷仲堪參軍謝安深器重之時沙門慧力建瓦棺寺朝賢施者不過十萬長康素貧諾錢百萬人皆笑之一日於殿壁画維摩像將點睛曰第一日見者責施錢十萬第二日見者五萬第三日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塞果得錢百萬

續法喜卷一

五

范元琰

范元琰字伯達錢塘人少通經史精了佛義以忍辱爲究竟法嘗出行見人盜松遽退走母問其故對曰畏其愧恥故也齊梁間累辟不就

周宣佩

周玘字宣佩陽羨人晉平西將軍處之子
太安初起義兵討平妖賊張昌拜吳興太
守烏程縣侯玘家世奉佛官吳興時家僮
捕魚忽見金光映川網之得一金像高三
尺許迎歸供養玘之女事佛尤懇夢像左
膝穿缺旦視果然遂以金釵補之見大藏
感通錄

續法喜卷一

六

謝康樂

謝靈運小時寄養於杜明禪師杜明夜夢
東南有賢人至因建夢謝亭嘗閱維摩經
觀衆生品如水聚沫如空中雲如熱時燄
如呼聲響如幻師見所幻人如夢中所見
已寤如芭蕉堅如電久住靈運分題八讚
廣州臨刑時作詩曰雲後霜林納衝

風菌經道竟無時修短非所愍送心正覺
前斯瘠久已忍惟願乘來生怨親同一朕
靈運鬚美臨刑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詰
像鬚

崔彥玄

崔劼字彥玄清河人清虛寡欲累官中書
侍郎嘗與季騫遊同泰寺佛傍有執板筆

續法喜卷一

七

者僧謂騫曰此是尸頭專記人臬騫曰便
是僧之董狐復入堂前有銅鉢中燃燈劼
曰可謂日月出矣燭火不息

江總持

江總字總持雋之孫仕陳爲尚書嘗撰群
臣請武帝懺文曰皇帝心若虛空照窮般
若堅固善本具足檀那石壁山河珍車象

馬頭目髓腦。妻子國城莫不肅然大捨。供養三尊。便欲拂衣崆峒。高步六合。到林間而宴坐。與釋種以同遊。弟子等身纏愛惑。業構煩惱。天生蒸民。樹以司牧。慄慄黔首。非后罔戴。豈容至尊。居萬乘而伸獨往之情。應在帝王而爲布衣之事。且蠻夷猾夏。寇賊奸宄。燧人警鑄。日照甘泉之火。四郊

續法喜卷一

八

多壘。未肆樓船之威。若使七聖。迷宵。汾水之上。八駿沃若。方在瑤池之濱。則天下何依。群臣莫奉。伏願王鸞回鑣。金闕啓。百辟翹首。萬姓皈心。敢以歎請。

楊銜之

楊銜之爲期城太守。達磨至魏。請師開示宗旨。師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覩

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今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銜之悲喜交并。曰。願久住世間。化導群有。撰洛陽伽藍記五卷。

江革

江革字休映。考城人事母以孝聞。官潯陽

續法喜卷一

九

太守。清嚴爲俗吏所憚。武帝盛興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乃賜革覺意詩曰。唯當勤精進。自強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歾囚。

馬樞

馬樞字要理。茂陵人。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周易。梁邵陵王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

講大品經。今樞議維摩老子周易。道俗聽者二千人。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支分派別。轉變無窮。

費崇先

費崇先。吳興人。酷信佛法。每聽經。常以鵲尾鑪置膝前。

馮亮

續法喜卷一
十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隱居嵩山。宣武嘗召以爲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亮固辭不赴。雅愛栖逸。結架巖林。宣武嘗給其工力。令與沙門僧暹營造佛寺。林壑幽奇。曲臻山水之妙。

薛道衡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六歲而孤。專

精好學。官至播州刺史。有文集七十卷。行世。好古德機緣。南朝一僧有辯才。道衡向寺禮拜。未至佛堂。僧大引聲讀法華經云。鳩盤荼鬼。今在門外。道衡卽應聲還。以法華經答云。毘舍闍鬼。乃在其中。僧徒愧服。開皇十一年。曇延亡。文帝輟朝。勅王公已下往臨。道衡爲文祭之。曰。世皇啓運。象教再興。卓爾緇衣。鬱爲稱首。三寶由之弘護。二諦賴以宣揚。足以追踪澄什。超邁安遠。豈謂法柱忽傾。慈舟遽覆。匪直悲纏四衆。固亦酸感一人。

周彥倫

周顒著三宗論。言空假義。智林道人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惟此塗白黑。

無一人得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

費長房

費長房。成都人。先爲沙門。周武沙汰反俗。隋興奉詔譯經。開皇十七年。爲翻經學士。進開皇三寶錄十五卷。

崔敬友

崔敬友。卽中書令崔文貞弟。精心佛理。晝

續法喜

卷一

十一

夜誦經。居喪。遂菜食終身。自景朝以降。頻歲不登。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於肅然山南大路設食。以供行者。

庾黔婁

庾黔婁。字子正。性至孝。爲孱陵令。之官未浹旬。父在家遘疾。忽心驚流汗。卽棄官歸。梁武帝勅答臣下神不滅論。黔婁答曰。伏

覽神論。該貫真俗。神鬼之論。旣布中國之書。菩提之果。又表西方之學。性靈未泯。經

典相符。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饗之。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祭義云。入戶。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左傳云。鯀神化爲黃能。伯有爲妖。彭生豕見。周官宗伯職云。樂九變。神鬼可得而禮也。神之不滅。靈驗昭然。敢瀝微塵。祇增悚汗。弟子庾黔婁和南。

辛彥之

辛彥之。狄道人。博涉經史。與牛弘同學。後除隋州刺史。時州牧皆貢珍玩。惟彥之所貢皆供祭之物。帝善之。遷潞州刺史。在潞州建浮圖十五層。州人張元暴卒復甦。云

續法喜

卷一

十一

神遊天上見一堂極崇麗叩之曰辛刺史有大功德作此堂以待之見隋書

褚亮

褚亮字希明錢塘人博學通圖史陳後主召見賦詩江總諸詞人皆服其工後仕唐爲弘文館學士嘗與暹律師書云近於華嶽創立僧宇此山蘊蓄奇秘控接煙霞法

續法喜

卷一

十四

師等學洞經典譽宣真俗仰願俯從微請降迹來儀則釋遠禪居遙踪可擬王珣精舍清塵不昧

李百藥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正觀元年爲中書舍人時議裂土與子弟功臣百藥上封建論密止之授太子右庶子太宗破劉武周

於汾州立弘濟寺命百藥撰碑又嘗撰大乘莊嚴論序曰大小乘學悉以此論爲本於此不通未可弘法

令狐德棻

令狐德棻華原人武德初官起居舍人受詔撰藝文類聚貞觀初受詔撰梁陳齊隋諸史已撰氏族志復改撰晉書除秘書少

續法喜

卷一

十五

監又撰定諸律令撰高宗以前實錄三十卷進爵彭城公高宗龍朔二年勅群臣議釋老致拜儀德棻時爲國子祭酒議曰竊以釋老二教慈敬弘深削髮異冠帶之儀持盃豈樽俎之禮山林旣往非無廊廟之賓朝野裁殊理宜高尚其事切謂拜伏禮所未通詔從之

裴寂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官拜尚書右僕射。高祖一日問群臣曰。傳奕每言佛教無用。卿等何如。寂對曰。陛下昔創義師。志馮三寶。言登九五。誓啓玄門。今六合歸仁。富有四海。而欲納奕之言。豈不虧往德而彰今過乎。

續法喜

卷一

十六

岑文本

岑文本字景仁。棘陽人。性沉敏。善文辭。貞觀初爲中書侍郎。專典機要。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曰。位高責重。所以憂也。或勸營產業。歎曰。吾以文墨致宰相。俸已重矣。尚何產業爲。始太宗破劉黑闥於洺州。立昭福寺。命文本撰碑。文本少時常念法華

普門品。舟過吳江。船覆人盡歿。文本沒水中。已隨波湧出。至岸獲免。後於家設齋。一僧後至。謂曰。天下方亂。君幸不豫災。終逢太平。致富貴。言訖忽不見。及文本就齋。復於椀得舍利二。見舊唐史。

間丘胤

續法喜

卷一

十七

間丘胤貞觀間爲台州刺史。將之任。俄病頭風。醫治不瘥。豐干因遊方偶至其家。自謂善療此疾。胤令治之。師乃舒容而笑曰。身居四大。病從幻生。若欲除之。應須淨水。時乃持淨水上。師一嚥卽愈。胤問師何來。曰。天台國清。又問天台有何賢士。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寒山文殊遁跡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子。胤至

郡卽詣國清問豐干所居院僧道翹引至僧房惟見虎跡已至竈下見二人向火大笑。胤前禮拜二人喝曰豐干饒舌禮我何爲。二人卽把手而笑走向寒巖更不反寺胤乃令道翹於村墅人家屋壁竹石之上錄歌詩三百首輯之成編胤爲作序行世。

蕭瑀

續法喜 卷一

蕭瑀字時文仕唐封宋國公太史令傅奕上書請除佛法瑀獨以爲不可嘗於藍田造津梁寺請法喜禪師居之太宗以其武德之季有讜言賜瑀詩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蕭氏自瑀至遘凡八葉宰相舌未有也。

崔玄暉

崔玄暉安平人少以學行見稱天后時酷吏羅織名位稍隆者惴惴焉不保妻子玄暉以誅二張功封博陵王位望已極母盧氏憂之曰汝可一迎萬迴此僧寶誌之流可以觀其舉止禍福也及至母垂泣作禮兼施銀匙筋一雙萬迴忽下堦擲其匙筋於堂屋上掉臂而去舉家謂爲不祥一日令上屋取之匙筋下得書一卷觀之乃識緯書也遽令焚之數日有司忽卽其家大索圖讖不獲得雪時酷吏多令盜夜埋壘遺讖於人家經月乃密籍之博陵微萬迴則滅族矣此語出唐人段成式書其言當不謬。

續法喜 卷一

九

齊澣

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少開敏。李嶠稱其有王佐才。景雲初。姚崇引爲御史。奏每先風教。累官中書舍人。朝廷大政必咨之。崇避位。舉宋璟自代。皆其謀也。嘗問道於鶴林素公。執弟子禮。又奏言。至道可尊。當從宗仰。僧道有過。一準僧道格律處分。所由州縣不得擅行決罰。奏可。

溫簡輿

溫造字簡輿。姿表魁傑。性嗜詩書。安祿山亂。往見平原太守顏真卿。爲繕守計。隱於東都。烏重胤奏至幕下。遷殿中侍御史。彈劾夏州節度使李祐。逮詔進馬。祐曰。今日膽落溫御史矣。造嘗問圭峯密禪師曰。悟理息妄之人。一期壽盡。靈性何依耶。師答

曰。一切衆生。具有覺性。靈明與佛無殊。本自無生。何有依托。但多生習性。喜怒哀樂。微細流注。難以卒除。須常覺察。但以空寂爲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心。勿認妄念。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愛惡之念既泯。卽不受分段之身。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名爲佛矣。

續法喜志卷一終

續法喜志卷二

永蓮道人夏樹芳輯

韋丹

韋丹京兆人。早孤。從學於顏真卿。舉五經高第。累官諫議大夫。與東林靈轍上人。隲忘形之契。篇什唱和。月四五焉。序曰。轍公近以匡廬七詠見寄。一吟詠之。麗豔文圃。

法喜志卷二

俾予益起歸歟之歎。且芳時勝事。窮遊於三二道人。必當聳身五老之峯。極目九江之水。飄然而去。默爾而遊。天地爲我一朝。萬物任其陶鑄。何必措足丹霄。馳心太古。因題詩一絕。以寄上人。曰。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君。

吳道子

吳道子玄宗改名道玄。嘗於景公寺画地獄變相。都人聚觀。皆懼。畢修善。兩市屠沽不售。

裴寬

裴寬官至禮部尚書。師事普寂禪師。旦夕造謁。一日寬詣寂。見寂潔滌焚香端坐。忽

法喜志卷二

聞叩門云。一行師至矣。一行入詣。禮寂之足。密語移時。寂曰。如是如是。遂命弟子遣鐘聲曰。一行和尚滅度矣。寂亦化去。寬衰經送之。徒步出都門。出唐人鄭綮記。

薛華

薛華爲滑州節度使。與孟簡錢徽白居易杜羔等。請清涼法師製七處九會華藏界。

圖心鏡說文十卷

杜子美

杜甫字子美。杜陵人。肅宗至德二載拜拾遺。後爲工部侍郎。甫好方外遊。其詩有曰。漠漠世界黑。區區爭奪繁。惟有摩尼珠。照耀濁水源。又曰。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蓮花交響共命鳥。金榜雙回三足鳥。重聞西方止觀經。他日杖藜來細聽。

法喜卷二

三

庾承宣

庾承宣。貞元八年與韓愈歐陽詹登第。號龍虎榜。嘗撰福州淨光塔銘曰。報君莫大於崇福。崇福莫大於樹善。夫以浮圖上叅諸天下。鎮三界。法影所蔭。破昏爲明。鈴鐸所宣。聞聲生善。如是之福。盡歸人主。食王

祿者。樂於檀施。荷帝力者。悅而獻功。役無告勞。功用斯畢。皇帝嘉焉。賜額曰貞元無垢淨光之塔。

李吉甫

李吉甫字弘憲。棲筠子。爲翰林學士。擢中書侍郎。綜理庶事。衆職咸治。引薦賢士。褒獎忠臣。之後。時稱賢相。嘗請清涼觀師述續法喜卷二

四

華嚴正要一卷。

張拙

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來叅石霜。霜問秀才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公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

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
死等空花。

孟簡

孟簡字幾道。平昌人。工詩尚節義。舉進士
宏詞。元和中爲尚書。素好佛。嘗答韓愈書
云。來示積善積惡。殃慶自以類至此。釋氏
辨之精詳。昔者迦文爲大士。言六度爲中

續法華

卷二

五

根言十二因緣。爲小根言四聖諦。又言依
法不依人。不過大明積惡之根源。覈天下
神道報應之微細。皎然言善惡之異路。使
人人自畏惡修善。奈何以愚人下里翁媼
之情見待之耶。

元微之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微之廉察江東。日修

龜山寺魚池。爲放生銘。戒僧曰。勸汝諸僧
好護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看經
坐。便是浮生得道時。後李公垂入寺。觀元
公詩。笑曰。僧有網罟之事。後有犯者。必投
之鏡湖。復題詩一絕云。汲水添波活白蓮。
十千髻鬣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
江魚入九泉。

續法華

卷二

六

中

劉軻

劉軻韶右人。歷官侍御史。文章與韓柳齊
名。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書。欲學輕舉之
道。又於曹溪探溢。納禪師關戒。遂披僧服。
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廬嶽東林寺。習
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

徐商

義聲官尚書左丞嘗隱中條山習
禮隨僧洗鉢

韋宙

韋宙京兆人丹之子憲宗時爲永州刺史
多善政嘗就瀉山請一伽陀瀉山曰覲面
相呈猶是鈍漢豈況形於紙筆宙乃服膺

徐安貞

續法喜卷二

七

徐安貞龍游人應制科一歲三上俱及第
久居中書省嘗避難隱於衡嶽寺爲東林
掇蔬行者喑啞不言者數年

賈閬仙

賈島字閬仙范陽人初學浮屠法名無本
後舉進士爲長江簿然始終依禪理不廢
如寒蔬修淨食夜浪動禪牀竹陰移冷月

荷氣帶禪關竝非火食語後李洞慕閬仙
之爲人鑄銅像事島嘗念賈島佛

陸長源

陸長源字泳之吳中人爲汝州刺史以清
白自將去汝州惟車一乘曰吾祖罷魏州
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前人矣
嘗撰華嚴清涼疏敘又嘗請清涼撰三聖

續法喜卷二

八

圓融觀一卷

陸鴻漸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少事竟陵禪
師師去世作寄情歌云不羨黃金壘不羨
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一生惟
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所著書有君
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人物志十卷曆官

三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

盧仝

盧仝洛陽人號玉川子嘗爲月蝕詩譏元和逆黨韓愈稱之家貧破屋數間奴一人鬚長不裹頭一老婢赤脚亾齒辛勤養親閉門謝客不出戶者一紀獨隣僧乞米則時時供之

續法喜

卷二

九

陳

李文饒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其先贊皇人穆宗卽位擢翰林學士官至司徒同平章事追贈衛國公實曆中公以淮海書院及所居宅建甘露寺以資穆宗冥福時甘露降故名

杜牧之

杜牧字牧之善屬文能詩有奇節第進士

累官史館修撰弟覲亦舉進士累官秘書省文章與牧相上下牧之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妙指咸出意表問杜姓字衆具以對且以家世誇之僧顧而笑曰吾皆不知也杜歎訝久之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

續法喜

卷二

十一

陸

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牧之少年頗留情聲伎在幕中每夜出狹斜痛飲酣醉而歸主帥牛奇童潛護之至晚歲逃禪嘗追賦感舊詩曰舫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

陸景山

陸巨字景山。吳郡人。官御史大夫。嘗參南
泉普願禪師曰。和尚大不可思議境界。皆
成就否。師云。總是大夫分上事。又問。師萬
物同根。是非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云。大
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一日辭歸
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巨答
曰。以智惠治民。師云。恁麼則彼處生靈盡
遭塗炭去也。

續法喜

卷二

十一

鄭愚

鄭愚。清河人。登開成進士。僖宗中和初。召
拜尚書左僕射。愚嘗問仰山慧寂禪師。不
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豎起拂子云。
不用煩惱。

陳操

刺史陳操尚書與僧齋次。拈起餠餅問僧。
江西湖南還有這箇麼。僧云。尚書適纔喫
什麼來。陳云。敲鐘謝響。嘗與禪人頌云。禪
者有玄機。機玄是復非。欲了機前旨。咸於
句下違。

王審知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人。梁封閩王。王嘗延

續法喜

卷二

十二

雪峯存玄。沙備二禪師求示心法。師云。幻
化空身。是大王法身。知見覺了。是大王自
性。觀心無心。從妄想起。我心自空。卽悟實
相。已知本性。則一時放下。不得別生絲毫
許也。王作禮信受。

萬敬儒

萬敬儒合肥人。三世同居。親亡廬墓。刺血

寫佛經斷手二指輒復生宣宗表其家改所居曰成孝鄉

唐求

唐求居蜀之涪江山人謂之唐隱居與如上人往來極密贈以詩云補衲雲千片焚香篆一窠不知名利苦念佛老岷峨後以故居爲隱居寺

續法喜

卷三

十三

劉煦

劉煦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五代晉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又監修國史撰唐書佛祖靈跡咸載之嘗撰神秀傳敘傳燈之次

王建

王建好禪那貫休入蜀以詩謁建曰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建待以殊

禮贈禪月大師之號

邊鎬

邊鎬小名康樂仕南唐以都虞侯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謂之邊菩薩既而爲節度使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人謂之邊和尚

續法喜

卷三

十四

范質

范質字文素大名宋城人建隆初拜相封魯國公質廉慎守法太祖稱爲真宰相有文集及五代通錄共九十餘卷太祖嘗詔二月十六日聖誕爲長春節賜百官宴於相國寺質撰聖齋疏曰素虹紀瑞表覺帝之下生紺馬效靈應輪王之出世壽命同

百億須彌德澤被三千世界恒河可算天
祿難窮墨海雖乾皇圖益固

李昉

李昉字明遠深州鐵陽人累官翰林中書
太平興國間與徐鉉等進太平廣記五百
卷其間錄佛法者三十卷上自漢明終於
五代古今悟心得道之衆神僧經論定慧
續法喜卷二
之學君臣信毀休咎之徵靡所不載

寇萊公

寇平仲初生兩耳垂有肉環數歲方合自
言嘗爲異僧好游佛舍

王元之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太宗朝拜右
拾遺嘗獻端拱箴及禦戎十策累遷翰林

學士禹偁初不喜僧及守蘇州時虎丘住
山雪堂淨禪師自以詩僧通謁禹偁曰詩
僧焉敢謁王侯淨卽應之曰大海終須納
細流昨夜虎丘山上望一輪明月照蘇州
遂相與投交左街僧錄贊寧喜著書每以
尊崇儒術爲佛事所著有駁董仲舒繁露
二篇難王充論衡三篇證蔡邕獨斷四篇
斤顏師古正俗七篇非史通六篇答雜斤
諸史五篇折海潮論兼明錄二篇抑春秋
無賢臣論一篇極爲禹偁所激賞禹偁與
贊寧書曰前蒙惠顧辱借通論觀其滌繁
露之瑕劇論衡之玷眼瞭獨斷之瞽鍼砭
正俗之疹折子玄之邪說泯米穎之巧言
逐光庭若摧枯排孫郤似圖蔓俾儒家者

流不至迷復。得非天祚素王而假手於我師者歟。贊寧有內典錄百五十卷。外集四十九卷。

呂夷簡

呂夷簡字坦夫。其先萊州人。後徙壽州。仁宗朝大拜在中書二十年。嘗奉詔修法寶錄。自祥符四年至景祐三年。編成一百六

續法喜

卷二

十七

十一卷。御製序。

李遵勗

李遵勗字公武。舉進士。大中祥符間。真宗召對便殿。尚萬壽公主。後拜寧國軍節度使。遵勗探索宗要。無間寒暑。聞慈照所舉。因緣頓明大法。述偈曰。叅禪須是鐵漢。着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

管。與楊億劉筠常聚高僧。共論性宗。命画工各繪其像成圖。目曰禪會。所著有廣傳燈錄三十卷。仁宗御製序。賜名天聖廣燈錄。

范忠文

范蜀公鎮每對客清嚴。言有條理。客亦不敢慢易。惟蘇子瞻則掀髯鼓掌。旁若無人。

續法喜

卷二

十八

一日有客問公何為不重黃庭堅。公曰。魯直一代偉人。鎮之畏友也。又問庭堅學佛有得否。公曰。這箇則如何知得。但佛亦如何恁地學得。

司馬端明

司馬溫公初不喜禪。自富韓公問法於圓照大本禪師。後來忽有所契。范蜀公遂以

爲譏溫公曰。吾豈謂天下無禪。但吾儒所聞。有不必捨我而從其書耳。此亦幾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觀其與韓持國往來論中庸數書可見。末因蜀公論空相。遂以詩戲之曰。不須天女散。已解動禪心。蜀公不納。復戲之詩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復迷。又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觀此謂溫公不知禪可乎。

續法喜卷二

十九

晁文元

晁文元公迴嘗作七審於四威儀中。時自考校以代曾子三省之義。道力淺深。自審方知第一。一切妄念能息否。第二。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三。一切觸境能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慎密否。五。一切黑白滅分別否。

六。夢想之間不顛倒否。七。方寸之間得恬愉否。嘗書座右以警昏憤。

蘇端明

蘇子瞻嘗延李公麟。画釋迦文物。設水陸道場供養。頌曰。我願世尊足指按地。三千大千淨琉璃色。其中衆生靡不解脫。如日出時眠者皆作。如雷霆時蟄者皆動。同證。

續法喜卷二

二十

無上永不退轉。後監玉局。觀作偈答南華長老云。惡業相纏四十年。嘗行八棒十三禪。卻着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

仲殊

仲殊名揮。姓張氏。安州進士。後棄家爲僧。住吳山寶月寺。蘇長公在錢塘。無日不遊西湖。嘗攜妓謁大通禪師。大通愠形於色。

公乃作南歌子一首令妓歌之。大通亦爲解頤。公曰：我已今日勘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鉗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已皺眉。莫嫌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仲殊聞而和之曰：解舞清平樂。而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鉗槌。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已信身如夢。何知眼共眉蟠桃。因甚結花遲？不向風前一笑待何時？黃涪翁一見大賞。

黃涪翁

黃魯直往依晦堂禪師，乞指捷徑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會？公擬議未得一

續法喜卷二

二十三

日侍堂山行，時巖桂盛開。堂曰：聞木犀香否？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卽豁然。一日謁灰心新禪師，心張目問曰：新長老，歟？學士歟？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後左遷黔南，於無思念中頓明。灰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蒙師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黔南道中，晝卧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瞞了多少。惟有心道人，不肯乃是真實相爲也。謫黔州寓開元寺，寺有摩圍泉，因號摩圍老人。

呂與叔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元祐中爲秘書正字，通六經尤邃於禮。後來亦看佛書，友人

續法喜卷二

五十一

以責之與叔云只是要看他道理如何
與張天驥書云我心廣大如天地視形骸
之身但如螻蟻耳

王介甫

荆公爲江西漕夢小龍呼相公求夾注維
摩經十卷久而忘之後至友人家見佛堂
中有是經因錄而送廟及在相府夢小龍

續法書卷二

二十三

來謝居半山時俞秀老禪師多出游荆公
以辭諷之曰茫然不肯住林間有處卽追
攀將他死語圖度怎得離真丹漿水價匹
如閑也須還何如直截踢倒軍持贏取馮
山軍持行脚之具踢倒軍持勸其勿事行
脚也

閔交如

閔交如好治經所爲奇僻貧無妻兒寄食

僧舍僧亦樂與之游始居龍門山苦游人
往來徙居萬安山屏絕人跡專以治經爲
事凡數十年用心益苦而去人情益遠衆
共非笑之交如守之益堅歐陽永叔云九
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秋余游萬安山王
泉寺於進士閔交如得之九僧者劍南希
畫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
長貴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
古也

續法書卷二

二十四

歐陽永叔

歐陽文忠嘗與法遠禪師遊一日與客對
奕遠坐其旁公請因棋說法遠曰此事與
兩家着棋相似贏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

白未分時一着落在什麼處。文忠大有省寤。居潁州時有婢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嘗作蓮花香。散越滿座。人莫測其由。適有一僧自蜀中來。頗能洞人生前事。公因語之。僧云。此女前身嘗爲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遂至於此。公未之信。後見婢問曰。曾讀法華經否。婢曰。某失身於此。所

續法喜卷上

五

不暇也。公命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公於是始信修種之言不妄。

朱世英

朱給事世英問晦堂曰。君子不幸小有過差。衆共指摘。小人終日造惡。而不以爲然。其故何哉。晦堂曰。君子之德比美玉焉。有

瑕生內。必見於外。小人日用所作。無非過端。又安用言之。晦堂嘗謂世英曰。予初入道。自恃甚易。逮見黃龍後。退思日用與理相矛盾者極多。遂力行之三年。雖祁寒溽暑。確志不移。然後方得事事如理。而今咳唾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

韓子蒼

續法喜卷二

五

韓子蒼問萬菴首座。近聞被李成兵吏所執。何計得脫。萬菴曰。昨被執縛。自分必死。偶大雪埋屋。其所繫屋壁無故傾倒。是夜幸脫者百餘人。公曰。正被所執時。如何排遣。萬菴不對。公再詰之。萬菴曰。此何足道。吾輩學道。以義爲質。有死而已。何足懼乎。公領之。因知前輩涉世禍害。死生皆有處。

斷子蒼又與百丈禪師游。百丈謂子蒼曰。古之進者有德有命。故三請而行。一辭而退。今之進者。惟勢與力。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可謂賢達矣。

續法喜志卷三

蘇藥城

永蓮道人夏樹芳輯

蘇子由悅禪定。自號東軒長老。佛印住金山。子由謁見。先以偈獻曰。麤沙印佛。佛欣受。怪石供僧。僧不嫌。空手遠來。還要否。更無一物可增添。印答曰。空手持來。放下難。三賢十聖聚頭看。此般供養能歆享。木馬泥牛亦喜歡。門人有以漁家傲祝生日。及濟川者。乃賡和之。七十餘年真一夢。朝來壽筭兒孫奉。憂患已空。無復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蚤歲文章供世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誰與共人間。天上隨他送。

陳無已

陳師道字無已。號後山。彭城人。元祐中。蘇軾孫覺傳堯俞薦於朝。授徐州教授。元符三年。修少林道場。成。曰。面壁蘭若。師道爲記。公詩文一代冠冕。晚年志在西方。寄參寥詩曰。平生西方願。擺落區中緣。惟於世外人。相從可忘年。又寄李學士圓悟禪師。續法喜卷三
詩曰。稍尋東剎論茲事。賴有西方托後車。他年佛會見頭陀。知是當年老居士。

馮當世

馮京嘗患傷寒。已絕而甦。云往五臺見昔爲僧時室中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誌中。

程明道

侯世與問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明道舉禪語爲況。云事則不無。擬心卽差。侯當下有省。又問儒佛同異。明道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

程伊川

或問伊川佛說生歿事如何。曰。辟如水。上漚。又問佛說歿生輪迴可否。曰。此事說有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斷盡了。曰。未知生焉知歿。伊川病革。門人往視之。曰。夫子平日所學。正要此時用。伊川笑視曰。道着。用便不是。門人未出寢門而沒。晦翁曰。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已使。是爲洛學。熹也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信。却

不知上蔡也。恁地說。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的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爲已使也。先是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尹彥明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事藥乎。彥明曰。只爲開眼。卽是病。王屈服以歸。

曾公亮

曾公亮字明仲。晉江人。嘉祐中拜相。封魯國公。公亮方厚莊重。沉深周密。韓琦爲首相。每諮訪焉。嘗丁母憂告歸。有僧元達附舟至錢塘。謁天竺大士。入門見素衣女謂

續法喜 卷三

四

曰。曾舍人五十七入中書。上座是年亦受師號。後公亮至五十七果拜相。元達以曾公恩補太師。初有僧曰青草堂。年九十餘。曾氏婦入寺設齋。以衣物施之。青感其意。及婦生子。青正坐化。是知公亮前身爲青草堂也。

石曼卿

續法喜 卷三

五

石曼卿與僧秘演登繁臺閣。高歌解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游可紀。乃以盆漬墨濡巨筆題云。石延年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

黃君謨

黃誥字君謨。平江人。熙寧進士。直秘閣。時章惇開梅山。請增稅役。誥力諫罷之。常與

喻彌陀往來贈詩曰。淨公他日號良醫。一
悟真空便決疑。孝行未應忘父母。信心無
復念妻兒。鹿門差比龐居士。蓮社欣逢遠
法師。更作西方清淨觀。白毫常現五須彌。

呂太尉

太尉呂吉甫嘗注華嚴法界觀。暇日遊五
臺山。見一衣蒲童子披髮而來。手執梵夾。

續法喜

卷三

六

問太尉曰。官人何求而得至此。太尉曰。願
見大士。嘗覽華嚴大教。欲望如來發啓妙
解。庶幾賤釋流行世間。童子曰。諸佛妙意
簡易明白。如十地一品釋文。不過數紙。今
時枝蔓注近百卷。而聖意逾遠。真所謂破
碎大道也。太尉曰。童子貌若此。而敢呵前
輩乎。童子笑曰。官人謬矣。此間一草一木。

無非文殊境界。在汝日用觸事不迷。此真
文殊耳。言已忽不見。先是吉甫帥杭州大
通禪師善本退居龍山。吉甫入山。春容論
道。大通嘗有語曰。我不勸你出家學佛。只
勸你惜福修行。又曰。我只勸你生處放教
熟熟處放教生。

陳文惠

續法喜

卷三

七

陳堯佐字希元。官至叅知政事。自號知餘
子。嘗依古寺坐禪。作偈曰。殿古寒鑪空。流
塵暗金碧。獨坐偶無人。又得真消息。

米友仁

米友仁字元暉。芾之子。自號懶拙翁。文辭
書画深得家法。紹興間爲工部侍郎。嘗與
東坡往金山。作水陸道場。一日游虎丘手。

書曰。釋云。縱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吾觀苦海一切衆生。往往多造無量大業。只因衣食不足。愛緣迷迫。見利忘義。遂至於此。出家兒捨去愛緣。總未能超悟上乘。視塵世中造業深者。蓋已雲泥也。

包孝肅

續法喜

卷三

八

包拯字希仁。爲御史。有奏議十五卷。危言鯁論。烈若秋霜。公爲京兆時。民有自陳以白金百兩見寄者。其客驟亡。還家歸致其子。不受。欲乞公召其子還之。公歎異。卽召其子與語。其子辭曰。亡親存日。無白金私寄他室。二人相讓良久。公乃以金付佛寺。修冥福以薦幽爽。

俞紫芝

俞紫芝字秀老。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氏心法。所至翛然而工於詩。荆公愛重之。其詩有夜深。臣子喚不醒。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

陳體常

續法喜

卷三

九

陳易字體常。少好學。該綜經史。工五七言詩。熙寧初。應試卽棄去。以爲非吾所以學。居蔡溪之左巖。與釋氏論出世法。嘗曰。性命之理。儒與釋一也。顧爲教不同耳。崇寧中。舉遺逸。又舉八行。郡守郭重致禮聘。易易謝牋曰。早羸修於八行。晚但了於一心。心旣本無行。亦何有平生無忤視妄言。或爲語諸儒。莊老釋氏大意。則疊疊不倦。蓋

隨其意興所至。人莫得而測也。宣和八年
跣跌而逝。

曹脩睦

曹脩睦。脩古弟。廩介自立。與脩古同舉進
士。深達性理。知邵武軍時。常以竹簞贈禪
僧仁曉。曰。翠筠織簞。寄禪齋。半夜秋風。枕
底來。若也。此時人問道。涼天捲却暑天開。

續法喜 卷三

十一

朱壽昌

朱壽昌。字康叔。天長人。七歲不知母所在。
及長。棄官。刺血寫金剛經。行四方求之。後
果得母於同州。願力始遂。

郭功甫

郭祥正。字功甫。母夢李白而生。梅堯臣一
見歎曰。真太白後身也。官至殿中丞。棄去。

隱於青山。所居有醉吟菴。詩文凡三十卷。

號青山集。嘗自當塗絕江。謁舒州白雲端。

禪師。師問曰。牛淳乎。功甫曰。淳矣。師叱之。

功甫拱手而立。師曰。淳乎。淳乎。南泉大瀉。

無異此也。乃贈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

牛出山去。東觸西觸。一日到黃梅東山。請。

演禪師說法。乃於法座拈香云。此一瓣香。

續法喜 卷三

十二

爲光明雲徧滿法界。伏願於此雲中。方廣。

座上。劈開面門。放出先師頂相。白雲巖畔。

舊相逢。昨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

食。一爐香散白蓮風。

王敏仲

王古。字敏仲。東都人。官侍郎。嘗叅黃龍晦
堂。翠巖楊岐。悟淨土法門。作決疑集三卷。

又撰法寶錄十卷。敏仲祖父七世不殺。又好放生。至敏仲身乃自生疑。一日咨決於小法華曰。以其所見。不殺不放。一切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公大錯。豈作空解耶。面前露柱亦自無生。着幾箇露柱能救得。世間一箇苦惱衆生。敏仲始發心。放一百萬命。其後持節淮甸。

續法書

卷三

十三

呂東萊

朱紫陽曰。伯恭嘗看藏經。然甚深不見於言語文字間。

張文懿

張士遜字順之。少孤貧。讀書武當山。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子殊有道氣。不然亦位極人臣。淳化三年及第。後果登台輔。性喜山

水。宰邵武。多游僧舍。至則吟詠忘歸。嘗至西菴寺。題詩曰。西菴深入西山裏。算得當年少客遊。密密石叢盤小徑。涓涓雲竇瀉寒流。松皆有節垂青蓋。僧盡無心也白頭。欲刷粉牌書姓字。調卑官冗不堪留。又嘗至寶蓋巖寺。亦留題曰。身為冠冕留。心是雲泉客。每到雲泉中。便擬忘歸跡。况茲寶蓋巖。天造清涼宅。稅車官道傍。誰知願言適。生平博大口。不言人過而尤。記存故舊。嘗與邵武姓魚一僧相善。及貴尤不忘。爲魚奏紫方袍。弟子守仙亦沾錫服。

楊龜山

龜山論形色天性一章曰。此與釋氏色空之論何異。一日過黃庭詹季魯家。季魯問

易龜山取紙畫一圈於上曰此便是易和
陳瑩中絕句云畫前有易方知易曆上求
玄恐未玄白首紛如成底事靈魚徒自老
青編又云盈科日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
衆流只恐達多狂未歇坐馳還愛鏡中頭

陳忠肅

陳瑩中號了翁又號華嚴居士嘗作寶城

續法喜卷三

十四

錄序云余既得臯台州自壬辰八月捐書
不復爲文華心改過專趣淨土路長身老
恨發心之晚也比閱晁文元公道院集論
空不空三昧自定日用之法先入空三昧
旋滅一切妄念如空華谷響經視聽而無
礙也又入不空三昧安住一真法界如額
珠髻寶常愛戴而無失墜也此法交濟更

不異時精密久長百法無敵因繫之以辭
曰心空如太空豁然無可觸一真法界中
靈照常安住宣和初奏議曰儒與釋迹異
而道同不善用者用其跡如梁之用齋戒
漢之求神仙是也善用者用其心如我宋
祖宗是也用其迹則泥泥則可得而攻用
其心則通通則無得而議公嘗撰三千有

續法喜卷三

十五

門頌曰不思議假非偏假此假本具一切
法真空不空非但空圓中圓滿非但中是
故四門之初門卽是不可思議假凡夫心
具卽佛具取着不圓則不具惟一具字顯
今宗入此宗者甚希有

游定夫

呂居仁以書問定夫曰定夫旣從二程學

後又從諸禪遊。則儒釋兩家必無滯闕。敢問所以不同何也。定夫答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而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政不以爲然者也。朱子曰。看道理不可不仔細。只如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

許彥周

許顗字彥周。與僧廓然游甚久。廓然能詩。彥周愛誦其兩句。百年休問幾時好。萬事不勞明日看。非學道休歇擺落自在者。不能道。

謝上蔡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有問求仁如何。下工夫。顯道曰。如曾子顏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喏。不從心中出。便是不仁。不識痛癢了也。時呂晉伯好學。初理會仁字。

續法喜卷三

七

不透。顯道曰。世人說仁。只管着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晉伯起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談禪一般。朱紫陽曰。孔孟只說爲仁。上蔡却說知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爲張子韶再轉而爲陸子靜說。仁說覺分明是禪。

林和靖

林逋隱錢塘。恬澹好古。弗趨榮利。梅聖俞
爲逋撰詩序曰。天聖中間。寧海西湖之上。
有林君。嶄嶄有聲。若高峯瀑泉。望之可愛。
卽之逾清。挹之甘潔。而不厭也。嘗作詩送
慈雲懺主曰。天竺孱顏暫掩扉。講香浮穗
上行衣。白猿聲裡生公石。莫遣移文怨晚
歸。酬天竺僧詩曰。林表飛來色。猶慙久卜
隣。沿回一水路。夢想五天人。謝絕空園草。
沉冥滿几塵。暮雲如有待。寧謝寄聲頻。

鄒志完

鄒浩字志完。舉進士爲右正言。上章極言
章惇之臯。哲宗廢孟后而立鄒氏。復上章
乞追停冊立禮。惇詆其狂妄。編管新州。徽
宗立召爲中書舍人。蔡京忌浩。再謫衡州。

續法喜卷三

六

尋竄昭州。自號道鄉居士。志完在昭州江
上所居近崇寧寺。嘗閱華嚴經於觀音像
前。有脩竹三根。生像之後。志完揭茅出之。
乃垂枝覆像如寶陀山巖竹。因命僧人鎖
鑰之以俟。過客遊觀。比還過永州。澹山巖
巖有馴狐。凡貴客至則先鳴。志完將至而
狐輒鳴。寺僧先出祇候。志完怪之。僧以狐
鳴爲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然。初
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迦客。一夜飛
鳴報老禪。

朱紫陽

紫陽先生云。佛家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
禪家不立文字。直下識心見性。律戒甚嚴。
毫髮不容。臯過教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

續法喜卷三

九

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傳其學近禪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吾儒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己身心上理會得本領便是無得禪的講說辨訂便是無得教的動由規矩便是無得律的看來佛氏之學與吾儒甚相似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

續法喜

卷三

二十

倒迷安耽嗜戀着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着眼也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

錢端禮

續法喜

卷三

二十一

錢端禮字處和號松牕仕至叅政嘗叅護國元禪師有悟入淳熙間示微疾請平田行機禪師入卧內談笑移時忽謂機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地水火風暫時湊泊昧者認爲自己從上諸聖去住自在今吾如是豈不快哉遂斂目而逝

曾天游

曾開字天游官至禮部侍郎秦檜主和議開抗疏力諍忤檜出知徽州尋褫職後復

秘閣修撰。開嘗師游酢。友劉安世。故立朝大節凜凜。遇事敢言。紹聖辛未。佛海遠禪師住三衢。開曰。如何是善知識。遠曰。燈籠露柱。猫兒狗子。遂有省。呈偈曰。咄。這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洩。有人更問道。如何拈起拂子。驀口截。又致書大慧曰。今幸私家塵緣都畢。望師委曲提警。日用續法喜卷三 二十三

呂正己

呂正己爲顯謨閣學士。叅長蘆且菴仁禪師。嘗問師曰。衣裏藏珠。是甚麼人。師起抖

擻曰。一物也無。正己唯唯。師贈偈曰。君今親切到長蘆。抖擻衣衫一物無。此去逢人如有問。但言風急浪花麤。正己投機偈云。鉞斧相投。夙有緣。千年孤立雪庭寒。禪人若問前程事。萬里長安到不難。

張文成

張子韶謫居南安。談經自若。手不停披者

十數載。庭石歲久。雙趺隱然。嘗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卽補之。皮履闕裂。亦不易。或問子韶。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麼處。若一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話頭。是學道之士。修行老僧。方會得。嘗讀子美野色更

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忽歎曰。子美此詩。非特爲天光野色。凡悟道理透徹處。境界皆如此。

李泰發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師事劉安世。高宗時爲吏部尚書。叅知政事。力詆秦檜誤國。謫瓊州安置。卒謚莊簡。所著有盤溪宏辭藁。

續法喜 卷三

二四

左氏說雜著九十餘卷。公守宣城日。適彰教寺虛席。具疏請隆禪師爲住持。嘗致書大慧問禪要。慧答書曰。大叅平昔所學。已見於行事。臨禍福之際。如精金入火。愈見明耀。又決定知華嚴重重法界。斷非虛語。則定不作他物想矣。其餘七顛八倒。或逆或順。或正或邪。亦非他物願。公常作是觀。

異日相從於寂寞之濱。成就重重法界。以實其事。

鍾離松

鍾離松。紹興十八年進士。乾道庚寅奉祠吳門。立寶積精舍。画九品蓮臺圖。同會者百人。依希有廬阜之風焉。松爲記曰。光陰電掣。因果影隨。勿肆情而造愆。勿倚壯而廢日。瞻茲簡易法門。能卽迴光返照。則不離當處。超脫苦輪。

續法喜 卷三

二五

喻良能

喻良能。義烏人。累官太常寺丞。孝宗朝進忠義傳二十卷。批示頒行。所著有諸經講義。香山等集。嘗賦廬山蓮社詩云。遠公結社事清修。永叡宗雷並俊游。千古空餘舊。

名字白蓮零落不勝秋。前身我是比丘身。
處處名山有宿因。何日塵緣都掃盡。重爲
香火社中人。

劉屏山

劉子翬字彥沖。稱屏山先生。以父忠顯公
軫歿靖康之難。痛忿幾無以爲生。隱潭溪
之上。盡棄人間事。自號病翁。危坐一室。以

續法喜

卷三

三六

三代而下。六國爲談說所蒙。兩漢爲章句
所蒙。晉魏爲虛無所蒙。隋唐爲詞章所蒙。
如波滾沙。如谷騰霧。初不知其豁然者何
在。乃作十論。揭明其大旨。或問朱元晦曰。
屏山十論之作。全以歿生爲言。似以此爲
大事。元晦曰。他本是釋學。只是翻騰出來
說許多話耳。又問原道謂軻之後不得其

傳。屏山乃以爲孤聖道絕。後學如何。元晦
笑曰。屏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
彥沖始得微疾。卽謁家廟與親朋訣。論修
身出世之要。彈琴賦詩。居兩日而沒。

吳偉明

提刑吳偉明居士。久參真歇了禪師。得自
受用。三昧爲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菴。隨

續法喜

卷三

三七

衆入室。遂留咨叅。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
倆。直須啐地。折曝地。斷方敵得生。歿。若祇
呈伎倆。有甚了期。卽辭去。道次延平。倏然
契悟。

真西山

希元在泉州時。題絕句云。飽食安居樂矣
哉。這場春夢幾時回。若還要醒。如今醒莫

待藤枯樹倒來。又云。人生難得今已得。人道難聞今已聞。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出文忠集。

王龜齡

王梅溪官侍御。嘗謁雪堂行禪師曰。先佛說法。觀根發言。依言立義。禪門乃撥去文字。謂至道不可以理求。真理不可以識解。

續法喜

卷三

天

既撥去文字。復刊藏教流通。何耶。師曰。經是佛語。以心爲宗。心若不明。惟認佛語。欲以理求識解。譬如說食。終不能飽。梅溪集中。有王荊公與佛慧泉禪師曰。世尊拈花。出自何典。泉曰。藏經所不載。公曰。項在翰苑。偶見大梵王問佛決疑經三卷。有梵王在靈山會上。以金色波羅花獻佛。請佛說。

續法喜志卷四

永蓮道人夏樹芳輯

王臞軒

王邁字英伯。號臞軒。從真西山游。端平中。秘書省正字。史嵩之將復相。極論嵩之奸邪。謂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厚權臣而薄同氣。此欺天之大者。理宗不懌。出漳州。

續法喜

卷四

一

通判邁行文多奇暢。喜作貝葉語。時岳珂得李龍眠五百應真像。邁爲之記曰。南閭浮提有大善知識。作五百大阿羅漢。海會妙相一軸。宛轉諦觀。神通變化。各得自在。足踏滄海。如履坦途。蛟蜃龜鼉。魚鼈蛙蛤。俯首聽命。如乘安車。天龍八部。夜叉羅刹。諸惡鬼衆。前後導從。如役僕厮。寶花繽紛。

天樂圍繞。或闖而窺。或倚而立。瓶鉢杖拂。各有所執。凌雲御風。升降跌宕。或解衣渡水。或濯足坐石。或挽或負。若大若小。老幼妍醜。各有所別。以種種形成。就一色於一色中。衆妙畢具。如幻三昧。隨刹現形。千變萬化。不離一性。

李德遠

續法喜卷四

李浩字德遠。建昌人。紹興中進士。累官直寶文閣。立朝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人不敢干以私。後徙居臨川。嘗閱楞嚴經。謁應菴華禪師。不旬日而躋堂奧。以偈寄同僚康教授曰。門有孫臏舖。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

周子充

周必大。字子充。廬陵人。紹興間中博學弘詞科。除國史編修。以力排權倖。忤旨。改福建路提刑。後叅知政事。拜右相。封益公。有文集行世。嘗撰佛照光公塔銘曰。我聞萬生各具佛性。人有未見。見或未盡。偉哉光公。宿習戒定。頓入悟門。遂傳心印。福慧兩足。行解兼進。巍巍孝宗。見聖由聖。與師晤言。謂發深省。晚歸東菴。不倦接引。八十三。年報緣已竟。勿云鏡明。昔現今隱。一物本無何用。照映。勿云谷虛。有叩隨應。十方皆空。何論銷殞。摘葉拈花。繫風捕影。持問塔中。解顏微哂。

魏南夫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孝廟時叅知政事。謚

文節晚年奉祠歸於四明小溪。公爲一代
勲臣。言行高節。在朝野。生平篤信佛法。每
發願祈來世爲僧。一日命丹青寫爲僧相。
揭之高堂。請佛照光。禪師作贊。佛照贊曰。
身從果位中來。位冠百僚之上。只因熟處
難忘。故現比丘真相。洎公薨。乃命諸子曰。
吾已去。當爲我削髮着袈裟。以僧相殮之。

續法喜 卷四

四

諸子不違重命。以三衣一鉢投棺中。

尹和靖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河南人。紹興中召
爲崇政殿說書。除左通直權禮部侍郎。在
朝班時。嘗迎古天竺觀音於郊外。有問何
以迎觀音。曰。此西方之大士也。衆人皆迎。
安敢違衆。講筵退。日看金剛經一部。

張安國

張孝祥字安國。紹興中狀元及第。嘗序淨
土文曰。彌陀如來以大願力攝受群品。繫
念甚簡。證果甚速。卽此一念清淨堅固。還
性所有。與佛無異。當是念時。不起於坐。極
樂國土。悉皆現前。幻身壞時。此性不壞。往
生金臺。如返吾廬。諸佛同根。性無異故。嘗

續法喜 卷四

五

致書楓橋演長老曰。從上諸祖無住持事。
象法衰替。乃有投狀買院之說。啐啄同時。
原不着力。有緣卽住。緣盡便行。若裨販之
事。造地獄業。不若兩手分付爲佳耳。孝祥
父祁字邦彥。負氣節。趙鼎張浚皆器重之。
與胡寅交最善。秦檜憾寅。下祁大理獄。尋
得免。祁亦嗜禪學。號總持翁。

陸象山

陸九淵字子靜。乾道中進士。居象山教授。學者稱爲象山先生。嘗謂孔子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爲異端。不知當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苟術業與吾儒不類。卽是異端。何止佛老。一日門人朱季繹云。近日異端邪說害

續法喜

卷四

六

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且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包顯道嘗云。禪是吾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個却好縛作一束。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先生嘗終日默坐。阜民一見。謂先生曰。子何以束縛如此。先生因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趙東

山贊子靜云。儒者曰。汝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呂原明

呂希哲字原明。封滎陽公。正獻公晦叔之長子。元祐中爲崇政殿說書。徽宗時。歷知曹相邢三州。性好生。公帑多蓄鯪魚。諸乾物以代物。命晚年習靜。兀坐一室。不以毫

續法喜

卷四

七

髮事千人。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有人問俞秀老。原明答書云。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真。要之皆法門之猛將也。政和中卒。年七十八。朱子曰。呂氏家傳。深有警人處。但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而呂公學於程氏。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然考其學問。

初不失程氏之宗。晦叔爲端明殿學士。帝從容問治道。遂及釋老。晦叔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晦叔曰。堯舜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急。所以爲堯舜也。

程至道

程俱字至道。宣和中進士。累官中書舍人。俱在掖垣。命下有不安於心者。必反覆言。續法喜卷四

之不少畏避。爲文典雅閎奧。所著有北山集。於遠法師劉遺民俱有贊。其作靈山安養菴記。如來法藏尤極宣揚。

趙黃山

趙渢字文孺。東平人。舉進士。仕至禮部郎中。性沖澹。學道有所得。仙和尚坐脫。文孺題云。識得從來覺性圓。西歸隻履更翛然。

永嘉穩步曹溪路。臨濟飽參黃柏禪。桶底脫時無一物。機輪轉處有三玄。火中留得一莖草。依舊光明爍大千。自號黃山所著有黃山集。

陳貴謙

陳貴謙官樞密使。答真西山問禪書曰。承問話頭合看與否。以其觀之初無定說。若能一念無生全體是佛。何處別有話頭。續法喜卷四

張約齋

張鉉號約齋。官直秘閣學士。嘗聞鐘聲悟道。偈曰。鐘一聲耳根塞。赤肉團邊去箇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若多神面門黑。後捨宅建寺曰慧雲。請破菴先禪師開山疏云。捨林居爲阿蘭若。夫豈小緣。請宗師據曲。

杲牀只因大事幾度徧參。遭密菴打失鼻孔。一朝拈出。向冷泉拚下面皮。不謂馨香。奚煩鄭重。辭青松於北澗。穿幾重出岫之雲。對綠水於南湖。祝萬歲如山之壽。

林希逸

林希逸字肅翁。福清人。紹定間進士。號虜齋。所著有易講春秋傳。老莊列口義。考工

續法喜

卷四

十一

記解。竹溪稿等書行於世。嘗撰斷橋倫禪師塔銘曰。昔富鄭公於顯華嚴。范文正於古薦福。張紫巖於杲大慧。皆以元勲大老。敬向其人。今師之得魏公。又何遜哉。乃爲銘曰。斷橋之學。不以言句傳。所可傳。竹溪已序師於叢林末法。砥柱我觀其初。信有異趣。麻矢何疑。楞伽何悟。無準室中。不契

何故所聞何聲。始得汗去。師今何故板鳴。不住是聲。何如必有落處。我爲此銘來者。轉註。

葉少蘊

葉夢得字少蘊。官至戶部尚書。嘗云。傳禪者以雲門。臨濟。馮仰洞。山法眼爲五家宗派。自馮仰而下。其取人甚嚴。得之者亦甚

續法喜

卷四

十二

少。故馮仰法眼先絕洞山。至大陽警延所存者一人而已。延僅得法遠一人。遠得清華嚴。清傳道楷。楷行解超絕。故近世學徒師雲門。臨濟而未至者。皆翻然捨而宗之。今之歸洞山者。幾十之三。斯道固無彼此。但末流不能無弊。要之與之嚴者。其得之必精。得之精者。其傳之必遠。此洞山所以

雖微而終不可泯也。

鄭清之

鄭清之字德源少從樓昉學嘉泰中進士理宗潛邸教授凡四登相位端平間召用正人多清之之力累遷太傅保定軍節度使封齊國公諡忠定所著有安晚集六十卷公有勸修淨業文謂不由禪教律而得

續法喜

卷四

十一

戒定慧無踰淨土一門嘗撰妙峯善公塔銘曰西方心法難思維真淨妙明無一絲廣長舌語包須彌誰知認指爲月非九年面壁老古錫傳付不在鉢與衣非佛非法非事爲透地透天生光輝我識妙峯再見之語真貌古無他奇野鶴同往雲與歸昭琴雖鼓何成虧雪肥梅瘦局泉扉無邊春

意一枯枝作众生觀真游嬉在旁知狀惟穹碑。

劉靜齋

劉謐號靜齋著三教平心論謂秦始皇欲去儒而儒終不可去梁武帝欲除道而道終不可除三武之君欲滅佛而佛終不可滅雖其優劣不同要不容於偏廢也。

續法喜

卷四

十一

謝無逸

謝逸字無逸臨川人號溪堂居士所著有春秋廣微樵談等書凡數百餘篇嘗題詩贈隱士云家藏玉唾幾千卷手校韋編三十秋襄陽耆舊節獨苦只有龐公不入州蓋自况也閑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語撫州守朱世英以八行薦於朝不就後

偕其友過之。小君方炊。稚子宗野汲井。無
逸誦書掃除。顧二人放帚大笑曰。聊復爾
耳。其友作偈曰。老妻營炊。稚子汲水。龐公
掃除。丹霞適至。棄帚迎門。一笑相視。不必
靈照多通道理。世英亦作偈曰。提籃靈照
掃地謝公。一般是麪。做作不同。不假語脉
通透玲瓏。更若未會。換手搥胸。

續法喜卷四

十四

甄龍友

甄龍友字雲卿永嘉人。滑稽有辯才。西湖
作大佛頭贊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
地人只見一椀。

李屏山

李純甫字之純。承安中進士。性嗜酒。遇飲
輒醉酒酣耳熱。或有發其難端者。倒峽懸

河無有窮竭。中歲徧觀佛書。能悉其精奧。
所著有鳴道集說。凡二百十七篇。嘗賦雜
詩云。顛倒三生夢。飛沉萬劫心。乾坤頭至
踵。混沌古猶今。黑白無真色。宮商豈至音。
維摩嬾開口。枝上一蟬吟。空譯流沙語。難
參少室禪。泥牛耕海底。王犬吠雲邊。仰嶠
圓茶夢。曹山放酒顛。書生眼如月。休被衲

續法喜卷四

十五

僧穿屏山學佛自史舜元發之。張伯玉高
獻臣二人頗不解。屏山復作解嘲詩一章。
楊誠齋

楊萬里字廷秀號誠齋舉進士。乾淳間詩
人稱誠齋。范石湖陸放翁三人爲巨擘。贈
杪經頭陀詩云。刺血杪經奈若何。十年依
舊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

更多。

孟忠襄

孟珙字璞王歸安人累功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端平初與元將俺蓋共滅金守荆襄二十年朝廷賴之史謂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卒諡忠襄珙好周易而尤深於佛學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遠貨色絕滋味自號無菴居士

續法喜

卷四

十一

王或

王或字子文自號照了居士後改名知非字无咎崇寧間棄官學道往來登封盧氏山中二十年布衣蔬食并曰自親人以為難而子文處之自若有詩云撒手寧論萬丈崖脚跟那肯點塵埃東君也自魔君數

故着青黃眼底來。來何遲。去何早。二五不多十不少。一聲柄水徧虚空。誰識堂堂真照了。子文既學佛。作決定歌。禪家以為證道新豐之後。無有及者。

胡汲仲

胡長孺字汲仲天台人特立獨行凍餓有守趙子昂嘗為羅司徒奉鈔百錠請作墓

續法喜

卷四

十一

銘長孺怒曰我豈為宦官諛墓耶是日長孺絕糧座上客咸勸之受長孺辭之愈堅嘗送蔡如遇歸東陽云靡不繼襖不溫謳吟猶是鐘球鳴語之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現方也暇則留心內典嘗著大同論曰孟子沒一千四百年而周子出周子之傳出於北固壽涯禪師程子朱子皆得之周子

朱子後得張欽夫講究此道方覺脫然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學不知禪禪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曾割着病處真可笑也。

鄭所南

鄭所南一名思肖連江人以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辭科元兵南下嘗叩闕上書元人

續法喜卷四

十六

爭目之遂變今名隱居吳下坐必南向歲時伏臘輒望南野哭再拜乃返誓不與朝客交游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所南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與中峯禪師善一日會於孝子梅應發家兩人相對無語中峯云所南何不說法思肖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棄所居弗居寓城南萬壽覺報

二寺有田盡捨諸刹疾亟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必矣煩爲書一牌位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蓋恨不能歿國事也自贊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荒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旣虛適意緇黃自稱山外野人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自敘一百二十圖詩一卷

續法喜卷四

十九

劉秉忠

劉秉忠字仲晦邢臺人因從釋氏又名子聰官贈太師諡文正有文集十卷元世祖征雲南伐宋秉忠贊之以天地好生爲德佛氏以慈悲濟物爲心方便救護所全活

者不可勝紀。自號藏春散人。

鄧文原

鄧文原字善之。綿州人。博學工書。官集賢直學士。撰石林鞏公塔銘曰。佛氏之道。非有非空。非垢非淨。是正法宗。俗昧原本。曷覺群迷。出方便慧。作大導師。南山繚屏。慧日其頂。自師之。山空雲冷。

續法喜卷四

十一

張仲舉

張翥字仲舉。號蛻菴。官翰林學士。有衡山二十三題詩。今錄其二。初生巖曰。初地靈峯下。重來爲講經。神應合掌受。石亦點頭聽。雲鶴隨飛盃。湖龍入淨瓶。至今花雨處。長照一燈青。大慧塔曰。大慧談經地。林園

卽給孤。鑿雲藏舍利。鞭石起浮圖。風鐸時喧寂。天燈忽有無。沙門每來此。三繞作南謨。

程鉅夫

程文海字鉅夫。避武宗諱以字行。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有雪樓文集。仁宗建梅檀像殿。鉅夫撰記。因道非有像。法本皆空。指空

續法喜卷四

十一

明天淵

爲鏡。不若以鏡喻空。卽樹占風。將使識風忘樹。譬猶萬影沉江。如如不異。孤光透隙。一一皆圓。夫豈擇地而容。蓋以隨緣而應。明天淵豫章人。至正間爲翰林學士。後削髮爲僧。改名來復。字見心。號蒲菴。賦白牛詩。耕雲不住海門東。收向楞伽小朶峯。露

地已忘調伏力。雪山誰識去來蹤。放歸祇樹隨羊鹿。種就曇花伴象龍。一色天闌頭角別。水晶池沼玉芙蓉。

馮海粟

馮子振。攸州人。自號海粟居士。其豪俊與陳剛中畧同。嘗爲中峯淨土贊曰。我觀幻住師於幻無所住。雖不住於幻。能覺如幻。

續法喜

卷四

廿二

人手提古佛機。數與念珠等。字數逾三千。其實無一字。若人於此中。一一總無念。於無念念佛。無念亦復無。紅爪紺髮螺種種。白毫相有目具瞻仰。月面照日輪。花敷四色蓮。出微妙香潔。所生皆淨土。云何更西方。是人見彌陀。悉得安隱住。

柳貫

柳貫字道傳。東陽人。官至翰林待制。無國史編修。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一卷。嘗謂談禪如用兵。禪有機而兵有法。必至於客主無對。迹用雙泯。而後忘法證法。忘機契機。勝妙圓明。不足言矣。

貫酸齋

貫雲石。號酸齋。生而神彩秀異。膂力絕人。

續法喜

卷四

廿三

年十二三時。使健兒驅三馬疾馳。輒持槊騰上之。越一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及長。折節讀書。仁宗朝。拜翰林學士。辭疾居江南。賣藥錢塘市中。詭姓名易冠服。人無知者。嘗過梁山。見漁父織蘆花爲被。尚其清。欲易之以紬。漁父曰。君欲吾被當賦一詩。遂援筆云。採得蘆花不浣塵。翠蓑

聊復藉爲茵。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綾莫爲鴛鴦妬。款乃聲中別有春。詩成竟持被去。因自號蘆花道人。晚年留情釋典。臨終作辭世吟曰。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歿相。海天秋月一般圓。

續法喜

卷四

廿四

徐雲嶠

徐士英元人。自稱雲嶠居士。作金剛口義。多以儒書證佛言。其解一相無相。分四果之義。各以杜詩證之。甚爽快。其說第一果云。不入色聲香味觸法。則是知欲境當避。此果之初生。如山梨結小紅之始也。第二果云。一往來。則是蹈欲境不再。此果之方

碩如紅綻。雨肥梅之時也。第三果云。不來。則是棄欲境如遺。此果之已熟。如四月熟黃梅之際也。第四果云。離欲。則是去欲境已遠。此果之既收。如挂壁移筐果之日也。楊升菴曰。雲嶠以果字說經。又一一證以工部之詩。可謂詩禪矣。

葛謙問

續法喜

卷四

廿五

明

葛剡字謙問。少擢上第。玩意禪悅。首謁無菴全禪師。問道。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燿然頓悟。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豔陽景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淳熙六年守臨川。八月感微疾。索筆大書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跳出虛空。召僚屬

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去道遠矣。言訖端坐而化。

丁鶴年

丁鶴年。其先西域人。元末因父兄遊宦居武昌西山。與兄元德弟允中竝舉進士。清心學道。不混塵俗。嘗卓禪室以居。與蘇生

續法喜

卷四

共一

話舊云。不學楊雄事草玄。且隨蘇晉暫逃禪。無錐可卓香嚴地。有柱難擎杞國天。謾詫丹霞燒木佛。誰憐玉露泣銅仙。茫茫東海皆魚鼈。何處堪容魯仲連。鶴年嘗卜日葬其父。霖雨十日不休。因仰天號泣。翼日雨止。葬畢。雨如初。時兵亂後。失母墓所在。悲痛深切。夜夢母告以墓所。鄰翁韓重者

亦夢焉。卽其地求而得之。見母屍正中。一齒如漆。復嚙指滴血。試之良驗。遂改祔父壙。人呼爲丁孝子。

楊廉夫

楊維禎號東維子。寓吳山鐵嶺。因號鐵崖。嘗得古斷劍於洞庭湖上。鎔爲鐵笛。又號鐵笛道人。晚築蓬臺玄閣於鶴城。坐卧不

續法喜

卷四

共一

復下。又號抱遺老人。寓泖湖。有以佛頂菊。花來獻者。廉夫走筆云。蓮社淵明手自栽。頭顱終不惹塵埃。東籬若爲摩娑看。西域親曾授記來。妙色盡從枝上發。慧香直透腦門開。明年九月重陽節。再托摩耶聖母胎。時車溪廣福寺竺隱道師得靈木於古張騫祠下。刻大悲菩薩千手眼像。廉夫爲

之題贊

續法喜志卷四終

續法喜志卷四

六
東

續法喜志跋

凡夫以欲爲喜欲多而厭生何也世樂無常難乎其續也智人以法爲喜法彌廣而喜彌深何也真常之樂相續而不窮者也冰蓮居士志法喜四卷已復爲四卷續之徵言於予予時方禁筆研久而書其後曰是法喜也豈惟續於今之四卷而已千百法喜志跋
世之後聞法悅心者當代有其人積而爲千百卷何可量也居士示形欲界而怡神法窟又不爲一身喜一時喜而爲天下後世喜其用心亦普矣是故法無盡喜無盡續無盡而居士之功德亦無盡雲棲沙門
株宏和南謹書

法喜志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夏樹芳撰樹芳有棲真志已著錄是編取歷代
知名之人撫其一事一語近乎佛理者皆謂得力
於禪學凡二百餘人至於韓愈程子周子朱子亦
羅織入之姚江末派至明季而橫流士大夫無不
以心學爲宗故有此援儒入墨之書以文飾其謬
可謂附會不經前有萬厯六年顧憲成序憲成所
見必不如是殆亦樹芳嫁名耳

長松茹退二卷

〔明〕釋真可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長松茹退

二卷》提要

長松茹退叙

紫柏老人無恙時駐錫匡廬之開
先日踞蒼玉峽剪松標瀑與二三衲
子劇譚無生夜則露頂結跏勦聲
如伏雷震谷野人驚一告邢素慈兄
弟來慈兄弟喜曰得無我紫柏大士
耶即之良是因相與昇歸潯陽之長
松館、焉余時為潯假守得參緒論
無何紫柏別去留一編貽余、發而讀
之其文簡與玄淡機杼一本文始景升
間而義味涵蓄甚富既刮拄相諸宗
骨髓一以西來的脉搜縊之乃其宏

濶勝妙往、襟取經

百家揉團澤

合出入無際蓋自古釋流之談儒玄與儒玄之談釋未有能橫合變如是者也無何言者病余譚禪落余官一詮余欣就其名益凡竺乾書研治之還以印諸此編義柄著於是益見老人之用心近老人勝法道之詢踐蹈湯火翛然已逝嗟老人造履明白之大驗嗟夫美則必傳微而後信是編也可以信矣

東吳竹頤居士李日華識

長松茹退跋

先是不佞將登匡廬道東林踟躕於虎溪之上聞樵人相謂曰遠公蓮沼蕪沒久矣今忽生蓮此何祥也不佞灑然異之意當至人如遠公者出無何慙慙禪師果從皖山來潯陽益師先結夏皖山家仲氏典御聞而往禮焉至則已移錫開先復往開先方接足私自慶幸謂不意像季之秋得覲肉佛遂長侍左右自是遊棲賢過禹長松茹退張衫吊黃龍未嘗不在側也居頃之師將禮馮茂破額往謁曹溪至湓浦而虐復作小憇海天不佞適下第歸亟謁法座而謝不見電且轉刺仲氏奉而事之長松館不佞日候門牆久之得引見授以首楞嚴經一再讀之苦相銳不能解後復授以南岳心要雖亦微有所窺猶然不解也師乃曲垂方便不深談奧旨直以其淺淺者巧喻旁敲始爽然自

失如暗得燈乃合掌頂禮而白師言小子不敏愧弗堪領奧旨今聞緒論使我心光稍開得未曾有竊計衆生根鈍如小子者不少強爲我著千萬言令彼鈍根者有所解入實覺山之雲梯苦海之寶筏師曰善哉遂意到筆隨不三日得百十有九章自以爲無當日曰茹退不佞長跪而誦之如登波斯寶船莫測其所從來亦無能形之讚歎是謂一出寧唯楞嚴諸經可入卽大藏已得其要領矣謀梓之以傳時仲氏已計偕北上茲欲述其始末小子何敢辭焉嗟夫師不病虐必不留潯陽不留潯陽必不著是書留潯陽著是書豈偶然哉遠公之蓮復生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往有談不二法門者亦一病士庸詎知至人不可思議雖病亦廣長舌耶或曰鼻祖西來不立文字此何爲者不佞展然大笑曰客所稔聞者非仲尼乎仲尼遇賜則欲無言遇回

則終日言夫回賜之淺深若同眉必以不立文字爲心印則仲尼失之顏氏子矣且菩薩以普濟爲心體非借言爲前茅更操何術使之會不言哉故曰聖人終日言而未曾言知終日言而未曾言則茲百有餘章猶畧矣尚將錄其所終日言者焉

萬曆乙未正月十九日楚黃弟子邢慈願和南

寶顏堂訂正長松茹退卷之上

明 紫柏慈頤院 著

稿本

今日華石寶

同校

陳天保定之

慙慙子曰諸法無生何謂也心不自心由塵發知塵不自塵由心立塵由塵發知果有哉由心立塵塵果有哉心塵既無誰為共者若謂無因烏有是處吾以是知山河大地本皆無生謂

長松茹退

有生者情計耳非理也故曰以理治情如春消冰

慙慙子曰千年暗室一燈能明一燈之明微吹能冥明暗果有常哉如明暗有常則能見明暗者非常矣知此者可以反弄為夜反夜為晝而能晝能夜者初無晝夜也

慙慙子曰明暗無代謝謂有代謝者隨分別始生也如分別不生明暗何任悲夫明則能見暗

則不能見是謂塵使識若識能使塵則明暗在此而不在彼矣故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慙慙子曰水性無非寄於諸緣然諸緣而覓火性何異離波覓水者哉火性既如此彼九大獨不然乎噫道遠乎哉觸事即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今觸事不能真體之不能神蓋分別性未忘也無塵智亦未明也

慙慙子曰明暗生晝夜晝夜生寒暑寒暑生古

長松茹退

今脫離吾現前一念彼皆如石女生兒故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又曰覓心了不可得雖然了不可得依可得而有如無可得則不可得者曷能獨存哉

慙慙子曰如來藏中不許有識此古人之言也吾則不然眾人心中不許有如來藏夫何故凡聖皆獨立故譬如指屈伸正屈時伸何所有正伸時屈何所有一現前一不現固不同而全露

指體本無優劣故曰師子遊行不帶伴侶

慙慙子曰空外無色色外無空空今色今相
而有外情而觀則空色冥密故曰情爲化母萬
物皆于母亡子隨乃自然之勢也或曰有可情
化空豈能化慙慙子曰空待色有色化空殞此
理之必然者也子何獨疑

慙慙子曰道不生虛則有形者何所置之人心
不虛則無窮之善自何出焉故曰虛則能容能

長松茹退

三

容則大大則無外無外則獨立而獨立者在堯
不加多在紂不加少然堯得之紂失之也

慙慙子曰性變而爲情情變而爲物有能泝而
上之何物非性

慙慙子曰五行相生復能相尅天下好生而惡
克殊不知外生無克外克無生故達者知生生
克聞死不惑知克生生聞喜不盈

慙慙子曰出者有隱者之心處者有出者之情

皆惑也夫出而不決爲患不徹處而不果是謂
大惑噫大惑不除雖處於幽岩深壑之間何異
市朝

慙慙子曰見水不能渡者以其無筏見空不能
蹈者以其無翼然筏與翼皆屬於木木生於土
由是而觀之是見土不能渡不能蹈也古之人
有知於此者故能不筏而浮滄海不翼而履太
空

長松茹退

四

慙慙子曰我不待我而待于物物不待物而待
于我兩者相待而物我亢然故廣土地者見物
而忘我略榮名者見我而忘物一忘一不忘何
異俱不忘唯俱忘者可以役物我

慙慙子曰鳥能飛魚能遊然微空水則其不可
展尾不能動故野馬奔於遠郊長風游於太虛
苟無肆足之地容怒之天則殆而已矣故君子
之處小人若不能使之各得其所用而不舞削

君子聞道奚益於世

慙慙子曰待欲熾始乃治之何異一杯之水救積薪之火也唯爲之於未有所謂未昏而我本明未動而我本靜慎之可耳如明極則照生靜旁即動起照爲昏媒起爲動引故聖人預知此乃設止觀之藥治昏動之病一朝病除藥廢則向我本明本靜者又不名明靜乃曰定慧者蓋不欲忘其復性之功也

長松茹退

北

慙慙子曰飲食男女衆人皆欲欲而能反者終至於無欲嗜唯無欲者可以勞天下可以安天下

慙慙子曰身非我有有之者愚也破愚莫若智智不徒生必生於好學學而能辨之非智安至此故曰學非是道然足破愚破智開始可入道矣

慙慙子曰能病病者病奚從生以不能病病我

故病焉然病之大者莫若生心心生則靡所不至矣豈唯病哉故曰眼病乎色耳病乎聲心病乎我唯忘我者病無所病可以藥天下之病

慙慙子曰松本無聲風入溝生銅本非鏡鏡成生明無情者有情者之待也無聲者亦有聲者之待也不明待明明即不明聲即無聲情即無情故曰有待無待者皆無自體唯是心建故達心無我者雖處吉凶之域而吉凶不可得而惑也

長松茹退

大

慙慙子曰無物不神不神有心心有而能無者無豈能醉哉無不能醉有不能昧可以顛倒天地有無萬物神耶非神耶

慙慙子曰刻木爲魚魚腹空虛以物擊之聲出于無無能出聲無果無乎聲從無出聲果有乎噫舉一類諸何物能愚

慙慙子曰有形至大者莫若天地無形至大者

真若虛空有道者知彼二者皆自心影響故見空不盲見形非形

憨憨子曰龍爲鱗虫之長孰不賓焉然長而有欲則人可以秦之秦之者犬豕也今龍亦可秦之豈真龍也哉

憨憨子曰介然有知唯施是畏此老氏之言耳曹溪大鑑則曰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則又若有知不乖無知也老乎曹乎同乎異乎吾不

長松茹退

七

得而知付之副墨之子俟來者辨之

憨憨子曰今有百人焉異口而同音使聽之者疑若一人焉嗟夫口異者情之所感也音同者性之所出也敢問性對曰音之前心之初唯無思者可以契同耳

憨憨子曰世人見畫鳥以爲非真見飛鳥則以爲真鳥也殊不知人借五行爲身析而觀之身則不有何況有人人既不有則畫鳥飛鳥獨能

有哉故曰真待假有假忘真隨忘若然者何真何假

憨憨子曰細細未陳錦繡傍焉既祭收緊踐焉夫芻之爲狗芻不增多狗復爲芻芻不減少由是而觀狗徒有名實唯芻也或者見芻則以爲薪見狗則以爲畜狗能防盜薪能傳火盜能殺人火能燒山一相因萬相因以至無窮竟不可以知識故曰一波纔動萬波隨

長松茹退

八

憨憨子曰學所以破愚也今有人于此不以學破愚而以學周欲卽此而觀則聖人設教本在藥衆人之病今藥生病則聖人之技窮矣故曰醍醐成毒藥也

憨憨子曰昔在瓶中春至則能萌芽人在欲中覺生則能夢除故曰有大覺而後知有大夢也夫大夢者併夢覺而言也夢覺則夢除覺覺則覺除覺夢俱除始名大

慙慙子曰莊周夢爲蝴蝶蝴蝶夢爲莊周此

有心而言也昔則曰我夢爲山河山河夢爲我此該有心無心而言也噫能有心能該有心無心者果夢耶果不夢耶

慙慙子曰萬物本閒閑之者人耳人而不閑天下何事故垂衣裳而天下治者非出有心也

慙慙子曰一盆之水一牽之石足以盡泰山滄海也夫何故大不自大待小而大小不自小待

長松茹退

九

大而小待小而大則天地可以置于芥子奧待大而小則毛孔可以容乎虛空矣虛無形毛能容之況天地萬物者乎故曰毫厘非細開闢其內虛空非大廣容無外

慙慙子曰種松所以棲鶴也養鶴所以代風也故列子泠然乘風而遊於八荒之外返而失其故居猶謂在八荒之外也故曰道非有無豈可以方所求之哉道非遠近豈可以去來疑之哉

唯不求不疑者非上智則下愚矣

慙慙子曰心有真心妄心真心照境而无生妄心則因境牽起者也真心物我一貫聖不能多凡不能少妄心則境有種種或以有爲境或以无爲境或以諸子各偏所見爲境故曰心本无生因境有六合之外六合之內羅籠盡矣又老子以身爲大患身无患无而不言所以然之旨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則无身之所以然明矣夫

長松茹退

十

心本不勞形累之勞身遺則心無能勞之者心果有乎昔人有言全神者心將遺之況于身乎故曰有心則罪福有主心忘主无雖有罪福孰主之哉

慙慙子曰我心未起義路莫造故穷天下之辨盡天下之義皆謂之以網張風剪龜之毛也雖然善行者无足迹善言者无舌力如是言如是行謂之不言而言不行而行不言而言者謂之

天下本无言不行而行者行偏天下本无行故曰不行而至不言而信也

慙慙子曰衆人以爲高不過乎天厚不過乎地故曰天高地厚无能匹者殊不知天地固雖高厚亦有形之大者夫有形離无形形何所從无形離有形无形誰明明也者有无一致之謂也慙慙子曰勇而不義謂之暴仁而不明謂之倒也者以小傷大之謂也唯仁不仁乃合乎道

長松茹退

止

慙慙子曰月在秋水春看花容雖至愚者亦未有見之而不悅也殊不知外我一心則水元所清月无所明春无所呈花无所榮知此者可與言卽物會心之大略也

慙慙子曰生公聚石爲徒與之談涅槃大意羣石皆點首而肯之夫石本无心豈有耳哉无心无耳於意則肯首於聲則能受肯之受之心耶耳耶

慙慙子曰見欲忘身者乃欲重于身也見身則欲者乃身重于欲也欲重之人雖多才奚爲唯聖人因其欲而用之終使之无欲焉重身之人固能忘欲身爲欲本心則主之而不能忘心則身亦欲也故曰唯忘心者則身无所勞

慙慙子曰蛇可以爲龍衆人可以爲聖今衆人滿天下而登聖者何稀焉噫風行于上俗成于下顧其鼓舞者何如耳如鼓舞者不得其人

長松茹退

止

聖人滿天下有若无也

慙慙子曰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此譚子之言也吾則曰影弄稚子不知爲稚子所弄譚言可以義求吾言難以理通譚今吾今孰先孰後孰智孰愚吾不得而辨且付之无辨子焉

慙慙子曰吾讀莊子乃知周非老氏之徒也吾讀孟子乃知軻非仲尼之徒也夫何故老氏不辨周善辨仲尼言性活軻言性死辨則失其死

則不靈失真不靈賢者之大疵也

慙慙子曰牟不知驢驢不知馬馬不知龍謂驢不能百里謂馬不能千里謂龍不能蜿蜒九霄是皆以已盡人者也夫人可以已盡則道可以力得矣何君至尊臣不得而獻之父至慈子不得而傳之耶故曰人不可以已盡道不可以力得唯舍已盡人者无情不盡无道不得也

慙慙子曰日高則羣陰自滅雲厚則杲日失明

長松茹退

卷一

七

今有人於此不以无生之水沃貪欲之火而燦靈焚和終无息矣

慙慙子曰晝夜之想夢之想想夢夢積歲成劫萬古一息或謂之延或謂之促延今促今有今无今唯離念者乃知此也

慙慙子曰岷山而至石頭從高而下也岷山如在天石頭如在淵天上有水魚龍藏焉淵中有陸人物寓焉在上者不以陸低而設底脫之防

在下者亦不以水高而憂衝洗之患者命也業

也故曰知見每欲留於世間業運常遷於國土慙慙子曰男見女女見男男亦喜悅男女雖別而喜悅未嘗不一也噫喜悅之初有不累於喜悅者存焉人能知此則喜悅乃思无邪也

慙慙子曰儉可以積福亦可積禍吾同衆人之儉非吾儉福必積矣如儉人而不儉已禍必積焉故曰同人儉者人雖餓死而不怨儉人而不

長松茹退

卷一

七

不儉已者人雖溫飽而不懷也

慙慙子曰少而不老老而不病病而不死則生者无媒矣生而不少少而不老老而不病則死者亦无媒矣噫死爲生媒生爲死媒譬如環輪端從何起故曰生本无生死本无死或者橫生橫死耳

慙慙子曰吳人嗜鱸魚蓴菜燕人嗜鮑乳牛乳蓴菜鱸魚牛乳鮑乳味雖不同嗜无兩種鱸魚

草萊衆人以爲鮮鮑乳牛衆人以爲糟噫如五
根不搖識不啻味天雨甘露地產其肥孰知嗜
哉

慙慙子曰公之私之皆自心出公則天下喜之
私則天下怒之喜則福生怒則禍生知福生於
公而不能以公滅私者欲醉其心也

慙慙子曰制欲不難唯自重難人而能自重雖
高爵厚祿不能動之果能昭廓不動至于動而

長松茹退

卷上

五

無欲則幾于聖矣古有節婦謂餓死猶勝生失
節生猶死遂餓而死是以天下仰其遺烈如月
在寒空也

慙慙子曰皎如青天忽爾生雲吾清淨心中念
生忽然念自生耶固有生之者乎生而能返出
而能歸者也生而不返浪流他鄉吟塢辛苦朝
之莫之弗得暫安如風驅雲雲雖无心茫茫不
能已者風使之然也故曰境風浩浩稠殘功德

之林心火炎炎燒斷覺山之路山上有天門得
見之

慙慙子曰飲食之于人也所以資其生耳今有
人于此不以飲食資生反乃傷之者蓋不節之
過已飲食而能節之小則可以資一身一家大
則可以資天下故曰智者能調五臟充而用之
能調天下非誇也

長松茹退

卷上

六

慙慙子曰昔之人有力拔山者象吞天下者人
在地山口在人面而能拔山山地也口亦地也
謂之地拔地地吞天下於理則無悖反是雖有
其辭乃過壯之耳

慙慙子曰天下以美婦人譬好花以好花譬美
婦人殊不知以人譬花以花譬人而能譬者
非花非人也故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
慙慙子曰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南人解乘
舟北人解乘馬人物雖殊便常則一也故使農

人揖讓于明堂之上置繙紳於耕鋤之間久習雖亦安之終非其常也足以聖人不以反常教天下但以中庸教之者率其常而已矣常則久久則遠遠生大大無不盡何必反常

憨憨子曰堯李芳濃遊蜂不待召而聚花落亦不待遣而散殊不知榮悴而樹无代謝夫樹无代謝則今日之零落安知不為異日芳濃之本與昔人有方受相印而貴震天下即題詩於

長松茹退

大

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校老歸歟寄此坐懷大悲菩薩手眼何多果乃一些瞞他不得良有以夫

憨憨子曰開眼見山水合眼夢山水開眼所見世以為真合眼所見世以為不真殊不知真與不真離心無塵塵尚非有况山水乎哉

憨憨子曰聞鍾聲而能上陰晴者耳聰英于人也過馬一見而不忘其毛者目明雄于人

者目明雄于人

者也故世皆以為極聰明之人也雖然合聰不聰合明不明聰之與明果聰明歟果不聰明歟昔人有言曰世人之耳非不聰耳聰特向經中弊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自若然者彼能上陰晴之聰辨馬色之明豈真聰明也耶憨憨子曰孟軻言性善荀况言性惡楊雄言性善惡混夫言性善言性惡者足析一而為二也言善惡混者是併二而為一也聰性也者非一非二

長松茹退

大

而一而二孰能析之孰能併之吾以是知析之者併之者皆畫蛇添足者也

憨憨子曰吾讀墨子然後知其非大悖于孔子者也吾讀楊子亦知其非各一毛而不拔者也今日墨子特孔氏楊朱各一毛是皆不讀楊墨書者也楊墨骨已朽而不朽者寓于書然不讀其書而隨人口吻而安排假使楊墨不死聞其排語寧不捧腹而絕倒歟

懲懲子曰十習六交惡情所積果孰微哉所以
訓因也若夫十號其足萬德周詳者善所積
果孰訓因也然惡情則受苦善積則受福如一
心不生善法何咎人而知此則將善不以特况
敢為惡而甘受苦哉故曰善雖足美惡固非善
善不藉惡則為善無資矣惡不藉善則為善無
師矣今有人于此必欲逐盡小人然後天下始
可治者豈聖人之心也耶

長松茹退

北

懲懲子曰火勝水水必成湯水勝火火必成涼
是故易之泰卦貴權枉君子亦使小人各得其
所也然聖人不病於臨而病於大壯者至泰且
固守而不敢進噫非深慮遠慮者孰能知此
懲懲子曰吾讀易然後知六十四卦本無常性
故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所以性之情之惡之
好之凶之吉之循環無端變化無窮也
懲懲子曰中庸之末發即易之未盡發而皆中

節易之已盡或曰中或曰和或曰道或曰易中
也者未發不昧已發之謂也和也者已發不乖
未發之謂也先天謂之道後天謂之易故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成則易行
乎其中矣外器而求易猶外卦而求爻也寧有
是處哉

懲懲子曰深山大澤龍蛇生焉茂族巨姓善惡
出焉苟不得有福慧者為之長折攝於未有則

長松茹退

北

滅族殺身之禍將必不可免矣故曰一微涉動
境成此頽山勢

懲懲子曰禍未至時不知是福禍至而追思無
禍之日真大福也豈待必得萬鍾然後為福哉
懲懲子曰勤於善者不知善之所積甘于惡者
亦不知惡之所積善之所積以其不知禍莫大
焉惡之所積亦以其不知禍莫大焉良以不知
生于所忽禍之始也知而勤之福之梯也故曰

忽則昧心知則不昧

慙慙子曰人之心慮整之則熱惱將自洗落而漸入清涼之域忽而不能整則衆苦不召而至矣至則雖遣易若臺之于未至用力少而收功多耶故曰諸天正樂修羅方喚是皆心慮弗整被其所覆也覆則本心隱蔽非明而勇者心慮豈易整之哉

慙慙子曰轉識成智非解圓而精於止觀者未

長松茹退

上

之能也夫佛性有三緣因了因正因是也緣因不明了因不生了因不生正因難冥冥也者所以復之也今有人于此欲復其性而忽了因欲發了因而忽緣因譬如不穀而欲苗不苗而欲什安有是理乎文始雖言轉識成智而不言轉識成智之所以然所以然不明是有名無實也或曰敢問轉識成智之所以然對曰若能探禪氏唯識之書乎若能悉緣因了因正因之旨乎

曰未也將能之矣噫若果能之則轉識成智之所以然乃枉子而不枉文始也

慙慙子曰老氏宗自然夫自然也者即無爲之異稱也無爲即不煩造作之謂也若然者則聖大設教將教誰乎何者以善既自然惡亦自然則無往而非自然果如此則衆人之希賢賢希聖始從勉然而終至于自然之說老氏大忤也故老氏但言其終而略其始之說行則蒸惡爲

長松茹退

下

善之教將戰而不能全勝矣夫始終一條也故衆人希賢賢希聖此盡其始也聖希天盡其終也盡始也者以理治情之謂也盡終也者復其性也復性則向謂一條者昭然在前矣夫復何事至此則知自然不自然俱掉棒打月耳

慙慙子曰吾讀文始雖愛其文章精潔光而且曠也精則不雜潔則清而無塵俗習光乎其隙不可掩曠乃包博冲遠非淺識者可窺也雖然

精之潔之光之曠之其粗也不可精不可潔不可光不可曠者豈精精潔潔光焉曠焉而能基之哉吾以是知不能暴者精而至于密者也故其言曰聖智造迷鬼神不識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強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者亦密之之謂也

慙慙子曰饑飽無常法故飽可以治飢飢可以治飽非但飢飽可以相治生能治死死能治生死

長松茹退

若不可治則生生之道息矣生若不可治則生者不死矣今乃生必有死此天下之共見者也吾以是知生本無生死本無死而謂死生莫烈乎禍福者安知此

慙慙子曰般若總八部雄文六百餘卷若天風海濤音出自然文成無心可謂出聖之智毋聞凡之紅爐也而弘法大士乃東八部雄文成心經字無三百而顯密要領罄備之矣或者再東

心經歸一句使反約精求者習化心通則我法二空無勞舉足彼岸先登矣雖然二空之解未精而入神致用之機豈易發哉

慙慙子曰初心學者當先求精我空之解曰我之有我根于五蘊若離五蘊我本無我且彼聚而成我耶散而成我耶聚而成我聚必有散我豈真我散而成我我則有五聚散求之我終無我是謂我空彼五者初唯識變而有識如幻夢

長松茹退

精而觀之識化法無是謂法空二解既成依解起行當于愛憎榮辱之地死生聚散之場力而行之則又不枉解而枉行也

慙慙子曰吾讀楞嚴始悟聖人會物歸己之旨而古人有先得此者則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又曰我今見樹樹不見我我見何見楞嚴文字之妙委曲精盡勝妙獨出此眉山之旨也慙慙子曰口腹累人陽物多事至于滅身敗國

亡家者豈少哉然得其機而制之不唯無害衆
可證真不得其机而強制之非惟無益亦足致
狂夫机者何噫心未生時心將生時心正生時
心生已時机乎机乎果在誰乎知此則口腹絕
長蛇封豕之貪陽物無星火燒山之猛矣

寶顏堂訂正長松茹退卷之上

長松茹退

書

寶顏堂訂正長松茹退卷之下

明 紫柏憨頭陀 著

構李 李日華君實 同校

陳天保定之

憨憨子曰文始轉識成智之說但言其成不言
其所以成所以成之說不明則義何由精凡義
精乃可以入神致用耳雖然義有多塗豈易言
哉性變而為識識有多種曰含藏曰傳送曰分

長松茹退

十

別曰見色聞聲嗅香嘗味覺觸知法總謂之八
識唯含藏前五果轉非因轉也六之與七乃因
轉非果轉也然彼七識皆坐轉非行轉也行轉
也者唯分別事識之能事也夫何以故其量備
心所備故也合理之謂比謂比度而知知而不
謬於聖經合轍故曰比量不合則非量矣現量
也者初無分別照境無思也是以有志於轉識
成智者苟非精辨事識則轉識成智所以然之

說終不明矣吾故曰文始言其成不言其所以成也

慙慙子曰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六合之外昔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非不可論恐駭六合之內非不可議恐乖五常之意今釋氏遠窮六合之外判然有歸近徹六合之內畫然無混使高明者有超世之舉安常者無過望之爭是故析三界而爲九地會四聖而共一

長松茹退

二

乘六合之外唯不受後有者居之六合之內皆有情之窟宅也能依者名之正報所依者謂之依報聖也凡也非無因而感皆因其最初發心爲之地有以緣生爲歸宿者有以無生爲歸宿者唯佛一人卽緣生而能無生卽無生而不昧緣生遮之照之存之泯之譬如夜珠在盤宛轉橫斜衝突自在不可得而思議焉故其遠窮近徹如見掌心文理鏡中眉目也吾故曰終天下

之道術者其釋氏乎

慙慙子曰正沐時以背示匡石子曰若見廣長舌相乎曰不見噫見生不見善反不見豈惟背有舌眼有耳將毛與髮無往而非見矣

慙慙子曰本惟一觸了觸非性則謂之妙觸受觸所轉乃觸而已妙則失焉故曰妙觸宜明若然者則廣長舌相不在口而搖於身矣寧惟身哉待身者觸觸旣爲入妙之階則聲聲色色皆

長松茹退

三

廣長舌相也雖然苟非聽之于踵則音豈易領哉

慙慙子曰豎而趨者謂之人能豎者亦可以橫非有豎而非豎者惡能豎豎橫橫有知此者可與言性之似也

慙慙子曰一盆之水奚異滄海謂之盆謂之海者情而已矣如情忘則海尚不有何况于盆是時也昭然現前者盆乎海乎

慙慙子曰通紅而告我者熾族也飄白而告我者飛雪也紅白雖殊告我則一耳色爲五塵之先先者能告則餘者寧弗告哉雖然非有目目耳耳以至意意者亦烏能領旨乎

慙慙子曰綠明有見是謂衆人不綠明能見是謂聖人然而鴟鶚夜撮蚤風察秋毫晝則瞋目而不見丘山因暗有見明成無見又虎狼猶犬晝夜俱見則與不綠明之見何別嘻虎狼有待

長松茹退

也

則見而聖人有待亦見無待亦見故曰聖人處明暗之域開物成務明暗不能累焉

慙慙子曰呼聖人聖人應呼衆人衆人應說者以聖人之應謂之唯衆人之應謂之阿夫唯與阿皆應而有不同者情也同者性也性與情相去不遠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既近可以習遠遠者獨不可習近乎吾以是知性本無常情亦無常性若有常情何所生情若有常性何所

光光則員員則明明即覺也圭山曰統衆德而大備燦羣昏而獨照故名圓覺

慙慙子曰水有蛟龍山有虎豹樵者不敢入焉漁者不敢浴焉以其有物故也知其有物而避之不若忘我忘我物亦忘之故古之人能與蛇虎爲伍而兩相忘者豈有他道哉

慙慙子曰風雨霧一耶三耶謂之一則風本非雨雨本非霧霧非雨者謂之三非霧則風雨無

長松茹退

五

本故曰霧醒成風不醒成雨三耶一今一耶三今三耶一三何所有一耶三一亦本無知此者可與言一心三觀之理也

慙慙子曰鑿地可以得泉披雲可以見天地也雲也情之譬也泉也天也性之喻也今有人于此欲堅于地濃于雲且恣而弗制不唯傷生終必滅性也

慙慙子曰孟軻排楊墨廓孔氏世皆以爲實然

是雖知孟子者歟如知之則知孟子非排楊墨
乃排附楊墨而塞孔道者也雖然孔氏不易廢
而能廓之者吾讀仲尼以降諸書唯文中子或
可續孔脉乎外通或有能續之者吾不得而知
也

慙慙子曰人身生蟻虱則怒其師我輒捫斃之
殊不思大道爲身蟻虱天地天地爲身蟻虱萬
物人乃萬物中之一物耳人能推其所自則知

長松茹退

★

離大道無天地外天地無萬物而所爲人者特
靈焉而已卽形骸而觀之蟻虱于人何異以爲
耿而捫之非忘其所自者孰能忍乎

慙慙子曰古皇徵慶喜曰汝心果在內耶對曰
心在身中曰果在身中者汝能見五臟六腑乎
曰不見愀然乃再徵之曰汝處室中見室中之
物乎曰見曰今汝言心在身中而不能見身中
之物法喻相悖於理非通也喜窮於內必奔於

殊不知內爲外待外爲潛根待潛根爲明暗
待反觀見內爲中間待中間爲隨所合處待隨
所合處爲一切無着待皆徧計橫執緣待而立
七處也天機深首了內窮卽外窮虧一喪兩則
餘處寧煩排遣然後省哉

慙慙子曰八者可還皆前塵耳唯能見八者不
可還見精也卽此而觀則見精本妙萬物而無
累明矣今有人于此緣明則見不緣明則不見

長松茹退

七

此果見精之咎乎噫明了不立根本妙故眼可
以聞聲耳可以見色也

慙慙子曰如喜怒哀有常旣喜則終不能怒旣怒
則終不能喜以其無常所以正喜時忽聞不可
意事隨勃然而怒正怒時忽聞可意事隨欣然
而喜故曰喜不自喜物役而喜怒不自怒物役而
怒嗚呼物奴我主我不能喜怒物役之而喜怒
何異奴之役主而人爲萬物之靈竟不能役物

終爲物役可不悲哉

慙慙子曰吾身至微盈不六尺六尺在大化之間何異大海一漚然是身所託者猶多焉蓋以五微之身毛孔有八萬四千一毛孔中一虫主之吾飢彼亦飢吾飽彼亦飽吾爲善彼皆蒙福吾爲惡彼皆嬰禍故有志于養生者生不可輕如果重生先養其主王者誰主乎生者也噫能主乎生者果有生乎是以唯無我者可以養生

長松茹退

八

主生既無我生果生乎知此者可與言養生之道也

慙慙子曰智者老人以七喻譬五欲之無益于人也故其言曰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益薪其酸轉熾五欲無樂如狗嚙枯骨五欲增諍如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毒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假借須臾如擊石火學人思之亦如怨賊嗚呼一微涉動五

欲生焉五欲害人七喻作焉善能觀一微者則于因成假中了知五欲初無所從也夫何故木生五欲將生五欲正生五欲五欲已四運精而推之則一非有唯一微之前者固自若也

慙慙子曰魚在水中不知水人在心中不知心如魚能知水人能知心魚果魚乎人果人乎是以滴水可爲六合之雲微塵可容萬方之利者非龍非聖人孰能爲之哉吾以是知爲龍不難

長松茹退

九

魚知水難爲聖人不難人悟心難故曰日用而不知者衆人也

慙慙子曰天地可謂大矣而不能置于虛空之外虛空可謂無盡矣而不能置于吾心之外故以心觀物物無大小以物累心心不能覺唯能覺者始知心外無物也故曰諸法無法體我說唯是心不見于無心而起于分別

慙慙子曰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成部

部所以能詮所以然之說也所以然之說不獨則字字句句章章篇篇如虫蝕木偶爾成之虫豈有心乃蝕之乎虫既無心寧有義寓于文哉義也者心之變也如喜怒哀發但謂之中已發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仁有仁之宜義有義之宜禮智信亦各有其宜如春宜溫夏宜熱秋宜涼冬宜寒冬而不寒則謂之不宜也是故會衆義整而不紊謂之理由理而行無任不達

長松茹退

十

謂之道由道而造乎歸宿之地謂之德德也者如得字成句得句成章得章成篇所以成部也憨憨子曰吾讀洪範乃知箕子聖人也聖人而不任位紂在位商亡可知已箕謂五福六極唯敬天愛民者天以五福應之反是則以六極應之由是而觀則報復之理因果之條釋氏未東之日而中國有治天下者未始不嚴于此也今謂因果之談愚復之唱乃釋氏最惑愚者之

技豈君子所當道哉噫是說也不惟得罪于釋氏亦箕子所當惡也

憨憨子曰畫花畫鳥非不悅目也如欲使之香使之鳴雖聖如神禹吾知其不能也今有人于此智不能周一身力不能縛一鷄衣之冠之而周旋揖讓非不悅目也然使之爲上治民何異使畫花香畫鳥鳴乎噫今花鳥滿目果能盡香且鳴耶

長松茹退

十

憨憨子曰水在釜中非火不能熱也種在土中非春不能生也愚在心中非學不能破也今天下學非不學也所學在于周欲而不爲破愚是以世喪道道喪世世道交喪之風扇之未已也噫扇之未已則將有不可勝言者至矣憨憨子曰伊蘭之臭天下之至臭也而得旃檀薰之則可以爲香今謂下愚者終不可教何異伊蘭終不可使之香也如伊蘭得旃檀而薰之

亦可以爲香則下愚何獨不可教哉但教而無
倦爲難果能教而不倦則金石可貫人雖至愚
知覺固有卽其固有薰之以教誨之香久而至
于熟則其至愚之臭亦薰而成香矣故曰教而
無倦惟聖人能之

慙慙子曰夜夢地裂將欲逝之迺前恐前裂迺
後恐後裂迺左右恐左右裂是時也計無所出
猶逝心不能已恐怖萬出既春雪撲牕春夢頓

長松茹退

生

覺則牀前後牀左右地本如故裂何曾裂橫謂
裂者乃徧計耳如故者依他也噫徧計雖忘依
他不忘猶夢夢覺覺存覺爲夢本夢本不忘豈
真覺也耶

慙慙子曰力不足生畏理不明生疑是故大言
而欺人者畏人者也觸事生疑無事謂事者乃
不明所致也心不問則中無主中無主謂我
能見能聞聰明特羣非愚而自欺者惡至此歟

慙慙子曰孟軻見王公大人則耿之耿之也者
有心乎無心乎如有心非能耿人乃自耿也如
我無心奚用耿爲彼王公大人一觸無心之人
將忘勢之不暇何待耿之然後使之服耶故曰
飄瓦撲人人不怒虛舟觸人人亦不怒知其無
心故也君子懷道而遊于諸侯之門苟不以虛
心應之則無所不至矣

慙慙子曰惠不可妄受受之則當思惠之所自來

長松茹退

生

愛我而來耶哀我而來耶愛出于敬哀出于憐
敬則我何德之有而當其敬憐則旣爲男子豈
趨于天地之間憐我不能憐人豈丈夫也
哉故曰幣厚言甘道人所畏

慙慙子曰牡丹諺謂之花王蓋尊其艷麗之實
耳殊不知青松托根於白石之上當風霜凜冽
之時爲雲濤於萬水之叢使聽者低回而不能
去以爲海潮初鳴元氣未動使塵心蕩然雷鳴能

使羣蟄頓醒鍾磬鳴能生人道心以此言之則牡丹之艷麗惡有青松勁節之風哉

愁愁子曰梅以香欺雪雪以白欺梅兩者各恃其所長而相欺互不能降故酣戰不已噫天風忽起雲捲花飛則向之所恃者安在故曰恃長而欺人者不能終

愁愁子曰海有大魚背負萬山山有大獸尾占千里衆人聞而不信茲請實之微四塵則大地長松茹退

南

不有微三塵則大水不有微兩塵則大火不有微一塵則大風不有然地以水浮水以火浮火以風浮風以空浮空以心浮夫心也者萬物一體物我同根者也以此而言則焦螟可以負太山螻蟻可以抗雷魚大而背負萬山獸大而尾拖千里夫復何疑

愁愁子曰或謂古之民四今之民六而四六之中唯農力田士也工也商也僧也道也皆食於

農一而食者五寡不能給衆所以天下日貧

也士與工商既古有之存之可也且微士則官無繼微工則器用亦無繼微商則有無誰通故不可去彼僧也道也唯坐而啖食於世何補去之可也游食者盡去不加稅于民國自富不分子於民兵自強富國強兵乃有國有家者能事豈可隨愚俗而不卽圖之嗟乎天道好生人道好爭爭則不足讓之有餘故文王之先徙國讓

長松茹退

東

夷周之所以興也子孫繁昌周幾千年既周之衰七雄五伯俱以富強爲能事戰攻不已勝敗無常以致周之元氣喪盡一旦併于秦秦復併于漢是時也天下無僧宗老氏者亦少食者不多于今而周之衰秦之亡復誰尤乎夫食者不患多多而能爲善則多多愈善善多慶積上天祐之六極不生五福長盈謂天下以此而貧此短見薄識之言也徒使達者抹腹絕倒耳且商

法唯心貧富在業善則享富樂業不善則受貧苦在上者能以此道風天下則人人好善而惡惡不待富強而天下自治矣彼謂食者多而農者少天下所以貧者理也哉

慙慙子曰衆人愛富貴而惡貧賤所以富貴貧賤之累至于死猶不覺也殊不知富貴貧賤本是一條而一條之上強愛之強惡之豈理也哉故曰理有情無者聖人得之衆人失之噫得之

長松茹退

其

者雖死生在前直使爲一條况富貴貧賤乎

慙慙子曰死生根于我有我根于無我若然者則有我乃無我之枝條也而善反者即枝條而求根本譬如釜中捉鱉囊中探物耳奚難之有雖然衆人有我習熟無我習生熟而能生生而能熟非大明至易者豈易之哉

慙慙子曰有我無我皆一指屈伸屈伸無常指無隱顯今有人于此見屈伸而忘指體則在堯

而不能加在紂而不能損者終失之矣

慙慙子曰一條也者初本不遠在我日用中耳日用而不知者外物累之也殊不知物不自物待我而物我若能忘我物豈能獨立乎故曰唯忘我者不惟物不能累物且爲之轉也

慙慙子曰聖人衆人本唯一光然聖人不假日月燈之明直用本光自照所以處昏暗之中而昏暗不能昧也衆人則不然本光固有而不能

長松茹退

其

用反緣日月燈之明方始得見此明一謝則暗相現前是時也伸已指而不能見况見天地萬物者哉

慙慙子曰滄海無際水凝千尺一夕陽回永生微響則水復爲水可立待也吾觀復卦一陽生于五陰之下陽似不能勝陰然機在陽而不在于陰則陰不勝陽多矣如初發心大士即成正覺蓋衆人生于五欲火中一旦心發清涼非至明

大勇者孰能臻此故因該果海層層水之初
則知復水不久焉果微因源蓋水離水無體
也噫水水似殊故質礙之與融通大相懸絕然
離水無水離水無水知此者可與言雜花之大
意矣

憨憨子曰老氏以爲五音可以聾耳五色可以
瞽目介然有知可以惑我無知殊不知耳目無
所有有因有身知亦無所有有因境有嗚呼身

長松茹退

太

心既有則死生榮辱好惡是非靡所不至矣大
覺夫子教天下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而八者
現前則身心並無所有身心既無則所謂死生
榮辱好惡是非譬如片雪飛於紅爐之上惡得
有哉然身心之執雖解而八者猶未滌除復欲
之以四塵觀四大前境觀分別心如天機深者
卽了悟外四塵則四大無所有外四大四塵亦
無所有外前境則分別心亦無所有外分別心

則前境亦無所有能所互洗物我蕩然若此也
無身之身無心之心昭然在前矣始知形之八
極大患莫能累焉智周萬物熱惱莫能焚焉駕
四弘之輪乘十願之馬飛行無際碾窮色空盡
使博地含靈頓踏乃大士之能事也

憨憨子曰心本無我而靈故不可以有我求之
亦不可以無我求之以有我求之渠既無我豈
不乖渠耶以無我求之渠既靈然豈不乖渠耶

長松茹退

太

既不可以有我求復不可以無我求則我終不
可得渠耶果如此不惟衆人絕希聖之階卽聖
人繼往開來之功可得而泯已但渠非有無可
求要在從緣會得故曰從緣薦得永無退失緣
也者如衆人以十惡五逆之緣薰之則渠發現
阿鼻之相乃至以人緣薰之聲聞大士之緣薰
之則九界發現之相皎如日星唯佛一人若不
以緣作之緣薰之則渠且不能發現殊絕之妙

相焉由是而觀九界之相既循緣業發而人于此能循緣業而上之則彼無我而吾者不待召而至前矣

慈慈子曰宗儒者病佛老宗 老者病儒宗佛者病孔病李既咸謂之病知有病而不能治非愚則妄也或曰敢請治病之方曰學佛而能得孔氏之心學佛而能得釋氏之心學老而能得老氏之心則病自愈是方之良蒙服之而有

長松茹退卷

下

徵者也吾子能直下信而試之始知蒙不欺吾子也且儒也釋也老也皆名焉而已非實也實也者心也心也者所以能儒能佛能老者也應能儒能佛能老者果儒釋老各有之耶共有之耶又已發未發緣生無生有名無名同歟不同歟知此乃可與言三家一道也而有不同者名也非心也

慈慈子曰今有人於此能讀四庫書而約者不

明書多奚為夫約者心也心為萬化之主反不能自信乃勤巧骨槽粕惑矣或曰敢問心所曰狂眼能見狂耳能聞如生心動念即情也非心也曉唯明心者可與復性矣

寶顏堂訂正長松茹退卷之下 終

長松茹退二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釋可真撰可真字達觀吳江人世號紫柏大師
始居蘇州楞嚴寺既而遊大房石經進隋僧淨琬
所藏佛舍利慈聖太后迎入宮中特賜紫伽黎俄
以獄詞牽連論死著有茹退集是書乃其別撰語
錄間及物理不盡爲釋氏之言惟其以茹退爲名
殊不可解李日華六研齋筆記稱佛經以牛糞爲
茹退其名甚新其自謙之詞歟然謙亦不應至此
或別有取義也

吳都法乘十二卷

〔明〕周永年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吳都法乘

十二卷》提要

吳都法乘卷之一

始興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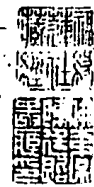
法之東漸本以西極先達漢廷晚被吳國明主神僧實始
相傳艾勒置對亦賴且澤自茲以還道化四訖縣稱蕭寺
變 大德述始興第一

吳主赤佛道三宗出吳書載廣弘明集

赤烏四年有康居國大丞相長子素俗出家為沙門厥名僧會
姓康氏神異備剛正遊化為任時三國時各擅威權佛法久
被中原未達江表會欲道被未聞化行南國初達建業營立茅
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為妖異有司奏聞吳主曰佛有何靈
驗邪會曰帝曉靈迹出千餘載遺骨舍利應見無方吳主曰若
得舍利當為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耀天剖之愈堅燒
之不燃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臣主驚嘆希有瑞也信
情大發目為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為佛陀里又以教法初
興故名建寺焉下教問尚書金閭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几年
佛教入吳朕久何思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法初
來至今赤烏四十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
典摩騰角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嶽道士諸善信者并牙等在會
自憾而死門之弟子歸葬南嶽不須出家無人流布後道漢政



吳江周永年



陵廷兵戎不之經今多載始得與行又曰孔丘在李老得與佛比
對石對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疏素王制述
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
咸子原陽子莊子元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玩放暢山谷縱
逸其心學思澹泊事華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
漢景帝以孔子老子義休尤泥改子為經始立道學教令朝野
悉諷誦之若以孔者二教此方佛法遠則遠矣好以法計孔老
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
言之實非以對今兄章顯酒脯吳主大悅以澤為太子太傅云
基琴行之似俗

按陳壽三國志吳書閻澤傳云閻澤字湛潤會稽山陰人
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有無常為人備書以供紙筆
所寫既畢誦讀亦為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曆數旧是
顯之蔡孝廉除錢唐長吏郡令孫權為驃騎將軍辟補西
曹掾以稱尊號以澤為尚書嘉禾中為中書令加侍中并
為五等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
用乃斟酌諸家刊約札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為制行出
入及旦宿衛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
時延輒詰訪之云々又按裴松之注引吳錄曰虞翻稱澤
曰閻生此件益蜀之楊雄人曰閻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

舒也云 觀此見閻生持義折疑為當時所信用如此其
對吳主之言視傳教所以對漢明者均為首與大法之功
臣矣

成祖文皇帝御批行僧傳第一卷之第四人
釋僧舍俗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世居天竺其父同商賈移于
交趾今年年餘歲二親泣亡以至性居夏服闋出家厲行甚峻
為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又通緯多
所綜涉辯於樞机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割江左而佛教未行亦
為十年初建業營立節義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
形而未及其道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
服非常事應檢禁據曰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為佛彼之好事豈
其遺風邪耶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遺跡起逾千載遠
肯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
表造化也權以為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為造塔如其
虛妄所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
今不至誠汝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
日期畢寂然無應求中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
會更請三六日權又特聽會謂法侶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法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墨當以誓死為期耳
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慘然有聲

會自往視求茲舍利明旦推自手執瓶馮于銅盤舍利所衝盤
即破碎權肅然驚起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
直光相而已乃刻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今試之
會更誓曰法雲方祇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
舍利於鉢上使力士者擊之於是鉢俱陷舍利無損權大
嗟伏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名其地為佛陀里由
是江左佛法遂興至孫皓即位法令苛虐廢棄淫祀毀壞佛寺
嘗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得一金像高數尺呈皓、使著不
淨處以穢汙灌之共諸羣臣笑以為棄穢爾之間舉身大腫臨
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為即祈祝諸廟求福祿

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遍燒香懺悔皓叩頭于枕自陳
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之
由會為敷析辭甚精要皓有才解欣然大悅曰求者沙門戒會
以戒文禁祕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
事行法坐可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既就會受五
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尊奉會在
吳朝至誠正法以性亮粗不及妙義惟叙報應近事以開其
心天紀四年皓辟晉九月會遺疾而終是歲晉武大康元年也
至晉成帝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
平西將軍趙琦世不奉法傲蔑三寶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

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親野不論耳言竟
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前肅然毛豎由是敬信於寺東更立一
小塔唐高宗永徽中復見形于越稱是遊方僧而神氣壞異見
者悚然問知僧位時寺綱糾詰其由罵驅逐之會行及門乃語
之曰吾康僧會也前能留吾真體福有伽藍跣步之間立而息
絕既而復有微瞑精爽不銷舉手如迎揖焉足跨似欲行者衆
議懼其靈軀真於危步人力難絕略不顧移逆還于臥地別立
崇堂越人競以香花燈燭繒絲幡蓋果實衣器請祈心願多諧
人意初越之年旅多富永欣其婦女生產兵士輩血觸汚僧藍
人不堪其穢惡會乃化形往謂閭庶使李若初旦曰君侯願越

之藩條託為避之軍旅語罷拂衣而去尋失踪跡李公喜而賦
且託其言後果赴是郡及上官訖便謂靈迹認當時言者即斯
僧也命撤軍家勒就營幕又正婦夜陪席且無脂燭鄰無隙
光俄有一僧秉燭自牖而入其夫旦入永欣認會說即授火
救產之僧自爾民間多就求男女焉又嘗就問閭家求草屨至
今越人多以芒屨油襪上獻感應昭鑒各赴人家不可周述疏
趙化神師

康僧會傳譯經上之第六

釋慧皎

康僧會其先處居人世居天竺其父曰高貴移于交趾會年十
餘歲二親竝亡以至性奉孝服畢出家厲行甚峻為人弘雅有

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
樞机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
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灵之世有支謙
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清學於識謙又受學於亮博覽經籍
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過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為人細
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
是智囊漢獻末亂避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為博
士使輔導東宮典章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
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
衆本譯為漢語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教泥洹

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音文雅又依無量壽
中本起製菩薩連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
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便道振江左興立國寺乃
秋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象行道時吳
國以初見沙門觀形未及其道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
境自稱沙門家服非恒事應檢禁權曰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為
佛彼之好事豈其道風耶耶名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
迹忽逾千載遺育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
夫塔寺之興以表造化權以為誘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
為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

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請室以銅瓶加几
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
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屬曰宣尼有言文
王既沒父不在茲子法靈應降而吾等無威何故王憲當以誓
死為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惧既入五更忽聞瓶中
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炎
照曜瓶上權自手執瓶馮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大驚
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
已乃刻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全試之會更誓
曰法當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

鏡石礎上使力士擊之於足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即
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曰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
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正法令苛虐廢棄淫祠乃及佛寺並欲
毀壞皓曰此由何而興若其義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
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用餘神康會
處端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遂張旌詣寺詰會豈雅
有才辨難問縱橫會應机騁辭文理鋒出自旦之夕且不能屈
既是會送于門時寺側有淫祀者豈曰玄化既孚此輩何故近
而不革會曰當建破山髯者不聞非音之細者在理通則萬里
懸應如其阻塞則肝胆楚越豈還歎會寸明非臣所測顯天鑒

祭之皓大集朝習以馬車迎會、既畢皓問曰佛教好明善惡
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大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
星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湧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應亦如之故為
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
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
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傳極幽
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指以明勸沮
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
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中得一立金像高數人立
皓、使者不淨處以穢汁准之共諸群臣笑以為樂俄而之間

舉身大腫腫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祀大神所為即新祀
諸廟永不足愈采女先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寺中求
福不皓舉首問曰佛神大耶采女云佛為大神皓心遂悟其語
意故采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叩頭于
枕前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問訊道人請會該法會即隨
入皓見問罪福之由會為數辭甚精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
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絕不可輕宣乃取本葉百三十
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願眾生皓見慈願廣普益
增善意即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處更加修飾宣
示宗室莫不以奉會在吳朝並說正法以皓性亮粗不及妙義

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譯出眾經所謂阿難念
誦陀經鏡面王祭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經譬喻
等並抄得經本文義允正又傳泥洹咽聲清靡亮一代模武
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并製經序辭趣雅便義旨微
密並見於世至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月會遺疾而終是
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
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慢三賢夢入此寺
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
觀好不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刹誘肅然毛豎由此
信敬於寺東更立小塔遠由大聖神威近亦康會之力故圖寫

厥像傳之于今孫綽為之贊曰會公蕭亮寔惟舍質心無近累
情有餘逸屬此幽夜振彼尤懸超然遠詣卓矣高出有記云孫
皓打試舍利謂非權時余棄皓將懷寺諸臣咸恭康會感瑞大
皇創寺是知初感舍利也權時故歎矣傳記咸言孫權感舍
利於吳宮其後更試神驗或呼皓也

後僧會傳感通一之第十二

僧贊寧

釋後僧會者本康居國人也以吳赤烏年中謁大帝初吳人未
識僧形止曰胡人入境乃新舍利已今帝開悟末主天紀四年
會身隱焉至唐高宗永徽中見形于越稱是越寺僧而
神氣豪異眉高隆準頤峭眸碧而瘦露奇骨真梵容也見者悚

然問知階位時寺網糾結其殿由罵而驅逐會行及門乃語之曰吾康僧會也苟能留我真體福雨如藍驪步之間立而息絕既而青目微瞑精爽不銷舉手如迎揖焉足跡似欲行焉衆議僣其重軀寔於窀穸人力殫矣略不傾移雖色身堅牢而殯事膠漆遷于勝地別立崇堂時越人競以香花燈燭繒綵諸蓋果宴衣器諸祈心願多諧人意初越之軍旅多寓永欣其婦女生產兵士輩血觸汗僧藍人不堪其穢穢會乃化形往謁闕廣使李若初且曰吾侯即領越之藩條託焉遷之軍旅詔罷排衣而去尋失踪跡李公喜而駭且記其言後果赴是郡及上事訖便捐靈跡認于時言者則斯僧也命撤軍家勒就營幕又延婦夜

臨薦席且無脂燭鄰無隙光俄有一僧秉燭自牖而入其夫旦入永欣認會貌即是授大教產厄之僧自甬民間多就求男女焉屬會昌毀永欣也惟今大善獨留號開元矣遂移會身入是寺中大中之後有曇休律師為會別創堂宇廣其供具又嘗就閭閻家求革履至今越人多以芒屨油襪上獻威應昭靈各赴人家不可周述今號越化大師從永徽至今未嘗闕其供施焉沙門虛受為碑紀述焉

系曰築邑是張衡後身智威本徐陵前事驗皆昭晰理且弗虛至於聖人功用自在此亡彼出利見無方僧會指世既避唐來化越立遊屹然異中之異若非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孰能預於

曼乎

大明一統志

風俗

尚文尚佛

續圖經曰士類顯名於歷代而人尚文曰僧徒倡法於群山而人尚佛

吳郡法乘卷第二

題聖篇

吳江周永年撰

像起迎佛，與授記佛身佛像是。一曼曼像來汎海石，不
下墜佛形維石佛名在背，是三瑞像。吳得其二時效光，明
同佛舍利述題聖第二

列塔像神瑞述有前序不具錄

沈約

吳郡松江浮水石像二軀，昔西晉建興中像浮松江有居士朱
應接而出之，舉高七尺，於通玄寺視背有銘一名維衛二名迦
葉

石像銘

梁簡文帝

蓋聞軒后之圖載浮河洛，秦王之壁更涌滄溟。昭潭之洲乘清
源而西，泛蓬萊之岫，迺安流而南，徒況夫道由慈善，應起冥覺。
是以無方之迹，隨机示現，無緣之力，目物成威。咸晉建興元年癸
酉之歲，吳郡委縣界松江之下，號曰滄清，此處有居人以漁者，
為業樹此居，綸無甄小，斯布斯九，嚴常待六，驚通望海中，若二
人像朝視，沉浮疑諸，屋氣夕復，顯晦乍若，皆火於是，謂為海神。
即與至視，同往祈候，上盤圓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耕農，上
東皇之曲，遂乃風波駭吐，光景晦明，咸越渡河之悲，竊有慶舟
之惧，相顧失色於斯，而返又有受持黃老，好尚神像，職在三洞

身帶八景，更竭丹款，復共奉迎，尊像沉軀，決而不見，經旬日
逝，通俱聞吳郡華里朱膺清信士也，獨謂大覺大慈，將宏化迹，
乃沐浴清齋，要請同志，典束靈寺，帛尼及胡伎數十人，乘舩至
滄清口，頂禮皈依，歌明贊德，于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蓋
而未移，浪開花而不噴，雖舟子招，亦能遠驚，而又相載，之漸
來就浦，仰觀神像，巖然雙泛，非目鷗首，詎假龍橋，豈藉銀蓮，寧
濁玉軸，皆各有題一名維衛一名迦葉，於是時眾踊躍，得未曾
有，復俱金標之姿，非九所徒試，就提捧，駭爾勝舟，指燕宮而西
歸，望蔚門而一息，道俗側塞，人祇協慶，膺家住近通玄寺，乃孫
權為乳母陳氏之所立也，亦一邦之勝地，胥山之神塔，乃遷像

於此寺，武夫數百，咸不能勝，共怪曰：未膺帛尼二人之力，而能
捧持，不覺為異，今人工甚盛，確乎不移，此必精誠，非能致也，乃
復竭心同時，稽顙然後，乃動，至自舟中，故知據井夜飛，冥無以
異，石不能重，有覺憑焉，後有外國沙門釋法開來，稱彼國眾聖
所記云：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若能恭往，祀觀滅無量罪
免，離三途，禮已而去，中大通四年歲在壬子，臨沙汝吳侯奉勅
更造銅光二枚，其一高九尺，其一高八尺五寸，銅通丹陽，毗論
劉向之術，區選收金，無俟嵇康之鍛，既鑄既鍊，是廢是鍊，雖如
先定，湛似日輪，亦當遠照三千，普瞻色像，遙觀十方，俱聞說法
豈止惜命小鳥，欣入影中，重罪眾生，還逢愛日而已哉，吳郡僧

正慧法師淡修五定淨持七支於三寶中盡力宏護立摩尼之
勝殿製飛行之寶塔至於莊嚴妙色皆有嚴勞昔魯聖云止尚
道儀於有若楚月瑠世亦託似於優游放蕩之后更圖長樂之
畫文命之君不絕續命之護或傳諸往牘或布在前言或暫述
益耳或尋宮虛置況遠道應自近規重迹不銘不勒何以稱揚
乃為銘曰

巍、天像堂、最勝慈日獨圓無生永證慈此魚鈎傷茲蟻牙
乍動慈舟時延寶乘留住待緣獨有傳應傳應伊何寶蓋靈象
鎮永最遊凌海夜上七泉有憑九域咸仰照此真容開斯俗網
千輪足起萬字習言身橫五分衣刺三鉢嗟爾未俗心王野驅

願浮冰沫令後脫駒宜若希嚮必盡勤渠親相塵滅聞聲應祐
湛然神跡長處全吳

西晉海浮維衛迦葉二石像

釋道世

昔維衛及迦葉石像以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像汎海而入乎吳
松江滬漕口遙見海中有二人浮游水上漁人莫能就視延至
師祝則謂為海神祭酒則疑是仙靈或振鐸以請或中禱往祈
並海涌霧噴送遠去奉黃者謂是天師往迎風浪如故吳
縣朱廣素奉正法延請東靈寺帛尼并信齋戒者數人共往迎
像於是雲消日朗風霽波息乘流自到轉身示銘始接登舟其
輕如羽未載大車其重若山及處像於吳時舊寺通玄精舍事

源委曲已詳舊碑至齊永明七年又有瑞石浮海來入吳境質
堅貞固光采鮮潤駕潮微潤汎若松舟時主書朱法瑗即先獲
石像朱廣素之曾孫也彼使至吳獲石像獻臺是時齊武皇帝初
建祥雲重構七層壯美莊嚴而瑞像不遠而至臨時應机朝士
會議以為宜矜妙呪貳影法身乃命石匠雷甲石等造釋迦文
像身坐高三尺五寸連光及座通高六尺五寸蓋錫珎之奇極
金藏之巧充乎頭相元副幽竊惟石性本沈神感則浮越海
道吳隔代荐至雖古今異造而總歸七佛獲瑞之人後緣朱氏
秘契冥期終始如一故道序前事以表厥證宋世所獲二石像
立高七尺銘其背上一名維衛佛二名迦葉佛莫識年代而字

分明在吳郡通玄寺齊威所造瑞石像舊在禪靈寺

西晉吳郡石像浮江緣

釋道世

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吳郡吳縣松江滬漕口漁者華馬遙見海
中有二人現浮海水上漁人疑為海神延至祝懺性率以迎之
風濤頓盛駭懼而返復有奉五斗米道黃老之徒曰斯天師也
復共往接風浪如初有奉佛居士吳縣朱廣素聞之歎曰將非大
覺之垂降乎乃潔齋共東吳寺帛尼及信佛者數人至漕口藉
首迎之風波遂靜浮江二人隨潮入浦漸近漸明乃知石像持
欲捧接人力未展聊試擊之觀然而起便舉還通玄寺有像背
銘一名維衛二名迦葉莫測帝代而書迹分明舉高七尺施設

法座欲安二像人雖數十而了不動復重啟請翻然得起以事
表聞朝廷士庶歸心者十室而九沙門釋法開來自西域經
說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有供養祀觀者除積罪云又別
傳云天竺沙門一十二人送像至即像乃水上不沈不行以狀
奏聞下勅賜留吳郡

見高僧傳及旌異記等

劉鳳吳釋傳云今此像在城南開元寺、又有蓋非石非
木古物也嘉靖初戒壇焚僧夜起爭挈其首有持盂出者
主僧怒其不助之出資也投之火予嘗見其碎者作玉色
不辨何物其額陶耶

吳中禮石佛

江淹

幻生太浮說長思多沈疑疑思不漸絕說生寧盡時教承續劫
下金光鏤海涓火宅歛焚炭藥草匪惠滋常願樂此道誦經空
山抵禪心暮不離寂行好無私軒騎久矣訣親愛不留遊憂傷
漫、情靈意終不渴誓尋青蓮果永入梵庭期

開元寺禮二佛一首

黃省曾

雙林感傳士七池景劉翳起最關王銘彌穆抒扣篇前英昭屬
板後葉驚縛綿沈排兩情光朗徹萬遠迷雲蓋矜開世網耀
目捐赤晷無還鏡綠楊有新烟言技遠公侶湛意坦吐前高緇
集寶樹天會教上詮稽正殊妙尊懺謝却累愆資團執清步咸

舌吐勝筵羣相不靡懷金津亮此纂

開元寺禮石佛像

周治

二佛剎外身靈珉清巧匠過去日已湮猶得見好相入吳見晉
年浮海表奇狀人天千載心瞻禮幸無恙初旭耀花敷蕭夜湧
梵放聞見不可思始欲豁諸妄哀哉余下士稽首明天貺

石佛贊

釋真可

無際雲濤以為槎並乘光熙吳朱象集經兵火初無恙見聞之
者周心花心花開處香十虛光無邊中本來如若人有緣一稽
首剎那三摩頃消除障銷石佛解說法兩口一舌覆塵刹衆生
荷屎與致尿舌上周旋誰覺著誰覺著眼不見眼見生敬聖凡

一例隨拍揮廣額居見真猛烈無邊苦海成智海一指屈伸情
易決凝即持此往峨嵋魚龍處、生欣悅狹路相逢剎剎河一
切罪根方始拔

按贊中持此往峨嵋之語當是繪石佛像也

吳中泛海石佛贊并序寄園中曹直楷

釋真可

夫像設之始莫始於優填王金像與諸檀像、設之靈奇
則莫靈奇於阿育王銅像與吳中石像夫金佛不度鐵木
佛不度火則石佛不度水明矣而吳中石佛乃出沒大海
浮沉驚濤擲髮絕衣跣趺於碧琉璃上現大希奇魚龍悲
仰濟海入吳而得應朱氏之請由是觀之石佛既以度水

則金佛度爐木佛亦度矣予是以知無物非心無像非

真能所卷舒精粗莫測惟照用俱全者則黃土與松枝皆

隨風改光況我維衛迦葉二如果於無量劫與吳人有大

日緣特此顯現今無量衆生起靈應想則思則悟則悟

則通則近取諸身遠取諸佛皆自心也然四方黑白不

道於吳者無緣瞻仰予甚慨之乃屬丁南羽氏繪像以傳

秋空之月無擇歸游二如來自茲處示現矣贊曰

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石佛能度水多生願力故普願見聞

者福慧如春花不假安排力花妙自佳因影得佛心佛心無

中外應用雖不竭迷之苦甚大維衛迦葉佛酬願顯靈奇水

陸作佛事由之不許知凡有供養者地獄化佛會佛會五陰空

罪福亦不昧獄室名福堂檢名冥自詳因苦生覺照覺則物我

忘竟春無中邊舜德密促延朝暮礼二像披雲觀青天魚龍仰

光彩虎咒融噴頭吳水與燕山十五月皆圓

開元石佛讚

稽首如來相非金亦非木跣坐驚濤中度海達於此若謂石有

心有心則非石若謂石無心無心豈名佛吾聞有無法攝一切

法盡若人於石佛諦信不生疑不疑惑自斷惑斷凡聖情屬

冰克火煥况夫石與佛何從生二見二見既不生石佛迅於電

開元寺佛鉢詩并序

皮日休

按釋法顯傳云佛鉢本在迦舍離今在乾陀衛竟若干百

年當復至西月支國若干百年至于開國若干百年當至

屈法國若干百年當復來漢地晉建興二年二聖像浮海

而至泥洹清僧尼掌取之以歸今存于開元寺後建興八年

漁者於泥洹沙洲上獲之以為白類乃輩而用焉俄有佛

像見於外漁者始以為異意泥洹二聖之遺祥也乃以

鉢供之迄今尚存余遊觀而為之詠同寄天隨子

帝青石作綠水姿曾得金人手自持拘律樹邊齋散後提羅花

下洗來時乳糜味斷中天覺夢麝香消大劫知從此共君親頂

戴斜風應不尋閑吹

本集第一句自注云佛律云此鉢帝青玉石也四天王所

獻也

奉和

陸龜蒙

空王初受還神功四鉢湧史現一重持次想添青藉飯覆時厖

帶步羅鍾光寒好照金毛鹿響靜堪降白耳龍從此寶函香裡

見不煩西去訪靈峰

本集第二句自注云至今鉢緣有四重也

辟支佛牙贊

釋梵琦

日本成藏主入吳逢一童子施辟支佛牙得而寶之請贊

贊曰

有一衆生出無佛世曾從往剎受獨覺記花開葉落心融神會觀此因緣豁然起詣於三界中如鳥出籠雖不說法但現神通手捫日月身卧虛空十有八度開豁羣蒙至涅槃時吐三昧火自化形骸惟留骨鋼妙設利羅雨若干顆累如珠頭而墮維道人咸得其大牙堅若金剛淨如蓮花砧杵不碎玉雪無瑕再拜稽首寧小幸耶我作贊辭仰其高蹈真重法界淨洗心目神物訶護無忘付囑人能敬信莫不生福

佛牙舍利讚

宋徽宗

崇寧三年重午日自蘇州報恩寺迎請釋迦佛牙入內致恭祈

請舍利威應隔水晶匣出如雨點神力如斯嘉數何已因以讚曰大士釋迦文虛空等一塵有求皆赴感無利不分身玉瑩十輪在金剛百煉新我今恭敬禮普願濟群倫

佛牙

王煥如吳縣志

靈巖寺在靈巖山即吳郡娃官晉司空陸玩捨宅為寺梁天監二年重建名秀峰寺報寶塔威智積善之異稱智積道場朱興改為秀峰禪院太平興國二年潘匡孫承祐為姊錢王妃資吳建塔九成紹興中詔賜太傅韓王某薦先福更號顯親崇報寺僧智訥重建智積殿本朝洪武間賜今名為慈林寺永樂十年僧應机修弘治中僧夥而富釀酒千石一旦火自酒

甕中發一寺皆燬後更建一小殿今東向而塔者是寺列僧舍數楹餘不能復起萬曆庚子五月雷雨大作火起塔中凡木皆燬而甕甕歸然獨存僧智訥舍于爐中得一木管中有佛牙三寸今供寺中

東晉吳興金像出水緣敘佛篇現佛部之感應緣

釋道世

東晉周玘字宣佩義興陽羨人晉平西將軍處之第二子也位至吳興太守家世奉佛其女尤甚精進家童捕魚忽見金光溢川映流而上當即下網得一金像高三尺許形相嚴明厚水而往牽排不動馳往白玘告女乃以人船送女往迎逆見喜心礼而手執即得上船在家供養女夕夢佛左膝痛覺者佛膝果

有穿處便截金釵以補之玘後以女適吳郡張澄將像自隨言歸張氏後病卒乃見女在城牆上婆娑逾於平日內外咸觀俄而紫雲下迎遂上昇空極目乃沒澄曾孫事接戎旅平討孫恩之亂久廢齋戒不覺失儀而先尚下舉家憾悔祈求像至有一老姥齋詣曹之索價極少識是前像方欲直失姥所在此像遂亡先在張家云

失像而先尚下、字面歲作在

盤溝大聖

龔明之

承天寺普賢院有盤溝大聖身長八尺許人有禱祈置之掌上吉則拜凶則吉疑是人皆異之推所從來乃盤溝村中有漁者嘗

遇一僧云何不更業漁者云他莫能之僧云吾教汝塑泗州像可以致富漁者云人不欲之則奈何僧云吾授汝一法遂以千錢與之令像中各置一文所售之直亦以千錢為率漁者如所教競求買之果獲千緡今寺中所藏乃其一也豈非僧伽訖此以度人也

瞻禮天宮寺善財云是唐塑長尺二寸

徐波

東城留古像西日訪仁祠事蹟徵殘碑因緣捫斷碑樓開彈指頃相好化人為本色童真妙嚴身瓔珞隨盡形惟合掌迎笑在披帷面看生動人欲抱持性靈寵室滿國土草鞋知善應將來夢傳聞過所期已勝名手盡敢訴法身早今日焚香禮吃

年把臂時

舍利感應記

王幼

蘇州於虎丘山寺起塔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掘得甄函銀合子有一舍利浮之鉢水右轉四周舍利初發州天降雨未至寺日便出乃有雜色雲臨輿而行徘徊不散至塔所空裡有音樂之聲既而天又陰晦舍利將下雲暫開舍利入函雲復合先是寺內鑿石井一吼二日蓋舍利將來之應也

按隋高祖立舍利塔詔云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羣生津梁庶品朕皈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便當今見在及來世永作

善因同登妙果且請沙門三十人誥解法相無堪宣導者各得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疋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無山者於當州內清靜寺處建立其塔好司建樣送往當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僧為朕皇后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內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刺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施錢限止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克設正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普為舍利設齋限十

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以下縣尉已上自非軍執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打刺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內史令豫章王臣陳豈又按王幼記前文云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沙門來詣宅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與供養沙門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少或多並不能定曇遷曰曾聞婆羅門說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於是始作七寶箱以置之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為普天慈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室受

命乃興復之皇帝每以神尼為言云我與由佛故於天下
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為皇帝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
造建基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皇十五年季秋
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繞露華林若治爐之狀一句內
四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
殿本降生之日也歲、於此日浚心永念修營福善報父
母之恩故延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特於海內諸州選高
爽清靜三十處各起舍利塔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奉三
十舍利自內而出置於御坐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
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眾生乃取金瓶琉璃
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兼陸香為泥塗其
蓋而印之三十州月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
一時起塔諸沙門各以精舍奉舍利而行初入州境先令
家、滿持香爐諸惡道俗士女傾城遠迎經管刺史諸官
人夾路步行四部大眾各儀齊肅共以寶蓋擁幢華蓋像
輦佛帳佛輿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各執香華或
燒或散圍繞讚唱梵音和雅依阿舍經舍利入拘尸那城
法達近翁然雲蒸霧會雖有雙老病莫不旬旬而至馬沙
門對四部大眾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薩大慈無邊無際哀
愍眾生切於骨髓是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同又引

經文種、方便詞青之教導之張至懇切泐案如雨大眾
一心合掌石膝著地沙門乃宣讀懺悔文曰菩薩戒佛弟
子皇帝某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諸法一切賢聖
僧弟子蒙三寶福祐為蒼生君父思與一切民庶共建善
提今欲分布舍利諸州起塔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為
弟子及皇后皇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內外官人一切法界
幽顯生靈三塗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諸佛十二
部經菩薩藏諸尊菩薩一切賢聖願起慈悲受弟子等
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為一切眾生發露懺悔於是如法
禮拜悉受三歸沙門又稱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普為一

切眾生發露無始已來所作十種惡業自作教他見作隨
喜是罪因緣隨於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間短壽多病早
賊貧窮邪見詭曲煩惱妄想未能自寤今蒙如來慈光照
及於彼眾罪方始覺知淚心慚愧怖畏無已於三寶前發
露懺悔承佛慈日願悉消除自從今身乃至成佛願不更
作此等諸罪大眾既聞是言甚悲甚喜甚愧甚懼銘其心
刻其骨投財賄衣物及我髮以施者不可勝計日、共設
大齋禮懺受戒請從今以往修善斷惡生、世、常得作
大隋臣子無間長幼華夷咸發此誓雖屠獵賊之人亦
躬念善舍利存入函大眾圍繞填闕沙門高捧寶瓶巡示

四部人、拭目諦視共覩光明、哀懇號泣、聲響如雷、天地為之震動、凡是安置處、悉皆如是、真身已應靈塔、常存天下、瞻仰歸依、福田益而無窮矣、皇帝以越塔之旦、在大興宮之大興殿、庭西面、執珪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十七人、播蓋香華、讚頌音、舉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皇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百寮、素食齋戒、是時、內宮東宮、逮於京邑、茫、萬宇、升車、可通一切、眷屬人民、莫不奉行聖法、衆僧初入、敕使左右、察夾數之、自顯陽門及升階、凡數三遍、常利一人、皇帝見一異僧、名、樂慶、請以語左右、曰、莫驚動他、置爾云、已重數之、名、樂慶、請者、果不復

現舍利之將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表奏皆如所言、

右二篇乃舍利感應之緣起、故具錄於此

應夢觀音畫相

前宋湖州滅達侍親、秀州得瘵疾、齋素誦觀音經、夢白衣人、鍼耳疾、遂愈、達欲為觀音像、祈夢見之一夕、夢示行道相、達覺而畫焉、所謂應夢觀音者是也、後得美石、令弟寧造像、覆以石室、今應夢觀音殿是也、開平王來取張氏時、寺中以蓋相并銅香爐獻之、王不受、麾下士取畫相去、後為常州范某者得之、初不知其為虎丘物也、其母夢一女子曰、送我還、母問還何所、曰、虎丘

翌日、母視畫像、有虎丘字、至今送還、舟宿、野墅、忽為偷兒携去、有瞽之者、亦夢女子曰、我家虎丘、送我還、其人復以還寺、今則併鑪失之矣

右見虎丘山志、乃國初郡人王翁所撰、而成化間邑人鄉貢進士茹昂所重輯也

石像大士記

徐恪

有聖人焉、得大圓通、能以善應、妙行不拘一方、而隨感示現、無作妙力、不遺一物、而自在成就、夫何故、本如來藏、真音聞體、如水中月、遍一切處、觀音大士化導無礙、本有如是、故佛典、碑文、聲聞等身、隨其得度、而為說法、人與非人、陰難諸境、隨其恐怖

而施、無畏、則妙相示現、妙力成就、就可思議、哉、吳興滅達、少侍親、嘉禾以瘵疾、常齋茹、誦觀音、夢白衣人、鍼其耳疾、遂愈、達善丹青、弟寧事、鐫刻、因願以觀音像于石、且首欲繪相、為法、不敢以意取、而祈以夢、燈心、思願、勤十年如是也、一夕夢觀音行道之相、及覺、能追之、故滅氏所傳、吳人以為應夢觀音焉、達慶曆丙戌、自秀如杭、復來蘇、募衆立像、往還經畫二十年、晚得鍾離智先者、助馬九、舉大銀、無能為之、資則誘募、必以衆力、達善且募、助獨其心、至誠終始、不憚、雖道途之久、羈旅之日、世情之艱、難人不堪、其憂達、晏如也、吳松善、趣好施、視達所為、執不散、所有以為助、續日月之施、足以成其志、自訪太湖之洞庭、得石、尋餘

至潤而金聲寧像之惟相之肖其珪冠纓服國客麗質世人皆
能為得行之相夢感心得如有所授而不自知雖大巧在前其
能毫髮加損耶若履屋以為悒悒攔柵以為防限大小之材倏
絳構者皆以良石應寧矣且得地於蘇州虎丘劍池之西南明
年九月朔立字置像隨各就緒又得時公卿大夫觀音經墨妙
終卷僅百數勒之石壁以永其傳斯時之盛事也且是明虛寂
無相可取上机喻馬中下般蒙隨其流轉不以相示之則不信
不以善導之則不入此西方聖人於有為中隨時建立或具
以威儀而有名相飾以莊嚴而為功德皆以漸次使之信入而
已世之佛像其土木 覽金碧丹腹取於町簒甚衆而町簒且

動或成非其材寓非其地一失經始則獎不旋踵斯石藏之湖
津融結成就浸清涼雪其休堅其質粹而成之得其材飛虎峻
字喬松絕嶺青蘿白雲氣象洒落叢林之冠而寓之得其地則
創制之美 具於此足以副聖相感通之意在物町謂供養承
事依歸瞻仰者愈久而不厭其利可勝計哉夫即相論道而道
不異相即方丈之室尋天之後華藏之道場普門之法身於是
乎在以至大千亦復如是何適而非真耶元祐丙寅季春初吉
日徐恪記 住山慧先立

大士贊并序

通州狼山紫衣僧契適於祥符年內因疾日久藥食無效乃具

心發願，觀音詩十章以求如護繞及六章夜夢觀菩薩降
蓮座中慈光燦人由茲而愈詰旦遂成四章以足之蓋知大悲
願力應念救苦志誠所應如本愿聲拱與適公非故知目雍熙
寺廣慈大師光日言其殊勝遂錄得全旦夕觀之一心踊躍贊
嘆菩薩慈悲倍生恭敬謹率緣刊石於虎丘山石觀音殿流通
勝事或見或聞同生供養時辛酉歲元豐四年季秋望日姑蘇
黃拱

金沙池裏玉蓮馨殿閣皆輝盡水精靈化路岐通萬國風飄舟
楫濟群生塵粧珪璧霜猶暗衣綴珠璣月不明若向險途逢八
難只勞心念諷持名

洲智弘慈大辨才端居波上絕纖埃祥光射散千門病甘露傾
消萬國天翠柳交成金世界白蓮涌出玉樓臺我今稽首焚香
禮願向人間應念來

慧矩慈航在世間除昏濟險未嘗閒手擎一穗青絲柳身倚千
層碧玉山聲滿諸天常誦誦功圓十地絕躋攀終求耶妙雕金
相時獻香花禮粹顏

方珪坐歷五雲端修竹叢邊舜玉膏施果狹離蒼岫晚獻珠龍
透碧波寒琉璃瓶對珊瑚印翡翠環搖琬珞冠百寶塔前文石
上天人瞻禮藝瑤壇

水西紅鮮耻蜂居尋常侍從有天神慈靜紺髮雲千綵瑞麗慈

容月一輪素所欲沉威濟物霜刀曾斷福霑人世間多少誠心者智燭惟求照耀身

天花環繞翠室隨慈救漫論萬類時貴賤若能勤行願死生長得親容儀後現當擲瓊臺角鸛鵲四翔寶樹枝永劫只將惟實化有情皆使入無為

水精盤曜錦鱗魚開字淵沈海岬居秀世竹鳴金鸞鶻觀空波湧玉蟾除輕明纓絡垂身後重疊芙蓉觀石初曾向夢中潛祐我嫌人儀表降蓬廬

寂照慈威化不同開聲清淨得珠功指光遠射神龍燭眉彩修齊帝釋弓寶器晚凝蘭穗露珠衣秋響桂枝風信知萬里從人

欲何患周遊鬼國中

宴坐瓊瑤曲密都威通寧有擇脂愚通分智慧燈開暗盡酒清涼而發枯荷擁夕池鮮五色樹凝春砌墜三珠波神天女相隨從虛白光中美大夫

覺源非有等差心物性陶鑄逐淺深昏惑道中瞻月角辨才門裡聽潮音彩雲輕罩山輝玉花雨斜飛地湧金終擬龍綃圖畫看供承香火老東林

伏觀通公詩贊觀世音菩薩果應所應具述於前拱不揜淺拙謹吟一章同贊聖德

菩薩慈悲行願流徧遊沙界拯枯沉衆生得度隨形化說法聞

迷震梵音眉現毫光 率土手持楊柳攝群心我今稽首虔誠禮願賜慈光與照臨

按虎丘山志載此諸詩題為石像大士贊竊觀詩之與序則詩第為觀音作而刻于石像殿中耳初非特贊石像者也故今山稱大士贊而次于石像記之後記雖作于元祐而殿則立于熙寧詩乃刻于元豐是作記在立殿之後而置像在刻詩之前故不妨附諸詩于像記之末也

泰禮寒山寺釋迦如來入山修道變富聖相記

法華會上佛口所宣成佛以來無央數劫而于周盛王八年降

周祇弘拓

生中天竺周示狹劣相入山苦行凡六年觀星悟道廣說三乘普度群迷本不生不滅而示幻生幻滅是豈思維心可測識度量變像手世率以水土諸物聚沫為器觸火成堅時會富安器裂顯現我佛世尊入山修道聖相何異虛空粉碎証入不生滅地法本如是，在當人觸着臂地耳聽孔間慈光照著四體筋骨峻嶒手指甲肉并了一手托腮一手持珠以至衣紋袒膊痕消迹泯皆虛一穴指數空洞層露二齒無言音處示全三十二相但見烟霞滿目雲山疊翠生氣逼人恍若親觀異哉造物無私佛亦無心誰能為之弘拓小子偕 獲同泰礼寺僧秋空手亦復瞻仰不捨各，心思路絕意識不到忽焉廣長舌

泄何

七

為之記

光福寺

黃公頤

不足以

云

夷堅乙志內一條

武源清

雲菴至

靈泉贊

良哉大

無膏可味有根弗傳世紀大士浮海而來携此二物置之山隈青、之枝其涵此光透、之衣其製此我唯此小湖笑稱陀山。我來稽首瞻仰尊顏挹水嗽之清入肺腑塵垢銷落身心蕩然嗟、此土奉事弗篤百尺頹基數椽敗屋如泗僧伽習玩成嗜對面却迷貴耳時日惟醒惘惘存乎克念歸斯受之區聯度瑛弗界莫求弗施已厭信受之者亦得自瞻汝心如泉泓然弗還汝身如蓮離垢芳鮮大士可之詎曰舍旃一彈指頃起證無邊按郡志云相傳唐乾符中有沈香觀音像泛太湖而來小湖寺僧迎得之有草統像足投之小湖生千葉蓮花

夢石天王像

龔明之

後唐時慧聚寺有紹明律師僧中傑出者居半山孫勒閣一夕夢神人曰簷前古桐下有石天王像與銅鍾師宜知之詰旦掘其地果獲此二物今尚籠置壁間形製極古故前輩有詩云一旦石像欲發現先垂景夢鳴高閣常熟破山思高僧嘗學于紹明見本朝僧史

夷堅志內一條

洪邁

淳熙元年吳江長橋側居民鄭氏媼年八十餘歲獨處茅簷之下日丐于市頗為人所憐敝衣糲食之外蓄其勝錢於藏餅以畫觀音像夏四月鄰火延燒所積一空明日泣理故處於爐中得故餅畧無壞缺而錢錄成寶像高一尺許冠衣璽瑤瑤

淨瓶皆具工製妙巧塑匠驚嘆以為不能及巨室王氏取去營一室嚴奉留媼事香火壽過百餘歲

魚化石觀音見周世昌崑山縣志雜記

元豐四年夏里民羅滿獲一鯉長可二尺俄化為石觀音像目供於家時慧聚寺僧守齊夜睹存于此夢白衣女子曰我升覆父與夫皆溺死昨幸答我守齊拒之女曰假一簪宿何傷守齊聞驚納之遂驚悟遂旦至羅氏家見石觀音初出水身猶沮沮叩之知其魚化也守齊默念與夢合目乞以歸

吳梓傳內一條

劉鳳

沙門異戒即普潤法師翻譯之堂築舍日誦法華題曰蓮華堂

又傳教作普賢堂於虞山之陽長山寺法海於至正庚子八月夢觀音大士顯化於水濱得真檀像遂盛飾棟宇極其莊嚴事之甚有靈驗

魚尾骨化佛贊并序

周永年

萬曆戊午平望市民有得大鯪魚斷為數段鬻之於市者王氏之僕市得其尾烹而食之剔肉見骨有像嚴然色如白石其形立其項露其目張其鼻塌其唇朱其髯長其體豐厚其左手若撫其左乳其右手若撫其右膝其衣袖寬廣其背隱然若膈衣以露骨者業亦有數日痕其承足處有若蓮花座者則已為刀斫斷不復相屬王氏之僕且隨

棄去矣像存王氏永年於今已未春過而見之謹稽首為
之贊曰

我聞諸佛及大菩薩悲憫化現無暫休歇應以何身而得度者
即現何身而為說法今觀此像是何相若非居士即是長者
佛好欲度倘在是等處越江湖業非定教取魚之法獨無遺術
者在水鄉不能具說漁具諸詩贊歎惡業凡登祖者以鮮為菜
必生致之其價乃倍貪貪財惡乃交濟近多善士亦知戒殺
茅野戒者鵝鴨等物日所忌故仍此水獺獨不一思雖豕之類
受人養養供人宰割猶極慘痛而以為戒彼居於水自生自有
橫被斯人取以為食豈惟傷仁抑且害義彼食魚者鵝鴨與獺

人與之爭歎心鳥喙往古聖人雖結網罟然奏鮮食以艱食故
既飽五穀何復嗜殺釣而不網儒者所述夜靜水寒垂餌不食
寧此無被豈直示拙今此異相成於魚骨誰為包裹誰為刻畫
諸佛化身百千萬億今此巨魚是亦其一刀山湯鑊佛已身入
其膾炙者應得何業當念經言出佛身血若見不見若信不信
與聞此事佛說法竟給中觀音是一明証又此真像出於魚尾
顯顯是二是一何以更問蓮花座子我願世人臨淵莫羨一
水中佛身常現

南翔寺載鄭虎臣吳都文粹

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空跡在名基可憐後代空王子不絕重

修享二時

崑山臨江鄉有南翔寺初掘地得石徑大餘嘗有二鶴飛來
集其上僧有齊法師者即此地作精舍聚徒居之鶴飛來無
定方隨飛來處其方必有人來施財作供無一日不驗久之
鶴去不足僧為之號泣石上忽見題一詩云、曰名寺曰南
翔寺之西有村曰白鶴

吳郡法乘卷第三

半滿篇

吳江周永年撰

康祖舍利金提靈祐生公群石聚講羅泰光音時攝視聽
不遷法持人弘道隨言傳代有翻譯漢晉唐三輪恒一轉
快華千函述半滿第三

神宗顯皇帝頒賜開元寺大藏經勅

皇帝勅諭蘇州府通玄寺住持僧人如緣及僧衆人等朕懷誠
心即遣佛大藏經頒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經首護勅
以諭其由爾住持及僧衆人等務宜虔潔供奉朝夕禮誦保安

眇躬康泰宮壺肅清懺已往愆尤祈無疆壽福民安國泰天下
太平俾四海八方同歸仁慈善教朕成恭已無為之治道焉今
特差尚膳監太監趙繼芳齎請前去彼處供安各宜仰体知悉
欽哉故諭萬曆四十二年八月日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碑文

白居易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
干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釋氏經典自經
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烏夫開示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
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
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

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矣無得度者莫先於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凡九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
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願願
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現真相莫
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
覺莫過於冥相法華經凡三千一百五十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
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
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秘藏盡
矣是石壁續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常厚尺有咫有石蓮數覆
其上下有石神周護其前後大水不能燒涸風日不能摧消所

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太和三年春成
律德沙門清見大願謀清海經藏志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
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居易施詞而讚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有人書月葉藏檀
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剝血為墨剝膚為紙即壞即
滅如筆畫水意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
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契如來付囑之心

瑞光寺藏經院記

劉鳳

瑞光寺昔有藏經不知何時散失至傑峰上人始募印置建遺
徒醉僧留于他寺管大夫志道與今徒孫某晴回藏于野居院

繫經之獲返皆佛目緣聖果不可無紀以示後人嚴奉無使復失俾予為記予惟經之曰三藏者經律論也閱五千四百餘卷者佛之野說為經佛之說法四十九會度人無量曰大乘經則有般若部及寶積大集華嚴涅槃諸部又有五大部重譯經及單譯經曰小乘經則有阿含部單譯經又宋元入藏大小乘經又有西土聖賢撰集經其備執戒行曰律譜述功德甚廣密門又有小乘律五方十誦昆素耶梵尼諸部百一羯磨其諸得法聖僧所說曰論者有大乘小乘若其曰傳曰集曰實錄曰記曰尊宿語錄義疏代有明益五宗十七世其流別月歸于一統自是鮮聞嗣法者其講席聽授亦皆泛然無所開悟然則野賴

以傳緒使教不墮地者惟是維藏之繫我二祖開基則有野瀕于耶國諸刹者皆有佳本曰北藏其在今南部刊者曰南藏亦間有小異而茲瑞光之野藏北與南與或宋元與蓋不可知而亦不知其失于何時至傑峰而始獲復備南藏旋亦失之者龐尚未珍耶今復藉善緣與僧某之力得歸自茲當謹奉之無致時過盡傷有野損失矣藉佛之威神靈德顯光則臨之我夫法不可滅則經自當無損自昔之遺雅豈不有不信罪福果報孜孜素損廢之者然旋卒克復而身自罹其殃經無毫髮損也故願以戒諸緣信凡預聞其法者與大慚愧懺悔往愆以修後有其有一偈一句當極信受而況可毀謗法輪哉素經典

以貽無間獄苦哉我佛正信非同戲論期共守之無怠若乃比立身服緇衣口耽趣蘊典彼有官乃視之編戶投加殷馬則守字安得不頽廢是以敢告諸發信心焉則管大夫之意也又聞經返之夕塔放光明余不及見傳之里中云萬曆乙未八月之朔

蘇州南祥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白居易

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心屬沙門清閑矢謀吳僧常教弘正神益等倡功商主鄧子成梁華等施財院僧法弘惠清契元惠雅等藏事大和二年秋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緡萬藏與經之費計緡三千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蓋之間輪九層佛千龕彩繪金碧以為飾環蓋題鏡六十二有藏八面二門丹漆銅錯以為周環藏數座六十有四藏之內轉以輪止以泥經函二百五十有大經卷五千五百有八南周浮提經九八萬四千卷按唐開元經錄名數藏成經具之明年蘇之緡白徒聚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僧越之妙善寺長老元遂禪師為之主且請初發心人前本郡守白少傅為之記會曰然師既來教行如流僧至如歸世施遠邐隨日而集堂有美食路無飢僧遊者學者得以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議師又曰與弟弟眾升堂焚香合十指禮千佛然後啟藏發函鳴鐘推唱伽陀授持讀誦十二部經一聲洋一充滿虛空上下

近遠有情識者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攝無不歸心皈依
髮風一變至道好得功德不自覺知緣是而言是堂是經是藏
之用信有以表旌覺路也脂轄法輪也示火宅長者子之便門
也開毛道凡夫生之大寶也置其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
維都請予為記夫記者不惟記年月述作為亦在乎辨興廢示
勸誠也我釋迦如有言一切佛及一切法皆從經出然則法
依於經，依於藏，依於堂若堂壞則藏廢藏廢則經墜經墜
則法隱法隱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嗚呼凡我國土宰官吏提
上首暨摩，帝尊得不虔奉而護念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
乎經有缺必補藏有壞必葺堂有壞必支若然者真佛弟子得

福無量及是者非佛弟子得罪如律開成二年二月一日記
雙塔寺印造藏經記

管志道

諸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無間眼耳鼻舌已香味觸珍禽
寶座花塢雲林等項俱作佛事而我釋尊獨號文佛大都以音
言文字作佛事迺其說法四十九年度人百萬億眾所詮三藏
十二部不啻詳矣何以故利臨五濁惡重塵沙剎滅百齡悟煩
彈指而世尊目中以難行能行故疾證菩提如是願力入我祇
園流我支那蓋有三難焉機教示教不留一字而破顏微笑之
頭陀得正法眼藏垂涅槃結五百大士於耆闍崛山中集世尊
生前所說法阿難尊者尚以漏未盡故擔不得與斯會亘七日

證蘊空而始克尋如是我聞之喝此集之難也自周太史占紫
微五色之祥已知西域有大聖人嗣後雖化人西來剖仄東啟
而教猶未入迨永平之季摩騰法蘭以修多羅五部入持提然
惟四十二章紙諸蘭臺而四部失傳暨士行法顯者汎度流沙
抵于闐印度等國得梵本線經律抄雜藏諸書中間如初地聖
人憶華嚴於龍宮五品智者跋耆跋於天竺唐三藏大師徃
返華夷周閱險阻而契經稍，藉備此購之難也華梵殊音蒙
隸代變貝葉靈文孰志而述三賢羅什至勤姚秦十萬之師而
出之多故國乃以東土之文譯西天之義繼以流支難陀般刺
彌伽跋陀等諸闍士遞相翻譯而秘部顯暢然聞華文或移梵

義從梵義或室華文必四顧而躊躇方迎刃而節解此譯之難
也愚見三難而重以應化之賢聖護持流通肆我末法眾生緣
教衆衆入大乘種性以不負世尊所垂破塵出卷之喻其亦
難哉奮懼者矣或曰少林印心不立文字何事此喋喋乎笑沙
為余謂不然如來慈目難究衆生智量易窮匪藉筌蹄曷覓漁
兔悟之則此草是藥執之則入屑成塵亦存乎其人耳或又疑
孔法行怪孟闡辭屈若儒服而禪語且為之分疏豈獨冒遠魂
之訕抑亦蹈代斷之戒余曰出塵求證禪宗之學也入塵濟生
菩薩之行也振有勝劣願有淺深總歸性海豈日相違葺釋家
以三祇了見道修道之目不克暫捨人倫儒教以一生辨自利

他之業何暇復論月果道並行而不悖此之謂矣嗟夫非通
乎權實之度者孰能知之哉吳東隅棲塔寺舊有頌降契經一
藏歲久散逸殆盡屬有耆宿德益者叢林中之白眉也追惟古
額側焉疚心與徒衆廣求搜越飄鉢而南從白下復造全快以
歸新為已發未發當發善提心者作眼目謂余曾豫內典索託
勒石以垂不朽余為逆其理如此云

兩通吳城天隱寺觀月葉經

王叔承

白馬西來萬里經梵文歷亂兩花青薄于蕉葉輕于紙點簡三
生夢忽醒

天隱寺看月葉經

孫七政

何年天隱寺松徑到門溪石上有殘月驚夢在碧林

靈隱寺觀月葉經

張獻翼

妙典製超人匠義非翻譯所窺葉露開仁壽條門闕慈悲
六地一音輟響八聲三點成伊安得端然獨悟無言文字俱離

英宗廣皇帝頌賜虎丘山大藏經勅

皇帝聖旨朕體

天地保民之心恭哉

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經典頌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
安置直隸蘇州府虎丘禪寺永光供奉瞻仰在僧官僧徒看誦
讚揚上為國家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務須虔奉守護不許縱容

開維之人私借現玩輕慢棄置致有損壞遺失故有違者必究
治之故諭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神宗顯皇帝頌賜虎丘寺大藏經勅

勅諭蘇州府虎丘寺住持通密及僧衆人等朕發誠心印造佛
大藏經頒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經首護勅以渝其由
爾住持及僧衆人等務要虔潔供安朝夕禮誦保安躬躬康泰
宮壺肅清懺已性懋尤祈無疆福壽民安爾奉天下太平俾四
海八荒同歸仁慈善化朕感慕已無為之治道焉今准欽差蘇
杭手處提督織造總理蘇松常鎮稅務司和監太監孫陸奏請
前去彼處供安各宜仰体知悉欽此故勅萬曆二十八年九月

初三日

勅賜藏經聞記

周忱

欽惟我 朝奉有萬邦聲教所卑地大且遠列聖相承廟謨
迭出爰乃奉用真乘助宣 皇度廣廣福利昭薦 國釐故凡
神州赤縣必鼎建梵宇增飾莊嚴後有 詔校修大藏經典至
是事竣頌 勅降經於天下寺之暴著者而蘇之虎丘獨嚴祥
寺與焉通忱叨蒙 上命巡撫京畿勅發送藏典至其寺
當正統戊辰正月望日也主寺賢所同聚細衆大啟室函同音
聞誦恍獲 拜瞻何幸躬逢勝事見其縑快之態彩燁而光騰
奎畫之妙龍翔而鳳舞猗歟盛哉則天章古文之重莫可不

度而琢藏所司以節廉美餘度材匠工為層屋五楹高六十五尺廣九十七尺深如高正以龕置設供以几案彫繪登碧靡不堅完於是巨忱謹題曰勅賜藏經之閣後雙師復慧衣素構一軒以待往來休息又建香積堂伽藍殿海眾亭相峙殿塔之左右前後可謂得人矣既而師狀附遠來江石踏門求識其事於石余已衰老獲乞骸骨歸田文思凋落胃足以應其求耶雖茲師之勤篤愚能終拒抑予嘗與焉且春秋之法常事不書今天恩如此之被佛典如彼之全誠曠世盛典其可不書矣乎第懸拙詞無以昭示後來始述梗槩以復之師嘗奉詔內廷校經名雙字照嚴林隱其別號也故云皆善大夫工部尚書致仕

廬陵周忱撰

藏記

張浚

吳郡山水秀麗虎丘號勝處世傳閻閼葬此地氣騰出秦皇使人求劉虎存其上月以名焉晉王珣與弟珣宅石澗之東西已而捨與佛剎本朝至道中華律為祥紹熙八年余謫居零陵住持崇遠以書抵余曰我與紹隆同嗣法於圓悟禪師實繼涇陽隆常建立轉輪大藏教彌勒示現禮製施軸于中負戴其上規摹甚偉僧法綴法清法悟為之勸邦人李方高次第輪財方議卜築隆適告寂我不敢以勝事難集為解夙夜究力益屬精誠再閱寒暑工績俯就平高益下棟宇翼如琅函日葉輝煌煥耀

信士邵珉目規口嘆盡捐所有獨力莊嚴於我法中為大緣事敢以請記且當天下無事時當世名儒間以時為病矧兵革迭興軍儲或匱勤後費用理容未安然我常思之夷狄之變其來有事因欲生愛因愛生貪因貪生忿欲愛貪忿是謂無明展轉交攻激為鬪亂怨災禍結殆不偶然我佛以清淨立教使人回心歸善一念僅正和氣自生其於教化似非小補是以有請而無愧余聞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種種譬喻發明聖理丁寧反復務息塵勞現大光明饒益照耀妙用神通不可思議古人指摘之意蓋病夫不知虛靜修己臣致恭以佞之也又病夫落髮披緇之伎易浸以溢汎名南詎其教可輕疵哉特見

斯藏之成觀相增信由信起善宿習退轉真證圓通孝弟和睦之心油然而起宜勤守護用永其傳藏始建於紹興丁巳春正月至冬十一月告成復授資政殿大學士左宣奉大夫福建路安撫使兼知福州張浚為之記

石室經字

石室蓋應夢觀音殿也旁石壁上刻經九十二行皆宋人所書人各書一行每行行下題法名氏官爵首行觀音經四字其下題曰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書次行自爾至世凡廿四字題曰秘書丞通判單州事胡宗愈書其餘亦皆名人徐恪文稱當時公卿墨妙然不知果出衆人之手否耶載之雜志

以俟博識者

右見虎丘山志

血書華嚴經贊有序

宋 澹

上人幻滅嚴持梵行欲求無上真如之道常自念言華嚴大經
冥中天網御第一時所說一乘頓教最為尊勝欲蘇松為煤入
以香藥搗和成劑以書此經而彼松煤者假物所就具黑暗相
有染白法欲熨衣為丹承以空露研潤如法以書此經而彼承
丹者炫耀可觀能盲人目非助道者欲推赤金素銀應薄如紙
復粉為泥以書此經而彼金若銀雖曰重寶外塵為体初不自
內以是思惟身外之物若勝若劣若非勝非劣若一若多若非

一非多皆不足以稱此殊利維我一身內而心腎肺肝外而毛
髮膚爪皆血以生皆血以成皆血以長皆血以至壯者暨死是
則諸血衆生甚愛如梵摩尼一滴之微莫肯捨者我今誓發弘
願於世尊前以所難捨而作佛事從十指端刺出鮮丹盛於清
淨器中養以溫火澄去白液取其真純離以霜毫志心繕寫滿
八十卷尊聞聖壽禪居昔者無法比丘當無佛時欲聞佛語了
不能得乃信婆羅門言以皮為紙以骨為筆以血為墨願書一
偈況今百千妙蹟十萬正文不止于一紙捐軀命以報佛恩無
足為異於血何各唯願法界有情或見或聞證入華嚴廣證
入華嚴廣證已即得六根清淨得六根清淨已即得自性清淨

得自性清淨已即得四天下微塵剎土中一切衆生皆得清
淨無相居士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永
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即生今逢勝日頓
憶前事於是親燭五分妙香、雲輪因結為寶網編覆經上乃
復合八向佛散花作禮而稱贊曰

離華淨智海九會之所說一音所演唱十處放光明信解行證
門總攝無復餘如是具五周如是辨六相如是分十玄妙義皆
充足以至四法界二十重華嚴無邊香水海教條有差別性相
了無疑圓融與行布非異亦非同一可為無量無量亦為一重
、無有盡是為功德聚如來最上乘龍宮所藏藏上人出身血

嚴師書此經於一、滴中普含十方界於一、界中普現光明
臺於一、臺中普成師子座於一、座中普見分身佛如上無
數佛皆具大威德肩間白毫光徧滿一切處共宣大乘法聞者
應解脫譬如日月王照三千大千悉見種種、色法能破暗故譬
如大洋海一平乃如掌無丘陵堆阜法能平等故譬如陽春至
大地盡發生諸根各萌芽法能濡潤故譬如梵志夢一夢千刻
事不過剎那間法能融攝故譬如子憶母未見心已至形神皆
兩忘法能無離故譬如黃金色金色不相分金亡即色亡法能
不二故譬如石性堅初不從外得石性自圓滿法無修證故能
如斯見解見經不見血若加精進力見佛不見經及至成道已

見性不見佛我性如虛空了無能見者無見中有見全體即呈露苟執於所見亦非我本性見，二俱泯此為真見，真見復何有性本無物故一心歸命祇夜以為贊諸妙樓閣門扉皆一時啟

新却謝陸跋曰蘇州半塘寺有法寶二一為善繼上人血書華嚴大經一為維現塔上人血書經後我明宋文憲公序之贊之據序乃知上人永明師後身而文憲公前身也永明師直趨極樂轉度娑婆西方一大菩薩文憲公翻教皇猷宣揚聖諦東土一大尊官上人從永明師一轉而書此經再轉而終此卷其入母夢時不曰善繼而竟曰延壽蓋聖前目

以徵後果共一大事目緣文憲公豈作誑語乎余一再瞻仰此經每論筆鋒道勁行致清自自始至終不見一毫怠惰相而血光融瑩漸變金光非永明師一轉後身而能談于文憲公序則事昭贊則義了書復標鮮非永明師再轉後身而能然乎二百三十餘年寺運式微萬曆丙戌汪司馬公遊吳頂禮瞻仰嘆為希有尋繼焦山宗人汪子建以寺僧來願以是經權寄筆林精舍暫藉宰官護持司馬官之且命其弟仲嘉與約他日寺僧稍能興復仍復歸其原函寺僧亦以維現塔寄王居士半偈卷萬曆壬寅曇旭比丘有緣吾土而寺僧孫徒明德有願還經一時宰官居士開士等並贊成其勝移書

仲嘉仲嘉謹如約此經既還塔亦歸附十六年間彈指去來楚人之弓延津之劍豈可思議哉檢文憲公集稍差數字在集乃公定本在經乃公的筆集稱幻滅當是善繼上人別號而聖壽祥居或半塘寺中藏經所耳茲並識之

右謝陸少連跋載此經去來事甚詳茅云永明禪師一轉為善繼再轉為文憲以文憲為善繼後身設也按文憲為永明後身見此經序讚及永明像讚中而善繼之為永明與文憲之為善繼則未知何據也文憲序讚載其門人李嵩鄭淵所刻潛溪後集中美文憲未入國朝之作而善繼寫經始於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成於次年丙午文憲生於元至大庚戌

計是時五十有七年矣序云今遂勝自頓憶前事文憲殆親見善繼者安得為善繼後身乎三世去來如屈信臂不可思議然以應身信之則後先歷就謝氏之語不可不訂也丙辰冬十月過半塘瞻禮是經自忘其後錢謙益記

血書華嚴經讚

陳 震

半塘寺聖寺善繼禪師於前元至正間瀝血寫華嚴經一部寺僧傳守不忽大明正德十六年辛巳正月廬陽子陳惟明寓半塘對上人得翻閱一周竊念惟明先世崇佛念不退轉今見此經乃知禪師不惜身體供養諸佛功德如是當得作佛故頓首贊頌其末華嚴欲未離他方去促不能詳諦頌曰

昔佛體能行忍辱故況此大乘奧妙義難思議法海四無邊具足諸佛性一、放白毫普照諸煩惱煩惱緣有情有情惟身惜而此大慈師見佛不見我四大皆空何有於幻血如來真笑義天人可信重我今滴、出植此大善本能見諸佛故化無量衆生同證離華藏漸得見如來各、如經中有此真法相緣知未生前無字亦無血三千大千界普發菩提心

楞伽山寺大藏閣緣起

釋真可

衆生不悟言說法身而為文字所轉如悟言說法身則不化離言說而求法身也古有鳥官聞羽蟲之音知其好惡言凶馬由是而觀則言說法身亦不外鳥音有也眉山白溪聲便是廣長

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則言說法身與色相法身無別也豈惟色相哉真之好真舌之好嘗身之好觸意之好知謂之真味法身觸法、身亦不悖初言說法身也故靈雲見桃花而悟道樓子聽曲聲而明心良有以乎然文字般若又言說法身廣長舌相也娑婆衆生心量狹小習尚卑微苟不以廣長舌相吐大雷音震其常情則生死之夢終不醒矣又諸施之中法施為上財施次之然微財施則法施難廣是以能割所有身命之財流通佛法者其功與法施等也衆人立心造大藏一部施石湖楞伽山增其祥人堪聞供養永為人天眼目施者受者必皆無我利心而能成此言說法身之功德也豈可以莫數哉我末法衆生福

薄九集勝事多難少易其勉之

俞塢興福寺建藏經閣記

劉鳳

東洞庭有寺九而俞塢之興福最名焉成化間僧思復與徒智勤等三四人自法海來主是寺以故土所藝植與所喜施大典棟構遂有殿臺室宇以逮於今日有崇飾則其徒未教惟謹故先臻此專有僧某來請予以藏經久已散佚今獲鳩集得先茲建閣嚴奉之惟賜之一言無成勝事予惟佛滿度時之葉奉遺教以入靈鷲已乃大結集命阿難提集其要端簡正微謚迦葉騰空自焚作十八變或謂於地皆為舍利如曜山澤傳二十四祖以逮達磨度江為此土初祖其間諸菩薩所造論典僧祇

五分諸戒律及佛所說經名為三藏喻五千四百餘卷予服習雖久尚茫然無際今歲乃有南北之分其間稍有不同宋元時藏山寺多有存者墮於庸僧之手故往往滅裂之為人截去餘經此又非經之一厄耶然予聞晉之纂言者多藏之名山川莫不朽然竟斯滅無遺惟斯經藏神靈所守護故其傳至今無少失墜雖經喪亂及故滅佛者竟不能燬其一字旋即復大興於時此非佛之衆神靈德至顯哉今寺之網維尚能縹緲三乘十二分教六度萬行有能荷担大法者求之不遠而得哉聞前代皆有譯經者置院集諸僧傳譯梵文是經在西土尚未盡末即今我斷自舊所傳無復益亦無復者宿語錄入藏者是五

宗十七五之後高峰天如外遂無聞焉持有智人淺聞不肯見耶持羣魔才競出以恍惚我法耶予求法頗力願不能遠適泰諸野見一二雖極野駭心而皆捨我法惟孤守經藏句身文身之義爾僧乃能同我見乎蓋若教頭然固建閣以藏垂之永久夫佛法未終替萬五千年之期尚未至則當有得法者作且今名山大剎若居穴處者豈無得心印禪定不起人無自而知若今藏經於閣其尤村軌恒令辟撥極難達堅壁慢度凶惟整竭野有以求底齊若宰官長者有野助亦惟信心矣無有福德是名福德予勉徇僧意為之題如左

轉輪藏記

葉夢得

佛法自漢入中國即與其言皆來然未若甚也至晉宋周隋之間鳩摩什之徒出更相博譯轉相付授於是其書之至者日以廣源流既遠往往失其本真梁武帝時始有言心法者一切以洞然無我為宗不立文字佛氏之學遂判為禪律兩岐其後更數百年學心法者雖盛然其書未嘗卒廢自隋開皇至唐開元正元以來凡列於目者曰大乘小乘曰律曰論部分甲乙鱗次櫛比雖假託疑似謬妄之辭苟不叛其說亦莫不具在其傳至于今不絕昔吾儒者之言僅出於中國其道在天下昭然若揭日月而一遺秦火雖六經不得為全書殘編斷簡得於屋壁丘墟之餘與一時遺老所誦習雖幸而獲存然顛倒錯謬

固已不勝其弊其他諸子百家各以其藝自名於時者近數千年遠或百年皆已湮滅無聞而佛氏去中國數萬里其言率一譯再譯而後見乃全而有之愈久而益著者何也豈其言皆足以示後行遠使人欲廢而不可得歟蓋為之學者皆知信其所習而尊其所聞相與謹守嚴奉手傳口誦而不敢慢非有意於惜寶取便階梯野欲營援而忽忘之者然也常熟姑蘇別邑梅里鎮又在邑之東北海上有寺曰勝法故無藏經崇寧二年長老道綱始募眾緣為之綱強乃明果學心法者也居勝法二十一年與始至之日無異工既成見余雪上曰並海之民不耕而漁其習以多技為事而不畏罪與之言吾理則應教以其書則怠

惟轉輪藏備極雕刻綵繪之現以致其莊嚴之意可使凡微福悔過者一皆效誠於此吹竽伐鼓机發軸運象設駭於目而音聲接於耳不待發函展卷而其心固已有好嚮矣然邑民瘠而跟施歲且多潦有欲成吾事者而屈於力其力足以及之者而窘於歲蓋竭吾勤而後能成不有記其略庶以慰此意也目諸余文至再三不已夫物之盛衰存亡固不可皆以力致然未有存乎人者服儒衣冠者徧天下不能盡有其傳而佛氏獨能持久若此是必有當其責者曰惟其所以悲書以遺之非特嘉綱之勤而已也

血書法華經報母

釋智及

竿底紅蓮朵，開長名真法供如來指端灑盡娘生血全體何曾出母胎

血書華嚴經

前人

五十三人血戰來百城烟水盡成血此處樓閣紅雲湧帝綱山河赤懺開十指頭邊獅子吼一針鋒上象王回有無功力難思議直得腥風遍九垓

繡字金剛般若經

前人

般若又文宿有緣等閑繡出喜功圖銀鈎鐵畫分行華玉線金針顯妙玄免子懷胎皆刺法鮮令明月照真詮金剛正休堂上路錦上添花五色鮮

血書法華經

釋文瑒

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中吳清信士顧福毅華誦妙法華一萬部復刺指血書寫此經且道是真精進非是真精進是，名真法非是名真法酒知其精進真法在未啟口未舉筆之先洞然明白灵山一會儼然未散若向聲音字畫求之鷄子已過新羅失道然一兩一著諸尊宿聲得以前在于別卷盡是畫蛇添足徑山慈慶批判在理許不在裏許也是洋瀾左肅

題血書法華經

前人

練川諸正智刺血為墨書寫妙法華經既完載并請題其後目謂曰經中有云藥王菩薩與二萬菩薩皆於佛前作是誓言惟

願世尊不以為慮我等於佛滅後起大忍力請誦此經持誦書寫種，供養不惜身命善哉居士乃是二萬數中菩薩乘願力而再來者也不然何以能於末法之中起大忍力不惜身命刺血為墨書寫此經者耶雖然未下金針未舉毛筆之前此經元自具足若向點畫已形之後而見此經刻去久矣

血書華嚴經

前人

經云剎皮為紙析骨為筆刺血為墨書寫經典猶如酒甕為重法故不惜身命且道如何是法七處九會佛菩薩所說是法耶雲臺寶網自然出聲要法耶五十三知識為善財所說要法耶若是灵利衲僧便能直下領略則知七處九會佛菩薩所說不

是法雲臺寶網自然出聲不是法五十三善知識為善財所說不是法既皆不是法且畢竟喚甚麼是法明眼人前不得錯舉中吳利濟此止聞知當與廣灵谷發心刺血書華嚴大經用報父母劬勞之恩余目獲親遂為書於卷末

題血書華嚴經後胡本澄請

前人

練川王福源平昔發心刺血書首楞嚴經至第八卷而止其友胡本澄為續書先後來渡江永懷再拜請識其後意張子平前身為書榜加未了再生續書爾本願也今王福源書榜嚴未了而止其友胡本澄續書而福源不再生而了其願即於此身便成其脫矣本澄真可謂福源知心友也若掛剎墓樹安可同日

語哉

末本日墨書金剛經後

前人

金剛般若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聞此而信心不逆尚越恒沙七寶三時身命布施之福況書寫受持誦誦者乎又門伊蒲塞末本日持誦已久茲復書寫後信般若可知矣觀者謂為必當來成佛之緣豈可與世福相較殊不知未舉筆之先已成佛竟如其不信試入日光定問取曉率蓮氏

跋聖公墨書華嚴經後

釋真可

本朝尹山隆菩薩少年時血書華嚴經法華經各一部及高皇帝開試經度僧之例有業不精而妄應者帝怒坐及三千

僧皆遠逐充軍隆公特往京師願焚身贖眾僧之罪帝允之勒有司設道場嚴持衛公嚔然登之身持半爐烈焰中猶手書風調雨順四字囑內使曰俟天旱焚之後果亢旱帝焚之即沛然大足帝曰此永隆之雨也嗚呼隆師血書華嚴法華二經時初無求效之心及焚身之際火光中露此三昧使天下千古仰而戴之當時道亦賴之大振皆自心不欺之力也今去隆師二百年尹山復有僧明賢者墨書華嚴經各一部雖用墨不若用血然其最初一念不欺之力未始不同也予登峨嵋道蔓之萬里見一老僧書華嚴以精懇虔篤不竟暗中書經達旦偶隣僧說破即不敢書釋嚴曰目明有見暗成無見不明自發

則諸暗相永不能昏若執者隆師焚身之際火光亘空與蔓之老僧暗中眼光不昧皆不自發之光也獎上人書經時能猛加精懇以增上之緣熾熏自心則此光之發不獨前人有之上人當勉之

書經發願文經入芽錄塔

釋真可

我父生兮我逃逝痛慚不得奉甘旨我父死兮我未歸一坏之土誰掩前此慚此恨何時消日增月累丘山積立山劫壞終有崩剝壞山崩恨無盡今仗佛先書此經字功德難思議南無妙法蓮華經中之王我自性以此功德報亡父累業頓謝生佛國見佛聞法証實相如戰有功德得驛珠願我亡父持此賢過

照十方焰瓦際我本母生不及養寸心耿耿石難化期時至德無野從慶我離塵為佛子淺恩婦人嫗業重堅固難援等語彌須彌可傾搖難斷津梁若海涸堅力佛說諸經度眾生皆光戒殺後淫欲先淫後殺惟得嚴是故報恩應仗此南無上場嚴咒消母淫業如天風片响之間不可得戒珠清淨光無缺見佛聞法得自心一切萬行悉堅固我發此願等法性見者聞者皆出若何況書經報父母若無利益我不笑惟願二經入此塔亦永無此壞風鈴宣說皆以心有心無心俱悟入又願目錄若至時普放光明照法界觸此光者生孝心因此孝心得菩提一燈傳至百千灯百千燈傳永無盡我願如是佛証知護法人

天并八部二經會上發心者佛前立誓說諸以願護此經如護
眼在、處、恒不離我今哀求說以者護我書經亦如是若
成佛報汝恩如我今者報父母

疏慈慶中血書法華經

釋廣印

半塘寺血書雜華蓋三生解於一手吳中希世寶也慈慶忽遇
半塘中公欠庸書法華現優曇於十指與雜華媲美智覺為不
孤矣然法華雜華皆從佛口生慈以通身通身說之何異古人
背手推出枕子乎觀者試觀捕著

月印上人血書五大部經跋

姚希孟

丙寅初夏宿龍樹菴中與西厓恒宗諸師談一切法空机鋒甚

暢頃之坐斗室中持呪為飢蚊所咬腹作楚如被利劍不能
自持為之啞然失笑此小、痛瘡耳便不能空，何在平人謂
刺血書經者僅從指端出漂縷與剔肉析骨更異不知眾生顛
倒惟認此草囊為我惡不能割若能從此猛下鐵鋒便是金剛
經掃除四相之第一針亦如來為教利王割截身體之真種子
也故從功勳位中言則與然身然臂供諸佛菩薩者同一莊嚴
若解刺血不作血想與滴水和墨蘸筆舒紙同一等閒便從指
頭微細孔中開一人天法眼染著側理有如天半朱霞雲端
赤電即珊瑚大齊閃爍寶色不足為喻而何有斑、血痕乎請
以此似月印上人四月廿七日目先慈文太君小祥集諸師于

風樹堂作佛事月上人在會為跋數語

董其昌

余昔為雲栖大師碑文曰行在梵網經志在報恩經時人以為
笑錄蓋雲栖以孝思發願故也今觀月印禪師血書此經皮紙
骨筆不見有身相累瀝以緩僅一見之當有舍利於毫端涌出
起塔供養諸佛菩薩歷劫無盡

陳繼儒

華嚴中血自無始以來幾成大海纖腥萬狀今刺屬血經一端
一縷皆攪得醍醐相似四大可度滅此經功德應廣刻決不能
廢滅也展經之頃不覺仰木山川色、震動塔額猛烈裂乃如是

耶

姜

學佛者多以苦行作佛事若刺血寫經其尤也非大願力非深
心慈豈能積成卷帙使人於一展誦間如皮肉髓腦盡屬可捐
陽破空華地無足戀於區、百齡微頃見歷、三身顯現不死
生僅用蟬蛻而舉訓等是蛙鳴乎一字即五大乘一念即萬億
剎雖欲以言語讚歎亦了不可得矣

韓敬

宋學士為壽禪師復身補書華嚴一卷此血濡縷足攝儒釋二
宗始知斷臂剜頭未足報恩矣美今月公以毛孔針芒露出于

龍五藏計運毫永脫之處天而不露髮華飛繞領海肝極者皆
大士當引手天際豈獨永明孫院含笑安養耶願讀學士書者
認此光明一紙

趙官光

頭目髓腦何者非菩提資糧天地水火何者非無明遮障六道
得生入天，復付與知見遭逢有佛世界中得無上妙法即折
肯瀝血有何吝惜月印常易有解於此出指端甘露書經五大
部經文所謂千生萬劫直生浪死惟此一生是真快養

汪遠

常悲身外物割及如血肉古德乃勇猛身首至不惜舍方駁希

有師視若平昔三乘四部文指血日涓滴遂令廣大心化為百
川滋豈知金剛身非損亦非益筆鮮氣尚生紙枯色將理理性
與解，綵綵周身脉莫但現同水欲作西江吸要知同一雨普
潤無所擇金山老僧書夜光仍四壁堆塔亭石函沈煩兩世續
何如監指頭已盡百千億披增上慢者五千同退席願堅祇受
心欢喜無終極

胡汝淳

現法之空云何也文四十九年舌散耳聲觀人，空云何阿難
如是我聞藏西流東誰解空法我知即是書寫受持讀誦諸說
誰解生人我知即是利舌劈指瀝血燃身不試指節非隄摩西

此身中血非花上露則知紙割肝妙語言是文非法亦非，法
如何即公以一毫刀成五大部來諸天龍空無不有有無不空
此則善解空有之紐也善住道人礼拜讚歎說是語已乃還其
經

王志堅

衆生自有識神以来骨節高於毗富羅山身所出血過四大海
乃于此生寄寓之幻軀恹惜靡所不至可謂愚矣月印上人居
酒肉歌舞場中能顧血爲此經作大苦行是爲尤難公蘭若相
去不遠百武有古德華嚴金華學士所補書在焉此經可與姚
美余何幸得並見之

李之椿

虎丘爲一片清涼地幾爲烟粉繚肉肝仇然而忍草薶雲未嘗
不在余隨家君宿綠蔭堂得清月公手書血經百四十有九卷
而因有暢於忍與慈之說也不忍不能空諸一切不慈不能育
諸一切刺血是心即心是忍爲心是血即血是慈請問月公還
是心上証如來還是指上証如來當應默然無語慈忍俱通

李汎芳

書寫一經半偈功德無量何況刺血寫經積至五大部契爲希
有之事忘身爲法我法并空無可言說但有讚歎

陳元泰

是五大部版冊流通遍滿天下何煩手寫縱爾手寫若松之烟
丹砂之末皆失濡毫而必指夫則然錄血一照一畫一波一磔
積至一行乃至成卷、盈一百四十有九當判寫時我佛如來
毛孔光中悉見悉知應大悲愍乃寫經者惟知有經了無痛覺
蓋彼發願寫是經典先捨是身何況錄血以此其機化為神奇
報生身恩即報佛恩我身所有悉是經典凡經中字與佛我
并此血本亦當捨却捨血者亦如是

周永年

血之為物以榮膚髮以養筋骨滋長榮業利以代墨墨以書經
淨目淨果一時俱結緣是而視染淨二法初無常性惟人耳轉
生公之石開法點頭無情山肯得佛心髓澄公之筆滴血濡縑
無窮法水屬君手指從一點畫至五大部行、字、其數凡幾
為出佛口為出君手為無間說為無復說清書經者略為我答
我作是言謹口不送

題月印上人血書五大部經

釋法藏

指端一割血滔天五部何曾有一言利得金椎錄進點要君指
出向人前

釋大藏

法雨法雲何物化血汎遍滴太虛空龍華會上重開展爛熳千
函映日光

釋傳燈

昔天竺慈雲大師發願偈云折骨出經等妙高志願為法周沙
斛是則刺血書一大藏經亦不為多割五部氏乎余草能以
三寸舌流通大乘於月印師能無愧乎獨有合十頂禮懺悔而
已

釋明河

眾生堅執我相實惜身血一滴不肯捨却誠恐缺安有耐
況與刀接况接之不已以至五大部經月印兄可謂希有矣遂
種勝因克成佛果誰有智者而不為此世人執我寶血終歸乾
鑿不過為荒塚燐火夜晶、而已安得如印公此舉放光動地

哉

釋正性

昔我天台智者大師利頂門血和五色香烟于普陀羅尼經永
鎮修禪間有大力之者欲擄置海南非本願力龍神勿與也今
吳門月印師割指血書五大部其本願力真與金地老人同一
肯綮永為虎丘常住龍神護持我願亦當如是

奉釋典諸師經社小祇園藏經閣中有述

王世貞

方廣宣妙覺總持諦真乘白馬叶休期金人榮奇禪德哉末教
日聖澤漸以凌冥跡蹈恒河狂飈吹慧燈我友修淨業憐憫愚
函經真必具竭虔居然一摩騰小果固有漏法施良足憑雖康

布金田幸依化人城蒼松雲涌、修竹風琤瑤屑閑臨廣除迴
流激清冷聞望陳天樂龍威鬱翬騰中有慈悲相悅發妙音聲
玉策啟湖縹緲汎染翰青彷彿貝葉端自然蓮花生如月懸中
天萬象惜光明稽首而足尊發此青有誠破除諸疑網摧伏群
魔兵前月獲心通後果希勝增願以一切智迴施一切情熾曉
西遊集金篋導前行九曜月越解怨親歸谷并執離文字閑猶
為道好增會溪倘吾許筌端託堪微

墨書法華經

釋智及

松陵信士王元吉夫婦同持妙法華矣倒虛空多生塔驚翻露
地白牛車世緣未了曾何礙空所親登定不差朵、青蓮毫末

現脫頭餘力更堪誇

寫塔童子

錢希言

蘇州城西寶林寺相傳不知何代忽有十三歲童子無何而至
云欲得淨室為經寺僧以別房待之就索紙筆寫法華經以半
幅高麗蘭紙畫作七級浮圖一級一卷紙長四尺許廣可尺半
而經文大萬餘言盡在焉數日便了仍留寺中供養童子不知
所之里人陳文綱云曾親見此塔字如麻大緻盡分明其下
左方題行童東海王師光寫一行年月不盡記矣今歸蕩口華
氏

敬法篇之盛應緣

釋道世

唐吳郡陸懷素家貞現二十年失火屋宇總焚爰及精廬並從
烟滅有一函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獨存經函及標軸並盡惟有
經字竟不被燒而時人聞者莫不驚歎懷素即高陽許仁則前
妻之兄仁則當時日觀於後具自言之

右出真報記

題金剛經塔

釋真可

余瞻禮是塔自如是我聞以迄信受奉行一畫至於一字一字
至於一句一句至於一行一行至於一經一經、曳、宛轉橫斜
靜對之如遠水孤峰流現之則長空雁序及其標塔標佛忽然
妙合則七空無所施其工帝梵何所關其巧直自一心不生處

為基不生用處為用世尊未說是經此塔先已成就經云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全是此塔註腳鑒大師且從其註腳悟入而今
此塔當機電掣豈無毒眼漫見鞭影而馳乎螺燈父子刻施是
經余竊有喟累昔有堅持此經者江風吹舟經遂漂墮意其竟
入龍宮矣一日其妻浣於溪畔見羣螺結聚沉浮衍漾如水上
燈疎恠而搬之羣螺既盡此經獨出誠願刻者施者受持者等
彼羣螺遂與此塔共結一段不忍讓公案也

跋趙凡夫篆書金剛經後

鄭迦光

金剛一經大寶真福故世好誦亦好寫就書者河沙而能書者
希青寶至於篆林則絕不多得矣凡夫善篆而此書更屬精嚴

必有青衣童子自化池出現手摩脣廉助之何可思議

吳都法乘卷第四

吳江州永年撰

應現

竺國吳邦孰剛異地示有改生無去來際今古異時聖凡異位誰則一如了無進退非顯神通非造遊戲有大因緣乃以身至莊應現第四

智積菩薩殿記

源觀

梁天監中以吳王錦娃宮故地為靈巖寺成有異僧負鉢囊以入懸殿廡下長身豐面梵相奇古其徒莫之省夜半衆筆墨自圓其像于殿之東北壁而去衆明不知所在衆始驚異之居

無凡有胡僧顧見其畫惜曰此西土智積菩薩像也何為在此於是道俗奔走來現皆首掃依如師出世唐宰相陸象先吳人也有弟失其名得危疾因醫不能療一日有僧扣門問疾象先引至卧内僧索杯水呌之一呌而病良已象先驚謝出金帛數林弗受顧謂其弟曰我靈巖僧也日還吳來過我遂去不復見其年象先弟入尚書為郎觀察桂管道吳中趙靈巖如約問僧所舍無有過從寺僧求之亦非是方悵然欲還俄見壁間所畫像肖焉如言如笑如見師友驚喜並拜施錢五十萬修供作佛事排徊數日而後去其事載於天越國沙門智賢之文傳於山中父老之口見於大業經菩薩品云惟靈巖故刹更隋唐五代

四百餘年至宋興始改賜秀峰神院紹興中詔賜今太傅咸安王韓公薦先福更號顯親崇報而叢林之盛為東南冠智積舊有殿在院之東廊庑迫狹露不足以稱四方祈向奉事之意長老智納訪其徒募眾力大之高覺王補雄視一方像設中嚴雲披月滿極莊嚴相好之妙人天環繞梵唄之聲震動山谷於是納過余於晉陵求文以為記余曰衆生執迷展轉六趣出沒生死莫竟莫悟惟佛菩薩哀憫一切顯示現神通或化出光景元龍負嶽山鬼竊垣卓錫而石泉涌輝塵而雨花墜凡所見聞月憚齊喜扶休歸命齊心悔過五濁厭離如轉難出湯欣慕至道如亡子見母如瞽發矇如迷得路發菩提心修無上道輕財樂

施造種、福百世之後陵谷變遷貌骨所藏傳衣所寓在、處、昭耀大千一睹遺像心目了、恍如宿昔曾受佛記今獲林大士泗州僧伽靈巖智積是也納公出世三十年說法行道服月異凡所建立人功成之隆樓閣宮堂廣、我編准吳豈止智積一殿而已

智積菩薩

智積菩薩靈巖寺開山祖也當東晉末自西土來時泗州僧伽持鉢江南至無錫聞積在蘇即回曰彼已有人矣由此名顯有一首姬慕其行嘗持角黍為供積受之姬因得度至今上巳日號智積誕辰聚數十百姬為角黍會

右姑蘇志人物類中野載如此而附註其下云梁天監中靈巖山初造寺云、則仍如孫觀之說若寺觀類中則直據記文以叙興建豈亦以野傳為異故兩存之耶

鑒師與姑蘇志

鑒師元和初郡人馮生調選長安有老僧自稱鑒師詣生曰汝等賜也相與往來歲餘馮得東越尉鑒師自復告去曰吾廬於靈巖寺之西廡久矣遊長安忽十年幸與君相遇今將歸舊居故來告別若越尉道出靈巖寺下當一訪我後馮生詣寺詢僧鑒師廬安在僧曰吾曹無名鑒者生始疑要至西廡下乃有

群僧畫像其一狀類鑒師生大驚視其題云馮氏子吳郡人年十歲學浮屠氏法以道行聞

道鑒傳感通一之第九

僧贊寧

釋道鑒姓馮氏吳郡人未知從來而居廬下靈巖山寺踪迹神異不測僧也元和中馮生者亦吳郡人也以明經調選未幾日僑寄長安一日見老僧來詣馮居謂之曰汝吾姓也目相與往還僅于歲餘遂注擬作尉於東越守務治裝鑒負錫果告去馮問師去安所詣乎鑒曰吾廬在齊州靈巖之西廡下薄遊神京至今正十年矣幸得與子遊今歸舊所故果相別然吾子尉于越鄉道出靈巖寺下當一訪我也馮諾之曰謹受教矣數

日馮出關東之赴任至靈巖寺門立馬望曰豈非鑒師所居寺乎即入訪之時一僧在廨馮問道鑒上人廬舍安在僧曰此寺無道鑒馮疑異點而計曰鑒公純直豈欺我乎於是獨遊寺中行至西廡下忽見壁畫一僧與鑒師貌同馮大驚嗟鑒師果異人歟且能降神與我交久之視其真相夢題云馮氏子吳郡人也年十歲學浮圖法以道行有聞卒年七十八馮聞其題方悟云汝吾姓也言非謬矣一說蘇州西去城二十許里有靈巖山寺西北廡下畫沙門形云是吳天監十五年作遊方居士狀經過山寺當過宿而於僧厨借筆研僧象皆不留意詰旦僧拂搜索而止有客見歛隔畫一梵僧面骨權奇膚色黧黑眉長

且垂眸子電轉皆間青白昂鼻方口張唇露齒髯拳倚右肩之上身屈可長一丈五寸衣縷縹緲袈裟臂環大珠徒跣象見驚憐莫測其來遠近咸格有焚香礼數者有清福穰灾者或於晴夜殿中排窳間有行道聲由是鳥雀不敢汚跡庵楹之間矣然則鄉人謂之靈巖和尚或云靈巖聖僧皆見形謂一老姥曰有道好食美糗疑是聖者翌日持葷入殿供養乞今年別三月三日民競送之以蘇特葉角黍米滫之吳人謂之蒸糗也唐先天二年陸魯公于疾醫工未驗公憂慮增劇門過一僧方衛屈入逆甬水器含咽之即時病間魯公喜贈物頗豐了不迴視遂問和尚居處何寺答曰首道住蘇州吳縣西靈巖寺即君為官江表

望入寺初尋斯頃已去未久調補尚書祠部郎續建桂州應使常念當年軟病之僧迂路始蘇入靈巖寺覓焉乃託其形貌合寺僧云非此所有陸盡日徘徊不忍去忽於殿中見聖者形曰往年蘇某者此僧也寺僧況其由致通感唯知陸增名數萬倍香火之資却由旬日供養方去又寺中淨人每於像前占燭添油助爐意蓋油燈髮耳若無何其髮其卷而墮傳人功令礼懺劉買麻膏增燈平復如初又武宗將廢佛教也近寺有陸宣者薄聖者云受弟子供施年歲今來相別且歸西天去也宣急命畫工圖寫真貌至金昌五年毀拆寺宇方知告別之意焉詎歲通七年蝗灾爾時彌空亘野食人苗稼至于入人家食繒帛之

物百姓惶惶莫能為計時民人吳延讓等率耆艾數十百人詣像前焚香泣告即日蟲飛越境焉乾符五年寺衆當詣闕乞鍾師寺差僧題日登遠聖者先入右神策軍本局須陳鳴託及臣請鍾僧到見司文怪問數日前有僧來云諱蘇州靈巖山寺其僧曰某行無伴侶後右軍得同事遊吳見壁畫云此是七月中曾來司內計合僧鐘也然吳中極事吳異且不測厥由曾有梵僧來礼畫像云智積菩薩何緣在此歟嗟彌久而自此號智積應身也

系曰同異之說史氏多之今詳寺曰靈巖僧畫像此為同也州曰歷下姑蘇通者曰陸与馮此為異焉斯蓋見聞不齊記錄同

列也原夫聖人之應身也或南或北或漢或胡或平帶之形或
煙差之質故全聞見必也有殊後使傳揚自然多說聲猶千里
之外望日月以皆同其時遠近雲物狀貌有異耳既是不思
應現矣則隨緣赴感詳是難同可發例之所傳聞異辭也

寒山拾得傳

附見感通二之
第十封于傳後

僧首字

寒山子者世謂為貧子風狂之士弗可恒度推之隱天台始蓋
縣西七十里號為寒暗二巖每於寒巖幽密中居之以為定止
時來國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令和食堂恒時收拾求僧殘食菜
滓斷巨竹為筒投藏于內若寒山子來即自而去或廊下徐行
或時叫喚凌人或壁空墨寫寺僧不耐以杖逼逐謝身無學呵

呵徐退然其布襦零落面貌枯瘠以樺皮為冠曳大木屐或發
絳囊純有貯綿于佛理初聞止入寺討問寒山沙門道韞對
曰此人狂病本居寒巖間好吟詩得言語不常成或藏或否終不
可知與寺行者拾得以為交友相聚言說不可詳悉寺僧見太
守拜之驚曰大官何礼風狂僧耶上人連臂笑微出寺間止復
往寒巖謂問并送衣裳藥物而高聲倡言曰賊我賊還便身結
芥巖石穴縫中獲日報汝諸人各努力其石穴縫泥泥而合
音無踪跡乃令僧道韞尋其遺物唯見林間綴葉書詞頌并村
墅人家屋壁野抄錄得二百餘首今編成一集人多誦誦後寺
山寂禪師注解謂之對寒山子詩以其本無姓氏越民唯呼為

寒山子至有庭際何所有白雪地此石句厓然雖休今巖下有
石亭而立現幽石馬

拾得者封于禪師先是偶山行至赤城道側仍聞兒啼追尋之
見一子可數歲已來初謂牧牛之豎委問瑞現云無舍孤棄于
此封于攜至國清寺付與典座僧或人來認必可還之後沙門
靈燭攝之令和食堂香燈懸於一日見其盤座與像對藥而
吟復呼僑陳如白小果聲聞焉若無人執筋大策僧乃驅之
燭皆尊宿等罷其堂任且令厨內將器洗濯饒畢澄滌金澤以
簡盛之寒山來必自而去又獲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食為鳥
鳥所取狼籍拾得以杖扑之偶三二下罵曰汝食不能護安護

伽藍乎是夕神附夢與闔寺僧曰拾得打我明日諸僧說夢符
同一寺紛然始知非常人也時中膳州縣郡符下云僧士隱遁
菩薩應身宜用挂之號拾得為尉士又於寺莊牧牛歌咏呼天
當其寺僧布薩時拾得驅牛至僧集堂前倚門換掌大策曰他
德者聚頭時持律首座出曰風人何以喧礙說戒拾得曰我不
故牛也此群牛者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拾得各呼止僧法號
牛各應聲而過舉衆錯愕咸思改淫修來感菩薩垂跡度脫時
道韞纂錄寒山文句於寺土地神廟壁見拾得偈詞附寒山集
中

系曰按封于元天中越越京室知閑丘寒山拾得俱唐宗朝入

也素何宣所高僧傳中開立武且也是唐初人開立序記三人不言年代使人問焉復賜緋乃改首也夫如是乃有二同姓名開立也又大馮社公於憲宗朝遇寒山子指其肋澤仍建捨得於國清和三人是唐季葉時猶存未封于也天台沒而京兆出寒拾也先天在而元和建為年壽猶長耶為隱頭不恒耶易象有之小孤法濟其此之謂乎

寒拾事與封于傳相出入仍節略封于傳文錄于後

釋封于師者本居天台國清寺及終後於先天年中在京兆行化先是國清寺僧厨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曰拾得多於僧厨執爨、泣二人晤語暗聽者多不体解亦甚顛狂

今相親蓋同類相求耳時開立流出牧丹立將議中車苦頭疾差甚匠工寡救邇近于造云某自天去來謁使君且告之愚子曰君何慮乎便索淨器吹水噴之斯頃覺体中煩佳問立異之乃請于一言是此行之吉也到任記謂文殊問立曰此菩薩何在曰因清寺厨執爨洗器者是及入山寺問曰此寺曾有封于禪師曰有晚在何所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僧道祖對曰封于舊院即經藏後今間無人止有虎豹時來此哮吼耳寒拾二人見在僧厨執爨後開立入于房唯見虎跡縱橫乃入厨見二人燒柴木有圓妒之狀問立拜之二人連聲叱吒後執開立于竅之若嬰瑞可、不已行曰封于饒舌

自此二人相携手出松門更不復入寺焉

傳又云封豐二字出沒不同韋述史官作封疆之封開立序三賢作豐稔之豐未和孰是

景德傳燈錄文與此詳略微異不復重錄

按姑蘇志云寒山禪寺舊名妙刹普明塔院嘉祐中改普明禪院然唐人已稱寒山寺矣相傳寒山拾得嘗止此故名然不可考也竊以寺名寒山必有其故應化聖賢應現不恒一封于也既可天台沒而京兆出則寒拾也安知不石穴沒而楓橋出乎故於此應現篇中亦具錄二人本傳微叙行履至其語句尚有載在五灯會元者不盡錄

千歲臂掌和尚

千歲臂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受臂左手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同名堂掌觀音閣東遊此土入蜀礼普賢由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手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王虛寒似逆巖泉急有時中夜坐皆前神咒泣一日謂眾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年六百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次遊五臺建居祝融峰之華嚴黃梅之復峰廬山之東林尋抵建鄴會達磨入梁師就扣其音開悟武帝高其道臘延入內庭未幾如是日偈曰梁城遇導師恭祥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順流東下由千頃至天竺往鄒峰登太乙穿雁蕩盤礴於翠峰七十

二卷回赤城慈雲門法華諸賢德赤符大嚴寺處冠飛來栖
之石甯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遍稱道人遊之句時貞觀十
五年也後居浦江之室嚴與兩神師友善每通問達白犬馳往
朗亦以青猿為使全故題朗壁曰白犬却書至青猿洗鉢四師
所經處後皆成空坊顯慶二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問
其徒慧雲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即澡浴易衣跏趺謂雲
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
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頃時囑曰吾滅後六十
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剎浮長老
自雲門至塔所祀曰龔塔洞開少選塔戶果啟其骨連環若黃
金浮即持往泰望山建塔收奉歲以月歲烈丁卯至唐高宗
顯慶丁巳攷之矣一千七十二年抵此土歲歷四百餘僧史皆
失載開元中慧雲門人崇一者嘗勒石識之
右五燈會元西天東土應化聖賢中所載如此雖第曰如
吳不言其嘗遊止何耶然吾吳要亦是和尚過化之地矣
故具錄其終始

吳都法乘卷第五

龍燈

吳江周永年撰

一筆渡江綠不契武百鳥却花蘇未見祺佩仰授衣拈花
結果五傳五家橫豎皆五向下見孫辨它宿主不問諸方
止論江左述龍燈第五

鍾山墨瑤禪師四祖下二世融禪師法嗣

金陵鍾山墨瑤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顏氏初謁融禪師融目而
奇之乃告之曰色聲為無生之禍毒受想是至人之坑堦予和
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迹鍾山多歷年所茅菴瓦在

以終老焉唐天授三年二月六日恬然入定七日而滅

自此輩迄後何山然首座章慈按宋季重隱大川禪師濟
公五燈會元所載諸善知識允出生于我吳也家于我吳
得法于我吳開法于我吳者皆依文採入不敢擅加節略
焉

景德傳燈錄文同此但未多一語云壽六十二

按錄傳燈者多詳于機緣傳高僧者多詳于行履故凡兩
見者必兩存之如瑤師之類是也

墨瑤傳習禪一之第六

僧贊寧

釋墨瑤俗姓顧氏吳郡人也登國著姓其來彌光丞相有佐命



之動尚書有擬濟之譽衣冠昂胃太嶽峻成峰之高今問徽猷
江漢為南國之紀里表降精靈祇祉德傳胎教者符夢徽玄
珪應上聖之祥神寶蓄河河之氣特受異準生而不凡極深之
日而童蒙來求佩觿之時而忘身殉道和敏而純素溫恭而克
明神器夙昭清風漸扇遂勉節出塵攝心物表金經秘藏一日
萬言不逾歲叙而大經海通遂於晚年緬懷宗匠始事牛頭山
融大師融醇懿環雄東夏之達磨歟梵幢寶柱大海津梁目以
上根乃誨之曰色聲為無生之禍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致遠
多泥子不揚乎嗟默而寄之直繼得上食甘露味飲蒲首漿猶
金翅不食異類帝釋無共鬼居更晦迹鍾山斷其漏習養金剛

定趣大能位納衣空持多歷年所時淮南導首廣陵覺禪師江
左名德建業如禪師咸杖錫方來降心義體握珠懷寶虛往實
歸則天皇母臨朝藝行佛事高其道崇周動詔書時攝霞約法
師梵門之秀傑躬以教勸朝天抗詔皇明恐未然也謂曰岐伯
辭帝舜之師于木謝文侯之命玄暢以善論而抗宋主惠遠不
下山而徵齊后彼何人哉由是遁北車輪東周考槃雲笈後止
于竹林之隱著字蓋岳而告老焉既而紹列聖之鴻徽繼前賢
之解事翼亮皇梵保寧天人城端然入定七日而滅春秋六十
二是歲天授三年二月六日也翌日依天竺法火化遺骸收灰
建塔士庶金散悉皆號慟門弟子僧感僧願等刻石紀事奉金

師禮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刺史汝南郡昇鸞風遊想悅而久
之哀德尚聞贊成厥美焉

唯道欽禪師四祖下七世
齊林素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膺儒教年
二十八遇素禪師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真法寶也師感悟因
求為弟子素影與落髮乃成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而止師遂
南還抵臨安見東北一山曰問熱者樵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蓮塵馬祖令人送香
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紙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忠國師聞
猶被馬問如何是祖師而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

曰待吾滅後即向汝說馬祖今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
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回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
曹溪崔趙公問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
孺子所能為公於是有省唐大曆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
瞻禮一日同忠國師在內庭坐次見帝駕來師起立帝曰師何
以起師曰擅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有道帝悅謂國師曰汝錫
欽師一名國師欣然奉詔乃賜號國一焉後辭歸本山於貞元
八年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逝諡大覺禪師

景德傳燈錄文同此但少崔趙公問一段多壽七十有九

一語

法欽傳習禪二之第十一

僧贊寧

釋法欽俗姓朱氏吳郡崑山人也。地僑雅祖考皆達玄儒而
微晚林藪不仕欽託孕母管氏忽夢蓮花生於庭際目折一房
繫於衣裳既而覺已便異童孺及遠遊瓊崖在於學辨則好為
佛事立性溫柔雅好高尚服勤經文便從鄉舉年二十有八微
裝赴京師路由丹徒因遇鶴林素祥師默識玄鑒知有異操乃
謂之曰觀子神府溫粹幾乎生知若能出家必會如來知見欽
聞悟識本心素乃躬為剃髮謂門人法鑑曰此子異日大興吾
教與人為師尋登壇納戒鍊行安祥領徑直之一言赴周旋之
三學自此辭南征素日汝乘汎而行途徑即心後到厥安現

東北之高巒乃天月之分徑偶問樵子言是徑山遂謀桂錫於
此見苦蓋覆置網屑近而莫居介然而坐時雨雪才霽尋與烟
火獵者至將取其物頗甚驚異嘆嗟皆焚網折弓而知止殺焉
下山募人營小室請居之近山居前臨海全吳有捨別墅以資
之自茲盛化參學者衆代宗肅武皇帝大曆三年戊申歲二月
下詔曰朕聞江左有繚道禪人德性永霜淨行林野朕虛心瞻
企渴仰願有威必通國亦大慶福和尚速降中天盡朕歸向
不違願力應物見形今達內侍黃鳳宣旨特到詔迎速副朕心
泰臨師得安否達此不多及勒令本州供送凡到州縣門淨院
安置官吏不許謁見廢師心力弟子不覺多少聽其隨侍帝見

鄭重留問法要供施勸至司徒楊綰篤情道樞行出人表一見
欽於衆退而歎曰此安才外之高士也難得而名焉帝累賜以
緡繒陳設御饌皆推而不受止布衣蔬食是令弟子力衛惟用
陶器行少飲知足無以傳比帝聞之更加仰重謂南陽忠國師
曰欲賜欽名乎詔賜號國一馬德宗貞元五年遣使齎重書宣
幣并慶賜豐厚欽之在京及迴漸全僕公王節制州邑名聞執
弟子禮者相國崔渙裴晉公度第五琦陳少遊等自淮南南婦
人礼乞疏皆月之為功德德山焉六年州牧王顏清出州治龍興
寺淨院安置婉婉避韓況之廢毀山房也八年壬申十二月示疾
說法而長逝報齡七十九法脫五十德宗賜諡曰大覺野度弟

子崇惠禪師次大禪山顏禪師恭學范陽志山怡禪師次清勝
廣教禪師于時奉養和者弟子安相常覺寺以全身起塔于龍
興寺院初欽在山猛獸驚鳥馴狎有白兔二跪于杖履之間又
嘗養一雞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避他野及其入長安長鳴三
日而絕今雞象在山之椒欽形貌魁岸身裁七尺骨法奇異今
塔中塑師之貌凭机猶生焉抗之錢氏為國當天復壬戌中叛
徒許思作亂兵士難宣城之卒發此塔謂其中有寶貨見之驚
上下合藏肉形全在而髮長覆面兵士合覓而去刺史王顏撰
碑述德比部郎中崔元翰湖州刺史崔元亮故相李吉甫丘丹
各有碑碣焉

崑山志懷釋傳云祥師圓明人姓朱母管氏夢蓮生戶樞
目生歛早從儒教年二十二遇素祥師授戶樞之典庭際
二十二之歲二十八皆稱異此傳

唐徑山國一欽祥師

釋元欽

師名道欽吳郡崑山人姓朱氏世服儒業年二十八即貢于禮
部道由丹徒遇鶴林主素祥師得指入道之要遂出家大悟宗
旨久之辭去素曰汝乘流而行遇徑即止師至貼安東北山下
問徑於樵者曰此徑山也師自東北而登涉重岡西至高峰北
巖中腹石床而坐俄有老人素衣拜於前曰我龍也自師至此
吾屬五百皆不安居當挈婦天目願以此地為立錫之所言訖

不見此峰之陽有草庵可居蓋龍所造也大曆三年代宗詔至
闕下禮遇有加一日在內廷帝至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棟
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帝道帝悅賜號國一逆年辭歸杭州郡
其庵所建寺是為開山始祖示寂後謚大覺

贊曰代有覺士出於文儒宴坐獲徑龍驤厥居珠淵鱗化為
精廬國一之號帝賜不誣

國一祥師

贊明之

國一祥師乃崑山圓明村朱氏子捨俗為僧受業於果德寺法
名道欽目遊歷叢林遇有一道者語之云乘流而行遇徑而心
既至獲徑遂借龍潭築庵其上即開山之祖也事載塔銘之今

薦巖寺之西有以羅漢名橋者蓋指國一云

印宗和尚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法嗣

傳燈錄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者吳郡人也姓印氏從師出家精理慧
大部唐咸亨元年抵京師教居大教愛寺固辭住新泰謂慧大
師後於廣州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能大師始悟玄理以能
為傳法師又探自梁至唐諸才達者之言著心要集盛行于世
先天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終於金縢山妙喜寺壽八十有七會
稽王師乾立塔銘

按六祖章云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月南海遇印宗法
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師常止廊廡間暮夜風颭剝簷聞

二僧對論一云搖動一云風動往復酬答未嘗契理師曰
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吾直以風搖非動、自心耳印宗竊
聆此語疎然置之翌日邀師入室徵風搖之義師具以理
告印宗不覺起立云行者定非常人師為是誰師更與師隱
直敘得法目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礼清受祥要乃告四
眾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即指座下盧居士云
即此是也日請出好傳信衣送令瞻礼至正月十五日會
諸名德為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戒備分
戒其戒壇即朱朝求那跋陀三藏之巾置也三藏記云後
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果未真諦三藏於壇之側

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卻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海上乘度無量衆師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要歸舊隱時印宗與紹白千餘人送師歸寶林寺此輩時云返六祖能大師始悟玄理以能為傳法師其詳蓋如此故具錄之

印宗傳義解一之第十八

僧贊寧

釋印宗姓印氏吳郡人也母劉氏始娠鄰家咸見一沙門端雅徐步入印舍白劉曰願為子為母夢同此耳三陳讓不克父夢有儲海檀香木童子跪授付劉之類厥後種俗間食味隔在唐

叻之外及生而長從師誦通經典未最精講者理懸經成亨元年在京師盛揚道化上元中勅入大愛敬寺居辭不赴請於新春東山忍大師諮受禪法復於番禺遇惠能禪師問答之間復詣玄理還鄉地利大王冑礼重殊倫請置戒壇命宗度人可數千百緒勅召入內乃造慈氏大像好著心要集起梁至唐天下諸達者語言總錄焉又奉勅江東諸寺院天柱報恩各置戒壇度人又纂百家諸儒士三教文意表明佛法者重結集之手筆愈高著述流布至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示終焉循輪王法葬之年八十七會稽王師乾立塔銘焉

印宗法師見竹窓二筆

釋祥宏

六祖既受黃梅心印隱於屠獵傭賸一十六年後至印宗法師講席出風瑤語印宗聞而延之即為剃染礼請陞座說法人若六祖之為龍天推出矣未知印宗之不可及也其自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夫印宗久談經論已居然先輩大法師矣而使我慢之情未為勝自之心尚在安能尊賢重道舍已從人一至於此是乎六祖固古佛之流亞而印宗亦六祖之傳類也聖賢聚會豈偶然而已哉

靈雲頌古第三十九條

釋圓悟

六祖受法辭五祖令隱懷集四會之間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暮夜風颭剎瑤閣二僧對論一言瑤動一言風動

往復酬答曾未契理祖曰可容流俗輒預高論吾直以風瑤非動、自心耳印宗聞語諫默黑之遂問其由祖實告之印宗於是集衆請開東山法門祖遂落髮披衣受戒即廣州天寧寺也

風幡非動、自心造、高重箇、欣爭似當時印宗者一聞人語便知人

西祥和尚南嶽下三世南泉而祥師法嗣

蘇州西祥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礼拜竟恭雪峰、問甚麼處來曰浙中來峰曰今夏甚麼處曰西祥峰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

福峰曰何不且在彼從容曰佛法不明峰曰有甚麼事僧崇前
話峰曰汝作麼生不肯伊曰是境峰曰汝見蘇州城裡人家男女
否曰見峰曰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曰見峰曰凡觀人家男女大
地林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峰曰祇如舉起拂子汝作麼生
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峰曰盡乾坤是箇
眼汝向甚麼處尋坐僧無語

楚南祥師懷師第四世
善緣亦楚南祥師法嗣

出景誌
傳燈錄

杭州千頃山楚南祥師開十人也姓張氏自號說開元寺景
萬祥師出家追乎冠歲落髮詣五臺具戒就趙郡學相部律往
上都聽淨名經既精研法義而未了玄机遂渴芙蓉芙蓉見曰

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檗是也師恥辭而泰黃檗黃檗垂問曰
子未見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耶檗曰有無且置
即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曰我之法眼已在汝躬師乃入室執巾
侍盥晨晡請益尋值唐武宗廢教師遂沒窠林谷暨大中初和
國裴公休出撫宛陵清黃檗和尚出山師隨出由旌抵姑蘇報
恩寺精修禪定僅二十餘載足不踰閩城為郡守請住寶林院
未幾復請居支硎山又住千頃進雲院振舊風玄風一日師上
堂曰諸子汝復解得三世佛教如餅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
一會修無漏道免使人天因果糾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師
曰未有聞黎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誰人休師曰休者亦無聞

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
煉頂豈不易耶曰此既是易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
陰三界輪迴生死皆從此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五佛好護
念師雖應机無倦而常嚴慈處定或逾月或決旬光收三年錢
王請下山供養昭宗聞其道化就賜紫衣文德六年五月辭眾
寂滅而化壽七十六臘五十六遷塔於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
二月宣州孫儒魁錢塘吳士發塔觀全身不散爪髮俱長謝罪
懺悔而去師平昔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被邪論一卷行于世
五燈會元止具机緣語句不及中間住處便与我矣無涉
故特錄此章惠宋高僧傳文

楚南傳道法篇之第十四

僧贊寧

釋楚南開人也俗姓張氏爰在晉齡冥誕於父母前新志出
出家披開元寺曇謁師而受訓焉當授經法目呀經觀報誦於
口執中侍數洒掃應對頗能謹思迨乎冠歲乃落髮為僧五臺
登戒就趙郡李相部律性上都學淨名經一經略通宗旨
則知頓机不甘為漸教縛逆性芙蓉山振性未發謁黃檗山禪
師問答雖多机且頓了後值武宗廢教南遊溪窠林谷大異中
教出遇昇平相裴公休出撫宛陵請黃檗出山南隨侍由此便
詣姑蘇報恩寺專行禪定迨不踰閩僅二十餘載乾符四年蘇
州太守周慎嗣獨風請住寶林院又請居支硎山至五年昌化

縣令徐正元與紫溪成輝鏡京同名住于順慈靈院訓永禪使
之外惟據其在定逾月或決旬光祿三年前兩浙武肅王錢氏
請下山供施昭宗聞其道化賜其鹿胎衣五事到齊紫衣文德
七年二月忽復紅霞堂室二處歟然入寺法堂梁折至五月辭
衆後於禪林垂兩足伸二臂于膝奄然而卒春秋七十僧臘五
十六遷塔于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歲二月宣州孫儒寇錢塘
之封略兵士發塔見商金身不散爪髮俱長悔罪而去商公平
昔著履若經品頌偈一卷被邪論一卷以校培異案外敵見貴
於時也

禪貴休禪師未詳法嗣

祥月貴休禪師有詩曰禪客相逢抵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
隨和尚舉問曰如何是此心師無對_{蘇代云}能有人知

龔明之中吳紀聞云萬壽寺有祥月閣祥月者唐僧貴休
也生於晉之蘭溪自祝髮為僧偏參名德又善作詩文有

西嶽集行於世性好圖畫古佛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
既而尚缺其一未能就夢中復有告之曰師之相乃是蓮
如所告日照水以足之今其畫尚傳既至吳寓跡萬壽甚

久後入蜀死葬于成都平生行業具載白蓮塔銘

貴休傳雜科聲德二之第十一 僧贊寧

釋貴休字德隱俗姓姜氏金華蘭溪盛高人也七歲父母雖愛

之投本縣和安寺國貞禪師出家為童侍日誦法華經一千字
耳好雙聞不忘於心與處默同削髮鄴院而居每誦離論詩互
終尋偶對僧有見之皆驚異焉受具之後持名懺動於時乃往
豫章傳法華經起信論皆精奧義講訓且勤本郡太守王德珣
相為重次太守符璽開洗懺戒法命休為監壇焉乾寧初貴志
謁吳越武肅王錢氏曰獻詩五章八句甚愜旨遣贈亦費王
立去偽勅朝延種為功臣乃別樹堂立碑記同力平越將校姓
名遂刊休詩于碑陰見重如此休善小筆得六法長於水墨形
似之狀可觀後象安橋強氏藥肆請出羅漢一堂云每畫一尊
必祈夢得應真觀方成之與常休不同自此遊歷歛與唐安寺

蘭閣黎道令後思登南嶽北謁荆師成初甚礼焉於龍興寺安
置時內翰吳融摘官相遇性來論道論詩融為休作集序則乾
寧三年也尋破誣譖於荆師黜休於功安靜中題視子曰入
匣始身安弟子勸師入蜀時王氏憐周僧偽邀四方賢士得休
甚喜或祝禮遇賜齋隆洽暑號祥月大師蜀主常呼為得來
和尚時韋昭舉其美號所長者歌吟諷刺微隱存于教化休凋
不下二季白質也至梁乾化二年終于好居春秋八十一男王
憐但一皆官其塔號白蓮於成都北門外并建為浮圖乃偽蜀
乾德中即梁乾化三年癸酉歲也休能草聖出弟子墨域癸酉
年集序文集首安吳內翰序域為後序韋莊嘗贈詩曰豈是為

窮常見隔只應嫌酒不相通又廣成先生杜光庭相善比鄉人也休書述好事者傳說曰姜休是也嘗觀休真相肥而姓蜀宰相王錯作諸墨域戒學精微篆文雄健重集詩懷沈文見行于蜀有詩集亞師之休也

姑蘇志云貴休安人善詩有西嶽集嘗居萬壽寺祥月間因稱祥月大師又善畫古佛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尚缺其一有告者曰師之相乃是也遂為臨水周以足之今其畫本尚傳據志則祥月之稱曰所居閣而得擬傳則祥月之號為王王氏所署此志傳之所為異也若畫像一節傳止述其夢得而志無記其臨水則志之有以補傳之所不及矣

化金德祥師南嶽下六世○滿仲宗
越州清化金德祥師吳郡崑山人也初參南塔問從何而來師曰鄧州塔曰鄧州使君名甚麼師曰化下不敢相觸忤曰此地通不長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塔驟然而笑遂乃印可時廬陵安福縣等建應國祥花迎師聚夜本道上聞賜名清化僧問如何是和尚急切為人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不會師曰徒訪東陽客不識西陽珍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我却不知曰和尚為甚麼不知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林也師後還故園錢氏文穆王特加禮重晉大福二年丁酉歲錢氏成行周雲奉

山建院亦以清化為名延師開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華表柱頭木鶴飛問路逢道人不得語默對未嘗好甚麼對師曰眼裡瞳人吹喇叭問和尚年多少師曰始見去年九月九如今又見秋葉黃曰恁麼則無數也師曰問取黃葉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六隻散子滿盤紅問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即不無曰如何祭祀師曰漁歌聲聲谷裡聞聲志獻王賜紫方袍師不受王改以衲衣仍號純一祥師曰吾非飾讓也處後人敬吾而退敬耳開運四年秋示寂時大風摧震竹木

崇德傳燈錄云文曾取師隨王豫章開禪會之盛遂啟來

出家即詣江夏投清平大師清平問曰汝來何求曰求法也清平異而攝受之尋登戒度奉事彌謹一旦自謂曰學無常師豈宜親繫於此乎即辭抵宜春仰山礼南塔涌和尚以下文同不重錄中云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林也此少此一轉語未云壽六十六臘四十五

咸啟祥師湖山良介祥師法嗣

出景錄

明州天童山咸啟祥師先住蘇州寶華山僧問如何是本無物師曰石洞無金玉鑛要自生金伏龍山和尚來師問什麼處來曰伏龍來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這畜生師曰與茶去簡大德問學人草上求諸師的師曰我這裡一厨便了有什

麼章、的、曰和尚恁麼對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
簡近前師曰只如老僧恁麼對過在什麼處簡無對師便打

五燈會元又註先住蘇州寶華山故特錄此章

金付傳習禪六之第十二

僧贊寧

釋金付吳郡崑山人也幼隨父商于豫章聞禪寂之說乃有厭
世之志自求出家父愠形于色愠止復白者三父異其誠率略
許之遂詣江夏授清平大師問曰爾來何求付曰志求法也清
平憐其幼而抱器撫以納之夙與夜寐珠於犀童及長為之落
飾尋登戒度奉師誦謹檢身誦至問法無厭厭見性不難疑清
平領而許之一旦謂人曰吾聞學無常師吾非範水葉繫於此

而曠於彼乎遂辭師而抵宜春之仰山禮南塔涌禪師應對言
語深認仰山之勢頓了直下之心仰山報然器重之拳、伏膺
栖神累載後遊於廬陵安福縣宰楊公建應國禪院請付居之
禪校子來堂室嚴滿楊宰罷任其鄉人復於鶴湖山建院迎以
居之應使上聞錫名曰清化禪院禪使廣至請問者瞻進皆不
我屈豈多讓於前輩乎有月里僧謂付曰父母之鄉胡可棄也
任緣拘世願師師與遂到鶴湖而還故國時吳越文穆王錢氏
命升階賜之衣衾鉢器有加礼焉丁酉歲錢塘成將開雲峰山
建清化禪院召以居之次忠獻王錢氏遣使賜以紫袈裟付上
章累蒙再賜之又讓之遂故以納衣付曰吾非榮其賜而飾讓

也恐後人之微吾而遂欲矣尋賜號曰純一禪師又周讓之付
不以情忘情故情真不以道求道故道直居院之殿宇堂堂
人競崇建之鑄鐘千餘斤新額曰雲峰清化禪院雲水之侶福
溪橋、不致將開運四年丁未歲秋七月示疾謂眾曰生也
法超致也法滅起滅非言論所及也安然而逝有大雨疾風以
震林木板夾享年六十六臘四十有五歸窆于山之北塢弟子
應清等十餘人奉師遺訓不墜其道焉僧主景征為塔銘建隆
二年立

張慧發禪師青原下六世
福州長慶慧發禪師杭州監官人也姓孫氏稟性高潔年十三

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泰祥苑後泰灵雲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雲曰驅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如是往來雪峰玄沙二十年
間坐破七個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搭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
大差也大差搭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伯起拂子呀
打拳舉謂玄沙曰此子撒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迷更
酒勘過始得至晚眾僧上來問訊峰謂師曰借頭陀未肯汝在
汝實有正悟對眾舉來師又有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有
肯乃方親著時課向途中覓今日看來大裡冰峰乃碩沙曰不
可更受意識著迷師問峯曰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峯
良久師投札而退峯乃微笑師入方丈奉峯曰是甚麼師曰今

日天清好普請自此酬問未嘗與於玄旨師在西院問說上座曰這裡有象背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為甚麼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在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說乃提起衲衣角師曰為當抵這箇別更有口上座見箇甚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祇福祥歸雪峯謂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這道甚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後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我者前程全自開眼師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峰山頂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僧問鼓山祇如長慶德意作麼生師來住雪峯二十九載天祐三年泉州刺史王延彬請往括廈開堂日公

朝服起臨白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恐有人不肯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一日王太傅入院見方丈門開問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太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太師不在否注眼列之大問師請居長慶號起覺大師上堂良久曰還有人相惹麼若不想惹欺謾兄弟去也祇今有甚麼事莫有窒塞也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肯擔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蠢學不到這裡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裡聽滿也做號執拾得底還當得行脚事麼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但知就人索取曰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名言妙義教有野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曰明、歌詠

汝尚不會忽被暗裡乘底事故作麼生僧問如何是暗乘底事師曰與茶去中後代云便問如何是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當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靈勝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今古中有甚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麼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安語作麼僧無对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座僧問象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有伎倆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上堂墮著道伴交肩過一生泰學事畢上堂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問我覓我臂

脊與你一樣有一棒到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又向甚麼處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草裏漢曰挂角後如何師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通擔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甚麼上堂我若純舉唱宗乘項開却法堂門所以道盡法無氏僧問不怕無氏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香嚴道底一時坐却上堂掇似今日老胡有聖保福曰熱似今日老胡絕望云云德應道是相安國瑞和尚得師號師去作智圓出接師曰師號來邪曰來也師曰是甚麼號曰明真師乃展手問曰甚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問僧甚處來

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琢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
曰昨夜報慈宿師曰臂脊棒汝又作麼生道曰和尚若行此棒不
慮受火天供養師曰幾今汝過問古人有言相違不拈出舉意
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未僧又問保福云云此是難語云
師入僧堂舉起頭頭曰見即不見還見麼象無對法眼到云縱
亦不敢師到雞山見製龜子以杖敲龜曰太煞頑僂山曰拙布
置師曰還肯入也無山乃咩上堂集眾大定師乃拽出一僧
曰大眾禮拜此僧又曰此僧有甚麼長處便教大眾禮拜眾無
對僧問如何要文彩未生時事師曰汝先奉我後舉其僧但立
而已請和尚奉師曰汝作麼生舉曰某甲截舌有分保福還化

僧問保福拋却教漏子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箇
教漏子裡是法眼到云那箇師曰夫人崔氏稱道自遣使送衣物
至曰練師令就大師請曰信師曰傳語練師領取四信前史使
却來師前唱若便回師明日入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四信師
曰却請昨日四信看練師展兩手師問師曰練師適來呈信還
恨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法眼到云這一轉曰未審大師意
肯如何師良久師曰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後唐長興三年
歸寂王氏建塔

景德傳燈錄云唐乾符五年入關中訪靈雲尚有疑滯後
之雪峰疑情氷釋曰問從上諸聖傳示一路請垂指示雪

峯默然師鼓札而退雪峰莞爾而笑異日雪峰謂師曰我
尋常向師問道南山有一條盤蛇汝諸人好看取對曰
今日堂中大人喪自失命雪峰然之師入方丈衆雲峯
曰是什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醉問未嘗與於主
旨乃建悟解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普
時認向迹中覓今日看如火裏氷師在西院以下文周不
重錄

末云僧舉高麗有僧造一觀音像於明州上船衆力昇不
起月請入開元寺供養問師無利不現身為什麼不肯去
高麗師曰現身難普觀相生偏有人問僧點什麼燈曰長

明燈曰什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師代云
若不如此爭如公不受人譏師兩處開法徒衆一千五百
化行開越二十七載後唐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歸
寂壽七十有九臘六十五王氏建塔

開國智禪師長慶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寺智禪師姑蘇人也江南李主建章洪井入
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問如何是開先境師曰最好是一條界坡
青山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松松柴柴布水國主益加欽重
後終於本山靈塔存焉

景德傳燈錄云稟性朴野不羣流俗少依本郡流水寺出

家受具入長慶之室。竊契真要。初結庵於慶州。山二十載。道聲遐布。江南國主李氏。建寺請轉法輪。使輻輳。國主巡幸。決井入山。瞻謁以下。文同不重錄。

慧緩傳習祥大之第十

僧贊寧

釋慧緩。杭州海鹽人也。俗姓孫氏。初誕。纏紫色胎衣。為童。此日。後胡抗節於吳苑。通主寺。登戒已。聞南方有祥學。遂遊。聞嶺。雪峰。提耳。指訂。頓明本性。乃述偈云。昔時謾向途中學。今日着來大裡來。如是親依。不下峰頂。計三十許載。冥循定業。謹攝於莊。泉州刺史王延彬。召緩。住昭慶院。祥子季翰。唯慶後。至及於長樂府。居長慶院。二十餘年。出世不減一千五百衆。緩性慈悲。

忍不妄許。人能反三隅。方加印。可以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長往。春秋七十有九。僧臘六十。閩國王氏私誄之。大師號。觀塔。葬皆出官。供判官林文盛為碑。紀德云。

永真禪師青原下六世○曹洞宗
雲居廣禪師注嗣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上堂言。錄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歎君不得非常之旨。人馬慶。執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所侵。去師以杖拄僧口。僧曰。此猶是橫徑。師曰。今取口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來往不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錢山夜。頓千家月。金烏常照。不當門。

天子儀禪師青原下七世
杭州天竺子儀。心印水月。祥師溫州樂清陳氏子。初遊方。謁鼓山。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某乞。昨昨時。答話。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何。山曰。汝何肯力。師於此。有省。後曰。浙十錢。忠懿王命。開法于羅漢光福二道場。上堂。

久立大眾。更待甚麼。不辭展拓。却恐懼于祥。德轉迷。歸時。寒珍重。僧問。如何是從來事。師曰。住曰。如何。屬師曰。可惜。龍頭翻成。蛇尾。有僧禮拜。起將問話。師曰。如何。且置。僧乃問。祇如與誰之子。還有初親分也。無師曰。祇待局終。不知柯爛。問。如何是維摩默。師曰。誇口文殊。曰。何謂。師曰。月葉。領通。曰。維摩。又。如何。

師曰。頭上三尺。手裏一枝。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洋海裏。一星火。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寒。即圓。向。法火。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即竹林。溪畔。坐。問。如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浙江潮。問。諸餘。師曰。不問。如何是光福門下。起。此。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奉。納。曰。德。慶。則。平。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僧。問。指。師。便。喝。將。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擔。簦。已。歸。西。園。去。此。山。空。有。老。猿。啼。問。鼓。山。有。掣。鼓。奔。鐘。之。說。師。且。如何。師曰。取。將。不。忍。誅。曰。或。遇。良。桴。又。如何。師曰。念。子。孤。魂。賜。汝。三。真。問。世。尊。入。滅。當。歸。何。所。師曰。鶴。林。空。裏。色。真。歸。無。所。歸。曰。未。審。必。定。何。之。師。

曰朱冥瑣勁風繁英落素秋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欲識我歸處東南西北柳成絲問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曰高卷吟中蒲濃煎睡後茶

景德傳燈錄文同此末云師迴故里羅歷三年示滅門人

聞維叔全刊建塔

酒遇賢禪師清原下八世龍華球禪師法嗣

酒仙遇賢禪師姑蘇長洲林氏子母夢吞大珠而孕生多異祥貌偉怪口容瘦拳七歲嘗沈大淵而衣不潤遊去家師嘉禾永安可依三十刺染圓具性泰龍華發明心印回春明覺院唯事飲酒醉則成歌頌警道俗因號酒仙傳曰綠水紅桃華前街後

巷走百餘遭張三也識我李四也識我識我不識我兩個奉頭那箇大兩箇之中一箇大曾把虛空一徹破摩宴金教却恁麼拈取酒蒲枕頭臥揚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沈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金竿又聞返玉山還報須莫教更漏促趁取月明回青買珠砂盡月莫來枉用工夫醉卧綠楊陰下起來強說真如沈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吃酒長仲兩脚眠一箇忽起來天地還依舊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耶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桃紅一點動隨萬變江村烟雨濛、有不有空天空空籠籠撈取西北風生在闍浮世

界人情幾多愛惡祇要吃些酒子所以倒街卧路死後都產婆婆不顧起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無酒酣師於祥符二年上元凌晨浴罷就寢今掌右舉云張其口而化

大明一統志

遇賢姓林氏家建隆初來居長洲之明覺禪院常以酒肉自縱酒家或遇其飲則售酒數倍於他日人稱為酒仙語人禍福多驗以符治病必痊創佛舍用錢數百萬雖稱馬於人而人不知可自來

林酒仙

龔明之

國初時長洲縣東禪寺有僧曰遇賢姓林氏以其飲酒無異

多矣異故鄉人謂之林酒仙口中可容兩拳嘗醉於酒家每出群聚而觀之者不絕自國其形無毫釐不相似好賦詩雅多俗語中含理致然亦有清婉者如云揚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沈吟它時若向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耶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心閑增道氣思事敵災屯謹言終少禍節儉勝求人若此之類皆名言也真身塑寺中

又

劉鳳

蘇有林酒仙者聞金先生時勉言其又異甚多嘗往來一酒家謂其人曰爾某日有震厄耶至其所宴坐雷聲殷、不敢作色

林酒仙 戴姑蘇心

拳手垂過膝日行路中嘗持一鐵椎見瓦甌輒碎之人問其故

答曰世路不平聞郡酒家得其飲酒獲利十倍有一酒肆奉之
甚謹賢將示寂至其家曰吾日飲汝酒未能酬直今當相報耳
乃大吐血口中噤以紙封開三日獻視則已結如鷄子不幾度
痢大行人服其一匕即瘥酒家因以致富祥符五年上元日沐
浴而化七月身不壞側顏色如生其徒火之取其骨塑為像今
存寺中

勤希奉禪師清原下几世○法眼宗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蘇州謝氏子上堂古聖道圓同太虛無
欠無餘又道一、法一、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性法起滅

師曰汝今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和尚圖通師敲禪牀三下問女何是脫却根塵師曰莫忘想問人王法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法王問如何是諸法寂滅相師曰起惟法起滅惟法滅問如何是未曾生底法師曰汝多得知問無著見文殊為甚麼不識師曰汝道文殊還識無著麼問得意誰家新曲妙正勤一句請師宣師曰道甚麼曰豈無方便也師曰汝不令我語

景德傳燈錄文同此但章首多一語云佳本院為第二世
薦紹明禪師青原下凡世○法眼宗
福州薦福院紹明禪師州將錢仁奉請住持乃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一切處看取

晉靈顯禪師青原下九世口雲門宗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依普安院仁鏡上人出家
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机辯無敵咸知法器
舍指南遊首造智門即仲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名師近
前師繞近前門以拂子蓋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
出住翠峰後遂雪竇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視大眾曰若論本分
相見不沈高陞法座遂以手畫一畫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
諸佛圖土一時現前各子細觀瞻其或踰際未知不免拖泥
帶水便陞座上首白椎龍有僧方出師約住曰如來正法眼藏
委在今日放行則元曉生先抱住則真金失色權柄在手教活

臨時其有作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峰祖席已臨雪竇道
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擡連風曰恁麼則雲散家
月師曰龍頭蛇尾溪間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為人師
曰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未審抵恁麼別有在師曰射
虎不真徒勞沒羽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即是
師曰清風未未休曰恁麼則得過於師也師曰一言已出駟馬
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視大眾曰人天普集今發明
箇甚麼事焉可互分賓主馳聘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
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脈紙言自知五葉莫能建立時
以聲前悟音猶是顧鑒之端言下知宗為味識情之表諸人要

知真實相為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冥常光現前箇
壁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取未明取既辯明得就截
生死流同據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
無為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祥雲五色曰學人不會師
曰頭上環問達磨來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
師曰鶴唳青霄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和尚
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在我手裡曰見後如何師曰穿
過那襪有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便棒僧曰豈無方便師
曰羅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曰兩重公案
曰請師不答話師亦棒問古人道北斗裡藏身意旨如何師曰

千聞不如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鼠銜鐵問古人道皎地
絕一絲頭紙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曰白赤不如語直曰學
人未曉師曰徧問諸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乘槎新額曰
莫抵這便是師曰浪死虛生問如何是緣生義師曰金剛鑄鏡
券曰學人不會師曰開市裏牌曰恁麼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
起時師曰到列下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說師曰多之不足
曰謝師答話師曰鏡棒自看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曰拈却
吳孔曰學人不會師曰一喜一悲僧擬議師曰苦問如何是脫
珍御服著弊垢衣師曰垂手不垂手曰乞師方便師曰左眼挑
筋右眼快肉問龍門爭進奉那箇是登科師曰重遭點額曰學

人不合師曰退水麓麟問寂、藏忘言誰是得者師曰却惜穿
雲去曰如何領會師曰披義帶雨歸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
曰一場酸澀問坐斷此處底人師還接君師曰彼勸迷別滿湖
畔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天寬地窄太愁人僧禮拜師曰
若屈之詞不妨難吐問生死到來如何迎迎師曰定花板上曰
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符到奉行上堂僧問如何要
吹毛劍師曰若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曰一唯乃曰大衆前共
相酬唱也須是個漢始得若也未有奔流度日底眼不勞拈出
所以道如大火聚近者即燎却尚門亦如按太阿寶劍衝前即
喪身失命乃曰太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

輕閃爍復云看、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
山訪拾得曰恁麼則入不二之門師曰一唯復曰維摩大士去
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峰上
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
却顧謂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座者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虛
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處見客或若道得
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田地穩底佛祖不敢近為甚歷
歷脚不趁神通遊戲的鬼神不能測為甚座下脚不得在籠十
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大衆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
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問

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峰寒色曰未委向上更有也無師曰
兩滴巖花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點曰恁麼則為祥
為瑞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花欲暮天謝家人不在
漁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師曰遊山四顧周
覽謂侍者曰何日復來於此侍者衣乞遺偈師曰平生惟忘語
之多矣翌日出杖履衣盂散及後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
至期與沐攝衣北首而逝塔全身于寺之西塢賜明覺大師

雪竇顯禪師

釋惠洪

禪師名重顯字隱之遂州人太平興國五年四月八日生野李
氏幼精銳讀書如要下筆敏速然雅志立空父母不能奪竟依

益州普安院沙門仁銳為師落髮受具出蜀浮沈荆渚間歷年
嘗與客大陽與客論趙州宗旨客曰法眼禪師昔解后覺錢皆
者於金陵覺趙州侍者也號稱明眼問曰趙州扣樹子因緣記
得否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法眼拈手曰真自師子窟
中來覺公言無此語而法眼肯之其首安在顯曰宗門却場那
有規轍乎時有苦行名韓大伯者貌寒窳侍其旁輒匿笑而去
客退顯歎之曰我偶客語而乃敢慢笑、何事時曰笑知客智
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
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灵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顯隱異
之結以為友顯盛年工翰墨作為法句進慕禪月休公嘗遊廬

山棲時設禪師居烏簡嚴少接納顯義並不合作師子峰詩
攬之師子峰在日踞地盤空勢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天教生
在千峰上不得雲攀也出頭顯與齊岳者為侶同謁五祖戒禪
師顯休於山前莊達岳先往機語不契顯亦竟不見北遊至復
州北塔禪師者香林遠公嫡子雲門之孫也祚遠皆蜀人知
見高學者莫能觀其机顯後道祚愛之遂留止五年盡得其道
顯與學士曾公會厚善相值淮上問顯何之曰將遊錢塘絕西
興登天台雁蕩曾公曰灵隱天下勝處珊禪師吾故人以書薦
顯至灵隱三年陸沈衆中俄曾公奉使浙西討顯於灵隱無
識之者時堂中僧千餘使吏檢林屑物色求之乃至曾公問向

所附書顯袖納之曰公意勤然行脚人非督郵也本曰顯行脚人於世無求故希曾公大笑珊公以是奇之吳公翠峰座席舉顯出世間法日顧視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不似高僧此座乃以手指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佛土一時現前各子細覓瞻其或渡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於是登坐又環顧大衆曰人天普集合發明何事豈可五分賓主馳聘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千古地定乾坤千聖只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好以聲前悟旨猶迷顧登之端言下知歸尚味機情之表諸人要識真真相為度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壁立千仞還辨明得也無未辯、取未明、取既辨明得便能

我生死流諸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後往明州雪竇宗風大振天下龍蟠鳳逸衲子爭集座下號雲門中興顯常經行植杖衆衲環之忽問曰有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休露金風雪門答連僧耶為解說耶有宗上座曰待老漢有悟處耶說顯熟視驚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幣地也於是令槌鼓衆集顯曰大衆今日雪竇宗上座乃長昔年大陽韓大伯具大知見晦迹歸先欲得發揚宗風幸願特升此座宗遂升座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曰神光射斗牛又問出匣後如何曰千兵易得一將唯求僧退宗乃曰寶劍未出匣神光射斗牛于兵難易得一將實難求便下座一衆大驚暮年

悲學者尋流失源作為道日捐偈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指磨會生逐日已、去要不回頭爭奈何餘數揚宗旨妙語編叢林皇祐四年六月十日沐浴罷整衣側卧而化閱世七十三坐五十夏建塔山中得法上首天衣義懷禪師

天衣懷禪師

禪師名義懷生陳氏温州樂清人也世以漁為業母夢星墮于屋除而光照戶已而娠及生尤多吉祥兒稚坐父船尾漁得魚付懷、不忍食之私授江中父怒答詬甘甜之不以介意長遊京師依景德寺天聖中試經得度懷清癯行步遊緩衆中望見如鶴在雞群時有言法華者不測人也行市井拈懷背曰臨

濟德山法懷初未喻問者宿者宿曰汝其當宿祥宗乎行矣勿
滯于此懷初謂荆州金鑒善禪師不契後揭葉縣者祥師又不
契東遊至翠峰翠峰表感懷當營炊自汲澗折擔悟旨顯公印
可以為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
誦提唱之語曰譬如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踪之意水無
留影之心顯激賞以為類已先使慰撫之懷乃敢通問人之礼
然諸方服其精識有鐵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涼處懷至必
幻出樓觀四事成就晚以疾居池州杉山庵門弟子智才住杭
州佛日山迎歸養侍藥劑才如姑蘇未還懷促其歸至門而懷
已到衆才問即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懷豎拳示之遂倒卧

推枕而化閱世七十二坐四十六夏葬佛日崇寧中勅謚振宗
大師

贊曰子觀雪審天衣父子提倡之語其指示心法廣大分曉如
雪廓天布而後之學者失其旨的多以識情數量義學不日緇
穢之學如燧人氏鑽火得以烹飪饗上帝而秦始皇用以烹儒
焚書豈不誤哉然予聞菩薩宏法為內外護皆本願力故曾集
賢之知雪審言法華之識天衣疑非苟然者耶

明覺

王 鑒 澤 編

明覺顯琬雪竇居莫釐山翠峰寺演法有龍出井羅漢亦隱樹
而隨時寺集千僧有天衣懷祥師願汲水供衆久而無倦忽踐

跌而化桶邊白蓮花

明覺

師到太湖有余巡檢請師并志依上座茶后起檢問平昔今日
命二衲僧得何果報師云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依云臨
行方覺主人寬師云舍人舍人權頭師指志云根柢衲子齊他
有甚利益巡檢大笑師便起去

出衆門統要

天義懷祥師青原下十世口雪門宗
趙州天衣義懷祥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以漁為業如夢聖
瑣子屋乃孕及產尤多吉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賣之師

不忍乃和投江中父起答之師恬然如故長遊京師依景德寺
為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賜金鑒善業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
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辨師背曰
雪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
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為汝立名曰受戒來十
年矣覺曰汝行脚費却許多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覺曰我也
汝重罪過汝也沒重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環語
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
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為水頭目汲水折擔
忽悟作授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萬仞峯頭獨立驪龍領

下李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開拈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
海內嗣法者甚衆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卧
地曰意旨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曰任麼則謝師指示師
曰西天此土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林間鳥噪水底魚行
上堂須彌頂上不如金鐘畢鉢巖中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
諸人反著草鞋朝避種種特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上堂
初僧橫說豎說未知有頂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
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上堂大衆集定乃曰上來道箇
不審能銷萬兩黃金下去道箇珍重亦消得四天下供養若作
佛法話會滴水難消若作無事商量眼中著屑且作麼生即是

良久曰還會麼珍重上堂夫為宗師頭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
之食遇賊即貴遇貴即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
之食令他永絕飢渴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賤破金成土
老僧亦不能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
復何用飢人之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破金成土
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
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誰然如此打破大散開幾箇迷
途達磨上堂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踪之意水無由影之
心若能如是方解向裏類中行不用續覓截鶴鹿豕雞豕行
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準拳用之則敵與八大龍王鬪富不

用都來不直半分錢泰上堂謂禪常于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色
蕉開雷開葵花向日轉諸仁者芭蕉開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
日轉還有眼麼若也會得西天即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
三取上堂灵源絕朕普現色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以道塵
不見佛刹不開經要會灵山親授記晝見日夜見星良久
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泰上堂夜來寒霜凜冽黃河凍結陝府
鐵牛腰折蓋道女姍煉日補天爭奈西北一缺如今欲與他補
却又恐大地人無出氣處且由這一窺與大地人出氣泰上堂
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上士見之鬼神恭飯中下得之狂心頓息
更有一人切忌道著上堂先透日月朗暗不叔智出聖凡隨處

不歷所以道不用低頭思量難得良久曰是甚麼上堂青蘿索
綠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出沒太虛之中何似南山起雲北
山下雨若也會得甜瓜徹蒂甜若也不會苦教連根苦上堂無
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且道妙喜世界不動如來說甚麼法
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祇如威音王佛最初一會度多少
人若是通方作者試為道看良久曰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峰頭
君自看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金色頭陀見處亦真鶴
足山中與他看守衣鉢三千大喻八百小喻大似泥裡洗土塊
四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摩竭提國猶較些子德山臨濟雖然
丈夫爭似蜀宮國王一刀兩段如今若有箇人真此透天山僧

性命何在良久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喝一喝下座僧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師曰掘地深埋曰此人還受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加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長江無六月日見後如何師曰一年一度春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能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又曰雪魄連宵叫鴉鳴終夜啼圓通問大啟何事隔雪泥泥年以疾居池陽杉山康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遂其歸及踵問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使乃託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蕪獄三更返鏡園折腰龍角才問那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寢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中謚振宗祥師

祥師之載於淨土善人歌者有天水懷圓照本二人關於我吳各附錄其文於本章之後

天水義懷祥師之第四十九

釋道衍

五遷名利萃英賢淨土無修不礙禪監起拳頭推枕化寶花池上綻青蓮

義懷祥師温州樂清人也父以漁為業懷稚時坐船尾隨父漁得魚即付懷不忍事之秘授江中父起棹駕樂而無悔逆辭親出家依景德寺僧天聖中試經得度稟法於翠峰顯

祥師九五住道場晚居池州杉山庵化入舍佛有勸修淨土說未寂之夕其徒智才問靈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懷監示之推枕而逝

明通金典座青原下十世口雲門宗雪竇顯祥師法嗣

平江府永興寺惠金典座依明覺於雪竇聞舉須彌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遇之殿新覺問汝名甚麼曰惠金覺曰阿誰惠汝金曰參少間去方大致謝覺曰即今輩曰這裡客和尚不得

長朋房祥師青原下十世口法眼宗天台顯祥師法嗣

蘇州長壽院明房廣法祥師永嘉蔡氏子僧問如何是宗旨師

曰四樓塌地問如何是絕緣毫底法師曰大地山河曰德廣則即相而無相也師曰也是狂言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師曰千迂萬曲曰德廣則無不總是也師曰是何言狀問如何是道師曰跋涉不易

景德傳燈錄青原第七世温州瑞峰院神祿祥師章云溫

州溫嶺瑞峯院神祿祥師福建福清人也本邑天竺寺出

家得法于瑞巖大為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師有偈曰蕭然獨處意沈吟推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惟靜坐更無人問本求心時有朋房上座講前偈而問曰如何是本求心師名曰朋房，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房於是

信入朋彥即廣法大師後嗣天台國師住蘇州長壽師大
平興國元年示滅壽百有五歲

又本章云蘇州安國長壽院朋彥大師永嘉人也姓秦氏
本州開元寺受業初參婺州金陵寶智和尚後因慧明祥
師激發而歸于天台之宣悟正法眼自此隨緣開法盛化
姑蘇節帥錢仁奉禮重創院請轉法輪本國賜紫署廣法
大師以下文同不重錄

末云師建隆二年辛酉以往持付門人法齊繼世說法即
其年四月六日示滅壽四十九臘三十五

惜希辨祥師青原下十世○法眼宗
天台部國師法嗣

杭州普門寺希辨祥師蘇州人也忠懿王命主越州清泰署慧
智後遷上寺上堂山僧事之知見復寡聞持頃雖侍立於國師
不蒙一句開示以致今日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
何況能為諸仁者區別緇素商量古今還得山僧麼若有怪
者道此此人具眼不具眼有省主義無省主義晚學初机必須
審細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德慶則聞黎怪老僧
去也曰不怪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太平興國三年
吳越王入觀師隨寶塔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衣號慧明祥師端
拱中乞還故里詔從之賜御製詩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
創甄浮圖七級高二百人功既就至道二年八月示寂塔于院

之西北隅

景德傳燈錄云祥師蘇州常熟人也幼出家禮本邑延福
院啟祥祥師落髮具戒詣楞伽山曉律尋謁天台受心印
乾德初吳越忠懿王命住越州清泰院署慧智祥師開寶
中復召入居普門寺師上堂以下文同不重錄

末云壽七十七臘六十三
姑蘇志云希辨吳越忠懿王子也為寶嚴院於常熟曉律
於楞伽受心印於天台乾德初王以清泰院居之號慧智
祥師太平興國中隨王入觀見于昭福殿賜號慧明尋還
故剎御書急就章道還詔親藏珍賜之

永道原祥師青原下十世○法眼宗
天台部國師法嗣

蘇州永安道原祥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咄這禪陀羅曰
學人初机乞師方便師曰汝問甚麼曰問佛師曰咄這禪陀羅
師即進景德傳燈錄者

翠峯慧顯祥師

劉鳳

翠峯慧顯祥師僧問宗風嗣阿誰師曰門開東嶺上云德慶則
五祖嫡子也曰猿嘯老松枝

定慧道海祥師

劉鳳

定慧道海祥師問諸佛出世已涉繁詞作麼生是的旨師曰達
人不得錯舉僧云不目一事不長一智師曰恠之不及

萬德興禪師青原下十世○法眼宗

蘇州萬壽德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衆一時瞻仰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汝且自爲乃曰問答俱備其誰得意若向他求還成特地老僧又成溪山此爲藏拙何期今日入到萬壽門下可謂藏之不得既藏不得方明露現未審諸人阿誰先見如有見處出來對衆吐露箇消息良久曰久立珍重

洞慧月禪師南嶽下十世○臨濟宗

蘇州洞庭翠峰慧月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時如何師曰脫却籠頭却却角獸曰拶出虚空去處盡聞香師曰雲愁閑兔笑雲雁鵲啼問和尚未見谷隱時一句作麼生道

師曰步上登山遠曰見後如何師曰驅信馬蹄

西余端禪師

釋惠洪

端師子者吳興人也始見美師子者發明心要則以綵帛像其皮時著之因以爲號住西余山嗣姑蘇翠峰月禪師西余去湖州密通每雲朝著綵衣入城小兒爭擇逐之從人乞錢得即以散飢寒者錢穆父赴官浙東見之約明日飯端黎明獨往避而入道旁人家幼婦出迎俄其夫至詎遂竟爲道卒野收穆父走遠客見之問故曰煩寄聲錢公本來赴齋中塗奸情事發請自飯穆父聞之驚且笑顧客曰此僧習中無一點疑事又嘗見持死雞疾行者挽衣問何之曰雞爲狸害法不可食將棄水中

端苦求之道路艱觀誠白當得得乃可與端跪作茶文曰維是業有鷹鷂之厄死有湯鑊之災生時要汝報晚死後無人收埋奉爲轉化檀越施肚爲汝作棺打地一本云聞無可布言卒携鷄去以飽飢者能誦法華經湖之爭延之以得錢五百乃開快日誦數句即持錢地坐去缺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號回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妄其妄方對丹陽守呂公肉食端竟至指曰正當與履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還對端播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說不托垢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信敬端見括住曰如何是佛不托垢擬議端躍之而去章丞相子厚請升座使俞秀老撰疏

叙其事曰推倒回頭超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隨僧官宣至此以手拂榆曰止乃坐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端顧笑曰我觀法王法王法如是下座子厚由飯端嘆曰章惇章惇請我看噴我却與素汝却與章子厚爲大笑時太尉吉甫亦由丹陽三人者日通從吉甫誦禪定功德諸般若中第一回惠卿修之十年子厚稱稱銀可忘憂秘康得仙竟作劍解端說偈曰章公好學仙公好生禪徐士喻擔板各自見一邊聞者傳以爲笑樂元祐初圓照禪師自京師慧林退歸姑蘇見端於甘露曰汝非端師子乎曰是圓照戲之曰村裡師子耳端應聲曰村裡師

子村裡美肩毛與眼一齊動開却口肚裏直飢倒不受人取奉
直饒美到帝王宮也是一場乾打團圓照粹美不悟其訛也端
客無錫欲歸湖且行江上間有湖秀便船乎篙師曰我行常潤
船也端欣然曰亦可乃附船尾高郵秦觀少游聞其高道請升
座於廣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無復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
淡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端高自稱譽吐語奇怪逸人也病
牙久不愈謂衆曰明日遷化去衆以為戲語請說偈端索筆大
書曰端師子太慵懶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衆赴堂粥飯都
趕不辦如今得兀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管第一不著看官第
二不著喫粥飯五更遷化聞世七十二東吳祠之以為散聖

劉鳳吳釋傳云師子淨端禪師安吉州人丞相章公慕其
道躬請開法吳山門風盛播

浮山遠禪師

釋惠洪

禪師名法遠鄭圃人也出于王氏年十九遊并州見三交嵩
禪師求出世法嵩曰汝當剃落隨三寶教乃可受法遠曰法有
僧俗乎嵩曰與其為俗者若為僧則能續佛壽命故也於是
斷髮受具足戒謂汾州昭公又謂汝海省公皆受記前天禧中
遊襄漢隋鄧至大陽杭語與明安延公相契延歎曰吾老矣洞
上一宗遂竟無人耶以平生所著直禪史續示之遠曰當為持
此衣履求人付之如何延許之曰他日果得人出吾言為證偈

曰揚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煇異苗翻茂處溪畧周灵根其尾云
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開揚遠拜受辭去依滁州瑯琊覺禪師
應舒州太平興國寺請說法為省公之嗣次住姑蘇天平山又
住浮山既者退休於會聖巖日閱班固九流遂擬之作九帶叙
佛祖教義博採先德杭語恭同印證其一曰佛正法眼帶其二
曰佛法藏帶其三曰理貫帶其四曰事貫帶其五曰理事縱橫
帶其六曰屈曲帶其七曰妙挾兼帶其八曰金鍼復錄帶其九
曰平懷常冥帶學者既已傳誦遠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
今此九帶已為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
分明却請出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

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為已解則名墜法大衆到此如
何衆無語遠叱去之舉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答曰猿抱子
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巖前法眼曰我二十年来作境語會
遠曰不作境會作麼生會僧曰師意如何曰因玩月文生角
象微雷驚筆入牙或遠云直饒不作境語會亦未會在此何謂也
遠玉骨揮顏目光外射狀如王孫凜然可畏初歐陽文忠公聞
遠奇遠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茶遠坐其旁文忠收局請遠
曰茶說法乃鳴鼓升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茶相似何謂也
敲手知音當杭不壞若是纖五鏡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的
只解問門作活不會奪角銜閱硬節與虎口齊彭局破後徒芳

連幹所以道肥遯易得瘦壯難求思行則往、失黏心鹿馳而時
、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
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曰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
歎久之遠得語妙密諸方服其工作三交嵩公贊曰黃金打作
鑰石簪白玉碾成象牙梳千手大悲拈不動無言童子暗嘆塵
灰作明安延公贊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
馬火中斯遠雅自稱柴石野人歿時也七十餘少時與連觀類
公薛大頭七八輩遊丐幾遭橫逆遠以智脫之衣以其晚吏事
疏遠錄公

法遠載姑蘇志

法遠宋廬陵人姓王氏年十九遊并州從嵩禪師受具足戒來
住天平山擬班固九流作九帶叙佛祖教義博采先德機語參
同印證學者傳之歐陽修嘗造其室因與客慕遠坐傍修請其
說法有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之句修嘉之所著有偈語妙
密

浙應祥人物志云皇祐初天平山為范文正功德寺請之

開山遂住天平

聰道人

沙門靈鑑

師諱德聰姓仰氏姑蘇張潭人七歲舍家入杭州慈光院十三
受具戒於梵天寺既而志樂禪寂參求知識益熱心印太平興

國三年來抵雲間尋軀子祖師遺跡邑人范仁龍為選勝地目
住余山之東峰茅茨不剪室僅容身未嘗沐浴惟好宴坐人未
知識也一日有禪者造之目觀經卷題之舍下塵積且厚遂問
之曰此佛經也人皆看之師獨如此何也乃笑而答曰若人之
讀書信既知之矣可再讀耶嘗曰古人責行吾何言哉其他問
者皆默如也曰是人始奇之歲平中天旱人飢盜且作矣室屋
四面竹木突繁潛有取者而二虎衛之不可得也師或經行虎
常前後似其馴養故人益奇之嘗遇冬月雪頃閉戶四十五日
人無敢叩其室者有夏氏子素慕其高節欲廣其居堅不從
乃止天禧元年正月朔旦自言今歲將去不在此矣耆老皆住

默然不答果是歲七月初六日生滅止十三日容貌如生俗年
七十二僧臘六十二縣尉劉瀕施俸錢率戶人于山之西峰構
方壩全有以安之今近塔廟而遷尊毘尼制也銘曰吉簡而浚
行清而孤方高無級師之墳

青浦志云二虎大青小青侍焉

蔣贊元禪師南嶽下十一世○臨濟宗

蔣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大士之裔也夙修
種智隨願示生父母咸祥閭里稱異三歲出家七歲為僧十五
遊方遠造石霜叟於大室慧明一見曰好、著槽廠師遂作驢
鳴明曰真法器耳俾為侍者二十年中運水搬柴不憚寒暑悉

也窮親求道後出世燕臺天峰龍華白雲府即請居誌公道場
提綱宗要机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丞相王公安石重師
德望特奏章服師號公入聖辭聘席結廬定林山中與師蕭散
林下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派
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僧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來如何執待師曰山
上耕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出自處師曰驢胎馬腹問曾祖面
壁意旨如何師曰住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割
羊曰為甚麼如此師曰葉在其中上堂這箇若是如虎戴角這
箇若不是喚作甚麼良久曰饒饒饒馬珍重元祐元年師乃遷

化丞相王公慟哭於塔讚師真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
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有稱德有緇有白未
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親汝輩唯食已實孰其嗣之我
有遺則

蔣山元祥師

釋惠洪

祥師名贊元字萬宗婺州義烏人後林傳大士之遺孫也三歲
出家七歲為大僧性遲重閑靜寡言視之如鄙朴人然於傳記
無所不窺吐為詞語多絕塵之韵特罕作耳年十五遊方至石
霜謁慈明祥師時春破新泥混十年慈明移南岳又與俱及
致葵肯石於石霜植種八年乃去凡事蔣山心祥師心授以元

繼其席舒任初丁太夫人憂請經山中與元遊如昆弟問祖師
意音元不答王益扣之元曰公敏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兩
生來想純熟王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
氣遺後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
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起
而學問尚理於道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淡
泊如頭陀此為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自
熙寧之初王入時遂大用至真拜首震天下無月無耗元未嘗
發視客來無青賤寒溫外無別語即飲日如入定客即去嘗饌
僧俄報火廚庫且及潮音堂眾社飯齋黃蜂窠噉開而元歔嘆

自若高視屋梁食畢無所問又嘗出郭有狂人入寺手刃一僧
即自斃尸相枕左右支報文武於道自白下門辭從而歸元過
其處未嘗視登寢堂危坐職事者側立冀元有以處之而數日
如平日於是稍隱去卒不問王弟平甫蒙縱於人物慎許可
見元即懷然加敬問佛法大意元復有難色平甫周請為說元
曰佛祖無所異於人所以異者能自護心念耳岑樓之本必有
本於毫末滔天之水必有原於溫觴清靜心中無波動愈
危乎岌哉甚於岑樓浩熱橫肆甚於滔天其可動耶佛祖更相
付授必丁寧之曰善自護持平甫曰佛法止於此乎元曰至美
不華至言不煩夫華與煩去道遠甚而流俗以之申公論治世

之法猶謂為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如何耳況出世間法乎元
豐之初王龍政府身至石頂夜進山拜靖士大夫車騎填山谷
王以寺已二數元出遊一揖而退王坐東偏從官賓客滿坐王
環視問元何在待者對曰已復久矣王笑之王結屋於林往來
山中又十年稍覺煩動即還元相向點坐終日而去有詩贈之
其略曰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祥溪舌根已淨誰能壞
足跡如空我得尋人以為笑錄元祐之初日吾欲還東吳促辭
嚴俄化主哭之慟塔于蔣陵之東平甫狀其行碑山中

蘇州南峯惟廣禪師上堂一問一答如鐘響似谷應聲蓋為

事不獲已且於其化門中放一線道若提初僧門下天地懸珠
且道初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出

定起信禪師南嶽下十一世○臨濟宗

蘇州定慧院起信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

湘源斑竹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故○弄浪痕問如何是第一句

師曰那吒念起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初僧問指曰如何是第

三句師曰西天北土上堂泥蛇咬石蟹露柱秋○叶須彌打一

棒闍老呵○笑泰上堂若識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不識般若亦

被般若縛識與不識相放一邊却問諸人如何是般若若休泰堂

主上堂鶯聲聞○鶯聲急○水鳥毛頭不濕鶯鶯飛入蘆花叢雪

月交輝俱示及味

劉鳳吳釋傳云定慧寺由起信海印禪師開創師桂州人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湘源斑竹杖曰意旨如何師曰

杖○帶泪痕今其禪坐處尚有遺跡元季中峯和尚亦嘗

於此盤座說法中峯又於城西近耳紅橋建庵趙松雪馮

海粟諸名士相與助之云手自勸今為勢家墟庵廢矣

蘇州定慧信禪師

蘇州定慧信禪師蚤以百丈野狐頌得叢林之譽其頌曰不落

不昧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度執滯言詮無純自縛○春至

花開秋來葉落錯○誰知普化搖鈴鐺又貽老僧曰俗臘知多

少胤肩揜毳袍看經嫌字小問事受聲高暮日終無厭登階漸

覺芳自言曾少壯遊蕩兩三遠信為明眼宗匠此乃其遊戲耳

然品題形貌之衰憊模寫情思之好尚抑可謂曲盡其妙矣

右出羅湖野錄

瑞月禪師南嶽下十一世○臨濟宗

蘇州瑞光月禪師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師曰月落三更岸

市過

蘇州瑞光月禪師南嶽下十一世○臨濟宗

蘇州瑞光月禪師僧問有生有滅盡是常儀無生無滅時

如何師曰花開著靚空中立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石女

簪花大裡眠曰大衆證明師曰更看泥牛闌入海

薦亮禪師南嶽下十一世○胎濟宗

蘇州薦福禪師僧問不假言詮請師示誨師曰大衆總見汝

德慶問曰莫執這便是也無師曰罕違穿耳客

等法齊禪師青原下十一世○法眼宗

蘇州長壽法齊禪師婺州人始請明門曰明二論尋置遊方受

心印於廣法禪師節使錢仁奉禮請繼廣法住持開堂日有百

法座主問今公請命四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百法

明門論曰畢竟作麼生師曰一切法無我問城東老母與佛同

生為甚麼都不見佛師曰不見即道曰德慶則見去也師曰城

東老母與佛同生

景德傳燈錄文同此末云師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捨衆就

本院創列室宴居咸平三年庚子十二月十一日示滅壽

八十九臘七十二

慧嚴海印法安禪師

劉鳳

崑山慧嚴海印法安禪師僧問柳垂堤畔花發林間如何顯道

師曰兩彩一賽云白從一見桃花後直至今更不疑師曰汝

向甚麼處見靈雲云花開滿樹花落空被師曰汝汝三十棒

翠峰山洪禪師

劉鳳

蘇州翠峰山洪禪師僧問如何是翠峰境界師曰祇聞鶯鳥語不

見報春來問如何是西來境界師曰堪嗟立雪僧

峯顓退禪師青原下十一世○法眼宗

蘇州先峰顓退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之師一接師曰去問

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曰先峰高竈

低曰德慶則却成高下去也師曰情知你德慶會開雷聲示衆

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

知所以古人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問如何

是道師曰夕死可矣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曰這裡用不着問

亡僧還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蒼天蒼天乃曰祇如來後僧問

亡僧還化向甚麼處去也山僧向他道蒼天蒼天道道意落在

甚麼處莫是悲傷還避痛憊道人麼若乃德慶評論笑謂周知

去處要知去處麼更不用久立歇去上堂冬去春來樓閣門開

若也入得不用徘徊細語上座還向這裡入得也未若也入得可

以古人道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若也入之未得自是諸上

座狂走更不切久立珍重

倪天鎮志

顓退 顓退號寶雲俗姓陳古為吳人八歲出家二十受具戒服勤諸

律心大而行慈修明要奧通圓覺起信等經論琴衣蠟食自

給耳問道於覺新禪師以法印示之遂臻妙悟後居先峰為

人師學者去來嘗數千人為易其號字而還無所營久之示寂

皇祐中附馬都尉李其以選續入廣燈仁宗統為叙以冠之

聖志昇祥師青原下十一世○法眼宗

蘇州吳江聖志昇祥師上堂若論佛法更有甚麼事好以道

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古今城郭嘆作平等法門絕前

後際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依而行之久立珍重

聖慈慈祥師青原下十一世○雲門宗

平江府燈慈慈祥師僧問了然無所得為甚麼天高地闊師

曰索上堂若論此事賊上眉毛早是差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

山僧說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麼昨日雨今日晴

慈雲祥師青原下十一世○雲門宗

平江府定慈雲祥師僧問如何是為人一句師曰見之不取曰

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

明慈贊祥師青原下十一世○雲門宗

平江府明慈贊祥師上堂橫按拄杖曰若恁麼去直得天無

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飲氣吞聲一大徹教如蟲触木設使

鑽仰不及正是無孔鐵鎚鐵鎚信手拈來也是殘羹飯飯一時

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隨在空也依舊是冤家活計要會麼

師後始知山色翠事難方見大夫心卓拄杖下座

林國照祥師青原下十一世○雲門宗

東京慧林宗本國照祥師常州無錫管氏子休貌龐碩好事淳

厚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安道昇祥師出家中侍十載剃度受

具又三年礼辭遊方至池陽謁振宗、舉天親從誦勸內宮而

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痛勸於一時中成就

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執說這箇法

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即心即佛時如何

曰教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潛使李公復圭命師開

法瑞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典教二剎命師擇居

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為此

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皇帝下詔闢相國

寺六十四院為八祥二律各師為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使問

勞閱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門為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

道賜坐師即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安帝大

悅賜茶師即舉盃長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祥宗方興宜善開導

師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忘即辭退帝目送之

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後帝登遐命入福壽殿說法以老乞歸

林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眾說偈曰本

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繡棹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

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

與人期惟勤修忽忘是真相為聞者莫不感涕晚居灵巖其嗣

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

曰中下之流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悔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問上是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解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甚麼處師曰謝布袍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大似不齊來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裡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湧彌巖峯欲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即是放下即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珠下座上堂看，燦，瑞光

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刹土皆於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卷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矮層丈夫意氣超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四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裡以拄杖卓一下師全身搭于蘇之雲巖

報法存禪師青原下十一世○雲門宗
本衣懷禪師法嗣
安吉州報本法存禪師錢塘陸氏子僧問無味之談塞斷人口作麼生是塞斷人口底句師便打僧曰恁麼則一句流通天人

聳耳師曰我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曰專為流通師曰一任亂道在天衣受請上堂曰吳江聖壽見名住持進退不違且隨緣分此皆堂頭和尚提耳訓育終始要諭若提今日正令當行便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見父慈

慧林圓照本禪師

釋惠洪

圓照禪師諱崇本出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性簡直少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昇方道價重叢林歸之者如雲本繫衣垢面標井臼典炊爨以供給之夜則入室恭道昇曰頭陀荷衣良苦亦疲勞乎對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豈欲此生身證其敢言勞昇陰奇之入十年刺

髮受具服勤三年乃辭昇遊方徧泰初至池州景德謁義懷禪師言下契悟衆未有知者嘗為侍者而喜寢息忽聞者厭之言於懷，笑曰此子吾家精進也汝輩他日當依賴之遂多談衆乃驚及懷公徙住越之天衣常之薦福本皆從之治平初懷公退居吳江之聖壽院部使者李公復至過懷公夜語曰瑞光法席虛願得有道衲子主之懷指本曰無喻此道人者耳既至瑞光集衆擊鼓，振墮圓轉震響衆驚却有僧出呼曰此和尚法雷震地之祥也俄失僧吁在自是法席日盛衆至五百人杭州太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刹堅請欲往而蘇人由之益甚又以淨慈懇請之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奉

謂：白誰不欲作福蘇人識其意馳赴之學者又倍於瑞光既而蘇人以萬壽龍華二刹請擇居之適者千餘人曰始惜我師三年今九歲夫義當見還欲奪以歸杭州守使縣尉持卒使獲之乃不敢奪元豐五年以道場付其門人善本而居於瑞峰菴蘇火聞之謀奪之俱力不勝欲發而未敢也時會待制曾公孝序適在蘇蓋常問道於本而得其要曰謂之菴中具舟江津既辭去本送之登舟語笑中載而歸以慰蘇人之思於是歸本於瑞峰山福臻院時年六十三矣未幾神宗皇帝開相國寺六十有四院為八祥二律六以中貴人梁從政董其事驛召本主惠林既至遣使問勞三日詔演法於寺之門萬眾拜瞻法會珠

勝以為彌勒從天而降人間也翌日召時巡和殿有司便習儀而後引既時山呼罷登殿賜座即就坐盤足跏趺侍衛驚相顧本自若也賜茶至舉盞長吸又滿懣之上問受茶何寺對曰承天永安上喜其真喻以方興禪宗宜善開導之旨既退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及上元日車駕幸相國寺止禪衆無出迎師奉承露盤關揚佛事都邑四方人以大信神宗登殿召本入福寧殿說法左右以本嘗為先帝好禮敬見之鳴咽不自勝帝宗加號禪師皇叔荆王親齋勅授之元祐元年以老求歸朝廷從其請勅任便雲遊所至不得抑令住持因欲然升座辭衆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便遊順風加旛權船子下揚州既出

都城主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本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惟勤修勿怠是真相為聞者莫不流涕其真慈善導感人如此非特然也其住瑞光民有屠牛者牛逸赴本晚若自訴遂買而畜之其住淨慈歲大旱湖井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自湧得金鯉魚目凌為井蛟魚其間寺衆十餘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以罪為蛇既覺得蛇於指下持以詣本乃為說法復置故處俄有黑蟒翔指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我女當入龍中當持汝再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為說法是夕夢女曰二報已解脫矣其顯化異類又如此本平居恂恂未嘗以辯博為事至其說法則雖盛名隆勢無不少傲高麗僧統

義天以王子奉國命使于我朝聞本名請以弟子禮見問其好得以華嚴經對師曰華嚴經三身佛報身說耶化身說耶法身說耶義天曰法身說本曰法身徧周沙界當時聽衆何處蹲立義天茫然自失欽服益加太子少保李公端愿世以佛學自名本問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既曰無為作麼生學李公不能答雪竇道法至本大威者居靈巖開門禪然而四方從者相望於道不釋也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卧門弟子環擁請曰和尚道徧天下或一本云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本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圓箇什麼事常要卧便卧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

榮華筆題卧若熟睡然城之已去矣門弟子塔師全身於靈巖
山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贊曰富鄭公居洛中見顯華發誦本之語作得寄之曰或一本
現得心要於顯華目見顯師悟入深實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
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王顯謨漢之初見本登座以目四
顧乃證本心予聞焉嗚曰如來在世衆生色心殊勝圖音一演
隨類得解今去佛之世二千餘年而能便王公貴人聞風而悟
瞻顏而證則常隨而親炙之者可矣故江西八十餘人而本
則倍之近代援法之盛無能加者非顯宏法道行契佛心何以
臻此哉一本自顯顏而證之下但云則其大願真慈之力無愧紹隆之職者

成祖文皇帝御撰神僧傳第九卷之第二十七人

釋圓照諱宗本出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性質直少緣飾貌置
頌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祥師其住瑞光
氏有屠牛者牛逸赴本院若自訴遂買而畜之其住淨慈歲大
旱湖井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自湧得金鰻魚因凌為井校魚
其間寺衆千餘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以
罪為蛇既覺得蛇於指下持以詣本乃為說法復置故處俄有
黑婢翔指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
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為說法是夕夢女曰二報已解脫矣其頭
化異類又如此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持入滅沐浴而卧門弟

子環擁請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得幸強赴安坐索筆
大書五字曰後事付与榮華筆題卧若熟睡然城之已去矣門
弟子塔師全身於靈巖寺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本祥師

龔明之

宗本圓照祥師乃福昌一飯頭福昌承天寺院情無所知每飯熟必
禮數十拜然後持以供僧一日忽大悟忘心之所言皆經中語
自此見道甚明後往靈岩近山之人遇夜則西其寢室拜之侍
僧以告遂置大士像於前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
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耶之施

須先為其大者其宅率以是勸人仁宗嘗召至京師賜金襴衣
加圓照師號後復歸本山

舊傳大本至京師有一貴戚欲試之因以捐倡薦寢本登榻
鼻息如雷其倡為疑若先所燥通夕不寐翌日炷香拜之曰
不意今日得見古佛

大本錢王後身

圓照在靈岩時有一藍縷道人自號同水客往造其室中守門
者莫能通既而圓照屏侍者與語竊聽之者聞圓照末後一語
云汝今數甲子矣答云八萬四千恒河沙數甲子圓照云八萬
四千恒河沙數甲子以前又作麼生道拂袖而出口錢大錢大

又待睹人也當時設圓照為吳越後身道人為洞窟

圓照宗本禪師淨土善人咏之第十五

釋道衍

延和殿秉關宗乘人主稱為福慧僧報蓋西歸登上品非惟名字續傳燈

禪師諱宗本常州人性質直少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坐泰懷禪師契悟初住蘇之瑞光杭州太守陳公褒以淨慈懇請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留本遂赴之未幾神宗辟相國寺六十有四院詔本住惠林名對延和殿既退上月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者居靈岩開戶為修淨業囑律師嘗神遊淨土見一蓮座問彼土之人曰此何人之座曰大家

國僧宗本之座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沐浴告眾右脇若熟睡然攝之已去門弟子塔全身于靈岩

祥林寶訓內一條

死心曰晦堂先師昔遊東吳見圓照赴淨慈請蘇杭道俗爭之不已一日此我師也汝何奪之一曰今我師也汝何有焉

證悟修顯禪師

劉鳳

授子證悟修顯禪師開蘇州圓照於瑞光開法席遠來泰和同舉無著問天親彌勒說甚麼法云說這箇法忽如有省晨夕泰和後教更住大剎名重於世富鄭公師之

又

宋熙寧間圓照大本住蘇州之瑞光寺方以其道震東南頤州僧正顯世號顯筆嚴者從之得法以歸

真覺守端禪師

劉鳳

瑞光真覺守端禪師姓顧氏本州人依圓照禪師開法復扣宗乘逆獲印可僧門作是思惟十方佛見今思惟佛在何處師曰當風一句起自何來云甚麼則頭誦勒步釋之

法雲圓通秀禪師

釋惠洪

禪師名法秀秦州隴城人生辛氏夢有僧癯甚鬚髮盡白託宿曰我夢積山僧也覺而有振先是夢積山有僧亡其名曰誦法華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遊方魯老之既去語語曰

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鏡鑪嶺下城有兒生其所魯聞之往觀焉兒為一笑三歲顧隨魯師遂背魯姓十九通經為大僧天骨峻拔軒昂萬僧中凜然如畫講大經章分句析旁穿直貫机鋒不可觸聲著京洛倚圭峰妙以詮量最議然恨圭峯學禪唯敬北京元華嚴教恨元非講曰教盡佛意則如元公者不應非教祥非佛意則如圭峯者不應學禪然吾不信世尊教外別以法秘大迦葉乃顯諸南遊謂同學曰吾將窮其窟穴樓取其種類林教之以報佛恩乃已耳初至隨州道園讀淨果禪師碑曰僧問報慈如何是佛性慈曰誰無又問淨果曰誰有其僧曰有悟秀大笑曰豈佛性故有無之法有無之辨又曰月以有悟

我其氣拂膺去至無為鎮佛謂懷祥師懷貌寒危坐澤垂沾衣
秀易之懷叔澤問座主講何經秀曰華嚴又問此經以何為宗
秀曰以心為宗又問心以何為宗秀不能對懷曰毫釐有差天
地懸隔秀退自失悚然乃敬服願留日夕受法懷公移地入吳
秀皆從之十年初說法於淮四面山杖笠之外包具而已初子
道遠不厭飢寒秀哀祖道不振叢林凋落以身任之住極賢有
僧文慶策陋不上服秀遣督劉福石橋莊既辭去有識者曰慶
出世湘鄉寺十餘年雪蓋願祥師嗣也秀遣侍者道謝之且迎
以還山慶曰侯福入困乃還秀心奇之緝於東樓住極賢二十
年秀笑使之也蔣山元祥師授舒王以礼致秀嗣其席秀至山

王先候謁而秀方理叢林事不時見王以為慢已遂不合素去
住真州長蘆衆十人有全椒長老至登座衆目笑之無出問之
於是秀出拜趨問如何是法秀自己全椒笑曰秀鐵面乃不識
自己乎叢林秀曰當局者茫然一衆服其荷法心也某國
大長公主造法雲寺成有約秀為開山第一祖開堂之日神宗
皇帝遣中使降香并廢初仍傳聖語表朕親至之禮重弟荆王
默敬座下雲門宗風自是興於西北仕大夫日夕問道時司馬
溫公方登庸以吾法太盛方經營之秀曰相公聰明人類英雄
非曰佛法不能爾遠志願力乎溫公不以介意元祐五年八月
丁疾詔翰林醫官視之醫請候脉秀仰視曰汝何為者也吾有

疾當死耳求治之是以生為可惡也平生、死夢三者無所揀
擇去之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三句而化閱世六十有四半四
十五夏季公麟伯時工畫馬不減韓幹秀呵之曰汝士大夫以
畫名矧又畫馬期人誇以為得妙、入馬腹中亦足供伯時稱
是絕筆秀勸畫現音像以贖其過黃庭堅魯直作觀語人爭傳
之秀呵之曰翰墨之妙非施於此乎魯直笑曰又當置我於馬
腹中耶秀曰汝以觀語動天下人搖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犁
中耳駙馬都尉王詵晉卿侯秀、方饒客晉卿為掃墨竹於西
軒以退之秀來未及揖顧見不憚晉卿去即漫之
贊白余至京師秀已化去踰月觀法雲叢林其遺風餘烈尚可

想見及拜瞻其像面目嚴冷怒氣逼人平生以罵為佛事又自
謂叢林一害非虛言哉

廣慧寶琳祥師

劉鳳

道林廣慧寶琳祥師蘇州人少習經論精通妙義叩圓通祥師
發明祖意王荆公淡加器重出世廣德興教移池陽景德廬山
萬松潭州道林歸者甚衆

報本元祥師

釋惠洪

祥師名慧元生倪氏潮陽人也垂髫凝然羣兒劇於前袖手跌
坐而已父母商略曰兒材地如此寧堪世用意事佛僧可耳元
聞之即前拜辭依城南精舍誦法華經年十九剃髮受具遊方

至京師華嚴圓明法師者見而異之曰上人處少自何至此好
求何事曰慈元南海來無他求唯求佛法圓明笑曰王城利聲
捷徑酒色樊籠橫日多奪日有萬緒皆大通知勝佛十劫坐道
場佛法猶不現前此中寧有佛法乎佛法俱在南方也元乃自
洛京遊襄漢編歷名山好至親近知誠然俱無野解悟治平三
年春至黃龍時南祥師來自積翠龍象如蟻慕而集元每坐下
板輟自引手反覆視之曰寧有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揭陽
而乃復問生緣何處乎久而頓釋其疑即日發去應寧元年入
吳住吳江壽聖寺遣僧造黃龍投嗣法書南公視其款識未發
謂來僧曰汝至還奉元自來僧反命元報住持事策杖而來次

南昌見寶覺禪師出世說法知南公已化逝月乃復還吳中道
俗師尊之又延住崑山慧嚴院十年嘗夜舟歸首雲川冠刻舟
人驚怖不知所出元安坐徐曰錢帛皆施汝人命不可枉用
冠月肯去元和四年住承天萬壽寺表益盛躬自持鉢到湖
人曰師到處為家何苦獨愛姑蘇乎因留不使還蘇人聞之爭
持播杖入湖曰何為奪我邦善知識政當見還召則有死而
已元怡然不悵情去留曰吾任緣耳相守三月蘇人金盡乃去
竟為湖人所有住報本祥院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陞座說偈曰
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為親白雪散在千山外萬里秋
空片月新言訖而化時右司陳公瑾瑩中在湖親見其事元賜

不至席三十年平生規法南祥師止者惟元充翁之道言其
於峴山之陽門弟子元正有才辨問何獨念峴山乎元曰他日
可建寺後三十年元道契太師楚國公為請于朝詔謚證悟
祥師塔曰定應有旨特建顯化寺歲度僧以嚴香火云

湖州報本元祥師

釋晚瑩

湖州報本元祥師侍南公於黃檗一日為達上座咨問入堂南
曰既是達了為更度更來元曰事不厭細南曰你便打趂出去
不是做得老僧侍者元曰不得一句南遂行入方丈元曰大小
黃檗龍頭蛇尾南笑而已尋避東吳寓姑蘇南峰蘭若萬首標
致效懷象石已而郡將祥崑山慧嚴律師居致元為第一世道粹

南公允見僧必首問人蓋有生緣作麼生是上座生緣以問
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遂成二偈曰相逢不究問生緣
一句當鋒言最直達度少林遺隻履卻登慈嶺不虛傳又曰欲
透宗門向上關須明佛手與驢脚真金不使假金粧美認醍醐
為毒藥元之語錄序次其在至於真淨問湛堂話雖異而意同
亦可驟見矣今叢林先佛手驢脚而後生緣殊乖創問之旨可
不辨明哉

右出羅湖野錄

保寧藏祥師

釋惠洪

祥師名圓瓊福州林氏子生方晬而孤勇收育之年十六視瞻

精彩福清應天僧傳捧見之要焉曰若從我遊乎職仰視然
為角執笠去歸俄試所習得度避東吳依天衣懷、攷師事黃
檗南禪師密受記前職天姿精勤荷擔叢林不知寒暑墾荒地
為良田蔣松杉為美幹守一職十年不易南公每以為本色出
家兒及遷黃龍攜職與俱歷年二年南公攷建塔畢辭去東林
總公命為堂中第一座人望益峻信之龜峯潭之大為爭競致
而職堅卧不答寶覺禪師欲以經黃龍法席職掉頭掣肘徑去
寶覺不強也人問其故對曰先師誠我未登五十不可為人職
客於歸宗時年四十八矣佛即元公勸之以應翠巖之命從南
昌叩謝景溫師直請也又十年移住圓通從金陵叩朱彥世英

請也崇寧二年世英復守金陵會保寧席移職自近江淮縉
紳都會休沐車騎填門美甚羨者如蘭蕙如玉樹而職並其
中兀如枯株然劇談有味唯陽許顗彥周執於泰道見職作礼
職曰莫得聞事挂心頭彥周曰如何是問事答曰恭禪學道是
於是彥周開悟良久曰大道甚坦亮何用許多言句葛藤乎職
呼侍者理前語問之侍者睡而卻職謂彥周曰言句葛藤又不
可廢也疾學者味著文字作偈曰不學文章不讀書類然終日
角如愚雖無百事不通曉是馬何曾喚作驢政和五年易保寧
為神霄即日退庵於城南八年九月示微病二十二日浴罷說
偈而逝閱世八十三坐六十三夏闍維有終不壞者二而恭以

五邑舍利塔於兩華堂之左

贊曰職雅自號無學者而書偈於所居之壁曰無學庵中若平
生百不能付思多幸處至者得為僧宣和元年正月記下髮天
下僧尼為德士女德而職化去已逾年矣夫豈苟然哉

潭州大潯山中興記內摘抄

釋惠洪

天衣懷禪師在嘉祐治平之間五遷法席皆廢殘荒寂處而懷
能幻出寶構化成禪叢今室印禪師執公者蓋懷四世之孫而
笑江法真之嗣方說法於廬山之下學者歸之如雲擬然有祖
風烈當能體大圓真如已墜之網於是厚禮遣人致之

寂音自序內摘抄

寂音自叙本江西筠州新昌喻氏之子年十四父母併月而歿
乃依三峯龍禪師為童子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習惠
洪名依宣和大師溪公講成惟識論有聲講肆服勤四年辭之
南歸依真淨禪師於廬山歸宗及真淨遷洪州石門又隨以至
前後七年年二十九乃遊東吳明年遊衡嶽又三年而真淨終
於庵

或庵

釋淨義 祥林

或庵體和尚初恭此庵元布袋於天台護國因上堂舉龐馬選
佛頌至此是選佛場之句此庵唱之或庵大悟有投機頌曰商
量地處見題目途路窮邊入試場拈起毫端風雨快遶曰不

按花郎自此還跡天台丞相錢公象先慕其為人乃以天封
拉提危舍應世或菴開之曰我不解題羊頭賣肉也即背道
去乾道初晤堂往國清因見或菴增圓通像曰不依本分惱亂
眾生贖之仰之有眼如盲長安風月貴今昔那箇男兒摸壁行
瞎堂驚喜曰不謂此菴有此現即通案之遂得於江心固於稠
人中請充第一座野鉢或菴乾道初翻然討瞎堂於虎立姑蘇
道俗聞其高風即詣郡舉請住城中覺報或菴聞之曰此庵先
師囑我他日建老壽山今若舍符契矣遂忻然應命蓋覺報曰
名老壽菴也虎立

或菴入院後施主請小菴曰道常然而不論事有弊而必改普
江西南岳諸祖若稽古為訓考其當否持以中道務令人心以
得為財所以青以凌然連今未泯若約納僧門下言前薦得屈
我宗風勾下分明沈埋佛祖誰然如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
時由是紹素喜所未聞師者如市語錄
或菴既領住持士庶翕然來歸神子傳至虎立瞎堂曰適箇山
聖杜拙子故拍盲祥治你那一隊野狐精或菴聞之以偈答曰
山聖杜拙得能增領眾臣徒似不曾越格倒拙若帶板拍盲祥
諸野狐僧瞎堂笑而已聞

什七十五



法雲善本禪師青原下十二世。雲門
東京法雲善本大通禪師族董氏漢仲舒之高也大父瑛父溫
皆官于顯遂為顯人毋無子禱白衣大士乃得師及長博極羣
書然清修無仕宦意嘉祐八年與弟善思往京師化藏院選經
得度習毗尼東遊至姑蘇禮圓照於瑞光照特願之於是契音
經五給益隣微與照全依圓通秀師去又盡其要元豐七年渡
淮留太守義久之出住雙林遷淨慈尋被旨徙法雲僧問寶塔
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曰如霞生對面星月逸簷樞曰如何是
塔中人師曰龍不知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脚曰向上更有
事也師曰太無厭生問若論此事譬如西家著恭學人上來請



師一著師曰早見輸了也僧曰錯師曰是僧進前無路也師
卓拄杖一下曰多奈這箇何僧曰祇如黑白未分時又作麼
生師曰且饒一著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墮曰便恁麼
去又作麼生師曰百雜碎問九夏賣勞即不問從今向去事如
何師曰先剃頭淨洗鉢曰謝師指示師曰滴水難消上堂上不
見天下不見地高塞虛空無處迴避為君明破即不中且向南
山看龍鼻師拄杖下座

大通本禪師

釋惠洪

禪師名善本生董氏漢仲舒之後也其光家太康仲舒付父父
瑛父溫皆官于顯遂為顯人初毋無子禱於佛像前誓曰得子

必以事佛既蔬食俄娠及生本曾相秀異方辟而孤母育於叔祖珩之家既長博學操履清修母亡哀毀過禮無任宦意辟教學道隱於華工然氣剛不屈沈默白服公卿嘉祐八年與弟善思俱至京師籍名顯聖地藏院試所習為大僧其師圓成律師惠稱者謂人曰本宅日當有海內名乃生我法中乎圓成便曉習毗尼隨喜襟華夜夢見童子如世所畫善財合掌導而南既覺曰諸佛菩薩加被哉夫其欲我南詢諸友乎時圓照禪師適振吳中本徑造姑蘇謁於瑞光園熊坐定特顧之本點契宗旨服勤五年盡得其要其整頓提撕之綱研練差別之智縱橫舒卷度越前規一時輩流無出其右圓照倚之以大其家以季父

事圓通秀公秀住廬山樓賢出入卧內如寢子之於東寺元豐七年春絕江游淮山徧禮祖塔眷浮山巖叢之勝有終焉志遂居太守巖久之出世住安州雙林六年溯東通俗追索至謁傳大士後生後住錢塘淨慈繼圓照之後食堂日午餘口仰給於檀施而供養莊嚴之盛游者疑在諸天或之時號大小本神考其非關其有詔住上都法雲寺賜號大通祥師又繼圓通之後本玉主孤峻儼臨清衆或云如萬山環天柱護其南寒然精覈與衆共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王公貴人施捨日填門屢屢萬礎塗金鏤碧如地湧寶坊住八年請於朝願歸老於西湖之上詔可遂東還居龍山崇德社門却掃與世相忘又十年

天下顧見而不可得獨與法子思唐俱唐與予善為予言其平生曰臨衆三十年未嘗笑及閑居時抵掌笑語問其故曰不莊敬何以率衆吾昔為叢林故強行之非性實然也所至見畫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蔬名者不食其真誠敬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而也果疏有吳禽翔鳴于庭而去塔全身於上方閱世七十有五或坐四十有五夏

贊曰本出雲門之後望實寶為四世嫡孫年居作止直視不瞬及其陞堂演唱則左右顧如衆主四族學者多自此悟入方其將終之夕越僧夢本賜號率天味其為人居處服玩行已利物

日新其德不置之諸天尚何之哉

寧智圓禪師南嶽下十二世臨濟宗

蘇州寧智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祥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

意連揭兩三拳大衆且道為甚廣如此不合以亂山僧情

汪明榮吳僧錄作福臻不說祥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揭兩三拳且為甚廣此亂老僧眠

法印守堅禪師

萬壽寺法印守堅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誰不踐履曰如何

是道中人師曰來个去萬

普勲禪師

劉鳳

萬壽普勲禪師上堂物外無堪老便休乳城夢質兩悠如何

幻事來相逼却使閒身不自由

定遠式禪師青原下十二世。雲門宗

蘇州定慧蓮式禪師因僧問南泉新描兒意旨如何師便打僧

云猶是學人疑處師云十萬八千僧云忽遇趙州暗如何師云

賣金須是買金人

此章係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宗

門統要續集所載按世次宗派列之于此

劉鳳

寶華妙覺禪師僧問機輪曾未轉處實能出轉處如何師

云白雲遙空谷春風拂太虛云意旨何如師曰劫火洞然毫末

盡青山依舊白雲中

悟本契禪師

劉鳳

寶華悟本契禪師僧問入郭垂手意何如曰弄花香滿手穿竹

粉盈衣云休去歇去右廟有爐去意旨何如師云有耳鐵牛穿

半夜無條石馬走東西風云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風急浪

高魚白隱金鱗透入碧波中

慧智覺禪師青原下十二世。雲門宗

平江府慧日智覺廣燈禪師本師梅氏子上堂良久曰休

悠釣竿長在手魚冷不吞釣喝一喝下座

西法海禪師青原下十二世。雲門宗

平江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師寶文呂嘉之姑也著茶法雲秀和尚

後領旨於法真言下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祖日說偈曰霜

天雲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晚行人不知屆期坐脫

妙文照禪師青原下十二世。雲門宗

平江府妙湛寺尼文照禪師溫陵人上堂靈源不動妙體何依

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真如實際大似好肉剝瘡更作祖意

商量正是迷頭認影光胡四十九年說夢即且止僧堂裏橋陳

如上座為你諸人舉覺底還記得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天如哲禪師青原下十二世。雲門宗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族里未詳自退席富平江之萬壽教唆無

擇人多悔之有以瑞巖喚注人公諸問者師答以偈曰瑞巖長

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掀翻無處望欲一曲盡樓

中一日曰吾行矣余拂拭而來筇與乃書偈告衆曰適在用處

用在死處時人祇會貪歡樂不肯學無為寂靜昔衆問勉衆進

修已忽整起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處衆無對師揮案

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與端坐而逝

瑞如墳禪師青原下十二世。雲門宗

平江府萬壽如墳證悟禪師建寧魏氏開堂日僧問如何是蘇

臺境師曰山橫師子香水塔太湖清曰如何是鏡中人師曰衣

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允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拊其

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建原禪師音原下三世。雲門宗。

揚州建隆原禪師姑蘇夏氏子。上堂拈拄杖曰。買帽相頭。依橫畫樣。從他野老。自製。有語。公不是。閑和尚。單拄杖下座。

寶鑑禪師南嶽下三世。臨濟宗。

平江府寶華普鑑佛慈禪師本郡周氏子。幼不茹葷。依景德寺清智下。聚十七游方。初謁覺印英禪師。不契。遂扣真淨之室。淨舉石霜皮。倚者詰問之。釋然契悟。作偈曰。枯木無華。幾度秋斷。雲猶挂樹梢頭。自從開折泥牛角。直至如今。水遠泥淨。肯之命。倚中鉢。晚拘製。開法寶華。改移高峰。上堂。春禪別無奇特。祇要當人命。根斷疑情。脫手眼。頃開如大洋海。底觀一輪赫日。子昇。

天門照照。四天下。萬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握金剛王寶劍。七縱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或見諦不真。影像彷彿。尋言。遂向受人。指呼。驢耳。得快活。去。不如屏淨塵緣。豈起。普梁。肯看。些精妙。完教。七事。六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亦不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卧雲門下。有箇鐵門限。更須振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之間。墮坑落澗。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月圓。休休。三世諸佛。埋奴白牯。各。起。居。萬福。時中。淡薄。無可相。運。切希。寬抱。老水牯牛。近日。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過着。暖日和風。當。不。和。身。便。倒。教。渠。拽。把。牽。犁。直。是。搖。頭。擺。腦。可。憐。萬頃良田。一時變為荒草。

泗州元禪師南嶽下三世。臨濟宗。

平江府泗州元禪師。一日問建隆曰。臨濟在黃蘗。三四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何。語猶未了。被打一拂子。師頓領玄旨。開堂。日僧問曰。衆雲。請師說法。師曰。有眼無耳。采六月火。造坐白。一句。截流。萬機。頓息。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問。翻茶。著。諸成得。甚。唐。造。事。師曰。祇要你歇去。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師曰。你鼻孔著。因甚。唐著。拄杖子。穿却。曰。拗曲作直。又爭得。師曰。且教。出氣。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水底泥牛。波上立。一日一夜。向。霖。無孔鐵鎚。鑿不入。港不入。著底。急。百川。洶湧。須彌。度八層。耶。吃。撞。出。來。稽首。讚歎。道。

難及。嘆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衆曰。今日平地上。喫交便下座。
永元正禪師南嶽下三世。臨濟宗。

平江府永元正傳燈禪師。鄂州鄭氏子。上堂。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思力。大衆。有一人道。我不承佛。思力。不居三界。不徇五行。祖師不敢定。當先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箇甚。唐。人。良久。曰。倚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挂銅瓶。

傳燈元正禪師

劉鳳

承天永安傳燈元正禪師。人歷泰諸方。晚到蘇。萬壽時。慧元禪師居焉。令師看。庭前。柏樹。因緣。發明。心地。得悟。僧問。西來。妙旨。電機。師曰。烟雲霧鎖。云。臨濟宗。風。一時。獨秀。師云。不可。有兩個。

也僧云江月照時琴影現松風吹處語聲清師曰一夜寒流重
到明梅花漏泄春消息僧云盡乾坤大地是一曲和尙如何下
手師曰拍、是令

法要禪師

劉鳳

吳江聖壽法要禪師僧問今日意若何曰雲生碧障云學人不
會曰月落寒潭良久曰且道佛法在甚麼處不離當處常湛然
竟即知君不可得

性空妙普卷

主南嶽下十四世。臨濟宗
黃龍新禪師法嗣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庵主漢州人久依北心獲證乃放秀水
近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咏得之者必

珍藏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
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又警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盡防六
賊夜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子戈治太平又曰不耕而食
不蠶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挨子也須存意著便且
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滿
倒須彌第一峰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我氏多逃亡師
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
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斬取真以怒為吾
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為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
孰當為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性靈勞

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後我以死則陰陽以失之我亦貧則五竹
不証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吝呵哉主哉賴有出塵之通悟我之
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要為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
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為明
乾坤未足以為大磊落、無星無礙六十餘年如光泥俗四
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手笑矣手可惜少
年即風流太光彩坦坦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事逐
舉筋飲餐賊徒大笑食罷後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
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賊方駭異稽首謝
過令衛而出為鎮之蘆舍免焚寶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

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遂問曰既見佛為甚麼不拜師掌之云會
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結與庚申冬造七盆穴而塞之
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英矣今成歲持主見其尚存作
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鉢魚龍去不索性去教管何人說
師聞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合編告四衆、集師為說法要何
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英一省柴燒二省開爐撒手便行不
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又
唱逐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主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庫
水而四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性唱曰船子當年逗故鄉
沒蹤跡處妙難量真風偏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

鳴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箇擲空而汝眾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
於沙上跌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由五日闍維該利大如菽者
莫計其二鶴徘徊空中以蓋始去衆奉設利靈皆建塔于青龍
按烏鎮之地與吳江錯壤則充全烏鎮者亦即有惠於吳江
之西南境矣故亦備載師之始末如其本章

空智通道人南嶽下十四世臨濟宗黃龍新禪師法嗣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公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
憐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頌有
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此虛全
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

同明：超主伴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泰帝網中重、無
蕪處動靜動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消頌分寧尉通偕行開死心
名重徃謁之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時教誰學
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之問一兩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
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年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
主命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
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政和間居金陵曾設浴於保寧揭榜於
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通取一子玄
乃可大家入浴右靈祇解指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
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須除

到此亦須洗却後為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船白日夕師
問得其道者頗眾俄示疾書偈跌坐而終有明心錄行於世
空室道人

釋曉瑩

空室道人者直龍圖開范公珣之女幼聰慧樂於禪寂因從夫
守官豫章之分寧遂奉死心禪師于雲巖既於言下領旨尋以
偈伸讚死心曰韶陽死心靈源甚深耳中見色眼裏聞聲凡明
聖昧後富前貧利生濟物點鐵成金丹青徒狀非古非今死心
問之曰死心非真向甚麼處讚若讚死心死心無狀若讚虛空
虛空無跡無狀無跡下得個甚麼語若下得語觀見死心對曰
死心非真：非死心虛空無狀妙有無形絕後再蘇親見死心

於是死心咲而已靈源禪師遂以空室道人號之自爾叢林知
名政和間居金陵圖悟禪師住蔣山佛眼禪師亦在焉因機語
相契二師稱賞然道韻閒淡似不能言者至於閑廓正見雅為
精峭偈句有讀法界觀曰物我元無二森羅鏡象同明：超主
伴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泰帝網中重、無盡意動靜悉
圓通又設浴於保寧揭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
有起自何來通取一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右靈祇解指背開
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
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須除到此亦須洗却後於姑蘇西竺院
剃髮為尼名惟久宣和六年跌坐而終道人生於華胥不為富

貴龍結傑然連珠月上女直趣無上菩提又變形服與鐵磨為
位主於生死之際効驗異常非志烈秋霜露先爾耶

右出羅湖野錄

靈知和庵主南嶽下十四世。臨濟宗。泐潭乾祥師法嗣。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峰張氏子兒時嘗習坐玄堂！

頃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

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祥師嘗

領旨即曰祥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中天又問如何是道師

曰通紅塵活！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辦祥師

辦元器重元符開抵雪竇之中峰栖雲而卷逾二十年嘗有偈

曰竹筴二三升野水松窓七五片間雲道人活計祇如此留與

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性見之僧至禮拜師曰近離甚處

曰天童師曰太白峰高多少僧以手折頭作望勢師曰猶有遠

箇在曰却請蒼主道師却作祈願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偕天

童交祥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峰絕頂目視霄漢為

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卸下氣於人者後交與盟

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

無長物惟二虎侍其右一日感於人以偈遺之宣和七年四月

十二日跌坐而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詳仍塑

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和庵主

劉鳳

父和庵主崑山人隱居奉化之重寶常有二虎馴擾其側妙高

峯寺文嚴麻龕棲雪巖皆有遺跡元大德丁未蒼燬于盜後虎

乳其腹為暴至元丙子復其蒼虎害遂絕

覺法因庵主南嶽下十四世。臨濟宗。慧日雅祥師法嗣。

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郡之崑山朱氏子年二十四披緇服進

具遊方至東林謁慧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曰

不是不足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花開花從何處來靈雲

練一見回首舞三臺曰曰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

法師承教居庵年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慕之建炎中盜起江

左順流東歸邑人結庵命居緇白雖連問道嘗謂眾曰汝等飽

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千床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父道川祥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泐潭乾祥師法嗣。

無為軍治父實際道川祥師崑山秋氏子初為縣之弓級聞東

齋慈首座為道俗演法性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管忽

於秋下大悟遂辭職依謙：為改名道川且曰汝舊呼秋三今

名道川：即三年汝能堅起覺梁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僧若

放倒則依舊秋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遊方至天封謁蒼

興語鋒投蒼稱善歸慈東齋道俗愈敬有以金剛般若經請問

者師為頌之今盛行於世隆興改元殿撰鄭公喬年潛往面通

治父帝座迎開法上堂群陰剷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惟
有衲僧無底鉢依前盛飯又盛羹上堂舉雪峰一日登座拈拄
杖東顧曰東邊底又西顧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麼擲下拄杖曰
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顧了復西顧拄杖重話歲寒帶雨一
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

道川

道川本崑山縣弓手翟廷以勇力名方被差捕賊宿廟中忽有
所得徑出家徧遊江湖道遇虎不為動虎亦馴伏其旁一日書
偈危坐化去有汪全剛經

載姑蘇志

又

道川崑山翟氏子超以勇力名為縣弓手被差捕賊宿廟中忽
有所得徑出家徧遊江湖道遇虎不為動虎亦馴伏其旁一日書
偈危坐化去有汪全剛經
舊名呼翟三今名道川：即三耳汝能壁起脊梁了辦箇事其
道如川之增若放倒依舊翟三也乃徧遊江湖遇虎不為動
虎亦馴伏其旁一日大書四句云我有一條鐵柳標縱橫妙用
無人識臨行撥轉上頭關轟起一聲春霹靂危坐脫去有汪全
剛經行於世

見周世昌崑山志僊釋傳

慧法安禪師音原下十四世。曹洞宗。
日夜聽禪師法嗣

蘇州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僧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
狗走抖擻曰曰意旨如何師曰猴懸樓撒頭
慧與道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
平江府慧日慧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
雀歌：開羅落朔風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觀面
為提撕卓拄杖下座

虎丘第十代覺印英禪師塔銘

何安中

淮泗之上有古塔廟曰普照王自昔常用大浮圖有宿德妙解
聲振叢林者為長老以奉香火崇寧三斗處長老之席中都左
右浮圖官眾皆以寶寧覺印為言於是傳音自金陵詣師居之

普照擬諸夏之咽喉梵所會而摩尼瑠光之名垂耀四裔舟車
冠蓋間卷之人凡道泗往來以齊被乞靈塔下退造師席而為
飯者積談不二皆大歡喜得諸饒益而後去抑嘗聞其徒以謂
師在普照屢閱歲年居與男子言不離忠孝與女子言不離慈
順與離世異俗學道之士言不離空寂隨其根性利銳淺深示
以方便故人：歸信而師名益高道益廣戶外之僊益滿矣蓋
菩提一乘嗣達摩本統曩日仰山偉公洞山文公枹闕遺公皆
提心印先覺一代見師眉宇即推法器至是機緣圓熟可遇無
作正猶儒家前輩典刑既存又經題品雖言論風旨初未傳聞
而袖手正容自能悟物者也其所住持如澧陽之夾山荆南之

公安三聖廣卓之羅漢太平之隱靜與夫保寧普照水西臨勝
平江之福昌雲巖皆天下名藍勝域又普通跡藥山散策少室
在、處、惟、爲、未、度、而、作、舟、筏、推、爲、已、迷、而、作、指、而、以、登、第
之、在、學、子、與、空、靴、貝、葉、並、行、於、宗、門、矣、師、七、十、二、歲、五、十、二、臘
一、日、坐、堂、上、鳴、鼓、集、衆、示、以、戒、期、告、大、弟、子、智、通、法、華、第、百、五
生、者、往、本、無、後、前、而、我、滅、後、所、付、囑、者、護、法、勤、道、無、受、軀、命、而
已、豈、營、龕、塔、具、僧、供、俾、勿、火、其、骨、矣、于、東、菴、皆、委、曲、自、區、處、徐
就、沐、浴、說、偈、趺、坐、如、入、禪、定、愔、然、而、逝、時、政、和、七、年、七、月、十、四
日、也、宣、和、辛、丑、通、始、狀、師、前、謁、與、門、人、罄、宣、道、綱、采、謁、銘、而、余
知、師、爲、詳、師、名、子、英、姓、懷、氏、號、覺、印、錢、唐、人、其、母、自、孕、不、能、茹

華、既、生、質、相、卓、異、不、類、常、兒、年、十、五、挺、然、有、拔、俗、之、氣、從、長、老
希、吉、出、家、又、五、年、落、髮、受、具、遜、往、莊、方、得、法、於、圓、通、秀、公、先、時
師、未、有、省、一、夕、夢、白、衣、大、士、携、瓊、瓶、執、扣、以、錫、杖、聲、鈴、如、引
絲、復、注、鉢、水、與、飲、自、言、夢、中、若、甘、露、灌、頂、下、爲、水、雪、漂、毛、骨、而
驚、自、是、豁、然、乃、復、見、秀、公、印、可、之、故、嘗、謂、得、吾、法、者、三、曰、詢、曰
白、曰、笑、詢、曰、皆、行、師、道、惟、英、異、日、行、道、超、師、當、時、或、者、願、未、相
然、惟、秋、南、周、公、秋、素、殊、敏、若、以、謂、頃、見、師、於、夾、山、雲、禁、百、餘、衆
解、夏、餘、年、無、一、人、起、者、比、丘、綱、維、與、堂、中、之、士、無、一、人、不、提、衣
問、道、者、而、通、復、言、自、出、世、坐、大、法、會、者、九、而、會、如、夾、山、且、盛、焉
執、巾、而、奉、杖、得、度、二、百、五、十、餘、人、說、法、三、十、餘、年、尤、喜、堂、中

提、撕、後、覺、軟、語、諄、々、父、教、子、兄、誼、弟、也、所、謂、超、祖、殆、以、此、歟、常
齋、惟、飯、一、鉢、蔬、蔬、蔬、蔬、蔬、蔬、不、食、冬、夏、衣、葛、與、

數、寸、日、光、炯、然、植、五、望、之、須、秀、深、靜、如、古、圓、臺、中、高、僧、老、禪、在
巖、壁、者、燕、居、律、身、甚、嚴、與、物、甚、周、蓋、爲、吾、書、所、以、度、已、以、絕、接
人、用、世、之、說、合、焉、主、於、建、設、崇、飾、調、護、種、々、有、爲、等、事、則、悉、是
覺、印、境、中、塵、埃、粒、粒、姑、置、不、道、一、世、賢、士、大、夫、聞、其、風、而、願、識
皆、尊、禮、之、故、師、高、蹈、山、海、而、錫、虎、與、服、出、應、諸、方、皆、士、大、夫、所
祖、豆、餅、畏、之、視、而、不、得、者、爾、余、識、師、最、晚、情、最、親、始、見、於、水
西、之、臨、勝、又、見、於、虎、丘、每、見、必、款、款、必、相、攀、談、其、語、則、始、於
爲、善、且、謂、余、可、通、道、也、是、後、出、遊、六、七、年、謫、官、居、吳、廣、勞、世、緣

纏、繞、摧、敗、欲、復、見、師、一、洗、心、地、而、師、寂、已、久、是、時、通、老、方、嗣、法
席、扶、教、洪、道、名、並、其、師、暇、日、余、過、雲、巖、訪、通、詣、東、菴、吊、師、道、像
與、懷、風、契、噫、嘻、覺、印、果、與、其、不、傳、者、死、乎、而、林、霏、自、新、山、月、無
恙、境、猶、昔、也、果、不、死、乎、蒲、團、竹、几、深、漫、殊、然、而、問、無、應、也、通、曰
姑、銘、於、是、振、衣、稽、首、系、以、詞、曰

我有善知識得佛無上慧廣開不二門應緣而住世化身諸刹
土刹刹皆說法師說無所說孰孰問孰與答昔於瑤光前對佛談
此事彼佛爲證明而天曼陀華八部諸鬼神宰官及居士一切
有情衆無一不聽者憶刻熱惱心如以甘露洒雖聞其音聲而
實常然然佛謂諸佛子各々具正眼顛倒所散遷正覺情無有

忽然有本源初未有增減譬如遺珠人不悟我所有求珠而復得便謂我得寶師於菩提座維此真寶語廣大無邊方為人所歸赴門庭及室宇道路及津梁種種善方便悉以慈悲心如鴻鐘在廣小大扣皆應又如萬竅風了不見作止木石而草木莊嚴作佛事是皆有為法不能見吾師真數周沙界譬喻周大千是皆下劣想不能見吾師吾師空中雲幻滅了無跡明三三界中一燈常遍照我以思惟心謂師難值遇三匝繞師塔讚嘆復悲涕以我綺語業作銘為懺悔開府司事士曹事何安中撰

圓悟禪師

釋念常

圓悟禪師諱克勤字無著彭州崇寧縣父子依妙寂院自落

髮受具游成都從圓明徹行大師學經論窺其奧以爲不足恃獨昭覺勝公問心法久之出問見真如詰公頗有省時慶藏主象推飽泰尤善洞下宗旨師從之盡其要嘗語東林照覺頃之謂慶曰東林平實而已往見太平漢道者師恃豪辯與之多鋒演曰是可以敵生死乎他日涅槃堂孤光燭照時自驗者以不合辭去抵蘇州定惠院病幾死因念時時所依俱無驗獨老演不吾欺會病間即日束衣而返演身其再來客爲侍者值演使陳君入山問法演誦小觀詩云頻年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師侍側忽大悟即以告演誦之師曰今日真我目前機也演喜曰吾宗有汝自茲高枕矣師因以事語佛鑑勸未之

知師曰昔云高麗打鐵火星爆吾指頭初謂建立語今乃果然熱愕然無對時佛眼禪師尚少師每事必旁發之二公後皆大徹由是演門二勳一速聲價籍甚叢林謂之三傑演遇五祖執寺務方建東初當庭有嘉樹演曰樹子縱礙不可伐師伐之演震怒舉杖逐師走辟忽猛省曰此臨濟用處耳遂接其杖曰老賊我識得你也演大笑而去自爾命分座說法崇寧初以母老歸蜀出世昭覺久之謝去於荊州見丞相張無盡故華嚴要妙是辭婉雅去旨通貫無盡不覺前席師曰此真境與宗門旨趣何如無盡曰當不別師曰有甚麼交涉無盡意不平師徐曰古云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知有全提時節若透徹方見德山

臨濟用處無盡翻然悟曰因嘗疑雪竇大冶鑄金之語今方知渠無摸樣處師嘗有頌云頂門直下轟霹靂針出膏肓元元疾偶與丞相意會無盡喜曰每懼祖道衰微今所謂見方袍管裏吾也澧州刺史請住史山未幾還湘西道林初潭師固公因提舉劉直儒願見師至是皮相之不甚爲禮及見開堂提唱妙絕意表始增敬焉政和末有旨移金陵蔣山法道大振問答示衆宣和中請住東都天寧太上有疾印屨請宣撫有偈云至簡至易至尊至貴住來十聖頂額頭世出世間不思議然是時欽宗在東宮師對太上預有至尊之憾建炎元年宰相李伯紀表住金山駕幸維揚有詔徵見顧問西竺道要對曰陛下以孝心理

天下西竺法以一心統萬殊真俗雖異一心初無間然太上大
悅賜號圓悟禪師乞雲居山歸老朝廷厚贍其行至雲居之明
年復歸于蜀太師王伯紹迎居昭覺結興五年八月五日示疾
將終侍者持筆承頌書曰已徹無功不必留頌聊示應緣珍重
珍重擲筆而化春秋七十有三坐五十五夏諡真覺禪師

右出佛祖歷代通載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中一則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師七十一歲正月泛太湖指示徐誠頌曰
紹興己卯正月旦哉日持鉢入太湖徐誠攝攝婆施羅助我數
演此三昧

徑山宗杲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宣誠美氏子夙有英氣年十
二入鄉校一日因與同憲戲以硯投之悞中先生帽償金而歸
曰大丈夫讀世間書焉若究出世法即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
年十七薙髮具毗尼偶聞古雲門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理禪
師素游四方從曾洞諸老宿既得其說去登寶峰謁湛堂準禪
師堂一見異之俾侍中祇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堂訶
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為所知障堂疾革囑師曰吾去
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師即堂卒師趨謁無盡居士求堂
塔銘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菴曰

敬喜泊後再謁且煬令見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
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
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
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解
之處悟謂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
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慈悲撒手肯承當絕後再蘇數君不
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為不聲粉侍者日同士大
夫入室揮木乃朝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
悟便曰不是不是經半載迷問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
這話不知五祖道甚處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頃刻未聞

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
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
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日錄語之師耐
對無滯悟曰始知我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重
未幾分座室中握竹篋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
右丞 公辭使奏賜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真之慶其首 取
禪僧十數人而在選得免趙吳虎丘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
第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湛堂殊勝摩羅持鉢至
婦家因緣時圓悟語住雲居師往省親至山以日即請為第一
座時會中多龍象以圓悟久處座元侯而之來頗有不平之心

及冬至東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云肩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
濺梵天團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
歸衆衆昧由是改觀以下文長不錄

王端裕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

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
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眉目潤秀十四歲爲於大善寺十八得度
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
忽微省去詣龍門述甘露車泐潭祥皆以語悟見推晚見圓悟
於鍾阜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卽今是滅
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語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刺指擊之

師頓首所滯待悟居天寧命掌記堂尋分座道聲藉著京西惡
請開法丹霞次還虎丘徑山謝事猶半以道俗之請庵于西華
開教務初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關中玄沙香山四禪
復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章章王第卽漢法賜金襴袈裟
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山入門便
棒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
靈初子直須足下風生起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
曰祇這箇何以生若喚作棒喝雖未怪不喚作棒喝未識德
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上堂盡大地是沙
門眼徧十方是自已尤爲甚麼東弗于達打鼓西瞿耶尼不聞

南瞻部洲點燈北鬱單越暗坐直觀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
影裏活計據拂子曰百雜碎才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下拂
子曰參上堂動則影現覺則水生直觀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轅
轅轢到這裡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毫端撥轉機輪命脉不
沉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
用自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底
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上堂曰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蹤
行說若到則緣生指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
行不迷方猶滯礙漏在若是大鵬翅奮迅千百由旬十影神駒
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

踐分也無刺麼是要津上堂曰易填巨壑難滿漏卮若有
操持了無難易拈却大地寬綽有餘放出纖毫礙塞無路忍若
不拈不放向甚麼處履踐同誠共休咸飲水亦須肥僧問如何
是賓中賓師曰何是四庫奴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相逢猶未
識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劍氣凛然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
敲骨打髓而莊色色不凜然寢食不背衆唱道無修紹興庚午
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
道相資語飽而逝火後目睛雙杏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舍利
者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縵常平日間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
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嚙間若有物吐哺則謀利也大如菽

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閣維所聞香煙有聲亟開所
獲如前而是紅潤者門人奉遺曾分塔於即峰西華蓋大悟禪
師

劉鳳吳釋傳云其嗣淨慈水卷一第

南雲辨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

平江府南峰雲辨禪師本郡人依闍之瑞峰章得度旋里謁寧

隆圓忽有得遂通可見圓曰子雖得人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

解扣諸希後泰圓悟值入室繞墮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

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語曰你

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語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

奪人不奪境師曰霸主到為江曰如何是奪境本奪人師曰登

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西俱奪師曰萬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

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曰向上還有事也無

師曰當面差差過曰真箇作家師曰白日見迷人一日入城與

道俗行至十即巷有問巷在這裏十即在甚處師奮臂曰隨我

來

靈慧速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

臨安府靈隱慧速佛海禪師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

辯為僧詣大慈聰習業依靈巖微禪師微有省會圓悟復領昭

覺師即之開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因緣師

忽頓悟仆於泉、板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恭師出問曰
淨解、空無一物赤肯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憐曰

七珍入寶一時擊師曰福不入望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

靈海師隨聲便唱悟以往杖擊禪牀云得棒也未師又唱悟連

唱而唱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不持圓悟順寂師即東

下屬遠名剎由虎丘奉詔住阜寧寺崇先復被旨補靈隱孝廟台

對賜佛海祥師上堂新歲有來由煮茶上酒樓一雙為兩脚半

箇有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見見愁倒吹孔笛促拍舞雩州

此上堂好是仲春漸暖那堪寒食清明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

月良隣在庭花紅柳綠湖天浪穩風平山金枝上語詩、再三

瑣、碎、了、端、付、叮、嚀、了、你、且、道、他、叮、嚀、端、付、箇、甚、麼、事、杜、牧、

口記取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上堂舉僧問睦州以一重去

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裁於子今朝

種冬瓜師曰問者若問不鮮答、者善答不解問小僧今日向

飢鷹爪下奪肉猛虎口裏橫身為你諸人說箇樣子登壇道士

羽衣輕玩力雖窮法轉新相指破開天地開地頭顱落鬼神驚

僧問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師曰燕雪吃冬瓜問法、塵

中如何辨主師曰木杓頭連鑊切菜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

無師曰研提捺鉢既問即心即佛時如何師曰項分、了、角、口、非

心非佛時如何師曰耳墜金銀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

麼生師曰：先頂修羅舞，祇問東山水止行意，若如何？師曰：初
造十山不用擇，日間又殊是上佛之師，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
師曰：搖頭不挂針，問者有一秀才作無鬼論，或有一鬼叱曰：
「爭奈我何？」意作麼生？師以手所額曰：「何似？」生曰：「祇如五祖以手
作鷄鳴，喙曰：『谷！』又且如何？」師曰：「自領出去問蒼內人為甚
麼？」不知庵外事。師曰：「挂杖橫挑鐵蒺藜，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
甚麼人？」師曰：「脚踏鐵輪，一日鳴鼓陞堂，師潛坐帳中，侍僧尋之，
師忽撥開帳曰：『祇在這裏，因甚？』不見僧，無對。師曰：『大斧斫上
門，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佛，曰：『天台普請
南嶽琳山師，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闊四十丈，已來教示眾。』

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蘭庭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
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錢，不
可攢體。若虛堂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
下喧傳而疑之。明年忽感微疾，果以上元揮扇安坐而化。偈曰：
「扣折杆，鐵線翻露布，突出虛光，鷄飛不度，留七日，顏色不異塔
身於寺之島峰。」

暗堂遠禪師

劉鳳

靈隱暗堂遠禪師，圓悟在時，覺師造為每諸益，謂旨峭勁，遂疎
器之師，自發明心，要即得游戲如風大自在。三昧沈公德，蘇守
平江，以虎丘大道場，比不得人方，邀師主之。至則接物，規創整

肅通方歎齋，粥不繼而戶外屨滿，忘軀為法者，集焉。道益顯著，
已而宋孝宗召入，數有奏請，語皆默然。與有奏對錄一卷，僧中之
遺逸亦甚稀有也。

明堂玩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溫州黃氏子，偏奉叢席，宣和庚子
回抵鍾阜，通朝廷改僧為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巖，食松
自處，久之圓悟被肯，居是山，親至巖所，令去簪髮，及悟訖，補京
師天寧，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未幾，因舉抱拳，鼓頤，明人法，凡
有所問，皆對曰：「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住後，上堂，汝
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係祖老僧。

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若傳教，汝不得眾，禮越入山，請上堂，
說偈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
護北山門，為汝開。

寶顯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

平江府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
鉢盂去。」為地盡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曰：「大眾，舉
首。」師曰：「歸堂。」與茶上堂，禪莫恭，道休學，歇意忘機，帝廟落現成
公案，早周遮，祇箇無心已穿鑿，直觀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
錯。

虎元淨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

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雙溪人也止堂知有底人過萬年
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年不見死心和尚道山僧
行脚三十餘年以九十日為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
得取不得捨不得可得中終廣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
行脚三十來年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當
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處金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上堂
說得頭是見得見得又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
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隱在毒路若足翠雲門下直饒說得
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也好與三十棒翠雲作摩道
也好與三十棒逐而聲名大振口誦止堂日日來出日日

而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似粟忽然撥轉話頭亦不從
東出亦不從西沒且道從甚處出沒若是透圓底人開透廣道
定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通者住半山熟睡人僧
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生觀成敗問不與諸法為侶者是甚
廣人師曰速觀不如近隣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又作摩生師曰近隣不如遠親門下僧達化而甚廣處去師曰
莫嫌頭白意者如何師曰染著盛著

虎丘山志云淨號雪庭嘗謂師守以詩僧自通守書其刺云
詩僧為歌謠王侯爭續云大海終須納細流昨夜虎丘山上
望一輪明月照蘇州守見之出城交款三韻全題淨即應曰

久不下山出林逢虎交侯門深深似海也許老僧敲守大
喜

天苑思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
衡州天寧納堂苑思禪師蘇臺米氏子上堂趙翻生死海翻倒
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
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麼有麼良
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吃粥吃飯不知有底也吃粥吃
飯如何直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耶之與正老驗不出
赤學事大遠在唱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達老漢
有箇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舉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

不惜眉毛為諸人下箇拄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裡走

製燈

五之中

虎結陰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

平江府虎丘結陰禪師和之舍人九歲謝親房佛慧院瑜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若師讀之嘆曰想昨生液雖亦既勝決冒要且使人廢快第恨未聆聲教耳遂由寶峰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入室悟問曰見之時凡非是見猶離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此曰見箇甚麼師曰密密不妨流水過橋肯之尋得掌藏教有問

悟曰陰藏玄素易若此何能為哉悟曰睡睡虎耳後歸邑往城西開聖建炎之擾乃結廬銅峰之下即守孝公先延居影教次徙虎丘道大顯著因進鮮白雲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曰為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其像以奉安之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隨坑落澁直饒風吹不入水洒不著檢點將來旬教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劃云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拈掌大笑且道笑箇甚麼臘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難見聞覺知難

然如是也須踏著他向上關捩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歛衽接關門開步不移百城俱到舊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地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曰百鳥不來春又曉危欄漫日水連天無心還似今宵月照見三千與大千上堂摩竭院國親行此令拈拄杖卓一下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僧問為國開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一頓皇帝萬壽二頓重臣千秋曰祇如生佛未時一著落在甚麼處師曰吾常於此切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時如何師曰猛虎頭收虎尾曰中間事作麼生師曰草繩自縛漢曰此婆尸佛早留心直至今不得妙師曰幾行囊下

路少見白頭人問九旬禁足意旨如何師曰理長即就曰祇如六根不具底人還禁得也無師曰穿過鼻孔曰學人今日小出大過師曰降時不斬曰恁麼則和尚放某甲逐便也師曰停因長智問雪峰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潑桶不會打鼓普請者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一畝之地三地九鼠曰乞師再垂指示師曰海口難宣問如何是大道真源師曰和泥合水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截斷草鞋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地頭生角問古人到這裏因甚麼不肯住師曰老僧也恁麼曰忽然一刀兩斷時如何師曰平地神仙問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時如何師曰未足觀光曰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獨坐大雄

峰結與丙辰示微疾而遊塔全歸於寺之西而陽

虎丘隆禪師

釋念常

師諱結隆和州含山縣人十時岐嶷九歲出家依縣之慧德院
之六歲剃髮受具又五歲未色或杖飄然有四方之志首誦長
蘆淨照禪師泰和之間景譽有得因圖悟勤禪師語撫卷歎
曰想昨生液雖未能流腸改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親聆
教爾於是欲訪之至寶峰謁湛堂準禪師準曰如何是行脚事
師露賢示之曰和上驗看準即打師的位曰且莫盲加瞎捧準
大笑曰當年餘乃謁元心於黃龍心問曰是什麼僧師曰行脚
僧心曰是何村僧行甚驢脚馬脚師曰廣而靈道什麼何不高

聲道心喜曰却有衲僧氣息師乃唱退而恭堂度一夏心甚
之每歎曰再來人也死心机鋒橫出諸方各燭非上根莫能
當而於師重稱賞衆皆側目已而趨夾山見圓悟道龍牙山過
泐潭乾之法子密禪師相與甚厚每所推古今至提合履撫掌
軒渠或若伴狂談者謂今之滿仰寒拾也久之辭去遂至夾山
會圓悟移道林師從焉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之時見非
是見猶離見不能及豈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
頭師於此有省悟復曰見箇什麼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
自此與圓悟形影上下又二十年斧搜鑿盡得圓悟之秘師
以二親垂白歸嵩鄉即康禪寺蓋修摩即初利故事也雖受請

住城西之開聖寺四衆翕然歸仰建炎之亂盜起淮上乃南渡
宣城士庶素欽師名為結廬銅峰下適彰教虛席郡守李尚書
光延師居之道化並振四年而還虎丘時圓悟以時未平返峽
歸蜀襄之同泰輻輳川嶽一時後生望山而趨師每登座從容
示露一味平等隨根所應皆極其妙故圓悟之道復大播東南
諸方謂圓悟如在也居三年感微疾白衆曰當以第一座宗達
承院事衆請於郡從之事既索筆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
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珍樹重華而逝實紹興六年丙辰歲
五月甲午八日乙亥也建塔于山之陽凡住世六十年坐四十
五夏

右出佛祖歷代通載

虎丘隆禪師

釋曉堂

虎丘隆禪師道貌如甚悞者與圓悟禪師潭之道林法席一日
圓悟問曰見之時見非是見猶離見不能及還豈起拳
頭云見麼隆云見圓悟曰頭上安頭隆於言下有省尋得掌藏
教有問圓悟曰隆藏主來易如此何能為哉圓悟曰曉虎耳及
惟虎丘道大顯著因進解曰雲端和尚五祖堂故事乃曰為人
之後不能解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圓悟奉安題讚於上建慶曰
閩國人難挽西携隻履歸三應照耳月千古冷光輝百丈曰迅
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日聲去却青霄石死疾叢林從此

有家風開山明教大師曰春至百花觸處開幽香旖旎襲人來
臨風無限採、意聲色堆中絕點埃揚呼百丈創立禪規以來
叢林卒不至於他廢實本於此白雲以百丈配享達磨有識庶
不越其議可謂知本矣際既能遵行奉先之禮又從而為讚於
明其道有足多也

右出羅湖野錄

臨濟正傳虎丘隆禪師碑

徐林

菩提達磨壁觀方室片相指心號曰禪宗五傳而至曹溪達今
幾五百年枝流繁衍異人間出得果得辨前後相理如薪傳火
可謂盛矣乎江虎丘禪師諱紹隆和州金山人也而岐嶺絕

俗九歲謝父母出家依縣之佛慧院又六歲削髮受具又五歲
而末也杖錫然有四方之志者過長蘆淨慈禪師恭扣之間
景響有得因問悟動禪師語錄卷數曰想醉生浪難未能
沈勝汰胃且要便人慶快第恨未親時晤故爾於是欲訪之從
至寶峰謁湛堂準禪師準曰如何是行脚事師露曾示之曰和
尚給者準即打師約住曰且莫有和癡棒準大笑因留年餘迨
謁死心於黃龍心問曰是甚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是何村僧
竹甚驢脚馬脚師曰廣而鑒道甚廣何不高聲道心喜曰却有
初僧氣息師乃喝退而恭堂度一夏心甚慕重之每嘆曰再來
人也死心机鋒橫出諸方各解非上根莫能當而於師重稱

贊眾皆側目而已而趨夫山見圓悟道龍牙山過初潭乾之法
乎密禪師相與甚厚每所推市今至後合處抵掌軒渠或若伴
狂談者謂今之為仰寒拾也夫之辭去遠至夾山會圓悟移通
林師從焉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之時見非足見、猶離
見、不能及豈舉曰還見麼師曰見圓悟曰頭上安頭師於此
有省圓悟復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圓悟肯之自
此與圓悟形影上下又二十年斧授鑿鑿盡得圓悟之秘師以
二親告曰歸富鄉即築禪山蓋修摩耶切利故事也繼受請住
城西之開聖寺四眾翕然歸仰建炎之亂盜起淮上乃南渡宣
城士庶素欽師名為結廬銅峰下通彰教虛席郡守李尚書光

延師居之道化並振四年而遷虎丘時圓悟以時未平流峽野
蜀叢之輻輳川奔一時後生望山而趨師每登座從容示露一
味平等隨根所應皆恆其欲故圓悟之道復大播於東南諸方
謂圓悟知在也居三年感微疾白衆曰常以第一座宗達承院
事衆請於即從之事既索筆大書如陀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所以佛法無有剩語卿筆生進實結興六年丙辰歲五月甲午
八日巳亥也建塔於山之陽九住世六十年生四十五夏度弟
子復如等六十人嗚呼佛法有正派有旁枝曹溪之世衣止不
傳雖曰法源入海汪洋大肆而西土最若多羅識記時在馬駒
厥後五宗惟臨濟一家出焉祖後於今最盛圓悟近代尊宿宗

眼起車才辨橫若麟角獨立而師不深入其室是可嘉也林謂道德之重不待家喻戶曉而知言曰雲即知為端言東山即知為演言虎丘即知為師也真能壽福岐光明正大之傳而永臨濟於無窮者笑不銘何以詒其後銘曰

於穆初祖一花東土識聖馬駒益昭益著派衍而蕃實惟圓悟圓悟得師如馬之爭大坐虎立雷動雲驚臨濟中興揚岐再往隻履忽西耒嚴龜墓有神有天來訶來護咨爾後昆展轉流布後一百七十四年當大元至大二年載在己酉集賢直學士朝奉大夫趙孟頫重書正月既望佳山第七世孫壽永重建

佛果勤禪師示隆知藏法語

有祖已來惟務卑傳直指不許帶水拖泥打露布列眾屈鈍置人蓋釋迦老子三百餘會對机說教五世垂範大啟圓通是故最後徑截者要擗最上机雖自迦葉二十八世少示机關多顯理致至于付授之際靡不直而提持如倒刺竿盤水投針示圓光相執赤幡把明鏡說如鏡鑑子傳法偈達磨破六宗與外通主義天下太平翻轉我天爾狗皆神机迅捷非擬議思惟可測洎劉梁將親尤復顯言教外別行草傳心印六代傳衣可指顯著道曹溪大鑑詳示說通宗通歷涉既久具正眼大解脫宗師變革通途俾不帶名相不墮理性言說放出活卓地脫洒自

由妙机遠見行棒行喝以言達言以机奪机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所以沉傳七百年年枝分派別各擅家風浩々轟々莫知紀極然鞠其歸者無出直指人心之地既明無絲毫隔礙脫去勝負彼我是非知見解會透到大休大歇安穩之場豈有二致哉所謂百川異流同歸於海要須是個向上根器具識高遠見有紹隆佛祖志氣然後能深入關與徹底信得及直下把得住始可印證堪為種草舍此切宜實秘慎詞勿作容易放行也五祖老師平生孤峻少許可人乾曝地壁立只靠此一着常自云如倚一座須彌山豈可落虛清弄頭護人把個沒滋味饒酸餽劈頭拈以學者令咬嚼須待渠桶底子脫喪却許他惡知

知惡見胸次不挂絲毫透得淨盡始可下手鍛鍊方禁得拳踢然後示以金剛王寶劍度其果能踐履負荷律然無一事山是山水是水更應轉向那邊千聖籠羅不住處便契乃祖以來所詮傳持正法眼藏及至應用為物仍常驅耕夫牛奪飢人食證驗得十成無滲漏即是本色道流也摩竭陀國親行此今少林面壁全提正宗而時流錯認遂尚泯默以為無縫罅無摸索壁立萬仞殊不知本分事恣情機擗量便為高見此大病也從上末事本不如是巖頭云只露目前些子個如擊石火閃電光若得不得不用疑着此是向上人行履處除非知有真能知之趙州喫茶去初魔嚴聲又雪峯經鉢未山打鼓俱脫壁指歸案棧

石玄沙未徹德山捧臨磨喝並是透頂透底直截斷葛藤大
机大用千差萬別會歸一源可以與人解粘去縛若隨語作解
即須與本分單料譬如十斛鹽乳只以一滴獅子乳滴悉皆逆
故要脚下傳持相繼綿遠直須不徇人情勿使容易乃是端的
也

未後一句始到牢關誠哉是言透徹生死提持正念全在此個
時節惟端看上頭關捩子底便諸老也

隆公知藏湖湘投机遷往北山十餘年真探賸精通本色袖
子還舉分席訓徒已三載予被唐奇移都下天寧欲得法語
以表道契因為出此數段

宣和六年十二月中泐佛果老僧克勤

應菴華禪師送傑侍者偈

大徹技机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微語洞無痕雖未付鉢
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竹將省覲切忘便
孫根吾有未後看待歸要沙邊

頌送傑侍者還鄉

辛未五月上元日應菴老僧

跋天童中峯菴佛果應菴兩祖語偈碑
不肖於崇禎辛未年領天童事侍者通布於中峰菴基捺界
中得一殘碑洗出搨之乃不肖上二十八代祖佛果圓悟勳碑

示十九代祖虎丘隆禪師法語及十八代祖應菴華禪師送
十七代祖密菴傑禪師偈衆皆謂自宋歷元至今已六百年
以為奇特至寶乞不肖跋不肖曰斯皆傳燈錄具載之烏足
異哉第其異者異於今時主教外別行單傳直指者及機机
閑要主理致滯名相以古人門庭建立為實法乃至種種穿
鑿恣情博量為高見想必當時也有恁麼人故有如是叮
囑耳是知此語此偈誠萬世之模範所以虎丘祖復以遺應
菴祖應菴祖復以遺密菴祖而密菴祖復以勒碑當可見以
為至寶後人自體力行為法式可也
遠孫雲圓悟謹跋

五宗故 臨濟宗起胎濟造聖恩

釋弘忍

臨濟第十二世平江虎丘紹隆禪師昭覺嗣知州舍山人也九
歲出家于佛慧院既長遊方初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
傳佛果語至者即讀之歎曰想酢生液雖未見洗腸洗胃要
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聲教耳遂繇寶峰依湛堂客黃龍扣
死心禪師次謁佛果一日入室果問曰見、之時見非是見
見猶離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果曰頭上安頭
師開脫然契證果曰見個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果
肯之焉俾掌藏教有問佛果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為哉
果曰臘時虎耳

三峰歲頌云證來證絕山如故新竹千頭水暗分若不深
深到曉何錄猛虎出毛群

上堂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隨坑落整直饒風吹不
入水洒不着檢點將來日收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
靜夜鐘聲隨和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
拈拄杖劃一劃云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
笑且道笑個甚麼腦後見腮莫與性來 宋紹興六年丙辰
五月八日乙亥未寂塔全軀於虎丘西南隅

臨濟第十三世明州天童應菴華祥師虎丘嗣新州以父子
生而奇傑不類凡兒年十七依於東禪莊髮首謁遂和尚略

得染指法味於是編參知識靡所契證聞佛果住雲居煥棟
學者師從禮依侍果乃痛與難判值果返蜀指見虎丘隆祥
師侍一載頓明大事已而訪此菴元命分座於是開堂妙嚴
還歸宗時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示教語大慧見之極口稱
歎復寄偈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枝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
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脈通當時與大慧同稱為二甘露門云
上堂九年面壁樓却東土見孫隻履西歸純置黃面老子又
拄杖畫一畫云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賓又有頌云靖遠許
是斯靖遠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去兩邊莫拾似一
枚大鐵釘

三峰歲頌云兩眼如晶尾如楔藥王然臂又重來復頌云一
聲葉隨起洲龍怨雨奔雷鼓黑風捲盡山雲天色晚三星
落、月如弓

上堂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正全既行十方坐斷若也向上論
去語點不及處棒喝來施前總是依草附木漢事不獲已且
作死馬醫所以道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法惟隨處建立展臨
濟三玄戊申會曹洞五位居臣教偏雙竹教治自在拈一莖
草芽天下初僧鼻孔布經天綱粵打街浪金鱗是則是便與
麼去遠磨一宗掃土而盡舊拈拄杖劃一劃云劍為不平離
寶匣藥因敗病出金瓶以拄杖卓一卓

教曰臨濟大法後世得其自受用者亦間有之至於驅耕
奪食解粘去縛應菴華藏而不能說者未必能用能用者
未必能全用或有窮而未盡玩而未精故天奇諸老不復
拈起矣近世遂以宗旨為怪誕實錄漸而至著也余述五
宗教得失必書之非暴其可聞以論先德蓋法之隆替孫
此知而罪我又何憾焉

宋孝宗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示寂痛掛八室至夜分或以
辭世偈為請即曰吾嘗笑諸方所為而自為之耶區區院事
纖悉不遺奄然臥坐而逝塔全身于天童壽六十一臘四十

臨濟第十八世天目高峰原妙禪師雪巖嗣吳江徐火子也十
土出家於秀水霅印寺二十更衣入杭之淨慈立死限三年
學禪一日父兄尋訪巍然不顧初泰斷橋偷金看生從何來
死從何去話勸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廁中卑而出又警發
函忘廁舖有同泰僧顯慨然曰吾已事弗克辦易若輔之有
成于是朝夕倍奉惟謹時雪巖欽祥師寓北澗師懷香往扣
之方問訊即打出閉却門一再狂狂得親近令者無字話白
此恭扣無虛日巖忽問何誰與你拖個死屍來聲未絕便打
出如是不知其幾一日少林忌辰值衆詣三塔謁經火忽撞
頭觀五祖演和尚真讚曰百年三萬六千朝夜覆先來是逆

漢蕭然打破拖死屍之疑時年二十四矣先是雪巖後南明
師解夏即往省之巖一見便問何誰與你拖個死屍到這裏
師便喝巖拈棒師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曰為甚打不得
師拂袖便出自此机鋒不讓一日巖問曰日間浩之時作得
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
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巖曰
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苦而今但只
來喫飯困來打眠繞眠覺也却抖擻精神找這一覺主人公
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而箇冬舊志入臨安龍巖自誓曰
拚一生作個痴漢決要這一着子明白越五載因同泰僧

推枕于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
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

潭吉頌云巢父掉頭不肯住片帆東去月如鉤佛祖位卑
留不得說甚曾封定遠侯

師在龍巖凡九年縛柴為龕冬夏一衲不病不瘧日撥松和
康延息而已嘗積雪沒龕自餘路梗烟火絕跡咸謂危矣及
霽可入師要坐定中如平日甲戌遷武康雙髻峰學徒雲集
巷小不勝容拔其尤者居之丙子春兵戈大至學者四散師
獨掩關危坐及安堵啟戶視師則又時音雲中之伽陀也於
是戶獲彌勝應接不暇己卯春遂腰包宵遁直達天目之西

肩有獅子巖拔地千仞崖石林立師樂之有終焉之意弟子
法界等^進至為葺茅蓋頭未幾學者復集師乃造巖西石洞
營小室如舟傍以死閤上溜下淖風雨飄搖併日一食晏如
也洞非梯莫登^微梯斷級難弟子罕得瞻規乃有上閤語以
驗學者語不契遂^開門弗接自非具大根負大志鮮不望崖
而退是示衆有句無句金烏吞玉兔如藤樹樹藤馬倚枯
椿樹倒藤枯一冬燒不盡句歸何處石虎當途啼呵大定
龍頭蛇尾捺倒爛泥裡鋼刀不斬無罪之人且道馮山近在
甚麼處乃呵大定下座

三峰巖頌云撐天撐地忽翻自大裡開花未免真無首六

龍飛上下幾人刳外領陽春

上堂拈拄杖名大眾云還見麼人？眼裡有睛不是瞎漢，決定是見。以拄杖草一下云還開麼？耳裡有竅不是死漢，決定是聞。既見既聞是個甚麼？以拄杖○見聞即止，只是六根未具之前聲色未彰之際，未聞之聞未見之見，正恁麼時，畢竟以何為驗？以拄杖○。吾今與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以拄杖○三、十年後，切忌妄通消息，靠拄杖下座。

三峰藏去臨濟的骨兒，孫猶在。雖然若到三峰門下三十拄杖，趁出院始得何故？為他未解保任此事。

敕曰：金剛王創佛祖，不留至虎丘。應卷十有二傳，如器注。

器當時有與臨濟先後出世者，如石霜多材、木叟以勝妙境界作究竟至首座，化去不會宗旨，微九峰執能反正之厥後，派為點然和禪，而真淨五祖妙喜諸老宿痛斥其非。豈勝朝此病，戲作難量，大漢不免從狐鼠蹤徑中來，類是二老生鐵鑄成，終得正悟，雖後痛斷昔時之謬，性路之非，而學者耽著情，寂年不能捨，甚哉邪法入人之深也。緣是國初至今，多坐不語禪，而北盛行年不可破，天童三峰相並而出，十餘年中，提盡當時魔軍，窠臼然而狂。柯濂罵託名泥跡之弊，不旋踵而生，末世說法其難如此。吾當有以洋風感以至誠，驗以宗旨，擇以人類，復還馬祖。

百丈臨濟興化已來之元氣根本全机大用，非徒置口舌爭也。若夫雪巖父子拈提濟上綱領，下刀發藥，去古人實有間，故使施之今日，獨不可以稱良劑乎？故曰：道藏也，聖人時也。

臨濟第十九世天日中峰明本禪師，高峰嗣杭之錢塘人，俗姓孫母李氏，夢無門道者持燈籠至家，遂生師。神儀挺異，其大人相離襁褓便跏趺坐，能言便歌，讚梵唄，雖嬉戲必為佛事。九歲喪母，十五立誓出家，禮佛燃臂誓持五戒，日誦法華諸經，夜則常行，用極以首觸柱，自警。甫冠，閱傳燈至蒼摩羅女，問曼珠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却被生心之所流轉於

是致疑。一日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恍然開悟，內外典籍輒知義趣，而師自謂識量依通，非悟也。遂往從高峰，落髮歸子院。時年二十有四矣。未幾觀沆泉有省，詣峰求證。峰打趁之，適夜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即因問峰曰：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峰曰：我但度竹篋子與他，師言下無礙於。是高峰書真讚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真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且俾參徒詣師請益。緣是學者輻輳，歸之如水就下，而師猶深自韜晦，未嘗肯以師道自處。一時宰相公卿上及天子，每虛徑山靈隱諸大刹，齋幣迎師，卒不可致。或踰山泛海以逃，是故居無常處，然而所過之地皆成寶坊，繇素

男女無貴賤皆望塵拜伏金帛之供一視而已師初侍高峰
於死開畫則作務夜則禪寂勉勵苦脇不沾席者十年詰
寃研窮始承記削自高峰化後師或船或耒榜以幻住又以
自號云

教曰幻住老人福羅三朝通尊一世兼殊方異域之俗總
載髮含蓋之民見之則頭頂禮敬聞之則神意肅悅無老
少無貴賤自王公大臣以及奴隸工作孩童孺子皆以江
南古佛稱之似宜衣被古鉢食羅千品矣師乃冬綿夏絮
未嘗求適非果位大士乘願再出以勵末世其能如此哉
世傳師膚肉細極不能衣布雖下體繫以綾絹余初謂或

然及考師行狀碑銘而清苦克勵出于天性師體既堂嘗
隆病渴膚勝汗腐有遺細葛襲衣者師受而不著則下體
綏綽之言可知矣今吳山雲居菴有師遺履補綴宛然亦
足為證余持表而出之非敢以激近世之習但欲朝誦暮
詠策河未遠耳

舉大覺謂興化曰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也不
曾撥着一個會佛法底是否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
明日覺化曰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化又喝覺又打化
又喝覺又打化曰某甲學得個賓主句總被折倒了也師兄
與我個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化於言

下大悟師云二虎之下歎不容蹄兩刃之間人不容足當大
覺興化棒喝交馳之際豈容心思意解於其間哉雖然只如
大覺云脫下衲衣痛與一頓興化言下大悟又悟箇甚麼道
理這裡見得許你作臨濟半個兒孫

三峰藏云興化既悟這西喝又道曾學個賓主句則何待
向教言句中大悟中峰道大覺興化棒喝交馳之際豈容
思議則二老既同鼻孔化何更待後語耶今之不識宗旨
藥病之言據為實法字住初悟不肯信有徹底賓主等事
若向這裡了去便不疑五家各闢祖師心印之妙也復煩
云喝既已明打豈不會兩度相逢醒何復醉衲衣脫下又

加植黃蘗也應百雜碎堪笑兒孫逐隊多翻嫌臨濟不足
貴

臨濟第二十一世蘇州府鄭府聖恩寺萬崎時禪師年岩嗣
温州樂清金氏子母鄭夢儒釋二人入其廬覺而生二子師
居未適有光燭室鄭懼欲弗舉其始保而育之襁褓中見僧
執微笑作合掌態又母度不可留便禮越之永慶寺講主昇
公出家時年十一嘗誦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有者遂入抗受具戒條止叢禪師於虎跑叢示以南泉三不
是語因入達蓬山卓庵佛跡寺古址晝夜參究至忘寢食一
日聞寺主宗律師舉鴻山場倒淨瓶話忽契悟說偈曰顛

例：是南泉果我工夫却半年當下若能親薦得如何不_過
臂臂拳逐逐見止巖並無見觀公皆許以法蓋囑令住山於
是還達達獨處者十年會止巖圓寂師住掃塔忽聞僧方殿
主者舉牛巖和尚頌有寄語諸方參學者莫教錯過好時光
之句師即往伏龍謁牛巖馬才入門巖便問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是箇是甚麼師將坐具打一圓相叉手而立復呈偈
曰南泉不是恠人心有要將心去捉心不是我心不是佛性
天空廓有何尋巖允之舉第一座未幾復退職潛隱牛巖和
尚屢招不起乃以法衣項相寄之後卓錫蘇州鄞尉山衲子
奔集遂成叢林_{即今三峰寺也}
註：蓋道場也

臨濟第二十二世寶藏普持禪師萬峰嗣住聖恩為二世萬峰
禪師付法與師偈曰大愚助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
濟窟中獅子燈續焰古今傳

臨濟第二十三世東明虛白慧昌禪師寶藏嗣年十四於丹陽
妙覺寺禮湛然師落髮受戒叅雲間松隱叩其心印然未心
肯自誓若不徹証不已因禪定六日出定舉首觀松隱然有
者尋至蘇之玄墓聖恩寺見果林和尚針芥相授復指示見
寶藏持禪師且陳悟因戲叱之曰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那
得泊在這裡師遂親炙座下載一日問曰心不是佛智不是
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蓋呵曰汝在此許多時

遂作這箇見解師乃發憤忘寢食至第二夜暮然徹法源底
遂呈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跡偈問個中誰
是主扶渠湧出一輪紅巖笑曰雖然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
節既至其理自彰寶藏東明二師考陳流為
教曰末世禪人依稀彷彿不立論即真得一悟者只到兩
訖叉手處便起聖解硬作主宰既無明眼師匠為之裁削
久則化醒成毒藥矣

臨濟第二十四世海舟普慈禪師據源流列為東明只公得法
弟子然未見其語錄惟萬峰錄中列為上首今始依源流列
此以後考證萬峰印記頌云龜毛付囑與兒孫兔角拈來要

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個中消息與誰親海安同知沈賈居
士問師曰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
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師舉手去經也月也指也士懽然師
拍案一下云月落寒潭士有省乃去從此知師之道非凡情
之所能測

三峰巖云巖嘗遊源流一脉自五燈之末所載密菴成傑
禪師而下近代攷之若破菴先無準範寶藏持東明呂海
舟慈寶峯瑄無聞聰七尊宿皆未得見其語錄今所入頌
者則破菴無準語出於千巖錄中之一斑然未盡其妙寶
藏東明僅得品公塔銘相見語已見其梗人作略聞見天

奇錄之印證語已上維未盡見其堂與波瀾然于源流次第則無與誤獨海舟慈公出萬峰語錄有印證偈而善溪花城隱士海安同知沈貫撰萬峰禪師塔銘叙在萬峰得法十大弟子偈中為第一人後自序云自念為師嗣法弟子海舟和尚座下參學久矣况我父祖亦受天目中峰和尚誡諭因性來不徹余一日請問海舟曰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舟舉手云經也月也指也余情然舟拍案一下云月落寒潭余因而有省云則知海舟與寶巖果林為伯仲自是呂公諸父行那復列為呂公之徒輩耶豈不數年間便有

二海舟慈耶或名號之字有誤耶據此不無疑案姑闕以俟得海舟寶峰語錄塔銘以正之云

救曰源流之設若家譜然所以考定厥祖若宗承接次序俾後代兒孫觀源視流優德不使厥跡有愧先德非徒彰顯名號而已若夫上下相亂尊卑倒置如寶巖東明海舟三尊宿譜安用哉元季多兵國家至今近三百年僧行稠雜宗祖之道微亦極矣雖有一二大士深韜岩穴名聞未著故其語錄無傳焉三峰先師頌臨濟宗至海舟慈公翻覆推求得其梗槩蓋慈公為萬峰蔚禪師得法高弟萬峰有付法偈云：而海安同知沈貫為蔚撰塔銘自

序得法于萬峰大弟子海舟和尚則海舟與寶巖為伯仲而東明呂公實舟之法姪也今源流以海舟為東明之嗣豈有二海舟耶丙子冬余教五宗適得五世祖無聞聰禪師語錄有寢窓夜話一篇序從上源流甚確自臨濟至高峰十有八傳皆與近代所序不異自高峰而下則曰出二人其一為中峰本公其一為斷崖義公義不聞中峰出手最長、出萬峰蔚、出海舟慈、出寶峰瑄、出天奇瑞而略不及寶巖東明則二公為疊出可知矣又據四世祖笑巖月心寶禪師有聯芳偈六首其首序曰不肖上承述葉六十三世之元祖下繼曾溪三十一葉之真孫今以源

流數之自述葉至笑岩順流而下為六十五世自笑岩至曾溪所流而上則三十三傳較聯芳自序多二世則聽公不及寶巖東明為是也且聽公為海舟三世孫笑岩又聽公之子蹈踵接武只一二代亦若吾輩之于龍池使年歲稍長猶足望見顏色豈數十年間錯謬遂至此耶寢龍池之誤非今日之誤也然則龍池豈無故擇入二人歟余嘗見香巖古溪澄和尚祭海舟文有口續高峰七世之燈紹呂祖百年之踵自高峰至海舟實七世而寶巖東明在焉則東明而下別出一海舟無疑矣不我無聞之親口所說笑岩之親筆所書萬峰之偈沈子之銘俱不足信乎凡事

之疑難當委曲而折衷之求善所安而後已今者據師承之傳考銘傳之載合世教之符詳述祖之說四處咸契獨看教義文一疑未決茲可以懸解者也且馬祖石頭時並化既有二道悟于前矣則萬峰東明祖孫繼踵安知無二海舟于後哉此不待辨而依前四說為安矣聞天童師翁有意改政之錄此以備採擇而寶藏東明二公仍舊不敢擅專也

源流頌起南嶽註警山

釋通問

第十六世虎丘隆祥師揭圖悟、問見、之時見非是見、猶誰見、不能及遂舉拳云還見麼師云見悟云頭上安頭師

於言下脫然契證悟叱云見箇甚麼道理師云竹窗不妨流水過悟深肯之頌云

相將攜手御街行夜永瓊樓月色新宮漏下沉天已曉不芳日午打三更

第十七世應菴華祥師初依圓悟痛與提策悟全見虎丘隆居半載通徹大法頓明圓悟為人處復開堂法嗣虎丘有僧傳師番示語大慧見之極口稱歎有得寄云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岐陽正脉通頌云

直下全彰睡虎威洞明圓悟為人机千妖百怪潛踪跡祇有同風作者知

第二十二世高峰妙祥師揭雪巖繞問訊捧香被一頓痛棒打出後一入問便問誰與你拖這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出一日觀五祖真贊云百年三萬六千朝還覆元來是這漢有省後侍叢、語云日間浩、地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對後月同宿道友推枕子墮地作聲大悟云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頌云

踴翻大地露陽春誤聽鶯聲入柳陰夜闌連酒醒笑染依舊宿浹村

第二十三世中峰本祥師目觀流有省詣高峰求證彼峰打趂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之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答云我但度竹篋子與他師言下洞然徹法底源頌云

龍門千仞許誰親借箇端由問有目一剎盡情都吐露竹篋

三人屬光輝

第二十五世萬峯蔚祥師慕千巖道風往謁初入室巖問將甚座與老僧相見師暨拳云這理與和尚相見巖又問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云泥生泥滅水還在風息風平月映潭巖云莫要指益受我麼師即掩耳而出明日普請斫松師扣圓石作敲珠狀云請和尚酬僧巖云不直半文錢師云暗巖云你也

瞎我也瞎師云瞎、頑云

東行賣膏西行賤風月長安不久居戴角泥牛穿碧浪海天
秋色映珊瑚

第二十六世寶藏持祥師泰萬峰、付偈云大愚肋下痛還拳
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名中獅子、燈、續藏古今傳頌云

白拈手跌何憑據肋下還拳微骨捏大底是他獅子、要主
女甲振黃林

第二十八世海舟慈祥師初見萬峰舉標嚴經但有言說都無
實義話再拜求明峰劈頭兩棒攔背一路以脚兩趂云只這是
寶藏師語然有省峯笑而許之付以法偈今這路還持莫輕為

人師以為得隱居洞庭山計有九年一日僧到師問何處來僧
云安溪師云安溪有人麼僧云有虛白和尚說法不異高峰師
云是誰弟子僧云寶藏師云有甚言句僧舉室中驗人語云心
不是佛智不是道三藏不是法是甚麼下語者皆不契僧問師
云曾奉寶持名師云我與寶藏同泰萬峰僧云當日何所見遂
隱於此更不再奉師云我昔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峰便打從
此得僧云請言得之所以師云但要人知痛痒的是實義是妙
心言說盡屬皮毛僧笑云若據此見解生死尚未了何得云悟
未在此、不見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耶師遂有疑即棄庵詣
東明適有人談齊師到問前問云今日齊是甚麼味明云到口

方知說即遠矣師云如何是到口味明乃打滅燈云識得燈光
何處著落味即到口師無語黎明達持者請師、即往明云曾
見人否師笑云見只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云假使親見釋迦
依然是箇俗漢但說何妨師云萬峰明云——萬峰即今在甚
麼處師面赤周然明云若如此不曾見萬峰師歸客寮三晝夜
寢食俱忘起看燈繩斷墮地頓就大悟師至關前呈悟處明云
老聞蔡承嗣萬峰去師云公為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峰明笑呵
、即集眾出關陞座云瞿曇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開笑顏到
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茫然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
費唾涎幸得海公忘我、濟宗一派續綿、擲下拄杖云千仞

擔子方全付玄要而今拄杖談以拂子擊三擊下座師即禮謝
追明遷化師繼席東明頌云

多年錯認定盤星盡餅何嘗得飽人覷面全提親打徹一條

拄杖任縱橫

續妙拙祥師南嶽下十六世○臨濟宗
徑山果祥師法嗣

平江府寶壽尼無著妙拙祥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
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召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陞
堂舉藥山初泰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大悟慧下座不
動居士馮公攝隨至方丈曰某理會得和尚適來所舉公案慧
曰居士如何曰恁麼也不得恁麼也不得恁麼也不得恁麼

婆訶德麼不德麼總不得蘇盧哩婆婆訶慧舉示師曰
曾見郭象註莊子載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畢復舉
巖頭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梳弄掉到宮
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好悟
不根後過無錫招主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個不過知音祇這
一個也不消得便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
師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馮公大驚慧挂牌次師入室慧問古
人不出方大為甚麼却去莊上吃油糝師曰和尚汝妙總過妙
妙方散通箇消息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妙亦放和
尚通慧曰爭奈油糝何師唱一唱而出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

元舍人張公孝祥來寺是郡以資壽抗開法入院上堂宗乘一
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立十地到此猶
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諭設使用彩墨換斗底手段施抹抹奪數
底机関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
猿捉影靈山付屬俯仰時机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
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衆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
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文光相耀如寶網
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為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
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裡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
廣大佛事周遍法界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中現小

不動步游彌勒樓閣不近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
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憫憫分明重恩佛恩一時
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群衆正海濶百川朝上堂舉
雲門示衆云十五日已前則不問十五日以後道將一句來自
代云日，是好日師曰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
地覓幽玄祇管鉢盂兩度溫上堂黃面老人橫說豎說權說實
說法說喻說建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為甚麼却道始從
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大似
抱贖咄屈山僧今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便下座尼問如何
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野花開滿路徧地是清者白如何是奪境

不奪人師曰說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大丈夫曰如何是人
境俱不奪師曰度，綠楊堪繫馬家，門首透長安曰如何是
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花舟橫斷岸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
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

無著禪師

釋念常

師諱妙德姓蘇氏父中大夫象先南徐丞相其父也年甫十五忽念曰吾生身何來死復何去良久慨然有得初不以為意長適昆陵許氏不膠世故志慕空宗以禪家為進修時惠嚴圓公嗣周照供居普門乃扣以出世間法机感相契次見關西智家室先真歌了問答如流咸敬異之偶夫壽源官嘉禾大惠至郡源具飯以迎師出禮拜無一言大惠退謂給事馮公濟川曰許司理閣中曾見神見鬼但未遇本分鉗鏈如萬斛舟置之絕港斷港莫能轉動馮公曰何言之易耶惠曰它若回頭定須別也次日道俗請惠說法師與會惠痛抵諸方異見邪解聽者駭

顧師獨喜見眉睫間既下座師請道號惠以無著號之且示以得盡道山僧愛罵人未曾罵著一個漢只有無著罵不動恰似秦時轆轤鑽既罵不動為什麼似轆轤鑽具眼者辨越明年師登徑山隨眾坐夏濟川亦在焉惠上堂舉右頭德度不德德總不得語馮曰某會得也惠微之馮著語曰德度也得蘇盧薩婆訶不德度也得德哩薩婆訶德度不德德總不得蘇盧薩婆訶德婆訶惠舉馮語似師曰人謂郭象註莊子却是莊子註郭象惠雖異其言但嘿而不顧且欲激其逆到忽一日正危坐間竅然大悟洞見大惠委曲相為處不覺撫掌厲聲曰這老賊老賊遂呈頌云暮然策著隻頭伎倆冰消瓦解達磨何必西來二

祖枉施三拜更問如何若何一隊草賊大敗惠亦以偈印之汝既悟活祖師意一刀兩段直下了臨机一任天真世世間無剩少我作此偈為證明四聖六凡盡驚擾碧眼胡僧猶未曉時元庵顏公首眾與一千七百衲子咸以偈餞其歸且有法門之得人也馮公猶未之信舟過無錫問師岩頭為渡子時婆生七子話徑山稱道人會得作如何會師云已上所供並是詣矣仍以得明之有以禮部僧牒與著師號為施者師說偈受之祝髮披緇克遂初志紹興壬午年也時張公安國守吳門資壽虛席張盡禮迎請乃開堂於萬壽寺拈香為大惠之嗣提唱具於語錄乾道六年七月十四日集眾託得畢城之則已去矣年七

十六全身葬於無錫軍將山東紹定庚寅閏二月末遷葬於平江虎丘之東北庵曰達本奉塔藏之

右出佛祖歷代通載

天臺華祥師南嶽下十六世○臨濟宗虎丘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應庵墨華祥師新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曰遍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日痛與提策及入習指見彰教、移虎丘師待行示半截頰明大事去揭此庵方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刹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

盡潛踪年采又得真消息報道岐楊正脈通其歸重如此上堂
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
一畫曰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寅上堂德彰老瞎禿從來沒滋味
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已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唱一喝
曰我行荒草裡汝又入深村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
意旨你諸人還覩得透也未直饒一交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
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與飯上堂十五日已
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
一棒兩似傾盆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言
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

舉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
兩邊翼恰似一故大錢釘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吃粥飯阿誰不
會不作一句商量挨坑至子笑問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
彌天朕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是一刻
上堂明不見暗，不見明，暗嘆忘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師
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裡與胡孫價增十倍驪龍頷下明
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已臭甚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提青
赤是若在上堂飯籬邊添桶裡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嘴
黃河三千年一度清端午百年一次開花鶴勒那咬定牙關
朱項王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

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却帖上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從
朝至暮秋，唧，說黃道黑不知那裡是二時上堂與那與飯
不覺嚼破舌頭血戰梵天四天下下深然有餘玉皇大帝登
道東海龍王向金輪峰頂鞠鞠啣刺之間道汝諸人作證見也
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四健儂若不實長汝性命上堂趙州吃
茶我也怕他若非情主便是冤家倚牆靠壁成群隊不知誰解
辨龍地上堂五百力士指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
團鐵屋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臘脂帽子脫却鷄鼻布衫向
報恩門下正好與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
上堂三世諸佛眼裡無第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渠咬定牙關

踉跳也出他圈籜不得何故南泉斬猫兒上堂云衆祥人切忌
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喫粥飯是
錯用心倚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
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
車不出上堂云良江未出玉石不分巧治無人金沙混雜縱使
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著拄杖云
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著
別端由管取平步升霄苟或未然卓拄杖云急著眼著僧問婆
子問巖頭至撓舞掉則不問且道婆子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巖
頭扣船舷三下意旨如何師曰燈磚打著連底凍曰當時若問

和尚如何對他師曰一棒打殺曰這老和尚大似買帽相頭師曰你向甚麼處見巖頭曰劉師曰杜撰禪和曰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抵這一箇也不消得擲向水中又且如何師曰少費工夫巖頭當時不覺吐舌意作麼生師曰樂則同歡曰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曰花葉欄此意如何師曰深沙努眼睛問抵這是埋沒自己抵這不是冰自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師曰玉筋撐虎口曰一言金石談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師曰莫謾老僧好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師曰倒戈卸甲虎丘忘日拈香曰平生波興撞着這無意智者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却都干

戈隨方著衣吃飯二十年来坐曲肱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些憑據雖熱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師於室中能鍛煉者其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為二十露門嘗誠徒曰初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常如玩地總危乎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于奉山

天童應庵墨華禪師塔銘有序

李一浩

隆興改元癸未六月十三住持天童山應庵禪師墨華遠為塔全身於院之西麓其侍者典會持遺書副以趙州之頂相來且需文以銘余曰銘余宜為歲在庚午始識師於黃陽十四年於今念有年耳雖千里命車忽焉去之亦不為少頃追以是為常

家居官居其門弟子以化事往還蓋未嘗絕也知師之所歷至詳銘余宜為示之信入導以進步既久而本然之旨軒然呈露靡所逃遁考觀其極與吾儒所謂一貫兩端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無得踰之日月不可階之天無或少戾知師之所造至悉銘余宜為負二宜為最後又以古佛相貌寄意銘余責也其可辭師江氏子新之黃梅人生而奇傑骨目聳秀童髯便殿世故具決定志津濟群品年十七出家於邑之東祥明年為大僧又明年秋錫參訪首謁隨州水南逆和尚染指法味歡喜踴躍遂遍歷湖南北江東西所至與諸老激揚無不投契然師根器遠大不肯得少為足要求向上鉤鏈透頂透底諸佛列祖羅籠不住

一著以厭滿初願乃上雲居禮圓悟禪師一見拈拳痛與提策以為法之故服勞難事趨走惟恐居後會圓悟入蜀指以往見彭教隆於宣隆其子也隆移虎丘師笑為先驅未半載間遍徹大法頓明圓悟為人處机閑淡因運用恢廓句句之出皆越格超量入天圓測道聲諸說洽於叢林未幾禮辭遊戲諸方初分座於處之連雲處守遂以妙嚴請所出世繼住衡之明果漸之德章饒之報恩薦福婺之寶林報恩江之東林建康之蔣山平江之萬壽兩住南康歸宋未乃住今天童皆緇白欽慕同辭公舉處、開大施門垂手未悟遠近奔湊如水赴壑師於普說小參問答勘辨之屬皆從容暇豫曲盡善巧而室中批緝操縱殺

活尤號明妙能泰宿學一近提拂亦汗下心死恨見之晚先意
出力辦野難集以申報教舊嘗領徒典判者皆晦匿名迹以得
寓中鉢於下陳為幸嗚呼道亦宏矣師既大振宗風為世眼目
至於行業高潔咸可稱述師初有發明即與此菴禪師時疏元
布袋者同行反覆博約日益深奧及從此菴於菴園相得歡甚
此菴之亡意於師不無所屬而開堂嗣法迄不忘虎丘與近世
眩於名聞幸於利養曉者不原所得者要矣矩範嚴峻或有過
失往、西質無所寬假言既脫口亦釋然無間以是學者畏而
仰之每於住持返應虛受雖料理建置小物細故動為無窮計
未嘗苟且至纖毫不可於意即翩然往去莫能回奪嘗自言衲

僧家著草鞋住院何意如玩地盤徒眾不許放逸事、以自
率之其孺示疾也猶挂牌入室至夜分他日多類是孺終或以
辭世倡為請師曰吾嘗笑諸方好為而自為之耶區處院事纖
悉不遺奄然跌坐而化春秋六十一夏臘四十三倡頌語錄甚
富未及詮次已盛傳於世矣徑山妙喜禪師聲價隆重方其顯
赫時爭居下之師執常禮無加損及其在海陽有僧傳師垂示
語者妙喜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倡寄歸宗云坐斷金輪第一峰
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岐陽正脉通其峰更
如此連妙喜歸徑山退居月明庵師演化於明叔姪相望往來
憧必至二大士之門咸曰妙喜應庵無異薛師哉後未踰月妙

喜亦化去祖道其逆陵夷矣乎後生可畏菴必有紹之者
銘曰臨濟一宗文派分布大於揚岐盛於五祖善美具并厥惟
國悟生子若孫益振門戶師周後出氣雄諸方登瑞水南編春
湖江所至皆靡陳既堂、師視缺然高者遠驤窮法頂底乃拼
乃航提拂巾瓶一十三刹示無緣慈縱無畏說魔族萬千我殺
我活驅耕奪飢走、動智板還其本製同此大達太白峰之前
玲瓏巖之下有窄堵破灵骨是舍三十年後話行猶是開眼作
夜

道法全禪師南嶽下十六世臨濟宗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東齊川和尚為落髮

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因對一日聞
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劍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袒半肩
龍樓看霄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住後上
堂欲得現前莫存順逆卓拄杖云三祖大師或作馬面夜之向
東弗于遠西瞿耶尼南瞻部洲北鬱單越却來山僧手裡前身
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卓
拄杖下座上堂拄杖曰汝等諸人箇、頂天立地肩橫柳栗
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這裡覓個甚麼纒絲、抄着便言天
台普請南嶽游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舍國裏寶刀麼卓拄
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

貧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五日
將入寂眾求偈師瞪目下視眾請益堅遂書無二字素筆而
逝火後設利五色塔于金斗峰

無菴

龔明之

崑山縣陳氏子名法全素家從道川為僧泰請勤至一日行靜
齋殿前偶撞其首於柱間忽然大悟旁觀者見其光彩飛動而
全自不知也自此遍走山林道價日增後住湖州道場山號無
菴

薄郊南嶽下十六世○臨濟宗
知府黃鄭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祥悅首謂無菴

全禪師求指南菴全先即心即佛又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
使其得入菴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來居剡池公月從游
乃舉無菴所示之語請為表普說海發揮之曰即心即佛肩袖
地非心非佛復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句
日而後又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頓明頃曰非心
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裡倒翻身野狐跳入金
毛窟無菴肯之即遣書頌呈佛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
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丘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
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示已海正容曰何不道
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頤嘗問諸祥曰夫婦二人相打通見

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
過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
打鼓誦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名條屬示
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
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覺清禪師南嶽下十六世○臨濟宗
道場辯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
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笋斜出岸
題花倒生

柯然首座南嶽下十六世○臨濟宗
道場辯禪師法嗣

安吉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侍正堂之久入室次堂問猶見為
甚麼偏愛挺老鬼曰物見主眼卓豎堂欣然曰命分座

宜翁

釋念常

沙門可觀字宜翁華亭咸氏年十六具戒依南屏精微師聞車
溪擇鄉聲振江浙角笈從之一日聞舉唱般若寂寥忽有悟入
如服一杯降氣湯玉惠覺有橫山命師偕行讀指要至若不謂
寶鏡床非苦變易非違教曰語言文字皆糠粃耳建炎初主嘉
禾壽聖還當湖德嚴居開世堂為楞嚴補註書以祥符延閣兩
載以疾返當湖南林一室蕭然人不堪之則曰松風山月此我
無盡衣鉢也乾道七年丞相魏杞出鎮姑蘇請主此禪入門適

當九日指座云臂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
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警節不已淳熙七年皇子親王
牧四明用月堂遺書之薦請主延慶時已八十九歲抵行在所
而聞王堯師在天竺受請曰王古如生豈當有辭遂行至南湖
衆見行李蕭蕭莫不歎服不二載復歸常湖竹庵無疾而逝壽
九十一大憲先沒二十年矣出佛祖歷代通載

蘇志云有國覺手鑑行摩錄

大祥了明禪師

徑山第二十一代大祥了明禪師秀州人妙喜會中龍象叢林
所謂明大禪師也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時至人必聚觀之始妙

喜摘梅州、縣防送甚嚴或以為禍在不測師為荷枷以行間
閱辛苦未嘗少怠既至既所納子追隨問道者不下二三百
人果以齊整不給且慮禍當勉之令去師報不肯以肩任齊形
每肩拷撻行乞至晚即數十人為之荷米麵新蔬食用之屬或
列以歸納子雖多無不具是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果法嗣之
盛在暇所接者居其半師之力也果被旨復僧衣自便繼被旨
住青王師嘗在座下師為人豪邁機鋒敏速妙喜室中不許納
子下榻師每入室必振聲一喝而退妙喜一日榜方丈前云下
喝者得一貫錢師見之乃密具千錢于袖中至室中先頓於地
高聲一喝便出如是者數矣妙喜無如之何再榜曰下喝者得

當日堂供一中師見之即舉步往庫司語曰和尚要十兩金主
事者不疑即與之乃遣行者隨往方丈師袖之以入復頓於地
高聲一喝而妙喜大頰入室罷徐問知其然為之一笑每語所
云你這肥漢如是會祥驢年也未夢見在然念其勤劬之久舉
令出住舒州之授子先是授子諸在牛道疾疫死斃幾盡比歲
不登師以大願力化二百隻牛以實之連歲大稔倍常頗有異
跡遂往長蘆納子輒漆叢林改觀及妙喜往徑山師來供施及
飯大衆泊歸長蘆妙喜遂以偈云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
不覺說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安流傳
野干能作師子吼孰云無物贈君行喝下鐵圓山倒立後奉詔

住徑山道望愈著先是揚和生落一異僧長大鰭腹緩行言欲
化蘇州一庄覺而異之未言也翌日師忽杖履徒步而至門者
可不心以白和王和王出見之遂望師奇偉與夢中見者無異
遽呼其眷屬出觀之眷屬並炷香作禮恭肅師首言大王左田
至多可施蘇州一庄以為徑山供佛齋僧無窮之利和王未有
可語因令辨齋師飯罷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聞聲傳言和王
以蘇州庄施徑山長老遂建孝宗聖慈會和王入朝上為言聞
卿捨蘇州一庄施徑山朕當為免賦稅和王謝恩歸次日以
書至徑山請師入城而二日前先自遣化矣自是和王宴居籍
窠之際或少倦交睫即見師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為先善

始善終斯為究竟和王即以庄諫奉山此庄歲出十萬犂牛并
一車解庫應用百事具足復有錫賦之恩至今崇其利師於紹素
有大目緣所在施供靈委納子臻華佛事殊勝江湖兩湖皆號
之為布袋和尚耳出馬六月初七日浴罷跌坐而逝

松源禪師

釋念常

師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吳氏自幼卓犖不凡處群兒中未嘗
嬉游稍長聞出世法慕向之年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
於大明寺首造靈石妙公繼見大惠果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惠
升堂稱荷山應菴華公為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
室未契退愈自奮屬終夜自舉狗子無佛性語豁然有得即以

扣應菴應菴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應菴
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應菴大喜以為法器說偈勸快祝髮
棟梁吾道隆興二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編
厯江浙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乃浮海入閩見乾元本菴永公
一日辭本菴本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本菴云瑯
琊道好一堆爛柴瑯琊師曰矢上加大夫如是應耐數反本菴云吾
凡下語者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子在手為人不得驗人
不得師云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起入聖域周難矣驗人者打
向面前通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本菴舉手云明
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通生見益菴於衢州之西

山隨問隨答菴微笑曰黃楊禪爾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菴
菴移將山華嚴徑山皆從之會菴菴入室次問停僧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師待側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本菴道開口不
在舌頭上自是机辨縱橫鋒不可觸菴又還靈隱遂命師為
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為菴菴嗣從江陰之光孝無為之
治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
旨補處居六年法道盛行得法者衆而所有棲遯之志即上章
乞罷往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菴菴屬微疾猶不少廢倡
道忠親作書別諸公卿且垂二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周
甚謹脚不取開口不在舌頭上及胎書法嗣者山光睦雲居著

開場以大法月書偈曰未無所來去無所出暫轉玄關佛祖周
措跏趺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
十未全身塔于北高峯之原

右出佛歷代通載

松源禪師塔銘

陸游

松源禪師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之松源吳氏故因以自號自
幼時已卓犖不羣處群兒中未嘗嬉游稍長開出世法慕嚮之
年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天明寺首造靈石妙禪師
繼見大惠果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惠陞堂稱荷山應菴華公為
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屬中夜

自舉狗子無佛性話。然有得即以扣應。卷一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鈺置和尚。應卷。應聲一唱。自是朝夕。皆請應。卷大喜。以為法器。玩唱。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興。三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遍。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乃。浮。海。入。閩。見。乾。元。末。卷。永。祥。師。一。日。辭。本。菴。欲。往。黃。檗。本。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本。菴。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齊。師。云。天。上。加。失。如。是。應。酬。數。次。本。菴。云。老。兄。下。語。老。僧。不。過。如。此。祇。是。未。在。他。日。排。子。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為。人。者。使。博。地。九。夫。一。起。入。聖。域。因。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本。菴。舉。手。云。明。向。汝。道。開。口。

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適年見密菴於衢之西山。隨問即答。密菴微笑曰。黃楊禪爾。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菴移住蔣山。華藏徑山。皆從之一日。密庵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待側。師大悟。乃云。今日方會本菴。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机辨縱橫。鋒不可觸。本菴又還靈隱。遂命師為堂中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為無菴嗣。遷江陰之先孝。無為之治。父鏡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皆天下名山。惟治父最寂寞。又以火廢。師一臨之。四方名衲踵至。棟宇亦大興。人謂師能。使所居山大慶元。丁巳年。適靈隱。席金曰。安得岳公來乎。果被旨。以昇師。雖聲如湖。居六年。道盛行。得法者眾。法席為一時冠。而

師有棲隱之志。即上章乞罷住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庵。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倡道忽垂一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為甚麼。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又昭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傳。以大法。月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暫轉玄。關。佛。祖。開。指。劫。跌。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金。身。塔。於。北。高。峰。之。原。塔。成。之。四。年。香。山。建。其。侍。者。道。孚。以。銘。扁。其。方。謝。事。居。鏡。湖。上。年。過。八。十。病。卧。一。榻。得。書。不。覺。起。立。曰。亡。友。臨。川。李。德。遠。浩。實。開。道。於。應。庵。蓋。與。密。庵。同。泰。李。德。遠。每。與。某。談。茶。間。悟。入。時。机。緣。言。句。率。常。達。旦。今。讀。師。語。峻。峭。肯。綮。下。臨。雲。雨。如。立。千。仞。之。華。山。疏。空。駕。天。駭。心。眩。目。

如錢塘海門之湧。虎豹股栗。屋瓦震動。如漢軍昆陽之戰。追思德遠所言。然後知師真。臨濟正宗。應庵最庵之真子孫也。銘曰。

臨濟一宗。先佛正傳。應庵父子。以一口吞金。圓轉。運。晚。振。松。源。松源初心。論刻。泰祥於一笑中。疾雷破山。坐八道場。眾如清淵。金銀脫手。掉首。裂肝。彼昏何智。萬里。職。闕。後。十。大。劫。摧。山。涇。川。法。刀。所。持。比。塔。巋。然。

天童無用淨全祥師塔銘

錢象祖

越之暨陽有大比丘名淨全。翁氏子。無用其自號。朴野無偽飾。風神秀異。面目爽。有光。幼失所恃。長與父兄躬耕。九至林。觀。

泉石間必宴坐忘歸人已異之甫冠從大悲山神辨祥師出家
復以典略無所解乃幡然入徑山投大慧果公。問曰汝有何
能答曰能打坐曰打坐何為師曰若問何為直是無下口處大
慧已知為法器時有王法以一度僧牒施果命其給侍者十輩
各探箬以下其分緣師信手拈出而首得之師時輒光不耀人
以為推魯故列下陳九人者意皆不能平謂師非其倫不應倖
而有之更相評語果復命探之如初師耳獲若是者三探三得
之衆始服遂師果公祝髮具足戒嘗請益果曰但起滅不停
處着師夙夜泰完曾不少懈一夕聞山門宵遁者傳呼曉帶火
燭急有所警者乃疾趨方丈果喟云去得之本有失之本無宜

息狂躁師不覺淚下復食俱忘若有所負目入室果舉靈雲見
挑花那裡是他不疑處師擬開口果遽批頰一擊默然頃有契
悟即說偈曰靈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漁郎良計生白浪起時拋
一釣任教魚驚並頭爭果復西曰汝既知老僧不瞞爾宜自善
護目顧待者曰這拙漢披剃未幾便能性踪如許三十年後人
望其風不及在果公既示寂時瞻堂遠無庵全水庵一門庭角
立師咸性扣馬入閣見木菴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燒磚
打着連底凍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師云正在半途因甚為山
呵大笑師云忍後不禁水深相契重時大法炬許之自是問
答勘辨與師無不机投道合多所發明日由數載後出嶺嶠遊

吳中拙菴光公居靈隱延師典賓混源益公主淨慈命分半座
為衆入室師志在晦藏無應世念於天稟夙成不假師授雖不
識一丁字而吐詞發語形為得頌老師宿學所不能及斯亦奇
矣尚書尤公襄實文王公厚之過門袖出部使者相與勸請主
狼山師勉為一出淳熙十六年開法師嗣大慧移錫蘇之承天
宣城之廣教建業之寶寧師之住寶寧也余時守篤病在丐閒
得請時師退院事許以相從為天台避病中日得晤師聞法
音如藥石天童適廬席四明首聞師道價亟馳書逆師自長法
道遊行衲子風趨座下余微守會稽時復杖錫相遇公退之暇
猶得共說無生多至夜分還還山未幾已報示疾說偈而寂開

禧——三年六月廿九日也其後用師治命遠持其懷初裝裝以
見遺意且待奉師躬於寺之西麓應菴華禪師香火同龕對峙
浮圖以盛之號雙塔蓋應菴與師為伯仲亦法門珠勝事也行
春秋七十一夏臘四十五度弟子五十從師入道者駁見於
湖海矣師机鋒峭峻惟以單提直截鍛鍊學者往往持未嘗泛應
同衆清風凜然其法行未盡編錄而已流傳大千其門人思卓
以余有舊且厚善遠來需余銘
銘曰師振宗風作獅子吼妙法無邊空諸所有復鉢羅花開揚
教後為世導師禪林日茂太白峰前雙峯塔波豆千萬年高風
不磨

笑翁禪師

劉鳳

笑翁禪師妙堪得法於天童無用全禪師初領台之報恩閣揚
叱凡朝命徒虎丘

妙峰禪師

劉鳳

妙峰苦喜禪師吳興劉氏得法青王光禪師入巨廬卓錫妙高
峰下面壁十年自明之瑞岩來領蘇之萬壽

仰堂善濟禪師

劉鳳

虎丘仰堂善濟禪師題魚籃觀音像贊曰雲鬢濃裝苦強顏為
他閑事入塵寰博來活的無人買只作尋常死貨看

法董禪師

劉鳳

法董禪師號石田眉山彭氏開吳門官廬破巷禪師道望來依
焉目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語有契依棲皆詢典與無準範日相
激勵去遊諸老見靈隱松源岳淨慈宜堂克咸稱其自作家爐
鞞中來出世錄之高峰高峰最前利苦身率之未三年為改觀
次遷楓橋衆經、然

退谷雲禪師塔銘

陸游

佛照禪師有嗣子曰淨慈報恩先孝退谷禪師名義雲生於福
州閩清黃氏世為士禪師幼入家塾成童入鄉校穎異有聲既
冠遊國學目讀論語中庸有所悟入後聞龜峰山堂淳禪師遂
自斷出家從山堂祝髮編遊江湖至吳見錢菴一大禪為侍者

一日室中問國師三喚侍者話師並舉手掩其口又問曰侍者
三應又作麼生師拂袖徑出錢菴大喜時佛照倡道靈隱師往
依之及佛照移育王師從其行歷十年為堂中第一座佛照聞
其說法歎曰此子提倡宛如雪堂行和尚吾鉢袋有所付矣遂
出住香山居五年從台州光孝又徙鎮江甘露會平江虎丘萬
壽皆欲延師、聞萬壽頗賢即欣就之淮南轉運使虞公憐
又以長蘆來招師與虞公有雅故又從之會育王廬席朝命師
補其處時佛照方居東菴父子日相從發明臨濟正宗學者雲
集會有魔事師即捨衆退居香山蓋終終焉而朝命文起師就
法淨慈恩光赫矣都已聳動一日領衆持鉢錢已足寺災無

遺字比師歸獨山門歸然在瓦礫中師不動容曰成壞相尋亦
豈有常今日之壞安知不為四眾作福之地哉天子聞之出內
庫金以賜自重臣貴戚以下傾囊輦金惟恐居後未期年廣殿
遂廣崇閣傑閣蓋愈於前日矣於是上為親御翰墨書慧日閣
三大字賜之開禧二年五月師示微疾六月朔旦辛亥作偈別
衆曰意烏猝嗟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踴著臨行業識茫
一任諸方卜度遂寂後九日弟子慮約等奉全身塔於寺之東
北隅世壽五十八僧夏三十五住山十九載度弟子四十有畸
學者集師語為七會錄行於世師初欲以後佛殿屬余記之未
及而棄世於是處約等以西堂可宣禪師之次來求余銘適余

老疾弗克就宣公又以書來固請而師之待僧處訥者留通年

不肖去辭指懷款予為之歎曰師之在青王也將新僧堂而陰

陽家以為法好禁將不利於主人師奮不顧排眾說力為之堂

成而魔果作逆去陰陽家之說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法本出俗

流不待師之明知其妄決矣雖或適中終為不足信也又師在

淨慈遭火患條地皆盡度非金錢累億萬且假以歲月必不能

成師談笑盡復舊觀議者或以為師之才用絕人見於此者則

亦陋矣此事若澄觀輩則可稱大善知識直遊戲爾師所以獨

立一世者豈直以此哉師示眾有曰鳥道孤危玄關妙處在雷

洞音亦奇矣若較臨濟直是天地懸隔此足以知師能繼圓悟

妙善佛照之大作用者自有好在也銘曰

荷數雲公自儒衣奮為東菴子無示無問上距圓悟四世而近

龍象蹴踏師子奮迅或造其室目不容瞬丹碧南山蓋其遊刃

於談笑頃變化煨燼以此論師其殆未盡譬如觀海測以尺寸

我銘不磨百世其信

常禪師

劉風

常禪師華亭人十二出家依平江圓明院體至習經書志尚調

儻佛智晦機和上自江西百丈遷杭之淨慈乃往來泰承備得

法要遂遊歷諸方元主礼召赴闕尊寵之如雲麓洪公別峰印

公皆相推重自京回姑蘇萬壽主席分半座以延說法眾皆諮

稟著佛祖通載二十二卷行於今

別山智禪師

師諱祖智姓楊氏蜀之順慶人年十四得度初聞僧誦六嚴語

悅之時嚴住蘇之穹窿並往從焉目聞華嚴經誦勒機闡入已

還閉之語恍如夢覺遂領靈雲見桃花云萬綠叢中紅一點幾

人歡喜幾人嘆嚴領之越二年遍和浙翁琬無際派高原泉淳

菴淨妙峰善諸公最後見無準範公於雪竇公知是法器待之

踴峻時或捧唱交下一語不少貸師擬對軌喋不能發由是知

解都喪父之作而言曰吾生平故偶皆死法今見此翁始行活

路既而公移徑山命師分座嘉熙戊戌洞庭天王崖席迎師主

之寶祐丙辰天童燬州帥吳公潛奏師道行師被音携一囊一

鉢至縛茅以居時寧郡父不雨師禱之輒應由是人情奔湊不

三年百廢具舉天童始還舊觀庚辰九月旦忽示眾云雲淡月

華新木脫山露骨有天有地來幾個眼睛活有省問者師曰不

及相見各自努力越十日夜方呼侍者囑後事珍重大眾之手

而寂壽六十有一坐四十七夏其徒塔全身於中峰密庵禪師

之右師嗣無準範

右天童寺志

景德傳燈錄凡無机緣語句者不錄然仍出其名號今錄其地人之係于我吳者附于景德篇之末

吳門圓鏡禪師潤州鶴林寺玄素禪師法嗣

靈巖寶觀禪師杭州烏窠道林禪師法嗣

蘇州真亮禪師嵩山普寂禪師法嗣

蘇州崑山定覺禪師烏祖法嗣

蘇州法河禪師荊州永泰寺靈瑞禪師法嗣

蘇州文約禪師潭州福山靈祐禪師法嗣

蘇州惠祥師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法嗣

蘇州瑞光清表禪師天台山德韶師法嗣

吳釋傳內略載

劉鳳

定覺禪師崑山人得法於馬祖

蘇州法河禪師得法於荊州永泰寺靈瑞禪師端師百丈

蘇州文約禪師得法於嵩山靈祐禪師亦自百丈

蘇州惠祥師吳門山弘宣禪師俱得法於黃檗禪師

清表禪師住瑞光天台山德韶師法嗣

蘇州洪澤和尚泐潭懷澄禪師法嗣也

常熟稟珍全慈禪師得法於天聖泰禪師

何山曉禪師得法於羅漢林禪師日儉禪師得法於景清素禪

師

又蘇州諸禪師得法於南宗者初則泐水玄通後乃稱瑞光定慧

虎丘通禪師傳法於保寧英禪師

虎丘文湛禪師大中立誌禪師法嗣第十四世也

虎丘務本禪師得法於天童智穎禪師臨濟十八世也

何山鐵鏡明禪師得法於淨慈開虎丘英慈雲禪師法靈隱

崇岳皆二十世宋之季入元者也



慈受禪師

龔明



慈受禪師沒老靖康朋住靈岩學位甚尊之平生所作勸戒得
頌甚多皆有文法鏤板行於世嘗自為真摺云有顧簡形骸舉
止九而陋只因致得下體事皆成就醒醒與毒藥萬味同一口
美惡盡銷融是故名慈受禪師蓋作守時因上元命之性慈受
舉似云靈岩上元節且與諸方別只點一杭燈大千俱照徹也
不用添油長皎潔雨又打不濕風又吹不滅大眾畢竟是甚麼
燈教我如何說時高峰靖老雖相去不遠絕不會面因中秋賞
月書一絕寄靖老靈岫高峰咫尺間青松長伴白雲閒今宵共
賞中秋月莫道山家不往還

依名

南堂了庵頭師得後云者慈受散慧林之席為台山之遊靈岩
專使于天封寺訪尋得之國照故隱遂為中吳禪學都會居三
年而有蔣山之命不赴四明太守以阿育王招之亦不赴未幾
蔣山專使再至不得已從其請復還三佛舊觀吁何其盛哉及
謝事歸洞庭包山若將終焉猶于靈岩似未能忘情因其僧堂
之落成故有我亦老來思舊隱異時去惜扳頭眠之句余晚生
無狀備嘗兩掃者三年晚境懷人竇溪仰山之嘆覺維那出現
手澤謹拜手以識

懷溪

懷溪生壽春自號慈受史宣和初訪住汴京大相國寺靖康改

元力請還山優詔由之確不可奪已偏走江浙所至焚香夾道
往靈岩三年作偈示學人云醍醐與毒藥萬味同一口美惡盡
消融是故名慈受時高峰和尚雖相去不遠絕不會面因中秋
賞月書一絕云靈岫高峰咫尺間青松長伴白雲閒今宵共賞
中秋月莫道山家不往還最後得包山廢院欣然駐錫一時擅
龍瑞殿堂房新懷溪以兵火之後不欲煩人而施者自遠至
惟恐弗受紹興初入寂

右見吳縣志注云范仲淹序畧夫以宣和靖康紹興時僧
而序之者乃屬之范文正此大誤也又龔明之紀聞原云
高峯靖老而此混云高峰和尚將使靖崇門書不熟者或

誤認為高峰妙公忘其生不同時則起人之誤者乃此和
尚二字也

吳僧錄內一條

汪明際

休、庵祖師遺一匣上書轉語云慈明蟲吸乾東海魚鱗蝦
無處安身立命有人悟者其銷鑪自開辛癸怡而開之者後被
一僧持去

中吳紀聞播名一條下

龔明之

福昌長老正橋頭具眼祥林多宗之一日升座有問話者云蘇
州三百六十座橋那座是正橋答云度驢度馬

佛鑑無準範禪師

徑山第三十四代佛鑑無準範禪師生於蜀之梓潼雍氏九歲
依徑山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紹熙五年冬登其戒明年
出遊至成都坐夏正法有老克首座瞻堂高弟師請益坐禪之
法克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受其語晝夜休究一日如廁提
前話有省明年辭去謁佛照於育王照問曰何處人師曰劍州
人照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唱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箇
甚麼爾剃髮後人以烏頭子目之未幾聞破菴住蘇之西華秀
峰遂往見烏有純顛者入室次橫批不讓庵打至法堂且欲逐
出師解之曰禪和家爭禪亦嘗事何至如此庵曰豈不聞道我
肚飢聞板聲要吃飯去漸聞師其語不覺白汗浹背連破庵居

雲隱第一座後從之目侍破庵遊石笏庵之道者請益曰
胡孫子提不住乞師方便庵曰用提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
成紋師在侍傍平生破庵之物頓釋巖峯葉居吳郡學庵還瑞
光及台州瑞巖皆延師分座師在瑞巖忽夢偉衣冠者持地券
見授翌日明州清涼寺便至迨入院見伽藍神姓茅衣冠形貌
與時昔夢無異要陞堂問法一番供破庵三年還焦山升雪竈被
旨移育王又三年嵩少林散席後詔住徑山師居徑山二十年
儲峙豐積有衆如海號法席全盛僧問趙州道三十年前火
爐頭有箇無著主話未曾有人舉著此意如何師云舌頭拖地
僧云畢竟如何是無著主話師云言滿天下僧云只如玄沙開

得云者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又作麼生師云一坑埋著僧云可
謂堪塲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師云一畫、斷上堂靈
山指月曾渡話月近代相傳證龜成蟹範上座尋常有一張口
掉在壁上未嘗動著今日無端入這行戶事到如今只得東顧
西顧未免拈起多年唇日子中點出些子悞曉處說似諸人且
要郭大李二鄧四張三知得江南兩湖春寒秋熟雖然如是黃
河三千年一度清上堂若論箇事直是省要易會多是諸人自
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有時東廊西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
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者是西川陸慶府
人氏若識得去便與諸人打此鄉談說些鄉話如今且未說你

識得長者且各自知得自家鄉骨也得還知麼明州大縣奉化
八鄉上堂五峰門下百種全無僧林迫窄堂供蒲跏趺下踏著
底破執頭碎瓦礫面前撞見的王鴉院李麻胡送麼薄福住山
真個孤負老弱雖然如是更點分明上堂一夏已滿無事不辦
遂府鉢孟邛州磁甌理宗嘗召見于修政殿奏對詳明上為之
動色賜金襴僧伽袂仍宣詰慈明殿陞座上垂簾而聽以師明
說法要示衆政陳公貴誼陳公奏云簡明直截有補聖治乃賜
佛鑑禪師號并鑲帛金銀等物先是師住山之明年寺燬師逆
知其數不動容經意三年寺成閱六年復燬師不驚不憂而助
施雪湊不數年寺宇崇麗師去寺四十里築室數百楹接待雲

永賜額萬年正續又西數百武結庵一區為歸藏所上建重閣
秘藏後先所賜御翰敕室東西偏奉祖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
日為飯僧佛事以薦冥福蓋蜀亂師之先祀遂絕故蜀祠未以
旌孝慕上開而嘉數賜扁曰圓照淳祐戊戌秋集室明月池上
榜曰退耕之老于朝而舊疾適作已酉三月旦日升堂示衆曰
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強出來從前
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云是多
少十五日集兩班查後事親書遺表及遺書十數言笑語謹如
平時醫者診視次師謂曰你未識這一脉在三月十八日黎明
索筆書偈曰來時空索去也亦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

橋移頃而逝遺表上開上遣中使降香賜幣奉全身葬于正續
之側塔曰圓照稟法方化有靈嚴欽斷橋倫西嚴惠等辭為大
宗匠云

淮海原肇禪師

徑山第三十九代淮海原肇禪師通州靜海潘氏子女朱氏邑
之利和寺妙觀其諸父也謂其父母曰是子生而有異却掌戴
珎亦夙種蓋俾出家父母然之年十九難染受具泰漸翁于徑
山翁問汝何處人師曰淮人翁曰泗州大聖為何麼在揚州出
現師曰今日又在杭州撞着翁曰且得汝交涉師徐曰自遠趨
風翁以師警敏欲大激發未答其教堂鏡見便云下一轉語來

擬開口即喝師以書上又以頌呈未句云空教回首望長安翁
翁云這裡是什麼所在師曰謝和尚掛塔始為就入室之列已
而命掌記翁既寂師出世通之先孝遷吳城復塔金陵清涼天
台萬年蘇之萬壽寺嘉嘉江心而四明育王虛席廟堂泰師補處
遷杭之淨慈靈隱徑山其往徑山數餘連卷山積僧殘屋老未
幾接開盡霄雲袖踵至不滅浙翁全盛氣象俄示疾囑其徒為
浴拊一穴于東砌見死生不忘奉師之意六月初十日浴訖書
偈而逝嘗舉達磨偈曰踏翻地軸與天閤合國人道不再還去
一身輕似葉長江千古浪如山

高峰大師行狀

番祖

師諱原妙號高峰吳江人俗姓徐母周氏夢僧乘舟投宿而孕
朱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中時生纔離襁褓喜跌坐過僧入
門輒愛戀欲從之遊十五歲懇請父母出家授嘉禾靈邱寺法
住為師十六難髮十七受具十八習天台教二十更衣入淨慈
立三年死限學禪一日父兄尋討巍然不顧二十二請益斷橋
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於是脇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
廁惟中單而出或發函忘局鑄而去時同參僧顯慨然曰吾已
事弗克辦若輔之有成朝夕護持惟謹時雪巖欽富北磬塔
欣然懷香往叩之方問訊即打出關却門一再往始得親近全
看無字自此泰和無虛日欽忽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

絕即打如是者不知其幾師扣愈度值欽赴處之南明師即上
假徑泰堂半月偶夢中忽憶斷橋室中所舉萬法歸一、歸何
處話疑情頓發三晝夜日不交睫一日少林忌隨衆詣三塔觀
經次擡頭忽見五祖演和尚真蹟云百年三萬六千朝這覆元
來是遮漫暮然打破拖死屍之疑其年二十四矣解夏詣南明
欽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遮裏師便唱欽拈棒師把
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欽曰為何什麼打不得師拂袖便出翌日
欽問萬法歸一、歸何處師云狗舐熟油鑊欽曰你那裡學這
虛頭來師曰正要與和尚說著欽休去自是機鋒不讓次年江
心度夏遙運由國清過雪竇見西江謀希史墨僧旦過墨閣曰

那裡來師地下蒲團雲曰狗不佛性你作麼生會師曰拋出大
家看墨自送歸堂暨欽掛牌子道場開法于天寧師皆隨侍暇
勞屢將有所委任辭色致然終不可強一日欽問日間浩、時
還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
又問正睡時(著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欽囑
曰從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窮古窮今但只飢
來喫飯困來打眠睡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過一覺主人公畢
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丙寅冬遂奮志入臨安龍鬚自誓曰拚
一生做箇癡漢決要遮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回同宿友推枕
墮地作聲鄰然大徹自謂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

是舊時人不改舊時復處在龍鬚九年縛染為龍風竿日炙冬
夏一衲不扇不爐日搖松和塵延息而已嘗積雪洗龍自餘路
梗絕烟火咸謂死矣及霖可入師正宴坐那伽中成遷武康復
留峯蓋和菴主繫緣又上一枝層之意也及至學徒雲集然庵
小難容乃拔其尤者居之丙子春學徒避兵回去師獨掩閑危
坐自若及接堵敵尸視師則又時肯雪中那伽也於是戶履
踊夥應接不暇乃有柳標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之語
已邪春腰色宵遁直造天目西峯之肩有獅子巖拔地千仞崖
石林立師舉之有終焉之意弟子法界等退尋經至為羣茅蓋
頭未幾慕羶之議復集師乃造巖西石洞營小室如舟從以大

衡半之撐以死關上溜下淅風雨飄搖絕給侍屏服用不潔身
不難髮鬚竟為鑄餅日一食晏如也洞非槎莫登微梯斷緣難
弟子罕得瞻視乃有三闕語以驗學者云大徹底人本脫生死
回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即是一個道理回甚有明與不明大
修行入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僅下語不契遂閉門弗接自
非具大根負大志鮮不望崖而退雪巖方住大仰凡三喚師堅
卧不起遂有竹篋塵拂及綠水青山同一受記語來授師懷中
辦香始於人天前拈出道風所扇日益遠遂有他才異域越重
海喻萬山而來者矣鵬沙羅提舉飯飯有年辛卯春得登山一
瞻師顏恍如宿契惠慈施巨莊膳僧眾師曰多易必多難吾力

弗克勝堅拒之施心猶篤乃命僧議以此田歲入別於西峰建一禪剎請於官而後營之師欲不從不可得也爰得勝地名蓮華峰岡脈形勢天造地設得請以大覺禪寺為額請祖擁推管寺事田四稔所營亦既什三師有厭世之心矣師患胃疾已數年麤起若飲食特人接物皆未嘗啖乙未十一月二十六日祖薨僧明初來省師以末後事付囑遂取兩真軸口占二贊乃書之十二月初一日黎明辭衆云西峰三十年安茲般若罪犯猶天未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衆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衆皆哀慟不已至辰已間訖得日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跌斃鐺鏢入海墮倒須彌山泊然而寂啟金龍七日端然如生縑素奔哭者頃咽越二十一日庚申塔全身于死關遵遺命也壽五十八臘四十三弟子僅百人受毘尼及請益者數萬人未寂後遠通之人恨不得承顏領誨於塔前慟哭而煉臂者猶憧憧不絕師平日以慈悲為人自任其在龍窟也有僧若瓊焚祠牓從師忽染病師告之曰病中絕緣正好做工夫汝臭皮袋皆委之於我但和病捱去決不相瞞且往供給而啟發之因其思醋為遠乞以歸得酒為復易之往還四十里以濟其一暇病亟索浴俯見湯影即有省喜笑如脫沉疴信宿書曰三十六年顛倒今日一場好笑娘生界孔家開紋出無毛錢鵝師問如何是娘生界孔瓊墜筆師曰又

喚甚麼作無毛錢鵝瓊擲筆而逝或有問予所記詳一而遺衆何也喬祖曰彼已而晦恐逸故書師自凌峯而至死關風厲學者入室不以時每見一期將終上堂誨示諄諄其至繼以悲泣平居誨人世出世法皆懇切至軟語咄咄和易如坐春風中使人醉心悅服咸自謂得師意及至室中握三尺黑蛇鞭管四海龍象則絲毫無容少借來者如登萬仞山而躋冰崖雪磴進無所依退無所據莫不凜然失其所執設有不顧性命強爭鋒者師必撻其案致盡底搜詰破石驗璞刮骨見髓勸其淡淺真偽定其是非與奪却憎伽黎痛決烏藤以明正其賞罰嘗語學者曰今人自一知半解好以不能了徹此事者病在甚處只為坐在不疑之地自謂千七百則公案不消一喝坐却曲肱床子及手被恭徒下一喝則不能辨其邪正往往一句來一句去如小兒相撲伎倆相角蓋是從前得處恭肅故也直須恭到大徹之地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方能勘辨得人才能鼓活得人此是吃折腳鐺中飯底工夫做到未易以口舌爭勝負也假如兩人從門外來未見其面同時下一喝且道那一箇有眼那一箇無眼那一箇淚那一箇淺還辨得出麼師之機用不可湊泊下語少許許可其門戶險絕如此復金今時學者不能以戒自律縱有妙語亦難取信於人乃有毘尼方便之設焉師寓南竺日常誤踏一筍取而食之其後青衣告備折薪摩果見中復全

而置之澆水囊終身不廢師之細行涅槃山之竹葉能辨如舉是數端以識其梗概使後之欲見師而不可得者覽斯文亦足以景仰遺風於萬一云耳良諸信士全從進得師所剪髮齒以香奩朝夕供禮一旦光明過室視奩中金利累如貫珠師隱山前後三十年為己為人惟其一出於真實故天下之人若僧若俗若智若愚上而公卿士大夫下及走卒兒童識與不識知與不知皆令手加額曰高峰古佛天下大善知識也香祖自師至西峯即往泰觀或十餘往必留旬浹承教誨警策者至矣示本分鉗鏈外時以乳盂老莊微言要旨立難問而啟迪之益見師隨機設化之方也師未嘗握管今語錄中有一二偈讚十

數頌古皆復舉時所作為弟子竊記者乃若示徒之語一句一字皆前所聞踐履真寔中流出假言以顯道而已師貌清古休修律常使首而坐非問道不答問說人過則首愈低久病癯甚破衲者夫禪師病有三說一寒松露骨既老虎垂頭殆為師傳神也十數年間兩處成道場而未嘗過日少十懷焉香祖從師遊最久交諸耆舊最多故知師之出處言行最詳師之徒弟明初以擬集之事見稿不敢以寸增辭敬焚香滌慮拜手以述將永銘於大手筆云謹狀

高峰大師塔銘

家之族

夫子之道不憤悱則不啟發瞿瞿之道不勇猛則不精進道固

固未易知也古之釋子山林菜菔衣木食瓦墻壁其身心而不悔者為一大事耳後之真能為大事者千萬人一人高峰是已師名原妙吳江徐氏子母夢耀僧而免幼嗜跌坐稍長從嘉禾靈印寺老宿法住出家習天台教不契入淨慈立死眼學祥屬不席食不味見斷橋倫令泰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見雪巖欽全泰狗子無佛性且問誰拖汝死屍來應聲即抹嘗疑萬法歸一歸何處見復徑五祖真指殿前泮從欽南明欽申前問師喝欽拈杖師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拂袖徑出翌旦欽又問萬法歸一話師云狗熱油鑪自此當執不遜尋遇雪竇見品江謀希叟墨復從欽雲之道場欽時居立僧與偕赴天寧欲

先以事掩耳不顧欽嘗問日間浩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夢中如何云作得主正睡著時無夢想見聞主在甚處師無語欽喝云從今不責汝學佛學法只飢飯困眠覺覺抖擻精神看此際主人翁竟何在師益警省歲厚丙寅冬入龍鬚山則薪飯松風塵日博學欽一弟子明白身五載中夜推枕墮地有聲廓然大悟會諸雪路絕數日人謂師死矣雪霽宴坐如初甲戌遷武康復警峯德祐丙子春大兵至師絕食燕旬危坐不動事定尸展給主已外春避入西天月之師子巖即石洞營小室又許擇曰死關憑屏給侍服用破甕為鐺併日一食洞擇山以升弟子罕而共築師子院以居有三間語示衆云大徹底人未脫生死

因甚命報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個道理目甚有明與不明大
修行人當遵佛行目甚不守毘尼律契即非尸不納會欽寄竹
篋拂子法語辭香牀出道僧日隆遠方異域間道雖接連副鶴
沙瞿君運發敬慕師一見執契即捨田庄為供師辭不受君捨
心蓋堅俾其徒以田別築二刹食下蓮華跪煖可十里請於管
局大覺禪寺以祖擁攝寺事乙未子月二十七日師忽書二真
軸以後事屬明初祖雞臘朔上堂云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罪
犯彌天未後一句不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眾還有知落處
者麼良久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到書偈云來不入死關去不
出死關錢蛇蟠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逝庚申春遺命全屏

元元
元開師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生壽五十八臘四十三弟子
百人受戒請益者萬數遠近奔赴然香頂臂慟哭填咽師清明
劫波舊志求道頓悟之後屏居窮山跣步不出內心無端外息
諸緣欣然自得為人至慈勤懇誨人善語和易或繼以泣及至
室中行祖令鞭策龍象盡情勘覈絲粟無貸嘗戒學者今人自
一知半解不能了徹恭從一語然莫辨邪正句來句去如手
搏兒蓋得處南莽故也直須大徹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方解
勘辨發活机用隨峻不可湊泊如此尤於細行崇戒律雖創兩
刹目未嘗親師行解真笑名震江湖識與不識皆手額讚嘆曰
古佛善知識也余弱冠從無準翁遊師準孫也創院立莊兩囑

以記心降久矣諸徒持事狀求銘為得辭銘白

高峰屹立 祖孫一律 妙年求道 力久真積
空山夜澄 撲地枕聲 玄關劃開 宇宙斬新
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 熱油一句 大地起塵
西峰死局 餘三十餘 雲包雪笠 朋來于門
一經不掛 萬仞如壁 近不可治 遠不可即
斷衲子命 了佛祖心 手扶重雲 霏月千林
鐵蛇入海 虛空百碎 我作銘詩 無在不存
前朝請大夫眉山家之嬰樹

釋法嚴

天目高峰原妙禪師雪景嗣一日品問日間浩上還作得主
麼師云作得主睡夢中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又問正睡著
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處處師無語品喟曰從今日
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寤古寤今但只飢來喫飯
困來打眠繞眠覺來即抖擻精神看我遊一覺主人公畢竟
在甚處安身立命師自誓并一生做箇癡默沒決要這一著
子明白起五載因同宿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
睡中主提著張三叶李五纔經枕子喚一聲石牛撞著錢老虎
咄大家觀
山悠々白水悠、一片蓑衣枕石頭撲落一聲驚起後竹梢斜

月半輪秋

元故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峯和尚行錄

釋祖順

禪師諱明本號中峯抗之錢塘人俗姓孫母李氏夢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其家翌日遂生師神儀挺異具大人相纔離襁褓便跏趺坐能言便歌讚梵唄九嬉戲必為佛事九歲喪母請論語孟子未終卷已輟學年十五決志出家禮佛慈覺持五戒日課法華圓覺金剛諸經夜則常行因以首觸柱自擊居近重洞山時登山顛冒禪定甫冠閱傳燈錄至庵摩羅女問曼珠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慶却被生死之野流轉有疑已而沙門

明山者指師往奉天目高峰和尚妙公高峰孤峻嚴冷不假人辭色一見驩然欲為祝髮師以父命未許高峰曰可舉閣夜多尊者出家因緣喻汝父勿自沉溺未幾誦金剛般若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由是與籍內外皆達其義趣而師自謂識量依通非悟也時年二十有四癸亥元丙戌歲也明年從高峰羅染於師子院又明年受具戒又明年觀流泉有省即詣高峰求證高峰打趺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曰問曰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高峰曰我但度竹簾子與他師言下洞然徹法源底陸沉衆中人無知者於是高峰書真讚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計不肖兒見得半遠真且俾春

徒詣師請益衆由此知歸淮僧子證者問高峰諸弟子優劣高峯曰若院初主等一知半解不道全無如著首座固是長老竹其如七曲八曲推本維那却是竿上林新篁他日成材未易量也壬辰松江瞿公霽發施田二百七十頃即山之蓮華峯建大覺正等禪寺元貞乙未冬十一月高峰將遷化以大覺屬師辭推第一座祖雖主之大德丁酉師登皖山遊廬阜至金陵成結庵廬州舟山學者輻輳師雖推之而來者愈衆庚子結庵平江雁蕩衆既夥遂成法席癸卯瞿公聖請師還住大覺師力辭避之時吳興趙公孟頫提舉江湖儒學叩師心要師為說防情復性之旨公後入翰林復遣問金剛般若大意師答以略義

一卷公每見師所為文執筆書又畫師像以遺同參者乙巳師還山廬高峯塔丙午領師子院至大戊申仁宗皇帝在東宮賜號法慧禪師已而乞食旬吳日謝院事已而道儀真即船以居庚戌衆請還山今兵部尚書鄭公雲翼時會湖西廬討司事候師餘抗問法師推明經世出世之學以答之詞見話錄辛亥師復船居吳江陳子聰建順心菴請師開山既而渡江擬遊少陵至派隱其名憺城廐土屋以居僧俗爭相瞻禮皆手額曰江南古佛也皇慶壬子結庵廬州六安山江湖省丞相奉書訪問師去之東海州癸丑瞿公建發以兩制運使終師還其喪公之子時學奉宣政院疏復請師住大覺師舉首座永泰代已泰欽

承嗣師：俾泰嗣開先一山萬公蓋以院易嗣其來久矣。開師之風者莫不多之。丞相延師私第，懇請住持靈隱禪寺。師因辭中書平章，又請曰：師之道德孚於人者博矣，宜順時緣住一刹，以恢張佛祖建立之心，無多讓也。師曰：夫住持者，須具三種力：庶不敗事。三種力者：一道力、二緣力、三智力。道體也，緣智用力也。有其體而闕其用，尚可為之；但化權不周，事儀不備，年使道休，既虧使神異無算，雖緣與智亦奚為哉？或體用并闕而冒焉居之，曰：因曰果，爭無嫌於中乎？某無其實，故不敢尸其名。平章知師意，堅弗敢延。師辭以未疾，還山中。延祐丙辰春，上命宣政院使趙汝鐸、杭州入山，候謁師，聞避之鎮江。丁巳丹陽，將均

建大同庵，延師居之。戊午，衆請還山。九月上，願謂侍曰：朕開天月山中，峯和尚道行久矣，累欲召之來，卿每謂其有疾，不可。戒道宜張龍旌異之，其賜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并賜金襴袈裟。沙仍勒杭州路優禮外，護俾安心禪寂。又獅子禪院為師子正宗禪寺，招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撰碑，以賜特贈高峰和尚。佛日普明廣濟禪師先是，駙馬太尉潘王、璋遣參軍洪鑑、普善、韓叔弟子禮期，請上命而來。泰叩已未秋九月，王奉御香入山，謁師草廬，咨訣心要。請師陞座，為衆普說。師激揚提唱，萬餘言。王復求法名，別號師名王以勝光號，曰真際。王曰：建亭師子巖下，以記其事。至治壬戌，行宣政院，從山席強師主之。師貽

書院官卒不就，結茅中佳山，將終焉。山北距西峰三十里，重溪複磎，穿徑崖險，樹叢蔚蔚，對虎緇白，隨禮無虛日。師慈其跋涉，尋歸草廬。十月，英宗皇帝特旨降香，并賜金襴僧伽梨，詔行宣政院官親詣山，宣諭恩意。時江洲省右平章今丞相答剌罕脫歡公命理問官阿敦偕院官行乞師法語。中書叅知政事敦公，嚴亦嘗通書問法，其為天子大臣，所知遇蓋如此。師每斥學者，只尚言通，不求冥悟。常曰：今之參禪，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真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做一件大事。第三拌捨積刻以來所習所重，不下又不具欠遠不退轉之心。畢竟病在於何其真，不識生死根本。故也。凡見學者，輒問曰：汝喚甚麼作生死？或者

茫然無所加對，或者謂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是生死師曰：便饒知得，亦生死。好知亦是生死，又或指一念忽起，是生一念忽滅，是死。師曰：離一念起滅，亦生死也。是說皆枝葉耳，非根本也。夫根本者，性真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翳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妄輪轉，以故道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蓋根乎迷而本乎妄也。當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五陰四大，至於動不動法，皆是生死根本。若不曾向真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策白，豈堪向生死岸畔，剝脚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為勝妙境界，惑在那邊起諸妄想。雖曰曉了其未，然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為己重任者，死盡偷心，方堪湊泊。直下

儻存毫髮許善惡取舍愛憎斷續之見則枝葉生矣可不慎乎
師之激勵後學皆此類癸亥春一月師有叙其出家始末曰六
旬幻跡每見禪者作務則曰汝種蔬欲為誰養耶汝自春欲為
誰牧耶師蓋已去世意至六月十五日折簡大用上座曰幻
菴向秋決作離散計經書屬門人幻者朝死夕化骨便送歸三
塔若停龕祭奠諷經入祠做忌一切佛事不許拘世禮也復條
示師子寺惟以放下節儉克究初心慎守關山明訓全法久住
之意又遺誠門人其略曰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汝嘆
甚麼作佛法任以百千聰明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千七百
則陳爛葛藤百氏諸子從頭註解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
遠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汝會處汝轉要會轉不相
應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千人萬人拶不入處別
有生機總不出箇要會成妄念惟具大信根叩已躬下真參笑
悟乃能荷負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當知衆生結習濃厚無汝
奈何處汝若無力處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寂苟
食鷄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所以道佛法無汝
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握
住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暮爾移透始信余言不
相誣矣越十日師示疾有來者者師曰幻住菴上漏穿穿離明
壁倒不可久住也語笑如平時學者強叩服藥師謝之曰青天

白日曲徇人情耶揮去僧有告歸吳門者師曰何不過了八月
十五日去至十三日手書道別外護仍駕獨道別法為故舊十
四日蚤作履駕得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何無本
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停龕三日身體溫軟顏貌不少變有禪者
乞剪取髮供養誤傷指端血津一出如生時道俗數千人奉金
身塔於寺西之望江石先是其年春潤凍山中林木皆摧折若
世所謂木稼者識者異之至於殁之日白虹貫於山之顛師生
宋景定四年歲癸亥十一月二日世壽六十有一僧臘三十有
七初侍高峰於死關日作夜坐脇不離席屬精勤苦語訣無怠
逾十年親承記別退而歲晦以往山交聘避走南北野過輒成
簪坊俗率自化海內學者望風信慕識與不識皆尊之曰大和
尚象繪像而故事焉其來瞻禮絡繹載道祁寒暑雨殆無虛日
每填溢山寺至無以容其道德可被上自天子萬里延慕屢致
召至闕庭而卒莫之能致也王公大人北百事師而鄉道者傾
動一世下逮屠沽負販優伶工伎厮與暴悍之徒師一真慈相
與隨宜說法未嘗以高下貴賤而尊易誦讀之也得師半偈不
啻重寶或戒師所難髮輒產舍利有疑謬者一接言容無不還
善為師外護遠至西域北庭東夷南詔接踵來見南詔沙門素
開教觀東來問法莫不自茲始鑑嘗於師言下有省既而普福
寺五比丘畫師像南歸至中慶城四衆迎像入城異光從像燭

天萬目仰視翹勤傾信由是興立禪宗奉師為南詔第一祖師
之法量汪洋辨才無礙至於悲願誘掖諄諄誨諭戶復日滿一
無倦容故登師之門者如泛重溟不測涯埃如飲醇酎不覺醉
恍及其勸辦學徒決擇心法無假惜慎許可凜然如秋霜烈
日嚴不少貸其為文信筆萬言了不經意而其辭必歸於警
瞿明宗旨闡義解顯正悟極於第一義諦而後已若夫立身倡
道每視古德前言往行或有缺漏輒為歎息而師之行事則不
蹈其失墜也故師之立言示訓非其素履而躬踐者則終其身
不言也至於退恬逃名振於天性清苦自持尤矜細行大覺師
子二寺由師克成及奉勅撰碑師不惟不肖涉寸功并其名

字亦不肖與於其間也隨所富草創庵廬皆曰幻住又曰以自
號為嘗陰暑病渴膚腠汗滴有遺細葛衣者受之終不衣也
遊淮返井汲艱遠遂終身不復賴浴聞說人過失則俯首不答
凡傳記語涉攻訐毀譽則掩卷不現僧有臥疾者則濟以湯藥
而策其進道僧有省親者則施以財法而勉其孝養師嘗撰
嚴徵心辨見或問一卷信心銘闡義解一卷山房夜話一卷幻
住家訓一卷擬集山詩一百首總題曰一華五葉復撰金剛般若
略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東語西話一卷門人集師遺文曰
東語西話續集二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並傳于世師之自序
略曰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習頭陀行以冒服田衣抱愧

沒齒平昔願退非矯世絕俗蓋以文字則失於學問參究則闕
於悟明尋常為好事者之所稱道蓋報緣之偶然耳於戲師乘
大悲願力為法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如摩尼珠無有定色
為未證得謂證得說我無悟由為求名開利養者詭晦巖谷為
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為滯前塵而陷多聞者開和見海導以
正悟為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而不事夫空言也然
一心平等泯絕去來不黏朕跡繫非常情可得而窺測也每念
師出處言行或承之於家訓或見之於行事或徵諸耆宿或質
諸道文謹叙次而錄之然猶以景像求師者也不可以景像
求者又烏得而盡紀也耶恭定元年八月甲子法弟比丘祖順

錄

天目中峯和尚淨土善人咏之第六十五

釋道衍

天目山中獨坐時王且膜拜道觀、禪心不離蓮華國淨土詩
成開化机

中峯和尚錢唐人諱明本得法于天目山高峯和尚其道後
巍如泰山北斗王且飯命龍象交泰朝廷屢遣使者降賜
金帛勅號普應國師和尚慧辨無礙應接来机之暇復急修
淨業有懷淨土詩百篇春秋六十二示寂之日光明異發塔
全身于天目山中
天如惟則禪師淨土善人咏之第六十八
釋道衍

獅子巖前得指南則雲立雲駭來泰老禪末上生蓮界念佛休
言落二三

天如維則禪師廬陵人得法于中峯和尚妙悟玄辨超于人
上建師子林菩提正宗寺于蘇城有卧雲立雪二室日坐其
間宰官長者清淨四眾恭學之流接武而集師以單提直指
之外復著淨土或問勸人念佛發明西方教法最為切著春
秋六十九臨終靈瑞甚異塔全身於水西之原

大方師塔銘略

鄭明德

至正十六年春師出世住平江定慧時方安與我旅占住佛屋
紹徒多感者師曰何不休去歇去師語嘿然名不可測識謝

院事客靈岩山華首座房感稱路總管周侯義卿之閒且曰我
將火化須度作證明十八年九月八日侯以即事登靈岩山時
蘇錄判善長賈興史天瑞從師聞侯至欣然出迎陪候夜話曰
某將此月十四日即此山大化侯其為我證明兼吾教下衆侯
念佛世尊付囑國王大臣為法外護侯慎無忘此言至十三日
復以詩寄侯詩曰昨日為前拾得薪今朝幻質化為塵慈惠等
語聞侯道碧落雲收月一痕侯雖得詩亦未深信復以偈決別
衆人是夜請於華之以煨薪疊高棚仍借一龕坐去華謂薪當
從命龕則無有指前一床謂華曰此亦足矣華如師言十四日
朝登殿與衆僧別即登柴棚西袖皆折煨薪得火即烈燄熾

然於大火眼中其祝香有曰靈苗不屬陰陽種根本元從剎外
來不覺休居親說破如何移向火中栽於烈燄中度數珠與華
曰卿當記憶於是僧俗四眾始驚信拜礼烟燄所至多得舍利
且聞異香身盡火滅骨骸不壞者二舌根齒牙俱開驚惶不已
為悼章二且為建塔靈岩乞為之銘云
別衆偈曰前身元是石橋僧故向人間供愛憎、愛盡時全体
現錢陀火裡燬寒氷

了庵有偈四首悼之云佛日西傾不奈何奮身揮起魯陽戈向
來入室操戈者火後爭執故利羅

彩鳳翻空出盛時金烏燦破五須彌全身跳入火中浴後世無

勞問髓皮

吾哀不復夢周公、識吾哀豈夢中勝勢高風冠今古視池無

底火燒空

善惡由來只兩岐開昨昨夜亦何為鄭公筆力堪扛鼎來罵禪

師活化碑

天如惟則禪師

劉鳳

天如惟則禪師姓譚氏言之永新入於蘇之東城買地建師子
林曰岡阜為山有石矐名師子林且識法之源自天目師子巖

此
石屋和尚塔銘

釋元旭

師諱清璘字石屋蘇之常熟人也俗姓溫母劉氏生之夕有異光突成淳八年壬申也及長依本州興教崇福寺僧永惟出家二十祝髮越三年受具一日有僧杖笠過門師問之僧曰吾今登天目見高峰和尚汝可偕行吾師欣然與之偕行見峰問汝為何來師曰欲求大法峰曰大法豈易求哉頃然指香可也師曰某今日親見和尚大法豈有隱乎峰嘿器之授萬法歸一之語服勤三年大事未明忽辭他行峰曰溫有瞻驢准有及菴宜往見之至建陽西峰見及菴問何來師曰天月菴曰有何指示師曰萬法歸一菴曰汝作麼生會師無語菴曰此是死句什麼害熱病底教汝與麼師拜承指菴曰有佛處不得住

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師答不契菴曰者个亦是死句師不覺汗下後入室再理前話詰之師答曰上馬見路菴呵曰在此六年猶作者个見解師發憤棄去途中忽舉首見風景豁然有省回語菴曰有佛不得住也是死句無佛急走過也是死句某今日會得活句了也菴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鶯枝上分明語菴領之乃辭去菴送之門囑曰已後與汝同龕未幾菴遷湖之道場師再奉次命典藏鑰菴嘗與眾言曰此子乃法海中透網金鱗也一衆刮目以視後吳悅堂問公會中居第一座遂罷菴登靈霧山卓菴名曰天湖道洽緇素戶屢聯臻伏臘所須不求而至凡蘇之役皆躬自為之有古德

之風祥暎喜作山居吟傳者頗多師於此山有終焉之志俄而嘉禾當湖新創福源禪刹以師之名聞諸廣教馳檄敦請為第二代住持師堅卧不起或者勸之曰夫沙門者當以弘法為重任閒居獨善何足言哉於是蓄然而起大開鑪講鍛鍊學者談者以謂真能起及菴之家者也居七年以老引退復歸天湖至正間朝廷開師名降香幣以旌異皇后賜金襴衣人皆蒙之師澹如至正壬辰秋七月廿有一日示微疾閱二日中夜與眾訣其徒請曰和尚後事如何遂索筆書偈曰青山不著臭尸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擲筆而逝聞維舍利五色燦然不知其數其徒收其靈骨舍利塔于天湖

之原以及菴之塔配之示不忘同龕之師意也壽八十有一臘五十有四有弟子愚太古高麗人也親得師旨說偈印可有金鱗上直鉤之句其王以國師之號尊之聞師道行意甚傾渴表達朝廷詔謚佛慈慧照禪師移文江浙請淨慈平山林公躬入天湖取師舍利館伴歸國平山與師為同泰皆愚公之本意也師之上堂法語山居詩頌其徒至柔利行于世且以師之行狀徵予銘之予昔見師於福源矚然其形道韻可掬今已四十餘年矣因感繫而為之銘曰
西來直指教外別傳惟上根者乃可得焉傳亦無傳得亦無得如太虛空蕩焉圓極菴石屋心如死灰劃然頓悟火裡蓮開

惠明之孫及養之子源清流長根茂矣遂駐留霞霧名落湖江
爭先快觀景星鳳凰人滅至今幾三十獲遺塔巋然清風未
已

洪武九年歲在丙辰秋九月九日前四明延壽禪寺沙門元旭
撰

虛舟普度禪師

徑山第四十二代虛舟普度禪師維揚江都人姓史氏稍長雖
習世書絕無處俗意每擬其志俾依郡之天寧出家會與畢將
軍再遇其語大奇之曰此兒短小精悍音吐如鐘他日法中向
上承牙也携歸武林礼東堂院祖信為受業師待信玄石五年

奮志泰方初見錢牛即于靈隱已而江東西湖南北悉徧歷焉
時無得唱道鏡州薦福師决志叩請其還福嚴華嚴亦與之俱
偶入室次得聞不與常法為侶者是甚廢人師曰金香炉下錢
巖希得曰將謂這矮子有長處見解只如此師曲躬作礼曰謝
和尚證明若天童睡巖光大慈石巖睡虎丘石室迦一見器異
留與法務諄初制府趙信薦以金陵半山請出世還潤之金
山潭之底荒蕪之跡山蘇之承天景定間太博曾親公奏補中
竺大復請旨陞靈隱至元丁丑被命徑山上堂邪人說正法正
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卓拄杖一下邪邪正邪又
卓拄杖一下說耶不說耶向這裡揀辨得出黃金為屋未為貴

玉食錦衣何足榮上堂葛洪是心先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
只要今日了既無迷悟人了箇什麼卓拄杖一下千言萬語無
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上堂舉雲門和尚示衆云汝等衆人在
北道夏山僧喚不欲向你道惜取眉毛好師云雲門喚是曳尾
拂跡、生靈隱即不然汝等諸人在此過夏山僧直截向你說
口是禍門上堂舉臨濟和尚道有一人論利在途中不離家舍
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云免馬有角
牛羊無角寸毫人釐天地寥廓諸閑倒騎驢驢發黃背綽師住
徑山值火餘志圖恢復將有緒俄示微恙索筆大書曰八十二
年駕無底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全身塔寺東十里聖恩塢之

陽四月二十四日示寂

石室祖瑛見徑山志

石室祖瑛吳江陳氏壯年出家即策杖遊方初從虛谷陵子仰
山開徑山晦機道化而來授之一見契合遂留掌記聲聞日彰
出世明之隆徽抗之萬壽明之雪簪育王謝天童平石砥問疾
有偈曰是身無我病根深漸愧女珠連訪賁自有巖花談不二
青燈相對笑吟、後造一龜曰本微日坐其中不涉世事至正
癸未三月見一衰婦人叩頭請師應身為國王師曰吾不願生
天王家逾十七日跏坐而化

佛智弘辨禪師傑峰愚公石塔碑銘
洪武三年化 宋 廉

祥師諱世恩號傑峰得之西安人其父姓余諱某以書詩傳家母毛氏嘗有姪夢觀世音送青衣童子覺而生師自幼好禮佛塔造長遂入蘭溪顯教禪寺從孤嶽嵩公供洒掃之役已而羅除鬚髮為大僧受具足戒晝夜奉香燈惟謹用針出指端血書金剛般若經忽抵几歎曰縱能盡書一大藏教亦屬有為絕如夢幻不可控縛盡學無為以明心宗乎出謂古崖純公石門剛公涕淚悲泣祈以求端用力之要二公欣然語之師佩受其言不分明暗兀坐如枯株時年二十五矣師復歎曰年日以增而學日以退豈非開見未充無以啟發知解乎踏濤江而西見諸善知識時布初雍公斷崖義公中峰本公大弘雪巖高峰之

道師一、咨叩下語不契中心懸亂遂止南屏山中三年不踰戶限聞上巖成公偈道大慈山定慧禪寺門庭雖高峻而獲證悟者甚眾亟往謁焉止巖曰南泉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聞而愈疑仍還南屏諸緣盡捨類氣絕之人行坐寢食不狗覺知唯一念歷然在太虛中如此者久之一夕坐至夜分聞鄰席僧唱證道歌至不除妄想不求真處豁然如釋重負舉目洞照不見一物留礙喜躍不自勝且曰佛法元在日前祇為太近故人自遠之耳即接舩成偈有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輪紅之句乃支見止巖會止巖遊姑蘇走天池求證于元翁信公元翁止巖之師也元翁問曰上士從何來師曰大慈

元翁曰大慈鼻孔甚淡多少師卓錫杖一下元翁曰拘折錫杖爾將何事師因作禮元翁曰爾可帰見止巖師既見情陳悟由止巖唱曰何處見神見鬼師曰今日捉了賊也止巖曰賊在何處師便喝止巖曰開口合口都不是向上舉將一句來師曰徧界明、不覆藏止巖豎起竹簷請師指名師便掀倒禪床止巖曰爾欲來捋虎鬚耶師復作禮止巖連打三下囑曰善自護持他日說法度人續佛慧命次日命為侍者朕勤三年又還南屏住山樵隱遂公請司藏銘尋入大慈為上座元至順二年師歸西安西安為石山有福慧古刹久廢為瓦礫之區師獨結茅廬以居蛇虎縱橫了無恐怖意鄉民以為有道者負饑餒鹽醢以

遺之師澄居攝念影不出山者一十六載聲光日振縹素之士至其座下恒至二三千指其地或無町畛容縣大姓陳君嗣宗為造殿堂門廡及經藏鐘樓之屬其制如大伽藍且置山若田取其食以給眾帝師大寶法王聞之賜師佛智弘辨禪師之號至正六年冬以南行宣政院亦錄師之行業請主廣德石溪興龍禪寺師祝香報恩歸之於止巖表其自證也嚮化之盛不下焉石時連留三夏鳥石之眾念師去鄉里者久如子失母力迎其還適脚境新建佛刹者四曰古望曰龍眼曰曾蓋曰普潤皆延師開山為第一祖師起應之無不威慕而奮迅國朝洪武三年冬十二月郡守黃君鎮成將徐君與啟普度水陸大齋五晝夜

會謂非師不足拯沉淪師勉強成行按事而還畧示微疾
門弟子勉以精進入道索筆書偈云生本不生滅本不減撒手
便行一天明月擲竿而逝是月之十日也越七日奉師全身藏
于烏石慈雲塔院師處菩提場中歷五十夏住人間世閱七十
春秋四方奉學莫知其數然其法者則慈觀慈進德隨等一十
五人也所度弟子尤多其存則慧安道遠等二十又三人也二
會語四卷已刊行叢林中云師道價傾四方非惟禪林奔湊而
公卿大夫若大尉高公卿麟若中書兵部尚書黃公德昭若浙
江行省左丞老若江東燕訪副使伯顏不花或函香致敬或
馳書問道或上謁親問玄要得其片言值字寶之不翅南金師

之施及可謂博矣使其正席名山則惠利所被宜益廣今乃僅
止於斯有損恒傷之紀茲遺行以昭示來裔要不得而遽畧也
德隨既出世西安之崇壽觀師之德不忘與道達共固不朽計
結集成快微予為之銘予聞圓悟之道矣發臨濟心髓之秘其
五傳至荆叟功用益弘際遇穆陵寵遇甚至荆叟再傳而至天
池以慈憫之故誘引初机恒俯而就之不為高絕難攀之行使
人望門而最所以其弟子有滿東南者甚夥若師者則天池之
嫡孫也師求道浚切如救頭然本心既明出語皆法彈指之頃
題大道場于父廢之餘非其福慧具足為人天師時克若是耶
造銘以勒諸塔一以著師之善繼一以勵來者之進修當有惕

然自省者矣銘曰

先佛振靈青童應徵拓化原兮生而質美逢佛報性之存兮
歷抵諸師答問難疑入無門兮大慈雲蓋遮山終谷法雨均兮
香鑪直前一元敢指心逾瘡兮如藥瞑眩不眠不見耳無聞兮
其指頓忘夜半月明兮如日輪兮周徧法界無內無外顯一真
兮百千妙玄開日洞然照無根兮為法出世附者川至度羣迷
兮无標之叢化為寶宮金碧文兮公假之責馳書奉誓祈普惠
兮生滅兩非去住一机漫云兮太虛凝碧萬里無跡絕纖塵
兮為石聿崇清衆不窮示法身兮通行有峰表者太史勒堅珉
兮

佛心了悟本覺妙明真淨大禪師寧公碑銘有序洪武三

宋 瀛

臨濟正宗九傳至於東山溪公全機大用譬猶日月行天踴躍
畢照其弟子上承法印開拓覺源固不可一二數就其傳派尤
著者言之其一為圓悟勤其一為天目齊其一為開福寧圓悟
而下又岐而為三曰虎丘隆曰此菴元曰大慧果其道多行於
南天目六傳至海雲簡開福六傳至金牛真其道多行於北佛
性無南北而佛法亦然其融通混合羣被無際震盪鉤靡間
幽顯論者未易多此而少彼也金牛世情矣太湖無用寬其又
鏡中之錦者欵無用之子則吾一源師其人也師諱永寧一

源字也自號虛幻子俗姓朱氏往來通州人世為官孩父某母
隴西李氏師既生母氏言安郡守其愛其慧命為嗣年六歲
入鄉校經籍即能暗記且了其大意然非性之所樂也聞人舉
佛陀號遽注耳聾聽九歲懇求維俗父母弗之許輒連日不火
食乃使依族姻樓上人於利和廣慧寺利和州之望刹朱有淮
海肇禪師說法度人聲聞當時前一月寺眾同夢迎禪師次日
而師至識者要之謂禪師乘願輪而再世焉十二歲遊揚之雍
熙寺會主僧來峰泰編禪林類聚成師覽之笑曰此古人糟粕
耳點檢何為河南王童奇其幼而器之偏僧錄司給牒華嚴
為沙門尋受具足戒自時厥後遂累出遊浙河西見諸大老下

語無所契中峯海方柄法蘇之萬壽留之經年已而入穿簷山
謁克翁紹克翁察其志不凡俾掌藏室時年已十九年一旦欲
歸鄉行省觀礼至毘陵約明極果於焦子山精修禪定稍涉睡
昏則戴沙蓬覺懸板坐空如是者五年明極曰藏主見解且至
宜往參人遂至淮西太湖山求印可於無用無用門庭嚴峻師
方入戶屬聲叱出之師作礼於門外合爪而立久之乃許入見
問曰何處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益虛若何曰沃日滔天不
存涓滴口不著糟道曰請和尚道無用便唱師退就禪室徹夜
不寐一旦聞無用舉重門一念不執語聲未絕而有者急趨入
堂無用便打然知師頓悟合造偈帖趙州師立成曰趙州狗子

無佛性萬象森羅齊乞命無底籃兒盛不脫多添少減無餘剩
無用喀然一笑復舉證道得問師曰學電飛來全身不顧擬議
之間聖凡無路達道、師曰火避星飛有何擬議敵面當机
不是不是無用振威一喝師曰唱作麼無用曰東瓜山前五屈
擔提住清風剝了皮師不覺通身汗下至五體投地曰今日方
知和尚用處無用曰閉著口自是待左右者三年且以斷崖義
所贊已家親署一花書授師曰汝緣在浙遂龍即往遇池便居
師遂還浙時虛谷陵元史端瀨翁慶幻住本天如則各據名山
遞展化机師皆往叩擊道相贈合而幻住尤譽師弗置
向下文長俱於中吳無涉故錄止於此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有序

宋 濂

洪武四年正月十六日靈隱釋氏大師滅度報年五十又五僧
夏四十龕留五日頂有暖氣體貌如生又二日用闍維法從事
齒牙堅潔舌根紅潤皆無壞者及大既滅諸設利羅珠圓玉璣
將至盤升四眾爭取灰燼為盡其弟子某等涕淚悲泣繫號無
從於是俯從世礼以是年某月日瘞骨於歸雲塔中矣在寺東
偏若干步初大師未告寂之先以書囑後事于其同門今天界
善世禪師泐公曰吾大期已至子宜速還若稍遲、不復相見
矣時公面姑蘇謂大師精神尚矍鑠遺如其所言及治任來歸
大師火化已數日矣公于塔前白誓必期有以白大師之行傳

芳不朽范範將來乃加評隱輯成簡編持示其友金華朱廣曰
是大師也始終倭倭不愧龍象子通吾宗其言當見信于世蓋
為文揭之塔上然公以叢林碩德立冠五山獲持正法不翅聖
域乃不屬之他人而惟區、是托非相和之至漢耶其又何辭
大師諱輔良字用貞其號曰介菴蘇州吳縣人姓范氏文正公
之十葉孫也狀諱伯和母鄭氏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見浮
國氏書輒躍然朗誦若所素習有挾相形術者謂父母曰是兒
骨格清癯厥峭恐非世間法可縛若使之學佛必能弘大宗華
矣父母方鍾愛不信其言大師之里多阿蘭若大師日與羣童
遊遊其間徘徊愛慕終日不忍去父察其志與相者言舍乃謂

之曰在昔范智公好與名僧交嘗勉圖悟勤公恭叩道要卒為
天下禪宗吾能惜爾而不使遂其志乎年十五俾從周里迎福
院僧曹彌華落及受具戒即慨然曰學佛持以明心、非師無
以示肯綮終日堵面可乎去從北禪澤法師習天台教觀所謂
三乘十二分研其精華攝其宏微充然若有可契士瞻杓公時
住天平山白雲寺、蓋范氏所建以奉先者大師數至其間士
瞻誨之曰教乘周嘗學若沉溺不返如入海筌沙徒自用耳何
不更衣以事禪寂乎大師曰吾持焉從曰笑隱訢公見主龍翔
其慶寺其道大被東南緇白信從如子歸母朝廷嘉之賜以廣
全悟大禪師之號汝曷不往依焉於是法師往見廣智即以全

器法寶期之問答之際捧喝兼施強發而箭馳雷奔而電掃剎
那之頃凡情頓表雖未至清淨覺地而所入正塗超然出於物
表他日廣智再有所問大師發言愈厲廣智笑曰得時得矣終
居第二義也大師弗懈益度久之遂契其心法雲空川流了無
罣礙尋掌藏鑰於四明何育玉山與住持石室瑛公縱橫扣叩
擊石室極推舉之至正壬午行宣政院檄大師出世嘉興有聖
寺陞座說法終歸恩於廣智之時大師年始二十有六衆頗易
之大師教衣點食為修葺之計崇基廣墻文甍雕甍金碧燦然
前後相照往來觀者始皆信服居十三年遷越之天章僅閱四
春秋移杭之中天竺其傾軋者益多有踰資聖天章時會海內

大龍兵燹相仍南北兩山諸刹皆化於烈燄靈隱古稱絕勝覺
場涼烟白草淒迷于夕照之間過者為之慨歎康里公為江浙
行省丞相妙煉名僧能任超廢者莫大師為宜遣使者命居之
既至剪剔荆叢葺葺茅為廬以栖四方學者雖當凋零之秋開示
徒衆語尤激切其言有曰達磨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
頭就可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
變大地為黃金受之當無所護石則明青金之愧矣歲月流電
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修泰學之士多有因其語而入者化緣
既周手疏衣衾入公帑散交遊及治喪歛之事願謂左右曰翌
日巳時吾將逝矣及期深浴端坐書偈而歿大師四坐道場解

結發覆如利刃之破胃索甘露之洒稠林無不斷絕無不露潤
故好度弟子心果等若干人說法住山明宗等若干人頗號繼
跡重輝者也大師性簡直雖面折人過而胸中無留物與人交
無少長一以誠相遇所造得辭初不經意而語出深成有若指
諸掌場大法不務緣飾而西來之旨自明復以淨土現門苦海
舟航時兼修之未嘗少怠其所見蓋卓然云嗚呼道行無跡妙
極無象求而即之胸契本真未定之先則萬緣鼎沸發慧之後
則一性洞虛所謂不用其力而無所不力則神器化於玄冥而
忠信發乎天光矣有如大師和粹外形淵懿內朗造詣之間因
言懸解證不染不遷之域泯差別次第之門非上智宿植惡于

至此我猶也不敏蚤從諸老遊微啟般若為宅心之地風障已
凝竟為世諦文字之所纏縛難鳴而赴唯懷、運物而已操觚
而銘大師之塔豈不惕然以自憐恨然而遐思者乎銘曰
真休如、絕待離分妄識所膠攬為法塵磨猶颺風鼓埃揚氣
化畫作夜觸目重昏佛啟竟塗高懸慧日白光爛然下銷羣愚
破相玄門最為勝特能是諸緣即赴秘密昭、大師上承禪宗
一真歸源萬幻咸空染淨兩冥本跡俱融廣智之博其學遠東
昭、大師為法出世喜笑起罵皆成笑諦湯殿崇哉飛樓弘嚴
假相以昭非與道戾昭、大師變通不拘緣盡即滅視世為
虛死生者誰出沒在吾化為舍利如摩尼珠來也非留去焉

非逝白雲在天周流無滯法象既亡勒石為得式描徽音用垂
來裔

懸山云未見如何恭究即能少年了手豈多生功用純熟乎
古人云恭禪一生不悟來生出頭現成始可知矣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行業碑銘有序洪武六年化

朱瀛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諱力金字西白吳郡姚氏子其母周
氏夢一甌眉僧類應真者直趨房闥麾斥弗退目驚呼而覺遂
懷娠時至而育奇芳積郁滿庭年臨五六方額圓額白哲如玉
琢見者無不憐愛踰大夫時抱載車上歸與妻妾環玩之寂寞

為子父母靳弗與逮七歲頓悟異常凡書一覽即能記憶或見
佛像輒五体投地作禮而退一日請于母曰兒志世相起滅不
常將求出世間法可乎母曰出家甚苦爾年幼豈能堪乎曰兒
心自樂之想無苦也自後請之不已父母知志不可奪俾依吳
縣寶積院道原衍法師為弟子十一歲祝髮受具戒精研三觀
十乘之旨領其樞要衍公主秀之德歲師為綱維之職軌範肅
然忽謂然歎曰名相之學略諳之矣蓋棄諸緣而往蹄蹤覺路乎
遂更衣入虎林揭士乃銘公于復征古鼎一見輒以法器相期
示以德山見龍潭語師奮迅踴躍直觸其机從而有契銘公俾
掌記室曾未几何方座後堂敷宣大法如山川出雲雲雨霑潤

四衆信服復陞居前堂聲光燁、起叢林間至正丁酉出世住
蘇之瑞光寺會嘉興天寧寺定郡守戴咸曰非師不足以起其
廢其札幣遣使者力邀致之師至未久儼如兜率天宮下現人
世道路過者莫不瞻禮贊嘆帝師大寶法王聞師之賢授以圓
通普濟禪師之號師之幼喪父唯有母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
雲庵以奉養焉同視斯講之師呵之曰爾不見綿蒲陳尊宿乎
何言之易、也洪武改元皇帝御大寶曆弘開佛乘首開善世
院俾耀有道浮圖蒞天下名山抗之淨慈主席尚虛念欲起師
君之疏與幣文至浙江省丞復遣使趣之師皆力辭乃退居同
歸庵迎母以養僕夫忽夢菴前有瑞花如芙蓉然光彩絕異或

謂夢者曰此花天子當取之而去旦而述其事人以爲誕已而
有旨起師住持大天界寺命持下之日乃僕夫所夢之實也
師應詔至闕見上于外朝慰勞優渥即令內官送其入院
賜以天廚法饌萬機暇時召入禁庭奏對福旨蓋師精通西竺
典及東魯諸書其與薦紳談論罪、如吐玉屑故咸鼎與之遊
至于勸辦學子務以直指心源宗說兼行机用迭發尤使學者
敬仰不置四年春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其徒二千建慶薦
法會于鍾山命師提持誓事師能重承上旨允備制規式皆
堪傳永久尋以母年老舉徑山泐公自代復還菴居五年冬
詔復建會如四年大駕臨幸詔師開揚第一美諦自公侯以

至庶僚環而聽之靡不悅服一日忽示門弟子曰吾有夙日未
了必當酬之汝等勿以世相逼我未幾示微疾謝去醫藥飲食
手書一偈委順而化矣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停龕六旬始
行荼毗之法視其貌如生數珠齒牙不壞於火設利羅無筭現
者競取之而去世壽四十有七僧臘三十一又六所度弟子某等
二十餘人嗣法上首出任名山者保寧覺慧等又二十餘人三
會語有錄謀建塔於嘉興城西翠蘭巖以其年月日崇靈骨
及不壞者藏焉師神現秀偉智辨縱橫以宗教爲已任不高私
財每得財施輒舉以給貧者嘗以楞伽經及法華經乃釋門
心要當暑時揮汗賺鈔錄以傳師既歿覺慧悲其遺行

泯、晝夜弗自寧件繫羣行爲書乞予爲塔上之銘予惟賸濟
之傳至于教照大師其道益光明盛大故其子若孫以處數十
人各主名山務識本源至今接武而奮者尚未已也如師者亦
其一人焉此無他傳授之真頓悟之正而無他岐之惑也夫塔
之有銘始于梁而尤盛於唐以爲不若是無以繫學者之思而
果先哲之行也予不敢廢此義遂自慧覺之請爲造銘曰
一真妙心兮圓同太虛達者自融兮唯塵之拘冒治冒攻兮在
靜其處禪斯有學兮汎于中土臨濟正宗兮奕葉其光傳至教
貽兮愈允厥宗叶子孫藝、兮各闡化机要使青蓮兮出于河
渠唯師之生兮孰乘願輪豈伊應真兮憫世度人學燕內外兮

卓然名家轉彼名相為德之華紺目一瞬為大法畢具見者悟之者無句之句寶華樓間為彈指即成示現世間者何經何營三藏精蘊其法益崇智以微之者談利青紅生死去來者不礙真圓者飛鴻印雪兮人跡見然塔婆新建兮下歷靈骨銘以揭之者來者是則

阿育王山廣利祥寺大千禪師照公石塔碑文

洪武六年化

宋 瀛

西方聖人示現世間百億三昧無非度門而禪是之宗莫為之館諸蓋覺性圓朗本來充滿包三界而不礙窮萬切而不昏非涉善惡了無踴晦微細調飲之士能抵諸塵剎那之頃證入一

冥境界光明殊勝與虛空同体不起不滅所以其教熾然常盛而不衰有能知之而又能遵行之者其大千師乎師諱慧照大千其字也永嘉麻氏子麻號續慶之家宜生上士父均母黃氏既誕育師寶之勝摩尼珠師自童年亦駿利倍常堅欲入道聞人誦習契經介諦曉年十五往依沙門了定于縣之瑞光院了定師從及也長者良公和為法器耶弟落為弟子明年享持犯於處之天爭蟬脫萬緣誓究大不思議事首謁晦机照公於杭之淨慈未契圓證一日閱員淨語至頭陀石擲筆峰處默識懸解流汗決背時東嶼海公以石林筆公世嫡提唱於蘇之薦巖師杖錫往謂東嶼問曰東奔西走將役何為師曰特來奉

禮爾東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於何處措足耶師抵掌於几而退東嶼知其夙有耐悟尋獲白豆及覆勸辨師如豆僚擲九龍緯空中東嶼甚嘉之遂留執侍左右師以為心法既通不閱修多羅藏無以開揚正教聳人天之聽乃主藏室于郡之萬壽及東嶼還淨慈邀師分座以表儀四眾已而無言豈公主溫之以心豈師高行復招師至處之如淨慈天層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據師子座集諸僧伽而誨之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縛禪看教未免皆為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時以德山之捧臨濟之唱亦有甚不得已爾聞者說釋而去至乙未遷四明之寶陀先是寺以攝松而廢師以訟興在乎辯唯

太迫一處之以寬慈絕非與較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所以超出身品我為佛子可不遵其教耶眾服其化寶陀僧夢一神人衣冠甚偉飛空而來僧作禮問之神人曰我從阿育王山來欲請大千師赴供耳未幾行宣政院署師住是山識者以為玄應師既至羣疑景附遠眾響臻師亦憫大法陵夷夢之誘掖不遺餘力嘗垂三闋語以驗參學其一曰山中猛虎以肉為命何故不食其子其二曰虛空無向背何緣有南北東西其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昆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此第三闋最為峻功惜未有契其机者居九年退于妙喜泉上築室曰夢庵日自號為夢世史掩閑獨處凝塵滿席不顧也洪武癸丑十

月朔名門弟子曰吾將西歸汝輩有在外者宜趣其還越七月
屬後事于住持約之裕公沐浴更衣索紙書已訖然化滅
在善提位中歷七十夏示人間壽相八十五年經三日用茶昆
法焚之牙齒眼睛及數珠不壞餘成舍利羅五色爛然約之月
造四得贊之且竭力為治喪事云師三坐道場有語錄若干卷
行世九一燈所傳一兩所潤雖淺深有殊各得分願弟子其爭
若干人得法上首某等若干人是年十二月九日其靈骨于
夢寐之後者至大也師智度冲淡機神坦邁盡則凝坐夜則兼
修淨業真積力久至于三昧不伴覺現湛然非言辭之可擬議
且服用儉約不如恒僧雖不與時俗低昂賢士大夫知其誠矣

不事矯飾多傾心為外護其遇學徒亦以率真或以事忤之而
聲色不交動出持臂扑不尚範落而指意超於言外名聞燕都
帝師被以佛德圓明廣濟之號 不少動於中初橫川珙公
入滅之年公始生及其受業又同在瑞光至于後也又同在阿
育王山君子或要之嗟夫禪定之宗至宋季而散膠滯局促無
以振振精明使直趨于覺路橫川當斯時密受天目法印持降
魔杵樹真正幢升堂入室者不翅受靈山之所付囑佛法號為
中興橫川之同門有石林者奮與某角立東西其軀化机而來
之道于斯為盛師蓋石林之諸孫也故其死生之際光明盛大
有如此者豈無自而然哉某雖不敏每以文辭為佛事今因文

要之請故歷序師之行業勒諸琬琰而復繫之以銘用勸方來
繼師而興起焉者世當有其人乎

銘曰萬緣紛紜逐物而競習以攝之矣惟禪定禪定斯何言駢
周宣淳翳盡數月輪在天初分一燈千燄交映如百鍊餘金色
逾勝師之誕生銳思絕塵萬里只人欲趨頓門片簡雖微中具
余休贊爾賜之九情盡死從抵頑師勇決其私振迅奮薊薊獅
子現出世為人澍大甘雨法雷轟震驚百里海岸孤絕潮音
吐吞與此大法珠源同流神人飛空持珎來謁孰知玄微若合
符節彼舍利羅寶塔盡為助我登機靈光晶熒翩然而歸跏坐
而滅示不壞相火中珠結生死之閑鮮孰其提坦然弗惑如人

歸廬前慘漸進後武思厲不有昭之遺則淪墜太史著銘勒石
山樊虛空有盡師道永存

明辨正宗廣慈祥師徑山和尚及公塔銘

洪武十
二年化

宋 濂

姑蘇之區山川清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那者以政辭
翰綽器為尚雖據位稱大師亦莫不皆然自宋季以迄于今
提唱達摩正傳追配先哲者惟明辨正宗廣慈祥師一人而已
師諱智及字以中蘇之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
靈夢發祥及入海雲院為童子智光日顯釋書與儒典並進其
師事之同見闍闍王清獻公都中公大賞異留居外館撫之如

已子使其親髮受具足戒師聞首家講法界現往聽之未及終章莞爾而笑曰一真法界圓同大虛但涉言辭即成勝法縱獲天雨寶花子我奚益哉遂走建業見廣智訴公于大龍翔集慶寺廣智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公起巖張潞公蕭危左丞素皆與之遊以聲詩倡酬為樂師微露文彩珠璣璧光廣智及屏公見之大驚支相延舉惟恐後師之同視聚上人訶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正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蓋燈偈可謂黃葉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喋不能答即歸海雲胸中如礙巨石日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于庭豁然有省机用彰明觸目無障師雖自慶幸然不取正有道恐涉偏執子

是執筆遊虎林升進徑山謁寂照端公自列其所證甚悉初寂照嘗以法器期師聞其言甚喜同勘辦之師隨机而答如律落秋空而免支荒原也精神森會不問一髮未幾命執侍左右以便咨叩俄遷主藏室師取三乘十二分教益溫繹之宗通說費哀、如縣江河聲光燁燁師勉諸老上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舉師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濱之民暨清淨四眾手持香華百里歡迎如見諸佛師為升座說法不翅大將樹建鼓申令發號聞者靡不畏服乙酉轉鄴剎普慈其激揚誘掖如陰教時戊戌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穆爾兼領院事延師主抗之淨慈兵燹之餘艱窘危厲人固不能堪師運量有方軌範峻整綽有

承平之遺風較之普慈君子恒謂過之丞相猶謂未盡尊師之道辛丑之秋復請住持徑山補寂照故處師亦不辭而往風動四方考德者愈眾亡賴男子瞿範日紫雲冷主庵者厭之瞿街而去赴部使者訢院之僚屬受賕誣師為通表私使者攝師問狀師了無懼色終邇有憲二府白其荒強師復還徑山紹素賤奔如戴父母至有舉極而悲泣者皇明龍興洪武癸丑詔有道浮屠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而師笑居其首以病不及對乙卯賜還寧隆山即海雲所在也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九日行荼毗法火談化成五色有氣怒人如沉水香齒牙數珠不壞遺骨紺澤顏青琉璃色室利

羅交綴于上是日其徒大均士龍等藏于所居山之隙臂益刀爪髮歸徑山卜于無等才公塔右瘞焉世壽六十八年為僧五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人師長身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庭威全嚴肅其下無敢方命故所至百廢具興熟慮事達更接引後進又如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師以為師為錫今號云師在天界時廣顯其緒論于其徒也上首弟子普慶住持道衍藉是之故自狀其行來請銘夫圓明妙性實具三千四聖六凡悉從中現諸物不得已而說經雷動蟄驚風行草偃者為明此性也諸祖不得已而忘經絕其技未直提其本根者亦明此性也性在是則道在是矣奈何道喪性乖

非惟學徒為然至于師表當世者一從事于末學曲藝之間以
資清玩其去佛祖之道蓋亦遠矣有如師者可表之以為求
南龜鏡哉師出世時穹窿山石夜走及菰普慈神降于人述師
清嚴之狀天之生師殆不偶然四會語有錄其机緣已備載之
茲不敢勒入也

銘曰華梵諸祖所了惟心函乾蓋坤開陽闔陰萬彙芒、靡不
苞括官捐全軀而局一髮夾葉相仍軌轍弗殊融通小大無礙
無拘拘數禪師神現孤篳文彩漸彰雲汎山涌一旦易處面壁
自治攝念入定如新夢緣秋葉之零飄墮庭危仰視青天一碧
萬里我性之竟證諸碩師机鋒交觸劍戟差、出世海濱人天

拱手發祥舍微白石夜走全提正印法鼓頻提以眼開者斷除
空華由其見疑轉識為智珠璣落紙亦第一義才嶽大且還使
候迎陟于南屏惟德之馨名山到五首曰復征匪私于師東南
龜鏡輕儇小夫惜不自懲、白壁何憂蒼蠅風騰波掀萬辭
嗟惜是非既昭重葭舊席昔師之去泉流哭聲今師之旋亦未
拿榮世緣已終微笑而滅談利如珠綴于紺青末學競奔曲藝
宏施胡不反觀木末在斯遺光所被千載猶淺瞻之仰之誰敢
不勉

愚庵智及禪師

徑山第五十三代愚庵智及禪師字以字別號西麓蘇之吳縣

顧氏父茂卿母周氏入海雲院為童子釋書儒典並進闕闕王
清獻公都中見之特加賞異曉臂首家講法界觀未終章逆亮
爾笑曰一真法界圓周太度但涉言辭即成剩法乃去謁廣智
于龍翔微露文采廣智大驚有嶼上人者呵曰子才俊矣若此
不思負荷大法甘作持騷奴僕乎無盡燈傳所謂黃葉飄、者
何謂也師舌噤不能答即歸海雲胸中如礙巨石踰月忽見秋
葉飛墜于庭豁然有省雖喜不自勝不敢證明眼悲沙漏執乃
走見徑山、勘辨之師應答不滯山遂命執侍久之遷主藏室
至正壬午行院舉師出世昌國隆教轉普慈未幾行省左丞相
達失公延主淨慈復陞徑山僧問語是語默是語語默向上更

有事在如何是向上事師云胡孫上樹尾連類僧問如何是省
中省師云君向滿湖我向秦問如何是省中主師云常在途中
不離家舍問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常在舍中不離途中問如何
是主中主師云橫按鐵耶全正金太平象字斬癡頑一日達失
帖驀爾丞相到方丈問爭名大室答三萬二千獅子座淨慈大
室答多少師云一塵不立相云得與麼觀體相違師揭起簾云
請丞相相繼相呵、大笑云作家宗師不勞再勘師便拈茶上堂
舉東山演祖示衆云祖師說不著諸佛看不見四面老婆心為
君通一線師云若教頭下淚滄海也須乾上堂諸方今日開爐
未免與諸人說些火爐頭話乃以拂子作吹火勢云喚作火燒

敬你不喚作大凍殺你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地水火風空
識此來數目甚分明、眼衲僧數不出也大奇烏龜錯賦壁難
向五更啼洪武癸丑 詔有道碩師十餘人集天界寺師居其
首以病不及召對 賜還參巖山即海雲也戊午八月忽示微
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其徒以遺骨藏海雲陰方爪發
歸徑山於無等才禪師塔左廬焉壽六十八臘五十一

子芳

張景人物

子芳字春谷法昌寺僧雲遊四十年不返赤學天日又十年歸
謂徒衆曰吾緣盡矣索筆書偈云負荷律紐歲無力強呻吟一
聲牽動鼻頭寒萬水萬山何處尋

南楚

張景

南楚悅禪師虎岩伏公法嗣至元初自廬山來主天寺僅以
衣衾坐具一布囊自隨寺燬住越廢之責功成還徑山未幾仍
退處吳中

了菴欲讚師真云無面目漢未描先像黑漆竹篾不可近停盡
云打得剛中痛不知被渠爬著痒只好奪來物作兩截且看老
漢有甚伎倆既就放過合如何後姓梅檀為供養柱角羚羊渡
處尋度龍門五峰上

為延聖閣中請讚

清寂

杜啟

清寂臨海人初入徑山師禮虎岩開謁古林茂公茂云雖是後
生却堪雕琢至正間主席靈岩入院上堂云石門嶽險錢閣竿
舉目分明萬仞高四十年中重到此始終不隔一線毫

悅堂顏禪師

徑山第五十四代悅堂顏禪師明州人受度於慈之寶林寺編
泰諸翁微悟心源為東嶼之正嫡焉初住崑山之東祥轉吳門
萬壽升虎林之南屏遂陟雙徑樹大法幢名聞京國遣使者再
降璽書護教賜金襴法衣藩王大臣無不肅香問道紹素雪臻
如流奔聲師還机開發多所雷被其接引後進和氣襲人其警
策生死若震雷發電黃文獻公與師為方外友得教宣敏若之

力師住持四大有四會語錄金華宋公瀝為之序

悅堂自北山歸東祥了菴聞而寄贈兼簡永懷岳雲云卷衣歸
食故山薇誰似山翁解見机養得身心同孺子自栽松竹護禪
扉一終話林居憶永懷白頭兄弟已生埋村田角落山年裡馬
來風現自偶諧二

伯慈瑋禪師

徑山第六十二代伯慈瑋禪師蘇州人通內外學師新膺徑山
之命少師姚公贈詩以勸駕馬臨化倚杖而逝
師引羅睺羅受佛誠云十方世界諸衆生念已證善遊果彼
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六凡四聖同此一性彼既如

是我何不然直酒內外皆熏一生取辦更若慈日過月是誰之
外古德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雷菴澤禪師

徑山第六十四代雷菴澤禪師蘇州人戒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向紫微僧曰忽遇客來持何
紙待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啼來

文瑋見周世昌崑山志仙釋傳

文瑋號南石崑山李氏子出家邑之紹隆菴禮智興為師嘗詢
法要於虎丘行中行仁禪師得言外旨洪武間住郡之普門遷
靈岩萬壽永樂七年住杭州之徑山少師姚廣孝習以詩云升

堂妙闢第一義細白圓繞如春熙諸天散花無路入者龍獻供
仲焉肩越四載退歸蘇之北山松院永樂某年月日無疾而逝
有續傳燈錄四會錄行於世

慈光寂照圓明利濟萬峰大禪師塔銘

沈 賢

一真法界萬象無跡妙有不有真空不空寂而常知無机不備
洞照十方含自天地故名大覺吾佛證斯開方便門示真實相
迹葉得斯破顏微笑越正法眼少林得此面壁九年與可安心
以三即一以一即三四七二三皆證此也佛相即祖相相傳
衣鉢可藏而法不容泯曹溪付與南嶽授與馬祖得百丈
海得黃檗得臨濟玄一花五葉從此而分臨濟為仰雲

門曹洞法眼濟得黃檗親傳古云臨濟正宗一十八世至高峰
妙公得雪巖欽公心印居天目山獅子巖三十年不出死關
四方從者雷動海湧鮮有昇其門者惟中峰本公溪造間奧以
得其訣通博無礙以大輝才息三教之有破六宗之執王臣慕
仰帝道益見入室弟子以數十計惟千巖長公得其法而巖得
其傳居善為伏龍山建大伽藍學徒恒數百人攪動江山名傾
宇宙齊魯燕趙秦龍關外而日本三韓八蕃羅甸交趾琉球
莫不奔走膜拜咨決惟萬峰禪師一人最為上首師諱時蔚號
萬峰温州樂清縣金氏子母鄭氏夜夢白氣亘天日時懷姙終
卯八月二十九日午時生母晚年生師雙子師得第二母欲棄

之有婢金氏鞠以為子年七歲父母俱喪忽一夜自觀白光
滿室賢思莫能知之十三歲依本縣演慶寺昇講主出家十六
歲為僧因看法華經安樂行品云在於閑處修攝其心所有省
問講主此語如何解說講曰世尊教你向山間林下結菴禪道
師聞其語不勝欣喜長時打坐兀然如癡謀曰汝非吾宗人也
全師遊方問道年十九歲更衣學禪受具足戒遊於兩浙至杭
州聞虎跑止巖和尚道譽遂往禮拜請益巖曰目甚恭禪人不
悟真性逐日區區打關過了也或三五成羣說長老如何要三
五成羣說叢林好惡一向不在己躬下做工夫若要不悟上乘
切要真參實學從頭問發一遍就付三不是公案巖云便從這

裏畫三夜三心、無間念、相續去。師得開示夜不復寐日不涉緣以經數月未得其決復回明州達達佛跡山卓居靜道正在疑細中忽聞寺中宗律師舉百大問過山云不可喚作淨瓶喚作甚麼山陽倒便行觸發疑情不覺因地一聲打破疑團直得虚空粉碎大地平沉非一切世間境界可比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此這鈍漢正好為渠三十棒本來見成何有許多周折頃曰如來眼一觀明星是長將紙作眼睛為有遠孫明悟處日輪當午豁然明自殿之後往往華頂峰無見和尚處求其決擇見問萬法歸一、歸何所師上前問訊又手而立又問如何是道師云道無可道見云不道又不道箇甚麼師云正要和尚

疑着見云疑着即錯師云不疑亦錯見便唱師亦唱見又唱師亦唱拂袖而行見云侍者、你雖悟得箇真性年紀小在未可印證你來汝且居山十年二十年我自令人來取你如其年二十六歲後回達達數載自後竟無消息師忽聞虎跑止巖和尚圓寂久時師遂往掃塔偈宿靈隱旦過忽聞方鼓主舉千巖和尚一頌云斷崖和尚春圓寂無見師前夏亦止畢竟有生還有死千巖不久也無常兩輪日月如梭過一合乾坤是磨性寄語諸方學者莫教蹉過好光時一聞便知來意一同本僧直造伏龍相見和尚繞入門便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付生具打一圓相叉手而立問答不綽得呈南泉不是怪人

心有要將心去捉心不是我心不是佛性空寬廓有何尋師允諾就命堂中第一座解不獲已電報抵頓忽一日和尚陞堂舉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師出眾震聲一喝拂袖而行和尚示偈云鬱、黃花滿日秋白雲端坐碧峰頭無賓主自輕拈出一喝千江水波流師見偈從此退職遂往蘭溪州嵩山結菴靜道奈何十方雲水交泰四海高賢皆決于巖令人持書相招前日堂中大眾問老僧首座如何不來走遣以見眾人之心歡喜老僧門下得人你如何執坐於此以知斯意師念愚魯宗無補不敢妄為擔荷大法後於壬辰三月二十四日和尚令源廣主送法衣頂相來巖云老僧袈裟一頂送與嵩山蔚長老署表叢

林之道念非諸方說法子者也呵、師得法之後因浙東四少山多不堪著眾又遭三年亢旱緣是遊錫蘇州行玩水山乃見光福鄧蔚山、水相拱龍虎盤旋來往導而玄武從臨陽合而子午正初運道場鋪舒厥志三十餘年道風遍布如谷應聲往來雲水靡間賢愚群集座下致無虛日於洪武辛酉正月十五日告眾曰吾今時節至矣大眾切莫遠去門人駭然不散後於當月付囑衣法與眾弟子門人行宗問曰和尚會中幾人得法弟子師示偈曰慈悲無念花開果熟因地分明慧寶致渴清微源、一派派千古萬古來相續付法已訖此日京都西天師父令慶侍者來報師欲以奏聞請師相見一上應答酬謝以畢明

日二十九日乙卯午時付囑門人曰如今已得酒向山間林下
鑽頭邊接引一箇半箇開揚吾道報佛恩德不可攀高樓青軒
慢下流逐利追名迷真惡道如今末法將沈汝等切勿仔細道
了結跡跡坐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果日當天
語畢而逝春秋七十九僧臘六十五夏修余龍十三日肢體渾如形
容儼若門人普鑑等取二月十三日記時奉全身瘞于院西涅槃
之衲衣蒲履錫鉢不著數處開山略無顧盼學徒皆稱菩薩不
呼名諱受化僧俗莫知其數室中舉古驗今草截根源並無剩
語可有示衆語錄送行法語不肯自傳但曰從上佛祖種一言

說句七朝宗旨、見諦後學初机略不曉從況吾居杜田話
柄乎悉付火爐門人記錄纂成文卷仍行于世門人普壽敬持
行矣勉余請銘余才輕德薄不敢汙禪師之德自念為師嗣法
弟子海身和尚座下恭學久矣況吾祖父亦受天目中峰和尚
戒諭往來不微余一日請問海身曰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
月指若獲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海身云經也
月也指也余惜然舟拍案一下云月落寒潭因而有者乃知月
指不別為經從此知師之道非凡情之所測也了知一月當天
本無標指無指恐現者不觀真月直知之言智者現之有進故
述其銘曰

天月穹窿 大道維宗 至高至妙 本乎其口
千巖一頂 卓然萬峰 夢感母娘 瑞應童叢
爰自落髮 性智圓融 一聞妙義 聲入心通
虎跑回首 歸隱遠蓬 執觸百丈 頓悟真空
靈隱逢方 道契伏龍 遍歷殊勝 罔克愜衷
相彼平江 山水之邦 蔚山秀拔 群峰頡頏
登臨一覽 終焉允臧 坎離中正 龍虎超騰
大展厥志 洪肇道場 天人擁護 聖凡讚揚
拉衆雲集 躋之塔上 援弱扶振 道念遄
寒之裘裳 飢之膏粱 汲引將來 山海梯航

維睡接跡 靡間避方 世有餘春 其道大昌
為人天師 且壽無量 八旬相好 唱說無常
庵院西隣 涅槃之陽 位正玄堂 梵喻金藏
維石昂昂 松栢蒼蒼 石爛松枯 斯增永光
若溪花城隱士海安同知沈賢樸
聖恩禪寺開山祖師萬峰蔚公傳 陳亢宗

師諱時蔚字萬峯出溫州永嘉清金氏母鄭夢儒釋二人入其寢
覺而生二子師居末適有光燭室鄭懼欲弗舉其姑保而育之
掘地中見僧報微笑作合掌態父母慶不可言使禮越之永慶
寺昇諸主為師時年十一嘗誦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

滅相忽有者遂入杭受具止巖禪師於虎跑示以南泉三不是語別入達蓬山卓著佛跡寺故址晝夜先竟巖語至是餐食一日寺主宗律師舉示滿山淨瓶公案觸可參即說偈云顛上倒老南泉累我工夫却半年當下若能親薦得如何不進臂胸拳逆往見巖詰前語獻偈云南泉正是恁人心更要將心去覓心不見心兮不是佛性天寬廓有何尋獲之華而訪無見觀公見問從何處來師云從杭州來曾見何人師云止巖和尚有何指示師云南泉三不是見云我這裡南泉三不是即不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曰從生至死皆無一又問如何是一路何處師近前叉手云不審見云且居山保守還這達蓬獨處者十餘已

而往扶龍山中謂示巖禪師初入室問將甚麼典者僧相見師豎拳頭云這里典和尚相見巖問死了曉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云涅槃生滅滅水是在風息波平月映潭巖復云莫要請益受戒麼師即掩耳而去明日復請衆祈禱師拈圓石作獻珠狀云請和尚酬價巖云不值半文錢師云瞻巖云你也瞻我也瞻師云瞻、即說偈云龍宮女子捧珠獻價值三千與大千却被傍人決破誰知不值半文錢巖顧師首座曰蔚山主頓有神僧氣味煩請歸堂比佛誕日巖上堂云今日有三種好事一者世尊降誕二者天道清明三者有大施設齋若向北三種好事上講得老僧舌頭落處日銷萬兩黃金師從西過東一手拈天一

手指地云天中天聖中聖釋迦彌勒誰後先巖云大獅子吼過也還有小獅子麼未幾復還佛跡巖遺以衣拂各一并偈一首見千巖語錄中既而移居嵩山閨九載巖三為手書和之所以愛重期待者甚厚比至請與公座尋近嵩山巖寓云汝緣在浙西可繼化導大振吾宗遂以元末己丑年入吳凡三築精藍卒之表墓鄧壽山中卓錫半山新象巖結庵居之久之四衆歸嚮乃權為大伽藍號曰聖恩自是紹素奔湊遠近雲集師隨扃導俾滿意欲初不為雕琢語故人益慕而信之一日忽沐浴更衣紹衆訣別書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果日當天遂跌坐而逝時洪武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也龕留十有三日

顏色如生傾城衆觀膜拜瞻歎其徒普壽等奉全身合二正漆菴之西岡遵治命也師貌古而清髭鬚疎秀寡緣飾千巖常稱其純粹曾撰有古人氣象凝得之矣師授垂四十年吳人無少長咸知尊慕其行嘉湖諸郡至有繪其像而事之者其生卒之辰遠通單據如其生時而傑閣重樓逾增舊觀焚修之徒數常滿百端然為一大叢林雖宿號名山盛刹者或未之能先焉巖所囑者益又驗矣師平生未嘗讀書惟以凝悟自得其形諸語默者俱能刊落浮華而一踐乎冥其徒普壽等輯為萬峰語錄一帙錄梓流行然非師志也其所度弟子若干人得法弟子若干人而勝學無念者獨號能紹其傳云

贊曰昔中峯普應因師以臨濟正宗振耀天目得其心印者弟子千巖也千巖再傳而師冥承之厥後無金學公復親受師教法之付受知太祖高皇帝龍章龍錫嘗漢昭回天目淵源遂為有托師所付得人矣嗚呼盛哉

增時蔚

陸聚

吳西山聖恩寺僧時蔚號萬峰溫州府樂清金氏子元末名僧長千巖高弟也初學成請於師出遊師謂曰汝逢汝名即往至蘇止於鄧尉山東麓曰玄墓建大蘭若初未嘗識字既起悟神乘遂能作書偈語皆可稱雄僧服而不去鬚髮有為臂有束髮

辨頭陀曲鬚表大夫之句洪武辛酉朝廷聞其名使徵之使未至之七日蔚已前知謂其徒無念曰吾與之無緣汝當召吾今去矣遂沐浴入涅槃遺金母焚屍越十三日肢體猶溫以瓦缸覆屍而葬無念入觀大被龍錫後住湖廣之九峰寺與蔚埒望焉蔚素精堪輿家學常言玄墓形勢為三龍三鳳勝絕天下下葬者多扣之蔚未常輕答也老患痰氣語其徒曰吾當服城中沈以潛藥吾與之有緣也彼在京師今夕且歸矣且往連之徒如教至沈氏則以潛初未歸也遂命又遣之徒及夜目窺其家門下待之二鼓以潛果歸聞其言異焉即往治疾既痊蔚謂曰荷君治疾無以為報有地於此請奉以為尊夫人壽域日指示

竺山後一穴稍下六尺云是雖微者至六十年後家當大發後以潛竟用以葬其母至成化間以潛諸孫屋等皆以富甲其里布政志論德壽數人相繼取科第門戶赫奕距英時恰及六十年矣予聞諸以潛未孫注者如此然留翳云之吳石室僧語竟蔚非福襲殆是偶合耳

時蔚續吳先賢諸道術第一人

劉鳳

時蔚樂清人姓金氏學其道者稱祖馬傳法於長千巖吳玄墓聚衆聚菰菹而食之或累日不進開立宗教建寺設壇授受其法甚盛名萬峰師洪武辛酉召之蔚已預和跌坐而逝使至已無及數日肢體猶溫如生

又吳齊傳

萬峰禪師蔚溫之樂清人生時母欲不舉母哺養之曰歲夜中觀白光滿室十三出家十六問界講主法華義昇和其有要全之恭學十九詣虎跑止菴未契四明州佛跡山祥坐忽聞百丈問為山淨瓶話豁然有解往華頂無見師處求決方菴問拂袖出見云欲與汝受記汝年未更居山一二十年來未晚也後又得法於伏龍千巖傳衣金繼法行錫蘇州至鄧尉山止焉道風大振遠近來集洪武辛酉正月入寂上足弟子普壽普福普堅普聰普持普華普榮蓋千巖和尚傳自中峯本自高峰妙公高峰臨濟之十八世元之季宗門未墜世主亦極崇祀之未若

今之替也

長洲萬壽寺禪居仁禪師傳

釋大音

蘇之長洲東北二里萬壽禪寺晉義熙中沙門法悟自西域至中夏以念佛三昧化導吳中為建寧寺院祥符二年訪更今額元季寺內大亂寺為兵燹洪武癸丑蒲圻魏君觀來為郡周顧廢址蹙額而言曰是刹之妖不得名浮屠為是以起之行中禪師乃寂照和尚世適今住虎丘德涵道隆內外之學兼至中興之責庶其在茲乎使者致書幣九三往而後應之居未久如殷者獻諸壯者獻力丹腹眩爛厥事告成退處於松林蘭若風聲益尊儕輩不敢道名咸稱松林和尚云師本番陽人姓吳名至

仁字行中自號澹居士又號照怡子父仲華為江州廣文師生五載其親俾侍州之報恩寺真純牧公七歲得度自幼識見起類迥異嘗見西土指空上人赴吳宗名便道慈報見見師與歡曰吾世人天師也同授以毘尼及摩利支天咒法囑令恭原史于獲徑史視師軒渠一笑遂失晨尼師壇更叱曰教堂去一昔又見吏問爾何處人師曰番陽人吏曰番陽湖闊多少師展手作量勢更曰不是不是師曰合取臭口遂由侍香尋掌外記更喜謂曰仁書記虎而翼者也瑞世新之德華越之雲頂崇報吳之萬壽師嘗室中拈木梳子問僧云這個是什麼僧云也知和尚老婆心切師拂梳子于地僧擬議師便喝出上堂禪性無生

離生禪想禪性無住離住禪宗五臺山上雲蒸舒佛鉢皆前豹最天利竿頭上煎鉗子三箇胡蝶夜簸錢師夢通儒經尤處於易發為辭章嚴簡而有法務在匡宗不以此自多虞文靖公見師黃州蘇文忠公祠記曰文言謹真有西漢風張路公嘗以詩寄師有今代蘇仁吏高風播海涯之句宋學士稱之曰虎丘尊者名浮屠見性炯若摩尼珠國朝洪武初皇上以鬼神之理名師以佛旨為書而對上大悅晚歲養閑松林十五年三月忽示疾十九日有同參如愚仲至訊曰師行以至矣諸子在旁益不勝一言為未後訓乎師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曰與師諦及五十秋矣此別直指淨土相見師厲聲曰盡大千

界是個淨土何處不相見良久索紙書偈已泊然而逝世緣七十四僧臘六十七有嗣法弟子指納秀

進好香 義尚直編

釋景隆

虎丘行中仁禪師凡得沈檀異香則以小盒貯之置於大香盒中每旦持以行香至世尊前於小盒中另取好香一炷進之除外不復他用客至惟焚常香而已

祖庭古拙後禪師傳

古拙禪師生緣松陵之柳塘因母持淨戒出胎不知有腥血六歲出就外傳不樂書與習法華經一文一禮至十歲日誦一郭年十三思脫世界子夜踰閭投城越州日鑄寺者二載獲祠

部披荆登壇受具足戒發大乘志首謁石屋師授以父母未生時面目提撕多涕淚無聊又二載往叩三衢彌牧禪師從前審數乃示履踐畫則經行夜則趺坐歷々惺々明々寂々如秋月寒潭光凝一片又如鏡壁銀山淨忘進止工夫雖得入教思心不能磨商泰古梅老人長遠肺腑靜境俱失及拜起即欲供通痛以竹篾趁出如是三度被撻遂結三月恭至故里立限三週不語過午不食晨昏不寢冬夏不潔日念遠廢太師壁現九載方獲及第更發猛厲續燃三指每一指限三年疊三成九切磨滅入塵垢自消我光阻礙廊然暫地行詣白雲菴當執不讓法戰所契留為千僧首時年二十八矣鐘風普布恭徒曠集逆

迹跡下山留偈奉別大人云半載相依唱祖机几番談道奉天威出山便執歸時路又是重我眼上眉霜光岩壑三十餘稔如聲若啞問謝古旨有平生最愛限岩谷三十餘年懶扶迎之句洪武間奉旨到繁昌一日剃度千人衆請東廬山開堂普說發四顧文師云禪之一字亦是強名云何曰春在性而已擬議即乖開口即錯既不可道何以名禪可道又不可道又不可道是恰倒漢若向這裡細索分明便見一生參學事畢若是發心不真志不猛厲這處經冬那處過夏今日進前明日退後又々摸床不着便道越若無靈驗却向外邊記一肚抄一部如真糟瓮柑似是這般野狐精直饒孫勒下世與生死甚干涉直正道

流若要脫生死須透祖思闕祖闕透生死脫不是說了便休要將從上諸祖做個樣子趙州老人四十餘年不雜用心為甚麼事長慶棲公坐破蒲團七個為甚麼事看巖老師四十年方成一片為甚麼事乃至歷代真寔踐履超羣苦志為甚麼事我今日口喃喃地引古驗今為甚麼事諸禪德既有從上不惜身命積功累德妙語親證底樣子何不發大勇猛起大精進對三簞前淡發重願坐死不明祖關不透普不下山如是發願之後截斷千差路頭不與萬法為侶向長連床上七尺單頭高挂鉢囊壁立千仞寬立限期危下手腳盡此一生成教撒去若辨此心決不相瞞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無念傳

釋明河

無念學公德安陳氏子九歲出家禮無極和尚為師東遊姑蘇見萬峰蔚禪師一喝下頰首萬峰出法衣說偈送之歸寶林寺道聲藹著遠近翕然宗之寶林當四會之衝天兵征陳友諒寺燬繼流盡散惟學一人守之荒墟蓬棘半影數年暨我聖祖削平僭偽存有四海偃章崇文李興吾教學有後創之志焉於是善信雲集向化風從不三四年寶林復興金碧掩映如化樂天宮矣洪武十五年孝慈皇后陟天廷蕭建大會集千僧於洪山學在焉王見而異之遂留邸館建九峰寺居之學具福德相行慈悲行人見之竟消故有不言而化者是能倡大緣舉大

刹皆一呼而應成之，易如掇之也。當道者薦于朝，聖祖召見便殿，命坐應對稱上意，禮遇隆渥，欲留主京，剏月靡弗受。厚賜遣中官送還，二十九年再遣中官奉御製懷僧詩文一軸，松花笑各一器至山，諭慰彌至。勅曰：前者僧無念戒行精於皎月，定慧穩若巍山，邇來一見，去此常懷之不已。遣人就見，特以松花供之，燕以持勞之云。又賜僧無念九歲出家，詩學皆如韻和之以上。上覽之大悅，自是深信吾道，頗亦有刑寬法矣。永樂四年示教，閱世八十有一，城全身於九峰獅子巖之陽。

無念

蔡越德傳略

無念字勝學，廬山人。九歲出家，不識字。參荊州無聞和尚，開示公案，後入嵩山，住靜影堂。一袖不沾席，屢不出戶。一日豁然有省，曰：歸訪者宿東抵吳泰時，蔚一見機語相契。後高皇帝召至，奉天殿賜坐。上問法要，念進偈曰：萬机之暇，究竟真玄。百草邊頭，佛祖祥毛。孔偏舍塵刹，土毫端現出性中天。定迴坐看雲橫谷，行樂閒觀石湧泉。林下衲僧何以報，祝延聖壽億千年。上悅，賜以御製詩文。雙王慕之，延居武昌九峰寺。

寶藏普持禪師臨濟第二十二世

釋弘忍

寶藏普持禪師嵩峰嗣住聖恩為二世萬峰禪師付法與師偕

云大愚肋下痛還奉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窟中獅子燈續前古今傳

虛白慧思禪師臨濟第二十三世

釋弘忍

東明虛白慧思禪師寶藏嗣年十四於丹陽妙覺寺禮湛然師落髮受戒。春雪間松隱叩其心印，然未心肯，自誓若不徹証，不巳。曰：祥定六日出定，舉者觀松數然有省。尋還蘇之玄墓聖恩寺，見果林和尚針芥相授，復指示見寶藏持禪師且陳悟目。藏叱之曰：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那得泊在這裡？師遂親炙座下。藏一日問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藏呵曰：汝在此許多時，還作這個見解？師乃發憤，必獲食

至第二夜，著義徹法源底，遂呈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箇中誰是主，扶桑陽出一輪紅。藏笑曰：雖然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既至，其理自彰。

杭州東明寺虛白思禪師

釋大香

古杭安溪慧思禪師字虛白，曰晝夜無睡，坐若鎮懺，諸方目之曰鐵脊。其先湖廣人也，姓王氏，父為丹陽稅課司副使，遂家焉。母黃氏方娠，一夕夢僧頂白入門，及產有異質，驚悟不凡。經書富目，成誦七歲，夢坐稠人中，捧塵玄論，醒以告母，曰：此高僧授法象也。他日令汝出家。年十四，禮邑之妙覺寺湛然長老為師。湛問曰：汝為何事？答曰：志願作佛。湛奇之，為淨髮受戒，服承

三載湛轉江西疎山住持開松隱唱道雲間即往皆叩得丹心
印偶至一小菴自誓曰我今若不徹證決不復回遂禪定六月
方安詳而起舉目觸松豁然有省尋至表墓山見果林榮公針
芥相入指謂寶藏持具陳情曰即斥之曰佛法如大海轉入轉
深那理泊在由是親炙座下一日問師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云何為師向前問訊更手而立持起曰汝在此許多時還作這
個見解師乃發憤至忘寢食次日暮起得徹源底呈以偈曰一
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踪借問箇中誰是主扶桑湧出
一輪紅持笑曰然雖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
別去至千歲岩登平山桂子堂結期滿千日時慶圓律戊子安

溪住靜一往擲閱三十餘漢道行弘傳繼素奔向誨迪獎厲未
嘗少倦有疑而決者折以片言莫不泠然有解學徒恒集數百
人目所居淺隘遂拓基營繕不二年開殿堂禪室才丈鐘樓庫
司庖廡所耳畢備遂成一大叢刹宣德乙卯賜額東明祥寺復
為度僧俾奉香火已未整以獻施義餘重建淨慈大雄殿辛酉
六月二十七日命齊僧衆、知師意禮請出偈師曰一大藏教
無人看者爭得這幾句閑言話至二十九日晨興言別疊跌而
逝停龕七日形容如故火燭獲舍利如白珠者無數葬于山之
東塢而塔焉住世七十僧夏五十五弟子僅百人傳戒諸益者
數萬餘得真祖意乃海舟慈林咬人蓋師平昔隨机設變應病

發藥若遇初根則怡言輕色使人醉心快意于春風和煦中也
及勸宿學務必推窮極奧毫髮不容虛假苟有果於道者則解
衣推食而勉至之雖屠獵之屬遇緣訓導無不改惡遷善惟其
道力純周解行兼全自肩宗旨志在利生故能致人信向皈順
之如是也海舟慈公得授心印

古道月江淨祥師傳

釋大香

西天月山高峰下七世孫古道淨祥師者乃古杭東明寺邑公
得法弟子也師名覺淨號月江姑蘇雙陽人姓沈母趙氏十五
歲出家張敬古地師座下受念佛公案永樂壬寅泰蕪城峴山
大宗其壽、曰水淺不能容泊杭有明眼人在師入錢塘古道

山謁東明且祥師一語契合由入弟子列宣德己酉被緇受具
足戒既而長干祖堂期坐二年復還古道師問明曰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明曰那里學得來師曰过里來明大喝師亦喝明擊
以祥板曰打的在这里不打在甚處師曰打的也在在这里
不打的也在在这里明曰這漢這佛做竟但末是結果在師辭進
天目山居活埋菴三年太子庵六年賦醉不沾枕簟不御日惟
一粥歲惟一衲空、酒、邊解世緣或遊或息亦無定在也天
順至苦城小鴻里清夏幽靜適與周居士道堅祥會相孚蘭言
並真遂駐錫水心院焉有閑居士委順師歷二十餘稔道行精
峻高風攸著非顯非晦任去任由弗吝異以擅名弗耀彩以神

故無彷彿證人莫窺其微際所至惟請法者雲聚焉成化己亥正月十九日示門人道林曰吾往矣有事在爾一衣一盂此正法眼藏也慎之且唱云我有一項衣古道山中子七十九年來從此了生死混跡入山中莫見鋒芒事偈已坐逝世壽七十九僧臘五十一四衆皇七如赤子之失慈母因謀立塔以瘞靈骨焉

空谷隆禪師自製塔銘

生事元英崇之以祀孔子之教也死而火化安葬骨塔釋迦之教也古今依教莫不皆然余生姑蘇洞庭龜山陳氏父字顯宗號月潭處士母金氏余諱景隆字祖庭號空谷生於洪武癸酉

七月十二日永樂壬辰從弁山白蓮懶雲和尚受學恭祥湖海禪伯古拙和尚輩莫不恭扣雖以家居恭究不替庚子歲許令出家從虎丘先師石菴和尚收為行童洪熙乙巳結牒為僧宣德二年從抗貽慶寺宗師得具戒六年先師膺薦住持抗之靈隱遂同至矣七年往天目山礼高峰塔懋錫一載魁若恭究忽有省舍懶雲和尚時在海昌淨妙遊造之剎露心法懶雲大喜九年靈隱先師圓寂矣閑維欽旨葬于本山造骨塔并塔院奉祀有年今老且病死日在通思無餘地以葬遺旨遂承佃錢塘縣尉司上扇第二番修吉山下沈敦元佃官地一段為墳地葬骨塔蓋墳屋居之持齋餘年名其屋曰正傳塔院嗚呼生死一

夢骨塔蓋為蓋表佛法流芳灵踪不斷即幻明真以致佛祖命脉源遠流長矣幻身雖滅佛性不遷後之來者見峯塔峻峭峰巒蒼翠鳥鳴喬木衆渴幽巖不馳外境不執內心盡忘憂惡陶然泰和始知法界為身虛空為口萬象為舌晝夜說禪未嘗間歇於此見得明透得徹如醉方醒廓然領悟便見佛祖不曾涅槃老僧不曾圓寂大圓鏡中觀面相見西來祖意兩手分付如古師嗣雲門青師嗣太陽無前後無去來大千沙界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懶雲和尚是景隆受業師之受業師景隆心法受印可於懶雲即南極安禪師也得臨濟正傳二十世師上沂天真則無極源雪巖欽前後嗣法亦無定

現前嗣後者阿誰嗣迦葉後嗣前者興化嗣臨濟理晉古今諸實為至

銘曰廓周法界空蕩無涯羣靈昇降恒無已時佛祖垂應為導為師夙膺微幸值斯化儀不若弘道隨力所宜卒於武林骨室山崖窈窕其安山同壽期以幻歸幻有為無為成住壞空斯道恒亮正統九年春景隆五十二歲著

大明空谷隆禪師

釋祿宏

師諱景隆字祖庭號空谷姑蘇洞庭龜山陳氏子父月潭居士母金氏生於洪武癸酉七月十二日為童時不茹葷蔬坐若祥定永樂壬辰從弁山白蓮懶雲和尚受學恭祥雖家居而湖海

祥伯如古拙和尚草靡不恭謂庚子出家虎丘宣德二年詣杭
州昭慶受戒依師住靈隱七年往天目礼祖塔禮錫一載刻
苦恭究忽有省因造懶雲刻露雲印可之懶雲臨下二十四
世也師所著有空谷集三十卷心宗洞達机辨峻拔儒釋通貫
事理交融大理鄉吳公誌之師存年五十二時自作塔銘於武
林西湖之修古山院名正傳有正傳十景之咏在集

右出續武林西湖高僧事略

碧岩空谷隆禪師傳

釋大香

師自製塔銘云洪武癸酉七月十二日生姑蘇洞庭山陳氏
父字顯宗母金氏師名景隆字祖庭別號空谷永樂間年十九

遇信心銘證道歌起然省會力求去家恭歷南極古拙二老人
及金陵南楚兩浙知識所有開發俱不愜意仍處俗從傳灯中
上古祖師机用研究一心不替洪熙乙巳虎丘石庵師叔為行
童給牒披緇宣德二年得具戒于昭慶寺之宇宗師六年石庵
薦薦住持抗之靈隱師遂同赴七年嘗天目山礼高峰塔禮息
周星冠苦体先忽有省合懶雲和尚時在海昌淨妙造造之刻
露心法雲為欣荷九年靈隱師歸寂矣聞維歎骨塔于本山并
塔院奉祀養道有年吳興十山之碧岩禪寺乃師之道場也山
水遠秀為東南首冠師嘗示恭徒曰禪宗厥旨是轉迷成悟之
要道也是明心見性之妙訣也是超凡入聖之關鍵也自宋末

至于今日師法不遠恭徒報器亦為下者更壞妙訣死法傳流
無絕自縛本是活人縛作死漢做作規矩提死話頭執倚偏邪
無由開悟嗟夫是山會上別傳心法起出功用大解脫法門也
要在妙悟豈局規模老僧今日不用提話頭不用恭公案先要
識破此身空花幻影不越百年安可溺於世情埋沒靈明覺性
隨逐妄緣汨沒生死六道循環不能超出既知此患盡情放下
更不當心惟今默自思惟我今惡善思惡怕熱怕寒知飢知渴
者心也自有幻身此心存活死了燒了何處安身只思此二句
其餘言語知得便了不須記憶但於行住坐卧靜鬧間忙苦樂
逆順一切時中唯自思惟死了燒了何處安身忽然識得自會

做人自知入道切須穩重窮究未後一句始到年關始為了事
人也涵養此道如百煉精金更無文也還番方便接引後人是
為報佛恩德正統九年師五十有二於錢塘修古山為墳地葬
骨塔居嘗持齋署其屋曰正傳塔院後手叙曰嗚呼生死一夢
骨塔真為蓋表佛法流芳靈踪不斷即幻明真以致佛祖命脉
源遠流長矣幻身雖滅佛性不遷後之來者見窅塔峻峰峰出
蒼翠鳥鳴出谷泉湧幽岩不馳外境不執內心盡忘愛惡陶然
泰和始知法界為身虛空為口晝夜說禪未嘗間歇於此見得
明透得徹如醉後醒廓然領悟便見佛祖不曾涅槃老僧不曾
圓寂大圓鏡裡觀面相見西來祖意兩手分付如古師嗣雪門

青師嗣大陽無前後無去來大千沙界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頓悟和尚是景隆受業師之受業師景隆心法受印可於懶雲即南極安祥師也得臨濟正傳二十四世師上溯天真則無極源雪岩欽前後嗣法亦無定規前嗣後者阿難嗣也某後嗣前者具化嗣臨濟理貫古今詰矣為甚乃答問本源時年七十四矣所著有尚直尚理編二卷空谷集三十卷心宗洞達机辨峻逸儒釋兼貫事理兼融其遺誠子孫規列若干條在集有云居山共住只須三四人多則彼我喧囂不終道業佛法在乎正氣不在典盛一味着緣本分閑淡寂寥克明大道報實恩有皆可為後人鑑師有嗣法弟子如登字輩

莽往嘉禾真如寺

景隆

釋曾文

景隆字祖庭號空谷姓陳氏吳洞庭山人從南極安祥師修學東戒見重於世正統間居杭之修志山二十餘年慈德彰光蕭然物外終于住所有集三十卷行于世

海舟普慈禪師畧傳

海舟普慈禪師蘇之常熟人姓錢世宗儒業出家於破山初至慧日寺瞻講擇嚴至但有言說都無笑義處乃曰言說今日愈多矣遂歸日夜閒經尋思笑義面顏日悴有居士問曰師顏色有病師云佛法不明故爾非病也士曰佛法不明何不往府中

鄧尉山間取萬峰和尚去師聞欣然便詣鄧尉見萬峰問曰沙彌何來師禮拜起曰常熟峰曰到此何為師舉前語再拜求示峰便摩頭兩捧攔背一踏以脚兩踏曰只這是笑義師有者起曰只好只好大費和尚心力峰笑而許之付以偈曰龜毛付囑與兒孫免角拈來要問律一喝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又曰子當匿跡道持莫輕為人師範師自以為得乃結廬於洞庭山塢廿有九年一日僧至師問曰上座何處來曰安溪曰安溪有人廬曰有虛白和尚說法不異高峰曰是誰弟子曰寶藏曰有甚言句僧舉室中驗人語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三藏不是法是甚麼下語者皆不要舉畢復問師曰參寶藏師曰我

與寶藏同參高峰僧曰當日有何可見遂隱示此就再不令人去師曰問但有言說都無笑義峰便打我從此得悟僧曰請言得之何以師曰但要人知痛痒的是笑義是妙心言說盡屬皮毛僧笑曰若提此見解生死尚未了何得云悟未了、不見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耶師遂有疑曰彼處眾中有真大徹者唐僧云無師即棄庵渡湖性安溪詣東明適有人談語師至問前問明曰今日新是甚麼滋味明白到口方知說即連笑師曰如何是到口味明即打滅灯曰識得燈光何處著滋味即到口師無語次日黎明達侍者請師即至明問曰曾見人否師笑曰見只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日假使親見釋迦依然是箇俗

漢但說何姑師曰萬峰明日為叙先後耶為佛法耶若叙先後
萬峰合下有千人若論佛法老闍黎佛法未夢見在何驚之有
若親見萬峰、即今在甚麼處師面未周然明曰若如此不
曾見萬峰師跡客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偶值香燈絕斷墮地忽
然大悟詣闕前呈悟由明曰老闍黎承嗣萬峰去師曰白公為
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峰明乃笑遂集眾出闍黎座曰瞿曇有意
向誰傳迦葉無端開咲顏到此豈差七佛長文珠面赤也然
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費唾涎幸得海公忘我、濟宗一
脉續綿、乃擲下拄杖云千劫擔子才全付主要如今拄杖談
以拂子擊三下、座師即入方丈謝明日老僧不出月去也

至廿七夜辭眾廿九日示寂師仍欲還歸洞庭四眾苦留乃紐
其席萬峰忌日師拈香指其曰我幾渡教你竟裡幸是普慈若
是別人不可教也茲此辦香堪酬接引唱一唱云只笑你護短
改頭師佛法當人惜辰坐具孔耳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供養來
明長老一片赤心親筆余余洞庭宗源連唱唱云一言豈盡
普慈心千古兒孫贊報恩又拈香云此瓣香供養昔日師僧指
南之力若不蒙師何由今日他日到來拄杖三十與有一塔報
不報之恩唱一唱云受恩深處便為家有乳方知是阿娘禮拜
起說偈曰源頭只在唱中存三要三玄四主賓五棒當人言下
會四料還須句裡明末後真机死活句箇中消息在師承碑形

彭骨剛師德持此後心報佛恩勵哭歸方大昭示寂說偈曰九
十六年於世七十四載為僧中間多少諸執一見東明消殞以
拂子打○云釋迦至我六十二世有不可數者和尚又打○云
多向者裏安身咄乃振筆而逝在景泰元年全身塔於東明左
側得法十二人

無聞聰禪師

釋弘聖

臨濟第二十七世闍子嶺無聞明聰禪師天奇瑞嗣邵武光澤
縣人也俗姓吳吳氏持誕師前一少有病僧告宿吳氏辭之
夜半遂生師而病僧亦以是少止於道上里人咸謂此僧再來
也師生三歲父母繼亡外祖憐而收養之未期年外祖亦死舅

氏以師命孤苦乃送且隱菴為僧十七得度二十受具精毘尼
兼修止觀深究唯識等論同學皆敬之一日遊百大山逢一老
宿問師曰大通智勝佛十剎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
此理如何師乃依文講之老宿詬罵而去師從此疑情頓發念
、改、經五文載一日聞馬嘶驚然大悟乃曰如斯之事如來
明見無有錯謬遂編卷知識至第三十三卷、天奇瑞和尚修
禮拜奇便打師曰某甲適來草、觸忤和尚奇曰老僧今日破
上座勘破師曰和尚是在世忘世在念忘念某甲豈能勘破奇
曰在世忘世是如何師曰了物非物奇曰在念忘念是如何師
曰於心無心奇曰心物俱忘是如何師曰華山高峻太行峨奇

曰教壞人家男女者惟汝一人乃服勤五祀祀辭奇付以得曰
破情、破、還情絕跡無私精內精知是個中今不識盡氣方
付與仁行師逆住隨州閬子猶龍衆寺為開山第一世焉於隆
慶六年禮虎丘隆祖塔寓姑蘇大慈寺虛堂查居士等請陞座
師拈香云此一瓣香非陰陽氣育亦非宇宙中生藝向妙中祝
東震旦中 大明皇帝聖躬萬歲、萬、歲頌四海清寧兆
民樂光輝之天五嶽鍾靈大地沾唐虞之瑞次拈天奇瑞和尚
香教衣就座開導畢乃舉中天竺有出家外道馬鳴者世智辯
聰善通言論唱言若諸比丘能與論議可打撻撻如其不能不
足公打撻撻受人供養時長老脇到彼國言但鳴撻撻設彼來

者吾自對之即鳴撻撻馬鳴即問今日何故打此木耶答言北
方有長老沙門來鳴撻撻馬鳴問言欲論義耶答曰然於是廣
搆論場大衆雲集而至長老脇云吾既年邁況從遠來又先在
此座理應先語馬鳴曰可爾現汝所說吾盡當破長老脇即言
當今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士豐樂無諸災患馬鳴默然不知
所言論法無對即墮首處伏為弟子剃除鬚髮度為沙彌受具
足戒今日無聞長老不鳴虛堂居士撻撻亦不論義亦不與虛
堂居士剃鬚髮為沙彌受具足戒諸大衆知會麼如若不知不
會再引葛藤有僧請忠國師論義國師曰立了也僧問措國師
喝出曰非公境界今日虛堂若與無聞長老論義我則曰了

也虛堂笑出門去我則曰是公境界諸大衆我與忠國師是同
是別大衆點然良久師咄曰非諸公境界道南居士出衆曰畢
竟甚麼人境界師曰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者聞
必不教信擲下排子下座

一晚虛堂居士問祖、相傳之道何等人可以授之師曰唯頓
悟者傳之士進曰何法得悟師曰只一句無味話頭曰何為無
味話頭師曰有味謂之有理善即教也無味者不可解說極無
理路如麻三斤乾屎橛等謂之無味話頭無容下度講論但使
人參透於十二時中疑之又疑來來去去如到萬仞石壁下左
有大坑石陷溪澗後復虎至前無路上如何出身可避虎難思

出路相似畢竟要脫虎口乃方安樂恭此話頭亦復如是、
用工必有一日豁然大悟一切諸法皆自胸中流出如海如江
難測難量果日當空無處不照到此地位佛氏真子孫法門真
棟梁虛堂若肯如是參究畢竟有此一日虛堂曰公案我莫未
參但每思一息不來不知此能言者向何處去忽一思起過身
似大拗悶心頭難過五六日間如痴若呆想欲丟又丟不去展
轉梗在心裏又放不下時、又想起飲食惟一飽便在滋味
不知鹹淡我有此癖今遇我師云大慈悲開方便門明指祖見
入路知此死歸何處師喚虛堂、應諾師曰會麼士曰不會
師驚扭居士鼻曰再道不會若士當時通身汗下曰我會也師

曰會個什麼士曰光、山石上淙、水流出師攔胸扭住曰除却石頭流水再道一句士曰和尚代祖恩道一句使得師曰汝道會也為甚老僧代汝道連道士便掌師把士一推倒地尋杖欲打士笑曰尋來打人不是好手師曰老僧今日失利我三十年來不曾被人折用誰知今日被這老賊箭盡弓折士拜曰師一推却似千觔石塊拋向大洋海裏驚得東海龍王作風掀浪連累多少人蓬倒拖折師曰既如是非第二人境界是為自證三昧以後似啞子得夢啼、只自好笑去士曰和尚大慈開示我等乞弟弟子咸僧師曰汝既信此無疑有靈鑑可憑若欲為僧亦是名根未了汝不聞古人云佛之一字尚不喜聞何有

為僧為俗之名乎但於同類化引亦可謂佛子矣况汝衰邁縱隨僧數佛法住持不久且立願將來再生未遲士復啟曰和尚荷天奇老祖之命有授一人名却未付人恐斷佛祖慧命奈何師曰佛祖之道隨世顯晦衰隆替曰緣亦有定分此際唯以用心亦一毫不能加損于其間奚急求嗣故庸俗所為倘授非法器縱百千傳何益上祖反懷宗門然而我已付傳達者識有懸記大振吾宗久遠不墜者此人也士曰識記可得聞乎師曰子自然知他月語之象居士拜曰乞開示象等種一善因師何怪法師曰非吾怪也言與象識識曰此法兩人真可授汝若獨泛月池心密藏、密誰能解一日本頭顛倒生即此四句因果

灑然五代已前明然定在吾何用心乎成祖之人預已知其人矣象等再拜而退

連觀可祥師傳

釋大香

師名真可字達觀自號皮球子門人謚曰紫柏尊者俗姓沈氏居楓江之太湖甘夢異人授以鮮衣覺而香溢篋內遂懷娠生五月不語時見巨人跡見於庭下一日有僧踵其門摩頂謂曰之子釋俗宜其天人師語畢應去師即能言庭下之跡自此示現矣髫年不好弄不波流俗不喜近婦人十七杖笑起討至金馬大兩通值虎丘僧明覺以蓋蔽之曰要其魁特不群也歸晚甚相得聞夜課八十八偈名號頃興愉快晨起飽素設供禮覺

刈髮六時趺坐遂為常律年二十受具之武塘景德寺掩關三載行泰知識究明大事偶開僧誦張拙秀才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起向真如亦是邪師曰錯也當云方無病不是邪僧曰你錯他錯師大疑之每至所止書二語于座隅條理淹滯顏面腫 忽辭次有 嘆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會安用如何、住匡山白雲厓窮相與著北遊臺山有尊宿坐空岩中師作札問一念未生時何如宿壁一指問既生後如何宿展两手師于言下領旨入京謁遍融禪師融問從何來曰江南融曰來此作麼曰習講曰習講作麼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融曰你須清淨說法曰只今不染一塵融命侍者號師道服施

傍僧顧謂師曰脫了一層還一層師遂挂搭者十年時某甲某拂少室上堂演習評唱以言句為心印以怕子為真傳師見而之曰西來意固如是耶即南還至嘉禾有塔殿寺為長水璠法師疏經處璠為院主師有詩序之曰萬花叢裡盡樓新玉女凭闌天上春一片清光簾外月夜溪曾駐坐禪人乃屬陸太宰外護得復阿練若師引臂探血大書一聯於禪堂曰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猶益真修師念大藏卷帙浩繁殊才不能力致欲梓方冊便于流現即有議者謂當自任同時有僧道開陸先祖馮夢綽曾同亨翼汝璠吳用先等網羅之貯板于徑山之寂照庵仍過吳門省下髮師明覺、已蓄髮賣藥

市中師假疾于舟次命覺診視及至師為流涕曰爾何至于此耶今且素何覺曰惟命是從師為剃髮載之長往覺及就弟子列至金沙書法華經以報二親西遊峨嵋由三晉歷關中踐持道礼普賢大士順流下瞿唐過荆襄一登太和駐錫巨阜重建歸宗故址自饒公山北上挾閭石經遺跡經乃晉琬公慮三災壞及正法石刻藏經銅之岩洞山以經顯時琬公塔院高明所有師復之啟石室佛座獲一寶函中有古佛舍利若干出視光燭林森通 慈聖太后命近侍致齋供及紫伽黎師以偈辭曰自慚貧骨難披紫袈與高人福更增日請舍利進宮三日修教出帑金重固於石窟師住持潭柘寺居常礼佛方就食倉卒客

至談未竟不覺舉筋白和事曰今有犯戒者全爾痛責三十棒輕則倍之言畢自伏佛前受責如數兩肢若聚墨乃云眾生無始習氣如油入麵竿不可拔剪折情不痛未易調伏也向寓天目山之中雲菴緣夢中不能作主命侍者痛棒二十餘是魁屬未易改惡庚子曹溪還欲修五燈會元值礦稅便道慨然入京有町為也少選妖書展發從眾罹難及金吾誅鉤但對云礦稅不止則我教世一大自傳灯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自遂還獄執政致致非法師曰世道若長久住奚為素谷跌坐而逝世壽六十一法臘四十有四真靈骨于徑山之文殊臺師秉金剛心以大法為已任四十餘年脇不契席恒持昆舍浮佛半偈曰假借

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每示人曰吾持二十餘年已熟句半若熟二句生死了然矣師氣宇雄毅面色嚴冷皈依甚夥不假常情即欲求于捧下然性耽山水雲行鳥飛服無餘衣若無常所近代禪流之對觀者 神宗數信大乘手書金剛般若經偶汗下清帝疑當易遣近區曾之于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 上覽之大悅

無已生傳

釋真可

無已生自言生于青草灘、即姑蘇之松陵今之吳江也予從無已生遊甚久每於無已行處所忽之間音聲笑貌之際與夫習氣動靜徐而察之似非青草灘人蓋無已受性超放不耐世

世俗於習俗純聖了不相拘于常規之無已。笑曰子莫不檢名而審矣。耶名檢則笑審矣。審則名不虛名不虛名即主也。主即審也。物與我皆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倘不達此則何往而非有待乎。夫有待則有累。則孔數不待鑒而不可勝數矣。子嘗歷觀有待之大。縣不出乎地水火風空見七大而已。如以自心觀七大則七大有名而無實矣。方此之時且問子大火聚中為吾得一華眉毛出乎子曰不能無已。舍然大笑曰子聞龍樹有頌乎。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即此現之有生則有我有。我始有物脫求以名實之相外名則無矣。外實則無名。吾故曰審即主也。主即審也。審即主則

主未嘗主。即審則審未嘗審。主未嘗主。審未嘗審。則我與物與我不待現空而始蕩然也。故曰會萬物歸於已者其惟聖人乎。如人有已則物豈可會乎。如物有物則物亦不受會也。所以有待顯而無待隱矣。無待既隱則地以堅為孔。隙水以濕為孔。隙火以暖為孔。隙風以動為孔。隙空以形為孔。隙見以聰為孔。隙識以分別為孔。隙皆不得無已。要者也。如以自心觀此七者則地未嘗堅。水未嘗濕。火未嘗暖。風未嘗動。空未嘗無形。見未嘗顯。識未嘗分別。若然者謂七為一可也。謂一為七可也。七若可一則七未嘗七。有待隱而無待顯矣。一若可七則一未嘗一。無待隱而有待顯矣。吾以是知有待與無待初皆無性也。如

曹溪佛性無常諸法有常之說亦此謂乎。故吾以自心觀九竅與六根。我笑未常有也。然九竅六根不妨用而不廢。我笑未嘗無也。有無路窮九聖情斷。子謂我有已。要可乎。如木生也。直人生也。靜直則無私。無私則無我。靜則無機。無機則本虛。則靈。則妙。既妙矣。有已。要可也。無已。要可也。雖然莊生謂七竅鑿而混沌死。吾則曰孔數鑿而已。要形所以鈎索得而初之矣。今吾一受形之後六根九竅已具太多。於是乎聲色鈎索并外好惡鈎索於內。吾本無已。要者始不得自繇矣。故以無已字我者。庶借其名而鞭我後也。子亦何疑而察。我耶。子聞無已之義乃稽首謝。不知之罪無已曰罪本無性何謝之有。我子不知若而退。

卷燕雜記內第二百十二條

陸啟滋

達觀和尚回首獄中作開鈴偈云。誰是鈴。誰是開端坐而化。遺像供石鐙。菴自題云。騎虎而來。騎虎而還。是誰起倒。嘉福書山。

無幻禪師行狀

釋慧廣

師諱性冲。號古湛。永郡秀水人。俗姓張。育之夕母卜氏夢橋上。一雞飛而冲天。目名曰橋。要時每啼不止。唯以供具列於前。即輟。卅歲與羣兒戲。以瓦石斃。斃字取土。與佛像率羣兒。罪拜既。要生一子。甫四歲。每嘆曰。塵勞膠固。得此離金。業師方現山。

指師看佛經師即為心內典且復問於方曰教可出世乎方曰
子看經有者耶師曰三藏十二部大約祇是荃筈耳方曰汝耶
與趣老人臨濟見孫也野翁曉禪師之傳乃本色道流扣之
必為子之所重師欣然往奉之趣老曰吾待子久矣子平日作
甚麼師曰粗涉佛典趣遂訂曰記此一絡索汗汝一片清白地
可付諸長流方堪與語師即懇求授趣趣以教外別傳之音
師蒙誨即欲出家母不聽乃依子圓明寺訓蒙瞻親朝夕恭先
有母契入母喜世後始剃染欲結菴徑山往辭趣曰囑曰子緣
在水邊今姑從汝志時趣老欲焚棄生平時像倡頌師乞稿以
集之既就雅見趣問曰子向在甚麼處師曰徑山做得甚麼事曰

某甲買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食行即將其本呈上
趣得展看曰這箇是我的汝的禪師曰和尚莫搶奪行市趣擲
下其本師即趨而出已而呈四偈趣莞爾曰非語言文字也是
汝作底麼師曰某甲鼓粥飯氣若謂有得事負和尚不少趣
點首遂傳衣法并偈曰師傳拈花宗示我微笑法親手展付汝
持奉編塵剎趣入滅後師復往徑山三年月思前渴下山某足
于圓明三載既而啟關有車溪菴僧證川者敦請師居于其寄
跡于庵二十餘年本庵蓋祥室以安衆接待方米遊通風泰
請不絕日與衲子輩商確一大事圓不悅服素能強以自處意
以及人凡一切利濟之事傾鉢資助成之戒律冰霜辭色溫雅

始終一致無出世心適舊曆庚戌春徑山建祥期主事僧與祥
納請師領眾師因辭之次年復請不得已赴之半載餘而脾疾
作歸車溪病益甚至辛亥季冬四日囑後事畢端坐而逝聞維
奉灵骨塔于徑山師之法語頌偈門人記錄之以廣流通師生
于嘉靖庚子十一月廿一日世壽七十二臘三十白衣時號與
幻人皆稱之無幻云

明示寂嗣臨濟三十一代聖恩藏禪師塔銘有序

董其昌

學道須歸歸漢非得相利生必用金篦非人裁之這山有
肉而無骨者難居得骨之僧人有英而不雄者莫荷大雄之擔

若夫高朗之識剛大其氣沈潛其思堅固其嗣眉毛挂劍血直
賦於梵天舌本含蓮香編葉於淨域當吾世也有其人焉其三
峰禪師乎師法名藏字於盛學人稱為三峰和尚梁穀蘇氏子
也父蘭母周氏積善根獲家聲報岐嶷厥於童茹茹起不為
童嬉親供養具若識金環誦教若經如注瓶水十五歲剃度五
牧之德慶菴焉雖初發心尚修慧業神者來告若宿命通有曰
四十悟道六十歸空其證記也二十九歲受戒於雲棲又十年
受具於靈谷又十一年嗣法於金粟又七年開堂於鄧尉其閒
歷也初從高峰語錄悟半醒半睡之微故以高峰為印心後讀
覺範智證傳悟一箇一主之偈故以覺範為印法其師承也

錄三十卷唐錄五十卷弘明法儀十卷五宗原一卷最後語錄一卷其著述也北禪著梵網則佛像故先開元禮石佛則石佛顯瑞其感應也老趙州之上等人來牀上接中等人來牀下接師則不然甘霖一雨甘露一味老宿與初機等觀宰官與卑田同視叩則必應誨則忘疲其接物也履初寺名破山隱月其甘半菽如王饒披百結如鉢衣既而名聲普聞時施坐集有布金者委土視之藉其河潤轉我食輪囷豈有加勝賜如故其苦行也至於背觸俱非之鐵鑪佛魔皆掃之錘錘使謂體衣丹七而返魂故子望鉄牛而退步焉豈罵耶古德之施施如此謗則謗耳護持之花報歷然其弘法也上堂四十餘會普說小參不

記其數度彼百餘受戒萬衆得法者十二人嘿成問石乘在可證頂目微漢子垣刻石壁于磐鴻其德礼起儲慧牙銘澤吉忍先付法有梵伊致已早致其傳受也師所苦心綱宗為最五十年前紫柏老人常從事於斯矣抑弦重奏雅和仍端將耐未了之日豈取不還之果嗟乎鶴王擇乳知雲門之有人白馬馱經誕生公之忍死神州大乘氣象忽爾黯黯江表白社風流於茲蓋矣其昌趨風日久傾蓋瀝史漁父入桃源謂前途之可識慶幸見阿閼嗟再觀之無期輒應蒙求續探僧寶龍額化城山神必來礼是虫鷺半字石大將無點頭乎銘曰空王弟子惟烈大夫十境居一五宗不無臨濟行令雲點

洪鐘巍赫岳壘海枯小根小器巾幗為徒不克負荷絕學荒蕪爰有三峰崛起蒼蘆真風嚴冷古貌貞孤疑團先破得大頭顯悟無可悟吾猶故吾頻加息響野牛競呼剗斗折衝懸絲可虞師曰危哉慧命我扶顧此綱宗因循久矣師突聞鐘聲并自許群蒼熾然如石投水或曰一花五葉如父有子父業既同諸諍可止或曰明取綱宗本無冥法若有沉布何成舍筏若無沉布證據則乏獨是之是引而不發或曰得坐披衣辨魔揀異著藤既剪符節自己不合焉肝亦為知味嗟嗟禪翼為重千鈞為輕折枝為難起海為易師自九鼎而輕者足所度弱水而易者議是顛倒見非差別智吾所知者天童三峰一雲一龍臨濟

正脉為仰象風鐘中無鼓中無鐘蓋消融於大寂滅之海而以竹篴契同者耶賜進士第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務國史副總裁東宮講讀官華亭董其昌撰天壽聖恩廣禪師行狀釋弘忍

付法語

釋法藏

余于三峰萬峰之付法首從大啟丁卯付梵伊默住持三峰有
 上堂語數則證之至崇禎己巳復于梁溪錦樹巷付一默成問
 石禁在可證項月微四子亦有上堂語數則證明今崇禎乙亥
 復于天壽聖恩寺付澹子垣刻石壁于磐鴻繼起儲慧刃鉅潭
 吉忍具德禮七八時曰老僧養病閣中未及上堂即書此以證
 其未了不來乎人老僧憶得者由竿以待之餘不贅倘老僧不
 死如高峰在閣或有新崖中峰輩梯而入侍截堰者載付為法
 門大火聚未可知也更有數人青黃未熟急於大法要竟
 事猶是老僧印下物不及則歸之清涼輩矣



吳都法乘卷第六

開寶篇

吳江周永年撰



一祖二祖受佛付囑隨僧聖僧舉佛種族較唐宣廣開
 十日贊寧有作名家宴續止座居士阿誰姓未佛子法主
 惟僧是屬述開寶第六

支道林傳 義解一之第八

釋慧皎

支遁字道林本姓閩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
 明秀微初至京師太原王蒙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
 郡啟融嘗與衛玠交謂其人情偶微後進莫若繼之者及見遁

歎息以為重見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沈
 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振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
 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為學文者所屈謝
 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歎之相馬也略其玄紫而取其駿逸
 王洽劉恢殷浩許詢都超孫綽桓彥表王敦仁何次道王文度
 謝長遼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遁嘗在白馬寺
 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為逍遙遁曰不然夫
 孫卿以殘害為性若違性為得者彼亦逍遙矣於是退而注道
 還篇群儒後學莫不歎服後還吳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為
 吳興守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

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感觸事惆
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閑靜若可
養疾事不異刻而壁藥不同必思此緣刻其積想也王羲之時
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往之氣何足可言後通既
還劉經由於郡王故往詣通觀其風力既至王謂通曰通遠寓
可得聞乎通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襟解帶
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剎山於次州
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嘉學時或有情志通乃著摩左
銘以易之曰慧之慧之至道非獨冥為淹滯弱衣神奇范、三
界眇、長壽煩勞外湊冥心內馳拘赴欲渴經遠忘疲人生一

世消若露番我身非我云、誰施達又懷德、安必危寂寥清
舉濯濯神池謹字明慧雅觀玄規經心神道抗志無為寡朗三
藏融治六疵空同五陸虛豁四肢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既
陳又玄其知究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教之覺
父志在嬰兒時論以通才堪經濟而潔已拔俗有達兼濟之道
通乃作釋微論晚移石城山又文樞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
木食凋飲派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即色遊玄論聖不
辨知論道行旨端學道誠等遠蹤馬鳴瞿影龍樹義廐法本不
違矣相晚出山陰諸維摩經通為法師許詢為都講通通一著
衆人咸謂詢無以屑難詢每談一難亦謂通不能復通如此至

竟兩家不竭凡在聽者咸謂審得通旨通今有說得兩三衣便
亂至晉哀帝即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旅若
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王濛指擗通撰其才辭注詣通作
數百語自謂通莫能抗通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
長進濛慙而退焉乃數日冥緝錄之王何也却起問謝安林公
談何如松中散安曰松努力裁得去耳又問何如殷浩安曰豐
塵論據恐殷制未起援直上淵源實有懿德都起後與親友書
云林法師神理明通玄極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今真理不
絕一人而已通海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工書善辭口通
頓首言教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報後用愍靈化蓋沙門之義

法出佛之聖耶淳反朴絕欲歸宗遊虛玄之宇守用聖之則佩
五戒之貞毗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為和篤慈愛之孝
蠕動無傷衡撫恤之哀永悼不仁秉未兆之順是防留命抱無
無位之節履尤不悔是以哲王御世南面之重莫不欽其風尚
安其逸執振其順心略其形教故令歷代彌新矣陛下天鍾聖
德雅尚不狃道遊重撰日晷忘御可謂鍾鼓兼施聲滿天下清
風既効莫不率其上願陛下齊齡二儀弘敷至法去陳信之妖
姦尋丘待之弘議絕小童之致沈奮若雲若霧若若者太山
不搖李氏之祿得一以成靈王者非自立而不禪得一以永貞
若使百各一人神相忌君、而下無觀舉神、而况不加靈

玄德交被民荷其祐版六合成吉祥之宅洋以太晉為元亨之
字常無為而萬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典刑殺則有司
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賞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弘公器
以厭神意授詮衡以極其量所謂夫何言哉四時行焉百道野
遂東山與世異榮榮疏長年漱流清處繼繼畢世絕窺皇階不
怡乾光曲曜報設蓮華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惟谷不知所
措自到天廷屢蒙引見優遊賓禮策以微言每愧才不敏滯理
無拘新不足對揚玄機九塞現龍馭諸侍人流汗位席最四窮
赴漢汗未著親皆出處有由默語適會今德非昔人動靜再理
遊魂禁省教言帝側將用非據何能有為耳歲月促促感若斯

之嘆况復同志索居終習遯落迴青東顧孰能無懷上願陛下
特蒙教遠歸之林薄以鳥簪鳥所荷為優謹露板以聞仰其恩
管累艱險路伏待慈詔即許焉資給發遣事豐厚一時名
流並餞離於征虜蔡子叔前至近道而坐謝安石後至值蔡暫
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合褥舉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為時賢
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剡山舉命林澤人嘗有遺通焉者遁受而
養之時或有訊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
謂鶴曰尔冲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玩乎遂放之遁幼時嘗與師
共論物類謂雞卵生用未足為教師不能屈師尋亡忽現形於
卵於地殼破雞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遁先經

餘姚塢山中住至於明辰猶還塢中或問其意答云謝安石昔
數來見就報移旬日今觸情舉日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
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於塢在春秋五十有三即葬於
塢中厥塚存焉或云終刻未詳遁善草隸却起為之序傳表宏
為之銘贊周書實為之作諫孫綽道賢論以遁方向子期論云
文通自秀雅尚莊老二子要時風好玄同矣又喻道論云玄道
林者識清體順而不對於物玄道冲濟與神情同任此達流之
所以歸宗德者好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持經適墓乃數日
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其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遁有同
學法度精理入神先遁亡遁嘆曰昔丘若廢斥於鄆人禾生報

結於鍾子推已及人良不虛矣竊契既潛發言莫當中心蘊結
余其亡矣乃著切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凡遁所著文翰集
有十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竺法仰者亦慧解致聞為王坦
之好重亡後猶見形詣王昂以行業焉

高僧傳為例者十曰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遺身誦經興
福經師唱導等今於義解習禪明律興福經師五種中取其產
於吳居於吳遊於吳者抄入此篇又取譯經一人入始興篇
神異二人入軌範篇其遺身誦經唱導諸人無涉於吳故無
所錄

大明一統志

支遁晉人續圖經云平江風俗有支遁道生慧鶴之傳信法於
羣山而人尚佛

支遁

杜啓人
傳物

支遁字道林姓關氏往餘杭山沈思道術行吟騁暢年二十五
始釋形入道住剡東湖山後來吳居支硎南峰院性好鶴戲其
翮又復飛視有懷表靈譽全翻成致使飛去又好養名馬謂愛
其神駿問與何驥期當為合八閏齊以十月二十二日集同
志者在吳土山墓下三日清晨為誓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
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日朝會衆賸各去既無野室之寂又
有拋蕪之懷遂便獨往設天爵以不加為清誠逸祿以靡煩為

近有道林集為釋門絕秀今有石室故鶴閑馬跡石皆其道蹤
也

支遁 新張采太倉志

支遁字道林晉天竺沙門嘗從金陵乘傳至姑蘇訪瞿硎先生
於梅里清夜露坐論道見東南一舍外有氣五色詰旦於南沙
盡界斷地得石函啓二龜化鳳翔迴車錫開山戒帝咸和
六年辛卯賜額名法輪寺州舊志云二龜化為鳳凰一止樹上

按無錫有梅里泰伯所都城故事最著今州地直塘北有梅
里吳去復鳳一舍常熟東晉名南沙復鳳未屬州前正其畫
界今案明亦有南沙不辨即泥道里又曰是知瞿硎剡刻非

出為記

支公

釋道一

支公信高遠父向山林住時將標許遊豈以形骸遇幸辭天子
詔復覽名臣疏西晉尚虛無南朝父論悞自談老莊意乃盡道
運趣誰謂竹林賢風流相比附

支公詩

釋皎然

支公養鳥復養雀性無機多脫羖失生支公與凡嬰兒情不
別支公地得道由來天上仙為僧却下人間寺道家諸子論自
然此公惟許道還篇山陰詩友堂四座佳句縱橫不灑穢

支遁詠十釋詠之第七

劉克莊

若以色見我幾於貌失人林公少鬚髮澄觀久冠巾

竺道壹傳 善解二之第十

釋慧皎

竺道壹姓陸吳人也少出家貞正有學業而晦迹隱智人莫能
知與之久處方悟其神出耶耶王珣兄弟深加敬事晉太和
中出都止瓦官寺從汰公受學數年之中思微淵深謹傾都邑汰
有弟子曇壹亦雅有風操時人呼曇壹為大壹道壹為小壹名
德相繼為時論所崇晉簡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死壹乃
還東止虎丘山學使苦留不止乃令丹陽尹移壹還都壹答尹
曰蓋聞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奪其性弘
方由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先照德被無外崇禮佛法弘

長誦天是以珠域之人多遠萬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
素欲洗心清玄避期曠世設道源常願志存慈教故遊方
自東祖西唯道是務雖萬物感其日計而識者悟其歲功今若
青其鴻禧同後編尸恐遊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徒卓長
往而不返虧盛明之風有謬主相之旨且荒服之賓無聞天堊
幽巖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書徽詳而後集也蓋於是間居幽
隱勝影窮本時若耶山有亭道微者本姓馮山陰人少以篇牘
著稱性率意好丘壑一吟一詠有瓌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謙遜
之遇後與壹書云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為
詩陵峯採藥服餌病瘵有餘也但與此下同日以此為恨

耳因有詩曰連峯數千里倚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
榛莽後隱不見難鳴知有人閑步踐其逕處處見遺薪始知百
代下故有上皇民而壹得善既有契心地乃東還耶溪與道微
相會定於林下於是縱情塵外以經書自娛頃之耶守瑯琊王
督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承風德高遠請居僧首壹乃抽六物
遺於寺還金牒千像壹既博通內外又律行清嚴故四遠僧尼
咸依附諸國時人號曰九州都維那後暫任吳之虎丘山以晉
隆安中遇疾而卒即葬於山南春秋七十有一矣孫綽為之譜
曰馳辭就信曰緣不虛惟益壹公綽然有餘譽若春園載芳載
譽條被荷蔚枝繁森疎壹弟子道賢姓張亦吳人聰慧夙成尤

善席上張彭祖王季英皆見推重並著莫逆之交焉
竺道生傳義解四之第一

釋慧統

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父為廣城令鄉里
稱為善人生幼而穎悟聰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
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伏膺嚴業既踐法門偶思奇拔研
味句義即自開解故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辨辭清珠玉
雖指望學僧當世名士皆虛推詞窮莫敢酬抗年至具戒器鑒
日浚性度機警神氣清穆初今廬山幽栖七來以求其去常以
入道之要慧解為本杖鐺仰群經斟酌難論萬里隨法不憚疲
苦後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象咸謂神悟

後還都止青園寺是晉恭思皇后諸氏所立本種青處因以
為名生既當時法匠請以名焉宋太祖文皇溪加敬重後太祖
故會帝親同東御手地建下食良父眾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
耳生曰白日麗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於是一眾
從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扼腕歎從之
問道生既潛思日久微悟言外遂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
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
文辭見圖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其俗研思
因來與言善不受報頃悟成佛又著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
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等籠罩萬法妙有淵旨而字文

之後多生蟻蟻典奪之聲紛然競起又大卷泥洹先至京都生
剖析經理洞入幽微通說一關授人皆得咸佛于時大本未傳
孤明先發獨見特衆於是舊學以為邪說抗憤滿甚遂顯大衆
揭而遣之生於大衆中正容華曰若我好說反於經義者請於
現身即表痛疾若與冥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
言竟拂衣而逝初授吳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
雷震音聞佛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自改寺名號曰龍光時人
歎曰龍既已去生必行矣備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山中僧衆
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於南涼果稱闡提慈有佛性與前所
說各若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

月庚子於廬山精舍升於法座神色朗朗德音俊發論議數番
窮理盡妙現聽之衆莫不愕然法席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
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嘆遠近悲泣
於是京邑諸僧內輕自投道而信服其神鑒之至微瑞如此仍
葬廬山之阜初生與廬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處
發天真嚴觀籠流得慧嚴觀悟達冠洲子嘿塞生及廬公獨標
天真之目故以秀出群士矣初閩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說味
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典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正微以生比
郭林宗乃為之立傳推其遺德時人以生推闡提得佛比語有
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蓋章宋太祖嘗述生頓悟義沙門僧瑒

等皆設巨難帝曰若快遊者可與豈為諸君所屈後龍光又有
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號曰遊玄生
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撒魔文等林弟子法賢亦學兼內外著
金剛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釋惠生者亦止龍光
寺蔬食善衆經典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號曰大小二生
也

竺道生傳贊

釋殊象

聖人之言有辭闕而意圓者涅槃之論闕提是也亦何俟後品
之至蓋達人會理拘執執文又不獨闕提一端而已而生公正
見不搖堅如金石死不達誓輝灼古今嗚呼壯哉

方藏經門崇行錄中附錄於此

按從來記凡五事者於然頭石可中亭二者皆贊之生公今
考可中之說據此傳則其事在青園寺其時在未來虎丘之
前據廬山十八間傳則其事在青龍寺其時在既去虎丘之
後雖所載互異而其止居生公事未嘗居虎丘事則亦已甚
明矣然國初郡人王君仲光撰虎丘志則冬辨可中為可月
之訛其志跋開亭亭一額云可月亭在剡池東劉夢得有一
方明月可中庭之句後日以可月名亭俗誤以為可中耳雲
晴額要之可月是又云寺毀時亭得存真師修之年按其所
辨因該然即以為可中則是月可中非日可中況劉詩并非

虎丘詩亦特原生公金陵事耶若此傳遺却羣石點頭一事
大為闕典至開提有佛性之說亦必卷述涅槃經先至後至
之文其義始盡則其說詳於廬山十八賢傳中故又係錄
之於左

法師道生魏氏鉅鹿人幼從竺法汰出家披對經誥一覽能誦
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明辨雖宿望莫敢抗酬初依廬山常
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乃與僧叡慧嚴慧現等遊學長安從羅
什受業關中僧徒咸仰神悟嘗謂眾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
阻多滯難文鮮通國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
真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惡受報及頓悟成佛義又著

二諦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並籠罩舊說妙有
淵旨字文之徒嬉娛竟起師又以法顯三藏所翻泥洹經本先
至六卷經云除一闍提皆有佛性師云夫棄簡二儀皆有涅槃
正目闍提舍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乃唱闍
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舊學僧黨以為皆經
遂顯大眾擯而置之師正答誓之曰若我所說皆經當見身痛
疾若與眾相不背願舍壽之日踞獅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
經至唯行品云一闍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為
愧服師被擯南還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闍提處則
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至羣石皆為點頭旬日學眾

雲集忽雷震青園佛殿有龍升天因改寺曰龍光師於寺請屬
宿律師譯沙彌塞律傳於世既而釋眾復投廬山預蓮社久之
還都止青霞寺宋文帝大會沙門親御地筵會至良久眾疑過
中帝曰始可中耳生乃曰白日麗天一言始中何得非中遂舉
箸而食一眾從之莫不歎其机辨時王弘范恭願延之並挹款
風猷相從問道元嘉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於廬山升座說法將
畢眾見塵尾紛然墜地隱几而化宛若入定諸師聞之蓋信前
誓有證翼日葬於廬山之西年初闍中僧肇始註維摩詰經世
咸玩味師乃更發深旨人服其妙所述維摩詰法華泥洹小品
諸經皆有義疏時以師能推闡提得佛之義於是顯其頓悟不
受報等論

受報等論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

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師卒於廬山嗚呼哀哉善人
告盡追酸者無淺含理云滅如惜者又深法師本姓魏氏彭城
人也父廣威縣令幼而奇之攜就法汰法師改服從某天肯聽
茂思悟夙擬志學之年便登講座於時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
不窮辭挫慮服其精致魯連之屈田巴項託之抗孔史殆不過
也加以性靜而剛烈氣詣而易違喜捨以接誘故物益重焉中
年遊學廣搜要聞自揚祖秦登廬躡霍羅什大乘之趣提婆小
道之要咸暢斯旨舉究其奧所開日優男見踰情既而悟曰象

者理之所假執象則迷理教者化之所曰求教則愚化是以徵
名責實惠於虛誕求心慮事昧格言自胡相博中華承學未
有能出斯誠者矣乃收選獨存履遺迹於是衆經雲披羣疑
氷釋釋迦之旨淡然可尋珍怪之辭皆成通論明周之仲名教
秀麗之領玄心於此為易夫物忌先穎人疵貞越悲結同服好
折簪遊遂垂翼歟趾銷影巖穴尊晦至道扶跡惡公登舟之迹
有往無歸命盡山麓悲與衆幾嗚呼哀哉

泗水之清呂梁之峻唯是淑靈有此明後如草之蕭如石之瑳
匪曰黃彫成此芳綺爰初志學服膺玄跡經耳了心披文調策
弱而登講席章句新善以約言弗尚辭體有纖欽承厥是鈞膺

中年稽教理洗未盡用是遊方求諸淵隱雖遇珠開珞覺同近
迹第無歸迴轉改移莫處多跡開揚事表何壅不沉何晦不曉
若出朝離其明昭、四果十住藉以汲揚易之牛馬莊之魚鳥
孰微斯矣弗迷斯道海留慈悟告子晦言道誠在斯羣隱咸播
不獨抵峙諸變多聞子謂無害勸是宣傳識協貞誠見誨淳謹
默陰去大耳比騰口增極成英夏遠簞數遁思泉源無閼川阜
庶乘閒託曰仁者壽命也有懸曾不永久蘭蓀連穎氣揚于隅
嗚呼哀哉爰念初離三秋告暮風蕭流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
交手分路送、去山懷、情願執在隱倫各從以所想是長乖
異成永互嗚呼哀哉邇來風之絕響送行雲之莫月緬三冬其

已謝轉獻歲於此春曉陽禽之悅豫賜神筆之氣直念庠序於
茲月信習業之嘉辰隱講堂之空觀惻高座之虛聞數日事以
矜理悲緣情以懷人嗚呼哀哉天道茫昧信順可推理不湮滅
庶或同歸申天可略情念可遺短章無布聊以寫悲嗚呼哀哉
題生公點頭石 有序

釋廣潤

嘗聞生公說法羣石點頭遂成千古嘉會癸丑初夏停橈虎丘
尋諸遺跡見片石危坐中亭知即公之上首睨並青山形如
蒼壁居然一足僧也戲摩頂呼之問其同安在忍覺吐氣成
雲而額間若此猶人之有積抱淵表而不能言者亦大奇矣况
我心匪石寧無一言以識之嗟夫哲人往矣余將安歸憂道岸

之未登悲狂瀾之易溺今冬、門庭自稱具眼而茫、雲水誰
其死心漫捋鵲巢布衫浪打冬瓜印子自誤、他覺迷、甚求
其本分納僧不為斯石之絕倒者幾希矣不覺擊節成聲一唱
三嘆時蘿月當軒松風滿座衆山皆響孤石可盟為余言為不
誣唯爾頭之再點

生公自南來得法誰為證日而聚羣石說與無情聽一時皆點
頭七眾咸皈命法爾相應不足奇始見重頑同一性說者不說
聞不開點頭即是那伽定當年石友既成群何事寥、僅識君
髣髴含情不得語頂門時有氣凌雲恍如標木摧洩獨伴窮
虛惟一賜千載存亡不易心君誠無吞生公嗣捫蘿山月來解

帶松風至谷與中亭與未聞且聽更僕君家事咄嗟羸政鞭為
梁何物初平叱作羊紉、林鳴多如此觸類安能不惡傷別有
玲瓏五色豈無溫潤如圭璧非遇明師微本來補天填海終
何益大可寒芳冰可炙此之定論誰能易會得無情即有情關
提佛性何嘗失昔日芳名振虎丘於今法席遍關浮即看摩頂
通身汗無數烟巒翠欲流

警岡齋筆塵內一條

正肯堂

晉僧道生者隱於姑蘇虎丘山欲謀涅槃經惠無聽後乃鑒石
為譜之至關提人亦有佛性普告曰如我所說義契佛心不於
是衆石作首肯之狀夫石可為說法則無情非情之別也石無

耳而能受、豈耳耶石無心而能肯、豈心耶則無根塵之別
也

僧弼

劉鳳

僧弼本吳人性虛簡克直先與龍光曇幹同遊長安從羅什學
竭有深思什特加賞

武立法綱法師誄

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綱法師卒嗚呼哀哉夫峭立方
矯既傷於通任卑隨圓化又虧於剛潔山居協枯槁之樂已止
來簞歌之患酌二情而簡復事者法師其有焉少遊華京長栖
幽麓樂志入出乘情去來清狀人流就問於木石鬱鬱丘壑求

歡於物類人以為無特操我見其師誠矣天性膚敏陶漸風味
從容情理賞託文義交遊敦亮盡之契趣慕復外之道埋身
法服朱纓之累早絕抗拒神疆丹雘之圖夙判仇乃森門矯拂
之跡彼倚伏之數者哉昔目邂逅傾蓋著交同以翦落夷契羣
萃布懷舒情以寄當年遂攜手遊梁比翼栖鄧餐風靈岫挹道
玄津比樂齊諧十載一時自林傾為散奄忽盛紀子薄高柯予
淪泥滓常冀曾卜索居之遇遂成梁高山海之別東瀾弗復西
景莫收致盡川征歸骨曾丘嗚呼哀哉誄曰
厥族氏族皇湯之裔榮聲中微源流昭晰少連聞凶宗無繼總
慈姑經營托是眷衡爰連三五聰韻特挺俊奇比秀偶羅粹類

志陋中區思擢神境晚落生近耽慕緣承既遠玄轍洞曉名迹
仁義之外通非所惜室欲靡遊坐以會通弗依朱扇考卜巖壁
來不濡及去不絕翻頤頤外萃進退損益予憂浮波甬龍即心
俱翔道澤同集德林齊拂和風共吟玄音自宮徂國在月在襟
往化綿邈遺思沉吟亦既離世天道明晰而出舊山予反避商
庭乘和運同蔭共憩寒灰弗咽落葉離緬爾英從子遂下世
人之云亡風懷掩翳嗚呼哀哉玄冬凄冽江澗蕭條寒風颺暮
飛霰入懷命有近止歸途尚遙憫、即盡寂、衣疏孤旅如薄
均化無哀嗚呼哀哉懷遊居之虎丘悼冥滅之虛窟惟採錄於
中京念提攜於蕃境情飄飄於復戀思纏綿於兩省何綢繆芳

無極心所存者。臨臆間。嚴冬。考已謝。藉隆暑。考既息。四逆紛其。連迴。情期。皆以長。匿。考來。緣之。匪。已。卷。生。年。以。增。惻。嗚。呼。衣。裁。

釋僧詮傳 義解四之第十

釋慧皎

釋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遊燕齊。遍學外典。弱冠。才出家。復精練三藏。為北土學者之宗。後過江。止京師。誦經大講。化洽江南。吳郡張恭請還。吳講。於姑蘇之止。並慕德。歸心。初止。開居寺。既憩虎丘山。詮先於黃龍園造丈六金像。入吳。又造人中金像。置於虎丘山之東。寺詮性好檀施。周賒貧乏。有確自守。居無繼。辭後。平昌孟顓於餘杭。立方顯寺。請詮居之。率眾翹。懇。祥。禮。無輟。尋。考。至。遂。乃。失。明。而。策。厲。孫。精。講。授。不。廢。吳。國。張。暢。張。敷。

誰國戴顯。戴勳。並慕德。結交。崇以師禮。詮後。暫遊臨安。縣。投。董功曹家。功曹者。清信弟子也。詮投止。少時。便遇疾。甚篤。而常見所造之像。來在西壁。又見諸天童子。皆來侍病。弟子法明。夢見一臺數人。捧之。問何所去。答云。迎詮法師。明旦果卒。縣令阮尚之。扶葬白土山郭文舉之塚。石以擬梁鴻之附。要離也。特建王裕及高士戴顯。並詮墓。所刻石。立碑。唐思賢造。文張敷作。諱。

釋曇斌傳 義解四之第二十四

釋慧皎

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律。為師。始住江陵。辛寺。聽經。論。學。禪。道。覃思。淡。至。而。情。未。盡。遂。夜。夢。神。人。謂。斌。曰。汝。好。疑。義。遊。方。自。決。於。是。振。錫。挾。衣。殊。邦。問。道。初。下。京。師。仍。往。吳。郡。值。

僧業。講。十。誦。食。蔬。少。時。悟。解。深入。後。還。都。從。靜。林。法。師。諱。受。涅。蘇。又。就。吳。興。小。山。法。瑤。研。討。沈。湣。勝。翼。晚。從。南。林。法。業。受。華。嚴。離。心。既。遍。歷。眾。師。悟。開。異。釋。過。增。思。精。時。以。窮。其。妙。融。洽。百。家。陶。實。諸。部。於。是。還。止。樊。鄴。開。筵。講。說。四。遠。名。宿。負。褒。賞。至。及。孝。建之初。勅王玄謨。曾。發。出。京。初。止。新。安。寺。講。小。品。十。地。并。申。頓。悟。漸。悟。之。音。時。心。競。之。徒。若。相。離。枝。斌。既。辟。愜。理。詣。終。莫。能。屈。陳。即。表。聚。會。望。當。時。而。嘉。斌。行。解。嘗。令。中。書。舍。人。葉。尚。介。意。欲。試。之。斌。不。為。屈。舉。乃。躬。自。往。候。候。舉。無。勸。斌。數。觀。天。子。斌。曰。前。道。方。外。之。人。豈。宜。與。天。子。同。遊。舉。益。以。高。之。後。請。為。母。師。宋。建。平。王。景。素。亦。請。其。戒。範。宋。元。徽。中。卒。於。莊。嚴。寺。春。秋。六。十。有。七。

釋僧鏡傳 義解四之第二十六

釋慧皎

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孝。過人。輕財。好施。家貧。母。亡。太。守。賜。錢。五。千。苦。辭。不。受。迺。自。肩。土。種。植。松。栢。廬。於。墓。野。泣。血。三。年。服。畢。出。家。住。吳。縣。華。山。寺。後。入。閩。隴。尋。師。受。法。累。載。方。還。停。止。京。師。大。開。經。論。司。空。東。海。徐。湛。之。並。其。風。畫。請。為。一。門。之。師。後。東。反。姑。蘇。復。專。當。法。匠。堂。寺。沙。門。道。流。請。停。歲。許。又。東。適。上。虞。徐。山。學。徒。隨。往。百。有。餘。人。化。洽。三。吳。聲。馳。上。國。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款。宋。世。祖。藉。甚。風。素。勅。出。京。師。止。足。林。下。寺。頻。建。法。象。齋。者。雲。集。著。法。華。維。摩。泥。洹。義。疏。并。此。墨。玄。論。區。別。善。類。有。條。書。烏。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上。虞。徐。山。先。有。曇。

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苦節道人亦為謝靈運所重常共遊嘯
嘯口後還乃誅焉

釋超進傳 義解四之第二十九

釋慧皎

釋超進本姓顧氏長安人篤志精勉幼而敦學大小諸經並
加綜探神性和敏戒行嚴潔故年在未立而振譽關中及西虜
李上赫連侵陷長安人情危懼法事罷廢進避地東下止於京
師更精尋文音開暢講說頃之進適姑蘇復弘佛法時平昌孟
顓守任會稽籍甚風歎進遠接安置山陰嘉寺於是停
止浙東講論相續邑野僧凡及清信男女並結善緣日緣伏膺
式範至宋太始中被徵出都講大法教經戒而旋子籍邑遷紹

法化以大旅涅槃是窮理之教每留思踟躕累加講說凡經籍
會者無不心請若值他計則為移日後年衰脚疾不堪外赴並
送食于房以希其益進為性篤好經典者尋苦至及年尤失明
猶使弟子唱誦經句中一遍其耽好若此以宋元徽中卒春
秋九十有四時有星犯法師本姓趙氏亦長安人頃聞中義亂
避地東下遊觀山水至於籍邑善法華毗曇時世宗奉與進相
次即守瑯琊王琨請居邑西嘉祥寺本琨祖舊所創也時又
有釋道憑者亦是當世法匠而執性剛忤論者少之
釋道猷吳人初為生公弟子隨師之廬山師亡後臨川郡山乃

釋慧皎

見新出勝鬘經故舉而歎曰先師昔善問與經同但歲不待人
經集義後良可悲哉因注勝鬘以聖道訓凡有五卷文煩不
行宋文簡周慧觀頓悟之義推復習之答云生弟子道猷即勒
臨川郡發進出京既至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
時競辯之徒問青五起猷既積思恭玄又宗源有本秉机挫銳
往必摧鋒帝乃賜几稱快及孝武升位尤相敬重乃勅往新安
為鎮寺法主帝每稱曰生公孤情絕無猷公直應獨上可謂克
明師道無忝徽者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一後有豫州沙門
道慧善維摩法華祖述猷義刪其所注勝鬘以為兩卷今行於
世時杜多寶慧整長樂覺世並稱名比德慧特精三論為學者

所宗世善於大品及涅槃諸經立不空假名義

釋慧明傳 習律第二十一

釋慧皎

釋慧明姓康山居人祖世避地於東吳明少出家止章安東寺
齊建元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猷公尸骸不朽而祥室
荒蕪高峻不繼乃在人間剪更立室造卧佛并猷公像於是
扣心禪誦畢令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
衛我時有白猿白鹿白蛇白虎遊戲階前馴伏免轉不令人畏
齊竟陵文宣王聞風祇扼頻遣三使慰慰教請乃雙出京師到
第文宣教以師礼少時辭還山苦留不止於是資給發遣以建
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

法惜

黃如蘇志

法惜西域人義熙中至中夏與惠遠結社廬山已而來蘇念佛三昧化導有情蘇人翕然歸建淨壽院居之晚熾復建即今萬壽寺也

宋釋曇諦

釋道世

宋嵩山有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為漢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氏為母寄一塵尾并鐵鐐書鎮二枚眠寤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年五歲母以塵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納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智道人忽喚智名智曰童子何以呼爾

釋僧業傳 明律第二

釋慧皎

釋僧業姓王河內人幼而聰悟博涉衆典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見新出十誦遂專功此部傳發天然洞盡復與什數日復世之優游離也值關中多難避地京師吳國張邵挹其貞素乃請還始蘇為造開居寺地勢清曠環帶長川業各宗秉化訓誘無輟三吳學士輻湊肩聯又以講道餘隙屬意禪門每一端坐輒有異香充塞房中近業坐者咸所共聞莫不嘆其神異昔什公在關未出十誦乃先譯戒本及流支入秦才傳大部故戒心之與大本其意正同在言或異業乃改正一依大本今之傳誦二本發行業以元嘉十八年卒於吳中春秋七十有五業弟子藝

先襲業風軌亦數當講說

釋僧瑗傳 明律第四

釋慧皎

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智道人忽喚智名智曰童子何以呼爾老名諦日向者忽言阿尚其諦沙彌為衆僧採菜被野猪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為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猪所傷碧初不憶此乃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塵尾等碧乃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為姚萇講法華禽道為都講姚萇餽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諦後遊廐經籍過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禮記周易春秋各七編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編又善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崑崙山開居潤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今春秋六十餘

右一驗出果高僧傳

釋僧瑗姓朱吳國人出家為僧業弟子聽範衆經尤明十誦兼著史籍頗製文藻始住吳虎丘丘宋孝武欽其風聞勅出京師為僧正悅衆止於中興寺時有沙門僧徒自稱得不還果瑗集僧詳斷令現神足定云恐犯戒故不現耳瑗案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一斷疑網二破邪見三除驕慢四成功德足既虛誑事暴即日明瑗瑗仍著誠衆論以示來業瑗既學兼內外又律行無疵道俗歸依車軌相接少帝准從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為法友表譽張數並一遇傾蓋後移止在嚴卒於時值春秋五

十有八述勝鬘文旨并撰僧尼要事兩卷今行於世時又有道表律師專有高行宋明帝勅晉熙王褒從請戒焉

釋道慧傳 明律第八

釋慧皎

釋道慧未詳何許人始住靈曜寺習禪晚依觀詢二律師諮受毗尼偏善僧祇一部誦法華金光明疏素守節莊嚴道慧治城智秀皆師其戒範張永請還吳郡崇興宗復要住上虞永後於京師葺湖苑立開心寺復請還居講席頗仍學徒甚盛昇明二年卒春秋八十有三矣時有釋慧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家厲身苦節精尋律教齊初入東講摩訶僧祇部齊竟陵王子良遣迎出都仍止開心寺焉

僧祐

劉鳳

僧祐姓俞下邳人執操堅明為律學所宗永明中勅入吳試簡五衆并宣講十誦

法仙

劉鳳

法仙誦經有義行為吳僧正

道琳

劉鳳

道琳本山陰人著涅槃法華淨名經吳張緒禮事之

竺慧達傳 興福第一

釋慧皎

竺慧達姓劉本名薩阿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毗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蘇悟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所

為其說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塔像禮拜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即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勤福業唯以禮懺為先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連上越城顧望見此剎抄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剎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入大許得三石碑中央碑腹中有一鐵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髮、伸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曜乃周宣王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即此一也既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堅一剎施安舍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為三層又普威和中丹陽尹高惔於張侯橋浦裏掘得一

金像無有光狀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惔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長干寺今後一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保世於海口得銅蓮花趺浮在水上即收送縣、表上臺勅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惔云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邊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為高惔所得故遠涉山海欲一見禮拜惔即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歎歎涕泣像即放光照於堂內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常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剎史表上晉簡文帝勅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種凡四十餘年東

西洋威光跌方具達以剝像灵要倍加勉勵後東遊吳縣禮拜石像此像以西晉將末建興元年癸酉之歲浮在吳淞江滬濱口漁人疑為海神延巫祝以迎之於是風清俱盛驟然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天師之神像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士吳縣民朱應聞而歎曰將非大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東吳寺弗尼及信者數人到滬濱口稽首盡虔歎曰至德即風潮調靜遂見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惟衛二名迦葉即接還安置通玄寺吳中士庶嗟其灵異歸心者衆矣遂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晝夜虔禮未嘗暫廢頃之進適會稽禮拜節縣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歲久荒蕪示存基墟達觀心末想

乃見神光談發因是修立龕砌群鳥無故棲集凡近寺側畝漁者必無所獲獲道俗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顓復加開拓達東西觀禮屢表徵驗精誠篤勵終年無改後不知所之

支曇齋傳經師第二

釋慧皎

支曇齋本月支人富居建業少出家清苦蔬食憇吳虎丘山晉孝武初勅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教以師礼著特慕妙聲善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目裁製新聲梵響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美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齋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其法好製六言梵唄傳響于今後終於好佳年八十一

支曇齋

劉鳳

支曇齋本月支人清苦蔬食憇吳虎丘山晉孝武初請出都嘗夢天神授其聲法目製新聲梵響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美雖東阿先變康會後造未如齋之妙最是命家之作按梵唄本自西音佛好謂妙音聲也其流入此土自非傳譯所盡若吳音輕揚柔靡固好不論音韻須陀陀陣乃使梵僧暢其音韻以作勇氣則無太道上乎梁僧慧皎云曹植演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放遊之端響又感漁山之神製若其間起擲盡舉平析放敲游飛却轉反疊攝弄動韻則掄靡非窮張張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音光場七善壯而不猛凝而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不擾濁而不蔽即皎之言可以知梵響矣

釋曇智傳經師第八

釋慧皎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性風流善舉止能談莊老經論書史多所結涉既有高亮之聲雅好轉讀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要高調清徹寫送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虔等並從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攜典同行蕭寺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國年七十九

領、尊者

戴世蘇志

領、尊者梁時僧也今虎丘之懸、泉寶華之卓錫峯皆其遺跡

又

蘇州志

錮、尊者梁天監中卓錫晉華山智顯禪院泉隨湧出故名錮
錮泉至今靈源尚存

惠響

蘇州志

惠響吳興人姓懷氏天監中居虎丘不得甘泉乃俯地側噴得
泉今名曰虎跑泉後駐錫馬鞍山講建塔廟坐於山脇石室間
有二虎為侍方運籌思域有神人謂曰顧施千工以成是夜風
雷振吼林木跳忽但聞撲斫聲明日奇石盡然廣附聯城事聞
武帝為造寺名惠聚今山中尚存石像於室中扣之鏗然有聲
呼為響大師

又

見月世昌崑山志

慧響吳興人姓懷氏天監十年由內寺歸省登馬鞍山有息焉
之志曰故錫禪坐於山脇石室間方運籌思立精舍夜半山神
役鬼工築臺後人曰名鬼壘臺師後駐錫子江心嶽墓山示寂
寺僧感其開山乃斷石像於所憩石室中至今猶存

釋寶唱傳 釋經初之第二

釋道宣

釋寶唱姓岑氏吳郡人即有吳建國之舊壤也少懷恢敏清貞
自蓄願惟建立勤曰為紫霄養所費終於十畝至於傳求備書
取齊富目疏略便能強識文彩銷磨義理有聞年十八授僧祐
律師而出家焉祐江表僧望多所製主其如前傳記之唱阮始

陶洋經律諸乘承風建德有聲宗嗣住莊嚴寺博採群言酌其
精理又惟開悟士俗要以通濟為先乃從處士顧道曠呂僧智
等習聽經史莊易略通大義時以其遊涉世務謂有俗志為訪
家室執固不迴將及三十天唐既崩表事云畢建武二年振撥
帝智出都專曉涉歷五載又中風疾會齊氏云季連亂入東遠
至閩越討論舊業天監四年便還都下乃勅為新安寺主帝以
時會雲雷遠近清晏風雨調暢百穀年登豈非上智三寶中類
四天下藉神龍幽靈叶贊方乃福被黔黎散慈厚德但文散群
部難可備尋下勅令唱撰撰集錄以擬時要或建福禳災或禮
懺除障或舉接神鬼或祭祀龍王部類區分近將百卷八部神

名以為三卷包括幽奧詳舉古今故諸所祈求帝必親覽指事
祠禱多感威靈所以五十許年江表無事兆民荷賴緣斯力也
天監七年帝以法海浩瀚識難尋勅莊嚴僧吳於定林寺
繕眾經要抄八十八卷又勅開善智藏緇眾經理義疏曰義林
八十卷又勅建元僧朗注大般涅槃經七十二卷並唱奉別勅
並贊其功綸終始緝成部表及簡文之在春坊尤耽內教撰
法寶聯璧二百餘卷別令贊唱綴比區別其類通略之流帝以
佛法冲奧近識難通自非才學無由造極又勅唱自大教東流
道門俗士有叙佛理著作弘義並通鳩聚就日續法輪論合七
十餘卷便夫迷悟之窟見便歸信溪助道法無以加焉又撰法

集一百三十卷並唱獨專處緒結成部上既觀覽流通內外十
四年勅安樂寺僧紹撰華林佛殿經目雖復勒成未愜帝旨又
勅唱重撰乃同紹前錄注述今離甚有科據一褒四卷雅恆時
望遂勅掌華林園寶經藏搜求遺逸皆令具足備造三卷以
用供上緣是又勅撰經律要相五十五卷飯聖僧法五卷帝又
注小品經五十卷於時佛教隆盛無得稱焉道俗才華互陳文
理自武帝膺運時年三十有七在位四十九載遂以庭陰早傾
常懷哀感每歎曰雖有四海之尊無由得伸周極故留心釋典
以八部教若為心良田是諸佛由生又即除災滌累故收採衆
經躬述注解親臨法座講讀數弘用此善因崇津靈識頻代二

皇捨身為僧給使洗濯煩穢仰資冥福每一捨時地為之震相
繼齊講不斷法輪為太祖文皇帝鍾山竹園建大愛敬寺紀躬
協日臨覽百大翠微峯極流泉灌注鍾龍遍嶺飭鳳乘空創塔
包巖巖之奇宴坐盡山林之遠結構伽藍同尊園後經營彫麗
奄若天宮中院之去大門延袤七里廊廡相架簷雷臨屬旁置
三十六院皆設池臺周宇環遠千有餘僧四事供給中院正殿
有珎壇像奉高丈八匠人約量晨作夕停每夜恒聞作聲旦視
輒覺功大及終成後乃高二丈有二相好端嚴色相超挺殆由
神造屢感徽迹帝又於寺中龍淵別殿造金銅像奉高丈八躬
中供養每入頂禮歎歎嘆不能自勝頃從左右無不下泣又

為獻太后於青溪西岸建陽城門路東起大智度寺京師夾里
與通博朝市之中途川陸之顯要殿堂宏敞寶塔七層房廊
周接華果間發正殿亦造丈八金像以申諸福五百諸尼四時
講誦寺成之日帝顧謂群后曰建斯兩寺奉福二皇用表周極
之情以達遠近之思而不能遺蓼莪之哀復於中宮起至敬殿
景陽臺立七廟崇崇宇嚴肅鬱若卿雲粉壁朱柱夾映相耀故
二皇座具備諸祀冠蓋簪簪日興晨晨昏如在衣服輕暖隨
時代易新奇芳旨應時日薦帝又曰雖竭工匠之巧殫世俗之
奇水石周流華樹離皆限以國務不獲朝夕侍食惟有朔望親
奉饋奠而無野瞻仰內心崩潰如崩如灼又作聯珠五十首以明

孝道又制孝思賦廣統孝本至於安上治民移風易俗真度越
終古無得而稱故元帝云伏尋我皇之為孝也四運推移不以
榮枯遷賈五德更用不以貴賤華心臨朝端默通曉之思終軫
垂拱巖廊風樹之悲遙切潛齋宗廟度事郊禋言未發而涕零
容不改而傷慟所謂終身之憂者是也蓋虞舜夏禹周文皇帝
萬載論孝四人而已廣如譯所撰金樓子述之又以大通元年
於臺城北開大通門立周泰寺樓閣臺殿則宸宮九級浮圖迴
張雲表山樹園池沃蕩煩穢其年三月六日帝親臨幸禮懺歎
接以為常准即捨身之地也雖億兆務殷而卷不輟手披閱內
外經論典墳恒以達曙為則自禮記古文周書左傳莊老諸子

論法孝經往往所未詳悉皆為訓釋又以國學自限隔於貴賤乃更置五體括引集傳故使孔釋二門繁茂峙列帝前後集百有餘卷著通史書苑數千卷唱當斯盛世頻奉重書預奉翻譯具如別傳初唱天監九年先疾復動便發二願通尋經論使無遺失搜括列代僧錄創區別之撰為部表號曰名僧傳三十一卷至十三年始就條列其序略云夫漢末寂滅者在於視聽之表考乎心行者諒須昇青之工是知萬象森羅立言之不可以已者也大梁之有天下也咸加赤驥功濟蒼生皇上化範九疇神遊八正頂戴法橋服膺甘露竊以外典鴻文布在方冊凡品六藝八寸周道而沙門淨行獨紀述玄宗敏德名絕終古擁

歎長懷靡茲永歲津師釋僧祐道心貞固高行超邁著述諸記振發宏要寶唱不敎預班二落禮誦餘日摺拾遺漏文廣不載初以脚氣連發入東治療去後勸述因此抵罪請配越州尋令依律以法處斷僧正慧超任情乖旨猶徙廣州先憾京師大僧寺通方徒僧表永棄荒裔遂令鳩集為後多闕畫則伏憾夜便繒錄加又官私催逼惟日弗暇中甄條疏文詞墜落將發之日遂以奏聞有勅停摺令住翻譯而此僧史方將刊定改前宿贊更加美足故其傳後自序云豈敢謂僧之董狐庶無曲筆耳然唱之野撰文勝其質後人憑據揣而用之故數陳當要為時所刊不測其終

結高僧傳為篇者十曰譯經解義習禪明淨遺法感通遺身諸誦典福雜科今於譯經義解習禪明淨感通雜科六種中取其要於吳居於吳遊於吳者抄入此篇餘四種無涉於吳者故無所錄

釋僧若傳 義解初之第五

釋道宣

釋僧若莊嚴寺僧孺之兄子也疎以律行清嚴見之前傳若少而廉靜邑里推之十五出家往虎丘東山精舍事師恭孝與人友善性好勤學出都往治城寺二十餘年經數通達道俗器賞太常卿吳郡陸惠曉左民尚書陸澄溪相接待年三十二志絕風塵末東還虎丘栖身幽室簡出人世披文既古自足雪覆雖

復如葉不充單復不瞻隨宜任運罕復經懷耶耶王斌守吳每巡法集還都謂知己曰在都賴得若公言謔大忘衰若見其此歲放生為葉仁連並魚愛及飛走講說雖疎津梁不絕何必滅迹巖岫方謂為道但出處不失其机猶覺其德高也天監八年勅為彼郡僧正親當元帥猶詳意山內故失匡救之美致有貪慢之詰未必加諸已要亦有暇暮豈以普通元年卒春秋七十復有僧舍者若之兄也亦以碩學知名少而雋警長益廣退經律通明不永早世復有法度者住定林寺沉審其性言不卒暴先行而後從焉時莊嚴寺又有惠梵惠朗並以內外廣學一期標譽梵本吳氏剡人剛決強斷不事形名朗肌克霜潔時人目

為白朗摩講衆經願入能例

釋僧是傳義解初之第八

釋道宣

釋僧是姓孫氏家於吳郡之富春有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幼孤養能言而樂道七歲出家住虎丘西山寺為僧迴弟子從迴受五經一聞能記精神洞出操群獨秀每與同輩言誰及諸典礼未嘗不慨然欲為已任宋吏部郎吳郡張辨謂之曰沙弥何處是曰貧道姓釋家於此山辨甚異之特進張緒見而歎曰松栢雖小已有凌霄之氣由是顯譽年十三隨迴出都住白馬寺寺僧多以轉讀唱導為業是風韻清遠了不厝意年十六而迴止哀容俯仰率由自至長礼畢移住莊嚴師仰墨景、文居寺

住雅有風軌大小和從寺給僧足是安貧好學與同寺法雲禪崗法閑素學柔次達亮四心經論夕則合帳而卧晝則傲衣而行往往語詢不避炎雪其精力篤課如此大明數論究統經律原始要終望表知裏內養諸已旁涉同志前疑往結靡不永泮雖命世碩學有是非之辨是居中振發會無擁滯光緒既著風嚴宏遠齊文惠帝竟陵王子良深相貴敬請還連接尚書令王儉延請僧宗講涅槃經是扣問曉環言皆推敵儉曰若竺道生入長安姚興於道遙園見之使難道融義往復百翻言無不切衆皆觀其風神服其英秀今此是法師超悟天體性極照窮言必典詣能使前無橫陣便是過之遠矣文宣嘗講桑次二法師

於普弘寺共講成實大教通勝冠蓋咸服是於夫席論議詞旨清新致言宏通往復神應聽者傾席次公乃披塵尾而歎曰老夫受業於彭城精思此之五聚有十五番以為難著每恨不達幼歎必欲研盡自至金陵累年始見竭於今日矣且試思之晚講當答及晚上講載復數交詞義逆擁次公動容顧而座曰後生可畏斯言信矣年二十六永明十年始於興福寺講成實論先輩法師高視當世排競下筵其會如希山栖邑寺莫不掩扉畢集衣冠士子四衢輻湊坐皆重膝不謂為迂言雖竟日無起疲倦皆仰之如日月矣希風慕德者不遠萬里相造自晉宋相承九論講者多高談大語競相誇罩及是為師範後落秀上机

變如神言氣典正座無洪聲之侶重以性多謙讓未嘗以理勝加人處衆澄眸如入禪定其為道俗所推如此時人稱曰折剗雙隱通古無例條貫始終受者易悟庶方藩諸要論大同正法矣於是名振天下瞻象千餘改、善誘曾無告倦晉安太守彭城劉崇嘗謂是曰法師經論通博何以立義多儒答曰宋世貴道生頓悟以通經齊時重僧乘影此舉以講道貧道謹依經文文玄則玄文儒則儒耳時竟陵王世子蕭昭明出守會稽有要吳共往征虜別之吳曰吾止講席相識未嘗修詣聞其得郡便狼狽遠別意所不欲衆因是亦止永元、年勅僧局請三十僧入華林園夏講僧正擬是為法主是止之或曰何故答曰此乃

內潤法師不能外益學士非謂講者由是譽傳避通名動京師
耶耶王仲寶吳人張思光學冠當時清貞獨絕並授分請交中
以編帶年立之後頻事開解蔚為宗匠九部五時若指諸掌玄
理伏難坦然易故縹素結轍華都邀延復屯卒矣時有合開
風成者新來之風耆年素望懷新舊之恥設伏者比肩翹聞者
間出是隨方領會弘量有餘皆銜璧璽觀然風靡者一人而
已值齊曆橫流道屬昏諛時寵小人世嫉君子因避地徐部仍
受請入吳法輪經轉勝幢屢建皆隨根獲潤有聞南北聖梁曆
運乃翻然自遠言從帝則以天監五年遊于都輦天子禮接下
筵至溪暎晚初僧正慧超銜詔到房欲屈與法龍法雲汝南周

捨等入華林園道義自茲已後優位日隆六年制注波若經以
通大訓朝青皆思弘殿典二請京邑五大法師於五寺首講以
是道居其右迺恭帝情淺見悅可因請為家僧四事供給又勅
於惠輪殿講勝幢屢經帝自臨聽仍選才學道俗釋僧智僧晃臨
川王記室東莞劉綬等三十人同集上苑林寺抄一切經論以
類相從凡八十卷皆令取衷於是十一年春忽感風疾後雖小
間心猶虛謬言語遲蹇是日自登座講說已二十年如見此病
例無平復講事盡矣乃修飾房內隔立道場日夜禮懺後吳郡
太守張亮吳興太守謝覽各遣僚佐至都表上延請有勅給船
伏青輦登還二郡迎候并填滿川京師學士雲隨露舍中途守

宰莫不郊迎晉陵太守蔡搏出候門迎之歎曰昔仲尼素王於
周今是公又素王於梁矣天監末年下勅於莊嚴寺建八座法
輪講者五僧以年臘相次是最處後衆位彌盛莊嚴講堂朱世
祖所立樂壇增映延表遐遠至於是日不容聽衆執事啟聞有
勅聽停講五十日悉移客戶四出簷霑又進給牀五十張猶為
迫近枕檯推折日有千數得人之盛皆比類焉是日捨什物觀
詭擬立大堂虛未周用持庫生長傳付後僧又於簡靜寺講十
地經堂宇先有五間虛有迫近又於堂前權起五間舍而為一
及至就講寺內悉滿斯盛化之果殆非意矣少與齊人張融謝
朓友善天人才學過人莫不致禮雖居重名不慕榮勢閑處一

室簡適豪右衆人多恨之唯吳郡陸倕博學自居名位通顯早
崇礼教是亦密相器重時為太子中庶備從到房是稱疾不見
任欣然曰此誠弟子所望也人皆推倕之後名德也孫重是之
不趣於世豈普通之後先疾速發跡懷退靜夜還虎丘人無知
者時蕭昂出守吳興欲過山展禮山主智遠先知以告昂昂曰
吾山數病人無事見青二千石皆戴顯隱居北嶺宋江夏王入
山詣之高卧牖下不與相見吾雖德薄請附戴公之事矣及蕭
至是從後門而遁其年皇太子遣通事舍人何思澄銜命致禮
贈以几杖鑪香褥席塵尾排扇等五年下勅延遷移住開善便
所在備礼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天望於路增劇未堪山寺權停

莊嚴曰遺跡留以至大漸良醫上藥傳於寺內中使參候相望
馳道以大通八年二月一日清旦卒於寺焉春秋六十一天子
悲惜儲君嗟惋勅以其月六日定於鍾山之開善墓好喪事大
小隨由備辦殯土陳留阮孝緒為著墓誌弟子智學惠慶等延
立三碑其二碑皇太子湘東王並為製文樹於墓側徵士何胤
著文立於本寺初是嘗樂於禪默乃依所立義試過安心旬日
之間遂得入定問諸禪師皆云門戶雖殊造寂不異又嘗於講
日謂眾曰昔跡天輝道安每講於定後常使都講等為金靈
轉經三契此事久廢既呈前修勝業欲屈夫眾各誦觀世音經
一遍於是合坐欣然連立相習今後道俗捨物乞講前誦經由

此始也時有靈根寺道超比丘勤學自勵頗明解如是夢有人
言僧是法師毗婆尸佛已能講說若始修習云何可等但自加
功不惡不隨自得解後大領悟是當造孫勒佛并諸供具朝夕
禮謁乃夢見孫勒佛遣化菩薩送菩提樹與之菩薩曰菩提樹
者梁言道場樹也弟子願宜其言是開而最之日禮有六夢正
夢惟一乃是好惡之先徵故周立占夢之官後代廢之正以俗
人沈淪多假託吾前野夢乃心懸耳汝勿傳之以莊嚴寺門
及諸牆宇古製不工又吳虎丘山西寺朽壞日久並加繕政事
直弘麗是所造經像金不封附須者便給故生布施未嘗倦廢
弟子諱曰和尚所修功德誠多未始建大齋會恐福事未圓是

曰大齊乃有一時發起之益吾寡乏人刀難得盡理又且米菜
醬醋樵水湯炭踐踰洗灸傷害微重豈有數量慮有此事故不
敢為也如後宋寄王宮官府有勢之家便役雖多猶難盡意近
識觀之藉此開悟智者窺之有求名之謂要請法俗侵星早到
若不專至有乖素心若現斯言猶涉訛笑故吾不為也吳笑言
美善舉止吐納膏腴自生顧盼風飄滿堂凡所施為不為名利
勤注教易形於言晤先人後已常若不及嘗有餘師言弟子不
恭者吳呼與相見為設飲食方便誘諭遂成善士生無左道下
筆不妄周惑凡人又不假託奇恠以誑近識言人君子皆慕
焉若君負取者亦望風而畏敬聞其名者偽夫正鄙夫立所著

論疏雜集四聲指歸詩譜決疑等百有餘卷流世

恒智

劉鳳

恒智梁天監中來遊嘉定開蘆茨中有虎智趺坐經旬時村氓
饋食見二虎馴狎左右象驚異因捨田結菴居之宋嘉定中建
保安禪寺於此

釋智藏傳

義解初之第十二

釋道宣

釋智藏姓顧氏本名淨藏吳郡吳人少傳曜之八世也高祖彭
年司農卿曾祖淳錢唐金祖瑤之貢外郎父映奉朝請早亡其
母嘗夢繞吳城一市雲雲四布而天中開朗象星墜地取而吞
之因而有娠焉及生藏也少而聰敏常懷退讓果食衣服履及

威儀皆新華先讓而處下末由此擊舉鄉閭敬而尚重年十六
代宋明帝出家以泰初六年勅住興皇寺事師上定林寺僧遠
僧祐天安寺弘宗此諸名德傳如前述藏棄依訓範教義弘隆
嘗遇師疾甚不食多日藏亦從之待師進飲藏還進飯乃至平
復方從師好自是戒德聖明學業通與眾所知識起於虎等當
時桑次二公玄宗蓋世初從受學扼腕經論統辨精理及其開
闢延敵莫能涉其津者藏洞曉若神微言每吐預有比蹤罔不
折伏於是二僧歎揖自以弗及之也齊太尉文憲王公深懷敬
悅爰請安居常數扣知之晚太年文宣王建立正典紹隆釋教
將讓淨名選窮上首乃招集精解二十餘僧授符策乃得於

歲年臘最小孺居末坐教述義理周或抗衡道俗翕然崇高
舉先是會稽慎法師志欲宣通妙法乃請文宣方求講匠以藏
名稱普聞允當金鷹遂流運會計多歷年祀服膺鼓篋宴繁有
徒但以律部未精重遊京輦信月瓶喻有似燈傳燭而十誦明
了諸部薄究未還吳郡道流生地也學人襄燈隨之不少永元
二年重遊西穴居法華山繼眾弘業及齊德祚謝王室大騷天
地既開經籍道廢遂翻然高舉欲終焉而穴建有梁華命大弘
正法皇華既至方遊京輦天子下禮承修崇貴莫不來款聖僧
寶誌還神寔步于鍾阜結蓋前建塔寺名開善勸藏居之初藏
未爰具戒過誌於定林上寺遂推舍居前垂示崇教之迹識知

德望有歸告之先見矣時梁武崇信釋門宮闕恣其遊賦主者
以負晨南面城_城中一人議以御座之法惟天子所昇沙門一不
當預藏聞之勃然厲色即入金門上正殿踞法座抗聲曰貧道
昔為吳中顧郎尚不慙御榻况復延祖定先金輪釋子也擅越
若殺貧道即殺不虛無受生之處若付在上方獄中不好行道
即拂衣而起帝逆罷勒任從前法斯踰略天子高岸釋門皆此
類也有野姥者工相人也為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
辯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
九聞斯促報講解頓息竭精修造發大誓願不出寺門遂撰經
藏得金剛波若受持請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香湯洗浴淨

室誦經以待死至歲而開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
是報盡期由波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
驚起曰何日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了一無沙門誠不可
相矣藏問今得至几卷云色相骨法年六十餘藏曰五十知命
已不為天况復過也乃以由緣告之相者欣服竟以畢年辭世
終如相言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多有徵應乃至子今日有
光大盛通屢結連梁大同中敬重三寶利勸昏心澆波之構群
情下達僧正憲綱無施於過門帝欲自御僧官雖任法侶勸主
書過令許者署名于時盛哲無敢抗者皆匿就故筆後以疏開
藏、以筆橫縛之告曰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帝覽之不以介

意斯亦拒累萬乘季代一人而已帝意殊盛事將施行於世雖
藏後未同而勅已先被晚於華光殿故會衆僧大集後藏方至
帝曰此見僧尼多未調習白衣僧正不解律科以俗法治之傷
於過重弟子暇日欲自為白衣僧正亦依律立法此雖是師之
事然佛亦復付囑國王向來與諸僧共論咸言不要法師意旨
如何藏曰陛下欲自臨僧事矣先顯正法但僧尼多不如律野
願垂慈矜恕此事為後帝曰弟子此意豈欲苦衆僧耶正謂俗
惡過重自可依律定之法師乃全矜恕此意何在答曰陛下誠
欲降重從輕但未代衆僧難皆如律教散乞矜恕帝曰請問諸
僧犯罪佛法應治之不答曰竊以佛理深遠教有出沒意謂亦

治亦不治帝曰惟見付囑國王治之何處有不治之說答曰調
達親是其事如來置之不治帝曰法師意謂調達何人答曰調
達乃誠不可測夫示迹正欲顯教若不可不治聖人何答示此
若一向治之則衆僧不立一向不治亦復不立帝動容追停前
勅諸僧震懼相率啟請帝曰藏法師是大大夫心謂是剛道是
言非剛道非致詞宏大不以形命相累諸法師非大大夫意矣
不用言則不異弟子向與藏法師頌諍而諸法師默然無見耶
者豈非意在不問耳事遂復藏出告諸徒屬曰國王欲以佛
法為己任乃是大大士用心然衣冠一家子弟十數未必稱意况
復衆僧五方混雜未易辨明正須去其甚暴耳且如來戒律布

在世間若能遵用足相綱理僧正非但無益為損弘多常欲勸
令罷之豈容謂成此事或曰理極如此當萬乘之怒何能免然
藏笑曰此真可畏但吾年老縱復阿旨附會終不長生然死本
所不惜故安之耳後法雲謂衆曰常於義理之中未能相謝一
日之事真可愧伏不久勅於彭城寺講成宴臨召百餘皆一時
翹秀學觀衆之又勅於慧輪殿講波若經到勅大使三十人預
座藏開釋發暢各有清拔皆著秘記曉後傳習天監末年春捨
身大藏經集道俗并有講金剛波若以為極悔唯留衣鉢餘者
傾盡一無遺餘陳郡謝幾卿挂衣竹戲曰猶留此物尚有意
耶藏曰身猶未滅意何由盡而尚懷靖慮託靈山林還居開善

因不復世時或勸會乃上啟辭曰凡昔願昔心或不調欲依佛
一語於空閒自制而從緣流二十餘載在乎少壯故可推斥今
既老病身心俱減若復遺一毫便不堪自課故願言靜處少自
榮衛非敢傲世求名非欲從閑自誕時是常人近情慎前途之
已迫耳帝手勅諭曰未空自閑依空入慧高臨養神實是勝樂
不違三乘亦以隨喜惟別之際能無恨然岐路贈言古人所重
猶勸法師行無礙心大悲為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不宜頓杜
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勸往反頻仍久之藏持操不改
帝特受菩薩戒勸僧正瞽老宿德望時起正略略法深蘊約智
藏三人而帝意在於智藏仍取之矣皇太子尤相敬接將致此

而之禮肅恭虔往來輪徐動鳴笳鼓降尊下祀就而謂之從
遵戒範永為師傳又請於寺講大涅槃經時惟坐爰命諸僧朝
闕時考道俗盛堂法筵之盛未之前聞又於此間更延談論皆
歎曰陪預勝席未曾有也藏任吹噓真行平等毀譽不動榮利
未干宴坐空閑巖然山立雖神富凝隔風韻清高其應物也汲
汲然如有不足可謂聖儼即溫君子之變者矣自現處巖岫晦
形人世又於寺外山曲別立頭陀之舍六所並是茅茨容膝而
已皇太子聞而遊覽為各賦詩而返其後章云非曰樂逸遊意
欲識真穎藏結心世表常行懺悔每於六時翹仰靈相口云理
味深玄淺思斟酌自抱疑礙恐乖聖意多僻因而懇惻詞淚俱

發常宿靈曜寺夜漸用心見有金光照曜一室洞明人問其故
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是旦遂疾至於大漸帝及諸君中使
相望四部白黑日夜恭候勅為建齋子制願文并經以整藥而
天子不慙唯增不降臨終詞色詳正遺言唯在弘法以普通三
年九月十五日卒於寺房春秋六十有五勅葬獨龍之山赴逆
盛道同為建碑靖野寺內各一新安太子蕭玘製文湘東王繹
製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鈞為立墓誌初藏嘗夢見金粟如來
入室共談執二塵尾其一簪裝其一者素留素者與藏又徵士
廬江何胤居吳郡虎丘山遇一神僧提一函書云有人來寄語
須臾失之及開函視全不識其文詞後訪親僧云是大莊嚴論

中間兩然也時人咸謂藏之所致又彭城劉混之罪當從戮藏
時處後堂為帝述四等義外奏聞之帝曰今為國事不得道四
等義如何藏曰言行乘機也今机發而不中失在何人四等之
舉義非徒設帝遂捨而不問竟以獲免劉氏終亦不委斯由其
潛濟益被率多如此凡講大小品涅槃波若法華十地金光明
成實百論阿毗曇心等各著義疏行世

雪樓珠步紹門崇行錄載龍法師禮懺智藏誦經替曰修短
方也禮懺誦經而壽延則宿日之說廢矣噫還帶而天相除
渡蟻而青形現人力尚可同天况三賢不思議力耶將恨精
誠不能如二公耳鼓簪簪而為經文并確而成礼亦何怪乎

威應之無由也

釋僧遵序義解二之二十一

釋道宣

釋僧遵姓嚴吳郡人孝敬夙彰侍中王錫見而異之一而定
交師事鍾山靈曜道則法師則亦權行外彰深相推重後遊談
講肆縱辯天垂曾難拈提慧珠品義精思間出中座嗟揚於
提曰改舊致更新章句果高有勸與善教義集登即就辨如流
帝有嘉之仍降家僧之礼帝制勝鬘義疏班壽光敕諸僧咸懷
自惡遵源窮理窟特詔敷述皇儲尚書令何敬容以並諸論擘
道俗欣洽時論競之中興荆鄴正位僧端職任奉月道風靡舉
恂，七眾不肅而成昔晉氏始置僧司迄茲四代求之備葉罕

有斯焉自後撰索幽求經譜盤結皆誠旨起廢怡然從正以天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移神大寶精舍春秋七十有九于二十日葬於江陵之中華北山初年少孝慕自然家貧親者珍養或關後名德既立供觀腴旨進益陳及處艱憂毀幾致減年方弱冠便誦法華數溢六千坐而若寐親見普賢香光照燭仍降摩頂書而不傳大漸惟幾方陳同志凡講涅槃大品十八部經各數十遍皆製義疏流於後學等觀即梁明帝之法名也自云北西歸依時移三紀擁經問道十有三年終識苦空功由善道況乎福田五世所資兩葉仁既厚矣義莫浚焉遂刊碑請誌述德如左

釋道超傳 義解二之第十

釋道宣

釋道超姓陸吳郡吳人吳丞相數風之六世也祖昭尚書金部父遵散騎侍郎超少以勤篤知名與同縣慧安早投莫逆俱遊上京共契請業時是法師住靈基寺值曼東講因共聽沙門法珍成論至滅諦初聞三心滅無先後超曰斯之言悞非吾師也見曼解冠一方海內諸師輟寢忘味以夜係盡但性褊躁執不顧功少願望已多每打評嘆曰為今漢生聲笑人又聞龍光寺僧整始就講說跡復勇銳歎曰乃可無七人何事在於人後惆悵疾心累日廢業日自懺悔求諸佛菩薩乞加威神令其慧悟如僧是也事在曼傳遂勤劬苦至有頃洞徹終日悲怡獨語

獨笑每言無僧寶珠我今已得雍容高步有氣凌俗白黑改觀名駕當時及至講說解析疑伏每無遺隱若復為俗雅伏意氣求相擊抗若遇机臨敵無不應驕同寺僧道青年盛小大亦微向學方而性多怠惰不能克己橫相陵罵超亦時衡肅微末之數也他日有曰我之與卿誰相優劣超曰若論年臘請以相寄曾隨之量未論先後時為直言自起處獨房屏絕賓伴內外靖典常擁膝前而手不釋卷加以塵埃滿屋蟋蟀鳴壁中言即吳郡張率謂曰蟲鳴聒耳塵土埋膝安能對此而無忤耶答曰時聞此聲是代簫管塵隨風來我未暇掃致忤名宿為愧多矣時人高其放達年三十六以天監初卒有慧安道入往湘宮寺塋

玄析奧甚有精理年三十二卒於住寺時以咸亨俱卒塋葬同哀

釋法勇傳 義解三之第三

釋道宣

釋法勇厥姓垣氏其先魏國龍亢人也祖法武尚書外兵錢唐今日此遺迹於虎丘山後客寓居吳郡吳縣東鄉垣里父獻弱齡早亡母張氏嘗夢自登佛塔獲二金菩薩像育二男並幼而入道長則慧聰勇其次也初出揚都依止靈曜寺剛師為和上銳志禪誦治身疏菲隨方受業不事專門豈非版金成寶才情刻鏤宣玉有美必待剏磨誠有由矣年登具戒從靜眾寺峯律師遊學十誦有龍光寺僧綽建元寺法龍並道秀域中聲高梵

表乃服膺座右宗成實刻情砥礪寢食忘疲苦思沉淪坑岸
斯墜跡歷寒暑博習大成至年三十法輪便轉自此遠致學徒
盛開講肆高視上京鬱為魁彩專講論文得十許通儒而梁季
傾覆人百沸騰每思適世莫如其所于時攝山諸尚直繼一乘
橫行出世隨執引悟有願遵者嘗行報恩寺前忽見人云從攝
山來授竹如意謂勇曰尋常如意俄失蹤迹信宿之間又有未
函益三論一部置房前憲上尋究莫知來由欣諸嘉瑞執勇難
任因此拂衣里閑駕言泉石期神者冥非企禽臺之侶修空習
慧室遠林遠之風便停止觀寺朝夕侃侃如也詮師后以年期
義蕪師友抑亦官羽相許永蓋待益之志也自此言刊章句採

攝希微九厥鋒經莫不包舉大法獲傳於焉是賴天嘉五年世
祖文皇請講於太極殿百辟其陳七衆咸萃景仰之輩觀風繼
踵遊息之位附影成群自此聲名籍甚矣住大祥衆寺十有八
載及造講堂也門人聽信經營不日接雷飛軒製置弘敞題曰
般若之堂也以至德元年五月二十八日遽疾少時平旦神逝
春秋六十有九然其大漸之時神容不變經宿頂暖衆皆異之
至六月六日安于攝山西嶺自始至終講華嚴涅槃方等大集
大品各二十遍智論中百十二門論各三十五遍餘有法華思
益等數部不記又早持親愛弱而苦文章聲辨時世高之愛
至岐手肢是不繼不涅槃像教之棟梁精義之林藪弟子等追

撰北而之禮錫石碑之其文待中尚書全濟陽江枝製

釋法澄傳義解五之第十一

釋道宣

釋法澄吳郡人少机警善談論文章書史頗皆綜涉初從興皇
朗公講釋三論至於教旨華競者皆條理而通暢焉未幾徒立
講於江都開善寺常聽二百餘僧化洽吳楚傳譽准海角褒相
越日增位席晉王置四道場澄被召入安時悟物弘道無絕仁
壽三年奉命開懷居子日嚴廣汎視聽憲章新教披講智論聲
望殊重京師碩學咸謂問之場帝從駕東都定鼎伊維從出洛
右因疾而終時年七十餘矣

釋智嚴傳

釋道宣

釋智嚴姓朱氏住蘇州虎丘東山寺神氣清遠彰於極深微厭
龍樊鼎希象廓初授武丘流法師流道藝之重羽儀當世聚分
隱無忌請益滋有同即顧希渴會指謝峻岳義府經肆東南
之美並欽高德同挹清風由是儒釋通弘真俗具舉皆重仰
允得其門終踰弱冠便弘講說莊嚴瞻師新矣一宗鷹揚萬代
逆伏膺諸賢百舍非遠髮既精疑滯咸折以而周弘正博通
內外鑒賞人倫常數嘉之以為釋門之瑚璉也陳鄴陽王伯山
新安王伯周新蔡王叔齊並降青臺道延請敷說至德二年奉
勅於太極殿講金光明天子親臨法席具僚咸在故能寓此題
河振斯木鐸聲、奇韻超、入神或有捷徑小道互持邪論其

不迴車杜口故心易業人主數嘗稱善久之至德三年丁外憂
泣血銜哀殆得毀滅目此言歸舊里止於東山精舍善說不休
法輪常轉開皇十一年爰降勅書慰勉勞問法師極身淨土擬
志法門普為眾生宣揚正教勸修功德率屬法徒專心講誦瞻
濟群品欽承德業甚以嘉之尚書令楚公素友僕射郢公威並
躬到道場接足頂礼咸捨財資莊形命十二年勅置僧官道
俗皆請居平等之任聚以服道斯人直心應物和各之衆清風
穆如也時郡將崇成劉公鳳仰高名常欽盛德及到符臨鎮請
為菩薩戒師師王陳以帝子之貴作狀准海乃降教書至山延
曰弟子下車舊楚亟改炎涼迭聽清規其來有日敬承幽栖山

谷多歷年所道風勝氣獨擅當今故以德冠林遠道越生什炳
斯慧耀以悟群迷獨步江東何甚之美未獲稽趾下延洽承高
義抒拙之勞載盈懷抱墟虎之岫川述不遇翔鷟之濤風烟相
接必頻振忍辱之衣赴翹勤之望乃因辭以疾事不獲從引籍
平臺淚加敬礼頻遣使人請弘大教惟衆志遠人世心逸江湖
詞翰懇惻因來東還王亦弘以塵外得遂宿心資給所須將送
甚重於是接浙展征還居山寺現疾決旬而神用無爽以大業
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終於本住容貌若存頂暖身柔皆如平
日聞諸前記乃盛果之徵也春秋七十有二即以其年十二月
安於山之南巔惟衆性託竟達於情閑矣等懷遺物弘量居心

楚越拘情得喪無違方寸之地悠然罕測美丰姿善談笑流連
嘗悟見者忘返加以衆說虛寂極持無失標大品涅槃法華等
各二十通草經遺務者罕得記焉又居身清儉不在飾玩衣鉢
已外隨用擅捨方丈之內虛空蕭然几榻之間文疏而已故能
道盛一時名重當世其好造丈八盧舍那無量壽荊州瑞像於
寺供養并起閭西佛殿二所迴廊周遍具二莊嚴弟子道恭猶
子道順德惟上首紫雲傳燈成樹高碑用挂景行秘書虞世南
為文

釋智炬傳義解七之第二

釋道宣

釋智炬姓吳氏吳郡人性幹莊善机會美容貌雅為表表又善

草陳獨愛文章每值名賓輒屬與綴彩鋪詞橫錦勇思霏霜而
儀軌蓋司未泓流俗初融興王朗公講計窮深致學冠時雄而
神氣高標物舉出威儀庠序容止端隆雖寢處虛閑文操無
改有人私現而月夜行空野攝衣無見抄反欣其謹慎故重叙
之講四論大品洞開幽府鏡識宗歸披釋金陵望風頃快吐納
机辯道對當時弘匠漸東砥礪前學致使高穴西驚成器極繁
末於故都建初寺又講三論常聽百人荊州刺史武山公郭演
隋之良宰創茲南蕃奉教諮謁降情歸集隋場住鎮揚越採拔
英灵炬既舉洽東歐名流而楚徵居慧日處以異倫而執志出
羣言成世則役使道振帝里學潤秦川開皇十九年更移閩壤

勅住京都之日嚴寺供由晉國教周隆繁置以華房明以明德
一期後傑並是四海搜揚規矩時立清秀不偶群侶羣思幽尋
無微不計外辭以疾內宴旁通業競六時研精九部統有昏昧
覽典賦時時暫閑餘便觀統略製中論疏止解得文音自可銷
鄙而輕前每講談叙清權宗致雅涉雪影之風義窟文鋒頗懷
洪儒之量時有同師沙門吉藏者學本興皇威名相架文藻橫
逸炬突過之好以每講序王皆製新序詞各不同京華懷望
附味道者歛矣而性年外狎課力選詞自非眾集未嘗瞻觀以
大業二年正月卒于寺房春秋七十有二葬京郊之南門人慕
感慕瞻親承嘉誨詢處有歸後於江之左右好在通化各領間

侶眾出百人傳嗣宗勅不棄遺緒

釋道慶傳 義解八之第十五

釋道宣

釋道慶姓戴其先唐陵後道慶江家於無錫年十一出家事吳
郡建善寺藏閣排服勤盡礼同侶好推十出都曉彭城寺講
成矣論大義餘理皆莫之遺時以時匠日曰懸日月於懷中注
江河於口內者誠歸於慶矣既荷嘉問倍志燕常利蓋開於既
往高座屬於茲日及陳祚云出法明凋散東歸無錫居鳳光寺
學徒載萃誨誘如初後止毗壇弘紫寺事關弘無素涼暑然
其容止善言笑淡名利厚交遊毫翰奔涌琴詩婉妙風神閑縱
韵字虛凝應物有方鎮機無忤以武德九年八月終于寺房春

秋六十一即以其月二十三日寔於扶塘之山律也穿燼之日
鐵錘終施威白鶴一羣自天而下還曳翔翔摧藏哀吟自非道
光遠被何由致此異祥同寺沙門法宣曰余與伊人言忌道狎
京華少年已欣共被彼他鄉暮暮更喜同袍月席風筵接晚語
吾子經堂論室促膝非異人豈意玄穹璣我良友千行夜洒百
身寧瞻未能抑筆聊書短銘其詞曰
十力潛景 四依匡世 踵德連暉 伊人是繼 宮牆戒忍
燈炬祥基 並驅生林 分庭安處 論堂端玉 義室芳蘭
坐威師子 衆遠禪壇 道潔塵外 理析談端 四儀武序
三業惟安 鐵土机窮 勝人現滅 恆留餘影 車迴去轍

曉月孤照 噴泉幽冽 竹露幫團 松風久切 氣運有終

德音無絕

釋圓光傳 義解九之第五

釋道宣

釋圓光俗姓朴本住三韓秦韓辰韓馬韓光即辰韓新羅人也
家世海東祖習綿遠而神器恢廓愛染篇章校獵玄儒討學子
史文華騰翥於韓服博瞻猶愧於中原遂割略親朋發憤海渤
年二十五乘舶造于金陵有陳之世號稱文國故得諮考先疑
詢徹了義初聽莊嚴要公弟子講素儒世典謂理窮神及聞釋
宗乃同腐芥虛尋名教冥悟生涯乃上啟陳主請歸道法有勅
許焉既爰初落髮即稟具戒遊歷講肆具盡嘉謀領勝微言不

謝光景故得咸安澄禁蘊恬心府三藏教論編所披尋未又授
吳之虎立山念茲扣以無忌覺觀應心之衆靈結林衆並縹涉
四令功流八道朋善善擬簡直難虧深副死心遂有絲鳥之慮
於即頃絕人事辭避聖蹤攝想青霄結謝終古時有信士宅居
山下請光出講因辭不許苦事遑遑遂從其志創通成論末講
啟若皆思解後微嘉開飛移燕燕以絢彩纖絳詞義曉者欣
會其心府從此日循舊章開化任安法輪一動輒傾注江湖
雖是異域通傳而沐道頓除煩都故名望橫流播于嶺表城嶺
有素而至者相接如鱗會隨后御宸威加南國層窮其數軍入
楊都遂被亂兵將加刑戮有大主將望見寺塔火燒走赴救之

了無火狀但見光在塔前被縛將殺既怖其異即解而放之斯
時危遠感如此也光學通天越便欲親化周秦開皇九年來遊
帝宇值佛法初會攝論肇興奉佩文旨振緒激緒又馳慧解宣
譽京泉勸發既成道東酒繼本國遠聞上故頻請有勅厚加勞
問故歸系釋先往還累紀老幼相欣新羅王金氏西申虔敬仰
若聖人光性在虛聞情多汎愛言常含笑溫結不形而情表啟
書往還國命並出自曾謀一隅願奉昔妾以治方詢之道化事
異錦衣情同散國乘机教訓垂範於今年歲既高乘輿入內衣
服藥食並王后自營不許佐助用希專福其盛敬為此類也將
終之前王親執慰囑累遣法兼濟民斯為說微祥被於海曲以

彼建福五十八年少覺不金經于七日遣誠清切端坐終于野
住皇隆寺中春秋九十有九即唐貞觀四年也當終之時寺東
北虛中音與滿空異香充院道俗悲慶知其靈威遂葬於郊外
國給羽儀葬具同於王礼後有俗人兒胎死者彼土謗云當於
有福人墓埋之種流不絕乃私瘞於墳側當日震此胎屍擲於
塋外由此不懷敬者率崇仰焉有弟子圓安神志執穎性希歷
覽慕仰幽求遂北趣九都東觀不耐又西燕覲後展帝京講通
方俗預尋經論跨轡大綱洞清纖音晚歸心學高軌先塵初住
京寺以道素有聞特遣蕭瑀奏請住於藍田野道津梁寺四事
供給無替六時矣安嘗叙光云本國王染恙不攝請先入宮別

省安置夜別二時為說法受戒懺悔主大信奉一時初夜王
見光首金色見其有像日輪隨身而至王后宮女同共親之由
是重發勝心刻留疾疴不久遂差光於秦韓馬韓之間盛通正
法每歲再講匡成後學職施之資並充營寺餘唯衣鉢而已

慧壁

劉鳳

慧壁姓弘蘇人七歲求出家依法沅水寺嚴師明教隨順修
舉冠簪已後周遊訪道門人四遠咸來常坐不卧者四十餘年
老無久力時撫孿几自觀末年七十餘人稱揚者但云不可思
議大德也

釋智琰傳 義解十之第二

釋道宣

釋智琰字明琛俗姓朱氏吳郡吳人祖獻梁貞孫散騎侍郎父
珉陳奉朝請琰託質華宗應生觀德母氏張夫人初懷孕日夢
昇通玄寺塔登相輪而坐遠視臨虛曾無懼色斯乃得道超生
之勝此人師無上之奇徵是知二曜入懷復龍枕膝弗能及也
誕育之後報異情童秀氣貞心昂形瞻視八歲出家事通玄瑛
法師為弟子提授持衣恭侍弗怠渴瓶執約受道弘勤年十二
妙法華經通誦一部明悟曉察咸謂神童乃自惟曰翼、京邑
四才長則何得久拘坎井乎時年十六即日出都聽報見持法
師講成笑論聰慧夙成浹智開發故得條振穎拔後來莫二屬
持公南上法筵用報曰還故里親省二親仍於本寺開弘經法

峯嵒峻峙辨對如流時年十九莫不嗟其少秀適年返京從泰
王寺延法師進具德觀藏鉢泥護戒根大莊嚴寺憺法師德重
中原名高日下乃依而請道重研新實意得情談功倍由來誠
膜足之達善取也陳至德三年建仁王齋集百師百座競流天口
之辯千燈七夜多折動神之徵時年三十有二以英少之質泰
諸耆德通情則高衡折机縱難亦大車行軸皇上欣賞百辟嗟
稱莫不愛其閑典服其敏捷每以人世難離接清曠屬陳氏
表弟便事東歸則述武丘寺三十載憑巖面壑任三業而閑安
酌澗披松隨四儀而宴處雖形隱而名揚亦道潜而化洽於是
八方歸仰四部虔心尚書令楚國公楊肅經文緯武王佐國均

乘貴員才未常許物行軍淮海開琰道勝栖山鳴鏡赴龍頤蓋
承顏五體拱誠恨接足之晚左僕射邵國公蘇威重道愛仁琰
嘗開放奉使吳越躬造山樞親見食音虔拜欣躍賜帝居舊維
揚作鎮大招英彦遠習明琰既道盛名高教書爰及處使乎
之負罪嗟以已之累人乃披衣出谷蒙敦厚礼曰以辭疾得還
舊山隋文遠致爰降書問屬炎曆有終錄銷騰沸四海同契三
吳蓋甚擅越子弟迎出毗壇首尾十載化行常部大唐統字咸
以舊居武德七年蘇州括管武陽公李士嘉典内外公私同共
奉迎還歸山寺於是禪窟舊侶更復曩時龍沼鳳林信為懷喜
然琰自他兩化得離俱修講念之餘常行法花金光明普賢等

威悔又誦法花三千餘遍感應冥祥神瑞非一宵遽未藝自起
烟芳夕鐘終空潛加溢水又願生淨土造弥勒像行三種淨業
修十六妙觀典州內檀越五百餘人每月一集延齊講觀勝輪
相踵再逾十載與夫放若堂內巨俗山陰共誓同期何以異也
後見疾疾旬大漸斯及誠訓慈切眾侶哀泣以有現八年十月
十一日旦還神武丘之東寺春秋七十一其月二十二日寢於
寺之南崩遠近奔馳皂素通集花香亂空野哀傷若雪雷自古
送終異復過也惟琰幼小於莊立性端儼精誠在操苦節勤
口辭雜味日無再飯非義理而不履非法言而不談美兒奇姿
乃起表表端岸整肅冰雪凜凜陳臨海王弟道安法師厭世出

家內外通博沙門通知學優業淨交遊二子時號三英及屏志
林象永絕人世芳風令德嘆述成觀莫不迴換造山親傳香法
信法海之朝宗釋門之棟幹矣雖法華維摩各三十遍講
現經一百一十遍常州弘業寺沙門法宣曰余與法師昔同京縣
狎道華年今接善隣教交甚密雖攀挂之攻或糾而折麻之贈
不遺想清顏之如在悲德音之已寂愧披文於色經終寄言於
白石乃與寺主智峯等共樹高碑在于寺宇

釋慧顯傳義解十之第七

釋道宣

釋慧顯姓李氏江夏人本皇廩而世載蟬冕遙派合於天潢遠
條連於若木十一世祖西晉都亭侯重避難祖南亭于夏洎因

遂家焉十歲出家師事舅氏先嚴寺明智法師智即建初之入
宣蒙命說以開筵乃竭志依承義門斯啓于斯時也南國全主
雅重仁王每歲肆筵高饗名德年終弱冠詣斯倫高第既臨
聲唱遙遠天子日觀天人仰瞻光寵恩恭先是立及天厭陳
德隋遂克昌金陵講席端士俱盡乃杖策遊吳大衆頓瞻爰整
其旅廣開學市遠邇八埏之士以扇一極之風蘇州刺史劉權
果達三德才著九能又於簡易時務依影法筵慨飲河之滿腹
欣肩山而無倦自有陳淪迭物我分崩或漏網以東歸或入籠
而北上谷風以恩相棄伐木以德相高積竹朋從咸來謁飲大
業之始曲降皇華竟以疾辭遠情山水吳之高人為之胥附咸

請處於通玄依瑞像而弘演有隋帝遣作授妖氣乃避地毗陵
沉默宴處而顯灵瑞相二寺僧徒翹請弘法寺有沙門智智智
猛風歇驚遠不之精神既遇通人傾心比而勒則不遺教而有
功並繼數場俱馳東箭于時也刑新輕典世涉屯蒙長淮已南
猶稱吳國杜威專制端委君臨崇尚佛理歡茲歸戒大唐高祖
掃舊布新起師臨洛激威謂帝悅首應詔不悅於彰顯為抗宿
日釋威憂憤達項生之非因曉吳漢之失國威乃接足鳴咽由
斯而別有餘抗沙門道願法濟等先稟戒論義周門戶不遠千
里請道金陵乃鬱相就詰既而敷暢至理藥木滋繁爰遷施奉
並無輕費於遠行龍泉二寺造金銅鉢勒像各一區坐高一丈

五尺用結來生之緣也貞觀元年通玄上德慧儀法師道心精
粹量包山海修已安人非幾不踐東晉之日吳有白尼至誠感
神無遠弗届天竺石像噴濟蒼波照曜神光融曜滄清白尼迎
接因止通玄自晉距陳多顯灵瑞隋末擇隱玉石俱盡二像尊
像蒙犯霜露儀師獨苦心行切情昏曉以佛無欺僧何得安乃
跋涉山谷界果輪材不通一年浮汎千大復災冒陰運到大吳
廣用月殿指畫斯立願以風雨相感席恭而還無惜兩時功燕
二事有吳縣令陳士緯者排繁提義傾仰法音請講法華涅槃
文軸終竟疲後增勞即以塵尾付囑學士智樊曰強學待閑無
憚慧風所逸功倍不慙屢應誓言既止怡然冥目以由觀四年

十月終於通玄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靖於白虎之南嶺
學士弟子等十餘人哀泗傷心恐芳儀之有絕乃樹高碑江王
學士諸麟為文貞觀五年弟子法詒等孝情殷至攀號靡及謹
於墳前建磚塔五層禪師慧儀鄉邦勝德香火情軫蕪事經緯
故使暇過憑高當衢向街生平子弟仰環級而需襟宿昔得朋
望玉輪而屑涕常州沙門法宣曰余與上人情均道勳君終我
疾枕淚眠疏素車不馳玄壤長隔欲伸悲緒聊書短銘方墳在
列靈塔斯布爰屬勝人九茲崇樹於惟法主人勝德全愛河早
越心燈幼傳嚴嚴一簣孝吼三年青蒲應舉紫極開天名邦仰
化利物收柱衢導曰對懸鏡常朗義海等益按舉直上誰謂明

珠忽潛幽壤神丘掩穴素塔標墳瓊龕宿霧玉掌排雲惆悵送
響嚴桂呈芬山飛海運遷賢相踵火入秦陵書開汲冢惟茲道
力貌、長疎

釋法恭傳 義解十之第八

釋道宣

釋法恭姓顧氏吳郡吳人也正信天發成德自然妙識悟道高
情拔俗故知為道者貴其精力通方者歸其至當立朝者崇其
為誠拙隱者味其閑放詳之於恭諒法侶之羽儀人倫之准的
矣初生之夕室有異光爰泊無塵便能捨俗事武立聚法師為
弟子也受具戒後聽餘抗寵公成笑此公毗曇連龍乎已乃以
塵尾付囑凡斯先達皆人傑也恭既受法寄相續弘持三吳九

派之流爭趨問道而勞謙終日應對不疲行高而挾如愚學廣
而陳面壁後言遊建業歷詢宗匠浚鏡研難每祛懷抱固有無
得之道大弘道名之情斯著乃旋軫舊壤幽居於武丘山烏曉指
供心痛惱之情頓遣捨禽庭歡長往之志殊存開皇中年州將
劉權政成吳土心遊釋教乃嚴駕山庭屈處城邑住於迴向寺
既迫茲周請翻然迴慮以為休道由心道存則表於彼我立教
在速教行則混其顯晦乃越洛轉法通汎甘露河仰岳均美
前奇大唐開化弘崇弘演貞觀十一年下勅赴洛常刑法宣同
時被召亦既來儀浚降恩礼對揚惟震辯說紛綸明像教之興
滅證遺法之囑付入侍議筵既痛雅什田衣作詠仍即賜緘有

威聖表浚見顏色特詔留住傳送京師四事請給務令優厚雍
州牧魏王遙加欽請以為成師親降疏曰昔道安晦迹襄陽聲
馳秦關基遠栖心虛岳名振晉京故知善言之應非徒千里明
月好照不隔九重法所登澤上仁震惟高德律行淨於青眼威
儀替於赤帛傳燈之智不窮法施之財無盡弟子攝此心焉每
渴仰於胡御慈此身田常戴懷於法雨若得師省有託冀以祛
此大塵善道啟行庶無逮於八正謹遣詔所行承慈誘既膺斯
請供施特隆自今朝野明達紹素清高聞風延佇望室奔奏者
屢年書矣然其廣植德本遐舉勝幢寶殿昭雲金容照日講延
初闢肩策相趨談疏緣成之都紙貴加以博通內外學海裁其

波清鴻筆彫章文圖開其林數以百觀十四年十月六日遷神于西京大莊嚴寺春秋七十有三曼流輿悼有識金悲降劫加以時贈并遺靈輿遞給傳乘付弟子慧驚送柩還鄉以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安於武立之南嶺道俗奔赴隨道悼泣門人等師資增盛歲序易馳非夫琬琰孰陳不朽乃共鑒豐碑式陳碩頌中書令江陵公岑文本製序朝散大夫著作郎劉子翼製銘兩叙風聲各其志矣

釋義復傳 義解十一之第十五

釋道宣

釋義復姓薛常州晉陵人蓋齊相孟嘗君之後吳名臣綜陸之流也天體高遠靈性明朗出家已後遊談在務周流會稽統御

法筵初從蘇州永定寺小明法師稟學華嚴大品其即有陳興皇明公之後嗣也專經強對亦當時之僧傑矣衰後未教蒙塵啟青之談得事通覽辭往縉雲山婺州永安寺曠法師所曠在陳朝興王盛集時當法筵重動神机法主既崩過流視聽長于彈衆極震布公並具式瞻親需餘全好以四經三論江表高推褒敬竭義遠縱思披釋諸方後銳將事別輪曠亦勅褒行傳燈禮乃從之傳經述論三十餘年先開五湖馳名三輔每以大乘至教元出渭陰中原播蕩乃興揚越嗟乎淳味不無流靡後住東陽金華法幢寺弘道不倦日坐忘食慈恩中請搜揚髦彦京邑承風以事聞奏下勅徵延便符昔額即入朝時翻經三藏玄

共法師處處推衡當陽弘演承恩遠周用駕繁蕪亦既至止共詳幽致乃詰大乘經論無所不通唐朝後學多尚名體軌述成性膠柱守株如何解網以開玄照請所學宗頓誦十遍勒諸門位並往歸依時在慈恩創開宏旨有宏復遺藥病齊止乃有負氣肝衡傲然氣舉褒為提紐解決疎制神襟責以三閭微研五旬詳指文義統略悟迷經難論易悼時俗之反唇論釋後經譴今聞之要昔所以每日在座前唱聖經半讀已後方明習論于時英彦皆預席端歎其疎拔之神奇服其辯洽之銛利罕輔冠蓋頌仰德音留連言語為送無絕顯慶三年冬雪所雪候內設福場勅名入宮今與東明觀道士論義有道士李崇立本際義

袁問曰既義標本際為道本於際為際本於道耶答曰互得又問道本於際、為道本亦可際本於道、為際原答亦通又並曰若使道行本際互得相反亦可自然與道互得相法答曰道法自然自然不道道又並若道法於自然自然不道道亦可道本於本際本際不本道榮既被難不能報浪嘲云既喚我為先生汝便成我弟子袁曰對聖言論申明邪正用簡帝心易義嘲詭塵躋天聽雖無言不酬聊以相答我為佛之弟子由以事佛為師汝既稱為先生則應先道而生汝則斯為道祖于時怛恍無對便下座又令復座義便立大智度義李徒雖難隨言即遣于時天子欣然內宮嗟賞李崇不勝其情曰如此解義何須

遠從吳來襄荅曰三吳之地本出英賢橫日狗身舊無人物公
後諸寺連請多以法華淨名中百經論等以開時俗龍朔元年
駕往東都劉召遠往頻入宮禁義論橫馳乃於淨土講解經論
七衆載距羣公畢至英聲逾盛不久遠疾卒於淨土春秋五十
有一道俗悲涼恨法門之早捨皇上悼傷久之遂勅送柩還於
金華山舊寺贈之崇先開遠近

釋智周傳習釋四之第四

釋道宣

釋智周字圓明姓趙氏其先徐州下邳人有晉通江居於姜縣
之曲阜也然其神用起迦彭於青綺小學年中遠親許道師事
法流水寺法師為力生也后乃吳越剋冕釋門梁棟周服勤

左右寸陰請業受其之後志在博聞時大莊嚴燭法師者義府
經筵道映雄伯負表德留專功一紀究盡端涯更月寒水自金
陵失御安步東歸大住伽藍開弘三寶學侶同萃言時成羣但
久厭城傍卑狹在輕逆超然高舉晦迹於馬鞍山慧聚寺仁智
斯舍終焉不渝而止永致慶問道弘結舊舊晚秀咸請出山濟
益道俗不拘小節乃又從之橫經者溢坐秋氣者泥首炎德既
銷僧徒莫敢乃翻飛舊谷又遭土崩瓜剖順時遠難返然無繁
寂動斯亡武德五年七月五日蓮疾終於大策城南武州刺史
薛士通舍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二十日賊退還靜弟子
法度等奉迎神柩歸于本山當時人物渴珠瑩壁未埋以貞現

四年二月十五日弟子惠滿等於寺之西嶺改設園墳惟周風清
開瞻識度淹遠卷山可觀進退可度量包山海調遠烟霞得良
一心慈惻萬類窮通不易其慮喜愠不形于色崇尚先達提獎
後進道俗聞望咸取則焉加以篤愛出策尤工草隸傍觀圖史
大善篇什典元寶愛俱沐法流陳氏二方俱馳聲績講成論小
招提玄章涅槃大品等各十餘遍兼造殿閣門廊周匝壯麗當
陽弘勒大六夾紵并諸侍衛又晉司空何充所造七龍泥像年
代綿遠聖儀毀落乃迎還流水漆布丹青雕績綺華允開信表
法迴向寺釋道恭曰余以擁腫拳曲不中規繩而匠石輟斤忽
垂顧盼賞激流連殆逾三紀披雪對月賦曹陸之詩跋石班荆

辨肇融之論故人安在仰低帳而荒涼景行不追望長松而咽
絕悽陵谷易遷竹素難久托徽猷於貞紺揚清塵於不朽其銘
曰五陰城郭六賊丘陵膠因愛網縈迴業繩維拉調御慈悲勸
興危途倏靜攝海俄澄八樹潛暉五師繼軌纂此遺訓克應開
士皎潔戒珠波瀾定水有道有德知足知止學拯羣經思浚言
外樂說河漢食風雲全七衆閑鍵四部襟帶振紐類網繁其長
賴世途淪喪適化江涓去來任物隨顯從時以瓶何愛淨土為
期有生有滅何喜何悲電開普隨封典舊瞻春郊華平改山松
拱林昏鳥思徑溪寒擁妙識歸真玄均虛奉

釋惠是傳明律下之第十二

釋道宣

釋惠吳字玄素河東人志性方正操行不羣仁愛汎洽稟自天性道振三吳名流七澤情好幽居多處嚴整九歲出家勤精課業誦法華經暮月便度十五聽法迴向寺新羅光法師成論車先問對秀逸玄宿命直繼宗者宿月悅年十七赴請還鄉海鹽之先與寺講法華經曉衆雲翔咸陳嘉瑞異香彈指屢結空中受具未幾從竹園寺志律師東承十誦文理精通傳訖諸部志公持漸學校用委喪事云果東入會稽至剡石佛天台遊講肆數年還吳止通玄寺結徒傳業一十七年不出寺門無窺別請元始要終布衣蔬食度年既絕故難斯止屬隋末崩離吳中飢饉道俗避難避地東西乃守死不移詳誦無輟鳥集無擾歎

羣不離蘇州總管周嗣安迎請出山周辭不往重使再請不獲而赴時刺史李廣薛通王榮等深相器重永崇供親而懷志極隱終日感、聞公通鑒不可奪也乃送入華亭谷幹山立寺行道數年地唯下濕蚊虻甚多恐致損傷停事移止大唐開化法事通汎更入海虞山隱居二十餘載遠方請業常有餘人地宜梓樹勸勵栽植數十萬株通給將來三賢功德中年別於南潤止一草庵而充一彪相親同止內外盤遊無相陵慢至於禽獸神祇請受歸戒叙其事緒未可具也蘇州都督武陽公李世嘉遣書降使頻請不赴貞觀十九年刺史江王回國度人行道之次請令出山王欲受戒施衣傳諸香供並周讓諸德不授不納

辭退山泉逍遙自玩凡講經律菩薩戒成矣論數各有差古律舊疏有陋失者皆刪正而通暢焉著十誦私記十三卷僧凡行事二卷凡衆羯磨兩卷道俗菩薩戒義疏四本受業學士傳化者二十餘人以貞觀末年八月十一日旦終於所適春秋七十有已未終三日異香滿寺舉衆怪問曰吾後日當去矣生死人之常也寄世本若行雲懷無哭泣各念無常早求自度喪事殯葬律有恒儀碑誌飾詞一不須作能依此訣吾何言矣斯因臨終不境可謂堅貞者矣

釋慧嚴傳 威通上之第二十三

釋道宣

釋慧嚴住蘇州重玄寺相狀如狂不修戒檢時人不當多坐房

中不用物議忽得歡笑戲於寺中以物指鳩曰此處為殿此處為堂乃至廊廡廚庫無不畢備經可月餘曰告僧曰欲知嚴者浮圖鈴落則止汝矣至期果然乃返錄其房地戶開之端坐已卒遠近聞之封赴闕關各捨金帛遂成大聚依言締構鬱成名寺遠皆符焉自終至今四十餘載猶如存在見處佛堂用通禮謁云

釋法聰傳 威通中之第三十三

釋道宣

釋法聰姓陳住蘇州常樂寺初負袈周遊法席叅詣隨聞雖曉然未本意、在息言慈言為理詮事須博覽不著為本無得虛延如反降垢灰亦須淨後往金陵攝山栖霞寺觀願泉石僧衆

清嚴一見發心思從解髮時遇善友依言度脫遂謂大品不久
便通又往會稽聽一音慧敏法師講得自於心蕩然無累貞現
十五年還杭蘇等州開導集眾度道者三百餘人自念華嚴澄
蔡相續二十餘過由現十九年嘉興縣高王神降其祝曰為我
請聽法師受菩薩戒依言為授又降祝曰自今以往酒肉五辛
一切悉斷後若祈福可請眾僧在廟設齋行道又二十一年海
鹽縣鄞陽府君神日常來會降祝曰為我請聽法師講涅槃經
道俗奉迎瑞花相接遂往就講餘數紙在又降祝曰蒙法師講
說得真法言神道業障多有苦惱自願法來身鱗甲內細虫噉
苦已得輕昇願道俗為我稽請法師更講大品一遍乃不違之

顯慶元年冬謂弟子曰吾不久捨報可施諸禽鳥而恒講不輟

後講於高座上塵尾忽墮而終春秋七十一矣

釋道常傳感通下之第四十二

釋道宣

釋道常姓劉瀛州河間人十三出家遊歷洛下訪訊明哲終日
恹惶衣服履屨全不涉意值慧遠法師講諸經論陶染積時遂
寢幽極隨入京為慕義學士同侶推崇道心人也仁壽置塔勅
召送與蘇州舍利塔至并吼出聲二日乃止造基掘地得古磚
函內有銀合覆舍利一粒置水甌內鼓速呈祥同藏大塔當還
京室住德化寺養味涅槃依行懺悔身戒心慧悉戴奉之一鉢
三衣盈長不蓄遺經聖行息世譏嫌遂卒於世

釋法韻傳部科聲德之第五

釋道宣

釋法韻姓陳氏蘇州人追慕朋徒偏工席上駢索遠度罕得其
節誦諸碑誌及古導文百有餘卷并王僧孺等諸賢所撰至其
導遠善能引用又通經聲七百餘契每有宿齋經導而務並其
於韻年至三十契於誦經遊延流請日別重疊過於正旦割絕
永斷即聽華嚴不久便覆浪浪棄功妄銷居古承祖霞清眾江
表用推尋聲即造從受禪道又聞泰岳靈巖因往追蹤艱舟苦
行立志梗潔不希名聞擲石破薪供給為任晚還故鄉有浮江
石像者如前傳述後被燒燼而不委相量無由可建便於石像
故基願禮八萬四千塔樹功既滿感遇野姥送一卷書及披讀

之乃是昔像之緣也既有緣慶依而造成大微應海中有陽
虎島者去岸三里韻往安祥唯服布衣行慈故也初達逢怪大
風鬼物既見如常心毛不動九日後恬然大安自知命終步
還返栖霞不久便卒春秋三十五即仁壽四年矣

慧靜律師

大祖大師年二十有四往黃梅參礼付衣法全嗣祖位時龍朔
元年辛酉歲也南陽隨遊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會印宗
法師詰論玄奧印宗恰契師旨是月十五日普會四眾為師薙
髮二月八日集諸名德授具足戒西京智光律師為授戒師蘇
州慧靜律師為羯磨荆州通慶律師為教授中天竺多羅律師

為說戒西國盛多三藏為證戒其戒壇乃宋朝末那跋陀羅三藏創建立碑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授戒又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亦預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衆真傳佛心印之法主也師至是祝髮受戒及與四衆開示單傳之旨一如昔識次年春師辭衆歸寶林印宗與繼白送者千餘人直至曹溪

右節錄六祖大師緣起外紀

僧林

出神僧傳

釋僧林吳人沒有德素行能動物梁大同中上蜀至潼州城西

北百四十里有豆園山上有神祠土民敬之每往祭謁林往居之禪默累日忽有大蟒蟠繞床前舉頭如揖讓者林為授三歸受已便去自爾安帖卒無災異其山北涪水之陽素來無猿白林棲託已來便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去度水來及後林出山門猿還涸渡如此非一年月幾久乎乳產生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矜望而還後住赤水巖故寺中屋宇並摧止有叢林便即露坐有虎蹲於林前他日視林乃為說法良久便去爾後孤遊雄悍不避惡獸常行仁濟感化極多末後卒於潼

郡

善伏

劉鳳

善伏一名等照姓蔣常州宜興人五歲於安國寺見法才遺出家後至蘇州流水寺壁法師所聽四經三論又往越州敏法師所周流經教頗涉出求又上剡新見信禪師

左谿大師碑銘序載

李華

弟子衢州龍丘九巖寺道賓越州法華寺僧法源僧神邕本州靈隱寺僧玄淨栖巖寺僧法朗蘇州報恩寺僧道達皆菩薩僧開左溪之秘藏

文暢

范成大
人物

文暢吳僧戒行精嚴與韓文公愈善嘗有送行序詩

元達

張景
人物

元達居重玄寺年踰八十猶好種藝致品甚多自天台四明包山句曲叢萃紛紜各有指名皮日休常為賦詩

志勤

蘇舜欽
紀畧

志勤歷遊四方光化中至西洞庭水月廢寺愛不忍去遂結廬居焉天祐間刺史曹珪以明月名其院



僧瓊傳義解一之第十七

僧贊寧



釋僧瓊字辨空姓郁氏高平昌邑人也如冰冰跡源痕事瓊慶唐相繼昌侯冬業歷載跡光少傳纂為書之風清塵冥味瓊夙植奇穎卓擅嘉祥母趙氏娠孕之日側侍聖賢浮空遊樂及年六歲隨母入舍利塔見聖僧像欣然躍躍若舊交曰母出家母以其尚幼抑而未許至年十三方遂其志依虎丘寺慧嚴法師為弟子謙揖之操出自生知辯慧之能業稱上首以龍朔二年奉勅勸募所應還諫此山嚴嚴公長往乃依慧翻禪師受具足戒聽常樂寺聰法師三論甚深無相疑滯數除方便解脫怡然獨悟用知外登經部江身歸禪師家學心法攝念坐

禪衆魔斯伏勤行道恒馴是以名稱普聞聲光入絕頂亭趨到前迹無踐冬夏不易常披一衲或滴水以充於夕渴或數粒將濟於朝饑或風雪漂、禮誦無替於六時或炎暑熾、經行不虧於少選稱揚數美容色湛如鏡厚訶罵歡喜而受每蔭以長松屬思湧連清泉獨坐默定水以彫文虛室高栖薄禪枝而蕩塵撰武丘名僧苑一卷注郁子兩卷文集三卷蓋道俗之儀表人物之師範焉永昌元年十二月二十日見身有疾謂弟子曰吾聞屍所到處便為穢惡出就別方乃稱離罪爾門弟子等迎止於通波亭北靜志莊忽聞異香從空而下瓊道訓勤切正觀可等滅後可依外國法言託合掌而終春秋五十有一

緇素奔勵成悲服弟子僧義玄及雉山縣尉檀信等同遵師旨如法闡維收其舍利於寺建塔勒銘於所

宋高僧傳為篇者十曰撰經義解習禪明律護法感通遺身請誦與福祿科聲德令於義解習禪明律感通遺身請誦與福祿科聲德八種中取其產於吳者於吳遊於吳者抄入此篇又取義解一人習禪四人護法一人雖科聲德一人入藝燈篇感通一人入始興篇三人入應現篇一人入遠格篇唯譯經無涉于吳者故無所錄

法說傳義解二之第十

僧贊寧

釋法說姓孫氏母，夢見明神遺黑魚惡孽墮踊厥月生有異

表十五辭親從師，年受其行學一集為教宗卷伊呂立功之致陋黃綺肆志之適遺形理性與山木為羣故地思貞大師囑之以華嚴經菩薩成起性論心以靜銳智與經具一夕夢乘大輜直衝滄溟橫山當前峻與天極不覺孤帆萬里懷裏上濟峰峰，而忽高雲浴，而在下既落形若委衣流汗輕醒自此句義不思而得一部全文常現心境事，無礙之旨如貴花焉天寶六年於蘇州常樂寺續盧舍那像化示群品大曆二年於常州龍興寺講終登法座忽有異光如曳紅綬漸明漸大紫錠者空久修行者會中先觀前後講大經十遍撰儀記十二卷大曆十三年十一月七日沙門慧覺夢見送隔地二級無何說示

疾而終春秋六十一慧命四十二受法弟子太初付以香鑪談柄導陽正覺會稽神秀亦猶儒氏之有游夏焉說初講天竺寺盛開華嚴時越僧澄觀就席決疑深得幽趣及終吳興皎然為碑邦城肅公為頌合揚其美哉

澄觀傳義解二之第十二

僧贊寧

釋澄觀姓夏侯氏越州山陰人也年甫十一依寶林寺天竺禪師出家誦法華經十四遍思得度便隸此寺觀後朗高逸弗可以細務拘遂編尋名山旁求批藏梓航既具壹與沈韓乾元中依潤州棲霞寺禮律師學相部律本州依曇一隸南山律請金陵玄鑒法師傳三論之益于江表觀之力也大厯

中就瓦官寺傳起信理又於淮南法藏受海東起信疏義却復天竺說法師門溫習華嚴大經七年從剡溪從成都慧暲法師覆尋三論十年就蘇州從湛然法師習天台止觀法華維摩等經疏解從上智性自天然所學之文如昨拋捨鮑靜訥并蔡翬後身信可知矣又謂牛頭山忠師在山欽師洛陽無名師省決南宗佛法復見慧雲禪師了此宗玄理觀自謂已曰五也嗟人身證直如棲心佛境於後得智中起世俗念學世間技藝況吾學地能忘是心逆翻習經傳子史小學蒼雅天竺悉曇諸部異執四圍五明秘咒儀軌至於篇頌筆語書蹤一皆博綜多能之性自天縱之大厯十一年誓遊五臺一巡禮祥瑞愈鎮仍

往峨嵋求見普賢登陟高僧觀聖像却還五臺居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時寺主贊林請講大經并演諸論因慨華嚴舊疏文繁義約慨然長想況文殊主智普賢主理二聖合為毗盧遮那萬行兼通即是華嚴之義也吾既遊普賢之境界泊妙吉之鄉原不疏毗盧有事二聖矣觀將撰疏俄於寤寐之間見一塗人當陽挺立以手迎抱之無何咀嚼都盡覺即汗流自喜吞納光明徧照之微也起興元年正月貞元三年十二月畢功成二十軸乃飯千僧以夢成也後常思付授忽夜夢身化為龍矯首於南臺端尾於山北峯樓碧落麟鬚耀日須臾蜿蜒化為千數小龍騰躍於青冥分散而去蓋取象乎教法支分流布也四

年春正月寺主贊林請講新疏七年河東節度使李公自良復請於崇福寺講德宗降中使李輔光宣詔入都與蜀賓三藏般若譯高茶國王所進華嚴後分四十卷觀若辭請明年入勅允及具行至蒲津中令梁公留安居遂於中條山棲巖寺住寺有禪客拳眉剪髮字曰癡人披短褐操長策狂歌雜語凡所指斥皆多應驗觀未至之前狂僧驅眾僧洒掃曰不久菩薩來次復次壁畫散脂大將及山廬之怪往不怠觀既止此寺二事俱靜五月內中使霍仙鳴傳宣催入觀至帝額款重延入講場刊正又詔令造疏遂於終南草堂寺編成十卷進呈勅令兩街各講一遍為疏時堂前池生五枝合歡蓮華一華皆有三節人咸歎伏

尋譯字護國界主經觀經文潤色順宗在春宮嘗垂教全述了
義一卷心要一卷并食肉得罪回緣泊至長安頻加禮接朝臣
歸向則齊相國抗章太常渠等皆結交最深故相武元衡鄭絪
李吉甫權德輿李逢吉中書舍人錢徽兵部侍郎歸整襄陽節
度使嚴綬越州觀察使孟簡洪州章丹咸慕高風咸從戒訓以
元和年卒春秋七十餘弟子傳法者一百餘人許堪講者千數
觀嘗於新創雲花寺般若閣下畫華嚴世界圖相又著隨疏演
義四十卷允齊相請述華嚴經綱要一卷法界玄鑑一卷三聖
圖融觀一卷華嚴法華楞伽中觀論等別行小鈔疏共三千卷
故無遺太倉十二中其諸經續形像繕寫經典不可殫述門人

湛然傳義解三之第六

僧贊寧

清巧記觀平時行狀：觀恒發十頭一長止方大但三衣鉢不
畜長二當代名利棄之如遺三日不視女人四身影不落俗家
五未捨執受長誦法華經六長讀大乘經典普施舍靈七長講
華嚴大經八一生晝夜不卧九不遑名惡衆伐善十不退大慈
悲普救法界觀速盡形期恒依願而修行也

乃龍樹之裔孫也智者之五世孫也左溪朗公之法子也蒙本
儒墨我獨有遺俗之志童卯遊焉異於常倫年二十餘受經於
左溪與之言大駭異日謂我曰汝何夢乎我曰夢昔夜夢披僧
服掖二輪游大河之中左溪曰嘻汝當以止觀三法度羣生於
生死洲乎乃授以本師所傳止觀慈德字凝精神鋒爽拔其家
識深行冲氣慧用方寸之間合於天倪至是始以處士傳道學
者悅隨如羣流之趨於大川也天寶初年解建城而登僧籍遂
往越州曇一律師法集廣尋持犯開制之律範焉復於吳郡開
元寺數行止觀無何朗師捐代挈密藏獨運於東南謂門人曰
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古先至人靜以觀其本動以應乎物二

俱不住乃蹈於大方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自病他道
用不振得欲取正捨予誰歸於是大啟上法旁羅萬行盡攝諸
相入於無間即文字以達觀導諸默以還源乃祖述所傳章句
凡十數萬言心度諸禪身不踰矩三學俱熾羣疑日潰求珠問
影之類稍見周象之動行止觀之盛始然之力也天寶末大曆
初始書連徵辭疾不就當大兵大饑之際捐屬法流學徒愈繁
瞻望堂室以為依怙然慈以接之慈以守之大布而衣一沐而
居以身誨人者又不息建中三年二月五日示疾佛龐道場顧
諸學徒曰道無方性無體生歟死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
盡今夕要與汝輩談道而訣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

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九為三因在聖為三德藝姪則初後
月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人在此而已爾其志之言註隱
几泊然而化春秋七十二法脈三十四門人號曰奉金身起塔
附於智者大師瑩光西南隅為入室弟子吳門元浩可謂通其
人近其室矣哉平日輯纂教法明決前疑開後滯則有法華
釋籤法華疏記各十卷止觀輔行傳弘訣十卷法華三昧補助
儀一卷方等懺補闕儀二卷略維摩疏十卷維摩疏記三卷重
治定涅槃疏十五卷金錫論一卷及止觀義例止觀大意止觀
文句十妙不二門等、盛行於世詳其說師始天寶終建中以自
證之心說未聞之法經不云乎云何於少時大作佛事然師有

為其朝廷得其道者唯梁肅學士故摘鴻筆成絕妙之辭彼題
目云嘗試論之聖人不與其間必有命世者出焉自智者以法
傳灌頂、再世至於左溪明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煥然
中興蓋受業有通者三十有九僧縉紳先生高位崇名在體承
教者又數十人師嚴道尊遐邇歸仁向非命世而生則何以臻
此觀夫梁學士之論擬議皆非此人何以動鴻儒非此筆何
以銘哲匠蓋洞入門室見宗廟之富故以是研論矣吁吾徒往
往有不知莊之道詩之維鵲有巢惟鳩居之梁公深入佛之理
窟之謂歟有會稽法華山神邑作真讚至大宋開寶中吳越王
錢氏追重而誄之號圓通尊者焉可不異歟

元浩傳義解三之第七

僧贊寧

釋元浩姓秦氏字廣成吳門人也綺繡依晉陵靈山寺慧日禪
師出家具滿律戒配本州龍興寺尋為判溪港該禪師屬累第
子初受法華止觀已得醍醐唯以裂大網感大果成大行歸大
處以為大願宴居三昧常隨佛後希冀自得人莫能知其秘密
深遠如海印三昧不言出處常行佛事與夫難行苦行更相祖
述默傳心要為論為記靈芝瑞草以為功德傳於後世者不同
日而語矣浩注解太涅槃經為文首序獲美圓實志願顯現蓋
錄其所證之意而見於文曰余聞先覺之大寶白常在宥存和
之盛與曰教率土知化之歸宗曰行交感人心之至極曰證然

則以道御時以法性合其運當應物之際與顯晦同其光祇張
至化而自他昭著者莫播於鴻名欽恭開恩協和至極四德克
彰者實存乎妙體格變羣家歷觀諸行至典克修厥績有成者
實賴乎宗本信以授人大明宗極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者
實存乎妙用博綜羣言以立誠訓風行十方率用歸順者實存
乎妙教矣此浩之法要如王輔嗣之法繫辭司馬遷之自叙管
仲能言輕重孟子之傳春秋雖儒釋不同而其義一也以元和
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示疾右脇累足入于涅槃非二乘境界
真如來定也明年十一月十三日闍維起塔於蘇州西北虎丘
東山南原也浩耽學味道不涉餘事常隨諸師聽其言說曾無

傑色分析義理派流川注必默記而暗誦一言不失數年之後人始知之然師曰白也如愚罕為人說多辭以不能及被梁田二君苦勸請之始著涅槃經解述浩與上都雲華寺華嚴澄觀法師若孔門之游夏焉其儒流受業翰林學士梁公肅蘇州刺史田公敦紹流受業者智恒子瑜道儒仲儀仲良五人持經講論傳之無窮大比丘尼識微道契志真悟極此四人者高潔之倫深練祥觀初浩為二官所請注經預夢甚為奇特又庭階生花非人間恒所見者祥鳥飛馴五彩絕異刺史崔恭撰塔碑立于虎丘山羅漢石壇之左後有行滿道通明曠皆著述廣天台之道歟

按此傳題稱蘇州開元寺元浩而傳中不言者蓋以浩為荆溪若慈祥師囑累弟子即蒙彼傳中於天即開元寺數行正觀之文耳

釋希圓傳 義解四之第二

僧贊寧

釋希圓姓張氏姑蘇人也宗親豪富而獨捨家從登戒法便遊講肆不滯一方勤修三學良深歲稔尤至博通時推後邁因命講訓光啟中屠徐約軍亂孫儒略地吳苑假援圓由通玄寺附商船適地于甬東其估客偕越人也篤重於圓召居會稽寶林山寺形雖公廩性且強幹與時寡合多事寡默或問之則曰吾逍遙乎無形之場同師子遊戲耳景福中於山寺演揚經論同

聲相應求法者至乃著玄中鈔數卷皆當義妙辭也恒勸人急修上生之業且曰非知之難行之為難汝曹勉旃圓六時禮懺未嘗少缺居小房即瑯邪山頂是山也傳云從郎邪山飛來此處先是屠坊故皆鎮于其下山之家有井有鰻鯉焉水有盈縮應大江之潮候甚多靈怪一云此處高鎮浙江蛟壘之屬其名曰蛆有雙耳其色蒼黃或緣竹木必風雨至矣今或出石竅入僧居溝渠中見人不驚握則跳梁如怒狀唯偏入圓房圓手執宛轉屈就乃為之受歸戒勿令作風雷之妖墮圓終而多暴風雨也圓之修習頗見彌勒一日講次屹然坐終於法座時眾聞異香裊裊天樂鈴鐺或絕或連七日後已此真上生之證歟則乾寧二年四月也還山之日僧眾置祭于寺門無何有人苗袍象笏拜跪愴然愴悅之間者無蹤迹眾莫能測焉茶毗收舍利七百餘粒被四明人賣往新羅國矣

貞海傳 義解四之第十

僧贊寧

釋貞海姓包氏吳郡常熟人也年始十三出家於本州龍興寺其性沉靜分陰是競方喻一稔誦徹法華經如是恒業日周二部年十九於揚州擇名師受具足法自爾西之伊洛北抵晉郊凡有講筵下風求益發其經論窮其性相輩流之間罕齊馳騁至於非朋弱友并背如也唐天祐元年至今東京相國寺寓舍講導法華經十許遍人未歸重則知奇貨之信亦有時焉及梁

氏都於是京人物委輸貞明二年會宋州帥孔公仰諱風規知其道行便陳師友之礼捨俸財置長講法華經堂於西塔院從此翕然盛集誦讀大藏教文二時行道精進圓寂凡世伎術百家之言無不諳論之外誠門徒曰異端之說汙亂真心無記不熏何須習俗吾立願為師子吼不作野犢鳴也但專香燭塗掃以內院為息肩之地至後唐清泰二年二月十日召弟子五十餘人自具香湯澡浴令唱上生礼佛聲捨衣資為葬時僧得施半齋僧赴至十一日望空合掌云勞其衆暇排空相迎瑞百徒侶兩日皆開天樂之音頃刻而卒俗壽七十三僧夏五十四臘於寺講費三十餘年經講計三十七座覽藏經二編修彌勒

內院業以其年二月十八日薨後郊東寺莊之原瘞瘞厥儀緇白弟子約千餘人會送焉

晤恩傳義解四之第二十二

僧贊寧

釋晤恩字修已姑蘇常熟人也姓路母張氏嘗夢梵僧入其家而妊焉及稚孺見沙門相必起迎遂年十三聞誦彌陀經遂求出家親黨饒愛月三沮之乃投破山興福寺受訓後唐長興中受滿分戒登往崑山慧聚寺學南山律晉天福初從攜李睦端師聽習經論懸解之性天然時輩難抗敵後微聞天台三觀六即之說冥符意解漢開運中造錢唐慈光院志曰師講寶珠年通達法華光明經止觀論咸洞玄微尋施覆述出弟子相次

角立雍熙三年八月朔日恩於中夜親自光自井而出明滅不恒謂門人曰吾報齡極於此矣乃絕粒禁言一心念佛次夢擁衲沙門執金爐焚香三遠其室自言祖師灌頂來此相迎汝當去矣夢覺呼弟子至猶聞異香至二十五日為弟子說止觀旨歸及觀心義辰時端坐而化享年七十五僧臘五十五其夜院僧有與文偃等皆聞空中絲竹嘹亮而無軌數且多鈴鐸漸久漸遠依稀西去迨九月九日依西域法焚獲舍利青白圓粒無算恩平時謹重一食不離衣鉢不畜財寶卧必右脇坐必加跌弟子輩設堂居亦同今之祥室立制嚴峻日別親視明相方許淨人施粥曾有晚飲薯蕷湯者即時擲出馨堂每一布薩

則潛洒不止蓋思其大集滿洲之言耳偏諱人以彌陀淨業救生死事受教得生感祥可見者往、有之凡與人言不問賸不肖悉示以一乘圖意或怪不還機者乃曰與作毒鼓之緣耳不喜雜文游不好言世俗事雖大人豪族未嘗輒問名居况廷趨其門乎先是天台宗教會昌毀廢文義殘缺談妙之辭沒名不顯恩尋繹十妙之始終研數五重之旨趣講大玄義文句止觀二十餘周解行誦明目足進運使法華大旨全美流于世代者思之力也又憶昔人科部判溪記不相符順因著玄義文句止觀金光明金經論科總三十五帖見行於世吁河漢中有魚沂流而上者何潛泳有所取故思公不寬棄成而出弟子十有七

人求解而行行耳

雲棲株宏往生集贊曰財食不貪廣潔心也坐卧不肖敬慎心也衣鉢不離持重心也布薩垂泣誠信心也四心皆淨因直往生矣至於誨入則西方淨業與一乘圓教並施見其深入念佛法門者乎

甄公傳 習禪四之第十二

僧贊寧

釋甄公姓魯氏江陵人也少而警慧七歲誦通詩雅遂應州舉三上中第未釋褐與沙門議論玄理乃願披緇投福壽寺辦初法師以為模範後於洛京昭成寺講法數座月礼嵩山禪師通暢心決方至丹陽茅山尋挂錫於蘇州楞伽山四遠參玄者駢

肩豈足矣時白樂天牧是郡接其談道不覺披襟解帶心遊無物之場得甄之間闕矣遂堅請出水流寺不樂安止以山水為娛情之趣耳太和三年示疾云終九十歲以其年四月十七日入塔焉

行齊

劉鳳

行齊唐開成四年於南翔作精舍見復鶴舞其至止必獲檀施齊一日笑謂鶴曰吾事平矣鶴如之何鶴翔南去故目以名又云寺建於梁朝并經幢石博望槎凡來觀齊師鶴跡石雲鮮梅多為之賦詩在宋有如茂戒行高潔咸淳五年臨終二日作書與縣令朱象祖別端坐逝永樂中有大慈通內外學嘗應詔於

天界寺註心經及金剛楞伽二經並同時又有道存工詩文永樂中亦預修釋典

藏廣傳 習禪五之第九

僧贊寧

釋藏廣俗姓程衢州信安人也幼歲神氣朗暢貌魁壯元和中告親求出家志不可却直造長沙嶽麓投靈智律師請事剃染智師察其強願不群乃攝度之既披法服尋於武陵開元寺智總律師受具足尸羅當長慶三年也日曉律範旋窮徧眾語洞業白教門繁廣誠有總門總門之急勿過捨筏遂徧參禪宗遇馬素門下高足住龍牙山知廣法器異日告之曰蘇界不真佛生非我子之正本當何所名復從誰得廣一言領會千轍同

歸龍牙曰我法服不蒙掩矣既遂所求大得安靜却迴柯山蓋避會昌之搜揚也至大中六年郡牧崔公壽重之於州龍興寺到構禪室延居之數年北至嘉禾信士歸依請留住至德伽藍又往姑蘇時崔公鈞作守此郡聞廣名久請居南禪院咸通八年浙西廣使用公寶命住招隱寺其年秋却返嘉禾信士呂京捨剎聖造今永安院時乾符中群寇紛紜禪侶分散廣曰盜終不至此及期寇從剎道行果無所損其先見如此五年十月十二日滿院陰雲雉鳴烏噪安坐而化弟子號哭却蘇至六年三月中辰前別眾後終享年八十有二僧臘五十六時澹交為廣作真讚至乾寧中僧神贊進狀乞追諡號塔名、士吳重祿書

碑

惟靖傳習禪五之第二十

僧贊寧

釋惟靖吳門人也年三十許形奇貌古且類慈癡入國寧寺遇僧房唱曰要入出家請留下至經藏院見二衆開私大德慧政便跪拜伸誠願答執侍政公允納與前師於天台受具暫歸謝政便尋諸名山有知識處必經寒嶼自甬勤於禪法未嘗發言即居定光禪師廢金地道場侵星赴祥林寺晨粥而多虎豹隨到寺門虎踞地若伺候靖出復隨至金地達明匠迹極多靖恐人知以鋤滅虎跡微惡背疽用睡有鳩鳥糞於瘡所非久全愈又屢聚靈糧糗半斗每日以鉢合菜羹食糗於地窖中遇

期用米常滿不耗靖乃祭之而云吾被此物知非理也尋居伏龍山可嗽海峯勢峻峭音僧鑒諸曾隱於是諸郎唐王相國之母弟也能文習道刺史多往謁之靖續遁此山刺史黃展常請出州供施兼妻末於奉川北山置院示疾坐終享齡七十餘窆于山下塔塔存焉

寺直傳明律一之第十八

僧贊寧

釋寺直字堅道錢塘人也姓范氏齊信安太守璵之八葉禮既冠表君子器之凡有立園之期不顧玄纁之錫遂詣蘇州支硎寺圖大師所受具足律儀是夜眼中光現長一大餘持刀方滅蓋得戒之驗也後抵江陵依真公三年終行尋礼天下二百餘

郡縣跡所至無不至焉見無畏三藏為優菩薩戒開普救大師傳授伽心印講起信宗論二十餘篇南山律鈔四十篇平等一兩大小遺機在乎因昔未嘗出異乃立願誦華嚴經還於中宵夢神人施珠一顆及覺炯然如珠在握甚歲入五臺山轉華嚴經二百遍追死心也宏覽大藏經三遍廣見也至開元二十六年有制舉高行道德請正名錄大林寺後移籍天竺住靈隱峰時大曆二年也至五年三月寓乎龍興淨土院謂左右曰夫至人乘如而來乘如而去示其心哉也而愚夫欲以長繩繫彼白日安可得乎吾景落桑榆豈淹久也以其年此月二十九日告終春秋七十一僧臘四十五其間臨壇度人多矣顯名者

洞庭辨秀湖州皎然惠普道莊會稽清江清源杭州擇鄰神僊常州道進畫公著塔銘云

釋贊寧明律二之第二

僧贊寧

釋贊寧字季至吳興沈氏之子高祖陳國子祭酒曾祖隋魏州司馬祖考三世不仕翰綺歲從父至山寺踞高靜無塵之踞惻然有宿命之知周請捨家奉天寶八載八月五月奉制度配名永定寺九載十月踰五分鐘納形俱戒移名開元大曆中轉隸武丘皆兩州道俗好請從命也翰道性剛烈外則炎然迹不近名身不閑事長在一室寂如無人豈比夫駢行鼓簪之士執願門相部義疏精敏軍傳明法華經主蘇湖戒壇每當請首則今

時所謂壇長也。大曆十年入流水念佛道場。是夜西方舍中頓現蓋絕誠之奇感也。即以其年終於本院。春秋六十八。法臘二十六。輪迴疾之日。謂明弟子曰。有鶴從空飛下。迴翔我前。爾曹見乎。必謝之。期小。聖猶病。安能免哉。受業門人如隱戒壇。宣究等。與吳興故。然結法。朋昆弟之友。俱高潔難可輕慕焉。

藏矣

劉鳳

藏矣姓朱氏。蘇郡人。游方詣五洩山。遇靈默大師。一言悟道。會昌中。精運哀泊洛州。再興長壽寺。勸度居焉。尋揚牧典蘇。請矣歸於教林。以建精舍。大中十二年。鄣水任景。求捨宅為院。迎之矣。將離姑蘇。為徒衆留擁。乃以樓拂與之。曰。吾在此矣。汝何疑乎。已而潛行。

乎已而潛行

大義

劉鳳

大義會稽蕭山人。從吳郡國律師。受具。復依本州開元寺。深律師。學四分律。指訓義。因遊長安。

曇一

劉鳳

曇一姓張三韓人也。因累業仕隋唐家。於越十六。隱雲門寺。茂亮法師。講顯解。開悟三十五年。杖錫東歸。明年詔置開元寺。又明年。長史張楚華為寺主。因而居焉。一聲振京華。道高吳會。其高足弟子。則越州開元寺。辨秀。常州龍興寺。法俊等。

辨秀傳 明律二之第六

僧贊寧

釋辨秀俗姓劉氏。漢楚王交三十一代孫也。秀幼孤。詣父哀字禮如教。立孝自天生。而宿植緣深。心田欲發。因請伯氏出家。長行哀而捨。辦事靈應。謀禪師。使能闡津因。入道之意。所聞指訓。如涼風入懷。醒然清悟。天寶四年。受戒於東海。瞻真大師。傳律於會稽。曇一至德中。舉高行。諡名於吳郡。開元寺。乾元中。下詔。天下二十五寺。各定大德七人。長講戒律。秀應其數也。頃年於淨土一門。不隨於念。嘗謂人曰。昔聞西方之行。是有相大乘。此乃違心不直。非達觀之說。何邪。夫出言即性。發意皆如。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況我之立念。乎秀壇場一十六。普度人。孤制律。極正持。僧綱自肯。湖南北皆宗仰焉。以建中元年六月十五日。寢

疾而終。春秋六十七。法臘三十五。當其逝日。有庭樹一本。枝葉扶蘇。朝華正敷。而遽萎瘁。其年七月五日。遷靈龕於武丘西寺。松門之右。門人道亮道該清會。偕遠。旛檀之香。樹也。故觀察使韋元甫。李棲筠。魏州刺史李紆。御史中丞李道昌。盡欽慕往德。亦林下之交。雲畫為碑。頌焉。

志鴻傳 明律二之第九

僧贊寧

釋志鴻俗姓錢氏。湖州長城下若人。本名儼。志鴻字也。少出家。於石門鄉寺。則梁靜林也。削染受其訖。往茂苑。親道恒師。盛集研覈。精微時。曇清省躬。互相切磋。磋卒。成洪緒。然慚先德。釋南山鈔。商略不均。多減無准。捕蟬忌後。補衮不先。震括大慈。靈夢已。

下四十餘師記鈔之玄勒成二十卷現搜玄錄大曆中華嚴疏
主澄觀披尋乃為序冠於首然其解判不無所長其如科節繁
碎是其短也春秋一百有八歲勒署為長壽大師焉近世止行
其字而已今雙林果遺安幸加以水潦碑碣失蹤閱於言行也
吁其儼公氏族本生必與南山宣律師相同亦為美事矣

省郭傳 明律二之第十三

僧贊寧

釋省郭睢州桐廬人也為童強識者宿呼語怪其志大而言高
每厭樊籠忽拔聖德寺慕道從師勅恩得度性靈天發於毗尼
道學如溫習復擇名師得姑蘇開元道恒師恒曰甚矣吾得郭
也門人日益親及乎探賸精微愈征愈遠時有擊論互指為迷

者必請見郭為其判之坐分曲直謗曰義盡省郭言到郭義無
不盡也其博綜律乘軒禦師門也若此恒曰自吾有郭也惡言
不聞矣郭避席葉拱而對曰某不佞也仰師之道若採扶桑以
焚蠹蟄所患者未能嘔繁縷以報主耳恒曰視子吐屬客五色
絲可供繡散之資言大謾矣晚赴維揚之召廣訓拉焉然其端
口雌黃品藻百滅古今之義生徒明敏者各錄之都加潤色號
順正記十卷行之復著分輕重物儀別行訟牒十三章門條例
外加近世現有物之重輕煩為要用郭復高儒學作碑頌越多
以其曾化邦溝故呼淮南記主自號清冷山沙門焉

神皓傳 明律二之第十四

僧贊寧

釋神皓字恒度姓徐氏八代祖精齊竟陵王高邸學士子陵保
尚書左僕射其文典度字山齊名追陳周世因佐吳邑遂家姑
蘇皓乃為吳郡人也天性耿潔風韻朗邁幼負脫俗之姿尋依
錢塘龍泉道場一公出家天寶六年降版詔精擇其行一州許度
三月皓居薦首固辭僧籍於包山福願道場初進具於雙太師
次通律鈔於臺一後士講律鈔並昇壇場遂乘舟歸包山使野
東誅茅山童掃石道還棲息旋增修屋宇乾元一祀有詔天下
二十七寺各奏大德七人長講戒律因請住開元寺欲舉其碩
且慎簡書遂僉從命奉戒弟子開州刺史陸向前給事中嚴
沆服道弟子禮部侍郎劉太真前大理評事張象欽鳳弟子前

廣使亞相李棲筠請網任海隅一邑繼任三變至於道末年工
於圖宗別置西方法社誦法華經九十餘部貞元六年十月開
元寺過疾至十二月願屬弟子維亮曰我棄世後可歸洞庭故山
置塔說法而終是夜瑠璃色天星貫如雨西方光朕密現於前
春秋七十五僧臘四十三門人維亮甫文有道獨步當時執師
之表不以證而廢教也傳法弟子道超靈俊道濬道發維讓維
誠皆一時英邁雲畫為墳塔碑頌美云

清徹傳 明律三之第三

僧贊寧

釋清徹未知何許人也周遊律肆密護根門即無常師惟善是
與初於吳范開元寺北院道恒律師親乎聞典深該理致而鍾

華理無不推稱憲宗元和八年癸巳中約志著記二十卷亦鳩聚諸家要當之說解南山鈔疏集義焉或云復堂至十年畢簡令錄章武昌晉陵講士多行此義嘗覽此記蘇廣是宗微末知其終

孫曰微公言行無乃太簡乎通曰繁略有據名實錄也昔太史公可弗欲廣三五之事耶蓋唐虞之前史氏淳略後世何述焉今不遂富瞻職由此也又與弗來赴告不書同也諸有繁略不均必祛諸讓焉

常達傳 明律三之第八

僧贊寧

釋常達字文舉俗姓顧海隅人也發跡河陽大福山遊學江淮

諸勝寺達允迪中和克完戒法專講南山律鈔後求涅槃圖旨法華止觀復通陰符老莊百家之書其餘分時之學盡二王之筆迹後隨方奉禪詣於宗極俄屬武宗滅法數曰我生不辰不自我後由是寂然山棲委裘遁世而無悶焉宣宗重建法幢存興精舍合境民人皆達之化導故太守韋曙特加崇重身不衣繒纈室惟蒙蔽蘿四衆如歸諸方慕化其潔白鶴鷺如也咸通十二年合郭僧民請紹四衆教誨或遊遊垌牧或嘯傲海隅不出林麓動經數載雖貴士單車詣門莫得而見於七五言詩述用元之和之體著青山復道歌播人居叨忽於自恣明辰鳩衆於長廊合掌遂申長別辭甚剛正因卧疾不起絕食七日而逝實

咸通五年九月十六日也春秋七十四僧臘五十一門人會清傳朗奉靈柩瑣於寺之東南三百步後年即墳起塔額川陳言撰塔銘邑大夫汝南周思輯為檀信乾符四年立碑焉

劉鳳吳釋傳云住郡之破山寺

法相傳 明律三之第十

僧贊寧

釋法相姓俞氏吳長水人也天寶中誕育為嬰兒卓異七歲授師受經法三決旬誦通法華全部弱冠往長安國寺得滿近戒即大曆中也便於上京習梵尼道諸部同異無不該綜涉十載蔚成其業傳法東歸請學者如林吳郡太守奏於開元寺置戒壇相預臨壇之選事克依止蕪衆推為寺綱管恒施二衆

歸戒行佩流囊語不畜長每有鳥棲于座側馳斥不去會昌元年二月十日午時三刻告弟子清瀟清高吾當滅矣儼然累足右脇而逝時衆盡開管絃清亮乃天樂也夕觀異光春秋八十凡僧臘六十九四月遷塔于來蘇鄉之原白塔是也後弟子率義州刺史曹信大理司直吳方重修塔發之見相遺骨若銅色舌相不壞若芙蓉焉蓋全四十二香湯沐之重葬蓋景福二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二日也高弟子公靜弟子行蘊弟子仁表弟子玄果本清白之僧也同鴻啟重修靈光一寺為兵革殘毀之後也果公啟公後偕隱天台習禪觀相次終于山焚之皆獲舍利焉

劉鳳吳釋傳云弟子清瀟清高

慧則傳 明律三之第十三

僧贊寧

釋慧則姓康氏吳郡崑山人也九歲博遊才義總覽儒經善釋
發萌倭然厭俗以大中七年就京西明寺出家勤知誦誦皆如
曾習九年於本寺承恩得度十四年棲法寶大師法席獲講常
年勅補僧員大德咸通三年就崇聖寺講俱舍論并表服儀出
三界圖一卷七年於祖院代楊師講十五年勅署臨壇正員廣
明元年集冠犯關中微擾世華州下邳避亂中和二年至淮
南高公駢召於法雲寺講罷還吳刺史楊公苦留却遊天台山
國清寺挂錫乾寧元年至明州育王寺撰塔記一卷出集要記
十二卷武肅王錢氏命於越州臨壇以開平二年八月八日示

疾坐亡受生七十四法臘五十四定於鄒山之岡八戒弟子刺
史黃履營塔則生常不好許直以搗謙推人為上除諸貴外輪
誦經咒自法華已降可三十四本以資口業曉大藏教而偏講
鈔七十編俱舍喪儀論語各數編清苦執持近古罕有入室弟
子希覺最靈鋒穎焉 附見一人不錄

彥僊傳 明律三之第十四

僧贊寧

釋彥僊姓龔氏吳郡常熟人也揭厲戒律錙銖塵務勤求師範
唯善是從末扣擊繼宗記主得其戶牖乃於本生地講導同好
鳩聚律風孔扇號為毗尼窟宅焉先是海隅巫咸氏之遺壤招
真氏之舊墟古寺周圍不全境垣而已嘗一夜有虎中獵人箭

伏於寺周嗥吼不至併憫之忙係輟引炬下聞言欲援之弟子
輩扶遁且止者三四伺其更關各睡乃自持炬執披其箭虎耽
耳紙矢鏃血顧俯而睨目為質明獵師朱德就寺尋虎併告示
其箭朱德懷心罷獵焉武肅王錢氏知重每設宴齋召行持明
法時覆肩衣自肱而墮還自塔上或見鬼物隨侍焉時謂道德
盛則鬼神助也以貞明六年六月終于山房年九十九歲云附
見一人不錄

劉鳳吳釋傳云住破山興福寺

繼宗吳釋傳作斷宗

惠忠傳 咸通二之第十九

僧贊寧

忠又向吳郡具戒院中有凌霄藤盛夏華時人擬代之廣大師

曰勿剪惠忠還日其藤更生人不之信及秋忠還其藤果重茂
矣

鑑空傳 咸通三之第十五

僧贊寧

釋鑑空俗姓齊吳郡人也少小苦節雖勤於學而寡記持壯歲
為詩不多靡麗常周遊吳楚間已四五年矣干謁侯伯野潤無
幾或或貴則必病生月罄方差元和初遊錢塘屬其荒儉乃
議求餐於天竺寺至孤山寺西饒甚不前因臨流雪涕悲吟數
聲俄有梵僧臨流而坐顧空笑曰法師秀才旅遊滋味足未空
曰旅遊滋味則已足矣法師之呼一何乖謬蓋以空未為僧時
名若房也梵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月德寺乎空曰生身已

四十五歲矣盤桓吳楚間未嘗涉京口又何洛中之說僧曰子應為飢火所燒不暇憶故事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皆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於知前生事耳空飢極食棗掬泉飲之忽大呻枕石而寢頃刻乃悟憶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因增涕泣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為蜀僧矣今則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悟法師為在曰豈不記香山石像前戲發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為赴貴且昨聞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人唯吾得解脫獨汝為凍餒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年許日惟一餐三十餘年擁一褐浮休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不完乎坐於飢凍僧曰由

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羶氣微存聲運漚清終不可致質偃影曲報應宜然空曰為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誓於吾子焉乃探鉢囊取一鑑背面皆鑿微謂空曰要知貧賤之分脩短之期佛法與吾道盛衰宜一鑒焉空覽照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鑑入囊遂挈而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空是夕投壘隱寺出家受具足戒後周遊名山愈高苦節大和元年詣洛陽於龍門天竺寺遇河東祁瑤親說厥由向瑤問空之說事皆不常且甚奇之空曰我生世七十有七僧臘三十二持鉢乞食尚九年在世吾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瑤詰之默然無答乃索

瑤筆視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曰興一沙衰恒河沙克而置犬而擊牛虎相交與角牙實檀終不滅其華

系曰食梵僧之棗而知宿命者與茹雪山之蕨解諸國言昔同也覽鏡而知吉凶者與窺圓澄塗麻掌同也食寒臨鑑豈偶然耶非常人之遇也其空公題識而答塞柳理之問驗在會昌毀教矣時武宗勅僧尼及俗計二十萬七千餘人拆寺并蘭若共四萬七千有奇故云興一沙衰恒河沙克在且大仍擊言殘害之甚之丑毀法丙寅朕代佛法喻寶檀之樹終不絕其華藹芬馥故云也苟非異人何以藏往考來之若是乎

纂異記作續空

曇清

劉鳳

曇清未詳何許人也究窮佛旨乃肩策來吳北院道恒宗師法會與省躬猶勝薛之先後也

神龜

劉鳳

神龜嘗說法吳會後入長安遇祿山亂還投金華

貞幹

劉鳳

貞幹姓武氏故鄆有崑山寺者宋支曇諦嘗遇害於此武宗廢教其寺屏除幹緣化重立亦嘗行化於吳

行明傳 遺身篇之第九

僧贊寧

釋行明俗姓魯吳郡長洲人也幼從師於本部後遊方問道然

其耿介軒昂嗚傲自故初歷五臺峨嵋禮金色銀色二世界菩薩皆隨心應況由此登天台陟羅浮入衡嶽遊梓潼屬唐季湘之左右割裂爭尋常而未息靡有寧歲於是按祝融峯下有終焉之志止已寶臺與玄素布衲為交契其性之好惡泰亦罔抗其輕重焉嘗謂道友曰吾不願隨僧崖焚之於木棲不欲作屈原箕之於魚腹終誓投軀學薩埵太子起多劫而成聖果可不務乎屢言之都不之信忽於林薄間委身虺虎前爭競食之酒吏肉盡時未公收其殘骸焚之而獲舍利乃擲華酌水為文祭之辭中明其勇猛能捐內財破慳法成檀度未捨已捨當捨三輪頓空取大果若俯拾芥焉

系曰佛勅比丘施眾生食二世順益感果非輕若其明公成大檀度速慳貪也成大勇猛得無畏也成三輪空無為功德也成難捨心淨佛土也一擲其軀其利溥哉譬猶善賞者貴少而勸多其是之謂乎

法朗傳 誦讀一之第八

僧贊寧

釋法朗姑蘇人也稟質溫潤約心堅確誦觀音明咒神效屢彰宋開觀光人皆知重龍朔二年城陽公主有疾沉篤尚藥洪治無所不至公主乃高宗大帝同母妹也友愛殊厚降杜如晦子荷死再行薛璠既疾綿固有告言朗能持咒理病多瘳及召朗至設壇持咒信宿而安賞賚豐渥其錢帛珍寶朗迴為對

面施公主奏請改寺額曰觀音寺以居之此寺本隋靈應寺開皇二年置文帝移都掘城中陵園塚墓徙葬郊野而置此寺至唐武德四年廢至此更題額朗尋終於此寺焉

傳云此寺應即傳題野云唐上都青龍寺茅不知既置靈威以後未改觀音以前以何時額曰青龍

道遵傳 興福二之第四

僧贊寧

釋道遵字崇達姓張氏吳興人也夙負殊操潔士稱之榮曜不足闕於心聲塵未嘗觸其性至年二十詣天竺義興律師受具戒事報恩寺興大師首宗毗尼傳教也復學天台一心三觀法門欲廣寫法華經置道場開經院一日發其心二之日規

其趾作不逾序厥功成焉居支硎之福地大曆元年州將韋元甫兵部尚書劉晏侍御史王國用州刺史陸向猷中侍御史陸迅大理評事張象競誘真心共獲殊勝乃相與飛表奏聞詔書特署為法華道場自江以東繼一十七所皆因遵之首置也舉精行大德二七人常持此經以報主恩鑄盧舍那及毗盧遮那像及多寶塔修淨土當生業造彌陀佛復寫天台教益乎道場置常住莊二區平時講法華玄義天台止觀四分鈔文臨壇度人授心揚律使盈石室之壽天寶中於靈巖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覩大明上燭於天我身正念儼在光中異日問荆溪慈師曰智慧光明從心流出非精志之所致耶又於本寺入法華道場

親此身在空中坐先證者知是滌垢之相其年春秋七十一僧
夏四十六以興元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告終于支硎山寺僧益
公翰公一夜同夢大殿崩果遵入戒門人靈翰法盛道欽猶予
靈源道墓不已樹塔旌德焉

劉鳳吳釋傳云住蘇州報恩寺東陽玄明法師弟子也
寶安傳附見雜科聲德二之第八樓隱傳後

僧贊寧

次嘉禾靈光寺釋寶安俗姓夏姑蘇常熟人也風神爽拔性行
淑均壯年家務所嬰苦思脫屣及進具之後專習空門洞達真
訣而不衣縲綬惟專分衛寢則易縣安者遊五臺暖南人之不
識逆率道俗模範五臺之制於靈光寺今且存焉事畢無疾而

終受生一百有十八歲法臘七十八肉身不壞門徒布漆之別

院供養至會昌毀寺遂焚之

無作傳雜科聲德二之第十

僧贊寧

釋無作字不用姓司馬氏姑蘇人也父陳死丘縣尉母戴氏始
祔時夢嬰沙門稱姓徐住持流水寺欲寄此安居言訖踰跌而
坐其父同夜夢於盤中書一字甚稱心自言可以進上天子至
明各說所夢母曰意其腹中必沙門也矢之曰如生兒放於流
水寺出家及生果岐嶷可愛且慈暈覆之氣年迫四歲母自教
誦習利金易礪記憶無遺厥父欲其應童子舉業漸見風範和
潤且恒有出塵之意憫爾父偷窺姚氏之女且美姿儀酷欲取

之母切忌之曰或堪是子出家寬汝取父乃許之送入流
水寺中緣及月餘姚氏化離時謂此女是善知識為作之出家
增上緣夫年二十受具足法相次講通刪補律鈔法華上生等
經百法論一性五性宗教勵精尋究孔老書篇無不涉獵後泰
具玄學於雪峯存祥師身入堂與至廬陵三顧山檀越造云亭
院豫章創南平院請住持皆掛衣而去前進士唐果作藏經
碑述作公避請之由居洪井十載且未識洪帥鍾氏之面乃避
會稽四明目有終焉之志吳越武肅王錢氏仰重召畧出四明
日便歸山蓋謝病也有詩將意呈王亦不留詩云雲鶴性孤
單爭堪名利關衡思雖入國辭病却歸山時奉化樂安孫邵退

居嘯傲不交緇伍唯接作文談終日進士楊令亦慕為林下之
遊以梁開平中卒於四明春秋五十六初作善草隸筆跡皆健
人多慕焉成法述諸色禮懺文數十本注道安六時禮佛文一卷
并詩歌並行于代作不入尼寺不謂公門不修名利不趨時利
自號道通子焉

清順尊者

義姑蘇志

清順尊者宋初魏厚字郡奏改虎丘律寺為禪迎尊者至寺乃
啟禪派今虎丘開山第一人也

東坡志林內一條

蘇臺安惠院淨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涉嶺渡海候應恙於東

坡東坡周得什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數千里空手來
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出

靜梵

蘇州志

靜梵嘉禾人姓竺氏生甫十歲依勝果寺祝髮從湛謙二法師
學元祐初住郡之北禪寺講法華經修法華懺為三期之為日
二十有八精恪上通感應受禪磨法呼淨梵比丘

文瑩

蘇州志

文瑩吳僧多聞博識宗教亦高好著湖山野錄行於世

贊寧

張

人物志

贊寧博物稱於時柳如京徐騎省與之遊或就質問難嘗采經

傳物類相感者為書十卷又撰筭譜二卷時有安鴻漸好嘲謔
過贊寧與數僧偕行指而言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作隊贊
寧即應聲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成群其敏捷如此

道原

王

藝文志

道原西洞庭夏元富子元豐間元富夢鳳集於簷蓮生於庭明
旦雙生二子一字鳳郎名果後官撲簾使一字蓮郎學佛水月
寺名道原嘗對御演法賜錦綉還住持東洞庭翠峰寺嗣明受
大師人謂鳳蓮之應

道原

杜

人物志

道原住永安禪院大中祥符中嘗進纂傳燈錄三十卷詔翰林

學士楊億寺刊定刻板宣布

蘇州景德寺普潤大師行業記

釋普洽

普潤大師名法雲字天瑞自稱無機子姓戈世居長州彭雲里
父母禱佛夢一梵僧云吾欲寄靈於此連生類如所夢瑞相特
異襁褓間見僧則欣然欲起似獲珍玩五歲辭親禮應行符公
為師始從庭訓神鋒發矚越明年背誦妙經七軸九歲薙髮二
十歲進具以所受法即登現座為眾說戒紹聖四禩發軔參方
首見通照法師學習天台大教次授天竺教法師几下歸受玄
談最後卒喙周時得法於南屏清辯大法師代躬如意為眾敷
揚既而德風四播芳譽遐發時政和七年郡侯徽猷閣直學士

通議大夫應安道禮請住持松江大覺教寺仍薦錫今號而學
者輻輳如川東之凡八年間環講法華金光明涅槃淨名大小
部快繼畧待旦慈雲洋、續同慈母年邁思念報親之恩逆謝
事歸寧廬於祖塋曰藏雲居雖蕭雨蟬鳴尤多假道問津益諸
戶外仍造西方三聖像設廣以化人其母後有微疾師就卧床
夜講新經念阿彌陀佛、放金光母及四方無不瞻觀殊祥既
兆臨終怡然大餘舍利燦如圓珠閱數日現蓮華跡三莖其為
生處蓋可知矣以此方彼大義渡頭為道似乎岐致、誦至人適
理何在不從故、我世尊上升初利說法酬恩指髮比丘誦為慈
行紹興甲子寺僧率眾舍諸靈庵請師歸寺作眾依止受已明

年典諸使夢迎像入寺敬華闕以舍之大興蓮社勝會集千人
結課觀經念本惟心之佛仍建八關齋會召金光明法華大
悲圓覺金剛等會並作西賓士夫名賢善信四眾飲師高風來
者闐明於路或爭先而趨之者終成超越若錦江進士王齡武
林貢元張啟三衛國錄吳彥英嘉禾登仕金廷珪吳會安人錢
氏等凡若干人俱生淨土法師博通經史囊括古今具八備之
才能蘊十條之德善編集翻譯名義注解金剛經及心經疏鈔
著惠臨集等並行於世莫不憲章聖化鼓吹山家自行化他能
事畢矣一日索浴更衣端坐西向召門弟子曰汝等各念無常
之火燒諸世間早求自度慎勿怠惰仍書偈云瓊樹靈雲霄紫

雲臺更高無生之彼土不動一絲毫汝等持此并遺書達於知
識我之最後為請定慧堂頭寶幢法主依此起龍舉火餘無他事
言已默然而訖是夜鐘聲遠聞異香滿室既歛龕傍眾猶聞師
口稱佛名琅、在耳當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也住世
七十一年為僧五十一臘香薪之次鼓刹無窮嚙微動解不足
以容翻空之濤微廣漠不足以展垂天之翮今法師出廣長舌
相於薩婆若海搏扶搖羊角於第一義天雖古高僧不復多讓
頃修法師塑像得其弟子文辯大師、緒狀其行於像藏之內
蒙不揆無似惜為筆削以懷懺之者蓋欲揚推宗祖之德善子
孫知而傳之云爾大德五年歲在辛丑九月九日嗣祖住持永

定教寺吉祥雄辯大師普洽記

法雲大師

戴如蘇志

法雲大師字普潤長州人參南屏清辨得言下旨有註解金剛
經心經疏息隱集

法雲

劉鳳

法雲住景棲寺編次翻譯名義判漢周敦義序之

宗秀

范仲淹志畧

宗秀生不血茹七歲持佛號隱靈巖有年晚遊名公門未嘗及
利天聖中丞相東平清河二公奏賜紫方袍號定惠大師

普水法師

釋念常

杭州普水法師淨源十一月示寂晉江楊氏受華嚴於五臺承
遷、嘗注金師子章學合論於橫海明軍南還聽楞嚴圓覺起
信於長水四方宿學推為義龍因省親於泉請主清源復遊吳
往報恩觀音杭州沈文通置贖首院於祥符以延之復主青鎮
靈印寶閣華亭普照善住高麗僧統義天抗海問道中弟子礼
初華嚴一宗疏鈔久矣散墜日義天持至皆決逐而復得左丞
蒲宗孟撫抗慰其苦志奏以惠因易禪為教命公主之義天還
國以金書華嚴三譯本一百八十卷以遺師為主上祝壽晉嚴
法師同譯六十卷唐密又難陀譯八十師乃建大闢以奉安之
米唐烏茶進本澄觀法師譯四十卷師乃建大闢以奉安之
時稱師為中興教主以此寺奉金書經故俗稱高麗寺塔舍利

於寺西北壽七十八先世象之晉水人故學者以晉水稱之寶
元祐三年也右世佛祖歷代通載

宋晉水源法師

師名淨源字伯長姓楊氏生而敏慧依東京報慈寺海達大師
得度奮志恭尋初見華嚴承遠必見橫海明重後見長水子濬
盡得華嚴奧旨聲譽籍甚住泉之清涼蘇之觀音杭之祥符湖
之寶閣秀之善任左丞蒲公守抗尊其道以慧日院易禪為教
命師居之府至紹興景慕師策力道勳合華嚴證聖正元二疏
為一以便觀覽製華嚴持最周覺三憾法及作法華集義通要
十四卷又疏解仁王般若等經高麗國王子為僧曰統義天航

海而來問法於師朝廷遣侍講楊傑館伴化及外國其道可知
矣元祐三年冬示寂茶毘得舍利無數瘞於慧因院之西北寺
七十八先世象之晉水人故學者以晉水稱之

贊曰法界無盡一心洞明奮厥餘力詮釋羣經作式垂範書有
駁贊義法者象海國揚於

右世武林西湖高僧事畧宋瑪瑙元欽東嘉元復全述

集維那淨土善人咏之第三十六

釋道衍

梁上傳言豈熱護求生淨土本無難臨終念佛隨起往點鐵成
金一粒丹

集維那姑蘇人於萬壽寺網維多眾梁惠垂華以衣資二次

請衆念佛命終後衆於春時聞梁上云集維那生淨土矣堂
衆驚駭疑集無淨業何以得生斯須梁上復云臨終兩度請
大衆念佛故得往生觀此世人臨終請人念佛實為要道也
世寶珠集

慈照宗主 淨土善人咏之第六十二

釋道衍

聽得鴉鳴萬事休何期夙障遺江州導師順逆皆方便只要衆
生信解修

慈照宗主諱子元自號萬事休平江昆山人茅氏子授延祥寺
志通出家習誦法華修正觀一日正定中聞鴉聲悟道乃慕
廬山遠公之風觀人念佛編白蓮懺儀後住澱山湖上物白

蓮懺堂與四衆同修淨業四十六歲障臨江州於順逆境未嘗
動念隨方勸化有西行集乾道二年宋高宗詔至德壽殿演
說淨土法門特賜白蓮導師慈照宗主後於錢城倪普建家
告諸徒曰吾化緣已畢時序行矣言訖合掌而寂塔舍利於
松江之力及市

子元

見周世昌崑山
志懷釋傳

慈照宗主子元號萬事休崑山茅氏子母柴氏夜夢一佛入門
次日遂生用名佛來父母早亡授本州延祥寺志通出家習誦
法華經十九祝髮習止觀禪法一日正中定聞鴉聲悟道嘗錄
誓言大地人皆覺妙道每以四字為定名之宗從此宗風大振

師集彌陀部要法華百心論證道歌風月集行於世後於度城
倪普建宅告諸徒曰吾化緣畢日當行矣至日果合掌辭衆卷
示寂茶瓦塔於松江力及市港吳覺昌宅物送晨勝之塔

慈照宗主 戴徒生集

釋殊宏

宋子元疏萬事休平江崑山人少習止觀定中聞鴉聲悟道頌
曰二十餘年紙上尋，來尋去轉沉吟忽然聽得慈鴉叫始信
從前錯用心於是利他心切普勸念佛代為法界衆生礼佛懺
悔祈生安養報白蓮懺堂述四土三觀蓮佛圖開示蓮宗眼目
逆順境中未嘗動念高宗皇帝召見賜號慈照後於鐸城三月
二十三日告衆曰吾化緣已畢時常行矣言訖合掌示寂茶瓦

舍利無數初賜最勝之塔

良禪師塔銘

陸游

禪師處良字遂翁會稽山陰劉氏子紹興五年甫九歲以童子
得度十三歲遊諸方僅勝衣笠路人為之驚歎初為妙喜禪師
宗果侍者又從已菴禪師道顏為書記遂翁英邁王立遊二師
間皆受記約餘事能文詞善筆札諸方翁稱良書記亦以議
論激核不少假借不為諸方所容安一比丘輒得名山壯刹遊
翁獨碌、衆中嘗居嘉興法喜院舉香為已菴嗣蕭然數僧食
財半菽再歲退廬會稽海上今太常尤公延之宇臨海起遂翁
頌紫素復以顯大夫不棄棄去久之頌崑山薦嚴資福寺遂以

疾逝淳熙十四年六月戊寅也遺言藏骨廬山智林寺，已菴
與遂翁所同建也逝之日手書求銘於子銘曰

山棲谷汲利欲靡及孰辨使嚮道成謬集廬真峨、浮屠爰、
吾識其封身沒名立

寂堂師元禪師 淨土善人咏之第六十四

釋道衍

密菴會裏得單傳佛製毘尼字愈堅自向十州行化後好看陸
地出紅蓮

師元禪師姓祝氏華亭人嘗學禪於密菴傑公戒律甚嚴篤
行念佛三昧感金甲神自天而降夢紅蓮花從地而出由是
十州行化大闡蓮宗普勸一切人念佛往生感驗者不可勝

數初白蓮寺於湖之弁山又初延聖院於蘇之陳湖磧沙遂
終磧沙焉

雲屋善住和尚 淨土善人咏之第六十七

釋道衍

行門清淨玉壺冰名重蘇臺福慧僧天上人間俱不顧華開見
佛是真乘

雲屋和尚諱善住蘇人也受業於郡之善慶院習韻首學於
卧佛和尚性稟高潔不近聲利學通華梵能文善書方外大
夫士無不崇敬掩閑不出晝夜六時稱念阿彌陀佛萬聲讚
誦大業礼拜懺悔坐卧面西雖病久不易吳中之修淨土者
惟和尚為最故緇白多取則焉自安養傳及谷響集行世臨

終異香滿室騰然而去

圓通禪師

戴吳郡志

徐林次弟德止還官於從子而學佛徽宗賜號圓通禪師

德一

徐師曾吳江志

德一高僧也初為金人所擒遁居車蓋結草庵以居歲伏日焚茗苑路入未之奇也既卒從火焚其徒法才於烈火中得所持數珠數枚人始驚異名其庵曰留珠

記休養道事

陸嘉穎

宋德祐乙亥劉師勇與常州知府姚崇通判陳紹統王安節安守城陷皆必安節戰死城中無一降者師勇以四騎潰圍東

出其子中道墜馬師勇曰是非大將子砍首繫馬上馳去後三十年休養老僧病死道置梁上封鐵甚嚴衆發視唯鐵衣寶劍其文字有劉師勇名相傳自常州奔臨安轉至屋山宋亡乃晦迹浮屠

衣和庵主

戴姑蘇志

衣和庵主鹿山人隱居雪竇書二虎恒誘之以遊後從二靈終焉初雪竇妙高峰在千丈巖頭有藤一枝蜿蜒其上下臨不測乃蟠結成龍因名棲雲大德丁未歲於道更二十年不免復虎乳其壘為害咸謂養復而和祠則虎禍其息至元丙子復其養肖其像於是二虎前伏餐茹飲和猛從仁不為害和師在日有

四偈詠藤龕戴奉化志

餘澤

戴姑蘇志

餘澤字天泉姓陸氏郡人學天台教觀辭鋒辨博音吐如鐘大德中住永安遷北祥召住杭之天竺會朝命勸金書藏經澤居於京師與翰林集賢諸老倡和後聞有兩花別集屢集序長洲志月但又有云方萬里於吾所座上見其詩家故曰痛奇句為長春集序以歸之

況可

況可住嘉定西隱教寺元泰定間賜號慈光齊照佛日廣惠大師可精修行業謝絕人事坐而逝聞見之日齒舌不壞其徒行

已精於詩有勁節堂集楊維禎序之

姑蘇志云字中庭嘉定人少修靜業元統間嘗錫師號

古玉字說

釋圓至

延阻樵上人有文源懋曰山積秀而毓琬家懷仁而才生吾種德不獲養積善成德當宜鍾美於汝以寶貴於世乃稱其才而命之曰琬則又問字於高安比丘圓至曰夫至美不常得至寶不常售故價於市者無良器抑於日者非貴質乃稱其名而字之曰古玉周有大筵奔公走侯他玉不陳獨登天球由其古博貴莫與儔珩璚珎珎體眩眸雖竭於今雖玉之羞琬拜曰唯敬嘉猷

陰崖字說

釋圓至

昔年崖翁自述其志曰：卑則違俗，崖不利物，卑崖之名，聊以表德。蓋以險絕為行，務立於物之不能至也。夫君子居易以同德，於祿其大過人者，卑與世爾。彼不我即，猶孺援而進之，豈固為窮變峭嶠危巖峻，以拒彼之進也？而萬物仰之，常畏其卓，然而難並，然則君子好以險絕而異於物者，亦彼之見然爾。吾何有焉？吳郡志：昂字陰崖，余說其義如此。昂慧而喜學，才智穎然，執已恂，無不可犯之色，然非得其諷然之同者，終莫幸而近也。曰崖也，蓋肖云。

琳西玉

載姑蘇志

琳西玉至正末出遊，會稽歸父兄，皆已歿，以不辱死於校井。唯母在，琳乞食以養母，卒血書華嚴經以薦江陰王，遂有贈孝僧琳詩。

贈孝僧琳自序

王達

琳號西玉，予鄉人。至正乙未出遊，名山川，會亂，至歸觀，冠數衣之告，以故免。既聞父兄弟皆歿，亂中餘母高嫂薛在錢墅，庄及見母，創甚，嫂以不辱溺井死。琳躬負土掩之，匍匐乞食奉母養。琳年母卒，窆葬善地，遂奔隱吳門。一日攜血書華嚴經謁予，海上予嘉琳學佛氏教而克孝克義，贈之以詩曰：華嚴內典釋中尊，書向吳門獨樹村。十指滴枯遺體血，一心追

報二親恩，琅函夜繞金光，紫黃壞春田，淑氣溫却憶亂離多死，隔獨龍奉養及生存，江魚雪白思登饌，野堪隱紅夢倚門客，含題詩良有以，頻年少見孝兒孫。

義僧行

王達

世降道淪喪，盛事罕見之。我敬義僧傳，新取國士知，僧蘇生夏浦，俗號徐大師，勇毅重義氣，赤手可獵麋，張忠郭解，汎任俠，不計貨，臻頓出門下，效死誓不移，盜尋冠馬洲，魚肉乎蒸黎，元戎既營壁，大姓深溝池，壯哉張父子，分率就項兒，父擒子死，難家不得飲，屍臻聞切齒恨，死不同時夜，即操斧刃奮身斬，藩籬徑入牛宮內，斧斷張繫，維手殺盜六人，力抗開道歸，專受拜堂。

下金幣謝肝私上公，賜巾裳，欲以好爵，廉儒然掉臂辭還山，弄摩尼方今國步艱，中外飛殘孽，銅虎盡懸綬，錢馬誰塞墳，嗟尔匹夫臻，及張三軍威，何不食君祿，為君清淮虎，牧名魯仲連，千載為等期，天秋黃葉脫，日暮玄雲馳，歌詩節鼓吹，用壯吾龍罷。

月屋梁公

劉鳳

月屋梁公住龍仁寺，有弟子天岸，稱入室，聞善世，禪師季潭，公道德優往，詢焉。

普福法師天岸濟公塔銘

至正十
六年化

朱濂

大雄氏五時說法，至於法華，方暢出世本懷，自鳩摩羅什翻譯東傳，震旦而諸師消釋者，鮮得其樞要，或主一音四相之談，或

狗四時六宗之教各疏專門務相摩軌甚至南二而北七莫言
喧嘩而莫之適從矣惟我天台尊者石闢前修三觀之說約法
華悟門弘演自行因果他所能所宗旨白曰正當中天而墮焉
雖多隱而并見所以尊勝特絕非他宗所可及二十餘傳而
其道愈大顯此瀛於銘普福法師之塔不得不推原其始而盛
言之也師諱弘濟字同舟一字天岸生姚氏族世為會稽餘姚
人父某早亡師從同里寶積寺釋四滿公出家滿公其從父也
師駿發絕倫或授法華經輒能記憶年十六度度為大僧日持
四分律頻步之周不敢違越繩尺已而歎曰戒固不可緩精教
要以資行解其又可後乎于是往鄞依半山金公讀天台之書

久之悉通其玄義嘗修法華金光明淨土期懺聚精會神存神
不貳學昇於觀定中觀尊者昇以犀角如意自是談辨日增河
懸泉湧而了無留礙當是時大山恢公尸松江之延慶越溪澄
公主武林之演福法幢嶠峙光焰鍾、照映大江之南皆延師
分座說法而越溪愛師尤篤諸部疑難或有未易決者要其終
始而析之師曰義觀圓融觸目皆洞悉矣泰定元年開法於萬
壽國覺寺浙河左右傑偉之士奔走其室唯恐後之議者謂倡
佛海之道以播乎猷其自師始明年隨官海岸崩民朝夕惴、
恐為魚蟹江浙行省右丞相脫驢甚憂之祈禱觀音大士於上
天竺仍請師親履其地建永陸冥陽大會七日夜師冥心觀想

取海沙詛之親師其徒徧擲其處几足跡所及岸為不崩入咸
異之天曆元年陞主顯慈集慶寺二寺皆抗之為判師處之治
然集慶適當歲餘遂退處別室蘇人競欲致師以幣來聘住大
德萬壽寺一座不移闕六寒暑而小子之有進者為多重紀至
元之五年江南行宣政院選主會稽之周通周通父廢之餘鍾
魚絕響師曰此父母邦也吾何避焉欣然東歸開新館乞糗糧
攝履徒侶多至數百人寺為中興歷四載還隱寶華專修西方
念佛三昧當金心處不知念而非念非念而念也至正七年壽
八十矣錢塘諸名山以耆舊凋謝唯師一人孑然如暮之靈光
又以大普福寺起之師堅卧不應門人泣就進曰和尚自為計

因善矣其如斯道何師強赴之君無何竟拂衣旋故丘開清鏡
閣而深鑒焉因覽諸家所註首楞嚴經解篇失當乃得析衷其
說為之疏解俄疾作召四眾至以唯心淨土懺、為勉其中或
未解師意師厲聲曰死生難死生難還素願輪書偶而寂十六
年三月十日也後七日法派至大清算以陶器奉燒質葬于里
之峨眉山松花塢師之明自卜也世壽八十六僧臘七十二度
琳永享等三十六人得法上首出主伽藍者上竺道臻雅應淨
琮普光兄中國通有傳天宮明靜等五人其登門卒業未出世
者尚多焉師梵號魁碩言吐清麗諸書一過目終身不忘故其
本末蓋該無所滲漏高昌總統有般若空利者每謂學蓋華梵

出入經論世無能敵之用其國語與師共譯止觀文彩煥發
高昌為之報誌自失鄉先達韓莊郭公性稱師才全學博無求
於名不過以文寓意也西鄧文肅公文原亦欲師有道德詩教
殷勤有相達定性三生話之句其名為薦紳推許如此平生以
流通教法為第一義建法華本部百十會首有名者未嘗不應
屢感天雨華之祥然於佛乘文事俱不偏廢出處語嘿則未始
離乎止觀所著書有四教儀紀正若干卷天岸外集若干卷並
刊行於世云夫傳胤承宗學者多失其真何哉蓋薦於高遠者
有立異之見安於淺陋者無深探之志所以言彌近而跡遠理
愈似而愈非唯穎悟之士洞察其微不敢以臆說參合於其間

重微疊照雖百世而無弊可也如師者講貫導化一以止觀為
宗如印泥不差毫髮可謂知尊者翼道之功而號善繼善述
者矣豈非隨我豈非隨我某等持重隱禪師元靜狀來微銘為
之銘曰

佛法正傳實惟台衡大者銓鉤萬教齊鳴彼傳宗者自謂孤撐
以此較之蒼蠅之聲一粟葉相仍其學孔熾時雨普沾春曦流
麗無物不萌有生咸遂神功妙法此焉為至其猶歟此師義觀
兩融剋期破障息念歸宗煙神公心與之通振以如意無礙
弗攻其浙河之西聯揚法熾分座談玄雲行兩施出生道場歸
者如肆為人天師攝伏庶類其水蟲鼓福海屋善燭疑神冥寥

咒沙為兵變化體忽風蓮流形復足所攝疑如堅城其此頑力
故匪由外假妙經之宣集於蘭若天亦雨華續紛而下有感無
應理無慙者其有聲隆隆傾於通曜遊戲文辭優衍而葩枝
葉如寶蓮花不物於物以道為家其狀若光中無非妙相一
鑑之明冥金萬象生既不來死亦非往何必與嗟涉有情想
師有陸言欲了正因惟心淨土繫功宜勤日如懸鼓一念不
師雖逝矣言者親聞其青山崔流泉在下迴景歛英絕斥邪
竊萬松作花黃金滿塢故利斯藏永真終古其

古陽銘禪師塔銘略

危素

師在中竺時有童子仇姓者從師荷包笠夜宿蘇之承天寺見
空中有一寶甕左右翼衛皆天神若有所告曰天帝以此昂選
賜徑山也詰旦以事質其僧曰此必古陽禪師還遷徑山也日
與之俱來為求給役俄而徑山命下聞者異之

紹時

戴集明志

元僧紹時里人幼度慈濟寺律身謹行不茹葷酒比長僧衆推
為住持募修梵刹重建一新年七十餘造紙衣一通完即沐浴
衣之入龕跏坐瞑目少頃鼻垂玉柱而逝

楚崗禪師

劉鳳

楚崗禪師宗玉自閩來遊吳住崑山之陳漢福壽院已北崗
勸誘彼王氏倡為緣事構新之造於至正二十三年冬

題慧無盡藏主塔銘後

釋文瑞

沙門者貴在明佛心宗行解相應近世為沙門或有行無解或有解無行或行解俱無間有行解兼全果能明佛心宗者乎若夫有行有解而能明佛心宗中吳慧無盡藏主其人歟無盡藏檢冰清神誦勸多刺血書諸大乘經改苦數淡儀行三寶中事致一弗懈豈非有行乎學教觀於古庭聽擇嚴於融室皆有所入豈非有解乎又從行翁於虎丘兌別傳之旨豈非明佛心宗乎是三考出世大丈夫事無盡既無而有之其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固宜然矣若示身火聚乃遊戲三昧灰燼出舍利乃行之顯驗豈為異哉蓮菴法師狀其行吾佛約法凡銘其塔誠與衆

豈作郭林宗碑銘無異也拜沙門觀之得不其賴有此

思古先上人

思古先上人從天台教至正間將將歷叅諸遂昌鄭公為之序已而留主長洲文殊寺

煥無文

劉鳳

煥無文先為靈岩士標瞻公書記又為虎丘中行仁職文翰稱通敏

善為上人

劉鳳

善為上人高昌人其國素奉佛法王公以下多從削染上人在本國世為顯宦由父為常熟監州而為吳產慕方外受業西山

天池恨無良師友乃遍遊諸方

遠復元起

劉鳳

遠復元起藏主皆慕道欲周遊四方起前主天竺中峯藏解得又遁越

自厚

張果

自厚字子元吳人從學靈隱東嶼師厯住穹窿秀峰諸山其伎中行深神觀嘗居壽岩菴時苦旱山石不可穿并夜夢神人告分七簣泉一脉來覺視其處泉果湧出因號夢泉

淨標

楊循吉 紀畧

淨標住持靈叢寺至正二十四年間縣尹楊與修縣學缺貨率

其徒輸金助工始落成



華嚴法師古庭學公塔銘

洪武三年化

宋



吳郡有高行浮屠曰古庭學師傳華嚴之教於寶覺法師簡公
凡清涼大疏鈔及周覺楞嚴起信諸部皆能融會甚深微妙之
旨通達諸學之子歛衽瞻瞻不啻如雲德星以獲一見為快師
因造十玄門賦以示圖中大旨叢林傳誦以為能發越賢首諸
祖之意他師好為立異有以應觀法界性為十界差別事唯心
造為真如之理者師彈指曰真如生滅倒置錯亂一至於此耶
是可為大慰也其於匡衡宗乘唯恐穢釋之混泰苗周若甚嚴
然其植心平易不肯沉溺專家以殊戶異軌為高理之所在輒
翻然從之每升堂示眾曰吾宗法界還源非徒事於空言能於

祥定而後證入者乃為有得耳既而又曰吾蚤通法華雖累入
法華三昧然長水璿周道於琅瑯覺又從靈光敏傳聞首教重
光天台之人也古人為法乃爾吾徒可專守一門乎君子美其
至公無我一掃近代互相矛盾之陋故師見諸著述者咸有可
觀師嘗與同學原澄以一乘月別之義更質疊難為法華問答
若干篇復因主修法華期懺撰法華隨品贊三十篇辨正數門
閱錄錄若干卷及詩文並行於世嗚呼有若師者其與不可傳
者沒矣可使之弗權於來裔乎宜其弟子處仁法慧圖之、堅
也謹接九章聲公啟宗佑公好造行業記師諱善學自號為古
庭生儒家居氏自幼離俗住大覺院學出世間法恍若青蓮花

超出於泥亭、淨植至治癸亥師年已十七矣始受度為大僧
授華嚴諸師而窮其說久未有所入時寶覺講經曾溪師近從
之慧解滂發聞其演說勢若破竹然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寶
覺善甄別人物絲毫不少荷獨譽公不置間勉其門人曰學工
人可謂名實相副矣爾曹能如其隨吾宗廢幾其復振乎自是
名稱勃然而興老師宿學亦推之為人墮別傳教公在報恩遂
聘之出典賓客久之游溪之光福偶逢首、識者古田滋公命師
司之又久之無言宣公來經報恩之席復延之於上座分筵說
經聲采一時震動江南行宣政院諸師開法嵐山薦福寺宣公
欲攝受為弟子師笑曰吾得法於寶覺忍背之乎力拒不聽賦

曹溪水四章以見志越二年即棄去還東林隱居專修白 謂
同志曰吾始習晉水源華嚴懺法行之已久及觀天竺慈雲式
淨土懺儀明白簡要五悔諸文皆出華嚴吾欲藉是以祈生安
養耳掌教者尊師之道不容肥遁自逸強主陽山之大慈先聲
所被非惟天人具欽而山川草木亦若動色相慶 皇明龍興
庚事一新許漢人懋嫗師為尤切聚黑白若干眾具疏幣謀以
香華盛儀請師居之師亦得大弘闡首之教以續佛慧命雖當
儉歲窮方術以食眾會天復旱院有觀世音銅像素著靈異郡
二千石率僚屬迎致府縣屬師如其法崇之大雨三日由是士
民知禱祥所致施者接踵而集師方思有以建置院僧以官賦

建期當使廣州有司知師專任講道欲與辦折之師曰吾為主僧
法當坐教累他人耶遂致請行或讓師為迂師曰宿業已定
不可違也行抵池陽馬當山示疾而化時洪武庚戌四月二十
日也春秋六十有四以某年月日建塔於某處藏馬師形貌冠
襟退若若不勝衣戒檢精嚴護持三唯恐有所染汚獨居屋
漏法衣不離體三藏諸文未嘗釋手雖無斗儲處之祿如燕
恭自牧堅子來見亦無情客動於誘掖有不領解者方便比喻
至於反覆數四此候其心悟始罷云嗚呼大覺如來設為度門
雖萬別千差不過因机應化如大醫王隨病制方初非有所用
異也其立異同者乃來疏之與耳唯我清宗大士一遵如來道

教學無常師問律於禮公受南山行事於曇一傳涅槃越信論
法界觀還源記於凡官皆雜華於大說習天台止觀法華維摩
等疏於荆溪泰決南宗禪法於牛頭忠徑山欽如此之類復不
一而足好以羣機盡攝萬理俱融卓然為一代人天之師今觀
師升堂示衆之言蓋深有契於大士者也曾不得大行其志於
時而夙因已不可逃矣哀哉肅然諸宗之文頗嘗習讀每病台
衡蘭首二家不能相通欲和會而融貫之恨鮮有可言斯事者
不知世上乃復有師乎於是發不及見之、歎既序其事復綴
之以銘白

賢首之學謀華為尊建立六相條分十門固自以為瑣、而不

可易至若天古性善性惡三觀王德之音一念三十之文又冒
嘗不引之而示人况修門之注釋乃止觀重習次第亦外之
而立言念古昔之諸祖皆契經之由循初何心於予者唯欲鑒
於羣昏或謂無斷伏分齊而失修證之道乃後商之紛紜卓哉
導師好見離倫前創其末枝融通其本根談諸法之相即舍性
具之緣因庶幾森萬象於寸心合千江於一潑觀會通於大府
開局隘之專門奈之何道未克施而遽遷於運邇安養之生罔
知可以無憾但學子之亡師摩獨渡河而失筏登陸而折轅企
瞻弗及語忙難伸評羣行以成章命勒之翠珉

劉鳳吳釋傳云十二出家大覺寺十七得疾為僧從林屋頂

公受華嚴於光福明年開曹溪寶覺蘭公道行往依焉

又云至正中中貳寶覺所繼為報恩第一座此則誤以無言

為寶覺矣

尹山崇福寺隆祥師塔銘

釋道衍

非常之人為非常之事為非常之事必非常之人此理之周然
也夫佛聖人之教神變化利幽明天人之向仰龍神之拱翼求
其法者多奮然不顧其形命非擬特雄偉非常之人其可能乎
如薩埵之飼虎達王之代鶴葉王之焚身仙人之截體是也今
隆祥師者詎非其倫也歟隆祥師諱永隆姑蘇施氏子在襁褓即
不茹葷血惟佛法是慕年逾冠白父母求出家遂舍入尹山崇

福寺授禮天泉澤法師之孫永定祝髮為僧洪武甲子試經論
祠部度牒受具戒師志力苦味澹飲，與常人殊乙丑九月十
丑夜師聞空中天神報曰此寺成於吳之天監燬於元之丙申
逮今三十年吾受佛囑衛此伽藍師能重建當陰相之師乃感
天神之言遂化募衆檀刺指血書華嚴法華二大經以立願書
時筆端出舍利燦然有光人固不暇異信收師哀資庀材先物
大雄殿再往三衢購大木過錢唐江颶風漂筏得入海舟之衆
皆歎泣師曰吾之所為者非出於已天神來報故為尔吾以天
神大權焉可妄而不陰相乎俄頃風轉迴筏抵江岸木商黃有
亮與之與同友曰奇哉殿成當為造大佛像以報辛未八月殿

乃成二十五年壬申 朝庭度僧師引其徒赴 京師試經請
給度牒時沙彌三千餘人其中多有不能記經欲冒請者於是
上怒送錦衣衛皆罪為軍師慈愍無可救二月二十四日詣
奉天門奏 聞欲焚身以求免 上之二十五日 勅內且
以武士嚴衛其龕至兩華蓋師出龕壁 闕拜辭入龕索筆書
偈曰三十三年一幻身洞然性火見全真大明佛法興隆日永
祝 皇國億萬春又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師語內臣曰
煩奏 上過早以此香祈雨必驗頃更秉炬自焚烟燄凌空異
香撲人群鶴翔於龕頂良久火餘餘舍利無算二十七日
上以三千餘人悉省罪給與度牒時大旱 上召僧錄司官迎

師所遺之香到天禧寺率衆禱雨以三日為期至夜即降大雨
上喜而謂羣臣曰此真永隆雨也於是 御製落魄僧詩以
彰之四方之人聞之莫不感慕流涕而稱頌者是年秋八月其
弟子時習函靈骨歸葬於月山而塔焉永樂二年甲申春廬州
童福宗居士以師行實一通來 京師請予銘其塔嗚呼允血
氣之屬以貪愛為本冥肯拔一毛以利于人乎今禪師者德威
天神重建梵刹又能捨全體以救衆難豈非擬特雄偉非常之
人也哉故衍弗敢讓乃序以銘曰

形生之徒貪愛為本焉其內施一毛焉肯孰肯舍身以濟厥衆
大心上士始克勤勇吁嗟禪師天神佑翊重建寶坊鑒證之力
吁嗟禪師不昧月果如彼藥王如彼薩埵但知利生寧恤猛火
奏聞於 上、迺曰可吁嗟禪師積薪自焚羣鶴翔空煙燄成
雲感動 聖主信非常人三不不得度且泣且訴吁嗟禪師道高
一世不斷不常無來無去函是靈骨塔藏于月師之德風千古
不泯

京都僧錄司左善世吳郡道衍撰 姑胥北禪講寺前任持沙
門德完書 南陽滕用亨篆額
永樂二年歲次甲申夏四月佛誕日住山沙門師魯立石
隆善慶 吳中故實記冠初
第七之第二人 楊循吉
永樂中欲杜釋源籍童行皆謫為道士吳僧隆善薩表求焚身

救之許焉積薪坐其上圍以刀戟擁護未至口吐三昧火自焚
肉盡而枯骸直立節不墮諸者由是皆救今兵中有焚身圖
也

按隆善薩事有 高皇帝御製詩及姚少師撰塔銘勒石尹
山寺中此云永樂中者誤也

隆善薩 續吳先賢讚道術第二人

劉鳳

隆善薩出家尹山寺洪武壬申疑四方避役竄為僧者眾集之
金陵悉使鍊尺籍時亢旱隆請自焚禱雨以代成者許之積薪
兩花臺下劍戟擁隆登焉口自吐火既炙取香書四字焰中伸
手授使者肉燼而體植立節不墮兩踵而降 上喜曰此真

永隆雨製落魄僧詩美之

又吳釋傳

高皇帝時釋子多違越遂有不善意向之隆善薩居尹山人咸
異其愚智不測已預知 上意詣官請焚身以衛法蒙許之積
薪於市為高臺衆送之登善薩焚香延祝已自發火從火中以
香一片授中使進曰他時不用請義此以祈既而果旱以香禱
雨有香氣達御所 上曰此永隆雨也 勅為營奠灑 宸翰
樹碑碑今宛然在寺中初嘗有構造衆勸之請迺未行逮期已
及衆復促之曰材已在江中遇劫還託永嘆之俄而材至則云
劫忽驚星散去後行甚疾若有推擁之者既感靈異施遂雲集

詩題卷者僧皆善善蘇翰若報國惟翰五言古毗陵遂初七言
離相離名大覺中勝熱沙門談般若幻居勝略直得虛空暗點
頭其餘墨後文憲九達廷舉行誠大傳詩雖未工亦一時佳流
卧佛前首講寺德馨為後記其餘不能載也

前勝野開內一條

徐道卿

洪武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沙彌至者三千餘人中有冒請者
帝怒悉命錦衣衛戮之吳僧永隆請焚身以救免 帝允之
勅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兩華臺出龕望闕拜辭入龕書偈一
首又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持曰頌語 陛下過旱
以此香祈雨必驗乃秉炬自焚體骨不倒異香逼人羣鶴舞於

龕頂 上乃宥三千人誅時大旱 上命以所遺香至天禧寺
禱雨至夜雨大降 上嘉曰此真永隆雨製落魄僧詩以美之
永隆乃蘇州尹山寺僧也

永隆

何喬遠

永隆姑蘇施氏子刺指血書華嚴法華二經書時筆端出舍利
輝然有光洪武二十五年大度僧衆四方沙彌給牒京師者三
千餘人上試之經文多不習似悉戮之永隆請焚身為諸僧請
命許之至兩華臺望闕再拜入龕索楮書偈取瓣香書風調雨
順四字語內且曰頌為奏上過旱以此祈雨秉炬自焚烟燄凌
空異香撲人羣鶴飛翔龕頂良久火餘餘舍利無算於是上宥

三千餘人畢患度之他日大早上召僧錄司官迎永隆香至天禧寺祈雨三日為期入夜大雨上曰永隆雨也為御製落曉僧詩

隆菩薩

戴姑蘇志

隆菩薩姓施氏尹山寺僧也洪武壬申四方沙彌給牒京師者三千人悉籍為軍時方旱禱雨隆因乞焚身以代之至雨華臺墜關耳并取辦香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使曰為我奏之已義或進香火中舒臂接之既焚雨即大澍上喜曰此真永隆雨也製落曉僧詩以彰之

故僧錄司左善世存翁大法師塔銘

姚廣孝

存翁大法師諱弘道字竺隱號存翁蘇州府吳江之澄源里人姓沈氏父亨樂於田園母徐能守婦道忽有梵僧過其居環視水木清華之勝言此宅當出名僧後生師甫及晬見佛像即合掌能稱西方佛號父母異之母致鞠於嫂氏十年就外傳讀書日記數千言見人誦法華等經歷耳便能成誦年十三其父以青鎮慈印寺僧雲屋慈有行業遂命出家禮慈為師時我菴和尚主杭之芝雲慈輔和尚知山門事師所慕之欲往從焉而義有所不可乃為詩言志致書於慈呈我菴喜曰此子異日必大吾宗也即給牒度為僧授法衣以表信十九難髮進受滿分戒自此為學政靡懈往還山見泉壑端禪師命典記弗就

竟歸菴即年園竹生五竿擬因名其軒曰五竹軒藏修焉開雷峯魯山文法師講授有規矩乃從其遊於是三法門指要新金鑑光明觀經疏抄等書一閱其說周不通貫魯山甚奇之會我菴由四明延慶還主竺竺師往拜焉我菴見師喜動眉睫詢及芝雲時事師言慈之入寂我菴為之嗟悼而語師曰吾宗網格諸書汝曾讀耶師曰然部味教觀權實之旨汝曾聞耶師曰然我菴曰即文字而求之耶離文字而求之耶師曰不即不離我菴曰吾宗解行二途缺一不可觀子解心粗有所發苟非依解進行空言無施得何以造玄極也師曰爾和尚陶鑄我菴曰且為我學記待我林去聚去都為汝通箇消息未暮月上方大

請益值我菴危坐師請曰前日永和尚指教嘗於靜夜試以平日所聞返照已心圓具法界念即空即假即中百界千如事理具足若明日以此心對一切塵境接一切人事未免掉散昏沉不能任運混合不知過在何處我菴厲聲叱曰未在去師汗流浹背頓覺平日所聞所行一切疑礙處冰消瓦解生大歡喜遂禮拜我菴復記之曰吾祖靈山親承大蘇妙悟以此解行之道轉相授受至於今日子善護持他日教門灰寒火冷之際以此對揚明廷重光未運可也勿作最後斷佛種人由此師之時學始服儼革未幾我菴示寂去從絕宗繼法師於薦福日與大璞記公大徹呈公輩研窮考覈益精而明圓覺雲外慶公延師

居座端表率多哀時重修教苑清規。命師秉筆師乃斟酌古今時宜。美贊補缺無不中節。老師碩宿咸稱美焉。秀之天嚴耀公於車溪廣福退席請師自代。遂拈香嗣我。蒼不念法乳之恩也。聖朝洪武初。湖郡守知師有行學請主慈感居。應何即退。築室於澄源溪上。扁曰無為。舍造千手眼大悲菩薩像。六時礼誦。期生淨土。為終焉之計。會稽楊維禎。庶夫為作大悲像記。三年詔天下高行僧道。問鬼神事。師建議。惟允抗之。靈山兵後廢甚。眾謂非師莫振其席。於是諸山製疏力請。乃起師與其徒淨珠。志常春。凡礪剎。荆榛募緣。重建光明懺堂。若干極自元季世亂。期懺行法。殆將絕聞。至是復行之。郡之緇白咸嗟。希有靈山懺席。

至今歲修不絕師之力也。先是嘗於五竹軒夢與大明照師同遊靈竺。賦律詩一首。既覺。但記得後二句。出經廬戶外。德業至今存。照公嘗住此山。始悟所夢。冥符誠也。昔慈雲祖師嘗製疏勸人修期懺。曰求三寶之真福。感諸天之護持。親書疏傳靈山。以為故事。矣。變失去。既久。逮師重建懺。日忽有人持疏跪於師前。言自餘燼中拾得此疏。聞師重興懺法。謹以致獻。金室泐公等謂故物復還。此乃懺法流通之兆也。十年皇上有旨。等註釋伽等經。師與金室具卷二公同註。頒行天下。上御製竺隱說賜之。十五年遷住上天竺。有詔開設僧道衙門。師領抗郡都綱。明年起師為僧錄司左善世。勅命有曰朕昨勅見任僧官於

萬百千中。求佛同心者。汝為衆所推。而至出萬百千之上。是為希有。特命為僧之第一。掌教九年。慈仁肅慎。數門賴焉。二十四年春。師以年老告閑。上優許之。其年七十七也。遂退處長干方丈。之西。築小室。修一行三昧。明年秋八月。夢觀仁公請師為後生學者。講妙宗至三輩往生觀。文忽示微疾。頤其徒正護等曰。昔吾祖法智祖師嘗謂心境巨得故。染可觀。淨不礙緣。生故想成。相起。惟色惟心。故當處顯現。吾所修念佛三昧。以此為準。則今夕世緣當謝。焉能勉悠之徒。寫四句偈辭世。即夢念山林。老朽之質。欽受。聖恩殊厚。不能報效。萬一為可媿也。汝走報夢觀。南洲要典一見而去。是夜五鼓。南洲先至。師語之曰。子與

我有法門之義。正護等未歷事吾身後。幸策進之。及夢觀至。師念佛將去。但為一開目。以首點之。泊然而逝。二十五年九月三十日也。師四坐道場。凡所至處。無不興修。惟靈竺懺堂其功最鉅。為都綱為都街僧錄。三宗諸山有所依怙焉。上之待師每以殊礼。賜詩賜膳。前古所未有。師之所為。愈久愈謹。未嘗有毫髮忤。上意。師心寬平。誨人不倦。人雖有甚可怒者。亦每善諭之。略無愠色於焉。親王公侯大臣。礼遇甚優。師亦不以為榮。至於庸人孺子。頂禮者必如姬。垂誘以勉其為善。師平生所著詩文若干卷。師之才思雅聰。體製高古。誠傑作也。世之號能文者。如楊庶夫朱潛溪輩。見之莫不歎服。此乃師觀佛之餘遊。

戲輪星甬師凡主修佛以事微應巨著 孝慈皇后上昇岐陽
王李 請師崇建佛事於靈谷更開施斛食師開示鬼神感天
燈數千炬照耀林表 工為征南碑上將士設廣薦法會 大
駕親臨靈光燁々若虹霓然五色卿雲冠於鍾山之頂 上大
悅師後入城於長干夢觀治喪盡禮南洲亦預焉停龍五日嚴
如生容開維烟燄所至拂人若蓮華香爐餘舍利無等世壽七
十有八僧賜五十有九野度弟子心裕法印等十人嗣法者行
立淨珠等四十餘人登門受業者淨瑩志常廣儀等若干人師
無恙時遣同人如肆建塔於天竺雙檜峯之麓曰靈隱塔至是
正謀奉靈骨歸抗吳湖山諸剎師德聚而室焉永樂十年秋八

月門人法印以南洲野述師之行狀請銘其塔余雖耄且病因
念師平昔與余為忘年交多承誨益故弗拒按狀序而銘曰
一念三千解行全大蘇妙悟百世傳師味教觀河幽玄我菴得
旨疏且箋法師聯芳教誨推青鎮五竹兆已先天竺下止宜崇
遷文藻彌敷成勝緣四眾仰德加敬虔左街政聲猶八挺廣薦
說法 天子前法才浩汗音清圓 龍顏喜動驚四筵神燈下
照光煜然福及鬼蜮資人天胡為一夕傾法船苦海莫濟涓連
漣靈寤深窅窅墜刻銘山河垂萬年

故大禧寺首座古澗清禪師塔銘

姚廣孝

夫佛出世攝化羣生一以大乘而度脫之然隨機應用方便多

門故有禪教律為禪以明心教以講訖律以持守此三者若天
主三日朋一不可翼有大小勝劣之間我自唐宋以來去佛逾
遠為其徒者各宗其宗自相矛盾猶世之仇敵然亦可怪也能
圓合五融會三為一而無滯著者不多見有其人焉今所見者
惟古澗清禪師而已古澗諱瑄清古澗其字也東昌之鄆城人
族祝氏母吳以元至順辛未十月八日巳時生師自幼失恃志
求出家年十四母與兄送於邑之興國寺從深講主習學經書
頗有解性十六造大都福源寺崇謙主難髮為僧尋於廣慈破
衣和尚座下聽講梵網經心生愛樂自此不啖葷血十八禮無
智老師於正覺泰碧峰碩德於萬安精進習禪允曆七稔二十

五見指空和尚於法雲師終展具和尚振威一喝暮尔有省和
尚云泰堂去後諸大同載泰碧峰又拉道侶遊武朔二州過太
原而八州渡黃河躋碎金巖陟石室子掛瓶錫於無依禪剎越
四載二十八至河西沙陀里小中山往陝西開元清古潭會中
結制安居次謁藍田天然禪德復泰長安東關古澗深公還原
消公三十一偕明上人遊關東至陝府度夏三十三至嵩州天
寧泰鍊壁忠公往少林禮初祖依松庭長老抵洛陽安國請居
座端表率多眾三十五再過嵩州與消隆二師於古菴和尚處
安禪閱二寒暑忽覺有鞋如葉數日而止 聖朝吳元丁未於
洛陽安國定中見寶誌公左肩持錫行童侍立謂師曰汝往南

方去師答云客某住四旬後果符其語洪武改元領徒五人至
唐州羅漢寺又救道侶二十人至德安寶林依慈念和尚冬季
至四祖五祖又過龍門至三祖遇雪村聚公語言契合有得為
贈二年遊池州禮金地藏於九華山至荆溪一原和尚處請益
過京口登甘露見斷雲微公遂來京都天界於總統覺原祥師
會龍歸堂時楚石琦公以冲汲公伯雪度公因朝觀亦寓天界
得衣社烏總統有偈贈曰走遍千山與萬山何曾踏著上頭閑
草鞋跟斷知端的方信龍河語不閑既而介定光嚴首座抵姑
蘇見萬峰橋李見天真錢蕭見無像尋登挂山拜國一禪師塔
其秋至四明渡海禮補陀觀音大士師發願云某得大事情明白

後建八萬四千觀音宝塔明年登鄒峰禮阿育王舍利寶塔光
現者三祖維衛佛於戒香禮彌勒佛於鵝林祖於雪竇又明
年還杭受具戒於西湖昭慶戒壇五年復經車方見萬峰請為
首座靜中見月輪湧出於前頓覺身心清凉無所住著七年回
京請給度牒見西天善世祥師板的卷於鐘山居七佛菴者五
載將山物光義公請師居前堂同玉峯寶師結契釋迦彌陀阿
彌陀佛三大像三載畢工復往嵩山祖運天界齊僧十萬指
十七年師與瑞峰之徒寶證捐衣資及募衆緣建瑞峰寺及碧
峰寶塔十八年天界設散蓮經齋會請師施食臨筵放光三道
二十一年天界厄於回祿天禧夢觀和尚延師居前板作人天

眼自於是營大惠浴室一野秩解居西菴適年復禮五臺文殊
大出現攝身等光於是師發大願以文殊成佛會中為一弟子
奉侍入城後收取舍利作八萬四千文殊寶塔既而道經真定
拜金剛大悲像於龍興施財飯一郡之僧師凡所至佛刹必捐
金設供或殿塔頽圯者必助其營葺衣鉢之資一無所吝至於
刊板印施法華金剛孔雀等經及談旨施食像文觀音塔圖勸
念佛圓累年不絕莫能數計師之財法二施等無有盡夜施鬼
神食者餘四十年居天界時欽遇 聖朝設廣薦佛會請師每
夜施食感天燈下燭祥光炬發靈應不可殫記師形儀魁梧戒
檢精嚴至於奉方謂善知識者決大事不憚萬里重趼多人處

一人半人處靡不踏其闕以此見聞廣博解悟超卓故能會諸
宗於不二法門融萬行於第一義諦與其自相矛盾者豈不霄
壤之間哉於是名公鉅卿及士庶人等無不敬仰供養永樂九
年九月初一日示寂於長干山中世壽八十一僧腊四十一茶
毗後塔靈骨於南山之陽野度弟子若干人及化士女念佛持
經者莫可勝算上首弟子妙乘為人端謹嚴持戒律人多嚮信
亦為天禧首座能經師道春秋七月以師行實一通過余請錫
其塔余與古澗交既舊故弗敢辭而銘曰

惟佛之法心之所宗無勝無劣非異非同云何後人罔究厥理
各宗其宗交相訾毀間有智人圓合互融彼此兩忘惟古澗翁

朕次廟慈律儀是寄教義祥藁靡不恭叩道林鹿夢趨來南詢
行業日進聲價日騰見解超卓形儀魁梧分座表率後昆楷模
造像印經盡其誠信勝妙莊嚴傾素無吝施鬼神食餘四十年
感驗匪一光明燭然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況求世間微利榮名
可以四眾敬仰塵止緣於長干順世而已俾彼靈塔南岡之原
勒銘樂石永矢弗諼永樂十年倉龍壬辰秋八月資善大夫
太子少師兼監修國史吳郡姚廣孝謨

善信傳

釋明河

善信字無疑蘇州嘉定吳氏生也年二十九削染為僧不識一字
唯事禪那入玄墓泰萬峰和尚忽有得謂眾曰我自出家以來

賜不至席今日始了當矣未幾示微疾索浴入龕畢於彈指間
歛然火起自焚其身是蓋得道急於入滅者也或贊之以偈曰
一念緣空萬境忘更無餘事可商量翻身永入火光定禪倒灵
山老葉王出輪迴又入輪迴究竟何曾有去來昨夜永河中發
骸盧空燒作一堆灰

大祐

戴姑蘇志

大祐字啟宗號蓮菴俗姓吳氏幼開悟聞誦楞嚴咒隨口成誦
年十二出家寄心養既壯為澤天泉司職又之武林從及公參
禪洪武間召與蔣山廣薦會選郡之北祥歷僧錄司左右善
世會內難棄歸寧隆永樂初起修釋書凡括大般若義六百卷

及平生所著淨土指歸淨土真如禮文彌陀金剛二經直解天
台授受圖法華撮要圖淨土解行二門圖行世

大祐 續吳先賢續道衍第五人

劉鳳

大祐姓吳氏幼開教有與用經聲暢然悟一誦即得十二出家
寄心養既文為澤天泉司職已之武林泰及公禪洪武間召預
蔣山法會歸住北祥永樂初召修釋藏撮般若義六百卷及素
耶著淨土指歸等解彌陀金剛二經天台授受二門圖諸書有
傳者

前僧錄司左善世啟宗佑法師塔銘

姚廣孝

永樂五年丁亥春正月二日法師示寂於京都天禧寺時

朝廷迎請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至 京師 聖天子大悅
神人霄輟館於靈谷第一禪林於是會集天下禪講教僧三萬
餘衆開建無遮大會普濟法界一切幽爽以報 皇祖吳天罔
極之恩殊為廣博綺嚴何異祇園佛會古今所未見即奈世緣
已謝先入寂而非獲預焉師昇龕開闢之日執雪柳而送者萬
僧士女之奉佛慕善者又數千人悲勵哀泣如佛入滅至於傳
龕舉火之火綿雪若蓋覆於龕頂天花繽紛亂墜猶雪日暈虹
彩交光炫燁良久不散酒吏有六百鶴自東南來盤旋數匝徑
西長往人皆異焉火後僧徒收師舍利殊夥至於灰土衆皆扶
去亦得舍利者無算徒弟法成函師靈骨歸於姑蘇建塔於西

山受經之地件繁群行來請余銘余與師同郡自幼為交契義甚厚故弗敢讓焉師諱大佑字叔宗號蓮菴姓吳氏姑蘇吳縣人母性淑慎事佛至切師將誕母夢一僧入其室自稱闍那笈多覺而遂孕師三歲始學語聞其兄誦經嚴兄即隨口誦之衆罔不驚異常見僧搭紅袈裟者問母曰何僧也母曰講主即應聲曰我做講主也年十二出家于寄心菴校嗣責剃髮為僧受滿分戒凡內外經書一覽輒便誦大義與古庭學師為友習隋首之學次從東臺聲公遊習天台教觀一日閱玉崗澗和尚四教儀集註至隨喜品泣云一空一切空之說豁然有省自此天台一宗網格諸書若素習而貫通焉後於弘教天泉澤公會

中充儀司之職晝夜孜孜學問忘師見是時吳下諸師德多不事違囑於戒後有虧心靡悅服況教中人多溺於語言文字而局於一偏致人有入海算沙之譏也於是蓄然遊於武林從惠菴及公於淨慈泰究禪學源有所得師嘗欲嗣法及公謂之曰汝於台衡之學有夙契茲還歸講教為諸師後出世甫里自蓮菴初此齊之龍樹禪香遠播玉岡當日人言非是者相半師亦不恤也國朝洪武四年辛亥以高僧詔至京明年壬子與蔣山廣薦偕會十年丁巳陞住本府之北禪要衆講說心經金剛楞伽三經提挈要義開示學者一時同濟革咸服而嘆曰善哉法師與前輩諸老大有徑庭矣揆諸日湊集於自茲建

大佛殿以容多士祝釐未幾師乃倦於人事退歸山中適嘉定圓通為邑之鉅刹舊以甲乙住持寺之者宿現無隱者請師開山為十方講寺若無何復退還西山修念佛三昧晝夜六時寒暑不輟洪武二十五年壬申僧錄司缺官應召至京陛見皇祖大喜授以右善世二十九年丙子陞左善世師之為政簡當協於輿情公卿大臣無不崇重於是欽賜金襴袈裟衣衾執履鈔若干錠三十一年戊寅太祖賓天師知世變即棄官還姑蘇於雲陸山築室以遁今聖天子登大寶位永樂三年夏應召復赴京館於天禧之西菴明年丙戌詔師纂修釋書師拈括大般若六伯卷要義纂成忽遭瘴疾更衣辭衆面對

西方趺坐而逝世壽七十四僧臘六十二師平昔好著淨土指歸若干卷淨土真如禮文一卷彌陀金剛二經直解校勘天台授受祖國法花撮要國淨土解行二門圓悉板行於世手度徒弟法成等若干人嗣法弟子名之能仁住持蕙徽抗之上天竺住持得先等若干人師性明朗慈裕嗜閑靜寡交合其識見議論高出行輩惟佛法是務不尚雜學況乎不局於一師不泥於一宗如師者當於古人中求之今人所未見也廣孝平生於淨土法門頗有所得每與師會於山中促膝而談不知日之云暮其喜無量也嗚呼師今已矣慨悵曷勝雖慈師之生也豈真有所來耶師之滅也豈真有所去耶生本不生滅本不滅常寂

光中何往非在尚何言說之有哉故勉為之銘以昭於後銘曰
聖教將興至人出兮聖教將湮至人致兮教以乘運誰可必兮
人以相時故聞得兮佛道竒妙衆莫測兮偉乎法師誕且特兮
以道為心配古德兮性樂靜恬惟著述兮淵寸妙辨孰能敵兮
圓融數暢弗泥迹兮篇章貫珠光斯耀兮啟迪後學開茅塞兮
兩主名剎聲洋溢兮詔至即起奉明辟兮對揚於庭皇
情懌兮授以兩街登要秩兮撫安僧徒慈且直兮皇祖陟遐
即棄職兮適於西嶼石為室兮今上見知載名入兮待以高
僧禮貌實兮進退有道人莫及兮宗教凌夷宜柱石兮西歸蓮
邦一何速兮教苑後生得何取則兮嗚呼法師示真寂兮昇龍

開維群祥緝兮吳山之陽空靈骨兮建寧塔波何崇飾兮勒文
蒼珉永弗失兮

溥洽 緒吳先賢傳道街第三人

劉鳳

溥洽南郡陸氏子也洪武間往北禪寺詔領其徒及少師姚
廣孝以翼戴功不受賞讓之而洽以建文時用事又預知其出
也坐繫船官獄久之姚存卒棄輿臨視問所以言獨請省洽
立命釋之拜姚床下髮已髻長好著有金剛經註及詩集

溥洽

載姑蘇志

溥洽字南洲山陰人姓陸氏洪武間往北禪寺後應召為僧錄
司右講經陞左善世及衍斯道以輔州學義功召主教事洽

以其位遜衍而自居右後洽在詔獄衍已位少師得卒時乘輿
臨視問衍欲言衍以洽為言不及他事洽前著有金剛經註解
并詩集行世

今言內一條

鄭曉

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陰人洪武初薦高僧入京歷陞左善世靖
難兵起為建文君故藥師燈幟詔長陵金川門開又為建文
君削髮長陵即位微聞其事因南洲十餘年榮國公疾革
長陵遣人問衍欲言顧釋溥洽長陵從之釋其獄時白髮
長數寸覆額夫夫大興隆寺拜榮國公床下曰吾餘生少師賜
也仁宗復其官卒年八十二

僧錄司右善世南洲法師塔銘

楊士奇

洪熙元年八月十八日上御便殿召僧錄司右善世溥洽入
見慰勞甚至遂奏乞還南京大報恩寺以終老從之賜佛像經
鈔若干緡給驛舟命官護送既至明年為宣德元年七月廿
有八日微疾呼寺之住持惟實付後事留偈訣別其徒云清淨
自在中還得如是住一切大安樂清淨自在住遂化春秋八十
有一僧臘六十有九停柩旬餘顏色如生其徒舉柩於長干西
南之鳳嶺奉全身建塔焉貴戚名卿士庶方外耆老送者萬餘
人計開上遣行人王麟蒞祭於是其徒屬觀慈雲等奉惟實
所狀事行介禮部尚書胡公求塔銘而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助

為之言按狀師諱溥洽字南洲晚號迂叟又稱一雨翁者人即其所居軒號之也姓陸氏宋寶章閣待制游之後世居會稽之山陰祖某仕元為州餘干縣尹父仁甫母餘干周氏師生於至正丙戌自幼圓典穎異父教之詩書悟解日益進未幾已志慕出世法有老長戲之曰仙人本是山人作師應聲對曰鳳鳥終非凡鳥為衆驚異之每入招提瞻佛像輒敬禮拜膜父母知不可遏命於郡之普濟寺禮雪庭祥公為師既受具戒上天竺謁東明日公一見器重之命典賓客其儀規從容秩然叢林老宿多推服以為難能而博究教典雖寒暑夙夜不懈已而從具菴記公於普福講求要旨凡諸經範精粗大小之義靡不貫事

而旁通儒書周以餘力為詩文多有造詣此公命首懺事行止味法而自是進於且觀明淨之道及此公還演福廣陶鑄米學師偕同志二三輩奮建其中沛然有所自得洪武辛亥出世主孤山瑪瑙講寺戊午金室泐公等奉詔註釋伽金剛心經師時侍現公在烏訓釋考訂多所助益癸亥住蘇州北禪寺學徒雲集師為開演五時八教如來一代施化之儀郡之樂善者皆心悅誠服率其子弟日詣講下請受法華經旨師數析要義無智愚高下人滿所容而退一時宗門者頌如九皋聲公啟宗佑公咸共嗟賞謂吳中法席由宋迄今可為盛矣又六年主杭之天竺蘇之學徒從往者甚眾乃循慈雲故事建金光明護國期

熾七晝夜為衆講費無虛日歲餘太祖皇帝聞其賢召為僧錄司右講經玉音褒諭有通東魯之書博西來之意之語蓋知之為深居長干西丈室三年時夢觀主天禧其徒由高者夜夢詣師室及門有二神人兜鑿金甲護衛甚嚴叱止高曰寺主在是既覺詣師告所夢且曰公其代吾師乎瑜月夢觀卒有旨命師為主天禧而四方學者歸瞻益盛法益振教益流譽望益隆勲業尊貴咸趨走敬祀者接踵戶外又三年陞右開教遂陞左善世太宗皇帝舉義斯道衍公有輔翼居守功上即位召赴至自北京命主教事所以左善世遞衍而已居右上嘉從之永樂四年詔修天禧寺浮圖落成之日車駕臨幸命師慶贊祥光

燁煜萬眾聚觀天顏愉悅時有任覺義者忌師之寵構詞間之左遷右覺義疏斥師不辨自處裕如既而上察其心復右善世仁宗皇帝臨御以老宿數被召門禮遇特厚命居慶壽寺松陰精舍以自佚而賜餐屢加蓋和厯事列聖一以至誠而言動必祇禮虔虔物以和取象以寬接引衆學隨材具深淺而開悟之咸有成而去解后建拔士善商論文字三四十年間鉅細老納有文聲者師與衍公為首衍公既進位太子少師賜名唐孝其晚歲於師尤厚有疾得化之前一日太宗皇帝親臨視之問所欲言獨舉師為對不及他事蓋兩人知契最深云嘗有問師壽幾何曰九不過焉有日供畦蔬者一日師嘗之

曰勸爾久矣更用盡七月耳至是皆驗師所著有金剛經註解
附錄二卷應制及典名人倡和詩若干卷 國家建法會一切
科儀文字皆師所定以昭範於後其所度弟子圓悟大露僧錄
右覺義慈惠志了若干人得法弟子僧錄右善世開易右善世
圓觀鴻義玄妙廣惠祥師右善世行果左覺義守行右覺義惠
朗後潤集慶雲山僧綱都副智達善教上天竺住持瑞澤等若
千人銘曰

天台之源啟於鷲嶺教觀顯示煥乎炳如獅子吼如海潮音
浩乎洋闡博雄深以大總統妙盡佛意作憲垂範沿逮有嗣
千歲之下傳暨洽公所自出偉儒其宗明垂夙成與佛有契

一瞻金像如悟宿世捐棄愛念皈命慈父秉心之堅金石非因
道之難至海澗天高力探精思靡夕靡朝盼其思之沉潛反覆
逮其發之芳華穠郁如山之載如川之輸瀉之無盡挹之有餘
爽講筵鳴鼓其鐘四眾拱聽如聞得明名山鉅刹屢主法席
來學來依奔走填溢譽聞四馳升聞朝晨夜之揚之有來玉旨
爾正爾徒無間連邦為 國迎釐為民逐祥祇事 列聖寵命
有赫孰為中靈天監靡忘世豔八十聰明強周咲揮玉塵從容
囑付靈院好藏靈履蓋之中天秋月明、清輝

萬金續吳先賢讚道術第四人

劉鳳

萬金者吳寶積寺僧也洪武中令住天界 詔與宗泐等疏釋

加金剛心經其精理甚深而辭義能暢非有神解不至是也

又吳釋傳

西白祥師洪武三年詔住持京師天界寺從之往者義上人亦
一時之倡妙聲通亦被召相與翻翔京國

又祥集集

釋普文

萬金字西白號白菴姓姚氏吳門人法器超絕風儀偉然要從
衍道原出家後師銘古昂進道住持嘉禾天寧寺弘修六度道
振一方及 太祖定鼎初年 詔主天界寺開善世院統領釋
教復召入禁庭奏對多稱 旨五年冬 勅集三宗高衲及
衆二千乃建無遮法會於鍾山 大駕臨幸 詔師闡揚第一

義諦上及朝士皆稱善六年秋忽思定省之瞻遂爾辭歸仍
返故山居無何而滅度有滄泊齋稿

萬金

戴姑蘇志

萬金字西白寶積寺僧洪武中住天界寺與宗泐等奉 詔註
釋伽金剛心經所作有淡泊齋稿

僧錄司右闡教一卷如法師塔銘

楊士奇

專自佛法盛行於中國其徒之赫然有以動人者多本其才能
智辨馳騁卓越而學士大夫遇之往往駭異欣喜樂與之遊甚
者重其可與用世而惜夫在彼而不在此也吾行四方所遇其
人器識論議偉然出乎衆人而汲以修廢舉墜先大師門為

任者亦不少矣則豈獨昔之時為然哉而求夫淵然其存泊然其行望之如無能即之而有味者蓋在昔已不多得亦何獨於今也 太宗皇帝臨御四方之名高僧者皆嘗入觀而 聖心所重者四明之能義會稽之一如蓋曰此其粹乎內而不徒誇矜乎外也蓋兩人者皆胸中溫恭言若不出口而能義深於樸嚴一如溪於法華既皆為僧錄司官掌天下釋教無幾能義又數年一如亦秩一如字一卷既老則號還翁本上虞孫氏子與初建王太寺雪庭立公同族年十三辭父母願歸釋氏祝髮於五夫長慶寺為大徹呈公之法源而後上繼雪庭也又隸籍於至大後從具菴現公於吳山寶奎寺殯志所業和寒暑不

少懈一義之未徹一疑之未釋必究竟乃已故若敦淡通久逾篤遠深透間與洪武十八年出世住松江崇慶寺進住蘇之北禪寺緇素歸化者日衆二十七年南洲洽公掌僧錄司兼主今大報恩寺延師為都講時清理釋教庶務襄隆洽公應酬上下而講演不廢蓋資於師為多二十八年住抗之天竺靈山寺三十一年住上竺蓋以振宗略後為已任而從學者益衆永樂初退處大報恩寺以法華如來真旨貯寓非學者好易入輯衆說為之註太子少師姚公為序之且稱兩湖一人 上嘗覽之獎諭厚三加以厚養十二年被召纂修大藏經而師繼其事初授僧錄司右覺義二十一年陞右關教洪熙元年三月初二日示

寂於京師海印寺春秋七十有四僧臘六十有一周維舌本不壞得舍利若干所度弟子志肖得環等若干人嗣其法者天竺道振等若干人某等將奉舍利遺骨歸建塔於某處賁天竺住持碧潭野為事狀介上寶司少卿姚崇善請銘余在侍近嘗親睹師所以被知遇於 先朝者矣為之銘曰

維佛立教其道之大碑究乎內遺序其外維一如師精修德行朗乎輝輝滄乎淵澄維 帝聖明天監在上日時予契真莫不妄紛謗徒談辨波起彼競子庸此味于隨錫之褒嘉維 帝聖明泊如無榮維師之誠嘆其已矣言則不亡道統所存尚謹於藏

常州府僧綱司都綱涇居因公塔銘

王 慎

涇居因公以正統戊辰五月廿八日示寂于天寧東院其年九月十三日葬院之後周建塔為識教諭臨川鼎大年已文諸石矣其嗣孫慧澄謂塔通居生淵藪匪宜乃改卜安上鄉之湯墅村孝思庵故址以天順庚辰六月日啟公遺骸葬焉尋又結庵數楹買田三十四畝為香燈永業乃請余友朱志易為狀持來南京以屬余銘公諱淨因字覺初涇居其號也蘇之吳江徐氏子母薛嘗夢僧入室而娠公生有異相幼與群兒嬉有捕鳥雀者輒取而縱之曰毋傷物命入僧寺見諸佛像必作禮膜拜父母奇之曰是兒殆有夙緣耶遂從舅氏無盡慧公學出世法於

於大乘院時年甫十三未幾又去從述菴傳公於承天寺開往虎丘見中行復公復曰汝來何為曰為生死耳曰生亦不死死亦不死公猶未喻其旨一日偶謁蓮菴佑公質之蓮菴曰子讀楞嚴經當自解公取而讀之至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即起然覺悟於是屏居廬山篤意究竟久之聞僧錄同菴簡公主教天界寺大明宗旨請侍巾錫凡三閱寒暑深有證入已而辭歸受具說法於定慧寺永樂甲午朝廷簡名僧修大藏經典公兩預高事竣賜齋有加同時有願留京師希近侍者公獨翩然東還定慧刺指血書金剛彌陀經粉金銀為泥書心嚴法華四十二章佛遺教彌陀楞嚴圓覺金剛經總若干卷積十有二年而成

蓋杜門却掃攻苦數淡不恤勞瘁不恤資費噫其志可謂堅矣宣德庚戌常守莫公愚頑天寧首剎宜得名紹為衆領袖有以公薦者遂馳香幣聘主其席會僧綱司都綱缺員又上其名礼部尋權任焉時莫公奉勅守郡以嚴辦為理沈毅寡言時人莫有當其意者然獨與公雅厚公任都綱之明年遂協謀創建四天王殿重修兩廡文堂僧堂庖庫與夫像器花幡靡不其先溢於舊觀雖出莫公之所經畫然亦由公贊理之有才也正統丁巳以老謝師席度寺左偏築室一區環植松杉居以自逸即東院是也丙寅併教僧綱司事日惟焚香趺坐澄心靜慮閱大藏經且半忽晨起沐浴更衣奄然而化世壽七十有八僧臘六十

有七公器宇深邃端重簡默觀時識變隨機應務故任職幾二十載嚴而有守宗門多信向之手度弟子一人曰宗尚先逝後孫三人曰道源柱大乘院曰得純任應錫縣僧會其次即慧澄繼住天寧世守其業諸孫三十七人澄字一清今年亦七十六矣不識行誼無忝厥祖名卿碩儒多所遊從予家食時尤與厚善斯銘之屬澄固不能舍予而予亦無庸讓也銘曰

像法之教歸於正覺密付心傳孰開來學偉乎涯居崛起吳中云及師門一言感通翻譯之業皇恩有眷繕寫之勤血錄金藏既蒞法會遂領緇紳紺宇聿新溢於通都曰人有生卷忽洵幻矧茲生寂寂宜耽忠勇謝世緣及聞息机壽七十九乃入茶

毘院東有周舊營壘堵有闕嗣孫更治淨土湯墅之原新塔歸然續香燈有廬有田三千大千恒沙世界萬劫雖空英風如在

天壽聖恩禪寺虛瑤禪師塔銘

沈輯

姑蘇去城七十里之許有山曰玄墓而太湖枕光福眾峰環地群壑聳絡聳然而高鬱然而秀元末己丑有師祖萬峰蔚公卓錫開山成一大叢林後至正統癸亥聖朝請額曰天壽聖恩禪寺前有住持瑤公禪師受業於本寺蘇之吳縣長山鄉人也按狀諱智瑤號為虛瑤姓顧氏之子普誕生時異香滿室經宿不散生乃神清氣秀非伍常兒髣髴間識芳名知舊跡父母甚

鍾愛十有一歲出就外傳窮究儒書精修梵行洪武壬戌九年
即脫白袈裟禮萬峰和尚為師年十三矣受度祝髮求真妙訣一
日請師求出世師曰無法可度但明心地即是佛性由是退益
痛自磨礪慙勉忘食忘修苦行真積力久將有所得一日
夢萬法歸一公案豁然有省戊辰年蒙師印可時年二十有三
詣北山本空相禪師會中充侍香尋與藏錦洪武辛未二十四
年於常州錫峯圓通寺說法多人感化速證身位法衆請回本
山協心擁為住持三十餘年開揚萬峰直指之道宏倡梵剎開
拓境界種嚴飭佛有殿有僧有堂行有寮客有舍農有廚
芳粟有倉物積庫芳事從心經行坐卧各得其所湖山之地

煥然一新四方禪流聞風雲集遠近士庶慕德皈依手摩弟子
一十餘人師孫一十七人法筵之盛卓冠姑蘇師知世緣將畢
擇期日限營築退居塔院二所俱備師乃一疾弗痊瞑目長逝
荼毘之日祥雲覆龕瑞霞充虛烟無舍利得者爭先其師生於
至正癸卯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卒於正統庚申五年八月
初九日西歸而去世壽七十有七僧臘五十九夏龍燂已久囑
傳衣鉢遺業有托得其所付代不乏人矣主山徒弟道清念師
苦行功過前人恐滅其德抱泣體骨瘞於祖塔之左倚於本寺
之右是以謹具增銘於上復筆出康事跡持杖來求銘焉嗚呼
生有奇異戒律精嚴開揚宗風光前振後是宜立塔以傳後人

云

真如奧妙 以心為師 了得一統 萬法咸歸 若不覺
悟 色相、離、尊惟我公 生時鍾奇 幼有志操 早
證愚迷 嚴持梵行 恪守清規 恢弘祖道 種、適宜
靈歸西域 骸尚存斯 巍然建塔 鬱山之基 而今而
後 瞻之仰之

文林郎江西南昌府南昌縣知縣郡人沈麟撰文 大中大夫
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致仕陸友諒篆額 承直郎
尚書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范陽鄭順書丹

勤上人塔銘

王鑒

釋迦最上一乘止法眼藏言不得而知也而知其必由戒以入
戒生定、生慧不由戒而求佛如煮砂作糜無有是義願今之
學佛者從其道而好違其戒故吾於勤上人有取焉而友之其
致也其徒道全方瑞來求銘吾曰吾心許之久矣上人諱智勤
本沈氏子而幼養於陸伯良氏既冠陸將室之弗然棄去山之
法海叢林也從師復獲髮焉苦行精修慨然有忘身求道之志
遂渡浙江登壇受戒具遊天台過石梁者三至普陀然其一指
觀音現像焉礼育王塔求見舍利步天目禮高峰塔又誌其一
指塔為放光遊武當禮玄武至五臺禮文殊方其篤於訪諸杖
錫重趺炎風漲海蛟龍變怪不知其為佛也水唯雪燈繩橋懸

渡不知其為死也神遊鬼墟盡地邪象不知其為害也既而曰
即心是佛何遠之求乃歸俞塢初塢有寺曰興福久荒不治里
人迎復與上人居焉檀越爭施遂美構翳創嚴密山門佛殿齊
廊庖庾固不另新與法海抗矣復乃孫其居與其徒自營退居
安坐其間日誦法華積成一藏夫何以阿難之超悟也猶有登
伽之惑上人少空色相戒體無毀杯渡之神恠也不廢無碍之肉
上人老味禪悅戒行周缺年八十餘顏色猶瑩步履如飛人曰
其真有得耶正德八年五月忽示疾辟穀者五十日儼然而化
春秋八十有九僧臘六十有 命其徒曰留此四大勿用茶毗
其年九月十七日焚俞塢之岡去寺百武銘曰

像教西來被於震旦南宗北宗始合而散夫乃益離或繼而誕
棄其巨筏初登彼岸於勤上人獨精戒律徧禮名山誓往兜率
斷指忘身歸命文佛苦行精專八十九年隻後西歸悲動人天
林屋之東有俞惟塢層樓莊嚴所營者千載皈依尚來歸也

訖聽內一條

陸延枝

萬壽寺道金和尚胎素奉持口施食况有下菴在尹山徒
孫迎養夏日俱往于田無進食者自入廚下覓之老耄年眼昏誤
捫炙田入口怒投厨中衣僧不知也獲稻時復俱出獨留老僧
在菴忽雷電晦冥火光繞室田中望見大菩薩自剎赴之則殿宇
如故問老僧云靜坐一日無所聞也復扶杖召將判云此僧不

合以食物拋厨中本寺伽藍奏上帝以僧犯戒故即以雷電警
之又三年坐化

姚廣孝

劉鳳

姚廣孝吳相城人博學多通才智絕人其術不知何所授雖以
高僧被選詔竟立佐命功而終不肯釋僧服同時有沃南洲者
以建文間疑似禁父之孝臨歿為言釋之

姚少師廣孝

王世貞

少師道儒跡雖管理玄符禁由殺機發教以神用數赫不還
虞情公配著模胡然踏迷復緇衣即永達

相城

釋明河

相城香火少師家二百餘年水一涯古跡畧存求彷彿勝時誰
見問蘆花為僧不了真難辨非娣無言笑已差最是英雄苦心
處祠堂碑下淚如麻

訖聽內一條

陸延枝

姚少師廣孝為僧於妙智菴一日偶出閒步見童子手一編姚
取觀皆古象用兵語問何從來云得之鵲巢中遂以十錢易歸
讀之不解復有一雲遊僧至見而驚曰是書乃落汝手耶姚知
其異下拜求教僧以批訣授之始洞悉其術用佐 文皇成靖
難之功焉

客燕雜記第二百一十一條

陸獻滄

姚少師歸老崇國寺，方丈有遺像披緇圓頂

姚少師

黃暉

姚少師姚公廣孝初禮嵩山僧為緇流翊戴 文皇帝靖內難功出諸將先拜少師 眷遇甚隆特恩許祭掃來吳中公與王仲光先生善首往謁府衛將吏咸從王閉門不納公悟曰仲光高士也時從以往非是厥明徒步躋仲光門，啟復闔接膝而談良久諸從行潛伏以聽或聞公有悔辭者王忽若蹶墮地而仆口月俱歎公退初公之歸感明良相遭欲起仲光夾輔 文廟至見其病風不可乃止書此著仲光之高潔見少師下賈之美德也少師公有叔名秉者公曰圭家不容相見曰汝從四方之教而靖東方之難，不能靖置我何地何見之有

姚廣孝雅量

楊循吉

少師在松下散飯曳履獨步不將餘人本縣丞唱道來少師行如故丞怒答而訊之少師受答不自道丞使絛置後隨行人有識之者曰此少師也丞大驚伏地請罪少師徐行且送郡獄明日出之謂太守曰秀才官人未識事體野僧行道何足怒而遽答之吾昨日更以相戲耳更不罪也

姚少師見竹窓二筆

釋祿宏

佛未出世人皆以天為師佛既出世始知奉佛故佛號人天師獨主於三界而無倫者也姚少師作佛法不可滅論謂儒道二

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之為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此雖開澤語非少師不能闡也又少師位極三公衣僅一衲不改僧相以終其身豈常情所易窺測乎特不似佛國澄示現神通然國澄當亂世乃假通以顯化少師值直主無俟於通安知非能之而不為也又幽居時曰春燕離成辭舊壘午鷄啼罷啄腐階可謂當代之留侯矣世未有知其深者因發之

又

或謂少師佐命敬業甚多異取焉然好取於少師者有三一以其責極人臣而不改僧相二以其功成退隱而明哲保身三以

敬業方孝孺聞者慎勿加害即此一言功過可相准矣吾是以取之

有中傳

陳繼

有中名義頤蘇之長洲人其父謝文榮素好佛恒以慈悲忍辱為念家人化之無暴行有中有髻亂輒喜跣跌移時不移長者見之曰是兒有端重相也嘗與群兒戲道中有一緇流過輒摩其衣曰吾亦僧中人也僧大異之覓文榮告無以兒為凡器居傍有白龍蘭若主於瓊白圭，教行馳聲有中年十二大榮使祝髮為其徒處有松蔚茂修直垂陰四庇有中日坐其下事課誦忽嘆曰木之為材者衆能因其性而不為寒暑之所奪者

惟松栢為然。以古云木中有松栢猶人中之有克彛。因以松
軒自號。時南洲洽公居京師。大開其教會。學者於座下常數百
人。有中即往師之。得授天台教觀之旨。究習頓悟。趣人和應之
若泉湧。而山出東還。道過林中。神舒氣和。與之語者。若就芝蘭
愛悅而不能舍也。圓通寺虛主席。舉住之。尋轉主於永定。梵
法主宋之聖僧也。其建勝感。接待寺於蘇城東門外。博達宏麗。
歲深化為荆棘之所。過者皆嗟。慨曰。孰得志如前人者。主而復
之也。及有知於有。中者曰。有中雖割髮。而孝弟之行不虧。雖
棄家寂而勤長之心不懈。雖萬緣而興復之念不息。延其主
之。其將效跡於法主。輝耀其地。象曰。是有中師者矣。即往禮

請之。有中忻為之起。三月間其風而趨向者。交至以財而投施
者。交至。獻投而致功者。交至。為殿為堂。為樓閣廊廡。極其數百
歸然。偉觀視舊而過勝之。嗚呼。非有中之之。潔道之高。人信慕
之。其能成如是哉。若有中者。不可以無聞於後也。故余為之傳
焉。

僧惟寅

載太倉志

僧惟寅。平居過人。談論常勉以忠孝。百折人過。人服其直。永樂
六年。與修大典。住持洞庭西湖寺。尋至京。校讐三藏。賜法服。數
珠。坐褥。還居淮寧寺。

海寧寺二僧

載太倉志

元海寧寺僧善定。日與學者講說四書。不倦。人稱為定四書
海寧寺僧清奇。永樂六年。與修大典。十七年。應召至京。師校讐
三藏。未及完。而死。其所自著。曰。性善等集。

常在

見周世昌
山志錄

常在。號別峯。本江陰陳氏子。才。晬值亂。安其境。母携之。避走
驚。懼。陸。永。不。能。救。次。日。兵。見。錦。綸。小。兒。浮。水。而。舉。取。其。襁。而。體
尚。溫。俄。頃。遂。甦。異。之。乃。携。歸。邑。民。張。勝。乞。為。養。子。遂。冒。張。姓。甫
成。童。抗。之。集。慶。寺。僧。正。純。聞。兒。受。難。事。甚。苦。求。為。從。養。即。捨。之
因。名。常。在。既。長。為。僧。往。天。界。寺。謂。曇。公。見。師。貌。偉。而。聲。如。鐘
器。之。傳。領。綱。維。衆。皆。悅。服。洪。武。二。十。年。補。鷄。鳴。寺。住。持。引。見。奏

梁鎬

見周世昌
山志錄

對稱首父之。太祖召僧錄司官諭曰。前往鷄鳴寺僧有。福者
他。住。育。王。寺。越。數。載。玄。教。宗。風。遠。揚。永。樂。二。年。十。月。十。三
日。無。疾。而。化。聞。維。五。色。舍。利。雲。然。其。弟。子。奉。歸。薦。嚴。寺。藏。焉
梁。棟。父。梁。孟。鏞。洪。武。中。任。館。陶。主。簿。捨。其。最。幼。子。鎬。於。館。陶。寺
中。為。僧。後。數。年。棟。思。念。其。弟。往。求。之。不。得。又。三。十。餘。年。棟。以。事
至。松。江。寓。東。禪。寺。大。雨。有。一。僧。冒。雨。次。梁。棟。與。之。言。疑。即。鎬。也
馳。歸。載。其。母。往。焉。歷。能。道。幼。時。事。抱。持。大。哭。遂。携。以。歸

道清

劉鳳

道清。咸化中。進弘慈廣惠禪師。其徒戒縉。之後。定體皆能嗣

教為左右講佳嘉定留光祥寺

宗沈

出虎丘志

宗沈號無塵金臺慧光寺僧弘治中遊歷江南遊安祥於虎丘二十餘年精誦華嚴大典一千部雖大寒暑不少息四方尊奉之目捨衣資立石閣于四十柱於蓮池上并建淨土橋又石佛二尊嘉靖佳山寺禪為構一小閣於瞻石軒東供養宗沈於其上每日誦經至夜燈口施食三千堂靜則端坐默視儼然如繪塑人殆得禪定之道者蓋終身不出焉

道品續先賢諸道街第七人

劉鳳

道品陽山寺僧也開誦法華七軸如注水焉不遺一字每旦入

城持誦數周他經若圓覺金光明地藏懺懺等皆能口述惟華嚴少復檢梵人請為懺悔報謝不往

慧曉

劉鳳

慧曉涉獵經史高持戒行亦善屬文永樂中嘗預修大典後往持太倉興福寺嘗語人國初仕者危甚不保朝夕而敢以龍眠影耶奉仕者悔吝不及而富貴益尤吾釋門所謂情債索債是士人前後報也

明故曉庵法師塔銘

錢溥

師諱善政字東白號曉庵俗姓楊氏蘇之長洲人五世祖慶宋發達常州主管學事贈左朝奉既家吳之支硎山值兵徙北郭

父永年性好善稱揚佛子母陸氏師甫能言通佛典父母異之命入無量壽院祀永茂院主為浮圖既長屏遊龍山窮日夜力于經史百氏不輟聲譽隱然日超少師姚公廣孝善世洽公南洲皆器重之而典記於洽公者甚久永樂元年薦主蘇之永定寺六年主松江延慶寺通年擢本府僧綱司副都綱尋應召纂修永樂大典預校大藏經賜金織袈裟一襲時三殿災詔求直言師工疏陳利病不報內交沈少卿民望王侍講希範王贊善汝玉陳檢討嗣初益添進詣而與壁庵庵完公輩還有江行倡和詩二卷與南里趙公崇文酬唱尤多歲過牡丹園時必盛集題賞戲唐履公宗維於詞賦嘗用一韻往復數百首而詞鋒益銳海內皆傳焉正統八年十一月八日卒距洪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以其示寂之歲十二月二十三日弟子慶暉等與其姓是昇奉葬於舊隱之龍山遵治命也既葬且二十年而溥於塔銘尚未之作者志蓋有待乎切君待從之列利澤不加於民空言無補於世則亦負師期望久矣茲使來還獲訪墓於龍山下見其塔銘尚虛以待之則溥亦何待而不言哉夫以交之深者知必至也言之夥者情必厚也昔宣德間大理卿胡公鼎巡撫東吳威聲大振而於師獨加敬禮時溥方冠欲應鄉舉謂公師忽見而喜之遂入白於公得預鄉舉恭燕溥亦始聆論議察其動止毅然一儒者辭是往還日就致洽數日不

見必折簡招之簡類歐語作字有帖意見必肅衣焚香吸茗坐
語移時去則且談且送雖草、禮亦不廢或閉戶發篋出古人
真蹟對閱評品如論宋仲溫陳文東二先生書宗筆正鋒陳或
偏鋒故宋優於陳吳中稱高楊張徐為近代四傑然宋迎眾作
皆得體如律倣劉長卿選蕪章應物皆人所不到宜為其最文
則事柳宗元遇有作必朗誦數篇得其意趣然後下筆而詩則
宗李商隱也然皆不務蹈襲以為奇至論儒釋之辨曰且各自為
教又曰東魯垂道西竺見性皆莫先於厚本故雖離父母而養
生送死率從厚與兄弟挺友愛撫諸姪教養兼至而交四方宿
儒名緇必以誠未嘗見懈體情客說非其人亦未嘗一與之交

此韓子謂墨名而儒行王文正謂此失而彼得焉宜為法門之
僅有吾人之願交也而況薄也荷師期待既久不亦知之至而
情之厚哉倘以餘齒無負於斯世則亦無負於所知矣姑書此
以與慶暉等刻石於墓而且系以銘曰

唐有師暢曰書文辭宋有恩勤亦號能詩暢蘇韓子儒行以彰
勤藉蘇公得附歐陽顧今東白有學有德學遠詩文蓋此二釋
豈無韓蘇俾世有聞我何人也敢預斯文龍山之陽齊園之北
寂焉淵焉於此埋玉奔走幾年始遂平謂有言莫酬庶永其竭

善啟

何喬遠

善啟字東白長洲宜族楊氏子甫能言即通佛典父母異之全

禮永茂院主為淳屠屏跡龍山窮探經典永樂中主上海延慶
寺通年為副都綱召纂修永樂大典較大藏經賜金縷僧伽聚
服一時名公皆與為方外交嘗論儒釋之辨曰各自為其教又
曰東魯垂道西竺見性皆先於厚本故雖離父母而養生送死皆
合倫常

慈舟 續吳先賢讚道衍第八人

劉鳳

慈舟本大弘寺僧後官中緞撤舟去之浮游聞北都僧講玄覺
折幽眇義徒步四千里從學之歸止定慈菴與門人論禪旨戒
與宗法弘開為多當永豐縣公為守日行廢浮屠金黃省曾為
博士弟子以書諫言釋之傳自古初以來我 國家列聖具作

賢輔名公卿在若其可廢豈待今哉或者陰寓教化之意系擴
灰難則之性使無畔渙忘神道教教其殆然乎人有毀毀除獨
可私祠淫昏之屬耳且非制擅有改革義固未允而諸所毀勢
家者必請之奪彼與此惠則有偏而啟攘爭之端強驅迫之彼
失所藉如逐鹿挺而走險恣其散聚於何不至往事可鑒也可
無念諸公公覽而變色即致令反之舟嘗造經二藏賣之天目
山送徒在道好供足給及其殘廢就無一物遺其友楚英共依
止而異所為不跌坐不談義

僧慈舟

續吳中故實記補遺

黃魯曾

僧慈舟本大弘寺僧寺為有司廢毀費棄承佃恬不少介其意

聞北都下僧擅講教其圖覺精義剖析幽眇技步走四千里留
作學人有所弘洽而歸常止定慧菴有弟子思明供養致談
論佛典無倦息時惟恐少人問答後太子永豐肅公臨黃堂之
日以上官文移拜撤僧寺家弟之嶽山人折簡云伏聞各縣承
奉臺劄毀拆淫祠夫淫祠者按之祀典則不經考之圖志則無
載私為建祠巧自詭額者也若夫二氏寺觀傳自昔朝訖千
載我高皇親與之初特撰資世通訓一書以曉天下留存釋
老之教蓋欲黜銷強橫禪王祀誠為慮遠思長在混一之時
難歸掃滅則太平之日豈易驅除歟雖屬於異端民安同於赤
子況兩京象宇之俱新斯萬國叢林之可贊若必力於消滅則

當繫於廢棄即今存百之間便非公普之畧且夫伐木者止於
鵲巢灌地者避於蟻穴彼已棲托於百世茲乃抽奪於一朝便
之寓居沙門則不可返之象漢則鮮龍川太慶而放生人過迫而
狂作於城郭猶憑約束在海濱或致跳梁萬一違毒之與誰任
激變之咎即以 聖代例之如 高皇之開建康靖之佐命
大君聯臂皆出縑流甚勿謂生玄都無豪傑也且命言十下求
者紛如以縉紳之盛麗雖百利之贈不可以為恩在城郭之荒涼
得寸土之依亦堪活命割無辜覆育之臣資富貴嬉遊之所佃
價輕微無益於藏府流民播蕩有損於邦基伏望慎之又慎思
而更思僅除私拘少荅公移人欲違之歸宗產必給其自贖則

人心有轉隱禍無階僕非有愛於異端但笑誕妄於國事伏乞
探納芻言俯察杞抱上清台寵無任歡悞之至辰入肅公覽之
已收將文弛禁凡私植菴院中免改色慈舟嘆曰此數也五嶽
山人予良友道位也而當日在學不可以獻尺牘於郡公若大
弘寺毀在今日則五嶽者龍宮支顛之一木也晚年造藏經二
函施主悉隨其願佛門之衰凡有二僧餘人皆往攀躋二天目
山崇貯一路齋廨以龍珠浴情以安休各發善念獲了初心後
慈舟終畢無一錢囊簪衣鉢蓄然與其緇友楚英並為高僧焉
楚英依教修行止重玄香花一室簡出不跌坐蒲團云慈舟常
歎斯人也

法華 續吳先賢講道新第九人

劉鳳

法華者自云河南人游涉甚遠求止蘇開元寺狀貌異巨肩魁
然丈夫也修苦行禪立五年不卧且坐亦不語已而人問野見
境云魔境有四怖險咸皆易駭其以美見者惑人甚非即斷違
得將喪之時有所依求則雲集或檀施稍廣即捨去當歲餘之時
乘輿有願施者幾得華一通或觀之行中道止曰是足動吾一
念耶黃魯曾云華雖精進亦未證真諦故法不能盡通且寂觀
久宜有悟而使見魔境其慧生暗未耶時有雪僧者飲酒食肉
而頗能為詩率流浪語無足采至非詆王新建云其所論學誤
則未可知其蘊而與華異行皆為黃氏所植

贊曰嗟乎吾讀莊氏書謂無不任無不廢何遽遲速於其間哉
且焉知吾未始生未始不生也者以為至矣及觀釋家言又未
始不與然自失也夫萬物出於幾入於幾其往來猶旦暮也而
儒者勞身苦體以天下為難然肌色肝膽昏然五情喪盡其勤
至矣而不過以為名其道以清淨為貴未始懷情萬物可謂游
於方之外而未可謂能離有無也若釋氏言極之恍惚窈冥茫
然不得其際天地指之有窮而劫運終始如恒沙往來相代而
吾真如湛然未嘗有所變易豈與夫局趣微細間者可同日而
語哉然其教盛於梁隋逮梁宋間至元而微今則幾乎熄矣象
服徒存彼巧謂禁制屏絕遺外之制皆不能遵而況其青猷圖

精三乘無漏嗣五宗十七世者出其間哉故非無勵行精進神
變應世佐命之徒然非復嚮時之士矣用即野暗記列之如彼
此係時蔚至法華九人總贊今取一人入纂證篇一人入選
格篇餘七人皆入開寶篇而附錄其贊於後

善定

劉鳳

太倉海寧寺僧善定能講授以經義訓人頃立行不能立行則
人道已廢何以處世禍福之來盡係作某目錄報應皆取之目
前耳又淮海寺僧寅亦善教誘語人學藝酒有可傳者身名保
焉如其無益工之異為如琴奕皆徒費日力書史雖云玩弄美差
勝彼也又云讀書亦須福力薄福者自不能讀若能學問雖不

遇豈非福分二僧雖未究佛理然於世諦其庶幾哉

立祥僧法華

釋吳中政贊記補遺
拜行第山之第三

黃魯曾

立祥僧名法華河南人不知其何邑里少遊方住蘇州九鏡菴
院苦行自修不束聲聞於開元寺明晦不卧不坐而立如此者
五年後始聞續其功常懸不語解余遇之而問其立作何觀見
何境答曰立本欲以清淨而魔不克祛有魔魔有怪魔有陰魔
有美魔魔者力士悍徒有所斫擊也怪者牛頭虎面牙爪噬啗
也陰者穿鼻跨海岐嶇倚嶽也美者縈婦的女妖燒麗錦也諸
魔勇散而美魔則憾心動天下之至不可克者也法華再歎
息曰獨難於此聞嘗議論云人求富貴等之官司孔法曰秋曰

徒自擬其禍耳聞在天宮寺主僧為送齋諸檀越法華宵遁恐
借其名而廉費人財耳又云今凡僧人烹好茗出珍果皆微門
面接引來者如市肆一般也嘉靖二十三年荒險粟貴倍半絕
粒二日饑餓至偽王宮基尋施主王氏王氏面計十年飯糧也
近未獲其門乃悔退而轉環自奮曰豈至誠而終斃乎回祥居
慈舟時三升米遺之覆以活其腹腸次日余以三升米相繼蓋
法華米盈一斗誓不受矣凡衣履有一二來則拒其潔清若是
後為以米六合劑日齋殺至四合自煮然瓜充小菜脾胃漸弱
移住北祥小菴病卒何由法華顯識字不通佛典野謂禪空
枯祥無以辭也而一時有雪梅酒肉間進不拘小戒日飲茗一

二十碗能詩律其贈僧松隱詩云塢我幽棲野情。雲雲同結
歲寒盟。月篩秋影黃金碎。風颺春粧玉粉輕。子落謾來言徑聚
葉堆相與石。狀平枯枝旋拾烹新茗。夢繞廬簷風雨聲。輒借希
隱詩云去年此日相逢處。手自煎茶待我勤。雲鎖禪房空幻影
月明經閣漫遺塵。百年能有幾年健。萬事都無一事真。晴雪梅
花空對坐。分明還見舊時人。遊牛首山詩云牛頭觸落天邊月
天闕登來路百盤。翡翠屏空晴隱雨。芙蓉帳卷曉生寒。屈伸久
未舒長嘯。俯仰那能作大觀。欲達鄉書慰慈母。塞鴻飛盡水漫漫。
題詩云垂髮鬢白於絲。懷抱無聊強賦詩。似水淡然知意
味。如空湛爾了心機。倚雲蒼玉留新刻。削壁丹崖滿舊題。惟有

聲前一句子。松梢明月最相知。酸雪詩云細雨拋珠碧瓦鳴。忽
飛瓊葉已無聲。紙窗淨覺微風灑。簷竹清聞細雨輕。松火熾然
煎月片。燈花碎剪開金鉤。梅梢凍落驚回夢。眼豁山河一掌平。
至南京獻花巖孤峰峻極山頭一樓。迥出雲霄之外。名曰星槎。
詩云蘿磴盤旋接紫霞。危樓孤迥兀星槎。玉欄半壓青天角。珠
箔斜鉤碧月牙。撫掌斗牛宮已近。回頭寰海路何賒。躋攀不覺
如仙蛻。笑看人間小一蜚。贈住菴僧詩云垂簾清晝篆烟微。滿
地蒼苔觀落花。習寂不須天送供。因閒懶為客煎茶。寒爐煨芋
留殘火。怪衲運靈緘斷麻。兀坐不知天早晚。月移松影上窓紗。
池亭雨過詩云雨過池亭暑漸消。却堪處。亂鳴蛩濕衣樹色

招寒翠。環戶江聲落碧湖。自笑疎慵忘禮樂。祇應踪跡浪漁樵。
降心惟有詩魔在。時復臨風寫綠蕉。山居詩云道人卓錫巖名
山。四面崢嶸插額間。風隔望聞松子落。石林定起薜蘿痕。鳴禽
花塢春常在。隔水柴扉夜不關。惟有白雲知此意。蒼前飛去又
飛還。此數首亦可以晚唐許與餘有一聯一句佳者。寒金細玉
多不克羅其自序雜詠有云。禪宗學詠之流。未有及於寒山子
石屋瑛者。何謂也。古人出於無心。今人步於有想。是以破缺之於
美玉。紫霄之於黃壤。究爾懸殊。固理之自然者也。寒山之古淡
石屋之清雅。如蠶吐絲。素之絲。蚌剖明月之珠。索其痕。痕不可
得也。余在山時。曉睡之餘。學詠。揀取四十餘篇。龍一氣真醇。耶

蓋謂惟順世言辭。應機消遣。寄一時之興耳。豈詩云乎。若若論
禪心清淨。譬如太虛。維維解脫。空萬象。蕩蕩無纖塵。亦如羚羊挂角。
那覓其蹤。升鳳冲霄。不留其迹。今以語句卜度。轉見逗漏。宜早
付之丙丁。莫待外揚。象觀其度。幾耶其贊。方亭像云。行坐儼然。
相而無相。或喜或嗔。難近難傳。相僧之正。全當行雖佛祖有所
不讓。覺觀恬扁鵲之奇。方道術極莊椿之壽。量滿騰生。意芳紅
杏。青芝一片。祥心。芳梅。花紙。帳綠。松樹。下盤陀石上。錦欄。紫裝。
九環。錫杖。喚長。誰。萬壽。方亭主。人。遷住。承天。霖和尚。其發願
有文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今發心。不為自求。人天福報。
乃至權乘。諸位菩薩。惟依最上乘。發菩提心。弟子續洪。自惟我。

釋迦如來同為凡夫釋迦成佛以來以慈悲量劫某甲沈迷生死經受三途之苦痛不勝言至於今日幸得人身而乃因受五欲縱發道心未曾經久便乃退息今雖出家因猶歲月老朽龍鐘殆死不久或慮務禪神高談不修佛祖實行或習古佛言教伏學解依通障自惜門十方諸佛菩薩乃四生慈父三界之師常住在世更不入滅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某甲智慧下劣定乃全無惟伏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法門廣大願力洪深不可思議功德之利心淨土念彌陀口常稱念阿彌陀佛聖現心常觀想阿彌陀佛金身凡眼之所視此方幻身之境即思西方實報莊嚴此幻與妄養實相不相違背

凡耳之所聞此方幻妄之聲即思西方說法之聲與西方梵胡音理無殊致凡妄之所聞此方一切香氣即思西方青蓮花之香此方幻妄之香與西方微妙之香同一體性凡舌之談論此方幻妄之言即思西方頌伽共命之鳥演苦空無我之音義趣無殊凡身之所觸即思西方八功德水妙觸宣明之利此方幻觸與彼妙觸相契凡意之所思與大彌陀經四十八願度眾生之心無異無別倘今生願力不加不生淨土者願某甲以此願王引道世生不捨本願倘今生於一切非穢苦中以教舍命願阿彌陀佛法力加庇一心更不須更離此觀念目緣乃至急還顛沛之時即得提起阿彌陀佛一念決無忘失乃至命終

之時昏迷不醒以此平昔觀佛精神憶持不忘必不舍離本願願注白毫而攝受唯乘金手以提携法界有晴月生淨土其示滅六句偈云釋迦勝化我今亦然惟心淨土自性金蓮不移寸步便到西天其注公案有一百隻其作彌陀米千言咸不能盡錄據四書周易軼越儒理新入聽其講四知曰真知曰靈知曰生知曰學知真知者言聖人也靈知者言物智也生知者言生而後有所知也學知者言學於人而知也辭鋒甚旺陽明雖曰偏蔽而所見超異亦頗可采坐化竹堂寺僧臘有八十餘矣與法華實證端嚴不同而迎禁終異云

紀著錄內一條

杜瓊

吳僧場大章鄉人精守行嘗以金銀若干寄其所後守行坐事家破身死厥子成永平頃不遠數千里負其物抵成所付之

石佛僧秋林續吳中故實記補遺記

黃魯曾

石佛寺有僧號秋林其佛行不失毫杪吳江通判趙君某寄銀若干禪房收貯兩捆恂恂者也後一日適逢回祿延燒衣鉢聲聞松陵趙使者僕疾奔寶帶不舟來問秋林云古室無恙舊物仍在歸報其主以康其心

常熟外教志

鄭鼓

明空山興福寺僧始居功德被太宗文皇帝眷養欲官之一日巡歸山中晦迹不出寺賢明以其力新之

常熟縣志

顯用潛能詩文

震起巖有戒行工於詩

完教修疏瑞香長於桑輪師法廣世南深造其妙詩才清俊名播於時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心覺源住虎丘時名德雅重郡人易恒詩有白雲尋者神有約不須招句又有塢書記姚少師廣孝詩所謂聞道猶公似贊公一瓶一鉢寄山中者也天雨亦住山有聲王孟端若為作畫秋水遠意并留題

慈念法師

劉鳳

慧光慈念法師天泉和尚主教吳下垂五十年四方學者歸來王公貴人學士大夫爭造法席師名恆字日章晚更現用拙常熟張氏子也十七祝髮東遊四明時我菴公住延慶石室瑛公居育王皆待以忌年既首報恩又為上天竺第一座出世住郡城永定教寺說法為慧光嗣遷虎山廣孝嘉定信洪武初善世院移文全住上天竺以高僧選留京師有言就天界寺為衆說法聞者傾服上教召入禁中奏對稱允

覺臺嘉定人祝髮崇明慈濟寺平生茹素未嘗食肉言未嘗事

歷有驗或卧於榻或有見其行市中人稱覺者薩成化中五月五日跌坐化去月餘面如生肢體溫軟身久不壞舉若空衣然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蜀僧不澄挂瑞光披思相宗研神攝論道振迦延機悟明移近躬見無能及者又有若自說無碍岐巷心航見空華皆自遠來華蓋有陶居士錢居士皆有大本為之檀越故一代時教亦著顯起叢林若天宮遺塔虎丘雖不復內來亦嘗有人昨見一僧挽華氏云誰云待恩日翻失倚門人願似龍詩特一染跡詞翰多故蕩無餘故非僧所宜習也

人物志

張景

一清出家城中龍仁菴授葉德嚴行法師得願首宗旨著華嚴圖覺釋教持伽諸經論

屠略字道權從聲九皋習天台觀不樂名相乃逃於祥遂表徑山愚菴及公俾掌鑰秋解退掃

道澄字心印長洲人出家治平寺宣德間詔授右覺義住持大功德奉教較藏典中禁年七十三示寂賜諡英治平

方大復

道宗

蘇繼德傳略

道宗常熟人住萬峰祥院景泰中詔修保國道場祥雲緣統

降 秋褒諭天順三年奏請 聖恩寺額

天際

馮翼

天際來自少林習拳棍推掌一手嘉靖中勅賜金牌勳倭終老靈巖嗣玉菴亦得其法益至隨手皆能龍顏持佛法

月潭和尚

張采

月潭和尚楊氏子出家五葉山屢與楚遊蜀鄂楚山中晨夕隆慶辛未來委奔州兄弟葬室居之萬曆丙戌示寂奔州稱其不借三衣不強中食初得疾水飲五日絕水二日浴畢使誦無量壽佛經聽已坐化世壽一百十三僧臘九十八

蓮臺

劉鳳

蘇有生蓮臺素高道行惜早化去予往歲夏中一見於雞鳴寺韓公誨以進修他語

月亭得法師塔銘

陸光祖

萬曆丁亥十一月余赴南司寇令月亭法師送錫山舟次言別意甚快明年戊子正月余以請者未上留句曲而師訃音至矣為嗟嘆流涕者彌日其年七月二十四日弟子真片等葬師於王村塔院之後因走留都徵余銘余雖不獲辭未暇應也今歲壬辰予告歸田師歿且葬已五年矣真片輩復申前請遂誌師生平行聚而銘之云師諱明德號月亭以紹萬松禪師法又號千松俗姓周氏世為烏程縣人幼岐嶷不凡嘗隨父赴

西資佛會指畫像問曰是非僧耶父曰然遂求出家於復林慶善菴年十六而祝髮初習瑜珈教比長慕大乘始參百川海禪師求出世旨道機不契徧參名宿備歷艱辛所遇皆外道事與師所刻十地品發願文中於是益發憤厲志詣武林上竺衣額大士祈值明師乃遇萬松禪師於中竺寺萬松問師來意師以礼普門對萬松堅一指曰汝去見了觀音來師言下頓有所省再拜求了生死之訣萬松授以攝心念佛法師遂受具足戒留待左右朝夕參學凡十載一日閱楞嚴經至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豁然悟入作偈呈萬松云楞嚴經內本無經觀而何須問姓名六月炎天炎似火冬天臘月冷如冰萬松為印可

萬一日獨行山中遇虎師卓錫正立虎俛首避去時咸異之萬松既去復參佛慧祇園和尚又六載堅持戒律博通群典道譽日彰嘉靖甲子講法華於報先寺會醮者常千人師忽念大事未明何暇為人作口耳伎倆乃自登徑山凌霄峰結茅菴獨坐三載草衣木食苦行精求本來遂徹因作偈曰千羊翠竹萬年松葉一枝是祖風前岳高峰棲隱處無言果日普皆同偶閱華嚴有所未了忽感神僧於窓外指示又夢金獅入口經音洞然四寸禅侶接踵來參師隨機響應問者無不迎刃而解遂傳衣菴講擇嚴一時名士大夫皆折節為方外友嗣避天台山彼中縉素邪正混濁師為講華嚴等經化外道以千計講甫畢

堂內寶花編生今扁為涌蓮堂云比歸南司冠韞菴吳公時為
抗宇延師演法於靈隱金憲東溟管君延師演法於天池像部
觀願沈君延師住持圓證寺先是念延師講華嚴於秀水之東
祥寺師樂其雅僻乃相與葺法雪堂以居迄今遂為師示寂之所
矣師為人修幹玉立性度高簡伉直以道自重遇公卿未嘗降
禮作卑諛態羣小或憎詰之百折不回噫與之言世故不越庸
人耳及乎陞座握拂逗辯才宣佛號機鋒圓捷如倒峽懸河干
古疑秘一時永釋蓋師之知見盡從妙明自得發揮非若義學
講解拘、文字間有識之士咸贊嘆希有所保護正法教我不
為身謀其寓天池日有豪貴族妓遊僧寮師全眾逐之無所顧

憚世方崇事真武師以彼不過玄武之神主治一隅耳何至奔
走天下若狂也我薄伽梵為天人師何不為彼事此耶往、改
像設而更廟貌性喜汲引後學而視外道如篲同衣有過譏彈
不少借以故揭忌者之口非有諸縉紳之為金湯然不免矣師
生於嘉靖十年辛卯元日歸寂於萬曆十六年正月十七日世
壽五十有八僧臘四十有二所度弟子以百計其高足嗣法者
曰真覺曰真界曰真願曰真澄暨真芹也惟師以苦行得見地
以強毅任末法固法門龍象也余獲交師三十年所受教益非
一期晚耳相與修東林故事而師先化去誰為余作蓮邦指南
東耶銘曰

維賢善首繼大持持關阿尼曇為人天師陵遲朱教義學是資
師起蘇蘆屬志恭謹嚴棲三載乃窺夙迷最親神僧且吸金獅
慧命已結辨才縱恣大轉法輪導世金鏡涌蓮表瑞降虎萊蔡
化伏外道狂瀾一堤抗礼公卿象法用維剛毅強忍威武不移
我懷其人空門可希神兜率理骨於茲與劫終始視此銘詞

蓮池

劉鳳

浙蓮池練師株宏姓沈氏故有家世道行閑遐通人無不傾戴
已丑春壽生僧永休累請始來昇壇說戒曉者雲集受羯磨足
下膜拜數逾千人僧云受具與重受菩薩戒者亦不知其幾士
女傾赴至不能容盡兩月晝夜不眠月所供米至十石猶不給

且方歎而檀施壘間相繼一時之盛歎未曾有所謂不可思議
功德者夫余特三見之退想其標風立標孤遠亮真有道者
今而有是入耶

勉公如幻禪師塔銘

郭正域

勉菴如幻禪師閩人也林氏子少為儒以事忤督學使者拂衣
而出之廬山從辨樞和尚洛髮時辨樞晦迹眾沙門中為常住
所然幻亦所崇後辨樞之京為國師幻從之京名起諸公卿間
籍甚後散去之姑蘇南海楚蘆黃圃所到說法從之者如雲萬
層歲已卯來九峰講涅槃經楚藩臬大夫往詢之時弟子有私
責田數畝為常住者以所置券請印於當道幻聞之曰非我法

也一夜遁去諸弟子莫知所之當道聞之益重幻戒律後甲申
余宅先太夫人夢幻復來九峰講得嚴經余以下地過九峰請
見幻書謂余曰前見公文似從智慧中來法器也勉之如所為
文而已余進而言曰今之談宗者未讀經典先學機鋒未嚴戒
律尤學圓通於是以前東盡西為逍遁之術以一喝一棒為解
悟之境以貪嗔瞋殺為菩提之種以奔騰攀附為慈悲之門禪
有若乎故談禪而不苦於行者非禪也說宗而不依於教者非
宗也度人而自心不死易嘆易喜妄附於有勢有力而謬言度
人者不自度為度人也幻以余言為然幻生平無嗜好人有所
施輒以施人每有所往手持一鉢肩擔一袋袋赤脚著麻鞋不

厭艱苦與人言上下龍藏五千餘卷如大海水不可竭又善談
名理皇極經世性理諸書生平不見喜怒哀之色後一歲之廬山
講法華經一日端坐示寂曰汝輩欲問我之江夏問郭君諸
弟子請偈幻曰浮生本無得癡人迷夢空虛無面目、問
廬山弟子曰靈骨可更之斯乎幻曰愛重娑婆苦無情極樂仙
何須懷舊影寂照滿三千言畢而逝時年五十有九而弟子性
以遺令屬不佞為銘、曰

為儒者誰為僧者誰不有泥洹那有泥梨一瓢一笠海峰天涯
為人說法撒破藩籬死也無傷生也無奇虛空無像面目垂
禪也為魔莫我敢尸呵佛罵祖削規破規搖頭拍手如顛如癡

危公龍象妙湛無持從滅四大有四威儀嗚呼噫嘻談宗者誰
說法者誰持戒者誰

雪梅并贊

釋欽義

其行詭其心銳其氣伏其言猖狂而神異莫知為誰之傳
類

雪梅何自來教授長干里有時入經房旋復泛綠蟻博戲合群
兒鑿破加頸喜忽過姑蘇盧長取人新市說言縮人臂移日不
肯死揮毫龍四韻談笑若無爾綺語與微言妙達如來旨自言
平日親去、今夕止

右乃五師篇之本章五師者通融守心肖巖寶陀及此雪梅

也以有忽故姑蘇畫話故錄存之

僧無為見竹庵隨筆

釋殊宏

吳江流慶菴無為龍公盛先子德先子出家先子、盛歲遊蘇
湖間與同堂坐禪及子往雪樓公來受戒求列名弟子予謝不
允則周請曰昔普慧普賢二大菩薩尚求入匡廬蓮社我何人
斯自絕佳會不得已如董蘿石謂新建故事許之以願下愚有
古人風筆之以勸後進

果清湛祥師傳

周宗建

師法名曰湛族姓范果清其字也世為楚蘄州人父曰文華母
李氏師生而誦異方明歲即厭世相從廬山黃龍寺羅落舉止

端靜異於凡僧。上座法堂心器之語之曰。如來大事因緣。非福德人不辨。汝其勉之。若無何為。眾乞食於外。暇即受持諸經。無懈而肯得嚴。則尤未嘗一畧離也。時紫柏大師名震宇內。萬曆戊寅。紫柏過廬。與徹空和尚稱莫逆。師於空為法源。命師為侍。紫柏指語空曰。此黃龍克家兒也。時師方二十有二。而志已決。定求最上一義。他僧莫之測也。一日以請方五味請於空。曰。高集侍者。以吹布毛。得入且道。如何。是侍者悟處。師懷起而行。歷事守心。東巖諸老。具有苦決。已東巖謁大千。大千者少林上座也。師既至。刻意恭叩。如是三年。一日舉夾山船子話。有省。以偈呈辭曰。一葉扁舟浪裡遊。釣絲牽動海天秋。蘭橈暮。誰

蓮痛夾嶺雲山。暗點頭。千深契之。遂擬怕焉。已後北遊從徧。融開法要。蓋從紫柏泰印性相宗旨。紫柏之門機鋒峻絕。學人往往不敢措一語。獨師互相印可。不一納鑿。當時稱入室者。密藏與師為最。上云。時慈聖太后方隆顯佛事。師請於朝。得賜法藏丁亥奉之。而返黃龍。癸巳師經桐城。時師研心大道。聲光蔚起。一時矜紳檀信往。詣師皈依。而最契者為吳客卿先生。兩家暨義互相送。難師為提示。宗要先生往。捨而從師。嘗自恨見師晚也。時歸宗塔寺漸就榛莽。鬼墻以內。僅一殿址。為魯靈光會中丞公。中子聞提復。繼修社稷寺。將盡沒師痛耶舍道場。一旦淪廢。即發弘誓。以克復自任。語於客卿。為作歸宗緣起曰。

支謁紫柏於卯上。紫柏教善。太宰陸公。於佛法疏金湯中丞。則公猶子也。因受公情。以往中丞為徒。廉更加護。為諸所侵。隨移時而復久之。神祖重建三藏法幢。師復走關。已亥歲。寶甄而南。汪大猷以虛為言。當路各布金。有差而邢孝廉來慈。暨善信金度。吾者復增工之。歸宗以是益飭號為中興。是歲師歸。宗討藏函。益臻博典。庚子師復遊桐。客卿先生偈諸學人智圓。迎馬一時。問法之侶。踵至雲集。師提示心要。各隨根器。而南嶽止觀。月慈忍規矩。頌則尤於學者三致意。屬自是談空之士。爭各違舍。避去且有捨教。我而從者。無何紫柏難作。師感世相。差足不聊。閱者二載。乙巳禮法。就於徑山。而吾邑諸檀聞師至。

止。咸生喜踊。願得師而事之。以合妙菴迎師。往菴者復三載。諸聽法者。黑白咸集。願極一時之盛。而余以鈍根。亦獲從師。竊聞緒餘。時師復念葺者。錢塔未新。自緣未竟。未幾復返。歸宗深悲弘誓。期必究竟。而止鳩工集材。費且不貲。師矢以身當之。羣力且萃。而師乃以疾視矣。疾既篤。願謂門弟子曰。若曹大事未明。能自恐怖。如吾此時。方云生死心切。不爾麻木。漢耳語畢。遂命盡所蓄。資以充法供。而師遂沐浴更衣。跏趺坐而瞑。憶師之初至。合妙也。建時隨諸兄輩。從師問法。師為剖示。惟心之旨。權矣。復舉宗風。宣揚有如霆轟。丁亥春。還自京師。寓讀菴之東南。隔師一垣時。從師朝夕。閱三觀十乘之要。得未曾有。而師更委。

心急切凡遇學人一知半解無不隨機而導示以便明而達速
朗率推赤置人即村夫童孺無不可叩而即為蓋師教精嚴大
率依於紫柏而稍夷為易近云乃皮相者率謂師於性相宗教
博衍無二微欲短以一革竟渡之義嗚呼是為足以剛師哉師
疾革前一日輒自語曰五家綱宗悔不為人提破既瞑弟子輩復
有祈請師復張目瞪視不交一言惟擊牀一下復腹鳴呼孰謂
師不言之非真言哉師既示寂諸上首奉師遺命發金輪伏藏
獲諸寶瓶得舍利升許獲相光具諸神異至汰沙而求者遺
珠不一為震旦希有之遺謂非諸佛菩薩故顯此以表師之願
力耶塔成之後復有松辨門數作十三盞盤金輪之麓發獅子

吼者幾晝夜聲達隣郡又一大神異也師世壽五十有七法脫
四十其弟子修觀修慈元閣最著慈開時往來吳中勤行深解擅信歸之
不咸於師云論曰嘗聞之方德義學雖益多聞難崇生死故大
悟者往，更衣入禪而後來拾空索影之士輒措禪以藏虛解
其於性相宗教幾乎未有聞焉湛師鉗鎚末世愈外見之賊性
其所著論要在從相入性從教入禪故其所得為精審而紫柏
之傳為獨正此於吾儒宗派可稱曾思之學末後一指象珍盡撒
嗚呼談佛法於末流若師者其真救世之大醫王也哉天啟甲
子秋九月 賜進士出身福建道監察御史奉差巡按湖廣巡
視光祿寺侍 經筵今守制吳郡周宗建謹撰

如奇

如奇字寒灰姓方氏吳江人孝孺公之後早棄青衿出俗承承
紫柏門墻步武上乘匡維慧命可謂末法之高瞻學人之指南
也嘗與袁中郎先生為同聲之好醇酢還往不讓子瞻之與參
寥也

徑山志載法侶

洞聞法乘禪師晚又號雪柏吳江人嘗登山頌古有雪柏語錄
行於世後終於廬山之破山寺
寒灰如奇禪師先任寂照後寂蘇州瑞光寺仍塔徑山陽廬山
羅元初純仁捐貲刻西方合論標註行於世

鶴林大寂禪師嘉定人先結茆徑山後發匡廬歷五臺返杭州
之蓮居叅究唯識有省常熟羅元初王季和致受之諸公請住
廬溪目偶導廬山焉

法果

釋普文

法果字雪山姑蘇人以舞象之年入雲隱菴修瑜伽法及長悲
悔遂棄去修出世法深有趣操可謂教中之傑出者不啻是也
且能養父、老不能自給僦屋以養躬任薪水之勞歷二十年
如一日以是人皆稱孝士君子無不望風慕焉後見世衰法微
深自保護竟不獲展所抱而終有雪山草行世寂者曰公愁不
挂眉嘆不入而慈愛之心油然而滿腹深寬大乘鼓獅絃于浚谷

高操獨行展龍鉢於他山惜乎芳蘭易萎神駿先祖危峰天半
氣色高寒送想金方抑何遼歎

慧浸

趙宦光序

慧浸現巢松長洲角直人幼出家雪隱庵二十詣雲棲受具
心大乘日背誦華嚴一帙大智自發博通經論嗣法雪浪洪思
嘗演賢首教觀人稱為巢玄談萬曆間往華山講講堂佛殿福
素咸趨後示寂貝葉齋年五十七

慧浸

釋普文

慧浸現巢松得度於吳門福田庵善講解多著述亦教中之尊
宿世外之偉人耳近赴趙凡夫之招崇建佛事轉談塵於華山

通潤

釋普文

通潤字一雨姓蘇之洞庭人博綜外書長於講演律行清寒道
譽隆重嘗與雪山為壘苑之好而內外學則難兄難弟云眉公
蓋不惟為詞壇赤幟實堪法苑高幢而擔簦頂笠之士競趨清
穆之風彼蕉芽敗種之徒盡活一味之雨後隱居于玄墓之鐵
山有集行於世

一雨法師塔銘

鐵謹識

師名通潤字一雨姓鄭氏蘇之洞庭山人見時晝夜啼哭抱入
寺見佛或出問見僧即止嬉戲大樹下累增成塔指爪礼拜稍
長辭家入長壽寺去氏削髮究心大乘經論旁通篆學宵礼大

士頌墳起不休寺長老源公從雪浪大師講楞嚴於無錫以書
招師曰此經與義十師盡之買葉求益復何為乎源起移書
讓責乃往雪山果公巢松浸公同來於華藏寺南北講肆楞嚴
則會法華則要如老熟師嚴守兔園冊口耳之間傳遞而已浪
師掃除注脚敷衍妙義頻呻咳唾光明熾然聞之如牆焉奔馳
風濤曰駭破除宿物得未曾有合掌涕洟向源首座懺悔向者
得少為足以大海納牛迹中也浪師法道烜赫學人慕踵因熟
輒思炷香分席為榮名利養之計師與雪巢矢心執侍金陵之
華山京口之焦山江山高秀雲水孤清侍浪師往來棲息歷十
餘夏相依如形影慰老聞而嘆曰好學人吾兄一網打盡矣大

師遷化雪公亦致師友論止灰心埋照以傳燈續命為計置鉢
於虞山北秋水庵將終老焉已而應天界之請休夏於斷臂崖
睡覺閑遠寺鐘聲如殷勤啟請賦詩曰豈謂帝城塵講席却將
唇舌累知音自此遂慨然出世與浸公分路揚鏡大弘雪浪之
道諸方皆曰巢師講雨師注巢雨二法師雪浪之分身也師每
慨法相一宗玄英傳之西域自賢首清涼唱華嚴其發因於唯
識龍藏具在教海方新時節因緣其在斯乎先有此論標義藏
棄舊衍王翰林字泰求之新而弗與翰林購得副本等為旁注
如西明圖刪隱形盜竊以敵窺其為法良苦矣師乃復殫精
搜緝作為集解積十年而削薏首披崇鏡新開地鑰遍探標榜如

溪泉寺經瑜珈顯揚廣百雜集俱舍因明等論及大經疏鈔與此論相應者靡不疏通證明昔者纂鈔盛行筆流首伏以謂基師正始太陽忠也帝街龍燭求之今日慈恩中興庶幾當之大師嗣雪浪出世說法利生者十有六年講法華楞嚴楞伽華嚴玄談唯識者十五座初從雪浪於金山衣不掩脣履不納足臨江喚渡囊無一錢自視泊如也卜居錢山為愛禪師故庵而太湖有西磧眠雲卧月絕影人間者五載除夕自斧枯樹置火煨芋高足弟子夾坐賦詩雪浪問教人運宛然則發春已十餘日矣日過經二十紙工首白請少減師呵之曰汝看我甕中米多少其精嚴孤詣皆此類也師狀貌古朴風規閑雅方內名士如

程益陽李長蘅邵茂齋鍾伯敬文、起姚孟長周景文趙允夫朱白氏撫塵希風樂與遊處嘗自營生也居學地與士大夫相見人言師有三有一無三能耐一不能耐有德有言有情理熟無因緣耐學耐窮耐交遊然不耐俗此可以知師矣師自稱二楞主人改錢山為二楞庵於此疏嚴伽二經故移住華山天啟四年六月朔衆護法迎師住中峯至九月望日請諸護法出一紙示皆囑累語文門人唯觀主持院事遂以示寂十八日也世壽六十僧臘四十六崇禎元年冬募金身於中峯者法子明河讀敝也注經二十餘種約法性則有法華大藏楞嚴楞伽合藏因覽近釋維摩直疏思益梵天直疏金剛經心經解梵網經初

釋起信續疏瑠璃品杜晏說解譯若干卷的法相則有唯識集解所緣、論論釋法則因明集釋三支比量六離合釋若干卷雜述則有漆園逸響易經釋義關示語一卷師破後河微二公繼師之席弘法吳中而繼師主中峰者微公也吳來請銘、曰師之說法弘演三車金山粥鼓金陵雨花秋水錢山師之習住古木十童梅花萬樹華山別院中峰古坎經傳雪浪論諸慈恩如吳舍桃舍利二七毫端塚中涌現則一

汰如法師塔銘

錢謙益

爾昔之宗弘於雪浪其後為某兩為蒼汰皆於吳中汰補說法餅錫所至在華山中峯兩山雲嵐交接梵唄相聞四公法門家

嫡如兩鼻孔同出一氣但有左右耳巢兩遷謝蒼汰與予法乳之契益深而汰復以崇禎十三年十月四日順世而去於是蒼雪微公作為行略而請余銘其銘曰汰如法師明河疏高松道者揚之通州人姓陳氏母夢道人子法華一卷束束食而生師年十餘歲善病父母送州之東寺依一天長老剃度寺習瑜伽師究心大乘方等諸經蓋工詞翰年十九腰自行脚遍泰諸方見一兩潤公如子得母不復捨離隨師住錢山繼師住中峰既而說法於杭之皋亭吳之華山白門之長干寺藏海演述詞峰迺秀適端圓融道俗交攝識者以為真雪浪之元孫也從工諸師未講大鈔蒼汰二師有互宣之約師首唱一期群鶴遠空

飛鳴圖統訂來春為三期與蒼踐更未見示寂怡然化去惟自
念言心不知法、不知心誰為作者亦誰受者直如談笑眼
聲惠漸微耳世壽五十三僧臘三十餘夏遺言建塔於中峰
著有華嚴十門眼法華楞伽圓覺解又著高僧傳二十四卷付
囑其弟子較刻流通微公之論曰舉世求一悟人不可得其惟
解人乎悟解之在人如水之於味響之於聲解豈有乎悟豈無
乎舍甲認乙遂有多名迴面一呼應聲立至解有先乎悟有後
乎師嘗云念佛人一意而向本禪人只尚南詢置東北兩方於
無用之地又自言不通禪不習教無位於法門亦不知無位真
人為何義解乎悟乎吾安識其庭宇之所際哉又曰師事福緣

未能如古人亦未可與今之不教不禪歎世益名者比嗚呼知
汰莫如蒼信法門之益友矣銘曰

雪浪如龍蟠塔教宗支分蜿蜒化為高松孤塔亭、坐斷中峯
剝海涉入帝網重、慈則師之說法固未嘗止而大鈔之講律
其可以為未終乎

性秋

申用懋

性祇字茂林號力果長興人年十七捨身彌陀寺院日課諸經
更修苦行躬歷艱苦背負繩牒無情如是十餘年春雲棲和尚
再請天台開師受具戒而傳衣於靈谷東師承博覽諸宗年踰
四十行遊百八丈欲登峰峰遠乃復卓錫江西雲居開藏尋居

吳之報國寺主持方丈律已精究而接物如坦登壇宣教談戒
度人策勸倍嘗住寺二十五年規儀嚴整初復寺宇為南城叢
林之冠至顯杖雲集果菜糲飯不先求而餐香積之供不乞募
而航輸數運若夫指引開導惟修淨土為本乙亥冬扶病往彌
陀菴講蓮華經預知大漸至徑山掃塔還晤聞師臨岐舉手云
君在青山往我內白雲歸至期引攝在手高聲稱佛而化
寒山菴二尼

王 鑒 震 澤

葉氏東洞庭人幼納周聘周子無行葉泣曰忍以此身有汗耶
誓死不與成礼久之周子死父母欲改適又泣曰忍以一身許
二姓耶欲引決父母憐之乃祝髮為尼又賀氏聘於張將成礼

夫卒習曰吾已心許三不可不感禮遂服素麻以往撫棺慟哭
持喪三年畢亦為尼與葉氏並居寒山菴二人自力衣食戒行
凜然年並八十餘而卒

廣覺

釋珠宏

沙彌尼廣覺直隸崇明縣龔氏女父一妻別號夢魚鄉之碩德君
子也母施氏生覺於萬曆己卯甫年十二不茹葷從姊廣曜者
相與習經咒朝夕禮佛唯謹自誓貞不事父母諸宗人難之多
方勸諭不能奪二十八弟染明年偕其妹隨仲父至菴先是夢
萱公語及孝義菴之勝覺遂大喜躍遂委身依止焉最覺之在
室也事父母如事師達其出家也事孝義菴主如事父母精持

梵行統一不雜遠通瞻慕崇明之人因而感化發心者不可數計然靈覺弱刻心苦躬勞不自惜俄得疾久之却醫藥一心待盡夢宣公問女病皆母來省則曰吾昔落髮於尼師不恆吾願乃特蓄周羅而告子曰最後一結惟師斷之佛制也予允諾自是無他語氣漸不絕如絃忽起正而跌坐曰願見蒼主蒼主至奉掌稱謝言別次為設蒲陀接引尊像則怡然現映凝目諦觀合掌歸命已而索水盥手著新淨衣持數珠端身對佛如入禪定侍疾者慮或傾仆以二枕倚左右掖之揮手云無用此衣環繞助念復揮手云吾自有主在毋勞眾也跏趺不動凡二晝夜有奇微聲念咒下漸盡泊然而逝時萬曆辛亥二月七日

出家大夏世壽三十二

祿老曰覺疾甚諸因覺發心者疑或欲退曰奈何事佛而不壽有辭之者直以曰仁且天關乎青緣覺獨曰吾方以速脫娑婆生淨土為大幸奚取於長年嗟乎人若塵世如困狴犴早釋而得歸與父羈而不返其苦果何如知者了焉非凡愚所知也覺以女子身享慈具如要知見況臨行後俾赫奕風動相儒雖耆英宿德胡以加此假令算獲期頤而不聞道壽亦何補諸發心者當歡喜感嘆轉增修進矣因決其始末以為紀附焉

吳郡法乘卷第七

吳江周永年撰



這格篇

定慧根成經論泰律凡屬緇流咸遵軌式散聖安祥獨能奇述言有讚歎行有順逆龍蛇易辨凡聖莫測非具別眼無從接拍述這格第七

史宗傳畧神異下之第七

釋慧敏

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為衲故世號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不恒常在廣陵白土埭凭塚謳唱引絃以自欣暢得直隨以布施人極慈無定所或隱或顯宗後南遊吳會嘗過漁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俗群魚皆散其潛拯物類如此

杯度傳畧神異下之第八

釋慧敏

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為目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漁師施一殮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遊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慎罵不與度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闌其網中網既碎肢不復見牛度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岸時吳郡民朱吳期使高曉還值風舶飄經九日至一洲遶洲上有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呼數人隨路告之行十餘里聞琴聲

香烟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禮拜連行步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為期等設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期等食竟共叩頭禮拜之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杯度道人否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囊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計令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言但擲此杖置於前水中則船靜坐不做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言此道去行七里便至船不須從先路

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船即具如所示唯聞船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船入淮至朱雀乃見杯度騎大航蘭以簪挂之曰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船還禮之度乃自下船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鉢書中還接之云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延闍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船漂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度上弟子昔持師鉢而死治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船前一人正掩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金洛時南州杯度當其騎蘭之日今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旦見門扇工有青書

六字云福德門聖人降字方可識其家杯度遂絕迹矣郡下杯度猶去來山邑多行神呪

義師傳感通三之第十九

僧贊寧

釋義師者不知何許人也狀類風狂語言倒亂貞元初從吳苑之西事多先覺人以此疑之市肆中百姓屋數間義師輒操斧斫斷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異禮白之曰弟子藉此生活無壞我屋迴顧曰汝惜乎投斧而去其夜市火連延而燎惟所截簷屋數間存焉好止廢寺中無冬夏常積聚壞牆蓋未佛像悉代薪炭又於煨火燒炙鯉魚而多跳躍灰盆猶漫撒掌大笑不具元勳而食面垢不頤，之軀陰雨吳人以為占候及將

死也飲灰汁數十斛乃念佛而坐士庶觀之滿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又不可推百姓昇出郊外焚之附見二人不錄

蜺子和尚

王 鑒 廣澤

蜺子和尚京兆人梁天監中在洞庭冬夏一衲沿江採蝦蜺以充腹暮即宿白馬廟人月為蜺子和尚靜禪師聞之先入廟中夜寐和尚歸靜提其衣曰如何是西來意和尚答曰神前酒盡盡靜曰不虛與我同根生者也

陰齋夜話內一條

釋惠洪

吳有異比丘號毛僧日遊聚落飲食無所釋輕薄子多仰玩之責務要之不諳忽謂人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說偈曰毛僧毛僧

事，不能死了燒了却似不生言畢遽化嗟乎異哉其端師子戒聞衆之徒乎死了燒了却似不生姑蘇志作死了燒却恰似不曾

鰕子和尚

龔明之

承平時有鰕子和尚好食活鰕乞弓於市得錢則買鰕貯之袖中且行食或隨其所往密視之遇水則出哇鰕鰕皆游躍而去後不知所終

諸三命

龔明之

諸三命者承天寺僧精陰陽山水之術吉凶無不立驗好食活鰕已就死者則却而不食人欲其卜筮必以數十活鰕自隨聞其聲即然則食之愈喜幸以是為常後享高壽而死及焚屍有

五色舍利自舌本涌出王家虎立墳乃其所擇也葬之明年有偃松生其上

常熟外教志元

鄧穀

了通智林寺僧也常晝寢寺僧呼之覺曰通州火吾遁救之明日人渡江云狼山寺火有僧於烈焰噴酒滅之大有酒氣狼山人來謝了通衣九焦灼

崇花菩薩

劉鳳

崇花菩薩朱氏子名驛生於驛下故名家在寧隆山太湖旁地名後塘傳自朱買臣菩薩十三出家性好花嘗挿山茶於外家而活十八歲死而復見靈異山茶至今在其大者至連抱餘踰

五大丈近被殘伐小者尚可二丈大踰拱

薩天然

劉鳳

聞之北祥寺薩天然以鼠傷燭片伽藍於寺門外伽藍神托夢郡太守詣寺以醴獻天然不為舉守詰之云此僧之人戒且伽藍得入寺矣守為驚作禮而去然神自寺門司土甚廣尤著又異迄今又東祥寺靈師號為顛而默著異跡嘗食鰕魚後派人索償曰當還汝臨河一吐皆鮮活游泳而去故至今近寺河鰕皆作紅色

趙頭陀

徐補卿

趙頭陀成化間吳中有吃肉和尚自言從終南山來問其姓名

答云是趙頭陀往來僧居不假復榻常坐於廊廡之間身著弊衲不易寒暑性好鋪飯無所去擇食如燎毛飲若填經人莫見其漫溺故呼為喫肉和尚每見輒便曰可作一齋爾後供者漸不能繼或絕口累日亦復晏然有一少年患其無厭欲試苦之值大寒月邀請入舍乃款以餘庖羊脂雜物凝貯盆中曰和尚食肉即舉手張口願惠散盡又得取水數升與之曰和尚渴乎便復飲水還足奉鉢飯曰和尚飯乎即飽飯一頓不謝而去亦無所苦嘗跌坐道上有一縣吏呼導而來儼然不動吏怒命拽去鞭笞一十亦無嗔愧尋於故處還復坐人皆笑之有高媼者時造其家媼具食一日忽來呼媼曰吾欲行矣不為他人作

取壇越意在相報遂端坐簷下夜半而化最有聲僧舉之而去
聞者男女朋有此事就來觀者投錢萬計姑意始解月陽都主
教博識士也嘗摩其顛中圓徑二寸廣通如穴 光明異常
竟其測其為何如人也

喫肉和尚 吳中故吳記冠初第七之第三人

楊循吉

喫肉和尚不知何來無名字遊丐吳中得十年能食肉一頓盡
數十斤或四五日不食其色黃瘁而神清扣之無苔夜宿北寺
門下巡按御史王濬親臨視之亦坐不起也唯摸其帶笑焉死
時謝諸僧食者為乞水飯二三石盡洗腸胃乃化

趙頭陀 續吳先賢讚道術第六人

劉鳳

趙頭陀自云終南山來不知其所證成化中遊吳幾十年所丐
食往來喫肉能填盡十數斤餘至斗許飲水亦一二斗或四五
日不食周之無所答夜宿北寺門按使者王濬臨視之坐不起
捫其帶笑焉死時遍謝嘗施者乞水一二石洗腸胃乃化

趙頭陀

戴姑蘇志

趙頭陀者自云終南山人不知其所參修成化間遊吳中喫肉一
頓盡十數斤或一窩一猪頭秋飯至斗許食畢飲水亦一二斗
肉食多手自烹煮極潔宿承天寺數年後坐花橋上大呼一聲
遂化諸僧具威儀茶毘之亦得數舍利

洞庭剎皮和尚 續吳中故實記補遺機
化第十九之一人

黃魯曾

洞庭商人某日為秋毫不苟無古有法未嘗受惡以沙氏為主
寓宿偶有寒疾死歿以棺置於寺中復幾叶棺蓋我已活矣急
獻其蓋出曰死未剥皮利既接以紙帖其肉凡二十四次洞曉
有祥光離判之產遂削髮為僧遊方不知所終

頭陀僧 續吳中故實記補遺示
靈第二十之一人

黃魯曾

正德丁卯歲有頭陀僧不知何來就曰無盡意白日靜處手搖
龍頭夜坐出定曰則曰某縣人修齋畢始歸袖中果餅尚熱
又南海普陀山進香二月十九日工殿隔旦言身寒可往蘇城
取納於范祠前築金箔家帝得茶甌中慈符等果分泉后祭老
隨至天台諸猴迎拜止小菴中二童扶上老僧問誰師耶頭陀

云我無盡意也老僧云誰我重雅時見相貌余猶在信是無量
佛住世雙林巷父文達妻事之甚謹一日忽欲食蟹畢其二以
殼投井復為蟹汲水見之婿谷應之試其神通欲全取解荔枝
歸以不時答乃往閩中取新橄欖入定辰酉得連枝者卸衣亦
有敗葉槳葉歸來適遇鄱陽湖是誰潛觀我即跌下敗葉中也
潛觀者各於窓牖睇之云後不知所還

水噴雀

戴太倉志

僧水噴雀不知其名亦不知何許人遊寓雷應堂冬月常浴於
水人戲呼為水噴雀僧即應之以為已名一日忽辭其所識曰
吾明日午時當行矣至期人聚觀之僧作偈曰水噴雀水噴雀

四十五年無歸着今朝鼓翅向天飛萬丈稿竿黏不着遂死

吳郡法乘卷第八

吳江周永年撰

禪藻篇

釋迦說法倡言纒答厥謚曰文贊頌攸括爰逮後流詠歌
相雜手作堆敲韻限聲鉢其藉誠高於道非末異乎宗家
語參抹唱述禪藻第八

僧畫

載姑蘇志

僧畫字皎然工律詩嘗謁韋應物恐文體不合乃苦思作古體
十篇為贄韋殊不稱賞畫失墜明日寫其舊製以獻韋輒味不
釋手曰語畫云師幾失聲名不以所工見授而猥希者夫之意
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畫服其精鑒

皎然

載吳釋傳

皎然名查謝康樂之後也唐之詩僧最著了心地法門與虎丘
山元浩交

道標

劉胤

道標富陽人也初受具品於靈光寺顯律師尤善聲詩與金華
釋軌輔吳門釋元嚴上都釋智崇等並心交塵外分契林中

志林內二條

蘇軾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標筆立成不點竄一
字予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遊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予初不識比至惠州欽使侍者卓契順來

問予安否且寄十詩予題其後曰此僧清逸絕俗語有珠之通而詩無島可之寒予往來吳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

侯鯖錄內一條

趙德麟

蘇州僧仲殊本文士也因事出家有湖州詩云北固樓前一箇風斷雲飛出建昌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潏細雨中

法喜志

夏樹芳

仲殊名揮姓張氏安州進士後棄家為僧住吳山寶月寺燕長公在錢塘無日不遊西湖嘗攜妓謂大通禪師大通愠形於色公乃作南歌子一首妓歌之大通亦為解頤公曰我已今日勸

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紫風阿誰僧君拍板與鉦鈸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漢女方偷眼山僧已皺眉莫嫌冰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仲殊聞而和之曰解舞清平樂而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鉦鈸打就金毛師子也堪疑已信身如夢何知眼共眉端桃目甚結花遲不向風前一笑待何時黃浩第一見大賞

西湖遊覽志餘內一條

仲殊嗜蜜思聰嗜琴東坡詩所謂招得琴聰與蜜殊者是也仲殊善詞而小令尤勝如新裏情詠西湖詠夏景風流蘊藉不減少年就恐非蓮社本色也

冷齋夜話內一條

釋惠洪

東吳僧惠洪狂狷而詩句清婉嘗書湖上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屐唯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東坡一見為和於後曰唯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夜未復草蟲盡芒屨唯應山頭月夜照來去

禪藻集詩僧履歷畧節

釋普文

慧註一名志詮吳郡人徜徉不檢居杭之梵天寺蘇長公見其詩謂其句語別有林下一種風流

仲殊

蘇明之

仲殊字師利永天寺僧也初為士人嘗與卿薦其妻以藥毒之遂棄家為僧工於長短句東坡先生與之往來甚厚時食蜜解其藥人既曰蜜殊有寶月集行於世慧聚寺詩僧吳草堂以其善作艷詞嘗以詩戲之云大道久凌遲正風還俗陋無人整類網目亂空傷賤卓有出世士蔚為人天師文章通造化動與王公知囊括十洲香名翼四海馳騁意放山水洒脫無羈縻雲鞋三事袖鉦錫天下之詩曲相聞作百紙頃刻為藻思汝泉馮翰墨清且奇惜我大手筆胡為作柔詞爾師持此才奮起華流清驚彼東山嵩固祖進豐碑再續輔教編高步凌丹嶽它日僧史上萬世為蒼龜迦葉聞琴舞終被習氣隨伊予浮薄人贈言增忸怩倘能循我言拂日重光離老季之言雖苦口殊覺莫之

改一日造郡中接生之間見庭下一婦人投牒立於雨中守命
珠珠之口就一詞云濃稠侵衣暗飄雨而中花色添憔悴風
鞋溫透立多時不信不語厭地看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
情繡鴛寄想伊只折薄情入官中誰管閑公事後珠自經於
把下子更之曰把把樹下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地

冷齋夜話內一條

僧惠洪

仲殊初遊吳中負一蓋見書院者從之一錢錫與之即就買
錫食之而去嘗客館古寺中道俗造之輒就覓錢皆相顧羞縮
曰初不多辨來奈何殊曰錢如蜜一滴也

老學菴筆記內一條

陸務觀

族伯父彥遠言少時識仲殊長老東坡為作安州老人食蜜歌
者一日與數客過之所食皆蜜也豆腐筋牛乳之類皆清蜜
食之客多不能下筋惟東坡性亦嗜蜜能與之共飽崇寧中
忽上堂辭眾退方開方丈門自縊死及火化舍利五色不可勝
計却忠公為作詩云逆行天莫測雄作清中經滙滅風前墮蓮
開火後形鉢盂殘蜜白燼篆冷烟青空有誰家曲人間得細聽
彥遠又云殊少為士人遊蕩不羈為妻投毒羹中幾死啖蜜
而解醫言復食肉則毒發不可復療遂棄家為浮屠却公好謂
誰家曲者謂其雅工於樂府詞猶有不羈餘習也

曠紀內一條

僧仲殊每歲禁烟前後置酒散以待賞花者不問親疎謂之看
花局時人戲云彈琴種花陪酒陪歌

冷齋夜話內一條

釋惠洪

東吳僧道潛有標致嘗自姑蘇歸湖上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
獵弄輕柔欲立蜻蜒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
洲波一見如舊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
爭欲識而東坡饌客罷與俱來而紅粧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
乞持酒援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憶襄王禪心
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座大驚自是名聞海內然性
偏尚氣僧兄子如仇嘗作詩云歲歲東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

平生如今眼底無姚魏浪蕊浮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之

姑蘇志載此詩有標致下云勿陶靖節為詩於如舊下云嘗有
詩曰隔林琴聲聞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蘇公曰此吾師十
四字師現也

思悅

劉風

宋治平中虎丘僧思悅編淵明詩辨其義歷以後止題甲子云
自庚子迄丙辰十七年晉安帝時作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宋始
禪蓋二十年豈有宋末禪二十年前遺有所恥耶

吳中舊事內一條

陸輔之

徐敦立言往歲吳中多詩僧其名往見於前輩文集申余獲

江之初猶見有規者頗以詩知名其為人性坦率其技謂之規
方外詩年七十矣談論蕭散臨終前數日有詩曰讀書已覺眉
睫重就枕子欣骨節和睡起永知天早晚西窓殘日已無多葉
左丞大愛之

三詩僧

戴一統志

夷堅志云吳中僧多能詩法貝絕句云鵲鳴九皋秋夜永紙帳
芙蓉影燈影九州之外更九州誰解摩心發溪省蕙常詠石舊
蒲詩細家園落石纖纖手自移幾年離雁蕩萬里到天池法平
登北園樓詩云不負南徐眼來看北園雲金焦兩山小吳越一
江分云僧者皆勝流有唐人風致

吳釋傳內新條

劉鳳

福嚴寺僧王納無言工詞翰趙松雪馮海粟柯九思鄭尚左陳
象仲錢惟善輩皆有詩文贈之真蹟在孫叔英家寺僧景奘頗
能詩與嚴山釋崇潮疑更有度皆為鄉里所推人云潮外而變
內又太倉龍福寺妙觀師亦有詩名二僧在宣正間
之要者

龔明之

之要者外周楊氏子名則之字委老嘗學詩於西湖順老學禪
於大覺禪師詩說禪外集禪學有十法挾泰同契俱行於世
嘗作早梅詩云數萼初含雪孤清盡本難有香終是別離瘦亦
勝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易莫吹殘又雪

露觀梅詩云荒園曉景似寒烟數朵清新破雪邊幽艷有誰能
畫得冷香無主賴詩傳看來最畏前村笛折去難逢野渡船向
晚十分終更好靜蕙江月淡娟云

翠微集

龔明之

崑山翠微有主僧冲邁年八十有八生平好為詩所著號翠微
集姚舜明侍郎嘗贈之詩云僧蠲俗年俱老大儒書佛教舊精
勤始蘇一方披紹客四事無如彼上人邑宰蓋嶼亦有請翠微
集詩云聖宋吟哦只九僧詩成往往比陽春翠微閣上今朝見
松老辭清又一人

規師

劉鳳

規師性跌宕不拘檢點蕭洒物外喜讀書詩亦時有諸非庸流
也在元初

天隱禪師文集序

方回

削陳而不腐太玄公之文易原道公之無三字用古語是也夫
偶而不俳如晉書贊南陽滕王閣序小畜待漏記皆當選舍也
紆餘曲折反覆旋環若不可卒解驟然而有若相州堂記湖州
廟碑各兩起句截寸其細之網屹乎其明堂之柱未嘗不知大
剗剗刀之斬錢切玉也此高安上人圓至字天隱之文也天隱
文集若干卷非特南渡後僧無之南渡後士大夫亦未辨至此也
然予惜其不專於儒也咸淳甲戌年十九出家依仰山慧朗大

師欽公既駿有所迫而墮於浮屠歟抑有所為而隱於浮屠也
易詩書春秋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儒之文三礼惟儀禮古戴記
周官三傳有是非荀揚馬班薛不掩疵為儒之文之病四十二
章經以至一大藏之文可並學乎中國之聖人與西方之聖人
果同乎天隱之言以吾儒之文為故學以浮屠之文為已學其
胸中融會起了之見不惟欲各祥律論而一之又謂佛若老與
孔子之道一豈有所不得已而文為是言乎至元貞間往建
昌龍仁禪寺其說法亦稟於欽不兩年棄去大德二年戊戌平
於廬山年四十三不屑為其徒之長而其徒至詵宗之以為師
得於天而情於已者不偶然也吾徒亦我宗之不特為其徒之

師而年之不延修於已而不得於天者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噫予蓋惜其人品視契嵩惠勤參寥得過之而永叔子瞻之不
相值也抑又深惜其局於浮屠多為其徒為文不得為吾儒大制
作與無逸立政相表裡也與其學士書乃予同年鄧公光薦又
不能不感於近世人物之衰且少也天隱季父癸丑廷魁姚公
勉父文叔兄雲皆前進士吳門碩砂社上人僧其友清表將以
其文梓行題皆英妙高亢蓋遊於天隱而余亦遊之云三年己
亥十月初九日丙辰紫陽方回萬里序

筠溪牧潛集

自唐宋以來浮屠氏文之善者獨鍾澤翁一人而已文之合

作固不在言其為善者以神聖道德性命死生變化發前人之
所未發輔其教而為文也非特雄於僧中士林中歐陽子者文
名魁於當世見翁之文亦歎服而言曰不意僧中有此郎也南
渡後僧非無文而其文也縛駸姜肱而不足以耀宗工秀士之
目亦徒為文爾至於元善鳴者盛稱三隱曰天隱曰笑隱曰覺
隱雖三隱並名而居最者天隱年天隱之文雖未見其如長江
大河浩汗無際波濤洶湧魚龍騰躍駭慄魄之勢其規矩
準繩精密簡古削去陳言為可覆爾使歐陽子見之亦必點首
而稱道之也余少好於文得天隱之文讀之既說不舍至有忘
其寢食者每下筆欲少效之焉鈍塞劣雖竭其力而弗能及未

嘗不置筆而歎也蘇州府碩砂寺僧嗣說以天隱筠溪牧潛集
板刻不存欲載錢梓以永其傳來徵予序於卷端嗚呼天隱之
文予少欲學而似之不可得恒有愧於其心又奚敢以鄙辭而
加其首乎雖然天隱之文流布於世猶水土在地豈藉人言而
後行耶說恨其板泯而不傳重為刻之其意不可孤也故勉而
為序說長洲人靈谷幻居和尚弟子出世鎮江丹陽縣之孝康
云永樂十四年歲在丙申夏四月十有三日太子少師吳郡姚
廣孝序

書姚序後

予讀虎丘舊誌中有修隆禪師塔記高安圓至筆也歎其文

字之妙不知至為何人是有文集恨不得其全而觀之又數
年在某亭周知法友得抄寫牧潛集一冊於武林書肆中持以
相示展視則為至本集知至字牧潛疏天隱如獲至寶讀之青
珠古璚層出叠見光怪陸離直令人應接不暇千古絕唱自有
鬼神呵護終不可磨滅也前有方虛谷序復有洪居士跋二老
皆極口稱許而少師此序集無有也予今得之會稽祁侍御家
仍知此集國初已經翻刻道開法友近又得殘破刻本亦無少
師此文知是元板校對無不同者但多詩數首耳恨空囊蕭瑟
不能梓公用好適海虞毛子晉社兄入山見訪合前所得界
之子晉負奇志交友滿天下天下之奇書秘典將漸滅而僅存

者不惜重購刻之為古人通血脉與後世開心眼其學日當其
刻日廣是快之歸殆輕塵足歲耳子竊有一言少師云天隱之
文雖未見其如長江大河浩汗無際駭胆慄魄之勢少師繫以
陳言哀左衝右突而不休為長江大河此人所能耳若夫天
隱之為長江大河則不然務在格斬腐粕不留朕迹一用靜神
直抵極際意之所至空濶無前是始為真膽慄魄人所望洋
而不能措一詞者也况論文須論品大品典文如人質影並呈
不可避以在天隱既得法仰山欽師則與天日高峰妙公為同
門兄弟何筆墨間不少及之是猶莊子不談孟子此尤見天隱
之品高出古今此書自應與天地不老也崇禎己卯夏日吳門

華山後學明河書

衍道原

劉鳳

石湖衍道原善為詩一時名士多與游若危太僕素覺隱誠公
皆相推許要世其孫金西白有英才好纂述能繼其業
道原在楞伽寺頗有風尚復是佳山水處故人多遊焉又有心
覺原渭漫菴者皆名僧也相與酬和道原有碧山堂集危素序
之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治平寺國初名僧心覺原所著有宜晚堂集宣德間有澄心印
膺薦為右覺義奉勅抄藏典 禁中宰正統間 賜之英遣

官臨祭其西為寶積寺則宗衍所居有碧山堂集又有金西白
能詩善書與泐季潭奉 詔註楞伽金剛心經聲九皋稱其英
才偉學兼天下僧盟有淡泊齋集又寶明善詩不為餽餽語字
亦清媚貧而好客至則罄貲飲食之

良琦

戴姑蘇志

良琦字元璞天平寺僧妙聲字九皋景德寺僧皆有詩名聲有

東泉錄

妙聲

戴常熟志

妙聲字九皋景德寺僧也後 常熟之慧寺戒行為時所重詩
文 東泉錄傳於世

良琦

載吳縣傳

良琦在元季為諸勝流所稱豈山頤瑛以財雄而雅好文藝亦能顯詠一時客若楊廉夫張伯雨倪元鎮鄭德明及琦皆名著

妙聲

釋妙聲九皋洪武間人學綜內外典雅善為文有集七卷為之哀刺者虎丘藏主慧應盡也集所載列一時僧有問者甚多

良琦

載禪集

良琦字元璞吳郡人禮石室瑛為師住橋李興聖寺與楊廉夫張伯雨倪元鎮鄭德明仲瑛倡和

妙聲

妙聲字九皋吳郡人師事古庭學公洞明止觀博綜內外典雅善為文往平江北禪寺闍初被召蒞天下僧教有東阜錄七卷

人物志

張果

良琦字元璞出家天平寺號龍門老門有詩名與楊維禎鄭元祐諸名人唱和其詩多見玉山草堂雅集中

衍道原石湖人工詩尤善書至正初主嘉禾德藏寺不辨聞有碧山集危樸為序

樸大年巨姓沈大傳八葉孫昇以詩名遊錢唐南北兩峰與南屏報上人賦詠爭奇亦見玉山草堂集

慶開字無逸習訓詁之學嘗受註范成大田園雜興六十首方

回鄭國為前後序仇遠顧逢又為賦詩以行之

善住字無住精詩有谷響集仇遠稱其五言似隨州七言似丁卯絕句似樊川古詩出韋陶諸作上

妙聲字九皋橫金人出家城中景德寺年十九以詩謁表伯長

學士答云天機不受梁燕語遠興直與江鷗親殊見引重有東

皋錄刺寺中洪武間召赴闕顧周稱音賜金還山

故山洪武初住吳之延慶次住寶華後歷揚州都綱燕往天宮

所著松月集格韻高遠絕肖唐人

明心覺源治平寺僧後住虎丘有宜晚堂詩集

福慈

載長洲志

福慈字大林竹堂僧少有戒行盡學悅迂善宗智永清絕可愛嘗遊文太史徵明之門蔡名籍甚與陸文選先祖尤為莫逆交監司守令爭迎致之慈視之泊如不涉世味好攝山白鹿泉飛錫累年專修靜業遐邇縉素咸歸向焉得詩數編有弘秀集風

栢子庭

劉鳳

栢子庭宋末元初僧善畫當是蘇人故其畫多有之子家枯木竹石先君云是其筆亦精禪理

普明

載姑蘇志

普明號雲窓嘉道人善畫蘭與栢子庭孫名

論刊崑山續志書

郭翼

方外詩僧則大無外者有蕭卷者理獨問者廣西白者器大用者度雲周者皆齊已靈澈之流也頗悅堂編蒲之有栢子庭不繫之有弄寶雲海之宗乘亮虛白之圖畫秉白雲之千林閣莊嚴泉之大寶洲方之高僧無與倫比

契額

戴崇明志

契額四明人洪武末住興教寺喜吟咏尤精於琴永樂元年徵入朝鼓數操上嘉賞之俾度弟子一十八人

慧徹

劉鳳

慧徹洪武中嗣僧錄徹雖修淨終涉無不該善為詩有焦卷集其徒慧靈僧錄左攝經弘治間有恩鎮亦善為詩皆佳持嘉定護講寺在合浦門外梁天監中建

琪禪師

劉鳳

吳江琪禪師好學嘗研習錢思復所著玉林字義寶林法上人少年秀發敏慧有受道器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予宗竹溪府君永樂間拜徵命蘇之名勝皆有贈言卷中詩僧三人智周云花邊停去馬柳外聽啼鶯晚度丹陽郭春遊建業城德完云九重丹詔下千里一鵬開雲連鶴觀山遠鳳凰臺

奏對天顏喜追趙表職陪聲名方屈賈詞賦擬鄒枚善賦云閣下展聞多士薦朝端又喜一賢登江聲隨棹過揚子山色迎裝近秣陵詩既流麗而又善楷法圖致瘡先海虞啟公茂茂此偶見三詩耳其他尚不能知然今相去僅幾何時而釋門益落開有大林者未曾識承天有大倫能通內外典

僧大林詞翰

王世禎

新都汪仲淹出僧大林遺藁冊見示大約詞翰皆清瘦有法而傷渾薄少餘致雖不盡洗餒餒本色亦不至作鐘根吃藤條語大林故住持郡之竹堂寺夜而曉虛白經之其遺稿多散佚不無長古友人之恨雖悲晚亦何可盡非全詩而貴休書而書

先而至今在者何益也

僧寶明吳中故失記風雅第

楊循吉

僧寶明為詩不塵字亦清媚貧甚而好客至則罄資飲號月舟人多知之

僧諷諫英

出姚舜臣古今詩詞紀事

長洲某寺歷年頗久基址廢地時有顯官謀其地營築僧口占一絕云一帶空山已有年不須惆悵起頽磚遺寺多少麒麟塚轉眼無人送紙錢辭諷而亦微婉

蘇州僧

出姚舜臣古今詩詞紀事

蘇州有小僧能詩書遠過郡守以涼傘為題僧立成一絕云

衆僧惜米一柄致皇羅銀頂蓋諸侯當時博而馬前去真個有
天汝日頭守聞之頗有愧色此僧蓋善於諷刺者也

慧秀

釋普文

慧秀字孤松姓蔣氏常熟人幼入廬山之白菴寺高朗其性淵
博其思立憲之壹與風雅之遙庭齊探並歷故其摘藻之際起
超玄著可謂法門之文學藝苑之禪宗耳著作有巖棲集

短歌送孤松上人入之武林

鄒地光

大江之南詞賦叢於山僧亦有屠龍手得句長吟白鬢書破詩
却似青獅吼招來朋世類嫌執懶得詞場執鞭弭杖錫行持貝
葉文沉檀漏滴蓮花水蓮花漏盡還經行袈裟直上越王城石

帆山深翡翠暗羅刹江淨琉璃明騎將支遁馬寫出惠林詩成

一、琅玕枝衆山響答不致後俄然萬籟相參差詩思禪机而

通曉越城細流應壓倒三天竺下無主盟欲取西湖春君老居
乎莫惡赤城霞大地山河盡爾家許詢風調今誰是早向梁溪

轉法輪

秀上人武林之行訪舊不遇游道甚厄頗有蕭索之嘆為作

短歌示朝

秀上人秀上人汝莫厭聲聞果汝莫厭辟支禪取色彈鋏非肯
事幸舍豈是高僧眠君不見佳人紅燭下丞相錦袍前鴉冠珠
履長三千曾無方地圖項說白足手持鉢鉢勢折而周旋王侯

未必海鷗鳥朱戶定讓蓬蒿便香風颭寶宇沉青獅夜吼梅
檀林此時瞿曇老人儼相內碧玉四照天花深奈何白日因鬼
而見帝炊玉燃桂餐黃金四郊逐客如蟻平原孟嘗今已矣
勸君且上恒河津坐聽蓮花漏聲起

禪叢集詩僧優歷累節止載人地者錄存於此

朱

法平吳郡人

元

智寬字雲海吳之笠澤人住嘉禾景德寺

善住字雲屋蘇州人有谷響集

明

溥照字原明吳郡人

守道字中行吳郡人

思鑑字古田嘉定人住昆山報國寺

寶明字月舟吳郡治平寺僧

希復號同石吳江人出家於珠勝寺

程史內一則

本合載姑蘇二異人
今止分錄默道僧事

岳珂

姑蘇有二異人曰何某表衣曰默道僧蹤跡皆奇說淳熙間名聞一時士大夫維舟者率往訪之至今吳人猶能言其大略默道僧者嘗本郡人為兵家子有所遇何偕與之友抑不知幾何時髡而髻曰似道似僧故曰道僧狀不慧而舌發奇中與何頓頑好遊蕩市井間見人必求錢止於三隨即與之貧者何既不趨召他日璫或薦道僧上欲見之何挽乎不使去曰是將捉汝縛汝監汝不若汝來矣道僧竟來見於內殿不拜所言不倫上狎之使出勿禁且命隨龍人元居安繼管者節之元懼其逃猝無以應上命果日使十人從之所至不捨蹄年歸見何以

杖語逐之至死訖不與接談一重華憊勤復使召之不肯就邀守萬端三年而致之紹興甲寅春道僧入北內坐榻前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璫咸笑顧曰爾滿身皆雪而笑我狂耶相與周測亦莫以為意至季夏八日而至尊嚴代矣編素如言焉二人勇於啗肉食至十數斤皆不飲酒亦不言其所以然也道僧先數年卒何慶元間猶在相傳有餘歲矣

吳郡法乘卷第九

表剎篇

吳江周永年撰

死而不朽是名為壽神既長存氣亦相守有設利羅精凝堅久若宰增波基隆勢陟拾級登梯隨才開瞻俯視殿閣直上牛斗建寶剎第九

太祖高皇帝御製瑞光塔贊

大智力入性定心方穩首陵穹脊背絕鋼瞑目而逝餘灰塔藏信有之子靈明常存午夜放光

宋時板梓

本院有古塔一所崇寧四年重修於塔上現五色光是時閭郡官兵士民咸得觀觀蓋緣上祝皇帝宸筭當年四月十四日恭奉聖旨特賜塔名天寧萬年寶塔應差科占拘恩例典諸州郡天寧天慶寺觀並同永久放免

此塔現存瑞光寺每行六字大書精刻擬寺僧云萬曆初江陵相嘗因行丈量法本寺以此塔送耶已驗視得免蓋異代猶賴其庇護云

瑞光塔院贊

虞集

大修行人本覺明了脚跟之下十日並照信功德母眾聖伴統大寂定光恒住佛表

圓城中登瑞光塔望舊游諸山

姚廣孝

寶塔作登臨重矣。夕陽故山俱對眼。此日獨遊心。遠水勞歸。緝長空。倦去禽。自非嬰世。難何不遂。幽尋。

搶銅龜子文

蘇軾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余無舍利。可捨獨捨。盛舍利者。救為四恩。三有舍之故人。王願為武功。年長安有。修古塔者。登舊。獎得之以遺余。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先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藏。私印。或速以壞。貴舍利而賤私印。棄久存而速壞。物豈有是哉。余其并是捨之。

重修報恩寺寶塔記

陳琦

吳城大刹最古而名著者。惟報恩。前首講寺。叙於吳大帝赤烏初年。而塔則肇於蕭梁時。凡十一級。屢墮。劫灰至宋紹興間。沙門大圓。僅成九級。即今塔是也。然歷歲既遠。峻峙亭臺。風摧雨擊。易就賸毀。過者興嗟。弘治庚申。知吳縣。鄭侯瑞。命僧德壽鳩工修葺。且戒諸人勿撓其事。未久。德壽示寂。眾舉僧德吳道先。宗恩司之。泊善士倪道完。復相其役。各協乃心。不憚勞勩。若見若聞。悉生喜躍。於是大姓割其財。小夫盡其力。銖積寸累。總費萬餘緡。經始於是年五月。明年是月乃底。於成。易腐墜為增。新去舊。珠頂光芒。金繩交絡。白屋外飾。丹梯上通。像設莊嚴。天神森衛。闢諸旋繞。層層如一。風鐸之聲。聞乎四境。夜燈之燄。燭

乎半空。顧不雄哉。諸僧以興修之功。不易皆賴。侯外護之力。不可無文。用昭永遠。乃持其所述。本末謂文。於予。按佛氏之說。釋迦說法於靈山。多寶佛塔。從此湧出。為作證明。及其入滅。留舍利八斛。四斗為浮圖。八萬四千遍滿。安婆利樂羣品。此塔之源興也。若今之塔。蘇文忠公曾扼銅龜以藏舍利。於中想八萬四千之一也。我國家神道設教。仁壽躋民。而亦妙嚴寶乘。無乃象教之功。易感蠢愚之善心也。哉。茲塔之偉麗。觀者起敬。可以往持佛法華園。皇國為東南塔院之冠冕矣。但今之學佛者。或離乎真。或散乎物。高者為名。下者為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德吳輩必不若是其得義。以了心者乎。同請記并序其事而警之。且以告後之同志者。嗣而葺之。廢斯塔之不朽也。

吳郡北寺重修九級浮屠記

王世貞

原夫宰堵波之貯摩也。如來示寂。復樹之間。闕維不燼。皆成舍利。上而帝釋梵天。下至拘尸摩竭。咸構層利。以示瞻依。夏及弟子。顰眼慶喜之倫。雖爭級小珠。而供養勝於決漢明之季。則摩騰標幟於洛陽。孫氏之初。則康全著祥於江左。右語所述。經來白馬。教益赤烏。殆非虛也。當是時。孫之乳母陳有先於吳郡城之艮隅。擬舍為寺。而仲謀信心。方熾。大捐國帑。以成厥功。夢作椎剝。後有僧正慧者。別創宰堵波十一層於殿之右。方迨千餘載。

而不戒於火宋元豐中善信比丘及諸大檀越合謀新之且曰後分經載如來十三層辟支減二而因緣經則謂如來八辟支七夫數窮於九之可也蓋緒成而感舍利之瑞學士蘇軾以所藏古銅龜奉之而為之志自是稱壯觀者數十年未幾而遭金狄之難復委之火紹興末頭陀大圓復一新之垂四百年而復不戒於火其上三層與中之幹柱為蠟燭緝紳大夫故嚴太保恪顧太僕存仁今錢司寇邦彥郭光祿仁及大婆羅門俞省輩感形象言發并有念將再新之而費用不繼善信稀簡有出僧性月者清淨少欲精勤自勵六時飯命一鉢不私開而慨然請任其技延禮坐主朗公為一大眾開首擇觀施雖微漸

有至者南謀樹塔而工師驕焉故昂其直以相要若有游僧曰南山如金者自伏牛來遠塔頂祀而數性月故識之謹曰事濟矣請一切受署如金初無所難易架構之工十未二三即挺身木杪指揮羣役小間即為廣說因果辨辭泉湧或載復財或剋一足據鼓肅掛踰若飛嘗一傾滑而墜眾謂立廢碎矣去地丈許翼騰而上尋理舊法而不改色乃共叩指以為神人檀施雪集如金復手自料理分功役作往來善數人凡九閱歲而始成為高三萬餘為木石覺聖之費直金萬餘高三十七丈延袤二十八丈八尺雖九級之尊毋改舊觀而壯麗奪鉅儼然若攬化人之袪而造天中矣如金又能賈其餘力化造能仁丈大金

像及圓通妙相慈氏應身種、悉修自是不能以其名隱而潛使者符攝俾主寶應湖陸緣如金意難之業已不可止遂示微疾而逝其徒之住持茲判者遠感無已俾居士記其略於壁珎居士少嘗請史至齊梁親隋周見天下波靡於西竺之教盡發齊民之蓋藏而糜爛之金碧字舍文繡土木疑其蕩而亡所節得遠磨有漏小果之一語以為快然至梁武之未契折蘆渡江而壁畫少親之女主亦嘗再使問存當時永寧之剎上徹霄漢下窮黃泉若同泰者八九而未聞有所風止者何也蓋以資引冠達而以權聽胡媚也此所以待中智下根之異也破相盡於大鑒即心標自嚴公夙慧之士一時為之顛脫而百丈繼之

別樹法堂不立佛殿丹霞燒木佛以禦寒王泉書祖名於幢鼻乃至有蓋撤諸佛授之水火而即師子坐設鼻此者曰佛菩薩假名也西方假地也天堂地獄假設也今夫律者人之所不樂受也財者人之所不樂捐也非有甚畏於彼者未有能去而就此者也今天下之號為叢林者衆矣然往來創自六季及唐至宋若元而後者有之矣創者何寡也其在於今則毋論創而復也因而歸之者非宮掖之重則大璫醯醢耳於齊民何寡也非古財力之獨易而今之獨艱也其權屈於其不足而權亦因以泯故也嗟乎冠遠而前尊佛之跡而迷其心百丈而後得佛之心而紕其跡、紕而心存此其重矣當倍蓰而能使佛

之教日凌夷而不振者亦一滋觴也夫以吾郡之一宰堵波於佛事至猥小耳以如金之為幻而使人之苟有所就其功德亦至渺淺耳然使關提之衆因而有所提策振起而為警破憺而為施周左之金錢粟帛不去而之狹斜改陸博游治關訟之業而飯善地者非亦末法之一助也耶諸公又為言郡以雄開天下其勢盤紆若龍而茲宰堵波笑為之尾前者災民為之謠曰龍無尾而不起今茲大有利哉則非居士所與知也

入郭過南湖望報恩浮屠

高啟

元日登北寺塔時重修落成

張鳳翼

雞辰風日愜拾尋雁塔岩先試一臨二梵果中應是福百年奴後再成林城懸北斗開天象標出西湖接地臨欲向上方題姓字踰攀不覺入雲深

北寺浮圖有序

范惟一

寺在吳城卧龍街上浮圖九級制甚鉅麗相傳創造於孫吳新於隋唐再新於趙宋所謂蘇端明施金毫以藏舍利即其所也正德壬申燬於火嘉靖間方僧如金募財復新之如金多異術立木末若飛鳥余嘗目觀云

卧龍靈氣湧浮圖九級毫光散五湖拔地高標雲煙麗接天寶

樹相輪孤深吳仄劫經興廢學士金龜任有無見說如金多異術總同象教華南都

數年前北寺塔重修近復見正虎丘佛閣二事俱絕奇惜無

好事者勒石紀之月述其概并寓所感

張鳳翼

通衢城中卧龍似北寺浮圖龍尾起一朝不戒雅焚燹萬里雲霄失龍尾當時崢嶸那復然行道遂除數成毀異僧躡屨何處來身掃劫灰忽經始猿猴攀援未足奇鶴鶴成巢豈可擬眾材奚啻若湧潮羣工不竭如聚蟻巨功落成還舊觀諸天光生舍利子屈指於今幾數年虎丘復見茲奇事崔嵬山閣日貼危大木難支欲傾圯計需糧越千黃金所得方沾一杯水歎問忽焉

過梓人持引執杖符柳氏經營已入顧盼間衆人難之獨輕視從者環向僅八人現色譏言惟指使夜闌棟宇皆作聲朝來端莊直如矢胡然而敬胡然直使鬼為之困如此神奇詭秘不可知僧誇佛力欣喜異僧示寂不再得梓人欲行或可止願言借爾回天力為我費宮正額廉

玄亭閑話內一條

周錫

蘇城北寺浮圖火一書生夜半登樓見火如連環空中從東北來至浮屠火即起已而人滅其連環復從東北去

蘇郡虎丘寺修塔記

張益

虎丘寺有塔凡七級在絕頂故視他塔特高始建於隋仁壽九

年當其掘地築基得舍利一人聞空中奏樂井之吼者三日虎丘既為蘇之勝地而塔之靈異又若此其來遊者不但欲登覽之樂且以致崇信之心焉寺凡屋殿塔周無恙洪武乙亥僧舍不戒於火寺焚延及浮圖永樂初住持法寶重修殿宇而塔則專託寺僧寶林加葺之宣德癸丑火復作於僧舍浮圖又及於災而加葺於昔為佳山定公南印慨然嘆曰是魔耶數乎不有廢也則何以興人能與其好廢無他在其志之所立顧何如耳乃罄衣貲所有粗具材石既而巡撫侍郎周公郡守况公開南印之有為也即捐已俸首助之郡人多以財物來施由是材非美者繩墨不加石非堅者翬球不及經始於正統丁巳之春落成於戊午八月三日露盤初上白鶴數十迴旋塔頂久之乃去舍利之光連夕燭天既月復有紅白之光自塔頂出橫亘北斗之下靈異荐彰衆目所覩謂尤盛於塔之初建時也南印又因餘財創構大雄殿丹碧交輝寔與塔稱惟前塔之重建也始發心於南印而力之所成就者多出於周况二公之樂施力於此者又目南印梵行內學高而且深有以動之也南印字味藥南印號也蓋為天界住持蒲室之孫樸菴之子祥派傳自臨濟歷吳江之普濟湖之天聖蘇之承天住持今為郡僧綱司都綱僧臘踰七表矣嘗承 召命較藏典於北京海印賜齋便蕃緇素致榮艷焉其徒永端斷石於寺求文以識其師重建是塔之

由用示久遠予嘉南印有志於事而竟成也乃為書之石云
賜進士行在翰林院修撰承務郎姑蘇張益撰

登雲巖塔

沙門青芭

雲情瑞幽鬱登陟時避荒草滋馨宿雨林薄迴陽光雲巖產孤嶼鵬鳴據高岡圓吭如有得輶隨隨低昂澄江界天極欽濟豈無航賸時遇坎止韜迹事括囊忘深道詎昧時濟理自章世覽孰解領朝簪夕不忘先聖去已遠感抒空慨慷

塔影虎丘十鍊之一

顧阿瑛

塔倚高標立樓深一竅虛海風吹幻影顛倒落才諸

虎丘塔王太史繩武同賦

表襄

雁塔翔雲表龍宮湧寺心乘高宜眺望暇日與登臨山面支硎
遙湖窺震澤深平生飛動意慷慨一狂吟

登虎丘浮圖

徐學謨

春色宜高望丹梯引睇還金輪從地轉花雨颯風飄勢涌三天
出雄眉萬里朝無能生羽翼直欲駕扶搖

隔溪望塔影

周治

危影矗林杪幾層雲外浮望來仍地湧躋處擬天游香藹盡空
界燈輝滿夜洲如何耶置足顧眺此清秋

橫山舍利靈塔銘

嚴德成

竊以至理無言非言無以寄理玄蹤無體非體無以明蹤茲則

十種好星應身之妙三十二相表化質之妍至如獻土童兒
飛沙稚子尚獲無窮之報猶成莫盡之目况撒身命重財崇諸
聖業者矣但樹因之最無過起塔崇福之重詎甚建幢而報青
光祿大夫吳郡太守李顯者乃華陽杞梓江漢芳蘭夙布素誠
少臣王國吐納風雷之際出處未紫之庭廣爵峻於其身隆基
茂於往葉溫良洽於郡國孝友睦於閭門建節贊治張振化風
門雖望族世載公卿安仁樂智之心無違終食撫明惠厚之德
造次必存仍共獎勸郡部官人奉為皇帝皇后齊王六宮眷屬
各捨七珍同崇八福在郡城之西山頂上營起七層之寶塔以
九舍利置其中金瓶外重石柳周道留諸井朽遇劫火而不燒

守諸不移漂劫水而不易時有龍華道場比丘法首者歲居胎
觀即起踰城之心年將志學仍持航海之操自離親捨族三十
許年洞識苦空明開法要誠心內發真夢外酬時聞此山是古
之佛殿乃共於此所成斯勝業領寶鐸常搖法輪恒轉舍生迴
向 歸心上通有頂之天傍及無邊之地同離生死之苦俱
成涅槃之樂其辭曰
相焉是滅法矣非生蓋纏屢幸渴愛徒盈不無不有何體何名
業風既息法水便清以茲勝地全德來持功施合矩化動成規
如雲出岫狀月臨池清流不倦昭錫無疲虔心局體同歸共慕
施伏七珍崇斯六度下被群品上資天祚萬福莊嚴千靈輔護

少宣令聞特秀苗聚輪轉三有馳流大通獨善非德讓濟為功
俱成法雨用息塵籠
大隋大業四年歲次戊辰九月辛未朔八日戊寅立銘吳郡司
戶嚴德盛製文司倉魏瓊書

靈巖山新建磚塔記

孫承祐

吳靈巖山即古吳王夫差之別苑也太湖渺白涵其側虎丘點
翠映其後自餘崗阜川瀆沃野土田環遶帶榮若視諸掌代遷
人異倬為佛祠愚守藩之七稔也屬丙子歲冬先國妃居共氣
之親鍾斷臂之禍詩人周極聊可諭其哀素王尚右未足申其
制顯是顯瞻雁塔冥助晷夜於山之椒累博而就基其嚴所以

遠蕃崩之愚點其材所以絕朽蠹之虞不揮野匠之斤止運陶
公之甃自於經始迨爾賀成凡九旬有六日仍以古佛舍利一
顆親書金剛般若一編寘彼珍函藏諸峻級美觀上簪地以千
仞塔拔山而九層巍下瞰於婆娑香土平觀於纂沆繞數湧
出或類飛來如日之升無遠弗屆可以高擎天蓋可以久鎮地
與實在報先妃之慈薦先妃之福也覺靈澄足定水澄心拂石
仙衣尚為遊轉無垢佛土終正菩提抽毫直書用脩陵谷太平
興國二年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

靈巖塔辨

馮翼

山志云宋太平興國二年藩臣孫承祐為妙鈺王妃修其福建

塔九成藏古佛舍利二顆觀書金剛般若經於峻級中記云不
揮鄧臣之斤止運陶公之甃乃磚塔也不知何年復搆以木通
燬於雷火者未知即是此塔否馮翼云宋所建之塔非今是嚴
塔也凡古刹中心之建置必有記豈宋天監二年鑄塔銘建此
按地觀者竟無記乎如第一宮碑吳文定寬猶及見之今何
在矣如圓照祥師無際之塔賜額於政和二年亦必有記今僅
存碑額於荒蔓間歲久失據要有指名卒非其美也按宋塔記
云九級今七級一誤也不揮鄧臣之斤止運陶公之甃則無本
矣蓋於萬曆間雷火自級中熾燭三日夜而鏡缸始墜則自下
至工皆木也與不揮鄧斤不合二誤也記云藏古佛舍利二顆

金剛經一卷而佛牙不載入記豈佛牙不足鎮塔何灰燼中未聞
得存偏著異三誤也梁天監二年鑄塔銘已有明徵則宋記
宜云某年某人建某年某人重修不曰修而曰建四誤也記云
贊成凡九旬有六日若如許義之工是需經歲豈不百日而
竣耶五誤也山史云未知即是此塔否一時未置辨但翼嘗過
嶺山何氏有唐廬有老梅花盛開周墻俱班剝研石翼甚異
之主人云此何足貴舊有金沙塔觀規制甚古可作研並為人
取去翼覆然曰金沙塔何在乎主人曰在琴臺下稍西塔觀今
可得乎曰盡矣依稀僅存廢址始信觀塔記非今重巖塔記也
士人幾世於斯聞見真切何所誣乎先是翼謁父執許機於楓

橋見凡上一研觀銘曰重巖寺浮屠石廣六寸長踰尺吐雲雷
吸風日初大燒塵土融千秋萬年誰捨得即即洲、唯乃還是
說秦碑謄漢勅軒數斛之石墨潤生花之夢筆翼展玩良久意
重巖塔端然無恙未嘗損一軌也特木燬耳即有觀與鏡缸俱
墜鏡缸碎况觀乎是惡能用正若此蓋蓄疑不決者有年聞何
氏說而此觀為金沙塔觀無疑矣今人不得其美而指百步街
石幢為金沙塔不亦謬乎然記中不及金沙二字抑亦疑也
天平山棲聖靈巖塔作
倚樓聊勝望香塔湧諸天疑雨蒼龍起曉空續拉懸毫光河漢
表紫氣半牛邊為憶宵燈燦靈山象緯偏
范惟一

光福寺舍利塔記

崔鵬

武觀元始眇觀玄風夏采冬穴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一寒一暑
一陰一陽其道雖分萬彙猶塞連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
八卦造書契由是文籍生焉然後歷堯舜至周孔由是釋像興
焉及乎東漢大漢尤加崇飾按竿子云佛生天竺假形王家即
其生也又云拂衣獲樹脫屣金沙即其滅也然雖示生滅之相
却加恍惚之道何異經巨海者終年不見其涯測廣淵者累世
不知其底吾以此觀之佛理不可盡也若夫舍利者即金人之
遺骨堅剛不壞變化自然西天教之立為塔廟背背王見而不
信吳主修而故處遙邇南移年代頗久 我族派之理豈一魯

男子以掠其好焉余素不留心略為敘事故經云若能起塔供養皆獲福田此乃聖教所談事豈虛謬周知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雖則玄妙難求而實精專可驗光福寺者即梁九真太守顧氏之家山也士有惡嫌塵網種植善根遂捨林泉建茲佛刹立寺之始其由此焉斯地之銀闕彩來洪波架出碧岫孤聳青天下胎洞庭勢控吳苑上止斗牛之宿宰連太伯之墟何必贅角蓬萊蛇塔崑閩敢推翁於片石財祥子於幽林草樹麗而攢花穠蔭涼而蔽日長松古栢緣情無塵世之機遠岫平湖舉目入畫屏之色其僧自相謂曰此之靈境爰有上方可以建立亭臺而莊嚴廟塔既而不日不月其功就焉斯塔也

梁大同之中建矣唐會昌之末毀焉興廢之由是其一也然則基址雖在而乃烟蘿以荒於時應通中周數歲天子明曆四方清平野人入朝賢士出世而我吳郡云之一也鸞鳳吳態龍武殊姿肅傲誰同孤高自得霜雪徒侵碧松色塵埃難染白壁光蔽陵阡時國之賢良鄭均開時位齊卿相魚腸之劍利斷鯨鯢龍額之珠光浮日月燒金屑玉闥邀蓬島之儔鈞月歌風隱笑武陵之客公不惟優游儒籍然亦探奧釋門故儒則素王問生於釋乃金人謫下則知人情難及智用全珠每登山而躊躇因鶴塔之荒毀長斯塔之浮興也一則合天中后聖德選被慈心普施行是日之克風微當時之漢夢於是三寶起跡十方歸心

布金祇園圖像花界今者又塵清域外鏡朗天衢金柯開鑿背之花寶位乾銀河之浪玉潢丹甃坐分瑞應之符旗子漁翁眺唱太平之曲二乃遇公道窮生滅心達苦空信塵劫之迷途悟法門之了性道我家之舊迹再葺蓮華護我佛之真身重修寶塔茲復增基表剎難草開林剪荆棘而雲平列松杉而洞出時維三月節屆九春駕吟風而干故草垂嚴而萬種建金棺而心動羅簪蓋而雲陰縹緲徒共瞻士俗咸悅芙蓉坐上飄三界之異香簪菊花間散諸天之法雨是時也祥雲結綵氛氣於行道之壇慧日澄華照耀於然燈之位公乃親相生善至誠感神逆發善心爰命工者於是依憑氣象結構規模初標覆簣之蹤漸著

凌雲之勢亦有飛閣周繞迴廊連石工呈奇巧之才梓匠設雕鏤之妙壯觀而蹲踞踞巍我而僊掌連華繡柱屹而星攢雕梁龍而虹指掩映而初層吐峻層而欲鵬飛不踰一竿拘就工畢斯狀也陰體千仞高標七層疑燕鬼工又若神助上穿星漢下壓雲根豈剎闍之能齊比燼峯而尚峻鶴歸天而一駐雲妝霽而半開發却客之詩情壯吳宮之地勢金輪縹緲亞日月以高明雁像參差拂虹蜺而若動偉壯塔之美也其功者莫繼焉至若遊人訪景淑女尋春入幽徑而攀蘿步暗崖而拾翠葉為聯葉嵐烟惹衣苔滿石而霞斑花暎峰而綺合高瞻閣閣千家之畫樹毫文迤邐林巒四面之波濤練色其乃金甌屈節銀

露催寒何用悲秋正堪憑檻天朗而雲霞美錦風高而松篠張
翠蕭蕭之浦上漁歌蒲蓼之汀邊雁影疊浪裁古人之素群山
關少婦之眉開謝客之愁襟持休公之佳詠松間踈磬伴青鳥
而飛來湖上輕烟暖孤帆而掠去斯塔也非公不能見矣斯景
也非公不能窮焉時有勾當僧道居文瑞崇建等皆以高窓皎
月深名奇松掛衣錫而雪閣卧烟霞而鶴瘦真宗真理金言積
於情田無垢無塵玉蓮生於水上且小人識此求剏材非利雖
焚香雖效其不迴叩角常懸於未達幸苦十載每思蚊夢之微
博躍九衢頗有龍門之志曾夢開戶何當伸舒之三年誰念廬
家更甚相如之四壁惟公不捐質微詞陋命作斯文操觚長吟

永日忘輟何以著公之美大播芳風

吳江寧境華嚴寺佛舍利寶塔記

釋文炯

余按元時石室瑛禪師叙仲殊舊記云宋元祐壬申吳興姚得
瑛施錢四十萬建塔以棲佛骨舍利又云吳江地素淺薄姚
氏鑿地沒丈土愈燥有物如豆如黍隱然有光視之舍利也其
中甕甕方數丈疑古塔地宮中耳有文在埋博曰天平元年造
姚瑛記豈若得瑛之先世歟元豐中其地嘗為蔬園有婦人將
娠為鬼物所遷者舊云晉開運初目除道掘出石像一軀高五
尺是則神物居守知不誣矣仲殊善為詩而文非所長故叙之
事辭不達意所云寶積佛骨靈牙舍利不著所自天平元年東

觀孝靜帝之號時江南為梁中大通六年魏之正朔不可以用
於梁猶梁之不可用於魏或者疑其為古之初若道家所謂龍
漢昧明者埋博之文用今字姚為虞姓此尤不可據而仲殊竟
弗之考非春秋疑以傳疑信以傳信之義也建炎南渡燬於兵
紹興十七年有王助教嘗修焉已百九十二年郡人鈕某景
官家食一日呼其子某告之曰吾聞寧境古僧梵園與著宿欲
修塔者屢矣斯以事大歲艱莫敢舉手吾家中有餘金竭索以
倡必有和者爾其助吾志於是寺僧協心勸相施者如市皇元
戊寅燭工至正甲辰年兵燬至正丁未間繼法師相囑詰師明
更與勸舊處仁等竭捐貲貲之至於國朝洪武己未畢工

於今世遷四代宣德丁未年來四十有九載中間頽廢余以經
營時有周人謝氏鈕子助吾之志不日將成層層却敵聚若繁
星然則塔廟之雄麗神物之森護上以壽國下以福民窮天
地亘古今理固必然無足疑矣永樂年間余承纂修承取前人
之吉以出於後世而刊於石揭為永鑒庶不隕其美云時宣德
二年龍集丁未五月五日當山住持文炯南中樸蕪書立石

華堂吳仲剛篆

登華嚴寺浮圖二首

趙宏

驅盡雲梯第幾層平生健步老猶能萬家城郭烟花裡西、紅
關取次凭

昔年曾此倚欄干萬頃江湖盡裡看物換星移人自老風光依舊水潺湲

同三博士而將軍登東寺浮屠

徐元

博士談經暇將軍射獵閒五湖月嘯傲三載一躋攀霜葉紅鋪地寒波白滿山家劉新福玉粒破愁顏

觀耕錄內一條

華嚴寺浮屠之顛望之二夫著其上蘇羽範就相傳宋南渡初金人結竿乘快一發而中又賈似道出督時祝天自誓亦中焉以故留題者有至今塔抄舊遺跡猶是元戎金僕姑之句元大德中寺僧善信大修浮屠更其巔而新之視向二夫乃圓鐵條

二交貫橫亘於上蓋昔人以是輔巔且以防鶴鶴之巢故耳乃知所傳大謬也其後長泰郭德基嘗作華嚴塔頭辨疑行於時蓋德基嘗為州官目擊其非故有是作

方塔

錢希言

常熟城中東塔為一邑之鎮有宋建炎初僧文用募造功未及半化去至咸淳中僧法潤繼其遺構改建方塔四面九層踞然壯觀與他處浮屠迥異矣或云法潤即文用再來也去縣治東十五里有水一窪舊名塔潭築當天色開霽纖雲無痕潭中倒影九層塔可數少焉縱橫上下忽有數十塔影凌亂波光中恍不可辨此其理殆莫測先年徐光祿張德季子故居在塔寺前

其家北樓壁縫中現出塔影無數見者詫為怪異豈未觀之潭工乎余到有一僧房在塔東南隅中有小屋周遭漆黑而上置匾牓中際光射壁宛然一小塔也此更奇矣相傳塔頂常有黃衣仙人偃卧於其上白晝多見之龔氏松窓快筆載其說頗詳

塔影

錢希言

常熟縣城東有崇教興福寺宋建炎四年建寺塔止四面謂之方塔俗遂呼為東塔寺徐光祿第四郎所居正在東塔巷中有客常登其樓見照壁上倒挂塔影數百座其人大怖而下呼主人共觀莫測所謂此數年前偶開以後不知如何今其宅已歸

蕭氏矣

寶嚴院

龔明之

常熟海隅山有古刹號寶嚴院吳越錢王之子祝髮於此太宗嘗賜御書意就章通運詠及聖惠方於寺中有浮屠七級極莊嚴吳人相傳自京師來泗洲僧伽塔為第一此為第二至今尚在

石塔

姑蘇產奇石所造勝善王造多寶佛塔十三層載歸海東俾信心者禮焉世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祥師信公塔銘序中見宋文吳中舊事內一條

陸輔之

郡城北數里有一石幢唐徐浩書太守陳師錫從置府第鄉人夜過河上者多見鬼物乃相與請於州復置舊處遂絕

昆盧幢

錢希言

蘇州開門內專諸巷城上有專諸墓與要離墓相近萬曆年間專諸墓壞居民起出石幢壹座高幢三尺許上蓮華下雕礎四壁各刻昆盧遮那佛一軀三而並作思憶相一面撒手不知何代物也今歸寒山

吳中舊事內一條

陸輔之

秀峰寺西二十里至三洋有福林寺、門石幢刻唐咸通年又云上當慶忌尼寺蓋寺舊名字已漫滅

破山寺幢

錢希言

常熟縣破山寺今名興福有唐人刻尊勝咒幢二座石斯為古矣寺即常建題詩處

半塘寺聖教寺重修塔記

魏憲

半塘寺聖教寺重修塔記云晉義熙于一年名法華塔詔賜園村以建經晉唐距宋興凡一再改造歲久寢壞先君開府覽之慨然若契夙願實始修焉建炎庚戌之亂塔後廢棄不孝顧瞻餘燼夕陽於懷曰此吾先君所植德者也時不敢勉於是傾貲度財式加修繕紹興七年七月二日工告訖功初道生法師有童子龍翻法華經死葬半塘其後過客夜聞誦經聲迹之莫見

其人旦視童子塚青蓮花塔之建蓋權輿於此迄今幾八百年矣而鳩工之始役夫夜方寢復聞誦經聲琅琅出塔數夕不絕嗚呼異哉僧了勤以其事來告因為之書顯謨閣直學士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實封一百戶魏憲記

仁孝皇后勸善書

晉釋道生從師姓竺年在志學吐納清新人皆異服之要慧解為本教讚仰羣經不憚勞苦遂往關中稟承羅什辯問起卓咸稱神悟後遭逆流丘有諸墓石至今存焉或時居半塘誦法華經忽有一雉常來聽受一日不見所念之夜入夢云某月聽經

遂獲改報今在某家為兒子待過數年却來奉事清師詢之果爾及出家無何童子命終因瘞於林一夕放光輝照塘鄉人異之啟看乃獲一舌生青蓮華因是起塔後葺成寺即半塘寺是也

雉兒塔

錢希言

雉兒塔在半塘寺傳是晉朝生道人虎立說法野雉來聽明日誕生為城東某氏兒肋下有雉翼尚存兒後出家半塘寺中化之日寺僧造石幢誌之因名雉兒塔焉宋學士漁翁生血書法華經至今尚在寺也

雉兒塔詩

高啟

黃土但埋骨豈能埋性靈昔聞宿草間曾吐蓮花青身即長夜
臺口涌西方經尋跡殊宵、聞聲每冷、寒燈照空塔時有山
僧聽應便隨緣東、沉迷盡皆醒

稚兒塔

半塘兒為竺道生童子誦法華經死葬此晉義熙
中商人謝本夜泊聞經聲但見夢處蓮花青色言於官詔建

塔宋紹興中修塔、中經聲又復夜聞焉

王 賓

芝草能生古樹根蓮花宜出異人身塔燈明處風鈴息清夜經
聲誰再開

破山高僧塔

居 簡

寺倚四僧傳僧今已蛻蟬塔隨榛棘老德與荒茅全翠滴添衣

重雲低染屨鮮何年山脊斷飛去玉蛻蛻

修虎立塔頌序

釋 圓

曹洞氏之老秀公鎮虎立明年始以官命并西菴墟之徙其棟
瓦椽招先寺壞屋於是虎立降禪師之塔破而復新舊級崇宏
與闕其淺戶宸庭貌煒煥赫奕觀瞻聳悅如教復報論者多秀
公之義頌聲不期而作焉惟禪師之道於臨濟氏為正統的受
當教統之季群宗遺文微絕不嗣獨禪師衆曾曼衍天下百年
之間以道德表茲、居禪師之居者父子弟昆後先之踵相接
也茲、智熟視其祖凜然欲廢於類簷下壁之下莫肯引手特一
瓦一木救其風雨寒暑而秀公要氏也獨知尊教基飭祠宇致

老乎非已之祖豈惟善、之公足以滅黨私而矯薄俗彼為人
後而道其先者視公之為宜何如也

翠峰山居修普月塔記

陳 宗 之

翠峰自雲竇開山天衣禪師從之始聚徒匡眾建設林宇鑿井
以通汲則有悟道之泉置塔以代封則有普月之塔是二者生
養死歸歷五百年未改也山中僧喜牧豕釀麴破律放濁惟山
居片地晨鐘夜梵楚、有風規隣僧忌之托形家言謀毀其塔
向高寺餘今則童然與衆、者相仇克然燕麥棲荒其掃賴諸
檀信呵護稍復舊觀然已及、乎有隴羊之虞夫無塔是無叢
林無叢林是無天衣以來燈、相傳之法系也其為關係甚鉅

近日高緇有以修復祖塔與薦紳特角者此猶有僧俗之辨若
同棲淨域共託祇園而側然肆其闕翦此豈欲以屠酷之氣抹
殺五百年宗風乎多見其冥悍不知量矣於是主者啟上人阮
正告大衆屬余記其成毀以俟後世考焉嗟乎法教陵夷如棟
斯崩縣塔推之其類弘匠文撐傾圯者豈止塔焉已哉辛巳仲
春長洲陳宗之撰

聖恩寺禮三峯和尚塔呈剎石宗師

楊 士 修

日高山霧開山夢心然醒梅花千萬株參差露光影還看一片
白雲海波千頃院宇久廢沉沈次第得精粗古像開慈顏侍衛現
弓瘡與復端賴誰吾師神炯、洪鐘晝夜鳴草木都似警指首

寧陵前竹苑正殿冷崩梅過地香如何能有省



吳郡法乘卷第十

吳江周永年撰



壇宇篇

土石諸山魚龍舊宅凡遇布金皆成淨域漢季迄今遞代增益成壞相尋莊嚴靡惜資塔諭僧

高皇明德鐘鼓聲聞解國殿碧蓮壇宇第十

蘇郡開元寺重建萬善地壇碑

朱希周

我覺皇之化降沅茲土自王都建於徽憲美不遠倣聖居之道制精構道場育教法像以為供養名山奧區之內佳金鋪交映梵囑相聞至不可以數計使茂茂地雖不生逢三寶亦待

竊觀真儀遐想法會之餘風用以知日月之光雖熾必及其亦可謂盛矣然皆不遇人間浴廟之常季代建立之末始以存崇奉之名脩經祠之數而已間有號為度輿倫類卓說今古者則又不遇以其宮室之美像儀之雄可以興人虔恭耀人瞻視未有聖神妙應之蹟求止其中真若世尊親莅之地者也若乃法王靈化之所託無上福田之所萃為能比崇觀史之宮驛蹤者崛之嶺八部之同欽仰列聖之共咨嗟今河東之勝縣失其瑰奇洛下之伽藍忘其如麗名稱普聞沙界為天下第一最勝希有者唯蘇開元寺為然寺吳赤烏中大帝乳母燕國夫人陳氏捨宅之所建也本名通玄唐明皇帝以紀年更天下寺額郡

擇一大寺當之易今名爲當西晉建興時有維衛迦葉石像浮海而來居於滬清爲里中善士朱膺迎奉入寺夫二像昔作於印度諸玉流光現瑞事猶真佛則與稱檀之相石密之影同其威神至誠孔觀無罪不滅永劫不沉若海則與阿育諸塔同其利益往來天人皆有懸記雖久滅度而化形在世時作佛事未嘗暫廢則又與千佛之鉢同耳流傳其重如此於凡好之之處固不異佛之躬至其地其貴重豈復有與等者而況支那之邦自有生民以來未嘗一觀神功妙相貌，若是其重斯像較諸五天踰百千倍則於斯寺其生崇重之想又當何如也奇淫溫氏本寺被兵燹惟二像威力加持端然具在而昔時營受戒之

壇及諸殿閣皆已蕩爲灰燼矣入國朝永樂初寺僧永宗重締創爲嗣是永宗之伎相繼緒治悉近厥舊迨嘉靖甲午之春僧復不戒於火舉寺無恙惟壇獨亡於時道人正清實主其寺每與歎曰大雄分化之地非常刹等必規制其條始稱嚴奉之意一寺之律觀蓋莫過於壇，他郡之町罕有其名亦嘗聞天下無壇是無寺也寺之不振何以上當二聖降蹟之心下副億兆仰望之志哉且吾於寺有守護之責使千載之名迹當吾世而墜吾甚懼焉吾今所以先昭聖宇永事諸佛仰酬慈蔭之恩者庶幾此舉不敢以不力乃矢心殫慮以興復自任而四方檀越心素享正清之德行輸財助役者輻湊鱗集由是卜吉命工

即故地以建室而築塔其中又建普說殿於其前經始乙未之十二月三閱寒暑而告成又五年莊嚴聖像成壇凡二級崇七尺有奇廣二十有九尺四面列階而陞壇之上設昆盧遮那如來像而護戒諸神圍繞其側焉壇之外設普門法王子大悲像而十八應真環坐左右焉扁其額曰萬善戒壇其堂宇之宏敞壇場之莊肅與大金容之殊特皆出正清之意極匠氏之能前此所不及也大功既成深自感慶欲紀之金石以詔後人介予友人許國請爲之詞予惟說戒之有壇自佛在世時諸所住處莫不皆然意善來衆咸慕具於此未法如爲比丘則吾惟幸其名之不止而爾豈不猶願於名之俱亡未可視爲冗設也夫衆

生淨智妙圓本自涅槃室浮腫幻識全體即真而稚子何知類乃忘衣內之寶珠劫祠授之狂走四倒六入忘其改三毒十惡縱其惑大火逼舍而猶未悟怖懼隨逐而猶弗驚遂使剎耶之過還招千種之殃一生之業致感萬劫之慘苟非攝心遮失護根絕緣則結使其可盡報障其可離四山其可摧輪轉其可息哉且聖道遠而難幾凡情近而易惑不有町斷則焉町忘而井爲不有町禁則焉町遵而不犯教全無始習氣日染益熟則純密之味豈垢器之堪盛峻極之峰豈破驢之能步真如道路不亦愈遠愈難乎故如來以一切種智攝三界而因地之初必先戒律之薩以六波羅蜜化四生而萬行之首實重尸羅下至聲聞

獨見亦莫不護戒如明珠若優波維為持律上首是已豈非乘
雖分別況三而戒皆必不可闕者邪是故大之有四重十波羅
之嚴次之有二百五十戒之備又盡夫調伏之法則有三千威
儀八百細行之精密必其慎於奉持纖毫勿失使身心圓潔如
淨琉璃始可以習定發慧之益滅之海而登解脫之樓遊無礙
之堂而踞法空之座此三無漏學所以為諸佛出世之要亘塵
劫窮十方而莫之有改也昔者釋尊亦嘗云一切眾生雖有佛
性要因持戒然後乃見及金河頌命之時甚慶喜最後之聞不
過曰末世修行當以戒為大師而已是故古人之於戒喻之大
地以其能依茲起行也喻之城郭以其能禦諸侵寇也喻之特

兩以其能生長萬善也喻之甘露以其能消除煩惱也喻之浮
囊以其能運度大河也喻之津梁以其能濟諸沉溺也喻之良
醫以其能治諸百病也喻之燈光以其能破諸黑暗也他如攝
諸律儀而法身由此具攝諸善法而教身由此得攝諸眾生而
應身由此生甚哉戒之用不可思議也不嚴持戒而希般若之
境何異灌漑水竭危而望其盈者耶雖然亦有不能同者三塗苦
難不可以得戒天道染樂不可以得戒其能整心慮受聖法僅
見人道為難耳而難中又以福報遇惡趣之障不堪聞教
矣戒之不易值也如是生斯世者可不勉哉然又有不同者或
止欣諸天之樂而持戒或止著人間之樂而持戒六欲之嚴處

十梵之光明輪正之自在大拉皆持戒之果也而反是則為諸
惡道是為五濁世夫上能成出世善提而下之猶能拯世間上
妙之報戒之饒益有情又如是又可不隨厥分量而益加勉也
我惟昔劉宋時求那跋陀三藏譯戒壇於南海法性寺預識云
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越二百年曹默氏出而應之壇
之名用是至於今不衰使今日廣有如曹漢者出而蒞斯焉則
傳之厥後雖與大千俱壞可也是豈非予之深望於茲壇者乎
而亦豈非正清建設之本意乎正清弱歲去家入寺齊素焚香
出自性生由少至老確然一致其於妙戒亦與有聞昔嘗觀無
量壽佛於 謁慈氏於岳林礼文殊師利於清涼拜大勢至

於真定朝觀自在於補陀巖登峨眉巖觀普賢普瑞遇凡屋和
南辟支佛上天台度石梁參五百尊者以至終南雲臺泰山大
嶽神邑異境足蹟幾半晚為是役雖謀於本師廣智而出已勤
勞為多獨營無侶眾或虞其難成而曾未幾何忽完勝果非其
志行誠為安能致神刀冥資群需咸祐就蹟若曼之偉也近又
為二像殿頽壞修理方備苦心盡瘁有人所不堪者余聞佛云
若信人能補治故寺者是謂第二受梵天之福佛語非妄今以
正清之事論之其効力於三寶至矣其植福於幽冥厚矣則其
食報將來又何疆限也余既大慶勝功之圓又復嘉正清之行
欲衣之為當世勵故不憚蕪淺輒叙建置顛末又為讚歎持戒

功德以俟學道之士覽觀焉。然予又思茲寺肇自孫吳迄於今日更十餘祀間凡再罹劫厄皆幸有寺主之賢暫廢旋復茲皆用力艱苦是則繼此來居寺者可不諦念而恪守之乎。今壇雖已就緒而法殿山門尚多傾圮方謀漸次修葺以正清善願之堅宜無不遂予老矣他日觀寺完美尚能為正清記之文成遇對戒壇再說偈言

稽首醒主萬德尊天上天下更無比了達真性如虛空永斷煩惱知障蔽濟四生出長夜而初不起度生想況餘無明諸妄念一切世間惡毒業如雲知見三界相無有生與死可得塵劫常坐普光殿千聖百主盡朝謀凡夫垢重不令見而佛原未嘗滅度眾生各有本來性其中一物無所

有身與心識俱幻造五欲塵境猶電露云何在子安生執因此作諸不善智生死往來如旋磨諸道更歷無停時業海茫茫浩無際渡溺其中安易出欲求解脫出離路須是先從持戒始譬如流水轉洶故不有堤防難可禁又如悍馬恣狂奔施以繩轡斯調伏八萬四千塵勞門一持禁戒能斷如難初鳴有曙兆漸除昏暗至大明一百四十不共德一持禁戒志可學猶如植樹根已固自然開敷漸成實念思慮悉屏除修首楞嚴佛母定一念勤求無上覺非先持戒安能爾慈悲喜捨無量心皆是戒時之用生施思精進及智慧亦先持戒始可行禁戒不持惡不斷身心污濁罪未免如人無足欲遠步必就毫髮無是處

須彌可傾海可竭佛所說戒不可改至尊堅固不壞身色相光明悉圓滿非修梵行無染濁何緣致此大果報琉璃為地清淨國佛在其中最安樂坐樹蔭種種列道側無有荆棘并堆阜皆由往昔能持戒離諸穢雜曲心故生功德莊嚴土超過無色欲界者使不能嚴持戒猶尚不得野子身何況具足大人相眾生若能盡持戒應無鬼畜與地獄亦無五濁汚惡世戒是行人最重寶第一趣向涅槃門出世再航孰過此耶宜愛護如身命身心無患得自在毛孔遍出妙檀香十方諸佛共嘉嘆天龍藥叉咸欽仰方今邊地當未劫俗行十惡極純熟外道魔民如大熾沒身不聞三寶名不念永世輪轉苦亦復不思出離道豈能

發心向善菩提知有妙戒可佩服我願列聖大慈愍化蹟下生扶正法應身來坐此壇場擊大法鼓警衆睡悲此童蒙目俱盲深夜行於險絕道智燈懸照在虛空方便提攜出通衢令此壇名聞忍界億萬千年無損壞梵王天帝散名華摩尼力士日呵衛三千洞然毫末盡此壇常住如今日嘉靖庚戌夏六月之吉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前翰林院侍讀學士經筵講官兼脩國史睢陽朱希周授前翰林院待詔序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書并篆額

重修蕪州府開元禪寺之碑

祝允明

吳大帝赤烏中乳母燕國夫人陳氏捨弟為空王居在今闕閭

子城中之西南維時釋端文所寔肇其緒寺名通玄唐明皇帝以紀年更天下寺額即於一大區專之吾蘇遂以通玄常為開元之號於是始著代有石像二石鉢二浮海而西至于郡之混清里人宗膺度奉入寺迄今遂為中土神寶詳紀見於法苑珠林諸典而韋太守應物及處士日休以來吟述接響寺於是為選佛場內神化名藍又不特稱大而已舊有膳僧之田為畝千餘今雖未復而剝石蔬園廣數千方猶陳夫人花苑也牲石之載名文久顯而奇渥溫氏側倭之末郡罹干戈寺歸劫灰碑亦解碎雜伴瓦礫故無得而稱焉皇明平定永梁之初寺主永宗和尚重葺葺棟弘建諸果為大雄殿為千佛閣為山門為

戒壇為僧堂文室精舍危臨次第咸成像設翠幃而神像與鉢歸焉無恙寺觀之舊繼者指南又近綠陰堂以待海內名聞之蒞止堂蓋元統乙亥恩公斷江所造虞文靖公記之者也惟正大殿未就南公之徒澤源宣禪師奮為經籌餘三十年而復竟成於是故蹟無遺廢矣宣之上足潤公天雨持席既久亦復新其易殘補缺增華潤澤源潔澤傳今玉潤清公益克紹述以戒壇殿壞特甚更撤建之而金像儀相整肅具足芳園流池曠廣澄活即溫育碩果未茂麗中興之功更為大成則今弘治丁巳年也其徒與外剎同勤莫不一口讚數清師之功堅固光明勝果既圓靈場載闢是宜追初照來登示金石謂余郡士刀筆

可寄籍惟千載神區五天分化道俗依仰遙矚稱謂一旦完結輝赫江海凡音肉語不能宣贊乃為錄述本末大概姑為刊著以伺鴻手行字就列復說獨言南關浮提最四洲茲藍前後表江南吳媼唐王創維雄十號具足天人師浮大瀛海化身來神通變現悟衆生靈感道俗昭瞻部却輪環轉壞復成紀千歲往啟萬來大哉諸此對宿力今力轉大惠清師殿閣欄補耀七寶慈容更相威儀儼諸檀香花燈燭等懷樂莊嚴種種具流泉疊山擴大園花葉果蔬禽魚鱗如大日月開光明顯此功德在人天無量無邊適是有諸佛菩薩摩訶薩

綠陰堂記

虞集

至治壬戌集始遊吳斷江恩公注開元光公雪懷客子野同往見焉是時斯堂方成樹陰四合三人者清坐良久共歎韋蘇州綠陰書寂之句有心解神釋而不可名言者恩公曰予為我記之乎予曰諾未幾還禁林綠陰之勝際往來于懷欲以數語道時所會了不能成自是居十餘年每初夏時天子燕閑穆清中外清謚予與學士二三人持頌問於閣下危坐終日遂無一事亦綠陰之一時也及歸江西以久處北方不耐新暑輒求泉石以自容蒼松古樹人跡幾斷此又綠陰之一時也燕穆清親切嚴密數長端思因不逮開元之道而山中枯硬寒絕殊乏清潤之意求夫寂然湛然之中純粹洞徹生意充滿融液如開元時

遇殊不可得然後知韋侯佳句非言語意識所可到也是以終
無以復思公者豈忘之耶昔人以為同此境其人脩證造詣不
同則所見遠有差別况人境俱不齊者耶今思公年垂八十歸
坐雲門之上道德日盛予切諷其舊吟如望積雪映空不見其
迹光公據坐此堂亦有如當時可托以記者乎元統乙亥四月
蜀人虞集記

石像銘跋

管志道

石銘載在郡志開元寺額中按宋史稱帝六歲能文讀書十行
俱下在東宮十八年而遇侯景之亂景弑武帝立之甫二年亦
遇弑然則此銘堂是居東宮時作也其時時稱通玄寺奠石佛

二尊者在城北隱今卧龍街北報恩講寺是已武則天據唐改
名重玄寺玄宗開元中始改今額其遷入南城盤門內後唐錢
武肅王鏐子元璵為之也至宋紹興間守臣洪邁復作戒壇以
曹溪六祖常從法師印宗受具於新會印宗吳產也俗遂傳此
為六祖受戒處元至治間寺燬則有僧光雪憲思斷重重建之
又取帝詩錄隱生畫授句作綠陰堂入國朝求果中重修越
二百禩為今萬曆中間興廢莫詳據余所目擊二石佛殿及戒
壇外尚存大雄殿一座前四天王殿後萬佛閣二座勢已圯
綠陰堂則湮沒久矣寺僧圖桂圖曰寺以為憂特延廬山僧明
宗修大雄殿余佐以文已而邑僧真淨自它剎至講緣於武大

夫有威修萬佛閣工市緩而有優婆塞真安僧僧徒如潭如正
如會等續至能以真志苦行感動極信張承祖優婆塞真性安寺
協力濟之於是二石佛殿四天王殿六祖戒壇次第修整像功
又建毘盧佛殿於綠陰堂舊壇而殿右原額廢地則創地藏殿
十王堂普同塔以資之東戒壇相峙諸莊嚴具稱是類判乃復
再振其端越自明宗而普修則真安之功為大焉賜進士奉
政大夫兩奉勅食廣東潮廣等處兵巡憲事兩京兵刑二部
尚書郎郡人管志道跋萬曆二十九年歲在辛丑孟冬日
按印宗遇六祖即執弟子禮請受禪要因念諸名德為之刺
髮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口戒此云六祖嘗從印宗受具
於新會者誤也

瑞光寺碑

劉鳳

夫視聽之表非聰識所謀壻索之外豈名言能及况乎掩覆載
之含弘獨歷運之終始捨生滅而常存離心想而自見此神照
之明不能窮而學地之所以而絕也是以如來最初之日業誓
弘通攝誘之端無方行衛沙界可窮莫非利土法化所被周盡
闡提相望支那拂空冥而拓宇盤桓江漢嶺雲霞而開席豈與
夫時當移謝不能無與墮倪事有還遷改政復目之隆替者哉
蓋皇矣之極穹靈猶資功德九疇之能秩叙允在進修炎清六
天之庫寧闕飄論會窮元二之厄焉庶覆蕩自非道力所持威
神自在則何以莫坤維而位上下鎮江海而定兩間故慈漸萬

有義紀來稱妙辨一才力難圖該往記所載有溢於削方則述
詠厥文事端於傳譯矣夫應等正覺者語所善善則萬行無遺
完其精微則一切不立入微塵而不能析其理見宇宙而不勝
舉其詞可不以意度測不可以緣境求雖所證知皆為幻妄
其成就舉曰無常是惟究竟之善乎夫戒旦初分則晦景生色
惠胞終引則玄谷含溫佛以種光聚百千日輝散微四天普
現六度故大地震湧恒星不見標三際之真破無明之結馳大
通之馭解顛倒之惑於是寄滴水於巨海積浸而消流自如托
流轉於千億窮劫而漏体未沫轉識為智復空何所空知合非
覺亦有何所有凡目所接是生色塵色塵何知由已分別聞心

緣境立境因心生謂心即境則心非在我謂境非心則心胡為
體心與境二識生其中有體無体在中非中離塵而無是性有
斷滅離塵而有則何名漏盡惟捨此之妄緣求不還之見精見
非是見妄亦應妄非性自然亦非和合明見兩者云何有畔漸
顯非以求入半滿由茲俱遣此精理之甚深而照了之最勝也
故示奢摩他路而俯計群迷設不可往喻而誘接凡照唱無門
之惑因以廣著心宗運法忍之慈力以普濟輪劫諸其功用則
緣首不能舉其真研桑何以計其蹟矣由斯而談則極於人心
與網維於世法緣化於無為與夷難締造非惟冥運相資誕啟
於幾兆且功用相資並行於高育自照連遺教二部結集分流

競稱者蓋義以相詰難聲明解脫者應機以標淵會始由初地
以及無量諸淨總持於法藏蔭九地之慈雲入禪於滅盡等千
載士長夜故使應身百億現無礙之靈通波旬六欲摧蕙崇之
報業夢寐神人聲精感於東肆空來瑞像遂幻化以順緣孫主
以不礼招殃晉明以傳寫蒙福傳教通人凡生所值摩騰神足
翻譯造茲自通慧錫振響嗣風微于道果法乘高舉偉欽挹於
人天八萬四千輪王蘭若三百八景南國浮屠象教之典歷代
無改瑞光禪寺者吳赤烏年之所立也控引山河纏戒之所經
結襟帶都會八方之所走集俯瞰却壘則東南鉅麗旁引數澤
則滄海夷衍信江左之勝地也光相空翔入烟霄而見朗御雲

煜燭浮香界之霏微天瑞有四其來舊矣夫幻住者以電影為
化城宮闕法趣者以智水為佛土茲嚴若乃寄工巧於推琢豈
有不義經度而隆崇者哉寺之重緝也當我大明累朝之
熙洽列辟之誠崇然門觀廊廡尚或闕如二千石太原王公道
行之來蒞也誕著解於英年寄高遠於淹思酌古憲而平政爰
清淨以匡俗道韻所汎游於域表神明所發溢此區內凡有廢
墜孰不釐舉以此寺制作缺於未竟前璫幾於墜墮遂令所由
嗣而新之時則明英法師泰味幽真盡師資於行學辨嚴莊正
誓迴礼於台影既虛往矣歸和銷累盡理懷淵達邁與公之稱
竺護境範起越異仲文之抱文林入茲照觀數逾寒暑寢興持

謀獨高夏服乃披榛莽以考築嘅以闢揚為任衣眠景而措規
非以補治求福九流依向四民忻悅令辟丹臺雲蒸霧集盡太
文珉茲騰景附遂建天王殿於前而中殿以慈氏佛翼修廊於
側壁列以應真像夫諸苦輪轉非剛猛不能斷造群魔境害非
威雄不能摧珍求忍精進非勇激不能奮厲披恆淪溺非桓武
不能致果續行刻練非驚強不能堅定腹肅驚怖非壯毅不能
散火故破惡滅愆為入道之階級過海度岳成慈忍之禁戒而
此四王者皆於河邊秦鉢已增平等之慧泊於滅度受記親承
持護之音各於其方所有闢事忘競離然觸惱害流行離非
時之沴寒暑濕淫逢不善之咎威施以無畏界以休息去狂越

之癡憚得惠暢之恬和所以因誠信而極流通功孰有加焉者
也若此五百羅漢圓統贊嘆為佛眷屬神通遊戲凡八解之泉
多聞辨才妙七種之德毫端不動納世界之無窮微塵佛傾舍
須彌之成壞性等摩尼輻塵應於法器心同一月廣攝湛於真
如復有四大比丘不隨滅度十八弟子別稱上足闡耆窟山開
而隱迹觀史多天昇以修習聲聞三昧緣覺種性並得正受涅
槃謂人無我及法無我皆已一切通達觀茲并檀刻厲煥寶相
之輝煌香泥團範炳仙容之肅穆丹綴羽光金缸爛於壁帶宛
虹通地銀繩耿以界道落隱斜之窻簾不啻匿王於徃代奮燭
龍之靈矯可埒祇苑於當年香烟多臺慧授體而祈懺討法晨

宇競作禮乎尊經百四衢之典遵導要有來奏千樹之玲瓏隨
才弘益孰不生希有心於霍悟厥燄火宅銷未來際之埃垢頌
獲菩提銘曰 龜矣皇始紛紛未飛首惟火風五乃建造清濁
剖分萬類形肇三灾流行劫化悠藐這質斯薄漏躑以矯苦喻
海漂塵方岳小情淵既昏識寶無曉習氣所薰是惟浩茫孰謂
知擇而甘荼夢孔熾荒度精用假護如華確聲雖獲則少簡此
大悲乘運期徃記野懸章來於時示現迦衛誕跡伊聲肇撫
千億三界長昆戎謠天人窮未際垂紆軫皇軒擬息叟樹藉草
神獻衣染神傳獨行六載改苦休哺精忍降艱靡竭嚴周顧此
宿目道成亦富方以津一切求度大地砥平堆阜烏措義釋

梵起。輿輅咸來在前証以法付妙歸自詠天花種布瀑淮烟
霏祥河零露為銀烹廉福慈女孺炳此霄晰抗百康奇慈然帝
先避我可慕九貴興心四魔惶怖如華霧淨若月空住濯粹冲
池凝和玄素默顯美林靜標仁圃滴蕩冥鑒皎攝萬趣非滅官
知烏取境遇終界規禁虛藏方倏數孰存幾用空注解綿何有
臺、烏務即之豈遐遼不可所藉安般賴賴章應遷遠變候
徃綢繆調御捐員豈陵峻誕其應量測所窮哀廣非據登格惟
緯義太出清真諸始際安梅妙明領宗二正寂寥存聲智炬載
燭獲隨諸益乃作朝誓微我慎行一音所宣時不信誠惟私語
咸恒茲作情切利害殷日月天子譜詠長聽聞法祥指給團英

舊淨土人士弟子高足耽志鏗腹秀流渙啟著提卷屬情以飛
光沐以薰陸垂風和翔煦怡若淑流浪靈溪遙迤乾竺廣運陶
鈞於時數前所有世界舉以合成是中化佛皆王舍城充斥比
景周徧宸瀛絕爽霞散軌功雲蒸脫屣五蔭伏軾三乘洋、法
肆融、戒燈塵軌高謝世網惠陵黃中孕育易簡澄凝三達空
洞六慧關弘大極交喪永室隙崩印天襄夏我是用於揚彼彼
岸援手挺登獨下金鏡潛引玉繩廓矣還漢非藉階升龍象壓
駕神足蹇騰情周圓照嚴密所應降生補處勝有代興接以正
末大小殊稱有明紹隆興天蕩、化肘更新玄夷重朗並入不
二交馳絕轍韵往靡屈屈流成響庇類消液昭度開獎高標

靜域如游非想治理俱泯神功惚恍迴覽覺途四關快濤奮迅
長羅道中一往業非有待日崇以長法亦無門詎逆徂兩德山
峨、緇林爽、江介維服吳都宛澤翼以雪樓琳館青簪儼采
戾止耀如秋電璣階甃蔚壁常流昭捷獵星峙雅姜辰厲列誰
通谷開筵片句偉茲宰階遙遙綵綯連翩飾補靡所不縐有蝶
者降緇彼紺殿芙蓉歸景珉瑤沈炫傾陽翳輝神蓋繡綵隅與
冬煥陰嶺夏霽勢涌駭麟基浮曳練暎映容彤、石院俯心
翼青儒首并賦無學證品輕譬縷九極三摩地突四阿含網維
世諦未入沉澗載言蒞歲月其端愛河可竭愆浪足彈蘊景
幽岫結夢中密勤求無上輝想涅槃金策此振內文貯寶錫渡

東旦幢揭勝壇登祀罕邁勝芳義藍

重修瑞光禪寺記

彭年

釋氏之道以慈悲因果為證故聞之者易於信向而趨善由是
自西土達中夏歷千百禩之久當我 高皇帝之聖而莫之抑
也乃親為立教上足輔治下不病民塔宇僧負咸有定制弘規
肅見度越前古粵自開國迄今天下叢林之大者艱屹相望重
熙累洽風塵不替非遭鬱攸之既苛猛之政則華煥自若也吾
蘇上邇孫氏代有崇建郡城之中鍾梵震疊洪武初清理歸併
招留名刹一十有七其一曰瑞光禪寺、在城西南隅盤肥
之內吳赤烏間僧性康開山號普濟院宋宣政間郡人朱面就

院後造塔、成而五色光現絳夕輝耀事聞于朝勅改今額并
賜號天寧萬年寶塔元豐間圓照講法開堂、上法鼓自鳴池
中白龜出聽庭下竹生合歡枝既瘁復榮與浮圖放光故有四
瑞堂淳熙間僧法林修塔白牛逸入使首求役重員遠引這工
而斲故有白牛家皆寺田迹也元似樓寺凡再燬 因朝洪武
二十四年僧曇芳稍加葺治永樂改元至十五年僧普震法湧
相繼戮力三門廣殿方丈列屋天寧之塔四瑞之堂以次復焉
嘉靖紹統間歲適百稜慶丹碧傾落漂漫于是寺僧智湧信士
碩章共發誓願任以興修捐資倡眾糾集善義經之營之塔甫
就飾而湧示寂焉碩君復迎海虞僧大震總其事苦心竭慮協

替于章棟宇既隆明履約莊嚴金像轉動法輪祝慶之道場
安祥之精舍飾而加新豈伊其舊至乃介衆雲集淨業日增然
燈之會香花之供於諸寺特盛焉庀工於已百畢役於廣成凡
施一錢名籍其載佳持僧宗男念積累之纖微觀締構之煩費
大懼三人勞績之弗顯也乃磨貞石俾余書之余嘗聞像設供
養非佛道之至者然即其毀建足以見釋氏之張弛與世治之
污隆也近歲精藍古剎往往於賦役奪于豪僭瀾琳宮為費
區摧琢木而薪槨至有削金于滿月之容鑒坐于不壞之體者
既而人隨漸減居成僧舍所得亦幾何哉嗚呼悲因果之証其
視積善餘慶崇惡麗罰豈復異耶茲寺當消石之餘脫侵軼之

惡而首事修創先覺鮮迷此其教將復行為之兆矣然非高
皇帝定制于前則無以固其存非嗣法者勤敬則無以完其壞
非世泰時豐民有餘力則無以究其績一與而三善見焉余雖
未學乎佛也竊有感于斯故不文其辭以著事實若夫大闡法
音廣宣宗教用昭示于久遠尚俟摩當代宰官有聲名人嘉
靖二十有九年九月既望彭年著并書雁門文彭篆

瑞光禪寺興修記

湯儒

式觀生有形氣率其有心一性唯淨唯明吾人為最載追
圓覺之體雖萬法同源而逐妄之迷乃多生不覺越語言因反
者心識心識已得者真如良以心法無形法身無相當知大道

亡言悟悟冲漠故相而非相言而忘言以機有淺深而乘分大
小以悟有頓漸而教因半滿若法喻之有淨慧之空無非能仁
之溫和也以及卓錫學徒登塲選佛具瞻夫梵刹叢林浮屠層
級吳城瑞光禪寺斯其一也肇建於孫吳赤烏兵燹於靖康至
正屢圯尋復祥光吳瑞因承法皇之注照抑亦圓照禪師招徠
者焉禪師係靈實法孫天衣嫡嗣遠紹雲門淵源有自常趙朱
神哲二宗寵渥優隆嘗為吳越二郡士衆迎主法席互相抗競
四方從者相望於道會下恒過數百而嗣法傳道者莫可勝紀
故富鄭公聞風而得心要王顯謨瞻顏乃証本心雖遠從高嚴
亦自歛服肅感異類而白毫遠牛此特有情者也若無情而甘

泉懷竹法鼓寺以至化及幽冥而蛇蟬二報噫嘻禪師以真慈
善導而感化類此吁謂圓音一演隨類得解而馬鳴之言益驗
矣夫以瑞光預稱勝利証非誠然乎邇來風雨飢侵像像剝
壞塔傾頹爰能矢心興修者圓照大震師徒相仍僅持宗男及
智湧又克協力贊襄更以善士碩章募緣折即此莊嚴佛土讚
為參學淨園重以祝釐皇極耳經云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
予惟祝釐仰贊乎外護參學裏離夫莊嚴行轉崇無相佛以尊
不二門膏不退輪亦自忘我相斯因能仁圓照之時期允為衲
僧之本分祇今興修之好事云豈為記嘉靖二十九年九月既
望七十六翁即人湯儒著

按同時又有賜進士第承直郎兵部郎中主事郡人馬永
崇撰一記與此文共勸一石與彭年碑方列殿內東西其
紀之事視二記無大異故不錄

瑞光寺興修記

文徵明

吾蘇自孫吳以來多佛氏之廬雖中間屢經兵燹廢興不常而
郡城中精廬古剎猶不下千數 國初鼎沸僅存叢林無幾瑞
光禪寺其一也按寺建于吳赤烏間僧性康開山本名普濟院
宗宣和間朱勛就院復建浮屠七級既成五色光現時勛以花
石得章未詔改賜今額并榜塔名天寧萬壽之寺燬于宋靖康
再燬于元至正始葺于洪武辛未僧曇芳再修于永樂元年普
震至永樂丁酉僧法湧極力興廢於是祝 釐之殿樓禪之廬

以次興復而天寧之塔四瑞之堂悉還舊觀美比歲佛教漸弛
雖名利亦多就廢而瑞光雖然獨存蓋自永樂抵今百二十餘
年而室廡完好林木益茂鐘梵之音不絕則以嗣法有人焚修
不墮耳今住山懷古男公尤重燈鉢之傳禪寺之緣起人未之
知而弘道所為四瑞堂記及大祐所記興修本末多不存諸余
再拜請述其事余為考諸傳記書其大畧如此

瑞光寺禪院建藥師佛殿碑

劉鳳

夫苟乘上義者廣啟妙門而導獎凡識宏立法願而饒益有來
障染祛多生境界大破無明欲蓋撤無始幽蒙用破美疾蓋七
住五習既天人同享三悔十愆為疹疾所膺故拯援輪濟既調

御和銷照導提拔賴希夷化肘自非大慈悲力隨方善救孰能
免斯昏夜而獲此恬和者哉是以薄伽慈利為情故以重誘曼
珠翹請月緣境以汎除憫憫浩劫之清蕩珍此餘殃起沉痾之順
迷湧慈良石由此愛海稽瀾出淪胥於滅項意河津淡迴哀汨
於涌心誓以沙界可窮要以博施不匱灑涼露以醒瘳醒瘳醒
醒以療痲癰傾瀉液以淋滯壅滯脈髓以起駢廢密表齊以攻
惑亂平泄注以除顛倒治結絡以瘥纏綿驅厲淫以蠲蠱惡使
一切漏盡痼疾不座諸苦攝受毒業摧散乃廣說法要極陳功
德世界以琉璃淨名佛號以藥師藥化觀其十有二大願盡悉
生以為津梁而十有二大神復著威雄以為警衛功參皇育遂

斯世以安般得度慈攝琉璃濟羣有於昏墊放逸九轡所促破
壞欲樂者皆得清淨斷造一日受持勤向正法者即今危厄度
脫是以崇建宮殿蔚煥寶宮錯落環蓋情耀法世聲宇開構飾
以瓊琬自然八德懸制模以應為神匠奇華風飛於逸周溫光
榮鏡於逝川幢旌應侍而虛翔法鼓自韻於洲震捷推朗發以
雷被瓊扇無開而雲啟玉體導芽於義林旌標茂華於蘭咲灵
輿四達於音海談喘淳淳而激清無學擗取而忘味果乘授礼
以廢筌慈澤響格於援異照悟默成於妙明固人天之所欽向
而思土所以保綏者也而此即瑞光寺者尤一補道場諸佛給
苑前以厓歲久地有比丘大震來自海虞薄寓文室力并鳩度

規教解結糾^以翼以序興光相由茲編滿乃於右別構禪院方
更國營補而震以戎事作遂出身衛法奮往驅難其徒道證手
夙承師記日耳未命厲行精齊刻肌治練淳風穆如前構鬱起
遂於院後開建藥師佛殿三楹中奉慈像及二菩薩而十二大
淨侍焉夫降化無方則緒那於焉充斥現不滅則真誠何以
炳流況微妙大顯身光以相好洞燭莊嚴以琉璃周徧用物與
種智無盡外道以大乘妄立成律聞名而得清淨者根持誦而
得其究竟惡逼慙而此焉醫藥身相嚴離而長焉轉化出魔習
以梵行超厄難以無恐法味以足飢渴妙衣以慰膺涼是則神
功潛運輪構速於不疾留影空翔凡徒歸乎曷有雖行擅長者

時有發心而宏通道語本乎初教布金界之盛谷量爭日月成
三摩之妙月業扶宇當鳥江和溢絕天梁於河上象化堤頃準
華蓋於宵中周經載考卜若有相之而弘闡真立迄非天造者
我至法施與時施務在血誠則半偈之於滿室皆是總持封建
所由別有紀者銘曰起義解悟^以表表生有何名亦復觀宵
緣因對立號以法續抗三界尊勝業時皎藥論瘡瘡師揭昏曉
嗟此沉荒洞彼昭了熟惻蒙瞻望領惟標頤眩焉施匪用介紹
流離二孺矧斯瑣眇遊理自然永斷魔境悄恍大宗世法徒勤
矯氏顧走季染色悒悒塞上醫此惟已治揖謝黃軒飯膳十地
虛暮冥育涼扇億志遐啟七觀玄池濯累並得本位允安非試

消祿誰功吐此淨餌迺所格思遠不遐遂結若云觀卓我有眸
荒度惟始於何武先儼斯化庭峻由神肆傍若龍仲翮貌岳峙
班前心駭機徒時華質華以中文木果綴無取瓏斷周皇龜
崇漢既宜衡縮準視象設妙殿天飾偉異騰近措規刻排繁填
寤寐精感神通現示化佛右遠龍藏觀龜花樹樂音光聚團瑞
定外赫燦風際摧蹄法應須史無往不益功映土社慈漸受利
咸獲淨心垢染捐棄消諸疾苦戒品成備欽渴內冥開法強慎
舉此世間非野思議幸來惟復安不煩實

重建四瑞山門記

錢有慶

先王緣物設教父、子、夫、婦、而倫紀情明協氣共應語
其功化則曰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爭之患可謂盛矣當
其時未聞有佛氏之說也自佛氏之說流入中國中國之民始
有髡髮披緇斷父母捐妻子自謂出家者縉紳先生遂謂若
寂滅提擲倫理佛散笑然而要之非佛氏之宗旨也佛於西方
號稱聖太風氣異殊人心不遠諒其作為必有不悖於先王者
西方之民信奉頂礼無論智愚靡不從之此豈有大遠於人情
如近世浮屠氏之町自謂者我竊意自奉諸國生為善聚無慮
億兆其相臨而君臣相生而父子相合而夫婦相後先交遊而
昆弟朋友一家一邑諒必有之况億兆善聚而獨能外此為人
批佛於其間不通清淨慈悲體此道其曰清淨猶吾儒所謂

無欲其曰慈悲猶吾儒所謂仁也其所以修道也是以道法乎於一時隆稱施於夷世而其道世絕俗誘侈起度意者佛氏之中偶有此行藉悟耽迷亦如聖人之中諫伐恥棄抗節首陽是坊流濫爾而或者乃謂聖人之行必此為得非通論也今之浮屠何以異是且佛氏所以鼓動斯世而舉世悅焉從之者得非以其有為善之說乎然世卒未有以忠孝節義而可以為善者諸佛氏以為善勸人而謂其以提擲倫理為教又非通論也曹溪之徒獨具正眼至其講說官師祿種各別修其職業即成功德蓋滋於佛者今觀佛氏之書有所謂野舒者非室耶有所謂羅眼者非嗣耶余是以知人倫之道無間儒釋而世之談

空說倡迷誑塵愚徒侈厥各擷開化理者非特儒者之罪人耶亦佛氏之罪人也蘇多古寺而瑞光獨在郡城之西南與廢葺墜蓋凡幾矣余為童子嘗過其門秩祗飭也宜遊南北比鄰郡中經涉南圃則見門之瓦級增廣梁拱楹題日傾以剝一旦寺僧明英上人謂余曰微商李松者亡數年矣其室鮑氏登其子良輝追慕悲哀請求濟度月謂之日是誠應益佛法有能以其財捨定佛宇者得大法力薩及亡魂逍遙自在不墮輪迴其室若子歟然之茲門其有與乎再過之則要然煥然一新新矣問之則一氏一人之財力也其喜捨者我余謂法力濟度佛家之說所不能知顧其妻為夫捨貞也子為父捨孝也而明英父

能以此勸人則其戒行修明不悖倫理異于世之為浮屠者矣于是乎記時大明隆慶六年歲在壬申端陽日賜同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南京刑部江西清吏司署郎中事員外郎郡人錢有威撰長洲章仕書并刻

瑞光寺白雲房重修佛亭碑銘

張獻翼

粵我覺王之化降流東土引諸子於大宅度群生於迷津道洽遊魚福沾行雁流鴻名懋矣於不朽被神功室業於無邊凡一燈所照一雨所潤莫不布金而構祇園流銀而成珠寺性海吾鄉法界吾宇咸為之瞻定為之戶鑑闢安軌周增惠豈修不捨之壇導西歸之路啟慈悲之門開仁壽之域遊無礙之堂升智

慧之殿登解脫之樓踰法空之座置須彌於葶蘆納世界於微塵鹿苑可明鶴林非遠雖不生逢三寶亦得窺親真儀欲使法燈永傳勝日長久然不過入問塔廟之常季代建屋之末但可興人虔恭耀人瞻視而已未有聖神妙應之蹟真若世導親泣之地者也若東吳瑞光禪寺肇建於赤烏之性康演法於元豐之國熙斜出城隅事非湫隘傍越泮水望吳興斜信息心之勝地忘想之嘉好也即其為瑞不一而三堂上之法鼓自鳴池中白龜出聽鼓美合歡於庭竹光添拾利於浮園昔釋迦出世天雨四花地搖大動方斯祥瑞何多讓焉況當山水盤曲之境法門鉤帶之鄉沙鳥風帆皆成般若金湯雉堞盡是津梁清梵

接上座以俱飛白雲依香臺而共遠曲徑通幽房抱蕊珠雁
來窺斗落中岩之月幽人見客吟殘半夜之燈片月分照於叢
林一燈相續於法席亦云盛矣無何覺岬周求荆棘圍繞象教
陵夷橡櫟毀而莫堪棟宇崩落土梗鞠而就荒甚則鄰寺安為
父宅紛作格居尚云醜地亦是道場況有山可守有利可依乃
使昔賢失其境界達磨不居少室去聖遙遠有不忍墜茲後者
我白雲房主僧曰廣潮者有守護之責仰慈蔭之恩念崇緣之
易就嗟道業之難成隨眾參請不辭破夏欲薙草開林再置經
行之室崇臺表剎重立禪誦之堂修述托至於步仞成山假就
于始簪戔石般士各有門庭墻壁瓦礫盡歸宗旨為衆不絕望

於檀越接引度不阻於後機有勝士高流成此僧以性康圓照
之事跡今日於赤烏元豐之年金寶座親我香花繚繞或乘象
王或乘獅子佛，重興生清淨心生光明心親，無礙度法鼓
而振倘迴機而自鳴佳氣野浮或停塔而生影翠竹原成般若
誰非合觀白龜本同佛性還來出曉變炎火于青蓮易苦海于
甘露坐見功立須為之銘，曰

簷蘭林中青表孰觀金剛醍醐味可執還意紫雲飛心燈夜烜
明鏡臺空菩提樹連魂寂雁堂色空底苑高流居士聞哲偉人
嚴事招提歸仰慧回亭棲灵刹地迹重闢基雖舊或其宇維新
更維釋網重祀玄津風存寶筏道茂金輪卷言靈宇載與載茸

脩，梵宮皎，緇錫光昭法門承事諸佛并無輟梓月寧掩魄
仰酬慈蔭不敢不力也士命工日者卜吉彈慮矢心開扉建室
往來人天輸財助役以唱無緣以資兜率時容已安象設既闢
竹向庭交龜從池出法鼓祥光圍繞其側支提永固福業恒集
靈心去住神足游息迴日東維紹風西域標榜後人用紀金石

瑞光寺興造記

錢謙益

余十五六時從吾先君之吳門則主瑞光寺僧藍園達公迄今
三十餘年先君停舟解裝與達公逢迎笑言之狀顯，然在心
目間每遇寺門輒泣然回車不忍入也達公居寺之後院每令
一小沙彌導余遊廢寺殿堂蕭然塔下榛茂不辨梵城廊廡漏

穿敗壁朽木與廢設相撐拄有聲拉，然相與碩視促步以及
余每思之如宿昔之垂夢尚為心悸又思此寺久圯不知今日
又何如也崇禎辛未友人張異度以復寺來告曰寺僧竺瑞宣
主之已而瑞過余曰公知我乎即達公院小沙彌也公于此寺
有宿緣幸為我紀之嗟乎瑞為小沙彌導余時其長與余
上下耳今乃能夙夜經營還寺舊觀其成就不啻如此余少
長于瑞求髮登朝值兵興多墨之日浮湛罪廢一無以自效
其視瑞為可愧也雖然瑞之主斯寺二十年所矣二十年之中
相之祥者幾人將之達者幾人皆撫大吏易置者幾人當其築
壇推鼓富貴赫視夫祝髮壞服麻鞋露肘之徒不啻一毫末

然其卒能無愧之者幾人也蓋嘗論之浮屠之為其塔廟猶士大夫之謀人軍師國邑也浮屠以其塔廟為己而不以其塔廟為己之塔廟以其塔廟為己故捍護之不啻頭目而庀治之不惜脂髓不以其塔廟為己之塔廟故一錢之入不私其囊篋畢古之計不及其子孫二者士大夫所遠不及也斯所以愧與報應因果之說儒者所不道然吾親嘗煇赫者未幾而囊篋掃帚棄擲道路遺骸撒骨狼籍焉視浮屠之四眾瞻仰彫色齊鼓安隱高閣所得孰多嗚呼士大夫之于浮屠不獨愚愧也其亦可以知愧矣乎以諸之賄能勞身捐軀以為其塔廟其有取于余言也豈徒欲以夸大其能事耶予故推廣其意以告于世

之君子而余既無用于世粥魚齋鼓也聞他日浮從瑞而老姑書是以志予之愧焉寺建于吳赤烏其興廢載在郡志瑞之興造經始于萬曆某年天啟癸亥造七佛閣于佛殿之北崇禎庚午修天寧塔先是募飯僧田寒灰寺公自楚來駐錫而崑山王在公孟夙以宰官入道皆助瑞唱緣克有終始崇禎壬申五月常熱錢撫益為之記

勅賜蘇州報國禪寺記

祝允明

姑蘇報國禪院在郡城楊家巷初至元二十二年有蜀北湖廣道肅政廉訪使失其名捐指幣賸地為供佛道場殿堂門廡周嚴其內垣堦溝壑衛護其外延普照智明師主之一時禪風甚

盛再傳覺應像三傳某子通暨入天朝洪武中併隸開元而棟宇摧落廢墟荒蕪淹沉歲時不遇緣主景泰之際爰有大德曰志學來以自任廢缺完故址新葺粉筆法堂五樹幢教天順改元復請于朝報可仍以舊名勅賜為額就今學公主之既而公示寂眾舉其徒大用劉公維席劉益弘振載建正殿以及寮室莊嚴像設種具件足劉傳法南傳能香傳仁桂乃具始末及泰定丁卯通師所立寺基圖傳示予求記按當時所載寺南距路北轉距延七百人東距火燒池西距紅白二蛇殊溝表四百人前出官衙三面阻水貯轄山場阡陌甚廣別有下院七區可謂盛矣又傳亡宋遺老鄭君所南父居其中所南

捐獨少合寺多佳僧亦可知矣予謂夫創復之功固勤茲紀事者其徒自為之亦可矣而必問之予豈非以其言之文可以傳遠耶從而為言固當便紀於今者就著以重覽於後者惕然慮以嗣則善矣夫二教之徒其事之可以易見者何哉倡之者無禁從之者非勉故也倡之而無禁上下然矣然其洞心性出世外超生死者上士之志也消罪若得德安樂人類者細民之欲也為儒者不及此而彼乃傳之則盡生人之屬誰不欣躍以從之者歟先生之於人也養於井牧教於學校行於禮樂齊於刑政為之所報為之役雖生逆死息而已矣人無他好惡亦無他念慮也自竺曇之教至於是以其躬有論此可無此之有

者既衰於舊而其無者方切於今則從違之勢安得而不至此極也今有神之典祀儒宮之建修歛其財後其力民以勸從之而惡知所謂法施定國之五者哉故不知而倡之雖從猶勉耳有能奮志樹力大有為以復先王之法亦若其徒之勇焉則其教當亦有異於斯者今某持空言以求勝彼而行乎已者甚自恕則又何貳乎彼之易建事也乎於乎發愿精厲力旺勢與時而偕行作則必要於成柱之績信美矣而斯道也豈獨斯緒乎

重建報國禪寺記

蔡蒙

報國院據郡城南園之勝水木清華映帶前後信清靜之域也

元至正間普明昭禪師建入本朝鼎併開元寺而殿宇室廡風漏雨餽壞棟傾落鞠為榛莽莫任起廢矣僧志學過而慨然了作法堂以續香火天順改元請于朝賜額報國寺始列于名山巨剎之中殿後志學示寂主席無人金舉成釗代焉建正殿度三世佛十八羅漢三大士建樓禪之室飾以隊形布以文簾而堂後禪室燦乎一新成釗恐寺廢典賴未魚聞于後請戶記之予謂禪林特之觀在處有之而山川林木之秀託夫佛之英踪異跡以顯夫亦知巧之野營而善察幽深者之所必錄佛以誠心見性為宗其為道簡直易行也而緣業之論禍福之說故人趨之也衆然自其一曲雅而致之則有感必應無微不

顯是皆其術鼓動乎人也棟宇形器之末初若無係乎道然廢興在人成壞因時周足見佛道之盛衰目民情之向背所謂有緣有業者豈不較然著之是以見成釗之勝乎人可謂厚唐之極者哉成釗字大用號棲雲吳江元澤周氏子記以告來者知所自云成化丁未孟春吉旦

報國禪寺碑文

胡汝淳

蓋血氣之倫遜成敗于界內妙明之體泯生滅以常澄在昔至人弘慈覺量者西方則迦文東土則宣尼也孔雖以五常律世莫歸源于不睹不聞佛雖以無生為宗先嚴範以五戒十善故高皇帝神武膺時復演譯坐宗刻漢推崇且函藏于禁中錄

僧于儀部誠以孔佛之教道本相成用亦不相悖也昔自周魯二莊鑒神于夜景漢晉兩明嚴以丹臺嗣此精藍充路寧堵于霄中吳名山古剎從來冠見江左而城南尤為鱗、眺、報國寺其一矣斷碑殘碣有可考者寺先為報國禪院元至元間普明昭禪師住持之洪武初以天下蒼院僧歸叢林習經論報國院遂隸籍開元寺天順改元僧志學者知為法堂規模大偉請於朝賜名報國寺遂得與城南諸剎稱齊衛焉志學既沒成化丁未間有成釗師者吳江周氏子也字大用別號栖雲始建正殿造佛菩薩應真等像砌立禪堂里人南寧府知府蔡蒙為之記萬曆癸丑歲漸頽廢有慧如誠所為慶山陸氏子素以

勤苦行頭陀行誓於寺中募建僧寮承事雪水慧如持戒什雪
峰湛心師、啟申大司馬凌侍御等延茂林戒師住持之茂師
為苦水長興人族姓沈氏法諱性祇到號力果道人得法于雪
棲蓮池大師受衣于靈谷和尚師接物真慈律已清肅五千四
十八卷淹通融會登座敷揚遠通惟洽每以蓮宗誓訓日持無
量光如來名號十萬聲受法者三千餘衆歷年緇素受戒者以
萬計其刊施流通大乘經典若干部野著輯篇章四分戒本
略記比丘尼戒本畧記五百問經畧解尼尼日用八識規矩增
補行于世野飯僧以數十萬計師雖以律為世宗而和易平懷
無貴賤童^生魔下逮異類一以慈光攝受即瑜伽法事神鬼渴仰

有異微云師雖以念佛為法門而性相諸學博綜該徹惟不喜
口頭禪時加訶責耳住持慈寺以後重創山門天上昆廬三敝
前後方丈東西客寮養者有堂治病有室其餘修葺者如大雄
殿華嚴堂以及靜室齋堂廚庫之野無不經營具備片鉢資買
東房菜地十餘畝樹蔬飯僧師每示人真際理中不超一座實
行門頭不捨一法野云終日為而未嘗為者師之謂夫師以崇
禪丙子春自徑山還示疾歸寺延諸護法宰官居士等而告之
曰祇不濟矣昔佛于娑林以佛法囑國王大臣比丘比丘尼優
婆塞優婆塞居士婆羅門等今祇有一言敢矢於衆凡為性祇
弟子居斯寺者必當嚴持戒律宗主念佛深信因果有不勤者

寺衆白于護法攝之出寺是野囑也又曰性祇生平野行處諸
護法皆揚舉行惟放生為最勝法門未及倡率願諸護法為我
浚池立社以病僧遺念行之不替不以去住異觀是野所也言
竟則一意持名略無繫念真蓮邦之上善哉師吳江南大樹
蔭滋教養教如恒少此時見聞者悲喜填膺哀樂交抱淳父子
宿欽弘範亦既受毘尼于座下焉知者知非阿好也系之以辭
曰維茲鴻禧以奉覺王見相蒙教日輝煌緣教啟覺路
巍堂有大德者為衣舟航以慈沾洒以律堤防示以像教如應
盡藏範以本父色元孔揚學人愉怡亦無披揭我見戒僧而集
雲翔諸師願永思貪狂我亦起齋願廟隊行我從師願莊嚴

香光凡有寸善安養資願師笑頷之子隨我倡勸諸貞珉蓮野
野長

惜字藏銘

牛若麟

包藏觀象神象結繩黃帝置史倉頡造形聖人 起垂示六經
千秋共寶石室金縢御寓 結后設教明倫同文出治禮樂政
刑唯此點畫無翼而行聖曉大善命曰後矣未通其解西壁如
盲昔有成語隻字值鈞先賢憂快拜礼朔辰竺乾遺教機手勿
釋出、活蘊憤激雷轟惜惜報福慧日增釋官紀載聞見確
真吳都文獻書度架風飄殘幅委擲野汀婆心珠切卜墜南
城願我士庶拾貯簞簞來投此藏三昧大明雕繪文心允墮

坑屬僧與守錫勒新銘梵石壁壁歲月常新

南禪集雲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寬

吳有佛寺曰南禪集雲者 因初所賜額也寺之始建不可考
自唐宋以來多名僧居之入 皇明又有若寶曇和尚者 高
皇帝知其名召 赴闕下俾住蜀之峨嵋化行其地久之而還
因奏先躬居吳門集雲寺有妙隱大雲二寺乞合而一之為是
上從之始 賜金額寶漢武二十四年也事見左善世弘道
所制寶曇塔銘乃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寺燬于火主僧德
本以為已事欲重建之而力未能也於是編扣富室求施積財
舊料蓋越十寒暑爰以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興功始克建斯

謂大雄殿者像設既完供養益盛乃復建方丈以為晏息之所
觀者歎以本公之勞其心力疲其精神不負乎其教有可嘉
者然其意猶以寺之規制未備欲悉建之而力亦未能也特求
予記其功之成者至于數四而不已惟茲寺在城之南有山林
幽絕之勝自昔隋士大夫嘗辱受之蓋唐開成初寺僧法弘患
滿寺作千佛堂經歲刺史白泉天既為之記又嘗以文集七帙
寘于寺中非以寺之有人而有斯托乎及宋蘇子美謫湖州長
史流寓吳中作滄浪地以樂今寺復積水猶汪汪然子美嘗道
洛中故人書云吳多佛寺可游茲寺非其首歟夫前賢之遺事
其可考如此予獨愛一言而不為本公復我本公字一源俗出

陽湖馬氏而受業于半塘壽聖寺曰顯祖庭為徒今年耄退歸
舊隱而憐于茲寺如此真所謂不負其教者乎

正覺寺記

吳寬

吳城中分四隅惟東南居民鮮少自巷街外狹望皆隙地大率
與郊野類訪其遺蹟先朝廢宅及故佛老之宮為多今正覺寺
者相傳其先為宋楊和王別墅後為元人陸忠寧官館既而捨
為僧院號大林菴 國朝洪武二十五年 詔清理釋教菴併
入萬壽寺遂廢久之一內特有公事于吳得其地適有僧自滇
南來曰弘此宗者才智人也寓于吳多所興修內侍遂以其地
遺之於是此宗上京師奏乞為寺 朝廷特從之因 賜寺額

曰正覺而為住持笑自此宗始時宣德乙卯歲也其事見翰林
學士金公問所贈序文此宗沒傳其徒福瞻傳其徒祖鎮再
世有戒行能守其業多普家居與故山西參政祝公往往坐談
竟日留詩而還蓋二十餘年矣一日鎮公以書來言寺創于前
人已久未有記之者顧書之夫吳自六朝來佛老之宮相望于
郡中穹門廣殿長廊傑閣土木之功窮極侈麗所以成此者豈
皆其徒之身之所出哉出之人而從其說以為福田利益者也
予嘗獨愛正覺為寺其地殆百畝非不能為彼侈靡之觀者顧
其屋統數楹於奉佛屋僧僅足而己其外悉用以樹藝其徒
特食其所入以自足不鼓其說以求于人其亦闕于其類者哉

故為記之志寧故大家其當時園亭最勝尤好植竹至今美種
蔓延不絕人猶以竹堂稱之地既幽僻入其寺竹樹茂密禽聲
上下如在山林中不知其為城市也又幸其去予家更通從步
可至予持培老良時策杖與故舊子姪同游于此即事賦詠其
樂有日也

雙瑜禪寺重修殿記

黃姬水

蓋開造寺創於伽水開荒肇自香山迨竺經一譯於摩騰而蓮
刹建彌於震旦良由聖靈同過於日億像法既仰於大千上至
王公下逮士庶莫不躬禮支提心依正覺若此精藍實標吉土
建自李唐拓于趙宋王居士而塔之營表無縫之妙果徐提舉

干田之給樹最上之善根揚書璣珠於琅函題額昭回於銀榜
香臺迥異復殿高曉樹借檀陰峰移舊色地為剎周舍即毗城
矣嗣後妙思抒記之日迄今本清改構之年善勝崩淪禪宮銷
歇寶地鞠為蕪蕪金容毀於風雨迺有德益上座任振復之謀
祖曉道人為募化之主莊嚴塔於曩時經始於不日但彈心
以締勝月而回首即同壞劫方頌美輪速差棟宇不置便成
廢墜於是德益至培鉢資燕聚檀施於予率純礪金鑿石蕭宮
耳飭梵宇重輝飛夢嶺嶺以連雲猶拱嚙嚙以納日鏤擬虹盤
雕樓臺舉山崇綺栱菱鏡題高僧足萃淨行收居梵伎與寶
鐸齊鳴天花與芳蓮並發一躍慈宮咸離火宅芥域常周福業

恒新光承東壁燈傳數比於河沙暨祝北宸肇圖永同於山嶽
助修信士並到貞珉之

吳郡定慧禪寺蘇文忠公碑新碑記

黃省曾

吳宮之東有禪寺一區曰定慧者與寺寧萬歲院為鄰字稽古
苑志及朱氏國經歲曰在唐總用舊馬至宋祥符中真宗皇帝
別賜今額天章御快玉璽而歲歲得緇度一人褒為叢林唱道
之府于時沙門顯師自履戒者重於儒苑文忠蘇公之遊吳也
交締雅密師乃疏觀別幽臨渠攬竹構為清軒命之曰嘯蓋特
款公舒瀟氣而暢高襟也公素蕭高環堵詠言澗輪厥後公謫
惠州江嶺隔絕其子道潛遺音應孝思寤寐車契順者寺僧守

欽之徒也系漳萬里為達問書草草暇報章滿贈行色迄今歲遠
為祇園之華入我 聖代曰淨因者永樂中修校歲典以名緇
見 徽歸則杜影精堵銀書方廣莊耀寺寶傳至妙琰益弘清
矩正統中告比於郡守况公捨祿為僧佛宮煥新工部侍郎文
襄周公巡撫南國命茲募勸蘇書墨本永之瑤珉志言在紀總
是以觀則此剎越歷雖緬而淨業如一也歲之庚子秀釋仁濟
輩展經于茲予嘗戾止流連解帶遐思芳抱虛室間數苑如山
曠閑扣扉而方啟舊薦復而恒綠果蔽御著娛話終日凡蘇公
曩昔之野響明霞我餐冷飈我披葛窺行藥月引埽步信乎珍
妙之境非鴻遁之士具龍宴而居也一日寺持守成及其徒文

慧慨疎公編出而請記且曰賴齊陋錫不足煩形管也予欣諾而語之曰由宋而來世運興衰堂戟府化為莽繚亂見珠青泥于奴隸紉而屢矣雖辟疆任晦之勝亦皆泯無處所獨此軒者幸託于荒涼岑落之界乃親歷而猶在可俾後賢緣此仰追超迥之躅則釋氏之有德於公者遠矣况復楹棟之卑故唐位之東漢樊築之瑣隘七烟蔓草非彼隆崇廣麗為鉅家顯勢之所歛而方咫之境可以垂千秋而不磨也迺令守成文楚繪圖文忠之像奉之軒中上嗣顯所綴圖之懷予也作記標闢以補蘇公之闕炳示將來庶同况二公崇慕前哲殷勤締緒之澤或有嘉述也嘉靖庚子春三月望

元敕建大昭慶寺碑

虞集

大昭慶寺者在吳郡城中東北隅朝列大夫前同舍宣政院事僧阿咱刺之所建也阿咱刺蒙古瞿頤台氏哈刺哈之地至元二十四年世祖皇帝親巡朔方以之歸才十歲備成宗皇帝時皇姑魯大長公主遣事贊其國師遂祝髮為僧從其大徒弟曰沙監徧以榮祿大夫宣政使行院江南公主又為請於成宗皇帝授濟寧僧錄或宗皇帝時又為之請授饒州路僧皇慶元年仁宗以吳郡之良田增徵文懿福壽大長公主之湯沐命辟至其郡蠲免其賦入為久之恩報君師之德買地築菴寺以奉定二年閏正月經始公主聞而善之厚施俾造其寺天曆元

年造成前為大門奉四天王像中為大殿奉三世佛觀世音文殊室利之像長寺兩石塔在殿前法堂方丈在殿後翼以廊廡其東如蓋神祠庫堂香積之所所在為其西雲堂天台智者大師與諸祖之相在焉買地租以贍眾僧鐘磬福蓋之具以供佛事凡寺之宜有者無不畢備明年正月以聞今上皇帝嘉之俾官于宣政出璽書護其寺御前遣使齎寶香至寺以慶其成至順元年皇帝賜大藏經五千餘卷皇后賜金買田以飯僧使日誦是經以祈祥益壽云三年五月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撒迪傳敕命臣著文刻石以示久遠臣集再稽首而對曰聖天子以仁恩厚德覆懷天下山川草木衣被雨露咸遂生長凡有知

覺孰不欲自獻報稱於萬一哉而四方無虞兵措不用勇者無所劫其力年順穀成萬民樂業智者無所劫其謀於是士大夫歌詠於朝農計於野商悅於市休焉重熙累洽而不自知也若臣僧阿咱刺者世為國人身奉梵教知我佛之力足以集福於國家垂賴於萬有是以既竭心力不吝財寶幾歲之間成此無上之勝因豈非報本者乎敢述贊以系之其辭曰皇帝建元天曆歲吳郡大昭慶僧徒幻受佛禁戒發此弘誓不思議報國報師報佛恩以至皇后之母嬪梵宮編宇內府財民工之所就此祗有何以故衣鉢之資積累成願力終始無限轉大作光明梵網聚三世諸佛儼常住莊嚴相好紫

金光曼珠室利觀世音來採象 悉就位四天王 威神力持地結界奉世尊大室樓閣現虚空梵音法雨普宣布聖皇最勝現在佛念前善果故番憫見多寶經微妙法無量壽教好表見并車象馬自遠致矣諸天宮龍藏中聖后大懸寶月輪報母功勞廣法施供養僧寶令安穩常轉法輪無間斷是時聖皇在法會請表功 示人天護聖護國護群生回向讚歎阿僧祇微臣奉教愧凡劣得以文字為佛事願我聖皇與佛同壽命福德無盡藏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虞集奉教撰

大昭慶寺旃檀閣記

黃潛

平江路大昭慶寺新建旃檀閣成住持妙辨和教大師惟壽使狀來求文為記勒于茲石按狀寺始成天曆元年齊朝列大夫前同僉宣政院事阿咱剌公所建規制宏偉隱然為吳中一巨刹至順平章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奉旨文其碑後十有七年為至正九年公復即大佛殿後度地以建茲閣而 奉旃檀佛像于其上亭為文殊普賢兩菩薩像壁間繪萬佛及五臺山月函寬大藏經循壁而列其下設蒲陀洛迦山觀世音菩薩像并祠故榮祿大夫宣政院使沙監偏公於中沙監偏公者所從受法之師也其右為公生祠左為公夫人童氏之祠閣凡楹四十有四以間計者三其崇五十有六尺修去崇一十二尺廣

加其修一十六人層樓步檐方檻曲檻上下四圍各稱其度夥形金碧內外光明輝煌莊嚴殊持妙好尤事於十月甲寅以十一年三月竣事閣之西又建方丈三間其費一出於公官不知而民不往來過者第見閣閣萬井中飛紅浦翠笑起天半瞻仰讚歎怪未曾有而莫知其為役之殷也夫旃檀有像自漢林唱滅之後周流中土以示有為驗時盛衰而為去住歷代靈迹紀述莫殫逮我國家聖神誕運握金輪以御區宇 佛之化同其廣大以故其像今應祥現瑞於京城之大拓提希有殊勝可徵不誣碩惟茲閣佛像亦因 旃檀之名者蓋佛之具身徧滿一切三千大千世界在在處處莫不有佛非彼非此無去無來

故閣之既成佛即在是閣之未建佛豈離茲而況佛本一佛無有異像，既無異名何有殊此非隱隱俗之所能知而亦非世諦言語所得紛說若夫公之信力堅固一心觀佛誠以財法二施等施差別故助顯第一義而作是勝緣惟佛有言積土聚沙皆為佛事皆成佛道今土木之役窮拙壯麗藏茲建立如此其為功德詎可思議是則不得不說諸文字以傳無窮庸不辭而為之記至於寺之顛末及公之行業已具於虞公之文者茲不復書壽別號南山扶姓董氏以至正四年來住是寺云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潛撰

師子林菩提正宗寺記

歐陽玄

姑蘇城中有林曰師子有寺曰菩提正宗天如禪師維則之門人為其師創造者也林有竹萬箇竹下多怪石有狀如後魏者故名師子林且師得法普應國師中峯朱公中峯倡道天目山之師子巖人以識其授受之原也寺名菩提正宗者帝師法旨與以是額也其地本前代貴家別業至正二年壬午師之門人相率出賃買地結屋以居其師而擇勝于斯焉因地之隆阜者命之曰山因山有石而崛起者命之曰峯曰含暉曰吐月曰立玉曰昂霄者皆峯也其中最髙狀如後魏是所謂師子峯其巔有文以識其名也立玉峯之前有舊屋遺墟客石磴可坐六七

人即其地作栖鳳亭昂霄峰之前因地窪下濬為澗作石梁跨之曰小飛虹他石或竝或踣狀後魏者不一林之名亦以甚多也寺左右前後竹與石居地大半故作屋不多就而崇佛之祠止僧之舍近宿之館香積之廚出納之所悉如叢林規制四外偏曰菩提蘭若安禪之室曰卧雪傳法之堂曰立雪處曰有栢者曰騰蛟今日指栢之軒有梅者曰卧龍今日問梅之閣竹間結茅曰禪窩即方丈也上肖七佛下施禪坐間列八鏡光相互攝期以普利見聞者也大槩林之占勝其位置雖出于天成其經實得乎智巧究其所以然亦師之願力所成就也師每說法參問多至數百隨其悟解開導誘掖有旨質疑剖析至當莫

不虛往實歸至于安衆必擇法器不泛然以容擅施與肯視師意獨亦不强委師取其具財足即止諸行耆平章者河南之國魯江浙之道童江西之買住行宣政院使若岳叔木肅政使者若普達實立稽顙問道執弟子礼弥恭寧觀異之師法施平等官資崇庫若周知也寺成之十三年且春之比丘之嗣談以臨川比丘克立野撰事狀來京師謁余為記余聞師之名起敬曰久既披其事狀述寺之勝概而記之其師子名義則必有以復于其師與友也古有師子音佛有師子武佛言佛之威德能制諸魔也又曰師子乳一滴可進驢乳百斛言佛法之真真能破諸妄也又若女殊之學得于智普賢之學得于行智之勇猛精

進莫師子若故文殊之好樂在師子行之謹審靜重莫若故普賢之好樂在象後之肖二菩薩者以之莫詰野從也今天目之野謂嚴姑蘇之野謂林其取義必居一于是矣豈獨以山石肖晚言之乎雖然物有禁拾而後有伏降有比擬而後有真厯孰若物我兩忘形勢俱泯以師子遷師子以石還石以林还林然後佛自還佛法自還法菩薩自還菩薩執論至于此師必有以善策其徒矣余聞師所說法不設厓險不輕掄揚不自陳銜悟解緣由以啟學人捷出蹊徑其為學早矣積歲鞭辟近裏一時諸方之來見者聞而張磔亭午未證未得而捧喝生風者聞師所言皆禁故自中峰以來臨濟一宗化机局段為之一變焉

師舊多論建有楞嚴會解若干卷有語錄別錄判論若干卷行于世近乃一掃空言不尚文字於談之請立之狀余之記解無綺于茲乎師俗姓譚氏吉之永新人江浙諸名山屢請主席聖卻不受適臨松江之九峯間十有二年道價日振帝師與以佛心普濟文慧大辯禪師之疏燕與金闕僧伽梨衣至十四年甲午五月登未翰林學士承旨先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廬陵歐陽玄撰奉訓大夫兵部員外郎臨川危素書宣文閣授經郎燕經進譯文官王餘慶篆

敕賜重建獅子林 聖恩寺記

江蘇科

姑蘇城內東北隅有寺名獅子林初自元至正二年蓋天如禪師

諸弟子購置故宋人別業置菴居天如天如既號禪宗又工詩不忘水石花竹之嗜故其時菴多怪石類殘院因稱獅林自天如逝蘇弟子散去菴之水石花竹日就荒蕪至周朝并菴亦廢昔時稱舍暉吐月立雪昂霄栖鳳亭小飛虹指相問梅諸境一切淪沒于荒烟野草殘霞落照間久之折入豪門據為市者傭保雜作錯處其上如是者數十年而獅林之類幾不可識舊曆己丑歲有僧明性者欲市買菴經持鉢遊長安諸貴人感其篤實率禮敬之會 慈聖皇太后慈悲奉佛大發威經分遣中使敕賜海內諸名山明性以姑蘇僧又篤實為眾所推于是內旨遣中貴一人護經若干卷 賜明性金襴紫衣袈裟一襲

今函經獅林 敕賜聖恩寺額既至而寺之故迹了不可覓不佞按舊誌漸為稽復其傭保雜作量給糧費使復到境恢復故址明性乃自捐衣鉢遍募諸緣置佛殿并經閣三門各一殿上新設金像莊嚴慈惠而奉 賜經其中蓋天如道場頽廢二百餘年一朝悉還其故寺既成明性謂余求記余惟造化之理自無適有自有適無如環無端要之有成有毀有廢有興而又成也而又毀也而又廢也而又興也當其成毀興廢或令人欣然以喜凄然以悲及觀于事復總一陳迹而向之喜也悲也皆屬觸境生情乃吾真性如 亦復無成無毀無興無廢無悲無喜蓋有無相逝如環而有之適無與無之適有則勢所必至理

所必然知其必至必然則成毀興廢相尋于前如晝夜寒暑之變而于此中真性不啻霧之在天雲之過月有聚有散乃天也月也曾何竟髮加損耶西方之教所以貴無所以一死生齊得喪大較若此由斯以觀則宋人別業之變而為獅林也獅林之變而為荒烟野草也又變而為傭保雜作錯處之地也今又復變而為獅林也亦成毀興廢之常自佛法視之為極細何足置悲喜于其間哉則夫自今以往百千萬劫安知獅林之不再變而為 荒烟野草 安知不復還變而為獅林耶即明性亦書今日之力之所能為其異時滄桑起滅何能逆料要以茲山木連際則前有天如開山今有明性恢復舊之 慈

聖龍結特典更典 國運並久俱垂此段功德安可無傳夫鴻
聚于雪、無留鴻而雪中之鴻爪不滅也蛇歸于穴、無留蛇
而穴口之蛇蛻不滅也即獅林寺有成有毀又毀又成呀不可
知而天如明性之善果仰藉 慈聖法施方且照快人天日月
並耀豈不永、無替超出成毀興廢 理之外耶惜余簿書未
、不能如歐陽先生椽筆發揮其萬一耳明性閱余言請勒為
記輒書而歸之

玄雲堂記

鄭元祐

榮祿大夫前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昌簡齊公鄭車
吳下休心室、歲一日語其門客遂昌鄭元祐曰昔普應國師

倡道天目時余之先人秦周公方平章江浙行省以其素所學
參扣于國師時國師之門人高弟東華三韓南極六詔西抵身
毒北跡龍沙則其近地縣可知已今中吳師子林主人天如和
尚在國師之門尤為得法上首穎異而秀出者也余也金盞所
寓與師子林相密通時、扣門瞻禮請益其為室不滿二十楹
而擬然修竹則幾數萬箇師與其徒休止其中蒲團禪板如大
叢林助辨根研以發明周師之道名公貴人向師道風參拜跪
踞獲聞一言如飲甘露然師機用險峻傾企莫及至乎杜門却
掃絳歲不出余雖不敏竊嘗歸觀師方以大虛空含納沙界王
公士庶賁賤雖殊若夫生死泡沫起滅頃刻則未嘗少異自非

師隨方誘掖以得明心宗則國師之道幾乎其熄矣余曾出高
昌依佛為命觀茲僧寶敢同寒蟬茅以學遜居裴艱於贊頌輒
為師子書二扁榜名其說法之堂曰立雪禪燕之室曰卧雪仍
今工刻諸梓而捐之以寓余參承之意子其為我記之

元祐曰世習下趨豈但人情而已要雖出世間者亦罕不為名
聞利養之所動若天如師者殆所謂香象渡河金翅摩海為砥
柱于波瀾瀾倒之日振清風于炎埃腥腐之中也歟夫禪自少
林玄雲傳心垂八百餘載至普應國師而其化益隆今天如師
上經普應直截東流弘倡大法使真參實悟之士永有依歸是
則簡齊公立雪名堂之意良有以哉至正七年歲次丁亥秋七

月甲子元祐記

建乾元寺記

顧況

五蘊十二入十八界此上三科能包萬法因緣生為有無自性
為空、有融一即中道義雖石般渡海蚊皆負山不為希有事
僧法珣與和合衆法藏等造乾元寺者晉高士戴逵子顯之宅
也乾元初節度使鄭晏之奏云觀祭使李泌李道昌皆有力大
臣求無上道以心無所顧無邊受者實與雖空不敗有為有戒
無為有為之體有為無為之用無生無滅無相無為無名無法
說無言詒法以無言詒故有相大要須有觀法門無相大要無
觀法門於法有所得有相大要義於法無所得無相大要義明

得無所得二俱真一乘之義也為妙因果譬如種子依地而生
又如大地能荷羣有虛空之體大於天地天地有盡虛空無盡
如來之體大於虛空光明虛覺圓寂萬億故於無住本建乎諸
法不動真際恒沙煩惱莫不斷除魚兔鉤虎落箭蛾拂火此眾
生自取其毒道本平坦樹木清涼佛在提摩竭揭因成等正覺
諸弟子極乎度林藉級祥草殿後目時設教猶著弊衣行次乞
食及性切利者摩耶夫人優填王鑄金刻木始用膠漆泥布佛
有像自此始也與佛在時功德無異於是給孤長者造祇洹精
舍木田底迦造龍宮精舍乾陀法蘭造洛陽白馬寺佛圖澄造
鄴中九百七十三寺釋道安造襄陽一十五寺遠法師造廬山

東林西林寺度佛法師造廬山極慶寺松渡法師造南陵隱靜
寺傳大士造東陽雙林寺思大師造衡陽南嶽寺智者大師造
天台因清玉泉寺三十五寺略也涅槃無前無後般若無新無
舊法珣上人重舊德不輕新學門人清瑛請况於經藏中抄佛
心說永示無極文曰偉哉迷廬宏巨大千百億日月藉終貫穿
蚊蚋負之脂登梵天塵勞為海般若為般截生死流是曰希有
大哉乾元實則不朽和衆雲珠珣為稱首佛告善來寶坊宗號
法雨灑咲慈雲徘徊

蘇州萬壽禪寺重修佛殿碑

宋 漁

蘇之長洲東北二里萬壽報恩光孝禪寺在焉初晉義熙中有

沙門曰法悟自西域至中夏與慧遠法師結社廬山已而來蘇
以念佛三昧化導有情蘇人翕然歸之為建淨壽院梁時更名
安國唐長壽二年又更名長壽寺毀于兵吳越錢氏有國中吳
軍節度使錢文奉重作之又更名安國長安壽禪院始易禪僧
明彦主之宋大中祥符二年丁晉公謂奏改為萬壽崇寧二年
詔加崇寧於萬壽之上政和初又更名天寧紹興七年復詔更
今額為徽宗薦廢之所元至正末天下大亂寺為兵所焚群僧
散走鞠為樵薪之場周朝洪武癸丑蒲圻魏君觀來為郡周視
廢基感頌而言曰是刹之廢不得名浮屠不足以起之行中禪
師仁公乃寂照和上世適今住虎丘德涵道融堪為人天師且

無通儒象經發為辭章嚴簡而有法內外之學復至中興之貴
庶其是在乎遣使者致書獎凡三往而後應之視其寢室則床
第簾如也稽其穀粟則盜無斗儲也訊其執役則童隸有也師
泊然獨居若享萬鍾之祿者曾未見何僧之散者復還遠近清
脩士庶費而來有饋食者有供三衣者有施黃白金者禪師曰
可矣戒左右重櫛大雄殿五楹間鑿石于山市林于江陶瓦于
邨工者奏技壯者獻力鞠明究隱不會而集四阿有巖若輩斯
飛丹雘絢爛炫人心目僦工於甲寅春二月至乙卯冬十月厥
事告成禪師太息曰寺之凡幾幾為鉅殿既成門庭堂堂當易
為僧吾老矣且選春秋強盛者繼之禪師乃退居松林蘭若勤

舊合與議延堂中職公嗣其席職公嘗請業禪師不復因辭乃
走吳江水月廢刹釐致三世如來像安奉殿中觀者越數職公
晝夜導之將次第成禪師之志復來請文以示後之人誠可謂
願也已嗚呼大千界中不離一念建治銷毀隨感而形者也茲
剎付之僧祇化樓觀而為灰燼果誰使之哉此一念也今也剪
翳剔荒庭瓦礫而成梵宮又孰為之哉亦一念也善惡之所繫
其懸隔有如此者可不慎歟禪師起廢之功無讓於開基職公
善繼之力必漸復於舊觀皆肇於一念之善者也法社紹衣之
士來居於茲來游於茲尚當擴而充之為聲聞為緣覺為菩提
薩埵雖曰等妙二覺亦可拾級而升無有出於此念之外者毋

徒委為有漏因果而忽之哉寺有唐僧贊休所畫十六羅漢像
頗著異吳越時郡思賢寺共建尊勝二石幢今猶存詩曰
摩牛南斗姑香壚義熙神僧建梵居相傳正受啟凡夫以法籠
絡為周法滂泥欲現金美渠盛衰相尋雲卷舒歲幾及千道如
初飛樓湧殿薄太虛鬱攸毒談翻赤鳥化為灰燼無復餘上遮
叢棘下支瀉白烟斜日寒隼呼虎丘尊者名浮屠見性烟若摩
尼珠胸中藏書比石渠應聘而起三嘆于食無糗糒衣無襦赤
立何以與吾廬蕭然一榻結跏趺風聲飈飈撼川閣四方聞者
魚貫趨布泉盤素栗滿車稠載有若神鬼輸成此寶構只須史
龍礎承楹列砥礪題楷墨塗以朱日月回薄氣扶輿懣懣破

軌道力驅空中樓閣齊此盧法筵誰嗣乃其徒利如干將溫六
瑚吳江有利委平蕪尚苗像更金作唐妙莊嚴相慈且都釐致
中座青蓮數直指紅日升天衢大綱既挈驚目撼三門夾序暨
堂塗粉可馴致當不孤祇今勝際夏茲殊黑白駢首施拜腹鏗
豁始獲聞鼓魚有情弱質同已且暮姑每復論朝腴一念擺曳
風中換大雄慈憫滴已痛乃微塔廟作世模由外脩內垢淨除
事為不落有與無空、色、皆真如作銘者誰列仙儒鶴之青
瑤字紫紆後千百載期不渝

平江府萬壽寺浴院紫莊記

釋圓至

僧之躬以恬泊無慾為養其居也以鬼神為衛與鬼神混故形
必潔凝而不慾故血氣之閉必宣而復平為之浴以洩其襟而
膚朕之煩雖大雪堅冰浴不廢焉所以節宣致潔也萬壽在鄞
郭之間遠山少薪一湯之費用上農半月之食鼓鳴漏鼓衣布
之入如雲故凡沐浴者必先掌田穡種刈事假利柄以集其費
歲終則歛粟措於貯役之農歸而為薪以田為林以獲為推一
故歲一不穰則薪之源竭濯濯之候愆期失宜暑雨之月病焉
南州禪師蒞寺之明年衆廣而浴政益脩永嘉祖朋寺徒也執
其責三歲矣既而曰吾去里而東西漂手子、無挾以寺履養
涵植鼓長而羽飛之僧於茲食於茲扶吾耆一錢一粟必植根
著葉於寺之節不厚有報台負不償乃悉舉其私及州民碩氏

野施凡田四百畝歸其職於公通一歲之谷為新三萬及丹子
寔人之慨他谷其集後中區著藥之利壹以田入給之蓄其餘
以備凶歲之不足焉然後費出有經而谷不匱祖朋勤於治貨
積而不居凡眾之供億有大費必求其任久居之又寓錢於庫
為子本以綿其施而害用者撓仆之故屢立屢仆朋不懈嗜施
益賍又施其餘田四十餘畝市膏燭為法藏晝夜燈明之供二
善立而懲昔不繼也求余志其成就之難以勸子後其懷惠篤
本雖老不渝亦徒之異乎其類者矣乃為書其欲而使刻之後
有繼者視余言而矜朋之志浴傳不廢其庶幾哉

報恩萬歲廟首教寺碑

閻復

至元壬辰子客吳郡正月望日遊報恩寺南軒董公迎穆丈室
導予登塔周覽殿廡他日來訪持報恩具臂之蹟求為寺碑予
遂書其事刻諸石按報恩本吳通玄寺吳主孫權為乳母陳氏
作也隋伐陳為吳全孫寬所廢唐僧慧顯更葺之開元中詔郡
國名監為開元寺郡以此寺應詔大順乾寧復燬於兵錢氏有
國自即故址新之捐以支硎山報恩舊額報恩之名實本於此
古塔越於法僧正慧文建初元豐重建蘇文忠公軾嘗捨銅
龜以歲舍利崇寧初賜名萬歲建炎之難鞠為煨燼今所存者
九成蓋紹興僧大圓所造有釋迦文佛示寂像長及數丈弟子
環繞跏趺哭泣極形似之工土人呼為卧佛寺近歲淳祐敕造

傑閣以覆慈像全錫今額國志相傳又有不染塵觀音像唐太
和石經像毀於建炎而復於紹興經石則蕩為冷風矣自吳赤
馬紀年迄今千餘歲浙右精藍此為最古舊分文殊法華泗洲
水陸普賢五院合而為一大敝法廷時日華嚴性海實出芝林
石橋諸師手董公即開山崧鑒善法孫也皇朝退一之初來主
教席以謂窳坊淨域臣子祝釐之地不可不嚴於是度材訓工
歲緝月余起外三門營東西廡中覺法堂上嚴塔院若宿寮若
藏室若土地祠若華嚴祖師殿若僧堂以至井亭浴室現座法
器之屬敝者以新歟者以完墜者以舉輪奐以極計數百有奇
舉聞以訖計數千有奇工用以緡計數萬有奇予既叙寺緣始

末且念以報恩之說曰父子之親人皆有之君臣之義人皆有
之今所以無礙辯不闢揚妙法因權顯實納民於善俾為子者
竭力報親為臣者盡忠報國豈非真報恩耶十篇之義孰外是
乎師曰善哉謹繫以銘辭曰佛日西輝慈雲東冒赤烏紀祥通
玄斯肇補明被兵乾寧陷漏去開元乃崇今號塔始蕭梁中
嚴佛寶元豐起廢蘇文可考北於建炎金圓再造滄海幾塵炎
罔幾燼不壞真如常圓覺始孰主是國孰明是妙秘秀相傳維
黃克紹載開堂建嚴嚴塔廟彩繪虛生金現蓮華表靈縱龜
呈吉祥花雨盡雲蓮燈夕耀啟地恩迷闡明道要何恩不酬何
德不報為臣思忠為子思孝是名報恩允符真諦歷劫光華恢

宏象教至元二十九年八月望日通議大夫翰林學士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閻復撰并書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除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徐琰題蓋住持傳華嚴教觀慈應大師處薰建

蘇州報恩萬歲廟首教寺功蹟總記

祝允明

舉浙西之佛刹其最大且久者無過於蘇城之閻首矣由其最也主者難為今住持竺菴曇公正席以來保護不替每惕然曰凡持大業於久者必藉賢嗣之時葺而時葺之功力則藉言之文者紀而傳斯二者相須也然言于前者理周止其一事言諸後者勢亦畧於往圖非通紀今昔之言豈周知功蹟之茂哉他

日與其輩義了菴捧諸碑刻謂余陳叙請纂于一按寺名額非一而廢興亦多然而方今鉅觀咸存鴻文其刊輒為綴篇而書之曰寺昉于吳廢于陳隋間復于唐壞于唐末再起于吳越增闢加稱于宗三修于元而大偉於今日焉其初通玄者吳大帝為乳母陳氏創造而名者也陳隋之廢以縣令孫寬唐之復以僧慧顯也其曰開元者玄宗命天下名藍以年號為額而郡以此應詔也大順乾寧兵火蕩之後武肅錢王乃置開元于別地而即故址更建茲山取支硎報恩舊額揭之則報恩之名之始也崇寧之初賜號萬歲淳祐之代復名閻首初寺有文殊普賢法華泗州水陸五院於是合而一之監義併日崧公大教法筵

開講華嚴有性海之勝則今閻首開山之祖也至元之備出于南軒更公則學士閻公復記之延祐至正之脩出于別傳教公無言宣公皆文獻黃潛記之回朝弘治中之修出于無涯海公而侍郎孔公鋪記之以迄於今此寺之大略也其中如寶塔則起于梁僧正慧文燬于火元豐重建因賜嘉名蘇文忠公軾舍銅鐘以奉藏舍利建炎再焚而紹興中大圓金公又復立之即今九成之偉觀也如卧佛殿則釋迦般涅槃像時造于唐紹興之修特築傑閣覆之偽周張氏嘗更坐像洪武間德嚴行公改復元相則學士宋公濂記之弘治中德壽岳海重修故閣于卧記也它如重門修廡僧寮文室及諸庵更象教之屬種種莊嚴

有備無缺而又其外名蹟昔有而今亡者如不染塵觀音像如太和石經如延祐長生田猶不一也蓋寺之名凡五其易者二加者三而俗又有二稱曰卧佛寺北寺弘治間異蹟表耀於巨細高僧義師踵望於前後吳文傑筆章揭于昔今佛日添輝靈孫蕃衍王慶有翊民福祉善哉三吳之大法幢非凡夫所能承當而我師擔荷振作人與地稱足以上武表師下引群衆故為就此一端述之俾覽者易了而諸舊文次錄其後以授於師用遞傳于其嗣者大明正德五年歲在庚午夏四月一日

報恩佛殿重修記

楊循吉

凡吳之古刹無居報恩先者惟殿亦誌錄南宋至今三百載矣

而端然存如故然後乃知佛之道大而尊即一字蓋父若是也
就佛言曰凡物之成必歸於壞而況其父者歟夫值其父遭其
壞勝之以力而不移於常數此又存夫其人為始歟之歟再情
再歟或言趙靈釋文瑛之能而不以佛市者遂迎之至則果以
勤役無私動乎人起仆而植易腐而堅入其中觀深弘慶不啻
若所謂神通變化為者儼乎菩提道場之弘開而天人之憧
也於是其技嘉之相與言吾佛大師福德後三界莫不欽崇而
一土木之興綿紀弗就何哉誠駕其說者道不足也今若人力
能成是其於道不優而能然乎月僧詣余述其事願書以勵其
人乃備錄以為記而使鏡之石

重刻不染塵觀音殿記

楊循吉

予既記寺之大佛殿瑛師復有請曰東廊不染塵觀音菩薩殿
近成請予并述其顛末按殿寺故有也舊傳菩薩像以七寶未
和泥而成端嚴妙麗飛塵不集其上故稱不染塵觀音四方之
客至者必求觀焉十數年前殿燬於火像存一首而已久無葺
者成化癸卯郡人張廷玉為採良材於千里外得圓構之而瑛
師適以修大佛殿在寺阻歲荒功未成廷玉乃請師較鉅功而
先為是殿越二年告成雖蕪衆力然多廷玉之施也其後為菩
薩塑像者列有陸道明張珣殿陸塑像合二家之力而東廊之
觀遂復舊焉謂舊像之故首則裝於後壁而以雲擁護焉不染

塵之名則不易也嗚呼佛菩薩多矣然聞淨之人皆獨稱觀世
音名號無間於老少男女者則以菩薩慈悲深重能應一切求
故也然菩薩雖曰遍舍衆生而於其中唯就求之者斯往應焉
故曰觀音衆生之音不至菩薩之定不起故大求大應小求小
應無求則無應也故有求於菩薩者惠其不專不惠其不應也
今廷玉為教於菩薩者如此豈謂無求乎慧眼所觀必有獲其
願者矣而瑛師周無所求為思利衆生之故也此菩薩之心也
遂書之石

重建寶光前首講寺碑

曾榮

寶光寺在姑蘇長洲縣治之東北漢末鬱林太守陸績捨宅為
之故至今寺門外有巨石曰鬱林石寺蓋以此也吳赤烏時郡
守請額於朝始賜名曰寶光仍命國法師主之以為十方講剎
歷兩晉隋唐以來廢而復興興廢而復振者蓋嘗有之而寺之名
迹因弗泯也迨元至正間佛殿兩廡三門講堂鐘樓經閣以洎
衆屋歷其先具宏壯雄偉冠於一方可謂盛矣國朝洪武初
開拓郡城始遷寺於跡塘橋西據齊安二門之衝去舊址才數
百步而近其後有詔併叢林於是境內諸寺悉歸於此方其
時郡副都綱湛源國法師嘗居此以領教事乃以授前首一
宗教觀與四方學徒講說究竟闡厥宗微日與文儒搢紳之
流倡和其間而寶光之勝遂燁然于勾吳之城矣永樂改元之

初有楚蘭馨法師繼主於此一欲興造以復前代之規制而被召入京與修大典爾弗之遂九年寺僧大禪大衍同心協力出其祖之遺賢及傾已帑仍資檀施凡材鳩工初建法堂新衆屋甫及三載遂告訖工輪奐重新金碧輝耀真象門之盛事東南之偉觀也今年冬楚蘭以學校廢與留寓北京遂述僧之本末偕中書舍人王和用來請予文記之惟佛氏之教入中土而四方禪林講刹星羅棋布不可勝數試求其若寶光之綿歷累代上下千有餘年而逾遠逾盛者蓋亦數矣是雖佛氏之靈有以默相陰祐於其間然亦豈非續之孝行風著而其流風遠韻藹然被于其鄉者有不能以遂泯歟是可書也同併書俾刻諸

石庶後之人得有可考且原以詩曰東南名郡粵為姑蘇秀氣所鍾山湖與巨鼎彼寶光巍梵殿之昔陵續捨宅以建影標之石名尚穹隆伊續之遺德其清風矣焚香更有隆有皆迨際天朝值茲盛世衆利所歸蔚為叢林曰有湛源克振國音瞻首之益益暢厥旨其徒如雲見聞悉喜迨於楚蘭志擴前規承詔在公弗見於為繼此而興曰補日衍資弗克捐厥功以顯翼殿堂棟宇維新金碧煌煌有光璘影暮鼓晨鐘撞鐘香雲如海檀林若華藏海聖壽齊天佛道興隆勒石於斯以播無窮

易承天為能仁寺

楚蘭明之

宣和中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凡以聖為名者並行禁以又給事中趙野奏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為名卷合筆而正之甚尚有以天為稱者切慮亦當禁止其後又有以龍王主玉字不當言者亦請還絕前後共禁八字遂易承天為能仁其他觀寺及士庶名字犯而不改則重加之罪雖橋梁有為龍形者亦皆鑿去之太學同舍陳朝老語余曰此無君無天之兆甚可畏也

平江承天能仁寺記

黃潛

平江承天能仁禪寺在府署北之甘節坊梁天監初衛尉卿陸公僧瑒捨宅以建也初賜名重玄陳隋之際燬至唐而復廣德

初加號廣德重玄遺廢於會昌末重興未幾而又燬至後唐而復宋咸平間更一新之大中祥符初始賜額曰承天宣和中乃改其額曰能仁南渡後燬于建炎末而復于紹興間淳熙初始定為禪居皇朝因之而老鐫其租賦差役曰承天能仁者並存其故額也先是嘗於大界相之內析其地為室幢永安龍華廣福四院久之復歸于一寺又別立圓通禪院於其後而分立室幢永安兩教院于其前凡建置沿革與興廢之故可見者如此其易律為禪也妙菴宗公為開山第一祖繼之者有若無門覺庵諸公皆以明德為世師表法會甚盛琬樓室屋紺殿縹廡雄踞乎萬井中而隱然為一大叢林五山十刹殆無以尚也仍紀

至元之元年冬十有二月寺尼于舊惟無量壽佛銅像及盤溝祠靈祐廟獨存佛身丈有六尺邦人共瞻仰依盤溝靈異之蹟尤著靈祐則衛尉之女不嫁而精于梵行以經營寺事而祀為護伽藍神以禱祈有應而賜廟額累封慧慈靈感顯佑蓋利夫人者也烈熾熾然而不與劫俱化人知為重要之兆矣碩法席久虛越三載莫有任起廢之責者行宣政院詢于會言俾廬山開先南建說主之甚至以四年冬十有二月僅以衣衾坐其一布囊自隨聞其風者輸財薦貨川赴山積召匠簡材首建大殿、楹之高百三十尺其大圓十有五尺廣如其修若干尺厚棟脩柔曲樂方築成以楹稱楹之表上至屋極又若干尺脩去

其崇若干尺廣如其脩若干尺像設繪事種種莊嚴博土設色皆出因工之手致之後有萬佛閣其楹加於殿楹三十尺間為間五而東西朵樓為間四隆其中而利其宇維橫脩廣各中于度其上列十五大蓮花一華一佛一二華瓣亦各有佛以足萬數下拖機輪可以運轉奇詭殊特音町未觀範銅為巨鐘至萬八千斤比舊加三之一會南並升居徑山町作無量壽觀世音護伽藍神三小殿及演法集僧之堂三門兩廡廚庫之屬皆弗克視其成他町宜有而未及為者猶多也今住持雪窓明以至正四年秋九月由虎丘遷主慈寺並捐衣孟之費構經鐘二樓各為間者三其崇十有七尋修廣秘是棲經有藏室以純金一

柱八面細圓五百天神環繞力士却扶搗蓋香雲綃紗殿連官大姓好事之家觀者莫不目眩心駭爭投錢幣以助勝緣雪窓之經畫相勞靡憚其勤甫及三載土木之功秋然有序以老病厥理繁劇老衰衰施并傾已素以援提點僧而退履虎丘之東庵八年冬行中書省右丞石巖公左丞吳公謀於行宣政院挽之復出遂以九年春三月再正法席增飾舊佛創造四臂觀世音而天神三護伽藍神而畫巨殿之八十四龕廡下之五十三泰朽壞頽甍頽壯勢密繁形金碧絢耀華英廚堂庫院什器之類纖細畢備南楚之弗克視其成者至是可以無憾矣斥大方丈為間者五上為重閣下為廣堂前為廳事而蒙堂有位象

寮有間舍庖廩室亦次第告成南楚之未及為者雪窓無不按其法之所宜有而伸其志之所欲為雖曰前規後隨而功其倍之南楚之成其始者奎章閣侍書學士內翰虞公記之而雪窓之成其終者未之有記於是其徒耒耜耨耨者補僧町述事狀屬書而刻焉阿舍經世尊說若能補故寺是謂二梵之福南楚虎岩靖嗣雪窓以晦機咲隱為師友相與紹隆祖道扶植教基期與國家億萬斯年永無極是用微方便力示現有為不離世間法而入第一義豈止可資二梵之福而已雪窓之功倍於南楚而清於虞公無能為復何以贊一辭哉姑序其歲月使來者考之爾

重修承天寺記

陳繼

寺之創於梁天監初曰重玄唐曰廣德重玄宋曰承天後曰龍仁元曰承天能仁國朝曰承天厯歲既遠廢而後而廢者累矣至元間南楚說公主之繼以雪窓明公二公先後為大殿為宮閣為經鍾二樓及諸殿堂皆極宏麗而天下未有與之稱者也然未百年而剝落傾敗者日甚其為之主恬然視之莫能葺復者已越數輩長其教者恒慮不寧乃謀於眾曰東南大觀而振吾道以為眾之所歸者惟在承天主席既虛非得其人將何所托余曰南印定公其可為南楚雪窓後者即舉其住之公淡然而無所為惟勤其道救其行以善化人而已與之遊者董翼

仁慈不為殘忍浸其寬裕而黜隘陋如其誠篤以謝浮薄跡其剛毅用委柔懦故人皆曰定公賢德而足以翊吾善之為者也咸傾心向之公乃倡於眾曰吾欲使是寺而輪奐之若初也盡出其貲以集工材其樂施占事者源而至始葺大閣為佛萬數再葺經鍾二樓葺無量觀音二殿而新盤潭殿未理大殿為四天王於三門畫五十三參於兩廡凡諸貌像而皆飾之瑤瑾供俱處所宜有者無一不其金碧耀日輝煌映發入而觀之者恍然若不知其為人境也其功盛哉然公之志猶未已也往時南楚雪窓皆為宗門碩德著聲湖海其相繼事以雄士木之功猶稱不易況公一身而復新其舊者哉前有作者後無繼之其

傳不遠公所謂有功於二公者矣可謂不孤其所知者矣公溧陽人也姓李氏生大歲聞長者誦佛書即忻喜悅父母以其有宿故乃出家於已之興化寺持規就度而若素習者十七時京師止天界日接諸耆緒論釋然開悟既而游大江抵荆湘遍求佛祖陳迹盡謂有道以正其學久之起然而還止蒼祥公與之語喜而謂曰子能為吾宗嗣矣公始出世於吳江普濟轉湖之天聖人皆歸之起廢為新其主承天能仁越十年言行如一曰於予公可謂傑然而不凡者與余其事述其行以刻於石俾有勸於後來者從其寺之耆舊眾所請也以書數枚北京而恐余言與之後者藏主琢荆石也

承天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寬

蕭梁氏好佛其下化之一特佛寺江左為盛然尤莫盛於吳中若承天又吳中之特盛者相傳寺為衛尉卿陸僧瓚宅而捨以建者自梁以後廢輒興之至元至正間主僧南楚極力改作而其制之壯偉精巧絕矣金華黃文獻公宴為記其事入國朝殆歷八十年當正統癸亥之十月寺一夕大火蕩然無存又明年適朝廷頒大藏經至僧綱司都綱永端時燕住持建堂九間以尊奉之其後僧徒相視莫敢復措手者蓋三十年于此今住持道澤謂寺不可終廢也然功宜自大雄殿始乃謀建之蓋承天固郡人之所瞻仰者也于時開有是舉爭出錢粟求助

其徒成昌更刺指血書法華嚴華成其事而助者益眾美竟以
成化甲午七月丙辰起功凡六年而功始完高廣深闊一如舊
制凡形像設亦無不備於是澤公頌郡薦來受都綱之命乞序
書之其言曰寺之功甚鉅此未及其半吾當決茅成之而未可
必也幸先畀之文以記嗟夫大雄之建非以奉佛也乎佛之道
吾不能知然嘗觀於其書務為宏博廣大之說故學其道者每
務為宏博廣大之事亦惟好於上者極其護持而不拘以法禁
化於下者致其崇奉而不惜乎財力此其事之所以成也今夫
官府學校所以出政令而資風化是固有益於上下者誠病其
敵且陋而有町為焉費於公而罪戾至勞乎民而怨謗生繼之

者視以為戒故有終其任不易一木增一瓦者此其事之所以
廢也則澤公之為此舉固其才之長力之專以出乎其徒亦惟
其為彼而不為此、其費若勞雖不可以數計卒能隨其用使
致其才力以成乎町謂宏博廣大者而還郡中之舊觀也予故
記之以示其後之人

游福昌寺入佛殿後記甲寅

祝允明

六月二十日與洪子詣福昌禪院避暑洪子還世具飲膳僧人
不來以俗說侵擾意已虛聞又能開佛殿導入乃稍入後門已
視殿不復作礼坐檻側瞻相皆圓滿猶欲垂言者又不可聽玩
月曰首看庭落亭豆蔓作頂障日風微、來時院內外極幽謐

不聞一聲音不獨解體亦解心暑四体尚有微被物乃漸以去
巾次去手翼次去小巾次去袂意漸隨去物以養曰悟夫佛
之理以漸去為得者其大是也又思吾之教如幹世輔物者底
於至有以為力至其終而吾故無有則今日之空無煩至於其
終而同也使人蕩、為無累矣洪矣佛之理欽一二刻際乃力
留歟是不可思議大弘重也又曰瞻相即如真軀限一木果如
到聖凡為一時飯顧無極既而飲食來思者超存而獨病不
正記以殿中相者正坐三世尊後三大士尊先二十次十八
應真尊者以下達磨師地藏菩薩宋本利慧嚴陸夫人及護伽
藍神二

再游福昌談卧記

二十二日又與洪子侯二王郎入前地王郎具麥飯、後悉卧
地漸次縱談人間事間及一二出人間事未及究細瞻佛相益
熟若有會許者

游雍熙寺雜記

二游後幽想不息二十四日侯君偕洪來期往玄妙觀斯須呂
學究不速以至遂偕行會道士脩事不可留即返往漢壽亭侯
廟亦有礙又往雍熙遂登大殿沉觀弘宣其前廣庭左右夾室
重樓可蔽日西北縛檣為屏數大蒼蒼生冷氣是日極熱此若
不知者予家故為寺門使諸比丘並坐道二十年来事與人懷

歌，齊食後釋客請作詩書扇甚多書後更少食到前殿各房
院往，轉清勝漫師誦予十五六歲時所贈詩如在夢內漸次
迴慕乃歸

復禪興寺記

王鑒

禪興寺在吳城之乘經坊相傳梁武帝女公主所居也主諱妙
嚴出降刺史孫瑒，與主皆修梵行異室以居瑒居西曰禪興
寺公主居東曰妙嚴寺昔方崇釋教上自王公下迄黎庶奔走
皈依傾動都邑鬱殿崇臺金暉碧映齋廚方丈僧寮凡二百三
十餘區其趾周各一千一百三十五丈有奇瑒死公主屏居梵
誦沒葬寺後今有丘陵然其塚也宋大中祥符元年改額傳法

屢興屢廢至元二十二年中尼祖壽奏復舊地再立香祠自是
世以尼守正德丁丑授學侍御吉安張君鰲山至長洲縣學恠
其隘鄰有廣化寺因撤之以廣學宮遂禪興尼以其寺俾廣化
僧居仍改今額僧思露令其徒道欽詣禮部給劉注持按寺自
梁天監二季迄今蓋一千卅年矣代凡幾易寺額亦再三易僧
與尼亦迭居之始瑒與主初此為常住也視其生為空花兩月
况委蛻所托變易興廢真夢幻泡影又有大者焉梁武舉江南
而棄之况此一標曾何足存然吾聞之禮亡國之社屋之殿士
黼黻裸裎以為去鑒也則茲寺之存其不為永鑒厚見露尚封
殖之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展澤王鑒撰 雁門文徵明書嘉靖癸未歲夏五月
沙門洪演使恩露琛道欽永貴仁厚立石 章簡甫鐫

蘇州禪寺碑記

劉浩

蘇州為平江大郡故其地素多蕭梁遺跡而名蓋臣利咸萃于
是有寺曰雍熙者其一也寺距郡治東北約一里許其始置之
由歲久莫知其悉相傳以為梁天監二年太守陸襄與僧清間
所有道契遂捐其宅、趾廣袤師乃募緣作大殿舍利方塔於
其上請額賜額法永寺改之郡誌亦載焉是后兵燹相繼而寺
以廢廢之蓋在五代之季也宋有異僧辟師者卓錫是寺梵行
精切嘗入定升夜摩夫宮說法贈如意寶及出定尚執于手復

改額曰雍熙寺一時數字復興緇流雲聚法之盛他刹莫之過
者觀此亦可以見地目人勝之不誣也於是別為一十六房、
各有名始後諸房寢以不振其時獨存者安分一房而已歷數
世傳至僧廣宣廣宣傳明理明理傳文采文采傳文奎文奎慨
前人之故緒慕遠祖之餘風確然以脩舉為己任驅馳鄉井寒
暑不憚遍扣諸崇我西方教者得施子克相其事正統丁卯歲
甫撤其卑陋而大之有法堂有方丈而廊廡寢舍之所庖福
池周之處固有具已而慮大雄氏殿未復舊觀則又發大誓
願廣畜土木之費雖暮年益堅其志力歷十餘年為天順庚辰
而落成殿高計若干尺廣計若干尺而厚棟脩矣而樂方崇皆

與樞稱其求繪工繪佛摩尼天神之像金碧輝映瞻者皆加嘆其使宗軫宗豎道乾道坤大觀大升輩以次嗣主其寺皆能克紹前烈至開宗風故其傳愈久而愈隆也為宗翼昔每念寺無紀述則何以監諸父遠一日具寺之本末來請予為記嗟夫凡佛者流類以莊嚴為事而於禪學則或未暇然莊嚴之事不能無起廢也夫起廢無常或既起而廢或既廢而起是皆存乎其人之得度之衆固不可不知所擇而於歸師禪學之驗則又當搜攷典故究傳仰而止之使茲山之地因人而勝於今亦猶因歸師而勝於昔也顧不美哉予嘗偕吾兄經厯公遊於寺靜情子夏之業故不讓而記之以副宗翼之請云成化二十三年歲

次丁未孟秋七月初吉五石鄉貢進士江西饒州府鄱陽縣儒學教諭郡人劉浩撰文徵仕郎中書舍人直文淵閣項脩國史王牒侍經筵官東吳劉濬書篆

蘇州府景德教寺重興記

姚廣孝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聖人言人能同心金雖堅可斷則其言也有意味如蘭之臭氣可取也所以天下之事無鉅細為之者同心則成不同心則敗故周武伐紂有亂臣十人惟一心紂有億兆人億兆心紂所以敗武所以成也然人之於事為者何以能同其心哉在乎公無私而已公無私則衆人之心自然同矣故其事為鮮有不成者也非惟無不

成況成之有易焉爾勝國之季余多游江湖間見佛氏之居號鉅禪刹者寺之衆常千有餘指穴後欲起其廢為住持又長年引衆鳴鑼擊魚穿長街入短巷徧行於衆落間化募檀施至有歷數代住持三五十不能成一殿完一間過其門者見之無不嗟咎而太息也余以其寺之衆非不多也化募檀施非不廣也然其事業久而無成者蓋人心之不同以私無公故也吳城景德寺吾中書令王珣舍宅為寺基于深巷之中極幽閒清遂如山林間故代有名僧出焉近年以來寺罹回祿遂成丘墟寺之衆亦零落殆盡以是觀之何日可能起其廢也有僧曰智仁與其徒深淵嗣膺如珣淨瑤志願興復此四人者日以應赴經齋

所得觀資俱入公帑才累錄積以為材植磚灰瓦石工傭之費而未嘗營一富人之門求其財施庵與於永樂改元癸未至于二年甲申而成二殿及僧堂廚庫衆屋雖寺宇未十成而已有可觀也比前所見號鉅禪刹者廣行化募三十五年不能成一殿完一間者豈不霄壤之有間哉智仁等余舊好識知其為謹愼人也來請余記余曰嘉其四人同心而公無私事業之易成如此可書以為將來之勸故不辭而為記寺之初始顛末沿革事產元之翰林國史編脩官楊載之記備詳茲不復書

寶林講寺記

張益

有志者惟克于所欲為必大有成就觀之白雲英講師易寶

林菴而為觀音講寺也豈不信歟菴在蘇城中元至正壬午間明妙悟大師懋公之好創懋公之師為中峰和尚中峰道振一時得其傳者輒能化衆好在法幢高建故寶林雖以菴名盛踰大利懋公示寂繼之者則為無盡父禪師燈、相續光明愈熾宣德丁未菴厄于火殿宇廊廡蕩然一空而講師乃禪師五代孫念慈佛地成壞有數興廢在人當使荆棘瓦礫之場復觀輪奐輩飛之美罄素出資務宏舊制始構釋迦昆盧彌陀三殿繼構觀音天二殿山門兩廊以及棲寮庖湯佛像供具種種咸備金碧交輝心力並殫人謂構師之志已愜然猶不自足聞觀音寺廢地已久幸將額尚存因歎曰以菴易寺真必有相吾者

乃後縣禮部得從所請復命徒聚來菴為住持請余請記詢講師乃長洲人有章律法師之高弟號知幻叟諱謙通鑑德俱邵漢天台性具之說為衆皈依嚮此所以能成其志也夫志猶力德猶水也力可以駕千石之舟苟無江河之水則不足以行後之人志欲為其所為者尚視其德用加勉焉厥寺其永隆乎金紫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公房瑄序 秘書省校書郎基母潛銘

龍興寺碑

房瑄序
基母潛銘

厥初道在人和上皇取象以濟其累中古淳薄人散東周出禮以順其動後代統極人安西方流化以復其情夫動與理違靜

與道遇詩書之義尚乎聰明其終動以乖乘戒之旨反乎視聽其終靜以適然則先王之作其未盡欤如來之道其無上歟觀其教乘方駕愚智各新其業大慈一貫胎化咸遂其情法要顯言佛性可以懸得禪宗隱契菩提可以程至通天上地下之事達前生後身之理歷劫必遇其勝因累生固成其前果輪迴極厄無物不盡非釋迦如來孰能至於此乎精宮為歸誠之地比近是覺後之人非明王良且孰崇於此乎此宇宙我高祖創業之成烈祖潤色之則天皇后中徽之孝和皇帝再興之此龍興寺則孝和之天下諸州各建月號以慶王業也雖棟宇已立而裝持未嚴開元十七年天火下焚僅獲半存州將王三從叔

無言聖祖帝緒稟受自高發慮存誠與廢品不類於彼無度外之物在我無累已之人廣不可尋浚難以測政成化傳自遠俗康位居藩牧與天子共理親則叔父與人主同家護社稷宗於他臣視龍興別於餘寺與言多感舉意大成以家準先施錢數萬合境僧尼等道會一物通十方同力來奉佛塔此州是闔廬故國太伯始封習俗尚華人亡克讓聞義風應捨財雲集上座戒嚴長江氣雄心朗才傑寺主行履外想遺形苦心堅行相與戮力營衛受伏州主由是發人取材贊賈購匠川流咽塞道路相望體製詔決於公輸環巧採奇於衆藝程式既定百工齊舉素無特起舊有增飾復正殿之四雷曼長廊之南垂郭開房

室增加廡庫高閣疊起以下覆三門並建以相挾如少華之承
西嶽少室之拱維嵩彩翠虹新樂壇雲密敬甫已就宛然化成
右辟亭左城堞亘望直視一面齊故背倚開闢俯朝盈夕散之
人前枕通莊閱朝京通越之土地富聚落之腹壯為塔朝之首
標吳中之巨巖實天下之景福向若衆生無緣則佛不出世象
教何由及此乎聖祀非長則帝不出震龍興何以建寺乎州無
賄牧則蒼廡不化則力何以得廣乎百祥畢備成是寶功足可
以老揚前烈字佑下人也瑄浮客一過捨舟技體目駭奇功心
賞直節難請敘事不甚明暢銘而頌之實在能者詞曰在昔元
命運革唐德大衆有歸神器載復人用慶玄津扇福過命率

土崇之法堂錫名取類棟宇以光善本物持淨亦神護發地勝
煥莫知其故疎綴烟銷迴廊燼半落層構斜通平地烈、皇叔
總戎古城象設不觀風埃成茲崩殘不葺忠孝何并乃廣其施
誘人助成英、即貳亦既同聲聚、僧士誰非會情授心露塞
劫信衆願舊製俄滿新規更營龍跳透檻虎翼脂甕與國同劫
配天作程假詞紹美吁其以驚真元中造寺僧元壹神怡寺主
重後上座靈琬都維那靈、經營結構心廣願成化攝有緣捨
施聖會取材斬木驟水奔山鶴迹數千尅期以就成歲歲刺史
給事中京兆韋公夏卿言念棟宇脩復碑紀起廢爰復舊文重
此刻立時十四年又十月十五日建東海徐知古書前守揚州

高郵縣尉沈寧篆額

永定普慈天台講寺暨建海印堂記

姚廣孝

永定普慈天台講寺按宋史功郎平江府和靖書堂山長劉承
增田記梁天監初永定祖師建於長洲大雲鄉閭門水北之地
蘇州刺史顧彥先舍宅為寺迨唐乾符間始賜勅額大順元年
寺罹于火景福五年重創于吳縣西南當閭閻中道場洞啟檀
度至集比舊有加即今之寺也石晉天福六年節度錢元璠更
額為普慈至趙宋寧宗朝浙西提刑司鄰於寺提刑知府發運
前制觀文趙公就立為本司祝聖道場命淨信講師惟一至之
觀文公信向於佛竭力護持時有朱省元等五省元占佳寺宇

公謂五省元曰祝聖道場官員寄寓大為不便公以禮待各助
搬挈之資出焉於是伽藍廣復清淨提刑固有前代累歲決獄
文卷惟積腐爛不堪稽考者公盡舍入寺命善工圍造釋迦佛
像布以膠漆飾以金粉莊嚴美妙非木刻泥塑者可並至今嚴
奉累經兵燹不壞其靈驗如此元至正間九泉聲公來董是寺
徒衆迺著法席始盛公宏儀秀慧通內外學尤長於文章望重
於時能大弘法施陞堂講教法苑妙經編素者文童稚習學者
數千人庖供豐足香燈畢具於是永定名冠諸刹唐章應物為
蘇州刺史遊永定寺詩有開齊春樹陰之句公以方丈息焉之
所扁曰開齊大夫士休沐之日則會集于茲講論吟咏為樂每

至夕則返說法之堂名曰海印元禮部尚書泰不花公學業大書海印堂三字揭諸楹間觀瞻者莫不忻悅元季釋張士誠據蘇州城中僧坊例皆軍住於是永定寺宇亦毀壞講衆不遑安處惟佛像與海印堂三字在焉至本朝洪武初雖有住持皆無力興修二十六年寺鄰普居士蒞之念此古道場乃衆法植福之地一力施財以建佛殿三十年本寺住持永壽仍立山門三楹間殿成於一時易而靡周不二十年風雨震凌瓦甍摧裂兩廡衆屋蕩盡雖方丈獨存高足以栖衆演法而行其視矩也然而主席久虛壽俗其徒善述禮請同郡前寶積住持此宗入師補廬焉師有戒德精究諸學有紹衆緣人多慕向寶積

又廢師力為之興復及受茲請欣然而來壽仍割衣孟之資及募衆施助師之力翻蓋佛殿重造海印堂始於永樂十年春完於十二年秋輪奐一新壽復施長財即造一天藏經函盛置貯度于佛殿左右間以備寺衆展誦祝釐來遊觀者無不歡喜合掌而去壽等感師不憚勞苦成此大功詎可不使後人知之於是追余乞為文以記余以壽乃鄉中故舊弗多讓遂僱書寺之歷代廢興顛末為記俾歸以刻諸石

重復永定寺建佛殿五賢祠記

江盈科

蘇州永定寺蓋梁太守顧彥先舍宅建其後陸處士鴻漸倚寓焉同為題額章蘇州應物解即撫息久之劉賓客錫白舍人

居易則先後剝即嘗游咏其間吳人乃肖五賢像因寺構堂伏臘俎豆無替及我世廟初寺廢堂亦圯知府胡公繡宗改稱書院聚徒講業迄今垂四十載并院亦廢余嘗駐馬入憩但見斷蓬荒草走兔棲孤棟折為薪垣摧為工僅院後小巷如斗大沙甬二三輩就中祀佛案上列木像座正冠垂紳悉皆珠網塵灰眉宇黧突余曰此何神僧愀然曰是韋白諸公像府謂五賢者也自堂折為院遂乃假宿于菴菴繁俎豆缺如矣余不勝慨歎以問王徵君綬登徵君曰直請當路挈基踴躍俾募建原寺與五賢祠可乎余乘間言于太府朱公燮元厚叩頭而知長洲鄧公雪霄繼余主持僧乃從郡縣受牒求徵君題疏過募錢刀

粟布鳩工庀材建大雄殿奉諸佛構祠堂奠五賢其餘齋厨僧舍次第修葺期後千載俾觀余時在長安徵君紙書請記余曰歎此五賢者彥先挾專城之責舍宅以異諸僧鴻漸遭平林之危寄寺而長四大章公宴坐憐然埽地焚香白公劉公賦詩等情虛舟遊世皆抱夙因負大根器今殿宇既啟祠堂載闢諸佛得五賢而震旦之教猶宏五賢記諸佛而俎豆之延誦久豈非人天快事哉夫彥先四君子刺史之閒而鴻漸則布衣之傑也此堂既恢登而拜焉者瞻四君子之像必且穆然思曰吏惠不循耳吏誠循即崇祀與焚供俱綿瞻鴻漸之像必且穆然思曰士志不脩耳士誠修即韋帶與簪紳並貴感而奮而奔走于

習者之林可謂非蕪湖立牖之一助哉是舉也一朱公一鄭公
握四寸管還金輪之墟于久微之後王先生掉三寸舌復聚眾
之地于灌莽之餘並稱法苑月證善果而拈据執掌取永為川
如慈封泥期于就壘化立至理與其使安寧永有一心茹苦
底績余官長洲凡六稔即今棲遯京洛不無并州故鄉之想異
日上書乞骸骨當以一筇一笠入吳門拜五先生之像分膺長
菴主鉢中香積僧今日濡筆之首無俟曩耄耄性矣

吳郡崇慶禪院淨月堂碑記

黃省曾

常樂我淨者除覺之強名也新頓悟修者緣身之幻履也目以
對生順果隨而權地淨無體性即垢境而超詮圓湛全融洲部

本青蓮之歲靈如貴攝墮天皆結畧之區蓋一道清淨窮太始
竟未來入無畔絕思議而不動者也我吳郡齊女門之西厥有
崇慶禪院秀拉華敷莊嚴祕境漪泉燭帶洗把幽襟大學士文
定吳公昔為遵賞賦標佳勝目以百花園播稱習沿為號迦
其建始則賴於宿祐開此靈山皇運已三道輪則一弘治間寺
持法鏡星集上紹日輝宗學慧香周息聖炬恒光遂使飛鷲新
林土通廣花羅珠蘭判界接金園帝釋遊徊以詠經天有霄欽
而應會悟通晚臘端化委終茲有法嗣如祥聲慈僧秀正依住
德揚聞妙風翼於嘉靖九年飾普提之賢樹結宴坐之瑤堂後
振西極前俯東明中儼象尊列分祥攝探、地提據從節臂早

早暮陰隱微居卷層厓既登名易惹致還張席坐翹邱首之創
儀安處沙門準普服之請乾跌參花觀雕琢燈傳迅越慈程契
無修而無證當踞祖位排有執而有捐精勤汎濫受之舟匪度
勝騰厓之嚮智雨至施盡阿祇而被潤法雲弘覆彌情想而軒
陰痛瘡衆生頑泯成於象帝選悲曠劫刀荷奮於師王自此盛
哲言慈怡衷悅味清蘭拭膝陟趾福田輪林待詔衡山文公嘉
其高貴題曰淨月榻色有禁道周愈顯如祥以余素有巨簷之
慕託託言取表詮真休竊憶如來旨肯若非因者何云大事因
緣始萬行之塵故若為因者何云從目生法不名為常豈能造
之定有故知非因非無因非有淨相非不淨相了此神

解離業淨談曰莫非卷縱之起機而廓然之最歸者矣迺綴斯
文授鏡來祀嘉靖十五年丙申十二月望比立如祥立石

定光寺興造記

張習

定光寺在吳城中西北創始于宋景定間從禪師厥後代不乏
人雖未而元以及 國初惟以菴名中更其變鞠為荒墟陋屋
數椽雖子民舍景泰中有永祿諸所幼最業于茲以為方今遭
逢 盛世像教之興正斯時也慨然以興廢為已任爰引舊址
而廣之特立 京師請定光寺額 制日可遂錫今名乃建承
恩堂以修 上賜餘未及為而示茲其徒德順嗣之欲大營建
以畢師志而崇無餘富乃與善友陸以章輩欣然出臂為倡於

是地者接踵乃于成化乙巳創造大雄殿繼立祖師伽藍二祠而講經之堂款賓之所以至寮庖庖福之屬與凡像設給事儀極莊嚴瓊甍坊鏤俱極鎮固庠成之歲構起三門金碧麗峙時通衢始與閭閻弗類傑然超出矣久未有載階將來者莫知時首據詞撰予文記之復欲建天王殿村瓦已覆而班又謝世今其孫定興承慶善繼善述繕繕完好有隆無替惟茲寺之興適當聖朝隆盛之時又得琮珌二師與其技孫之賢致諸善士之助勞心殫力錫積寸累五十餘年建大法幢為四眾所皈依而足光之名始列于晏大刹其亦難矣按其教阿含經云能補故寺是名二梵之福今班師輩非徒能補而能煥然一新則

其明獲之福証止于經所云乎則凡施財效力讚歎者舉蒙其福利矣後人尚克嗣之以毋忘前人之賢庶幾億萬斯年與皇國鞏固焉故為疏其始末俾刻之石弘治十年丁巳孟冬吉旦

定光講寺重建天王殿記

皇甫訪

夫寺曷難興也稽之于經師利創道于摩耶阿含示福于迦葉遂乃布金為地聚寶藏其育王擬象于青鸞漢帝錫名于白馬鷲峰峻挺鹿苑叢開二梵福緣十方功德者也吳季昶載古刹森列定光寺者初以菴名後厚為寺禪帶皋比之虹山倚長隅之雄繇宋及明中興寺廢法僧永瑞使步而入燕京披衷

而于英廟詔從舊額新出新恩琮珌所奄茲德班攸嗣時景泰成化之交也燈相傳種以續聲建承恩之堂以修居賜復營大雄之殿以妥佛靈以次而講經有齋經之而竭款有室寮庖庖福之皆備垣墉既就之惟聖像飾莊嚴寺稱佳處師琮珌擬述于澄什技與慶標辦于禪林王因光近接比隣為公社之淵明徐紹卿海來託宿若解榻之玄度第歲曆綿長不無興廢天王殿疎宇頽頽廢墟摧圯焉見縱橫丹青漫漶象教設而徒存金碧毀而莫振慨茲廢墜捐資完好復渡甘泉以資塗涓築石渠以却泥濘起廢振頽之功非可泯哉沙彌文林之言于予曰昔蘭綬綴蓮于頭陀廷碩驪奇于天竺余才雖不

逮鮮或似之夫定禪之體立光禪之用也泰宇內融德輝外煥蒙莊止虛白吾儒誠明形著一也上輩皇圖下綏民業不有豐碑安紀鴻烈乃稽首而說偈曰佛本名覺世崇三寶定立靜體光留慧如金粟呈神玉毫吐曜眷爾繼從闡幽玄教運適其昌顯其造能定益尊其光踊即紐提其綱提執其要材竭句天沙逾億億萬斯年永綏朕兆萬曆庚辰孟冬之吉

東華嚴講寺重建大殿記

沈鑑

吾吳東華嚴寺創始于赤烏之年有德雲法師從北寺卓錫于此及宋咸淳元年方請寺額文年僧嗣芳奏免地稅寺停有祠山張帝廟每禱雨輒應慶元間吳地久旱知府虞公憐祈雨獲

謝警殿以奉神。于法門為外護。若頻那夜迦現身為異類在東華嚴一制則與章現並功俗誤以帝廟而名寺焉。本朝永樂甲申住持性乘初講堂三楹宣法化伽藍次第興建宣德間知府況公鍾復修祠山廟并蓋僧廬嘉靖時山門衰替雍熙寺僧海洲來結東華嚴之業故寺為雍熙之行派萬曆己丑大雄殿傾金容蝕且廢更地近市廛舊址多為居民侵割庚戌秋寺僧智覺同遊衲德珠奮起重構時宰官申公用慈善信楊君應春倡義布金棟梁椽瓦庶幾得構而智覺等復以老不任事法孫淨遠雅修梵行矢志荷擔不惜蒸神痛形捨身為法赤脚炎霜者十餘年至丁巳而雲間宰官董公其昌本郡宰官凌公

陳公仁錫鼎為勸勸金錫精舍越三年又宰官汪叔鳳發歡喜心再捐貲鉅命僧性本協理工役殿始落成淨達于出入因果毫髮不昧檀那輻輳大業克舉茲經始以迄茲業非一手一足之烈矣予思東華嚴講寺也講者明真空達妙有誠思亦烏至今吳中王侯第宅不勝變遷而寺之盛而復衰此而更甚也改初建規模豈非俗之所居無開行頓故豪貴雖榮轉形成夢琳宮紺殿乃清淨普念時特雖三災彌綸而行業湛然閱歲二千猶猶瞬息此為妙有然妙有即空發揮何礙今佛宇祇居不隔一塵鐘鈴梵貝別成法界且納履多何許之泥塵塵登支遠之座華嚴四界儼然不動蓋一光東始皆西歸之總持要攝也

余特為東華嚴點首云時崇禎辛未冬仲閏月之吉

梅隱菴記

范元衡

吳郡維枕盤閭直伍相廟東北有地數十畝皆建炎前邦人居址界為疏畦而梅隱菴者獨峙其中嘉定丁丑歲予自雲間復携家歸卜居適與之尺暇日賓朋來訪求所以為散策之地始識斯謂梅隱者規模略具樓道汎汎葦葦于其中而胡普蒙實主之問其經始則肇初于開禧間方未創時境特靜僻日未及暮人已跡絕自有是以來昏旦之過往者始安焉其地則得之鍾氏者餘皆伏重修踵至成他日一偉觀耳未幾有道人陳一如用平生剛猛力除塵障歸清靜地於湯火地中發生蓮花

盡捐已貲輔以供施舉菴之鉅細物務皆增廣修飾之仍助菴之歲瞻焉於是佛像殿舍一新眾觀會今武陵使君鄭公監郡有意崇獎因得元僚四明樓君治書扁以榜其廬而梅隱之名始著其菴後築屋周繞以池通外渠中設板道貫道架屋後為穿堂倚欄憑檻俯瞰清池碧落懸倒荷重書韻萍浮星翠珠有奇觀池之左右外隅環植花木舒豁幽清塵囂不接修道者雲來皆一如之力也一如以予向所遊適屬為記予謂天下之事無常昔本荒土旋為勝境今梅隱所住之址一疏畦地耳而焚修精潔之宇施為局者廣狹者斤舉斯謂我輩濯濯之地盡為名藍福地未可知也一如其紀之時紹定二年壬子冬月吉修

職即慶元府鄞縣主簿范元衡撰

大雲菴重建殿宇記

楊猶吉

夫世聖人一仁而已矣其法東流二千餘載雅為王公大人之
所尊仰所以曾訪金刹隨方顯現吳為大都尤擢此為大雲菴
者南禪集雲之列院也洪武中寶曇師欽奉 高皇帝賜額統
之本寺吳中諸藩若多出前代褒崇至於親承 聖渥惟此得
之且寶曇遺塔貯在前沼後岡古松標壽又廣陵南園之舊蹟
斯實伽藍之傑者歟境不徒勝必有嗣人燬而復興茲惟道
力於是西房一峯嵩公暨徒松岩鎮公又一始於斯菴也當正
德中菴遭回祿已為瓦礫之場矣十二年一峰師徒以已貲先

建大殿不藉檀施之利其八月告成至今嘉靖三年又建堂宇
門廡自為一房亦成座下半雲雪溪本閣吟筆馳聲叢林至是
咸頌駭奔共落勝舉然後祝 聖有町居眾有集美哉輪且矣
矣十四年南禪主席缺員眾推松岩為綱紀亦 力修蓋傾
囊無吝明年隨牒上祀部植創 歸其事蹟請記尋先約
也惟大雄氏之道弘被四洲匪徒以蔽滅為事其中富貴與世
諦等惟善嗣者受其福茲菴化備為新能恢弘先業非其近承
紹續得人之一驗歟且荷 國家恩命外緣無擾受賜匪常得
不展香夕燈以竭焚修之報則法懺永隆傳祀無極可不最諸
一峰妙通醫術體釋行仁由是克裕淨則用元興復既崢嶸於

法門矣松岩剛直有為醫尤青藍兼好文事皆前修之上足本
山之小崇昔創固不易也今復寧無難為是宜書以志之

重修大雲菴碑

文徵明

吾蘇故多佛刹經洪武肇肇多所廢斥郡城所存僅叢林十有
七其餘子院菴堂無慮千數悉從煨燼併遺基廢址率侵於民居
或改建官署有基在而額湮者有存而莫亡者亦或鞠為荆
榛瓦礫之區併其名與迹而莫之知者百八十年來更革靡常
禁網之地殘寮廢刹稍興復聚徒焚修香燈不絕月引月翼
往叢林比隆亦有已興而復廢因循蕪棄不復再振者則在
嗣承之人何如耳大雲菴建自前元某人豈始開山者之郡志

菴嘗併于南禪寺洪武中寶曇以高僧奉敕住南禪某蓋其徒
也大雲寔其子院寶曇示寂猶歲舍利於此石塔猶存當當時
雖屬鼎併而以曇故不滅其迹永傳有人延引不絕以至於今
耶菴在長洲縣之南雖通縣治而地特空曠四無民居田塍縵
衍野橋流水林木散處雖屬城闕迤邐若郊野菴介其中水環之
如帶其水東自葑溪沿流入郭至此分文而南轉出菴後左右
紆迴匪其前為放生池，方廣數畝洲渚浮泊望若島嶼獨本
為梁以通出入嶽泉則菴在水入菴則身畔塵外僧廬親溪
古木森秀映樹臨流恍然人邑別境余屢遊其間至輒忘返非
直境壤幽寂而僧徒循，多讀書喜文好雅遊皆文人碩士若

沈處士石田若揚禮部君謙蔡翰林九達皆嘗栖息於此比歲燬於同祿往山嵩一峯與其徒鎮松巖戮力起廢煥然一新礼部更記其成及是再燬而鎮之從是昂亦再新之經始於嘉靖丙午落成於戊申之夏棟宇雄麗像設有嚴華幡鼓鐘列置如式門屏垣墉悉還舊觀於是伐石樹碑請書其事余惟像教之行於中國固以崇嚴為事普之名僧高士多留意於此名山勝境珍樓寶閣列剎相望玉函金相璀璨琳瑯謂非此不足以極天人之觀以起人歸依之心其為道蓋如此而今之為佛學者高談空寂務為虛幻現塔廟崇嚴之設凡一切丹青土木之設皆以為有為而非道之所存往、棄置不以屑意其或作意興

修以基道業則題疏勸緣持孟請巧所成無幾而半入私案此則佛氏之巨靈無足言者惟慈菴起於歸併之餘其興廢之由不復可考然自正德以來三十二年之間再燬再新事功宏偉經費浩穰而皆取給衣孟之積一不假檀越之助而事無不集嚴翼有加豈非嗣承之得人哉比來慈道寂寥僧徒孟浪雖名藍寶剎號稱叢林亦多廢廢不葺荒蕪敗墻榛莽蕭然燈地香炷不絕如絃視一已廢復植之巨何如我君於定昂之徒之舉更有慨焉昂號半雲靖共有為今被推擇為郡都綱之作頌曰有崇大雲莫此幽墟孰其啟之其人寶臺斷崖其初嚴、寶量衍德以紹爰茲於此於先有耀漫、清池翼、幽石塔渠、

舍利其於維百斯年弗替有引有攸維人嗣承則允寶幢快、紺殿隆、鬱攸示更維劫之運載焚載蕘其重輪以真迦言有作式還舊觀華幡珠網像設中嚴諸光下賁人天具瞻一峯用凝松雲其繼匪法則然亦表厥義我作頌言後人伊微弗隕厥世尚懷其承

金井菴白業堂記

馮時可

姑蘇齊門之隅往有銘心菴建自元至元四年菴廢于同祿久矣尚遺三井其中者瘞比丘骨左以瘞優婆塞右以瘞優婆塞與比丘尼至今不廢 世廟初年道人馬祖曉者振錫於茲道人為海天禪師高足負大智慧獨廢精進結數椽其傍是夜井

發金光菴時由名時未有金像比鄰某居士塑大士像得供於普陀山既就道 歲夢大士謂蓮華淨土豈必海際已哉遂移像菴中供奉道人示寂其徒孫比丘法志繼其衣鉢以及滿量演信修持勿替觀施雲集金太學繼臣首創堂五楹莊嚴法像申少師為書棟楔其前堂五楹則藉眾力以奉大士傍為淨室齋廚浴厠以次而其廣瀟觀溪為城中諸菴甲最後有隙地劉學誦獨構三室以奉白衣大士余捐貲佐之已亥歲落成因命其室為白業堂而法志以屬余記余謂業曰念起淨以垢名白者淨之至也念可不起垢淨兩忘即業且不名何云白哉雖然妙明心中無所不現隨現而有緣隨緣而有業趣黑則黑趣白

則白苟以無生理照無明心前不留後不迎趣舍離合之迹泯
如則匪但面壁膝蒲汰蹂躪自濯滌於塵根香色之外而後
稱白即廣應普度治世資生如龍如象變化擔荷一切含靈蠕
動砂石瓦礫皆妙湛堪持無所不淨無所不白豈白之而後白
哉若以功德心求佛以福利心求佛則為有住有相有住有相
則有碍有漏塞而不通暗而不明斯未免於五陰六入流浪生
死之黑業而已矣故曰業本無業白本無白法志等為悟於此
則是卷也即為淨土即為蓮臺昔人所謂道德野在山川草木
變為寶林馬道人金光之現其徵於斯言則雖精舍沉、特五
濁中之幻景耳莫足忘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浙江按察司按

察使前奉敕授督學校四川貴州按察司副使奉 佛弟子邑
人馮時可齋沐稽首撰 大原王孫登書 天水趙順光篆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陝西按察使袁年立石

大悲懺堂記

姚希孟

有智者大師行法華三昧心緣苦行解悟自後見靈鷲山七寶
淨土聽佛說法遂于翹勤禮拜中融通三觀了、通達一切心
非心法心如流水不住法中作是懺悔從證入得與七如來
懺悔淨光相映非徒救世俗學願祈家第永人者不思自拔亦
非憑仗特罪來懺一語影響願願自謂護身符也數傳而有四
明延慶禮公本法華像式開大悲懺示特以大士慈悲心拯拔

一切淪溺而為大梵天王說此陀羅相說曰無染心空觀心雖
知空觀無染則無罪無懺而又不廢恭敬教甲下嘗依大乘三賢
作我怙恃此正十佛業與十不共中推其獲行之法乃懺法中
最尊最勝者通來各教一燈輝映嗣續延及吳門驥、沾被然
龍樹大師之法源慧文慧思之裔派乘戒辨其先後通判其
指歸無論初心末學展卷茫然舌橋口咄莫測何語亦有夙稟
利根喜接捷要而苦行布之森森覺名相之繁多者惟吾友心
城居士篤嗜而深研之雖暫借復輪旋竟一笑自有密月未易
臚列獨謂理真則要而難尋迹彰則軌域易守且有菩薩之悲
願引之于前有交報之長遠迫之于後求止者不必結跏枯坐

而合掌已是那伽入觀者亦不煩提扉為始而道場即為帝網
故知各教本一方便門若修懺尤便中之便也男僧真常典居
士適有同願募建大悲懺堂重研奔走辛勞年歲周鮮須達之
布金亦少祇陀之隙地居士於苦塊中聞之喜而見齒謂是吾
不請友也遂以西園慨然施授此地有池樹亭臺之勝嘉樹文
禽之樂靜可以皮置琴書動可以留連觴咏如所謂春憐豎不
山坡眼角好園取意命名超忽臨蕩無論一丘三徑即月席花
茵與復不淺若視乎蝸牛情依猿鶴平泉之花木且與西陵之
香履分據于八識田中當懸崖撒手之時猶且撲入懷裏而不
知道寧使款湖底柴與經卷繩床同作招提故物而甘以其身

為辭巢之燕踏雪之鴻子慈居士捐割之勇擅施之博人知之亦能言之若其弘宣大乘暢衍孤宗以折狂慧之貢高而攝愚癡之信受此其微意所鍾而人不盡知余得揭之以諭于緇素之儔此堂修此懺者毋忘居士苦心普善薩有十種園林教化衆生是也其居士之謂乎居士姓劉名錫玄長洲人嘗死守黔城重園經年而百堵晏然能以身官自為天子作金湯者然又不自功而與向大悲曰此秘密加持力也居士之能空一切也獨園樹云乎哉

能仁菴記

釋祖瑛

有道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故身隔隱道而顯天目如住本

公其道大而弟子衆逃于窮山海涯而追逐不捨高麗君長即山問道朝廷屢徵不起于其死也謚為普應因師仍賜其書入藏嗚呼何其盛哉方師之逃于潛至于皖也有祖康者先隱此山願為後終身從遊匡廬金陵故至天目擇其勞者躬為之如庚子老鼎薛勤于郭林宗明大師之於妙喜必有厭服其心者也至大四年吳江居士陳無心以白洋山新菴施師名之曰順心俾震主之震以姑蘇禪初遊訪之行而無所歸宿至治二年買仰家橋嚴氏地南北至河東延二百三十三尺創菴曰能仁以駐錫有果菴居士吳志曰者施財作觀吾羅漢像自門而室及買菴基之右余氏地為園南北至河東西沿八十三尺至

順二年復買菴基之左戴氏民地為園南北至河東西延八十五尺及松陵瞻衆之田六十二畝心之所施者畢應菴既成以順心所度弟子正性領菴事是為甲乙傳授立誓以示誨蓋震之侍師曰又得師之道為用其土道固足以成此況其精者乎于是震之死又一年矣性慮其後周守先規而歿成法介福慶院長老從雅求文為記述本公之道震之能動其師以告之云至順三年三月十四日明沙門祖瑛撰

了菴記

祝允明

有一菴其基名曰善住蘇州城卧龍街上報恩賢首大阿蘭若於大阿蘭若中造一小舍號舍曰了於身稱喚亦復如是來請

卧龍街中善薩弟子明為執其義我聞世人謂諸心事先究竟了結謂之了了如菴善言謂之了了我未知識譬之於舍於舍一間謂之了了一間無送如一間外為當曰了當曰不了謂當曰了則舍有二謂曰不了舍身乃連譬之如舍於舍一間於間一柱謂之了了一柱無送如一柱外還有一柱還有一柱百柱千柱還有一梁還有十梁百梁千梁乃至又還有椽有拱有檣有瓦有門有階為當件謂之了了為當總件謂之了了於件謂了則未完全於總謂了件非了如是菴善不謂一舍乃謂一身如謂一身血肉曰了四大見存如謂一身心性曰了心性未泯如曰已沒謂曰了了如謂曰了明日還日如謂不了日在何

處於一夜間為當曰了當曰不了於此境界於此時候為當何
稱為當有稱當無有稱我問必無、無者所以我於稱喚云
未知識云何為說哉聞菩薩究竟完結在一夫無義如星當
大明心當大見性當大發力如是乃知菩薩究竟完結在無明
了亦無不了亦無、了與無不了轉、歸無乃是了義究竟開
我明說教喜解悟乃為約宣此義而說偈曰
我觀萬物身非無非、無身外復有舍、外復有稱如是以為
了如稱本云灰灰如了此無稱亦無舍無身應我語而究竟
完結



虎丘雪巖寺記

王



夫元黃判質肇自乎太極融結辨位式分於方域凡鍾靈秀之
氣悉為勝異之壤圖誌具載言示可已姑蘇乃吳會劇郡茂苑
名封川塗當閩越之衝方次應斗牛之宿高田多稼歲儲以之
汎衍雪屋此居風俗于為富庶俯重湖之縹緲烟景何窮睇百
城之紆餘金刹相望虎丘山者按吳地記云本名海涌山去吳
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一十丈越絕書曰吳
王闔閭塚在吳縣閭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
五尺銅棺三重頃池六尺玉見之汎扁皆之劍魚腸三千在焉
發卒六十萬人治之葬之三日白虎踞其上故有茲號又世說
云秦皇帝日遊海右自滬濱經此山乃欲發墳取寶忽有白虎
出而拒之始皇挺劍刺虎、奔而隱月改為虎丘焉故上有劍
池或曰秦皇試劍池亦謂之磨劍池今則長十有三、大湖餘三
尋其深則莫可測矣古詩云劍池無底浸雲根又云沉、劍池
水直上連滄海後以唐祖廟碑更為武丘云其山又有響師虎
泉陸羽茶井直娘墓生公臺石壁現其鬼詩林逋回其仙歌說
異之迹莫可悉述雲巖寺即晉王氏伯珣珉捨別業以創焉
始於一山中分兩寺故顏魯公詩云不到東西寺于今五十春
今則合而為一先是至道中微牧貳卿觀公庠改為禪刹延清
順尊有遺法主之彼美招提實為絕境粉垣回繚外莫觀其崇

密松門鬱溪中迤麓於嘉教故前脩詩云老僧祇怕山移去日
莫先教錫寺門又云宿雲侵曉去不待寺門開若乃層軒翼飛
上出雲霓華嚴山屹旁礧呈日景物清曠寥宇岑寂千年之闕
多集四照之花競折番組縹緲之彥靡不登臨達心了義之人
終焉宴息先好謂浙右之壯觀天下之靈跡者矣其有古高僧
之行樂諸名公之詠題編錄盡存美難備叙禪師用慈通行明
潔智懷明廓自紹提崇唱克奉神居屢飛輪於雲霄祈鑒文於
金石愧先聖之嘆輒成章於狂斐數頭陀之碑即寓言於髣髴
云爾時天聖二年歲次甲子六月二十八日翰林侍讀學士中
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同知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護軍

瑯琊郡用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
王隨記

重興虎丘靈巖禪寺碑

黃潛

有佛學行於中土法幢所建必天下之名山莫不侈為寶積華
居以宅夫形勝蓋以表靈山之未散作大衆之依怙俾來者觀
相而生信也丹青土木之事雖著涉於有為而事之要理不相
留礙推理而適於事清淨覺地即大伽藍溫事而歸於理積土
聚沙皆以成佛一切世間成住壞空之相固未有出乎心境之
外者苟非乘方便力遊戲如幻安能具大莊嚴為無上之勝月
也哉吳郡西北有山曰虎丘或謂之海涌峯有大如提曰靈巖

寺山之得名寺之翔立悉見于圖誌山則吳王遺婉之所託秦
皇轍跡之所屆鋤池及試鋤石存焉寺則晉王氏兄弟司徒珣
司空珣所施之別業生公講堂處點頭石千人坐在焉宋至道
中始以寺為禪刹皇祐初又更為十方住持紹興間長老北
丘陵公以圓悟嫡子坐鎮慈山法席鼎盛東南大叢林號為五
山十刹者虎丘遂居其一大慧以法門兄弟相依最久緒經有
室容聲儼然繼以雪庭晤堂松源咲翁諸宿德唱道其中而宗
風愈振篆承基緒代不乏人而支傾植仆日不暇給際今昌辰
尊崇象教猶或失於因循未克大起其廢重紀至元之四年行
宣政院以慧燈圓照禪師普明綱領寺事至則裝飾佛菩薩阿

羅漢執金剛神像造文殊普賢觀世音三大士繕治舍利之塔
經律論之藏範美銅為鉅鐘視棟宇之摧墜盡敵者或以或革
百役並舉大佛毀千佛開三大士殿藏院僧堂庫司三門兩廡
古木寒泉鋤池華雨諸亭則其舊祖塔表茶倉庖廬漏窳休
之平遠堂遊眺之小吳軒山之前為重門則改建使一新環寺
為渠六千餘尺墜於客止水遇岸行則疏濬之凡其費一出於
經用之美財而集衆施以助其不給方謀石等隄屬于城闌以
復唐刺史白公故迹未及庀工禪師遷主本郡之承天能仁禪
寺爰序其成績來取文以記焉禪師材周而智圓達理事之不
二觀一切法皆佛法未嘗於一法中妄計無為有為而生欣厭

故其經度指授久而弗懈閱七年如一日宜有以于成而不愆于也前作後述是在來者可以無告之使勿墜其已成之業而益廣其所為之志乎記為興造而作山川靈異風物之美著于前賢紀詠者茲不復出禪師族松江曹氏說法嗣晦机和尚於大慧為五世孫於隆公為五世從孫云至正六年冬十月甲子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黃潛撰并書太中大夫禮書卿奉不華篆額

虎丘雲嚴禪寺修造記

楊士奇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丘吳闔閭所慕處世傳既葬有白虎之異故名周車盤鬱泉石奇詭蓋有三珣及弟珉之

別墅咸和二年捐為寺始東西二寺唐會昌中合為一而名雲嚴者則昉於宋大中祥符間載虛能願志如此始清順尊者主此寺至隆禪師而復興歷世交故寺屢壞屢有興之洪武甲戌寺復燬永樂初普真主寺始作佛殿寺僧寶林重葺浮圖七級繼普真者宗南作文殊殿十七年良珣繼宗南是年作庖庫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選佛場又明年作妙莊殿閣三年落成蓋寺至良珣始復完明作閣之功最鉅凡三重崇一百八有奇廣八十尺有奇深六十尺土奉三世佛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士及諸天像其材之費為鈔三十餘萬貫金石彩繪之費六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良珣抗之海昌人原石其字

前僧錄開教止菴其師也余聞諸刑部主事陳元宗云原石嘗從元宗遊遂因以求余記其成余聞虎丘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耆老壯少開暇而出遊者必之於此士大夫宴飲賓客亦必之於此四方貴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遊於此也然亦有與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乎當是時王氏父子兄弟寵祿隆盛光榮赫奕舉一世孰加也而能遺棄斯樂輕若脫屣焉者豈獨以為福利之消乎其亦審夫富貴之不可以處焉與子孫之未必世有者乎雖其智識趨向高明正大不足以庶幾范希文之為而無所係累乎外物視李文饒溺情後志下至於草木之微者豈不超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餘年雖屢壞而屢

興其飛甍傑構凌切雲漢與其山川相輝煥稱名勝於東南愈久而不衰者固佛之道足以鼓動天下亦必其徒多得瓊蹕蹕絕刻屬勤篤材智士人能張大其師之道以致夫多助之力也瓊蹕蹕絕刻屬勤篤之人其用意也宏其立志也確有不為之而執禦其成哉嗟乎其若是也使就於世用有不立事建功而可以裨當時聞後世哉吾又以慨太屢見之於彼而鮮過於此也永樂二十二年甲辰歲月朔奉議大夫左奉坊大學士廬陵楊士奇撰翰林院侍讀承德郎華亭沈某書徵仕郎中書舍人三山陳登篆額

虎丘山重修萬佛閣記

文嘉

虎丘山在吳城四不數里而近中多勝跡其琳宮梵宇亦為吳中甲觀而萬佛閣尤雄偉宏麗歲久有傾圮處游者每興歎惋於是吳城專諸巷人守成張君瞻欲重加修葺以功費浩大非一力可成因為疏語將告之于其人之所願欲者以協就厥事既而歎曰天下事患為之不勇耳焉有為而不成者遂夫心捐產傳理凡閣之地者立之朽者易之漫憶者新之庀工程能以一身任其勞費蓋嘉事於嘉靖二十六年八月八日歷若干時而工畢繼而西方殿伽藍殿天王殿中山門斷樑亭大山門以次告畢至三十年五月三日又重蓋玉皇閣一所三十一一年三月七日則于手觀音殿大悲閣轉藏殿皆以次畢事或有嗤之

者君曰吾見大家巨室窮燼土木以為子孫謀計可歟未幾已屢易主矣吾豈不念子孫哉然吾所以為此者亦非敢徵福於回以為後利特以名山勝地傾地莫治故盡力為之然亦不自意其必能成也今賴佛佑皆以次告成則吾願畢矣因屬予為之記予惟世之人老則愛惜費念子孫寸田尺宅必爭必計凡以為後人慮至遠也故窮年斲老而不休連者笑之其或築園囿通游者自以為達矣然視吾張君之無所利而為而又莫惜其勞與費者其相去何如哉予故樂為記之使刻石山中來遊者觀焉不特可以為吝惜貨財者之鑒又可以為勇於為義者之勸也於是乎書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冬十月茂苑

文嘉撰

重脩虎丘寺千佛閣記

鄒迪光

自夫差稱霸江左而姑蘇為一大都會諸玉錯奇賦畀族素封神阜靈宅甲天下而以山川勝其山峭崿巖巖隱嶺嶺延袤曼衍基後所不能偏而以虎丘勝虎丘于秀壤茅原之上靡所附麗疎而上于慈善絢目紫翠蔽衣竹木駢羅空香交加排檀蘭若遠近相望門千戶萬廳蔽雲日而以千佛閣勝閣當山之陽摩訶中據左右兩殿翅之轉埃壘納景翳吞吐沆瀣帶星斗飛欄軒輊及宇高曠玄輝丹城玉瑱銀鋪柱，而是為永樂十九年僧良珩所繕蓋棟宇若斯之瑋矣歷歲之久而寒暑昇

離雨師無賴風伯不仁繡栢支離從東而靡丹青剝落金碧黯黯壁花內蝕簷屨多故于是乎聞者歎息見者悵惻王孫公子悵無眺望騷人墨客用以平古方袍圓頂之眾歎其無所瞻祀牛山之淚洒于沃州維門之悲作于梵宇桑田之感及于恒河始未嘗不唏噓璘璘而後以凌遲惜化城之欲化也司禮孫公有事三吳意在恢復力能振舉瞻斯閣而歎曰昔王珣王珣割別業以為寺稱茲山盛事夫未有寺而別業以興既有寺而惜財坐廢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爰捐緡錢若干首授成事而後少師申公侍郎韓公與夫邑人善知識吳之相等相率信施寺僧通鑄具大津梁磨鏡慧刀乃為搜美材購堅瓦伐精砥鳩集

群工模時之良規，中持斧斤上下，鍾香絡繹，重修不廢，閱以告竣。若危始安，若履始安，若仆始起，拱若羅而侍棟，若翼而飛，檐若覆而併礎，若踞而伏，慧曜再朗，法雲大被，迦陵嚦其上，落葡杜嚙之花，菩提婆羅之樹，紛披其下，恍若耶難山而登鹿苑，瞻阿閼樓閣者，工始于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而成于二十四年四月，所費緡計三千七十兩，有奇。通憲謂余雅奉金仙，修出世法，乞一言以紀盛事，且曰之舉也，非孫莫倡，非甲與韓莫繼，非諸同志莫終，財以義集，功從衆建，萬心斯歸，千靈乃安，然而有佛力焉，非衆手目之所能運也。昔胡以廢今胡以興，廢何其久，興何其速，不有如來真，焉助昭，孰補每爭稽首十

方授誠千佛而後，故告下執事，惟執事其國之夫佛無事，以人為事，佛無為特人而為，故如來即大靈通，不欲斷其臂為木，原其肉為土，反剖其五臟六腑為金石，化其百骸為諸匠匠若魔主，外道之町為以駭天下而叱咤之人，故人也，人力亦佛力也，乃不有無事之事，而佛事無為之為，而不為者乎？有事故實字珠，言無事故清淨，覺地有為故白馬，拾提無為故攝心，淨土事而非事故福地，亦心田為而不為故募情，亦靜攝故世有成住壞空而理應成無住，應所空壞寺有興廢而佛無興廢，當其廢也，阿育挽之不來，復填氏追之不及，金剛神力繫之不能，迨其興也不五丁六甲而開，不公輸班而進不鄧氏

而斷乃其快而廢快而興，則又神焉之町不能錄，錄首之町不能算，而題題題之町不能窺，夫何以故？千佛一佛，一佛無佛，無佛無間，無間無廢興，一理冥然，孰知往始孰測，擇來不有端倪，故經不云乎？萬法惟心，必求佛于千求，千佛于闕求，闕于廢興，廢之謂是，謂以幻執幻，無有是處，通憲領其言，歸而授之，厥氏用告學諱者，萬曆丁酉嘉平月既望，賜進士第中憲大夫西奉，重書八閩三楚學政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梁溪鄒迎光，纂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知制誥，經筵總裁，國史會典，予告邑人申時行，篆額。

千佛閣

錢布吉

虎丘千佛閣傾圯，不可為游者，無不仰歎，數學甲公發大願力，捐貲鼎新，衆心樂助，一日有匠人持斧鑿諸寺，自云能鑿齊之，請具香燭花果楮鏹，列數百餘燈，夜與同伴三四人開戶，丁丁不輟，反晚鉗鏹不失尺寸，歸就如故矣，仍索厚緡謝辭而去，識者謂匠本凡人，偶為神物所為而然，如古者鉄倕之汎其神不死往，下降人間，成就釋道二門，勝事非有他也，一云是異僧來，故正之非匠人也，其僧是越東人尚在。

永陸堂記

范成象

自吳西門出，道城以北十里，而近有山孤峙於平田中，無有重

複綿亘之勢而盤積巨石撐突青翠轉步幽險若在衡廬溪官
處中如劈華絕壁劃然湛盧之淵下臨無極即之危懸若墜而
藉此虎丘之名聞天下雄勝次當東南二三殆有神明之助扶
持哉故大士說法禪窟至於領首山鬼留詠若穴為之生悲惟
景勝地靈結為佛廬精嚴冠絕剎釋氏有教施及香冥宜其徒
孰為水陸環淳固比是為四方野歸獨觀者亦莫虎丘若
也宜有道場廣博嚴淨然寺之屋其巔不能備眾事野謂
水陸之供僅列廊下卑隘不稱威儀前後額狹雖巨壁咸弗克
定度今傳法者定慧圓明神師廣序始至等室即慨然有興作
意且道行為衆所仰乃有信女張氏法濟敬成大薛贊之志命

其二子曰澄曰污捐貨事諸家控七百餘萬有僧義才運其智
巧累石崇基勘營大厦堅整為梁結構華嚴直小吳軒相對如
翼鳩工於乾道乙酉之冬役不逾月藻繪金碧如幻如化既落
成又增置田半頃永為祠廟歲給蘭膏蒲塞之助凡城邑聚落
與夫舟車衝、見聞喜躍贊財為供驅轆背來想其清夜沉沉
太虛次哀鈴鐸振響恍如摩空山川草木為之肅然而況三乘
十類有情無間靈來下地湧沉幽法力一加普徧蒙益諸法
施中此施無上諸莊嚴中此為最勝彥以一方便成就二種因
乃移畫書屬隨順居士范成象為之記成象嘗讀華嚴經見諸
佛用心得水陸起教之源有曰佛住甚深真法性寂然無相同

虛空而為第一寶義中示現種、野行事此如來以大事出現
知諸法差別相住無為開此施門利益一切也又曰菩薩善知
權實雙行道難以相好莊嚴其身而視示受醜陋貧賤之形常
積集眾善無諸過惡而現生地獄畜生餓鬼此面然大士野以
隱其福德假諸惡道以應緣闡教也又曰住於涅槃而示現生
死究竟寂滅而現起煩惱此慶喜尊者野以內懷智慧外示悲
憂以祈哀顯化也此一大教聖蹟如是周遮建立於世間法決
非小補受付囑者宜何如哉此定慧圓明傳佛祖印而下敬垂
手以有為法興建佛事也嗚呼善哉先佛以誓願為衆生故此
法會不斷滅後人以慈悲同一契故此法會常相續願力悲力

無有違此山此會亦常住彥以如是為請有施者福不唐捐余
以如是說諸有聞者一時解脫乾道丙戌上巳日記

千頃雲記

家之獎

虎阜為吳會絕景幽岩曲沼佳木盤石之環嚴娟秀悉在寺前
劍池鏡山腹以出清泉在寺中寺眈山勢為高下廣袤規置不
能平直而擇空駕虛俯仰避就各有態度文室盡山之背一日
千里以故遊披遠眺空濛浩渺之趣地在寺後中為致爽閣淮
水散廳目不得矐少東可十步前無窮翳望眼始遠星北陋弗
稱今住山古田師撤而堂之前為軒居東面以延納空翠挹拾
平遠然後畦畦畝之交錯逼岑平湖之隱見出沒風帆陸車

燕歌漁唱之斷續款乃千古塵迹感興亡滄海寂寞可悲而不可繪。而不可言者莫不悠然翼然於几席之上使騷人墨客能高能賦之士低徊感慨竟日徙倚而不能去也既成摘坡前千頃雲之句扁為性存子來遊而問義師曰宇宙之間人物之衆榮枯生滅之相戲盈虛消息之相禪亦猶夫雲之一聚一散而不可常也。以名吾軒使來者悟此觀之本空世諦之非有劃義首覽以求吾常住不壞之實體不與形器俱存亡者其庶幾乎性存乎軒然笑曰師贊矣。下有忽無者雲也而雲未嘗滅倏成倏改者世也而世未嘗窮以至天地日月子之教以為初至皆壞吾意有形雖有數而天地日月無終息也昭矣。謂雲為

有謂世為真是之為縛謂雲為無謂世為幻是之為脫滅與較俱亡羊也。尹與僕俱昔夢也且翁有言自其交者觀之天地不能一瞬自其不交者觀之物與我皆無盡吾則不交者不能一瞬交則長上古而不老子知雲則知易知道矣。吾不學佛以吾意言之云爾師曰善哉子之言莊周不如願受而藏之為記古田名德屋天台人宗通眼正其主虎立百廢具舉景物為一新云咸淳九年正月三日性存手家之龔記并書

虎立殿閣亭書
虎立山雖在寺中然樓閣亭臺有義賢於山不繫於寺者之置不錄

梁雙殿
吳郡志云大殿前二小殿相對最為古蹟淳熙中有僧庸凡而

好修造始盡毀之好事者至今以為恨

宋御書閣

真宗御書三百卷其副藏名山虎立得之閣因是建元初更名妙莊殿閣位佛像其中相傳在東

陳公樓

初寺僧取水劍池登降喜勞隆興間陳敷文出錢二十萬跨兩崖砌樓其上為井幹以便汲因名陳公樓其作石梁者則雷公改為之

生公講堂

一名生公禪堂
李德載云劉夢得有詩野在不

何胤講堂

在西寺胤講經不害物度人逐鹿來伏堂上不動有鳥似鶴紅色群來狎堂下

白雲堂

續圖經云寺中白雲堂絕勝
不知野在

官廳

續圖經云寺中有官廳登覽勝絕
相傳在方丈

琴臺

隋王幼舍利記虎丘寺王珣琴臺唐顏魯公詩云琴臺化若神相傳塔基是

生公講臺

顏魯公詩云登臺仰生一指此蔡忠惠公篆生公講臺石刻

可月亭

在劍池東劉夢得有一方明月可中庭之句後因以可月名亭俗誤以為可中亭耳雲嶠類要云可月是寺毀時亭獨存真師修之

翻經臺

生公池之東南有翻經臺相傳為晉梵僧於此重譯法華經者唐王建詩云 小入寺覺山寬此是翻經處千人石一壇陳中書全江整詩云寶塔據高壘經臺鎮巔頭

羅漢受戒臺

羅漢臺在翻經臺西謂昔有羅漢嘗於此受戒古詩曰我駕虎丘山開尊羅漢壇清風起襟袖黃葉墜盈籃

通幽軒

通幽軒在西庵即尹和靖先生舊寓處

小竹林

踰山之嶺西折而之北有平陸焉主僧就其處結屋一區古木修篁左右交闕烟雲旦晦或失不見殆猶竹林化境也人目之為小竹林焉登山之人窮援歷訪足倦將休忽然望見此軒則又不厭躋攀而必至焉莫不垂涎于茲而興隱居之思也新志

折而東僧房有韻玉樓塔在簷下可眺

花雨亭

亭下臨千人坐名花雨者取方子通生公天人師講法花雨墮語今不存

小吳軒

在寺東南角飛駕出品外張仲舉詩云佛宮飛閣出巔岵勢極峻聳平林遠水睥睨斷曉烟水萬家盡在檻外朱伯原文稱小吳會張氏名天開圖書

佳致軒

東萊先生曰寺在佳致軒在法堂東或云即東軒

千頃雲

東坡詩曰雲水歷千頃故取以名軒在日方丈前

妙喜看經室

妙喜來歇處人號妙喜小庵莫詳

楞伽室

在舊方丈中

福嚴館

雲嶠類要云寺有福嚴館

虎丘寺廟

東山廟

廟在入山南徑東嶺上相傳奉東亭獻穆公從山之東抵郡城西北居民歲時致祀不絕即短薄祠

西山廟

廟去山無百步在平壤臨大溪相傳奉中書令王珉自山之西及南以至楓橋關門市民居時祀之此蓋東西寺廟寺去而廟廟張燈鼓樂鼓宣聞越人雖遠寺之山徑亦難有燈往來之人或以鼓樂自隨競相為樂蓋理家時故事也

按二王乃捨山為寺者故當附見于寺末

虎丘泉石凡係釋氏有闕者從志中摘出

白蓮池

池在講堂下周有三十步曉石亭出而中有磯臺嶠類要云山

中勝景白蓮池

愁泉

吳郡志云愁泉皆山中之景在路側有呂升卿題字蘇州府志言恐即虎跑泉者非父志云山有海涌泉或云即愁泉莫可考

生公池

池在西嶺生公到日其水驟盈生公既去其水忽涸詠之者曰生來池水滿生去池水空

洗盂池

在羅漢臺南相傳羅漢翻經時洗盂於此古詩云煉丹井上泉雲合洗盂池中海脉通

放生池洗硯池

二池東晉時有之今皆湮廢不知所在元僧靈暉云

響師虎泉

王隨記山有響師虎泉續國經云虎跑泉在山後倉基上清泉公道迤者非○新志云今有八角井尚在

觀音泉

蘇州府志云即陸羽石井俗稱觀音泉耳

陸羽石井

續國經陸羽井吳郡志云劔池傍經藏後大石井百潤丈餘巖巖自然上有石轆轤久湮塞今寺僧乃以山後寺中土井為石

井紹熙三年主僧如壁始淘古石井去淤泥五丈許四傍石壁鱗皺天成下連石底漸窄泉出石脉中甘冷勝劔池郡守沈揆度卿作屋覆之別為亭於井傍作烹茶宴坐之所自是古跡復出

千人坐

吳地記云虎丘泉石其最勝者劔池千人坐續國經云平石可容千人相傳因生公得名吳郡志云生公講經處大石盤陀數畝高下如刻削而他山所無

點頭石

十道四番志云異僧竺道生講經虎丘寺人無信者乃聚石為

古杉附

虎丘寺

晉司徒王珣司空王珣即劍池東西為別墅咸和平二年捨為二寺在山下唐會昌中毀為一寺在山上錢氏唐陵王不好遊林不事閹宦望見虎丘即色喜至即規畫興建故寺多其經

意宋至道中郡守魏公庠改為禪刹延清順尊者主之請額賜名雲岳禪寺至紹隆宗達二師而規模始大得捨田至八千畝充塔燈費元有永師明師者出寺益振國朝開平忠武王提兵取張氏因開平駐兵山中而寺獲免于禍

山下二舊寺

唐顏魯公詩云不到東西寺李紳有暹望武丘報恩二寺詩報
是東西二寺名白樂天詩云不厭西丘寺是西寺勝東寺續國經云東寺皆為
 民疇西寺半為榛蕪矣是西寺遺址來時猶在也

山上舊寺

前門榜曰海湧峯山南臨大路中門榜曰虎立山山口三門榜曰虎立雲

振祥寺 山上妙莊嚴閣 附三 千佛閣 三門在田有普門即大佛
 殿 山頂佛殿后以隋王助詔州 法堂 塔方丈法堂後鐘樓在初
 佛殿 東後藏經到池 禪堂 榜曰佛海 右廡 劍祖師堂 佛殿土地
 在左廡北
 堂 佛殿水陸堂 右廡 劍應夢觀音殿 藏殿 栴檀林 五臺上轉西
 左
 蒙堂 千佛 廚堂 榜曰香積 左廡 庫院 左 浴堂 五臺下
 周南

新寺

舊寺從宋南渡前經元末爰故雖多而皆無害洪武甲戌九月
八日一火蕩盡丙子五月性海真師至毅然以修廢舉墜為已
任既而有施巨帑者遂即故處以次興作為殿後宣德八年冬
寺復火更良介以至南印大獎輩漸次補治始復舊觀云

大佛殿視旧如高作重簷開其基向前使去塔遠今法堂旧三
 加西翼崇廣視旧方大旧梯岩為之梯曰大雄殿法堂
 有加中結覆頂周今改平舊處禪堂初殿后或重建而
 鹿夢觀音殿初建殿大石皆圻裂而現音像獨如故聖人為募
 塔林重修祖師堂改在殿前中庭左右土地堂改在殿前
 成化年蒙堂在旧處千佛閣五楹厦三層永天王殿
 正清又建蓋慧泥材千佛閣五楹厦三層永天王殿
 重簷良新三大士殿在五聖堂旧址正統僧堂正統五
 珣建年僧勤蘭等建僧堂正統五
 德源勅賜經閣正統十二年侍郎周公恂如書香積厨大
 建經至郡守朱公勝等建閣藏馬香積厨大
 庫院浴室在旧處

以上皆據舊志錄出以新志之多愆謬故事從其舊耳若新志所稱前山門近年來百步街兩旁居民占塞萬

曆六年督糧道大參徐公查清原額始復舊觀禪堂靖海
真師修完正德間僧大泉重建塔僧密林重修南印又脩
祖師堂今為西方殿伽藍殿仍在佛殿左伽藍者西域佛
廬之號也僧房小樓北窓正對海霞山目題度印亦可眺
遠大悲閣宣德元年良珩建天王殿良珩募捐揮董福海
建萬曆五年住山僧圓曉脩此數則可綴舊志之下者亦
備錄於此

海湧山

龔明之

虎丘舊名海湧山闍闔王既葬之後金精之氣化為虎踞其噴
故號虎丘山椒有二伽藍刻為東西白樂天有東武丘西武丘

詩顏魯公亦云不到東西寺於今五十春今之西菴所謂西武
丘也虎丘避唐諱改曰武

敕建明泰禪寺碑記

申用樾

余按吳中梵刹林立基布創自我明者百無一焉非天子
不賜額非勅建不名寺甚鉅典也虎丘望山橋之陽有原明
菴者肇於南宋紹興之世原明故住持中白眉構茲下院為靜
攝地而功即唐霽福因舍宅成之迄今四百餘年行僧運接
焚脩罔懈四方名流頌房式廬造請無虛日然亦有議易菴名
者迫我神祖父道化成廣為聖母延禧賜歲賜額靡遠不
屆于是菴僧性威旬旬走闕下苦行達享祀臣頌之者乎合

疏具請遂得奉旨賜名明泰禪寺齊紫衣白銀而歸時萬曆
庚戌之十二月也余才承乏兵曹與聞厥事嗣歸里門則性威
物故寺額未新煌煌明旨幾委於秦秦是有僧錄司贊義祖
倫志果行勤慨然引為已任治於清遠行潔等庀材鳩工鼎新
門闕明泰禪寺之額始落成於戊寅之春季日采貞珉謂余記
其端委余恭念聖祖以儒治天下而於普門內典則曰暗翼
王風助流聖化洋洋廣護真學三教之統持培萬年之福極至
於今聖子神孫於崇儒重道之中存護法弘慈之意故能使
生机翔洽淳化融流玉曆恒新金甌永固即我三吳之民世為
國家財賦與區雖云物力孔竭而家絃戶誦更續鮮百年

父老白首不見兵革豈非我佛弘仁幽贊累朝之休養使
生民默受其福而不知者耶余既幸明泰之興有光虎丘而更
慶四朝之明旨能率觀厥成也謹稽首颺言而為之記

明泰寺普慧堂記

趙鳴陽

自金乘西衍石像東來姑蘇為三寶祇園虎丘尤四衢皈命聖
法幢於海湧名宿代興懸慧是於雲巖崇風時振爰有十一代
住持號原明者性空五欲道濟三途獻酬久愜群心靜業尤勤
獨性碩瞻平野得勝地於山南結構精藍駐錫緣於水曲入其
邃宇覺中亭片石翻屬紛囂領其出際使千頃闡雲益增之暢
此原明菴野際時也記地功捨宅之歲為南宋紹興之初入我

明四百餘年傳者德十有數輩雖教日境寂焚脩迫賦叢林而
庵以人名寺額未遑勒賜達我神皇御宇化日雍熙幸逢 聖
恩近休慈雲遍覆珠璣錫帑掩映名山玉藏金函輝煌古刹於
是庵僧性威持精進心猛勇猛力鞋北指一瓢一衲板皇都
捧勅南歸賜額賜衣來帝闕於萬曆庚戌冬月奉 旨錫名明
泰禪寺龍章與法簡昭曰像教得綸音震疊固宜新棹襍承
樹宏模乃咸奄忽蒿萊功婦皮周茲有南京僧錄司左覺義祖
倫號曙曦者先心惇大持律端詳清情緒素瞻依雅望公卿動
色雖策名京署而樂志玄棲將影峙山月克彰靈號而金謀未
協孤掌難鳴乃先罄其鉢資營為精舍軒楹敞朗華素合中輪

與扶疎寬約得度良明翠玉嘯咏忘歸名初仗躋誦杜加肅然
以時花遠切翰墨盈廂梅檀椅視以凝和梵唄琳琅而演法斯
誠普門之福地慧命所倚庇也於以紹隆先緒悅原明衣鉢重
光却將大啟祇林使明末之恩綸五著慈堂之建詎不休哉余
數椽小築咫尺禪宮敢云方外論交矣乃卜蘭叶比鄰無檀施
莫厥崇居耶借彫虫用彰懿德云爾時

崇禎歲甲戌小春五日天放居士趙鳴陽撰河東薛益書

宋教賜半塘寺聖院記

常 楸

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
為善之隆于金石予嘗味斯言善之足以垂後如日不滅如

海不竭豈但好修君子然哉佛自漢入中國歷魏周迄唐幾廢
興矣然教視羽流為盛前輩所謂以空化執以福利化欲以緣
業化安以地獄化愚要皆導性之本善隨助政刑所不及是故
其教能持久更千變而弗昧良有以夫吳門之西半塘有寺曰
壽聖蓋自東晉因誦經童子有塚賜村建塔院至我國朝治平
賜今額同雖中毀於建炎隨復於紹興上下千餘載甲乙相承
連僧清一益融繼述典續燈燭接續像曾且申明傳帖之旨下
之郡以維此意於石人知愈速其存寺之壽其傳也不知所以
壽其壽也其壽也名以壽聖人將使君國與天同壽也得非隋
佛善道、久化成固尔歟吁為善最樂謹彼聖于金石之訓於

斯益信

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兼管內勸農營四事節制
許浦水軍常樞機時咸淳六年庚午中元日記

半塘壽聖寺記

陳 繼

距吳城西北七里抵虎丘山者曰山塘境有勝處群山獻奇詭
者屏列北南而環拱於其西清流演注迴合前後嘉木繁蔚蒼
翠無冬夏以其居塘之中名曰半塘晉釋道生法師鳩摩羅什
之高第神悟佛道而為魁傑者也師寄迹虎丘愛半塘幽勝時
居誦法華經有雉日曉之不聽者一日師意念夜入夢告以隱
經獲報為見某家數歲當侍左右師驗之不異夢及期出家尋

猗林林中，俄夜有光燭，塢塢鄉人異之，啟視獲一舌而生青蓮花，義熙十一年有商謝太者，栖身塘濱，夜聞經聲琅琅，迹之無所得，旦視塚青蓮數花，燭照其上，即乃以聞，詔賜材用，建塔寺，號法華院，即志所謂半塘法華院，其塔謂維兒塔者也，宋治平間，錫額壽聖寺，紹興七年燬，而後新工作之日，塔中再開經聲，數夕不輟，顯謨閣直學士魏憲記其事，元季兵興，寺復見燬，周朝洪武辛未，詔天下佛所有像設古蹟及僧衣者為叢林，否則廢之，寺僧南宗迴會緇汎而告曰：壽聖寺古名道場，也可舍而弗居，即聚指二百由是寺為叢林，然其故地皆沒於荒荆，穢草之間，昔所謂曲勝者，寧然蔽伏而失其態，過者悵然而不忍。

佇觀也如是者，久歲莫有以起廢為已任者，南宗奮然曰：吾為釋氏豈求獨善已也，報四恩資三有者，誰非吾事？吾將復吾寺為之，即傾已素以倡眾施，輪材於山，勞歷二三千里，始克有濟，迺召工攻之，建正殿，建西方殿，建四天王殿，建演法堂，建集僧堂，建廊廡，山門而建寢息之所，栖宿之所，庖廡之所，庫廡之所，序為而成，外庖廡庖廡威飾五彩，輪奐輝發，而與名山望剎之相角麗也，初寺為叢林，令典甲乙傳司，後南宗請於朝，給部文主之，其始欲新寺也，晝不安食，夜不寧寢，夢衣易勞形志數歲，而若於人，仰其行稱之者，皆謂宿德委施，惟恐後寺復藉松竹理泉石，賦幽閑，遂蔽伏失態者，咸顯露誇異昔之過而悵然之。

不忍佇觀者，今皆悅而樂遊之矣，然非其精勤累行，曷以致若此哉？天下之事莫不成于志之堅，敗于力之惰，以南宗之復其寺之志而求其道，則生公其如尔何？予南宗其有志也，寺之復也，成之不易，立之尤難，其請記之用刻于石，以告來者，俾嗣其志。

翰林院五經博士兼脩國史廬山陳繼樸宣德二年三月朔日住持克紹立

指南軒記

廬山春

侯持蘊之半塘壽聖寺者，曰南宗，紹祥師，剪荆榛，壘飛甍，殿廊廡而金碧剝刻之，後謝其事，軒于松風梅月之間，其懷瑾握瑜者，禮羅于上席，商今酌古以求至當之歸，因稱指南二字，揭諸楣，托予友虎丘陸上人徵文以記，予曰：昔越裳氏來賓周家，及歸而迷道，周公爰制指南車，錫使者為之先導，祥師之扁得，不有取於斯歟？曰：不然，予試以前後觀之，處其後者，指其前為南，前其南者，復指南，其後者為非南，以南謂南之非南，以指謂指之非指，更南迭北，邈無定方，祥師之指其將有辯於斯歟？曰：不然，且以五行言之，則南為火，以八卦言之，則南為離，以四時言之，則南為夏，以四德言之，則南為亨，以五常言之，則南為禮，祥師之指其五行之南，缺其八卦之南，缺其四時四德五常之南，缺其不若若是乎？祥師之指南，其志果安在耶？上人曰：祥

師之志以克舞陽周召伊傳之典訓誥誓命孔孟程朱之
刪述傳著為儒者之指南也明之者為智後之者為明周流不
息渾融而無間者為聖以五千餘卷之藏教達磨西來之直指
為佛者之指南也遵之者為律宣之者為講悟之者為禪今禪
師延求儒雅究明聖聖聖朝禪定洞達西來得儒釋之指南者
也若夫越蒙前後之引論斯下矣予日噫嘻言執斯軒之扁乎
今禪師之輩飛殿廡金碧塑刻是之立指南于越磨之使乎延
留士夫酌古商今是亦道指南于後學乎其或登軒視扁而動
達厥旨者又未必不指南于將來也耶雖談瞻前忽後南何在
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南何在也泛觀無物近觀無

我南者何物斯指者又何人耶予雖欲記將焉記上人為辭此
論造軒而贊之來者

宣德六年歲在重光大明獻夏六月望後二日金稽盧萬春撰

利濟寺重建記

楊瑞吉

吳門利濟寺基於閭門外南濠縣委巷而西入則滄然宏以麗
者東南祠佛之一字也興自宋隆禪師洪武中併小菴於大利
為之叢林非歷年古居僧多者不得與而是寺有焉蓋有大殿
廣庭脩廊潔宇為佛徒之完居至成化六年悉燬無遺有石阿
羅漢十八軀亦闕毘入於無常惟二尊留焉每有異果主僧系
公始值其厄謀復焉不果化去茲公繼之仁公嗣之燕公成之

合四沙門之力而後殿湧二座像現三身天神地王肅護衛之
貌救衆生之慈悲大士則獨尊其後也從是齋有堂居有室靡
不備矣閱四年教公既逝而燕公復致余嘗觀天下之人所惜
者財所憚者屈獨於佛而不然謂盡愚耶千百年来何無一智
者能勝人之愚而佛獨天下盡其居乎人必有利佛、必有可
慕嗚呼中國聖人以仁立極佛之慈悲及乎昆蟲非仁之大者
歟天下人有情者必有苦有苦者必有患而佛之誓曰吾爾盡
救、將來之人與物無苦無患其言哀故天下之人趨焉曰佛
能念我報其心之仁而已矣而此寺亦同以復興蓋佛之心所
以致人之事者有道也非人之愚不解也弘治三年十月吉

月

再復石佛寺碑

姚希孟

原夫成壞相因陵谷互位反飛石窟已經劫火千年水泛蓬萊
又見桑田三度諸相總非笑相則實相誰存有常俱屬無常而
真常何在慨自復林森滅百戰關維金人現日輪之光靈寶起
佛陀之塔露茲風教徧被群獸琳宮遙望于閭衡紺殿重興于
聚落崇巖約宛晨風難漁梵之音仄磴靈奇夜雨振鈴鐘之鈕
鳥甕賦叱既宴坐於蓮臺室摩那擊志方栖于蘭若喜捨善信
皆持優填收臣之心護法貴人共矢梵釋天龍之類然運分盛
衰百泰事閱時節日緣摩諸生誦法六經尚有焚坑之慘若佛

法總持三教豈無摧折之憂摩騰翻白馬之章積薪付火康僧
建赤烏之塔燃昇越黑衣以及緇衣可謂魯魚莫辨見兵
器以及釀器遂令玉石俱焚更以麒麟之空談醜或望仙之寶
袍鞠精藍為廢圖欲廣阡陌之規驅淨侶而或違夏從牧園之
擇驟開焉或一道也儀圖之豈其然乎即棄地可耕非寺非菴
沃野自多閒曠雖情農當不披不難丁壯每務殷游無論其
八解而義六通精者固超軼窮神知化即其念四恩而資三有
粗者亦真維世教民安倘信之不疑自當就崆峒而誥大道即
誥——舍神何礙不妨付箕頤以作外臣而夏虫語冰豈大
吠日又自貽其伊戾佛但說為可憐至若梵宮板蕩之餘復還

舊刹月關苦葉之後幸結新規事有廢而必興笑昔日之開提
安在業已湮而復振知宿因之植信重來斯吳中右佛寺恢復
日緣詢可術已寺始晉朝遐邇昭代嘉靖中王侍御行會昌
之政致表氏因而受屢薦層間位少泰運汝南之風使它人居
為奇貨孤潛无窟烟迷驚嶺之雲鶴換鳩若霧冷獅臺之月潮
厥摧殘之狀每令長老嗟嗟至其異之彰應屬鬼神呵護茲
有兩張先生文學世俊孝廉世偉暨大廷尉毛公堪並系表甥
俱稱眷屬所宅相之覺與因受記於陽元獨渭陽之云已更傷
情於伯道若揆日而推果得非壞寺之殃欲幹盡而珥璫真復
當年之利至殊英屢委於茅樹在文學更切驚心而玉茁未煥

藍田在廷尉所茲植福赤脚頭陀心力殫竭月精衛之填河長
者居士財法知通猶鴻夷之赴壑各懷本願共協弘勳此所以
市閭塵垢復觀穠場淨域衝衢溢陌手開貝樹墨華者也泰合
替興既悅成其一夢從茲香火可永亘於三吳於是現開道人
姚希益盥手稽首而系以辭曰

猶聞浮中還謝康停鏡絙終利金穴可崩崇壙者煤華竟雕樞
冷若寒灰城如曙星豈獨群星品幻泡紛淪世界之然彈指可
傾維茲佛法覺性所成何斷與常匪病而生導師叔巧即勿表
真新木就鐵范土從型妙處端嚴號曰世尊之有名香爰及奇
琤刻玉截肪鑄鑄五金借冥搏生藏用顯仁維石鑿地大肝

凝清淨本然真室妙明彈指開峯無頭開經可叱可鞭安非有
情以此一卷化大六身日恒風披霜露寒運緣壙壙過關殿
迂迴廊廡遂傑閣峻施以點墨藻以丹青鼓鐘嗶其朝
昏結衣明誦餘鉢鉢行梵聲益衛香風滿城佛法東來吳地蔚
興維衛迦葉浮提而導得此鼎峙如日月燈闍盡市朝忘其古
今荒砌凝苔舊礎蒸雲滄桑自移禪天獨存之何劫災溢及抵
林隄值情羅蕪遇波旬以掃以湮以蕪以并甫六十年甲子一
更誰則重來而能廓清表既若秋展矣我錫拈拈拈茶彈指苦
辛往舊代憾新福互增口碑載塗頌溢歡騰我嘗與惻生者
眠朕割周郎旁追余問佛應僧寡廣其福自威昭然何彈指銷

沈生馳白駒死集青蠅邱茅田園朝暮暮秦久假必歸物理為
恒佛法豈運終當新獨懸愚擬轉入苦輪福業自拙覺迷在
心我歲斯事夏告後人時維春半歲次丙寅追而術之以什占
紙 己人姚希孟撰文策孟錄額嘉定李流芳書丹

重修石佛寺記

王莊公

當今佛教復興闡揚盛廢寺毀像罕有知忌予方悲之未有
以救也聞有石佛寺古刹在郡城南壕者廢為民居已久友人張
孟舒忽興復之余驚喜而叩其詳孟舒為予言曰寺創於晉時
載在郡志當世廟初有御史王某者巡按吳中以寺院太繁
疏請減省而許民間得承佃於是外會大父晉臺表公遂有其

地而寺僧堅欲復之累走京師外大父笑門公上公車時每苦
之迄於嘉靖癸亥寺始復比僧毀其技象又以訟因不能守常
萬曆之終未復為但少泰所有位用為進士資付之歸又以
畀章此廢寺顛末也寺門三楹殿三楹樓三楹最後為香積廚
嘗有甬人賃樓為居積以布帛盛木綿貯焉而堅守之此睡覺
身乃在樓下凡袋之積皆解而散之地然殊無少虧人咸以
為異從此敗失絕跡矣予外家先後俱天三世斬然外大母每
言當時毀寺徒佛之外今日所以復絕者殆其報也毛且茲公
與予皆表甥頗聞其語外大母又云王御史時奏毀寺不少他
寺僧亦求復而以力不逮流散去獨此寺僧堅持必復乃已予

初不識赤脚僧偶王臺蓋真師來云有赤脚僧名如祥者發復
寺而艱於力余初亦訝其難以為取材多而鳩工鉅及問之
云止需二百緡耳時見雲龍病正劇心動遂念外家以毀寺紀
盡圖復之見病庶有瘳乎且可為外家補過也遂往覓赤脚僧
及至寺則穢穢滿目僅得拜廊廡下默禱矢志求復見病少瘳
與家弟異度往謀之於毛毛艱於子又念外氏云以即捐六十
緡為助石像久佚村落小庵情葺工畢仍迎而供奉焉此復寺
緣起也予聞之且喜且數世之居高位擁厚貲者日夜持籌計
笑歛以貽所不知何人而語之以因果最易明者即啞然而笑
不吝信何況大法今孟舒以一寒士而一念誠信令廢寺煥然

更新鐘鼓重明像設如故其子雲龍甫年二十始病甚父發願
後少瘳力疾書法華經一部金剛經一部梁皇懺一部水懺一
部畢未幾又病語父曰兒殆不能起矣兒捨父去當以六月十
六日亥時卒可無罣碍父信道篤必無過悲也舉家初不之信
已而果然嗟乎死生之際何遽能主張若是將無乘願力而來
者乎孟舒既歿其子更於石佛寺造二菩薩像且欲因而擴大
之此又非著相莊嚴以徇福動其心者可好幾者也孟舒名世
後故鄉貢靖孝先生之孫異度名世偉已薦於北京兆矣其法
名堪今為大理寺卿子十載山中久疎筆硯頗與孟舒凡仲交
淡且其事可以為撥無者勸輒漫為之記天啟乙丑春菩薩成

弟子王在公撰文寒山趙崔光篆額歌道人姜臣書冊

慧慶禪寺記

釋維則

蘇城西五里許松林柳徑映帶如畫有重閣廣殿飛出林杪者
慧慶禪寺也寺視他刹雖不古而化聲藉、緇白歸之如市普
菴禪師之化也初普菴振化于表之南泉山道場之盛甲天下
沒世雖久揚、百靈凡官民早潦病橫與夫拘忌營構之事皆
禱之輒應皇元加贈大德慧慶禪師歲時香幣與民施交委食
無寸壤居後嘗數千人江湖淮漢之間其化殆遍獨未至于吳
延祐甲寅春南康無瑕沙門宗琬訪道至吳門輔寒山夜鐘江
楓漁火之句惻然有感乃謀結菴以延特錫且以奉禪師郡人

金國寶首率財營地相其成戶屢恒滿日持鉢以食之聞開辟
道消長河民苦海淳琬募衆以贊之橋之圯者新之凡利人之
事靡不為之以徵靈于普菴江陵海舶有獲冥應而脫風濤者
至則必拜普菴為更生慈是施者翕然遂建無量壽閣以祠併
及五百尊者像閣後為普光明殿普菴之像居焉殿後為大莊
嚴閣像廬舍那佛及五十三泰散其下為演法之堂繕治方殿
而認告爲其夜法智繼其志夙夜靡懈規制日益增廣元統二
年奉帝師法旨賜以金類衆以寺未具體成願輸力于是比丘
法恢營三門達信營觀音殿蜀人楊善卿作外門疊石岸河以
接通衢松江府判官曾澤之作輪藏之殿宣讓王賜銀鈔五千

緇助建棲僧之堂從而簷鐘之樓香積之廚菴楹之林庫堂行
堂兩廡方丈皆以衆力次第成復創塔院于寺南之蓮花峰塔
曰歸真中為三塔同室異甕僧俗皆得藏焉寺之體至是具矣
智請于予曰先師遺誠在延接凡百仰于抱甲乙度夜而繼席
者從來所推不以其次進法智非才不足以繼幸而有成普菴
之賜也悵來者昧其本願為我記之余謂世尊以正法眼藏迦
藥妙心付摩訶迦葉凡廿八傳至達磨又十傳至臨濟臨濟十
三傳為普菴普菴以臨濟機大用陶鍊學徒不歷階梯達達
併祖堂與此其化之大本者也彼珥災杖惠應禱于有為功用
者餘事也今慧慶有其居矣有其衆矣當務大本以率以訓使

人、發真歸元同悟普菴之自性然後隨才建化各顯自性之
普菴上以壽聖躬下以福黎庶則真時宗嗣之品法幢之固化
聲之大豈如是而已哉

重修慧慶寺碑

王世貞

具一切智釋迦所以悉達多歷萬劫身於陀耶以無量壽故知
慧緣慶慶慶慶慶成非慶無以表權非慧無以明笑金篋前引
則三途不迷摩珠在懷斯七宝咸萃住解脫者薩埵之寶地種
方便者真相之法門蘭若而自與慧慶町由署殆非虛已相此
化城寶吳吉壤在元延祐三載大智識比丘宗琬以慈悲化四
兵月堅忍穿七札魔波旬衆望宝相而皈誠阿育利王指銅梁

而悔故用鳩法施創此叢林藉銷多業翻蕙震母之境維林開
後奕葉開淳之區然而夙業所牽風災難免光空陣於羅喉淨
宇蕩為尼連憐漢雕梁額空中之阿闍波波寶船悅雲表之浮
圖野賴應朝更逢開士蒼鵠指天而上擊白馬踏土以悲鳴創
成化之庚寅歷正德之辛未日苟完矣未盡善也 世廟之末
有欽地婆羅門吳誠明者悟多室之宿根發布金之希念即日
陀利摩之地為龍洞舍衛之壇規做竹林用成精舍時吾州淮
寧寺無盡律師精通五演洞括三乘開戶行道不替羯磨登壇
受戒鬱為法將吳生聞而異之禮請住持交露之臺山神伏而
獻果飛香之闍天女跪而散花珠履敝衣以待馬鳴之用凌雲

卓錫用警白鶴之來此師願力弘深果行精猛自一鉢一衣外
悉克檀那不屬已索用能創蓋三十五佛室殿一區復量企景
白玉雕龕般若尋風黃金化像須弥八宝觀乎不動之尊帝釋
三橋儼若接引而至師以大事甫盡報身宜捐僧臘周天奄然
顯化上足明秀繼之尋此前因恢復彼志雖仍舊舊普加新飾
後殿丹楹虹霓吞吐重廊綉拱日月蔽虧仍於正殿粧嚴三世
大佛湧壁三大士十八阿羅漢聖像辨影龍龜窺形梵天白毫
標八定之光金杵顯降魔之力蓮花之增輝茂苑驚山之授記
吳山海若按波而不揚清羅戟刃以華而緇素填溢哀祈震天
琳點競趨首而按地時有本里善男子沈瑞時捐家田畝師遺

體片以餘川作常住清明秀謂昔者法輪之再轉則王父司馬
公之勒記也若開孫之絕武吾斯未能等官之現身敢忘護
法愧以長詒勒之匪珉辭日 句吳之墟矣多福田其最名者
萬壽承天應物為有以漏稱緣寧如慈利佛野雅言一念不昏
厥慧斯圓聖善奉行履慶乃全第一聖諦希有妙詮標揭提
彼岸巍然有善知識發願精旺一切權施莊嚴嚴緣巍 世尊
大士翼為如海金山光徹大千盡欲界人獲濟濟川銅堞自摧
鐵圍為穿火宅酥騰俄成青蓮以此功德永不唐捐委順欽此
毋侵化叔我勒貞珉仰止斯階敢規法嗣善護持并

楓橋寺記

孫觀

平江自唐白公為刺史時即事賦詩已有八門六十坊三百橋
十萬戶為東南之冠詩云芳苑太繁雄是也連乾符光啟開大
盜發出爭為強雄而武肅王錢鏐以破黃巢誅董昌之功盡有
湖東西之地五代分裂諸藩據有數州自王獨當順事中國有
宋受命盡籍土地府庫即其屬朝宗師遂去其國蓋自長慶迄
宣和更七代三百年人吳者死不見兵革覆露生養至四十三
萬家而吳泰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軍海鎮東軍節度使錢鏐
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建炎盜起官寺民廬一夕為煨燼而楓
橋寺者平州西南六七里枕漕河俯官道南北舟車野從出而
崑崙獨無恙殆有數焉寺廢石誌按吳郡國經實妙利普明塔

院而不著經始之歲月唐人張繼張祐嘗即其處作詩紀遊吟誦至今而楓橋寺亦遂知名於天下太平興國初卽度使孫承祐重建浮圖七成峻峙蟠固人天鬼神共瞻仰至嘉祐中始改賜普明禪院而雄傑佳麗之觀滋起矣屬有天幸僅脫於兵火而官軍蹂躪寺僧逃匿頽簷委地飄瓦中人以捐之上仰視天日四壁蕭然如逃人家紹興四年長老法遷者會其徒入居之而相其室無不脩飾積寸累扶顛輔敗棟宇一新不支十世寺有水陸院嚴嚴觀淡龍象所栖升濟幽明屢出靈響尤為殊勝而塔之役最大更三年而後就一日遷者過余言曰爾有紀也余嘗恠天下多故縣官財力屈天子減膳羞大臣辭賜金將

將吏被介冑以死士大夫毀車殺牛而食而吾民則當輸家財助逆率常賄一然舉首慶頓疾視其上無慨然棄輸之意而佛之徒無尺寸之柄無左右紹介之先瓦孟錫杖率循至門則倒之吐哺蹶履起迎惟恐後已乃捐金幣指囿廩捨町甚愛如執左契交手相付無難色此何道也今觀遷者積精營作練學苦空齋衣糲食不以一毫私其身日以節齋壞起頽什為急又飾其徒三二輩持鉢扣門或持簿乞民間日有獲焉惟習以治寺以故一方道俗皆向慕之凡町欲為無不如志故成就如此今吾鄉縣之長人者展擁百吏坐一堂之上赫然如神明之臨又阻聲威以怛之而後吏得以按其隙吾欲以柔道理之量其力

之町堪任而與之為均無急之以期無使吏迫之上下休戚共為一體人，歡然欣戴如駒犢嬰兒之慕以盡夫為民父母之道夫以子弟而事父母其於奉佛周無間然矣故著余之町欲言者為記使歸刻焉紹興十六年七月日晉陵孫觀記

蘇州府楓橋寒山寺重興記

姚廣孝

出閶門西行不十里而楓橋，之西南為寺文地寒山寺在焉寺臨運河塘其塘北抵京口南通武林為衝要之所舟行旅馳蟬聯蟻接晝夜靡間唐元和中有寒山子者不測人也冠緋皮冠者木屐被纁緜衣製風製顛咲歌自若來此縛并以居暑膺則設茗椀濟行旅之渴挽舟之人施以草橋或代其輓情杜多

行甚屢尋遊天台寒岩與捨得豐干為友終隱入巖石而去希遷禪師於此創建伽藍遂額曰寒山寺，當山水之間不甚幽遠來遊者無虛日唐詩人張懿孫賦楓橋夜泊有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舫之句天下傳誦於是黃童白叟皆知有寒山寺也自唐歷五代及宋興元寺凡幾興廢碑刻漸沉無可者見焉自 聖朝永樂三年溪谷禪師老成有戒行僧錄司劉授住持浚谷菴其任赤手奮發化募衆檀剏剏修葺凡碑先建大佛殿次立丈室山門及說法之堂栖禪之軒庖庫漏閣凡合有者畢備殿內塑釋迦世尊中坐蓮花臺迦葉阿難侍側文殊普賢二大士坐于左右梵王帝釋垂爐而前十八應真列于

兩傍香臺暖暖金碧煥煥一會靈山儼然未散方丈中間設寒
拾豐干之像不敢忘其好自也道場一新規模可觀指紳大夫
士之遊覽豈無如熱源之題咏者耶雖蕪溪谷與後之偉績其
可泯沒無聞於是深谷野交之交請余記勒石以告夫來者永
樂十一年十月吳郡姚廣孝撰

寒山寺重建大雄殿記

文震孟

寒山寺之名冠姑蘇也吳繫于江楓漁火之句然亦以其地當
孔道舟車鱗集非若深谷窮巖寂寞游者易于涉足顧雖
處閭閻景雜中一入其門清幽蕭遠別為一境以是從來名公
閻士往來樂之為之題咏為之記志而寺愈益有聲後有晚山

旭公能以雅事作佛事情竹名花園書香茗壺秀靜好使人徘徊
不能去其嗣松林陵陸公西流吾公等乃益精進勤惰梵行
者可以其宗風之不替矣萬曆壬子建隆閣以奉大藏戊午殿
罹火復鼎新之皆出自鉢資而後益以檀施翼之莊嚴有加於
舊尤為諸刹所希有云或謂茲寺居四達之衢朝商夕賈呼籌
握算耳目重染以是圓頂方袍不能不以計然餘解閑一染指
于自然生息凡有建造易于措置顧經不云乎不壞世相而談
實相資生產業總非違背者有所以用之耳檀度一財原以破
人慳囊尋因覓果各乘願力以覺群迷吾公不吝資財廣作勝
事因地真矣若龍空諸野有曰向苦提悟成壞之無常識聚散

之皆幻錄有為法證無住相則又且一閑超出直躋聖境乃至
聖凡都泯空有俱無斯巍、殿閣眼前佛邦即心即佛彈指圓
通人寧惟人天小果已哉寺有寒山拾得二像相顧軒渠勝、
塵土偶一顰札亦不覺驕然自笑不知張繼題詩時已有此百
閱世既浚順逆夷險略已備嘗知世間事無非一笑者凡人我
是非愛惡好醜皆笑具也即寒山慨世警世百千數咏要不若
一笑之直捷矣歟成于己未年住持僧即明吾請余為記者僧
性寧所謂勤惰梵行者也崇禎庚午仲冬之吉

重建古正覺菴碑

江盈科

去楓橋西二里許地名王路蓋吳王大差登山輦道云其地有

童觀者宋學士陶穀基在烏唐以來為菴者四後皆圯惟正覺
以茲故獨存然制甚湫隘歲萬曆丙申僧如瑞有戒行一時眾
姓翕然皈依相與捐貲市材鳩工拓地大暢故現侍御劉子威
題曰古正覺菴宋伯韓公手隸水月觀三大書懸之佛殿其他
長軒廣廊周連四布蓋菴制端然一新魯川曹大令儼然謁余
曰子地主也爾一言為記夫余誦法孔氏西方之教未窺其藩
茅以應度之聖人之為聖佛之為佛總歸于性覺也者性之真
寂也覺則聖不覺則狂覺則佛不覺則鬼覺之好閑大夫乎試
觀吾身見一夫向隅一尸橫道其哀歎不啻已痛無他覺故
也時或狀休受侵風邪為瘡為痺提亦不痛搔亦不癢無他不

覺故也故人必能覺然後知四大非我衆生非物而形謂真我
也者立于象先不為無寄于象中不為有起然獨存一切歡喜
煩惱如海而浮漚于我無涉則何難捐我以濟天下而慈悲之
教由之以行如

克峰山佛殿記

王 鑒

吳橫山之西南有峯名克莫知其時始或曰克時民於此避水也
蘇子美詩西南登克峯俗云克
野基洪水不能浸上有萬象樓唐末慧禪師者始建精舍曰克
水院宋改曰壽聖寺有宝雲禪師繼居之會學士來恒數百人
元涉 國初父弗不治弘治初有雲谷禪師諱庭始謀居之與
其徒文通披荊剔藎支傾葺頽歲餘人漸知之雲谷執行峻特
通亦戒律清脩遠近參謁者日衆始相與立山門繚以石垣現
青龍王之殿宝雲碧玉之沼東齊西隱以改脩復而大雄殿費
鉅未遽謀也久之雲谷示寂通夫卒先志乞諸檀越一時鉅公
名士亦多礼焉於是富者施財賈者施力聚資競發無難而自至
不召而雲集大雄之殿倏還旧觀矣初予自内閣告歸閒一造
焉峭壁梯空側足而上及至其顛曠然平茂林壑巖洞之繁
紆池沼泉石之秀麗卻而望之太湖萬頃浩蕩在前而吳興雲
間諸峯亦隱隱可見信地之高且勝者也則洪荒之世民聚居
以免懷衾之患或然歟地雖勝而其蕪也久得人焉居之則
蕪者治頽者起事之興廢其不在人乎奉天下之事廢而不舉
者亦多矣彼歎何修有若易，然者乎予誠嘉焉為記其事畝
諸壁

克峰與福菴記

湯賓尹

予以丁卯冬益游太湖東西兩洞庭山之未得克峰焉克峰在

橫山西去吳縣四十餘里予從木清易小知徑與福塘陳子元
祿導予步而升制宇觀整僧衆森然迎者其名爲典福菴上
址在堯峰西麓翠巖至顛可數里稍昇上有菴曰靈禪其前左
偏有方池二疊可半畝其東爲龍洞爲觀音巖龍洞者隙石巍
峙如闕石厂之下平如席而山環抱如左右垣太湖尾橫滙其
口烟雲吐納如喉鼻間呼吸予志異之不忍去問之則湛川海
性禪師趺坐初基也師以獨身離絕人境溽暑隆冬寒風號雪
雪棲息洞中亦不知鉢世野自來或時攝乞下巖無與餉者還
以膝撐腹腹坐如稿一日值田婦炊子熟持鉢長跪自晨至莫
婦勿顧明旦復跪其門姑若夫皆粹其婦鄰家爭餉師堅勿受

也曰必其孺子發心親施又明日擬復跪其門行未半飢厥胸
坎忽聞恍悟積歲野來父母未生前句義自是橫縱縱笑當下
絕沈湮而群英翹首老宿降心遠迹之檀布福集矣初制菴于
龍洞之西曰露禪佛堂僧舍色俱舉可以居後人之恭學者
矣已慮山巔跋涉接衆爲難卜筮于麓獲字咸淳中時稱典福
菴者琳宮結宇宏敞宏敞與夫應接十方飢需食勞需息疾需
養一切齊庖休舍之類靡不完好加于露禪寺予自露禪晚
歸值其課誦魚板之清聲梵唄之精謹威儀之恭至悉中法律
生敬禮焉蓋予周還兩洞庭山水鴻麗樹木叢蔚聚族之富甲
于吳中獨禪刹率就表地即包山翠峰雄兩山亦覺蕞爾無光

及至堯峰典福而法唱唱于佛寺之勝遂爲耳目遊從第一恨
兩山獨不得此終缺典福予過吳逢湛持太史誦讀湛川師道
力曰一生受用龍洞苦功又曰惜師末年勤心佛事而簡忽已
事予曰已事佛事有以異乎莊嚴法象導引群生顧天下人一
往奔詣盡得與於斯道師固謂人爲佛人可立地成佛與
枯坐了悟孰多巢田茂堯釋漢吾儒者之教亦如是也菴首建
自師其徒悟亮等精苦拓成之陳子乳齋密行蓋儒而禪者從
吳門伴予兩洞廋迷之東壩爲作堯峰山典福菴記授之

寶華寺新記

孫規

寶華山智顗禪院而震澤之洪瀾皆長洲之故苑左控洞庭之

峻右扼靈巖之巔刻嶠之闕相望遊屐之喧盛迹真三吳之佳
地一方之上游先是梁天監中有僧號慧者至自梵天營立
香界植錫杖之故旣化靈源之尚存年祀滋浹綿絮幾圯國朝
祥符乙卯歲故府崇儀秦公義當蒞茲之未陞思勉矣而可與
其時尸之必有能者即以奉心即所居爲增序爲齋堂禪室梵
殿之類爰起金碧垂一紀間精廬克備云

天峰禪院記

曾旼

闔廬城西二十餘里山之顛有禪院祥符詔書賜名天峯考於
圖記所謂報恩山南峰院者是也記言晉僧支道林因石室林
泉置報恩院唐之大中改爲支山禪院晉之天福改南峰額予

先世松橋在羊腸山之朝陽歲時辰省屋過天峰嘗訪遺詩舊
刻求其地之所在以參驗之而唐人劉長卿遊支硎山寺皮日
休陸龜蒙宿報恩寺水閣題支山南峰皆為賦詩寶曆以後州
刺史白居易劉禹錫亦有報恩寺詩按長卿至德中嘗為監察
御史日休龜蒙松陵唱和出咸通年又言南峰院額故相國裴
休所書也休乃大中宰相於是一時而報恩支山南峰三名並
存則知記所載大中天福更名者誤也今山下楞伽院以有石
刻言院即報恩遺址原田中有報恩惠敏律師塔碑言建塔于
寺之西南隅當八隅泉池之上中峰蘭若之下碑望楞伽正在
東北而記所謂石室者亦在楞伽人猶謂之支道巷自巷前西

向登山可數百步林中一徑入中峯院自徑前南行其登跡高
又數百步乃至天峯北僧院其依一山而道周有石盤薄平廣
泉流其上清洌可受居易詩之淨石堪數坐清泉可濯中其謂
是也昔莊周言庖丁之力十九年若新鋒於硎陸德明釋硎磨
石也余謂此石其平如砥支硎之名宜取諸此而石文又如蹄
湊者人謂之馬蹄石故高錫詩云石紋留馬跡峰勢聳牛頭日
休龜蒙與稜蒿起南池聯句亦曰翠出牛頭聳苔深馬跡訖又
日支硎辟止過牛頭峯今在天峯之南此其可考者高錫詩又
有泉眼潛通海之語與夫松陵詩所云水閣南池惠敏碑所言八
隅泉池皆已湮沒失其故處而裴公書額亦不復見矣若山下

石室山半石門天峰之傍有待月巖下有碧琳泉又有放鶴亭
其地猶在而劉白皮陸之町賦詠皆不及之此又不可考者也
昔逸少既謝會稽安石猶臥東山遁乃與之從遊自放虛寂之
境而有登臨之適故時人以為高逸遁之町遊多矣維吳之報
恩越之沃洲最著沃洲有養馬坡放鶴峰故此山亦有馬迹石
故鶴亭傳言遁常畜馬縱鶴其說皆有理趣非窘拘於浮屠法
者也遁之沒已七百餘年而事之傳於名跡者猶不泯其為世
町慕如此近歲僧德興者始傳禪法於天峰繼住持者十來人
矣德興之始未葺屋土皆僅禦風雨後有文啟慧汀贊元維廣
者大增葺之基土架木上瓦下覺堂殿庖庫廊廡寮閣門庭記

街次第完潔東有浴室西有慈菴佛號經藏無不嚴具以其治
之非一人積之非一日而能終始如一故賴以成就其財費則
取之州人非一畝也予嘗以職事獲閱書於太史氏因見景德
四年有建言者曰民佞佛費財且加禁止上曰佛教本於脩心
至於禪學為益滋大於是言者不行蓋先王以道治天下使人
心化而不自知故其盛時慎獨而無思犯礼者非必士民也釋
氏心法之妙殆不失先王道化之意乃知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豈虛言哉贊公長老夙受法於明因禪師又淺通順觀肇論之
旨心地乃達無町底滯予之道友也一日謂予曰天峰自德興
新之且及百年頃有町記予謂沃洲居易為之記矣而報恩寂

家未有紀者因為考論本末書以畀之元豐六年龍駭曾收記
吳郡朱長文書

觀音禪院碑銘

錢儼

天下之名郡言姑蘇古來之名僧言支遁以名郡之地有名僧
之蹤復表伽藍緯為勝際至于傳法不派真風則紀之以文信
無愧矣蘇州觀音禪院即東晉支公道林所建支禪寺也伊昔
二衆同居舍宇尤廣其山有支公馬跡及所居石室存焉唐景
龍中詔更名報恩及瑞陵初圯海內精字入祇苑明義寺在地
例獻文續嗣佛日再中瑱植之林拓舊基考時太原尹盧公簡
求方牧是邦與僧清靜相善乃功捨休載復新綿崇大中五年

請僧法惠主之憲豫章希遠禪師之法嗣也自咸通甲申歲至
于乾德甲子歲凡百餘年陵谷迭遷香華中報其年二月有求
嘉禪學沙門文謙嘗駐錫姑蘇永光蘭若頗以佛事結諸衆緣
尋請天台大猷紹公禪師之法席前處入室之列大猷示之日
汝雖越人非越地可居其當化人於天地耳於是遂如大猷之
教復果茂苑會僧正安公以報恩旧地辟而住持是為今觀音
禪院矣復有本郡都知兵馬使趙水遇及司理判官張仁謀等
同結度之獲石銘於殿基承遇已下名氏皆如銘之町記蓋宿
緣符契也未幾護師徙居上方所度弟子三十餘人今之見公
上人蓋白眉也亦孔大矣得其宗旨退而闡法席于先師之精

廬昭善繼也思公苦行有聞玄談尤峻適居故鶴之地雅契安
禪之懷早歲師嘗入京師時愚子頌常參一得相面今所沿前
會之邂逅疏本寺之實緣欲思為文以紀其事愚以向之町言
信無愧者通紀而銘之云時大宋咸平六年六月忠果確勇功
臣金州管内觀察使判和州軍州事光祿大夫檢校太傅燕卿
史大夫上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實食封一千一百
戶錢儼撰

起隱堂記

葉勸

佛子素親出家本欲擺脫名利自非上根法器了達根源未有
不為名利所傳雖大善知識亦不免於求名而利附焉故必欲
開張舖席以求出世至於終老而不返一曰欲以利益衆生一
曰欲以開導群迷此特自為之辭肩焉有能利益衆生開導群
迷而不知所以自求安隱以遁其形耶余道友才公則不然雖
嘗經萬壽首座住天峯禪院終得解歲即與退休之念會余解官
南歸亦思與之相近日出索裝為營小居能仁精舍乃名其町
居堂曰起隱蓋佛以清淨為本處無淡泊為宗而垂世立教禪
律兩行專說法相是真意矣即謂之律說有非有說無非無當
休不離湛然常住即名為禪自達磨傳此心印而歷九年不立
文字不做聲聞而第一義諦復然流通徧周沙界自尔以來燈
燈相傳照耀大千欲發昏蒙澄善提果超出世間與佛同休得

諸道者才公有烏昔紹聖末介懷澄陽謂長老自終於尖山時
會下禪人無慮二百輩而獨談公不容口縣此始識公於此山
之庫下形肖清癯標韻高古無異於孤雲獨鶴誠稱接之話
言莫非善辯柔輟議論風起至於實之虛如泉竇始開卷自
胸中流出野謂淡得辨才三昧者見知既已如此之超然矣而
又能於茲時出超然拔俗之見以求隱處而退休焉其度越稠
人廣衆卓絕數等矣以是而名茲堂非虛言也堂而櫺五架粗
完潔不特不陋真道人所居余不記其土木之工而粗記公超
然隱居之意如此政和七年

支硎

高德基

支硎山在吳縣西南二十五里晉沙門支道林常卓錫於此山
多平石平石為硎又以支公處此故名支硎旧傳道林嘗居石
室中所遺故物有木鞋鉄拄杖之屬等有故鶴亭馬跡石皆因
之得名延祐乙卯士人耕其地得小石硎刻偈六風既不來山
亦不去逢羊過均合做一處後有小字云阿多摩僧人皆不辭
其說石刻見在白雲寺中

支遁菴 支硎山一名報恩山晉高僧支遁道林剎山

為龍世稱支遁菴又稱石室

王崑

不知城市有貧塵只見寒泉盡日新是處與誰閑共坐計詢之
外更無人

故鶴亭 支硎山支遁故鶴處

生身高潔是仙才可使樊籠裡面來人在夕陽開畔望肯從塵
外再指回

吳中舊事內一條

陸輔之

華山有智顯寺宋紹聖四年知樞密院事林希請為功德寺遂
加慈嚴之額林氏故在寺後

支隆禪院記

楊循

支隆禪院者唐會昌六年之野建也先是蕭梁下詔取梅梁於
茲地致白馬之其感明神之微月謂白馬場即舊院之址也至
唐宣宗改元大中重興梵宇法卷承紹六世子緒事曠繕完迨

今百載飛梁朽以虹天危簷壓而翼摧則燦爛之意是生矣大
教不泯招來信人天王嗣位之八年身有當院徒弟奉安發志
必算果得檀那繼踵而至自夏侯鍾離二氏等一百五十餘人
咸蠲淨緣賜新大壯殿堂與壇廊廡轉璇題次第以輝鮮金
地迴環而嚴潔於戲阿舍野之若能補故寺者是謂二梵之福
則安師之興善能事有是夫諸檀信之慈悲善捨有是夫勉
勝事願勒真珉聊奮直筆為記歲時皇宋景德四年五月九日
記

廣香塢淨念精舍記

姚廣孝

蘇城西之諸山高而大者惟支隆山之上之陰折而小西曰廣香

塢姚子得塢之地近百畝一逕而入窮遠行失若墮谷然離地
百餘步有茅屋數家為隣鳳凰山如几當其前穹窿山如屏直
其後竹樹蒼翠池泉澄淨謐然不聞絕溪可愛於是姚子結廬
其間作退藏之所中奉西方教主阿彌陀如來像晨香夕燈精
情念佛三昧表裏頓消一真不立於是取得嚴莊中大勢至圓
通法門淨念相繼之語名之曰淨念精舍夫人之心本來清淨
良田一念豈與即有淨有垢也一念垢則為眾生一念淨則為
諸佛惟佛與生在乎一念若一念著淨即為垢一念忘垢即
為淨淨以智人無淨而淨而無淨無念而念而無念是
為真淨真念也雖然如是見者尚存於法未為究竟當知此心

如太虛空念起念滅如空中花是垢是淨如水中月眾生諸像
如鏡中像畢竟無有實者我此精舍如海上漚亦不可得凡過
吾精舍作是觀者即登不退轉地於是姚子復說伽陀以啟其
來者之淨信伽云陀曰吾觀世間人心如太虛空良由一念興
而有淨與垢則為眾生淨則為諸佛一念若著淨是淨即是
垢一念若忘垢是垢即是淨淨以大智人無淨而為淨無念而
為念淨念不可得斯為圓通門故我此精舍如被海上漚畢竟
不可得凡過精舍者若作如是觀即入三摩地

聖恩禪菴開山記

陳亢宗

中吳號稱名藩非特以物產富雄天下而佛宇之盛咸稱極盛

雖小鄉僻壤無處無之郡西連山數十嶺然森然看雲室地爭
據殊勝若雲巖之軒豁白雲之溪秀天地之幽邃用已為古今
名人所稱賞其端緒與於我朝者則聖恩禪菴亦其一焉菴
蓋禪師萬峰蔚公所創在郡西七十里表墓村之嶺蔚山按郡
志以表為玄蔚為尉而名村以山公恒得石刻山下乃宋進士
迪功葉君和甫墓中物紀與二十九年所藏由是始克正三字
之誤碑晚出舊時未嘗有石故志不暇誌疑三字或姓則莫知
其然也殿地頭太湖草木清潤群壘環抱菴當其腹軒豁而不
病於敞濶秀而不志乎僻幽邃而不失之隘重樓複閣位置適
宜並山勢為起伏層疊如畫法華山自東逶迤而南轉折

西指隨半湖中宛若飛舞下有小平陸然離立巖覆鉢正當其
前而洞庭諸峰點綴波間處其次而湖南若雲群山復次其後
云遠黛浮嵐風颺沙鳥日夕容與三萬六千頃之波瀾七十二
峯之奇秀一盱衡若指諸掌誠足以蕪衆美而有之也初公以
元末壬申提其師于嚴之學自浙東游歷至是觀厥殊勝可迪
功之玄源華一得棄陳數人轉禪居之久之人漸信向皇明
開天表章真乘而公道價益隆紹泰泰漢武九年始開地為
觀音室闢諸室號曰聖恩焉尋與其徒普壽等持滿法之堂落
成而公示寂壽與其弟普恩用甲乙之序繼主菴事乃乘其簡
力發其旨贊於絳畫指授處大佛殿以及伽藍祖師二祠及三

塔院隣廚有堂香確有室凡像設之莊嚴妙麗則僧普現善明與今住持智瑤任之已而首座普持以為梵宇之制必備鼓鐘磬簫且以集衆而闢焉非好以稱嚴肅乃為重靈氣銅為巨鐘而法鼓雲板則垂之僧淨心自是雷轟鯨吼六時震撼花香燈供淨潔鮮明而規制漸備矣永樂七年智瑤既正席尤孜孜于述作首撤大殿飢饉之毀敗者而一新之遂以為前所造法堂去殿一隅非處乃改卜於殿後龕置搗李蔡景和所施大藏經于中易舊為大室中奉大士小像前設無盡燈後營僧堂右立碧照軒為娛賓之署而山門廊廡衆寮庫庖紅舫之類以十四年之冬咸用告成於是丹雘紺宇文拱華棟山湧雲飛人天瞻

駭而山川改觀四方遊覽之迹莫不以寓目為勝事雲水之徒從而栖止者常以百數計有不遠萬里而至者咸謂其勝華宏模雖宿號名刹者未易過之其為役至殿為費至鉅雖出于四方善信之好樂施而人未始非之大殿則郡人金榮甫及其子婦三人慧家以濟而功居其半僧堂則智瑤佐以衣鉢之義為鈔六千緡前後置山園二百餘畝畝其產留還以供歲用不足者則賴遠近好事之家肩肩之助庸取給焉始公鑿四大井人莫測其意及是人得無遠汲之用益可見其慧力之至矣智瑤念自初始之來三百甲子而登載碩未有作爰磨石以記來請余辭弗獲竊以為天時人事之會合一皆有數今而四方名勝

為方外據而有者搜抉殆盡刻吳佛祠之盛歟是地也距郡不一牛鳴初無崇岡峻嶺長林大澤為之限隔方袍羽人之蹤日相尋乎是有日非見焉豈非天造地設鬼神訶衛有侯于今日者乎方公之得石刻也欣然若有夙契則其兆固非偶然矣抑嘗觀夫所謂名山勝刹者皆與自往昔多者千餘年次亦五六百祀而後始建始備公以赤手入具得容膝之弃于蒹葭叢中非若名山勝刹素為人町欽仰之為易舉其難豈直什百乃能誇而軼之隱然成一大叢林雖由人事之會合而公獨力之威召於人者良不可誣其為開山第一代祖師又何負哉昔寺等又能為於繼志述事益可見其源流之懿非能深達理事之

不二示現有為以成始成終者時能就乎方今聖人執金輪以馭世佛日再中行見賜額之頒有不期而然者矣余不足以知佛學之真庸憐著其山川之美初始之詳欲使繼之者無忘所自而顧名思義以共報夫君親之思因不覺其辭之觀縷若夫公之行業自有語錄及見翰林學王公達善所為塔銘洎余所造傳中茲不復贅承德郎刑部主事永嘉陳元宗撰并書篆永樂十五年三月朔且住山智瑤立石

天壽聖恩禪寺事蹟記

王一寧

姑蘇去郡治西南僅四十里有山曰鄧尉綴毓峯巒之蒼翠連枕洞庭之巨區前朝初建天壽禪寺聖恩禪寺為上下道場元

季寺燬卷存而後神僧萬峰蔚禪師出謂是蒼氣夙異乃於此開山說法十方禪神多馳奉祀於座下者星拱雲合師日勤于封植培藝墾田於川鑿井於谷佳木隋篁慈籠環繞山麓周師師叱石預知覺慧神通不可具述由是居民向化施財資助者甚衆殿宇廊廡輪奐一新像設嚴整安禪有室延僧有寮伊蒲有供為接衆叢林淨境師入大寂定其弟子勝學無念法師勤明上乘微妙正宗究竟不立文字之學道風馳振於天下幸際太祖高皇帝龍飛開天得以安隱洪武中雲遊行化於湘南以通靈侯薦召至奉天賜坐喻問當世之事及正法宗旨師仰瞻具清淨眼應對掉廣長舌教誨一言無失上大悅欽

授以僧錄總司綱領法門之職師載拜九頓辭不就詔許之爰灑宸翰遣中貴官齋送還山厥後屢荷龍章寵渥賜齋珍厚故千載一遇也師脫幻世屢其法弟智璠亦蔚師手度梵行卓尔而能靜定心王超然物外恢宏其新規增飾其舊製建層樓覽復道蓋其功深矣永樂中秋官主事陳公元宗嘗為作傳以僧臘之高謝事復隱同袍室藏持禪師典其事室歲既起化僧錄講經實公大和尚叙其本末撰靈覺塔銘其時傳有自也璠師證無聲三昧其法嗣碧潭清師悟慈微見之微歷正信希有之功其操也如金斯剛其行也如玉斯潔曠是處嗣蓋若是之金碧交煥歟寺之廢弛為荆榛瓦礫之場喟然曰夫三界

一體一方一刹可不以彼此併而歸之異用謀於二業遂遣法弟道立上春官大宗伯疏其事援聖朝之制得允所請即檄下郡併額為天壽聖恩禪寺宣統八年也時住持盧廣通巡撫工部侍郎盧陵周公忱舉碧潭師以蒞其任師尤能砥礪如勉增建毗盧室開天王殿香花石橋山林出色泉石重輝法鐘法磬聖壽與天地同其久慧香慧燈贊佛法與滄海同其長復構軒室百楹得廣增城坡嶺得奇石玲瓏小山一壁四初靈秀乃天成也豈非碧潭師道德之所符夙緣之所合主其寺、教日益盛大繼之於其前緒之於其後無忝祖風名鄉儒碩乘與碧潭師交稅駕于此則心曠神怡不知世之埃壙為何

如哉一日師致書請予言記其傳宗事蹟勒石以詔後之嗣法者義莫可靳予惟以國之教流于東土延衍于天下後世臨濟其一焉得其人則顯其地得其地則表其人今碧潭師得時行道於太平之世寺與名而立後之仰于清師若清師之仰于蔚師也周闔門玄關以便雲水行脚野初休息之町可謂憐地矣故寺之選佛場者常滿千指香積齋糧歲以千斛計住持舉以甲乙規範有定而不紊也因其請述此以復乘道人善之萬一云是為記通議大夫禮部侍郎王一寧撰太常卿義經廷侍書程南雲篆承德郎刑部主事東隼文敏書大明正統十二年十月上諭敕旦住持沙門道清立石琴川王淵錫

昭明寺記

虞集

吳中多古佛寺，佳者有蕭梁遺跡。郡城西四十里曰錦峯，之昭明寺相傳以為昭明太子所建。故曰昭明，或曰錦峯之山產文石，中為用器，華采炫爛，故有是名。或曰其寺中處沃壤，群山如屏，如翼去寺皆遠，無所障蔽，其稱昭明之名，此殆是也。然而不見於郡志，豈會昌沙汰之後，日就頽廢，僧志時泯沒，聞故也。宋嘉泰中，里人有周氏子為僧，於穹窿白馬寺曰南公，歸省其父，曰：「吾者矣。」汝母達我，南乃即昭明故址，葺之以居，辛苦勸乞，周父入以其財力助之。而施予者，日至歷數十年，法堂僧堂、廚庫、粗構土田，稍為人所得，有者以漸來復，其子本立、實相

其事南沒立躬任勞，思成南之志，益植美壤，作佛敎門廬，方丈之度，弟子凡八人，約以次相繼嗣主院事。至元中，執事者沒，用懈惰，遂以中樞南公之願力幾息矣。一真姑出乎其間，大有以充闡之。山林廣袤，而林木足用，土田易治，而共具有餘矣。室華麗，外固內完，其計慮又遠者，日以周備矣。昔之處此者，不知有所紀述，以待來者，是以數起數傾，相尋於數百年之間，而莫之定獨真公知以此為意，亦自其積之不易而成之不可忘也。意為佛者之初，固不以植生營業為務，然而四方名勝之處，或用於主者之不一，徒眾之集，乃至失其所依，曾不若世繼而守者之為遠也。然而得其人，則易以興，不得其人，則易以衰，物

理固然，非獨昭明而已。然則真公之欲記之也，宜矣。予之先隴在吳者，與其寺相望，為鄰，故不辭而為之書。錦峯舊有朱穆陵親書，賜青臣之家者，今留昭明云。

澄照教寺記

陳最

佛宇之興，其來尚矣。自竺乾入洛，象教流周，琅函流貝，葉之文，宏塔閣，玉毫之相，莫不國諸奧，壇樹乃精，藍苾非背山而向林，左泉而右石，則何以延大千之開士，啟孤獨之名園，是故警闍雄標，世尊目而說法，進林秀拔，惠遠由是其居，蓋人境之兩殊也。古今而一致，蘇州郡城之西北三十五里山曰陽山，之下寺曰澄照，先是唐會昌中，丁某施白馬，礪宅為白鶴寺，後有龍

興寺僧智義周遊其上，縱目周覽，嘆其年紀寢遠，名額僅存，榛莽靡除，基址甚隘，於是鳩贖鄰左，衛大將軍曹茂達六代孫立，祚捨祠堂，基以構寺，不改舊額，曰而遷之，始狹狹數十間而已，觀其間，鬱環合巖，谷洞呀其佛者之津梁，乃道林之形勝，靈啟其地，人興厥謀，決智力而有開，獲神明之來，義寺中有靈泉，潛發其窮，其源決決，蓋自於神功，疏鑿豈因於人力，引山渠者數派，溉民田者百勝，水旱不更其淺深，遠通必沾其潤，利為周彭城，威顯公嘗而異之，曰：「改曰德泉，我宋祥符初，始賜今額，乾德中，義公既沒，上足蘊明嗣而續之，香火無廢，道者慈要亦義公弟子也，勇猛精進，出於常倫，痛先志之未終，發精而善誘，

由是智者獻謀壯者效用力至舉而新之敞廣殿以安眸
容飾華龕而度大藏厨有庫香積之供成僧有堂牧雲之衆集
晨昏是警鼓鐘於百尺之臺水陸致虔設會於五層之閣而又
置藏院法華院亭榭高揭房廊總周既然巍然不勝其壯觀矣
開室中太保韓公承德復拾瓶洗樓為塔院詳其始末叙厥廢
興見徽蕙辭用紀玆琰時天禧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記

壽聖院記

強凌明

元祐八年九月辛巳同郡錢君慎微過余言曰昔我先生既荒
吳越維子若孫分建藩屏我高祖廣陵宣義王實鎮中吳父子
再世嗣有節鉞逮我皇祖司封姑去而仕于朝然自廣陵而

下四世皆莫於蘇晉天福辛丑歲曾祖威顯公始建寺於吳山
之麓以為薰修之所用其山名之曰吳山院本朝天聖丁卯歲
主僧維久嘗遷其寺少南既又遷瓦塢最後遷築焉則今所建
寺之地也治平中賜今名壽聖院厥初屋繞數十間僧徒甚寡
歲久益壞而僧之來者日衆先將軍為出緡錢二十萬俾其徒
懷政合衆財以新之然後瞻礼有殿講說有堂并廬庵福無不
完具又俾其徒懷遇即寺之側相沃衍之地開田畝百歲更豐
凶不資檀施而寺常足食先是法堂獨庫廨不稱寺僧紹來又
侈大之以增其舊此寺之興踰百年更三遷歷吾家四世而後
大備其成之難如此幸此寺日益新僧之來者日益衆則錢氏

之興可知也恐後來者亡以考也吾子誠為我書之余曰唯
詞曰武肅多子大王小侯厥初啟宇十有三州分建宇第維藩
維屏維時中吳武控外境廣陵受鉞闢壤千里文穆之兄武肅
之子生有其土死即葬之父子孫曾相望累在晉天福當威
顯公相方視地爰作佛宮桓桓將軍世濟其美百幸于茲寺更
三徙浮圖惟久實賴有徒修葺徒廢不忘其初太湖之濱吳山
之原斷石刻辭敢告後昆

明日禪院重建方丈記

凌民瞻

世之為設曠曼衍之言者指宇宙為桎矣如來跡宇宙猶一區
也嘗以大干世界為言斯多矣而未極其廣也嘗又以梵伽沙

世界為言斯廣矣而未得為無量也然則無量者非世論所可
計矣如來能以如是無量世界置諸虛空而不墮納諸芥子而不
迫擲之方外而無動沃之巨浸而不溺神化無方理絕思議是
莊嚴偈云淨土如耶欲受用皆現前蓋言諸佛如來游戲三昧
自在若此雖欲質梵世於忍土還內苑於一鷲峰因為不難然
且猶頃達之詣而經營舍衛之室忍其虛府庫彈智力而復成
豈神境妙用不足尚耶嗚呼非具大悲者孰能與於此衆生差
別知見具純要以種種攝其初心由是言之祇園精舍豈一手
一足為之哉茲院成於國初景祐中瞻玆師順易舊宇其間未
業者日蓋墜比長老唯廣師補漏支款迨已四稔尺椽寸瓦不

以強人凡與斯緣莫非樂施熙寧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始工後
十月而工畢坎高增庫廣倍舊址構櫺角亦改堅材巧煥新
削皆聚良匠美其輪奐不日而成如天持來若地湧出物不終
否在人而與傷工之初予嘗謂師曰弟子苟不能以財施弱不
能以力施它日願施卻文讚勝事明年師故遺書來岳陽從索
斯記師昔住天峯蓋有甚大緣事未嘗刻一言今反記此者是
欲攝我以文施因得記其歲月焉

平江幻住庵記

釋明本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楞嚴有是語普僧問瑯琊：述
是語以答之僧頓悟玄旨人徒知山河大地是幻而不知清淨

本然亦幻也鏡光本淨物像無狀而生水體元清月影不期而
現原夫昭昭影像所現之幻跡也澄澄水鏡能現之幻體也幻
與幻盡覺與覺空斯僧所以悟極也大德庚子余遊吳中郡人
陸公德潤施松岡數畝于閭門之西地曰雁蕩結茅以棲禪者
踵至僅半千指凡三見青黃絕際上人永中與董菴務一日衆
集請名其菴因謂衆曰二千年来大覺世尊棄王位卧波雪夜
觀明星與無邊有情同時涉入如幻三昧嗟乎衆生迄今沉酣
情妄而不自知我曹出家雖依此如幻三昧而住亦有所未悟
者宜以幻住名之可乎時有避席而言者曰承教有言幻身滅
故幻心滅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滅幻滅滅

故非幻不滅其不滅者是住乎非住乎余曰子以識量分別欲
知幻法是住非住無乃增益幻見安有悟入之理也爾但能離
無義語於識藏以究其心揀慮量器於檀門以正其命荷百丈
不作不食之具以效其勞守諸祖萬慮永消之誠以堅其志一
且能所頓盡功用兩忘廓爾無依圓然超悟則是住非住政不
待借手於無情之人也越十八年歲丁巳中忽相值於吳松江
之舟中從容敘舊語至請筆以為幻住菴記擬相傳於久遠云爾

吳門重建幻住禪庵記

宋濂

姑蘇幻住庵者元普應國師肇和尚本公所建立也國師既
得法于高峰妙公唯恐人知而挽其出世後自稱晦往游三吳

間大德庚子國師年三十八嘗憩閭門之西麓見松桧蔚然
成林間名于吾人則曰此雁蕩也國師喜曰永嘉有雁蕩山乃
應真諸矩羅示下現之所名與之同其般若之當與耶吳士陸
德潤聞其言遽以地施之國師縛草庵三間以居趙魏公益賴
為扁之曰棲雲國師跏趺坐其中而問道者連翩而來至于五百
指之多乃創精舍一區僧俗超功不三月而就所謂堂房門廡
咸具乃請名于國師國師曰澄澄水鏡能現之幻體昭昭影像
所現之幻跡可與幻盡覺與覺空斯則超悟之極至也吾侪依此
妙幻三昧而住宜以幻住名之當是時若南詔之與照鑑西江
之定惠奉荆南之鎮印叔其北之指堂月號為一時麟鳳咸集

輪下幻住之名籍于四方矣又明年壬寅松江瞿憲發延主
天目山大覺正等禪寺國師不俟終日避走南徐而向之相從
者皆水流雲散唯絕際中玉亭立二師素掌庵政相守于寥寞
之濱自時廢後二師復入歲立之徒湛源止之徒用庵照補
蓋錄漏而思繼承為尤謹元季兵亂一旦蕩為塵埃而不可致
詰未用庵月夏之圖為興建之計僅四十年皆次第就緒而復
國師舊觀矣國朝洪武戊申之春也庭曲之碑久未有刻文
會濂朝宗師道過吳中用庵以記為請濂聞國師之道東行
三韓南及大詔而連印度北極龍沙莫不躡脩擔簪者決法要
然其心未嘗自以為近屢却名山而不居飄蕩窮崖孤洲之上

誅節結廬在幻住名之其故何耶蓋謂主持宗教必無上
大道必夙植福緣必明智通變具是三者然後可其意誠有可
激故以身捍大法俾之去流而還淳也用庵思祖武是絕未茹
澗飲風夜究明本心其心可謂無系于國師孫曾者乎嗟夫諸
法因幻也而住者幻也知住者之非住始知幻而非幻也幻
而非幻則如幻三昧在焉雖然非幻亦幻也是為記

栖雲室記

宋濂

中峰本禪師結廬姑蘇城西以為禪定之室翰林學士趙文敏
公書其扁曰栖雲迄今數十年中峰卒而廬亦頽壞中峰之孫
用庵照師作新室于故址復取故名揭之而屬余以記余笑曰

師其欺予乎哉今之廬非昔時之町簣也今之人又非中峰也
而猶曰栖雲何哉室廬之壽以百年計人之壽以數十歲計崇
燥溫開寒暑屹乎有不傾之勢設終有不亡之意今欲求而見
之且不可得矣彼雲者起滅萬狀不可斯須審視翼為而久棲
此室哉文敏公取以為名因異矣師取而重揭之又異也余復
以言文之不亦甚異乎雖然自其易化者觀之則天地曾無殊
于水中之漚自其可久者觀之流電之光可使比于歲月自其
有形者觀之泰山可以齊于毫芒自其無形者觀之一髮可以
擬于嵩華久速巨細者跡也有跡者固不足恃以不壞不可以
巨細久速論者道也斯道也何間于古今新故之分哉然則安

知今之廬異于昔時之町簣今之人異于昔之人哉而雲也安
往而不在于乎嘗試與師登姑蘇之臺而覽古今之交三吳之間
崇基廣榭涼亭燠館敷金碧而眩丹瑤極人力而窮物狀者何
可勝數蓋有歌舞未畢而號泣繼之車馬陳于庭而孤兔已將
于寢席矣彼之富麗奇瑰苟與栖雲之室累量大小何啻周鼎
之于沙塵今彼皆不復得守而此猶能新其棟宇而不廢何耶
蓋無道以保身者雖富麗不能久存而有道之士身止而名立
固不隨世以為交還也吾生乎斯瞑目而思之充乎室皆雲也
皆中峰也入吾耳而接吾目者皆道也中峰之徒苟有志于道
孰不可為中峯哉尚何取于臣之故名也乎師近道者盡以

吾言求之

中峯草堂

楊循吉

中峯卓錫處皆以幻住名之道行既高四眾皈向凡建所謂幻住庵者有數十處今在吳中者正居吾家莊蕩村之西無二里遠也殘碑墮草莽中雖殿堂三間基址去地殆五尺餘云禪師之所築也故老相傳建此庵時馮海粟煉泥趙子昂搬運中峯自以塗壁即此草堂是也或謂馮趙二公貴為王臣豈屑為是此俗人之見耳前人高勝處至多要此亦是其高教常事何礙也

南濠金山下院記

楊循吉

地之淨垢起乎人心繇一人發一淨心故能使垢境湧為淨坊是故居人沾其福游客資其勝則慈院是也始吾境蕪有佛之安魚肉食貨利焉莫聞慈悲之梵音與瞻妙嚴之瑞相也傳者本以力備能依大覺一念之淨起十方之地成遂以正統丁卯創有慈院始則荒墟數方上作圓通大士之室而前隘後逼莫克容處乃盡以其地而作之寮舍盡無留金院既成無所于屬開金山萬峰禪師玄風特茂四眾載趨傳擇隱乎祇樹求荒乎法幢持院蹟請知寺昂公獻諸禪師時其技今與院德靈峰侍側器度偉秀謂之日彼院在人境四事無憂吾現尔貌豐碩可居之地日并為老僧建歸室焉自是昂公下山營募則必以院

為家飢則齋饌則休也而所引必雲峰與俱創廣堂三間嗣傳之續雲峰居久練熟利養之資將與古刹伴焉屬昂公下世雲昆之餘乃迎不壞之骨于院後作石塔傳年益老不勝院務雲峰有弟子三人曰文傑、字仲翼嘗從杜東原游善書能詩亦開禪境傳既謝緣西逝煥塔于昂公之側成化癸巳眾舉雲峰知金山寺越三年厥名忽紛復就于院以院事付仲翼專顧焉余居通院北二百步方外之文惟仲翼一人自少至今每家居之日必以此院為外齋及養病在告時尤數至是院也左通布巷前西水田右帶溪流其遠秀則有望市之傲羅萬僧奴之墓額額額高松挺特茂樹掩映野桂交錯雜乎田間若城郭外如此境宜在艱值之數不知惟吾之獨得歟不知人盡以為然歟若夫酬人事隙身保體固則扶一書攜祥緩步夏解愠釋使路人遇之者肩摩不讓混同于野夫比吾之目院以有游也及門緇袍世述談空論有供止一茗或解衣高臥憩息于庭林主不貴礼客不貴款殆于兩忘此吾之至院而為樂也若值食時則取其于家不煩院設故吾之游無早暮院不拒焉至于納風于溪觀月于庭看霞于郊視雲于野把臂連袂無不與仲翼俱盡其游興既倦而歸則仲翼必披衣相送東極乎巷首西底乎王園予與仲翼真稱法侶之骨肉無一字紀錄院蹟失其厚薄矣况知顏未無如余又翼讓為夫首之以傳之建著始也記其

二塔誌奉設非私創也詳堂宇之蹟見作之難也叙院之群衆善德也昭院食之艱勸有力防侵盛也述環院之境明其幽勝能助道芽也道吾之所以游彰愛其人也吾之記院蓋如此弘治庚戌十月望日

壽山菴興建記

劉鳳

壽山菴者為予里中佛刹自昔元季創立以至於今其絰緝之者曰性月時則有萬底苑陸五臺王龍溪諸公性來寓于是庵則其興緝也易又有王龍池林心泉前後為守其廢遺諸公礼甚殷則性月更有憑焉自後住是庵者力不任前業願陳僧永休自瑞光來竭方闢創其初棟宇卑小垣墉蔽密多致房攢未

有高軒崇遠于是緣募諸長者選材匠工構主宇宇以為佛殿而後設殿嚴旋有差第蓋未久即世其徒萬融紹隆前緒内外率新高潔與朗融之功何其偉哉且今無名德若五臺輩于此流連則即已諸公之不後知有菴里中父老惟知僧之成行無虧悉心奉施率先從事焉可無記余因憶往昔數至于庵而性月能督業以治人惠故博濟普惠開拓其址而始之逮今融亦不交于王公大人但禪寂以修無為口之易集其感化則尔乎夫廢興時也曠或數也即菴菴開建于元季嗣法者幾何人非不能綱紀其事之難而禪定之難故能證修于菴菴者予夫之聞今融既于衆有緣則其能崇飾初建之也既有可紀以貽

將來者遇于其躬之超三界而出萬有者則不足輕重于茲也黃檗日有必速出無況久長與必速廢不終第天地雖交虛空獨常則斯菴之存為予里中崇刹志寄之真運而已哉

重修壽生菴記

王心一

吳城為江南都會而胥閭之間則又吳城之一都會也市人肩摩轂擊如蟻百貨巨航鱗次填委市肆如山四方商賈言語嘈雜如沸往來冠蓋之倫河干接連如雲夜半酒人竹肉之聲不絕如縷浮沉五濁無非苦海誰為彼岸獨是六時鐘聲佛號向人耳振若提若命則有壽生菴在焉菴為天池之下院元僧道在創之成化間有德園嘉靖間有性月遁相葺而廣之厥性月

以迄于今百年之中風雨侵淫歲月磨滅日有傾圮之患雖菴僧萬融與其徒慧昭培塿修葺避述飯向而相繼示寂未免彫新乃其徒修慈者後就遺燼修其舊廢拓其未備比性月之初而加飭焉情慈又不煩募化取香積之餘與擅越自然之喜捨鳩工庀材已成勝果夫情慈何以得此也吾聞佛之為教皆于無處設法故言佛者必歸于空學佛者必先于苦修慈為太保陳傳敏公育疎夙有慧根其學佛也戒律精嚴自一衲一鉢而外毫無所蓄倘野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者耶其靜息也超五濁而俱盡其接引也登彼岸以為招故人過之各忘其我相而自生其惟心相湊成緣譬如水之不能不波山

之不能不雲備慈與其徒誦諸大乘梵聲梵唄大時無聞于是
四方之往者來者居者聞斯音也如病熱酌以清涼藥然當口
翻然動心各知名刹之外別有津梁營、遷、元非故我使五
濁衆生盡出苦海盡耀光明其時濟渡寧有邊際崇禎元年戊
辰某月既望

龍樹巷記

錢謙益

儒者文，起姚孟長吾郡之歸然者也顧好從浮屠廣傳者游
傳學浮國法泰雪浪室栖諸大和尚栖止華山鳩淨侶繼大藏
披華經營若庀其家未幾華山有壞地之松傳自誓于佛去削
髮願以死殉凡三載茲稍息乃口而游虎林天目諸山軌行堅

苦歸于墓田丙舍結廬以居日斥之以事物齊衆明謂龍樹巷
者也吾觀佛之徒其為說以為山河大地一切如幻而其身之
所寄瓦盂錫杖一飯一宿即五山十刹亦比之于逆旅傳遽而
已然其人往，以塔廟為國土以伽藍為金湯而效死以守之
身可殺而不可奪若傳者何其固也今之為卿大夫者身受
國家疆圉之寄而不難以戎索與虜一旦喪師失地拱手瞪目
彼此相顧視所謂賊則死之危則亡之者其于浮屠何如也夫
浮屠之塔廟級四海未嘗盡責任于一人又非有高爵厚賞沙
誘于前嚴刑殊死警戒于後也而浮屠之效死以衛塔廟者時
有而卿大夫視疆圉之事若奕棋然豈佛能以禍福誘傾天下

而 國家之賞罰顧不足拘歟抑亦佛之徒棄民毀服視除髮
毛無妻子身名之純羈故其志傑然得信而未可以責諸卿大
夫與嗚呼此之不能而彼能焉而又疾其能焉而思以益之曰
彼浮屠也彼之效死以居者固慳而尤于吾之廬者也一旦有
事上不能謀下不能死委而棄之 國家之疆圉曾不得比于
浮屠之塔廟而不以為恥也文趙孟長儒者也斥浮屠而與
之游也宜傳治龍樹巷既成文起以書屬余曰傳其石請記予
其勿辭余為之記曰巷在吳城西白蓮注南右折半里許者樹
根門如龍龍攫掌月以名巷構十方堂以養老病畜池水以放
生立普同塔以層閣維四衆而文起書金剛經刻于塔上經始

于萬曆丁巳凡若干年以底于成是為記萬曆己未仲春月望

小雲樓題額記

張世偉

小雲樓題額者故吏部郎周忠介公為龍樹巷主西崖傳公題
也西崖得法于雲棲瑞舍墓為巷在吳城西五里白蓮注南淪
漪交前墩阜培後淮水叢陰稱郊野勝地其焚修梵唄一準雲
棲六時課誦未有揭而標之者此忠介公所為題額也公所至
清風勁節傾動一世而宅心極平且慈度其往因非直從英灵
中來每值勝緣福地輒與同志讚歎徘徊久之西崖能以硬脊
肩佛事蓋尤所許可者方菴之創也山門未顏額會公初習額
平原書心諾為今所題且日侯吾學成而踐焉閱數月闢佛城

公遂及時天啟丙寅三月望也維時過遠名賢皆耗日正公自知不免宿懷未霽旭憐無光即紙窓竹屋亦非尋常蕭瑟况味公顧心念題額促予兄孟舒為商致式備墨譜欲書所為小靈棲者已他兄未果而外報綬騎遠公至矣縣宰懷惻坐前檻內外聲沸宅男女環遠哭公從容謂家廟辭訣不復處分家務顧與諸相知慷慨語中朝事忽憶曰僧諾不可不踐又吾意所寄也遂涉筆排行填名用圖書記通纖毫謬者此公著書紀筆也嗟乎秘生琴真後色誠千古難異事而康樂施維摩詰賢竟足為心雜解嘲以公定力何詎不相若第緣會有足異者生平慕顏平原為人比決歲政平原書乃畢書創得此額即今懸望

之鶴立雞群楚肖其丰神山門留鎮不為龍樹永遠故實執且微公與平原壯老同歸作忠義去後一著標樣而以提筆遠爪示奇更不如此題之寄意微渺也宗禩已已立秋前二日書

青松卷記

申用懋

昔蘇子美云盤閭間多高僧隱居子盤居城西南太湖波光澄碧萬頃群峯環列屏障山水之所聚也郭外吳門有巨橋虹以逶迤而西不二里地名何家塔蕪蔭蒼茫中望見青松亭亭鬱然淺秀鐘磬鏗出松際者青松蒼也蒼之始故楓葉荒墟耳萬曆丁亥有頭陀無住者拄錫依此誅莽結繩度修苦行誠感壇波開創慈菴先文定顏以青松繼無住者曰松屏曰鑑

池曰雪松相與傑力先後締綴自山門而大殿而廊廡翼然有序煥然有章殿後時餘閣左顧新郭炊烟暹出對抄石碩泰餘茶磨諸嶺翠黛橫波嶽堂禪室香積庵福羅列鱗次幽邃精潔完矣美矣若夫流水繞前嘉木周翳生烟汎颺可憐可憐朝霞暮靄已與佛燈交映農唱漁歌聲與梵明相和此又菴之景色可以甲于胥暨者也菴雖肇于無住實成于鑑池雪松推松屏銳意興構阻以無主鑑池現羅漢身說藥王法以三指禪披人苦海遠近爭信之錢刀不募而廣集皆厚屠氏之功臣耳頃雪松應後人之忘所始俾余為記因追先文定名庵之意為廣其旨夫菴何依松而立松何托菴為名蓋松姿明秀

似禪標松月清孤似禪寂松風閒冷似禪韻松花簡澹似禪林聲氣所移出結物外之契故古人于禪剎建一取意于松形諸題詠今宵松月下開閣想安禪如蘿幌棲禪影松門聽梵音昔盛唐名句至千株松下雨函經水在青天月在瓶又入宗門悟机矣先文定固有斯旨與今觀慈庵始從修持淨業忽顯藥王之神通乃復以清淨功力滋廣薪燈之接受如松之凝挺堅碩發為蒼蒼鬱鬱之色故能耐久不傾而漸至蘆物也更有說焉松以根幹為因枝葉為果菴以出世而行度世法者根幹立也以度世而證出世果者枝葉茂也昔謝偃之品松曰香有四飛味喻九轉因果同通不分境界然則菴之以松得名者松

且義卷以傳而義與松不互為因果乎自此青，相傳燈，嗣
歸法而所儒匪地却天安見一車輪地不會數百縣句也耶無
住名源靜松屏名覺滄鑑地名海珠，孫本瑞是為雪松上人
崇禎戊寅端陽日

海會卷記

周記

吳為山水之國領其勝者則在其區焉蓋三萬六千頃烟波
朝夕獻秀七十二峯佳境晴雨發奇聞間有園遊觀却句悅泉
蒲瑞土既取甘乃樹青寺居人因之名塢至今稱為李木塢
為塢皆太湖東灌而漁歌不至挽唱其間而我道林禪師賞其
閒處結庵于斯八開齊心大時課誦編素相從者眾由是顏其

蘭若為海會也得非有其冥乎即其菴而言之長林漫塢角周
緣砌雲霞花竹散鬱快帶精藍絳像鐘磬瑤蓋之飾瓜華燈香
之供法野宜有者悉具然皆去奢就儉化利為樸務從簡約裁
足稱事朝誦夕梵禪律並修于是嚴然為一禪林矣乃謀刻石
以著成績傳示永久而以其詞屬焉吾聞之道林漫于禪學制
行清苦不屑為人師而人自宗之夫記者豈但識歲月營僅而
已周將以垂徽也則凡居于斯食于斯者毋惑外誘母怙于
佚以求乎佛道宗教之本精思玄覽內外交致庶幾無為以
極矣慈言自得之妙則海會之傳雖欲弗永久豈得非永久乎
是為記

海會卷中興記

凌雲翼

粵惟吳會西境俱山水未清輝巖巖鬱鬱秀民物生聚并輯野通
易于集事故叢林梵宇星列棋布雖興衰不常而無久廢者郡
城西角越一舍曰李木塢橫金沃野在前宸澤東湖控右朝輝
暮映則皆山色松聲真天設畫圖也中有海會蘭若據舊記為
晉道林開山按郡志則曰宋元祐宗浩建其或中有隆替舊卷
厄為豪家所逼僅存禪室率郡志所載名不容泯耳今山計空
而難支僧徒聞乎莫守其方懷空之初久矣嘉靖間極越徐某
素心樂善捐貲以倡而僧守峰發願起廢首建現音殿高潔弘
殿聖像嚴奉又得同泰明凱後宗誠相繼戮力次第開拓之于

是接禪之堂庑福曜之宇叢林其休至此始值永為息心了
義者之所托也茲復泯其績微余記之余曰世間之法成壞相
因皆不可據其可待以恒久者信惟道力耳茲明凱宗誠委心
宗教其集世緣而成勝事者皆其道力所致故遂書之以紀來
葉後人必以明凱宗誠之心為心則海會之傳庸有已乎時萬
曆七年九月既望

陽山大石巖雲泉卷記

吳寬

吳雖號澤國其西有山亦連延不絕陽山在稍北視諸山雄偉
特甚其陰石巖巖然如人負背骨而偃者當巖鑿磽礧間有僧
居在焉號雲泉卷成化間予與太僕少卿李貞伯吳興張子靜

松陵史明古往游自游墅北轉入小溪舍舟從平田行仰見石勢欲墮舉足甚恐入門竹樹出茂蔭滿牆綠崖架木有小屋在石下蓋奇客喜而就宿曉為長句明日太僕太書屋壁復題石止而去後二十年予再還吳中則太僕以下相繼而逝自歎不能獨游而徒得沈啟南所作巨圖時取而玩之耳一日有僧來謁問其名曰智輶則菴之主人也曰山居辱公題詠後游者接踵而至大石之名暴著于時此皆詩人和篇也予既為書其末智輶復請曰菴東有為記者更乞書之蓋山之有菴相傳為宋珍寶律師所創其有則銀青光祿大夫齊國公德剛所題其真能考其為何人也石之大且奇者散列不一當時與客

議此可亭此可堂且軒者尚多今歲久其地如夢中事不能了况予且老未知他日歸休再能游否所幸主僧有開拓志來游者或能成之當再為書之刻崖石上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道上人來吳居吳山寂照院即西南構軒題之小隱几席外置圖書瓶錫而已蕭然有塵外賞

白馬澗

龔明之

南峰山北有聚落號白馬澗昔支遁騎白馬來飲於澗中月以名焉山之顛有石嵒然號馬趾石又有一石室號支遁菴乃其脩習之地也

報德菴記

蘇德德

士人積善學道忘思委身于國以顯親澤民既沾國恩又兢以致君保民為懷不敢稍負初志也蓋生人託形天地藉庇三光豈子然無所依賴雖清如夷齊亦必履首陽而採薇高者巢由必托蓬山而飲水可不思其本而自矜自智乎德乎德履永上人為報德菴請記同政菴菴有宋咸淳乙丑僧妙燈以報四恩之德而建也野謂四恩者經云指國王地飯國王水諸餘利益不可稱量君恩漢天為頂踵膚髮非親不成親恩其大焉一字一語誰所訓迪乃至暢義理開大道盡憑師力比正清淨自居不農不習口食身衣以至房室醫藥皆資檀越故比

丘精勤辨道求其無為以了風願而報四德猶家連今興廢不常菴額不改舊層閣僧寮傳號瑞林者年九齡依翠雲寺師難甫大戴而翠雲寺素世瑞林號艱苦有遊神謀路長養華志堅守不墜翠雲之業里中士庶共驅避禍而三寶益壯干城矣自後瑞林僧臘漸長道風日盛乃新殿宇教育僧徒凡可為佛法隆者不遺餘力雖未即明心證道殆之無忝報德之義予嘉其志目為之記以致後水俾錫之石崇補壬午二月吉旦

寄心菴記

釋智旭

永天寺伏龍塔院本古寄心菴址坐依龍而對天池左麓山而右字隆環列而相拱者則有蓮華竺塢諸峰古吳勝縣屈指居

先精舍名蓋久埋荒草 神廟初年寶林堂玉林跋南二師
宅于蓮蓬為結始是庭淵師經其志而成之至 今皇帝之七
載水侵而盡漸就頽圯靜居所以其地近泉脉易受蒸濕移于
西麓而仍新之中堂奉佛名淨業堂後建閣名證挂閣之
下為禪堂以安淨侶閣左右各有靜室以為耆宿養道之地野
花送春群姪送聖鎮日危望洵可以忘世也佛堂之前後構三
楹一為賓堂二為僧寮浴室雲烟畢備雅雅傳于舊觀額其門
曰重雲小隱蓋以寶林堂左復有重雲堂也縣巷而東北則環
師骨塔及累世法屬之佳城在焉師又欲永茲香火置僧田園
闡紫山各職職延名衲于堂中晨昏課誦祝 履履歲盡則香

花繚繞夜則燈火輝煌松濤為語與鼓若法音相唱酬予與宗
師為忘年交每挹其德容慈語從容中道兼之仁風厚扇忍草
長教本自性成非開修證誠緇林雅望耆宿芳規也嘗訊以昔
日締建之始資財于瓊金二師繼以潤泉德師及潤師等而宗
師善守其成而更擴焉茲或以歷練或以儼恪或以仁慈皆自
有真精神以持之是故即一家香火而護 國不壞俗諦而真
諦自明此其奇心于一菴而亦可以悟心于無奇者也其後也
經營之力者為信堂廬公 即東師法孫永心雪操能絕其祖
武番裕後人於此已見一斑云崇禎丙子孟春吉旦匡山智旭
撰

潤脚巷記

蔡樹德

潤林玉露云有僧住山或謀攘之通桂草鞋一隻于方丈前題
詩云方丈前頭挂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潤未
必能騰就此埋士大夫去就之當如此揚誠齋立朝時計料自
束還家費貯篋鎗置以貯成家人不計市一物恐累歸擔日
若從裝者又聞昔有京尹不携家唯數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
茶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杖撐髻篋于廳事前嘗若逆旅人
將行故博學宏富非絕官寺惡無所畏于謬涉世途嘗以此語
粘諸壁遇有方外交亦輒以此進之慧朗如公向與予有月巷
之約逢此未就頃吾主交鮑侍御構徑山別業蓋古德叢林如

公乘之虎林諸門人復為從吏得舍作袈裟地居未浹歲隣僧
有起而爭界者如公不較也杖即日行還無節尉恩結并寺
傍即以潤脚名巷而予為之落成因數曰山河大地總是幻境
非有非無何彼何此世間本無障礙人自生壅觸稍知學道者
即其達觀之識矧如公淡于禪者乎生本邦江世曾辭朱門而
投野寺人町共悲庵之若洗彼佛廬之尺寸何足擲其念慮此
潤脚之名殊合道妙尤憐余之素心請即以是語為巷記

靜中齋銘

釋圓至

記曰人生而靜天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又曰喜怒哀樂
未發謂之中發而中即謂之和余謂未發者靜者也性也發者

感而動者情也故感於其所不忍而惻隱生焉感於其所不為而羞惡生焉感於可欲可志而忿憤淫辟生焉無不本於性無不感於情中者性之恒和者情之善性情之辨學之大端也世儒言中曰不偏夫性感而情動然後其發也有善惡偏正自孟軻氏以情言性世儒尊守之而棄仲尼子思之說謂其近於鄉而不取取余不可毋辨從余遊者來上人名其室靜中乞銘曰孰迫焉而紛孰召焉而應曰此妄動非吾之正吾之正吾不形而存是謂大本生之元孰其無形其有無情惟寂不動乃以一而昧周聖言銘記於明

友石軒記

釋圓臣

昔牛奇章李翥皇爭以致石聲勢誇天下至卑窮而凡事之二子以私意為好惡其是非豈譽之際猶水火不相悅獨於石則吁嗜無間然豈其頤頤峭勁不渝之質足與好者為砥名屬節之鑒非以朝煥夕寒希價售者所可幾欽夫入之志有涯正雅俗存於所者見之二子之志蓋近於正矣然奇章幸以黨比黜名行均纖與之睚者覆為垢而不足榮而贊墨之貶平泉所蓄猶不能有況其後世哉由此觀之二子于石雖欲忘所挾以友之而石未嘗與友也惟嚴穴之士無慕求於世者止則與俱游則與適取諸左右而達焉豈友之道必其同乃合不可以雷實強取欽夫以鄉相之勢非其同不與友此所以獲友者可貴石

之可賢也吳郡瑞無象聚石所居之軒以友石名之無象行天下悅其意無幾雖所弟子之間猶忘所趣之異獨厚於石若此豈非有斯合欽夫玩物以害其志之正二子之失也不於其同於其益君子之取友也余知子於斯友也登其堅則勝物之操益屬像其峻則遠俗之行愈高確以誠乎中重以儼其外則斯友於子也豈少益哉



重修上方寺記

宋儀

吳中名宦惟太湖為勝湖有七十二峯皆見圖記惟縹緲峯為最勝吳王夫差嘗即山之巔為消暑宮廢多古為寺今所稱上方寺者唐會昌六年僧道徽所創宋嘉泰中釋無證新之殿宇樓閣飛棟連甍雜出林木烟雲間最稱雄麗矣迄於近歲山田蕪沒各僧苦於輸贍多逃移他寺就賴落今嘉靖戊申予令吳首詢民隱理徭賦創修田簿書刪應日晏不休每思遊太湖諸山尋者所稱十八招提與一二方外高士談名理解迷縛未能也又越歲始以清田之役徧歷太湖而因盤縹緲之最高處視諸峰如蠹蟻然予扣松而歌其思飄然若昔人所謂羽化而登仙者既返宿上方則寺廢已十數年因謂父老曰茲山重墮一區後數年寺當復興其乃今數其荒疏稍為蠲補乎即別去自後予為官內臺奔馳奔趙吳楚又巡河洛涉嶠嶺遵龍門歷覽秦晉之墟茲猶存焉至未嘗一日忘情於太湖諸山今去吳且十年在告家若忽寺僧惠而告曰幸賴君侯清理虛賦僧漸復業歲在戊巳毀宇盡新使君辛亥之言合矣願乞一言以示來世予悅然太息曰吳中以財賦甲天下佛宇琳宮徧滿鄉邑富室巨賈施佛飯僧一無吝惜田野細民終歲力作不能俸本至語以奉佛即傾囊無所顧蓋習使然也通歲海寇竊發賊從繁吳民者略農事而議干戈百姓苦於供應日昃月削

咸有怨心雖說以仁義示以刑罰猶不能聽也今惠兩輩持疏募勸即能斂財鳩工大興殿宇雖其志行動為善為衆生開誘亦以佛法因果足以動人故吾儒顯言仁義不如佛氏陰談禍福彼仁義有常而禍福難測宜乎民之響應而樂施也雖然今儒者談仁義又多佐以佛語以為得最上乘法則佛氏之入人豈徒細民已哉惠兩曰賊不清則寺僧不獲君侯往昔之言要不可謂山靈無助也已予既感其言遂書此俾勒諸石

祇園寺記

李居仁

釋氏稱給孤園祇陀太子之園也以黃金布地得八十畝施為寺南朝散騎常侍吳猛舍宅為寺名祇園其心必有契于祇陀

之心而以名寺耶不然則他人以其事符于施給孤園之事而以名寺耶予嘗求猛之行夏月不驅蚊恐去已嗟親猛愛親好善也崇釋好善也施野居為寺宜也復聞猛好道術曰豫章江急其可濟畫水成陸路而行夫猛好道學長生也好釋求不死也施野居為寺又宜也寺在陳隋間規模宏敞樓僧半千唐初有敕遣師者脫俗其間宗風大振資居猛之右既而以人夥務繁無以成學乃作別室於北山麓今上方院也廣明間巢寇作寺地僧絕惟上方克存無恙宋咸淳年僧有能名釋名門者欲與其廢共力為之逆募緣於鄉之巨室鉢積才累成五十餘椽之以猛之址也工畢請記于予嘗聞都承知寺聲於猛故

不辭而書之

包山禪院記

王鉉

靖康元年夏五月慈受大士普照祥師懷遠住大相國寺慧林禪院之六年力祈還山優詔不計命大丞相喻旨以留師者廢不盡也師確不可奪拂袖出都徧走江浙而至山川城邑僧俗擁衆瞻迎瞻頂焚香哭道如佛行化靈巖將山匿二禪席以特而兩山之人避道不得行師姑慰其意皆少留而去最後得洞庭包山廢院欣然駐錫養穢為終焉計蓋院自六朝之初為勝地梁天監中始再崇葺唐高宗賜名度為大紫林庇千僧陸龜蒙皮日休野賦包山精舍是也政和中權豪用事撤以修其

靖寺瓦木滌地供養聖皇帝詔復其名而舊寺僧法聰為師以請既至山平江府金其弟子了初主院事就頽基斷址而顧荒寒而富者獻財巧者獻技壯者獻力不數月殿堂門室鐘經典樓皆具師平日未嘗求施兵燹之後尤不煩人而施者自遠而至惟恐弗受於是禪居觀溪歸然出雲煙之上矣夫洞庭別名震澤又曰松江又曰笠澤又曰具區道家謂一水五名上稟咸池五車之氣而包山即林屋洞天下有洞穴水潛行地中無往不達號為神仙天后便問洞中產白芝紫泉迺仙饌天醴環以七十二峰而明月之灣縹緲之峰毛公之壇尤為塵外淨境傳稱黃帝訪道野幸而夏禹治水藏素書於此至吳王闔閭得

之以問孔子蓋仙聖所宅得名數千年遠矣地分東西兩山院在西山之巔巨浸迴環四絕無地天水相際一碧萬頃風濤豪洶湧接滄溟下則魚龍之所窟宅上則虎豹之所伏藏藤蘿膠葛指細蔽虧深林森木橫生倒植納天風海雨於窮崖絕壑之間野謂烟雲生於步武陰晴變於九席樓閣悲嘯晝夜清寂而水作限斷遠與世隔蓋江海之外無際之山孤巖於不測之淵無通此者東南踰山之富此又東南百水所鍾之地也竊嘗論古昔學道之士必游走四方以極天下壯觀登高望遠廣其耳目使萬井森然納於胸中然後見聞爽悟道學明修釋氏之教不然自出家視髮則一衲一食水浮陸走區薄風隔以求所問

法務見一切世間艱難險阻情偽利害然後心境廓然知無一當留者故於道為近思斯院之成人與地稱山川改色來者瞻敬殊不知師所見豈在於此視天宮化城金色世界釋帝龍天之居與夫光明藏海毗盧法界皆吾一性之內非遠非近無去無來今我行住坐卧莫非西方淨土豈散此衆彼有分則而更化境於一念之外哉此師之遠觀一視如法無彼此不眷於一居也然則僕今野言皆師所不取也其如院廢與歲月與師居此本心以待其徒傳永遠而無窮者之不可以不記者於是乎書紹興二年正月戊寅記

水月寺記

蘇舜欽

予乙酉歲夏四月來居吳門始維舟登靈巖之巔以望太湖俯視洞庭山巔巖特起雲霞翠翠浮動於滄波之中即時據欄眺首清爽下陸微乘風踈落景以翔翔于其間其可得也自甬平居紆然思於一到意於陰說而未果行則常若有物隔塞於胸中是歲十月遂招徐陳二君浮輕舟出橫金口觀其洪川蕩清萬頃一色不知天地之大野能并容水程浙汭七十里而遠初宿社下踰日乃至入林屋洞涉毛壇宿包山精舍又泛明月灣南望一山上摩蒼烟真人指云此即縹緲峯下也即岬步自松澗出數里至峯下有佛廟踰水月者間殿甚古像設儼煥寧有澄泉潔清甘涼極旱不枯不類他水梁大同四年始建佛寺

至隋大業六年遂廢不存唐光化中有浮屠志勤者居遊四方至此愛而不能去復於舊址結廬誦經後日而屋之至數十百楹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其院勤者且死其徒嗣之迄今七世不絕國朝大中祥符初有詔又易今名予觀震澤受三江吞蓄四郡之封其中山之名見圖誌者七十有二唯洞庭稱雄其間地占三鄉戶率二千環四十里民俗真朴厯歲未嘗有訴訟至于縣吏之庭下皆樹桑柘柑柚為常產每秋高霜餘丹苞未實與長松茂樹相差間於巖巖間望之若園繪金碧之可愛縹緲峯又居山之表民已少事尚有歲時織紉樹藝補採之勞浮屠事本以清曠遠事物已出中國禮法之外復居從遠絕

勝之地壤斷水壩人跡罕至數僧宴坐寂然于泉石之間引而與語殊無纖芥世俗間氣韻其視舒其行予豈上世之遺民者邪予生平病悶鬱塞至此暴然破散無餘矣反覆身世惘然莫知但如蛻解俗骨傳之羽輪出乎八荒之外吁其快哉後二年其徒惠源造予之文識其居之廢興欣其誠請擬筆直述且叙昔遊之勝焉慶曆七年十一月五日記

水月禪院

高德基

洞庭兩山水月禪院正在縹緲峯下去吳縣百餘里徇于梁天監三年舊名明月禪院大中祥符中易今名故者謂當時湖中有木牌為風浪打壞漂巨木百餘根湧至山下泛舟船釣數之

每林上刻水月二字各船以為神木捨送禪院構為大殿寺僧永照神其事遂改今名

西小湖寺記

曾榮

姑蘇太湖有山焉磅礴峭拔屹然特立湖中小頃有小湖泓渟澄澈炯若寶鑑每太湖風生浪湧則小湖必相應梁大同間達法師始以其地創為寺唐乾符中有沉香觀音像汎湖而來諸山具舟爭迎莫能動獨西小湖寺僧誠禪像忽隨波低昂一舉而上遂至寺像旁楊枝水下滴皆生千葉蓮花由是四方水旱疾疫禱莫不驗寺遂大興宋元之際地于火棟宇無遺泰定中昌法師始創觀音殿國朝平張氏中山武寧王駐兵于此號

今嚴肅寺得不廢永樂初僧惟宣主寺事十餘年出其先師康公伯宇遺贊與造聞者爭以贊施建三 暨廊廡才文衆室像設靡不修高亮 金碧煥發胡波嶺岫光彩浮動於湖一寺之勝悉復其舊西湖為東南 唐白居易宋孫觀述等題詩茲來京請 其事遂為中書

重修福源寺記

文震孟

吳洞庭山之有福源寺也自蕭梁大同二年創也是時吳邑宰黃公補資施寶材而僧普國為開山祖歷世久遠興廢靡常先以隋之大業間燬而唐貞觀復之再災於宋紹興而南渡嘉定間又建陽燄空華雲泥鴻爪其事其人俱不可得而考矣入

國朝而寺僧俱以徭役重困散走四方紺殿珠林鞠為茂草至嘉靖中葉比丘洞然縛茅三楹焚香於此攻苦茹淡踰三十年鐵甕窮脆嘯呼百草沒而戒其徒天性憐以興復古剝相需累性天雨時合十受記私自誓願踐此遺言萬曆辛巳 朝有均田之令邑宰傅公先宅彰行猷詎為咸重額捐積通寺遂不若 國課僧散復歸興有基矣後三十年辛亥迺始結搆為重興計少師申文定公徵士王百穀先生皆撰募文為之助揚米粟金錢寸金錄積性公擔輒笠沐風雨踰江涉漠取材於楚擇勞思苦以集厥事又七年戊午經始營建更五年為天啓壬戌迺底于成嗚呼其艱哉甲子之冬邑宰萬公谷春以事入山停

膝瞻禮署其額曰福源古刹蓋自黃公施地以來歷千三百年成壞遞變而傳公寬其征萬公惠其成三邑宰後先相望為德於茲寺者斯相續也性公請余文為記以昭垂來禩俾和聲造之不易請三年而意猶勤余迴因之重有感矣大千世界建治銷毀不離一念隨感斯形大用之時像教宏興造寺寫經町在而是如黃公治吳越今千餘載一事無好表見而獨捨寺基一畝佳話名與福源共為不朽又如茲剝俄而擯星耀日俄而餘風飄塵俄而剪翳割荒俄而數魚頃梵故知舊法無常惟心自造紹流法社來居東遊倘有悟於斯乎為聲聞為緣覺為菩提薩埵雖妙等二覺拾級而升無有外于一念者毋徒委有漏

之因為人天小果而忽之哉至如性公自受記以來首輕徭役次取材鳩工一生精力惟此一事施為次序井然不紊成于幾十年中而而不怠不躁乃至乞文為記且三載終無倦色又知一念僅因無事不辦豈時有為法之標樣即見性明心成佛作祖津梁階級於此止可以預悟矣中興之功與開創者相映不磨則其細焉者也余故樂為之書崇禎元年戊辰十月之望

圖通敘記

僧懷淡

洞庭華山觀音院者本在胥湖之北宋元嘉中舍稽內史張裕請於朝而立焉初祇嘗事應真謹甚歲池產千葉蓮因名院曰華山隋大業間經毀廢暨唐開成四年始遷於此往時浚治得

會昌斷石刻其略云羅浮常安祥師其地即里人進士徐正甫所施也連成通十五載奏賜今名再廢年會昌至是復興有屋數十楹視洞庭西峰諸刹最為勝絕處主僧維照篤志學佛材器足以立事嘗語其徒曰慈虎雖非觀音蓋未觀其像名存而實亡矣或問觀音安在吾將何辭以對於是發廣大心欲令一切觀相聞名悉蒙解脫乃用紫旃檀八百兩造菩薩像飾以黃金丹砂琉璃瑞嚴瑞相工妙天下并刻諸天十有六尊莊嚴畢格為大殿以居之規模雄偉動人心目費錢凡三百萬毫累銖積閱二十年殿功乃就來者作禮歎未曾有弟子維暨其左右之既而照公欲刻諸石自太湖泛舟登靈岩謁慈靈史

懷溪來紀其事懷溪曰華嚴經云海上有山多聖賢衆寶所成極清淨勇猛丈夫觀自在為利衆生住此山是大寶殿跡起于曾波之中真若鬼工神運時謂補陀洛迦山者豈異此耶余聞菩薩從閻思修入三摩地乃至心精遺聞圓融無礙悲愍群品迷本猶聲是故不動道場涉入諸國廣施無畏饒益衆生請試宴坐及聽黑觀則風濤澎湃水石相薄林木鳥獸翔舞齊鼓莫非三十二應身八萬四千手眼徧周法界又何止于一方耶雖然不假乎像無以示圓通之捷徑俾夫見聞者各隨根器皆證入哉由此也故獨喜照公能以如幻三昧成就不異議事故樂為之書像造于崇寧五年二月工休于四月殿作于靖康二

年之二月落成于建炎改元之七月作記以是冬之十月初八日也

翠峰寺碑記

張獻翼

太湖中多山其最鉅者曰洞庭其東十里而遙又山相踵而差小其勝略等入稱東山以別之其尤勝處往有祥寺據之寺有廣福翠峰者在是壑東南麓當兩山對峙鬱然蒼翠又山有九嶋九嶋之水合流循寺門而行松根石罅水聲淅淅珠為幽僻地形勝而樓宇雄麗屹然一名藍歲久廢與莫考志言唐天寶間席持軍捨宅建寺至宋雲實禪師於此說法致神龍出井而聽其弟子天衣妙契禪主嘗親級愛為衆僧都養寺石忽湧

泉甘冽名之為悟道潭照為戊申元日建塔迎功即盛章為之落成予惟自孫吳國江左燕之有寺蓋自此始蕭梁踵其故都好佛愈甚一時穹廬廣殿徧於南中今試詢其登建之代無非赤烏天監而已歷年既久半已成墟茲寺復于成化間修于嘉靖中葉葺于萬曆初年雖志存恢復力欲因新然作輟相循周克有濟至山中窮奧遙仰嗟發願起類為壯易壞為美補缺為完工不為勞財不知費先鼎錫大雄殿而天王殿次之高廣深闊一如昔制凡所像設無一不脩值席君某相與董成居蓋席將軍之裔善承先志者也仍標堂以安清鉢築室以嚴淨居東而表乎兩山前後煥乎二殿種、莊嚴咸臻嘉慶不惟緇表大

生歡喜乃山為寺而秀泉為寺而人之蹟為寺而勝麗為東
方一大叢林矣寺僧復初誦檀越恩請識其事余嘆曰世之有
一者不肯為與為之而弗底績並未足數今得翁席二更廢合
支適買山肯構之意欽工始于萬曆甲午春日畢于戊戌中秋
記之日為庚子七月七日長洲張獻翼書

興福寺記

吳寬

吳地多水其最鉅者曰太湖，中多山其最鉅者曰洞庭洞庭
為山周可百五十里中有穴相傳為藏治水符於此曰名其東
十里又山相踈而差小其勝略等入稱東洞庭以別之當波濤
浩渺間兩山對峙鬱然蒼翠儼如畫圖始道家所謂蓬萊方丈

者民環山而居善植果木世擅其利而屋宇間巷聯絡映帶忽
不知其為山林也其尤勝處往往有佛寺據之成化十五年二
月既望予與李兵部應禎為東洞庭之遊自岱心吳氏肩輿行
十里許入俞塢得寺曰興福主僧思復出迎客延登其後小閣
是時梅花才盛開彌望如白雲岬谷莫辨山有九塢，之水
合流循寺門而行松根石罅水聲淅淅，意甚樂之予既留詩而
去未幾北來京師車馬塵埃間未嘗不想東洞庭之游之樂也
一日有僧扣門來謁予熟其說則昔者復公之徒也其言曰興
福寺久矣甚恨無文字刻石可考往者幸辱游覽惟終界之此
智勤好以來者予嘗愛其寺據山水深遠處殊為幽僻宜學佛

者居其後歲食田園町入可以自足而予所接如復如勤輩又
皆恭謹能守戒律稱學佛寺予何愛一言不為記之寺建于梁
天監二年傳有干將軍者野捨宅故在山之東麓始居者曰清
禪師至唐遷于此歲久興廢皆莫能知可知者廢于國初而
溪谷遂公復興之二傳仍廢而僧之絕矣景泰間今復公始自
其山法海寺從里人之請而來凡建門堂殿閣數十楹而佛像
咸具蓋智勤其相其事而戒之是為記

興福寺山居記

王鏊

淳熙氏之道有合乎吾儒之野謂靜何也達磨西來傳佛語心
心或境焉則安得而安或謂焉則安得而清或謂焉則安得而
明是故必有清乎靜也靜斯定矣慧矣然後唯其野之靜之靜
也動之靜也洞庭有湖山之勝而恒患于偪獨野謂俞塢者窈
窕而深坦然而夷長松擁天嘉花異果紛峙羅列而興福寺又
據其勝占其幽勤上人又擇其峻絕之處作山居焉旦莫焚修
終年蔬食年且九十而貌如少壯者非有得于靜耶若吾人之
野治者何靜而安而慮而得其素講也顧擾，為日馳乎外非
名而利有若勤之靜且專乎是不能無愧乎彼也然吾有問焉
勤之靜也惺，然專一之中其有野主乎其無野主乎有野住
則倚無野主則蕩則野謂靜而定者其之難乎故因其居之成
為記諸壁而因以問之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蘇故水地長洲東四十里曰陳湖周滿然巨浸中有壞曰碩沙湖行者必竟日始濟碩砂居中舟得藏以避風家乾道八年僧寂堂師元祝氏華亭人始菴其上為中流之鎮棟宇由是大興周故額曰延聖院其後沙益延水日却東北居於岸皆為田寶祐六年燬於火至咸淳間可拒力周復之惟吉繼而葺治崇麗乃逾其舊其徒清宇志環清仰清慈志朋志願皆盡其力焉天隱圖志為之記寂公始學於水菴一公菴菴傑公際遇孝宗多靈德異趾惟吉則文雅之孫殿之始由雅建也其裔魁上人與清表為天隱梓其集於院

平江府陳湖碩砂延聖院記

釋圓主

姑胥以水為國民廬皆岼溝港瀆汭而居畝畝之間有滄溟無涂徑雖東岼越西陌非舟不通荒村下聚菰葦魚鳥之鄉陂湖漫漶塗雨添溢至於水之不及人乃以為桑為田猶必隄其外以脩水之爭環州四疆其東為海北西南為具區委松之江貫其內土耕民與食於水者戶相半猾商遊販出疆入境之舟岸牽漚刺夜歌畫行大抵一州之間民里往來以水為徑不獨資之以主而已然其險不測非如蹈土駕陸之安故速涉者必時中流有避患之地乃敢無恐而濟陳湖在長洲東四十里當華亭吳江之間兩界民舟之東西行者魚銜而蟻接然其水混

江際海以雲為涯旦而放舟日晏而後至岸其浪波潮汐之壯足以敗舟帆而宿姦充矣乾道八年寂堂禪師來自華亭得湖中舊氏之洲曰碩砂乃庵其上為中流之鎮民利其留而惜其勢之猶小也更為大拓提宮室居之於是穹殿涌堂屹流崛興捷津瞰趾砥泊湊附既成周時請故額曰延聖院而定其傳為甲乙之居寂堂沒其子孫立淳周以祀其舍利又刻三藏之經而棲其板於院北之坊其後碩砂四百沙益延而水日邪東北皆為田屬於岸延聖子孫益善延富盛其才賢者爭以學術自緣飾時節眾會文物布述繁然吳寶祐六年延聖大火燬熾殿與寂堂之塔不火咸淳初任山可樞樞火野毀墓其徒分而構

之益為壯靡以加舊觀迨今吉公之世延聖院復成吉為大世之勤未能有記以留不朽使其老清慈買石以請于余蓋自宋之季年都國兵饑大性貧而施予之家少名山大川化佛靈僧鼓鐘香火之宮福國壽民之祀其棟宇不幸而壞廢則無以勸豪傑之財力而復於成能自植立于兵燹之中以存其舊者少矣獨延聖益有餘力以增鉅廈為崇侈其勳與決起之勢非獨不抗於時之難而屋室之盛賢聚之贏于且擅強於今而加富於昔雖其嗣繼材智能爭翔競奮以大其門之安堂養培植種種以遺其後者豈豎根碩葉之蔭茂也嗚呼盛哉寂堂祝氏諱師元華亭人嘗學於水菴一公菴庵傑公有名孝宗時多靈德異

延聖院觀音敍記

辨圖至

余記延聖院逾日其大淨國唯吉來曰院有刻經室有白衣菩薩之殿我所為也請復得記刻之後始至元二十四年六月成於二年七月成之明年就後舉殿所宜有畢倫授于下者曰清字曰志琬實庇其事相於停者曰清仰清懋志明志願實飲其費殿之中菩薩面嚮天王侍於前南北相嚮立凡二十軀其狀彫刻歸二封之價又若干則出於里豪顧氏蓋湖濱之壯招提延聖為甲而延聖之屋百有餘室無能與殿比隆者則其勢之

大作之難不見而可知也夫聖人之出必有地固將假境以表其教也教不一方得不一門觀音氏之道以耳為門以聞為修以應為形故其神島處於海水之中水無窮而一月皆入應之智象為海無聲而假潮以鳴聞之性顯為使凡至其室者目擊而道得不言而教行此聖人導惑之真權也今夫陳湖之夫姑蘇之水以長為歸運奔雪蹕瀕洞百里半濟而後靖沙屹焉其境之野肖固有冥示于人者而又當二邑之會舟車襁褓之衝陰足以揚靈要之以極物是故菩薩所擇處以行其教者也誠則吉之成此其假物以喻於人者為道至大豈苟以崇村鉅覽之觀為一壑之飾哉初殿在院北廡南住山大雅所建也寶祐火

補駁焉吉於稚公為冢孫卒復疑以繼其先人之志

吳釋博內一條

劉鳳

善慶者在郡城北六里胡汪上始朱紹興間元泰定中有嗣芳師者中興之至正丁酉復燬於兵僧慶林與其孫善來同力協謀不憚勞勩復之丙午又燬於掠無復存迨洪武年始謀再起其舊未久而宣慶門垣皆以次新花香懣蓋輝煥相映林公年八十餘乃卒其寺之慶典數十年間異域於其祖孫守吳郡仲行復慶孫三人曰普圖正宗紹隆皆謹厚能持其山門

慧聚聖迹記

僧韓端

至道二年冬端自杭州止於姑蘇遂謂郡太守尚書戶部員外

郎陳公、一見若舊識。過鹽垣于是邦得遊其屬邑。三年春二月屆於崑山縣寓慧聚寺未數日會公聽理之暇出巡水塘相繼而至又得以陪從嘉賞周覽古迹且目其孤巒奇秀屹立天際曰馬鞍山也群岫相去皆百里而遠極頂四視東連溟渤西接洞庭原隰濔濔坦然鋪著初至寺陞殿尋碑讀記殿石斷壞其文殘闕年月名氏皆蔑然也乃詢諸寺人有耆年宿舊者徵以舊傳乃得唐人博陵崔子向所記之文略叙其事先是梁天監十年有帝之門師吳興沙黃門釋慧覺珪懷氏父居內寺一旦歸省而至是山有息焉之志因投錫祥坐于山脇石室間以二虎為侍師子蓮等思立精舍忽有神人見師之前曰願施千

工以成其事其夜風雷震吼林木踴起近山之人聞撲斫之聲翌日而奇石盡疊廣階駢城其才截如也延表一十七大高顯一十二尺蓋山王之授神工也時宰縣者異其事聞刺史奏武帝因遣寺馬遠立正殿於其上勒張僧繇繪神于二壁圖龍于四柱每雲隱天噴則鱗甲皆潤漶漶然及有浮萍者或曰多與疾雷鼓巨浪於江海間後勅僧繇畫額以制之泊唐武宗會昌中詔毀天下佛寺並寺嘗在雙閣大中五年宣宗皇帝重開釋門故寺僧清江以其靈迹聞郡守章公於是奏再興焉凡今殿閣像設非梁製也唯神砌在而觀其神迹規制皆前奇捏此造化所成信非人力建者觀之莫不兢兢心懾而股慄魂驚而魄

駭奇非獨師至德通于神明又時克臻于是耶前山王靈威昭于有德又胡能成其精耶又前後曾未有郡牧至此者今陳公博古聞異來而觀之久以嘉數月謂端日前記湮滅來者味其好從請撫其真庶垂以永端雖說才忝辱厚命故拙毫以書時至道三年孟夏僧辯端記

天王堂記

王兆

有釋氏子宅於馬鞍山下者一日忽扣太原王生冰促足角坐徑意欲洩不能者數四頃乃作曰欲以天王堂事勞筆端謹按釋氏書云天王生于閼風童子童見時猶能血鏃射妖遂去走天竺遇金僊子授記護闍浮提補多闍王騰雲跨象觀鬼提魔魔

懺靈戰指鈎權洋竟鎮妙高北白水精宮中為藥又官長吁奇怪事孔門弟子懸於語我儒以正直為神今天王能射妖摧魔用壯護世是之正直也復何慙之哉按馬鞍山踴出平原中絕頂晴望他山百餘里緣接塔樓咸溝穿膝纖纖然鋪出復多奇石支疊危柱釋氏築室鑿倚山半今天王堂實翼西北隅塑狀岳聳屹然柱空金精瘳瘳力溢膺脫羸卒表伍作為部落堂宇宏麗四簷飛翠底靈庇像若朕購彼甲攄文立于烟霞兆因勞其資進曰非某力能皆邑民為之塑實成于張弘度堂實成于俞師甫吁大凡力于耕者一人切于獲者三人豈偶然于天王者大中三年鄉貢進士王兆立

一本塑狀作龍未伏云釋氏子姓周師清建姓趙孫良顯時唐大中三年記

山圖記

蓋嶼

慧聚二湖之名剎肇跡于崇天監中者舊互傳昔者法師慧鸞駐錫之地謀建塔廟力所未給精切誠至俄有鬼神助一夕雷電大作忽風雨而視之宏基煥成殿之階是也觀其宏礧礧積欽嵌在蒼崖崑崙之根直逼引繩方邁截矩剝剝錫鏤了無痕痕隱隱隆隆新似巨鱗之俯伏不款不頤背有柱石彈巧窮妙信非人力之可致是以自時殿後馬夾蟬聯月增日崇底今大倫寺之疆境據崑山之西北寶勢屹崑崙依馬鞍山繞而上高七百尺茂林修竹松檜蔭蘿之際又有靈苗佳卉珍

崇秀美自紅自綠霜霰帶凋佛宇僧舍疎曠爽快之處散紅陰而翳綠影者其布擲比幾三千楹經書錦杼

乃若跨

嶺烟霞偃仰風月軒堂亭榭臺閣樓觀往來橫跨傑出旁峙挺立若鳥之翔如獸之躡者架虛排空玲瓏縹緲層層疊疊銀珠金壁之相耀下顧下晦于翠雲紫霧之類加以巨海處其左重湖居其右俯瞰松江之泌湧側顧陽山之嶠屹朝化暮變供秀氣而借清光指掌之間四望百里真天下奇壯雄偉之觀也然而姑蘇一隅地極僻側常類乎杭之天竺潤之金山當冠蓋之衝唐車航之會萃乃非凡之勝概也茲停著止見于近未聞於遠量彼較此為之不平適主事僧法月刻圖于石踴躍執筆

從而道其始末庶或流傳傳之四方且俾好事者燕坐几席髣髴乎登朱橋步碧砌審衆水之環山想孤峯之聳寺必稱其流落峻峭幾一點埃壘之氣可以倚天竺儼金山並駕而同馳靡分先後蓋六揚善成美之志也雖然模之于畫述之于書寄象寓教特其精粕殆有盡之書之莫窮其盡之妙潛藏默喻于象數之表觀者自得斯圖也豈徒誇說是招提而已耶因以見因家太平一百六十年之盛神功聖德格于上下覆護函範無垠無涯故茲山邑水鄉幽閑荒陋之地尚克開紺舍而集紹徒為民祈福有如是居有如是景嗚呼休哉政和元年十一月旦知縣事蓋興記

請天開記

范浩

淳熙氏傳西竺一乘流入中國倡天堂地獄報應之說風動世俗從從信向者往悔惡從從而悔之善其意有補於教化矣吾蘇嘗言自其西來四海馳慕結樓閣上切星漢處嚴奉高棟重簷闢展樓榭自唐已然雖妙言論如退之亦嘆其不可遏止也崑山普賢教院有間輩飛下俯麟宇碧檻丹拱隱霧延暉森列諸天勢欲浮動使人髮立凜凜生肅心每陳供辦香氣霽慈警神若天墮取風而翔雲錦觀恍然復疑身之排金闕而蓮環樓也予嘗訪祥者墨蓋目見住持譚僧淵問誰為此其言政和癸巳茂菴義明演經引鉅刻與普賢殿邑人沈競募緣增

堂廡以脩道場今年夏五月沈又感夢率衆建廟家姓辛珍獨又畫刻諸天十六尊像遠通信向應肩投禮禱福祈年應不旋踵念此殊勝緣要須書以信諸世因請予記之靖康丙午季冬既望奉議郎新濟王康王祁王府記室范浩記

惠嚴禪院法堂記

曾啟

崑山縣治之東有禪院曰惠嚴始唐末嗣禪師以佛學名一時故鎮邊使劉璠為建院以嚴之嗣師既去其徒以世及續居者百五十餘年屋老而敝徒不鮮葺葺每四年生僧惟已請如嗣師故事復以院待學衆之來遊縣以聞州命選於衆乃得惠元禪師界以住持於是四才之士不期而自集一境之民不言而

心化月相與視其屋則又皆曰是豈人法之町宜者遂謀新之
鄉人聞命樂輸以助先為法堂寢室凡二十楹始事于元豐元
耳之秋來歲仲夏一日畢工師曰不與俗交非興化為人也則
記其事以慰作者之勤其得已乎而法堂寢室豈特以休者壽
者之身佛之法傳乎其中矣非知吾法者不能為也以書屬余
曰律為記之予聞釋氏之書曰町言法者謂衆心生是則攝一
切法釋氏之言心法如此則吾先聖人所謂天下之至神者是
也夫心之為物微妙最通故用之彌端大虛廢之莫知其好不
古不今神而無方信乎廣大高明超於名迹豈言與書之町能
盡哉是以學者欲其凌造于道而自得之也當梁之世釋氏之

教最為盛時然學其法者必泥于言學其書者必忘其真天竺
之師達磨始自其國來其曉人也直示道心使之研幾見獨盡
豁幽滯則廣大高明皆我有豈如老身窮年散精神於名迹
而已者乎于斯時也道之不明久矣聞其風悅之者六通四闢
如驅雞之發其覆而見天地之大全雖中國之士大夫欲息於
道者必從之遊故傳其法者町居而衆至町教而誠復待人之
餉而後食待人之衣而後衣或延求于人而人亦不以為厭也
其居之至則崇棟廣宇極其壯麗歟則象相與新之而人亦不
以為侈也蓋聞其道而心化者皆將虛已以遊于世則其驕吝
之意消而能尊道輕財固不足言也惟此堂堂師之居此湛乎

淵靜廓然朝徹資道之侶還至而時集類問於堂密叩於室迷
者自覺疑者自信神悟心照不知其然堂堂雖無典乎人法之
人法之町依也則作而新之者其澤豈易竭哉元豐二年
八月初一日常州團練推官符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充
州學教授曾耿撰

重修延福祥院記

李湛

蘇州常熟縣海陽山舊有延福祥院蓋出於梁天監之初自唐
會昌廢毀存者無幾端按二年今長老惠明大師希辦荷天子
榮命歸止於斯而鄉者里氓為之捨土木奮錫之功大作廣宇
峻廈不五歲而告歸於是而有隆憚而門者有炳煥而亭者有顯

壯而堂者有遠廡而室者有虛楹危累而塔者有復延相敬而
薦者有表門背室結遮峭植而垣者抱塔之址又有圓覆環架
四十而院者居高而顧望周旋自下以相之翼舒鱗華輝照可
歷會奇集勝狀不能盡即以主者處師俾悉得而專有之師當
錫氏列周時從學於天台山既大成而有聞被召入為惠智祥
師居普門寺演法暨餘抗國除隨詔詣闕上御滋福殿引見宣
授紫羅命服及內府帛五十疋復賜金師踞留之京師天壽寺
淳化三年上御製教草書惠就章一卷道還詠一十一卷秘藏鈔
三十卷太平聖惠方一百冊藏焉恐後未諭其來故按其寶以
錄之至道二年冬十月二十四日鄉貢進士李湛記

興福寺再修功德記

唐人

此寺始自齊始興五年因邑人柳州牧倪德光捨居茅置之是為大慈寺至梁大同三年改為興福寺自為邑為寺歷陳隋四代迄于我唐甲辰歲之餘三百年會昌末釋教中比僧難幸興武崇斥去浮屠法寺毀大中時祇存恢復釋教俾餘伽藍先是大檀越生吳興錢公某吳郡顧罕汝南周坦與彼親友無辜信士助修塑像添建殿堂赫々垂芳傳之不朽以舊僑居是邑廢之樂之耳目相接俾耆其事有愧裴君中和四年六月五日記
范成大云按齊無始興年號但有延興中興二語皆止一年流傳之誤如此既是唐碑始存之即常建題詩處

慧日寺修造記

張璣

梁僧慧覺造大寺三在淮南曰慧照在崑山曰慧聚在常熟曰慧日環常熟之境他佛廬無慮數十所或背岡巒而深棲或西江湖而舒曠其得勝縣固且獨慧日在縣西稍北九十步臺殿屹立檜栢葱翠當闔閭中乃有小林滿瀟意鐘磬石鼓之音時微照蘇為令者藉以稍清胸次為不易得也院從昔名重甲諸剎拈檀林率贖二千指非但為展鉢計願知相勉參請或在定累日無少懈怠以故主席者必當世龍象然後其技心悅而誠服嘉定丙子夏五比丘子幸以少師驅使大丞相魯公之命來住茲土始至之日早蝗積道舍宇就焚緇袍稍々雲散幸與佛

為謀奮空拳而一新之凡所得施利悉以助修設毫髮私焉居無何觀中之塵銷而戶外之塵滿矣於是首與造寺聞者響答富室至捐百金其家人子亦分錫刀若法堂若庫院若浴室若衆寮若華嚴閣若水陸殿既以第補葺復製香燭幢二十四首以嚴冥陽之儀粉粧經函六百餘枚以及大藏之教三門兩廡舊為買臣卜肆宣猷允難至聞諸公而盡斥之塗以丹雘輝如也繼此來者款門而求臥升堂而意消使人所不之萌者周矣謂佛法無益世教不厚誣我誕誕謂來試邑既喜與蘭若鄰壁故因其求記而有考焉自天建初院為十才祥林幾千載于此矣中更鬱攸碑碣無有老宿或謂二錫勸額曰壽聖日晏安日慧

日亦口相傳以屬爾乾道間僧宜意建佛殿淳熙間僧宗建建法堂嘉泰間僧祖印慧光又建藏書堂大室皆未就去開閉至今乃迄于成是必有數存乎其間斷非偶然之故也抑嘗誦南菩提經云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失靈山六年鵲頂蘆藤佛自處也金碧晃耀一二曲句人奉佛也二者並行初不相悖今慧日奉佛之道至矣若夫離相莊嚴則在此丘反求而自得之嘉定十二年解夏日宣教即知平江府常熟縣主簿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龍泉張璣記

寶嚴院新建佛殿記

陸絳

近代儒家流以韓退之辯釋老與不肖皆欲隨而去之未熟思之甚矣夫受天命者莫大於君中國其間始侯辟王治亂興亡之運接迹而不可勝數至於治而興者則諸儒必曰非人事也天之曆數輔治世而興者也亂而亡者則諸儒必曰非人事也天之曆數厭亂德而亡者也夫如是則治亂興亡之運莫不推之於天韓退之有唐之鉅儒也以充焉而湯文武周孔之道不行於當世而釋氏之教獨盛于中國故力排而辯之若原道篇佛骨表皆著辭說切痛疾時君奉之太過者也其所以然者誠敬抑之極其浸盛未始不為釋氏福祐言弗納而釋氏之獲得以益其盛遂有會昌之禍豈非道隆則行物盛則衰之效歟夫意若

曰蓋中國害生民則使大中復會昌之迹如韓文公之比者佐而輔之固當板本塞源矣豈會昌廢之未數年而大中復之易如走丸疾如反掌得非天之未厭其教抑噫大道喪而有仁義仁義衰而尚權詐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塞於時雖於霸金僊氏之說其不有與乎由是源於漢流於魏波於晉宋齊梁間與吾儒者子之教鼎峙於中國若夫本室寂滅建安以出生入死之說為典義滅惠之釜釜之氓從而遠罪則如來真意幾乎教世者也而時君奉之或身近寺宇以徵福或廣度僧尼以崇教上焉者佞之下焉者化之如之何不為後世鑒蓋崇之者反於其道耳文中子曰齊戒修而果國亡非釋迦之過此言

得之我國家四聖御宮始知化源寺觀公僧而存車禁其搬置僧道限年而入必試以行能故天下名山勝壑或有野後異者非道存乎人孰能與於此哉姑蘇北近有邑曰常熟邑之西偏有佛寺曰寶嚴即梁天監中野建也倚山西湖綉若屏幃嘗有希韓禪師者心悟大要果是為棲廬錢氏霸國時以名聞召歸餘掖普門寺自為慧智禪師及錢氏獻土隨名請見賜紫方袍師向慧明大師既而厭居京國歸隱舊剎錢氏以師入境俱勝獲施金五百兩建七級浮圖一貯像化中太宗皇帝詔賜急就章道通錄批藏詮太平聖惠中凡一百四十三卷獎高風旌善地也稅舊名延福天禧中邑尹胡公順之飛章上請帝可其奏故

賜今顯馬院有佛殿者積其歲月了無人緣明道中武陵襄顯始發信心崇修妙果次有東禪慧院僧清鑒浮杯至止苦行自修謀茲勝有若符令後有邑人諸善順李仁壽興福食可開贊成其事且曰仁祠之興為我福地今字不立粹容無觀則吾儕何所起信哉由是厚施賢良材庀徒傷工審曲而轉即其舊址以新創經始於景祐之丙子落成於慶曆之乙酉凡數年而能事畢矣觀其壯而不華嚴而不陋觀乎中者其字一所以納高廣之座而宅乎豪相也翼其旁者其舍二所以容儀衛之位而列乎簪供也遠而望之若太微之凝帝宅聳雲端迨而祭之猶列漢之立僊宮來從才外其為功德殊勝可

思議武陵公都無多藏屋無餘獨以興整補廢皇、於佛
事人所難能矣若夫韓師典之前鑒公繼之後事有其契豈誣
也哉絳里人也因熟於茲山之遊月警諸公之善以文見託得
以直書時聖宋慶曆六年歲在開茂正月一日惇仕郎守真
州楊子縣令陸絳記

空心亭記

陸天祐

海虞山猶常熟州西北十里而近曰破山直破山之麓有寺
曰興福淵流絕山而下潄為溪潭，之上有空心亭山以崖斷
不裂得破山之名亭以唐少府常建詩得空心之名海虞之勝
萃於破山而破山之秀鍾於斯亭居顏時其前泐刻停其下故

還既匠而稱謂也當人知少府之詩之工而不知所以為工一
登斯亭不言而喻矣亭之始建莫知為誰歲歲久風雨弗支至
正五年寺僧邀上人謀撤其故而更擬焉走邑士崔君天祐后
君諸皆計諾二君人望也既相為先後聞者舉起而朱君其倡
者也落成宏敞雅潔十倍其舊先是崔后二君嘗與寺僧上人
取少府詩折為韻擬四寸名士大夫各賦五言一詩至是悉刻
梓枿之事刻以少府詩亭野宜為者始大悟以天祐佐是州而
山若亭矣野遊厝數書扁為記惟元氣結而為山其秀且奇者
野不乏非有文章才藝之士發之未必顯於世破山之以秀傑
稱宜矣必少府詩出而後人，知之又必空心之亭立而後人

人信之地有待夫人重事有待夫時如此檐簷聳飛棟宇雲湧
陰晴雨雲光景變幻遊者稅塵歎縱清曠簷林樹之蒼蔚野谷
巖之磅礴富聽於琴筑而致迹於冰雪平昔寵榮勢利之膠乎
中者蕩然大爐烟滅其靈臺虛明直與潭水相為洞照名亭空
心時曰不宜天祐不敏才將命杖屨載筆札從諸君子之後崔
君名元才后君名克正諸君名士昭八年九月應奉翰林文字
儒林郎用知制誥燕國史院編修官陸天祐記

明因新改禪寺記

陳子

東常熟縣七十里有蓮鳳鄉有村支塘而寺於其間曰明因昔
嘗曰永昌又名再昌至國朝祥符改元始易今額至熙寧六年

遂為禪寺土不變壞人不更聚而名目之不同者時異事異矣
亦善佛而已佛以一無胃一切有以一真破一切妄一切法是
有我何使之無我本無，今安得有一切法是長我何使之真
我非真今安得真，有一妄為有情故一無一真為無情故
此禪律由判也東西分祖南北異宗以攝戒名律以見理名
禪此禪律由盛也夫律為漸禪為頓而為之徒者以禪受十
才以律傳父子日而反戎自伐與俗同污其不見悞于世者無
幾初僧文曉由是與流輩有不平者以事至有司遂攘臂鼓衆
更律為禪自今日始縣為開府，下僧藉菟可為頓道者衆薦
今禪師紹瞻而府可之師至其徒有不悅者豫空其室以通其

類垣墻壁蕭然如無人之墟師收甘遺聚結草成廬鳴鐘擊鼓晨唱夕和欣，如也規範僅舉徒眾僅安歲輒大凶而水且旱百里蕪其八人輒大疫而遁且逃十室虛其九嚴於轉之心奉一其之事根無利鉅應病用藥其徒以此親施無厚薄均福田相鄰人以此敬之於今而門之外導長淫以利衆長淫之上營石橋以便行堂室金龍殿雖未及美而小康矣因師請記之論次如此若夫門未革殿未緝而大室未獻此必有待於他日余不得而書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五日前常熟縣尉陳于撰

頂山瑞石庵記

錢藻

頂山之巔直上絕險怪篁奇木陰森鬱翠之中有瑞石峭拔不

可窮極而龍舟之象神龍之地環庵其旁已民禱懷水旱曾不告召而千里畢至明道紀元之初浮圖宇常者能默誦妙法蓮華經已民陳氏居其下為庵名宇常者持事之自是禱禱輒應而福在一方宇常死菴其下者不得其人則禱禱不效水旱相仍嘉生不遂已民以為甚患迄今治平丙午縣大夫自侯因民之欲命僧慧安按廢舉墜益廣其宇以廊以軒以垣以壁以飯四方之來者以起民人歲時祈禱之誠信夫窮巖極境龍怪之窟宅足以為一方之福遇人而興其信誠之應效蓋不可誣神之為靈嘗陰寂無形不可得詰而若依人以為報其能不逆民之心以嚴者大之地以致誠於陰寂不可詰之間而為取福善

之應蓋亦隨於無所用心而取間以悖人者之為也丁未春正月承即奉寺尚書祠部員外郎充稅關校理通判秀州軍州蕪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錢藻撰

新甍頂山記

陳子

常熟居海濱地無大山縣依山之陽是為隔山以瀕海之隅也又名廬山以昔人廬治計此也山北行九里是為破山以屬龍破山而為湖也又北行九里為頂山又北行六七里為小山之南北相距纔三四十里名已不一矣又合而名之或曰鳥目山為縣人往還以舟航為安自視道路無不勞苦者自縣至破山即有輿福寺又至頂山即有頂山寺其路隨山，皆砂石人

迹不類則榛卉為之莽雲雨暴至則泥濘為之塗昔之僧於興福者悼其如此累覽以覽之然自縣之北門以至興福之寺門而已目仍恃久未有以動心者今頂山中峰庵主懷素始自破山之復塔覽之以抵頂山之寺門北於熙寧八年之孟春成於元豐二年之季夏雖以堅為之心感向化之人而必更五年方即成功古之治田墾上有道州上有路而道路不除當責於任事者雖州縣之吏時有銳意臨之而後或無成亦又有其意而不得自任以為責者今懷素非技能覽路而已又能建復石塔以鎮交衝之衝開四石橋以濟往來之阻是能為縣官之未為者而以佐縣官之不逮吾其可以無書元豐三年三月日文林

即試書者校書郎守縣尉陳子記

重修廬山白雀寺記

王世貞

出常熟之二十里有寺曰白雀其地東枕廬山而西迫大海襟江帶湖蓋獨廢之勝境也寺所以名白雀者長者曰梁天建二年有遊僧志圓善堪輿家言得其地而悅之倡諸善知識以有知刹者商議而白雀二巢為自是數地數振以迄於仁吳之季委之兵燹之手歷我明入歷朝而弗克復其存者草莽之址與僧難之兩舍而已久之為正德丁卯比丘明慧以四衆力悉新而拓之又久之為隆慶丁卯再紀獲婆塞明淨再新之尋復圯而比丘智海乃數日獨者六十年而圯今者不二十年而圯豈未

教之轉促耶將無所以致力於土木者未固也謂其徒慧秀曰吾饒緣為汝職募若饒思力為吾職歸自海公之募而檀施雲集秀公獲匠意為廣取其厚材取其良塗墜取其精堅於是三身之座四天之間與十六應真之位屹然若金剛不壞矣壯麗宏稱是寺成秀公來之余記余之鄉先生王寵履吉嘗嘗病茲寺余得其詩二米詞翰此皆絕因竊跡其瑰奇崇峻宛委叶蔡之勝思一遊目而未能嚮者似聞客言勝且泯矣詢之秀公寺今如故勝亦當如故秀公曰然嗟乎當天監之世冠達氏以人王之尊酷入人天之小果而吾吳郡又其左焉方扶細黃之野飯嚮貨賄之野蘊隆蓋有非佛理不該非佛事不之者且浮

圖之盛至此也然而同泰之講座未撤而大輪即逐之其它量城之內外今所按圖而得到於如蓋記者十復有幾而瀟海一瀟若遇此轉振魔野不能妨而社財不同豈豈道諸天厚小而薄於大哉夫圯者數也振者人也或者曰人亦數也夫山河大地惟心識所造而可盡誣之數也耶且而師之有處乎圯之履役也以為數力之固與不固也此非獨一利言蓋哲於說淨業者矣二比丘勉乎哉以此功德而不任相則無漏以此溪心而奉塵則則大報恩不然而欲以余言而為寺重以寺之復而為若重非所知也

接待卷記

李維楨

性鎮上人者余里人也少祝髮少美之龍華寺已參少室南海及兩宗諸禪窟義林入理以至於海虞賢士大夫與結支許之契檀越八十一人卜地邑南郭三里構構園焦居之以接引四方赤髭白足之侶為大雄殿造佛菩薩諸像已為千臂文殊金像蓋錢觀蔡侍御某三公及其群從子姓首事夕即翁公學師瞿公贊之後先海虞全殿公譚公某公為之題目而端然稱東南名利美會余叔弟宦海虞乘觀版成上人介之請記于余蓋吾儒所重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而釋氏無之然其立教先全服勞以孝父母祝壽而報君恩至于指服生羅候一休度阿難舍利布以德獵推為長老迦葉以錫鑊成就月不

金粟如來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修行勝行嗣息人倫何嘗廢也吾儒所謂大丈夫者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耳釋迦入道淨飯留之不住耶須臾之不忍宮嬪誘之不忍外道騷之不移雪山苦之不懈太子名利哥利屠毒視之蔑如也吾儒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不獨善其身辟支獨覺自修自証為小乘禪如來弘願普度身中津梁遍三千大千則大乘也吾儒礼樂刑政並用不以姑息釋氏有地獄輪迴因果報應使人肅然戒懼南天王領舍人夜叉或憐其哀叫釋釋之曰小慈者大慈之賊也吾儒教多術百慮一致殊塗同歸而學佛者各以形見入三摩地或以色因觸因法因味因或以音聲香嚴或以分別

自在或以修習水觀或以純覺遺身或以有根圓照三昧或以攝六根淨念要于証聖一也吾儒所病釋氏不忍于蚊蟲之細釐其喉血而土木金錢傷耗不貲然而謂事物在恭儉慈忍為惡不悛者可無罰乎第無濫耳道在心不在法由已不由人刑不夭命後不勞力風雨寒暑時若百穀黍麻著植其慈持齋不殺大矣觀一日之餐飯一舍之死安能弘濟耶建寺施僧入天有漏小果不名功德此佛圖澄那跋摩達磨寶誌之論也宋之大儒言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失夫無失安得高於大學天下之物無有不無、無不有物虛則生何物不有物過則安何有不無世人執於有無蜂蟻之羽而好璧鬲之爭是

非相執人我相傾以此嚴淨提綱五濁惡世故為說虛無寂滅以解之而二乘人頑空枯禪或盡掃行門單提宗印以恣其猖狂無憚之私則又為有以破之諸思莫作衆善奉行竭精進歷試諸般人心無一動而後能應萬物無一事而後能應萬事釋氏不名真不逐妄不貪成不怖壞其情不塵其定不隔山河天眼世界法身聚則有相百千萬億變化無子散則歸于太虛而灵光炯然自在皆廣嚴彌父兄師保所不能割親猛犸悍王法官刑所不能禁一旦皈依西方覆怨願化豈盡無其哉吾儒之學其精于易、雖不言有無傳而約費而隱無聲無臭上天之載非無而何彼虛無寂滅而無實者學釋而失之者也非釋

之端使之也海虞儒者相望雅重性鎮、癯然貧衲能使文獻之邦遠近崇向開山演法日新月盛必有道矣井茅官師儒與性鎮中國而立持有昌黎大節往來之疑余故於工費規式畧不言而獨舉儒釋大較浮廊如此道聽而塗說之不中受水源一踏德山一跌矣

疎海梁

錢希言

常熟縣北行三十六里有福山鎮、在海濱寺名大應中有轉藏殿極大相傳轉藏一回可代誦經百卷故四方善信游其寺者無不轉藏嘉靖甲寅年殿燬于變至隆慶中有僧募化重建改其殿額曰西方木瓦之貴已苟完矣獨缺上梁一板居民喜

中夜具舟擇梓往郡城買梁施寺侵曉忽見海口有一巨木浮
來視之乃是香楠蓋良材也使人起之於岬至召匠工計度不
與尺寸其微遂成道俗長幼咸來觀瞻呼之為疎海梁夫乃知
佛力廣大加崇信焉

常熟寺觀志

鄧穀

佛老氏之教行天下其崇宮殿構其盛於吳會而常熟一邑中
坊琳寺額號于祠部者盛矣考其建設多出梁唐元宋之舊則
當時之好尚可知也其在金月復失其舊豈王教明而民習勝
耶得篤於利而莫之有損也愚於是乎有虞仲寺觀志

吳縣傳內一條

劉鳳

常熟之東崇教興福寺宋建交開又用禪師開山野建也用善
地形故野占善地也為塔僅六成而致成淳間有潤塔主惡撤
其舊而更之為九級時日觀溫公為疏應施雲委遂落成上施
蓮蓋表以舍利金碧丹雘上下照灼人謂淵公即用禪師後身
也久而頽圯洪武八年僧淨慧大合衆施興修之迄工於十六
年終亥普晉沙月臺考與許玄度同建塔越城未就玄度亡至
梁岳陽王營來鎮越在乃迎謂之日許玄度來何暮乎恍
然悟其前生事殆相類

吳縣傳內一條

劉鳳

虞山西言教上人於野居開軒之東榮署曰招隱環植以桂自

題署其壁夫僧之能肯構者即禪門之棟宇予見今招隱有房
室新淨几席潔雅安置器物可玩者嘗過而流連嘆僧與俗大
概同能成立者難若彼蓬蒿荒蕪為草莽者可勝恨哉

吳江重修聖壽禪院之記

陳貳子

平江府吳江縣聖壽禪院石晉天福七年野建也初朱梁開平
三年錢氏奏分吳縣地為縣開三十四年而有是院始名興寶
皇朝天聖二禪賜以今名開山以來有志昇法序者此禪席實
相先後二師俱宗門標揀五家宗派可考也景祐中安節員外
郎知制誥謝公施大藏經在焉圖照禪師崇本堂主之後日瑞
光寺對便殿遂為蓮林第一代師其它領袖有道因佛緣者常

不乏人以故號名利更建交兵火 像毀掃地無遺會清本
法師相繼駐錫徧募檀那增葺莊田而又各築故址僅成殿廡
歲月積久風濕雨腐寢復頽圯田為畝千皆沃壤年來守者屢
更往、侵漁百用不給而道負重仍殘僧親三數輩鐘魚幾為
絕響聞者駭之縣大夫趙公下車之明年政既成儒宮神宇驟
令橋梁次第營繕一日因會慶節率僚佐詣其院慨然曰莫嚴
乎蒿呼席拜之野而蕪廢日甚何以昭臣子恭虔於是謀所以
新之呼集其徒授之規畫俾各董一事其鳩工度材自一金一
錢以上悉徵公聽曾未逾時法堂方丈與山門佛屋煥焉輝映
且表以修廊 以高牆凡所以安眾作佛事者靡不崇貴公復

處異時強有力者也。居蟻蝨乃作靈山設法像於法堂之兩翼
為公平日持心誠懇不歸目前於時概觀未幾四方衲子雲會
相與驚嘆曰物之成就自有時際有判曰無碍寧境華嚴意壽
奧是凡王公各講助勤奮或圖新於舊或易統以隆而聖壽尤
其全恰自是信士善女破慳捨有日月以至則第壯極廣他日
之雄當未易量夫廢於一時而後人不能更興者天下事多此
類使振頹起仆率如是院顧天下有不足言者得於公見之
落成日者猶踵其門曰院之中與縣大夫力也請述其事刊諸
石以詔後世僕猶得於月擊好不敢辭故為磨道其發興之端
而并以窺公乞日聞大者富焉公玉牒名公廣字德儉今官宣
徽郡淳熙三年季春既望建陽陳武子記丹丘李時高書并篆
額住持僧道珠立石

重修北寺碑記

姚起

予曩歲曾肄業於北寺其寺名十方禪院北寺其諺名也有王
僧慈憲恒相與議論時每創新斯寺以告於予予曰新之何說
也曰吾之舍凡身而從幻身辭穢土而皈淨土且得以主持斯
寺詎忍見斯寺之將圯而不新之斯以救其圯也將不可
乎曰世之圯者多矣顧新之不能而暇寺之新乎曰吾之新
此寺也非獨以為吾徒也吾將上以為朝廷中以為官司大
夫而下以為民也予請言其略曰斯寺之建也自赤烏始自我

明洪武中茲為祝聖道場故題其門曰勅賜聖壽禪院也則
大雄正殿金闕坐為東西二殿官司大夫更衣在為法堂方
丈僧舍司鼓為左以僧舍右以住持晨則談法講法夕以演課
誦經則斯民未必無向善趨之也予之所謂當新者此也
其將新之已乎曰若是則新之為可已也以予之言諒子之心
行子之力吾見斯寺之新也其可計日而俟矣越明年予已僑
傳科甲日趨都門又不得一盡鄙心呈致仕始得歸省遂造其
廬仰觀斯寺則易置而煥然左之重建觀音殿演經堂曼特
出而一新之子慈少頃撫而嘆曰人之有為不能為不唯願其
力量之何如耳前之子舒謀于予者今皆得以遂子之心矣予

昔既不能助之以力今當贈之以言也故為之序云洪武丁

丑秋七月賜進士出身任山東監察御史姚起撰

吳江聖壽寺恢復法堂方丈山亭故址碑吳應賓

法之東漸入吳蓋毗大帝赤烏康居會尊者始以舍利而作佛
事淳熙判天精藍布地吳江之有梵刹自尊者始也梁晉宋元
鼎革代有興寶聖壽名宇相禪賜額置司祝釐弘教則我聖
祖之物慈雲比丘時也林檀之林龍象之窟倡導者惠應十餘
輩臨濟之報本元雲門之雪竇顯天衣懷圓照本最著古輪持
地石之言邑之乘班如也宋陳武子明趙宗伯用簡最著反可
然金可布菲可支用非一時事一人力也乃至肺石可鳴庭牆

可笑足可則胆可青亮表可以傳令子父戮力二十餘年當萬曆壬辰克還故鼎妙機寶楠次第出興則佳持妙能及其徒果正悟林又最著觀察密相深入緣起顧王點導悲心普度付賜受記不憚於素吾知其為常相大師可金矢既得聲帶乃號一噴之懷無能見頂關提導既達於沈靜寧不恒順之異方便哉如是者吾聞之周府繼沈郡丞文趙令尹夢麟於戎為城守於彼為電子力之為檀乎慧之為方便乎財之為摩尼寶乎吾聞之陸太華光祖馮祭酒善禪沈開府季文余同年唐宗伯文獻沈金臬璫盲者歷數嘆以達賢最良後之其以妙半露透其目青日慈汝之耶孔之其子日良其菴曰合妙其地舊隸於

寺折入於民浸假而自食息以歸於三賢其時供養說妙法者吾知其為大師之獅子見諸難調達之三禪觀禪陳之首度島夷入寇表亂是因破羯磨召蘭若相大慈之臂而陷之綺羅池館教捨而畢疽出刀入五內洞然長跪自訟七日乃斃豈其逆行示現花報使俱曰七蓮之有出佛身血非異人為若人之為也如是者吾知其為皇甫少恭矣前有覆車後有叱御代塵蒙虎肯據室艱素也止城趙乃完壁夫非虞他族之為愚習忍辱分忍以待今之治反者乎如是者吾知其為周光祿固南及其子道殷隆不遠在夏后之世界生本識普警十方淨穢成壞如響集公矧於殷若無上顧王從弁是夏斯希安養治周則去曜

就娑婆不與菩提等師惡趣心奉塵刹氣作金湯吾知其為孝廉曹子文學凡三十有七人沈令名周補周之琦申五常周叔宗沈令謨吳承烈周祝周祇沈令言如是等而為上首諸法華栗而三車亡浴沮樂海而百川用豪之缺因之禾虞之封陶之挺填諸之齒牙四事五體合掌低頭勇怯促延究究悟入佛之知見其事一而蔽其人換而革其名可以石載而不可以文字數也不佞庸庸得事湛師為八戒弟子性以不腆之言前節師崇幸而不辱餘臬臬合妙以啟鮮錫正上人復請於師使余願末首剎勒之瑣珞余為優婆塞我擅誦於食力飽於病維是凶犬睡餘屑耳於口數從常相雖數顧輪豈不亦援溺人以浮囊

而繫貧子以衣簪乎余所願者聖壽無盡現延無盡說法無盡度生無盡而余盡未來際得值尊者迄于湛師諸善知識種種緣起清淨善友若行若證若利若害等無差別是禱也倘庶幾法華之所謂童子願乎若日不朽之言無畏之說則請避三舍以俟大龍之具廣長相者

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仲夏日立

釋元照

言天下為佛氏者有恭禪者焉有聽教者焉有習律者焉以至營福雜業事業萬異且未有一人不登壇受戒者則知受戒乃為僧之本歟然受戒者必當持奉必遵制法必萬途示

越 一者晦望說戒二者衆法羯磨、是和僧之要術既
秘且勝非作法之地不能勝之則知結界又持奉之本欽然而
毀塔壞鉢墮壇重戒又不能持奉伽藍設置歷年浸久復不能
結界者得非忘本乎蘇州吳江縣東走近二十里有僧伽藍
為壽聖寺其敕建之始乃有唐大中元年鄉人顧文通捨宅為
之舊名報恩皇明治平中歐陽金穎中興廢傳錄不書往世
相承未嘗結界律議法制有躬不行有識之流慨其志本嘗有
不足之色遂以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命知律僧主法行事
隨才難以立標約步量以集衆唱相以告之秉法以加之是夕
二鼓厥功告成翌日將勒石相垂諸不朽仍書其始末以告來
者云餘抗釋元龍叙

吳江縣華嚴講寺記

曾令得

華嚴講寺在吳江縣治東門外百步計自東晉明帝大明元年
衛尉卿陸僧增捨庄基為寺法師嚴公講道其間東魏太平初
姚暉重建開運三年銀弘佐法師復增新之宋元祐壬申邑人
姚得瑄施錢四十萬緡建浮屠七級紹興五年隣有寧境寺僧
衆稀少寺僧從了告給公文捨與華嚴併為一寺故額云寧境
華嚴講寺時慧壽法師開拓基址建修兩廊三門佛閣建炎間
浮屠兵燹邑人鈕氏捐素金修之至區甲辰復燬于兵丁未法
師繼公重復修建 國朝洪武間清理佛教以成叢林永樂初

住持文錦首僧清滿勸里人新之永樂十三年住持僧文炯於
殿西造西方佛殿莊嚴三聖凡棟桷之挽腐赤白之漫漶者咸
治之今浮屠七級撐空屹立佛像羅漢金碧燦煌房有舍庖福
有次無墮前人無廢後觀丈炯憫夫累世締造之勤恐湮滅以
無聞求余記之于以使節居吳中久嘗假館其寺道遠徜徉每
雲消風止烟霞澄霽與文炯輩輒登浮屠而遊目騁懷左引吳
江右瞰笠澤湖光接天碧波萬頃風帆沙鳥出入于空曠之中
轉讓漁唱互答於霄霧之外使人心舒神怡如在空色之界則
文炯輩之居此不明明心見性者乎其寺之西南若上方洞寢靈
岩岩崖諸峰林壑尤美望之渾蓋凝翠如屏如戟如龍蛇如獅

象如天馬待取遙眺而折者如城郭歷然而布者如列星磅礴
浹秀難為具狀登茲一覽而中吳之勝概皆在睂睫間則昔之
雲門若耶天台雁蕩豈得專美欽於是文炯躍然而喜曰斯言
有禪于空門也請書以鏤諸石陳諸科賜進士出身文江曾令
得撰宣德二年立石

重建寧境華嚴講寺拜殿法堂兩廊記

周忱

去吳江縣治東幾二百舉武有利焉郡乘云東晉明帝時衛尉
卿陸僧增捨其居第為刹而嚴法師建道場于此迄今千餘祀
圯復不一指前人誌而刻諸石者可徵矣 聖朝宣德辛亥歲
蕪城集慶菴僧碧菴廣公住持是刹至正統二年衆舉權任吳

江僧會器宇軒豁突于華嚴教觀宗旨等連書史燭于醇翰蔚
為縉表之表儀觀前人之建構有未備惻然于中焉遂傾已貲
馮材于川礮石於山陶甃于原鳩工所備役夫已之等官卿之
巨室開其廣德或五金之施或諸幣之施或布帛之施或菽粟
之施廣公遂于殿前創建拜殿後構法堂左右翼以兩廡殿以
楹計者三堂以楹計者五廡以楹計者五十村以楹計者如干
上以日計者如干費以稅捐用石為率計者如干又茲殿天台
羅漢五百尊金碧交映丹雘相輝以暨僧房齋藏香積漏閣之
廊廡不甍鈺磅列雖無崇山峻嶺之擁抱然土平衍而饒沃林
木蔚鬱具足適其前登降良其背長橋巨浸繁紆左右波光霞

彩繪爛朝夕心一奇觀也屋既落成謂自晉迄今凡幾紀起
之必顯主判得其人贊襄者有其人故爾焉是役也肅公倡之
邑之宰臣以及巨室石宗茂等從而相之且誌于石或者又曰
人但和堂廡金碧丹雘上下輝映顯于肅公之倡衆之施而爾
也而不知顯于時和歲豐抗稻穰，故倡易而施之不難也人
但知顯于時和歲豐抗稻穰，故倡之易而施之不難也而不
知本于 聖天子致中和之極天地位萬物育故爾也蓋月是
剝之修以紀有年之績以恭祝 聖壽萬年與天地同其悠
久也與食日然遂記之 資善大夫工部尚書廬陵周忱撰
賜進士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吳門陳鑑書

賜進士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刑部尚書吳郡俞士悅篆

景泰三年歲次壬申菊月吉日嵩山前住持沙門僧會智廣立

重修寧境華嚴寺塔院記

徐師曾

昔阿育建塔以奉舍利其侈至八萬四千而在江南者居多若
我吳近寧境華嚴寺塔則始創於宋哲宗之朝蓋公其變遷也
中間斷敝屢更而迄今猶存則以其教不墜而崇奉者衆耳
雖不經其金碧輝煌丹堊照映則於一方之形勝不無助焉
自寺而東北若干武為學宮員長抱坤而塔當其東南在青龍
之位有可火文明之象故塔與學宮以為文華峰非無謂也峯現
則文盛晦則衰故卜料第者恒於塔焉視之成歷，有驗邑人

以修塔為事佛不知其有裨于儒也世嘗稱儒佛之道不相為
謀由今觀之豈盡然哉嘉靖戊午當大比之期會塔散寺僧祖
芳慨然嘆曰我雖為佛弟子然不可以無助於儒願力不逮思
集衆緣以葺之乃告於縣令安丘曹侯一麟侯報曰可而教諭
沈君朝臣訓導徐君瑞尹君奎金力贊之余志為撰疏詞有泮
水文星之句於是好義之士咸樂施捨得錢若干緡鈔材它工
凡四閱月而告成事是秋薦士果得九人自茲科以來未有若
是之盛也夫塔與家之說余不能知然考之邑乘往，利於子
而不利於午余竊怪之乃今值午而其盛顧如此得氣數之更
與抑人事之勝也不然豈可謂無其故哉芳之為僧也能詩能

醫必能勤力以助文事不可無記故為志其歲月以示後人使知儒佛之或相資且以見余始終之意若夫福田術數一切不問而唯修其在者則又當為吾輩告焉

致爽亭記

曾令得

吳江縣城之東有講寺曰華嚴殿堂寶塔魁偉傑觀佛像莊嚴金碧輝煌堂後有山曰仰賢講亭其上名曰致爽軒窓敞豁不雕不斲無櫺櫺節抗之華環亭四面樹以竹梧槐檉木陰蔚勃亭前雜植花卉錯置怪石迴巧獻奇各盡狀態雖快閣閣而市廛不染當夫汎融秉令赤日行天登斯亭也解衣盤礴清風徐來煩冤暫忘若置身清涼境上祇樹林中不知有九夏也其亭

西臨震澤東接滄溟南控甌閩墨客騷人多萃於茲覽物之情得無有動于中乎及夫志倦體疲隱几而卧澹之聲與耳謀蒼翠之色與目謀怡然而得者與神謀然然而得者與心謀幽閒遼遠不可殫述余嘗公餘遊息其中不覺境與意會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一日寺之主僧炯南中樞而言曰公樂斯亭之勝願留一言以紀其實可乎余遂覽然曰吁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端情竹蕙凌於空山矣斯亭也不有斯作是貽墨客才人之譏矣乃書以為之記使後之觀者必將有感云 賜進士出身文江曾令得記

宣德二年丁未歲季夏月五日當山住持文炯南中書併立

吳江接待寺新建禪堂記

陸光祖

寺以接待名者蓋為十方雲水設也故祿師寺語云法為一切眾僧經遊往來受供所處其中飲食器具凡聖共受與檀越作生福之田皆無遮礙嗟乎此即那蘭陀之遺意也豈徒為一寺私私自大教陵夷古規盡泯雖伽藍精舍遍滿宇內往來相與入我視同學為胡秦遂使杖錫之士貧里棲遑須提貽銷外道闢提得藉口以非正法鑿斯極矣余竇疚之欲於吾郡擇一名刹修舉曠典恨綿力之有限慨任事之無人語間有明覺上人者先得我心目自松陵介乎蘇嘉湖三大郡間實吳越孔道圓頂方袍匪但入春朝海肩摩趾接凡泰方羯磨來者自南自北

無日不絳絡焉城南百弓外舊有接待寺自為夷寇起方丈廢雖供倡不聞僧改寺名猶表鎮羊覺欲固之素矣公其有意乎余素聞斯語良愜夙心與吳郡太史馮君夢禎進士袁君善共倡勝緣而覺上人以精持規律見稱法性乃有太學吳縣吳君其捐貲幾百邑人周君某助其經理相度佛殿之右即方丈故址營建禪堂三楹左庫右廚各二間齋堂淨室東西相向各三間前堂七間以其中間供養章臥東為旦過寮西為賓館又西北則浴室廁舍種種畢具蓋不數月而落成是舉也固太學君之極波羅密而覺上人願力亦已弘矣然鐘鳴鑪舉晨鐘日集於祇林而午飯晨慶五敬不羸乎香積余乃稍出東禪義米

每歲五十石助之吳君復奉母夫人淨念捐施焉共得米二百五十石略徵長生局遺法附之永福寺邑人周君之琦義倉歲取息米五十石以供四事名曰長生米云由是三時無礙母煩分衛於王城五正咸克自得專心於梵行或又以僧至無窮歲入有限為憂不知如來白毫相中供一切出家弟子之不能盡況此都人士咸聞妙法茲焉嚆矢將必有翬興雲應各植福田者矣嗚呼飯於斯堂者當作食時五觀則四分能均三匙易足可以受人天供養抑有進於是焉禪悅為味法喜為樂養法身資慧命坐得解脫是名真正應供善知識誠有若人乎余不難以身作供也覺上人磐石請記為書此畀之

萬曆十五年秋八月望日

賜進士第曾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前吏部左侍郎平湖陸光祖撰

吳江接待寺十方常住記

釋德清

雜華云毘盧遮那遍法界身以智慧行而為莊嚴故我意且五臺峨嵋普陀三山為三大士攝化地舉國男女之有知者靡不歸心為寶所其南海又近而易至者是以十方僧徒往來絕不絕如縷而中途疲乏非化城暫息無以濟其飢渴勞苦此接待之說尤為第一最勝行矣吳江為南北孔道而津口接待寺適當其衝其來舊矣寺建於宋紹興間僧寂照開山額承天萬

壽元至正間僧正壽增修改名接待我明景泰二年僧濱湖重建祝壽放生池具區一覽樓中書盧儒記萬曆初僧了空重建接待院會尚書五臺陸公中丞大索沈公善士吳氏等各捐貲建禪堂遂立永達十方常住以贖者主之了空後得無邊海公繼之名行益著至庚戌海公遷化邑紳居士延念憲勤公居之勤乃達觀禪師之法孫密藏開公之上首也以禪師久過化於妙法錄最熟以勤公立行端確不忝其嗣故一方咸雅重之得用沈大姓宰官長者為護法若善士盧某等相率而歸之於是叢林日盛振會建法華樓以為大事目緣誦念法門之老者無所歸乃設養老延壽二堂以為養生送死計建普同塔以

歸寧之此為最勝莊行也居士周居安陸欽菴諸護法者屢食指之難為久遠議設長生田歲計三百六十畝食意是庵沈公為疏勸公陸續勸募之事竟成於是寺有恒產以供來者可為世、常住矣革慮微儀之為累也邑宰官呂公某率諸士紳具請中大丞王少王公議下署篆郡丞康公某復省其差煩著為今自後可無催科擾矣緣既具勤公支書乞予以記之曰自古叢林非建立之難而守業之為難也以佛教菩薩專以利他為任故百丈立清規凡在伽藍衆僧之物秋毫皆為十方常住設非若世俗子孫之業比其成之何毒嚴也乃曰十方僧物幾如鳩毒鯀沾着則通身潰爛極言其不可輕易染指也粒米莖菜

尚不敢私況其多乎以乞者初心元為衆僧而施者發心本為
福田種子佛說食者苟非良田則不免復身酬償之苦況以養
食泰滋泥犁之業乎此因果較然不之與者可予為之寒心乎
惟此道場之建立也苟動公之心不善必不能成此業後之守
者非若勤公之心必不能繼其緒若果源已盡力以奉佛或則
使往來雲水飢者食勞者息病者安老者佚死者歸豈不為永
永福田而為普海之津梁乎若明察秋毫昧因果則為文殊
之大智守之勿失行之無憊則為普賢之大行利濟無窮悲田
益廣則為觀音之太慈三者具足為圓滿廣法身之果是
則成辦妙行無幾于是夫又何庸登山涉水廣參知識別求玄
妙佛法乎予昔東遊叩達師信宿其地且知勤公之操心立行
而嘆此功德之最勝故詳為之記時天啓二年歲次壬戌孟夏
佛成道日匡山遠叟前中興曹溪慈山沙門釋德清撰

吳江接侍寺殿堂修造記

周永年

指明亭記

陳理

同里湖東屬同里西抵吳江城兩稱之圖志以吳江縣統名非
湖敵專特從同里湖南北通巨浸泓澄因濤湧溶沆濤長遠焉
再行遇昏迷其塗輒投竿好事者立木懸燈指之獲免標標初從
亭結屋為燈幄居後漸廣為普明庵以奉大士久之卷敞幄帟
寧屋燈日以息天順戊寅理先大父陳翁讓與里之章翁弘李
翁麓願翁景襲為統長朝赴縣召夕而歸願見是燈澤人弗可
慢請于邑長賈公亮願盡心於燈技費故侍御史慷慨喜功許
之居成而卷之飭迴園燈費三翁願謂先大父曰君長茲土無
恥獨為先大父遂買田三畝于菴佐取入作炬錦為燈田越六

十七載為嘉靖甲申開州王侯紀來知縣事下令棄佛老字為
官廨舊首犯今逮于燈居理聞與三翁後合言於侯曰是燈一
方指南可擬養濟之功乞推還之辭頗迫切侯報曰詎民者曉
爾令去之苟利於土令亦爾從燈居入充心家材還之不便其
以未撤大士亭當其值爾人謂何衆應曰謬迺相與徙亭於燈
田立木以從仍舊益新中可几筵不特居幄而已請名於侯
以舊名弗切菴涉時禁故名指明亭人曰侯始以誣民毀之則
也終以利民作之慈也惟剛惟慈侯不可忘謂理紀其事昭示
方來後不可既以良以嘉緒召去繼者為名進士洛陽胡侯瀚
請而善之為伐石樹亭中祝曰後世有令如王者其作民菴之

有工人如今日者其佐全島則亭可長存燈可無替矣嗚呼無
七作者之意我乙酉春穎川陳理撰文

賜進士第徽仕郎刑科給事中沈漢慎諱 里人李璠書并陳
陽立石

唐天祥院記略

僧雲義

唐大中七年歲癸酉里民沈揆捨莊第營之迤乾符二年乙未
歲剽劫者始以狀聞詔下賜今額周顯德二年歲在乙卯始建
殿宇始立觀像香炬鐘梵蔚為道場年縻綿涉多存實止大宋
咸平五年壬寅歲起師進道之外慨然繕葺市木召匠運斤春
土不歷數稔社廬寶宇大中祥符四年辛亥歲重建正殿觀

大壯屹若山立金碧丹雘煥赫顯敞云

永福院記

李 抒

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況乎運心廣博勤用苦功以
是目緣而佛事利益一切眾生則佛之道豈難哉我平生之
北六十里有聖焉曰八赤前俯洞庭太湖亭連震澤南里魚稻
之美商賈舟楫之所趨會居處聚落且百家其民淳而樂業
日以遷善農夫今耦以相助競於上古之道夙舊有精廬中更
煨燼僅存遺址比立宗潤即其野廬為接待院延聘四才雲水
之客若見若聞皆爭捨施資者出力富者出財巧者出技皆捨
財愛及諸結集託用有成三門方大堂宇庑宇皆新之殿廡

潔精具足表妙為往來者眼心動目之觀序其資以告具石請
記之為志其略云聖興二十一年八月日方永議耶差權通判秀
州軍州主管學事李抒記并書

重建觀音廟若佛殿記

吳 驥

在昔有元之時蘇郡有善知識萬峰和尚居玄墓山中唱道栖
禪續佛慧命四方緇素景慕像制而不得恒相親者乃即通化
之虞羅蓮宇以俟重遊者若松陵之方失肇建現音蘭若亦其
一也 聖明臨御治教維新謂佛氏之道能度世 皇度廣濟
化機廣設僧司維持防範咸成中萬峰詩其高第正堂真公曰
方矣之地既饒民俗好善而往開揚宗風承吾禪派俾來者有

矜式焉正堂數師授記卓錫於斯究克苦空專心內典羹藜飯
茹草屨麻衣囊無私蓄之地寢無床褥之具臨終端坐而化通
體汗流茶毗復有舍利道德之光時譽歸重繼之者了然應公
其同產弟也嘗師事萬峰禪學戒行親前人為有聲慈風遠
揚檀越踵至而方伯文載藉公幼澄何公處士原衡梅公士誠
吳公典為方外家尤加敬愛承承初遇作觀音殿於前次作大
雄殿於後釋迦三尊圓通大士像設威嚴法道如在以及諸法
天神應真羅漢左右環衛極諸幻化之態兩殿相去之間為經
堂兩掖傍附之室為僧舍又其由為塔院正堂之遺疏在焉晨
香夕燈鐘魚梵明之音不輟境因人而益勝矣自是以來其後

精進善嚴自儀義用中榮秀峰皆相繼物故莫尤有為歲月侵尋棟宇將廢自儀之徒淨無塵志慕前修材堪適用欲撤舊更新遂展其地若干步屬江鄉地卑多澧木嘉易摧頹是皆用杉柏之堅價雖高弗惜數宇崇煥窗牖軒豁昔年經始之良規至是改作而全美梵相金容漫漶剝命工重飾則梅君彥英之力也其他彫甍皆出已素好義者克贊其成丹碧黝聖光彩煥然無塵之善繼述厥功為何如哉工既訖囑余書其事勒之貞珉庶得維後來之緒必求先世之詳故予為書創業之悠祖德之芳馨垂於奕祀可考而知庶幾才祖之侶接武而來者尚能觀感而興起也夫蓋善類之而永久也夫是為記清豐縣儒學

教諭致仕松陵吳顯才良撰文承德郎刑部主事邑人梅勇志中篆額書丹天順二年龍集戊寅十一月一陽日比丘道淨立石

殊勝院記

戴鄭虎臣
吳都文萃

草創於崇寧間時丞相蔡京趨朝道由平望日觀寺僧善華嚴經僧以寺額為請蔡問書經至何品僧云至殊勝功德品蔡笑曰當以殊勝為額已而蔡當軸遂得殊勝勒額寺有僧誦金光明經深得三昧日課至百部人竊疑之僧有誦云我誦光明經自得三昧力舉起便用圓何用高聲覓一日三百部日輪猶未見者總生疑我自心腔冥

按此與縣志所載事同而年異

重建特賜殊勝寺記

吳鎮

佛氏以慈愛為心以形像設教慈愛為心故人悅而樂從形像設教故人親而自化此普天率土咸響慕而信之也去吳江縣治南五十里有墟曰平望宋治平年間僧初創精舍延納緇流政和年間大師蔡京奏賜今額厥後沿革之故可見者有里人進士孫銳之記具存茲不錄元氏以來舊有殿宇卑陋偏窄不足以動人敬信之心國朝正統改元初山之老宿源翁決海有津新之志寫其衣鉢授其法嗣吳山用中式公俾經營之用中遂退席而歸謀於眾曰凡大江以南諸名利莫不創於前代至

於今為益盛上自天公大臣諸百執事下逮黎庶靡不嚮風禪宮法窟秘宇靈宮廢者無缺者完出魏武雄壯紹侶所集往來叢休而吾殊勝叢林當閩浙大藩南北要衝之地香燈燈光相續不絕而規模低狹廊廡荒涼自非予黨不憚寒暑戮力盡心其何以能與眾頡頏哉于是告諸豪宗右族并割已之所有復募眾緣越二年乃徙舊殿宇于東萊園通勝境一壁遂擇材召匠即日凡工仍於舊基重加葺石首建大殿高以尺計者七十有八廣袤稱之可謂遠寬頌而近亢爽者也正統丁巳落成中奉吳山一會後強大士三身復肖阿羅漢諸天人環侍其旁若夫范德廣富崇階邃宇金碧丹堊則綉欄溢目矣東西廊廡則各

徒謙遜堂任其事方丈之吾彼茅古林佑佑之與凡庵庵庵庵
皆井，可觀顯是日與諸上善人發弘願以修淨行上以增崇
慶筵下以扶樹教基為後世無窮之計爰識重建之由俾其叙
其歲月用詔來者庶幾有攸云景泰五年歲次甲戌春正月吳
江縣纂修書籍總裁儒士吳鎮揚稽撰學里人陳旻用文書
朝政大夫修正庠尹廣西按察司致仕金事三山鄭觀象額

吳江縣黃墓村觀音菴新建像閣記

徐師曾

南海大士肇于天竺顯于補陀而敬信崇奉徧于天下故琳宮
梵宇專為大士而設者在，有之者吾蘇諸邑總二十有三而
吾邑居其三在黃墓村者其一也私拘不與焉於戲何其盛也

大士之書不多見僅載蓮華經中余嘗讀之大抵似莊列之寓
言而其實為人其意溢於言表如言大坑者喻利欲之熾然也
言苦海者喻貪愛之沈溺也言刀械者喻災患之纏縛也言猛
獸者喻橫逆之侵凌也若人一念清淨則烈焰成池矣一念警
覺則形到彼岸矣隨處皆安不生畏怖則械自壞矣犯而不校
勿懷忿嫉則獸自奔矣諸如此類不暇枚舉蓋皆修身之樞要
入道之階梯誠哉語誣民者獨惜夫世人之莫解也史稱人
有繫獄而枷鎖自脫臨刑而刀折被赦者彼以為大士之力若
此其神也念誦之效若此其捷也而不知其流於誕矣昔唐李
文公謂崇山禪師舉此誣黑風吹旛飄墮鬼國為問師由李翱

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惕然發怒師笑曰發此真毒心即是惡風
吹船飄入鬼國也噫若崇山者可謂善悟人矣千載而下吾安
得斯人而與之讀是經哉夫以大士之書啟佑衆生明白簡暢
如此顧悟者鮮耳則夫敬信崇奉有若鼓之舞之而不自知者
固其宜也此方觀音菴為宋建炎間僧和覺所創入 皇朝宣
德中里人翁某史某皆嘗修之然堂宇湫隘久漸頽頹嘉靖中
生僧如果欲建閣遷奉而有志未就遺言屬其徒靜準真緣詳
請難至於是緣等承所肯經營數載得議與造乃得封君吳公
子隆為之首倡自是檀越好施者接踵而至遂相與庀材鳩工
更新舉廢晚又得布衣顧君驥鏤金範像遷坐妥靈而事始恪

焉閣高二十八人有奇廣三十二人深如廣而設其二紐始於
隆慶四年十月訖工於明年某月土木畢像設工匠之類凡
費白金若干兩有奇緣等醵石具狀請記歲月余欲後人毋忘
其勤善繼其志而永大士之教於無窮也遂不辭而文之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吳江西澤妙智寺始建於唐開成五年至宋有僧智雅復興起
寶覺園通法濟法師道公上書徽廟得罪去高宗時禮請為開
山第一祖遂為名利弟子四徽岑絕嗣常為所折為四派又分為
十淳祐間太古齊公能大其業徒毒菴觀雪菴明皆善繼至元
初厘謙以弘天台教而寺益有聞信菴誠在山常各以田四百

為常住業而殿臺樓閣咸構立崇麗至正丁酉罹兵火時德庵廸住山竭所以補戒洪武初雲溪繼之興立而南山凱中山正皆有道力能規復故復赫赫為松陵盛

又一條

吳江絕無山妙智寺中山公梓元奏作回堂湖盡扼西山之勝命曰北山堂於是自遠來教者樂在日前為遊覽之勝

又一條

仲謀謀上人於具匠之上峰溪之陰置院時游息為軒曰野望四眺頗極曠遠

又一條

育王藏主卷顏公歸休於松陵海雪寺構室題曰拙華

南翔寺

聲明之

崑山縣臨江鄉有南翔寺初寺基出片石方徑又餘常有二白鶴飛集其上人皆以為異有僧辨齊法師者謂此地可立伽藍即鳩財募衆不日而成曰聚其徒居焉二鶴之飛或自東來或自東人思其財自西來則施者自西至其宅皆隨方而應無一不驗久之鶴去不返僧跡泣甚切忽於石上得一詩曰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真跡在名基可憐後代空王不絕意修事二時因名其寺曰南翔寺之西又有村名白鶴

重修南翔寺記

正世貞

去嘉定縣之南二十里而遙蓋有南翔寺云寺所以稱南翔者當梁天監間有異僧德齊止宿其地規為阿蘭若甫決策而雙鶴依之晨起放雀往之方必有客至則為擅越布金其地委拾若神鬼不日而成上刹以雄鷹冠東南德公化之止幾鶴不望南而翔不復返或云鶴之逝也留詩於刹云揭郡乘載焉以其俚或傳會異辭錄垂五百年而為後唐之開成寺且此矣復有異僧行齊者止錫如德公雙鶴復依之行公感其事為一說說法而有其少卿者盡捐其家產而拓飾之雄鷹喻於舊觀行公戲謂鶴君事畢矣恣汝所往鶴應聲應遂之望南而翔不復還行公尋之化當是時震身之士毋論緇白咸以二齊公

為一身而後復鶴之為前復鶴其語留珠林中甚著至宋紹定中天子知之遂賜寺額曰南翔至元而講有堂禪有廬舍食有時蓋以時次第新之及明正統中而大北司空周忱氏過而慨之以邑賦之羨粟倡而諸善知識和焉其觀遂復故至嘉靖中小北則小歸而至萬曆初則益大地上兩傍風飄搖其外盡雄叢其裡勢且及像之多損剝寺僧自重悲之憫之計無所出彷徨四顧而歎曰乘軒通會源且不乏而不一及鶴耶我則不德不能若二齊公何以使鶴今其地猶曰南翔而款之公乘至士行賈不可指數能一概然為其少卿我於是稍有應者若集爭然不能十之一而諸款中獨有一善知識為任良祐

氏其贊金五千嘗汎大河而過風以并元歸德於河金龍之神而捐千金之橐新其廟矣既而嘆曰是神也尚不能不賴如來之力以脫大鳥喙而我敢忘野自擬身出任其贊若木石若甃甃若塗墍若脂澤之類計可中金二千日去吾橐之半不至東腰妻子也適月而以其貨賄器用果又適月而以匠石工師及諸役你來日運指計身分功於其最下者蓋不及歲而大雄寺之宇煥然一新餘力以及門廡方大而佛及菩薩阿羅漢天王諸像皆爽、神采生動瞻者肅然僧自重等不勝感稽首來請余請為序次其事或謂寺創自梁天監、之主不有所謂武帝者其教浮羅經像不可勝計普通大同之名震於異域

而我初祖達磨直斥云為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彼二齊公者獨不之聞耶而今任氏復效之吾子固不自愛其筆札毋乃摠語以辱我初祖余竊不惑夫童子聚沙之曰至受鐵輪王位而及其既登祚也以摩訶力役鬼神一夜而成八萬四千塔徧於閭浮提而尚未證五地何者以難易之勢殊也武帝挾半天下之譽而作此小有為事固易、耳且其難不在有為而在無為無為之地不過識本來面目武帝不之悟而沾、焉挾以為功德宜初祖之一斥而欲證之也若必以初祖而律二齊公則徧閭浮提何所著大雄殿且今我大雄無一蓋頭扉而何以標象教於後世作人天眼也今夫任氏者微賈人子耳微俗以些、為命

而獨弁髦之愚竭其精力從事于茲利而不之恤即無論其為齊公化得無謂莫少卿者化哉且夫樂界之有鶴非罪報野生又焉知二鶴之一不為任氏而任氏之異日不為鶴勒那尊者也耶夫任氏者苟不往色而行布施則則初祖之所許而我大雄之頌嘆以為貧窮之難者也或人屈而退余故筆之以授自重使勒石以紀來者

聖像院記

僧仲殊

生民之欲者富與貴而已富貴知道德稱為君子君子所居鄉黨歸之是故博施濟眾君子之好職也率人為善君子之常分也在西方之教謂之居士長者乃利益及物固以為寺教興也

如來辨利利氏謂利益野及一利士耳中國有大聖人作自太祖皇帝至今天王推原開闢以來未有太平如此之盛也化隆侈天下富樂比屋可封餘力聞暇人、得以讓性命之宗究生死之本曉罪福之要互相勸懲思所以因教而達以道夫三教之用雖超尚各異要之為善其揆一也佛法之盛莫如姑蘇白沙又居其上游附海膏腴地力十倍朱君肱承父業起家稱焉右族父某天資好善嘗遊陸河聖像院觀大殿權北首施家財募眾興功嘉祐八年夏續用成就聖像初再造佛像未畢而終君能追請先志紹興三年工畢刻石作記以告後來紹聖四年十月雲川空叟僧仲殊記

普濟教寺記略

曾榮

崑山距縣治之東一舍餘為太倉其城之南門外有普濟寺其先當宋季時有僧結庵於此然舊無田產唯募田以贍衆至元間有五臺僧曰普明大師者東遊卓錫於此日擊木魚化募葦江之上時有左中丞者厭其煩聒令奪木魚并擲水中已而沂流而上左丞驚異遂捐貲改創後請改今額未幾張士誠據有姑蘇寺志焚蕩獨存靈山聖像靈屋祥師思欲重創弗憚勞勩俄而神光屢現施者雲集即鳩工庀材構堂五間以居衆像國朝洪武辛酉建大佛寶殿癸亥作方丈併為叢林永樂戊子昌範典梵衍各捐貲并募衆重建造圓通殿佛氏之教以慈愍濟衆為心故世之人瞻奉嚮仰以求福田利益者日滋而月盛況於其徒崇信而歸向之以樹立而振作之歟永樂十九年

重修法華菴記

王世貞

出太倉城東北為岡身路古捍海塘址也自岡身而北三十餘里為塗松岡居民數百家聚焉為塗松鎮之中有法華菴唐之龍朔三年開士野創建也母論蓮華法界彌綸大千即多寶塔亦可上割半空四掩田旬而以一蘭若承之蓋忘芥子之納須彌丈室之容方廣三脩是以法力巧構厯千餘年雖棟宇間新而寶額如故屬明嘉靖之辛卯有詔毀天下淫祠株及菴

院之私報者塗松異見婆羅門陸姓居隣其停竊謀據之謂可以別置屋室置網利源而顧姓婆羅門亦與之同欲而生妬構訟於臺寺僧文英乃走京師疏白其狀下之臺下常熟以邑志證之茹菴得不毀而陸願俱抵于罪六十年之間菴之內舍為掘者尚七而二姓之廬猶美其蹤跡周之田更牧豎而不能答菴之僧天寧嘗然有志興復與其徒結元法隆福慶性禪革盡縮三衣中食之資以庀木石甃墜而鄉建士曹君翠學大損素以佐之為經堂五楹翼以兩廂而州判官楊某者以治水愁馬憫其弗廓給快甘天寧華化募揚某去而天寧華之募益專遂有佛殿五楹中塑大雄氏像晨鐘夕磬香火嚴飭舊菴遂巍

然稱叢林矣天寧乃支金陵謂侍御蕭君以居士卻弁之狀來請記余嘗謂古之士大夫若王東亭周顯明僧紹之屬未嘗有福田利益之觀而慨然捨其所居以公之釋氏之宮彼蓋汲見夫幻跡之易淪而佛力之宏遠也彼其率請而無已耶得幾何展轉墮落其苦也當無已且也縱文英不能抗而歸之二氏將併二氏之廬而盡廢之一旦有任其興復者法華之址尚可尋而二氏之跡安在也若曹氏可謂聞王周之風而興者已故不憚為詳書之以告塗松之人

聽聞說偈

張益

以丘有中居東蘭若精力苦行修習一乘頓教常時危坐

攝心不二入於無量華藏世界香水海中依寶蓮臺聆大雄師
敷演妙法從耳而聽從耳而聞從聞而解從解而入此正既解
入已即以其室名曰聽聞覺安居士欲宣其善為說如陀我聞
妙覺大梵尊精進得成無上道無邊性相了圓融一切眾生等
聞悟乃於天上及人間數獅子座演說眉間白發放大光刹土
微塵無算照上至有邑無邑無相非相兜率天一盡觀此
光明歡喜皆來瞻正法初時廣度諸眾生即說下乘開顯教披
名頌者為何因眾生與佛不二故信解行證雖異門性相圓融
本如一所有十方世界中天龍鬼神非人等日月星宿及山河
草木禽獸非顯顯卵生胎化并濕生有足無足與多足一一皆

具此真如，是真如本來有妙體菩提本現前顯識由於無礙
故迎逆順加勝妙音聞者各開教悟豈但七處九會就華藏界
中咸共聽過至華藏重復重，皆在香水海一香水海一華
藏乃至阿沙七俱胝普現百寶光明臺、中復現如來身一一
盡宣微妙法譬如月在天中央遍照千潭皆有月謂月當有百
千光百千之外之復有為當千潭共一月千潭復各具光明乃
知性水月湛然明月即無所偏照我知此正如是聽比丘所聞
亦如是以此聽聞作思惟從耳而出從耳入耳根了，自通達
解證當具通達心千玄妙義不思議是為無量莊嚴海願得遊
戲於其中須臾神通自在力了知非聽亦非聞一切諸法皆平

等

重建天台教壽安寺碑記

馮夢禎

尊自大教東來梵剎漸廣禪講戒律派別為三講宗惟天台最
盛有彼有弊獨吳楚間稱講寺者不下數百千其十之九皆台
宗也崇明要東僻邑四回環海潮沙衝激晨陵莫谷遷改不常
人民魚鱉雜居其懷悍者沒波濤間為盜蓋不聞三寶名字從
東遠矣宋淳祐間有僧曰摸曰憐者偶遊其地於枯竹棟土祝
曰竹葉當置道場已而果蒙土人異之為捐貲結菴焉曰壽安
院在三沙東仁鄉蓋有三寶之始兩僧不知何許人而能宗台
教法席既布遠近翬臻元延祐戊午賜額永福壽安寺無何菴

于海泰定甲子僧全乃卜遷於東仁鄉之中土建大雄殿之三
門兩廡選佛堂翰林直學士先澤台為記念法席嚴盛學徒至
數十百人國朝洪武僧神芝建千佛閣永樂中僧普照建懺堂
琳宮寶像如從海中湧出照輝人天稱名利矣無何燬于火宣
德五年寺址復圯于海明年辛亥僧繼等遷於其鄉永興沙慶
豐園重建三門方丈又明年建佛殿功始於繼而成於智連等
又建四大天王殿嚴飭珠慶視昔有加焉嘉靖初廢友昂等重
建此於海其興大略如此吾友妙峰覺上人蓋習台教而深
者有年曰元公之上世有定惠者則壽安支派也壽安既廢
居慈寧寺云時台學久廢而覺上人獨契 宗於數百年之

復慧解既沒妙辯橫發難於法席者不敢致詰焉余客歲始識上人於昭度僧舍語次及台教上人稍引其端如懸河湧水余曰請以異日卒業為余歲余結夏國中偶聞四明尊者妙宗鈔鈔不解者數十處莫可咨決會上人與其弟元公見者曰寺安請寺故天台教也元也謀再建焉而王公世貞進士張公漸水部王公豫左右之之地若干於縣大夫已得請矣又某等皆樂捐皆財規畫或不能壯麗如昔時然樂成之量願以子之言預記之余笑曰止吾好疑於妙宗鈔者若干則仁為我釋之如命不難上人曰趣舉之余隨舉上人隨破不數日而目中金牛遊刃餘地矣上人又為余辯析台家宗旨如三

觀四教五玄六即之屬於是始悟台教之大且廣而遇上人之曉也余雖不敏頓生一世流通台教圖報佛恩上人曰善哉十才諸佛與十九代祖師實開子之言幸卒勉之上人辭欲行遂叙近緣并壽安廢妻始末屬元公勒石焉且謂元公曰仁其嗣兄之學而今壽安法席接武天台與模傳金諸師後先輝映則崇明其幸矣元曰唯唯嗟乎上人其四依再作耶元公其模傳後身耶南京周子監祭酒攜李其臣馮夢禎撰

恒河大海幾數十萬由旬茫茫乎其何有涯於其中突兀聚沙別成一片境界此造物之所以示幻也眾生從而貪息營攘焉幻中等幻異書若蠅觸之居矣夫此洪波巨浸之中漂

沒消長因在瞥眼間是當諦觀者一番省雖云無涯適為彼所津梁矣此壽安寺所以數圮而元公復建之意也一時善眾能用善信心發樂施願植福德本以成此無量慧業即後之永歷初吾不能定其數而勝果不墜廢幾目幻即真圓滿方便皆為游戲如來大藏滅海矣崇之二公陸子羽氏余之契友也以是冊為元公請題因書于馮司成之後如此舊曆己亥歲重陽日史館編修董其昌書

壽天台教壽安寺碑陰

是碑為馮開之太史以蒲團機語為文字祥鳴呼其有首要乎冷齋云自道法凌遲沙門交士大夫未得預下士之札喜

見眉目益悼末法之不振也余之頗見近世士人從桑門談出世法眼蓋初子雖全提正令或非木頭幡野能然即有作家宗師應機妙語上畏其面目嚴冷門風孤峻往薄吻而止不復敢以宗旨爭譁風氣是宗門已墜之網則致于不可復續叢林浸衰可為太息太史此碑自叙前此嘗開妙宗鈔有所不解者若干則元公為釋之始悟台教之精遠廣大而得公晚鳴呼其有旨要乎良以時機淺昧我見之夫無證謂證橫生可詆故太史以過自貶損而尊法為佛事隱奪其僞慢幢仆之不見轍迹此其所以大過人也故若謂太史真有所不解是惡足以知太史哉初予于人間每得太史文讀之

味其平生必精進秀媚如大火聚迫以大胥屬事太史南雍則頌然豐碩而氣和如春真乘悲願而至者也寺謀建于崇明之長沙余其邑人故元公之徒請余書太史碑陰以示道俗余不得而辭云時大明萬曆戊戌仲夏望月南京國子監監丞陳一道德撰

重修興教寺碑記

王衡

余自束髮時即聞海上有興教寺云寺創于唐之興元入我明朝更數十百世矣舊址故瀋于海東望潮門與天上下奔波起濤澎湃碑自其前龍宮梵宇時祀天吳魏吳里云推牧共自萬曆改元之一載寺僧大才卜吉遷建則今地也然聚河沙為

雁塔良非易事一切聖者壘者黃金相若時第創有大凡而已無何復中波臣之慘則瓦礫在前比丘法庸實目擊而心愴之于是以鉢中蓮花合浮圖尖營之穴乃始就緒縵立還貼其四周若城前為門者一額設其上太史嚴公訥題也中暨饗殿七寶獨彌莊嚴可怖稍進而丙舍周壁連絡左右除中穿碑杉栢森布列剝苔藓讀之多名人蹟寺之類興教者由此遂當崇之第一夫夫教之來昌子震旦自昔隋唐之有天下則然故大江以南精藍盡出達磨之少林法公之靈谷為震旦之重盛而興教之蹟與之並久迄今而更昂然靈光輝西方之教大行於鼓室龍沙隆七盛有如斯謂興教者缺顧此寺之

修仍其舊而葺者十之六鼎新者十之四越歲不下六七而始克煥然比丘拮据之力當與墨氏之靈俱不朽矣愧余不能若唐室世南伯樂遂良師古諸人分撰碑誌嚴傳其事而獨有慨于教之興也故援筆而為之記若此者玄默攝提格之八月既望翰林院太原王衡薰沐撰



吳都法乘卷第十一

像設篇

吳江周永年撰



海上浮來有佛維石域中奉造類崇金飾或從冶鑄或出雕刻或聯團壘陶則素質或繡或畫用錫用萃凡百莊嚴觀容和德迹像設第十一

東晉吳郡金像傳真緣敬佛篇觀佛部之威應緣

釋道世

東晉太元二年沙門支慧獲於吳郡紹靈寺建釋之文文云金像於寺南倚高鑿穴以休鑄鑄既成移夜中雲內清明有華六出白色鮮發四面翻覆未及於地欽而上歸及曉白雲若烟出於鑄穴雲中白龍現長數十丈光彩烟煥徐引繞穴每至前瞻仰遲徊似歸教者斯風霽景清細雨而加香氣像既入坐龍乃昇天元嘉初徵仕謀圖戴顯熾制古朴治像手面威相若真自肩以上短僅六寸足蹠之下削除一寸云

蘇州開首教寺重埽釋迦文佛卧像碑銘 宋 漁

蘇州報恩萬歲教寺乃吳赤烏初大帝為乳母陳氏所建名曰通玄唐玄宗因其年改作開元吳越錢武肅王為之起廢揭以支硎山報恩寺舊額宋徽宗崇寧初加以萬歲之號至佛日松公來為住持專講華嚴經疏專為隨首教寺有淳祐鉅閣七楹閣下覆釋迦文佛滅度之像相傳自唐則有之州民攀慕敬

福者殆無虛日元季偽吳張士誠據有其地惑五行家之言強謂佛卧非吉徵更造立像民情焦然弗寧及偽吳亡德嚴法師俯徇群情起主寺事不二年前易腐為聖殿堂樓閣門廡甍塔之屬皆一一葺治煥焉如新已而歎曰諸後幸粗完像可不復於古乎於是走告民間不分老倪皆舉手加額競輸貨泉以後為愧法師乃戒博土之工斷嘉木為骨路承以高座埽卧像其止塗以五色覆以彩衾諸弟子涕淚悲泣環列前後摩耶佛母亦立其側悵然與哀唯曼珠普賢二大士神情閒曠超出生死之外用意精微形模宛然像長六十六尺六寸高一十二尺曼珠等像高一十八尺經始於洪武十二年春三月乙日其年夏

五月某日訖功糜錢幾萬有奇用功幾百有奇俾來俾瀝記之嗚呼佛之法身猶如虛空本無去來何有生滅其視八相以覺群迷不過降本垂迹俾同人法而已本則真諦迹則俗歸真俗渾融皆不思議之事焉可以異觀哉以八萬四千無非度門觸類而入洪纖畢達始以入滅論之實具華嚴五教大旨小乘雖除我執未達性空但知實色故示之以涅槃非近於愚法聲聞教乎色法二相本無自性皆從緣生滅度之際斷緣歸空非近於大乘始教乎應身雖法亦屬幻有幻有既滅真空獨存真空既存幻有亦住二體互融了不相礙非近於大乘終教乎滅而非滅非滅而滅非滅而有既滅而空有復泯理事交奪如

不動無即無離非近於大乘頓教乎歷連河間居然唱為靈山會上儼爾常存隨舉即色隨舉即空如示一身不起于座如化多身遍滿塵刹無量為一一為無量力用相以縱橫自在非近於一乘圓教乎諸有情衆若勝若劣來瞻靈像隨其機宜證入教位至於溫經不起親聞廬舍那演說圓滿修多羅之為快法師此舉其於樹教基緒慧命有功於法門甚大非止福澤被于一川而已抑應聞昔人設像俱有貯表見非苟然也如來中居表衆生大覺之心欽光瞻尊在左表自利之行慶喜在右表利他之行曼殊藥師子表大智而降真也普賢騎象王表大行以制會也他如刻芥二神則表觀空擇法二智取義深遠使人目

擊而道存故歷代襲之定為常法而此涅槃之像奈何獨無貯表乎蓋因略舉華之說斷就謂五教之理咸具不於佛法偏端一切處是果何言哉應既為作是記殷勤遊仰復學主夜神以倡贊佛之語贊之後法師名淨行德嚴其字也博通帝心雪華弱首清涼定慧諸家書力振其宗於淨隆之時一彈指間悉起諸廢其法化導有緣以成法師之志者善長正宗二沙門也倡曰

世雄大悲利羣物果後示權不思議既由應身顯法身從體起用宣妙法人機既得饒益故唱入滅度示化儀化儀有始而有終所以懲創懈怠者七寶林中右肩卧慧日一朝竟西沒安維

樹林皆變白諸天哀號而天華四散圍繞共悲哽妙香結縷真金指發三昧火而自焚各分舍利建塔廟如來雖入般涅槃畢竟終無涅槃者是知一性鎮常住不從變易有生滅悼哉賢首古伽藍三吳法會斯第一乃造涅槃微妙相目相攝入有情衆近遭劫更荼常制細素繁然失怙依有大比立起復古最先補苴諸樓閣一一莊嚴成妙境次舍誕土肖靈像五色交纏廣博身州民瞻禮至還泣如還故鄉逢故物比即大乘正法門種，皆能濟群品觀者無以像觀像如觀襟華大經王字，化為法駭雲、中化佛皆現前一身示現無量身無量身中現一身今我悉除邪見網直濟難思解脫海行住坐卧皆見佛、之智慧

如虛空無性無生無所依六光明藏時，現與我無同亦無別從上所言真實法衆生慎勿懷疑念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燕太子贊善大夫

金華宋漢撰并書篆

題刻池石善財

愚庵堂

歷遍南方只片時百城烟水業風吹如今大地無知識撒手懸崖要見誰

崖要見誰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虎丘有石觀音殿像傳為僧妙應作應童氏善於鐫刻嘗摹盧山王翰頂菩提像置寺中其像作五百應真神韻高遠今不復

存惟大士巍然立

石刻觀音畫像

先文正公字鏡時禱于大士有威報應遂刻唐闢迦本野畫像于薦福寺以報徽祥迄今六百餘年矣有道人高真祿自曹侍至祠中出示以益拜瞻斯像顧然可仰瞻懷先公刻既之意不可泯也遂告于伯兄方伯惟一仲兄主奉惟立季兄禮部郎惟五姪太學生允升相與捐貲重摹勒石於吳之瑞光寺托僧明英守之以新先公之澤一以起吳民之敬使知大士救世之力無往而不在云嘉靖歲次丙寅長至日守祠十六世孫范以益薰沐拜識

石無量壽像

錢希言

明萬曆年間吳城東華嚴寺故係吳大帝廟基寺僧輒見井中夜現神光使人模突二人渡出石無量壽像首高三尺許形相端嚴惟無有身檢其銘勒篆赤烏年瑞字樣識是孫吳時物最為古矣至癸丑歲里中楊應春捐貲命工斷木為身造成金像一軀蓮華趺通高七尺處于寺中供奉

寒山寺禮二大士偈并引

周祇

嘗聞根本智不了無以自利差別智不明不能利生所以文殊普賢智慧復運互相終始二大士機被國清化隆宇宙有自來矣姑蘇寒山寺建自唐朝二大士坐相如生徘徊瞻仰笑語音

聲恍若親承奇哉至人嚴美聲轉不啻響之明之奈何世人按劍自疑當是飢寒王膳不能養身在簞山空手回悲哉法嚴稽首說偈曰

稽首拾得寒山尊色相何來肇身心國清寺中因緣在智慧運利塵生頃頃風生多感慨隨逐兒童呼我人專干饒舌語如雷正徧一振厯唐明殘紅留在寒山寺拍手投機花自春在春中春無語臂百相承執疎親家子寂子惟冷瘡隱若聞叱咄聲嚴生嚴生來何暮偕肩半子拜方親劈面相逢存正令來與眾坐治心病普天匝地響如雷每獨當年開闢清逢緣觸境願提攜不墮二三同一真肩謂從子永肩兼謂幼子世準

奉安西方三聖像祝文

姚廣孝

維永樂八年歲在庚寅五月初粵十有一日丁丑寅善大夫太子少師姚廣孝謹命良工雕刻西方教主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三聖像裝飾圓成安置座席是日粗倍茶葉蔬食之供敢昭告于三聖曰洪惟我佛名無量光與二大士共作梯航等濟迷流俱起淨邦衆生有緣得所依怙斯夕思念如子憶母今我投誠造像供養束揀衣冠肅滅除罪障若臨命終神躋寶地面禮慈容觀衆授記慈差教旦奉安座席聊陳菲供焉勝慚愿惟冀三聖與夫衣憐俯賜昭格如我願焉

法海寺畫像

錢希言

趙居士宿光常借黃山人習遠同遊洞庭東山法海寺見其殿
堂之左棟間懸一巨匾額之老衲云軸子在內自入教以來三
十年矣未有開轉不知何法居士不曉使數人百計發之既下
衆共展閱乃是陀耶入泥洹畫像也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皆號
毗鄰踴躍堪莫可名狀其圖才廣各二丈餘一幅素為之價上
題單江府造四字而無歲月鑒為朱秋和時物于是率同遊作
禮于殿庭草間數未曾有

石天王像

載
志

紹明律師崑山慧聚寺僧也後唐時居半山頂勒閣一夕夢有
神人曰舊前古祠下有石天王像與銅鐘師宜知之詰旦掘其

地果獲之今尚食置壁間形製甚古

毗沙門天王像

見周世昌
山縣志雜記

慧聚寺有毗沙門天王像形模如生乃揚惠之所作惠之初學
畫見吳道子藝甚高遠更為塑工亦能名天下徐稚山侍郎以
此像得塑中三昧書紀其事謂其傍二侍女尤佳且戒後人不
可妄加金飾近為一俗工修治遂失初意

普賢應夢記

孫觀

西方有聖人懸隔山海在中州千萬里之外累數十譯不能通
而學道之士秉心端嚴不入諸相一念暫起遂離四海於恍惚
之中矣余嘗過松江無礙院兵火凋殘寺之入於草莽者十九

獨有普賢一堂像設中時丹青輪奐之飾炳然余問其故僧曰
邑人宋卿者營築此堂為公媿追福之地夢一大士戴華冠被
珠絡乘白象手執如意而前導導其前神清安隱蕭散如平生
不見留滯冥漠幽隱之態既寤寤曰此普賢菩薩也於是敬信
之心日以精進又聞其像於家事之益度道俗咸共瞻仰焉余
聞惟聖人而後知死生之執鬼神之情狀人子念親屬繼之後
影響祇，然不知其形之也歸依佛祖淚涕請教授之火先為
請涼山出之苦海為極樂國解大結為解脫門破十習為無上
道諸佛赴感示現神通超幽作匿捷通響報無可疑者答曰如
是諸書其末紀典二十年歲在庚午且月望日記

禮報恩寺石佛偈讚

釋真可

雲浮空木飄水石卧地葉鳴風四者見之不以為奇今石佛浮
海驚濤無際中危坐不傾自止有級之地希奇甚矣因希奇生
信因希奇生感惟了知自心者不信不惑佛即印可若然者石
即佛亦可佛即石亦可哉在辛卯紫栢道人與二三法侶乘扁
舟道經庵村先一日颶風大作驟雨如瀉因中止張居士靜室
同行者沈切卿居士季錫也白道人曰庵村有報恩寺烟波四
匝清曠幽寂尊者能不悟龍錫否時去靜室甚近道人躍然從
之片晌至寺歲久凋廢不蔽風雨像倒而杆地者愀然顧一新
之云吳中有石佛三尊俱海中浮來者報恩其一也製度簡明

神氣慈注恨禮足之晚矣乃稽首讚之曰

稽首如來相非金之非木非空非有非中非外非此非彼非若謂石有心有心即是佛若謂石無心無心豈名物吾聞有佛法攝一切法盡若人於石佛諸信不生疑不生惑自斷意斷凡聖情層水覓火燭况夫石與佛何曾生二見二見既不生石佛迅與電

沈令名

鐵船過海誰為主鐵佛過海誰後使莊嚴妙相現慈光從佛出還不出請君試問道生來頑石如何解點首

周祖

但說是佛塊石負墮但說是石靈異風布歷，光明月照草露

周祝

石若有石性作佛不能得佛若有佛性作石不能得石惟無石性無石亦能佛佛惟無佛性能佛之能石即此觀石佛謂石之得謂佛之得

王士驊

分明一塊石世人總不識平地湧奇峰青天墜孤石賺得人擁影來風託多少磕頭磕額若也不會三世諸佛俱請向雕壁若也會得這箇老和尚折了那番一出畢竟如何可憐他骨瘦巖巖休認做獅子丹容

按達觀大師當時令隨行者同作偈贊寺僧存得九首今錄其四

又按此石佛有云云浮海而來者大師之隨所傳聞而筆之海瑞石所造者像自難辨也葉外不聞更有一尊也有云乃浮亦通高六尺五寸皆符符記然考諸法苑珠林則瑞石像瑞像通于齊世安敬遠以此像當之故不以石顯聖焉而筆歸之像故篇正以大師所云製度簡明神氣慈注誠有若者即非浮石所刻定非凡匠所成也一日偶得馮開之手請一錄於後

今歲辛卯四月廿一日紫柏老人至自吳江報恩彼有石佛師曰此東晉浮海物也出微妙伽陀贊之以示真實居士居士曰不慈吳中浮海石像二軀今在開元劫跌衣折大異安得有三人師力置辨不已居士初則疑再則信遂從而跋之又明日繆仲淳子中甫二士以師命禮吳江石佛還仲神曰非也其日師先

往開元又明日相見師曰非也不有開元之是何以印報恩之非但相視一咲而已悟後景象大都若是因請師以前贊四地開元并錄郡志石佛目錄一則梁簡文銘江文通詩附焉江詩數字錫脫居士丹中偶有江集逆正之共為一卷入師北云裝中六一段佳事也廿五日真寶居士馮夢禎跋于寒山寺之香林

石佛頌

釋真可

大地一尊佛石在慈磨處大地一塊石佛在慈磨處師子獨行時哮吼百獸死如是大慈悲分明竹筴子梳通一切法，法廣長善，上湧樓臺眼前即不見不見我是誰凡盧家舍弟

太倉興福寺觀鑑寶觀音像

沈周

古寺隱古佛栢壁中波浪海高低范目稱善偏饒笑鳥解尋
聲之亂啼化境慈悲千種和人閒影響一雙泥老僧香火如
地時眼來觀抵欲避

釋迦文佛像讚并序

釋文通

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有本道德之謂也昔
姬周之末有大聖跡佛天竺釋王自淨太子也俗氏
舟族厥姓表靈焉抑靈曾以玉承藉萬哲之道芳吸中
和之氣化稟白淨之靈然生自右脅弱而能言諒天爵
以不加為貴誠超羣以廉頗為近故常夕惕上位逆旅

紫庭紆軫謁宮闕闕區外俄而高視周覽郊野四關皇
扉三鑒疾苦風人屬辭以敷興乃甘心受而莫逆訊大
猷於有道慨在茲之敷遠遂乃明發遐征栖遲幽閑脫
皇儲之重任希無待以輕舉視龍章之盛飾賢窮巖之
權揭寶送之樽自崖而反矣爾乃帆志匪石安仁以山
班亦巨居惟心立盟誓安般之氣緒運寸莖以質心併
四簪之八紘從二隨而簡巡紀送迎之兩際緣妙一於
真端發三止之巖秀洞四觀而合張五陰遷於還府六
情虛於靜林涼五內之欲火廓大素之浩心濯股若以
進德潛七住而提玄搜冥魚於六絕處既立而廢筌詠

萬劫之積習同生知於當年掩五濁以擅曜嗣文佛而
微傳偉唯大六体佩圓光啟唐黃中色豔紫金蓮動陵
塵悠往倏忽八音流芳遂豫揚彩沙覽未兆則卓絕六
位曲成已著則化隆三五冲量弘乎太虛神益宏於兩
儀易簡特以成體太和擬而稱邵邵圖著者象其神靈才
卦者法其智周照積祐之留詳元宿命以制作或綱之
以德義或疎之以冲風亮形極於日新期妙生於不盡
美既青而青藍遂百鍊以就粹導塵物以歸宗極克孔
之外捷屬八德以語極運積索以興典擬道行之三無
絡聯周以曾玄神化著於西域若朝暉升于陽谷民望

景而興行瑞曲調諧於宮商當是時也希夷綢繆於義
風神奇卓絕於皇軒蔚彩冲漠於周唐頌味有餘於邨
曹信可謂神化之都領皇王之宗謨也年逾縱心泯迹
泥垣夫至人時行而時止或隱此而顯彼迄絕於凡土
耳歸於維衛俗狗常以駭奇固以存止而統之至於靈
覺之性三界珍粹豁若川傾類如乾陸黔首與永夜同
幽耳流與潤津並匱六度與崩峯俱視三乘與絕軸解
轡門徒泣血而心喪百靈衛衣而情慄夫道高者應卑
目巡者觀舉故不祈哭而哭豈非蕙息天下曷使天下
蕙息難灵風播越環周六合曆數終于赤縣後死所以

與聞景仰神儀而事絕於千載祇道既已漂落玉樹存
亦荒蕪道喪人亡時止已矣適以不才仰遵大猷近朝
陽而弗暨附桑榆而未升神馳在昔願言再欽遂綴筆
與古述厥遐思其詞曰

太上邈矣有唐統天孔名因周遠虞三傳明，釋迦實惟帝先
應期厥作化融然乾支養恬和濯粹冲漠道執世王領宗中玄
堂構洪模揭秀負靈峻誕岳量衰太清大象罕覩乃周其明
玄音希和丈以八聲煙上慧炬燭我宵征人欽其哲孰識其真
聖之震華即日雷津威揚夏烈溫柔晞春比器以形卓機以神
臻即細滅騰亦龍仲鼓壽身靈氣惟新誰與茲作獨運胸鈞

三藏表玄八億致遠二部既弘雙輪惟典先以環寺恬以易簡
藏諸蘊寶之舍善可善，因乃讀乃演致存言性豈伊弘闡
日月貞明顯晦周徧生如紛霧暖來已晞至人全化跡隨世微
微云泥洹言告言歸道風六合竹方亦幾象罔不存誰與悟機
鏡心乘輪廣觀冥暉

阿彌陀佛像讚并序

釋支遁

夫六合之內非典籍所模神道說世豈意者可測故曰
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每在常軌欲以所知不能而斷
所未能了故令井畦有坎宅之矜馮夷有秋水之伐故
其冥矣余遊大方心襟無垠因以靜暇復伸諸奇麗佛

經西記方有國，名安養地遠迫遐路踰恒沙非無時
者不能遊其疆非不疾者焉能致其速其佛號阿彌陀
晉書無量壽國無王制班爵之序以佛為君三乘為教
男女各化育於蓮華之中無有胎孕之穢也館宇宮殿
悉以七寶皆自然懸構制非人匠苑周池沼蔚有奇榮
飛沉天遠於洲數逝富群數而率真聞闡無扇於瓊林
玉響天指於簫管冥霄傾華以闡境神風拂故而納
新甘露微化以體被慈風導德而芳流聖音應感而雷
響慧澤雲垂而沛清學文喻子而貴言真人冥宗而廢
說五度憑虛以入無朕若還知而出玄象妙於茲大啓

神化所以永傳別有經記以錄其懿云此晉邦五末之
世有奉佛正戒諷誦阿彌陀經普生彼國不替誠心者
命終靈逝化往之彼見佛神悟即得道矣逝生未蹤忝
廁殘跡馳心神國非所敢望乃因匠人圖立神表仰瞻
高儀以質野天詠言不足遂復係以微頌其詞曰

王猷外履神道內綏皇矣正覺齊蕭宗師泰定彰曜當中秀姿
恬智交混三遠玄夷梵境金方緬路悠迴于彼神化悟感應機
五度砥操六慧研微空有同狀玄門洞開詠歌濟，精義順神
玄肆洋，三乘統，藏往慕故知來惟新二才孰降朗滯由人
造化營城靈構義，紫館辰時華宇星羅玉闥通方金壙啓阿

景傾朝日豔蔚晨霞神提迴互九源曾炎浪無釜忘鱗罕餌濕
澤不同屢駭真懷林有客驅使兩埋機心甘露款合蘭蕙助臂
化隨雲濃俗典風清歲歲消散靈蹤掃英環林諧響八音文成
珎珎沈衆美蕙暉陽流澄其潔藻播其香潛與冥華載堪來翔
孕景中葩結靈幽芳藹諸風化妙無于長道軌一變同親坐忘

釋迦出山相

釋文瑋

出山只似入山時牧女何煩獻乳慶辛苦幾多都求了依前莫
乳大頭垂

塵點劫前成正覺六年麻麥又何為白頭翁作三臺舞辛苦應
緣教小兒

棄卸輪王入雪山何輕其重易其難生憎平地興波浪榜樣堪
留後世看

題世山佛像

釋清拱

頭髮蓬鬆下翠微凍雲殘雪綴伽梨不須更問山中事觀者容
顏便得知

耐破衣穿骨裡皮下山回首步邊，父王休遣人來問顏貌不
如富貴時

如富貴時

釋迦出山相

釋智及

明星瞥見便抽身鼻孔依然塔上層殃及兒孫無了日直將北
斗作南辰

釋迦佛雪山像贊三首并序

釋真可

有生最苦者惟生死耳生死之由，乎情愛，不斷萬劫
千生酬情債債我不重汝若行雪山觀星悟道但服汝一切
情愛一刀截斷此非大英雄漢子安能把手心頭便判是故
稽首贊之

本自尊貴作下賤相堆危品畔死模樣人鳥絕踪雪覆千峰
寥兮寂兮那來情想為甚麼活馬疔死馬醫喚不是一番寒
徹肯得梅花撲鼻香

世界本來清泰有何刻端捏怪雪山六年枯坐無乃漆桶不軟
明聖一點是非嫌惹得兒孫將汝責

天下挺貴者輪王汝并之如常又至難斷者情愛汝斷之如雪
落湯如是勇猛為甚麼著忙我想汝生死事大肝腸不得不剛
以故春宮花鐵不住直入千巖萬壑腰藏午夜忽觀明星便會
說短說長若撞個無已真漢子徑取汝命根那時直得七龍八
荒

無量壽佛

釋智及

額輪赫日繞須彌垂手母忘二大時住世壽元無有量度慈悲
智不思諸光明遍照恒沙國福慧真成大導師地獄天堂皆淨
土此心只許老胡知

贊極樂教主

釋真可

大道非一亦非二佛國如何有多種究竟願力初不同所以感報乃如是此去西方十萬億化主誦曰阿彌陀往因發願四十八是故殊勝超一切生其國者皆不退我若發願祖無量我即彌陀真身同彌陀之身壽無數萬斛芥子不可喻悲智不從心外生自強勇猛亦心力如是觀察了無疑我即彌陀最初師弟子既出苦海已師長豈墮於生死

常提觀境

稽首釋迦佛恩通昊天德父母生育我無能使不生居師前教我無能令出苦惟有大雄氏慧光破我迷慈悲攝受我令知生不生令知若出苦指大捷徑路使我坦然行觀想光所燭破斷

常黑暗願力為金繩牽至極樂國彌陀相尊特妙好難思議諦觀在眼中曉然如皓月乘佛慈力故眾觀悉成就觀光如大鏡清明若秋水依正影現中交羅而不雜觀成正悲喜忽生一種疑我身居穢土作想阿彌陀象妙即現前歷了不昧設若念不生聖凡在何處唯願無量壽放光破我暗一切同疑者亦願淨疑垢

釋迦文殊普賢畫像贊

姚廣孝

荷敷調御師釋迦無上尊圓明體性空海慧不可量示同於凡夫現丈大金像白毫珂月光紺髮螺旋頂從緣下兜術降靈於王宮富貴并散後學道居雪山麻衣充肌腸岩石為伴侶六年

迺成道化度諸人天洲才典雅思談妙無比分身百億國常在著提場無取亦無見曾不離已覺曼珠覺有情智力何勇健禪贊於聖者作大師子乳編吉大薩埵行願猶無盡出沒眾生界象王自迴顧洪惟三大聖一心一處坐或以三為一或以一為三不從亦不衡不近亦不遠如彼帝網珠交光互相映虛空雨妙花天神常翼衛畫師張僧繇丹青善形狀嗟予三寸舌讀詠莫能及有如熟時談六如尋香城無去亦無來無生亦無滅若作如是解諸佛常現前

迎佛詩

周治

雕轡十里丹車接富日行迎數未終樂動高宮散雲霧懷開初

見晃却稠漢才過處成香水峰若來時列翠屏遙望吾師僊接足交光相映出青冥

題釋迦布髮掩泥像

姚廣孝

釋迦因中為婆羅門在雪山修菩薩行無佛出世亦無經法於是捨全身而求半偈後於然燈佛前獻七枝花求佛授記殷勤禮拜布髮掩泥足依我於斯時也則知有法之可重而不知有身之可貴學道之人當以此為龜鏡但患不能發如是心不患不得其道也可其信矣夫永樂十年九月二十六日菩薩戒弟子姚廣孝為吳城梵行華嚴住持用中講師焚香拜題

雪山大士并文殊普賢贊

釋真可

大晴日出兩下地濕饑寒欲食渴來欲飲雖至愚之人不待言
說而皆了然者即此了然文殊得之微見自心普賢得之圓用
自心惟釋迦老漢百無一事終日頽然坐於蒼岩之下文殊
普賢雖復常侍左右提鞋挈瓶要且摸他鼻孔不着在鼻孔裏
推摸著晨朝洗面莫生疑

觀佛贊

釋真可

稽首無上圓滿覺神光隱顯憎愛中親妙相廢稱謂一念不
生始真親

繡佛頌

釋大香

千絲萬縷費機緣四八端圓得自然文采未彰觀朕兆莫教認

着指頭禪

塑三世佛化人念佛圖

釋文琇

親相好紫金山只在尋常一念間要使人親教禮又煩塑
出大家看

布袋和尚

釋智及

百億分身補處尊囊中別是一乾坤不知說法龍華會畢竟如

何建化門

布袋

釋文琇

靠布袋坐手拈輪珠袒胸露腹天下無如謂是彌勒有甚憑據
謂狀彌勒轉費分疎從來本是無形相誰把丹青畫太虛

長汀上忘遊戲半似顛狂半似癡待得這場春夢覺龍頭花
吐已幾時

放下布袋仍拄杖不知立地等何人分身何處百千億自是時
流眼少筋

題布袋和尚像

釋真可

天容道貌妙難思三會龍華見已遲迦旃根座渾獨露頑忘人
我便相知西門合笑猶能好肩革泥春始是奇一禮一瞻增福
慧常親豈不獲菩提

彌勒佛贊

心上若有一毫事安能得入歡喜地終朝坦腹笑欣，一切見

者生福慧

又

從教煩惱等山高一觀慈顏意自消無限春風吹大地那來霜

雪上頭毛

布袋和尚贊

釋法藏

我括其囊師放下袋豈曰同心若契其契千古相逢笑未休懸
却肚皮長其背

布袋和尚偈

張鳳翼

肚皮裡包容得怕口袋裏着落不得口袋裏着落得怕肩頭上
擔當不得包容得着落得擔當得笑人不識那知我是佛

文殊菩薩出山像贊

釋法藏

智不到處智從何發惟此一句要問菩薩復子時拳赤面青髮
黑然不言盡情相答

華衣文殊

釋文瑤

拈玻璃間無著老著草衣迎呂惠卿只有這些見伎倆何當七
佛祖師名

頭髮髮長身衣滿臺山贏得轉龍無惠卿眼底生花翳却被人
博作畫周

身似蒲團手執經等閑出語使人驚天生伎倆誰奇恠也只能
謾呂惠卿

文殊贊

釋真可

千巖萬壑皆層水一切衆生渾凍故昨夜梅花枝嶺頭紅、蜂
蝶承春色已蜀雪消流水急無眼龍生欣悅大智現前春光
回觸著身心頃刻釋此光曾為七佛師復為迦文之長子無名
可呼稱文殊善財最初先見汝一見百城烟水遠境懸逆順頻
經煉歸來隻手一物無清涼老漢重摩頂

普賢贊

稽手偏告大尊者在、佛土為願王普率群生歸智海波濤浩
渺不可測親、白象塞虛空譬如鉢中盛滿飯、滿鐵物不昇
空象塞虛空坐何處普賢老漢莫停思如鐘受擊聲卷我萬行

門中饒伎倆願王不動恒自在雪覆寒岩法界幽瑯、日葉彈
石轉清音不許覆疊開牛頭馬面偏知已

李長年自斗山見寄紫極彌勒

王叔承

一寸西來佛如余小像真紫極開後劫金粟幻前身浴灑香花
淨齊供米汁新靈山似聽足金笑會天人

枯木下睡彌勒像

釋通豫

埋溪橋木掃雪漢枝倒形骸著地春笑發拈提善兜率這回觀
面更誰真

觀音大士

釋智及

惟我大士普現色身而此福聚示以童真一月在天影含衆水

清淨寶月明照無二三界大宅均受熱惱手甘露杖永矢弗舍

我願衆生得正三昧剎、圓通塵、自在

手眼通身福慧無量修因證果上合觀音古佛本妙圓通般若
與衆下與法界衆生同一悲仰無機不彼有願必從如谷答響
如風行空海岸乾坤自孤絕善財何處覓重蹤

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以悲智願行平等慈度一切衆生實無衆
生得滅度者具一切功德是真功德不可思議不是文殊輕漏

世間通門戶許誰知

尖髻如雲淡梳洗無底藍盆赤梢鯉東頭賣賤西頭賣不愁世
上無行市三級浪高魚化龍慶人猶尋野塘水

開野開盡空野空滅得錢買胡餅放下却是鎮縣崖峭壁現自在身月在水中撈得上不將一物繫於人

大士方便力妙微難思議而於一毫端示現文句身法界諸有情瞻禮仍讀誦言詞相敬滅現身獲圓通我爾未來世修持不修行不退轉具足智方便亦如觀世音

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提接之悲豈唯世爾法身無相不隨諸教隨眾生心現一切處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月即千江春行萬國我觀大士離分別見離性之無日月面月面

四不思議二珠勝毛角毫毛一事掌誰識普門身境界海天無際月孤圓

跏趺草偃吉祥風玉臉吹香長笑容一念普觀無量劫親奴白拈證圓通

蓮葉舟輕苦海淺跏趺聽徹海潮音魚龍鱗鱗都成佛無限平人被陸沉

娑婆教體在音聞復音銷道自尊未許文殊善觀到十方一路涅槃門

池沼樹林皆演法山河國土共舒光眼聲耳色常一味何啻心聞洞十方

九蓮童子觀音像贊

姚廣孝

大士無定相應現隨其機千億方便豈特童子乎惟此九蓮

華其數配九有大士居九有如處九蓮中蓮生於淤泥清淨無染著大士於九有出沒了無礙蓮華與大士平等無有二若能如是解觀音常現前

幾世音菩薩

釋文珩

涼月耀長空千光無不現陽春迴大地萬卉無不至良哉觀世音悲願亦如是微塵國土中尋聲常救苦維此聞浮提音聲為佛事大士圓通門示以聞中入眾生以耳聽是故迴聲塵大士以眼聽特顯圓通理一根既圓通六根總無礙聞與野聞盡聞性上無得非惟無受苦亦復本無救聞性既無得是故常能聞無苦亦無救是故常救苦普告世間人當作如是解即能悟玄

通典觀世音等

推結判叙提魚出青只緣太慈慈悲現出幾多鬼怪滯貨于今買者稀遠人勿索遼天價

大士發心無始劫事如來觀世音從因感果若持卷故今復證名不異十方便世界諸眾生循環生死受諸苦一稱其名即往救是故乃有此嘉誦能救之智即機境野救機境豈離智維智維境常互融是故亦曰觀自在機境元空智亦無亦無是解及是說一切眾生若永離利耶頓入三摩地

施十四無畏泥牛吼月現三十二應石臼翻空眾生有盡悲願無窮善財歷百十城難尋蹤文殊具擇沙眼冒還圓通垂衣

宴坐碧巖中大千沙界揚慈風

寶瓶揚柳舞春風鸚鵡翻，下碧空補怛洛伽觀自在為人隨
處示圓通

贊馬郎婦

釋真可

欲火燒靈根心苗終焦滅智者聞此言悲痛入骨髓奈何天下
人如花女為寶妻得枕臂眠即死亦甘耳菩薩甚恨之幻此微
妙容令眾見喜喜因喜生愛心因愛生覺悟覺悟即慙愧達一
切婦人如菩薩無異乃於菩薩身生此不淨想人為萬物靈猶
狗乃不若由是淫心生跳強制止勉然至自然終登無慾地
無慾即聖人常為如來子於世作日月破大夜昏暗一夫全此

德大千蒙利益觀音之化身，身無窮已

繡大士贊

釋真可

初針至後針線，曾不斷有引乃成滿，豈有成耶滿既非功
立引，何初始若能如是觀繡者不可得諸人善思念菩薩即
現前

大悲菩薩像贊

釋真可

世人兩目兩手臂無擇貴賤智與愚中華四夷無不同三歲小
兒皆了，我今見此大悲尊一身九頭四十手，所執諸器
具或慈或嚴或喜或怒所執器具隨時用譬如箭鋒兩相值了知
巧力不能預豈是無心不廢照見幾而作無不妙又如秋月印

百川百川有影月不亂，、壁心不生川，有影照不廢善
薩能運悲智輪此輪轉處魔外碎之如毘藍吹大地匪勞彈指
成微塵威靈至德俱三昧印施之者福無量我痛大悲無人知
一片熱心委永雪朝泰暮礼孰知音春來處，桃花發

此正觀音贊

釋真可

身陷塵囂最報堅牢堅齊大地，豈易消藉首比丘徑山國一
徐步城中次第乞食崔趙公問出家得否徑山應曰是大雄事
得相難能趙公聞之歎賞其言又杜鴻漸及宋王旦自為宰相
並顧出家終莫遂心出家根本非巧智求天資魔扑一念萬年
既發心已手無底船一切愛貨永不復載冷水浸爛釘板慈壞

示不更用愛魔怖恐不割而斷豈煩猛勇藉首比丘人中獅子
等周非吼一吼未終百獸腦裂藉首比丘人中之龍千丈毫未
變化無窮可執難辱節等霜松藉首比丘鳥中鸞鳳歌中麒麟一
飛一走動心悅神是見聞者驚惡風塵藉首比丘幽宵佛日
照彼覆盆了無昏黑藉首比丘淤泥蓮華出水香潔見聞嘆嘆
比丘之德資揚難盡自愧口門何其狹窄窮其思致枯其唇舌
贊嘆少許以藍作斗量大海水無有是處徒增其醜，極心痛
心痛眼血不明自發光吞日月地雖最堅觀成如雪，觸陽春
終難凍結藉首比丘田衣儼然戒珠圓明師範人天我釋脫白
師立虛空既夢而覺直下巖峯三十餘年飄零四子境緣逆順

如醉如狂若無善處其頭迷加微服送斷畢化泥沙菩薩之思
四思莫比此段痛腹何時能洗小根魔子不自揣量謂拔受根
如婦拔秋受根能拔受石為湯音以眼觀欲浪頓乾聲以耳聞
覺樹凋殘迷悟一塵忽妄忽真是誰之故吾球吾觀稽首比丘
周顯方服一瞻眉宇洗盡凡俗稽首比丘從今而後願比丘首
常提提我願比丘眼常慈視我願比丘耳常探聽我願比丘鼻
常嗅轉我願比丘舌常嘗嚼我願比丘身常屏護我願比丘心
常痛念我之大根比丘所有我無一毛作取典想如是發心
繫以願純利以智見諦呼比丘助我、體免念飯懸沙思死
如是明見如是猛勇愛根可拔田衣可服一斷永斷現行冥潤

如秋風生木葉自飄飄智願節塵欲逃火宅以經張風終難可得

竹石觀音贊 紹燈供像

釋真可

我觀一切諸菩薩皆以前塵作佛事恠底衆生被塵轉解脫門
中技取舍若能了塵即自心當下六根皆寂滅三塗八難道場
寬舉足下足蓮華發相逢誰復是知音放步雲山洞門潤婆娑
大士旋相迎善果佛子何奇特潺湲流水我舌相說法豈煩煩
輔頰此回信入不再疑曾璚父子心頭向鄒山峙嶮不憚遠骨
朽心光照存者縱使生前造罪多楊枝灑處炎天雪後人若知
上者心肯把此心付埋沒境緣逆順著精神菩薩時、摩汝頂
賦酸苦珠化甘露苦者飲之開福智更喜慈風度竹枝妙音還

使眼根瞻紹燈來前聽受記狹路相逢休錯過燈光本即汝心
光子、孫、傳其斷紹燈者爾證先之法名曾
碑乃其父孝庵元玉名也

題觀音大士

釋清供

水即是波巖即是石坐證圓通斯為第一
童子南詢尚未曰白花巖下望多時長天萬里無雲夜月在波
心說內誰

繡大士贊

李壁

正理慈願淨世塵銀針到處錦雲生拈成水月空花相握手欣
看若度人

觀音像贊

徐學謙

耳目之用各有其官凡觀非音凡音非觀玄塵紛擾萬感齊攝
能持以心耳目何干何謂觀音究竟無端人言菩薩耳根成道
能觀其音諸福畢效有意求福便非佛教上天下天三千大千
慧而始之無一有焉吾之莫聞觀何盼賴妙明之機在人天外

水月觀音像贊

水在地中月在天中兩物相映何名為空月印天流萬緣消歇
于時菩薩莊嚴整潔不知水月來照菩薩不知菩薩主此水月
原無觸發安有起滅開大光明三界朗徹

畫觀世音贊

徐龜程

佛無定相云何可區從心著筆從筆著相因睹見竿罔竿見心

心亦何有無乃歸真無心無我即觀世音

書繡觀音後

祝允明

昔在竹林補陀今在丹砂綵繡不知已來未來時際大士在甚
麼去處繡也繡也紗也手也眼也心也少一件大士不來不知
那一件正是大士嘆應以繡繡紗手眼心身而得度者即為現
繡繡紗手眼心身而為說法堪去像燈大士不去

南屏淨慈巖山東寺兩泰觀音像作

王叔承

南屏大士慈顏見淡妝玉立飄文練莊嚴宛然態相融似因童
女談空現秋江月吐青蓮花銀河露洗白雲片塑工莫是楊家
生巧從神區丹青變崑崙山東寺像更神美好飛揚迫出塵秀骨

妓面生氣滿若初悅見西來身相傳觀音化身塑妙相種種皆
逼真愈瞻愈覺笑容動眼光左右俱隨神誰披紅衫飾鉛粉漸
失古意翻嫌新陳總是泥沙態真空到自通無礙三十二相
何相真以形求佛非佛界奈幾纖手儼相携一州化為觀自在

鑒金大士像歌

楊士修

銅山精英五色芽貯之寶鼎鎔金波天龍吐火千萬煉法王湯
現驚群魔空中雨花無數落青蓮蕊獅子院威光百道內頂
出寶冠纓絡拖袈裟人工鬼工不思議黃金鑲點翡翠花夾絳
馬道一萬里月綠會遇成短歌

魚籃觀音

釋明誠

藍之魚何時青羊傳耳受於今在著甚果縣許多捏怪不捏怪
面目還它真不真畫工欠我丹青債

觀音大士贊

釋法藏

聖祖一八世斷古今生成，已空裡玄音仲尼尊堯伯牙撫琴
迦葉起舞誰曰無心南無觀音返聞自聞

又

音不可現水不受月名觀世音我復何說念觀音力毒返本人
毒本人者即毒觀音人音兩毒萬事已足大悲心中全德全福
作此說者如月在北南無觀音我聞如是

又

觀不可音，則耳設音不可觀，則照返，為聽耳旋為見
聽見圓脫音聞如雷世世世間大悲非緣水乾月落心境歷然

又

竹風琅，吹笙鼓簫于此直薦劃地起才觀此觀滅如器中鐘

又繡像

菩薩何在，針鋒上暗通一線即見妙相頂葉垂，足花樣，
自從耳根數開寶藏針，密，如喝如捧像坐當陽誰敢近傍
咄

小字金盞觀音

通身是金絲是佛不知誰是法身只見空音為骨音流空，

作者要見菩薩敲黃金

髮編大士貴

姚希孟

有美雲髮從橫屈曲月面風鬟天絲露散貌之者誰詠為針神
余日不然圓通現身

續觀音像

釋通源

針刺不入起挑不起未是未肉團亦非黃金骨觀世音菩薩將
鼓胃餉餅放下却是饅頭這裏著得隻眼乃知大悲身稱無量
義

准題菩薩像贊

釋真可

蜂蟻爪脚多而賊菩薩手臂多而貴賊者克人之口腹貴者起

人之瞻仰貴賤因雖少有不同誰悟靈知原無兩樣善男子當
以道觀形于態萬狀那有其相是故菩薩不過鏡中影像如是
觀想禮菩薩、神通信無量供者不在鏡光外晨昏敬拜功
德廣功德廣南無準題王願賜威靈與供者名姓高題龍虎榜

準提菩薩一十八臂頌

姚希孟

上二手作說法相

如來說法四十九年何刹那頃雷音普宣水月百千經一月攝
窮至月窟就無所說

又

持印在手說呪在口是義不說六根互支舌端印出指上聲傳

色在耳邊音在眼前

右第二手施無畏

慈母愛子月於掌珠勿怖勿驚我與汝俱佛愛眾生舒兜羅手
刀山劍林抱汝而走

第三手把劍

是為智劍上曰性劍腦煩惱軍破無明殺賊地倚天光掘斗牛
群魔懷懼合掌重修

第四手把數珠

遇現未來茫茫無可尋標指見月珠即為心常斷五融空假暫立
轉輪指環拳、勿失

第五手把微若芥羅迦果

果從華成華復何起意壞情田朝朝暮暮好此果甘芳東土時稀
我似嘗來祥悅療飢

第六手把鐵斧

明王受鐵政者非貧法王此鐵以靖根塵重製富貴誠彼群醜
殺賊者誰還是賊首

第七手把鉤

斧劈剝刺又安用鉤搜根剔牙肝腸若拙猶有狡魔窺入藕孔
鉤之使果是善良種

第八手把數折羅

金剛碎落結為智井鎖我浮情令我宴處篆烟成縷山花欲然
人在定中入四禪天

第九手把寶鬘

寶冠纓絡妙麗天人在嚴太虛色相互陳如來頂上三十二寶
若法寶珠吾亦不少

左第二手把如意寶幢

豈哉法幢踞曰如意如寒得續如昭斯慈寶網流蕪空中飄飄
以召群迷比于招

第三手把蓮華

蓮華始葩妙絕纖塵遍香水海作光明輪即此心花樂邦淨域

棄於泥中諸佛太息

第四手把淨罐

儒者有言澡身浴德佛性無垢安用拂拭姑射雪膚頻拭何妨
皓月澄波不動道場

第五手把索

劣象狂猿非繩可縛無縛之不容罣索仰乙慈尊放入空山
雲終入岫鳥自思還

第六手把輪

一輪旋轉聖字在中游環無端始、終、廿五圓通十二圓覺
識得圓機便成輪廓

第七手把螺

傾耳注聽是法螺聲、從何來倒聞呀成緣統悠揚伽院祕
我亦和之音聞雙弄

第八手把鬘瓶

猶壯揮持貯甘露水灑向人間天花散綺請舉大海以擬寶瓶
何少何多匪謂匪注

第九手把般若波羅密經

即密攝顯金部兩行即顯證密復字千章法、互融圓、同鏡
是准提經是般若印

地藏菩薩像讚

劉道真

熱鐵洋銅傾甘露漿牛頭阿旁施無畏手業鏡臺前照彼虛空
漆河橋下洗盡濁垢地獄若空豈有菩提坐斯鬼門作獅子吼

顯聖僧像

釋弘微

這個阿師危坐終日禪道不談都盧一點若道無言轟雷電靜
或謂有語何曾漏泄隨逐二邊真非豪傑畢竟如何出獨坐中
堂太拙生千秋萬古為軌則

維摩居士贊

姚廣孝

毗耶維城老居士菴羅樹圍建法幢示有妻子無眷屬不染五
欲道乃龍象生病故我之病塊然獨臥于匡床釋迦遣徒來問
疾各、畏難心自降惟有文殊無上士智健勇德方堪當才丈

室中無一物師座高廣皆容藏於是九百萬菩薩安坐如在菩
提場請來香積一鉢飯大衆悉飽毛孔香博取妙喜佛世界手
擲遠過於他方大神通力難思議縱橫慧辨非尋常三十二說
不二門一應開顯如日光聖功德海無畔岸凡小詎可持蠱量
我今說偈仰資教道風捕影寧非狂

維摩像贊

此像設在維摩室中不問何處爲佛身者皆作其人象
中佛或通因共誦即或尋常好相或成攝攝人偶然攝佛身
不勝述諸年

釋真可

昔者子與病且死其友子祀往問之群賢鑒井自歎息造物將
安以我爲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嘉寬如枯骨乃知至人外生
死此身變化浮雲隨世人豈不頑且好身雖未病心已寂此更
神光中有特談笑可却千難難當其在時或問法使首無言心

自知至今遺像兀不語與昔未死無僧影田前俚婦那肯顧時
有野鼠啣其髭見之使人每自失誰能與語無言師

丁南羽畫維摩說法圖贈以長句

俞安期

維摩昔家毗耶城說法思爲衆生利辨才居士稱無雙了義法
門明不二當年顧長康每傳其像留雁堂張翮陸機教之差可
方後有孫尚子亦傳行畫生門裡吳道程運繼之頗相似瓦棺
甘露壁俱毀定水聖慈復顯地靈光點散成雲烟粉彩沈淪入
泥滓更無秘本久不傳丁生創出還齊肩神手疑懸造化力慧
眼應破天人權越萬空青武昌綠齊宮紉素吳江鼓毫端現界
忽三千色裏看身還大六諸天既雜香萬國何縉紛天女天花

散若兩龍神龍部歸如雲周難文殊若賓主仙音似共迎陵吐
隱几真看示病容痛天編入莊嚴土人々諦聽統紫蓮法刀變
現成須臾室中生玄燈王座鉢裡食傳香積厨嘗聞爲此區每
向中天暴幾年上巧禪神明一時瞻礼生歡喜應知盡力施丹
青只欲邀人出死生俞居士丁畫師前身同住香海水偶然並
出青蓮池只今宛在阿閼國神通遊戲相追隨

維摩居士

釋智及

神通妙用不思議大似空拳拋小兒誠明針鋒持束葉何如芥
子納須弥親身其相寧多病杜口無言只自欺堪笑靈山三萬
衆望風碌々樹降旗

是病非地大心不離地大出我老古錘開口成話墮不得文殊
錯證明至今卧病毗耶城

空生真贊并序

釋惠洪

漳南僧懷修游吳中得此畫於敗垣破壁間拂除埃翳神觀
靜淡如維摩大士得心解脫時出以示余爲之贊曰
以空寂身無所倚依而投杖藜以靈知心不在散攝而玩月葉
不舍色聲而證真空與我日用能所心同於一切處寂入法海
如風行空無所好礙但離二執圓成普會當慎以修入此三昧
羅漢

釋智及

修行未斷鼠毒法應供母忘信施恩三界塵勞深似海與誰携

手涅槃門

題子晉居士家藏仇十洲畫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卷

釋明河

藏神至虛愈出愈奇去人不遠誘人無俱結美萬象麾斥四海
得謂無報踏著便在各事其同心其心非心非事挂角難尋
萬里雲間千峰月始相見何言彈指一笑

渡海羅漢贊

菩薩度生祭法昇不著兩岸與中流小乘之人敗驚傳神通渡
海爭一漚自誇生死得出頭安知脫網吞鉤我語諸君一切
休伎倆有盡味難求圓而淨者援之不木又尊者起而留又獨

海水波濤惹卷而置之一笑空凝眸

朝陽對月

釋文珩

布衫多年七花八裂好趁斜陽補此一缺
素上是絳松梢是月欲覓了時虛空釘極

羅漢夾棋圖

見思已斷欲應離妙用無方孰與辭却笑浮山紫石老還從十
九路中迷

題遠磨

釋清瑛

一言不契渡江淮龍耳峰前去活埋無限家私狼籍盡何爭一
隻破皮鞋

達磨

釋智及

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栖、暗度江討甚閒煩惱三五回中毒宿
債難逃八九年面壁邪禪點點裂隨分皮急轉身不覺全身入
荒草

留中崖所千尋險脚下波濤萬丈滾十萬西來緣底事只應梁
藎是知音

東西走得脚皮穿教外何曾有別傳任爾一花開五葉好兒終
不使斧錢

達磨

釋文珩

西來要覓大乘器冷坐九年無轉智覓心不得已安心悞殺神

光空斷臂我昔若見則不然為渠慕胸挺一拳若也喏能知痛
麻急摸隻復回西天免得分皮又分隨接響承虛傳直指延蔓
從茲不可圖殃害兒孫竟無已

一花五葉謾流傳老子何曾解會禪不得神光一臂力應無良
計迤西天

眼淚真大兩眉橫佛法全無要度生對却梁王云不識日輪當
午打三更

渡海浮江作磨生要傳佛法救迷情爭知未到支那日箇、眉
毛眼上橫

六宗破後入支那使何須知苦不多道箇一花開五葉分明平

地起風波

連磨磨

釋明聰

這個阿師別無奇特天子對談面無談色廓然無聖感通刺我
帝再問之便曰不識一言不合渡江少室兀坐默然九年面壁
三遭受毒咸因口直一語安心神光獨得莫負歸西人傳圓寂
問是阿誰拈花一脈千古人間供養伊得肯都掌成仰德一花
五葉至今傳五葉光輝亭立

連磨磨

唐寅

這個和尚喚做連磨一語說不來九年面壁坐人道是觀世音
化身我道他無事討事做

題連磨像

張鳳翼

連去渡江一草庵面壁九年試問遊梁入魏幾時却返西天

連磨像

釋道源

想去年林坐几載折蘆江上泛秋波神光一拜傳燈後合得見
孫嘆連磨

觀頌道行所藏面壁圖

歐大任

神力不思議如是本何動稽首世尊前一悟九年夢

題面壁圖

顧大典

面壁上的相吾身本不有應作如是觀直須捧唱走

初祖連磨大師贊

釋法藏

何太直撐着便道不識曉得風昏天月黑江之南江之北面壁
九年非語默賊、恠你肯個覓心了不可得悔我那時拄杖
子不在側也

又

梁王殿上客不得五乳峯前不敢言有甚西來底消息猶著服
毒封禁前吐政好三十大棒依舊趁往西天一度春風過一年

又

道個不識院井下石打折門牙冷地連敲六翻用毒先有祖師
何待西來九年面壁吐攜歸莫負此方安省得生風境八極

又

開口牙齒落渡江壁相向惹得後兒孫動輒歸方丈嘆

又

冷坐無言壓門淚雪父子相逢通身是血此處承當不勞多說
及乎再問安心千古納交敗俗屈、一隻皮鞋又重出

又

乘興東來受梁皇屈膝事便行戰敗走脫拾殘兵止剩一鉢
孤錫琅、周頻滾雪早等得人二臂已失今日兒孫氣始揚傳
來一刀逢人截吐

又入室像

九年等持捕賊起賊斷臂覓心一朝獲得五乳峰前千古法去

三鼓緩鳴入室之則代不乏人世起英特播一瓣香師起百億
閱外重開室中再勸賦

初祖折蘆渡江

渡海三年來為何事話不投機截江而去若人此處看透者向
覓心了不可得

又

千春萬壽見得音趣熊耳峰頭始成一句江邊留下一笠蘆風
送寒花起飛絮

王元方兄寄家繡達磨作

王叔承

王家閨繡通仙靈飛針走線驚丹青渡江達磨更奇絕五文細

灑水衣明蘆花一枝帶烟色拳翳感、懸雙睛、光榮、衣欲
舉左看右看皆如生仲堂忽隨綠雪片秋空炎降西天僧飄足
江心破江水回首雙峽夾螺尾平生好佛失真佛咄我梁王真
饑鬼佛家變化不可測一絲半縷皆靈宅隨覺神遊慈嶺天作
然影落萬山壁披音欲問西來意萬里長江絹三尺西來只欲
空文字貝葉蓮花惹狐魅迷不獨五千函六經之已雕蟲碎
孔公遺像落何許廟冷燈殘衣鉢墜王家公子稱好文俠心却
繡平原君知余逃禪特寄此如來金粟秋香分繡佛相逢似相
訊便好長齋作蕙香從前綺語洗一空林清米汁澆心印更煩
增繡兩天姬杯盤盡著天花襯

寒山拾得

釋文珩

手裡生著猶放不下贏得塵埃滿華夏
那一句子不在思量筆底筆底過瀟湘

拾得唐古玉寒山把手雖擬向萬仞崖寫此一首詩雖未形點
畫文采光陸離渴讀即止渴饑讀即止飢除却老豐干知音今
有誰

不是顛狂不是癡或者經卷或吟詩問丘曾被豐干誤却向枯
椿覓元頭

拾得展卷寒山指月用無所用說無所說惹得豐干饒舌問丘
屈節謂其起佛見法見旺向二鐵圍山也是喚鹿作馬證龜為

蟹別、大洋海底輓紅塵六月炎天飛白雪

題姑蘇寒山寺壁聞寒山拾得像

釋真可

虛空其懷金石其質古之今之對面不識

又

奇峰難以狀其骨閒雲無以喻其心吾不知其誰氏之子異地
曠而精溪

又

洞然劫火燒虛空兩箇頭陀漫作風若問安身在何處可即歸
正好藏踪

道影篇

吳江周永年撰

起駕人形更有繪事盡佛菩薩爰及其次師僧町若禪講
律寺龍象趨隨巾瓶執持人有存亡像惟一視水邊林下
圖殿高致迷道影第十二

康祖像贊

釋法藏

大丈夫漢人，解向無佛處稍尊獨者漢不捨江東一片地拈一
星子告報諸人一時浮圖通滿南國雖多少赤骨律漢子在故
光動地處理會如今直下要會耶

唐居國會尊者像贊寄慈公并序

釋真可

三國為英雄之聚心刀兵之聚慈悲般若若有入處而
康祖一錫浮江三瓶如來兩日流血舍利技瓶光燦六
合澤綿千古是時也吳之君臣莫不為之動心變色即
事微理知有佛而不疑大度既擇安般門開無擇黑白
得法眼淨與夫禪思入微者不可計美皆我祖為之嚆
天也慈慙山清大師曰弘法成瘡海善以慈心三昧普
使朽骨生春聖華居士聞風感慕特寫祖影寄上曹溪
以為大師影聖焉呼曹溪肉佛町現自唐及宋飲曹溪
而得道者代不乏人通來曹溪洞矣瑤林蕭然又藉慈

師以請成為波瀾而曹源復活康祖分身觸膝眼開恒
沙難喻豈可以有思惟心測其功德哉後者哉達觀道
人不解逆風把舵但解順水推船為之肯曰

康祖來吳清公稱粵禪諸大師全剛眼定瘡海之慘肯利魂驚
大師得成彌感聖明曹谿蓋毒飲者皆喪大師飲之銷盡諸
障指撮舍利康祖之會，不為我此心何慚弘法得罪命如草
絲千里瘡崩芒鞋踏遍雷道者光颯風正高鋒瓶孤逝舌相昭
昭南粵題題白日鼓掌我若無心菩薩影等有心應之康祖思
癡童甫之圖其誰不疑石頭之剎肝扁水冷丁生吹火罵康祖
影緣影得心，亡性具大用無常鐘以眼聽根塵主客收放夢

醒掌聲瑤塔半山之頂

覺印英禪師贊

有德司契物町不忘畏量之壞社稷戾系維師續行蟻聚諸方
溪山大溪屢滿其堂以繪肖貌塋塵批據而姑即此辦水爐香
政和王辰傑見禪師於涇縣之水西為作此贊後二年復相
遇吳門而禪師方住雲巖一日其徒惟林通僕索重書因書
之四月十七日宣德郎汝南何安中題

題現老真

范成大

三十年來共曹藤如今蓮社冷如水茶瓜櫻笋遊山會從此齋
厨少一僧

虎立者祖

釋普莊

睡虎耽，世所誇堆雪觸者是竟家抵鹿肉醉空山裡更不人
前露爪牙

應卷華律師像贊

釋明本

播屋頭春料老虎尾太白峰高甘露月岩

又

釋惟則

用虎口奪食之機恣行五逆展蛇頭播摩之手觸撥諸子海涌
峰前干戈却却金輪峰頂妖怪潛藏視妙喜甘露門兩強不下
逼揚岐正法眼五世其昌碧挑帶雨春風濕吹作擾擾瑞界香
又

釋溫起中

咄哉老古雖平生愛打哄根種蕪蕪園徧布三毒種要精揚岐
正宗大似開眼作夢當時若不得一領破衲衣我也知你鉢鼓
凍鼓有分

明覺

釋文瑋

結友晏連韓大伯拂衣揀過者林祥翠峰乳竇兩山色直到子

本青樓天

高峰和尚

釋普莊

天日山中立衣閑話頭從此落人間青松樹下顰陀石凍、言高
風孰可攀

高峰妙律師像贊

宋 應

目光凝定燦破大千戒體圓明直提性原青山萬仞不出死關
名高天下法留世間

慈石王禪人請題高峰大師像

釋圓悟

頭髮髻髻面貌側令人只見半邊真不知那一半他自識不識
慈石、上莫爾預自申自手摸始得咄

高峰妙律師讚

釋圓信

龍騰虎虎接骨肉雙髻峰頂呵佛罵祖六年耽閑倒轉護銘直
入溪、天目獅子巖中冰求、一十八載滯貨才曉得慣若斷
崖之與中峰更無得意於先師且道還有人麼臨崖看許眼特
地一場愁

大師居西天獅子巖壁立千仞之風攀躋不得苦行一生道
滿天下雙髻六載龍鬚九年未嘗一日若休以批子墮地打破
生死鬼窟壽筭五十八歲涅槃於死關全身在塔可謂鐵成金
骨刀斧所不入西孔舍利無數光現髮根千載之下更有何人
像得我師我師真我師也非稱呼之師也影子在此且道高峰
主人公在何處道、

高峰祖師

釋廣印

雙髻六年龍鬚九擾把一塵微細剎一朝枕子墮枕床頭驚起
須彌顛倒走龍、

高峰自讚
凡六首今錄其四以明初為孝小師
祖師為嗣法比亦二禪人或是吳僧也

師子院明初院主請

真無兩眼眼露雙睛十分無面目一味得人憎將正續三世之業等閒籍沒向白雲千峰之上特地掀騰坐斷死關幸自惡聲難掩那更被伊推避轉見可憐生阿呵、三十年後寧無人路見不平

大覺禪師祖雍長老請

中大仰毒奮師子威平生負重病舉世無良醫向蓮峰掃一茔草為少室簑千鈞機舌頭無骨額下生眉喚作開山即錯不喚作開山猶非從教後代亂針錐

祥人請讚

連個村僧只好聞名尾已絲露天下人憎

不識巖頭密啓處則言悟得仰山禪這場臥露難遮蓋留與現陳萬古傳

高峰祖師贊

釋法載

齊十八傳從師崛起自唐及元不遺宗旨肯綮唯此身橫獅子慈明作畧蓮華拈履月師發心徹師慈底普振師宗奈矣不已

石屋自讚

珣上人求讚

板齒生毛西孔無肉受靈山記大人天福慶稜，却如碧海波心湧起一座玉燭頑剎剎好似白雲堆裡笑出千尋石屋道是

天湖庵主不是我月流謂是福源住持亦非無眷屬眼裡無筋底米充向影子上胡猜亂猜皮下有血底終不向丹青上東卜西卜嘆切須莫展與人看性向閒房伴松竹

祥人求讚

髮白面黧皮黃骨瘦用盡白心已笑破他人口情知裏世道難行却來靜處閒叉手看天湖鵝湖二水月流對霞峰齊峰兩山並秀何緣得此優游端的自能跳透不是禪有自點肯古今盡道蘇州有

中峰和尚

釋普莊

幻住庵居老作家頂門眼正辨龍蛇看他開口為人處嚼碎塵

空不吐担

題本中峰觀蓮像

倪璿

東南唱道據禪林詠蓮心契本心善矣不塵仍不染義我如正復如陰三周妙法著閑端十丈開花玉井岑今日仰師猶古佛風波回首一長吟

中峰和尚自贊

露腹坦胸指東話西此即室內相達遠近速忙認作中本峰何異爛紙包虛空阿呵，雙斗煎茶鉏不月天目山太湖水高不見頂溪莫知底盡謂染德之流行若置郵而傳命子細檢點擇來著苦石上亂舂窠仰脚元在錯腳裏

吳江惠遜
續信入請

蒲菴禪師畫像贊

朱 濂

蒲菴禪師豫章豐城人名來復字見心以日南至生故在易卦
卦機之有志行清淨行欲絕塵獨立遶跡釋氏典用袍恭肅翁
誓屏諸緣直明涅槃妙音久之窺見全體無礙然未以為至走
雙徑謁法喜大師楚公自陳厥故當機鋒交觸如鵲落无走不
間一髮法喜溪然之留用內記越三載復約標士瞻修西方淨
止於吳天早山刻期破障比祥觀尤力晰者左丞相達公九成
慕所精進起住菴之虎丘辭不赴會兵起避地會稽山中應溪
與會稽鄰壤中有定水院直東海之濱幽閑適意可以縛禪復
延師出主之師為起其廢禪門典禮依以舉行瓶錫嗣來萃

乞食養之共激揚第一義諦尋以干戈載塗不能見母作室寺
東澗取陳尊宿故事名為蒲菴示恩親也自時後鄰人主請
師居天寧寺時寺為成軍營子女獲雜其裝纈尤甚師言於師
間移其也斥群奴汎掃建治其裝纈一還舊貴師望日以重大
夫士交疏勸主抗之靈隱適有 詔徵高行僧師兩至南京賜
食內廷慰勞復渥建大會鐘山師奉 勅升座說法辭意剴
切聞者咸有警云師敏朗淵毅非惟克修內學形於詩文氣魄
雄而辭調古有識之儒多自以為不及其推師者李論德好文
則曰任道德為住持假文辭為遊戲陳狀元祖仁則曰禪源妙
悟教部精擬內充外肆僧中指南至於建國歐陽文公玄潞國

張公著見諸蘇翰問者獎余為尤至言多不載師之徒鍾學畫
師像求余贊予知師頗詳故倣近代儒宗之例歷舉其行而繫
之以辭者將以勵夫人也辭曰

大法如是流於辨丹不有君子荷之實難慧照正宗世濟其美
一十九傳至於法喜據蓮華座大振玄風師承一喝三日耳聲
聲振而聽至聞蟻戰戰為圓虛物無不見既入悟關可廢學功
安其滅子慧極則通乃即天平樓神淨域祥觀混融不二不一
才微敏聘耳若不聞優鉢曇花却見海濱有與凡行無墜常舉
鐘魚五老笠屨川季移錫州城歸者紛紛轉穢為淨載揚清芳
有峰飛來千載不起師復主斯法延重登聲華達揚達于帝

宸有起詔云說法如雲錫躡禁中恩遇優渥四眾傾仰秋空孤
鶴形諸辭章太陰四垂雷奮騰揚鬼神盡馳人爭傳習如蘇芳
蕉師笑受之吾遊戲耳內外兩克如師幾人闍室非燈曷昭群
昏學徒散豔丹青肖像我作贊詞母住于相

愚菴及禪師自贊 讚凡五首今錄
其為吳僧請者

延慶略長老請

福畧全無威權何有皮膚脫落盡留得一張口四會說法住山
一味照羊賣狗父子雖親妙不傳喝下酒彌顛倒走

定慧寶長老請

滿肚貪嗔癡通身戒定慧日用任縱橫非如也非異拈來妙喜

竹篴敲出曉清音，龍南山驚真噴風龍王宮鼓波濤起

開元和尙方崖禪師贊

釋智及

大才無外大圓無內大坐匡牀橫揮玉塵發大機于陽羨豁頭
顯大用於闍闔城裡煙崩石裂電激雷奔手面縱橫綽有餘裕
穿盡天下初僧鼻孔不動根本自然之智澄江淨如練夏謝玄
暉念話解識生緣緣生盡歲咲帝應物首題只作境會掀翻
寂照門庭凌滅妙喜象世百巧僧難悉未真九元來八十一

題雲溪遠上人像于玉山草堂

柯九思

道人曾宿雲隱寺能畫寺前山意秋古木立猿啼夜月不有清
泉如玉流

陋容自贊二首

姚廣孝

我庸春霜心溫冬的惡而非明拙以寡取勿安自欺事衆人與
爾新永世無毀無譽

其二并序

洪武初余為僧住持杭之天龍禪寺、衆極清苦余故憔悴
如藥山玄沙也林靜子山吳興趙君仲穆之外孫文章學問
名于一時況善于丹青得外家之傳極為精詣與余交甚善
一日過余文室戲寫陋容余贊于上携至北平失去二十五
年矣今翰林庶吉士楊宗昂得之裝潢成卷示余、觀之真
若前生事也故感慨不已載贊于上以歸宗昂為其詞曰

昔之圓顯猶得也脩，然若輕之人今之戴冠錦袍也堂，乎
廊廟之臣昔真而今妄耶昔長而今真耶真也妄也如土直之
與埃塵若然則孰得而為大全乎是猶空谷之響大地之春丹
青其能為之狀文字其能為之陳芒乎芳乎更無可道者惟以
一默而為親

過仰山寺觀姚少師僧服小像

吳寬

城裡僧廬揭仰山姚公於此昔技間碩瞻國畫長廊外掃拭塵
埃破壁間周虎封侯頭可相表廷玉相公為面形真龍識主手親攀朱
衣玉帶宮師貴最愛助跌靜疎閑

半塘佳山紹南宗像贊

李益

如、默、端坐凝神性海微清而具三德心田皎潔而證一真
覺性立中之妙不染人間之塵理明釋部道貫儒紳懷抱動風
雲之咽嘆談回天地之春三千舍利頂上現八百摩尼于內輪
再瞻再仰不昧不親其惟弘海會中之師耶天台會中之師耶

弘治戊申九月廿八日植福壽大章文上人五十番像并

贊

沈周

機鋒敏峻精神抖擞漸水吳山出處亦偶長松上參流水下走
他本定裡觀空我為無中生有因以作箇供養亦非此老消受
是為南宗老宿之孫福壽堂上之變也

半塘問卷學上人六十像贊

望之遠，即之于，具足者道中之相空寂者世外之軀寢無夢而覺無夢故君子必稱其適口擇言而身擇行故狂夫或病其拘然而心持五戒性悟六如充竟登之彼岸道運遊之故墟使榮桑見之必投其社昌黎富此二造其廣也欽

隆禪師贊

釋法藏

寒身得法然法得心，是何物塔影獨存仁惟善墜聖有時君一瞻一禮見此契真

雲志老僧像贊

歸有光

吾居安享自儆畏憂終塊庚桑無適斯里惟長祥者元然冥坐用善提道塵以超度

自題小像

釋明昭

這個老漢何用丹青佛亦假借安有其形今日馬出四體現成是渠非渠勿逐他尋尋衆言似活我道無生假斯幻影供養千春憶我之妙用不在此子孫錯認是盤星撒開繪像從人者處處仙僧眼上橫

皮球道人自贊

汝連男子出身不是名門舊族情懷大都闊略寬到世出世間之書見之如飲醇醪而不醒有時胸中覓一個字脚又不可得佛祖機緣著藤落索偏解拈弄無常了無繫帶或無佛祖無靈置之腦後恣自家一片舌頭既佛既凡忽升則中姐出於昆履

頂上忽斥連唐老漢於下風要人學好如已還過一吉不合王侯涕唾我看你一條窮性命東擲西拋着恁麼急出得此身心未塵刹是則名為佛究竟家

慈頭陀自贊

汝即我子全無覺知我即汝父妄想紛飛合則非一離則愈疑縱有龍樹之明鷲子之智亦難辨伊，賦性豪縱腸肚儼侗純墨不拍利害如夢願身英雄之心而無功名之志野以難留壯康樊只宜放浪於泉石更有一種傲性自謂佛祖是鈍根才料狸奴白牯堪與交遊有時引教證宗引宗即教有時荆棘尤噪殺，是實有時翻翻瑪瑙不值黃州一片石頭褒貶無定是非

亂說有恩處不累先仇無情處慣肯添留最是喜怒不常如嬰兒模樣我看你對人不設機關觸着胡談漢談惹得別人憎愛自猶如痴如憨紅祥衣一領披之喜歡若被一個青眼即君觀破了，我着你不值一錢可呵可誰薦此權衡在手任卸揚要人活子死即衣

善知識不曾希得一個教乘不問熟得一部每向無佛處稱尊忽惹撞着鼻孔擦天脚眼點地底漢子直教把住襟喉坐斷舌頭我看你又向甚麼處更施手脚喚相連護道無機城圍圓多端惑亂人

連觀道人自贊

稽首紫柏大尊者威光殊盛魔外攝手中拂子生殺柄一切龍
蛇受膏罰兩道疎眉列連山一披秀目澄空水懷抱冲融情識
輕相達逆順渾其測渾其測合渾其測敬者生福慢者罪
隨紫柏覆棺祥一道神光照大千世上難逢開口笑雲邊常
得抗泥眠

跌坐空堂如水清靈機歷自起情百年三萬六千日安得須
臾此地行

即茲巖而觀之婦貌如花去茲巖而觀之婦貌如鬼頭蓮心陰
兩眼如九竅惡露諸藥皆惡毛骨生怖

以石為屋初無成敗風塵自清水月情情散其心珠盡空眼界

田衣供點黑泥埋喉是教是宗俱不會象先富貴有誰爭

汝速漢百無財能寧解思笑曲阿賢長天月暗短古來自在若

電舒卷且道雷雨在恁麼處燒尾吳江初出浪交蘆菴畔夜燈

淚法當供像法當文蓋居
士周升宗本音法名也

諸方老凍膿並有生緣處抄汝這漢子臭風吹何樹喜直得智

香衣提手小牙落落話埋東此像今存
永言第處

智相老人自贊

諸方禪和子誰不有生緣惟汝初不語水中涵碧天無風浪自
寂有影色本然若謂長僧方依希具髣髴若謂是俗兮眼空真
祖禪者謂不可名假誰何辨情用明暗提破無底船且道

翻中詩月
相像山定
此印

船底破時向什麼處安身立命諸得智香曹法界吳江烟水本
依然智香曹之詩
仲大法師也

汝若是我世出世間種好醜一點也瞞你不得我若是我一
切逆順開頭死生路口如風過樹如雲觸石雖然如此也未

是者這本色事若果本色管取凡聖魂消毒鼓真聲在有人不
知汝脚根立處橫攔壁覓究竟汝生緣何處但向伊道自笑行

眠如野鶴前門飛蝶有長松此像今存吳江
律持寺之禪堂

紫柏大師真贊

釋德清

法界網製其維不張道生大師力振其綱獅子窟所排樹樹
香還未伸爪牙已露聲聲毒鼓醒甘露泉飲之者醉耳之者狂

并滅性空應應看舌吞雷捲電觸者說魄以大地心豎金剛骨

眼裡有筋胸中無物臨濟下死黃蝶猶生誰知大師不覺其名

大才潤步不存軌則翻身拂逆須彌峰一峯堪碎無生國

紫柏老人自題王真夏日寫像於某
山會此像年之舊標

這個老師心直口快走過天下廟中自在

山陰錢伯子持達觀大師小影索子為贊時余正病劇抽

思未能信口作禪語貽之

呵、這就是達觀昔日情著猶存今月眉毛不換相對依然
舊慈慈額人傳此老示寂園中却在這上頭舒來卷去一從方
便教識師真此此貌化顏面雖說也祇得一半若欲全彰達這

焚却方得相見何以故 大明國內著不得這漢

子晤師在癸巳歲金陵習氏園中為駕部郎時乃予請見周有年矣憶先與比部羅洞觀太常傳太恒二君共介其徒以往到而復却凡幾度策馬空歸二君遂不復言求見而余意未已至是晤為師歸蜀不剪頂著袍巾體幹豐偉坐立如山晦翁所謂其人皆魁岸雄傑者是已相見慈容滿面慷慨如故室中有數輩儒衣冠者握筆沉思肅如試舉子坐定侍者設席予前具筆伸紙予問故曰請與諸子同作楞嚴經中某四句講義或偶二可予唯然受之不為異隨與大師論地義一二轉未竟師輒呼侍者曰周老先生面前紙筆撤退又論

一二轉師曰硬持也硬掙頃之侍者持客刺來報來鴻雁覽齊徐公一使起曰老師今日體倦徐公見可俟他時某請曰之便欲趁出師曰不可到即請見徐公向自與余求見師知不可得每值余至則尾之故今刺得入以余有人在門刺得至師前以余有人在室其徒請命以予在座不執恐師皆無由知矣是日與徐公共午齋而散明日天始辨色街鮮人行乃余街有叩門者詢之為師二徒余出迎言大師且來謁少選手持拄杖闊步長趨數徒擁掖而至盤桓至暮始別時從行有周叔宗賀知恩餘名氏已忘從行者曰大師從未謁人以是施君異數也余竊嘆是時胸中尚未盡穩商量不得

徹底嗣後欲載證無緣可恨人言師奇惟余具親如此奇耶易耶凡初見作難意皆諸徒助為余以目擊徐公一節可推雖然即師何病世界不寬時人眼孔不大竟莫容此老或以其入都門為病而悲顧突遠殆不可測余為錢子題贊詞更為叙相見始末且更嘯嗒及此云西午臘八日剡城周汝登伏塊敬書

開脫空口東語西話以慈悲法音拳瞎罵冷面熱腸蓮花一吐冷債熱還竹篋廿下島去遺音香飛落地真個達師僧難難西余久向紫柏師辛丑入都而師住西山忻然欲以瓣香見之會周學教改皆短師必疑而止後讀其遺言審其生平真證

盛行漢唐高節一時叢林踞師席者誠罕其比然猶惜師不早去終以及禍非明，苦之道及見吳成應氏所寄遺像味其自贊語類識者豈師周夙知若二祖師子尊者耶常不輕菩薩見人禮拜稱汝等皆當作佛人乃相起打擲呵罵之表景倩言一國中有狂象人飲皆狂獨國王汲井以元而通國狂者覆以王為狂也相與拌縛燒灼不勝苦楚飲其泉狂作國人喜謂王病已也始捨之紫柏視衆人為佛不得不度衆人視紫柏為狂不得不度於乎何足恨哉丁丑正月上澣日會稽陶望齡敬題

高挂兩眸顏然復頰河漢為口風雷為舌吸，波，濟度人大

扣小扣俱不竭感慈悲感哀主願恩終古無休歇那辨僕王典
率官少不省時加捧唱悠般熱腸難打疊這打疊不可說休問
紙上人謁看狂山碣

長水弟子李培敬題

存門門庭峻厲及時捧唱交加一念常觀自在天堂地獄無差
人說因緣果報我說本分作家祇有逆來順受從他幻影空花

長水姚士懷敬題

昔先莊簡法門金湯博水龍象為法律梁既過吾師曰真法王
皈依奉請篤老皇、忘得黃緣中瓶侍侍傳香衛智燈苦海慈航
世間文執出問導師近之則畏遠之則思劇見則耽即之轉慈

揭示道要能覺我迷我於詳指悟昔之非舍海認源乃今始知
目師知佛日佛知儒重明廓微乃有階梯師曰咄、階梯非是
脚下承當舉足便至每惟淡慈感激涕泗注乳難酬有死無就
豈期緣溪躬承師遊嗟乎哲人不可思議成慧之光遇緣益熾
遊於福堂昨大法師歷諸苦惱意地教就既展生法曰了凡緣
各掌跌跏實履願、大日牢戶露地風烟屹峙如山光溢於獨
西原夏處瀉湧成川傾城深舍激蕩靡歷意此土封兩翼風穿
南遷膝金龜觀師顏相好莊嚴嚴若生前聞古賢聖去來如意
定慧乃故結成舍利入火入水色身不壞不圖愚蒙觀此奇異
此若師言驗照目地非肉身佛豈能若是 陸基忠敬贊

與宿居士求家藏紫栢先師像

釋仲光

三十年来常問諸方可難得先師真容直至如今全沒一箇半
箇消息聞宿居士叔拾得諸拙出看不必起換作樣我却認得
若是面目相似切勿將杜漏籃作錦州附子失却自己眼睛辜
負先師已莫報籍、如何叔拾

紫栢大師像贊 藏雲堂題

釋法藏

握臨濟心起覺範願正要觀面親承獨悔不曾相見如今拙出
先婆舌頭將智證傳向人通却一線

鑑圓禪人之題遠觀大師像

釋通容

突出叢林老古錘聲名流布響如雷一生獨坐朝官上不懼風

波撒手回

紫栢大師真贊

黃汝亨

飛揚鬚眉頭顯天監眼按拳坦胸腹顯翻神妙智具足天龍人
鬼俱降伏聲振山嶽納空谷拔剌虎丘埋天目八百威令書二
軸六、元來三十六

紫栢尊者遠觀可大師像贊

董其昌

有大瞿王治癰暗病入泥入水拍、成全喚醒夢宅接續慧命
為法忘身尚提祖印

又

陳繼儒

不妄視眼不壞不妄聽耳不壞不妄言舌不壞不妄動身不壞

不美精魂不捏恠這回才驗真持戒要與人天揮首標何好地
獄還些債世債已還有甚待端，坐待者懸來打破從前舊皮
袋一道神光大電飛風流錢漫今疎快

請李麟君士寫田侍者像配事案栢大師設供有作陸符
橫客死主曰久孤五百一心公孫法世夫慕義薄頭願請文至
此每廢書昔有為法此方諸云與故鴿飼虎如甘露既滅紫精
數宋洪覺範禪師 嬰曰對出良不虛我恨生勿為其奴侍者有
人曰道呼帶髮裹情非若著巾瓶執侍廿餘載願君翁習泰意
初書定不放時一跌捧頭託命斷經驚筋骨足與師步趨當時
妖言穢毒居奸人傳獄慘虐膚師以弘法就幽拘三負一哭喉

煉誣誰排開閻呼咸亞園中阿師獨見集七月遠龍血淚枯咽
頭上書請出都從師生入出死扶一肩擔天有却無雲也雙往
識語符奉師來歸心事刺乃知侍者真丈夫何以請書神與儒
今人輕薄古道真一握聚咲齊汎竟泰業為腸盤萬紆君父對
面情不輪時移勢換生棄子何暇崎嶇死叛去為此狂顧累教
歟死生緩急誰無虞頻，之黨甚於鸞安得侍者吾相於黃金
易鑄耳青圖誰其說出生可嚙眉毛舢舨雙眼瞿鳩骨微起黃
面腫破初穿袖結末珠珠鉢荷杖得若驅大師數座青帷隔披
襟豁腹颯長頰手撻楊枝露微濡如悲熱惺思被除天生麒麟
真瑞映龍眠革生筆力逾驥寫師像威光儲補侍者麟公摹

為獨環堵復軸鋪侍者渴仰師容與在座在側儼未渝鞠躬其
間師友俱師乎不作友亦祖此肝胆向誰舉金田橫得士五百
祖趙氏之客可寄等自我一飲相乳酥灌頂滴灌皆醍醐其恩
豈止意氣享酬答何有於薄軀侍者拊白嬰或吾師其首肯許
之乎

田侍者為文屏町重贊之極詳大都得於李次公明述予復
述吾町知田召琴川慧日寺比丘古林法屬也名性田古林
迷為師侍者時僅弱冠骨瘦貌古師呼小道人或呼田道父
之不去亦不刺染侍師瓶錫忘其勞苦聲息相應心神會
難離半呼之必惺然而諾絕無惰容田不識字師索卷籍筆

劉必應年而得師欲他往頂笠即行田荷負一肩追隨不後
若豫裝者人皆歎異田於師因有宿緣也造物特生其人以
擁衛師也師入園土田奮臂隨之師逝田馳計江南復北往
奉龕以歸田始難髮為沙門未幾之卒侍師二十年如一日
歷夷險無二心豈特奇人洵稱義士徑山初祖國一欽師有
靈難塚田乃人而靈者尚有顧其塚者吾乎幸藉我文虎以
不朽哉寅仲春當朔七十翁陸其志跋

甬東李次公名麟法名如聞弟次德名驥兄弟俱精於繪事
次德蚤世次公侍大師久深心學佛今年八十餘不廢筆研
津，樂與人講法富書友人多楷軌滿人情今文虎町奉大

師像乃其兄弟合作不易得也志又書

達觀大師舍利讚

釋圓澄

緣生之法無有目無因又因白業生緣熟舍利親無緣對
面如目非色非心亦非我無形無相無方所駐剛一片虛空
有擬步思惟即詰隨五色新鮮真靈異八斛四斗何窮計或得
灰壤或兩烟隨所知量不思議老人行履無他方一味時中思
舍偈了得身心本性空居諸志難如平地往勸人受持者坐
脫立亡等兒戲亦當限數脫歷年自利他終不一舍利
曠劫修養比尋常容易若得見聞供養者即時有種無生位
紫柏大師金身舍利塔頌有序

一切衆教不離七佛偈以為根本最初昆舍浮佛偈之偈偈四
太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只這半偈已得三藏十二部五千
四十八卷千七百則菩薩滿口道出更無覆藏悟之者雖祖師
禪證之者即如來果紫柏大師持此半偈普目衆生若千種心
四十年胸不至席手不停揮為初學人談法相義為父習輩開
般若門為利智報指涅槃心顯法界藏有時當奔雷掣斷衆
流有時帶水拖泥四輪著地隨機赴感未曾一鍼鋒許出得半
偈道場謂法友慈山師道吾持此偈已得句半現前更得半句
了常知自許一生泰學事畢後十餘年師以物知見力慈善
根力向力山劍顯任運遊戲自在神通戒定餘重生身不壞可

謂空假低合心境亦如用四大分解之塵振漢半偈重玄之妙
旨見浮舌相編覆三千持典持者日時寂滅誰謂師非七佛時
造化人廣輪觀面緣性聞名種熟清淨明誨私淑有年甲寅秋
仲辛棄道教增上聞思雖凝復驚濤目不得暇而王印在手斗
柄當失行布圖融莫不消歸半偈獨恨未能得此半偈枯禪消
歸自己長為窮子幸有婆心聊作頌辭充塞諸波最下方供七
金山下羽毛有月色之奇尚足若端毒藥化醍醐之味以此著
根自靈成種或者他生後世不煩半偈阿師眉毛墮地矣頌曰
四大是假亦是真心境不二亦不一兼二為一一亦止即假悟
真者編髮毛爪盡是佛性靈氣動轉轉轉根我說即是金剛

王幻化空身皆與地水火風和合衆明開色空相待提識心
吸攬鏡上痕若彫其一心無兩十方三際本虛玄無相無名無
有邊一切時處入一塵半偈重羅帝經紫栢得此三昧門從
大迦葉示生死來以口先說半偈風林墻壁皆雷音頓滅雪興
文字禪一一衆生毛孔吼去以身先說半偈常與無常俱戲論
了知假合即堅固皮囊劫火恒真於去來中逆順行夢入他
心今覺夢悲智交泰禪教律發輝半偈無有餘義復徑室堵
波師坐其中熾然識佛得即師即偈偏在衆生心想中我從
道編髮髮珠不歷百城持供養傳師半偈即傳衣一切如來月
真孔

萬曆丙辰季秋七日曉舒私淑小子廣瀾優婆塞吳應宿和南謹述

紫栢大師分葬塔頌

永年髫髻時亦舊執持大師瓶鉢憶師嘗指年以示序客曰此後日吳江老道人今距師遷化且當三紀年以親在不敢言者然大馬齒之已踰艾望耆特于道縣未有關耳猶省慙慙報稱無從季高以野草塔記命之繼作年譜首作頌以代鐫銘其辭曰

自幼習聞達觀老漢昆舍倡言孰得向半惟此一身四大假借及其歸還僧制火化風化水化是則好奇與地俱化穴藏因宜浴之以火埋之以地風水憲二又野溪忘于外四大避就攸異踰金石堅獨有舍利師之遺統慈惠至越而雖已冷腸乃猶執宿情新備出殷身血茲野遺留迺其凝結絕後光前三昧火出皮之不存汝得吾骨更有髮僧當湖陸季築塔塔波陶埴瘞瘞分葬因緣子自為記定力所持厯劫靡替願謂小子屬在法孫宜有銘辭表此方墳年謝不敏觀天坐井鵬搏峰下無能見項惟我松陵賔聖間興高峰又浙師更遠承萬曆以還宗教兩盛論復始功師據其勝師垂道誠雙樹復往彼封既周茲分匪競一滴亦海一花亦春莫于此外更覓全身

江南飯信師者始於松陵當時周氏季華子介兩公於弟

弟中為最少今皆八十餘季華公耳目聰明童顏若僊其長公安期名永年為吳中名士志以法脉請銘於安期而以頌應之陸其志書

紫栢大師髮塔記

陸符

髮塔古也佛城度後其僧髮齒爪時與舍利為群弟子分住供養率以寶塔嚴勝其事故髮塔之銘常見於法華諸經後數千餘年而余為紫栢大師踵成之大師嘗有頂髮幾二寸許於剃除次授弟子李次公麟崇禎辛未余從次公請得大師手書大像次公因為余言此像與吾野藏大師頂髮已許補陀住持僧之請送不果而像乃歸子真奇緣也當補陀寺燬於大寺僧如

曜倡議興復遺僧走都門圖復勅建之舊裝回無可計聞大師住澤拓蒲伏往見泣告以其故師曰出家兒頑硬堅筋骨拚一人兩人身命寺可復也已而不踰年終倚大師力得音發帑金勅中使後先智造賜藏勅碑寺復舊僧入都門者三人果及其二其後如曜為住持追師功德欲於寺建一堂顏之紫栢而以像與髮供其中余時喜得此像且心卜師於我真有奇緣髮終當歸我造一塔供之乃始稱今茲未可併請也甲戌冬十二月十七大師忌日設供招同次公然香因告以明年得講業海陽之丹山其地多漆工有手大師頂髮幸施我當為造一塔以成長者與像同舍之志次公即以見授今年乙亥

三月二日奉之出門至武林開丹山門人有來就講業意遂由往湖上特時念塔事無可執一日通昭慶與寺僧素相識者偶談及之僧指其積中為斯尊勝幢曰此得無可乎以余所見聞為斯幢之時有工作精嚴當與逾此金泥赫時有剝脫蓋古物也尊勝幢非大師髮不得以享此奉送幢紐開發不以大師髮奉之直不足與琉璃之器等耳目之玩幢之為幢至今日而真不負其尊勝也余每從大師發一顧其成就動出意表有如此幢者遂傾囊購之雕梓極小塔以受髮於十日納諸幢中以歷法藥封固其底而髮塔之顧私於請像之日者是而歸轉當美普大師自峨嵋歸而阿復至靖涼野而髮歸以次

剃除俱以髮開侍者餘兩鬢今衆聞得祥人一蘆運得其右一微洲得其左有葉航江者特精分少髻髮供養師命從開侍者分好髮一束髮因唱言吾以十方世界為一髮髮誠道全身向何處安吾以十方世界為全身誠道一髮向何處掛終之以偈語曰雲山萬疊水潺湲空塔樓層頂如削嗟乎開公好藏髮鬢已要其人俱隱不可踪跡彼一蘆一微葉航者分得而去其傳持髮髮得失成壞俱不得而知也獨此七十八年老人護持髮髮如護目睛淨湛於海濶龍腥之間髮髮歷歷究竟堅固以因緣法輪之若老人未死之身全以為此髮後死之寄託而大師所謂室堵樓層頂如削者且不作機語會似於微光中照了吾

後後三十二年句角間有嗣法弟子陸符者當為斷髮作一室堵波功德非海上住持僧所能得也其為奇絕可思議也執余本以謀塔得幢不可得幢易塔遂為紫栢髮塔記

志庵師肯為歲已亥尚未以室堵波表之踉蹌迄今丁丑歲始辦甄覽謀於匠氏匠經營胸臆間適宗人自甬東來言宗中有名符字文虎者得師遺髮藏藏古銅小塔志渴慕其人願睹其塔因致書其鄉人自老友李次公驢叔嚮往文虎意文虎於臘月十七日見志書就三日而志舉工成塔于里神交日月還應若有宿約文虎寄我云靈骨有人知得拾莊嚴何地不同宗慈與文虎上世殊異同也志寶片肯文虎贊一

縷髮此念月也撰著工拙雖殊均以塔記為名同也志叔肯因由侍者文虎為田歌像作贊此念又同也憶師生平注證慧性利根男子以為任道之器恨不易得今有文虎師雖不得文見而文虎見解之捷和之度先後及同其能與並則其與師以心相通直接道統志當隨老友李次公後合辭告師進符為末後得法少弟耶謂繼統不繼嗣者其在斯人欽若志等疎徒樹生名符派系延看火者不可望後座也戊寅春仲當湖七十翁陸其志跋

遊天目山還居虎丘講殿若經為雲山居士題自像

釋洪恩

遊遍天目山來坐虎丘石人道是生公我說渾不識雪浪菴中不死人走向江南說消息

題玄壁小像

釋洪恩

少也精神老更朴六度齊修萬緣都息治平寺裡高僧吳江城中和識天上人間任去來輕舉婆娑垂簡力昔同甬心今讀爾筆虎丘披岳山陽聞笛臥坐蒲團尚儼然試問此君是玄壁天隱和尚自讚

箸菴間徒請題

遠山青近水綠兀坐蒲團如枯木箇裡原無半點塵石上苔斑隨觸纖手半綈子都付誰走向烟霞清溪谷凡世先家撥不開

移居佛伊靈人目

密雲禪師自贊

佛音禪人求贊

教我替也不替他人罵也不罵別人若謂是吾像一人那有兩箇樣若謂是吾真一人那有兩箇真縱然真又真像又像佛音佛音於汝分上了不相親一任持去示天下人

三峯藏禪師自贊

七百年來臨濟被人抹殺無地唯有連老无奴偏要替他出氣惹得天下野狐一齊見影嚙吠不如自家打我便是劈脊一掌子喚如生請

聖恩和尚像贊

釋弘成

這個老漢全沒思量似波瀾日朝雲漢拈出先祖葛藤要與諸方爭辯說甚照用同時又道主賓互換惹得諸方一場痛罵道任你三玄三要溪之又溪我只一棒一喝直捷快便一齊喝鼓而攻免使宗門攪亂不肖冷眼看來也是梁生拙箭非但別家相妬自己見緣也悲心今翻轉百皮臂頭與汝一劍噴殺却這個老无奴大家喫箇茶芽羹

三峰大師像贊

劉道貞

臨濟綱宗壁立萬仞去要主賓大細皆鏡生出云家起越群聖機靈代興變傳無盡如汾陽昭如石霜圓雪詞電機波瀾廓然

妙事微音輝映後先垂五百載過風而炎火薪失傳孰慮其灰燼三峰慧照重來如據地獅如戴角虎奮迅頭中莫敢與伍生錢竹篋裡主中主截斷納僧銀盡佛祖被成宗音孤狼野干純無畏長鞭障其狂瀾申條吸秦也侯為韓稽首真師力維艱路見盧頂用魔王印提要三秦訂成定絕知見林取食正命欲滿師真如驢觀井

小雲棲西庄禪師像贊

姚希孟

是一道人圓其顯方其袍婆其心蓋嘗隱于市游戲于奇贏已甘為聖代之逸民矣猛然為法而忘身自投于刀之山劍之林血戰修羅力敵波旬迨其收筆也遂遁迹於天目之岑又不願作

自了漢獨覺乘夏誦等丙舍之南以續宏文師之一燈學無導
者望龍樹之招提以塘板承承焉而一座無縫塔又移植于端
靖先生之墳跡其妙用鳳之矯鴻之真而心不斷者大勢呈
之圓通與補怛洛迦大悲行解脫門其斯為西厓禪師之真

天王寺僧九蓮小像贊

古貌蒼顏眉素髯瘦削同九真之鵲矯捷如三湘之獨作金
湯者七十有二峰之丘壑受供養者三萬六千頃之雲烟一藤
一笠為華官居士之導師一詩一偈結文人墨客之良緣山中
緇衲當以商為襟袖西方公案尚與泰三要提三玄勘爾本
來面目是九蓮非九蓮也

即公畫像贊

張鳳翼

上人玄即者金憲張公習孫負外王公數祥錫也蚤融然尚遠
從緇汎翩，塵尾盡是如來像，詞章都歸般若隨六塵拔三
界乘四等踰八祥晚目圓輪照見本來面目迴假色相救成夢
裏光明何空非真真無不有爰作讚曰

法無二法空不異空玄言既通朗照斯融綠鏡裡相寄塵外聯
托根則鳥衣巷之王謝結果為白蓮社之遠公洗頭在琉璃水
上貯身即鬱金林中但當用銀樹金花供養不須較物情世心
異同

題三際法師像

釋圓悟

二邊三際都不見突出從前本來面不將者因度眾生是則名
為稱瞻漢

題先開山像

此見先峰近錄
開山是指港川

釋通豫

曾拈荳草作金身六十年來面目真千古影堂空寂，更留我
局待何人

自題補釋典小像

顧瑛

至正丙申春正月兵入玉山中予倉卒奉母避地于湖州之商
墓母以二月疾殂火子其地遵母命也即地為壙墓名其村為
桑柘村在大憲寺東三里三月函骨歸瘞綽山故隴東偏白雲
垠曼也時長子元臣以寧海尉水軍正千戶從戎行間奉旨

屬江浙省泰政納驪哈利公提制由蘭陵泛吳區駐兵崇德徙
屯越上而予在隱聞為當道交碑不已遂祝髮廬草屋三間於
墓側扁曰北上蘭若披閱釋氏大藏經典手書補其缺漏者三
百若干卷皆裝潢歸景德寺藏中以全忠孝也畫生倪原道
往來山中聽經回馬茲像以紀予生至元庚戌今年四十有七
春秋也予亦就占五言四韻云

緒經石臺上雪落青松前了知西來意已在定先恒沙不可
數何以談大千佛子自多事立此文字祥是年八月十四日顧
阿瑛謫于北山蘭若時修補壞經善知識汝陽表子英叢東朱
伯盛同寫焉

周母像贊

釋真可

夫禍福之烈莫烈於死生臨死生之際而能超然脫去不為物累苟非生前奉法勤篤而宿具靈根者曷克臻此周母世壽五十八化期將至無大恙示微疾兒女譁然卓不顧化後頂燬如春面容生氣可掬苟非安心持覺海絕塵於樊籠之不易為之贊曰

情之累人世莫返真達情非性有下全神全致用力能轉塵臨死生際氣韵如春簪珥之具化為津梁見者聞者涉險得航柔而能勁匪為欲降漢高之度弱羽之強較彼周母如雲觸湯萬曆丙申十月廿七日可道人贊并引

任隱君像贊

徐學謨

任隱君者款人也而賈於吳其警故無當於上賈而平生輕財好施隨其財至功德無量而性尤嗜佛余往年嘗過槎溪之南翔寺其寺有梁時故殿制極宏敞以歷歲滋久幾頽於廢乃今奕然改觀擬於再造閱之寺僧則咸歸隱君之願力比引入殿後則為隱君所建藏經閣其費總之為金者幾盈二千云先是隱君以好菴之過頗傾其資齊其後經營數年復完其故而息更倍之焉其修因證果若無待於來世者由是而知佛道之未盡誣也寺僧某德隱君甚得藏其畫像以識不忘而為余為之贊曰

其念如，其貌頤，瑩其哲而飄其鬚隆其準而豐其頤凝然而端居何其襟之曠而神之怡若無所于思若無所于為而大倪一動則有求必應有積必施而處，在，安往而不獲其福利之町滋豈其善根固有夙植而中之沃者其外必腴故心，口，一稟於西方聖人之慈悲

是時適有吾邑壞鐘之事為之贊曰

大雄之鐘懸鼓高坐萬室臨之，氣翕鐘後昏不知視如在公徒取諸彼以昇學宮百夫蟻集相率來攻得解其紐驅之而東頭陀束手惟命之共突如來如赫矣千童擁而持之莫當其鋒僣辭毀棄人無不從其末無端其去無蹤胡天胡帝為雷為龍何物憑之者爾其蒙吾聞佛道龍作神通神通廣大響應無窮斯為左驗之穿其達莊嚴顯指隱君之功



吳都法乘十二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周永年撰永年有鄧尉聖恩寺志已著錄是書
皆輯吳中釋氏典故分十二篇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十五
卷

〔清〕釋自融撰 釋性磊補輯

私藏涵芬樓影印日本排印續藏經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宋元明
僧寶傳十五卷》提要

南宋元明僧寶傳序

有傳教則必有傳人有傳人尤必有傳書蓋教者道之所由行也人者教之所由興也書者前人之所由□□□□所由鏡也是以大道瀾淪□□□□得一二人為之眼目猶貧□□□客衣珠亦終於迷惘而已苟得其□□然承當大事而幻軀易盡實行就湮如優曇千年一現後此何由踵□所以儒者勅之傳志論贊以垂來茲其書傳則其人傳其人傳則其教始傳也大慈之入震旦也雖云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然而列祖相承諸宗嗣起其入道之機緣登壇之提唱與涅槃之證據至今猶若目覩此覺範僧寶一編與大川會元同為梵林之龜鑑也自是以降數百年來音微漸邈幻肆融大師者為天童密雲和尚之孫弘覺禪師之嗣志趨剛果機用弘通建光明無畏之幢紫籙之屢常盈瑞雲之竿復暨予時避亂緱城特謁老人山中昕夕咨益倍悉婆心雖經臣之見智海猶多未解而死心之於山谷則真第一相為矣因得披讀所續南宋元明僧寶傳旨深義朗詞

博論該昔范蔚宗謂遷文直而事駁固文贍而事詳舉而似之洪公之後有融翁殆即子長之後有孟堅與末季烏藤白拂蓋觸已極塔銘行實稱述過情乃前傳所編僅八十一人續傳亦不逾九十七人誠慎之也使諸方有所徵信不浮則懸帝網之珠光光互映割師子之乳滴滴皆真紹往開來祖猷重輝豈獨如遷固之以史才見長哉閱丁未秋紫籙一炬老人寢室獨存傳稿亦飛入竹林獲兔信手弘教苦心為龍天八部護持而其人其書之傳固當無盡時矣謹暨手為之序

康熙丁巳孟秋望日佛弟子閩莆林友王和南題於瑞雲之禪月峰

南宋元明僧寶傳序

人以文傳文以時貴其時為人不可忽之時其文為時不可少之書廣潤幻肆禪師常續南宋元明僧寶一傳是矣予因受政緱城間嘗私取而觀之其書時之法以宋室南遷禪林利竿亦俱南指初政和間有

國者崇道而抑佛。自稱道君皇帝。以天下僧流蓄髮加冠。號爲德士。居道之右。及道君蒙塵。佛教復遭北金兀術魔滅。凡在北叢林。無不穢辱焉。然幸禪宗知識早圖南隱者。若不聞也。斯傳始自建炎丁未。歷畢宋世。應元主運而再興。又畢元順。遜代明之高帝。成祖昌隆法域。而沿流不止于順治丁亥。共五百二十一年。非人之不可忽時乎。書人之法始是。佛燈珣蓋珣入寂于南宋之初。乃至虎丘大慧密菴無準中峰海舟密雲悟雪。嶠信爲臨濟一宗。以弘智真歇自得。暉全一溫天童如淨雪竇無印壽昌顯聖博山來輩。爲洞上一宗。其斷橋雲門兩宗。無不錯綜其間。非時不可少之人乎。以人若此。以時若彼。其傳志之于功。與獲麟春秋鐵函心史。今古同揆。皆感時憤事。不得已而作之。大有關于道法之替興。宗緒之絕續。爲不刊之書也。豈時節人文可同日語哉。予特序之以徵其志。且表其功云。

古閩霍童崔秉鏡

南宋元明僧寶傳序

祖道東來。不立文字。正法眼藏。以心印心。如一燈傳燈。燈續焰。世俗未免有起而疑之。仲靈嵩禪師不獲已。乃撰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上之有國者。輒頒信於天下。由此綜集傳燈之書。疊疊間出其文。不一且繁。譬猶西竺分律部之爲五。合而元之本乎。一禪師大川撮諸綱領。燈會其元。會元之出。燈史定矣。燈史既定。則所有言句。莫不起疴拯溺。更何疑滯而不氷泮乎哉。又覺範洪禪師嘗述僧寶傳以爲載之空言。莫如見其始終行事而深切著明也。自嘉祐至政和。據師座者垂千輩。僅八十一人入其章次。其文核而精圓。而勁合。撒語之則諸綱目。無有弗備。所備者。祖師大統不易之道也。逮洪公之後。建炎以來。惟濟洞二宗。法化於世。適明季英靈一時杰出。復有繼續統燈之刻。出焉之刻。出其近古之參差疑滯。似又莫能釋而定之何也。其未有得於川之融覽。洪之博綜乎。否則猶有所待而後定之乎。如近刻以海舟慈先參萬峰暮齡方謁東明。岳蓋萬峰謝世于洪武辛酉。慈於

洪武甲戌年始生蜀之成都余氏投大隋山出家名
 永慈年二十八東謁岳得法後陸沉牛首晦跡全焦
 四十四歲開法東山閱三載岳公召岳以衣偈差東
 明住持明白菴遂至東山近刻以海舟名普慈出常
 熱錢姓脫白破山年七十餘方見岳訛哉明矣或字
 經三寫焉焉成焉與或別有所出同其名號者耶余
 以此質之大方俱以近刻爲然復請天童吾師弘覺
 志老人吾師出智瑄智璽所立海舟永慈禪師道行
 碑示予予疑始決第不敏因探考宋建炎以至明末
 五百歲尊宿不可唐捐之實錄將成帙付弟子性磊
 令拾遺補輯共九十七人目之南宋元明僧寶傳俟
 命世賢明削而定之余何敢專焉繁縟沙門自融自
 序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目錄

卷一

此刻不論宗系惟書法化時代始自建
 炎丁未至順治丁亥凡五百二十一年

佛燈珣禪師

圓通眞際止禪師

智通深禪師

補性空普菴主

卷二

補祖奇二首座

或菴體禪師

補宏智覺禪師

卷三

虎丘隆禪師

補大慧杲禪師

補育王裕禪師

補華藏權禪師

卷四

補道場辨禪師

慈化普菴禪師

補瞎堂遠禪師

卷五

密菴傑禪師

補華藏民禪師

龍牙才禪師

補龍翔竹菴珪禪師

護國此菴元禪師

補文殊道禪師

眞歇了禪師

應菴華禪師

徑山大禪明禪師

補道場全禪師

補烏巨雪堂行禪師

天竺仙堂仁禪師

湖隱漢願書記

育王堪禪師

補徑山印禪師

道林淵禪師

白楊順禪師

徑山塗毒策禪師

卷六

松源嶽禪師

淨慈雲禪師

靈隱善禪師

龍濟登禪師

淨慈自得暉禪師

北磬簡禪師

卷七

徑山無準範禪師

別山智禪師

淨慈斷橋倫禪師

徑山冲禪師

天目禮禪師

天童如淨禪師

補輯

卷八

上都華嚴全一溫禪師

北平慶壽簡禪師

徑山高禪師

靈雲錢牛定禪師

說堂闇禪師

匡廬一山萬禪師

高峯妙禪師

卷九

中峰普應本國師

仰山佛智熙禪師

笑隱訢禪師

雪竇無印證禪師

斷崖義禪師

卷十

元叟端禪師

石屋珙禪師

徑山虛舟度禪師

孚中信禪師

楚石愚菴夢堂三禪師

古梅友禪師

卷十一

伏龍千巖長禪師

補輯 龍池寧禪師

補輯 金壁峯禪師

補輯 烏石愚禪師

補輯 古鼎銘禪師

天界金禪師

性原明禪師

卷十二

補輯 雪峯逆川順禪師

萬峰禪師

虛白岳禪師

東山海舟慈禪師

補輯 福林度禪師

瑞巖恕中愷禪師

補輯 松隱茂禪師

卷十三

補輯 斗峰璋禪師

季潭渤禪師

天界慧曇禪師

補輯 海門則禪師

雲居杲菴莊禪師

楚山琦禪師

卷十四

隨州龍泉聰禪師

笑巖寶禪師

補輯龍池幻有傳禪師

補輯幻也慧禪師

法舟濟禪師

補輯敬畏空禪師

壽昌經禪師

卷十五

博山來禪師

湛然澄禪師

天童密雲悟禪師

磐山修禪師

雪嶠信禪師

拾遺忠州聚雲吹萬真大師

南末元明僧寶傳目錄終

南末元明禪林僧寶傳卷一

紫蘊山沙門自融撰 門人性磊補輯

閩莆林友王較訂

佛燈珣禪師

禪師名守珣號佛燈出吉安州施姓巨族早歲棄家得道於太平佛鑑慙公珣初參廣鑑瑛不契竟謁佛鑑佛鑑孤硬難入珣乃封其衾而矢曰此生不悟不展此也於是晝坐宵立逾七七日夜體甚適佛鑑垂語曰森羅萬象一法所印珣踴躍便出法堂即投靈雲見桃花頰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鏡君更有遮天網透得半關即便休佛鑑曰如何是靈雲不疑處對曰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曰玄沙道未徹在那裏是未徹處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佛鑑喜之會佛果至鑑稱珣見處穩實且曰此子自治嚴刻密室如對大賓後富有造佛果伴諾乃私招珣遊山偶到一潭佛果推珣落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珣對曰潭深魚聚見後如何珣曰樹高招風見與未見時如何珣曰伸脚在縮脚裏佛果乃大笑

宣和改元詔佛鑑住蔣山。佛果移書與鑑必以珣首蔣山。案由是湖海知名。建炎間住天聖開堂時。內翰王公問三聖逢人則出話。珣笑曰。公曾閱詩否。曰。館務之暇。何所不覽。珣曰。詩云。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王公乃大稱珣於朝。待制潘良貴嘗以南泉斬貓話請益於珣。珣曰。如今士夫說禪說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似將錢買油。燃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貴領旨後。以居士身弘珣之道。珣遷何山。晚居天寧。每憐學者根器不妙。委曲援引。如瓶瀉秋河。間有竊議不遑恤也。嘗舉婆子燒菴話。曰。大凡扶宗立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宛有丈夫作略。二十年荏苒。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箇俗漢。知幾泊手巧。盡拙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又舉瀉山一日見壁火。乃問道。吾還見火麼。曰。見。曰。從何處起。曰。除卻經行坐臥。請師別致一問來。瀉山休去。乃曰。連天野火了。

無涯起處。猶來辨作家眼裏。瞳人雙翳盡。面前徧界絕空花。道吾老也堪誇。且道畢竟從甚處起。及水僧歸林下寺。待船人立渡頭沙。有僧問賓中賓。珣答客路如天遠。候門似海深。賓中主珣答。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主中賓答。相逢不必問前程。主中主答。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人。僧曰。向上宗乘。又如何。珣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又嘗謂衆曰。兄弟若有省悟處。不拘時節。須來露箇消息。會雪夜有僧直扣丈室。珣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威儀不具。僧顧衣被。珣便逐出。紹興甲寅。從天寧歸鄣南。告寂侍者請遺。偶珣曰。不曾做得。卽逝火浴。舌根不壞。塔於寶應院。珣初在廬山。日有僧彥威。冬月用荻花絮紙衣。珣見大瞋。曰。你少年。輒求溫煖。如此豈有心學道耶。威大驚。退問兄弟。時堂中有荻花衣者。纔三四人。皆年七十餘矣。

贊曰。佛燈於七七之際。頓了大事。圓悟尙剝啄之何也。如海底珊瑚。不以鐵網舉而出之。焉得珍灼於人間。世哉。然佛燈以清簡之風震一世。足徵其源亦不

愧也矣

圓通眞際止禪師

德止禪師者世居歷陽金紫徐閔中之季子也法紹
寶峯闡提照禪師照爲簡州人妙齡遊方謁芙蓉楷
公於大洪有得而去及楷公辭大觀之詔而嬰難照
自三吳急趨從之於途中大悟楷公遂以投子之議
而系照是照與丹霞淳輩爲伯仲淳之視師猶子也
是師與眞歇了宏智覺又雁行焉師生十歲不肯知
書多私夜坐喜公晝寢其父戲目師爲懵然子然師
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出語間合聖語其父又鍾愛之
異於諸子嘗稱於門客曰吾懵然不懵也師弱冠夢
異僧授偈四句已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其傍
所載卽向夢所授之偈也自是持念不忘一切世典
過眼卽罷之年二十隨父任漕西洛每閉關凝坐或
連朝不許進食人俱怪其所爲一夜擬吹燈就寢忽
大悟連吐數偈其一曰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
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者裏已天明於是嘯
歌自若人益怪之其父欲授師世職師固讓於從兄

◆新羅

乃告父曰某方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剃頭於名
利場中遂力求出家其父知師志決不可以章綬綰
也乃旌師祝髮具苾芻戒遊方數載名振京師政和
間機投闡提照公於楚南宣和三年辛丑徽宗皇帝
以眞際師號賜之壬寅適江州圓通席虛朝旨以照
補之照辭圓通而居潯潭師遂應詔代主圓通圓通
當匡廬之名刹諸山耆德尙未足師名領院日俱往
觀之陞座拈提衆耳皆聳其語曰山僧二十年前兩
目皆盲了無所親唯是聞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
輪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不徧之處籌策萬端終不
能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亂湧
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處作計較見
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窠臼正如是間忽遇著箇多知
漢問道莫是要見日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
卻徵宅道那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諸
仁者好箇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床上佛陀耶又曰
昨夜黃面瞿曇將三千大千世界來一口吞盡如人
飲湯水踪跡不留應時消散當爾時諸大菩薩聲聞

羅漢及與一切衆生盡皆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
儼然觀見。雖然得見。渺渺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
出頭沒諸人。且道是甚麼消息。若也簡點得破。許你
頂門具一隻眼。師住圓通。今古法門所積之廢。無不
備舉。而整頓之。然以身度人。使人易行。矯清竇高之
條。師弗取也。選職任事。以德不以才。嘗嘆曰。寧缺人
而廢事。過在一時。若能事而敗化。則遺臭萬世矣。以
故禱子游泳於圓通。如魚相忘於江湖。南宋紹興五
年乙卯。示寂。闍維烟燄所及。悉有設利。諸方稱師身
後佛事。與寶峯照公皆乘大願而來者也。照公先於
建炎二年示寂。其闍維亦得設利無數。舌齒不壞。師
之設利塔於司空山。分空疊石。原照公設利則塔勸
潭之西峯矣。

智通深禪師

禪師名景深。台州王氏子。幼喜林泉。不樂城居。每翫
名山。圖誌恍若身游。年十八。竟走紫籐山之廣度院。
求度於德芝沙門芝。愛其標幟不凡。卽爲披剃。廣度
爲東南禪窟。瓢笠挂搭者不絕。深輒聞少室宗風。辭

芝行脚芝難之。深泣告曰。日月迫人。速如轉轂。生死
事大。敢自放乎。芝憫而遣之。深出嶺而心誓曰。此去
若不發明大事。以報四恩。非鬚眉丈夫也。遂扣淨慈
象之室。象或垂問。深便依理而默解之一日。聞象怒
叱諸禪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深悚然束包
而去。西入勸潭。謁闍提炤炤。炤有條約。凡僧來勸潭。須
隸名行單。半載方許告香。深犯其禁。直剖已見於照
公。楊下照曰。此事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
玄路。不涉正偏。盡卻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
自緣分。深頓領旨。炤大喜。乃擊鼓告衆曰。闍提大死
之道。深闍黎得之矣。汝輩宜依之一衆大驚。爭識深
面。以故叢林共稱深爲大死翁。建炎初。出領興國軍
之智通寺。紹興壬子。還台住寶藏殿。因事民其服深
恬然不辨。順受之。有司知深有道。奏還僧衣。時智朋
禪師新從清涼退居明州瑞巖。聞而嘆曰。嗟乎。不陷
於榮。不逃於辱。寶藏法兄。真得勸潭先師之道矣。我
芙蓉師翁之風。不亦大哉。適明守挽朋再赴清涼。朋
一笑書偈付使者曰。相煩端使入烟霞。灰冷無湯不

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難教枯木再生花。遂歿深聞
勸之。乃上堂曰。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去無痕。如何
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羶羊。絕跡蒼梧。月鑲丹鳳。不棲
所以道。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若如是。去
住無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
相忘。觸處玄紹興二十二年壬申三月十三日。深爲
衆小參罷。便告寂有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
紅焰。千足萬足。雖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竟
斂目而逝。深自復僧衣。其陞堂入室。提唱宗旨。切切
無虛日。有僧問正中。偏深答黑。面老婆披白。鍊偏中
正答白。頭翁子著皂衫。正中來答屎裏翻筋斗。衆中
至答雪刃龍身。不自傷。衆中到答崑崙夜裏行。僧曰。
向上還有事也。無深曰。捉得烏龜。喚作繫乞師。再垂
方便。深曰。入山逢虎臥。出谷鬼來牽。曰。何得干戈相
待。曰。三兩線一斤麻。深之道。眼精明。機用自在。於寶
峯門下。稱賢肖焉。

贊曰。芙蓉之後。異苗蕃茂。而闡提炤公輩。可想也。其
門弟德止禪師。不假師授。神悟絕倫。傾當世有國者。

時稱爲太陽再世。不謬矣。至於景深禪師。則炤公獨
提獎於人天衆前。師資緣會。夫豈偶然哉。及其弘道
而榮辱喧天人風。確不可撼。在往哲有所不能。而獨
能之。非深得屬提三昧者。其可得歟。嗚呼。二師於諸
樂並作之際。而大振黃鍾。則遠錄公之功。政未替也。

龍牙才禪師

禪師名智才。姓施氏。舒州人也。進止勇猛。有囊括之
志。斷髮爲大僧。趨最上乘。遂得旨於佛鑑。勲公公補
太平時。衆多務繁。才自典犂。一衆仰焉。又謁死心
禪師於黃龍。死心輒拈百丈。瑩狐公案。以徵才。才遽
對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轅中泥曰。死心長
老死在上座手裏也。才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
曰。如何是無差底事。才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領下珠。
死心便打才拂袖趨去之。死心後知。乃嘆曰。太平之
風果不寂寥。政和初。佛鑑自太平移智海。才造省佛
鑑。以智海之衆。命才首之。才辭不就。乃隱巖麓。佛鑑
遷蔣山。才又造省。時珣禪師爲座元。有僧以女子出
定因緣。請珣批判。珣曰。瞿曇身心如泥。女子肝腸似

鐵文殊食尋鍋子。罔明緣來著楔。歷觀大地衆生。不解閉門作活。不動干戈。建太平雨。過春山如黛。潑其僧不領。乃請決於才。才曰。女子文殊與罔明禪徒。畢竟如何。委除非格外妙投機。始信波濤元是水。僧有省。珣笑曰。須是我才蘇嚕始得。才居嶽麓時。因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拈才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才曰。蘇嚕蘇嚕。故叢林稱爲才蘇嚕。云才遷潭州龍牙。龍牙有衆數百。不以聲色而出入提揭。如左右手。均勞逸。預險夷。木榻之側。片笠不完。禪徒飮染其味。昂昂自若。一以胎風雨。穀之舌。敲唱玄猷。故居十三載。如一日。有語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卻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即經行。困即歇。若也未會。兩箇鷓鴣扛箇鷺。紹興間。退居雲溪。忽集衆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尙無有甚虛空可覓。衆大驚。攀戀之。至二十三日。又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花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良久。喝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竟長往火浴。收五色舍利塔於本山。

贊曰。佛鑑嘗謂才公云。住持有三訣。見事能行果斷。三者缺一。則見事不明。終爲小人。忽慢住持不振矣。故才公開化二十載。衆敬畏之。如羽族隨鳳。懷其德。也是時死心善罵天下。聖縮獨於公。則嘖嘖延譽於不衰。豈徒然哉。

性空普菴主

禪師妙普者。字性空。漢州人也。公性少緣飾。好面折。人能與公游者。始終皆播令名。公嘗以短策荷敝衲。歷諸名山。不喜同衆挂搭。或宿古廟。或寄閒房。有以耐叢林而諫公公爲諾諾而已。及見死心於黃龍。乃折策堅依之。竟得黃龍之旨。死心獨奇。公公慕船子。遣風辭抵秀水。結茅青龍之埜。吹鐵笛自娛。愛發新聲。嘗歌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尙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又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窮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峯。建炎初。徐明唱叛道。經烏鎮。恣殺鷄犬。絕聲公憫之。乃曳履獨往。或以

險難止。公公曰：「隨緣赴感，吾之願也。」賊見公偉異，疑心跪伏者，執問來端。公曰：「吾乃禪者，欲抵密印寺，豈有他哉？」賊怒欲殺公，笑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去，何以怒爲？」願施一飯，以爲送終。賊意稍解，授以肉食。公如常應供，出生畢，乃曰：「執當祭我以文。」賊相笑，顧不答。公曰：「吾自爲之。」賊復相笑，遣以禿筆。公起大書於空壁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二十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尙囊字勢飛動，數壁俱盡。遂舉筋飭飯，食賊徒爭視，大笑。公食罷，復高聲招曰：「來來！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又大呼斬賊，賊大駭，異令衝出之。

烏鎮盧舍獨全公之惠也。道俗聞益飯，仰以名利致公，不顧或說公從上付託之重，公輒以鐵笛揮之，紹興庚申，命造大盆，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持笑曰：「風流老子，灼有商量。」壬戌持至，見公尙存相敘歡甚，占偈嘲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餒魚驚，去不索性去，只管向人說。」公笑曰：「惟待老兄證明耳。」令告四衆，衆集，公爲說法，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墳，撒手便行，不妨快噫。誰是知音？船子和尙，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弄笛順潮而下，縑素隨至，不可勝計。望欲斷目，公取寒犀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引聲拍掌，長歌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踪跡處妙難量。真風偏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後三日，灘頭跌坐如生，四至爭往迎歸，留五日，異香不散，闍維時有二玄鶴徘徊空中，得舍利大如菽者，莫計塔於青龍，其尺牘片言流播人間，珍如珎璧。」

贊曰：余考建炎之擾，高蹈物表，不無其人。普公直隱

不測之學。因機示教。布置節次。毫忽不亂。此其智力。願力可稱。兩足矣。惟願末追慕。船子雖釣盡清波金鱗。不遇而公之慈風凜然在也。

龍翔竹菴珪禪師

禪師名士珪。號竹菴。蜀郡成都史氏子。乃龍門佛眼遠公之高弟也。說法於江南浙閩諸大名坊。珪有密行。喜推獎人士。一與珪接者。皆成美名。珪初依止於大慈沙門宗雅。研究楞嚴而雅亦僧杰也。默察珪器度宏。大意欲珪南詢。乃盛贊真歇之為人。蓋歇未出蜀時。亦習講於成都大慈珪味其指要。講謁諸名宿。雖經賞識。未嘗所禮。晚登龍門。擬以平時所得。舉似佛眼。佛眼知珪命典堂司。不得辭。珪以未伸所解爲悶。幾入方丈。多遇高菴正堂。輩在焉。高菴正堂時稱明眼。珪慚乘間問曰。絕對待時如何。佛眼晒曰。如你僧堂中白椎相似。珪不領至晚。理前問。佛眼睡曰。閉言。珪背汗淋。踵弗吐一詞而出。因嘆曰。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吾蜀周金剛不謬矣。政和間。開法天寧。浩歸湖海。馮濟川

嘗以珪之玄要。頌舉似妙。喜妙喜稱之。及濟川除給事。珪同日受詔住雁山。能仁時稱佛眼。門下表裏二檀樹焉。真歇居江心寺。有大名聞。珪將至。恐東甌未廓所見。乃過江迎珪。大展九拜。以誘甌人。珪未視。象有嫉者。深夜縱火。能仁燬盡。珪於故址結茅。乃示衆曰。愛閒不打禾山鼓。投老來看雁宕山。杰閣嶽樓渾不見。溪邊茅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未幾能仁復成初寺。燬隨珪之衆多背去者。寺成復歸。或曰。彼彼以成敗事師。非義侶也。請勿收錄。珪曰。不然。境風所飄。力未无也。若棄之。豈慈攝之義哉。真歇移徑山。珪補江心。江心有僧久居閒房。不預參列值。珪陞座。攬衆出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珪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未審意旨如何。珪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珪曰。靈俐。僧只消一箇。珪乃曰。馬搭鞍。驢推磨。靈俐。僧只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祖意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其僧脫然終其身。不露姓字。珪後住閩之乾元。有慧溫入室。珪曰。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

遠道將來溫有省。大笑起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呵風。昨夜前村猛虎。戲殺南山大虫。珪諾之又移居鼓山。進院至三門德昇。把住問曰。國師不誇石門句。請師速道。珪震聲喝之。昇亦領旨。珪既年老。罷上堂。惟臨軒隨機不計。旦暮而已。以紹興丙寅七月晨起沐浴。陞座。命聲鼓集衆。衆方集。珪顧視左右。就法座。泊然坐化。茶毗舍利無數。送者均得之。塔於鼓山。贊曰。竹菴以魁梧奇偉之姿。剌染即受知於宗雅。遊方復際遇於龍門。及行道又逢真歇而襲之。輒與高菴正堂輩齊名。海內噫其所。謂獅子乳得器有以哉。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一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二

祖奇二首座

黃龍曰。道如山愈升而愈高。如地愈行而愈遠。學者卑淺盡其力而止耳。惟有志於道者。乃能窮其高遠。其他孰與焉。悲夫。衆生之見。以形影爲高。以肝膽爲遠。遠則生疑。高則生慢。慢疑之疾。癰於胸次。所以與道日劫相遠。故大慈示現。始假之以名。終昭之以跡。然名忘則形影之山非高。實跡則肝膽之地非遠。俾血氣之屬。莫不一貫而歸之。且名跡又安可少哉。達士則不然。若華亭白丁。日擾憂於烟波。渚月之間。投之者有夾山。至於城隅破院。一語之下。識老僧而終嗣之者。清涼也。又若貫首座。單丁三十載。至今聞其風。莫不高山在。仰嗚呼。豈盡必萬指圖邊。始稱有志於道。而後定向往哉。余輯傳見有宗振首座者。出昭覺之門。嘗書壁云。住在千峯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落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味其語句。蓋龍山大梅之儔也。惜後事莫考。不可得而傳。惟祖奇

二首座能窮山地之高遠耳。倘所謂有得於道者。非耶。傳曰。道祖首座者。成都人也。縉裘敝履。健於遊操。鄉音見圓。悟衆笑之。然悟愛其品。堪任大法。乃以卽心是佛。話上下。鞭策之。祖忽開悟。於是出語驚人。人莫測也。一日。圓悟白衆。以祖爲堂中第一座。衆竊議曰。老漢大有鄉情。在祖輒爲衆入室。聘其石光電閃之機。素稱強項。魁杰者。皆爲失色。尙餘二十許人。祖驚擊案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左右。無對。祖擲下拂子。奄然脫去。衆大驚。亟聞圓悟。悟至。召曰。祖首座。祖張目視之。悟曰。抖擻精神。祖點首。竟長往矣。

世奇首座。亦成都人。常隨佛眼。和尙其慈祥博厚。爲衆所仰。眞參實請。不問寅昏。佛眼每嘆曰。若奇闍黎。可謂晚季之精進幢子也。奇既得旨於佛眼。佛眼命奇首衆於龍門。奇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鍼刺眼。毫髮有差。睛則破矣。願盡未來際。生居學地。而自煅煉佛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原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每與宿禪盤桓。結處一語。釋之。佛

眼益爲嘉嘆。一日。集衆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祇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良久。震威一喝而終。自是之後。宇內禪社。常追繹二首座之風。以率衆焉。

贊曰。建叢林立。宗旨獨掌。委不浪鳴。自我本師能仁分座於多寶世尊之後。其激揚法化。爲人天眼者。斑斑較著焉。今觀祖奇二公。以去來自在三昧克壯一代宗猷。豈偶然哉。或以九峰侍者之機。而冒按之。所謂夜郎王初具君臣。不知漢大也。

護國此菴元禪師

此菴禪師者。東甌人也。出張氏名景元。元以妙年謁圓悟勤公於鍾阜。公卽許元入侍。時悟公左右皆顯名宿德。元與之抗。或議其少。叢林公不顧。然元不離公榻下。洞徹玄旨。機發觸衆。有訴於公公。笑曰。我家聲頭侍者。汝姑避之耳。自是衆憚其鋒。靖康改元。圓悟歸蜀。元辭還。浙悟公曰。向去有。同你作麼。生元拊傍僧背曰。和尚問你何不抵對。公大笑曰。我有些子禪。被元聲頭一布袋盛將去也。叢林又共稱爲元。

布袋云圓悟乃題小像而付元曰平生只說聾頭禪。撞著聾頭如鐵壁。脫卻羅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鎚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元既受囑。鏤彩埋光不求聞達。耿龍學守括蒼。因閱圓悟錄。得元之爲人。時南明虛席。遂遣使物色之。至台之報恩。獲於衆中。迫授南明之命。衆尙啁啾無信。可意有僧問曰。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元曰。八十翁翁。嚼生鐵。進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曰。須彌頂上。浪翻空。報恩方丈古禪師。乃靈源高弟。深駭異之。卽推崇元。勉應其命。元受請。曰。古公先引座。舉白雲。見楊岐。岐舉茶陵悟道公案。請元批判。元乃陞座。曰。諸禪德。楊岐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岐老漢。都在架子上。將錯就錯。若是新南明。則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錯過。雖然。覲面相呈也。須一槌打破。舉拂子云。還會麼。基逢敵手。難藏拙。詩到重吟。始見工。於是海衆聞風。奔集南明。南明開堂。曰。僧問。昔年三平道場。重興

是日圓悟高提祖印。始自師傳。如何是臨濟宗。元曰。殺人活人不眨眼。目前抽顧鑑。領略者還稀。如何是雲門宗。元曰。頂門三眼耀乾坤。未舉先知未言先見。如何是滄仰宗。元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如何是法眼宗。元曰。箭鋒相值。不相饒。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如何是曹洞宗。元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僧曰。向上還有路也。無曰。有曰。如何是向上路。元曰。黑漫漫地。僧便喝。元曰。貪他一粒米。失卻半年糧。又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麼物。元曰。無孔鐵鎚。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也。元曰。莫妄想。又問。三世諸佛。說不盡底。請師速道。元曰。眨上眉毛。乃曰。威音王已前者。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者。隊漢落二落三。而今者。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麼。舉拂子云。咩咩。又曰。梵干鳴。師子吼。張得眼。開得口。動南星。蹉北斗。大家還知落處麼。金剛塔下。蹲神龜。火裡走。又歷應仰山。連雲諸刹。晚遷天台護國寺。寺久廢。元樂而新之。紹興丁丑。輒請西堂應菴禪師。首衆

以後事囑之俄頃握右拳脫去年五十有三坐三十
五夏茶毗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無少損塔於寺東
劉阮洞前松窓居士錢端禮聞訃乃喟然曰吾師何
獨行也適平田簡堂禪師并瑞嚴國清二主人至禮
與詳敘遂且送書語別之置筆顧曰先師握拳而去
禮坐去好臥去好簡堂晒曰一去便了理甚坐臥禮
合爪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正坐斂目而逝簡堂名
行機後住國清或菴住焦山而元公之道大弘焉

或菴體禪師

或菴禪師名師體台州羅氏子也師事此菴兄事簡
堂簡堂既得契證因密言於此菴曰體公他日十倍
於某願和尚憐之此菴默然自是護國諸役皆遣體
任之體勇於謀道雖百冗終歲未見喜愠之色忽微
旨於此菴一喝之下乃投頌曰商量極處見題目途
路窮邊入試場拈起毫端風雨快者回不作探花郎
此菴密書片紙而付體曰老壽開花佳火結子體乃
匿跡天台居無定所崖穴之士率得法利丞相錢公
象先遂以天封招提勉令應世體宵遁去錢公深爲

太息乾道初遠公瞎堂住國清因見體題圓通像贊
曰不依本分惱亂衆生瞻之仰之有眼如盲長安風
月貫今昔那箇男兒模樣行驚喜曰不謂此菴有此
兒耶徧索之得於江心寺固於稠人中請充第一座
僧問體曰一種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
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如何品弄體曰鐘作鐘鳴
鼓作鼓響叢林雜然稱善瞎堂遷虎丘體就省道俗
聞體高風力以覺報爾若延之覺報舊名老壽菴體
忻然來就以爲此地符先師所識體初住老壽禪子
難構瞎堂嘗謂體曰人之才器自有大小誠不可強
故楮小者不可懷大梗短者不可汲深鵲鵲夜撮蟲
察秋毫畫出瞋目不見丘山蓋分定也於是體別展
機宜以歸來學室中常摩挲苕帚柄問學者曰依稀
苕帚柄彷彿赤斑蛇學者擬議輒舞苕帚柄駭之有
老禪請其旨體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蒼僧傳至
虎丘瞎堂曰者箇山蠻杜杓子放拍盲禪治你那一
隊羣狐精體聞說偈曰山蠻杜杓得能憎領衆匡徒
似不曾越格倒拈苕帚柄拍盲禪治羣狐精瞎堂知

之大笑而已。晚移焦山上堂。舉臨濟四喝話。乃召衆曰。者箇公案。天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分明註解。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咄。如何是踞地獅子。咄。如何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咄。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話長老也。理會不得。又曰。道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生三。聚間紫燕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虫怕喫生人膽。有若無實。若虛爭掩。龍明月珠。是則是。祇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麼生。道肚無偏。辭病不怕冷。油鹽拍禪床下座。又雲。水率以十智同真。浩浩商量。體曰。朝暮三四豈良。狙哉。乃大書於僧堂曰。陽春白雪。非難和。藻鑑水壺。豈足觀。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關干。有居士愛問諸禪曰。夫婦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卽是證母。卽是江湖對者。不滿其意。體寄以語曰。小出大過。居士從此。

不問話。淳熙己亥八月。示疾。召衆言別曰。先師結子之讖。今其時矣。衆涕淚不已。體揮其手。復彈指曰。鐵樹開花。雄鷄生卵。七十二年。搖籃繩斷。遂趨寂。先一日。手書并硯。寄別侍郎曾公。逮曾公奔至。以偈勸曰。翩翩隻履。逐西風。一物渾無布袋中。留下陶泓將底用。老夫無筆判虛空。

贊曰。千峯合嶽。嶽影自崇。萬籟靈秋。秋光自迥。蓋理之必然也。願瞻堂索或菴。於寂寞窮海之心。豈閒相識哉。然或菴一出。天下英靈霍然。左袒揆厥所繇。聲頭之禪峻矣。乃其後棄與瞻堂。遠公齊鳴。豈非漢家子弟。盡隆準乎。

文殊道禪師

禪師名心道。眉州人也。生徐氏。性剛毅。矜氣節。施德於人。使人不知。赴人之厄。如救已溺。然厭世法。布青芒鞋。出入古招提。意趣純一。苦行頭陀。也以三十歲出家。自恨其晚習。教參禪。寒暑衣不解帶。遂爲佛鑑。勲禪師之長子。裏守墓。其節操。請主天寧。解包之曰。一拂臨軒龍象。不啻子來。後遷常德之文殊寺。宋道。

君皇帝宣和初。尙方術。敕改僧爲德士。天下禪林利竿易號。一時我諸老宿。皆結舌而遜。惟道公與祖鏡英禪師。受詔英仍住太梅道。仍住文殊人讓之道索。髮加冠陞座。曰。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爲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髦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卽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爲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髦。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羣仙聚會。共酌迷仙。斟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基布軒前妙著出神仙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卻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英公則恣筆注老子以進道君。道君嘉悅。命頒道藏流行。乃賜英冠珮壇語人復議。二公爲佞。次年復僧道公陞座。曰。不挂田衣著羽衣。老君形貌頗相宜。一年半內閉思想。大抵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

量年代正在於茲。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鑄鉞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剃。實謂寒灰再煖。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顏綱。迷仙酌變。爲甘露漿。步虛詞。番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藉手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箇。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英公獨不改服。仍冠珮。逍遙山居。大梅人益議之道。聞而嘆曰。大梅老真不忝雲門之裔也。後果於南宋紹興間。擊鼓集衆。捐冠珮。象簡於地。乃露頂披伽黎。拈拄杖說妙法。竟擲下拄杖。斂目而逝。英公九峯。爲雲門六世。道居文殊既久。時南北烽燹。競發宇內。叢社率苟簡安衆而已。道獨不然。有以翰墨隨身。常嘆詞之或問其故。道嘆曰。嗟乎。取捨情存。是非關亂。行未一尺。說便一丈。不足取信於天下。使血氣之屬。偷心不息者。皆此輩也。而握

造化之柄能辭其實乎言訖清然建炎三年春示衆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請南避之道叱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哉賊至道端坐木榻若不知賊疑舉槩殘之血皆白乳賊衆大駭引席覆之及靖火化顧不少異香烟如雲門人慧方聞道嬰難則隱於潭州不肯應世其繼文殊席者乃思業也業世爲屠宰因靈猪忽徹心源棄刀走文殊呈偈曰昨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道公笑曰你正殺猪時見箇甚麼業作鼓刀勢公領之

贊曰戈矢播廣長之音樂說殊勝之法處違常順履險常安道公得之矣公詞華閑放望蓋天下不許參徒曉曉輸墨蓋亦三折股而知醫者乃云學道所以了生死豈虛言哉又與大梅脫印同文所謂其利斷金也

宏智覺禪師

禪師名正覺姓李氏李氏爲隰州善友覺公生則肉

環特起於臂蓋其母孕時夢感之徵也七歲日誦數千言佛陀遜禪師見而大異以法室祥麟記之又四載公果得度年十八遊方決誓而行親友俱賢之遂依枯木成禪師於香山香山多佳士成獨器公公受嚴折不發聞誦法華經有省卽陳所悟於成成指臺上香盒曰裏面是甚麼物對曰是何心行曰你悟處又作麼生公畫圓相呈之又拋向後成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曰錯成曰別見人始得公諾諾而去造丹霞時丹霞淳禪師居焉淳爲芙蓉楷之子措嗣投子青青嗣太陽玄玄公神觀奇偉慎其付授年至八十嘆無可繼者乃以皮履直覆寄浮山遠錄公使爲求法器兼議以偈偈曰楊廣山頭草憑君待價煇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遠既任荷南宗居聖殿出洞下宗旨示青青悉妙契遠以大陽頂相皮履直覆令青續其宗系故青爲淳之祖而淳爲青原思下十二世也淳受公展訖卽問曰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己對曰井底蝦蟆吞卻月三更不借夜明簾曰未在更道公擬議淳以拂打曰又道不借公大悟其旨便作禮淳

曰何不道取一句對曰某今日失錢遭罪。淳嘖然曰未暇打得你自此丹霞白樵日非公莫敢發。響淳移大洪命公居七衆之首。四年又分同門真歇了之座。於圓通六年出住泗州。普照歷舒州太平江州。圓通能仁。真州長蘆俱爲禪衲區。數而洞上之風大廓。有問五位宗旨。公以頌示曰。正中偏。碧星河冷浸天。夜半木童敲月戶。暗中驚破玉人眠。偏中正。海雲依約神仙頂。婦人髮髮白垂絲。羞對秦臺寒照影。正中來。午夜長鯨蛻甲開。大背摩天振雲翼。翔遊鳥道難難該。兼中至。觀面不須相忌諱。風化無傷的意。玄光中有路。天然異兼中到斗柄橫斜。天未曉。鶴夢初醒。露葉寒。舊巢飛出雲松倒。建炎初。又住天童。屋廡湫隘。衲子結草樹居。常數千指。未幾所廢俱成。而宏勝冠南國焉。有羽客私進乾汞之術。公曰我輩非不能也。願欲植家有所植。福耳爲汝驗之。以汞納口坐。踰時吐白金於地。客駭謝而去。公之再住天童。適金人陷明州。諸刹皆燬。及窺小白嶺。見谷積陰雲。疑有伏甲。懼而退。時江聲絕渡。千二百衆俱安牀藉。知事憂

之頃之嘉禾錢氏致毅。千斛歲雖艱。遠施無厭。贖衆之餘。存活白衣老少數萬人。有詔移靈隱。未越月解歸公於天童。計三十載而名號所彰。萬方革面上堂曰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眞珠。正怎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稀曉。笑指家風爛熳春。又曰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爲甚麼合眼不得。許多病痛與你一時拈卻了也。且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還會麼。壁開華岳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僧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曰文彩未展。初消息難傳。際僧曰一步密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盡。空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曰歷歷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僧曰怎麼則塵塵皆現。本來身也。曰透一切色超一切聲。僧曰如理如事。又作麼生。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僧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公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又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公曰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高。如何是向

來底人公曰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耶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公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公提唱語句湖海爭鬪矢之均以爲因公得見青楷二尊宿也公雖年老日常過午不食纖絲不衣有巨賈獻奇製新錦公堅卻之曰爲老僧一人勞千里信施老僧不忍居也必不已估直以供衆是以廉約成風天下效之紹興丁丑九月出隊言別於越帥趙公令讓及諸道信次月七日還山遂作書請妙喜主我法門後事已而沐浴更衣告衆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烟沒秋水連天俄報妙喜至公泊然蛻去妙喜爲公剃髮舍利隨指而下龜留七日頗不少異塔於東谷諡曰宏智塔曰妙光

贊曰觀覺公唱教當乾坤鼎沸之秋關啓東南續言密行爲湖海傾歸妙喜尙左遜之其餘欲並駕爭驅知其孰可也嗟乎洞上宗風微公孰慰浮山之望而足太陽之心哉

真歇了禪師

真歇禪師諱清了蜀之左綿安昌雍氏子也生有慧

根眉目疎秀神宇靜深見佛則欣戀不捨年十一依聖果寺俊僧受業又七歲試法華經得度具戒聽講玄解經論以爲言說終非究竟出峽直抵沔漢扣丹霞子淳禪師淳問如何是空劫時自己師擬對淳掌之師契旨翌日淳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師趨進曰今日瞞某甲不得也曰試舉看師良久淳曰將謂你警地師便出輒北遊五臺京汴南抵儀真謁長蘆祖照一語契合命爲侍者踰載分座照常以老疾擬閑退夢人告曰蜀僧可代照未決蜀僧爲誰至宣和壬寅照病篤恍省前識蜀僧卽了首座也廼囑經使陳公請了繼席長蘆開法以香酌丹霞淳語曰我於丹霞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竟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有甚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便於是洞宗大振禪流如歸亦多照公遜席之力也及照歿師以父禮行喪事亦宜矣師居七載建炎二年戊申南遊普陀以溫和尚引導海山七百餘家皆棄網業庚戌應天台國清寺尋受闍之雪峯紹興五年丙寅奉旨補明

州育王寺育王院務曠販不易承理。因遞代通負幾二十萬貫。咸爲師憂。而師居未幾間。償舊通負十有八九矣。戊午詔遷蔣山。疾辭不赴。明年朝旨以溫之龍翔興慶二院合一禪林。詔師主之。僧集如雲。齋粥不繼。朝以法田千畝賜之。又詔主雙徑。慈寧太后建崇先寺。居師。賜金襴銀絹法物。隆渥殊甚。師以爲可作歸休計。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荆山。貴轉位就功。是卻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帶撒手。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云。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尋示疾中使問候。師從容敘謝。乃呼首座曰。吾行矣。踟躕瞑目而逝。時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十月朔日也。越世六十有二。坐四十五夏。凡七處說法。五承紫泥之詔。得度弟子四百。嗣法者宗珏等三十餘人。所編語錄二集若干卷。行世。其語曰。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玄淵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芒。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云。雲蘿秀處。青陰合。

巖樹高低翠鎖深。師之語句精妙。約類如此。僧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女行處不同。功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妙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祇恐不恁麼。師一日入厨看羹麪。次忽桶底脫。衆皆失聲。曰。可惜。許師曰。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煩惱。曰。和尚卽得。師曰。灼然可惜。許一桶麪。臨機勸辨。約類如此。

贊曰。師初於丹霞掌下。洞徹根源。便乃遨遊南北。衡抗時機。不無離師太早之譏。殊未知真龍不借涓滴。而能霖霖九天。豈與點額鈍鱗同日量論哉。況師夙承弘願。以英偉之操。深明的旨。宜請假觀。方非分外。也不期際長蘆推代之風雲。卒爾廣澤宜矣。故曰。得時而動。則功成百世。其師之謂乎。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二

南末元明禪林僧寶傳卷三

虎丘隆禪師

禪師和之含山人也。名紹隆。機投佛果。勤禪師出世。開聖次。遷彰教果。還□移居虎丘。時佛果門賢。雖有妙喜輩。尙菴居楚吳。請子惟趙虎丘。故虎丘法筵之盛。無異佛果之住蔣山也。師凡見學流。必以滿堂死心諸宗匠而龜鏡之。蓋師初爲大僧。輒知有於長蘆信公。言下因慕佛果。老人造夾山。而道錄寶峯見器於湛堂。又遇黃龍抗機於死心。抵夾山。適佛果移道林師。從其行。佛果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豎拳云。見麼。對曰。見。曰。頭上安頭。師脫然契證。佛果復召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佛果深肯之。於是二十載侍從於果。而隆睡虎之名。既驚叢社矣。宣和間。辭歸省親。因住褒禪山。靖康改元。傾開聖爲建炎之擾。退隱銅峯。尙書李公光起師居彰教。間有老宿聞而笑曰。瞋睡虎。今插翅矣。紹興癸丑。遷平江之虎丘。虎丘爲南國衣冠之藪。懷香

請益外。掀禪床。喝大衆之輩。騰騰不絕。僧問。爲國開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一願皇帝萬壽。二願重臣千秋。曰。祇如生佛未興時。一著落在甚麼處。師曰。吾常於此。切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時如何。師曰。據虎頭收虎尾。曰。中間事。作麼生。師曰。草繩自縛。漢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曰。幾行巖下路。少見白頭人。問。九旬禁足。意旨如何。師曰。理長郎就曰。祇如六根不具。底人還禁得也。無師曰。穿過鼻孔。曰。學人小出。大遇師曰。降將不斬。曰。恁麼則和尚放某甲。逐便也。師曰。停囚長智。問。如何。是大道真源。師曰。和泥合水。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截斷草鞋跟。問。古人到者裏。因甚麼不肯住。師曰。老僧也。恁麼曰。忽然一刀兩段。時如何。師曰。平地神仙。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滿口含霜。曰。何必如此。師曰。闍黎又作麼生。曰。痛領一問。師曰。也須吐卻。諸方以師之機。類於五祖。其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壑。直饒風吹不入。水洒不著。箇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

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一劃云。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拈掌大笑。且道。笑箇甚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又曰。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踏著它。向上關。板子始得。所以道。維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斂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還委悉麼。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諸方又以師語類於白雲。白雲端和尚。嘗立祖堂。昭享先澤。師追繹其事。圖其像而安奉之。故有語曰。天子之廟九諸侯之廟七。況金輪世諸事。甘草草飲水。遠味其源。於義安乎。於是叢林咸遵行焉。師前後據室。敷展化儀。不以獅乳暴進非器。所以得法於師者。氣宇如王。丙辰五月。佛果訃始至。師乃白衆曰。當以第一座宗達承虎丘院事。復索筆書最後法語。儼然化去。壽六十。坐四十五夏。塔於本山有門人應菴華禪師。

應菴華禪師

應菴禪師諱墨華。北宋徽宗崇寧癸未生於楚黃江氏。神彩炳異。識度持重。年十七具決定志。津濟羣品。棄家得道於虎丘隆公。隆先妙喜受印於佛果。佛果嗣法東山。演禪師而應菴爲東山之四世也。當時推二甘露門。謂楚西有應菴。浙東有妙喜。妙喜謫梅楊有傳。應菴法語至者。妙喜譽不容口。以偈柬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一脉通。應菴之語曰。九年面壁。壞卻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云。石牛橫古路。一馬生三寅。又曰。十五日以前。水長船高。十五日以後。泥多佛大。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言打者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山僧不覺通身踴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眾。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是一枚大鐵釘。又曰。飯籬邊添桶裏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嘴。黃河三十年一度清。蟠桃五百歲一次開。花鶴勒那。敲定牙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

諸人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卻帖。又曰。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看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種錯用心。歸宗不堪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其前後語要約類如此。僧問。祇者是埋沒自己。祇者不是。孤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速道。曰。玉筋撐虎口。僧曰。一言金石談來易。萬事鴻毛脫去輕。曰。莫謾老僧好侍郎。季浩擬達所畜。應菴驟起。搥其胸曰。死後向甚麼處去。浩默不能發。應菴叱退之。浩不旬日。徹見臨濟宗旨。其妙密鉗鎚。又類如此。故一時無表裏。賤者艾能參經其爐。無不汗下。心死。隆興改元五月。虎丘忌晨。應菴拈香曰。平生沒興。撞著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卻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彘牀。縣羊頭賣狗肉。知它有甚憑據。一年一度燒香口。千古令人恨轉深。已而以叢林囑累教授嚴康朝。以潯沱正宗分付密菴咸杰。次月將

告寂。猶挂牌入室。或以偈請應菴。呵曰。吾長笑諸方所爲。而自蹈之耶。區分院事。洪纖不遺。跌坐遷化。世齡六十一。僧夏四十三。塔於玲瓏巖之外岡。未踰月。妙喜亦遷化。初應菴道既通。聞此菴元布袋住連雲深山廣澤。衲子難近。徒步訪之。故爲分座。而連雲之風立震已。而主明果。則雪堂每過盤桓。永夜間有竊議者。雪堂叱之。應菴凡八歷名利。兩住歸宗。始明果終天童。其居天童時。妙喜亦生。還住育王焉。贊曰。臨濟宗枝若無首。山幾到大風吹。止虎丘命脉。一有應菴家聲。始不寂寥。如珠中如意。花裏優曇。色色收觀。但圓悟爲一睡虎。發其千片之弩。豈有鼯鼠快快負其所望哉。

大慧杲禪師

禪師宗杲者。字曇晦。別號妙喜。大鑑十五世圓悟勤公之嗣也。妙喜出宣州寧國奚氏。年十三就鄉校。不旬而棄之。親奇其志。乃許衣緇。成大僧。徧探諸家語。錄於雲門睦州。尤篤意焉。竟有五家淺深門庭之疑。遂請益於廣教程公。程示其節目。妙喜輒領意。程私

嘆曰。果乃再來人也。妙喜又棄之。遂至真如詰座下。入慶藏主寶蓮頭之室。因之過黃龍謁晦堂。踰東林。參昭覺。俱雅珍愛妙喜。又棄之。往見心印。詢與語。連三日。大奇之。欲留不可。因指見湛堂。準公於寶峯。機辨縱橫。準漠然不諾。妙喜始伏膺事之。及準疾革。妙喜惶啓曰。某向後當見何人。準曰。有箇勤巴子。當能了子事。準歿。乃滿足千里。請塔銘於張公。無盡。無盡時爲禪室。領袖契之。囑妙喜必見川勤老也。會東京天寧席。虛詔起。蔣山勤禪師爲住持。妙喜心慶曰。此天賜我也。其禪若不異諸方。妄相許可。我則造無禪論去也。遂入勤公之室。聞公拈提。暮年不敢犯其機。一日公舉東山水上行。公案以示衆。妙喜躍然急呈所得於公公曰。未未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令居擇木寮。爲不盤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公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妙喜擬對公。輒禁之。乃至握箸忘食。公笑曰。者漢卻參黃楊木禪也。妙喜益茫然無措。乃堅請公在五祖時問答。公良久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先師但向我道。描也。

描不成。描也。描不就。又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先師則云。相隨來也。妙喜豁然大徹。連呼曰。我會也。於是隨聲酬對。勢如湧泉。公拊掌稱善。舉以首衆。宿禱皆下之士。紳爭相從遊。丞相呂公舜徒尤悅之。奏賜紫衣號佛日禪師。是時已有詔。移動公住雲居。賜號圓悟。圓悟又以妙喜首雲居之衆。其秉拂小參。萬指軒騰。昭覺元禪師出問曰。眉間挂劍時如何。妙喜曰。血濺梵天。圓悟於座下以手約曰。問得極好。答得更奇。於是海衆爭頌老東山之再見也。圓悟還蜀。妙喜始菴居古雲門。遷湖南。轉江右。入八閩。又結菴洋嶼。僧曇懿者。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住祥雲法席。頗盛。妙喜知其所見未實。致書令來。懿故不起。妙喜鳴鼓痛斥。榜告四衆。懿乃破夏來。洋嶼。妙喜詢其所證。大笑曰。汝恁麼見解。敢嗣我圓悟老人耶。懿愧汗浹背。卽退院。求侍於妙喜。入室。次妙喜曰。我要箇不會禪的。做國師。懿對曰。我做得國師去也。妙喜喝出。復召曰。闍黎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透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懿失聲橫趨而去。妙喜笑曰。懿闍黎此回堪

住院子也。又僧彌光字晦菴。流譽諸方。趨風來見妙喜。命坐而商略。光一一具對。妙喜曰。雖有落處。只是不著所在。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解祇如此。何益也。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語訛呵呵。大笑。光愠而起。去妙喜。即搥鼓入室。光顰額而至。妙喜曰。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卻藥忌。道將一句來。光遽對曰。裂破妙喜震威喝。曰。汝又說禪也。光乃得旨。遂以書招其友鼎需。曰。洋嶼菴主手段。與諸方別。需乾笑而已。需字懶菴。乃閩人。幼登進士。絕婚爲比丘。一錫湖湘。徧參名宿。以爲法無異味。歸隱菴。峯絕頂。久不下山。佛心才禪師已挽出。首衆於大乘。需嘗以卽心卽佛問學者。毅然無可意。光強速其至。會入室。鼓鳴。需隨喜焉。妙喜以拂指曰。卽心卽佛。作麼生。速道。需從傍下語。妙喜詬之曰。汝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耶。卽普說許其生平珍重得力處。排爲邪解。需涕洟交頤。不敢仰眎。乃歸心決擇。一日垂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需擬對。妙喜連擊之。需釋然。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妙喜之精猛。開

發約多類。此時及門者五十三輩。期未半。得法者十三人。丞相張公浚在蜀時。圖悟爲言。杲真得吾宗之髓。張公還朝。遂以杲補徑山徑山之席。常隨二千餘輩。方來無地。以容乃構千僧閣。安之。侍郎張子韶狀元汪聖錫少卿馮濟用。悉預其列。當是時。秦檜居權。司諫詹大方阿之曰。鼓唱浮言。謗訕朝政。張九成爲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乃坐編置。九成毀衣焚牒。竄妙喜於衡陽。起遣日而惻聲載道。識者曰。日月無私。成其明。聖賢無擇。成其大。豈杲公之化應。南故天假之以示現於衡陽者耶。且法門正氣。表燭千秋。又以羣願所係。公必壽還。何憂哉。凡十載。徙梅楊。雖瘴癘之鄉。而妙喜豎拂不倦。緇素騰騰。仍光風霽日也。又五載。有旨賜還。復僧衣。四方虛席迎之。皆不就。最后有旨。強起主育王。築塗田數百頃。以繼衆食。賜其莊名般若。又二年。改移徑山。徑山益盛。雖龍象互相蹴踏。而上堂每贊。猶子應菴。深得先人機用。於是天下益稱其公。妙喜臘高。屢求退居。明月堂告謝。方來莫可禁止。先是孝宗居壽時。遣內監至徑山。見妙喜獻

以偈孝宗大悅及在建邸復遣近侍請上堂親書妙喜菴額并贊真製賜之及卽位又錫法號大慧禪師洎召對妙喜已示疾一夕忽大星隕地流光四散鳥獸皆鳴遂乃告寂於明月堂親封遺疏侍僧請留偈妙喜颺聲曰無偈便死不得也乃大書曰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熟大擲筆長往時隆興改元八月十日也世壽七十五坐夏五十八上覽遺語悽然製詞真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見詔以明月堂爲妙喜菴全身瘞於菴後諡曰普覺塔曰普光入其全錄八十卷於大藏焉贊曰端祖云悟了須是遇人始得余度林間數十載每耳目所有諸道者莫不據高廣座自稱曹溪正脉少室真傳但惜未遇大慧老人耳若遇自當別有壺天而端祖之言豈謬哉嗚呼馬逢伯樂薪遇中郎吾宗之大幸也與

徑山大禪明禪師

禪師了明者不知何許人長身大腹所至驚衆衆皆稱之曰大禪大禪機鋒敏疾儀度豪朗爲妙喜景禪

師會中之龍象當妙喜住育王時室中不許下喝大禪每入室必振聲一喝而退妙喜榜示曰下喝者罰錢一貫大禪乃密袖千錢先頓於地高聲連喝而出妙喜曰柰者漢何再榜曰下喝者罰當日堂供一中大禪卽往言庫司和尙要金十兩主事者不疑與之隨袖以入復頓於地高聲一喝妙喜大駭徐問知之爲之一笑一日妙喜謂大禪曰你者肥漢如是會禪驢年未夢見在大禪曰靈山授記何異今日妙喜乃以德山托鉢因緣徵其節目大禪對曰凜凜吹毛炤臍寒不容擬議豈容傳擡眸已是身三段此是吾家紅鐵團妙喜嘆曰此話它日大行去在於是出赴投子叢席敗觀次遷長蘆百廢俱修嘗過徑山省妙喜妙喜送以偈曰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楚干能作獅子吼孰云無物贈伊行喝下鐵團顛倒走大禪旣主長蘆頗著異跡雖萬指周旋而檀施如山故肯以布袋和尚擬之晚年繼席徑山室中惟以臺山婆子話驗學者遜菴以偈嘲曰一按牛喫草

一與賊過梯。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大禪答曰。干戈中有太平。基不用干戈。始得之。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徑山當妙喜遷化之後。其法政大禪爲之再新。然歲計浩大。知事以將來不給爲諫。大禪獨以龍天常住慰之。楊和王夢一異僧長大幡髻。坦腹緩行。言欲化蘇州一莊王異之。次日大禪杖履而至。閤人不能止。急啓王。王立見大禪。奇偉與夢合。乃炷香設禮。大禪首言。大王莊田至廣。可施蘇州一所以供佛僧無窮之利也。王未可否。大禪齋畢便出。無他語。是時內外胥傳。和王以蘇州莊田施徑山大禪布袋和尚。王入朝。孝宗聞王捨業爲王助喜。王謝歸。遣使至徑山請大禪。而大禪前二日無疾別衆示化矣。自是和王宴居。廨廡或少交睫。即見大禪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爲先。善始善終。則爲究竟。王嗟慕。即以莊緣徑山。此莊歲計十萬舟庫。皆備乃大禪之遺光也。初妙喜謫梅州。防送甚嚴。或爲禍在不測。大禪挺力荷枷從行。而師資儀禮。旦夕益慎。至貶所。禱子追隨者率二三百輩。妙喜以齋用不給。復慮生

議。嘗勉之令去。大禪曰。不可。禱子所抱者道也。所履者義也。況重繭千里。咨決爲事。縱拮据辛勞風波。不定聽之。龍天安忍棄之。遂身任齋粥。每日肩榜梃行。乞至晚則數十人爲之荷饋成列。而歸。禱子雖多。無不具足。如是十六年。似一日。願妙喜法嗣之盛在。貶所接者居其半。大禪明之力也。

贊曰。禪師明公於盤錯之際。執禮凜若冰霜。可法也。及讀其生平語句。如神鋒出匣。截鐵如泥。稽其行事。順逆普應。靈異疊出一時。疑爲慈氏下生。抑何神也。經云。譬如心王。寶隨心現。衆色衆生。心淨故得見清淨利信哉。

育王裕禪師

禪師名端裕。會稽人。吳越錢王之裔也。年十四。驅烏於境之大善寺。目光外射。有異量。每聞燈籠露柱。佛殿山門之語。則罔然行脚。經宿淨慈。有僧擊露柱云。如何不說禪。裕有省。謁諸名宿。皆以特遇見。推裕終歉然。別見佛果。勤和尚於鍾阜。動每瞬目。顧之裕不領。一日勸問曰。誰知正法眼藏。向瞎驢邊滅却。卽今是

滅不滅。裕對曰：和尚合取口好。曰：此猶未出常情在。裕擬進語動擊之。裕頓去所滯。自此當機敏絕。會朝廷加勳。圓悟師號主天寧裕。以毫彩典記室。價傾一時。初出住丹霞。衆盈千輩。每挂牌入室。罕有搢搢者。裕垂涕長嘆不已。衆俱憤發。自新及遷虎丘。雙徑成大器者數十人。嘗示衆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踪。臨濟入門便喝。總是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禱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塗轍卓拄杖喝云：衞者箇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瞌睡未醒。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拄杖喝云：總不得動著。又曰：動則影現。覺則水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轆轤鑽到者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毫端撥轉。機輪命脉。不沉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又曰：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踪。行說若到則衆生招箭。行說未到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帶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

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利利塵塵是要津。又曰：盡大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爲甚東弗於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閻浮提點燈。北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裡道得十全。猶是光影活計。撒拂子云：百難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拂云：參。紹興庚午十月。示微疾。尤示衆諄切異往時。衆多涕下。門人法全請垂遺訓。裕振色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訖而逝。茶毗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舍利者無計。踰月不絕。弟子分塔於鄒峯西華兩處。有黃冠羅篋常頻經問道於裕。適遠歸。獨無所獲。慕念誠切。方與客食。咀嚼間。若有物吐哺。則舍利大如菽色如琥珀。遂再拜於茶毗所。聞香竈有聲。函開所獲如前。而差紅紈裕凡十歷名。利賜號佛智禪師。終於育王。諡曰大悟。

道場全禪師

法全禪師者。姑蘇人也。姓陳氏。號無菴。早歲父攜見東齋川和尚。川熟眎曰：若能從我手。全欣然膝地請。

名其父奇之。遂捨斷髮及遊方所。至正大人不易就。依佛智於虎丘。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全結舌。但見棒如雨喝。如雷益迷悶。不知所以。頻背衆求示。佛智叱之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劍。忽驚汗下。趨呈智曰。鼓吹轟轟袒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智乃肯之。然全所抱懷。重人莫知者。及佛智補靈隱。以全首衆林下知名。或以大利請全主持。不應。每感額嘆曰。古斷臂以求安心。今賣身以要續祀。吾道殆哉。明矣。久之。佛智以年邁歸西華舊隱。全始說法。安吉道場。乃拈拄杖云。汝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柳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者。裡覓箇甚麼。纔輕輕拶著。便道天台普請南嶽游山。我且問汝。還曾收得大食國寶刀麼。切忌口啣羊角。又曰。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以杖橫案云。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遊徧四大部洲。却來山僧手裡。呈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乾道。已丑秋有疾。醫至全乃讓之曰。爲一幻軀。求良醫覓佳穴。是可忍乎。竟爾。

告寂衆泣求偈語。全大書無無二字。棄筆而化。火浴設利五色塔於金斗峯。初全居靈隱。首座時有權道者。久參無證。請益於全。全以無住本。建一切法。徵之權。有省。乃私笑曰。暗裡穿針耳。中出氣。遂定師資焉。

華藏權禪師

禪師名有權。臨安祁氏子也。號伊菴。雖機契無菴。全首座而權益自砥礪。常兀坐如木石。因過堂忘展鉢。隣僧以手觸之。有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花影裡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大稱賞之。乃召權問曰。心包大虛。量廓沙界。時如何。權對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拈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詞佛罵祖去。在於是。諸山請權出世。不就。以竿木隨身。遊戲湖江。來往應菴妙喜之庭會。全公歿。華藏虛席物色求權。權仍却之。或曰。無菴老人法道事不在公乎。公今拘小節。樂林泉。卽潔如巢。由信如尾。已何足貴也。權感起就之。次遷萬年。諸利常隨。萬指肅如公府。日與衆均其勞逸。或曰。住持安坐演法。何自苦耶。權曰。法末憊慢。未得謂得。借位自恣。身帥之。且不。

從敢自逸乎。淳熙庚子秋。示寂。茶毗。齒舌不壞。舍利無數。塔於橫山。又分諸不壞塔。萬年山寺。權爲人剽。剛毅法不容私。有貴人入寺。施財衣冠。不整。權終不受。又僧充化主。歸納厚疏。頗有矜色。權叱還之。故門下不易出入。俱以氣節自化。權暮年。法令森嚴。益甚。有語曰。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獅子吼。旃檀林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生。剜肉成瘡露家醜。

贊曰。佛智三代以穩實起家。當時禪風爲之一轉。觀其前後垂跡。如虫書鳥篆。體勢雖殊。諦理則一。使非亞聖大人。曷克臻此。矧止啼餽黃葉之方。而濟鐵絕懸沙之秘哉。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三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四

道場辨禪師

禪師諱明辨。吉安州俞氏之子。說法於郡之道場山。以正堂自號。據令端方。毫不苟貸。每緇素入山。請法必令先具香。設拜。佛眼遠和尚。然後受謁。謁者悚然。有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辨。曰。橫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曰。祇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月裡。鷓鴣啼處。百花香。又作麼生辨。曰。說者箇不唧。啾漢作麼。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花鋪地。曰。遲遲。曰。你向甚麼處見風穴。僧曰。耳裡。眼裡。絕蕭洒。曰。料掉沒交涉。又問。如何是佛辨。曰。無柴燒猛火。如何是法。曰。貧做富裝。如何是僧。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曰。古墓毒蛇頭帶角。如何是一喝。如踞地獅子。曰。虛空笑點頭。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曰。石人拍手笑呵呵。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曰。布袋裡豬頭。如何是向上事。曰。鋸解秤錘。如何是和尙栗棘蓬。曰。不答此話。曰。爲甚麼不答辨。大笑曰。吞不進吐。

不出辨機要精悍每經旬掩室卽近侍罕得見進然其章訓痛絕名根不把翫不暴用故及門皆三二十載輅神晦顯諸方有盛名者率聞而欽畏之暮年上堂云猛虎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排更不釘梢搖櫓回頭別有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裡有村齋又上堂以杖左卓云三十二相無此相右卓云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稿又卓杖顧衆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踟躕而化火後得舍利塔於仙人山雪堂見辨達磨贊乃嘆曰當今滿目珠璣慰我白首獨有此耳其詞曰昇元閣前憶羅洛陽峯畔乖張皮髓傳成話觸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贊曰辨公初至少林覽立雪遺跡乃至隕涕及出世必指人知其得法源委味者往往以世諦失之蓋擇乳在鴉王也當時佛眼門下作略遜羣獨於辨公俱嗟不及嗚呼燭燭赤幘皎皎白眉千秋節合其授一也

烏巨雪堂行禪師

禪師名道行號雪堂處州人也其父葉公常遊禪社自稱見獨居士以積厚流光而生行行生而岐嶷壯克節儉絕笑俚愛博施葉公嘗謂行曰中無主不立外不正不行此語宜終身踐之聖賢事業備矣行茂年不樂與諸子伍乃依普照英禪師得度英有鑑裁春汲樵爨必使行董之行乘間參請不倦無所得辭英參佛眼因與高菴竹菴同得究竟法方是時佛果佛鑑人滿大江南北而佛眼下諸賢多馳化於浙水東西是以東山法道大闢於三佛高菴初在龍門時骨鯁寡交獨喜行盤桓不間嘗嘆曰稠人廣衆中鄙者多識者少鄙者易習識者難親果能自奮於其間如一敵萬庸鄙之習力盡真挺特沒量漢也行感佩其言如雪峯之事巖頭故終其身未嘗不舉高菴之爲人行所薦福謂衆曰我佛眼老人住龍門時龍象滿席尙自清然太息以爲終愧老東山也今山僧復愧老人倍倍耳其流涕太息可勝道哉行雖寓名山去就如流雲聞妙喜之子博山本有賢操遂達郡守吳公以本住持薦福行遷烏巨爲終焉計及門者有

且菴仁退菴休晦菴光輩俱爲懿範行老且病汪喬年王十朋來往問道行答不厭煩嘗謂十朋曰金堤千里漬於蟻壤白壁之美罹於瑕玷況無上妙道非特金堤白壁也而貪欲非特蟻壤瑕玷也要心之端謹行之精進守之堅確修之完美然後可以自利而利他也又示喬年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見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一日召喬年囑以後事沐浴更衣跏趺而寂闔維齒舌不壞五色舍利烟所至處人皆獲之塔於西寺

贊曰濟下宗師如鉅鹿鑾兵萬夫辟易壯矣行公去臨濟其世十三番爲名葩秋月人人得而就之經云具足優婆夷得菩薩無盡福得藏解脫門能於小器中隨諸衆生種種欲樂出生種種美味珍奇悉令充足其行公之謂耶

慈化普菴禪師

普菴禪師名印肅政和乙未冬生於袁州宜春余姓肅生祥光燭天蓮生道周異香遠馥襦襟中卽善世言夢異僧點其胸曰汝他日當自省去在卽寤白母

王氏視胸有赤點如含桃狀王氏恍悟初徵遂捨肅於壽隆寺師事沙門賈公賢嘗授以法華經肅曰諸佛立旨貴悟於心數墨循行何益乎道賢大驚以大器期之遂遣行脚侶戒修謁牧菴忠於瀉山度嶺望叢谷中有踰黃犢人近之則忠公所踰者虎也修擬避肅下腰包進前不審忠微笑以手西指令其前行將及寺門回望惟忠公策杖而來失虎所在二人具威儀請益於忠忠曰何遲乎望汝久矣肅進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忠以拂示之肅有省時年二十九矣歸壽隆袁州尹夢金甲人告曰普菴大士行道時至言訖天光五色尹驚異適劉長者亦感異徵捐資鼎建大伽藍袁尹俾物色於壽隆請肅主之號曰大慈化寺肅既居慈化楮衣糲食脇不沾席十有二年一日誦華嚴論至達本忘情知心體合通身汗流乃大聲示衆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李公長者於此大經之首痛下一椎擊碎三千大千世界如湯消雪不留毫髮許於後進作得帶得普菴一見不覺吞却五千四十八卷化成一氣充塞虛空方信釋迦老子出

氣不得之句。然後破一微塵。出此華嚴大經。偏合法界。無理不收。無法不貫。便見摩耶夫人是我身。彌勒樓臺是我體。善財童子是甚。茄子文殊普賢是我同參。不動道場。徧周法界。悲涕歡喜。踴躍無量。大似死中得活。如夢忽醒。良久云。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即說偈曰。捏不成團。擊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復謂心齋圓通二子曰。達本情忘。知心體合。汝作麼生。會二人各以頌呈。肅不諾。乃引聲長吟。以示之曰。先天性地。何名何樣。阿曼陀無物比。況觸目菩提。自是人不肯承當。且輪迴滯名著。相圓融法界。無思無想。廬陵米不用商量。血脉纔通。便知道擊木無聲。打虛空盡成金響。又曰。栢庭立雪。一場敗缺了。無爲當下。休歇百市千圓。但只者孤圓心。月不搭磨。鎮常皎潔。無餘無欠。無聽無說。韶陽老只得一概。十聖三賢。聞學者魂消膽裂。惟曾菴迥然寂滅。俄有異僧名稱道存。冒雪而來。肅大喜。互相徵詰。棒喝交馳。心心密密。契存合爪。嘆曰。師再來人也。大興吾道。非師而誰。乃指雪書頌而別。於是

肅大唱佛眼宗旨。蓋其師牧菴忠觀。水磨發明。心要於佛眼拂下。後背以白木劍。迫死心禪師。死心引頸而笑。忠作舞而出。故馮濟川曰。佛眼磨頭。悟法輪之常轉。死心室內。容慧劍以相揮。忠出入江湖。人莫測之。宣和間。湘潭大旱。禱雨不應。忠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時以佛僧目忠。肅既見忠。後亦以神異利濟含靈。藏汗耐垢。不知有已。演釋談章。呪旋天地。轉陰陽。世盛傳之。布於弦譜。而弭災焉。至其異跡不可勝紀。有問曰。師修何行業。而得此三昧。肅當空一畫。云。會麼。曰。不會。肅曰。止。止。不須說。歸宗賢禪師曰。慈化乃吾黨黃鍾也。惜哉。時流獨傳其跡耳。肅道滿異邦。義學竊疑其宗趣。莫詳肅憫而說偈曰。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該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一日書偈。方丈西壁。云。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爲汝。清乃結跏趺坐。令侍者鳴鐘。衆集。瞑目而逝。時乾道己丑年七月二十一也。

贊曰。荻葦之間。病鳥棲焉。六合之外。曲士覩焉。故肅

公現三頭六臂而傳持祖道其心良苦矣悠悠者獨以神通見推則公之大慈悲願足乎否邪

天竺伽堂仁禪師

禪師名守仁號伽堂洛陽人也少持重寬夷好學初依東京奉先沙門宣和間試經於慶基殿得度往來三藏譯經所諳窮經論每游刃膠結之隊恢有餘地故互稱曰酥酪仁焉於宗門語句則曰按黑豆法也何足爲奇然疑周金剛蜀之杰士胡得蠢苴之甚耶當是時佛果勤公居天寧天寧參頭則有宗杲端裕曇玩等擇木寮則有樞密徐俯侍郎李彌達輩禪風大盛仁益疑乃攝衣探之值挂牌入室仁默自計曰若有所長則得倘違吾教乘自當別有議論在佛果知仁在側乃召仁問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你還湊泊得麼仁擬引對佛果以鐵如意迅擊之因墜一齒仁以手抹血大悟因太息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世界悉同消殞以爲一時表法之詮安知實有此等境界至於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不是其人大難承當緣是師資契合住後每

瞋學者滯於奇妙言句獨以毒棒出沒江湖著其聲譽易服過武林訪圓覺講主值其陞堂勾引經文反覆浩浩仁從傍失笑講主下座請仁曰上座高隱何處仁曰長行粥飯僧安有定處曰適來上座致笑非我說與經有違乎仁曰違雖未違合則未合曰上座能明此義否仁曰明則不明背却不背講主卽請仁陞座剖判仁卽躡履而登舉經中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以手空指曰會麼庭前栽高苴高苴生火筋火筋生蓮花蓮花結木瓜木瓜纔劈破撒出白油麻參講主徹見圓覺宗旨不從人得卽散席南行仁爲人不務名不苛察輪蹄輳集罕見其面衲子至不時進謁然機要險絕旦過堂無宿客淳熙甲午召入內廷上問曰朕嘗披法典襄州龐蘊奇士也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是甚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蘊於言下領會爾師圓悟頌云一口吸盡西江栗棘榎殺老龐當陽若也吞得管取海內無雙禪師可中更出手眼剖朕夙衷仁對曰秤錘

掘出油。閉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上大悅。癸亥。丹書復至。仁集衆說法畢。卽法座而逝。
贊曰。寶覺云。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切忌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偷心乃可耳。蓋仁公以經論鳴世。偷心正熾。及遇本色作家一擊而絕。骨董卽家珍也。忌云乎哉。但其前後垂機。所謂浪子憐鄉客。杯翁愛醉人者。非也。

瞎堂遠禪師

瞎堂禪師。名慧遠。生眉山。之彭氏。爲圓悟禪師之晚子也。圓悟復領昭覺時。年老乃以化柄。屬之門賢。其門賢已播海內矣。以故塵榻之令。復行於昭覺。而遠新從靈崖來。靈崖爲微禪師所居。得起鐵拂爲首座。敲唱黃龍宗旨。遠事之二。載於微言下。得其概焉。然起首座。屢誘掖之。遠無留意。乃抵昭覺。侯十日。始得通謁於悟公。公與語大奇之。嘆曰。吾道未衰也。許遠得非時入室。遠每大跪請益。公但笑曰。將謂吾老矣。故如此著急耶。遠屏氣自失。不敢進言。一日。聞舉龐居士不與萬法爲侶。因緣大徹。其旨越衆。進問曰。

淨裸裸空無一物。赤骨立貧。無一錢戶破家殘。乞師賑濟。公曰。七珍八寶。一時拏曰。賊不入。謹家之門。公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遠便喝。公以拄杖擊禪床曰。喫得棒也未。遠又喝。公連喝兩喝。遠作禮趨而去。自此機發。莫禦叢林。共加其號爲鐵舌。遠遂與元布袋輩齊名。紹興間。唱守請居象耳山。不赴。未幾。圓悟順世。遠勃然起曰。芳躅云亡。繼之者誰。高臥北窓。願可得耶。扁舟出峽。抵淮南。開化龍蟠。遷瑯琊。縣瑯琊遷普濟。縣普濟遷定業。縣定業遷光孝。歷十八載。名聲歸之。僧問。卽心卽佛。時如何。遠曰。頂分丫角。非心非佛。時如何。曰。耳墮金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曰。禿頂修羅。舞柘枝。又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遠曰。木杓頭邊。鐮切菜。莫便是和尙。爲人處也。無曰。研髓掇鉢。既又問。不與萬法爲侶。是甚麼人。遠曰。脚踏鐵輪。曰。菴裡人。爲甚不知菴外事。遠曰。拄杖橫挑鐵蒺藜。又問。昔有一秀才。作無鬼論。論成。鬼叱曰。爭奈我何。意作麼生。遠以手斫額曰。何似生。曰。祇如五祖以手作鵝鳩嘴。曰。谷孤孤。又且如何。遠曰。自領出。

去曰東山水上行明甚意旨遠曰初三十一不用擇日曰十二時中如何用心遠曰蕪雪喫冬瓜其機海無涯約多類此又過南嶽寓南臺是時建禪師住龍王與方廣行公皆月菴高弟道著湖湘私相語曰此間壁立萬仞遠來何所措足乎故請陞座設三十餘問皆從上諸訛險節關捩遠畢酌之辭旨超倫璉等屈服欲以名利居遠遠不顧東隱天台來往國清護國鴻福三寺乾道丁亥平江守以虎丘迎遠又奉旨歷崇光靈隱二處孝廟常召見咨詢法要加號佛海禪師名儒曰遠座下以居士身而嗣法者則有內翰曾開知府葛郊郊號信齋聞遠發揮卽心卽佛之案有省而呈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雙陽影裡倒翻身壁孤跳入金毛窟遠曰公見處只可入佛難入魔在郊愕曰何也遠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郊乃領旨曾開字天遊久升圓悟大慧之堂聞風來訪故問曰如何是善知識遠曰露柱燈籠貓兒狗子曰爲甚贊卽歡喜毀卽煩惱遠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開變色曰三十年參方何言不見曰向

煩惱處見向歡喜處見開擬議遠喝之開復擬進語遠搖手曰開口底不是開愧汗透重襟遠召曰侍郎向甚處去也開猛省踴躍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洩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遠笑曰也祇得一概妙喜在嶺南因閑遠語錄大駭曰老師暮年有子如是耶遂以圓悟所付法衣寄贈之於是江湖以爲遠公見超妙喜云一日忽示衆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關處莫出頭冷處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總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贊體若虚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時都下喧傳頗疑之遂達上聽至期無疾陞座如常然士庶競集上亦密遣中使伺起居遠命侍者並赴堂及齋畢寢室皆然白氣氤氳侍者入帷見猿行者手捧卷莊立榻前遠已化矣急取行者手卷視之乃辭世偈也偈曰劫折秤錘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鴉飛不度四衆殷留十日受朝廷最後之供其顏不少異也年七十四坐五十九夏遠公素蓄一黑猿馴知人意名曰猿行者亦

悠然脫去其小師道濟及緇素奉遠公塔於寺之烏
峯亦葬猿行者於其側焉

贊曰姬氏曰貞勝者也余考佛海提唱如赤帝子斷
蛇而神姥夜號其出沒縱橫與五祖演公類也此妙
喜寧不望風而駭焉

湖隱濟顚書記

書記禪師出浙東天台李氏貴族名道濟母夢吞日
而孕晚時紅光燭室國清本禪師以爲法中之寶摩
頂而識之濟年十八走靈隱見瞻堂遠公遠卽爲濟
斬髮未逾年神悟絕倫遠爲印可然濟性狂簡出入
僧堂每大言忤衆衆以濟犯規白遠遠曰禪門廣大
豈不容一顚僧耶自後常出冷泉亭與少年撲毬或
狂歌酒肆或去呼猿洞引猿同翻筋斗或攜簞酒汚
看經處主事復白遠遠惟以顚僧保護之是以呼爲
濟顚云遠公歿濟之顚酒愈甚寺不容住遂挂搭淨
慈淨慈德輝長老奇濟行履以書記延之然終不能
忍酒淨慈之衆亦短濟於輝前輝之曲護亦如瞻堂
書記常私遊十六聽朝官之門毛陳二太尉日以香

醪饋之人不敢非書記醉則賦詩千百言言超意表
識者尙之一晚醉臥十里松寺主令人扶歸懸睡厨
下初夜分忽起遶廊狂呼火發衆以爲顚中夜羅漢
堂瑠璃火延幡脚寺燬輝公乃留偈承光化去書記
遂請嵩少林主方丈嵩之賢書記亦如輝公書記則
曲設靈機而夢感朝廷不二載萬礎千楹頓還舊觀
又以兩廊影壁未就欲達臨安新任王安撫而成之
嵩止曰不可我聞王公微時常投齋僧寺業被寺僧
所賣王公怒題寺壁曰遇客頭如驚蓬齋頂似鵝今
凡見僧皆恨汝干之可得耶衆亦阻之書記笑而唯
徑投府前值王公陞堂書記則探頭引望王公大怒
令陰執擬笞之書記曰吾乃淨慈書記濟顚僧也有
段因緣惟閣下能省特來計較耳公亦微聞濟顚詩
酒之名意稍解書記遂以王公昔年題壁事造妙語
誑之王公大笑留濟公宿內衙濟公徐以影壁意扣
之王公遂捐鈔三千貫以償前非濟公之演化無礙
約類如此至若釋結弭災遊戲三昧異跡饒刺不勝
述也一日入城訪舊與張提點飲酒賦詩歸便臥疾

嵩下安樂堂問公公撫榻謝曰。慚愧乃請嵩爲沈萬法披剃。萬法爲人誠重。事公有年。公隨命萬法報諸詩酒。故擅卽沐浴。跣趺書偈。瞑目而逝。太尉朝官俱赴淨慈。諸山宿德畢集。會送者千萬人。至虎跑寺前。茶毗。獲無數舍利。回至淨慈寺。前有二行脚僧。謁嵩曰。某甲適從六和塔過。遇濟公寄書一緘。僧鞋一雙。嵩大驚曰。濟公終時。我以此鞋易其敝履。對衆啓緘。其辭懇切。計二百零九言。紙餘又附頌曰。看不著錯認。策筵是木杓。昨夜三更月。正西麒麟撼斷黃金索。幼年曾到鴈門關。老少分明醉眼看。憶昔面前當一箭。至今猶是骨毛寒。只因面目無人識。又往天台走一番。又旬餘有錢塘差。使過天台山下。會濟公復寄來詩二首。又後五十年。有范村人送木料於淨慈。言近屬濟公所化。

贊曰。濟公微樞旨於瞎堂。言下遂以格外玄機。混俗同塵。或嘲風弄月。發明佛祖心。宗時不恠以顛僧目之。幸也。及示化天下。始同稱公爲不可測人。豈非末後實效光明之被於萬物也博矣。於戲鑑公生平若

非賢聖應世。求不巧盡拙。生亦不可得也。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四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五

密菴杰禪師

禪師名咸杰。號密菴。其先福州世族也。姓鄭氏。母夢廬山皓髮頭陀入室而生。生之夕。境內皆聞天樂。不知何祥。其親亦秘之。師幼穎悟。氣宇深沉。事親以孝。聞親有賢行。勗之遠遊。遂得度。受具不結侶。不備衾寒暑。一裙遍扣諸方。諸方敬之。晚依應菴。屢遭訶詈。不假一詞。默師默契其機。一日。應菴晚參。垂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趨對曰。破砂盆。應菴領之。命入侍大擁衆心。及辭歸。省親。應菴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卻把正法眼。喚作破砂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跟蹤。吾有末後句。待歸要爾遵。師聞還應菴。乃

上堂畢師分座曰一棒一條痕一摺一手血臨濟老
瞎驢至今猶未嘗須彌頂上浪拍天大洋海水無一
滴偉哉本色人頂門亞三隻辨龍蛇百草頭擒虎兇
一毫力穿大地人鼻孔坐斷前僧搖舌雖然猶未撥
動向上一竅在且作麼生是向上一竅問取堂中首
座傑未幾開化衢之烏巨其節概大類應菴應接渾
如妙喜一時厭飫叢林者皆起而歸之秘閣張鑑矢
向宗風改宅爲慧雲寺請師據室師憐其正信示以
趙州無字鑑得旨及師應祥符蔣山歷華藏雙徑而
鑑皆隨侍又遷靈隱牀曆無所容乃舉破菴先分座
接納焉師嘗被召入禁庭或留宿內觀堂天子屢欲
加贈師屢以疾辭教授嚴康朝曰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濟天下理固然也況良時莫再聖主難逢法兄
每用藏六之機不願從上縣絲之脉朝不取也師曰
汝之所見本爲通論但弘道設教也以時當此際京
畿官觀金碧交輝古德高風杳不聞矣而驟進孟浪
之病庶幾老成持重者有以振之且華亭渡西山隱
獨非兼濟天下乎哉力請退休平江淳熙甲辰春天

童使至師告衆曰去年八月間得旨與安開攝脫水
雲性縱步到陽山元宅諸子弟忻然力追攀菴居三
箇月開懷宇宙寬忽接四明信來書意盤桓天童虛
法席使君語猶端迢迢遣使不問路行難山僧臨
晚景不敢自相瞞搥鼓樂與行四衆亦忻歡先師未
了底應是起波瀾敢問大衆如何是先師未了底一
回飲水一回咽臨濟德山俱汗額入寺以應菴遺規
結制陞座曰數十年前舊公案今日拈來重剖判任
是鐵眼與銅睛也須曳入紅爐煅衆中忽有箇不受
瞞底出來道盡大地是箇紅爐也煅某甲不破只向
他道也知你在鬼窟裡作活計淳熙丙午無病示寂
塔於寺東其嗣法者破菴先等一十二人而澄照自
鏡復住天童

贊曰應菴廓虎丘之風時出入其庭者濟濟耳以其
廢鉤繩而取曲直故竊諱之及密菴開化山不束獄
海不束濟豈非過師之智自與齊眉共鬪者異歟不
然則臨濟宗風何能西咸四七而東登二三也

育王堪禪師

禪師出四明毛氏名妙堪。號笑翁。十歲授以世典。過日成誦。不悅也。乃從楚菴欽潛心釋訓。竟爲大僧。受無用全禪師之囑。住後以持綱不屈。聲達朝廷。朝廷屢以名山居堪。堪去就自若。淡如也。一時爭慕之。堪初參松源於靈隱。不契。偶禪者讀全無用自贊曰。匙挑不上箇村夫。又墨胸中一點無。曾把虛空揣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堪悚然欲見全。未及發會。全公訪靈隱。堪心幸之。松源引座全。乃曰。適來松源和尚舉竹筴話。令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麼。聽取一頌。黑漆竹筴提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情底如何。插嘴堪於此信入。卽隨至天童。告香入室。全公以趙州無字徵堪。堪擬對全。驟擊之。堪大悟。曰。大塗毒鼓。滿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全公可之。堪後出世妙勝。遷金文。又廣孝。始終不務姑息。誠感徵應。紹興乙亥禱雨。有司欲援徽宗事例。以道居僧之左。而尊其符水之術。堪力言不可。遂退。歸雪竇。天竟不雨。童叟謠曰。以右爲左。天曰不可。四月五月。池潭起火。聞於朝。復舊序。雨乃大通。衛藩遂以台山報恩請堪。堪以

台山舊無律宗。乃議十寺爲壇。弘施毗尼。於是四衆雲合。化行南國。乃至屠父行慈。狗盜弭節。奉詔住虎丘。未幾。陞靈隱。衛王特建大慈寺。請堪爲開山首祖。旣而退隱上栢台。郡陳使君邀居瑞巖。居無何。文遷江心寺。乃淳熙壬寅年也。當是時。孝宗留神內典。常製圓覺楞嚴經註。普賜文臣。又嘗召對諸禪宗。如佛照光者。出入禁廷。以內觀堂爲禪師邸。甚盛典也。俄有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爲大利。住持堪駭嘆曰。審是則商賈皆可主法耶。吾道危矣。卽詣闕抗疏。切直數千言。議寢紹熙癸丑年。佛照再赴壽皇。詔而育王席虛。以堪補之。堪歷主名坊。機不虛發。深憐根有利鈍。而法無小大。嘗以頌示諸學。流曰。車牛腦後痛加鞭。棄却黃金抱碌磚。逐惡隨邪至今日。卽非心佛錯流傳。又曰。覺城東際老婆婆。白髮毵毵意氣多。與佛同生嫌見佛。惡人無奈惡人何。又曰。柳毅傳書只自知。得便宜是落便宜。親生愛子都拋卻。痛惜深憐乞養兒。猶以東致石鼓夷。曰。先師法道惟我與。公我旣日就衰頹。無足道者。公今應跡靈隱。利生接物。去就

當如秋葉。奔雲任緣聚散。凡與公卿貴人相見。務翻其窠窟。絕其偷心。若稍有院子。一念挂在胸次。模稜苟合。便成流俗。阿師雖爲萬指住持。何足貴也。詞甚激切。慶元庚申春書遺表上達。并作短語。挽張寺丞主後事。乃跌坐白衆曰。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鎚粉碎。大道坦然。再與曹通守訣別。斂目而逝。其僧臘六十也。後嗣無文。燦燦付愚叟鑑。鑑聞人有實德元世祖。詔住支提。賜號通悟明印。明印去妙喜。其世有五贊曰。碩果不食。厥功偉也。當南遷後。司衡多建中之餘。至今方外。以市名職。吾道微矣。公乃毅然撥亂而反之。正功孰大焉。謂之碩果非耶。殊不知浩然綱領之節。又原於妙喜云。

華藏民禪師

禪師生於嘉定府朱氏諱安民字密印有異表聲若洪鐘。心契圓悟之機。圓悟舉民首衆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充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翔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花叢裡現優曇。蓋民初開講於成都雅。

稱楞嚴獨步。因訪友過昭覺。適圓悟小參。舉趙州拈南陽三喚侍者話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未成。文彩已彰。且道那裡是文彩。已彰處。民聞疑之。次日擬行。躊躇未決。其友謂民曰。君既匡徒。領衆。文彩日彰。倘有從上道理。消不去處。直與堂頭和尚坐而商略。何不可耶。顧而蘊結胸次。無乃病乎。民唯唯。遂告香入室。圓悟徐舉楞嚴徵其心之所在。民多呈義解。悟笑曰。座主他日入地獄。莫怨老僧不道。民愕然折節。胡跪求說前旨。悟又笑曰。文彩已彰。民俯首出而嘆曰。禪門委有長處。葉公之龍不足貴也。即散講依栖焉。一日白圓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尋常拈椎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下喝。敲床時豈不是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唾之曰。你元來在者裡作活計。民於此信入。復請曰。古帆未挂時如何。悟曰。庭前柏樹子。民積滯頓豁。踴躍出曰。古人道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巨壑投於一滴矣。於是民之美譽溢叢林。佛鑑聞而笑曰。何日吹到蔣山門下。別有商量在。民後謁鑑。鑑問曰。

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曾向你說麼。對曰。合取狗口。鑑變色震聲曰。不是者箇道理。曰。無人奪你鹽茶袋。叫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爲你說。我爲你說。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參。去鑑呵呵大笑。以殊禮延之。民遂開法保寧。而建康縉素強民。至華藏陞座。以篆鑄委之。座下各趨而去。民知中計。嘆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子撲。是時海內宗風大盛。叢林最小者。千指聚集。民獨嚴持風裁。揚無雜賓。春農之役。常躬爲之。至法鼓鳴時。龍蛇競勢。民不禁也。示衆曰。衆賣花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筭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藹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峯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饒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山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又從華藏退居故里之中峯。乃以圓悟曰。拂付之寶印。會圓悟歸蜀。民遣印省之。悟問曰。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印豎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印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一衆改觀。而民公之望益重。民竟無疾。終於本山闍維。

心舌不壞。舍利無數。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焉。

徑山印禪師

寶印禪師者。嘉州人。號別峯。初業儒。棄儒。剃染。業華嚴。又棄華嚴。從華藏民禪師。悟明心要。其祖圖悟每譽之。謂印有超師之略。印之名遂著。乃通謁於妙喜。自稱西川法姪。時徑山多士。竊笑之。妙喜問曰。未出劒門。關與你三十棒了也。印遂展拜曰。不合起動和尚。妙喜忻然。顧左右曰。你們騎馬。越不及是日。萬指叢林爲之震動。於是西還。開法而兩川素稱義虎之雄者。皆從印遊。印仍慰其開講曰。宗教無二致。而公自岐耳。公以無欺心而演教。教中之宗也。我以無欺心而弘宗。宗中之教也。我佛初轉四諦於鹿苑。而憐陳如。乃無欺之首也。後拈枝花於靈峯。而迦葉。乃無欺之終也。故其間談經三百餘會。皆以無欺法而利無欺衆。公但自反。能無欺乎。既無欺矣。以無欺舌而流無欺教。則教與宗是一是二乎。惟諸公勉之。印又出峽住持保寧。次遷金山。自金山移雪竇。自雪竇補

雙徑其衆盛矣。嘗示衆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備陳如比丘最初悟道，眞淨拈云：今日新豐洞裏，祇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卓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裡，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祇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又曰：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只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祇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祖是佛，不是佛；是祖不是取捨，未忘若道祖佛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佛，顛倒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虫裏紙帽，好笑。又驚人，又曰：將心除妄，妄難除，卽妄明心道。轉紆繩底，趨穿無忌諱等閒一步。一美藥，印年遇日常宴坐匡牀，頽然一老比丘士夫，訪拜牀下，愛慕倍於父母。孝宗皇帝知而召之，印以足疾辭，不奉詔。帝賜肩輿於東華門內，迎入選德殿，初禮臣議朝儀，及見印直登榻，踞坐，羣臣皆失色。

帝喜其眞率，乃問圓覺之旨。印隨機酬對，帝默有契，輒注圓覺經命印撰經首之序。自是東華門置禪師，與以備顧問。十五年冬，力請菴居。紹熙改元，過訪智策禪師，兼與言別策問。行日，印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鷄鳴時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顯色明潤，髮長頂溫。又七日，擇退居之西岡而闢焉。謚慈辨禪師，塔曰智光。

贊曰：民禪師義壇之翹虎也。一入昭覺之門，翻然易轍，與夫抱英敏之姿，負昂藏之表，甘若捭月之猿，趨陽之鹿者，豈非日劫相倍乎哉？師以已愈之方，施之別峯，印自然水乳合而針芥投爲萬古我慢之正鑑，是則西山亮何足爲多耶。

道林淵禪師

淵禪師者，失其里氏，木訥寡文，爲人無競，嘗點胸自警曰：參方須具擇法眼，不然踏碎鐵鞋，何益哉？是時吳楚法席以物色相勝，獨大滄月菴果公峭甚，室中惟置一方木榻，兀坐如鐵，撒霜雪不釋，每誡知事不可以軟語誘人，學流見輒引去。惟淵堅依決擇，每受

訶責株立弗避月菴每切齒熟視而休有檀家人山求法月菴因起謂衆曰奚仲造車一百幅拈却兩頭除却軸轆打圓相曰切莫錯認定盤星淵於此盡脫廉纖後出世潭州道林法嗣月菴月菴嗣開福寧寧入五祖演禪師之爐韞故淵爲演克肖之孫也同出月菴之門有八人各化一方獨淵瞿然以卑自牧羣賢競起成礙之故道林聲價甚邁窮谷璉管曰道林領下有逆鱗不可撓他有僧挺身曰便撓時如何璉曰橫屍萬里僧傳語道林淵曰窮谷瞎禿錯下名言僧請別置一答淵曰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于是禪流往來馨炙其語僧問曰雪峯一問德山低頭使歸方丈意旨如何淵曰奔雷迸火曰巖頭道其未會末後句又作麼生淵曰相隨來也曰未審那裡是巖頭密啓其意處淵曰萬年松在祝融峯曰三年後果遷化還端的也無淵曰摩尼達喇昨爰吒淵令不易出出則風行草偃而便懶之弊靡然易向然復不馳刺檀家日以鋤鋤爲佛事普請歸忽拈拄杖告衆曰離却色聲言語道將一句來衆無對淵曰動靜色聲

外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竟是誰會言訖倚杖當軒莊立而逝

贊曰余讀東山演祖語錄則青山白雲開遮自在嗣後尊宿肖之者幾幾豈碧潭明月撈捥方知乎今揀道林數語頗類之不可不傳之也然月菴恣於孤硬而道林繼之青陽解凍矣萬類不獲榮願者未之有也

白楊順禪師

法順禪師者綿州文氏子也棄家行脚觀寶輪藏迅轉頓徹教外別傳之旨得受記於龍門佛眼同出佛眼門者有高菴悟竹菴珪雪堂行輩順住白楊時其同門俱播令名矣獨白楊敗屋數楹東傾西壓以木丫支拄焉順曰攜盃袋走撫之鄉城至晚或負斗粟而還及門數十人樂與之俱每夜多必踞據木牀徒屬或栗足側耳而聽曲折順曰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捲回寒雁一聲情念斷霜鍾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殘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

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祇向它道却被你道著又曰
鷄啼曉月狗吠枯樁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不見處
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黃撫州尺六狀紙原來
出在清江大衆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窓
又曰風吹茅茨屋脊漏雨打闌黎眼睛溼恁麼分明
却不知却來者裡低頭立順住白楊旣久激勵學者
妙有方略雖枯淡不堪有青原紹燈輩始終侍從後
俱出世大顯其聲順老疾一日諸山趨詢順起示衆
曰久病未嘗離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
緣對窓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衆
中具眼者試爲山僧指出病原看衆爭下語順乃拈
掌一下作嘔吐聲曰好箇木枕子便趨寂依法闍維
收五色舍利并諸不壞者曰目睛齒舌數珠座於寺
西初順在龍門時雲居處席聞高菴悟表裡端嚴
龍門時之悟固辭佛眼勉其出住悟仍不就順告悟
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蓋素分也況雲居爲江
右名利之首安衆甚便沾沾小節奚足喜焉君應之
順雖不敏願請爲轉悟乃欣起於是順自爲藏主遊

賢真收任維那通鳥頭典知客應菴華蒞副寺德用
爲監寺自圓爲首座故佛眼之風大振焉
贊曰余初閱師行實疑其爲曠涼之士逮味師語句
乃政黃牛端獅子之上也高菴最勁挺不近人情師
降尊招賢闡揚一代時教其跡豈可測哉然其示枯
淡於一時流膏腴於百代於戲尙矣

徑山塗毒策禪師

塗毒禪師名智策祖籍天台陳氏幼入塾強記父攜
遊桐栢宮策見古石相問曰此爲誰其父曰周之義
士伯夷叔齊也策低首良久曰審如是則人世富貴
不足取矣父奇之又過護國寺偏觀僧寮佛舍恍憶
前因堅求脫白父亦不阻其志遂爲大僧首謁國清
光光指見萬壽圓圓曰甚處來策對曰天台曰見智
者大師麼策曰卽今亦不少曰因甚在你腳跟下策
曰當面壁過圓曰上人不紅而秀不扶而直欺之不
可聞雲巖遊老人退居武寧策趨求依道經雲居阻
雪月餘偶聞板聲大悟不俟籌達武寧適游庭坐乃
指策曰何處見神見鬼來策曰打破虚空全無把柄

游搖手曰。未在策曰。東家暗坐。西家厮罵。游大喜曰。他日起家一麟足矣。於是親侍久之。辭應雙徑游。謂策曰。聞揚一代時教。必須福與慧齊。汝福不逮。慧吾爲汝憂。策對曰。惟愁已眼不明。已眼若明。卽獨對聖僧喫飯。何歎焉。游以爲賢。旣而果策一人大唱黃龍之道。蓋游初爲儒生。不屑貢籍。棄名出成都。道遇黃山谷。山谷見游風骨不凡。乃同舟下江陵。竟染衣匡廬。而投機於湛堂。準準之師。眞淨文文。師黃龍。南是南。爲游之四世祖也。游年九十三。退休武寧。扁曰典牛典牛之戶。無冗履閒。和牧牛頌。寄張無盡居士。其頌曰。兩角指天。四蹄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無盡發笑曰。狂翁故態也。策主叢席。其拈提大類。湛堂操重堅勁。又似黃龍。故黃龍三關之旨。至策爲之一新。嘗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怎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汝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錐抵指徑山。則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花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鍼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又曰。一見

便見。猶隔鐵圍。玄沙老漢。腦後痛錐。名高豈在。鵝頭石路上。行人口似碑。慶元庚申。秋上堂。撫法座曰。此牀子。我不復臨矣。汝等當以文祭我。明日沐浴更衣。端坐。命供頭設祭。弟子如命。鞠躬拜。跪宣其文。策傾聽。至尙饗爲之一笑。遂引聲曰。四大旣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竟化

贊曰。眇視報緣。獨尊道眼。盛衰之跡。何足浼焉。此蓋中峯贊公生平之略也。或恠公大洩典牛之氣。門士如雲。全不肯諾。豈王刀有異耶。抑精金躍冶乎。雖然不肯諾中。卽肯諾矣。末法覓人肯諾起。自雌黃哀哉。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五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六

紫籜山沙門自融撰

門人性磊補輯

松源嶽禪師

禪師名崇。嶽號松源。乃龍泉吳氏子也。師事密菴得法。後凡七豎刹竿。有嗣一十二人。人各有名。嶽爲人

重囑每見貴客則問曰大力量人因甚。蓋脚不起見禪流則問曰明眼衲僧因甚。脚跟紅線不斷有對者。輒晒而顧之時。稱獄得應菴之機。得密菴之用。云。靈獄早歲厭塵棄家。以白衣參靈石妙不契。卽上徑山。徑山萬指軒騰。獄隨衆末聽妙喜。杲和尚說法。蒙無所知。但聞杲盛贊。當今應菴真得臨濟正傳。獄輒走參應菴。應菴益難近。獄乃奮勵垢面露肘。不暇恤。應菴憐之。示獄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獄隨聲進曰。鈍置和尚。應菴喝之。獄有省。應菴笑曰。者俗漢。成得甚麼獄。乃求剃髮。時年三十矣。既受滿分。戒入闔。見木菴永永諦視曰。樹倒藤枯。知落處麼。對曰。裂破曰。瑯琊道好。一堆柴。對曰。矢上加尖。永休去。於是獄益自負。永曰。公每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論人不得。獄曰。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固難矣。論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骨髓。何難哉。永舉手反覆曰。明明向你道。開口不在舌頭上。獄憤去之。出嶺逢二道者。耦坐評論諸方獄所舉心肯者。道者皆拂之。獄曰。如是則誰

可。君意道者以指書密菴。不凡四字。獄已知密菴爲人。遂至衡之西山。折節事之。幾進商略。密菴殺笑之。獄復心疑。乃至密菴移居雙徑。徑於入室時。始徹木菴道。開口不在舌頭上。久之出世。澄沼演唱宗乘。以報密菴湖海以獄言行。無欺多從之。遷光孝。遂有大名。慶元間。詔移靈隱。蓋晚年也是時。門弟有文禮輩。已闡化大方。獄仍陞堂入室。從未以風晨雪夕不打參。鐘管以秘魔擎叉語接。謙頭陀以有賊無賊語接。壁道者以心學無聞語接。陸遊樞密遊得證後。隱鏡湖。自稱放翁。嘉泰壬戌秋。獄年七十有一。忽召衆言別。有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警轉玄關。佛祖同措。跏趺脫去。塔於北高峰。獄居靈隱時。與密菴尊嚴無異。初密菴居靈隱。獄首衆。僧密菴常稱疾。闔戶不許通。謁潛上座竊議之。獄曰。不然。師嚴道尊。千古明鑑。當今汲引豪貴者。將謂行道建立爲心。殊不知禮輕則慢。易生辭繁。而情識長。塵勞卜度。安有了期。緇俗既爲道而來。必發露真心。至誠激切。然後一言入耳。永爲道種。兜率悅之。待張無盡。棄縣省之。接浮山。遠是

也若區區老婆禪何足重哉

贊曰。獻公以白衣有省於應菴語下。固非草草矣。終乃死心於密菴。其祖父垂奧如樊。將軍擁盾入鴻門。孰得而禦之。故驅耕奪食於分座。靈隱時班班著聞。見焉不然。彼天目禮輩。各抱奇志。其甘入公穀中哉。

淨慈雲禪師

禪師義雲者。號退谷。福州閩清黃氏子也。黃氏世以詩禮傳家。雲有異姿。一目數行。然個儒不善浮沉。每病其宗不達聖原。各執隅說。疑悞後學。乃淹貫性理。先輩重之時。有胡嫗居烏石山。年將百歲。精術數。眇忽不遺人爭謁之。雲亦詣嫗。嫗大喜。款留數日。乃謂雲曰。君福人也。當有大遇。我目下即歸國。有一敝裘奉贈。聊表殷勤。雲受歸。恠其重折線路。皆珍珠碎金。雲失足嘆曰。嗟乎。七尺丈夫。乃爲胡嫗所買也。遂沉棄其妻於江。而北遊國學。羣士俱出其下。因釋中庸有所悟。入裂縫掖而去。問道於山堂淳禪師。淳曰。子以聰明之質。枉顧山塾。山塾毫無所長。試言子之見處。爲子證據。雲論靜定工夫。娓娓千餘言。淳曰。子所

說道理。似不違背。更有一問。譬有一人。正走後面。百千虎狼趕來。又有一人。扯住要問。靜定工夫。若答它後面虎狼。迫至則傷身。失命。若不答。他則靜定工夫。安在。汝於此時。畢竟如何。施設雲茫然。淳公大笑而起。雲徹夜慚惶。撫膺嘆曰。塗路之學。終非實著。乃求落髮。擇繁務以自勵。且勇不自矜。行脚至吳。見鐵菴鐵菴與語。大奇之。雲又辭去。鐵菴曰。抱道衲子。須以已度人。不可矯激。其行自居清白地上。以駭騁俗。於此行去。形卜於影。毫不生慚。斯可爲人師範。雲書其語於襟。遂造靈隱。機契佛。佛移住育王。雲爲首衆。佛。佛命其秉拂。以爲宛如雪堂。惜妙喜先師未及見也。遂以妙喜所付袈裟披雲。雲出世香山。次繼育王。育王以佛。佛遺風規模。濶大歲計。浩繁雲獨以朴儉爲先。中多引去者。宗印禪師過訪雲。奉蔬食之外。焚爐對坐。永宵清談而已。印心笑之。間謂雲曰。米淡家風。千秋美典。至若尊宿士夫。過我山門。禮體似不可簡也。雲良久謝曰。我非不知也。老人住世。德尊寰宇。歲計動滿千萬。諸方相習成風。非錦屏大碗不

見客雲骨竊惟以爲過當。據蒙見如尊宿。惠慈山門。有幸住持。則當率衆翹勤。恭請普施法利。此待尊宿禮體也。至於士夫爲道相訪。住持面無詭色。心無求事。直辭開導。俾責人知有林下氣象。其禮體也不亦優乎。否則古風凌夷。必爲明眼取笑。印大然之慶元間。詔雲居淨慈杖履渡江。同禪徒數十皆敝衣楚楚。意貌翛然。武林吏佐併紳士。迎於途。私相慰諭。易其華服而尊禮如一。佛出世焉。既主淨慈。規制畫一。與育王時無異。惟提唱綱宗。以爲供養。其上堂曰。奔流度刃疾。燄過風。啐啄同時。雌州萬里。有的道。如人學射。久習則巧。殊不知未教以前。中的早涉紆迴了也。趙州到茱萸。靠卻拄杖。則且置。只如坐上座。道聖箭子折也。作麼生喝云。若不同牀睡。安知被底穿。又曰。昔僧問雲門。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甚處懺悔。雲門曰。露還會麼。斗轉風雷吼。星移海嶽昏。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開禧二年。示疾。侍僧以榻施褥。雲叱去之。曰。吾末骨立也。安用此。遂卓杖別衆。曰。意烏粹粹。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踏著。臨行業識。茫

◆ 作疑釋

茫一任諸方卜度。投杖歛目而寂。
贊曰。昔高菴聞成枯木。住金山。修甚嘆曰。比丘法貴清儉。豈宜如此。此與後生習輕肥者何異。得不愧古人乎。按退谷處。可爲之秋。而能簡約。乃爾其清操。眞足龜鏡將來。

靈隱善禪師

禪師名之善。吳興人也。其先劉姓。世歷廬山。善自視。歆然年十三。志決出塵。其親謂之曰。吾家歟。唾青雲之上。若更何慕。而欲爲之善。對曰。欲爲佛耳。其親惻異。知不可禁。乃許受業於齊政沙門。內行純粹。人敬愛之。出入經論。胸無宿義。乃偏扣禪坊。未得究竟。晚謁佛照光禪師。辨論風旛。公案光不諾。善固求明破。光示曰。非風旛話。露全機。千古叢林起。是非咄者。新州賣柴漢。得便宜是失便宜。善厲聲曰。啊哪。卻只恁麼。光以杖擊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光自此旬月不下堂。問其故。光曰。吾妙喜先師。擔子幸卸肩矣。善歷衡湘。遊廬嶽。保養聖胎於妙高峯下。疊柴爲室。不謀宿春。一住十載。時以妙峯尊宿稱之。

嘗詠曰。廬陵米價報君知。浩浩塵中識者稀。回首不知何處去。白雲流水共依依。又曰。有時笑兮有時哭。調高和寡難拘束。一派清音徹九天。風前誰解聯芳躅。隣山有座主。自負妙悟楞嚴。攜數徒。屬訪善善。振坐相視移時。座主曰。昨見大慧。有八還頌曰。春至自開花。秋來還落葉。黃面老瞿曇。休搖三寸舌。語雖工。僧但未出經意耳。善驚召座主。座主應諾。善曰。經意且止。還出得大慧。老人意麼。座主呬唔莫措。善呵呵大笑而起。座主歸。避席數月。復具師弟禮。請益於善。善示偈曰。沒絃琴上無私曲。一曲彈來轉繞。繞斷。峴流水少知音。六六不成三十六。善東遊雁山。闡法於臨海。慧因歷洪福。遷萬年。乃示衆曰。久參高士。眼空四海。鼻孔撩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是時善之名滿江南。卒退休阜亭。道俗仍以明州瑞巖居善。居無何。平江晉陵請符登至。善任緣而應。不執可否。善既久。領衆事。法令益略。納子益新及卻天童赴靈隱。蓋暮年也。雖檀

旋。憧憧善仍蕭然。一衲室中。長物竹筴。禪杖而已。端平二年。自題小像。遺龍濟宗。整復誠諸弟子曰。像法垂秋。名利根深。如象沒深泥。珠沉巨海。誠浪塵緣。終無了日。我爲僧七十餘載。目之所到耳之所聞。衛護法門。隱忍受垢者。間或有之。求其不奉明詔。不接公卿。如寒巖枯木。確不可回者。尠矣。人但知法門。絲顯而盛。殊不知絲盛而衰。故有緣之功於法門者。其功一時也。無緣之功於法門者。其功萬世也。諺云。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又豈謬哉。九月二十八日。書偈。跌坐瞑目而寂。壽八十四。僧夏七十有一。火浴舍利無數。門人善珍號藏叟。丐清之鄭公爲銘。塔於靈隱之西岡。

龍濟整禪師

宗整禪師者。號友雲。姓王氏。廬陵人也。幼不茹葷。年十九。辭親修大僧事。長者多器之。旣而遍見大有道者。不事宗乘章句。獨以睡夢時。不能作宰爲憂。晉陵華藏善公遷靈隱。整南渡依之。踰年。機不合。擬別參。未發。偶見僧讀珍藏叟自贊。整亦隨。既乃咀嚼其語。

始駭靈隱門實非泛泛也。其詞曰：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醋。一著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鑿遂堅志，請益於善而兄事於珍久方契旨，辭去道。繇佛頂峯下，倦行憩山莊，磐石愛其山林，蔚蔚指問莊叟，告曰：內有龍濟古寺，先係修山主故址。今廢，鑿曰：居之可乎？莊叟曰：彼中狼虎甚多，師能居之，何不可？鑿竟剪棘縛茅，以居。木食澗飲，或雪寒無宿火，日啖菖歎數寸而已。有時長笑而吟曰：山僧有分住烟蘿，無米無錢莫管它。水似琉璃山似玉，眼前儘有許多靈隱善公知之大喜。自題小相以贈鑿曰：妙峯孤頂草離離，橫按竹筵三尺鐵，只許佛頂龍濟知。父子不傳真妙訣，於是有志之士，凜風而嚮之。因人建立叢社焉。鑿嘗書門曰：除卻眼耳鼻舌，那箇是你自己？若也道得，許你親見龍濟。其或未然，且居門外有對者，鑿皆叱逐之。珍藏叟聞而笑曰：甚麼爲人？其靈龜曳尾乎？雖然，也是六月霜花，乃遣僧問曰：和尚曾接得幾人？鑿曰：山僧失利，僧回舉似藏叟，叟唯唯，乃疏辭徑山，推鑿代之。鑿曰：

先師龍土未乾遺訓在耳，矧我龍鍾無似之人，更何所圖？甘言軟語，而與朱紫爲隣，哉！稱病不起，鑿年八十，日不停務，夜據匡牀，合衆環聽，垂訓孜孜不倦。一日告衆曰：先師春秋八十有四，吾年雖得企及，但法運衰矣。罪在我躬，言訖涕下。已而彈指一聲曰：只此是別衆語也。僧問：臘月三十日時如何？鑿曰：門無索債人，衆懷然請開。末後方便，鑿曰：一燈在望，更無言說。大地平沉，虛空迸裂，泊然而化。塔於佛頂峯上，初道俗請建壽塔，鑿固止之曰：何哉？老僧朝死夕埋，獨汗龍濟一塊土，不必尋山擇地也。我每笑溺信形家圖穴，與旺使聖賢法，緣媚於黃土，顧而爲之，豈初心乎？

淨慈自得暉禪師

贊曰：妙峯父子始末行藏，不彙而符所謂水月交羅，鏡燈互入，豈可以孤峻而病之易曰：十年乃字反常也。

自得禪師名慧暉，乃會稽張氏之寵子也。自少割愛辭親，得度於澄照寺。孤錫雲遊，見長蘆真歇，以爲有

所證於閃電機下。竟南歸。所遇叢社如逆旅。一閱而棄之。遂投謁於覺宏智和。尙宏智威德自在。道望隆。當世當世見者皆爲神悚。暉獨心負所畜。不藉通詞。特擬觀光於座下。宏智熟視暉而容之。暉微疑其所。以乃自請挂塔。宏智召暉至榻前。詰以寶鏡。頌暉驟進。語智正色遣出之。暉乃折節自悔。從前實惜一齊放下一夕。正往聖僧前燒香。適宏智來前。暉見之。頓悟大旨。自爾問答無滯。得授記。前焉紹興丁巳。開法補陀。馳其提唱。語於宏智。宏智大悅。其語曰。朝風凜凜。掃寒林。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紅到岸。六憲虛映芥。投針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閒閒耀古今。戶外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又曰。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被人喚作拭不淨故。岳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請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又曰。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須計較。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此是叢林飽。

參句諸人還委悉麼。歷老不知堯舜力。鑿鑿打鼓祭江神。谷之神樞之要理。許旁參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閒。月雖晦而彌炤。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於是補陀風範與天童並峙。其遷萬壽次吉祥。又雪竇皆名公巨卿爲之勸請。淳熙丙申。有詔補淨慈上堂。曰。皮膚脫落絕。方偶明了身心一物。無妙入道。實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妙明田地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方知白雲兒。靈靈自炤。青山父。卓卓常存。機分頂後。光智契劫前眼。所以道新豐路。分岐仍鼓新豐洞。分湛然沃登者。登兮不動搖。遊者遊兮莫忽速。亭堂雖有到人稀。林泉不長尋常木。諸禪德向上一著。尊貴難明琉璃殿上。不稱尊。翫翠簾前。還合併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真宗。不墜合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郵當是時。大振曹洞宗風者。多出宏智之門。瑞巖有石窓。恭光孝有了堂。徹常州善權有法智。而聞菴居翠巖。法真居清涼。乃至大洪長蘆皆屬焉。以故淨慈典職班序者。半皆諸方弟姪。誦唱叶譜。稱爲新豐。

正韻也。庚子秋退歸雪竇。白髮垂肩。逍遙怡懌。愛攜禪客。談空白日。而笑落青山。常作偈曰。重重去盡。自平常。春煖風和。日漸長。戶外鳥啼聲細。碎巖花狼藉。滿山房。以癸卯冬月二十九沐浴而逝。瘞於明覺塔右。

贊曰。暉公以奇雋之姿。英發銳上。睹影響於掣電光中。便肯承當。及入天童。爐鞴鎔成大器。輒能振大聲。以達九重。其境何順也。細簡今古。匪流則亢矣。公乃履滿不溢。順而能節。抑何謙以退也。芳型在望。不禁高山仰止之思云。

北磬簡禪師

禪師名居簡。出潼川王姓。號敬叟。又稱北磬。蓋居北磬之日久也。簡姿秀而文。當世尚之遊廣福。讀出世典。輒棄冠具。戒參別峰。別峰指見塗毒。塗毒示其心要。簡以從前所學。湊泊不可疑情。猛切常立達旦。偶過擇木寮。閱萬菴語云。欲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簡於此忽省。以爲萬菴與佛炤同條。遂別策造靈隱。機

契佛炤光禪師。於是往來妙喜。下尊宿一十五年。激揚宗旨。大有力焉。乃辭佛炤。經甌閩。歷江西。過羅湖。訪仲溫。仲溫與論大喜。曰。妙喜之後一人也。乃以妙喜居洋嶼。菴竹簞爲贈。且曰。公之後必大。未幾。出住台州紫籙。還報恩。及廣孝。名大振。退居武林。飛來峰之陰。卿士麇物色之不顧。當是時。出佛炤之門者有靈隱善徑。山瑛。天童派東禪觀上方銑。交章勸簡。應旰江刺史之命。又不顧。而江州使者以東林雲居力致之。簡亦不顧。乃壽北磬集。行世宿儒附之。棄水心曰。簡公話柄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兒女。塗青染綠未禁春。簡嘆曰。狼虎之害世人易知也。文章害世則難知矣。狼虎在山。藜藿不采。文章欺世耳。目沉淪余比見近流。施爲濶略。非先聖之言不言。非古哲之跡不舉。然境風乍飄。榮辱無主。取快一時。名節掃地。則向之所言所舉。皆爲飾詞。以欺世者也。欺世之害甚於狼虎。余頗躬不逮。深爲是懼。所見所聞。偶筆成集。若稍存心。欲以詩文鳴世。則又吾教之罪人也矣。遂燬板。晚居淨慈。其門人大觀以高菴

楞嚴綱要。頌請簡發其旨。簡向慕高菴爲人。乃聯和而序之。淳祐丙午春。示衆曰。識得一萬事畢了。事納僧一字不識。直饒恁麼。未稱全提。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歸方丈。大書四月一日珍重六字。至期言語移時。歛目而逝。簡初在紫籜。委羽有二姓爭竹山。竭產不已。仙居丞啓簡諷之。簡示以種竹賦。二姓之訟遂止。台氓謠曰。簡公筆甜如蜜。

贊曰。齊桓侯有疾在腠理。以忽扁鵲。終至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而末造衆生。言行參差之疾。不啻在骨髓間也。故北彌生平行李。惟恐鍼石之不逮。然以文字得度者。則北彌法化寧。當有別論也。否乎。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六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七

徑山無準範禪師

無準禪師者。諱師範。蜀都雍氏子也。九歲依陰平山沙門。試經目不遺炤。紹熙五年具戒。訪道乃求坐禪。訣於老宿堯公有信入。卽出峽。謁佛炤光禪師。光曰。生緣何處。對曰。剡州。曰。帶得劍來麼。師便喝。光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又過靈隱。參密菴禪師。密菴不易見。乃入破菴先首座之室。先與語。陰奇之一日。要師遊石笥菴。有道者問胡獼子。捉不住時如何。先答曰。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恍然大徹。失聲曰。諾。先大喜而歸。師遂事先公。赴穹窿。蓋先以師深得玄要。主賓之旨。可倚重。正宗也。先公移居臥龍。師辭遊天台。尋開法明州清涼。以香醪破菴先公。於是吳越知名。師初寓瑞巖。夢偉衣冠者持茅授師。及至清涼。見伽藍像。卽向所夢者也。茅乃神之姓焉。三年遷焦山。次三年遷雪竇。有大名者皆歸之。乃示衆曰。面面相看。眼眼厮覷。衣外別傳。有甚憑據。到卻門前。刹竿著鳳栖不。

在梧桐樹。又曰元元地思量。無可得思量。無可思量。處真箇好思量。大庾嶺頭逢六祖。鰲山店上見曾郎。又曰賊火相逢恰五更。現成賊物不須爭。暗中多少都分了。天曉依然各自行。又曰日面月面突出難辨。擬欲擡眸空中兩片師。居雪竇三年。詔補育王。又三年住徑山。居無何。徑山燬。知事者懼師引咎自歸。一衆咸安。師整頓荒基。說法如故。仍請希叟爲副寺。退耕爲監院。別山智爲化主。雪嶺欽爲座元。未久寺成。朝旨召入。慈明殿陞座。師舉賓頭盧尊者赴阿育王宮。因緣乃曰。君王一語出如綸。尊者眉毛八字分。四海風清烟浪靜。碧天無際水無垠。上大悅。賜金紋袈裟。號佛鑑禪師。六年。徑山復燬。燬之夕。風雨暴作。師端座別舍。漠然不問。且笑。且吟曰。雨散雲收後。崔嵬數百峯。王維雖妙手。難落筆頭踪。仍結茅安衆。寺復成。又去四十里。別築萬年正續以憩。雲水不遠。復建精舍爲歸藏所。藏前後所賜宸翰。敝室左右奉祖師與先世香火。或期誕諱。必爲飯僧。佛事以贊冥福。蓋蜀亂師之先祀絕矣。故祠之上。聞嘉嘆。賜名圓紹菴。

淳祐戊申。又小築於明月池上。爲退休計。師臘既高。綸音次序存問。不間。師惟歷書古德機緣。謝對而已。或大賓過。山師獨揭心宗要領。問答南北。國運師俯首一默而已。己酉三月。望陞座。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強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了也。乃起抖衣曰。是多少。遂區囑後事。復手書達上言。別上遣中使慰問。後事。師曰。來時空索索。去時赤條條。更欲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寂塔於圓照菴。嫡嗣有雪嶺欽禪師。贊曰。南堂謂師居五峯法席之盛。不下妙喜時也。衆多糧少。而重罹回祿。不無奔走四方之勞。想見其曲折。苟非以荷負正宗爲心。則安能蓮條若此。嗚呼。南堂其知言矣。

別山智禪師

別山智禪師者。蜀人也。其先楊姓。世有顯任。智既生。正信之家。幼絕世緣。七歲。紹印沙門。化爲行童。授以圭峯圓覺。敘脫口成。誦宋嘉定癸酉試所習得度。其年十四矣。又五年。參仰牛全於昭覺。經二載。苦制。

話頭不敢展。每至後夜。或假寐而已。偶聞姑蘇僧誦殺六嚴法語。字字皆點著自己禪病。時臘住姑蘇之穹窿山。智徑走見。以古德因緣求指。嚴惟瞑目端坐。展掌示之。不決請益。嚴如前無它語。於此又二載。智所求益。竟不換機智。乃擬簡藏經融會本參。因閱華嚴善財入彌勒樓閣。見閣中有無量不可思議諸佛境界。有省默舉祖師公案。皆會節目。舉似於嚴。嚴方啓齒。曰。雲見桃意。在甚處。對曰。萬緣叢中紅一點。幾人歡喜。幾人嘆。嚴以爲然。乃可之。智復遍歷名席。俱獲美譽。渡錢塘。遊天台。友斷橋。倫見無準範禪師於雪竇。範棒喝風馳。智結舌。不能仰對。範每受參。垂問。智每擬當機。瞻視範。公不能進措一辭。乃私嘆曰。我生平所參。所悟。底皆死法也。死法何濟哉。乃盡捐宿負。堅依範。公久之。於範公棒喝中大通妙旨。遂呈偈曰。用盡工夫。夜欲闌。東挑西撥。見還難。無端豆爆寒灰裡。便把柴頭作火看。範公遷育王。徑山智皆負包與俱。徑山煖知事者多。懼勸範棄之。智曰。不可。昔南禪師住歸宗。歸宗被火。有司責其咎。南尚

順而居之。以故南公之名大重。今徑山雖火。而時清道泰。且堂頭和尚。以各自歸。無棄去之心。我輩爲人子。臣當仰體君父之心。父子君臣道合。反廢爲新。庸何慮焉。智於是自充化主。而殿閣樓臺。從鼓舞中湧起。五峰矣。嘉熙二年。出住洞庭之天王寺。以真言實踐接納。方來。然好貶剝。諸方江湖。以智天王晒之痴。絕冲嘗問洞庭來僧。曾見智天王否。對曰。學人適從天王來。曰。尋常有何言句。僧舉天王示衆語。曰。帶鎖擔枷。招罪犯安禪。入定坐深坑。兩頭踢脫。無依倚。一箇閒人。天地間。冲笑曰。恁麼則智天王罪過不少。丞相遊公侶。以西余虎席。請智補之。未久。智自西余荷策遷金陵之蔣山。參徒蟻聚。名滿淮南。悅堂闍道者。初遊吳。聞智尋常。怒氣。嘆人不減。居天王時。乃謁智。智問曰。是何法諱。對曰。祖闍。近離何處。對曰。江西。曰。馬大師安否。對曰。起居和尚。智拽杖。便起。闍躡履。便行。侍僧問曰。適來者僧。未知留否。智笑曰。是必去也。侍僧出訪。且過堂。果去矣。闍住後。乃曰。我當時只肯別山。收不肯別山。放寶祐四年。天童火。無少剎州帥。

吳公潛以疏聞上。上以智居天童。智曰。攜吾白骨以伴青山足矣。興復之事。豈吾望也。遂於瓦礫堆中。構草廬以安衆。三載之間。松關盡處。青山捧出梵宮。而壯甲東南焉。智處衆能。耐小節。深得禪子之心。禪子互相頌曰。吾師諱祖。智即弘智再來也。景定改元九月朔。示衆曰。雲淡月華新。木脫山露骨。有天有地來箇箇眼睛活。乃掩室。復令傳語曰。不及相見各自努力。越十日。珍囑後事。叉手捐世。壽六十一。坐四十七夏塔於中峯。

贊曰。我師翁悟老人。新天童時。修輯歷祖石塔。余得見智公之塔。圯於荊棘叢中。及攷天童中興圖誌。惟公大有功於天童者也。公初事無準。居徑山。以大義鼓舞。遽成五峯樓閣。後公居天童。不三載而重興莫大之精藍。亦座下有其人而鼓舞之。嗟乎。非忠於事上。誠以接下。曷克有此哉。

淨慈斷橋倫禪師

斷橋和尚名妙倫。姓徐氏。台之黃巖人也。弱冠欲入瑞巖隣寺出家。其父兄不許。強倫治生產。倫不樂業。

乃遯永嘉圓頂於廣慈寺。受戒歸省。得問道於瑞巖谷源禪師。源以麻三斤話示倫。倫大疑之。如面千尺鐵牆。因隣僧讀楞伽經曰。蚊虻蠅蟻。無有言說而能辨事。倫有省。會無準範公中興雪竇。雪竇風峻。禪者不易上謁。倫下包直趨方丈。左右莫能止。範公怒曰。甚處來底。對曰。瑞巖。曰。到此何爲。唐突若是。耶。倫從容進曰。實爲己躬事。切來呈似耳。曰。有甚驢事。馬事。試舉看。倫乃陳其所得。範曰。狗子因何有業。議倫進語。範不顧。如是滾滾不住。連進三十語。範俱不顧。擬再進語。無可湊泊者。乃跪泣請曰。師寧無方便乎。範公憐之。以古頌示曰。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倫悚慄。沉吟忽聞板響。通身汗下。連拜。範公足下。範笑曰。我不汝欺也。倫弗吐一詞而出。範公移居育王徑山。倫皆從而相之。是時出公門者。雪巖欽。別山智等。各化一方。稱有道焉。倫亦領祇園小刹。據室燒香。甚有大體。一時名衲趨其座下。院窄無所容。移居瑞巖。又移國清。倫爲人徑直無諱。好采羣言。評量古今。議論既出。如東溟新然。皆援經

據史如披曉鏡。人以爲博物宗匠。若智若愚。爭議一面而後已。晚居淨慈。嘗謂衆曰。荆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荆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真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橫按拄杖曰。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踞又曰。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脂豎起手指。頭玄沙築破脚。指頭拈拄杖云。都來不出山僧拄杖頭。何以見得卓一卓。曰。一葉落天下秋。又曰。達觀顙云。七佛是性。慧萬法是心。奴且道主人翁在甚麼處。自喝云。七佛以下出頭。又自喏云。各自祇候。喚七佛作性。慧指萬法爲心。奴達觀自謂有出身路。及其自喝自喏。又是奴隸邊事。主人翁何曾夢見在。要會麼。揮拂云。曉來一陣春風起。開遍園林百樹花。倫晚年罷上堂。一日忽挂牌入室。已而謂衆曰。斯乃老僧未後一場搬弄也。復問閣上人曰。臨濟三遭黃檗痛棒。是否。對曰。是因甚。大愚肋下築三拳。對曰。得人一半。還人一馬。倫怡然撫几曰。後當有人據此爲你證明。在調號悅堂後遂以後事分付門人方山寶竹屋簡。又裁書別諸方知己。魏國公閱倫書大驚。卽遣使

問曰。師生天台爲甚。死在杭州。倫微笑。以手指左右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其使擬拜。倫已化去。贊曰。斷橋和尚以英偉之姿。入雪竇範公之門。始知肘後靈符不從人得。及出世而簸揚淘汰。可謂精於得人矣。以故方山寶輩數傳而世。其家諸方稱之曰。斷橋一脉有以也。不然則如世暴流。朝盈夕涸。而斷橋一派嘉聲何從而挹之。

徑山冲禪師

禪師名道冲。字癡絕。出武信荀氏。少爲書生。精通六藝。有聲。然數困棘園。冲自解曰。無憂也。非當成我出塵之志乎。竟剃落於梓州妙音院。具戒。出蜀。放浪於吳楚間。貌諸宗匠而不願見也。當此之時。曹源生。禪師唱密菴之道於妙果。冲幾擬進謁。復中止。流連講肆。惟見禪者接足往來。妙果且頌妙果之機。用冲心計。生公若無長處。何得人心。若是耶。乃奮起往見。與生酬對。數語深畏之。求侍左右。不去者一年。生公宗乘玄旨。冲俱領會。但於拳棒交馳。似有所滯。且屢呈伎倆。生屢拂之。冲恨辭去。曰。尚餘一雙窮相手。要向

諸方瘡處。竟去。歷諸保社。信宿卽行。又見靈隱。獄又不諾。冲又擬去。乍遇故友。挽之住。經八餘月。或告獄曰。冲君才華。非易得也。不以方便接之。其失士乎。獄曰。我已八字打開。當面錯過。卻恠阿誰。冲聞之。口耳俱喪。徹見生公妙用。乃北面妙果而拜之曰。幾負吾師。幾負吾師。住後。嗣法曹源生。初江湖。諸子觀望不歸。及其開堂。接納星飛。電掣。老師宿德。稱善。於是衆歸如雲。上堂有僧問。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如何。是過去心。曰。放待冷來看。如何。是現在心。曰。你問我答。如何。是未來心。曰。後次上堂。向你道。如何。是過去。差別。智冲以拂子擊禪牀。左如何。是現在。差別。智冲擊禪牀。右如何。是未來。差別。智冲向中間一點。僧乃禮拜曰。心佛衆生。無向背。十方刹海。一毫敗冲曰。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心既不可得。喚甚麼作差別。智若人見得。徹去三世諸佛。無一時不在。諸人頂額上。轉大法輪。更來者。裡挨肩。並足。討甚麼。婉以拄杖。一時起散。冲初住嘉禾。光孝次遷蔣山。蔣山瀕江。多惡。歲艱於行。乞一衆。

有菜色。冲振起謂之曰。我佛祖門風。處違常順。且饑寒凍餒。獨非佛事乎。況法喜之食。食無窮也。卽自攜布袋。日走街坊。不以風雨自間。每回必命鼓集衆。提持不倦。如此一十三載。如一日。叢林不窘。有詔移居天童。會育王。又虛其席。以爲冲。善荷大衆。請冲攝理之。乃小參曰。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著育王用底。來天童用。不著育王用。不著處用。有餘一箭。雙鵬隨手落。晚遷徑山。一日上堂曰。世尊生平用盡伎倆。及其摩胸告衆。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死山僧則不然。要行便行。要去便去。八臂那吒。攔不住。移時坐寂焉。冲善書。暮年尤好之。然所書者。皆先覺古德警策。偈頌。無雜言也。有學士求書。欲冲自撰詩文。冲諾。卽命引紙。乃大書摩訶般若波羅蜜七字。學士笑曰。仍是舊底。冲以手婆娑曰。我不敢輕慢你。等你等皆當作佛。贊曰。田單持不二心以守節。卽墨不逾年。下七十餘城。還之於齊。可謂壯矣。冲公以妙年持不二心入道。蹶然紹生公一脉。於將絕未絕之際。且處違常順。莫蔣山一衆於風雨飄搖中。俾曹源生公之道復振於。

時不亦偉哉

天目禮禪師

天目禪師文禮者字滅翁生阮氏爲臨安籍也得度於眞相寺智月沙門得道於薦福松源嶽禪師出世於郡之廣壽次則雁山能仁復詔居南屏淨慈終於天童者蓋赴暮年之詔也四會談禪兩赴明詔於其西丘福泉乃退閒之所也禮居雁山時南國衣冠君子多從之遊禮杖拂蕭然清風迫人松下雲間泉聲石色無尊卑目遇而已然卒不樂乃退居梁渚西丘自述曰我自南山退席回嬾將藤杖接方來有時拄到晴坡上簡點梅花幾樹開方是時晦菴居士朱熹者以道學開館台南訂有司挽禮再居能仁不起乃作偈簡雁山耆宿曰我拋一語墮龍湫逗石穿雲幾度秋白髮詎那看不透月寒高挂冷猿愁禮既休閒於梁渚道俗相尋不絕禮多兀坐繩牀熟視搖手而已或格外相愜禮自理瓶鎗談笑連朝夕不厭也節齋趙公墓禮高行微服過訪坐語竟日節齋去禮竟不問其姓名適淨慈席虛節齋起禮補之不赴節齋

乃言於上上強命之入院禮曰九重命下四海同欽山嶽懽呼禽魚起舞且物外道人因甚也被轉卻順是菩提四衆稱善未久又杖策宵遯退居福泉上惜之復敕天童居禮禮居天童常以南山竺笋東海鳥鯽話驗方來擬對禮輒督牙三下識者驚焉一時及其門者非智過於師不易放行故自書曰無詔陽來扣門終不撓人脚折有德山至詰問方纔吹滅紙燭堪嗟狐媚妄相嗣續寧教草滿法堂苔封古屋楊岐不得保寧白雲晦堂若非死心靈源其餘碌碌難爲接足禮住天童不久又棄隱西丘舊隱然方賓益勝朱晦菴嘗謂禮禮以格外瀟灑示之晦菴則彬彬然有容整冠進問母不敬禮蓋起叉手晦菴退語人曰碧落碑果無質本也楊慈湖亦問不欺之力禮答曰要明兔象今提句看取陞陞正笏時禮四歷注持僅八九載而退居之日多其風調高古見者神肅然敘及法道體勢則慷慨太息或繼以涕故嗣其志者皆著大名於當時淳祐十年冬月忽晨起謂衆曰誰與我造箇無縫塔侍者曰請師塔樣禮微笑曰盡力盡

不出卽蛻去年八十有四矣。閣維頂骨牙齒不壞。舍利如燦珠。附天童應菴祖塔之左而闕焉。

贊曰。余敷公道行垂三十餘齡。四遷五退。如白雲影內神仙。可仰而不可攀也。再味其說法。若誌公之容。謾許僧繇描摹。當時君子以公之名齊於妙喜。應菴誠不謬矣。

天童如淨禪師

如淨禪師字長翁。奇逸有遠大志。受可印於足菴。不屑肥遯。廣諸方便。經其笑嘗者皆脫略成器。故嘗開會浙江左右六坐名坊。而淨慈天童最久焉。其陞座曰。有問有答。矢尿狼藉。於是眉毛慶快。鼻孔軒昂。直得大地平沉。虛空迸裂。正當恁麼時。且與宏智古佛相見。豎拂云。相見已了。合談何事。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開爐打圓相。召衆曰。箇是天童火爐。近前則燒殺。退後則凍殺。忽有漢出來道。作麼生因火爐動也。又曰。螟蛉子。禮而逢蝶。祝之曰。類我類我。天童門下。莫有類我者麼。禹里不挂片雲。天地一團猛火。又曰。陸修靜陶淵明文殊普賢作圓相云。喚

一欸具呈。且道憑誰批判。若是孔夫子。吾無隱乎爾。有覺禪者。親依年久。夜分請決於淨。淨曰。我困倦。且去。明日爲你說覺念。日月蹉跎。含涕而出。露立待旦。整威儀入室。淨憐之。乃上堂曰。一箇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邊翼。堪笑烏梅敲鐵釘。覺傍失聲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淨便喝。識者稱淨險要。頗類雲門。其纘密實如洞山。但未見稟承何人。或問請曰。師唱道多年。名滿叢林。高足已闡化。方得法源。委乞明指示。淨良久笑曰。涅槃堂裡向汝道。有本云。淨又示衆曰。古人大雪滿長安。天童賣却者心肝。無神通菩薩。猛劈一椎千手眼。大悲捏怪多端。還會麼。獅子教兒迷子。訣老婆心切。不相瞞。淨年六十六。忽命侍者設香案。聲鼓集衆。拈香嗣足菴焉。其語曰。如淨行脚四十餘年。首到乳峯。失脚墮於陷穿。此香今不免拈出。鈍置我足菴大和尚。足菴名智鑑。鑑法嗣天童。且莊嗣長蘆。清了了字真歇。乃丹霞子淳入室之子也。是淨爲青原下十七世之正裔。初足菴鑑公爲兒時。母與洗手。湯執鑑手曰。好似箇甚。

慶鑑曰似佛手親及即從長蘆真歇禪師得度。玉首座器其進止端莊。以方便示鑑。即隱象山。屏絕諸緣。一饒爲伍。廓達玄旨。復就玉玉。可其見處。鑑住後。以枯淡集方。來晚年徙居雪竇。座下明眼弟子。皓首相依。如淨以栢子話請益。鑑本色策之。淨乃領悟。曰西來祖意。庭前栢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踉跳。松羅亮格笑掀騰。鑑曰老成持重。爲人天眼聲。光曇耀非我所望。淨既受記。蒞乃重其師訓。半生開化。不邀虛名。又疾時輩冒稱。越繼故臨。末際方示法源。乃召衆曰。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箇踉跳。活陷黃泉。喚從來生。死不相干。奄然長往。

贊曰丹霞大隆洞宗之後。而冒蓋之弊。駁駁有矣。長翁舉措風規。無乃塗毒鼓。不容側耳。抑識法者懼乎。但其入理深談。不滯玄微。真洞下禪龍。而雲行雨施。詎可量哉。

上都華嚴全一溫禪師

禪師名至溫。字全一。邢州郝氏子。爲天童如淨禪師八世之裔也。性敏捷。不易出語。語則合度。六歲從萬

松秀禪師祝髮爲大僧。是時萬松之庭多俊杰。會僞金章宗明昌四年。即南宋光宗紹熙四年癸丑召秀說法於內廷。其王親貴戚羅拜求示。秀俱無言。說惟合爪。富膺而已。溫大疑其所以。乃請問於秀。公拂之。溫益疑。遂心計曰。至道雖玄。非言莫顯。師於佛法得無吝乎。一日見僧問秀曰。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爲甚。道琉璃殿上。無知識。秀厲聲曰。折却殿了。與你相見。溫不覺失笑。秀顧溫曰。笑甚麼。對曰。可惜打破瓦。秀曰。打破後如何。溫又無語。然溫博學強記。與雪庭裕公往還辯論。裕每譽之。秀公遷大都。仰山之栖隱寺丞相耶律楚材常問道。栖隱因與溫甚善。會同學林泉倫上座出住。萬壽溫以大事未了爲愧。且憂憤成疾。久之乃得秀公之旨。於是機不可擐。秀公暮年常課華嚴門下得法者。雖一百二十人。惟溫最愜公意。其金都應酬。悉以溫代之。秀公歿。會元主伐金。溫開法華嚴林泉。倫繼席報恩。其道價齊重於京都。元主研究三教典籍。以爲宋徽宗不業三教正經。倭於方士丹昇之說。以至亡國。詔有實學之士較諸道藏。僞撰

除道德南華外盡行燒燬命林泉倫於大都憫忠寺舉火是日傾都傳聞士庶畢集倫乃以火炬打圓相云諸仁者只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如斯會得家有北斗經枉教人口不安寧其或未然從此灰飛烟滅後任伊到處覓天尊急著眼看便燒之衆口雖然稱正時至元庚申也即南宗景定元年元主將西征有嫉我教者遂奏議曰釋氏雖托方外然多忠烈之輩今五臺等處僧徒有能呪術武略及膂力者宜募爲部伍扈從西征可爲開國之一助也溫聞大驚乃顧楚材而折其說楚材亟白元主曰釋氏之高行者必守不殺戒奉慈忍行故有危身不證鴟珠守死不拔生草者法王法令拳拳奉行雖死不犯用之從軍豈其宜乎若不循法律者必無智行在彼既違佛制在此豈終王事哉一舉兩失實不可也元主遂然之太保劉秉忠以僧服而輔元主元主甚敬之忠曰臣乃宇宙之廢品耳何當聖眷比有萬松秀禪師之高弟名曰至溫唱曹洞宗旨於上都華嚴寺其學兼內外道貫天人陛下若詔而賓之必充擴仁風爲

蒼生之依賴也於是溫入內廷與元主朝夕論道元主嘗恨相見之晚河北諸禪刹自宋政和以來加之遼金壬辰兵穰祖庭未得興復元主敕立禪僧爲主持於是三河寺院沛然興矣燕趙秦晉之間洞室宗風大甕皆溫之力也溫居內庭三載如一日辭還錫號佛國普安大禪師至元丁卯五月即南宋度示疾宋三年沐浴更衣而逝異香三日茶毗舍利無數四衆分塔而祀之

贊曰朝生鳳雛自與千歲玄鶴同途而異轍余覲溫公騶馬於萬松之庭其胸中固已吞雲夢八九耳及演化大都果遠出羣賢之上然兵火之餘能使王公貴人信有此事非水霜潔行不足以感之今人獨味萬松評唱之語而不聞公有回天之力何哉余故表而出之爲洞宗之威鳳云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七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八

北平慶壽簡禪師

禪師名印簡字海雲山西寧遠人也。得道於慶壽禪師璋字仲和。乃天目齊之裔也。齊參五祖演和尚。得演記別。遂隱天目。當其時。出五祖之門者。化徧南州。而三佛之裔。稱盛。獨齊公居天目。甚枯淡。法席寥然。暮年始有蠟牛和上。座紹齊之法。而和之枯淡尤甚。僅得竹林寶得竹林安傳容菴海海之名。頗著。乃有中和璋之下。有印簡出焉。簡出則齊之道大於北平矣。簡本出儒家。有生知之質。其父宋氏授以孝經。開宗明義章。簡掩卷進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其父愕然提其耳曰。孺子可教也。時方七歲。於是古今經緯之學。一目輒知。要領然疑。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之理。不遑寢食。乃盡捐宿學。走事中觀。沼禪師每發問端。沼每止之。沼老常命簡扶行。偶下堦。簡掣沼公之手。沼咄曰。老桀狐精。簡恍然而諾。沼乃遣簡行。脚簡既。既遊孤策過燕京。雨阻松鋪。中途夜宿巖

下。因擊石火。劃然大悟。乃捫面曰。今日始知眉橫鼻直。天下老和尚。信不寐語矣。遂達慶壽。通謁於中和璋公。公先夕夢異僧策杖。竟來方丈。據獅子座。晨起而心待之。簡果應期而至。璋大喜。受展問曰。你曾到此麼。簡對曰。印簡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曰。切莫打。桀捫簡曰。石火迸裂。眉橫鼻直。曰。吾此處別。簡曰。如何。表信曰。牙是一具。骨耳是兩片。皮簡曰。將謂別有。曰。錯簡。喝曰。草賊大敗。璋笑而休。次日璋公以臨濟兩堂首座下。喝機緣。令簡下語。對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勞更下椎。曰。你只得其機。不得其用。簡掀倒禪牀。璋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簡與一掌。璋曰。只得其用。不得其體。簡曰。青山聳寒色。月焰一谿雲。曰。只得其體。不得其智。簡曰。流水自西東。落花無向背。曰。要且沒交涉。簡震拍其兩掌。是時左右皆爲變色。璋公乃曰。如是如是。遂命掌記室。而師資如水乳也。元世祖辛卯年。簡主慶壽。衲子不懼苦寒。趨歸法會。而禪牀幾至折脚。其都中貴人多雜。逕門下簡。一以璋公員率之風。應之。無不悅服。蓋璋

居慶壽受公卿之刺從未以名姓干復之然以祖意徵扣則忉怛往返不留餘地也一日簡於廊下逢數僧乃問曰那裡去一僧對曰賞花去第二對曰禮佛去第三對曰那裡去第四僧無語簡俱以棒打之復問第五僧對曰覓和尚去簡曰覓他作甚麼曰待他打時還他一頓簡曰將甚麼來打曰不將棒來打簡連打曰者掠虛漢衆皆走散簡召曰諸上座衆同首簡曰是甚麼乃趨寂謚曰佛日圓明大師

徑山高禪師

妙高禪師者號雲峯閩之長谿人也其母夢池上出大蓮花有嬰兒合爪坐華心以手捧得之而嬈故小名夢池幼明敏好學諸老宿皆以奇童稱之愛其吐詞有關聖化年未及冠忽記宿因乃棄業爲大僧一錫吳楚首參巖絕冲冲以道德文章傾動一時高微

露風采冲大喜曰此子有冲霄之質若堅其羽翮飽足秋風實吾宗之望也因指見無準範範公不近人情及陞堂入室高對語雍容範甚器愛已而復見偃谿聞禪師聞住育王使高司藏鎗一日聞公顧高曰不道子無見處老僧只道未在高對曰未在底正是妙高受用處聞曰牛過窻樞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高連下語聞但搖首曰未在高詞窮愧汗橫流仰面視聞聞震聲曰過也過也高忽徹乃踴躍作禮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聞公笑曰子此回可以說禪也於是從聞遷南屏適宜與大蘆虎席勤奮請命於聞聞以高主之及行聞乃謂高曰先師漸翁瑛和尚嘗云我自離佛照老人之門一味因時度日不敢過爲蓋恐辱吾老人也嗟乎先師德業冠世猶其競業若此汝今此行當體先人苦口使大慧門風不益則足矣餘何圖哉高既居大蘆四衆知名遷居江陰之勸忠寺又遷雪川之何山景定間有詔移高居蔣山上堂曰世界未形乾坤泰定生佛未具觀體全真無端鏡容大士鷹巢躍出劈破面門早是

遣人攜摹那更缺齒老胡不依本分遙望東震旦有大乘根器。迢迢十萬里來意在攬行。奪市直得鳳堂鼓響。阿闍鐘鳴。轉喉觸諱。插脚無門。合國難追。重遭許露。蔣山迫不得已。跣他船。舫入它界。分新官不理舊事。畢竟如何。戊戌。樓夜。貯千峰月。塞草閒。鋪萬里秋元。兵渡江。或請避其鋒。高曰。盡大地是戈矛。汝擬向何處去。避山門否。秦在我一人。汝勿復言。兵至。有迫高索金者。以刃擬高。高延頸曰。要殺便殺。吾頭非汝礪刀處。卽有金乃十方物也。終不敢奉君以求生。執刃者悚然。目之捨而去。丞相伯顏勾戟長鉞環錯而進。高跌坐繩牀。不涉言色。顏公甚致敬焉。乃捨牛百頭。糧五百石。後伯顏問道於靈雲定禪師。乃言蔣山高公有德圓通之雅量。惜當時軍務在握。未及盤桓。元世祖庚辰歲。高遷徑山。席未溫。寺罹於火。衆有咨嗟下涕。惜其舊而難其新高。曰。興廢緣人法。無定相。於是整理火場而安衆。曰。五峰峭峙。到者須是其人。一鏡當空。無物不蒙其照。祖師基業。依然猶在。稍僧活計。何曾遷變。著手不得處。正要提撕。措足無門時。

方可履踐。直待山雲淡。汙澗水潺湲。一曲無私萬邦樂業。正恁麼時。功歸何所。車書自古同。文軌四海如今。共一家。閱九年。徑山復舊。戊子有毀我宗於朝廷者。以爲禪說不合。聖經高聞而奮起曰。此宗門大事也。吾雖老尙強。一行至京。得旨集諸宗徒。廷辯元世祖問禪以何爲。宗高對曰。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量分別所能到。惟悟得證。宣問再三。高歷舉西東諸祖至德山臨濟。棒喝因緣。大抵禪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趙最上乘。孰有過於禪詞旨。明徹朝廷震動。乃宣高進。便殿賜坐。又宣百法論師。仙林者與高持論。仙林曰。昔佛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不曾說一字。五千餘卷。且道自何而來。高答曰。一代時教如標月。指了知所標。畢竟非月。仙林曰。如何是禪。高以手打圓相。仙林曰。何得動手動脚。高曰。上座講得千經萬論。且道者一圈落在甚麼法門。仙林不能對。乃避座稱謝。高曰。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世祖大悅。左右皆呼萬歲。於是天下禪風大振。徑山復火。高曰。老僧宿負此山耳。又力營建。不三載以

次落成南北禪流大集。或請高說。生平行實。高笑曰。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竟入滅時。世祖十四年癸巳也。閱世七十五。坐五十九夏塔於寺西。贊曰。妙高禪師。出居雙徑。席未煖而寺遭燬。能以堅忍力而復新五峰樓閣。其事蹟灼類無準。年垂七十。尙抵京廷。辯又類淨因。成之逢善華嚴忠國師之驗。大耳三藏。嗟乎。豈非蛟龍鬪則水勢洪。金石擊而火光烈。所謂小出大遇。千秋一合者耶。

靈雲鐵牛定禪師

禪師吉安王氏子也。名持定。久依雪巖。因陳頌得號鐵牛。其頌曰。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欽公曰。好箇鐵牛兒。故人以是稱之。定初得度於肯菴。勤禪師處常讀維華經。以爲積功累行。修行曠劫始得成佛。復自付曰。審如是衆生。無有成佛之期耶。乍聞教外別傳之旨。身心踴躍。疾走參雪巖。欽公乞居槽廠。喜作淨頭。欽憐之曰。禪者無太勞乎。定對曰。欲求無上妙道。豈敢言勞。欽示以偈曰。昭昭靈靈是甚麼。眨得眼來已

蹉過。則邊籌子放光明。直下原來只是我。定不領旨。一日欽示衆曰。兄弟做工夫。若也七日夜一念無間。目不交睫。無箇入處。斫取老僧頭去。定益愧勵。曉夜參究。忽染疴。自取觸器就坐。屏處單持正念。目睫不交者七日。至中夜頓覺山河大地。觀露眞常。良久如聞擊木聲。遍體汗流。其病亦瘳。舉似欽公。欽復憐之曰。百尺竿頭進步爲奇。定更加精進。經六載。欽公垂問。亡僧死了。燒了向甚麼處去。無對者。欽代曰。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定乃洞徹。言下厲聲曰。和尚舉揚般若。驚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休。欽曰。試啼吼看。定曰。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山河畢。笑倒西天碧眼胡。欽敲香几曰。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是甚麼。定作掀禪牀勢。欽公笑曰。一彩兩賽。乃辭欽去。流覽名勝山水。有以巨剎相挽。定概不欲居。乃曰。人勞於前。我逸於後。其可乎。至衡州鄒縣。過桃源山。眷其幽邃。刀廬於桃源。桃源深處人跡罕到。烟霧晦冥。而山君水王出沒無時。定以迷悟因緣示之。授其五戒。於是神靈呵護。未久。叢席大成。號

曰靈雲寺定爲人好培養衲子。四事周備。間與談論。靡所不至。然自受用處數十載。一折脚木榻而已。遇人無貴賤。危坐燒香。清茶對話。竟日夕無倦色。常有士夫過訪。輒歎不堪而去。伯顏公入山問道。聯牀旬日。臨行定倚杖門。送曰。公今生失脚墮於尊貴一念。不來卽來生也。再若失脚。山僧無奈公何矣。會公除政府欲疏朝廷。賜定衣號。定曉以偈曰。大地山河一鐵牛。多年忘把鼻繩收。堪嗟槐國人如市。旦暮笙歌鬧畫樓。願公發願以示僚屬。其挂冠歸田者數人。而在朝辦道者甚衆。大德壬寅冬。手書長語示衆。其略曰。塵世非久。日銷月磨。桃源一脉。三十年後。流出一枝無孔笛。虛空吹起太平歌。癸卯春。泊然坐化。閱世六十有四。坐三十三夏。函全身於陶器。瘞於寺北沙潭。三年後啓視之。爪髮俱長。顏色如生。

贊曰。余讀中峰廣錄。至題定公贊有茶陵千仞靈雲寺聲播元朝數百州之句。默想公之爲人。必大有可觀。中峯故歸重之如此。及簡燈錄見公投機頌如多寶佛塔湧起。虛空人人得而瞻仰。益知公悟處。的當。

與高峰齊名宜矣

悅堂閣禪師

禪師祖閩者南康人也。號悅堂。宋端平改元。生於周氏連眉秀目。神氣奪人。年十二。聞鐘聲。喑然自失。卽厭家居。乃辭親求出世。法轍受業於嘉瑞沙門。日閱大乘經論。夜則禪坐。或枯立。終宵栖賢。法師誘閣入講筵。閣曰。講經能了生死否。曰。代揚佛化。廣利羣生。況自了乎。閣曰。誰是羣生者。法師駭歎曰。沙彌再來人也。聞於是倍加精進。因閱華嚴入法界品。有所省發。乃受具足戒。東遊蔣山。見別山智語在智傳中。智嘗稱曰。閩江西氣品。它日有過人處。雖然。也是六月梅花。且指見斷橋。斷橋及別參介石。朋禪師。朋曰。道者何來。對曰。長橋分壁岸。一棹舉湖心。曰。空山雲面合。何處覓形踪。對曰。一聲金磬動。獨露萬機前。曰。先賢無字語。不妨速道看。閣擬對。朋便打。自此服勤於朋。見朋不敢仰視。一日。朋忽召閣。閣黎。閣趨諾。朋曰。趙州庭栢話。作麼生會。擬進語。朋擊曰。何不道黃鸝樓前鷓鴣洲。閣深契妙旨。乃西還隱廬山。會東巖曰。

住圓通諸山以晚輩視日話不行。聞故移杖就訪。值上堂。闍出大展。然後進問曰：「如何？」佛曰：「仁者問佛。」那曰：「實是某甲疑處。」曰：「呵呵。」大笑。闍曰：「便打。」曰：「尋知。」闍乃設特位尊之。闍謙就半座。凡遇大參入室。必展拜。益重其禮。或竊笑其迂。曰：「怒責曰：『無我之風。』杳不聞矣。非果地至人。難以至此。」汝輩敢忽之耶？是以圓通法席之興。多闍力也。九江錢刺史以西林聘闍說法。廬山宿禰多起就爐。請勸僧曰：「微塵諸佛在汝舌上。」三藏聖教在汝脚底。何不警地。去僧罔措。闍便喝。又勸一僧曰：「釋迦彌勒是它奴。它是阿誰。」擬對。便打。又問新到何處。來對曰：「閩中。」曰：「彼中佛法如何？」住持對曰：「饑餐困眠。」曰：「錯。」僧曰：「未審此間如何？」住持聞拂袖歸寢。室至於移開。先遷東林。衆滿五百人。宗廓入室。闍曰：「溪聲盡是廣長舌。且道說的是何法。」廓大悟。闍乃以布衲授之。有僧進曰：「明眼英靈滿師座。下未見肯可。今以大法頓授利參。可乎？」否耶？闍展掌曰：「會麼？」僧默然。闍曰：「將謂山僧多少奇特。」元貞初。賜通慧禪師號。併紫法衣。大德間。補靈隱年七十五。

說偈而死。其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宗廓繼席。東林聞訃。亦說偈歿。廓號無外首住雲居。以自強著節志士仰之。

贊曰：余簡介石朋公之語不多得矣。獨見其因行掉臂間。遂使悅堂廉纖脫盡。信哉魚腸匕首。立可斃人。宗廓之嗣悅堂也。願末一致。可謂肖子區區。螺負而祝似我者。何足道哉。

匡廬一山萬禪師

禪師了萬者。號一山。臨川人也。其先金氏。爲江右顯族。萬生貌瘠而秀氣格精厲。八歲指揮羣小。肅若朝堂。又八歲好學。以淹博著聲。每嘆孟軻氏未達性理。同輩驚其狂。萬曰：「聖賢亦猶人也。何無是非眼目乎？」乃毅然求佛爲師。竟於金谿常樂院棄髮。是夕芝產戶樞院主卜之。得乾之九五占者。曰：「剛健中正。聖徵也。當爲法王。」萬遂遊方。徧見名宿。得旨于東叟。穎住後。嘗謂及門者曰：「我當時初參。偃谿問尊宿。聞以爲我齒牙超邁。每同商略。古今間謂我曰：『子姿質銛利。山僧實不及子。』但有一著。若識得山僧在子脚底。我

雖不測棄去未嘗不珍味其語。又見靈隱荆叟玉禪師亦蒙隆遇。玉曰：近日法社淒涼，勘合中道太過者，生易不及者，生疲疲病庶幾可振，易病難醫，何也？佛祖境界非世聰之可測度，彼時雖銘其說，不能當下慶快，如是展轉所歷，非一大抵遮前護後，遂乃撥妄求真，及到南屏，惟吾師東叟頤和尚能捋下鐵面，當衆以如意指我曰：萬書記文彩燦爛，應酬時機，則無管取涅槃堂裡一字也用不著。彼時我心識俱喪，乃強曰：何也？吾師曰：別人根鈍，不得利子，則根利不能鈍。我對曰：豈無方便？師曰：又怎麼去也？自此啓口說不出，舉筆寫不出一日。偶經神祠，見紙錢灰旋風飛起，盡亡所執。吾師遂以妙峰師翳禪板如意交付於我。我今日舉著大似一回喫水，一回咽矣。妙峰名之善妙喜之嗣也，爲人便直少含蓄，好獎勵後學。見有小善可錄，必展轉發明，人亦不敢僞，或有過則曰：人非聖賢，孰能免焉？改之爲貴，人亦不敢飾。至若事關法化，知見差訛，則切直千餘言，猶不已。當時以此憚而懷之初住天台之寒巖寺，三年移仙居之紫

箴山大闡法化，有僧問曰：紫箴山庭如錦繡，是誰按拍畫圖中？萬曰：深沙休努眼，僧顧左右曰：道甚麼？曰：碧水浪吞鈎，僧曰：將謂歌謠風日煖，元來鼓角陣雲深。曰：八千子弟歸何處，消瘦秋空一笛霜。僧曰：怎麼則山河無意屬英雄也？曰：摘楊花，僧次日復進曰：昨日公案未圓，乞師再垂方便。萬曰：分付直歲不得，普請曰：古老頭巾真難共語。萬擲下拄杖，僧出大叫曰：紫箴老漢今日方始瞥地。萬便休十載，遷疎山疎山舊例住持，須通刺當道，萬輒不可曰：孔席不煖，墨突不黔，誠各行其志也。況我圓頂之夫，何天不可翱翔，乃爲三間古院委曲權門，是則法化未弘，僧風先掃地矣。當道議不合，萬留偈法堂，飄然而去。偈曰：疊疊韶華一杖藜，白雲到處有山棲。等閒愛種蟠桃核，不把春紅賺馬蹄。江淮總統聞萬高標，會諸山於靈隱，直指堂議以開先迎萬，或度其厭叢林，不肯來有者，宿曰：萬公必來也。彼雖起居蕭灑，然霍霍以法門綱目爲任，若致之以誠，卽十字街頭肩桺棧養閒漢，彼亦欣樂。況開先爲山林之勝，且便於衲子，公豈木強

人乎公必來也。萬果攜數禪請惠然而來。有偈曰。利竿扶起本無心。教外金襴影自深。肯著三三前後力。波濤陸地起龍吟。於是開先鼎新。英俊大聚。扣問之外。從未隻字。干及豪貴。其時道俗蒙萬示語。如獲珙璧。笑隱來參。萬審其機。緣指往百丈。爲晦機。嗣無我之風。海內仰之。又十載住東巖。江心寺。少不適意。又棄去。寺衆數百。泣挽隨至。馮公嶺。不從。萬嘗曰。古人因學道。以立叢林。事事隨緣。法法周備。爲住持者。觀會中。或有一箇半箇實心。務本則當不顧安危。竭力支撐。雖社廟神壇。亦可居而不愧。今人計叢林以學道。或三百五百。不顧日逐何所用。心但云頭頭合轍。物物圓融。乃崇尚土木。驚伺豪家。然後竊虛器。傳子孫。與蛇虺懸窟。明無少異。毫厘既差。千里懸隔。良可悲夫。晚年匡廬。月湖。明公迎萬歸東谿。萬翩然命棹曰。滿望春江興不違。一波纔動萬波隨。烟嵐調拍如相委。何待芳心託子規。月湖歿。開先之衆復請萬。萬力却之曰。我住持三十載。而法化寥寥。更何所望。而不休乎。且精神非壯盛之時也。諸公不復言。皇慶壬

子十一月二十六日。示疾。越七日。命浴更衣。據室危坐。書訣衆語。儼然而化。闍維收五色舍利大如菽。不可計。目睛齒牙頂骨不壞。時改建豫章烏遮塔。江西行省丞相幹赤命以舊藏釋尊舍利奉於中。遣使分一山萬禪師目睛舍利以寶匣秘之。陪塋焉。餘舍利塔東谿。

贊曰。名位虛器也。道德實跡也。據虛器而核實跡。則失矣。余觀萬公平生住持。獨持大體。熙熙於實跡。不以名位自累。少不合輒棄去。此其節概大過於人。應菴曰。衲僧當著草鞋住。院良有以哉。

高峯妙禪師

禪師諱原妙。出蘇州吳江徐氏。爲雪巖欽禪師入室之眞子也。弘法於天目之獅子巖。因以高峯自號。關居三十載。橫拈倒施。而令行吳越。南宋嘉熙戊戌年三月。而公生。公生性遲重。寡言笑。行如瘦鶴。望之似懦。弱然其神氣精悍。奪人幼喜。跌坐。凡見髣髴。必合爪。旁問成禮。淳祐壬子。從秀水密印寺法住沙門。得度。年十五。備知大僧事。及戒。得滿分。於其律度。開遮

進止不期而咸合焉。尋習教觀於天台。其文句義學。弗可難也。公每付達磨一宗。不立文字。爲教外別傳。能了當人大事。爲之立地成佛。豈徒然哉。卽出杭州。參訪宗門。知識入湖南淨慈淨慈。爲武林禪窟。倫斷橋居焉。公參僧堂。立死限三載。擬求妙悟。竟無所發。時雪嚴欽禪師寓北禰。斷橋指公往謁。公謁雪嚴。雪嚴不許通謁。公益心切。乃告香通誠。雪嚴許見。未作禮。卽連棒打出。公垂涕回惶。復入雪嚴。便問阿誰拖你死屍來。又以拳打出之。於是疑團猛結。無所攀仰。乃擬避喧。求靜。敲磬話頭。於徑山禪堂及月忽憶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剎戰胸次。目不交睫者六晝夜。忽觀演五祖真贊云。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者。漢從前話頭一併打失。其年二十有四矣。雪嚴已赴南明。公卽走覲。纔入雪嚴。便問誰拖你死屍來。公便喝。雪嚴拈棒公把住。曰。今日打原妙不得也。曰。爲甚打不得。公拂袖而出。次日雪嚴召公問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對曰。狗舐熟油鑊。曰。那裡學者。虛頭來對。曰。正要和尚疑著。雪嚴休去。公以爲妙契玄旨。自此

隨問卽答。久之。雪嚴謂公曰。日間浩浩。作得主麼。對曰。作得主。曰。睡夢中作得主麼。對曰。作得主。曰。正睡著。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公不能對。雪嚴曰。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睡覺來。却抖擻精神。我者一覺。主人公在那裏。安身立命。公遂別入龍鬚。經五載。因隣僧推枕墮地。作聲大徹。乃曰。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咸淳甲戌年。住湖之雙髻峯。禪者登峯益衆。公卽入西天目山之獅子巖。巖絕躋攀。其來決擇之者。又滿百許人。公乃別居巖西石洞。石洞之險。非梯莫陞。大書死關二字。爲額。盡屏給侍。日用一食。以藥爲鑑。斷緣。撒梯。巖中弟子罕見其面。或垂語以驗方來。不契卽拒關。其垂語曰。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本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果曰。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卻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卻。元世祖丁亥年。雪嚴遣白拂。囑公

偈曰。上大今已無人。雪巖可知禮也。虛名塞破乾坤。
分付原妙侍者。始陞座開導其語。懇切中古尊宿未
之有也。叢林謂之禪經。抱道老成之士。並歸焉。一日
民間訛謠。官選童男女。本小師問曰。忽有人來問和
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公曰。我但度竹篋子。與他本大
徹於言下。或問諸弟子。優劣。公曰。若初院主等。一知
半解。不道全無。如義首座。固是鐵根老竹。其如七曲
八曲。惟本維那。卻是上林新篁。它日成材。未可量也。
元貞乙未季冬朔日。命鼓告衆曰。西峯三十年妄談。
般若罪犯彌天。今日或云末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平人。
自領去也。大衆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毫厘有差。
天地懸隔。復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
海。撞倒須彌山。踟躕泊然而寂。七日。容色益明。潤舍
利。結於爪髮。越三七日。塔全身於死關。坐四十三夏。
歷世五十有八。仁宗戊午。謚普明廣濟禪師。
贊曰。古以淳沱機用。如塗毒鼓。聞者皆立死。或先後
於近遠。稍異。迨密菴後。幾不橫死矣。幸雪巖得無準
藥授之。師復塗而擊之以立死。中峯輩至今聞其

餘響。猶自胥喪吁何偉也。非師玄要。戈甲吳越正令。
曷克臻此。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八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九

中峯普應本國師

中峯普應國師者。諱明本。其先臨濟玄玄七傳楊岐
會會八傳。無準範範傳雪嚴。欽傳高峯。妙妙之嗣。
四人師居其首。師自臨濟其世十八。臨濟自少林其
世十一。是師爲少林二十九世之正胤也。師出錢塘
孫姓。母李氏。夢無門開道者。持燈至其家。而生師。生
之時。內室五色光明者三晝夜。襁褓即具大人相。坐
則踟躕戲。則爲佛事。既冠。閱傳燈錄。至明知生是不
生之理。爲甚。卻被生死之所流轉。大疑。乃求依獅
子院高峯妙禪師。妙公喜度之三載。觀流泉有省。求
妙公印證。被打越。出自此日。作夜侍常。至晨鐘鳴。不

去妙公不願久而洞徹玄旨。妙公大悅。書自相贊與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得見半邊鼻。泊十載。妙公告寂時。以大覺寺屬師。師推首座。祖雍主之。遂一笠吳楚。西至皖山。匡廬乃東。還結幻住菴於吳雁蕩。遂成叢席。建發瞿公請主大覺。不就。舉定叟泰應之。泰嘗受職於一山。萬矣。乃欲改嗣於師。師大不然。以書卻之曰。昨者坐語未及它論。而首以住院承嗣扣之者。惟恐足下苟循世諦故也。本與足下納交十六年。彼此心懷洞然。明白豈意足下不諒愚情。反欲相及。何臨事反覆若此耶。古人於法嗣嫡傳。所以深明宗係者。大法源委。不可誣也。世濟俗薄。奉金請拂。以院易嗣者。有之。本嘗痛心於此。夫大覺雖先師開山。然十方叢林。儘有尊宿。捨彼不取。而必欲本尸。何識量之不廣也。本非畏住持。實畏嗣法於開山也。故退避力辭。而舉足下爲之主。政以足下自師一山。禪師豈可苟循世俗而易其所師哉。緣此言之。本猶不欲以先師座下人。迭尸大覺。而況牽枝引蔓。欲爲本之嗣乎。聞命駭然。專浼逆流塔主。預此

拜聞。望以玉峽之音。直與拈出。或欲循俗易嗣。則本斷然不敢與足下一日相聚也。至扣至扣。師還天目。廬高峰塔至大戊申。仁宗在青宮。聘之。不就。賜金紋衣。加號法慧禪師。師隱去。儀真已酉。卽船以居。乃吟曰。纔將前後論三三。端的船居勝住菴。爲不定方真丈室。是無住相活伽藍。烟村水國開晨供。月浦花汀放晚參。有客扣舷來問道。頭陀不用口喃喃。庚戌。又還天目。辛亥。復船居吳江。陳子聰爲師建幻住菴。師又去之北隱。汴梁吟曰。鄆市安居儘自緣。百般成現絕馳求。綠菰紫芥攔街賣。白米青柴倚戶收。十二時中生計足。數千年外道緣周。苟於心外存諸見。敢保驢年會合頭。明年又結幻住菴。於六安山吟曰。胸中何愛復何憎。自愧人前百不能。旋拾斷雲修破衲。高攀危磴闢枯藤。千峰環遶半間屋。萬境空閒一箇僧。除此現成公案外。且無佛法繼傳燈。丞相脫離公望風。訪師師又棄菴去。之東海州吟曰。道人孤寂任栖遲。跡寄湖村白水西。四壁烟昏茅屋窄。一天霜重板橋低。驚濤拍岸明生滅。止水涵空示悟迷。萬象平沉

心自照波光常與月輪齊。薩公戒邑吏。強師至私第。乃與中書平章并諸山必致師於靈隱。師固辭曰。夫住持者。須具三種力。庶不敗事。一道力。二緣力。三智力。道體也。緣智。用也。有其體而缺其用。尙可爲之。但化權不周。事儀不備耳。使道體既虧。便神異無算。雖緣與智亦奚爲哉。或體用並缺。冒然居之。曰。因日果。寧無嫌於中乎。貧道無其實。故不敢尸其名。竟稱病還天目。延祐丙辰。上諭宣政院。簡采名山宿德。以聞。承旨者。期入天目。師聞。遂去。南徐丹陽。蔣均爲建幻住菴。戊午。又還天目。明年九月。朝旨褒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改獅子院爲正宗禪寺。駙馬潘王。璉。又齎御香。紫衣。卽所居而修敬焉。宣政又以徑山請師。師不就。乃結幻住菴於中佳山中。佳去西峰三十里。巖磴險絕。繩素跋涉甚難。求師歸院。至治癸亥。西峰凍涸。大木摧折。師自斂曰。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習頭陀行。以冒服田衣。抱愧沒齒。平昔癡退。非矯世絕俗。蓋以文字則失於學問。參究則缺於悟明。尋常爲好事者之所稱道。亦報緣之偶然耳。秋示微。

疾有省候者。師皆曰。幻住菴漏且朽矣。不可久住也。有僧告歸吳門。師曰。何不過了中秋去。十三日手書屬弟子曰。幻者朝死夕化。骨便送歸三塔。依清規儀式。不許循世禮也。次日白虹貫山巔。師跏趺書偈而化。停龜三日。頭益和悅。道俗奔集。踰萬奉全身塔於寺西望江石閣。世六十一。坐夏三十七。明宗己巳。賜諡曰智覺禪師。塔曰法雲元統甲戌。追尊爲普應國師。乃以廣錄三十卷。頒入大藏。更命重臣銘國師道行於碑。南詔五比丘。繪師頂相。還國四衆迎相入中慶城。相放五色異光。緣是傾信禪宗。奉師爲南詔第一祖。時皆曰。本公圓辯不闕。針砭多方。哀講士之趨岐傷禪流之混繼。乃推大覺以嗣開。先接玄鑑而化南詔。允有大愚安龍潭信之高風。至於大功不宰。至讓無名。杖履蕭然。雲行鶴舉。視聲名而若澗甘肥。遜以如飴。楷芙蓉訥圓通不足過之。以其瀾海餘波。烟屯雨驟。提鳳閣之儒臣。醒天潢之貴戚。而永明壽明教嵩庶可並駕云。

贊曰。人人抱荊山之璧。箇箇得赤水之珠。何難兄釋。

迦而弟彌勒及讀本祖自敘之語愧汗橫流俯仰無地矣嗟乎非真祖師心語不吐非正嫡裔背汗不流心語不吐者味後也背汗不流者欺先也味後欺先互相啗啖則本祖隱現堪忍世界何日而休哉

仰山佛智熙禪師

禪師姓唐氏豫章人也稱元熙者西山明覺院得度之名也晦機者其師物初觀和尚所贈之字也號佛智者御製也臨江通判從文丞相靖難死國唐元齡者熙之胞兄也廬山一山萬禪師者熙之益友也太中大夫廣智全活釋教宗主笑隱大訢禪師者乃熙嗣法弟子也熙爲人事親以孝事師以誠昆仲之間以義道友之間以直訓誨門弟則嚴且慈熙嘗與一山萬行脚萬不耐叢林好譏諸方熙每抑之且曰明眼衲子出言爲叢林輕重豈可易乎物初觀公時居玉几公爲浙人每操鄉音晝夜批削學者畏其口不敢近熙強萬上謁觀公觀與熙語大驚歎計曰澆漓末世有此人也又指萬問熙曰此老爲誰熙對曰乃元熙同行某甲也觀素聞萬名故深愛熙得友

之正乃留夏朝夕警誨熙輒深入玄奧久之出住百丈萬嗣東叟住廬山開先寺兩山法席大振諸子絡繹西江訴禪人嘗掌開先內記請益參究達旦不臥萬每示之訴不領萬曰百丈熙堂頭當能了子大事亟行勿遲但勿可言從開先來訴謁百丈熙問曰何來對曰廬山曰曾見萬聲頭否訴不語熙指曰果遭渠賣弄矣訴悚然莫知所以熙居百丈十二載遷淨慈七載遷雙徑居雙徑未久退隱南山之陽江右叢林聞熙退閑爭啓請之不已熙領仰山仰山久廢之餘熙至衲子不厭枯淡從之者數百輩其堂廡朽敗不堪主事僧歷請充修造熙歷止不許一夜雷雨暴作方丈後壁忽崩塌熙移繩牀就侍者房而臥明晨命以草苫之有富人入山見熙坐草壁邊說法而禪者悠悠自若富人乃大異發意堅請新之仰山遂成精舍延祐六年秋仲手字別所知復作偈別衆而逝時侍僧有失常度語話聲高熙復張目正色曰敢以吾死而墮吾規耶擯逐之已而瞑目長往世壽八十二僧夏六十三熙四爲住持以策發爲急務然機不

易施施必中節。嘗以百丈焚狐話問訴書記。訴擬對熙喝之。訴卽悟旨。又舉太原孚聞角悟道。因緣示常道者曰。盧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揚州城外路。令嚴不許早開關。常亦悟旨。常號梅屋。著佛祖通教行世。又以西湖山水問倫上人。倫曰。通身無影像。步步絕行踪。熙厲聲曰。未在更道。倫亦悟旨。倫號仲方。後住保寧。熙晚年久不上堂。四衆堅請之。熙乃曰。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不奈何。殊不知雲門四稜著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惡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恁觸忤好。非但救取此老。亦能振起雲門綱宗。雖然口是禪門。有數禪者。座下省發而去。

笑隱訴禪師

禪師大訴者。字笑隱。世籍江州。爲唐尙書陳操之裔。後徙居南昌。故爲南昌陳氏也。母蕭氏。孕感異。徵曰。者識曰。生子當爲法中龍。文中虎。及嬖地爲震動。父歿。母盛年修淨業。訴爲童時。見佛相好。則戀慕如慈。親年九歲。得依水陸院伯父雲闍黎爲大僧。遍閱大藏經文。欲扣明已。願願盡形壽。以法爲檀時。一山萬

禪師開化匡廬之開先寺。訴竟走依之。不發然。訴常於此切萬指。往百丈。遂徹證於熙禪師。拂下。熙曰。昔黃龍得旨。勸潭領徒遊方。及見慈明。氣索汗下。你道過在甚處。訴對曰。千年桃核裡。覓甚舊時仁。熙以爲類。已大然之。熙遷杭之淨慈。命訴分座。訴以書記自任。蓋訴博學。廣知加之。辯才轉變。無方。嘗題曹操讀碑圖。其略曰。碑陰八字。非隱語。德祖有智如滑稽。豈是阿瞞不解。此感愧上馬歸路。迷一時名。輩稱之。又訪中峰本禪師於天目山。坐語夜半。風雨大作。崖石欲裂。左右皆辟易。訴不少動。中峰曰。訴公慧定之力。俱足。他日必大可觀。至大四年。出住湖之烏回。次住杭城報國。又住中竺報國中竺。俱經火之餘。訴至任。緣鼓舞大厦。俱成僧徒相從者。垂千輩。首以竹篋子付之。覺原曇而妙喜門風。又一振矣。天曆元年。朝旨改金陵潛邸爲大龍翔集慶寺。以訴爲開山第一。代明年詔入奎章閣。設高座。闡揚大法。出貂裘金襴。賜之。訴終不以示人。然自奉儉薄。衾衣常十數載。不易也。類昭燒香浴。以給衆身外之役。不以勞人。至於名

教節義則感動奮激不知有已明宗嘉其風範親書
廣智菴額賜訴退居處至順二年疏謝歸林下不報
又辭文宗敕臺臣慰訴安居龍翔終老兼命較訂百
丈清規爲縉門定式蓋百丈建立以來年代數百法
久成弊諸方叢席各杜繩規俾律儀大典易式無聞
訴以百丈舊文訂列條章若干門互換主賓令法久
住書成進上勅諸叢林遵而一之於是天下縉流禮
樂鏗鏘進止有節大智之風儼然在矣嗣後朝賜益
隆梵侶益衆其禪席之盛自秀法雲以來未之有也
會中龍象則有愚菴智及季潭宗渤清遠懷渭輩激
揚旨要嘗問僧青州布衫重七斤古人道了也畢竟
一歸何處僧曰東廊頭西廊下曰甚麼處見趙州僧
擬對訴曰棒上不成龍又問豎拂拈椎古佛榜樣擎
杖舞劍列祖條章禪僧下一句作麼生道僧珍重便
行訴曰不消一割又問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從你脚
下過去也僧顧左右訴喝之又問無位真人落在甚
處僧便作禮訴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至正四年五
月朔日退居廣智菴復與御史脫歡公話別凡熟知

悉致辭東命弟子以兩朝所賜資帛營萬佛閣俾羣
生得所瞻仰從容書偈順寂焉閱世六十一坐夏四
十六學士虞集爲蒲室敘敘狀訴生平甚詳蓋訴之
母精修淨業感地生白連訴移居報國時其母西往
訴常愧慕陳尊宿編蒲以故誌所居處皆曰蒲室四
會語錄外文集若干卷名蒲室集云

贊曰語云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若仰山父子之
爲人庶其全矣熙公至歿猶教誡弟子整其家法訴
公於歿前一日召宗渤輩孜孜以妙喜門庭爲屬較
二公之心而往返闔浮百千次尙未足其願也嗚呼
大哉

雪竇無印證禪師

禪師名大證號無印鄱陽史氏子也年十四投昌國
寺智節出家以所習試優等得度爲大僧乃焚膏繼
晷研窮秘典節喜資證遊方首謁荊谿琬禪師於廬
山之圓通寺琬貌寒尋常鼻涕沾衣證易之欲發去
復心計曰逢人草草安辨玄黃也因私入室求說祖
師心訣琬換手提胸大呼曰逼殺人證疑懼而退有

宿講思菴者以年邁萬國通開房晦養自怡林下雖知名不得而親之證幾欲就請莫得其便一日睿如廁歸證從後隨入睿曰是誰證曰欲求法耳睿大怒遂出便掩戶證大驚疑復乘間乞見睿睿曰佛法自有方丈汝到此討甚熱腕證曰大證初參不蒙方丈和尚指示但見其槌胸大卧而已睿曰頭上安頭證恍然涕泣禮謝曰吾師婆心一至此乎睿曰據子機智不宜帶此此來天童有雲外岫禪師提唱洞宗昨見新錄巧譬傍引奔逸絕塵其綿密可觀子宜往事之蓋岫嗣直翁舉舉嗣東谷光光嗣華藏祚祚嗣淨慈暉暉乃弘智覺之子也證機投雲外岫公乃燈傳弘智七世焉岫公一日上堂罷厲聲叫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你作麼生救證曰請和尚喫飯又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你不要相救又對曰作麼作麼又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證又對曰和尚先行大證隨後岫公呵呵大笑而覆證乃備述岫公風度於中峰本和尚峰喜而贊曰太白峰爲屏二十里松爲座雲影外藏身幾多人蹉過不蹉過元

是隰州古佛再來切忌機前說破於是諸方共稱岫公爲弘智真傳也丞相股歡公請證出世衢之南禪而次地遷錫六會說法然所居之室如傳舍惟入轉求人厭饑渴嘗曰我當時錯登圓通門入思菴室被渠哄到江浙七上八落至今沒箇合煞若有代山僧鼻孔出氣者山僧兩手分付雖然相逢沒量漢莫作假鷄聲晚居雪竇示衆曰千說萬說不若觀面一見昨日二十九今朝七月一報你參玄人光陰如箭疾娘生兩隻眼箇箇黑如漆急急回頭看取天真佛良久云是何面孔下座巡堂喫茶又曰妙不妙衲僧鼻孔無多竅玄不玄利竿頭上無青天至士寧容袖手良馬豈待揮鞭全超棒喝不落蹄筌百鳥不來春又去巖房贏得日高眠證老年退居定水之圓明菴其示寂時春秋六十有五閨維有不壞者二曰牙齒曰數珠舍利明瑩門人景雲建窆塔於本菴贊曰洞室宗旨綿密弘智數傳之下弗克大嚙者何也蓋學者齒萃艱於入穀耳至無印師資力揮魯戈頓返義輪椅歎木也若以臨末舍利明瑩而識其生

平則負圓通老衲不勝言矣

斷崖義禪師

斷崖了義禪師者湖州德清湯氏子也。六歲始言言。卽入理常隨其母誦法華經。因率母衣而問曰。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土。靡不周徧。母曾見麼。母答曰。佛放瑞光如優曇花時一遇耳。又問曰。因甚又道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母良久撫其頂而嘆曰。兒有慧根乎。更宜廣見高明。休自屈年十七聞舉高峯妙公警策語。乃勃起曰。此大善知識也。我往從之。其母甚喜。竟造獅子巖謁妙公公。愛其挺特。俾提一歸何處話。且授名曰從一。妙公每呼從一。每應諾。公曰。牛過窓樞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一罔措。自是一歸何處。與牛過窓樞話。結成一片如礙鐵團。或問求示。非拳則棒。一又疑拳棒與本參豈相干耶。偶過盂孟塘。見松梢雪墜。有省。卽舉似公曰。不問南北與西東。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已。又被痛棒打退。不覺隕身崖下。同學捫蘿救之一。乃暫限七日晝則棒立。夜則攀樹。臨崖露立。達旦未及期。

大徹扣關大呼曰。今日瞞我不得也。公曰。作麼。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踪。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妙公乃上堂曰。我布漫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蝦一螺。今日有箇雌蝦虫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峰頂揚聲大呌。且道。叫箇甚麼。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一便奪拂子云。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我悉知之。公便下座。於是舉揚料揀詞不少。遜而從一行者之名。大顯辭歸德清。結茆武康。居以事母名。緇樂訪之。又五載。遠天日。妙公曰。大有人道你拖泥帶水。在對曰。兩眼對兩眼。妙公乃爲蓮落更從一名了義。自號斷崖。遂單瓢隻杖渡淮。楊歷齊魯。訪燕趙。登五臺。隨所至。處辨論風生。海內叢席爲之大震。中峰本公狀其生平曰。撞漫天網。解獅子鈴。情亡義斷。石裂崖崩。奪龍老金珠。高揮大抹。將阿爺門戶。豎柱橫撐。這邊那邊了無羈絆。問禪問道。不近人情。大地山河一片雪。話頭流落至今。行名利爭起之不顧。逮本雅二禪師相繼化去。義始住天目正宗寺。年已七十。道風益峻。衆未嘗登百輩半。受諸方。

付囑者就正謂益不敢生忽管示衆曰若要超凡入聖永脫塵勞直須去皮換骨絕後再蘇如寒灰發焰枯木重榮豈可作容易想我在老和尚處多年每被大棒打徹骨髓不曾有一念遠離心直至今日纔觸著痛處不覺淚流豈是你懼喜踴躍敲著些子苦味便乃掉頭不顧殊不知苦味能除百病大凡功夫若到省力時如順水流舟只要稍公牢牢把舵纔有絲毫異念生管取喪身失命若到純一處不可起一念精進心不可起一念懈怠心不可起一念求悟心不可起一念得失心纔有念生即被一切邪魔入你心腑使你顛狂胡說亂道永作魔家眷屬佛也難救你戒之戒之元統元年除夕告衆曰有一件事天來大還委悉麼良久云明日是元朝越六日指法雲塔西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歸與禪者談笑自若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侍者曰某甲相隨得麼曰騎馬越不及次日踟躕而逝世壽七十二坐夏四十九奉遺命塔於所指之處賜號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義初會葬中峰時笑謂衆曰過後十二年更爲老僧

一會及入滅時正符其識

贊曰棒頭覓落處何如撈月水中喝下越端倪卻似分膠膝裏師初扣關見高峯孤硬有上山推轂之難自後立地知此道平常有順水放舟之快想其爲人烈丈夫也故其問道出家之跡頗與廬行者相若說法寫自心曲以真實誨人至今傳其語爲禪關策要宜矣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九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

元叟端禪師

禪師名行端號元叟生台之臨海何姓何姓世以儒顯端母王氏博釋五經章安子弟咸宗之如漢之曹大家南宋寶祐乙卯歲生端端生不茹葷襁褓中見沙門遂喜甫六歲母王氏授以論孟端呬唔成誦乃至經子章句悉不可難每遇紛華雜遝端則莊坐如

在定母因奇之曰吾家千里駒也然恐不爲世用端叔父茂上人者早歲爲僧住餘杭化城院適歸省故里端竟從之剃染徧遊叢林謁徑山藏叟臨機悟旨藏叟悅之一日藏叟問端曰汝是台州人耶對曰台州叟便鳴端拜叟又鳴端起叉手叟曰放汝三十棒端略藏叟又曰還知我泉南無僧否端曰和尚寧叟便棒端按住曰莫道無僧好叟大笑而起端既罷參乃徜徉西湖山水間自稱寒拾里人育王拱作偈招曰夜半落霜花日輪正卓午寥寥天地間只有寒山子端不答乃典淨慈書記時淨慈石林禪師居焉吳山石田林處士久隱不與世接乍見端驚輪獨以詩柬端有能吟天寶句不廢嶺南禪之語端又遠訪雪巖欽於仰山欽曰駕發何處端曰兩浙曰因甚語音不同端曰合取口曰願徑橋高集雲峯峻未識閨黎在端拍手曰鴨吞螺螄眼睛突出欽顧侍者點好茶來端曰也不消得於是以上禮賓之元成宗大德初爲虎巖伏分座於徑山庚子出住湖州翔鳳乃曰大慧祖師道寧以此身代大地衆生受地獄苦終不將

佛法作人情徑山先師藏叟和尙一生不肯四天下人縱饒禪過老子達磨祖師到來也須退身有分山僧在侍者寮兩年弄盡機關做盡伎倆直是沒湊泊它處所以知其爲大慧嫡孫今有炷香供養它也要大家證明甲辰詔主中天竺并賜慧日正辨師號皇慶壬子遷靈隱仁宗設無遮大會於金山命端證之又加號佛日乃退居長陸西菴英宗至治壬戌間起端居徑山端居徑山人才之盛不減妙喜其楚石琦瑋時稱僧杰焉虞公文靖以文獻宗時兼遊諸禪宿之門自稱微笑居士每方楊大年之爲人多剽咏諸家語錄而讀端提唱乃謂其子弟曰元叟生平諦理恢拓廣說略說莫不弘偉然關要隱而不發以待其人大慧之流風餘韻猶有如此者不謂老夫復相識耳其提唱曰寂靜中做工夫者以寂靜爲究竟他且不是你寂靜中究竟底物憤關中做主宰者以憤關爲得意它且不是你憤關中得意底物經教中領覽者以經教爲根本它且不是你經教中領覽得底物師友中講磨者以師友爲淵源他且不是你師友

中講磨得底物。此無形段。金剛大士。從摩勒劫來。直至而今。如潛泉魚鼓波。而自隱。你擬向東邊討它。它向西邊立地。你向南邊討它。它向北邊立地。教它與一切人安名立字。即得一切人與它安名立字。即不得一切處。一切時。與你萬象為主。萬法爲師。此其是也。自非上根利智。具殺人不眨眼底手段。將第八識斷一刀。豈有成辦時節。又曰。自家根蒂下。積生累劫。多諸惡習。若也照燭不破。剝脫不行。日用間。豈免觸途成滯。一切法中。或有所疑地。即礙殺了你一切法中。或有所愛水。即淹殺了你一切法中。或有所瞋火。即燒殺了你一切法中。或有所喜風。即飄殺了你一切法中。或有所憂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明暗色空。森羅萬象。到處粘作一團。如藕膠相似。驅你入驢胎。使你入馬腹。總緣它在千佛出世。亦無如之何矣。端開化四十二年。三受金襴。密密之不以披搭。所賜金帛。悉賑貧乏。復多怒老益甚。每據坐。竟日傳贊詞。罵及入寢室。或竊問其故。乃左右顧視。欲舉已忘。故道俗於怒罵中。得旨者甚多。順帝至正壬午秋。示微疾。問

侍僧曰。呼之曾已。休嘆之。尙未捨安。同諸苦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僧無語。端良久曰。後五日。看至期。更衣趺坐。曰。本無生滅。焉有去來。水河發。鐵樹花開。垂一足而化。世年八十八。僧臘七十六。所剪爪髮。舍利纍然。闔全身於鵬搏峯。北諡曰普照塔。曰寂照。端退居良階。日忽有梵僧。仗錫來徵般若。樞要。端示以獅王奮迅三昧。其僧稽首蹈空而去。左右皆驚愕。端曰。掩鼻偷香。何足羨也。

贊曰。大慧四傳。至端禪師。二百載矣。幾如勁弓之末。其勢不能穿魯縞。師嶺出珍公之門。而道被三朝。德邁九淵。源厚流長。不亦宜乎。或謂師之後。大抵說法朝廷。豈其家化以金馬門爲隱者耶。曰。否。不離菩提樹下。而據吉祥座者。斯何人哉。

石屋珙禪師

石屋禪師者。諱清珙。虞山人也。宋咸淳壬申。生於溫姓生之夜。光貫北垣。其室異香。經旬不散。珙幼斷酒。截素質。清癯而精神。有密六經。雜史一覽。即不顧於佛經。如獲故物。乃盡棄其所有。爲大僧。翩然逸舉。擇

人而見首參高峰妙禪師。妙公曰：「新戒來須何事？」珙曰：「生死事大，乞施大法。」公曰：「我本無法，說甚小大？」珙乃服勤三年，不契。妙公曰：「溫有瞎驢，准有及菴，宜往見之。」珙直走見及菴，路聞及菴多慢侮，罷廢參儀，不以禪流爲事。大有名者，輒遭刪削，珙疑之。然心信妙公之指，如不相當，則走溫未遲也。乃至建陽西峯，通謁及菴。及菴袒襟危坐，受珙展拜，遂問珙曰：「區區逐日何所用心？」珙對曰：「以萬法歸一爲本參。」及菴訶曰：「甚麼害熱病底？教你參者，死句。珙悚然罔措。及菴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作麼生會？」珙擬對之。及菴驚起厲聲曰：「者箇亦是死句。」便入寢室。珙罔措，乃堅依座下。久之，及菴復理前話。詰珙對曰：「上馬見路。」及菴又訶曰：「在此多年，猶作恁麼見解？」珙憤以爲及菴賣己，因背棄去。及菴笑曰：「珙卽回也。」珙於途中忽見風亭，乃急趨回，舉似及菴。曰：「有佛處不得住，亦是死句。無佛處急走過，亦是死句。」清珙今日會得活句了也。及菴曰：「作麼生會？」珙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鸝枝上分明語。」及菴肯之。於是出入吳越，激揚禪

社，廣結般若緣。偶登霞霧山，喜之遂構草菴，號曰天湖。趨風者日衆。珙頗作山居偈頌，示之愛之者，以爲章句精麗，如嚴泉夜響，玉磬晨鳴。云：「嘉禾當湖新創，福源禪刹盡禮致。珙不起，平山林禪師作契，聰排闥圖東。珙慨曰：『林兄不容吾高臥也。』於是自攜竹笠飄然而來。福源乃勇於臨衆，不期綱宗大振，圍遶座下多諸有道。六七年間，禪子爲法忘軀，而叢林豐盛如西天那爛陀寺。有貴人入寺飯僧，見珙布襦蕭蕭，疑爲矯飾，竊視方丈，棕拂道具外空，徒四壁而已。貴人大異，乃私問寺主曰：「和尚人天知識，何枯淡若此？」耶殆非吾輩之所堪矣。」寺主曰：「然吾師原儉於自奉，施者雖多有卽散之常。誠吾黨莫貪甘煖，免償宿債。貴人感悟，歸散家財，而隱有詔徵珙。珙堅以疾辭，乃降金襴法衣賜之，人以爲榮。珙嘆曰：『吾少壯時，猶不如人。況今形之不逮矣，忍將名字勞倦人間世乎？』」乃上堂曰：「卸卻頂上鐵枷，颺下手中木杓，合眼跳過黃河，騰身衝開碧落，獅子踢倒，玉欄干。象王擡壞，黃金索。白雲兮處處相逢，青山兮步步踏著。喝一喝云：

舉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便棄。福源歸天湖。嘉禾公
願互至。拱作偈答之。有老拙。背時酬應。嬾不能從。命
出烟霞之句。拱年八十。有一行不倚杖。坐不施褥。燈
下書字如粟。嘗與客夜話。將達旦。客謝息。拱笑曰。後
生輩精神。乃爾安足謀道耶。俄告寂。門人請命後事。
拱引聲曰。青山不著臭屍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願我
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已而吉祥化去。火後
舍利五色。莫計塔於天湖時。至正壬辰孟秋也。謚曰
佛慈慧照禪師。高麗王仰拱德化。且感異夢。請旨移
文江浙。分舍利歸國祀之。

贊曰。瘦稜稜。卻如碧海波心湧起一座玉巖。硬剝剝
好似白雲堆裏突出千尋石屋。乃拱公自狀其徵也。
至於道傾形室。德感異邦。置弗論矣。但歷來三百餘
年人誦其詩偈。讀其語錄。恨不尊公至夜摩觀史之
天上。蓋公不以虛言而欺世也明矣。

徑山虛舟度禪師

禪師普度者。出史氏刊江人也。刊俗浮華。度不樂家
居。邀正信友。出入僧伽藍。結出世緣。熏久機熟。竟斬

子度

髮。焉自號虛舟。入講肆。精貫楞伽。唯識。晝倦。幾几假
寐。夢遊於俗俗境。宛然僉有術士。相其面曰。公乃玉
堂金馬中客。何墮於僧數。度睡之曰。我既登釋。諸不
受你輩雌黃也。覺則汗流愧悚。於是廢卷枯坐。不言
者累日。同學請入筵。度曰。此非究竟。聽之何爲。且諸
佛涅槃之旨。豈言詮能及哉。同學病其狂。度即負盂
袋而去。徧走江南。諸有道名之社。弗生怠忽。乃謁無
通公。獨許度參。堂度得入通公之室。每求佛法大意。
通每低聲曰。佛法儘有待。無人處向你說。度益心疑。
夜靜私抵通公榻下。哀求不已。通又低聲曰。將謂無
人。那乃指度復自點胸數下。則瞑目悄然。度驚趨出。
於是參究愈切。坐立如木偶。人會通公示衆曰。破一
微塵。出大經。驚飛魚躍。更分別。不將眼看。將心看。已
見重敲火裡冰。度脫然省發。於座下。通乃召度曰。不
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度對曰。金香爐下鐵崐崙。
曰。將謂者矮子。有甚長處。見解卻只如此。度拜曰。謝
和尚證明。通大喜。之度於是久侍華藏師。子相契如

水乳也。通公每勉度出世。度啓曰：「行道之日無窮。事師之期有限。師壽縱愈。越州恐普度薄福。一旦填溝壑。再欲蒙師教誨。其可得乎？」通公爲之俛首惻然。公度乃離華嚴。行石頭城。夜宿袈裟院。適東西兩房爭法產。搆訟數年不已。度釋以片言。兩僧悲泣悔過。俱以家業屬度。度發笑而去。自此隨方說法。或久或近。三十餘年。如一日。嘗示衆曰：「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卓拄杖云：「正耶邪耶？」又卓云：「說邪不說邪。邪向者裏揀。辨得出黃金爲屋。赤爲貴。玉食錦衣何足榮？」又曰：「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既無迷悟了。箇甚麼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值徑山煥。朝旨以度居之。度年八十。力圖興復。巨細行役。尙自董焉。其謙讓不遑待後進。如先輩。從未以老自稱。不二載。徑山落成。時元世祖庚辰也。度每逢通公忌日。必展真燒香。進食垂涕。門下感之。率白首親依。故唱和妙叶。冠絕一時。竺西坦歸省於度。度大書一偈。委之。俄就匡牀化去。其偈曰：「八十二年。駕無底船。踏番歸去。」

明月一天時。坦居天童。天童及門。復有懷信等。而大度公之聲。蓋懷信爲松源嶽五世之孫也。

孚中信禪師

懷信禪師者。字孚中。爲明州奉化江氏之子也。十歲求師於其親親。命抱本入鄉塾。不二載。諸籍了然。竟罷讀。乃謀法華而誦之。遂堅圖出家。荷任大法。又三載。師事法華院子思沙門。以試經得度。竺西坦禪師居天童。信往謁之。坦公瘦而如鐵。尋常熟棒如雨點。請益者。隆冬赤戰慄。揮汗信雖年少。從容入問。大坦器重之。久經爐鞴。信乃道通。坦垂問曰：「興化打克賓。克賓還有喫棒分也。無信出對曰：『俊哉獅子兒。坦深肯之。未幾坦公遷化。信鳴衆請雲外岫補居天童。信與擊節酬唱。拍拍是令。岫每稱之曰：『信公乃洞宗赤轍濟室白眉也。』大定丙寅。出住觀音寺。天曆己巳。遷居普陀。至正改元。天童席虛。當事者必以致信信曰：「天童自哲人相繼化後。規製非舊觀矣。今諸公不棄山樊。山樊惟據令而行。諸公若以爲可。則山樊以繼述爲志。豈敢堅遜而累諸公行李如不便。諸公請。」

更議之。衆皆稽顙曰：諾。於是信蒞天童，積弊頓除。法席不期而再振，四方以賢譽歸之。當是時，南北兵荒，叢林多窘。天童食堂盈千衆，安居不乏。尚有餘糧，以賑饑貧。楚石琦公嘗作偈與信曰：長庚峯頂白雲間，捧割西來笑展顏。幾疊巖巒圍丈室，萬株松樹繞禪關。當年金碧誰將去，今日天龍合送還。老我恰如窺豹者，管中時復見斑斑。江表大龍翔寺行御史奉詔迎信，信欣然自來。時至正十四年甲午也。越二載，明太祖兵下金陵，寺衆風散，信獨跌坐不去。頃之，兜鍪蟻集，信儼然在定，如不知也。及太祖入寺，信合爪相迎。太祖問曰：衆僧因甚不見信？信曰：明眼難瞞，太祖甚喜。乃命招僧還寺。太祖嘗聽信說法，歸爲近侍，曰：龍翔信僧言行純慤，眞太平有道沙門也。遂改龍翔爲天界，命褒章而賜之。信德臘雖高，未嘗以聲色加學者。學者自化。信曰：課蓮經七卷，寒暑不間。有僧問曰：和尚誦經還解義麼？信曰：清晨喫白粥而今又覺饑。僧曰：此語卻與經文不合。曰：明眼師僧灼然猶在僧阿。阿大笑曰：和尚是甚麼心？行信曰：且喜信受奉行。

丁酉元旦日食，太祖召信問之。對曰：食後自明。太祖又深喜，復論古今符讖之理。信曰：聖哲以至公爲心，不求符讖而符讖自合矣。愚昧以私欲爲念，雖鳳麟晝現，仍成怪物。故曰：在此不在彼。太祖稱善。盡歡而罷。八月二十四晨起沐浴更衣，召衆告曰：吾行矣。汝等當以荷法自期。瞑目而逝。侍僧撼且呼曰：和尚不留片語以示人乎？信復展目，索筆書曰：平生爲人契，戾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乃。瞑目長往。時太祖督戎江陰，前一日夢信告別，及還金陵，聞訃與夢合。太祖甚嗟悼。左右皆言：前日夢金甲大人相報曰：天界古佛入滅矣。太祖益驚異，賜帑金以資後事。舉龜曰：太祖臨真，依法闡維於聚寶山，前獲舍利五色，命賀齊叔爲卜牛首山建塔。又命儒臣銘之。天童所塔者，爪髮衣履也。初信承詔去，龍翔天童左右諫曰：當今擾攘，兵戈有志者求入山林，不暇師。獨受元主隆譽之名，某等似不取也。且天下事未知何若耳。信答曰：我汝均爲佛祖兒孫，力當撐拄。佛祖家庭任緣赴感，職宜然也。若俱以禍福擾心，埋

身藏影豈大慈廣濟之道哉。且戈矛劍戟之場。獨非安樂邦乎。於是願起從行者。其衆。

贊曰。徑山三代門庭。施設雖各不同。究其機要。皆通權達變之宗匠也。度公至老。尚力圖興復。信公至歿。猶示應明主。是其荷負祖道之任。真難釋肩。如吳人遊楚者。病中聞之。仍吳吟也。先輩之苦心。若此。忽之可乎。

楚石愚菴夢堂三禪師

楚石禪師名梵琦。乃徑山元叟端禪師之高弟也。道弘海鹽福臻。次則天寧。乃至杭州報國。嘉興本覺。德風所被。聲重九洲。當元文順二帝時。楚山南北浙水東西。其有道尊宿。無不經錫徽號。琦獨遠引不與焉。至正間。帝師強贈師號。佛日普照。慧辨琦亦不署也。暮年以門人景獻代主天寧法席。則別築方齋於天寧院西。爲休老計。自稱西齋老人。至正間。四方多事。士大夫逃禪海濱者衆矣。從西齋遊者如宋公景濂輩。最稱博物。入西齋之門。劇談多北。或有問時勢否臧。琦但唱休休歌。其聲韻莫測。癸卯元帝師以手書。

微琦。琦稱病篤。不赴。戊申。明高帝建極。以爲折抱。毀鼓之初。而歿於王事者。無答焉。遂蒲車四出。徵天下高行沙門。勅儀曹請琦陞座於蔣山。使存亡者。均沾法利。高帝見提唱。語大悅。明年春。召入宴文樓。以琦年邁。賜杖而行。留琦館天界。又明年。復徵天下有道禪師。均赴天界。其赴詔尊宿三十餘員。出元叟之門者三居一焉。惟國清曇噩。雙徑智及并琦三人。頻入宴文樓。論道。高帝問鬼神幽玄不測之理。琦援據經論。剖釋宸衷。然起居脫略。無異西齋時。高帝每嘆曰。楚石真林下道人也。是年七月十六日。琦呼侍僧進墨池大書一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卽謂噩夢堂曰。師兄。我去也。噩曰。何處去。琦震聲一喝而逝。年七十有五矣。以遺偈聞。高帝帝命依法閣。維其不壞者二齒如珂。玉舌如珊瑚。無數舍利連綴其上。歸塔天寧西齋愚菴。以偈哭曰。匡牀談笑。坐跏趺遺。偈親書。若貫珠。木馬夜鳴。端的別西方。日出古今。無分身何啻居天界。弘法毋忘在帝都。白髮弟兄空老大。剎竿倒卻要人扶。

愚菴禪師者名智及吳人也。年十七爲僧。亦得法於元叟。端住後。四遷名利。元帝師錫號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及公長身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法令嚴肅。其下無敢方命所至。百廢俱興。然能俯順時宜。又如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知。以其提唱語句。達九重。捧大元叟家聲。復喜納言。見三尺童。理長則就之。雖工刺藝。自視若不逮。至於料除積弊。不出詞色。力絕其原。故學士宋濂譽曰。元帝師以微號加愚菴。及公不虛也。暮年不得已。再赴明高帝詔。抵京。抵京未幾。會楚石遷化。由此得辭還穹窿山。時年六十八。亦書偈趨寂焉。火浴有香氣。襲人如沉水香。所用數珠。循環不壞。其遺骨紺澤。類青琉璃。設利羅。積有光復有夢。堂。噩禪師與及齊名。

禪師夢堂名墨噩。與楚石琦同籍。明州琦出家。山朱氏噩出慈谿王氏。同出元叟之門。同赴明君之詔。噩之祖父以仕顯家。貴且富。羅綺交錯。噩生其間。爲童時。喜衣布裘。喜餐蔬食。喜坐靜舍。目不偏眄。如在定僧。伽然與世交談。吐風雲。變幻莫狀也。於諸子史一

閱不再。因遊郡城延慶講堂。見六祖壇經。遂竊懷歸。翻讀連日。夕不釋手。乃至忘餐寢。竟辭脫髮。父兄莫能阻之。具戒遍歷禪叢。乃罷參於徑山。噩事徑山既久。名知林下。深聖禪寺。請噩噩則欣然肯來。居無何。遷開壽。諸熟典故。師僧皆從之。噩畫一規曰。僧堂內。外有閱經書者。罰油若干。一僧每逢朔望。納油庫司。讀梵網經一僧。納油讀傳燈錄一僧。納油讀易噩笑而憐之曰。立法之弊。寧至此乎。及移居天台國清寺。年垂七十矣。耳聰目察。敷揚宗旨。有道衲子趨焉。元順帝賜號佛真文懿禪師。年八十有八。赴明天子之詔。館南都天界天界金白菴名馳當世。學冠諸老。與噩夜話。詞氣盡索。退而雅稱曰。此翁齒牙帶戟。不可與爭衡也。噩南歸。虛其名位。而規訓門人。復說偈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要得分明。涅槃後看。泊然示化。時洪武辛亥。其年八十九矣。

贊曰。楚石愚菴夢堂行道際。遇於離亂之秋。俱持風采。稱爲狂瀾砥柱。暮年感有國者與交遊。光鮮元叟家聲。雖三公一時之方便於法門。則有力焉。經云。但

以假名字而引導之此之謂也

古梅友禪師

古梅禪師者名正友姓于氏廣信人也住閩之高仰山爲絕學誠禪師入室之真子誠得道於靈雲定定嗣靈嚴欽欽爲友四世之祖也友爲人文而烈不依違兩可好立言行以潔白著聲初依末山本得度本示以禪關節要不頑因循住江淮兩浙之間歸省本本揭其所得友罔措本曰你參病鶴禪耳煮糞九天未有日在友愧無所容乃徧歷宗庭因小使觸地恍有所發又參絕學誠公於洪州之般若寺誠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且道是許它語未肯語對曰言下委然誠大笑而起次早友得上方丈誠曰夜來事作麼生友以坐具便據曰靈雲捉得賊玄沙不放賊卽今賊賊一時斷還和尚了也曰黃檗打臨濟意作麼生友喝誠曰築大愚三拳則且置因甚又來掌黃檗友擬對誠搖手曰不是友曰畢竟那箇是誠擊之曰不是不是次早友又上方丈誠厲聲曰抽袈裟友擬議誠痛打三十友連喝復打六十次早哀求

挂塔誠公不許且叱之於是友浮沉歲月自愛也度夏雪嚴因讀法昌語豁然有新證乃書頌古數則寄呈般若誠公誠曰此人得我第三番竹筴氣力猶欠脫哉在今兄弟家三年五載做工夫無箇入處將從前話頭拋卻不知行到中途而廢可惜前來許多心機有志之士看衆中柴乾水便僧堂溫煖發願三年不出門決定有箇受用有等纔做工夫但見境物現前便成四句將謂是大了當人口快舌便悞了一生三寸氣消將何保住若欲出離參須眞參悟須實悟友遙聞之閨閣中物一時放下又三年赴齋打動鉢盂乃徹法源披伽黎焚香向般若大展曰非吾師大機大用正友幾成木強人耳住後上堂曰慧劍單持明行正令擬議不來喪身失命還有當鋒底麼良久云正好一帆風過海箇中不過駕濤人喝一喝又曰月落山頭慘雲橫谷口陰欲明生死事直指本來心且道如何是本來心夜靜不勞重借月玉蟾常挂太虛中至正壬辰深春高仰山樹不顯泉忽涸衆懼友曰老僧向後自有嘉徵五月初三集衆跏趺垂訓諄

諄奄然斂目而寂。仰山泉始湧。樹始花。友初住天心。掘地見藏金。友掩之。或曰：無主之物。方便納之。以興佛事。曷不可？手友曰：吾教以檀施爲佛事。發藏得物。未之載也。冒而容之。寧不慚乎？其夜風雨暴作。巨石崩壓其處。人名其山曰卻金山。

贊曰：蒿枝之令數百年來。叢林畏而不聞矣。是以驢乳十斛。雜盃人間。而端人正士。故有流涕長太息之感也。誠公滴桃源真乳於巖。霜巨凍之秋。而古梅之器琉璃也。自無迸裂之患。則雪巖橫出一枝。灼可觀焉。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十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一

伏龍千巖長禪師

千巖禪師諱元長。越之蕭山董氏子也。出天目中峰本和尚之門。開化烏傷伏龍山聖壽寺。其接物利人。灼類於本。當元季時。其著我田衣者。無不藉賴朝廷。

褒重而高其聲價。公居伏龍。惟力田博飯而已。君王三錫徵號。公終身不署焉。於是議者以狂瀾砥柱而稱公。公性英敏。初棄家。問戒於靈芝律主。時中峰本和尚寓杭城雲居蘭若。會赴丞相府。齋公得拜見於齋筵。本曰：上人是何法諱？對曰：元長。曰：日逐何所用？心公乃再拜請益。本以狗子無佛性示之。公卽廬北高峯頂。琢磨已躬。屢走見本。本惟叱之。無他語。靈隱雪庭傳禪師虎記室目款公。公來往雲居。靈隱荏苒法緣十載。不發乃私嘆曰：饑虎望几上之肉。寧自甘耶？遂禁足峰頂。聞雀聲有省。急走質本。公呈所以。又被叱。憤歸。操闌枯坐。簡點所省。處處竟不可得。徘徊中夜。或行或立。忽鼠翻翻。器墮地有聲。乃微見本。公相爲處。卽棄廬歸。本本云：趙州何故言無對？曰：鼠食貓飯。曰：未也。對曰：飯器破矣。曰：破後如何？對曰：築碎方。璧曰：善哉。此事非細。承當者須是其人。於是公服勤一十三載。別隱天龍東菴。垢衣糲食。無利語。人或鄙之。石溪空禪師大建松雲閣。繪三教聖賢影。相並藏其書。以資三教學者流覽。徵文於當世。銘之。無敢命。

筆者空素知公乃邀游松雲敘其所以公弗少辭遜
文成四百五十言自書其壁是時松雲闢開士多屬
名家子弟讀之大驚服於是冠蓋博學者爭游東菴
有傳其文至中天竺。唉。隱禪師曰。中峰有子如此。臨
濟宗風何慮哉。卽言於行省丞相。以名利起之。而公
已去東菴矣。其松雲文曰。見到說到行到。猶是到到。
未是不到到。雖是不到到。未是不到不到何也。世尊
四十九年。噀了現成。閒飯。簸者兩片皮。說是說。非說
長說短說。出許多閒言長語。滿世間。狼狼藉藉。末後
知非無著。慚惶處。乃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我
於二中間。未曾說一字。敗也敗也。老子亦云。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亦言也。旣非常名。言之何
用。死也死也。孔子亦云。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乃
欲無言。謂天何言。露也露也。你看他者。三箇漢。如向
一片淨潔地上。撒屎撒尿了。有底將灰土蓋卻。有底
將糞箕筲帚掃却。有底將水洗却。任你如何。只是臭
氣還在。引得許多蠅蚋。蚤。蚤。蟻。蚤。蚤。之類。繞來。囉
哈。各成窠窟。頭出頭沒。脫離無由。秦坑之永平火之。

●真鑑五

三武滅之。愈熾愈盛。雲門殺之。德山罵之。臨濟喝之。
彌高彌大。樹繞藤纏。至今無箇合殺。石溪本空禪師。
奮巨靈劈太華之手。用芥子納須彌之機。建一閣扁
曰松雲。繪佛祖三教聖賢諸師形像於松雲之上。及
取三教之書。悉藏松雲之中。無彼此之分。絕人我等
見。真顯圓融廣大法門耳。或謂辨魔揀異。宗門眼目。
秤斤定兩。向上鉗鎚。豈可雷同。同事須甄別。曰。會麼。瓶
盤。釵釧。一金毒藥。醍醐一味。其人不覺手舞足蹈。而
歌曰。松雲萬朵。兮溪山盤盤。松風一曲。兮谿月團圓。
水碓。笋出。炎天。雪寒。眼睛只在眉毛上。分付渠儂仔。
細看。烏傷。伏龍山。古有聖壽寺。廢久。公乃登伏龍。喜
其湧泉如乳。奇峰爭秀。就故址。棘叢中。而卓錫焉。次
日。鄉民集者數百人。俱言。昨夜夢乘雲聖僧。至伏龍。
及見公。與所夢無異。遂共開荒爲構。草廬久之。崇成
大厦。禪者接踵而問道。三十載如一日。嘗示禪者曰。
當臺明鏡。鑑在何人。露刃吹毛。逢他敵者。從上的。
相承以來。無有不因者。心肝五臟也。同眉毛鼻孔也。
同眼睛舌頭也。同三百六十骨節也。同八萬四千毫。

竅也。同一處同處處同。只有些子不同。諸人還箇點得出麼。阿呵呵。縱饒滄海變。終不與君通。士大夫聞其風而開發者甚衆。鎮南王亦慕之。則錫號普應妙智弘辨禪師。帝師又加圓鑑大元普濟禪師。東朝又賜金襴。並加師號。曰佛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其隆典。雖經疊下於題咏扁額中。並無其製號也。晚年晝鑽自絲衣衾。自補侍僧。屢竊爲之公。屢不悅。至正丁酉六月。示微疾。更衣集衆。書偈曰。平生饒舌。今日敗缺一句。轟天正法眼。滅擲筆而逝。世年七十四。坐五十六夏。宋公濂久參伏龍。乃述其道行以立石。

贊曰。却名易忘。名難貞。節易忘。節難蓋。名節亦虛器也。長公入山。惟恐不深。重開伏龍一住。三十載。王公褒贈疊至。公恬若不知。至其生平說法。勞勞玉齒。如怒獅扶圓石於千仞之岡。莫之能禦。嗚呼。克嗣天目。以駭發臨濟於一時者。微公其誰與。

龍池寧禪師

禪師出淮東通州朱氏。宦族名永寧。字一源。其先東山演公之下。開福寧寧七傳。至無用。寬寬乃永寧之

師也。寬居舒州太湖門士。不滿百。皆饒然自肯之輩。其得寧最晚。而寬特注之以爲可繼開福。而闡東山法門。初永寧在襁褓中。弄以金紫。即有感。容九歲聞隣壁治喪。啼哭聲辭親棄俗。依禾州之廣慧寺。寺爲州之望刹。乃故淮海盛禪師說法處。前一夕。寺衆同夢。肇公來。次日獨寧至。衆欣然疑爲肇公再世也。及爲大僧。汗遊禪社。走舒州。見無用寬公公。問何來。對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對曰。沃日滔天。不存涓滴。公使喝。寧擬進語。公又喝。寧擬退。公連喝之。寧大駭而趨出。自是罷游。堅依席下。一日公舉雲門答僧須彌山話。寧聞之。脫然公乃召曰。掣電飛來。全身不顧。擬議之間。聖凡無路。速道速道。對曰。火迸星飛。有何擬議。觀面當機。是不是。公喝。寧曰。作麼。公曰。東瓜山前吞扁擔。寧曰。今日方知和尚用處。久之辭去。公曰。逢龍即止。遇水即居。金鷄玉兔。鞭影長驅。至治癸亥。常州道俗以龍池致寧。寧以爲符其師識。欣就之。連三載。成叢林。南國高人以見。勉爲感。同曰。龍池尊宿。不敢名之。寧慕高峯之爲人。別業高崖。至正

問繁書三至不赴諸方勉之始受朝旨號佛心了悟禪師然足不越閭順帝嘉之乃召璧峯金而問事之行略金對曰不耘而秀不扶而直劈華岳迅烈風雷吸淮海不留涓滴演東山是其遠祖寬無用容其入室雖經三詔下龍池楚老不知堯舜力洪武元年事囑製紙衣木龜次年六月十七日服衣居龜而化有偈曰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缺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炎飛雪

金璧峯禪師

禪師名寶金乾州永壽人也號璧峯其父石氏行善無子有梵僧目普門大士相授之曰善事之奇男至矣期年果生金金生時紅光蓋室牛馬皆鳴六歲親歿往受淨業於溫法師從溫既久通性相之旨乃代座演法有禪者遇而惜之因謂金曰觀君談論如望梅也其能止渴乎金大驚挽之不可遂游方謁縉雲真禪師與一源寧同入真室金輒有省一日拈菰園中定坐不還適真公至撫金背曰汝定耶金起對曰動定不關曰誰是不關者一本云動定不關是甚麼人金向前又

◆壬子歲

手而立真公奮襟其胸曰速道速道金便喝真曰塵勞暫息向上政未得在金以拳築真而趨去已而隱峨嵋日咽松栢隔不沾席者三年聞伐木聲大徹再參真公真於地畫一圓相金以袖拂去之真又畫一圓相金於中增一畫又拂去之真再畫如前金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真復畫如前金於十字加四隅成卍字又拂去之真乃總變三十圓相金一一俱答真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宜往朔方大行吾道金先於定中見一山重樓杰閣金碧爛絢諸佛五十二菩薩行道其中有謂金曰此五臺秘魔巖也汝忘之乎至是游五臺道逢蓬首女子披五彩敝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其後金問曰汝何之曰入山爾曰將何爲曰一切不爲金喝之女子眴金曰將謂是獅子兒言訖不見金驚喜曰吾於此山有宿緣乎就中結靈菴菴居之聲光日溢無遠近負餒糧而獻者續紛也至正壬子授師號寂照圓明住燕京之海印寺尋稱病辭還舊隱明高帝卽真召金之南京於內殿問佛法大意遂設普濟會金泣其事已而御製詩十

二額賜金。是時開福之後。惟金與龍池寧寧好行古。規時流諱之金。自代州寓金陵。英才輻輳。開福餘烈。復振臂問僧。須彌納於芥子。且道阿修羅王。向何處伸脚。僧應諾。金曰。恰是僧呵。呵大笑。金曰。劍峽徒勞。放木鷄。又問僧。臺山路向甚麼處去。曰。和尚是甚麼心。行金曰。今日被驢子撲。僧作噓聲。金曰。消得龍王多少風。金年六十有五。召侍僧曰。三藏靈文。乃是故紙。汝知之乎。僧擬進語。金便脫去。關維得五色舍利牙齒數珠堅潤宛然。

贊曰。寧金二禪師。以叔姪同時。建大旗鼓於廣漠之。楚豈不三賢胆戰。十地魂驚。或惟二公末後。一曰明。明一場敗缺。一曰三藏靈文。乃是故紙。何斂鋒垂手。一至此哉。然歷攷版圖。自大覺拈花之後。莫不皆然。無乃草滿法堂。不容不爾耶。抑層數有歸其冊命之詞乎。

烏石愚禪師

禪師世愚者。號傑峰。衢州余姓子也。早歲歷參知識。一十餘員。無所開發。抵杭州大慈。見止嚴成公。而得

道焉。愚初至大慈。倦於請益。但隨衆聽法而已。一夕成召之曰。愚闇黎。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撈始應知。愚營然趨去。於是精神逸舉。窮極玄秘。又常入元翁之室。機絲綿密。翁心喜之。翁即止嚴之師也。室中常謂愚曰。暴長之竹。數載而枯。暴流之水。終夕而涸。此理人豈不知耶。但求速之病。入於膏肓。則神醫拱手矣。愚遂隱烏石山。一十八載。禪子知名。正信長者。建廣德石溪大伽藍。以居。愚居石溪禪。徒始大集。開堂日。僧問黃梅。碓窻花開。日夜半。傳衣過嶺。南此事還端的也。無愚曰。一物本來。無兩肩擔不起。曰。畢竟如何。保任愚曰。不是詩人莫獻詩。乃曰。佛病祖病。衆生病。拈向一邊。丹藥妙藥。神仙藥。除過一壁。離卻四大幻身。且道那箇是病。那箇是藥。若向者裡。薦得許汝諸人。具隻眼。其或未然。山僧分明指出病源。與諸人看。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是有病無藥。底句。鎮州蘿蔔樹子。乾矢橛。藏三斤。是有藥無病。底句。青州布衫。是藥病對治。底句。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狗子佛性。無是藥病。雙忘底句。爲治衆生心中。

五慾八風煩惱塵勞妄想執著一切病一大藏教總
是濟世醫方一千七百祖師公案盡是靈丹妙藥有
病應服藥無病藥還祛衆中還有箇漢出來道和尚
自身不能治何用治別人只向他道留得一雙青白
眼笑看無限往來人愚凡四坐道場暮年退休烏石
爲逸老計適有長者攜童子上謁愚問何來童對
曰虛空無向背愚入奇之適懸鍾次愚曰童子能言
之手童曰百鍊爐中滾出來虛空原不惹塵埃如今
挂在人頭上撞著洪音徧九垓愚嘆曰此子如在穀
迦陵也以大法度之法名非幻洪武三年諸山宿德
咸赴鍾山之會有詔起愚使者至愚集衆普說已而
高聲唱滅有偈曰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撥手便行一
天明月繼愚後事者有二人焉曰無涯幻曰日本太
初原原歸化本國幻於永樂五年奉文帝詔證西僧
哈立麻佛事有感帝喜特留幻主靈谷以備顧問每
召對稱旨十七年御製贊佛歌頌併刊大藏頒行是
日慶雲等瑞種種不一備載明紀其明年春有敕再
建會雲谷如西僧例幻不奉詔亦唱滅以故愚父子

深得或菴之遺韻云蓋愚邈或菴體之八世也

贊曰或菴行護國之話於焦山至中葉幾微而復興
譬猶一指之脉度隴穿峽所謂節節皆原六秀及傑
峰父子一出又若老幹發嫩支龍逶迤而下爲尖圓
方正之星而入局於戲誰中十道天心之穴則兒孫
脚下可勝計耶

古鼎銘禪師

古鼎禪師諱祖銘出於四明應氏風骨軒昂談論超
人意表得道於元叟端公出世談禪之會有四皆名
山廣澤之中四衆圍繞其陞堂入室之鼓日不停聲
當是時六宗之徒互相犯諍銘著書千言以解之
聲達朝廷朝廷賜銘號曰慧性文敏弘學普濟禪師
叢林共美其功楚石琦有語曰具眼宗師超方哲匠
傳列祖之燈息六宗之抗身非身相非相天教擎在
千峰上蓋銘初與楚石同參元叟端端公喜怒不測
所學者皆流俗鄙事所訶者皆賢聖章句銘大疑之
乃詣端公之室端呵呵大咲銘曰自遠趨風師何謹
耶端公驚起頓足曰山僧罪過不少銘瞠愕而卻會

書記寮虛職林首座知銘欲舉銘補之端曰見彈而求鶚炙不亦早乎林曰何謂也曰待渠識得西來意方可耳不然流成文字蠹魚何益哉銘聞大慚隕涕自誓求決大事一日參罷銘復進曰黃龍南傾心請益於慈明慈明屢詬罵之何也端曰趙州道臺山婆子被我勘破與慈明咲曰是罵耶爲復肝胆相似爲復鼻孔不同銘曰一對無孔鐵鎚曰南立悟去又且如何銘曰病眼見空花端曰金沙混雜政未得在銘又擬進語端震聲喝之銘失聲咲曰祖銘此回做得書記也端公亦笑而許之往後僧問如何是佛銘曰秤錘蘸醋又曰如何是佛向上事銘曰仰面不見天僧曰雲門乾矢橛又作麼生曰不是好心僧曰乾矢橛與秤錘蘸醋相去多少曰鑊湯裡跣跳僧又擬問銘便喝銘言行平易不以繩墨制學者嘗曰滄海有擇流之心則成牛迹春日有偏炤之意仍似螢光所以大冶金不須九轉衆生成佛只在剎那分之別之遠之棄之豈大慈長者之心哉晚住徑山禪流益心歸之想中慍早受業於元叟既出遊方聞銘繼徑

牧隱收

山之席乃歸訪銘銘請慍歸蒙堂間與商確古今於是二公互相肯可焉及慍出世靈巖法嗣紫籙道公銘復稱之或曰慍公向親先老人今其背德承紹無名老衲師反獎之何也銘曰不然當今吾老人之望故重天下矣裨販之徒往往承虛接響慍公得意於紫籙不以聲名而忘其本節操如此豈可及哉銘年垂耄愛攜鉢于山游不計遠近意得卽到歸便高枕鼻息如雷一日命侍者偏插香盤鐘告寂衆趨遶之銘則宴然側身長往矣有遺偈曰生死純真太虛純滿七十九年搖籃繩斷其門下繼居徑山者象源淑也居徑山百齒昭先率之勤舊乃言先老人弗以絮務勞賢者淑曰安有賢者而弗勞手於是水風四峻廉上大集一日趨出門大叫曰殺來了殺來了衆驚集淑乃莊立蛻去其次門人力金者主持天界

天界金禪師

力金禪師號白菴有本名萬金吳門姚氏子也幼孤楞伽寺道原衍公收金爲沙彌衍絕世交築碧山堂以自娛因以白菴號金且愛其姿力資金行脚遂深入古

鼎銘公之堂奧已而歸吳。聖士爲孤雲菴。以事其母。其母亦得悟焉。元至正間。浙宣政以淨慈請金。金不就。乃開法瑞光。次移嘉禾之天寧。南北英靈集如箕。敏元帝師大寶法王。贈金號曰圓通普濟禪師。是時金之名日重矣。愚菴素倔強。不肯可。諸方聞其名。常致書問於楚石。以爲古鼎有子乎。楚石亦因褒之。其詞曰。道邁古今。學兼內外。白牙香象。蹴踏而截流。金毛獅子。哮吼而踞地。機用可謂逸群。文章乃其遊戲。青天白日。放古佛之瑞光。鬧市紅塵。闡湖南之祖意。直得大海波翻。須彌粉碎。少林不識曹溪。不曾卻淨慈道。愈高。唉。諸方進爲退。乃吾古鼎銘兄之的傳妙喜杲祖之六世者也。愚菴以爲然。作偈東金曰。聞道湖南第一山。交參龍象雜官班。東頭賣酒頭賤空手來時赤手還。頂額一機猶掣電。語言三昧若連環。鐵缸下載休輕學老叔。談禪亦強顏。明初有詔主天界。高帝留神內典。而楚石愚菴輩亦赴焉。金以猶子之列與之援經據論。披詰玄理。共大元叟家聲。五年。敕集三宗。二千人建鍾山法會。大駕臨幸。命金陞座。

闡揚宗旨。復命儒臣出衆燒香。疏曰。無量太虛。因三才而建極。有涯滄海。會八德以朝宗。發含靈心裡之花。至哉先覺。秉樞斗。寰中之柄久矣。高人則寶鑑當空。自合崑岡之壁。而玄珠在握。誰停赤水之車。化廣無爲音。宣大呂。豈非人天協贊。日月雙懸。金曰。皇風浩蕩。卽凡心而印佛心。慈澤彌漫。據聖智目。開世智。乃拈香。鞠躬起立曰。會麼。打麤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便下座。高帝大悅。萬衆稱善。金年暮。欲謝退。不可。乃喟然曰。吾以虛名。濫當聖代。每懷煨芋諸公子。不逮矣。遂稱病。篤解還舊隱。未久。圓寂。塔於嘉興環翠閣。若初高帝詔選名宿輔導諸藩。而蜀王椿師事見心。復名溢都中。金嘆曰。復公其不免耳。復果罹難而終。故諸方嘉金靖退爲叢林福云。

贊曰。水火相憎。鎗居其中。則世味以調。邪正相反。智居其中。則精神俱化。而銘公之攝六宗。其智能過於調化者也。丹青雖異。文彩全施。貴其知宜也。天岸雖高。明舟不犯。貴其用意也。象源之繼徑山。乃良於知宜而用意焉。知退而不知進者。滯於寂也。知進而不

知退者傷於勇也。白菴其無滯傷之病與師資鼎盛俾風化有酬酪之純其流慈豈小小哉

性原明禪師

禪師出夏氏台州黃巖人也。諱慧明。字性原。居家不治生產。日游僧寺。父兄以不才子目之。父卒。明益無賴。嘗貸食親里姑舅之家。或得斗米百錢。歸又作飯。僧佛事。俄有長耳黃面病僧之門乞食於明。明日碗羹施之。復乞明隣。踏答曰。柰我無有何病。僧曰。無有亦須施。我明莫知其意。病僧指明內竈曰。那是甚麼。明回視失僧所在。明乃大驚。即走。樂清依寶冠沙門。斬其髮焉。每遇禪者。則虛已請問。或有問。即拜下。風久經歲月。而知有此事。即腰包行。脚上雙徑見元叟。叟曰。東嶺來。西嶺來。明指草鞋曰。三文錢買的。曰。未。在更道。對曰。慧明只恁麼和尚作麼生。叟曰。念你新到。放你三十棒。明退。參三月。方罄其旨。久之出世。事波五峰寺。明既蒞師首。以身先衆。間有僞懦不振者。明亦委致起之。凡垂機。即宿僞者爲之失色。於是湖江吟稱五峰門庭爲曝鴈處。洪武間。詔明主鍾山。

同一作聞

法會而天鏡瀟壁峰金季潭渤皆與焉。內翰宋危諸公嘗問道於諸禪師。一日問。咨國事有答曰。掃腥癘。建禮樂。萬代一時也。復何慮焉。明曰。不然。禮樂有三代之隔。人心無夷夏之分。敬天懼人。思危防安。天下平矣。諸公悅服。高帝聞明答語。以爲有王佐略。欲留居都中。時辭還山。景濂宋公疏。明居靈隱。明不就。乃薦同門天鏡瀟禪師。明還山。日鄰寺故老相訊。明乃蕭然布衲藤杖而已。或問大內隆遇典故。明緘口無一語。惟審山問歲節。節俱至。明退居無何。而靈隱天鏡被流言坐忤時流。徙陝西。道經寶應。夜宿寧國寺。端坐而歿。以故靈隱席虛。師僧皆散。諸方不肯應復。請明明嘆曰。時哉時哉。不可避乎。明既任靈隱。年雖邁。接納無少倦。嘗垂問曰。蓮花峰被蜂螫。食却半邊。因甚。不知僧進語曰。不啞不聾。不作阿家翁。明喜之。又問曰。冷泉亭吞卻壑。雷亭即不問南高峰。與北高峰。鬪額是第幾機。又僧進語曰。和尚今日放參。明亦喜之。於是禪子蟻從。元叟家聲復大振。聞提陰嫉之。明又被議逮捕。或勸明引去。明怒曰。潛形苟免。豈道。

人所爲乎。適浴佛。明上堂曰。者一箇那一箇。一一從頭俱浴過。藥山布衲。謾商量。仔細看來。成話。成話。墮將諸訛。拍禪牀曰。武林春色。老臺榭。綠陰多。下座。直詣法司。從者如雲。有感泣。願以身代。未鞠明。跣跌。廡下。爲衆說偈。忽入滅。天立變。暝雷雨暴作。拔木飄瓦。吏司懼而釋之。叢席無恙。時洪武十九年也。嗣明法者。正菴閣上座。閣有勁操。晚以衣拂授月江淨淨主徑山大廓性原之風。歿時有偈曰。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十一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二

雪峯逆川順禪師

逆川禪師名智順。又字澄垢。東甌瑞安陳氏子也。順母有懿德。謹於事佛。夢僧頂有圓光。逆汪洋之流。而招曰。煩爲母我莫辭勞也。寤卽有娠。順生七歲。神悟特異。永嘉實際院卽空禪師。牧爲沙彌。誨以大法。順信受頂戴。刻無情容。耆老多器之。順爲大僧。辭空行脚。見諸大有道者。入閩抵天寶。參鐵關法樞禪師。樞署此菴元七世之傳。尋常好問禪者。老僧舌頭在麼。而禪者多被抑。不敢犯其鋒。順得參堂。踰月。因如廁。觀園中匏瓜。有省。入室呈所得。樞公曰。乍入門耳。何足重哉。曰。堂奧更有何法。乞師揭示。公大笑而罷之。於是順括磨。究竟。靈湫悉忘。夜深常入樞公之室。參請古德。因緣或至晨鐘鳴。乃趨出。樞心嘉之。一夕徐問曰。曾聞和尚徧見湖江諸大老。未知於何機下得徹本源也。樞公曰。我當時往華藏。受業於竺西和尚。便知有此事。但胸中似有一物放不下。受具後。參中。

峯及菴諸老諸老未嘗不以本色示我。我只不能領會。乃走石門。見我元翁先師。先師亦無長語。惟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作麼生。會其時前後際。斷一日。齋後下牀。忽踏著實地。急走方丈。先師遙見而笑曰。作麼我。進曰。南泉被我捉敗了也。先師曰。南泉即今在甚麼處。我便喝先師曰。離卻者一喝。南泉響我拂袖而出。自後執侍巾瓶。一十五載。我事且置。你向何處見南泉。順詞色俱喪。愧無所容。又一夕聞參鐘。擬離榻豁然大悟。趨告樞公曰。南泉敗缺。今已見矣。樞曰。心佛物俱不是。是箇甚麼。對曰。地上磚鋪屋上瓦。覆曰。即今南泉在何處。對曰。鷄子過新羅。曰。錯。順亦曰。錯。明日。樞命搥鼓。勸驗。順扼腕上下。顧視曰。和尚眼在甚麼處。樞助喜曰。也要大家知至。正六年庚辰秋。樞公遷化。順繼天寶之席。於是此菴之宗大振。自順溯此菴元。其世有八元。得焦山體體三傳。天竺有傳。天池元翁信信之嗣。二人曰。大慈成曰。鐵關樞。順既受樞公正印。號令人天海內改觀焉。從天寶遷報恩。又移居歸原。而機用縱奪益愼於居天寶時也。

當是時。南北諸子駢集朝廷。知順乃賜衣加號。佛性圖辨禪師。順即退居東甌之羅山。穴地爲爐。折竹爲箸。不設臥榻。不貯宿春。或以矯世譏之。順弗顧也。平章燕只不花鎮閩。堅起順住閩之東禪寺。又移雪峯。順之法政善巧圓融。座下不規而肅。聽順說法。各有領解。雪峰數百年來。稱順爲中興矣。明洪武初。詔順陞座於鍾山上。臨聽法。悅如舊識。順每對上稱僧而不臣。或忘而稱我。上以眞率美之。已而還南。南國以淨慈留順。居無何。有司復以朝旨強順抵京。經四月。書偈而逝。時洪武十三年夏也。閩維所獲舍利。進若明珠。其六坐名蓋之語。錄盛著於世。但頗有異跡。人以爲神。且又尊之爲肉佛。愚不敢贅僿妄也。

贊曰。順公望隆兩朝。其胸吞須彌而舌傾滄海。在他入則天葩幾滿繩牀耳。公卻素履蕭然。不忝嗣祖。乞士誠有坦然與世共信者。區區以生平異跡而頌鉢兩其然。豈其然乎。

萬峰蔚禪師

禪師時蔚者。號萬峯。姓金氏。東甌人也。機投伏龍千

嚴長法弘鄧尉歿年七十有九師初生其里瑞應不一俱以徵金氏金氏恐乃祝佛願施爲僧年十三出家具正知見登壇受滿分戒因誦法華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有省走參止嚴止嚴示目三不是話師別卓菴於達蓬山楮衾草榻杳若忘生忽聞佛跡寺僧舉爲山陽倒淨瓶公案大悟乃曰顛顛倒倒是南泉累我工夫卻半年當下若能親薦得如何不進劈胸拳卽棄菴入天台登華頂機觸無見左右震慄無見善遇之且勉師曰子宜居山保守他日支柱宗庭非子而誰乃至伏龍伏龍圍遶數千指皆一時俊杰師土音長髮洋然進拜千巖奇而問曰將甚麼與老僧相見師豎拳千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打圓相叉手而立嚴曰莫要請益麼師掩耳而出嚴深喜之一日千巖據座命搥鼓衆方集師震聲一喝拂袖便出嚴乃曰鬱鬱黃花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峰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山水逆流於是叢林知名出世嵩山有示衆曰月頭是初一光明漸漸出月尾是三十光明何處覓假饒老釋迦也道

拈不出拈得出萬事畢若有人道得出來道看如無嵩山與諸人露箇消息舒兩手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又展掌云大開方便門便從者裡入握拳云閉卻牢關說家裡話且道不開不閉一句作麼生斂衣下座次遷平江鄧尉創大聖恩寺當是時世主稱爲佛心天子有能禪者多隨諸名德出入禁廷溫繹典故其聖恩席下抱道髡徒僅半千人普持勝學二闍黎爲上首師純以本色提接之海內禪風一正士夫書札通候於師者除問道外槩不復載至有久從游者求隻字不可得間或請之但以老僧年邁而卻焉侍御陸公書古德機緣馳問師謂來使曰汝主初選官時可到京否使愕然曰安有不朝天子而受職者師笑曰奈選佛何師雖不假詞色羅絡當時然寬大莫測之機多如此洪武初有旨採諸山名德因議及師景濂宋公固止曰不可此老吾浙人也吾素知其爲人年且逮耄性喜恬退必不能奉命且留此一老爲林下標幟詎不美乎若迫之彼必蹈汾陽昭公之轍主議者令私探之師早稱病掩關矣師自壯至

老功課續髮不移日。理僧事夜則跏趺儼然達旦。侍僧問請息師曰。汝正開在。老僧息之久矣。洪武辛酉正月二十九日。集衆說偈。奄然化去。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泉曰。當天其繼鄧尉法席者。實藏持公也。持之下復出慧岳。

虛白岳禪師

慧岳禪師者楚人也。出王氏字虛白。七歲知誦佛陀名號。磨麻不息。又七歲證妙覺寺。湛然祝髮。祝髮之頃。忽祥光四際。皆成五色。湛驚喜曰。此沙彌他日定南隸子也。遂以慧岳名之。師爲人奇偉。方正親先敬。後猶如饑渴然。性剛不解軟語。聞耳出口。若持券人共稱之曰。楚直至有難發之舉。必激師發之。發俱中節。湛然每召師曰。浩浩光陰。切莫錯過。對曰。不錯過。湛每視而休去。一日湛問曰。今日作甚麼。師曰。切。藕曰。你只會切藕。藕師曰。也會殺人。湛驚引頸。師曰。降將不斬。湛吐舌而起。湛遷疎山。師別參松隱於雲間。因觀孤松了然。自許徧歷戶庭。不受控勒之平江。見果林果林。擲下蒲團曰。試說看。對曰。只者消息本。

無言說。破蒲團上地迸天裂。林愛其神駿。指往鄧尉。拽杖門送。撫師背曰。登泰華之巔。始知宇宙之大。投五簍之餌。可語滄溟之深。子往矣。毋遲師教。諾。是時寶藏持禪師繼席鄧尉。進者雖雲湧而去者亦川流。蓋其懷也。師謁之。持公問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你云何。會師進步叉手而立。公大呵之。師乃憤疑參堂。株立不寐。至二夜洞徹。臨濟宗旨。遂師資道合矣。持公遷化。師開隱安溪三十載。如一日。永樂年間。道風大播。名都會邑。重幣交至。師俱卻之。其節概嚴冷。一振風穴之風。姚斯道以顯望鳴當世。欲爲師撰序。師亦卻之。斯道嘆曰。嗟乎。倒嶽傾瀉之際。卓立當陽。揮召不得者。若公也。至於跋鱉之行。飛龍之說。豈足恃哉。識者皆多姚公之知人焉。海舟承慈自出峽。負其知見盛氣。加人不肯挂搭。諸方靈谷堂頭。強慈首衆。有禪者盛贊師之機略。迥別慈無可意。泊終期。即通謁於師。師察其實情。絕其蓋。慈乃歸心。竟代師任持公之道。正統五年。師無病示化。先有遺囑偈曰。字付慈海舟。訪我我無。嗣明年之明日。西風笑點頭。更。

以衣盥遺白菴明長老送至東山時海舟慈開化東山三載矣

東山海舟慈禪師

禪師名永慈普慈其法號海舟明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生於蜀之成都余氏說作常弱齡聞說生死事大即蘊於膺經旬不就寢決志趨彭縣之大隋山說作破山景德寺禮獨炤月禪師堅求法要月喜其端厚慎重可爲法門梁棟遂度之永樂癸巳月歿師竟入西山菴隱八載形影偶偕忽覺相應乃棄菴出謁大初和尚時年二十有八矣初受師半展遽問曰向父母未生前速道將來師從東過西初曰未得更道師曰兩眼相對初正色瞋師師趨去之復至東浦訪無際抵靈谷見雪峰雪峯以師悟處諦當延師爲靈谷第一座師竟自許常與同輩蹴踏峯竊駭之然師無留意解制拂衣至安溪投機於虛白昆公公以臨濟正脉囑師保任師乃辭去復陸沉牛首諸山正統丁巳師年四十四始領東山翼善禪寺師晦養既久且弘大化四方宿艾虛懷而仰風裁然師虎視來機故踵息

未舒而神氣先萎者多矣正統五年庚申六月昆公化去東南學衆惟歸東山王公貴人虛已以禮致師師未常以一言開鑿智寶故一時雖盡愛敬莫得而親疎焉縹素爲師預建身後之域有范作頭者失斧傷足痛甚索酒師謂之曰范作頭傷足猶可假若研去頭時有千石酒與作頭作頭能喫否范於言下知歸即求爲僧師錄之乃充火頭刻意究竟不覺被火燎面如刀刈取鏡炤之欣舞以偈呈師師爲肯可當是時出入東山皆稱俊杰不無有望於師師惟目送而已至有已據高座而聲馳國中者求入籌室師弗顧或謂東山網漏於吞舟之魚師哂之間有古溪澄禪師常過東山師與盤桓喜其見處穩實嘆曰真斷橋之後也乃舉澄以住高座寺澄初出世褫子不甚知名師以澄法語緘達諸山諸山始歸重兼仰師有衛法至公之德云天順五年辛巳師陞座說法畢一喝而逝逝之日白虹橫貫異鳥悲鳴古溪澄哭之慟挽之以詩吊之以文其略曰道揚湖海德播神州慈濟隆乎品彙聲名動手王侯來西蜀而全堤正令坐

東山而大闢玄猷。續高峯七世之燈。燦群昏而獨照。紹昌祖百年之踵。吞衆派以周流。將入涅槃。現衰相。而白虹貫日。既歸圓寂。殮法身而夜壑藏舟。澄自後。不上堂。亦跌坐遷化於香巖。香巖之衆。悽然澄徐展目。曰。不須如是。復宴然長往。師之門人智瑄。作明瑄說也開法金陵。瑄傳天奇。本瑞瑞之法嗣。大振瑄。即范作頭也。

贊曰。鄧尉至東山。歷傳四世子。子喬松。其本孤矣。自寶峰燎破面門。而得天奇瑞。公枝秀雲。樹葉陰實中。或疑其先淨而後濫。殊不知我此世界大賢劫中小劫二十。富有千佛出興。迄今劫過有九矣。自拘留孫至我釋迦。本師纔出四佛。彌勒師子後。仍有九百九十餘尊。第十五小劫中。一齊出現。惟餘樓至。設以盛衰淨濫而較之。可乎否耶。

福林度禪師

禪師名智度。號白雲。處州麗水吳氏子也。初住普慈。終於福林。度居福林時。以無見觀公。藤杖手卷。囑累古拙。俊是爲斷橋一脉。有克肖之者也。蓋觀公法繼

方山寶嗣斷橋倫。故度望斷橋爲四葉之祖焉。度爲人沉默而曠達。初受業於郡之白雲空中假禪師。假陰察度根器。使行卑劣行。以挫之。每呼度名。度每應諾。假曰。將謂將謂度不領。乃使度南詢曰。善財是菩薩中行脚樣子也。趙州是祖師中行脚樣子也。龐蘊是居士中行脚樣子也。今人行脚不效此三老。則枉費芒鞋。徒自困耳。度卽徧參南北禪席。已而歸省假公。喜曰。你來也。吾事畢矣。一日說偈曰。地水火風先佛記。掘地深埋第一義。一免檀那幾片柴。二免人言無舍利。乃端坐蛻去度。掩面哭曰。蒼天蒼天。或曰。君哭遲矣。度乃大笑。遂廬於塔日取楞嚴圓覺研究。悉能貫之。然於日用之際。又不能得大自在。嘆曰。參禪不求大徹癡禪也。吾師豈虛語哉。但恨遊方時。未抵天台。參無見親。當是時。觀公稱爲宗門繡虎。居華頂禪流。憚之度。卽趨華頂謁觀。以西來密意扣之。觀掀眉視曰。得婆羅峯點頭向汝。道度以手搖曳。觀便喝度。悟旨曰。婆羅峯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觀曰。我家無殘羹餽飯。曰。卽今亦不少。觀欣

而肯之曰。我四十年住此山。一老道者耳。別無甚奇特。惟先師未了公案。今以實汝。汝善保任。觀便趨寂。度住後。以爲先師遺囑。在躬。因時接物。隨機開導。聲重湖江。與夢堂。愚菴。諸老齊名。明洪武二年。有詔赴京。卽疏辭。還門下。有以不耐事。諫者。度怒責曰。汝不聞古德有言。手縱饒。弄到帝王家也。是一場乾打。閑將來。法門。蓋竿。竊符之弊。必汝輩也。未幾。遷化於福林。有遺偈曰。無世可辭。有案可別。太虛空中。何必釘。鐵火浴。收五色舍利。大如菰塔。於寺西度。隨所說法。偈頌。弗許記。錄。禪者竊書其語。度乃瞋。逐曰。奴流。敢裨販吾語。作口頭人事。以銜叢林耶。復有老宿。以未見度語句。爲恨。潛探衆中。值度入室。徵判險要。如揭貫花老宿大喜曰。不意斷橋猶在。

贊曰。觀公居山四十載。耽耽坐視。非白雲解其頂下之鈴。幾鈍置耳。白雲行道垂手低眉。蓋亦蒼顏造書契而代結繩者耶。及暮年。仍襲觀公之風。恬然高枕。眠實子弟有竊符蓋竿之弊。又何異延恩安之笑法雲秀也。語云。百花叢裡過。一葉不沾身。其白雲乎。

瑞巖恕中愷禪師

恕中禪師。名無愷。台州人也。出陳氏。姿量雋異。毗糠世味。機契於竺元道。禪師說法。瑞巖日本國王慕愷道德。傳譯疏。朝廷迎愷。化其國。愷堅謝不往。而終老林麓。南北聞其名。爭願見之。愷初受業於元叟。端以己躬爲急務。徧走叢林。不合。卽背法堂而去。於淨慈芝鳳山。靈稍相流連。及還省。元叟元叟喜之。以擇木寮居。愷愷仍不自許。又訪天童砥公。因留閱藏。凡經十載。以博達著名。然於狗子無佛性話。獨疑之。乃私挽聰興二友而謂之曰。汝我甘死。祖師語下手。因假言遊天台。擬再尋作者。登華頂。吊寒巖。遷延數月。聞天目禮下橫川珙有嗣。曰竺元道禪師。住仙居之紫箴。垂四十年矣。行脚人以古伽憚之。愷偕聰興進登焉。遠見老僧坐隔溪盤石。又一白髮僧侍立。風度蕭然。如吳處士所畫阿羅漢。三人知是道公。乃合爪進訊。道曰。山路崎嶇。險閣黎到來不易。聰進曰。和尚住此久近。道曰。石穿新竹。笋壁挂古藤。蘿聰曰。畢竟如何。接入曰。百二奇峯朝鳳嶺。一條坦道下仙居。興又進。

曰如何是佛法的大意。道公曰：燒香種芋子。與曰：如何是佛法向上事。曰：接竹割松枝。與擬進語。道公指慍曰：那位上座。因甚不問話。與頓悟。旨已而具威儀。上方丈人。事慍纔申。問被一喝。頓消積滯。卽獻一頌。道公深肯之。其頌曰：狗子佛性無春。已滿皇都。趙州東院裡。壁上挂葫蘆。三人相慶曰：我等若以耳作眼。幾賺一生。於是三人俱嗣道公。聰與乃服勤於紫籙。慍辭應明州靈巖道公。謂之曰：汝知瓦乎。聯之千百。則有蓋覆之功。汝知玉乎。露之徑寸。卻貽偷竊之患。與其碎玉以矯世。不若全瓦以濟時。今古至人。惟得此而已矣。慍既出世。而元叟下知識。靈夢堂銘古鼎。輩以爲慍必酬元叟之香。俱遣使靈巖。厚爲慍壽。慍開堂曰：拈香曰：古人出世拈香。酬法乳也。今人出世拈香。酬世恩也。慍上座總不然。昔年行脚到紫籙山中。參箇老布衲。彼亦無法可授。我亦無法可受。只向無授受中。拈出供養。竺元道和尚。不圖報德。酬恩。只要大家知委。夢堂與徑山舊法侶。聞之大驚。唯唯而已。慍居靈巖三載。遷居瑞巖。乃設三問。勸禪流不

合卽逐出。當時謂之瑞巖三關。其問曰：穩坐家堂。因甚主人翁不識。掀翻大海。擗碎須彌。平地上。因甚擗脚不起。眼光燦破四天下。自家眉毛落盡。因甚不見三句內一句。外不涉兩頭。有人道得。拄杖子兩手分付。又謂衆曰：我者裡一切只是尋常。你若來弄機關。誇好手。向毒蛇頭上。揩癢。猛虎頂下。解鈴。拄杖未打。汝在何故。有盤根錯節。方可顯利器。有銀山鐵壁。方可整鉗鎚。又曰：靈山奧旨。少室真傳。日月不足喻其明。虛空不足喻其廣。巍巍獨運。蕩蕩無私。思之則差。議之則錯。五千四十八卷。說食向人。一千七百葛藤。持蠶測海。在今諸方。莫不盡謂驅其耕奪其食。貴圖宗風不墜。殊不知正是教湯進火。禦寒贈冰。山僧與麼道。豈是壓良爲賤。取笑大家。臂三折而知醫人多。閱而曉相。靈俐底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掃蕩撥。搶坐。享太平。豈不快哉。少涉遲疑。白雲萬里。又曰：三教聖人。總在拂子頭上。牽枝引蔓。說妙談玄。儒者曰：吾道一以貫之。老者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佛者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既各說有來由。未免

稱強稱弱且作麼判斷使其聲和響順形直影端部
破人我藩籬塞卻無明窟穴擊拂云二絲一有一亦
莫守日午打三更面南看北斗愍居瑞巖道價日高
湖江英俊趨台者不絕當是時元主崇尚我宗凡林
下染衣之叟多受隆譽愍獨體其師住山本色之操
嘗作書與了堂一公其書深切時弊凡千百言蓋一
與愍同師竺元也一日上堂曰我此一宗難爲荷負
自非有驅耕奪食手段放行把住機關至於一進一
退之間未免貽笑作者瑞巖在今兩序進退各得其
宜其進也如耀世明燈燭破歷劫昏衢之暗其退也
如潛淵老蚌孕成不夜焰乘之珠毗嵐猛風吹之不
滅五濁穢泥汨之不昏大衆荷負既已得人山懷正
堪放下且放下底事作麼生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
千峯萬峯去拽杖獨登松巖之頂上有老屋數楹爲
秋江禪師休老處愍愛居焉洪武七年愍至京固辭
日本之請帝喜之留館天界朝士宋公濂輩時稱有
道每洗沐日卽至天界擊節道要至不愜處愍莊色
曰我家衲子磨肩擦脚數十載尙不奈何公輩安得

草草圖作口頭人事耶宋公嘆服是冬辭還門人居
頂結翠山草堂迎愍是時大宗與住持徑山知愍退
休以偈柬曰萬疊山牽一枝雲清流何處覓相分漫
拈紫籜水風柄笑裡長飛虎豹羣愚菴亦以三偈柬
曰惺惺石上主人翁一室高居太白峯靖退只今非
小節知心未許石門聰千里同風各暮年任教滄海
變桑田獨憐熊耳峯頭月昨夜蝦蟆食半邊徒誇錦
瑟與瑤琴妙指方能發妙音卻憶紫山深雪夜弟兄
傾盡歲寒心宋公濂嘗遣書問亦致偈曰參禪第一
要知宗四海惟聞老想中白日青天轟霹靂孽狐妖
魅盡潛踪愍亦喜宋公留心吾道以偈答曰語言渾
不涉離微抹過雲門顧鑑嘆伸出玉堂揮翰手倒拈
禿帚畫蛾眉洪武十九年七月說偈曰七十八年無
法可說末後一句露拄饒舌咄端坐而化日前遺囑
屏世禮以骨灰散水竹間用表無常門人不敢守命
乃於翠山唐魯之原建窆塔以龕瘞焉未久大宗與
禪師亦坐化於徑山有遺偈曰夫三十婦六齡畢竟
偶不成其木菴聰後住紫籜晚應天童

贊曰。溫公出世而徑山法侶覲其必嗣。元叟元叟輩最尊風。最盛公終不就何也。蓋得處非易。故守之益堅。正當與感鐵面之卻佛印。元並案焉。聰與二老互相砥礪。而勝友淵源各行其道。又當與巖頭雪峯等之嗟乎。末法醴斷名位貨殖。師友讀公行實。能不形消而骨愧乎。

松隱茂禪師

禪師松隱小茂者。出明州鄭氏。爲古林大茂之嗣。開法郡之清涼。晚則高枕此軒。湖海莫得而親疎之。共稱爲此軒鐵老人。老人常持鬚笑曰。釋迦老子塞井爲臼。達磨大師以油益薪。臨濟德山。嚮自點胸曰。還較此軒百步復呵呵大笑。是時所歸仰者。必指大茂小茂云。小茂少時常終日不言。夜則跌坐。其母惡之。推使仆輒達旦。目不少瞬。年十六依杭州傳法寺希顏落髮。願以寺務屬小茂。小茂私嘆曰。以道放棄家胡爲復入其家耶。乃棄去。孤游時雲居有南澗泉禪師。茂汎鄱湖而謁之。泉頰爲饒舌。茂益不傾乃。疑宗師有密語。故曰祖祖相授。既有授受。則教外別傳之

旨復安在哉。於是不離南湖左右。哀求不已。南澗憫之。乃謂茂曰。子緣不在此。當今有茂古林者。乃橫川之仲子。現住饒州永福。去此不遠。子宜往之。或可發子之機。如不相契。緊抱一經一呪。以待來生參禪可也。小茂奮走永福。見古林古林問曰。道者來何所圖。對曰。生死事大。求出離耳。曰。你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根本。何緣撞入此革囊中。茂又擬對古林擊之。茂輒證於棒下。乃趨出。急搭伽黎向雲居展拜曰。禹力若不到。河聲流向西。久之辭還兩浙。古林曰。教育英材。貴順時宜。你以古而行。今吾恐你與時違耳。時違而欲唱道。不亦難乎。茂對曰。以古而行。今者儉也。順今而非古者奢也。儉之病也。不過無人。然是其人亦至矣。奢之弊也。則獅虫出焉。獅虫既出。必成厲階。故傳云。與其奢也寧儉。其今日之謂與古林賢之小茂。旣還浙游道峯。分月江印之座。印於法門。輕重茂不阿其意。每以事拂印。印不慍。良久曰。首座乃人天眼目。所見甚當。識者兩賢之。至正壬午。出世清涼。勸絕枝蔓。純以真實接人。有僧纔中問。便以手拍地而

笑茂曰。滯貨何勞拈出。僧乃噓茂便喝。僧微目而去。茂每疾時。弊架聲名。羅禪者。又疾禪者。乏正。因上他勾當。互相熱瞞。上者以爲一期佛事。畢下者以爲多生事。足故燕坐。常失聲曰。痛哉。痛哉。雖胡僧再來。無復奈何。遂退隱東堂。屏絕人事。天童元明。良建朝元閣。閣外更築此軒。而迎茂。茂喜就之。良父事茂。公茂常勸良住持。莫取先名。須實晚效。茂老且耄矣。忽與侍者約期而死。侍者請留偈。茂曰。此中廓然。何偈爲哉。遂端坐。憑几。握右手爲拳。枕額而逝。越七日。色明頂溫。引龜圖維於太白峯前。炬方舉。空中有物飄洒繽紛。非雨非雪。盤旋烈燄上。火滅乃已。議者曰。天花也。獲舍利如珠者。不勝計。塔於瑞雲山。謚曰佛光普照禪師。

贊曰。丹沙出神龜。嗽之鷄犬立化。麟鳳驗實效也。攷松隱生平語句。味之者。豈獨爲麟爲鳳而已哉。則其實效更當何如也。或驚公之作略。別有一壺風月。嗟乎。曹溪波浪相似。而人被陸沉。公之有補於當時古今。孰得而淺深之。

僧寶傳卷十二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三

斗峯璋禪師

禪師名正璋。字大圭。閩之福清人也。福清風習。賈利璋弗染也。獨以聖賢理學爲務。久之。企慕禪宗。走湖南。依絕聽沙門。試經得度。有禪者寄宿。偶誦云。水鄉水濁地多濕。六月花蚊噴似鐵。夜半起來惱不徹。憤不徹牀頭一柄扇。無端又打折。璋驚喜曰。是誰之語也。正璋願見其人。禪者熟視久之曰。其人往矣。當今東嶼禪師。是其嫡傳也。然不契其語者。難入其室。即契其語者。亦然。璋心疑曰。奇哉。語既相契。而室復不容入耶。卽趨武林。見東嶼。晦於靈隱。投心請益。海曰。深深無底。高高絕攀。思之轉遠。尋之復難。上座作麼生。會璋慄執不敢犯。良久。擬再禮。忽心地開通。乃厲聲曰。古今成現事。何必待思。惟海微哂曰。思惟既不涉。來此欲何爲。璋曰。將謂無人證明。便趨出海公喟然曰。鼓角動也。乃搥鼓集衆。衆曰。山僧三十年。舉狗子無佛性話。豈有善別機宜者。今晚不用如何。若何。遠

道將來若也相應有條斷貫索子親手分付。璋出對曰。狗子佛性無覩。著眼睛枯。瞥地翻身去。庵室利蘇。盧於是璋得承記。蒞機鋒莫禦。卽索知名者。皆左袒之。海公舉璋以應吳人之請。璋堅辭曰。正璋應世之才。固不如人。但平居簡點觸境逢緣。設有一念不與古聖相合。欲爲人師範。則其患害可勝言哉。正璋知爲人師之患。實不敢居也。海嘆美。間聞有豪客游飛來峯。見璋端偉非常。詢知同里。因請曰。能復我故土乎。願爲師治裝南行。師笑肯之。遂買舟載與同歸。至建寧。游斗峯。璋愛而居之。斗峯老屋數楹。僅蔽風雨。客傾囊金。欲爲整葺。璋曰。不可。吾本假公舟以入山耳。建置之舉。非初約也。且役役土木。有妨道業。公欲如此求福。其福鮮矣。於是藉子聞風而聚。漸成法席。鄉曲貴人勸請開堂。乃陞座拈香。罷良久曰。黃金雖貴。入眼成塵。便下座者宿驚喜。以爲天目再見。璋乃天目禮四世之孫也。又曰。玉宇霜清。瓊林葉落。一句全提。萬機寢削。作者好求無病藥。又曰。昨夜三更。裡雨打虛空。淫奴知不知。倒上樹梢立。璋說法峻。

峭約多類。此然室中不以聲色拒人。入室者自失其度。故常嘆曰。若是真戰。將百萬壁中。如入無人之境。稍有較強弱。顧矢石之心。則屈矣。四方疏請不出。竟終老於斗峯。告寂有偈曰。生本不生。滅亦無滅。幻化去來。何用分別。大衆珍重。不在言說。便合掌入滅。贊曰。爲師之患。甚於爲國。爲國之失。亂居一時。爲師之失。毒流萬世。盲類交引。可勝述哉。大圭寥寥數語。真龜鏡也。故其開關斗峯。恰與護神鼎相類。至今寤寐間。猶喜遇其白髮婆娑。機語喚人也。

天界慧曇禪師

慧曇禪師字覺原。出天台楊氏。少信佛僧。及得度於紹興之法果寺。具足律儀。去就秘重。游泳止觀。華嚴義境。特稱之。當爾時。元剌嘛爲帝者。師獨尙禪宗。諸山禪席大振。曇陰疑焉。乃展閱禪冊。難入理解。不覺心慚而起。曰。一言有礙。萬劫羈鎖。遂抵武林。謁笑隱。訴禪師發明旨要。訴公居中。從遊者皆一時名賢。互爭識曇之望。遂顯未發。開法牛首。大遷清涼。其臨衆寂靜。雖數千指。經營內外。而終歲不聞笑言之。

聲以故風傾都下而保寧蔣山二刹皆歸於曇曇常謂衆曰一句子黑漆黑無把柄有準則還會麼確搗東南磨推西北又曰威音王以前彌勒佛以後有箇現成公案未敢與汝說破何故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於是有道之流益親朋初高帝改金陵龍翔寺爲天界采有德禪宿主之畫院因圖諸山禪師頂相進於上上獨喜曇相曰太平隆運沙門也遂以曇居天界上常易服攜近臣私幸天界見曇跣趺丈室儼然在定上顧良久歎美而去僧問曰駕至師何不迎曇曰駕至乎曰然曇屈指曰山僧持五戒僧罔措其語朝旨賜曇號曰演梵善逝利國崇教大禪師上堂曰只箇現成公案衆中領解者極多錯會者不少所以金鎗不辨玉石不分龍河者裡直要分辨去也張上座李上座一箇手臂長一箇眼睛大總似今日達磨一宗教甚麼人擔荷噯一聲下座洪武三年高帝擇有志沙門通誠佛國曇應詔夏六月御餞都門從行者二十餘人道經高昌素業諸國諸國俱尊禮之以象馬傳送達僧伽羅國國王并羣臣迎曇公於佛山精

●外傳

舍師事之膝行求法敬留休息曇示微疾乃呼左右曰吾不復進矣又與僧伽王言別復書遺表并示諸國法語至夜半問曰日出否對曰未問至再三侍者曰日出矣乃跌坐向西而寂時洪武四年九月也其國老臣以辟支弗塔懸記而白王王遂奉曇禪師精葬焉明年尙書回奏高帝覽遺表而嘉惜曰中原有僧萬國之光敕建浮屠於雨花臺之左瘞其所遺衣履表崇德也繼而奉詔西行有宗泐禪師

季潭泐禪師

宗泐禪師姓周氏台之臨海人號季潭別稱全室爲笑隱訥公之望子歷坐名坊而赴明高帝之詔兼領天界住持化周大字機契宸衷應旨涉流沙度葱嶺徧游西天通誠佛域往返十有四萬餘程皓首還朝天子嘉其高行自唐貞觀以來未有也泐生族甚微父母俱早卒寄食貧里貧里不能善之甫八歲宿根不昧趨本郡天寧寺求佛爲師時笑隱訥公說法其間泐跪拜於訥公膝下公愛而異之試以心經脫口成誦公大喜曰昏途慧炬也得度數載藏文世典

咸貢通焉。新公屢易名利。勸皆從侍。公嘗問曰。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且道是平實商量。是格外提持。勸遽對曰。何得剗肉作瘡。曰。將謂你奇特。勸便喝。公拈棒勸拂袖。趨去。新公告寂。乃召懷清曰。吾據者牀四十餘年。尙遺望也。然不盡之案。惟你與宗勸任之耳。勸既還。台寓雲峰。隱紫籙。領天寧。俱以誠懇淳厚之風化本生之郡。郡人傾信如葵。曰也。又僑隱雙徑。時清禪師居越之寶相寺。遣使迎勸。勸笑卻之。使再至。僅得遺簡。踪跡杳然。元末武林名賢。強勸出居中。天竺雖當烽燧四警之際。而施爲壯濶。交接從容。無少長貴賤。皆得而瞻禮之。不減新公說法時也。蓋以中竺經懺。昔蘇新公而新。故勸之光闡前續。湖江稱美焉。明初詔主天界。高帝以慧曇西往之跡未終。欲修之。難其人。勸應旨於洪武丁巳西行。壬戌還朝。復居天界。常入大內。開襟論道。勸留京既久。朝臣黨立。間有嫉之者。勸遂退居鳳陽之棲槎峯。丙寅帝思勸見詔。歸天界。於是來往禁廷。不容已。廷士建議以勸於內聖外王之略。無不畢備。請以中順大夫祿而旌。

勸勸引去。至江浦石佛寺。示疾。乃喚侍者曰。者箇。侍者茫然。勸厲聲曰。苦竟入滅。年七十有四。坐夏十六。龜歸天界。火浴得設。利光潤明。燦者三十。願建塔於新公之後。勸之宿願。弘深。辨才無礙。際遇乎佛心。天子常於慈明殿設榻。召問心經樞要。勸窮理顯性。徹果該因。深淺開遮。無機不被。天子默以神會。乃勸箋語流行。爰有御製序文。冠於經首。其詞曰。二儀久判。萬物備周。子民者君育民者法其法也。三綱五常。以示天下。亦以五刑輔弼之。有等凶頑。不循教者。往往有趨火赴淵之爲。終不自省。是凶頑者。非特中國之有。盡天下莫不亦然。俄西域生佛。號曰釋迦。其爲佛也。行深願重。始終不二。於是出世間。脫苦趣。其爲教也。仁慈忍辱。務明心以立命。執此道而爲之。意在人皆如此。利濟羣生。今時之人。罔知佛之所以。每云法空虛而不實。何以導君子。引小人。以朕言之。則不然。佛之教實而不虛。正欲去愚迷之虛。立本性之實。特挺身苦行。外其教而異其名。脫苦有情。昔佛在時。侍從聽法者。皆聰明之士。演說者。三綱五常之性。

理也。既聞之後，人各獲福。自佛入滅，其法流入中國。間有聰明者，動演人天小果，猶能化凶頑爲善。何況聰明者，知大乘而識宗旨者乎？如心經每言「空」，不言「實」。所言之「空」，乃相空耳。除空之外，所存者本性也。所謂「空相」有六：謂口空、說相、眼空、色相、耳空、聽相、鼻空、嗅相、舌空、味相、身空、樂相。其六空之相，又非眞相之空。乃妄想之相。謂之「空相」，是空相愚及世人禍及古今。往往愈墜彌深，不知其幾。斯「空相」前代帝王被所惑而幾喪天下者，周之穆王、漢之武帝、唐之玄宗、肅梁武帝、元魏主、唐李後主、宋徽宗，此數帝廢國忘政，惟蕭梁武帝、宋之徽宗以及殺身皆緣妄想飛昇，及入佛天之地。其佛天之地，未嘗渺茫。此等快樂，世常有之。爲人性貪而不覺，而又取其樂。人世有之者，何且佛天之地，如爲國君及王侯者，若不作非爲善，能保守此境，非佛天者，何如不能保守而僞爲用妄想之心，卽入空虛之境。故有如是斯空，相富者被纏，則淫欲並生，喪富矣。貧者被纏，則諸惡並作，殞身矣。其將賢未賢之人，被纏則非仁人君子也。其僧道被纏

則不能立本性而見宗旨者也。所以本經題云「心經者」，正欲去心之邪念，以歸正道。豈教之妄耶？朕特述此，使聰明者觀二儀之覆載，日月之循環，虛實之孰取，保命者何如？若取有道，保有方，豈不佛法之良哉？色空之妙乎？高帝自登極來，潛心性理，與諸禪宿盤桓，無虛歲月也。然於曇渤二公，尤追惜之。蓋嘉其壯志西行，大光聖化云。

贊曰：曇渤二禪師，望重龍河，道欽有國者，可謂一時能事矣。況其利物多方，言合軌法，法隨根，又以道餘名振他邦，亦空谷而分聲也。昔大覺氏記像法有從地湧出無數菩薩，順逆行道，護持法藏，人天莫測。今觀二師之踪跡，無乃是其數乎？

海門則禪師

禪師名惟則，字天真，祖姓費，湖州人也。慕禪宗而脫白焉。卽跋涉謀道，不計得失。歷見一十八員，知議俱不契。千巖禪師以則爲大器，乃謂之曰：「當今佛法大有子知見，迥別不能了悟。無極源老人者，隱西江，匡廬將六十年矣。雖臘高百歲，未將此道易賺於人子。」

宜見之。或緣在彼亦不孤負。子行脚苦心也。則往謁之。見源枯坐木龕。常達旦不臥。霜眉如戟。威德逼人。惟三五白髮侍僧同居。則展拜足下。擬請益弗能申。詞而出。私問侍者曰。利尚座下有禪者來往否。侍者曰。來者多矣。奈老漢煞不近情。率以孤寂引去。縱有求住者。難受龕前曲折。則曰。我求依棲可乎。曰。住即得。只是不可問佛法。則聞說大驚。居三月餘。果不蒙一言。啓發。一日。值源如廁。則遂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源公擒住曰。道道則氣索不能對。源托開。則失脚倒地。大悟。失聲發笑。源曰。子有得耶。則便連搖其手。源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於是服勤久之。源公乃謂曰。當時雪巖先師言。我福薄不宜出世。只可山邊水邊覓一箇半箇足矣。今住此山不意子來。然子緣十倍於我時至矣。宜東行。則既受命。遂應嘉禾海門之請。上堂曰。三三三九九海門潮音似雷吼。香淨菊圃獻金錢。靈感杞堤呈玉狗。你也有我也有。擬轉南辰看北斗。忽湧身作修羅。擎日月勢便下座。有僧問。如何是日面佛。則曰。今日雲生。如何是月面佛。曰。

夜來再看僧。又問。作麼是佛祖爲人處。則曰。狗舐熱油。鑽抵如和尙。還有爲人處也。無曰。猛虎當路坐。問喫茶去。意旨如何。曰。舌頭不出口。進云。便是向上事。否曰。掩鼻偷香。洪武初。蒲車徵。則赴皇都。法會則因足疾疏辭。高帝手勅曰。無心禁錮。不忘霄漢。翱翔跋脚老僧。可任山雲自在。乃賜還山。示衆曰。菊綻東籬。香正浮海。天空濶。月華秋。當陽拈出吹毛利。勸絕縱橫。六不收。又誠其門人智安曰。安號鏡非。不明也。盲者持之以蓋。卮琴非不高也。聾者用之以挂戶。有此境界。方得自在。否則總被高明二病侵入膏肓。妄爲人師。自招罪犯。故吾無極老人。一生不爲高明所買。所以人天莫奈。渠何癸酉二月。則有捐座意。弟子請遺語。則笑曰。平常說底。不是耶。遂奄化。初胡秋碧欲寫。則頂相千幅。流施人間。將半。適日本人至。見之皆羅拜曰。吾國祖師也。安在此乎。鏡以金質之東歸。贊曰。凡讀史至精神相貫處。惟恐其欲盡。蓋今古之同心也。余讀天真行狀。至參無極老人。老人一段威德。猶在紙上。逼人恨不展日爲年。使老人緒餘廣滿。

人間饒益澆漓之俗。可勝幸哉。然天真操履。酷肖其師。豈非蟠桃有核乎。或謂丹山羽王不容僞矣。

雲居呆菴莊禪師

禪師普莊者。字敬中。台之仙居袁氏子也。家人見梵僧入舍而生。三歲解跏趺喜學梵音。九歲而梵唄皆有律度。其族愛而呼之曰佛童。年十三從季父子鄭依天童左菴良禪師爲沙彌。左菴亦愛之。仍呼曰佛童。久之秉戒參禪。不悟適了堂一禪師。自紫籜山來。天寧莊童時素聞其名。私喜曰。此吾故山善知識也。趨謁之。而得道焉。歸省左菴。左菴卒。了堂來居天童。會恕中愍禪師應詔退休於翠山。了堂命莊爲翠山使。莊與愍語。愍大奇之。曰。天童法兄得人如此。不負紫籜先和尚矣。莊向以呆菴自稱。彙雜稿爲呆菴集。呈愍。愍讀之大喜。曰。吾姪當有大名於當世。惜吾老耳。然蘭以幽而香。松以曲而壽。惟吾姪勉之。乃引長偈爲贈。偈曰。燭龍吐火燒虛空。處處江河盡枯竭。方士神僧世已無。誰倒天瓢洗炎熱。柴門日高關未抽。豈爲一口生閒愁。南村北村青稻死。上田下田黃埃

流竹外。忽然聞剝啄。姪也何爲到林壑。油黃卷子手持來。玉潤珠輝見新作。載舒載讀心眼開。便如飲我甘露杯。老懷從此頓蘇豁。豁末運不畏宗綱。顏我有一句。須聽取。無智人前莫輕舉。山前石虎數菴吒。沙獵領九條尾。洪武十年有勅。天下僧倫演心經。楞伽金剛三經。莊與性原禪師提綱於金山。大會次年。至金陵館天界。位望最尊者。滿菴輩。莊與辨論機窮底蘊。學士周公維修時亦在坐。乃問三禪師曰。儒有儒師。禪有禪師。經有經師。一切百工伎藝俱有所師。何是無師。智莊答曰。七情五欲修駭曰。如是則無師之智非極則也。一本云。安。莊舒右脚曰。山僧自到京。跋卻一隻脚。滿菴笑曰。須是著呆漢始得。又明年領江西撫州之北禪寺。歷元以來禪道多興。吳越而西江馬祖百丈之威儀。大都弛廢。莊至北禪。勃然中興。如多寶塔幢從空湧出。復憐雲居荒久。攜數十禪徒。結茅於舊址。疊柴爲牀。莊登座示衆曰。昨日開荒地。請諸人剷去荆棘。除去瓦礫。本來基址已見分明。只有中間樹子無人拔得。山僧今日未免別行方便。利刀

剪去繁枝。棄鈍鏤深鋤邪。倒根實地。工夫成一片。住山鉗斧了無痕。於是雲居殿閣堂廡而幻出焉。禱子聞風如歸。時稱天下雲居。洪武十四年。秋高帝製碑於廬山。有手詔命莊主其事。靈瑞多種。靈眩山川。草疏復命。帝甚悅之。莊暮年奉詔主持徑山。竺元之風復振。東南嘗問僧曰。近奉公文。務要打點僧曰。學人不是好細。曰也須勸過僧曰。和尚莫得倚勢欺人。莊展手曰。把將公驗來。僧擬議莊便掌之。又嘗厲聲曰。盡十方世界。是毗盧心印。且道印紐落在甚麼人手裡。有僧擬進對莊曰。且去別時來。莊有敏哉。無宿事。所遇不忘。雖萬衆驅隨。一目了然。且好提獎。人有小善。莊每譽之。竟日叢林。因稱曰。呆菴舌風。掩葉永樂。改元莊年五十八。命樹鼓告寂。適江右二道者至。莊挽其歸。方丈相敘甚驩。坐談夜半。莊精神倍勝。二道者相視嘆曰。此事甚難。不可得而擬議。莊曰。難難萬種。千般不擬議。亦瞞頂青天。霹靂平地。波瀾無說是。真說它觀非正觀。沉淪枉經巨劫。契悟祇在毫端。莫教坐卻含元殿。逢人只管覓長安。一曰。此事甚易。但

自不能承當耳。莊又曰。易易多方。一致絕承當。忘此喻。耀古騰今。經天緯地。知有亦無。知利它還自利。明明般若。真乘念念。應勞難事。拔卻多年。若瓠根。釋迦不受。然燈記。適晨鐘動。莊怡然化去。闍維烟燄。所至悉得舍利。更有素珠不壞塔於凌霄峯之陽。

贊曰。余觀歷祖代興法道者。其風骨必凜然特異。呆菴既出了堂之門。遂將折拄杖。撥動湖海英靈。向烏有之雲居。幻出莫大梵場。名歆天子。德被含靈。僧中之龍不謬矣。然及時說法。乃上池之水也。

楚山琦禪師

楚山禪師唐安人也。名紹琦。姓雷氏。八歲入鄉校。不假師授。而知誦次。載失父。遂棄業而學出世法於玄極通禪師。通愛之。與語輒終日。每至節要處。不敢犯其詞。乃跪請益通嘆曰。子根性太利。難於入道。但有疑在。庶可療耳。琦愕然曰。木偶人可入道耶。通笑曰。入道須是木偶人。始得琦憤而趨出。登疑之。經晝夜。遂振衣起曰。吾師豈欺我哉。復入。剖於通前。通獨以掌反覆示之。不傾。遂背去。徧參知識。俱不得意。聞無

際悟和尚居普州之東林東林禪風腰包到者卽受曲折流輩竊非之琦故往扣焉曰上座何住對曰廓然無定曰有何所得對曰本來無失何得之有曰學將來底堪作甚麼對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曰汝落空耶對曰我尚非我誰落誰空曰畢竟如何琦曰水浸石出雨霽雲收悟公笑曰縱汝橫吞藏教現百千神通其如老趙州無字公案怎生消繳琦又擬對悟公連叱退之琦大慚數日不敢仰視忽聞淨板鳴豁然蕩盡塵纖急披衣禮謝悟肯之遂以斷橋源流囑琦行化當是之時斷橋之脉微矣及悟公繼響而得法者僅七人惟琦出世最晚初領天柱遷皖山又投子後主成都之天成寺裔葉翻茂爲大振焉得其法者又十六人有祖玠侍者齒最少號珪菴事琦甚謹叢林憚其嚴厲敬其慧識以香林遠方之一日童子進茶琦啜罷顧童子曰人道汝慧耶玠曰它亦有乖處琦曰何以見得玠呼接盞童子近前琦曰道得卽還你無對琦乃顧玠玠曰只者無言語處不隔纖毫琦曰因甚道不得玠呼童子何不問訊童子問訊琦

度盡童子接之珍重而去玠曰道他無語得麼琦曰只如者童子怎麼端的是無明使然耶法性如是耶曰迷則積劫無明了則本來佛性琦曰怎麼他是知有是不知有曰他若知有則不爲迷因不知有番爲隔碍琦曰子還有知也無曰祖玠不知有曰既不知有何以知宗玠曰聖人若知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則同聖人曰子看老僧是知不否玠曰臨機大用舉必全眞說甚知有不知有曰只如老僧卽今一語一默剖析是非分別名相處與適來童子見識是同是別玠曰擇法智眼無作妙用體性雖同用處懸隔曰既云擇法安能無作乎玠曰智炤非識妙用非有用既非用作亦非作雖分別實無分別之能也曰今對萬法境相差殊一一明了不具分別可乎玠曰教不云乎如我按指海印發光圓明了知不緣心念琦曰善哉可謂鵝王擇乳矣未幾玠膺疾琦下視之值心上座在側琦因問曰如何是心玠曰開口不容情曰未

在玠顧心曰何不作禮心便珍重玠曰呈似了也曰子既如是還能觀體頌出乎玠對曰祖師心印若爲

傳有語分明不在言能向機前親領得海門撐出釣
魚船琦曰珍調四大饒益將來一日玠疾革作呻吟
聲琦問日子平日得力句到此還用得著麼對曰用
得著曰既用得著叫苦作麼曰痛則叫癢則笑琦曰
叫與笑者復是阿誰曰四大無我叫者亦非真寂體
中實無受者琦曰主人公卽今在甚麼處曰秋風不
扇桂蕊飄香琦曰甚麼則徧界絕遮藏也曰有眼
不見琦曰只如三寸氣消時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對曰
雨過天晴青山依舊曰從今別後再得相見否對曰
曠劫不違今何有間日子不病耶對曰病與不病總
不相干琦執玠手曰此是甚麼玠曰是祖玠手曰祖
玠是誰曰玠固非我亦不離我琦乃嘆曰善哉妙契
無生徹證眞常子雖妙年死亦何憾玠遂合爪謝曰
與祖玠續將龜子來琦命昇龜至玠顧左右曰吾當
行矣整衣龜坐化去玠化後天成之話大行時蜀多
義學互以勝負相比量琦一以心宗揭之而小大俱
圓有問祖師西來意則答曰海神撒出夜明珠又問
祖師西來意曰雪消山頂露風過樹頭搖又問如何

是直指事答曰玉欄杆上石獅子紅藕花間白鷺鷥
又問如何是摩醯正眼琦喝之又問不涉寒暑是甚
麼人琦亦喝之琦愛以無字問僧有對曰風吹秋月
冷雪壓老梅寒又僧對曰出匣吹毛劍寒光射斗牛
又對曰無孔鐵錘當面擲琦皆喜之後示疾諸山訊
候有進曰和尚還有不了公案麼琦展掌曰會麼擬
對琦喝住曰今年今日推車挂壁撞倒虛空青天霹
靂阿呵呵泥牛吞卻老龍珠澄澄性海漚花息眼目
而寂時成化九年三月望日也

贊曰楚山行化當明運昌隆之際純以心性禪應接
羣機以故門下一時龍蟠鳳翥焉乃至祖玠肇風
春枝節節是令見者聞者莫不神往但不再傳其緒
俱寢豈慈父欲子食藥而愈疾遂稱沒於他方也耶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十三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四

隨州龍泉聰禪師

禪師諱明聰字無聞邵武光澤奚氏子也宗傳臨濟師事天奇天奇之盛化也聯芳授受龍象數百員而師拔其萃然師不就疏請不藉檀脂卓立當陽開創禪社愛以劇務繼學者重振百丈之規或不堪其勞而去未期月復來歸之以故升其堂者皆挺特有志之士且函丈之室如旅泊中夜踟躕四壁凜然榻下咄咄之聲常驚達旦是以楊歧之令至師又行焉師初受業於講肆情研性相有聲同輩憚其鋒以英邵武嘲之師獨陰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能成佛道乃與義學浩浩盤桓有曰既是佛矣何須更成或曰爲度衆生故所以不成佛師默嘆曰審如是乎遂盡棄其所好堅扣禪宗不契忽聞馬嘶廓然自驚遽見天奇瑞禪師瑞唄目叱出一本瑞瑞便同行者曰君與和尚無緣耶師笑曰真箇那是晚瑞公問曰今日我罵底僧在否有對曰是必在公即

曳杖下旦過寮師迎作禮公便擊之師進曰適來草草觸忤和尚公按杖曰老僧今日被上座勘破師又進曰和尚是在世忘世在念念豈被人勘破一本云豈能勘破公曰在世忘世是如何對曰了物非物曰在念念念是如何對曰於心無心曰心物俱忘時如何對曰華山高突太行巍公休去未幾以化柄屬焉且誠師曰從上眞宗有子擔荷何憂哉但百獸雖潛踪於獅子聲中然千花卻發艷於象王影裡子其勉之師既受囑獨入光州山居六年六安山又六年復還光州舊隱又五年始出隨州關子嶺建立龍泉寺以安來學而學者集焉常謂衆曰吾師天奇老人每懼後學外著文義內生情見故有語云文義者法也情見者人也非人何以有其見非法何以有其文是以文義情見通屬人法人之不空情見難絕法之不空文義難滅文若不盡見奚能盡義義若不盡情何能絕如是奔競展轉無窮發之乎文生於見義生於情返之乎見生於文情生於義先乃所引生能後乃能追生所總名曰生文滅則見滅義絕則情亡情不自忘因乎義

忘而情忘。見不自泯。因乎文泯。而見泯。統名曰死死。生生實可哀哉。此吾老人防微杜漸。切實至極。汝輩有志於吾宗事。可忽諸。然食飯不咬米。行地不踏土。又作麼生。委悉是時也。師之同門諸尊宿。或隱或現。往來禪子。獨推尊龍泉。爲人勸絕枝蔓。不涉離微。惟月心實得入龍泉之室。師嘗召寶曰。玄沙不肯霧雲。意作麼生。對曰。賊入空房。曰不得草。草實囑師。諾寶乃辭去。歷載還。待師又召曰。人人有箇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對曰。佛眼。瞞不見。曰。子還見否。對曰。某亦不見。師曰。子何不見。曰。若見。則非真父母。師曰。如何是真父母。對曰。本來真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爲問今何在。分明舉似師。師深肯之。僧問。本來面目。師答曰。石香亭。曰。便怎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卻了也。寶曰。放去較危。收來太速。又僧問。今朝天下皆慶佛誕。未審佛於何處降生。師畫圓相示之。僧無語。寶代僧作禮。云。盡界普瞻。師以大法有所倚重。遂隱去。經二載。還龍泉。龍泉牀曆益。眞班白者半滿。其間有

二三妙齡。披田服耒者。皆恪守律度。參請如救眉然。但師有辭世意矣。一日。師陞座說法。已而擲下拄杖。儼然化去。塔於龍泉寺右。

笑巖寶禪師

笑巖禪師名德。字月心。生於正德壬申臘之望日。其父吳氏。乃金臺世襲錦衣也。師以父卒。銳自立。不樂嗣職。愛遊佛地。因聽華嚴。恍如破夢。乃卸世簪。爲大比丘。歷參南北。知識三十餘人。然訪隱者於西山。質單丁於破院。又莫計也。卒得道於龍泉聰禪師。出世高座。牛首圓通。諸處當是時。義學紛紜。禪宗落寞。而少室一枝。流入評唱。斷橋一派。幾及平沉。雖南方利竿相望。率皆半生半滅。佛祖慧命。殆且素矣。師力弘法柄。隨方建立。可行則行。否則默之。然劇邪男膠間不容髮。即據室匡徒之輩。雖龍吐鳳之儔。始與師抗。次與師游。終乃俛首入煨。死盡偷心。至於盤根固執。三隅不反者。師不少假詞色。圖爲孽生。種草也有。廬阜五禪客。請曰。竊聞和尚闢化多年。而得人未見。其廣況今。禪社蕭然。異知殊見。茅塞宇內矣。師掌珠

不展其晚近何緣得入伏冀曲以垂慈入草求人以爲何如昔船子不得夾山而藥山宗風不幾掃土乎師曰諸公之言不無可采但無上佛祖心印力荷者畢世一人足矣下迄曹溪時英競發不得已而印可亦不繇不如是而然也山僧祇是任分未敢越理穿鑿待彼自化雖無人未爲多罪也故師法幢所樹不定何所有龍象八人常隨師遊時號八杰師嘗於楚漢兩間寓夏新秋二日禱子隨侍於金沙灘頭地坐四顧無人忽有龐眉沙門逼前莊立朗聲問曰仁者可識從上相承密論密義否師從容答曰善來仁者密則非論論則非義沙門乃以錫橫肩翹一足曰是甚麼義師於地書更字酬之又以錫畫地潤兩脛立畫上復以錫橫按亞身而視曰者是甚麼義師書嘉字酬之又卓錫於地兩手叉腰翹一足切齒怒目作降魔勢曰是甚麼義師書之字酬之又分手指天地周行一匝曰是甚麼義師書九字酬之又復進前一步作女人拜分手指兩禱子曰是甚麼義師書歪字酬之又遶師三匝作禮立於師右師書鸞字示之曰

會麼沙門擬對師止曰設到此地復書鸞字曰更須知有者箇始得沙門歡喜合爪面師嘆曰嘆真麼訶衍薩婆若上士振錫而去二禱子驚喜曰彼是何沙門所爲復是何義師良久曰還識麼俱對曰不識師曰此乃應真聖賢所呈金剛王變相三昧及三昧王三昧用來勸吾然彼亦將有新證耳又過潼關禮熊耳祖塔寺僧叱曰愁拜空塔奚爲師指曰空塔乎曰然師曰祖師嘗曰攜履西逝久矣師曰蒼天蒼天師嘗倒握拂柄以示僧曰會麼曰某已識和尚做處也師曰你道荊州黃四娘禮佛求箇甚麼又僧問打破鏡未審作麼生相見師曰慚愧殺人僧頓領旨即登座於是江湖聞而慕之者雖切然棲之者益稀矣萬曆丁丑燕京緇素建精舍挽師歸隱師既謝游轍門無雜賓乃整齊先覺經綸提撥古德綱目或徵或贊或判或頌高歎曉霜千江秋月也又五年懸衣大寂閱世七十一坐夏四十八塔於京城西直門外高浪橋之北郊署師正宗南行者幻有傳禪師也代師闡化北之東臺者瑞峰和尚也其臥隱於優曇苑者幻

也。老宿也。識者謂濟宗鼎峙。則師不負於龍泉矣。師前後所參尊宿。約出天奇之門。獨於襄西得謁大覺圓圓。爲海舟慈公之四葉。其臘高貌碩詞如截鐵。因歷舉古公案。以詰師。師對無滯響。圓曰。若以諸方子當絕類。爲不可測。人老僧却不然。再將爛熟底。一則機緣問你。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大悟。且既不涉。有無良久。亦是閒名。正恁麼時。外道悟去。悟箇甚麼。師擬對。圓急掩師口。曰。止。止。師頓契其機。卽以偈獻。圓圓大喜曰。奇哉。斯乃從上果地人語也。師住後。常道圓公之爲人。

龍池幻有傳禪師

禪師名正。傳字幻有。應天溧陽呂氏子也。根器宏遠。慧語驚人。年二十二。荆谿沙門樂菴度之。卽示師心。法師輒感奮。聞燈花爆。有省樂菴歿。師計閱晚近禪門。方死繩墨。乃北抵神京。謁笑巖寶禪師。傾心具述。所以寶陰異之。忽趨出。隻履變色。厲聲曰。向者裡速道一句。師愕然。無對。寶公便起。師俛首而退。中夜徬徨。公晨出。見師猶立。簷下頭如稿木。驚喚師。師回顧。

公公翹足作修羅障。日月勢師豁然深達。堂奧矣。久之辭去。公以一笠與師曰。覆之勿露。圭角師徑往五臺。栖息秘魔巖。一十三載。會太常唐公鶴徵。問道臺山。見師如夙契。且約師還南。師以樂菴未塔。聽之至。荆谿徵以龍池延師。龍池故一源禪師道場也。嘉隆以來。先德物故。東南法社。例如灰冷。師至。愴然念百丈大智之風。有徒數輩。一如萬指。臨之於是。志士咸集。槌拂下多顛脫而去。僅六載。謝事復遊燕都。居普照寺。時縉紳輩留神空宗。日夕從師。質證師嘗舉扇示諸大夫曰。當時孔子還知有者箇麼。皆曰。不知。師置扇曰。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衆躍然稱謝。其揭示多類此。以故笑巖道化。復振於燕趙。雖南北異勢。而衝寒冒暑之士。不絕足下。圍繞皆大器也。師據坐。顧衆曰。是大盡。是小盡。有對曰。大盡有曰。小盡。小師從傍進曰。敢保不在曆本上。論量師。晒而休去。其徵勘又多類此。法師月川者。與師同參。寶公川左。袒清涼。以非肇公物。不遷論。當世莫能抗其說。師乃反覆剖析。累萬言。川卒煨板以謝。其整頓綱宗。又能類此。

京中有爲妖書誣上者。詔捕弗獲。當事人藉口桑門。時紫柏可公逮繫矣。一時名德引去。馳師師笑曰。學道期了生死。生了。顧反畏禍耶。高臥如故。事寢。乃赴唐公。再住龍池之命。其處境安詳又多類。此師前後京都二十餘年。當是時。兩宮奉我田服之徒。方藉以有爲。師獨無所事。生平如饑如渴。一以宗旨爲己任。故終師之世。陞堂入室。無虛日。每以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話問士大夫。般若無知。靡所不知。問學者。勤有契其機者。師曰。今時人多有說得儘是者。恰像箇膽子手。何也。任他佛頭來。魔頭來。獅子頭來。象頭來。牛頭馬頭人頭狗頭羊頭鵝鴨頭。到汝案上。一一儘汝破除。打發一邊去。只恐把箇死貓頭來。便茫然罔措。於此打發得開去。纔是好膽子手。有僧進曰。請將死貓頭來。師笑曰。果然不識師處。躬應物嚴慈等之故。開遮如爲不可測。卒以大機得人。而大振溥沱之宗。示寂之年六十有六矣。先一日。有僧自臺山來。師欣然與劇談。山中宿昔抵暮。索浴浴出。而示微疾。衆驚疑環擁之。師舉所著帽者三衆。

弗敢對師。乃拍膝宴然矣。蓋明神宗萬曆甲寅年二月十二日子夜也。塔建本山之左。贊曰。語云。重雷發。響百里。飛聲無事之者。愕然而驚。空聞其響。不見其形。吾溥沱一宗。自元明叔季。蓋冰霜之際矣。笑囑父子公孫。震匝地。法雷於嚴冷之首。下開萬彙之蒙。上正千秋之統。猗歟休哉。至有覓形鏡裡。尋聲谷中。亦獨何哉。

幻也慧禪師

禪師名佛慧。字幻也。會稽人。其先史氏。慧初生出家。行脚俱有奇徵。乃與幻有禪師同出。笑囑寶公之門。泊住嘉禾之優曇苑。自號懶石。叟著懶石語。累萬千言。格盡物情。時共珍之。又疾當世學者。走聲便輟。煖一澄之以枯淡。數十年。門無宿賓。惟一能明侍者。終身料理巾瓶而已。及其法鼓乍鳴。有道緇素爭集。如雲。慧曰。四大之軀。孰不有五味之食。孰能無白玉體。箇箇分明。紫金身。人人可得。爭奈食之不常。而食衣之不常。而衣。八萬種魔。寧教易曉。四百病。以何遣除。諸仁者。不是祝髮了。叫做出家。披金襴。叫做出家。

識文達理。叫作出家。能行苦行。叫作出家。避喧求靜。叫做出家。有人緣。叫作出家。感天供。叫作出家。緊要在著草鞋。入釋迦腹裡。屙屎放尿。跨大步。穿達磨心中。戴角披毛。枯草拈來。直得百花相鬪。鼓動含靈。喚起維摩。默十方如來。密付汝印。一切天魔。自然傾膽。噴鳥啼春。晝開彌勒花。發東風。見故人。又曰。一番相見。一番新。好看盞盞添。兩幾處行來。幾處險。密奇艇內。藏輪海。不顧山頭月。白一任浮沉。空無奈。雨脚風清。大家和會。參方禱子。講席高流。居士宰官。天仙魔梵。有情無情。生一乾坤。死一乾坤。聖一法界。凡一法界。何曾謾得諸人。若也謾得。便討說箇是非。好惡賢善。才能尊卑。異類灼然些子。謾不得欠不得。你道是甚麼境界。會麼。滿目塵埃。千聖眼。半身落魄。五宗心。晚移燕京多寶菴。重修笑藏之令。足不越閭者。復十餘載。緇素淪風。而過從者。多不堪其嘯睡而去。朝廷知而敬之。老且耄矣。忽思南歸。復止優曇。俄示疾。簡曆謂小師曰。後二日。可小師涕泣固留。慧笑諾爲遲。三日。懇再留。不許。遠近從遊者。聞之。趨置龕室。適工

報竣而跣趺示寂。閱世九十一。坐七十有八。夏贊曰。明之中葉。象教崇隆之際。公則闐然一室。嗒然一我。雖德重大。內弗居也。以故。追隨於公者。皆一時賢君子。受公面折。欣如獲寶。於其嚮。靜都市。駕譽權門之流。得非天壤。與公語音。如鐘足有輪紋。皤皤黃髮。齒落更生。共疑爲果地人。再世豈苟然哉。

法舟濟禪師

禪師名道濟。字法舟。嘉興人也。受業於東禪。昂以向上宗。乘走叩吉菴。祚禪師。遂得道焉。是濟爲無際悟之五世也。初悟以斷橋。正脉付廣善潭。潭付默菴。宜宣付吉菴。祚由潭。主祚垂百年來。其家聲幾不振矣。濟承之出世。金陵安隱。而俎豆先人於名賢之間。慨述其志。刻如履冰。每以隔宿挂上堂牌。禱子陰笑之。嘗舉拂子召衆曰。見麼。又擊曰。聞麼。既是舉起。便見。擊著。便聞。妙真如藏。應用全彰。是汝諸人。自不丈夫。故乃傍人門戶。求知求見。輒晦家珍。甘爲寒乞。將謂諸聖別有奇特事。廣額屠兒。颺下屠刀。便云。我是千佛一數。豈有曲折。作知見耶。丈夫子。何不恁麼擔荷。

去於是學流愛慕而親之。吏部陸公光祖邀濟還里。以天寧居之。祖既篤於真。常游天寧。恨見濟之晚。因問曰。畫前元有易否。濟曰。若無庖犧氏。將甚麼畫。曰。畫後如何。濟曰。元無一畫。曰。現有六十四卦。何得言無。濟曰。莫著文字。曰。請師離文字。發一爻看。濟召公公應諾。濟曰。者一爻從何處起。公大笑而謝。自稱五臺居士。遂多出入叢林。而擊節焉。又別駕熊公南沙問曰。設有將劍來取師頭。師還避否。濟曰。若有殺人不眨眼地將軍。便不怕死。和尚沙作揮劍勢。濟放身便倒。沙曰。好箇師僧。死在劍下。濟起呵呵大笑。曰。作麼作麼。濟任緣揮塵。津津焉提唱綱宗而已。稍不如意。飄然去之。或舟或輿。或破寺村巷。前後凡遷居二十餘所。但其爲人真率。閒雅。胸無隱事。耳目交接。使人忘其名勢。以故賢彥追崇之。其於院務。凡百濶略。知友常以書勉濟。濟笑曰。牙籌算計。俗尙爲譏。況道人乎。古製不立烟爨。草衣樹宿。聞道益廣。行道益多。今人動以規法相繩。禮樂鏗鏘。舉一狗子無佛性話。求其不惑者。渺矣。尤云我能據守祖庭。利其

徒。屬能作能爲。破律喪行。恣彼陷溺。是何益也。濟晚年。閒著異跡。機不厭繁。有道人拈拄杖問曰。者是誰底。濟曰。是山僧底。曰。既是師底。因甚在我手裡。濟呼曰。度拄杖來。道人度杖與濟。濟曰。汝底在甚麼處。道人整冠。濟曰。似則也。似是則未是。道人大笑。又指吉祥草問傍僧曰。是甚麼。曰。吉祥草。曰。更有吉祥者否。僧以足按地道。人曰。獅子窟中。果無異獸。濟擲僧出院。又僧問。得何三昧。便乃隨波逐浪。濟曰。兩岸春風香不斷。一谿流水落花新。曰。怎奈學人不會。濟曰。蜻蜓飛向。緩蝶舞。舞偏忙。曰。和尚莫將境界示人。濟喝。僧便作禮。濟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濟二十二出家。歿年七十有四矣。衆知濟有厭世意。請留偈。濟以手搖曳曰。何多事也。乃趨寂。時嘉靖庚戌之秋也。得法者二人。一居胥山。曰雲谷。會一居精嚴寺。曰冬溪。澤俱以嚴標行話於世。

贊曰。濟公近繼無際。遠續斷橋。歷觀其始末機智。毫忽不爽。然前後居無定相。惟激勵學者爲要。務諸莊早捐略。不干懷可謂救時之明哲者也。尙有以不事

事短之所謂盲人問豹與語奇斑哉

敬畏空禪師

無趣禪師諱如空其先施姓嘉興秀水人也早歲留神內典浮沉於理路文言過僧舍覽傳燈錄心目茫然乃執卷求老僧解老僧曰此歷祖真參實悟之要妙也非意識可能至耳空奮發棄家裹幘巾同濟法舟徧訪諸方耆宿抵杭城見封自然值封簷坐補破衲空進問曰和尚補者箇遮寒卽是遮熱卽是封停針熟視空曰道甚麼空卽禮拜封曰點茶來空作舞而出如是經行八載克志勞躬此中尙未廓然既歸秀水不復居家東尋西討如游峰逐世人多笑之適楚翁曉禪師來東塔空大喜卽走請益曉以本色示空空罔措其指復經三年聞鶯鳴始獲慶快乃機投曉公曉以斷橋真脉許空焉蓋曉適嗣寶芳進進嗣月谿澄澄乃福林度之三世也故曉爲斷橋七世之苗裔曉又囑空曰昔六祖能大師自傳衣法潛隱獺隊一十六載方大露布汝宜慎之空卽就秀水掩關乃說法日三十餘年參禮請益十方宗匠問法皆云

無說問佛皆云無相幸得無相無說不覺頓空伎倆追昔脚跟失却便宜今喜眉毛生在眼上從斯丟去草鞋卽便拗折拄杖拍雙空手入玄關坐看陰陽消長復有一偈窮子還歸長者宅善財參徧雜花林大千收拾毫端內推出虛空掩上門於是嘉禾有道之士爭遊空之門會正信長者經營敬畏菴請空弘持祖道空乃啓關曰自結玄關自活埋自吾閉也自吾開一拳打破虛空放出從前者漢來始會名宿就菴披剃受滿分戒主持菴事名傾縉素選部陸光祖常訪道要於空空驚頭生按祖嘆曰澄之不清淆之不濁趣公之謂與一日小參衆方集空喝曰禍出私門便下座乃謂性冲曰有件不了公案來歲中秋汝爲我來冲應期而至空大悅說偈俄化偈曰生來死去空花死去生來一夢皮囊付與丙丁公白骨斷橋隨衆呵呵明月清風吟弄時萬曆庚辰也贊曰無趣脫略墨繩真斷橋之後也然竟以一木而支大厦其得不危者幸也歟幸也歟

壽昌經禪師

禪師名慧經字無明撫州仁和裴氏子也九歲誦孔孟章句即究其義每問浩然之氣是箇甚麼或有笑者或有訝者公皆一舉手而去之遂潛心內典如獲故物年二十一父事廩山忠老宿求忠斬髮忠曰著急作麼待汝警地我爲汝師公乃刻志苦行三載因見雙林頌有省輒遜跡峩峩又三載讀傳燈至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又深疑之因力撼巨石得達其旨乃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趨呈於忠忠笑曰吾不汝欺爲公圓頂時年二十有七復還舊隱不下山者二十四載遠近賢之萬曆甲午出住寶方有道者過訪曰師住此山曾見何人公曰總未行脚曰寧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公敬諾即杖笠觀方諸尊宿皆珍譽之登五臺參瑞峯和尚峰出笑囑禪師之門公請曰某甲於古德機緣不盡餘疑日雖徧歷門牆如窺羅穀之月乞慈垂憫下剖愚蒙請畢慙動作禮峯嘆曰善哉上座以英偉之姿銳於入道而胸中尙有芥蒂耶如不棄山樊試舉將來公曰臨濟道佛法

無多子畢竟是箇甚麼曰向道佛法無多子又是箇甚麼公曰立沙謂靈雲未徹那裡是它未徹處曰大是立沙未徹公曰趙州勘破婆子未審甚處遣他勘破曰卻是婆子勘破趙州公釋然再拜謝之復獻頌曰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見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道一任風花雪月揚峰深肯公語叶洞上宗旨而公亦以紹續洞宗自任南還初住董巖遷壽昌中興曹洞其時像教相尙公獨不攀外護嘗誠知事曰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每同衆耕耘耆年不忘學侶參尋每將鐙柄爲禪杖尊賓顧訪且就蓑衣準布袍故有壽昌古佛之稱益王勣公齎香修敬公漠然不答知事懼叢林所係請稍循時宜公曰吾佛制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爲佛兒孫而違佛制是叛佛也吾豈作叛佛之人哉王聞而嘆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公三坐道場殿宇禪坊煥然鼎新別建蘭若二十餘所從未隻字干及檀信檀信自歸有引修懺佛事於山中公重誥之曰汝邀一時之利開晚近流弊之端使禪坊流爲應院豈非巨罪之魁也以故公之名

號所及而古風習習其規繩不整而自肅。嘗上堂曰。諸佛時常說法。不須擬議猜詳。是何法。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不論通宗透教。只貴直下承當。承當箇甚麼。雲騰致雨露。結爲霜。蛟龍不宿死水。猛虎豈行路。傍透得者些。關樞何須願化。西方不問先佛後祖。鼻孔一樣放光。化被草木。賴及萬方。釋迦不肯洩破。達磨九年覆藏。峩峩峯不惜口。累一下爲衆宣揚。且道作麼生宣揚。揮几云。閑談彼短。靡恃已長。又曰。宗乘中事。難以措辭。大道門庭。爭容擬議。等閒垂一句。如大阿鋒。離匣逢之者。則死不移時。似塗毒鼓。受槌聞之者。則喪不旋踵。所謂妙峰峻。仰。梵。獸。難。藏。寶。樹。晶。光。靈禽莫泊其用也。單趨金毛。歸。梵。窟。直。追。鐵。額。入。深。山。掃。天。下。之。攬。搶。拂。世。間。之。孽。屑。提。墮。坑。落。壘。之。類。揭。迷。封。滯。殼。之。流。其。功。也。使。法。界。世。界。虛。空。界。一。體。同。觀。佛。道。人。道。地。獄。道。萬。法。融。會。雖。然。如。是。猶。未。爲。向。上。事。須。知。更。有。出。格。在。噫。正。令。不。行。先。斬。首。大。機。一。發。聖。賢。悲。又。曰。抽。筋。不。動。皮。換。骨。不。見。血。筋。骨。一。齊。空。遊。行。不。倒。跌。達。磨。大。師。解。滅。而。不。解。生。釋。迦。老。人。

解生而不解滅。要知生滅不相干。除是當年乾矢橛。萬曆丁巳臘之七日。公田務歸。顧衆曰。老僧自此不復作矣。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茲時在。請問諸人知也。無那事未曾親。磕著切須綿密。作工夫。越三日。告寂衆悲惶不已。公復展日說偈慰之。爲留旬餘。裁書徧辭隣壁。道俗更自作偈。令侍僧舉。火至十七日晨起盥漱拭身曰。不必再浴矣。乃大書今日分明指示。擲筆而逝。其年七十有一。依命闍維。侍僧宣公所遺之偈曰。無量劫來祇者箇。今日依然又者箇。箇復將者箇了那箇。者箇那箇同安樂。火光忽成五色。諸牙頂髻不壞。就寢堂建塔藏之。其門人無異來已。開化博山矣。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十四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五

溥山來禪師

無異禪師者名元來。廬州舒城人也。姓沙氏。胎乳絕。單耳目不涉塵垢。年十六遊石頭城。聽法華。自信佛法。不從人得。乃禮五臺靜菴沙門著垢衣。五年精核教觀。振錫南還。上義峯。謁無明經公。自負人無我及。輒辭行。經公歛目危坐而已。師不測。竟去。入閩。寓白雲峯。閱古尊宿語。忽有所得。再謁經公。陳其見處。公曰。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是君邊事。臣邊事。對曰。臣邊事曰。大有人笑你在師。愕然曰。到者。裡因甚。不是公曰。此不是。彼皆然。師乃傾心哀請。公惟斂目。師益不測。一日。聞泥神倒地聲。不覺踴躍呈偈於公。公仍斂目。命以宗乘堂別居之。居年餘。每呈偈。頌公斂目如前。師因感泣。以爲依公決擇。不蒙指示。歲月推遷。何了日耶。偶登廁。觀上樹人。乃明大旨。嘆曰。今日方知師不我欺也。萬曆壬寅。師年二十有八。出住博山。而持重端嚴。篤行古德之風。入其門者。

心容俱肅。尋應閩之董巖鼓山大仰。復還博山。參徒大集。是時經公已遷壽昌。父子道價喧騰。宇內僧問如何是功。師曰。一人同一春。如何共。功。師曰。力士昇杖鼓。如何是功。功。師曰。猢猻上露柱。曰。不得。敲唱雙舉。請示正中妙叶。師曰。高底雲繞樹。遠近鳥啣花。如何是君。師曰。水有筋。山有骨。如何是。臣。師曰。鵲鷦鳥鳴似哭。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千年老樹挂枯藤。如何是。臣。視。君。師曰。樓頭畫鼓正三更。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金闕鳳。啣丹詔。去邊陲。人唱凱歌歸。僧作禮。師曰。君位中事作麼生。對曰。虎突兀。師復打。時慧臺鏡禪師早得旨於經公。誦脩瓢笠。剝啄諸方。諸方以矮師叔類之。過訪於師。適師陞座。鏡出震威一喝。曰。百丈聞喝三日耳聾。且道是那三日。師曰。秋風多帶殺。秋露愈加寒。鏡拂袖歸。衆師便下座。鏡後隱於武夷石屏巖。相隨者樵汲數輩。禪衲尋風求之。鏡悉指歸博山。崇禎二年。魏國公徐弘基請師說法。南京天界使符三至。師始一出。象龍沸集。大廓曹洞宗風。上堂曰。達磨大師航海而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雖則門。

庭萬仞壁立千層。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乃至六代傳衣。五宗競出。運無礙輪。化無緣衆。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爲山大師。敲唱同行。暗機圓合。傾瓶以辨。超方撼茶。而彰妙用。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雲門大師。箭鋒相拄。函蓋乾坤。揚眉落臼。顧盼猶遲。如流雲翔。鶴湛水晴。空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法眼大師。拈現前石。塞虛空口。一切處。現成六根互用。六用齊施。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臨濟大師。一語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駟耕夫牛。奪饑人食。電光石火。開眼猶迷。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洞山大師。混不得。類不齊。立寶鏡三昧。炤學人肺肝。分五湖玉石。雪盛銀盤。月炤金沙。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乃至博山。今日還承諸祖。慈應循規蹈矩。借路還家。駕輕就熟。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諸昆仲。含靈具此一心之法。學人學此一心之法。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示此一心之法。故楞伽云。佛語心爲宗。諸昆仲。那箇堂無月。誰家樹不春。卓柱杖下。座師殺辭還山。傾都遮留。監與不得。前乃宵過。緇素追攀。望江而立。徐公歲序存。

問不問也。師既大弘洞宗。常隨侍者。萬餘指。如臨一人。僧問。如何是不聲色。墮師曰。斷橋分楚水。如何是類墮。師曰。孤棹舉平原。如何是尊貴。墮師曰。裂破幾層清世界。倒騎玉象。趨麒麟。銀盤盛雪。明月藏鷺意。旨如何。師曰。露骨瘦上環紫霧。塞流小澗。長青苔。師開化幾三十載。未易肯諾。或請入草求人。廣紹先澤。師太息曰。吾宗實得真脉。妙叶玄機。苟不然。仍瓦解耳。吾何忍哉。語畢。泣下。自後遂不上堂。示疾於崇禎庚午之秋。閨首座問曰。和尚尊體如何。曰。儘有些子受用。閨曰。還有不病者麼。曰。熱大作麼。閨曰。去來自絲。請道一句。師書歷歷分明四字。踟躕而寂。塔於博山。坐三十九夏。其年僅五十六也。

贊曰。投子世大陽之代。須憑秀圓通協而成之。其道始著。真歇稟丹霞之嗣。還借炤長蘆荐而褒之。此話方行。博山父子。還紹少室之宗。不叨餘力。大衍新豐之調。本自天然。其說法則橫空鳳舞。激揚則撼地金聲。至其慎重真脉。常自下涕語云。猛虎生兒。勢不能食牛者。曠廢之。其博山之山之謂與。

湛然澄禪師

禪師湛然者。諱圓澄。別號散木。出會稽夏氏。母夢梵僧入室。而娠。娠十四月而生。師生大日昂鼻。哆唇露齒。直腸信口。不肯從事於學。親歿。養甚充。郵卒以傳符。踰期亡去。徑投隱峰。峯示念佛誰是。令師究竟。三晝夜。輒有省。時年二十矣。入天荒山。禮妙峯。斬髮。擇最苦行行之間。聞傳大士法身偈。一切經義。便能記持。尋乞滿分。戒於雲棲。宏公徵以毗尼。節要。師悉達其指。返越。掩關寶林。蘭若。因憶乾峯。學一不得。學二話。乃大通玄旨。有頌曰。學一學二。別端倪。箇裡元無是。與非。雪曲調。高人會。少獨許。韶陽和。得齊二老。何曾動舌。諸方浪自攢眉。擬議。鷗過新羅。刻舟求劍。元迷再謁雲棲。呈見於宏公。會入室。宏舉海底泥牛。唧月赴語。未竟。師推出一僧曰。大眾證明。宏深器之。於是激揚法席。傾一衆焉。萬曆辛卯。適大覺念公南遊。師趨謁之。念曰。止風塗向青山。近越王城。傍滄海。遙時如何。曰。月穿潭底。破波斯。不展眉。念又問。洞上宗旨。師曰。五位君臣。切要知箇中。何必待思惟。石女貫

弄無針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謫謫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畿念欣然。書偈印之。未幾。出住雲門。次遷徑山。歷禾之東塔。乃至顯聖天華。前后垂二十載。法席爲之大震。其上堂曰。老儂不識元字脚。強出人前要說法。錯認曾參作魯參。合堂大眾皆笑殺。這一笑中有妙。若還悟得。其中意。點破當天者一竅。大眾如何。是這一竅。良久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小參云。烟雨盜將山色去。溪風送得水聲來。本來法法皆如此。莫教心識強安排。衆中若作境會。許你具一隻眼。若作佛法會。打碎你頭。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又提綱云。喚二作一指。七爲八。手秉太阿。聖凡盡殺。卻憶東村王大姐。倒戴西村李公襪。無論貧富貴賤。見者聞者。皆笑殺。且道。山僧今日。解何宗。噫。嘻。噓。阿喇。喇。師之提唱。率多如此。僧問。如何。是圓相。師曰。大燒餅。如何。是暗機。師曰。凌霄峯。如何。是義海。師曰。半山亭。如何。是意證。師曰。啞子。呪人。如何。是默論。師曰。溫伯。見孔子。如何。是回互。師曰。孝子。諱爺名。諸方珍之。爲師法續。

洞室機類雲門臨濟其伯仲也。又師初在京會達觀禪師於嘉熙寺。月川座主太史陶石簣黃慎軒同翫。月次慎軒臥問馬祖。既月因緣。師曰：汝臥我坐，不得爲公說耳。軒亟起謝。月川笑曰：內翰錯過了也。觀云：我下語不及此公一籌。又過武林，聞谷慧聞等屬望一方。會諸紳遣使崑迎，及啓慧聞札曰：今日大家欲與和尚作家相見，若來已墮情識，不來猶缺慈悲。師扯破札，正色曰：若些客作，漢敢於老僧納敗缺也。至卽陞堂，正立慧聞進曰：和尚莫要班門弄斧。師把住曰：速道速道。慧面赤無語。師把開曰：死漢。聞谷遂率衆作禮。蘇巡漕問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如何是金針？師曰：我在京都走一遭，不曾遇著一箇人。蘇擬議師曰：古佛過去久矣，無念有禪。師居黃檗，獨持風節，呵罵諸方特訪之師曰：古人道如紅爐上飛片雪，相似且道。古人還具透關眼也。未有曰：我不見有甚麼古人。師急指曰：背後。漸念休去。師之勘辨約此類。又嘗嘆末流謬惑大乘，遂著說若干篇。曰：宗門或問。慨古錄楞嚴，說涅槃會疏法華意語。

金剛三昧經註思益梵天經解諦理邁倫一時所宗焉。天啓丙寅季冬，書顯聖遺囑卽至天華，辭衆復夜話。至丑乃右脇長往。閱世六十六，坐三十八臘。得法者九人，編隨機錄八卷流通於世。

贊曰：余初過會稽，師謝世未久，觀其遺風謬謬然尚在山中。耆德序師之妙韻爲法，苦心求人之概，私心竊向往之。續讀師集至題無趣錄云：夫祖道不可絕，繼風穴於法堂，痛哭克家之子難逢。仰山自記再來莫不以諸佛慧命爲懷，以度生爲急務者也。嗟乎師之心至矣盡矣，以度生爲務矣，然非夙承願力者欲竊符以存國，余亦深知其不可也。

天童密雲悟禪師

禪師諱圓悟字覺初，自號密雲，宜興人也。明嘉靖丙寅生於蔣氏。師生八歲，知世相，無常。年二十六，發宿慧，二十七負薪有省，三十棄家，又四歲爲僧。四十桐棺悟道，又六歲得受記，薊五十二開化龍池。於是六建法幢，示寂之年七十有七。然生不爲家，四海歸之。老不奉詔，朝廷慕之，及不忘慈，今古戴之，寧堪不虛。

尊人天共享之實爲龍池之真乳。迦淳沱而拓曹谿。遠紹鷄足之正裔也。師初棄家赤手空肩走事幻有傳禪師傳嘉其志節喜而度之爲大沙門。當機輒不爽旨衆皆驚異。師終不自肯心苦神勞且代衆役不知有已。偶過桐棺山頂豁然大悟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時傳公已居燕都師卽趨省傳公公見乃大喜喜師可倚以支我臨濟也。經二載辭還南上天台探禹穴因與周公汝登陶公望齡王公舜鼎本色相見脫略窠臼三公甚敬服越之有道編素爭議師焉傳公還龍池師因歸省公問你到諸方會見甚麼人師頓脚拍膝以對公公笑曰許多時一些氣息也無師曰和尚疑則別參公撻鼓集衆付師衣拂復召入榻前以扶持佛法勉師力行以報先宗師卽呈偈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時年四十有六矣三載傳公遷化又三載衆請繼席龍池自是意緣移徙酬香之會有六計二十六年掀翻露布洞示眞元座下蹴踏常足萬餘指師則當軒據座威震獅吼

海內英靈飲氣自失凡利竿樹對成大寶坊不許門下干倚王公嘗語學者貞觀響道欲瞻風彩上表遜謝往返三四引頸就刃神色儼然吾敬道信大師茅茨石室累煩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澡身淨髮結跏趺逝吾敬汾陽無業休心息念斷絕攀援賜紫及號力陳昔誓收付有司恬然受刑吾敬芙蓉道楷牢著草鞋腰包住院去就之間輕同學子不爲蛇虺戀彼窟穴吾敬應菴華祖敬師生平意有不可揀衣卽行首住龍池五載一日因事上堂曰者裡無人證明且向別處尋討下座便去次住天台古通玄寺茅堂草座法政冰霜晨暮參請問不容變雖三載而日新海鹽金粟使符至再師憫其迫切曳杖赴之居六載無作無爲崇成大廈牀曆幾滿千輩名卿達士一目相遇擲拳辣掌之下掉臂而去者夥矣有挾責而問道者師輒掌之責人曰和尚獨不欲獲法乎師曰山僧法也無護箇甚麼又連掌之斷際故山曰黃檗者鼓寂鐘沉聞人來請師不忍先蹟零落籃輿度嶺僅五閱月又拂衣則明州黃司理端伯以鄮峯育王寺

而待駕焉。黃公又考太白名山爲歷祖庭廢之已久。遂與有道紳士俱愴然。先以意容。恐師臘高。師慨然移錫至天童古佛殿基。曰虛空作殿。日月爲燈。且道是甚麼人境界。還會麼。設或未曾。且看新長老撒開坐具。大展三拜。於是十一載天龍失守之區。歷祖藏身之處。無不斬新扶起。壯甲東南。翼集鱗宗。蔚爲僧海。其得髓之子一十二人。然點胸自許。招手橫趨者。不可勝計。崇禎辛巳。天子命外戚田公弘遇齎香賜紫。徵住金陵報恩寺。師固以老辭。退臥通玄峯頂。天下圖其頂相。書其名號。而親之壬午七月七日辰。猶巡察視務。午刻宴然。示化塔於天童南山。緇素奔送者萬人。臨壙慟而失聲。聲震山谷。清順治庚子。住天童門人弘覺禪師道忞。編師六會話錄。進頒大藏贊。曰斗柄東指。鼓腹謳歌於不識不知之中。卽釋氏儒童難贊辭焉。獨今之薄海內外。據大寶坊。橫說豎說者。操鉗斧於山邊水邊者。皆師法會中人也。歷攷少林至楊岐。其世十七。楊岐二十有三。世以得師其間。法利之普如師者。幾何人哉。今叢林公論以曹溪

高峯永明大慧等類師始末。嗚呼。雖實錄也。無乃瓊枝析玉與。

磬山天隱修禪師

天隱禪師者。諱圓修。出荊溪閔氏。說法磬山。報恩初。與天童悟禪師同出龍池傳之門。是師爲笑巖真孫也。師幼明敏。生知佛乘。常以心齋報母。然留連俗諦。幾失前因。一日過講肆。聞楞嚴經云。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師惕然驚畏。擇龍池幻有傳和尚而依止焉。傳示趙州無字話頭。師參之半載。不發。改看本來面目。提撕猛切。一日普請出窑。次有覺所道者云。聞常多菩薩出現於四大名山。神通廣大。傳公厲聲曰。我者裡亦不少師。僉曰。如何是神通傳。曰。快度磚來。着師染指法味。心不外緣。經百餘日。偶閱楞嚴佛咄阿難云。此非汝心。師脫然慶快。如善財入彌勒。大闢了釋前疑。及侍傳公入城被喝。便契臨濟主賓。炤用之句。於是上天界。訪雲松。過能仁。講文齋。出沒奇機。不無可紀。萬曆辛丑。傳合掩關於龍池。曰。汝既有新入處。

不妨更加精進。他日利導有情。則吾望足矣。未幾傳公北行。師悵然消遣。關中惟拈頰而已。於其古德公案如庖丁之解牛。而無碍刃遊也。獨疑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話復枯坐蒲團。二載忍聞驢鳴大悟。差別立旨有偈曰。忍聞驢子叫。驚起當人笑。萬別與千差。非聲非色。關甲辰北省傳公於燕京之普照寺。而師資深契合焉。仍涉獵講庭。翻藏海探竿。禪席料揀權宜。住後常曰。山僧南北往還。親近知識。一十八載。跋涉勞碌。爲已躬切無少怠也。嗚呼。師之入道誠異。今時故得處真實。用處諦當。常以虛空撲落地。語辭僧理。藏鋒之問。以湖州蘄蘅。宣州藍。酌事藏鋒之問。以有水皆涵。月無山不帶春。酌理事藏鋒之問。以無手人行拳。酌不涉理事藏鋒之問。又僧問如何句。到意不到。師曰。言言見諦。步步迷踪。如何意到句不到。師曰。只在舌尖頭盡力。道不出。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有時獨倚庭欄上。閒看梅花四五枝。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落花流水去。空負浪游人。師暮年從石磬山遷湖之報恩寺。示衆曰。老僧住個破院。

子不能時時爲衆提持佛法。賴土木瓦礫與諸人轉大法輪。發諸人大機大用。諸人切不得當面蹉過。若蹉過。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一日俄集衆。諄誠復以後事付囑。及門上首跌坐。儼然而寂。瘞全身於報恩之左廡。治戊戌大覺禪師應北詔時。大會諸山。移塔於宜興之白雲菴。初師居右。鑿諸方有以臨濟立要。配合教乘。作奇特商量者。師悉其惑。常著書復問之。并頌示諸識者。其頌曰。第一立一字。不加畫分明。是個賊咄咄咄。處處且最毒。第二立快。手何曾先撒沙。并撒土。露露露。露出娘生禪。第三立一曲江村岸。風月隨時看。收收收。收去箇中流。第一要薰地。忽一笑。笑倒須菩提。提起迦葉老。第二要袖裏箇金圈。拈出是莖草。瞬目牛吞了。第三要伸縮。誰能炤隻手握雙拳。打得虎空叫。師之提唱精奧。大率如此。其門賢著菴問禪師編師全錄。流通與天童。悟齊名於世。

贊曰。世傳曹溪下。惟青原南嶽。應識殊不知。嫩桂者。代不乏人也。而石霜下有楊岐。積翠也。次出佛果之。

門者大慧虎丘也。次無準下復出雪巖斷橋也。師既出龍池。又與天童並駕化周宇內。其久昌二桂。凡五抽嫩矣。其根芽懸識於少林。有以也夫。

雪嶠信禪師

雪嶠圓信禪師者。四明人。姓朱氏。出龍池傳禪師之門。首住徑山。終於會稽雲門。諸方服其神駿。推尊之曰信公。高懷無我。至性不羈。笑罵自繇。人天罔測。卸勝劣之戈。甲劈今古之藩籬。縱饒一問十答。而紫羅帳裡不撒真珠。假使未聞先悟。而千丈巖門。尤遭點額。大有傷弓之鳥。見形高飛。所以短取之徒。望風栗足。故雖獨據胡牀。不啻冲霄竈鶴。以至屢遷名利。仍然本色山翁也。公生九歲。聞彌陀經。卽知有出世法。於是讀書常諾諾。而罷之。然詞語絕塵。風儀瀟灑。猶王謝之玉壺冰映。又愛與方客遊。遊必傾益。年二十九。竟去家矣。遂訪妙禪禪宿於秦望峯下。顧舉古激之。公反覆研究。連七日不知寢食。忽仆於石前。後際斷如日輪迸空。天地一色。衝口得偈。勢不自禁。欲往天台尋印證者。度若耶谿。忽翹首見古雲門二字。得

大休歇。乃曰。一上天台。雲更深。脚跟踏斷草鞋繩。比丘五百無踪跡。見得他時打斷筋。遂別策入雙髻峰。巖壑石室。灰世忘緣。間發新聲。豪吟達旦。而刀斧無痕。諸方景焉。時有雲棲高弟。聞谷者。雅相敬。善一日谷行。脚回舉。幻有傳和尚相見機緣。且稱傳公葆重有類明教。嵩枯淡過於餘杭。政其接人。真西河獅子也。公乃三詣龍池。契其機。與悟修二禪師爲雁行焉。後悟主天童。修主磬山。公獨菴居。垂三十載。黃公端伯。余公大成。請就徑山祖庭。陞座拈提。臨濟宗旨。端伯還西江。於崇禎庚辰。以廬山開先寺迎公。諸山宿禪俱集。公一以胎風簸雨之舌。振其拈花落草之機。或不耐公笑詈而去。或經公指喚。而心曠神怡。公忽拽杖還舊隱。衆驚遮挽之。不可時往來。謂子傳天童規製宏壯。條令斬新。乃至運瓦搬石。伺杵負薪。無不徹底爲人。公獨罵之。逮天童訃。至公又慟之。侍僧曰。大師昔何罵。今何慟也。公良久撫膝而起曰。咦。我掌寧獨鳴乎。遂躬至天童書挽章而奠之。詞曰。同出龍池。入路長。吳興分袂。過錢塘。多年挂錫。玲瓏石。今已

藏身寂寞鄉雲面。渴開紅日。眼山眉愁。斷白花香。離
離一片苦心。事且道。何人在。影堂北。還又人龍。池於
傳公塔前拈香。曰。桐棺山下。養龍池。步入涼風。覓我
師。當戶。婆羅空。腹樹迎塔。芳草昔人。眉追思。滴血曾
留。偈會寫傳燈嗣法。詩。今日塔前成九頓。流源千載
繼孫兒。著舊乃請示衆。公曰。我昔第三度登龍池。先
師曰。你草鞋猶未脫也。我道何處見草鞋。來。先師微
笑而止。我卽呈偈曰。數載龍池三度登。重重問話舌
生冰。草鞋分付虎狼去。雙鬢峯頭一箇僧。又思當初
在山陰。看雲門語錄。得他的力。又在雲棲。亦有機錄。
豈可忘卻。所以雲門雲棲一齊拈香。供養諸方便道。
徑山遙嗣雲門。徑山以爲不然。瓜有根樹有葉。樹高
千尺葉落歸根。豈可孤負禹門先師。斷斷無此理也。
然宗門事。把住也錄。我放行也錄。我有時作實。有時
作主。有時賓主齊彰。有時賓主雙忘。此乃臨濟家機。
用人天莫測。庸人豈得知也。還雙徑禾城道俗。以東
塔禪林。堅致於公公爲笑。留名緇黃。素日遺枝。葉公
眼幻青白。衆益心驚。晚住雲門。公年七十有六矣。機

◆天鑑大

用益峻精神。益勁骨。自號曰青獅。或稱語風老人。
又曰。迦那尊者。每攜童子山遊。人見訪。或打勛斗人。
擬議叱退之。雖禪竊論公弗恤也。順治丁亥中秋。謂
弟子曰。古人立化的。也有了。坐亡的。也有了。至倚杖
倒卓。都有了。畢竟老人怎生去好。語訖大笑。書片紙。
曰。小兒曹。生死路上須逍遙。皎月冰霜曉。喫盃茶坐
脫去了。乃入寢室。愍臥數日。忽起坐。索茶而啜。連唱
雪花飛之句。筆杯脫去世。齡七十七。遂全身於雲門。
庚子朝廷慕之。賜帑金五百。並委書弘覺忞禪師。而
新公之塔。又臨公頂相於宮中。而事焉。公居開先時。
弘覺爲西堂。泊嗣天童。而公獨鍾愛之。故弘覺禪師。
以猶子紀公千秋之綱目。甚詳也。
贊曰。整齊法運。臨瀾履水。爰師篤慎其心也。盡測者。
謂師踰馳自了。則優爲人。則寡蓋明之中。葉少室宗。
風循規蹈矩。如暗若響。非師灌之以清泉。激之以霜
鍾。則天方夢夢耳。

忠州聚雲吹萬真大師傳

大師真者。字吹萬。西蜀犍道宜賓人。姓李氏。父祖

世籍婆羅門。師生惟慕事佛。得法於月明和尚。萬曆戊午年。說法於瀟湘之湖東禪院。次遷忠州聚雲。夔州寶峰。及雲來興龍巴臺諸剎。闡揚大慧宗風。崇禎己卯七月三十日。唱滅於本山。嗣法門人曰慧機。慧芝。慧麗等。依法闡維。闡維時。遍地荷香。襲人烟。至松蘿結爲五彩火。後收舍利三百餘顆。復得黃金鎖子骨三莖。當門二齒。變爲紫色。建塔於三日山之陽。屬四川觀察使田華國爲塔上之銘。署師爲大慧十四世之孫。懶菴鼎需禪師之裔。蓋大慧初開法於洋嶼菴時。需得法爲第十三位。今燈譜載大慧下法嗣共九十四人。訛列需爲第三十五位。需旣得旨。輒光於福唐山水之間。及大慧從梅陽生還時。始開法於西禪入室之子。僅得安永南雅志清安分四人。分於元至正間。菴居劍門志清住天王南雅住龍翔安永說法於鼓山。是爲鼓山永永付悟明法堅二人。堅住奉天明住淨慈纂修聯燈會要。座下弟子雖衆。獨以大法囑太原苦口益益付筏渡慈當益慈之時。約在明之中葉。叢林先德物故。禪門死於繩規。凡我行道之

士。無不藉賴中實。給剎住持。慈公輩或不忍視。而恬退於山邊水邊。保任乃事。隨方接納。一箇半箇。尙以篤實承繼祖宗命脉。慈得一言顯顯付小菴。密密出二仰。欽欽出無念。有已上俱有語錄。機緣有付剎山寶寶付鐵牛。遠遠付月明池。此三代惟述相見之語。并付囑之偈。月明池公以源流大法付與眞公大師。至師崛起中興。光顯大慧之宗。師初出世。楚之湖南瀟湘小院。弟子相傳上堂示衆入室機緣叢林識者驚爲大慧再來。崇禎辛未臘八日。布金檀越內卿田素菴諸師居忠州聚雲禪院拈香畢。豎拂云。從上古人只爲者箇東西。顯預了許多英雄豪傑。賺陷了許多高人達士。拋撒了許多油鹽醬醋。今日老僧不狗人情。向汝諸人道破。只要汝等於日用二六時中行。住坐臥處。穿衣喫飯。處運水搬柴。處承當。若承當得來。英雄豪傑也。顯預他不得。高人達士也。賺陷他不得。油鹽醬醋也。拋撒他不得。且問大衆。如何是者箇東西。參東吳有居士劉墨仙久游玄墓之門。持聖恩問道錄訪師。論及楊岐九峰之語。師徵云。正恁麼時。

楊岐在前九峰在前仙夏久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便
喝仙云者一喝是前是後師翹一足仙禮拜玄墓漢
月藏禪師書至師以爲千里同風即搥鼓陞堂說妙
法語語見聚雲全錄命維那對衆宣讀其書曰大慧
禪師說盡人間禪病四百年內望之如渴人求井不
料一枝埋沒向三峽錦江之上前得來書語錄已見
作略過人第未得從容談三月於水流石上爲恨不
淺茲聞已返峽中略伸四問萬乞答我更欲禪師起
已墜之禪於今日令後輩重見天日於座下斷不令
山野遺恨耳書尾復致四問曰正睡著時與死了燒
了心之與性牙齒打不著須向者裏希取大用始得
如何是此處底大用師答云寧向太陽粧羅刹不來
黑暗扮觀音二問沿流不止絕卻眞照照不到處如
河是吹毛用了急須磨且道磨箇甚麼師答折脚鎚
裏淡黃齏三問明處既已脫却心性切莫在離心性
處躲跟除此二途如何相見師答纔過驢胎又闖馬
腹四問近世野狐都說心性禪不知姓張始李請禪
師代答一轉語貴圖天下衲僧脫卻腥臭師答奪者

老賊頭拄杖拗折莫言不道已而師於回書之尾亦
致四問以問漢師作相問用水一盃貯米七粒架茅
草十字在上謂道是甚麼義二問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種圓相收盡六義問有箇收在那一義三問古人道
八角磨盤空裏走不知是空走磨磨走空四問老艮
吞大象蝦蟇口噉著吞不入拖不出蒼頭老兒跳一步
請下一轉語漢師或有答斯未載焉師之說法垂機
勘辨約類如此有正錄十卷廣錄三十種共六十六
卷屬水部尙書郎熊汝學捐俸刊行板存忠州治平
禪院係法孫燈來編次來住高峰鐵壁慧機之子也
贊曰眞師既出世於萬曆之間我禪門正當盛興之
時至天崇間諸方有大名稱者俱有書問交通往來
未見一言表出大慧宗系之名何也無乃各闢己宗
爲急務未暇輕重之耶然亦是吳越燕趙衆生鮮福
未獲沾師法雨耳康熙丙寅冬余爲天童封龕佛事
經四明過壽昌禪林訪舊遇師之玄孫統公別菴禪
師始悉眞師三代全錄不得不爲之傳補入僧寶否
則闕典之責其在余乎

有正錄三卷并師下三世語錄若干卷屬四川
向化侯譚贊元捐俸梓板附嘉興楞嚴藏流通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五終

南宋元明僧寶傳後敘

祖師云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卽一皆空而無實有旨哉言矣是以入祖室登祖位者徹其淵底提大機用剪諸見林截異端網如滴獅乳如鼓師絃聖凡莫得描摹而淺深之良以此也吾師幻肆融和尙以承先啓後爲念出籍本一帙授磊曰此乃山僧出匡廬時二十載江湖所集南宋元明諸尊宿大機大用之實錄也汝盍勉之磊退而珍誦徹見吾師爲道爲法良匠苦心歷邇二十世至虎丘隆祖乃至大慧洞下諸宗計五十三人妙唱嘉猷師師道合一代時教眼目俱備郁乎文哉所謂一月臨江千江之月俱映一佛出世三世諸佛齊彰信不誣也或曰此傳始自三佛之下佛燈眞際而至博山雲門天童悟祖輩而止者何耶且方今之世垂慈展拂偏溢支那豈其是非未定而止之者歟曰否否蓋順治至康熙年間諸老宿順闡逆化行解

相應者不無其人率皆屬吾師翁弘覺恣老人爲之碑銘狀其生平最詳業已流通宇內稱不朽矣當今天下公論以吾師翁之眼目料揀五宗不爽毫髮雖大慧中峯莫能右之磊小子敢復浪贅蛇足哉茲不揣荒謬承吾師命補收洞濟兩宗五百年中大有相關法化者又四十一人參吾師所撰共訂十有五卷屬會稽王公大佞較而成集甯供將來之賢聖經云諸供養中法供爲最乃俾教外別傳之心法弘通流布則古今十世大機大用之旨熾無間矣康熙甲辰年佛成道日門弟子性磊拜題

重刻僧寶傳記

康熙丁未孟夏日紫籜草堂夜煌百物俱燼監院眞發見其傳稿在東山竹園竟不知誰何將出深異祖師光明眞言妙行入火不壞卽走問諸山有道知識諸山樂助就梓印行於離亂之世然山路遙僻削剗氏非名手俗而且拙部屬點畫不無訛舛其板蛀朽十將有二不堪再用今得四明王生世雄番板於瑞雲精舍書記明慧對字成於乙丑季秋是爲記

南宋元明僧寶傳十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釋自融撰其門人性壽補輯始自宋建炎丁未
至

國朝順治丁亥凡五百二十一年采錄共九十七人
不載禪門宗系人自爲傳並係之以贊蓋續宋僧
惠洪所撰僧寶傳也

現果隨錄一卷

〔清〕釋戒顯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現果隨錄

一卷》提要

現果隨錄

愚聞二字是慈氏宗旨然以教上一乘示人愚者
以因果聞者後云慈誠善事未實也先大人作觀
中有云肯為人說眼前報應蓋欲以真實事動其
心亦曾推先大人意解為一書苦其未備未以示
人頃靈隱晦大
師領余湖上出此錄相示非親見聞者不以入後
于每條下旁引
直從務聞人感信而後止真如靈壽扶替得踏實
地鞠通引聲得
聆宿響所謂大慈父清淨月夜魂香普渡船也余
家白門宜之連
侶小有諸前修皆立意以利物導人為事俱利有
成書此年來皆
目為老生常談忽不省視即其副墨亦零落無存
矣得大師此錄
日置案頭尚可云無微之事不為之語乎願同人
從此認取大師
無上乘母負大師苦口婆心也

說鈴 現果錄序

康熙十年辛亥冬日櫟下老農周亮工題于湖上就園

現果隨錄 凡現在因米係親見聞者皆以此錄

靈隱晦山樵戒顯筆記

陳益修字玉筍山東濟寧州人為諸生時見回回教門楊生花等欲毀關帝廟擴大回清真寺陳公力訟之官得寢後發未春流賊破宛州生花等集千百眾乘變圍練回回兵遂遇陳公以前忿呼衆擁擊之陳之且刺去其兩目復權以灰擲屍於其舍陳公自見身魂止二人許守其屍中夜忽見關聖降其家謂曰我分中亦不在此一廟以難為汝好心致喪汝命然汝陽祿還未盡應有功名分吾當使汝回生陳曰感大聖厚恩但吾兩目已去縱回陽世已是盲人豈能復讀書作舉子業乎關聖亦沉吟少許乃曰無妨

乾於現果隨錄

吾當請觀奇大士來必能賜汝目言已便騰空而去須臾復至曰大士來矣尋見大士身披白衣如仙姑狀備極相好關聖指陳公代為乞目大士微笑曰此極不難乃向空中一喚俄見一童子手携大筐籃以荷葉蓮華覆上大士揭開乃皆羊眼珠也即手拈二枚令取酒一危吞之陳公強飲客客有聲懼然而醒而兩眶中已得眼矣關聖送大士去乃謂陳曰汝不必復思報仇不久大清一至此輩無難類矣明後年汝當聯捷果已酉舉于鄉忽一人遺之書轉贈其人己失所在書中但見陳益修關公照佑聯科九字隱語果中丙戌進士任戶部郎中權關荆州後生花作亂宗族十三人寸磔於市

此事初聞之陳吳昭先王寓余弟子顧伊人刻之武安王集書

此次黃梅徐長午亦曰此余姻親也其事極確無不目見者但其眼珠微小直視而光外溢與平人稍異嘉善徐季方亦云陳任戶部主事時余于都中見之其目實羊睛也嗚呼陳公以好善誠心設廟感此奇緣大士以千手眼轉替後瞻神通廣大神佛報應速於反掌可不懼哉

二

趙志清山東人以孝廉選河間府贊皇縣令居官三年廉明仁愛萬民頌德一日至凌晨聖功太守處告退太守問何故趙曰某以知宿世因緣故不得不歸太守益怪之問宿世云何趙曰某前生於某法師會下為聽經學者法師有定力能通慧余二十六歲以疾臨危師謂余曰汝道力未堅此去已入紅福以未事修大福亦

乾於現果隨錄

不能登甲榜僅一孝廉知縣耳然止許三年若多一日大禍即至矣可急流勇退入山修行還得見我言迄遂終自入山母胎本性不迷歷歷皆驗今三年既滿決意入山矣太守勉白直指公李羅然註不及放歸旋有劉姓者補其闕未半月賊至城大破全家被害余友河間太守凌聖功親說此事

三

麻城西坂劉某隨族叔劉仲至真定府固城縣為主文曾密救三人命後聞賊至城潰縣令出走避難劉君押其家屬回黃途遇賊兵被殺其神魂返麻城謁東嶽帝帝曰汝救三命應得善生帝令侍吏訪城中善門無子者吏以醫生趙鳳儀號時雍報帝令取善惡簿察之見趙君曾淹死五女法當絕嗣又檢善簿見某年於太

雪中曾施錢一丈與寒乞僧僧乃菩薩假裝寒相試人者也帝曰此一錢功德甚大應與其嗣遂遣劉君誕生臨行帝語曰汝去九歲當有孝廉贈汝妻某歲入泮某年補廩一生享厚福後趙氏生一子纔出母胎即云我西坂劉某也東嶽帝遣我與趙氏為僕已不必言但吾生前尚有產業借貸彼此未明速與吾妻子來趙時雅即請其妻孥至小兒歷數舊逋令妻子依券索之分毫不爽九歲果為鄧孝廉塔後功名出處一如帝命焉

此事余友梅惠連有紀事流布戊戌冬余在黃州安國寺志解疾甚苦適張龍宇鎮臺請趙君時雅在署令整余疾應手而愈余問令嗣生下地即能言真否趙君曰千真萬真余詢其名與字趙曰特為此改名曰默字弱言而東嶽冥中種種公案則皆

豚兒口述也

說餘現果隨錄

三

太倉徐成民庠友李生之子幼持齋好善與友結社念佛忽奉帝命充冥官從崇禎庚午年始盡為書生夜則判斷冥事每日至夜分中堂暗坐體氣俱冷兩眼上撐呼鬼兩造判決如流奇響洪厲陰風颯然左右耳房置燈大紙筆記錄哀成九冊題曰東嶽冥判九州管內處處派通判善惡報應如照膽臺覽者不寒而慄

此余庚午念佛會友也為人淳厚質朴木訥寡言除讀書外止知念佛忽受冥職音吐高亮一字一句斬釘截鐵固已奇矣更奇者三教典籍從未寓目一當對簿則引經據史出入佛藏字字精鑿真不可解冥判中有數則公案出余手錄文不加點未

嘗增減一字如是者十餘年成民乃作自言初為閻君分司死去乃實受職此妻東晉年一大異事余所目擊而身相與者也

五

僧圓通常熟梅里人中年持齋忽奉閻君批文命追攝生人初至冥府見頭門外有一井亭奉符者到彼著皮襖持大棍數虎面向井一照身即騰空渡海穿山頃刻千萬里所攝人探在棍上肩而飛行雖一二十人輕如羽也每五日一值班圓通心服之百計求兼能也乃出家剃髮為僧依舊供職迨至于乙酉冬同慧天師至如剏石老和尚座下稟受三壇大戒畢其後頓除永不克違魂使矣

六

說餘現果隨錄

四

嘉定一老儒名朱經平生方正不苟頗信佛老忽一日見二冥使來請便相隨前行至一大宮殿知為冥府少頃閻君打鼓陞殿司門者報云東昌府知府進朱君聰是知府心遂不驚上至階閻君下座相揖賓主坐定閻君曰公在任時判許昌獄母一案得無過當朱君一聞此言前世境事忽然現前對曰許昌實不曾試母毒殺其母者惡妻也許昌外婦一知消耗即當點妻首官正罪方是孝子乃以情愛難割含糊隱忍猶同枕席是雖不親試母而以春秋許世子不嘗藥趙盾不越境例斷之是與於試母之甚者也斷曰獄母誰曰不宜閻君首肯曰公言甚當乃揖令下階勒引過視地府方送回陽朱君由此長齋修行杜絕世事其子為父刊實錄請予作序故知其詳

江北僧隱圖參學天寧某年六月暴亡母在泰州報到膚已粘席矣將殮後魁細言前世曾作令其縣自侵庫銀嫁禍庫吏復計殺之以蔽口吏恨極訟之閩君追攝對理實君勘庫吏云彼既出家為僧汝快意報復何如以法力超薦汝乎隱圖承旨遂立願三年日禮千佛懺夜放蒙山以釋夙恨吏肯肯遂得回生因乞一冥使引遊地府到一大會處榜曰補經堂中有數百僧道乘光誦經須臾復暗隱圖問何處所冥使曰此陽間僧道包攬施主藏經雖得財而經未誦故在此補也又問頃刻即暗何也答曰以業力深厚不許便使補完故遲久光現現而即收使久處黑獄也隱圖回生三年酬愿畢復參學隱焉

說鈴 果隨錄

五

天寧重隱初子屢向余說情事皆同補經一歎世間釋道視因果為兒戲孰知陰中一一不爽如此與其久處黑陷地獄不勝補經孰若乘此日月三光之下為施主了此功德之為快哉稍一捫排蜜勝何及矣

八

麻城一富僧碧璫曾捐百金助村民築寨保衛一方徒無窮欲受戒璫不許徒夜走至杏窩和尚處稟戒而面碧璫一見大怒裂碎三衣撲破瓦鉢當晚方睡即見章狀導天震怒痛罵云汝是何人敢毀如來法寶耶立欲以寶杵擊之璫叩頭求懺章天曰念汝修累有功姑去一臂以杵輕輕向右臂一點璫狂叫而醒數日內忽若臂時消止長七八寸手拳如小橋懸肩上至今師徒皆在焉余

師姪乳水述甚詳

九

寧波一小民張斌住舊尚書師房業織蒲鞋性好修行長齋念佛夜以蒲鞋剪下草簍念佛一數珠即記一莖紫竹簍中每歲除夕焚地底殿寶庫內已幾十年矣建在尚書患發背死至冥府冥君怒目數其平日過惡崔公曰罷縱我回陽一修福業以贖罪乎冥君曰汝所蓄皆作業錢此間用不着汝租屋民張斌反有金錢幾倉在此能易一萬米罪可解矣崔曰但釋我回此事極易第張斌赤貧何以致此冥君曰凡人齋戒至心念佛一聲亦注一銀錢張斌至心念佛以蒲鞋簍記數積有幾倉耳遂放崔回陽立呼張斌告曰汝陰府積有金錢可兌一萬與我張斌力言無崔公曰汝以

說鈴 果隨錄

本

蒲鞋簍記數燒地底紙爐者是也張斌曰此誠有之若果有用但改尊意乃令書券以實銀一萬易之請僧焚券回向崔疾漸愈張斌曰吾年已邁無用此物矣乃以其銀造一大橋費幾千金復運一底接眾至今號張斌橋焉

余昔館錢希聲州侯署中希翁昆弟教為余言此事丁丑余奉天童客老人亦曾過此橋蓋確實非謬者

十

蘇州一小民姓吳業洗燭故以著名繼居要門一屋子身長齋晝夜念佛以為人至誠吳閩內外數十大燭舖皆爭迎洗燭以燭係供養神佛三寶必念佛數聲乃洗油一杓一生如此年七十餘忽語店王云吾積有薄資本為防老今以念佛功成至某日吾即去

世生善處無用此矣故以相贈主曰汝所積者乃眾店物非吾一家物也何敢受乎若必無用處請為汝作福吳君大喜乃以莊鑄換主令至所居地寄取出約有千金主為分給蘇州眾大利齋僧及菴院接眾處皆分惠作福竟吳君如期合掌念佛端然坐逝吳門道俗送喪者十萬人焉

此崇禎甲戌年事也余館周恒中齋其僕陸送竈回稱述不已

十一

太倉上舍吳叔寶諱鳴與家資殷厚素好善預放生會然不甚通佛法六十餘自言欲脫化忽沐浴命延除福寺印初法師室樓三飯五戒竟大呼出者再合掌逝吳頃復開目語妻兄王煙客先生曰吾緣餘永絕塵世願勇猛念阿彌陀佛從床下躍出竟是蓮

龍金 現果隨錄

十

華世畛自省平日何善乃獲此世人努力言訖索水自照中夜號悟曰今生吳叔寶前生徐和尚獲大呼快哉而逝有吳香齋于室佛法一也然臨行發願冥地念佛功必烈于平時者專與不專也平時散心念佛萬千未必得力屠者張善和十念遂得往生獵夫聞杖上鈴響一殺稱佛蓮華湯現者何哉蓋由死臨冥畛獄火在日大怖切心更無攀緣更無奢願雖然佛號一聲如大震雷如泰山崩平時積業不啻陰霆迸散而繫卵粉碎矣尚何地獄不空而淨土不現哉叔寶以僧轉劫既有夙根臨行又稟皈依勇猛念佛蓮華湯現無足疑者世人努力實乃至言也庚

十二

千余曾同叔寶放生海印卷至奉常父子皆有傳記見聞最確

吳門王達素行謹飭忽一日無疾盡死隨青衣至冥府問君勸勸係是誤辦所應辦者乃山東王健也達由是得生小冥殿見地獄黑焰蔽空嗥叫聲如雷吼三老僧伽跌大樹巔每獄人痛聲騰沸以淨水灑之聲即停寢達近前詢之則觀音普賢地藏三大士也建與報國茂林律師素相識見亦在冥府製婆杖錫如平時達自

十三

明周秀才諱某素方正家極貧賃妻門韓家潭子屋一間拆舊窻窻底方磚下得二元寶要太喜周君曰此不義財也豈可得乎取筆書銀面云若是我的財須是明白來竟袖至芥門外登渡船欄之中流而返舟子親見立呼漁翁投水模之漁翁藏銀別處詎言

龍金 現果隨錄

八

不見二人大開訟之太守太守欲加刑二人吐實乃押漁翁立取銀至見面有字命貯庫是秋御試周公竟中舊例本府小虎鳴堂每舉子有牌坊銀百金置面前書字銀二笏恰在周君前舉共驚異後成進士

此所謂明白來也周公絕世迂濶成絕世方正使染指暗物福澤定止此矣安有復一段奇事乎人人知科甲為大利當小利現前人人忍不過嗚呼周公迂濶真大學問豈易及哉此周翼宣業中分業師古君子也累為顯言如此

十四

崑山顧瑞屏先生諱錫時字九疇崇禎朝官大宗伯甲申國喪後國門悲慘誓以死殉父翁洲翁自斃死瑞翁後在溫州丙戌六月

十六日為同事賀君先所寄泥之江華亭令張訓鴻字太公同
生也好請見仙忽瑞翁來降太美極問曰老師何時登道山見曰
吾於前六月十六日被副將賀君亮害我於江中矣張問賀與師
何仇見曰老夫前世乃天台一老僧也因托鉢而路逢巨蛇以杖
敲殺之賀即蛇後身也竟對相尋因果應受可語我而兒切勿報
仇張公立遣人至溫州蹤跡之一一不爽後君亮入海亦為人祈
殺

余已丑秋在吳中開元寺觀友其純枯來晤余以其曾為永嘉
令談及瑞翁事純枯曰此弟前身經而目擊者也丙戌六月十
六日弟瑞翁老於江心寺月夜話別明晨報瑞翁被害弟召募
漁人捕之無影響當夜夢瑞翁立水中余急命板之登舟瑞翁

九

九

曰余前世為天台老僧誤殺一蛇今抵其命承公厚意營我後
事者以公前世係我徒孫有方外一脈親故也明日但向某處
尋之余即在矣早起詢漁人果有其蹤一尋而獲乃力助扶攙
歸菟租塋焉純枯諱國杰庚辰進士公後三年司理席君融
事亦遇公降凡問賀因果公需詩云我昔曾為僧彼亦在山林
蟒蛇當孔道山人皆為驚老僧提鐵杖隨步出山門動起無名
火杖下化為塵風緣前已定從此樂天真三事一職也溫友蔡
君符親傳

十五

太倉張受先先生諱永事母至孝崇禎戊辰未發榜前有友夢會
榜第三名下註孝子二字生平不慕信佛獨信蘭帝乙酉元旦夢

十

十

帝送一乾坤正氣扁到家公大喜逢人說項先是州中豪僕更胥
多結黨黨民公負性剛正白於錢希聲州侯案治其罪擊小衙恨
欲甘心焉是歲五月十三米乳要劫公於路雖至城隍廟前賊慘
酷血肉糜爛有童子自外入見賊陰帥以身莫敵公公僅仆不動
羣小謂已死也命丐者負公屍棄之小較場關王廟側夜分廟中
一僧謂同往者曰張公正人也屍棄於此恐有毀傷吾等當昇還
其家然無別物可感乃下一乾坤正氣扁昇馬到家以酒漿灌之
忽感動得甦調養不月而愈真神祐也明年捕兇黨斬於市
公係余諸生時業師也素不信僧獨敬崑山兩寺空林經師說
是真僧戊子五月三十日易易賢命請至語曰吾儒書都讀過
獨未留心內典今命已垂盡靜思佛法一著最妙生死關頭斷
斷少他不得惜無及矣生平以鮮見反有口業特請教僧禮樂
懺一為洗滌懺完吾即去矣故此告別至問分問曰懺完未答
已完遂泊然而逝嗚呼師嚴氣正性動思濟世難以作孽小儒
難然自此以後絕跡人世不入城閭不面當事遊荒于野卒得
全歸焉天不以此至成其志節哉平日雖與佛結無緣而臨行
悔悟其言大善豈非夙有慧性現名士宰官身者耶昔顏頻倚
師側而確古今文藝極蒙器愛一談及佛法便面亦責讓及頭
以甲中之與慟哭別廟焚書出家師却極口讚歎南里許至宏
居士請余開梅花墅為海藏菴師遺書獎曰原達以勝人宜居
勝地吾師手惡知他生後世不為佛法中一大知己乎因相與
至深悉領末甚詳附記於此

太倉吳曉樓晚年以家事付二子篤修淨土專注西方不離餘業每日念佛幾萬外經則大小彌陀咒則往生觀則西方皆登簿冊寒暑無間如是者一十二年後七十餘定課不減西方聖境累現目前親見懺念每浴下觀錦繡上堆妙果其架大如田一畝床前不時白蓮湧出大如石白童稚皆見乃怡然脫化呼孫皆以學佛世其家焉

此顯前母外王父也其修西方每日記課似極松鈍而又著相登記十有二載長久不廢卒以此而得成功可知淨土一門貴在積功累行竟不必諱言著相也

說金 現果隨錄

上

湖州白雀寺弱菴律師嗣蘇州報恩茂林和尚寺中建大悲殿少塔石一施主潘姓者捐二十金完此公案師以東園未成眾僧不使禮塔時石作客獲施主來見問故師曰吾已另作一好功德再尋銀完塔也施主訝問後復一沙彌忽發願主事者以芒繩縛之反願一室明晨沙彌忽逸出人間誰為汝解縛開鎖乎願僧曰弱菴和尚九衆疑疑去弱師旋附沙彌口曰他非誑實我也因我誤用大悲殿塔石作東園寶府常以大石壓我苦楚不可說汝輩徒眾速為我起石淨洗供起集僧誦梵經吾苦即脫矣徒輩曰和尚何以附此沙彌乎師曰此沙彌已願頭上無髮更得傳彼傳信不然吾受苦無期也徒眾如命起石并集僧誦梵經經師乃去學人笑即在白雀觀見口述

黃梅石氏子收一猪前二足五爪因請道士作醮乃以猪售與屠人取貲酌道士明晨將殺矣石氏之母忽夢東禪寺六祖誠曰汝家所畜五爪猪此殺不得者可也醒而不爾有奇禍母問師何人祖曰我即六祖汝家連日在我殿上作齋醮道士無知妄以三清像蒙在我面前汝還不知耶母懷然而醒念果有此事方為歎異是夜屠人亦夢一猪身服人衣謂屠人曰昨石氏賣我在汝家我非猪乃人也不信看我前二足係五爪汝殺不得者可急急遣我還本主送我至東禪寺修行去屠人夢覺大驚果不敢殺凌晨奉猪還石氏互相述夢久為詫怪乃共語猪云汝既有靈性任爾到何處修行去猪即出門望東禪寺投奔並無人引導也主人鐵壁

說金 現果隨錄

下

師命之曰夢修今不論親疎呼夢修即應命乃舉授三飯五戒馬係甲辰年五月初三日事

蘇州孝廉戴星歸諱吳悅父宜甫從兄務公石房皆名士也悅生而聰慧父贊其功名于無業游大師以判曰此子以工部終身及長某年登賢書負性癡狂行多蕩檢大不利于卿黨吳中呼為戴癡既而受害者眾羅其惡款控之工部工部勘得實加嚴刑卒于獄忽奉城某幕亡家人以身援三日未驗已而復起告家人曰遠貢一舟吾欲往嘉興去家人皆訝曰人雖起而語帶邪未為佳兆也某曰吾並非邪前在冥府見一奇事急欲往彼一勘驗耳家人問故某曰吾在閻君處見本城戴癡遠解至對簿閻君見其惡

欽感怒上命付油錫殿前平地上即房一油錫獄卒又戴藏下錫
戴屬聲呼而無喝聲但即多羅夜即一句油錫獄散復為平地地
上湧一蓮華寶座謂獄卒曰此人惡極法當加刑然再誦咒刑復
不成矣須訪一行惡之家令他託生自受報去獄吏奏嘉興一庵
史姓某者三世為惡遂打羅來子與君即勒令去投胎限某時日
生吾去獄正其時某家人不得已具舟侍行至嘉興果得其史適
生乎已三日賀家填門作湯餅會與冥中限日一一不爽所言工
却終身者乃慧于工却以終其身也

昔金聖歎館燕宜甫香熟齋無業助大師附聖歎降凡余時往
叩之與宜甫友善見其子方成童美秀而文瞳如秋水宜甫指
謂余曰此子他日必官工却而執知勸師竟藏德格耶然宜甫

說金聖歎隨錄

生

篤信大悲咒故其子亦童而習之雖癡惡病狂而冥府油錫卒
以失口誦咒而免嗚呼佛法神奇咒現靈驗真煩惱海中大火
零也

二十

傳某在俗時種園為業偶鄰家一猪食其菜忽以鋤機殺之復出
家往武昌北門外三官殿夜夢一黑衣人謂曰我止食汝幾莖菜
便害我命我今已變為虎汝縱往天上必報汝仇也傳寤而恐有
計思避皆非善地獨東門外有龍塘磯突出江心壁立數仞非舟
莫渡傳遂往栖止忽一日早起出門望江見一歌浮巨浪而來意
謂是牛也近前觸之思躍起一虎當其僧之驚萬人皆駭係甲子
年除夕也

二十一

崑山王澄川先生諱永祚官郎陽制臺時買大楠木十餘棵回邑
中有三株最巨長十餘丈夫人吳氏篤好佛謂兒子房曰現有還
大佛殿處必捨此為棟梁乃設在西關外將園前大節鐵土公欲
還水車船點兵丁取其木初有人增至二三百人拽之屹然不動
土公不信親視至是懸其垂五百人拽之復不動土公曰此神
木也杭州昭慶寺造大殿及天湧殿壇缺九架大棟梁僧徒往
子房告募子房曰此先母夙願也然土公曾教百兵拽不動師能
拽之否即捨兵寺僧遣四十餘人牽挽之立行今巍然架在兩殿
為西湖巨觀子房在江陵護國寺為余親述

二十二

說金聖歎隨錄

南

楚黃梅汪靜峰居士諱可受官大司馬長齋事佛偶舟次江渚日
邑將晚忽見萬魚頂一木匣浮水面公命舟人撿起置於船頭一
夜繼續有聲似有天人朝謁心甚異之早起劈開木匣乃一却策
書全剛經也三十二分每分各篆文一種公主請書家洪公度篆
勒刊板自作叙流通以係龍宮物也仍焚香頂禮奉還江流至今
刻本流傳於世焉

二十三

崑山魏應之居真義鎮魏子韶族姪也崇禎庚午春與子韶同榻
寢忽夢中狂發大赦念佛子韶驚問故應之曰夢至冥府見曹官
抱生死簿至余問我在簿否曹官曰汝另在一簿因索之乃在經死
簿上名下註云三年後某日當自經書察余笑而問曰我何罪至

此官曰定業難逃問何法可免官曰除非齋戒念佛精進修行庶或可免遂語子韶曰經從此一志修行矣遂持長齋晚夕念佛精進者八閱月後文社友眾味曰此夢耳何為所惑乎漸漸意改遂開齋戒癸酉春無故為書齋門繯死屈指舊夢恰恰三年

癸酉余下惟子韶春祺堂中應之時來聚首忽一日袖一宋絹蘇黃帖贈余曰此舊館范長白司馬家物也余不受應之固留余案不三日其子披髮蒙面反報應之已繯死余大驚乃售此帖與社友顧仲莊得二金易棺與之真大異事

二十四

麻城東郊外齊公王君長齋三載忽染惡瘡周身糜爛痛不能忍心生退悔一親友往問疾慰諭曰公持齋人也佛天當黑祐汝王

氣餘 現果隨錄

幸

君曰吾持齋三載反招此惡報齋有何益乎友曰汝意不欲此齋費與我得不王君曰如何費友曰莫一分一日三年當得銀十兩八錢也王君大喜遂書券得銀明日將破齋戒當晚忽見二鬼使來大罵曰汝以薄福十箇月前命祿已盡以待齋故延捱至今今乃賣去命莫反遠在汝身矣立勾攝通行王君叩頭流血求緩一夕當退銀誓復長齋急呼親友索券友曰吾昨持券歸便於佛前禱告焚化矣王君悔恨立死

二十五

麻城東宜州市上有一福主神甚靈其廟向河隔河市人不知迴避排數十屎桶往來人漫溺恰對廟門忽一夜福主運神力撲其廟背河向野至今稱反壁廟焉

不論僧俗當修細行凡大小便利須擇隱處或面牆壁或倚竹樹斷不可向三寶塔寺及大小神廟即虛空日月星宿等皆宜迴避若恣意洩溺獲罪無量戒律部中極論此事觀反壁廟事可悟

二十六

休寧趙朝奉令伴走海洋而忽熱病死同伴棄之海山沙灘揚帆徑返趙君被海風一吹復甦見海天浩蕩四顧無人乃撥棹莽歷盤曲上至山椒忽見平處中有大寺金碧輝煌喜曰吾得生矣乃投寺見異相僧四五百懇求收卹一僧引至厨下令充大頭一住數月偶問一僧曰但見衆師早食至午齋都不見何也僧曰赴施主齋去趙君曰弟子雖未削髮為道人已數月可攜我一齋乎僧

氣餘 現果隨錄

幸

曰可次日傍午老僧招至僻處告云我等皆羅漢也汝有夙緣吾帶汝去乃令入編衫大袖中打坐立即騰空大海波濤聲甚洶湧旋聞雞犬人烟知是城郭有一家道場聚衆僧振鈴宣疏云奉為已故趙某府君修齋禮懺乃其子為父週忌追薦也趙君勸念曰安得一傳信與家人知我尚在乎老僧已知語曰汝欲傳信乎趙君曰諾今出袖置屋脊上回頭忽失老僧家人驚見屋脊有人視乃朝奉也一家喜踴躍趙君雖喜恨失羅漢又極悲苦乃畫海上寺圖捐資數萬創一大寺額曰建初現在休寧城內乃明初事也余已亥夏至寺見殿碑無數因悉題末

二十七

御史王珙字大美號長石新州人官蘇松直指初苦無子以祈嗣

請於先師三昧老人老人遺開建黃梅四祖寺因令創醫祖殿於
正位必保得子公篤信頓發肯心乃獨力創建簡極壯麗甲於楚
中殿成公旋得子又聞賊將破斬忽一老僧跌坐公門七日公出
見問何所募僧曰不募別事止化居士一門剃髮出家公曰吾素
在宦家云何一門能剃削乎老僧曰稍遜大禍立至矣言訖忽不
見公恍然大悟曰此必四祖現身說法也乃聚青黑衣帳帷慢畫
製為僧帽將百頂一家老幼皆剃髮忽報城陷遁入城北隅四祖
寺全家獲免

此余四祖現前公案也公建殿本為祈嗣乃一家九十餘口因
此得全所謂買鐵得金也嗚呼曾謂佛法無靈而作福贖人也
哉

二十八

說鈴 現果隨錄

本

余崑山友孝廉張鴻乙諱立廉曾祖虛江先生諱邦憲任雲南御
史其父初操一小船為業忽一村翁來催船手攜一黃布欲問何
往翁曰余年老無子止一女在某處有田一項已愛價攜往婿家
養老矣到岸已晚村翁竟去舟返原處次早掃船見黃布欲在手
提甚重張公曰此非老人養老物性命所繫也仍不遠五十里艤
舟到泊岸處候至傍午見翁狀而致至張公曰汝物在敬來還汝
也翁大感欲分惠公不受生于虛江先生登科甲為顯官孫魯得
乙且進士晉江令魯傳初任學博後亦居高位魯唯癸丑會魁歷
任至八閩方伯子孫蕃衍所居地今名張浦

虛江先生教養皆寄外家初預童子試有名欲就府試到舟別

父曰已出案欲往府父驚曰見有何病出汗耶其慈僕如此附
發一笑

二十九

已卯年余初館州署次年州侯錢希聲諱肅樂以催科勞煩大發
止紅忽夢一垂髮老僧告曰汝欲病愈須受菩薩戒覺請余垂問
余曰現有三昧大律師在崑山景華寺非前過乎希翁急具禮屬
余欲請余就道其夫人董氏最好佛每日佛堂燃大炬數十是夜
復燃燭燃燭曰若請大和尚授戒夫病得愈求現瑞相禱訖見佛
前數十炬上皆現蓮華佛像螺髻面目一一精細經時不壞次日
昧和尚至榻前希翁一見驚喜曰此即夢中所見也為秉燭授菩
薩大戒病漸愈

三十

說鈴 現果隨錄

本

崑山葛朗玉諱錫琬有子樺堅同心行善好刻勸善書布施集太
上感應篇廣疏法華感通錄刊板流通乙酉七月初六崑城破父
子俱匿後園草莽中兵衝入搜索獲朗玉朗玉狂呼樺堅憤思救
父從草間奮然躍出曰此是我父切莫害兵曰有金銀即不殺樺
堅疾應曰有引至梅樹下以所瘞一皮箱六百金與之兵感其意
反為守門三晝夜全家六十口無損

初樺堅以二書屬余作序余草就戲語曰喬梓有此大善即有
大難無妨矣未幾果應

三十一

嘉善孫籀字殿英十二歲往嘉興府預童子試被黨人推門壓死

一晝夜魂飛空中經靈隱寺過見十八番僧以手牽挽投轉其魂
送還原處夜半復甦身在黃王廟也後登進士榜到靈隱見飛來
降冷泉亭宛如昔所見乃悟番僧皆羅漢也任山西學憲回復至
靈隱適遇建羅漢殿遂發心塑十八人像并懸扁豎碑以紀斯異
焉

三十二

康熙辛丑其德老和尚鼎新靈隱大殿少一石柱無從購覓杭城
屠居士名成感夢我冠者五人降其家語曰汝家一石柱可施我
七間何用神曰助建靈隱大殿問尊神是誰答曰北高峰五聖也
夢覺到靈隱察探果然其家祖遺一大石柱在三板橋劉家園內
立施到寺今殿之西南隅一柱刻五聖尊神勸助者是也

說夢 現果隨錄

竟

三十三

乙酉過地屠戮竟鬼充斥妻東紳康士庶屬余起薦余就大西關
外地廣殿建大水陸期場四十九晝夜後為淨土懺壇中堂誦華
嚴下堂禮誦雜經懺并作法事今夜分親聞鬼嘯一夕焚疏孽鬼
歡踴出聲市民葉華字瑞芝及屏友陶子安僕俱以不淨穢觸壇
場見神鞭擊而卒

三十四

龔璋字爾茂杭州籍生長燕京性好善因曝書藉檢得梓潼帝君
勸行除穢文讀而喜極即發廣願刊施流布為吏部當該因竭力
印施遍行諸省不下數十萬紙又轉展勸化不數年計至二百餘
萬康熙元年於廳前印文處畫見帝君綠袍玉帶降在堂中因畫

像供奉合京感動凡有穢業瘵疾祈嗣保壽皆至其家許願印文
一經爾茂禱告無不立應乃至盲人復明願人頓愈神像前枯
樹重榮種種異事庚戌二月龔公親為余說

三十五

撫州珠山白雲寺為匡仁祖師道場大殿上有多種靈異萬曆間
一僧中夜在殿門外經行香燈久暗忽現大光僧驚推開殿門見
泥塑散騎天王像立在傍別燈後以天明其僧指出是此位人一
孝廉在殿避暑張帷天王前裸形假卧夢一神按劍呵曰汝褻慢
至此不念是讀書人當一劍斬汝天曉睜眼視之恰卧在伏劍回
天王前孝廉踴頭流汗懺謝改行

說夢 現果隨錄

奇

知寺中異事甚衆青龍山倒栽柏為祖師手蹟龍王鑿石成山
大井半幅架梁遍覆五峰成白雲故額白雲寺永樂中賜內帑
建殿大盜來劫見四圍皆鐵門內列天兵天明來探空路無影
乃歸心道本禪師并捨賊船助建大殿今擁壁皆船板坐蓮葉
看經者即賊像其遺迹也

三十六

銓部李白春號瑤圃兩辰進士素不近僧後三子皆夭父敬泉就
公第延華山三昧老人齊公從屏後一望驚曰此十五年前見夢
者也遂出叙款洽齊畢問曰師能代某祈嗣否昧老人答曰公家
福力大必作奇特大福方有感應公固請作何事師曰華山大殿
方造丈殊普賢二大香像約費二千金公能成就保得子矣公諾

慨施出一千四百金師先為起一法名曰定智文殊像方就即生
一子乳名智即今卻聲也

公自滄桑後即杜門教子不面官府堅持一節年近九十忽見
空中旌幢羽葆儀從來迎遂冠帶怡然脫化密語曰吾經亂
破家地寧所藏秘錄殆盡止有華山所修薄善是他們掣不去
底又曰與其昔年有家而無子毋寧今日有子而無家此皆公
見到而自得受用處也

三十七

李夢桂字伯馨即銓部孫圖公長君也有門下客號朱三鬚子與
僕輩通謀行事伯公極恨之欲置之死一日以一名刺命僕送縣
囑收朱三付微僕匿刺微報云已付獄又一日以名利誘刺朱三

亂於現果隨錄

三

氣絕僕復為報朱三已斃于獄未幾伯公病日見朱三鬚子果索
命家人以先共膝跪不敢言朱三尚在日為精神祭鬼伯公眼中
所見卒不能解竟被朱三捉死

佛經言一切惟心造又言三昧惟心萬法惟識所以成佛成聖
皆由自心縱墮三途亦由自心朱三儼然尚在伯公所見復何
物耶曰朱三雖生于家人之手而已死于伯公之心外究可解
心竟不可解外鬼可送心鬼不可送伯公以自心之朱三作自
己之鬼對竟自傷已命非一切惟心造而何哉卒之伯公已
歸泉下而所謂活朱三者方為冠大袖搖擺衙門不令人于其
絕倒耶祖師曰莫教心病最難醫所以儒者慎出獨禪門絕藥
漏為修行第一要著也

二十八

明太谷周孝廉以家貧不能上公車窮困頗富以百金貨之復孝
廉成進士授京官多年不還鄉鄰翁惟橫禍家道耗盡因成病久
卧床將思念資金心術悲恨病久不能舉大恨益篤後周公回里
忽憶前事問家人鄰翁在否家人具言貧病狀公發願曰是吾過
也立以原銀外賄百金費至牀前病人一見喜極咯然吐出一蛇
病頓霍

亂於現果隨錄

三

余至友慧天師從吳門歸荒泊舟真義時秋水澄澈見河底一
小蝦麻蟲作水氈泛起至水面一爆即成蜻蜓連爆數箇次見
一蟲泛起師戲以青蘆一頂而下墜又努力泛起復一頂而墜
連頂三次後此蟲竟不泛起乃橫展上岸爆出便成蜈蚣一合
之毒形骸立變真絕異事楊伽云眾生心識有不思議蓋則有
不思議變即翁以恨久而成蛇水蟲以毒極而立變皆心識中
不思議事所謂性具也惡魔如此善亦復然華嚴曰初發心時
便成正覺不於此可勝無大悟乎

三十九

太倉錢炳字伯韞生平極淳善以明經授昆陵學博七十餘歲當
陽令慈恕越格一日鞠一大盜盜詐言冤家誣陷向公求活公作
色曰汝焚燒人屋劫殺無算法應抵命盜奮然躍起攫公案錫碗
向公胸一擲公痛仆地奪去攢盜毒毆公搬起一手摩胸却一手
上更云莫打莫打我這家不疼矣聞者絕倒後返里寫志修訂日
誦金剛經加以篋注深得義趣終心遂靈通華自祭文及諸類

命取清涼水快飲洗滌腸胃問清涼水在何處曰放生池水也取至飲訖合掌曰我以佛力徑往清涼淨土矣熙怡坐逝孫三錫已面復舊

四十

太倉黃樸六諱翼聖字子羽素為蓮社中勝友雖貴裔博學修潔篤好雲棲教一門精修以薦辟半菑之新都治民以慈惠政聲藹著相傳飯僧縣堂躬行七簋佈觀施總以膠拜聞者怪之後獻賊寇西川所過屠戮尸骸山積數千僧感公德警登城擊板念佛中夜佛聲震天獻賊怪問故士人答曰以黃和縣平時好喜飯僧僧為打板念佛以守城也賊誠勿擾寂然而過雖犬不驚後歸田堅修淨業已亥陽月疾稍愈余與其內兄王烟翁衝寒過其廬則西

說餘 現果隨錄

幸

四十一

太原先文肅公王錫爵號荆石明神廟前輔雖貴顯終身不二色其立朝聘望建儲元勳載在國史茲略紀者居鄉一二逸事也公僅與人爭段進前席懇公必曰相府一大人猶另眼現況人乎必先責僕公好植菊多至千餘本偶一里人向園丁乞菊丁曰明日來明日人八園達公低頭對菊坐其人不知焉拍公背曰老伯伯昨許我菊花亦公搔頭人驚仆公慰諭曰莫驚莫驚令童子取幾本送出其厚德如此梵宇無大小皆書額獲持晚年命工以金銀

汁書大士像手書心經在上施人供養不記數于猷山先生諱衡亦榜眼孫奉常烟翁諱時敏為奉佛教增修世德儉歲肯倡難官米兼煮粥濟民請瓶窰閩谷大師至娶創典佛法孝廉陸允升字子就夢至一大寺六人挑豆至黃豆中誰以蠶豆老僧曰此皆烟翁翁前生所積業也大善記一蠶豆小善記一黃豆凡六擔子就過告人無不知者今于九人次子揆第八子揆次房孫原和皆進士一門厚德榮祿未艾

烟翁全福世所希有堅修亦復希有每昧爽即盥漱禮誦聲琅琅連戶外常語余曰吾十七歲持金剛經至今年垂八十未嘗缺一日每日持誦有定課皆用鈴記非風世勇猛修習乘願再來能有此乎余與烟翁蓮社同事四十餘年知之最深也

說餘 現果隨錄

幸

四十二

常熟譚憲卿號扶風家頗厚年過壯無子合族聲言欲來析產憲卿大恨立誓曰吾寧修捨到赤貧決不為若輩分析乃費五千金欲興大悲懺壇卜地至玄菟見梵天閣後地故面湖景致絕勝乃陳願于割石老人老人許之遂以香泥築地創成精麗懺壇壇就時懺師禮四十九晝夜是年回家側室生一子衣胞皆白元配某氏素不生產亦發心捐千金建一白衣閣于玄菟立願云若我亦得生育即大士有靈矣未幾亦生一子胞白如初今伯仲皆遊類焉

四十三

無錫金谿唐置縣初便有一神現身為青蛙靜青蛙使者至金谿

重其形碩巨色紺綠身負七金星有圓爪不類凡蛙今在水門廟
每端坐一小榻受人禱祝但降福不甚降禍有相犯者但多化蛙
亂集頭面或袖中被裡使人驚覺時遇兵丁則作二塊立成二蛙
投入沸水蛙遂滿鍋臘冬日入淨水碗洗浴隱顯不常多寡無定
重與非一

余以九江文燈藏道翁說丙午春仲從珠山留心往訪初至水
門廟蛙不在七日後方歸至僧復初盆而示我余置左掌與說
三載五戒寂然不動說竟走壁如飛

四十四

黃州南門外安國寺舊有雕陽張公祠正德初太守盧藩徧毀神
祠誤暴公于烈日中太守一與卒目不識丁神附其口罵曰爾以

說鈴 現果隨錄

幸

我為何人敢爾肆傲耶命具精墨走筆書云

皇天生我今男兒王用我今熊羆力拔山今風雷貫日今
竟月正明今拔鎗將刺星來落今擊鼓掀旗揭賊室今焚寨
內今充饑食馬草今既盡殺要妾今心悲誓與死戰今身披鐵甲
願為厲鬼今手執金鉞亦莫指我為張儀亦莫指我為張飛是張
巡今在世與許遠而同時在東京今押案都統事今陰司侍遠來
今殿直任都督今數推景佑真君今人間封爵忠烈大夫今天上
官資浸滿臺而染翰伴世人今皆知太守觀此重其慚愧惶懼其
性體鼓集拜而昇神歸虛焉

余庚午六月在江陰科試親見一友單裙紗褂媒慢雕陽被神
擊死真君奇忠異烈日月爭光猛氣精英金剛不壞謂神斯而

可侮慢者智人也哉

四十五

余友徐亦史詳稿癸酉孝廉校黃岡令蒞任次遭民間四保火後
躬往編戶點名及二千家遂罄家中所學二千金散民搭蘆席棚
暫令棲止未久徵國課四千金入請在衙明晨即起解大盜知之
夜統五六百人從城頭突入衙內斬傷籍蘆席無所有以救應賊
遁次日呼解夫進衙銀乃在堂前露地以蘆席覆蓋盜不知也

四十六

杭州俞春蛟因祈嗣立願齋僧十萬八千齋至四萬便得子某年
城中大火延燒四五里火已逼其門四僧來索齋俞曰家將燬矣
何暇作齋僧曰但去炊煮我為汝守宅保無事俞從之飯熟僧已

說鈴 現果隨錄

幸

去及風滅火竟得無事俞大感歎復立願齋十萬八千

四十七

朱居士亦杭人也以母好善飯僧無虛日某年一僧受齋次索二
碗熟書字在內却對合封函以校齋主命供家堂待有難過方啟
一日杭城大火火獨未舍得全事過憶僧語開碗視之乃下一碗
書火字上一碗書水字也

四十八

嘉魚尹宣子諱民典號洞庭祖太僕卿諱相父因無子廣興福事
事上帝付一僧為子隨行至中途僧頓足大悔曰吾苦修幾十載
本期出世乃竟墮紅福耶決然欲返尹公苦言勸諭乃止未幾生
宣子中戊辰榜進士初授涇縣令考選擢兵部職方因彈劾宰輔

未肯收付詔獄公見生死呼吸心懷危懼乃拉友十二人日夕懇
禱禮懺以祈佛佑餘同難者或放浪博蕩縱意飲啖反笑其迂後
展持禮懺諸公一一昭雪蒙恩釋放餘笑者多不免焉
又倪樸老諱嘉慶固工部註誤亦在獄公日夕精虔頂禮大士
禮懺誦經忽滿壁繡小蓮華不久得釋後出家浪杖人座下主
席青原號哺峰和尚信乎佛法廣大慈悲能救苦難真呼之而
立應也

四十九

三韓張龍宇諱大治協鎮黃州時忽夢一坐相韋欽持符告曰汝
住華房我反住茅屋速蓋殿與我張公問菩薩何處韋欽曰安國
寺覺而立督人詣安國尋至厨下果有坐相韋欽在茅屋中傾側

說金 現果隨錄

幸

欲倒大為驚異立發五十金蓋殿寺在臨車街係蘇子瞻習靜處
額塌已極張公曰神既示夢數當與余時開法武昌寒溪寺公
躬造堅請重興安國余以戊戌秋經始創建殿堂成大禪席考之
古誌南唐時捨宅建寺者名張大用今來復興者名張大治知必
前身復身也余因哀臨舉唱和集表明斯異焉

公總鎮崇川因一大士像海上浮來甚顯靈公請至南郊復與
典壽安吉剎創殿堂後池沼後築金鰲山成大名勝非乘風願
力何能所至蔚建寶坊如此

五十

太倉衛汪指揮最善射施百戶最不諳射某憲臺嚴暴巡方至
州施君憚之乃具牲醴酒醴乞神力于關帝止求中二箭以免責

傳方榜告汪指揮拜至大笑曰為甚白日見鬼乎但以酒肉誘我
非教汝射百發百中矣言訖即亂取神前酒肴大歡侮慢而出施
人惡之後憲司下操場汪肯出射連三發皆風吹斜不中方寸遂
亂全圍皆脫施信手射九矢皆中施受上賞汪網責六十棒幾斃

五十一

黃梅來山五祖係是肉身楚中初亂兵丁蹂躪上山一兵欲驗肉
身真偽妄以刀斫下一指兵下墜隨顛狂自殺指久失忽為一村
婦所得以示文學蔣業公諱文素公以重賞易之命漆工仍續上
完好如初壬午秋忽夢五祖謂曰念汝有續指之功令汝登卿榜
當在八十名也已而果然素公由此篤信佛法力行善事修建平
政橋勒宣聖石像刻金剛經印施路口建亭施茶種種功德在人

說金 現果隨錄

主

耳目

五十二

孝廉張其光蘇州葑門人素好食甲魚崇禎丙子登賢書夜夢一
黑衣人乞命曰明日吾到汝家必祈救我不休有禍醒以語妻妻
曰姑俟之適一個戶捕得一巨鰲狀如鰻蓋縛以稱賀其光見而
狂喜妻諫曰夜來所夢或此是乎勸放之其光曰物靈則能托夢
此靈物也焉有是乎立命烹之盛三大盃其光一日悉舖之當夕
遂破腹發滿不三日瀉死

五十三

太倉衛指揮王二初生下盆即能言隔世事言前生係山東某府
大卿宦公子家累巨萬最好施予廣積善果但性兇惡法殺僕僕

無幾死見閻君罰於金陵聚寶門內城隍下為蛇身既大而性不
昏厥惡欲尋死乃夜以身橫城門下五更城放為衆車碾爛蛇魂
復見閻君閻君曰汝蛇報未滿何得自尋死乎當再為蛇抵除風
業余叩首哀懇懇陳不願聞君曰汝却作得有福當受福報惜以
惡性定業未消余又懇求免為蛇聞君曰也罷只得帶餘報去
乃命託生太倉衛為指揮家亦豪富但胸前有一蛇皮斑刺麻痛
長七八寸闊二寸每至暑月腥氣逼人滿座掩鼻時令家僮以盆
水頻頻拭拭慚恨切齒後死得襲職州人稱蛇皮王二為余先
君時時援此以為訓誠

五十四

漢口僧號弘戒專化人放生一日遇屠者有獲一大僧苦勸買放

楚錄 現果隨錄

先

屠者堅執不允乃語云汝與狗風世冤業吾不能救也今掌禮屠
者三拜是夜屠人宰犬手舉下鍋忽沸水滅心頭爛七日洞穿而
死漢口人感動遂釀金建放生菴焉余往來漢上時寓此菴

五十五

高郵三垛鎮一村翁養一母猪生育甚繁年久致富忽夢一人語
曰吾多年還汝舊債止欠一肩盧席覺而疑之偶報母猪死村翁
憐其有功命其子埋之于持鐵方在河畔掘坎忽一盧席紅至問
埋何物予以死猪對舟子曰猪雖自死吾尚可啖也竟以盧席一
肩易之子頂盧席回父大嗟歎余西堂平源親見言之

五十六

太倉陸關鎮一屠戶業宰牛從江北買牛四已抵歲暮從妻索肉

食要答無屠人禽然持刀割牛舌付妻烹煮自往房中坐向妻粧
鏡索照而以刀修眉毛簪地巾懸繩斷墜下頭臂兩開立刻命
頭領人眾口傳述

五十七

金陵華山居道人不信因果食糞庫物後溺死門前戒公池中未
幾託夢達照開黎曰我已為鯢明日當至當住還債天明果然呼
居道人則疾走近前頻到庫房索物嘆習氣如故也酬債幾年畢
仍死池中

此余華山典故一眾皆知因果灼然者豈不可畏

五十八

蘇州劉錫元字玉受號心城庚戌進士初為廬陵教授應真聘道

說錄 現果隨錄

幸

過縣中泊舟卸亭夢一長面偉人告曰某宋將曹翰也予在唐
朝為商過一寺見一法師登高座講佛門四十二章經余發心茲
齊一堂隨聽經一座以此善因世為小吏從不脫官至宋初升為
偏將軍名曹翰征江州久不下怨屠其城自此以來世世為猪受
人屠戮今公泊舟處乃吾死所少頃第一受宰者即我也有緣相
遇願垂哀救劉公艱起呼僕視船頭果屠門也項門啟撞一猪出
號聲動地劉喝買載回放之閭門西園內呼曹翰即應公刊因緣
遍布兼載查偶存集中

猪業重性森何能現夢其能現夢者仍是聽經餘慧也余幸半
時同公聽講台教於即中堂公口述其事余至西園猶及見此
猪身好潔呼曹翰即應與人無異也然曹翰與曹彬從兄弟也

武惠行軍不妄殺一人數輩冠世曹翰乃慈意屠城致墮畜類
累生酬債慈忍分途苦樂異報如此嗚呼能謂無因果也哉又
王丹麓居士遂生集載劉公夢中問曹翰平日見汝等受殺時
何法可救曰每當屠割時苦不堪忍惟聞念佛奇聲遂解其苦
望公凡見屠殺割裂經湯鑊熟食時乞念阿彌陀佛或準提咒
不獨解苦且有脫苦之益言訖悲涕謝去

五十九

吳江南倉橋世宦沈氏有帳船若干命僕輩詣鄉索租適一徽商
附舟偶見屠者縛一大將殺商即解皮箱銀贖之不覺露白沈僅
起害心遂縛商人入大麻袋沉之河底船徑去矣所放大神吟河
岸乃退縮數十步奮身躍入中流御袋一拖即奔上岸如是者數

說餘 現果隨錄

幸

吹袋漸近岸往來舟子駭絕以篙一探即得麻袋見內有人為解
放倒去水入漸活袋上有沈府二字人皆知為沈宦家物也由是
引商牽大槳袋獻之沈府主人命藏之密室不幾宿帳船歸燕歷
袋獨一船少一袋主問故僕曰偶風吹落水矣主命閉宅門呼廚
與犬出同謀僕六人皆頓口伏辜乃鳴官釘之板門活焚焉此余
弱冠時事也

六十

王公諱某選蘇州府同知道經勾容將近丹陽忽見羣蛙數百在
公輿前咩咩跳擲公傳與告曰果有冤指我處所眾蛙遂羣集一
處公令人掘下得一死屍口中塞一板朽上有脚夫名至丹陽一
詢而獲立屬縣令拷問乃一商賈蛙放生露白而被脚夫害也立

為抵命共人因呼公曰田雞王馬先子庭訓嘗道及

六十一

儀真王曉江縣太學校邑佐偶朴一候吏忽狂省曰吾以富家
而復以賄賂致刑人豈不顛倒乎遂棄官學道家寶數十萬悉以
檀施傾之四十不再娶暮年豫斷一巨棺置房中夜充牀榻年九
十餘坐化棺中頂如火熱者累日

余新安友吳伯兼親見口述榜載載人死驗其餘無生處立見
古偈云頂聖眼生天入心徹鬼腹旁生藤蓋裏地獄脚板出牆
定格則此慈心存禪寂則輕清而內凝情滯愛情必重濁而附
物輕者飛越雲不下沉重者淪墜石不上舉積之一生末後自
驗曉江居士以五十年修鍊而頂上大熱非證聖果必生淨土

說餘 現果隨錄

幸

矣非曠世大達人哉

六十二

一賈客係德東人路拾一小銅佛像大一寸餘繫緋帶上每食時
不論魚肉必先抹佛口呼曰佛爺你先與同伴皆笑之忽遠遇大
盜賈客被殺斫三刀身雖流血竟得無恙檢出腰間佛身有三刀
痕賈人大哭叩頭高呼云佛爺救我也重德源監寺親見口述

六十三

江寧廬府巷有一俗僧好賭博衣物蕩盡止存銅鐺勒佛一軀高
二尺許質與回子得銀三金回子夜昇像至家以火鐵鎚擊佛頭
擊破不動迸出火星回子曰想頭頂銅厚乃擊肚腹鐺勒忽開口
出錢大笑回子驚倒叩頭謝罪明日香花鼓吹送還本庵主僧

通得惡疾而死金陵僧俗口述

六十四

楊州一癰子泰興人病癰數十年一日捱到池塘洗滌摸著一磁觀音像遂供養屋每五更東隱巷打鐘即起禮拜勤苦五年忽夢一老嫗以手按摩其體呼令起來答曰吾癰已久何能起嫗曰不妨今能走矣醒而立地頓能步履東隱一僧為被刺男女驚異扶金錢供養者頃刻得五六十縣江都令君母夫人施以重貲遂用建菴白存濟今像像其中焉伊日侍者與維揚衆僧親見口述

六十五

明末一歲人姓汪號居龍山王澄老對門持齋三載擬至普陀進香某年元旦已往東門至龍橋下船矣忽店傍起火急報促回汪

龍山現果隨錄

卷

君曰吾齋三年方赴南海豈以一店易吾志乎縱被燬吾不歸矣竟揚帆而往香畢回覓見四面店屋及王氏閭閻大門都焚盡汪店樓房獨存萬人驚歎此在龍目擊

六十六

癸卯余度夏安園七月望日黃州城外西綠錯綜亂燒不雅街巷黃岡縣庭一塊墜火燒去其半赤壁江心一船亦飛火被燒獨齊公教十家如楊雲峰任季先等皆火逼險極竟安無損甚至有齊公住茅屋在火心者亦跳越過不燬

六十七

蘇州北寺鐫彌勒銅像爐方熾一貧女過解少小所佩一錢投之益花爛降魔也像成錢現于腹之正中對去後現

此雖一錢難于富者千萬到所甚愛也華嚴知藏靈靈女亦施一寶錢供高行佛竟登妙果嗚呼苟發大願回向求佛執一錢少哉

六十八

順治丁亥年堯峰一行僧夜竊宰馱前燈油口出異俗但語云莫管他娘次日僧忽自反縛跪辜天前呵云汝前日在玄墓偷與一盤麵我姑宥汝今又竊我燈油且口出惡語罪死不赦合院僧驚懼代禱跪陳懺悔乃曰若非關聖垂慈解勸立杆死罰跪定香一炷香將完衆扶掖上禪單又呵曰尚有香二寸在灰內依舊反縛跪床上衆揀灰內香果二寸香畢乃放縛虛白老師親見為余述

六十九

說鈴現果隨錄

卷

余丁未二月將下四祖赴重隱忽一僧伴四人遊毘盧塔善見中懸一人急解下乃常住火頭也問何故自經乃曰見三鬼押我父索債繫我于梁也問何債曰我父吉安人名淦十八為糧長先收此三人銀三百金別用去後遺害此三人故來索債也言訖仍索掉發頭余為領衆燒淨誦呪復放斛食僧衆房款大紙錢焚焉僧見鬼拍掌領去遂立解

七十

福州孝廉林逸王元升累上春官不第心甚憤憤一日醉往梓潼廟見帝君像指而授焉曰今不作汝矣何為復在此受齋祀乎同上神座盡力推像踏跌粉碎二人回家大發熱帝君附體痛罵曰汝二狂生前世上作幾小福上帝報汝以孝廉且家資不薄已過

分矣何為狂妄放肆毀壞吾靈屋至此極乎立付地府鞠治家人驚悸連夕縶起聖像卒不救而死丙午余在閩親聞此事

七十一

麻城二孝廉一信佛一慢佛同讀書地祇殿忽一親戚饋狗肉至信者麾令去曰莫見戲慢者曰大人不見小過信者倉皇避至門外慢者反上佛座欲夾肉戲戲菩薩繞梁至空中忽一推榻地倒仆立死少頃門外孝廉亦死同至冥府見慢者拷掠笞榜百刑皆受以頸陷枷枷上火起適體繞爛冥君向信者曰汝信心不應來今汝來者証知彼受苦傳示人世耳勅令回陽遂魁香龕夫浮和尚及廊門面堂親述

七十二

龍象 現果隨錄

幸

建昌府南門外一小民姓王素行不孝己巳七月某日買牛肉就淨主寺僧鍋烹煮王與小兒手刮絲灰小兒忽見一緋衣婦人頭負一大鏡入戶以手指王王即跪下旋見一雷神以椎擊之大火一噴隨出外發聲王身面俱黑立死背有字一行人不能識余是秋適在建昌景雲寺去淨土寺教武侍者無不往觀

七十三

天峰塔在寧波城中某年九日教俗子攜酒肉歡呼其上一人即於塔戶漫溺時秋空正朗忽霹靂擊其人墮塔死杯盤壺罍星飛餘人盡擲之塔下塔隨面禱今復修整又四明尊者法智大師塔在延慶寺眾舉子較藝寺中一生就塔遺溺旁有駭者曰塔重不可穢生曰僧去數百年遺骨既朽何靈之有溺竟發狂悖引刀

自殺同伴掖之登舟復投水死錢希毅州侯昆仲述

七十四

余州中門人錢登九一僕名陳祥日入內充役暗地屠狗余朝夕苦口切勸卒不改業一日食新河豚毒發痛悶欲死醫人勸食漿可救陳祥蛇行至廁邊大啖糞卒不治作狗聲哀叫而死

七十五

崇禎丙子科無錫顧秀才因鄉試寓長干報恩寺僧舍偶晝寢忽夢作白鶴飛翔空中心甚快樂飛至雨花臺畔見一人家堂房麗麗扁對精雅一一悉記飛入內庭見教女女擁一婦分曉錫忽眼花遂墮盆中合家稱慶鶴驚念曰吾本來鄉試若為人後吾必死矣乃絕叫而醒則僮僕圍哭矣次日秀才錄扁對命僕尋訪一

龍象 現果隨錄

幸

一儼在乃中年無子一富翁也翁聞悲愴到寺誠懇厚饋秀才曰因老身薄福招不起相公耳痛哭而去余亦在南中預試見聞歎詫

七十六

嘉定黃繼生父中年艱于侍子力行善事勤誦白衣經忽夢大士抱一孩兒送曰念汝勤苦誦經行善尋得一絕好秀才與汝須善養之初名金耀為名士次改淳耀中癸未進士乙酉感憤世變力與弟偉公同縊于北門外佛殿中

昔余於試地頻頻見繼生真金玉君子後成名進士而大士只曰好秀才古云秀才便以天下為己任如繼生者才品高出諸節凜然真好秀才也

吳鍾鑾字靜軒霞舟昆陵人素為名宿六十餘歲進士初任長興令崇遷至粵西司臬中酉間因經國變適至周山輒自念曰吾門人李仲達同窓馬素修皆死節今年無八十倘一旦病歿不幾負二人乎吾當尋一死所明白乾淨以見知己時公在周山城內寓大廟中先聚薪為龕中設高座開城陷即抱聖牌登龕座命僕縱火頃刻而盡未幾降此于昆陵張濬如家言焚身後神明上升為玉霄宮青衣使者作詩數首存世有八十焚軀總為君念及至今猶感涕之句余丙午八月與公季子公及同寓虔州東溪寺見紀實刻本

說鈴 現果隨錄

去

狀元史大威號立菴前生為寧波某寺僧號大威為寺收盡接眾飯桶若淺必至史家取滿四寺以此為常不記年數史封翁素積德蓋一巨器盛飯供佛後用作蓋飯已五世矣一日忽見大威僧入戶索之無跡遂誕立菴即名大成特胎齋雖中大魁戒行如故前生一僧為道友尚相攜作伴

蘇州石湖民姓陽初以赤貧為穿窬知一老媼薄有所蓄黑夜穿墻入房見媼燈下操紡乃匿床後伺之忽見一青面鬼數以團索其項媼即停紡歎曰何苦為人不如弔死遂起身尋繩穿梁作圈登杙于上弔鬼推倒杙子以雙手掣墜其足盜狂駭忘已是盜大駭高呼曰速救人媼有三子齊排闥入倉忙解救母得不死叩首

謝盜曰恩人恩人然如此黑夜君何自來乎盜聞言猛醒曰阿呀阿呀我實是歹人也因貧極為小盜希圖活命適見青面鬼害汝今堂不覺驚呼乞赦我罪放我去足矣三子曰汝救我母命是太恩人必圖報德乃爾宿款待天明以十金贈之勸做好人盜感悟改行以金作本經理貿易致家千金石湖稱小殷戶焉此明末年事也石湖僧俗屢述甚悉

說鈴 現果隨錄

去

金閭吳生篤信呂祖日往神仙廟禮拜莫得一見戊午四月十三夕夢神告曰明日祖誕誕紫陽巾披藍縷道服者呂祖也子勿錯過吳生早往候果然乃叩首懇苦求度祖初堅拒最後引至城隍令開目左手張傘右手持祖衣袖立即騰空少頃聞海聲洶湧張目俯視似在大海而浮空飛渡呂祖曰汝果欲求仙乎可跳入水生猶豫祖曰原來是俗骨壽頭一推而墮乃在洞庭湖上生乞丐三月方達吳門

求仙求佛皆用第一念為之稍一躊躇必致退縮二祖立雲斷臂靜需法師因唐武成教扶腸桂樹稍落第二念能為此乎吳生求仙遇而不遇非第二念為害哉友王孟和居士親見而說

饒州鄱陽縣路口一井亭旁有一荒墳庚子六月一商進亭飲水見一箕命替者與引路童子存內遂令一推箕箕訖商開桂箱取銀相酬連解幾包並無碎者乃取指頂大者酬之商去不數十步替問童子曰吾一生箕命從來得此塊大銀此入箱中有多少銀

耶童子曰連開幾包皆整錢其銀正多耶遂絕叫商人云來來吾指骨相如神更為汝一相商返至亭外者即與過身揣摸實讚贊美漸端至雙頭為以雙手緊抵死不放商立刻氣絕乃與童子拖柳荒墳叢草中正欲搜括箱去忽軍兵一隊亦下馬入亭飲水一兵見草路有痕疾往一探見一死屍通身火熱高叫云此屍解處更無別人必替者二人謀死乃拔刀迫脅童子曰汝為甚謀時害命乎童子驚悸指替者曰是他所害非我也衆兵遂亂砍替人立刺作肉泥取箱去押童子到府亦狀死

其命非錢人之術替者本無殺人之心一聞多金殺機遂動殺機一動遂即滅身可知人坐世間生于善死于惡生與死存乎機周子曰誠無為機善惡機之可畏一至於此可不慎哉余法

說餘 現果隨錄

主

嗣九屏鵬子住鄱湖親見來雲居說

八十二

吳氏齊寧人隨夫唐某至松江初性極剛暴獨好佛年四十三歸休水鏡禪師遂持長齋晝夜持誦金剛經不下小樓者六載至四十九忽告人曰吾某日去矣經云金剛不壞身吾去後可留身三年若果不壞經方靈驗遂說偈曰風捲雲霧散明月碧圓圓了然無罣礙池內現金蓮遂命削髮跏趺坐而逝越三年故窆果不壞頂髮長半寸提督梁公遂為漆身建龕供養額曰坐化今在府學宮側

八十三

桐城方氏以事獲戾至寧國塔園門皮懸辭命佛天朝則持準提

蒲金剛暮則禮拜母祈保生還一夕禮斗次燈已黑禮拜起燈忽自明又一深夜室中忽發異香主者急呼閤眷皆跪祝曰此俱望生還者若得滿願再求賜香言訖異香復發三祝之三應旋紫恩釋果得生還方與三兄癸卯在黃州口述

八十四

余友許自後字子位嘉定籍癸卯同在黃州謂余曰弟前生乃天喻字餘字祿附也余問何據許曰聞中夢身是僧號房前置一筐籃中存天旁見同色友吳靖元字順禪亦僧服前懸一腐袋自言前生在某寺打齋供衆也取其卷揭開內有字二行云吳某欠許某米一石三斗銀一千兩登賢書後二事皆驗予位庚戌榜中會魁第六

說餘 現果隨錄

早

八十五

餘杭縣玉霄宮一道士每日對龍潭誦度人經忽一龍神現身曰老師誦經極妙只弟子一家坐立不安請至殿上誦吾當每日供乳二斤自後供養者十載忽教日不供道士依舊對潭誦經龍神復現道士問何以近日不供乳龍神曰此乳原非吾宮中所用因却氏董七以十四兩秤賣乳吾得抽其美餘供養老師教日前董七已死今其父當店用十六兩准秤吾不能獲抽故不來供非敢失信也道士大感歎

八十六

荒山王煮字廷符戊午孝廉選楚中隨州知州因疏冠大至度勢不夫乃死節州堂隨身一僕隨逃難慮大兵逼夜匿城下乳鹿

中夜間忽見緋衣判官借數鬼吏張燈至點死屍一一唱名登簿鬼吏報王僕名列判官曰此人前世曾積善陽壽未盡尚得還卿何得亦死於此乎竟不登簿鬼使去僕復走困貧病不能便抵其妻在家初誓堅守後因絕耗親屬勸之改嫁人衆臨門已登轎矣僕忽到相與堂散迎眾復得完聚焉

八十七

太倉潮音菴僧允修三際替法師之徒也在家性惡好毆妻妻臨死立誓曰我死必為蛇報汝允修嘗奉以語人且曰今為僧年久離鄉又遠竟必解矣一夕法師手摸一蛇呼衆驅出勿傷他允修卧榻恰在法師單後次夕夜半燈火猶在允修絕叫云蛇來也衆排戶視之已斃矣

說餘 因果隨錄

畢

自知有完對惟修行遠處方可解冤允修但以路遠年深謂可俸免業報一至噫嚅何及哉

八十八

泰州一僧號某隨侍三昧先老人有年為某處地藏殿監院性頗怪不浪用一錢還化後每中夜人靜殿中兩禪單僧輒見監院現形初為兩單僧整鞋面似愁苦次登上佛座以手摸地藏華冠復嬉笑而去衆白先老人老人曰此業障必有遺物在華冠內故繫總不捨也令舉梯上探果有銀八十金立命修齋作道薦法事訖自此永不復現先老人屢為頌口說

八十九

杭城市民王仰泉初為宰羊行首屠殺無算復因病見羣羊索命

心懷怯懼遂翻然改業長齋事佛親誦金剛經三歲晚因禪師啟迪復夜禮拜法華年八十一先見符使來追抗聲拒云我侍佛未幾去又過五日果見大身佛現垂手接引乃怡然而逝見聞莫不感歎

此所謂帶業往生也然張善和止臨終十念而此則積修數十年雖有重業如多年暗室被赫日照破矣世間造業者此屋暗是孰能如此君斬截改過勇猛修行也哉有此榜樣足徵佛言不妄矣庚戌五月總賢師說

九十

鎮江京口渡一蕪商附漁船駛瓜州見網一巨魚遂開箱揀銀買放中有整銀不覺漏洩漁翁遂計誘商云欲放此魚須至無網船

說餘 因果隨錄

畢

處放之乃揚帆北向至無人處募以大網裏商人鄉之江中網順流而下必沒波濤至守汛地處其中兵丁忽見大魚浮空一網鏡來攬網解出乃人也尚未氣絕向兵丁白其故立拘漁翁解至將軍府聽之銀仍歸商人此即庚戌二月事也世一揭破二公自鎮江來目見口說

九十一

江北沈生幼廁黃宮恃才妄作讀書蕭寺中見六祖壇經妄舉殊筆塗抹回家暴亡示夢於父曰吾以塗抹壇經現在地獄身帶火如苦楚難忍父為我到寺讀書處尋出壇經洗去塗痕庶可脫苦父悲痛不勝入寺搜訪果見原本急洗去舊痕併發心重刻一部流通為于懺罪

平湖給諫馬嘉植字培原甲戌進士操行清正內外洋潔奉差任
 外時因某衙門解欠糧陳明甫二吏至囑朴死馬公從之元旦婦
 墓忽見二鬼陳寬馬公曰此某臺意非我也鬼曰此罪我二人偶
 為替身原非今犯若老爺賜一駁問我即辨明以雷震之下不家
 置辨故負冤而死今我二人雖不索命老爺不久亦當謝世為謝
 圻城隍矣馬公聞言大惡之遂持齋戒禮雪寶石寺老人披削法
 名行旦號僧祥清淨修持已十二年時寄靜東湖化城菴與主人
 慈岸師友善忽一日以小恙食雜子夜分復見二吏現前告曰老
 爺以破齋素禁不能留某日當赴蒲圻矣馬公悔懼翌期日尾續
 吏而逝

兒時現果隨錄

星



現果隨錄一卷

大學士英
廉購進本

國朝僧戒顯撰戒顯字悔堂順治間居杭州靈隱寺
 是編凡九十一則每則附以論斷皆陳善惡之報
 而大旨歸於持戒奉佛懺除惡業仍彼教之說而
 已